　　堕落之王 第一集 我的愿望 作者：说剑

　　第一章 我的理想与现实

　　我是一个烂人！很烂很烂的人！

　　我很懒，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

　　我好色，我一肚子坏水。

　　我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从小学就开始偷看女老师上厕所。初中就将邻桌一个老实胆小的女孩灌醉，然后结束了处男生涯。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老老实实跟了我，一直到我厌了，将她甩了，又跟别的女孩鬼混。

　　不过很可惜的是，跟我鬼混的女孩都长得不怎么样，只是比较风骚。

　　因为我没钱，而且也不是那些女生喜欢的类型。

　　每到一所新学校，都会有新的校花和班花，我都会用非常期盼而又猥亵的目光看她们；那个时候我总忍不住仰起脖子、瞪大眼睛，不停地吞口水。那种感觉，总感觉自己像一只蛤蟆。

　　可惜这些班花校花都不是让我玩的，并不是我追求她们而被她们拒绝了，而是她们的容貌和我的竞争对手让我望而却步。记得有一个女孩与我一起报了学校的乐队，坏得漏水的我、矮小的我、没有长开的我，站在她的面前，还没有她高，像一只胆小却又强装潇洒无赖的鹌鹑。老师交代要唱歌，我唱得跟乌鸦叫丧一般，但我一直觉得我唱歌和张学友差不多的。

　　不过，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师也没有听我唱歌，随手挥手就让我结束了，然后爱怜地望着那个天使一般的白皮肤女孩道：“我好好想想，吹号太累了，也不好看，你就吹萨克斯好不好？”

　　老天，我那天报的就是萨克斯，而且有几百个人报。我们都觉得吹萨克斯很帅。虽然我连萨克斯有几个按键都不知道。

　　而那个女孩就是我们学校当时的校花章允，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包括我。

　　我足足暗恋她N年，尽管我一边暗恋她，一边糟蹋别的女孩子，却不敢向她表露一句，因为她太美了，我找不到信心。

　　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一条自卑的可怜虫。而我的潇洒跋扈，只在我的父母、亲人、胆小听话的女友，还有一些比我更加软弱的人面前出现。

　　真正的坏蛋都是顶天立地的，都是杀人放火眼睛一眨不眨的，是光芒万丈的。直接说，是带种的。

　　而我却是没种，像我这种好吃懒做、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人渣还活着，只是因为我没种、我胆小。

　　胆大有种的那些人，百分之九十吃了枪子，在阎王爷那里称王称霸了。剩下百分之十，到的，正在地上呼风唤雨、挥金如土，占有最美丽的那一群女人，真是让我羡慕到胃痛。

　　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什么我父母那么老实的人能够将我这个人渣生出来。难道是他们窝囊得过度了，才生出我这么一个跋扈的祸害平衡平衡。可是，我在社会上、在那些强悍的人面前，比我爸爸还要窝囊啊！

　　当然，我并不是这个爸爸妈妈生的，我的父母是谁，鬼才知道。

　　我考不上好的高中，种地的爹妈就四处求人借钱，交了巨额的建校费上了重点高中。老实说，看着他们失望的目光和纵横的皱纹，我有那么半个小时很感动，觉得自己要好好读书。

　　但是仅仅半个小时而已，到了学校之后，就继续我的鬼混生涯。整个高中我不停地要钱，然后用钱泡妞、喝酒，总之一个坏学生能做的事情，我全部做了。

　　高中所有的考试，我成绩都还不错。因为我用钱贿赂成绩好的同学，每次考试的时候都能抄到。

　　所以，每次我父亲看着我的成绩单高兴的样子，我愧疚心一次比一次淡。

　　直到考大学的时候，我无法作弊，因为那些人都不让我抄了，无论我怎么贿赂都没有用。所以，我考了一个近乎耻辱的分数，距离最差最差的大学，还有好几百分。

　　然后，我就去伪造了一张病历证明，跟我父母说考试的那几天我正在生病，高烧四十度。

　　我父母无法接受，然后又借钱让我上了高学费的重考班。

　　重考班，我没有和女生鬼混，不是我转性了，而是那些女生好丑。于是，我就在网路上骗女生上床。当然很多时候，我反而被她们骗了。

　　那些答应跟我裸体视讯的，等我钱汇过去之后，就不跟我视讯了。

　　就这样复读了一年，再一次考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我的前面是个成绩超级好的女生，而且还很胆小。在我的威胁恐吓下，终于让我抄了，而且每一场考试都抄了，除了那些申论题抄起来太累人了。

　　当场就拍着胸脯跟我爸爸说，重点大学不是问题。所以填写志愿的时而下了号称中国美女最多的华东xx大学。

　　而当成绩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比上一次考试还要耻辱。

　　我不信邪，我明明完完整整抄下来的啊，为什么她上了北京大学，而我却只考了不到二百分（满分七百五十分）。

　　最后花了一些钱去查了分数，也没有查出差错。

　　当然后来，我找到端倪了。因为根据准考证号的单双不同，答题卡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是竖排，一种是横排。我是横排的，完全照抄了竖排的答案，能不死才怪。

　　那个时候，我忘记我父母的神情和目光。因为我并不怕他们，那时已经撕破脸了。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打我？他们打不过我。

　　不抚养我，不管我？我是他们的儿子，我还没有成年，我去法院告他们。

　　而且，我并不觉得非常愧疚，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个秘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落的。

　　他们还算是负责的父母，又凑了很多钱，让我上了一个学费超贵的私立大学。

　　我一直很纳闷，我爸爸妈妈都不怎么会赚钱，怎么能借来那么多钱？我怀疑他们借到手后，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

　　不过，这些就不用我考虑了，钱只要在我的手里，就是我的钱。

　　我很穷，但是这样在学校会很没有面子，所以我要装有钱人。真名牌买不起，就买假名牌。就跟人家吹牛，说我家父母做的生意有多大，然后以不同的借口向家里要钱。

　　基本上，爸爸妈妈都会给我。只不过他们几乎不和我通电话，不和我联系。

　　我放假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不理会我，不和我说话，望向我的目光，也带着反感和冷漠。

　　他们不搭理我，我还不爱搭理他们呢。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再也不回那个又穷又破的家了。

　　直到大学毕业后，他们就再也不给我汇钱了。我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那个电话号码成了空号。我好几年没有回家，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连回家的路都忘记了。

　　不过我知道，我就算回家也要不到钱了。那两个老不死的厌恶我，不愿意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供养我到大学毕业，已经完成法律规定给他们的义务，他们要和我断绝亲子关系。

　　于是，我开始找工作。我这种烂大学出来的学生，都不会有好的职位在等，基本是跑销售。

　　那种活根本就不是人干的，累死人不说，钱还很少。举一个例子说，我曾经到的一个服装公司，一个月基本工资八百块，换成美金，也就一百美金。每天八点钟去公司报到，然后就到外面跑，去每一个单位推销他们的衣服；每卖出一件衣服，给百分之五的抽成。

　　那种鬼工作我才懒得去做，所以我每次都是去公司报到完后，就直接跑回出租房上网和一些女生鬼混。

　　就这样，那个傻子公司让我白领了三个月的薪水，就将我扫地出门了。因此我一年换了七八份工作。

　　甚至那些非法传销公司也将我开除了。这都是闻所未闻的，那些传销公司拼命去骗一些无知的人加入他们，然后扣住他们的身分证，雇佣一些流氓将他们看管起来。白天让他们出去推销非法商品，晚上像坐牢一样看管起来。只要加入了非法传销窝，想要逃脱出来就难如登天了。

　　对于他们来说，加入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财富，是供他们吸血的猎物，绝对不能放走的。但这些视人如命的传销公司也将我开除了，可见我真是人神共憎，无可救药了。

　　不过，我现在做的工作还不错哦，在一家正规公司做广告企划，也堂堂正正坐上办公室，出入富丽堂皇的大楼了。

　　虽然每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大约三百美金左右，不过已经高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了，况且我那还是一所野鸡大学。

　　当然，这份工作不是我自己找的，是我女朋友帮我找的，她让朋友的朋友帮忙找的。

　　我们现在的房子还是我女朋友帮忙租的。不过我们现在很少说话，也很少上床了。

　　倒不是她不够漂亮，她长得还不错。我甚至都忘记我是怎么将她骗到手的，然后就老老实实跟了我两年。也忘记了我们是怎么开始了，彷佛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女孩，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交房租，给我上床。

　　不过，总跟一个女人上床，实在是一件很厌烦的事情。可是，又不能真的没有她，真是烦人！

　　“怎么今天早餐又是稀饭和油条？你知道我喜欢三明治的。”我愤怒地将碗筷摔开，不快说道，那白粥倒了一桌。

　　女友低头走过来，用抹布轻轻将桌子擦干净，收拾好碗筷后，低声道：“我们没什么钱了。”

　　“怎么会没钱的？”我一听，不由得大声质问道。

　　“我妈妈生病了，治病花了七千块，我还向同事借了三千块。”女友好像很怕我，声音变得更小。

　　“那这个月生活费怎么办？这个月就要交房租了，怎么办？”我快要发疯了，要是交不了房租，我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女友的脑袋好像要垂到胸口去了，声音更是如同蚊子：“两个星期前你刚刚发了工资，能不能先拿来垫一下。虽然交房租不够，但是我们说好话跟他商量，先交一个月的。或许，或许到下个月，我就有钱了，就把钱还给你。”

　　“我的工资早就花完了，有个屁！”我没有撒谎，那两千多块钱，早在酒吧的时候，被一个美丽的女人喝掉了。

　　试问，一个超级性感、超级妩媚的女人走到你面前问：“能请我喝杯酒的吗？”

　　那个时候你能拒绝吗？你不能！所以色乱情迷中，我就点了一杯最贵的酒，然后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最关键的是，我从头到尾连那个女人的手指头都没有碰过，真是做了一次冤大头了。

　　看着女友站在面前，垂头连脸都看不清楚，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了。我心里一阵郁闷，一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快八点了。

　　我要赶紧上班去。我的表现本来就不好好，属于在公司滥竽充数的。若是迟到了，只怕在主管眼里被特别注意，到时候发现我不学无术，外加一堆垃圾毛病，非开除我不可。

　　这年头，天天坐在有电脑有空调的办公室里面，一个月领两千多块，还有那么多美女看，这样的好工作可不好找！要是丢了，我连肠子都会悔断了。我虽然懒，但是我可不傻。

　　更何况，要是丢了这份工作，我连饭也没得吃了，说不定也没得住了。

　　家里的那两位爹妈现在不知道多么厌恶我，有跟没有一样。现在在不在，还是个问题。

　　我谁都没得依靠！

　　第二章 走投无路

　　“哦！我们的大白领好早啊！”刚到公司大楼的门口，门口的保安就朝我打趣。

　　我的工作能力上司们不知道，但是下面的人可是一清二楚的。只不过我做人还算面面俱到，个个都捧着，所以还算待得下去。

　　只不过这些人对我就不怎么礼貌了，本来地位最低下的保安，也经常取笑我。

　　我心中怒火万丈，在心里早已经将这两个垃圾烂保安用刀子分了尸，将他们家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地轮奸。

　　“笑，笑你妈的日，你老婆在乡下被多少奸夫干烂了，没看到你头顶上的帽子都绿得发蓝了吗？”我心里暗暗诅咒着，脸上却笑得如同花一般，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包烟，抽出两根分给两名保安，道：“王哥、李哥辛苦了！天哪！我一直在想，这样公司像我这么没用的人，少一百个都不要紧。但是像王哥李哥这种，平时没发觉，一旦少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那你把你的工资分一半给哥哥我花花。”一个胖子保安拍了拍我的脸。

　　我恨不得将他爪子剁下来喂狗，笑道：“放心了王哥，下个月工资下来，我给王哥买瓶好酒。”

　　接着，我赶紧走进了公司。那笑容满面的脸，顿时变成棺材死人脸。

　　我的工作，差不多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

　　我他妈的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啊！

　　一边暗恼着走进了电梯，一阵诱人的香味钻进了鼻子。

　　抬头一看，果然是唐棠。顿时，我全身的火都烧了起来。

　　奶奶的，这个娘们太漂亮了！不要说在整个公司，就算在这一片写字楼所有白领女性，按说是佳丽如云的，她绝对算是头一个！

　　一说起唐棠，这里几百家上千家公司，十来万人没有不知道的。

　　不过，并没有如同小说里面，追求的人可以从公司门口排到警站（大约一千公尺）。

　　职位没有到总监、薪水不到两万一个月、没有房子没有车，你根本连招呼都不敢打。

　　以前有个部门经理，不知道天高地厚，天天来给她送花，还开着一辆本田车来接她下班。

　　结果在停车场里面看到十几辆名车停在那里，最次的也是宝马，都是来接她过圣诞节的。

　　顿时，他就灰溜溜开车走了，还惹得门口两个保安好一阵嘲笑。

　　对这种娘们，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脑子里面怎么意淫都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表现出来。一旦表现出来，我就要被炒鱿鱼了，因为我们总裁的儿子也在追求唐棠。

　　所以这个时候的我，内心龌龊之极，但是脸上却如同君子一般。

　　“唐经理好！”

　　恭敬打完招呼后，我就眼观鼻，鼻观心，心观老二。

　　这娘们脸太正了，男人绝对不能多看。那胸部多挺拔，那屁股多圆啊，那两条腿多修长啊！要是被夹一下，真是要人命啊！尤其那两瓣红唇，如同火在烧一般，让人充满了狂吻的欲望。

　　只要心里一想，我觉得整个身体都在发抖，而且老二也蠢蠢欲动，还好两条腿夹得紧，不然非翘起来不可。

　　“滴！滴！滴！”一阵长鸣打乱了我的意淫，我抬头一看。

　　怎么刚刚还空空的电梯，现在竟然挤满了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男的。

　　别的电梯那么空，为什么没有人去坐？偏偏坐这一趟？

　　全部都是色鬼，都是淫棍！我愤愤骂道。我一早就来了，站在唐棠身边是正常的。

　　后面挤进来的，绝对是居心叵测。

　　“电梯超载了，后面进来的等下一趟，或者坐别的电梯。”唐棠眉头皱了皱，脆声说道。

　　但是，谁也不愿意出去。反而许多目光竟然朝我这边射来，连唐棠的目光也朝我射来。

　　“我先来的，凭什么我出去？当我好欺负啊！”我心中怒火万丈。不过唐棠一眼望来的时候，我还真的顿时觉得矮了一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相当高。

　　“好，你们先上去，我坐下一趟好了！”我脸上笑着，故作潇洒地走出了电梯。

　　其实心里在滴血！妈的，电梯里面那么挤，万一有人在我背后一推，我老二就盯上唐棠那又圆又翘的屁股上了！

　　妈的！妈的！我内心极其灰暗地用拳头揍那些男人的脸，一直揍到血肉模糊的时，电梯再次下来了。

　　坐到我自己的办公桌上，无所事事。

　　我们公司钱很多，所以也养得起很多闲人；而且我在的也是万精油职位，可以什么都干，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普通的整理档案、资料什么的，我可以做做。碰到麻烦的事情，比较专业的广告工划，数据整理，我就推给不同组别的同事，然后使劲在上司和别人面前说他的好话，使得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几乎成为了习惯。

　　当初看电影《投名状》的时候，有人骂魁字营的那个将军天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可以领赏，活得无比滋润。李连杰扮演的庞青云要死要活地打仗，最后却被干掉了。说这个编剧是垃圾，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骂人的才是傻子，像魁字营的胡庆魁永远都不会缺饭吃，不会缺银子花。就算他再无能、就算他再没有功绩，只要认好了主子，做好了奴才相，永远都不缺他的那碗饭。反正给他饭吃的主子，又不用自己花钱，是皇帝和太后给的钱，自己能有那么一个听话的奴才，有什么不好？

　　再说，皇帝和太后也不知道胡庆魁没用，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那些钱又不是他们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用老百姓的血汗养一个听话的奴才有什么不好，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只要不造反，又有什么要紧。

　　至于庞青云，你那么能干，一开始就气势汹汹要来抢我饭碗，又不乖乖来我这里排队，站好队伍。怎么能够放心？几句谗言一进，就将你杀了。太后皇上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是仗打完了，要你有什么用？为了你得罪那些朝廷大佬，打乱朝廷势力的平衡，那怎么可以！于是庞青云就要倒霉了。

　　庞青云真是个傻子！打完仗后，他就应该去拜山头的，找一个比较有前途的大佬投靠。若是不想投靠，那就牢牢抓住兵权，朝延要杀三三虎也别杀，保住自己的左膀右臂。让朝廷忌惮，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刚刚灭了，国家摇摇欲坠，这个老贱人怕死打仗了。见到他手握兵权，强硬得很，自然而然会做出妥协。

　　这条路比较难走，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军阀的，只有出现了很多军阀的时候，才可以做军阀。

　　我很清楚这些道理，所以我只要抓住我的部门经理就可以了；只要他觉得有我这个听话的下属比较好，这份工作我就能够做下去。反正给我发工资的是大老板，又不是他。

　　打开电脑，进入了QQ页面，我又开始在里面找女人了。

　　我刚刚和一个风骚的女人勾搭上，忽然一阵拍手声响起。

　　“大家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刻起来，向个人送上尊敬的目光。

　　因为说话的是我的衣食父母，策划部的部门经理张干，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我给张干拉去一张椅子，然后殷勤地泡了一杯茶，吹了吹再递到他手里。

　　张干显然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对于我的殷勤并没有什么反应，并没有坐我拉去的椅子，也没有喝我递过去的茶。

　　按说，我应该很不忿的，下次就不侍候了。

　　但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他虽然不喝不坐，但假如你不搬椅子过去、不泡茶给他，那他的感觉就完全两样了。

　　再说，我泡茶并不是真的想让他喝，只是想让他看到我在泡茶而已。

　　他是一个部门经理，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部门的人对他虽然恭敬，却不怎么奉承，一个个都是心比天高的人物。所以我的存在，让张干觉得非常舒服，虽然他未必真的多么看重我。

　　“今天来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是我们共事的最后一天！”张干满脸笑容说：“这段时间来，我与大家经历了…”

　　他下面的话我已经听不下去了，他的话在我耳朵里面犹如霹雳一般，因为他要调离这个部门了，这个部门就会有新的主管。

　　要是来一个认真的经理，我真的就要卷铺盖了。

　　“等下唐棠经理就会接手我的工作，希望大家日后配合她的工作。”张干继续说道。

　　又是一阵激动，因为唐棠那个超级大美女要来自己的部门了，日后就能时时看到，甚至趁着她不小心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偷看她短裙里面的小内裤。

　　我只激动了片刻，接下来，心里一阵冰凉。

　　因为，唐棠在公司里面是出了名的铁腕，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

　　业绩不好的、工作能力不强的，在她的部门下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

　　“那张经理会去哪里呢？我跟您习惯了，若是您离开了，我还真的习惯不了。”我连忙朝张干表忠心。

　　“我会去负责东南那边管理分公司的工作。”张干春风得意。

　　他是升职了，而且手里的权力大了许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我一起过去。

　　我的话应该说得很明白了，可是他还没有表态。

　　“我能不能跟着您一同去呢？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手头也没有熟悉的下属，帮您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我赶紧将话题挑明了，脸上的神情变得更加恭敬。

　　“不用了！”张干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唐棠经理工作能力远在我之上，她手下你能学好很多东西的。”

　　说罢，张干就直接走了出去，没有再理会我。

　　难道张干真的一点都没有将我当一回事？他赴分公司做一方诸侯了，顺手将我带走都不能。若带着我去的话，我肯定更加感激他，也更加忠诚的啊！

　　难道觉得我太垃圾了，做奴才都不够格？

　　不行，今天我要将事情想清楚。下班后投其所好，送礼也好，帮他骗漂亮女人也好，甚至帮他陷害在公司的对头，总之要让他回心转意。

　　一个上午，我就这样乱想着，忽然觉得老二有点涨，才想到今天早上生气，没有撒尿就跑来了。

　　听说憋尿多了会得尿毒症的，我可是很爱惜我的生命，于是我飞快朝厕所跑去。

　　虽然一脑子烦心事，但我还是很舒爽将体内囤积的废水都放尽了。正闭目享受尿后的余韵时，忽然听到隔壁有声响。

　　那边便是女厕所，与这边的男厕所只间隔了一堵并不厚的墙壁。

　　听着那边的水流击打马桶壁的声音，我还没有放进裤子的老二顿时猛地一翘。

　　那是女人撒尿的声音。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鬼原因，男人撒尿像泄洪一般，哗啦啦地响。

　　女人撒尿，却像在一个大坝上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里面的水猛地激射出来，发中一阵撩人的唏唏声。

　　妈的！自从上次做了冤大头，给一个风骚美丽的女人花了两千块买了一杯酒后，我就再也没有钱出去鬼混了，自己的女友看着又厌烦，所以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碰过女人了。

　　这下被女人的撒尿声一激起来，竟然怒然勃发，越演越烈。

　　听着隔壁女人的撒尿声自慰，真是让人无奈。

　　“奶奶的，你撒尿的声音再那么风骚，老子冲过去后，直接按在马桶上强奸了你，连你B也不用纸擦一擦！”我心里熊熊欲火，抬头准备闭上眼睛，使得那边的声音听得更加真切一些。

　　咦？那边怎么有这么一道缝隙？原来男女厕所中间的这堵墙是后来临时加的，并没有封死，使得男女厕所之间竟然还有一道一寸多的缝隙敞露着。

　　狗日的，但愿老子是第一个发现这道缝隙。不然公司的这些美女，说不定早被那些畜生看光了屁股。

　　一边想着，我一边蹑手蹑脚地爬上了马桶。

　　我声音很轻的，动作也很轻柔，其实很擅长做贼。

　　爬上马桶，我连忙睁大双眼，朝那道缝隙凑去，心情澎湃地朝那边女厕所望去。

　　男人也真是一个贱字，其他女人的下身和自己老婆虽然色泽形状上有些区别，但是大体上还是差不多的。自己老婆天天有得看，却还偏偏喜欢去看别的女人的，尤其是偷看到的。

　　狗日的！那两个老不死把我生得这么矮做什么，才一米七五的个子，害得我站在马桶上也构不着那道缝隙，用力踮起脚来都没用，还差三十多厘米。

　　没法子，只有爬上马桶的冲水箱了。

　　又蹑手蹑脚地爬上冲水箱，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一样，那双眼珠子鼓得彷佛都要飞出了眼眶。

　　奶奶的！奶奶的！我看到了！

　　好白的两条大腿，好圆？好结实、好长！

　　好圆的两瓣屁股啊，好大。足足横跨了整个马桶的两侧，近半雪白的臀肉压在马桶沿外边。

　　阴毛很茂盛，好像修过。

　　可惜，这么坐着，看不见要紧部位啊！

　　这可急死我了！拼命瞪眼，还是瞧不着。

　　不过女人和女人还真是不一样，就这个娘们。那双腿怎么就那么长、那么好看。那对屁股怎么就那么白，那么腻，那么圆呢？

　　因为坐着，在后腰与屁股中间处一阵凹陷，腰相当细，曲线非常好，真是迷死人了。

　　“快起来，快起来！”我心里拼命祈祷，心里好像有七八只猴子在挠痒，焦急得不得了，极其迫切想要她站起身来，这样她下身要害也能被我看到了。

　　“咦？这是公司哪个娘们？没见过哪个女人有那么好的身材啊！”我真是一个没品的色鬼，只盯着屁股和下身看，都忘记看脸蛋了。

　　顿时，目光依依不舍朝女人的脸蛋望去。

　　“妈啊！是唐棠！”我心里一热，浑身一软。

　　胯下老二猛地一挤，竟然好像要喷射出来。

　　真是没出息，光听个名字竟然就要喷潮。

　　“啪嗒！”心中一热一惊，身体一软，老二一急。

　　我从冲水箱那里摔下来了，一百多斤的身体猛地朝中间的墙壁砸去。

　　我害怕摔下来折断了老二，双手慌忙抓住了可以抓住的东西，正好紧紧捏住了间隔男女厕所那道墙壁的顶端。

　　然后老二猛地喷射了出去，手里一软，差点掉了下来。

　　只听到那边的唐棠惊呼一声，目光飞快朝这边望来。接着她飞快穿好了裤子，猛地打开厕所门。

　　就在我认为她要去叫保安的时候，她竟然一脚朝我所在厕所的门踢来。

　　这个小娘们的两条大腿那么长、那么圆、那么紧凑，踢出来的力道，竟然也大得吓人。只两三下，门便被踹开了。

　　于是，我下身赤裸地吊在墙壁上。

　　喷射完的老二上，还留着一些乳白色的液体。厕所的墙壁上，一道乳白色液体，画的线足足两米，可见喷射之远……力道之足。

　　我钻进马桶里面淹死算了，在她绝美的容颜和冰冷的目光中，我彷佛冬天中褪毛的寒号鸟。

　　“完了！我的工作完了，我的生活费完了！”我心中冰凉，她的目光彷佛刺一般射中了我。

　　猛地跳了下来，飞快穿起裤子，飞快地逃出了厕所、逃出了公司。

　　我逃出公司的大门，便听到后面阵阵嘈杂声。

　　接着便真是许许多多的脚步声，一大群保安还有男职员大声吼道：“别跑！别跑！抓住他，抓住他！”

　　我肝胆欲裂，两条腿中邪一般，飞快地跑，一直跑。

　　第三章 恶魔降世

　　足足跑了两公里，到了地铁站口。

　　后面的保安还有公司职员竟然还在拼命追着，我这下子真是要没命了。。而且路上很多人吃饱饭没事干，竟然也加入了追捕的队伍。

　　我只能跑，我要是不跑，我就死定了。

　　而且地铁站里面人多，我只要混进里面，他们就不容易抓到我了。

　　于是，我拼命朝地铁站跑去。很快到了自动扶梯，那扶梯缓缓往下，我可等不了。

　　“让开，快让开！”我大声喝道，整个扶梯站满了人，我一边用力喝斥，一边将他们推开，好让自己快些跑下去。

　　“叫你滚开，慢慢吞吞的！”眼前就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慢吞吞地没有让路，我心中一火，猛地将她用力推开。

　　“啊！”只听到一阵惨痛的尖叫，那个女人便从扶梯上摔了下来。

　　我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孕妇，正大肚便便。

　　那个肚子，真是大得吓人啊。

　　我不由得停了下来，那个孕妇滚落在我的身边，正在地上翻滚惨号。

　　我脸上一阵抽搐，不由得伸出手要将她扶起。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就在这时，后面传来公司保安的一阵大喝。

　　我心中一惊，刚刚抓住那孕妇的手一放，飞快转身跑开。

　　那孕妇又一声痛呼惨叫，我飞快朝地铁跑去。刷卡过去后，地铁刚好正要关门开车。

　　我猛地冲了进去，车门甚至夹住我的衣衫，然后列车就飞快开动了。

　　我整个人彷佛都要虚脱了一般，靠着位置瘫软了下来。

　　他们肯定追不上地铁列车的，我暂时安全了。

　　好像、刚才，那个孕妇的身下，流了好多血。

　　很赤眼，红得发紫的血。

　　而且这么一撞，她好像就要生了！

　　“幸好，幸好！公司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不过他们若是报警了，警察说不定会立刻找到这里的。”我无比庆幸又无比惶恐地下了地铁，跑回自己的住处。

　　我必须出去躲一段时间。偷窥女同事上厕所，项多算得上是性骚扰，不算多大的罪过；不用离开这个城市，只要到郊区躲一阵就可以了。

　　可是我没钱怎么躲？身上只剩一百来块钱了。

　　女友好像在家里放了一些东西，若全部卷走了，应让该能够卖一些钱。

　　找心里琢磨着，双手哆嗦地去开门。

　　人们都说红颜祸水真是不假。你唐棠没事长得那么漂亮做什么？你没事身材那么好做什么？

　　假如你不是那么漂亮，你身材不那么好，我会射吗？我会惊讶吗？我会全身发软吗？我会摔倒发出响动让你发现吗？我会丢掉工作吗？我会丢掉饭碗吗？

　　奶奶的！奶奶的！连一个破锁也跟我过不去！我用力地以钥匙扭门，一边用脚拼命踢门。

　　踢了一会儿，听到发出的声音如此响，我立刻心虚地一缩头。

　　发出这么大声响，别把警察招来了！

　　用钥匙打开门后，我整个身体几乎已经虚脱了。一走到床上瘫躺下来，然后闭上眼睛，浑身只觉得又酸又软，连抬起手来的力气都没有。

　　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不由得痛苦地想起日后的生活来。

　　我这份优美的工作肯定算是完了，警察不来抓我就已经算好的了，所以剩下几天里，我一定要在家里好好躲着。

　　马上就要交房租了，我女朋友竟然没钱了，还欠了一堆钱，真是不知道怎么变出钱来给房东。

　　而且接下来这段时间的生活费应该怎么办？我身上只剩百来块钱了，就算吃十几块的菜钱，也只能维持一个星期。

　　想着想着，整个脑袋都要炸掉了。

　　“不行，她和同事的关系不错。既然以前的几千块都借得到，现在再借一些应该也能借得到。她两千块一个月工资虽然不算太多，但是省省用也够了，我得在家躲躲一阵子。”我暗中下定了正意，准备等到她傍晚下班回来的时候逼着她去借钱。

　　“唉！”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却见到另外一个枕头上留着一张纸条，心中一阵不妥。

　　马上将纸条拿过来一看，上面是女友清秀的字迹。

　　“我们分手吧！不要来找我，原谅我无法与你继续生活下去，你不能给我需要的东西，反而一再的索取，我已经带着我的东西搬走了。你……”

　　我脑子顿时一闷，接着一炸！

　　“走了？分手？好啊！滚吧，我早就想甩了你了，就是不好开口！哈哈……哈哈！”

　　我顿时困意全无，猛地从床上站起来，先是一阵冷笑，然后是一连串的冷笑，接着便是在房间乱走，一边走一边冷笑，一边猛地吸烟。

　　“我不能给你所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你找到其他小白脸了？奶奶的，跟老子分手，说得好听，还不是被老子玩了两年的破鞋然后扔掉！哈哈……哈哈！”

　　接着，我猛地将那张纸条撕得粉碎，去外面倒了一杯白开水猛地一口气喝下，顿时呛住了气管一阵痛苦的咳嗽，猛地将茶杯摔碎。

　　“破鞋！贱货！不行，我非要找到你公司去，我大闹一场，让你也没有脸面在公司混下去，我要让你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你是我玩完不要的破鞋！哈哈……哈哈！”我一边疯癫自语，一边吸烟。

　　“唉！”叹了一口气，又瘫软在床上，喃喃自语道：“走吧！走吧！走了好啊！不要再找像我这样的王八蛋了！”

　　我又重新瘫软在床上，这下子不能让她借钱了，不能让她交房租了，不能让她养我了，难道我真的就要住到大街上去了。

　　索性不管这些，顺手拿过遥控器，打开电视。

　　“今天上午在南环地铁站，一男子从电梯上冲下，撞到一孕妇。该孕妇重重摔倒在地，下体严重流血。路人连忙拨打急救电话，未等到急救车赶到，该孕妇已经流产。生下一未足日男孩死婴，随后该孕妇也因为大出血而死。警方现在已经全城通缉……”

　　我脑子猛地一白，彷佛一个原子弹在脑子里面爆炸，随即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整个身体是冰凉的，彷佛在地狱里面不住地沉沦、沉沦。

　　很久以后，眼睛开始渐渐恢复了视觉，耳朵也渐渐你恢复了听觉，一摸脸，已经泪流满面。

　　“对不起，对不起！sorry，sorry。”

　　我跪倒在床前，喃喃自语，泣不成声……

　　我已经开始逃亡了，我也不知道偷窥女同事上厕所，会酿成一桩命案，而且还是两条生命。

　　我带着仅剩的一百来块钱逃亡了，我不知道往哪里跑。我不敢坐火车，不敢坐汽车。

　　我穿着带有大帽子的衣衫，盖住了头脸，低着头。

　　我不敢走大街，我只敢穿小巷，一直往城外走。我不知道应该逃到哪里，我只知道只要出了城市，被抓到的可能性就少了很多。

　　最好逃到城市外、郊区外的农村，逃到山上，随便找个草丛茂密的地方，或者一个山洞躲起来。

　　就这样一直躲着人走，我害怕见到任何人，彷佛任何人都认识我，都会将我抓去给警察枪毙。

　　我只敢沿着墙根下走，我只敢往偏僻的地方走。我不认识路，我只朝着一个方向走，一直走出了城市。

　　傍晚，我走到了郊区的一个农村。我依旧不敢停留，因为这种郊区的农村治安非常完善，甚至还有派出所。

　　我依旧拼命往山上走，只要躲到山里面，我就安全了。

　　这里是一块大平原，田地多的是，唯独很少有山。

　　傍晚的时候，我远远看到了一座山的影子，我欣喜若狂，哆嗦地拼命往山的方向跑，尽量让身体在农作物的遮掩下。

　　终于几乎天黑的时候，我到了山脚下。

　　四处已经没有人烟，我心虚地探了探四周，终于肯定四周没有人了，这才敢站直，身体，拼命朝山里面跑。

　　一直跑，一直跑，慌不择路。

　　小时候在乡下山村长大，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唯恐哪一天日本人重新打来了，或者是美国人打来了，总之害怕有一天会战争。所以上山的时候，我总是会小心注意那些茂密的草丛，或者是山沟山洞，想着若是哪天真的打仗了，我躲在里面，那些杀人的军队就找不到我，我就能活下来了。

　　山里越是茂密的树林，越是给我强烈的安全感。

　　所以一路上，我拼命往茂密的树林钻，往那些光线找不到的地方钻，找山洞，找山沟。

　　这样如没头苍蝇地钻，等到我稍稍觉得有些安全感的时候，眼前已经是伸手不见指的漆黑。

　　早已忘了来时的路，能不能走出去已经不重要了。

　　这里好像是一个山洞，而且是在一条壕沟里面的山洞。

　　这条壕沟有年数了，想必是几十年前打仗挖的。此时壕沟上方尽是茂密的杂草树木，本来就已经够隐密的了，偏偏壕沟里面还有一个洞，就更加隐密了，想必那些警察是不可能找到这里的了。

　　我心稍稍安稳了下来，顺着山洞坐了下来。

　　外面好安静啊！好黑啊！有些可怕！有些恐怖！有些吓人！

　　之前一直拼命地跑没有感觉，现在安静了下来，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看过的鬼电影、看过的鬼故事书，那些可怕的内容全部涌上了脑子。

　　像是辫子姑娘、窗外没有身体的脸、厕所里面一张狞笑的鬼面孔、漂浮在空中没有身体的鬼影……有些鬼不出现，但是会催眠你，将你引诱到他的坟墓上，让你捏泥球塞住自己的鼻孔、塞住自己的嘴巴，活活让自己窒息而死；有些鬼会让你一直干活，抬几百斤的东西搬上搬下，让你活活累死。

　　我拼命让自己不去想，但是那些恐怖的情景却清清楚楚地涌上脑海，彷佛出现在眼前。

　　我拼命地想要睡着，却发现闭上眼睛看到的情景，馋更加让自己心惧欲裂。

　　生不如死，那种浑身冰冷的恐惧生不如死！

　　每一秒钟，都是度日如年！

　　我被整个社会抛弃，躲在这个阴森的山洞，只有无数的鬼陪伴我，让我恐惧，勾我的魂，夺我的命。

　　“啊！”我不敢叫出声，但是我害怕得想要拼命叫出声；我捂住嘴巴，拼命地用头撞山洞。

　　“喀嘹！”忽然外面一阵细微的声响惊扰了我的自虐。

　　“什么声音？”我汗毛一竖，我听得清清楚楚，又彷佛幻觉，在梦里响起。

　　我停下了所有的动作，竖起耳朵听。

　　但是外面又一片寂静！

　　我认真的听，却又拼命地分神，拼命地去想那些可怕的鬼魂！

　　脑子分心得肝胆俱裂，外面又是喀嚓一声，接着还有一声细微的呻吟声。

　　“啊！啊！啊！”我吓得心里一阵阵惨叫，浑身冰冷得几乎要死去，汗毛竖立得彷佛要让毛孔都窒息。

　　但是呻吟声又不见了，好像真的是我的幻觉。

　　我不由得轻轻挪动到洞口边上，躲在那里，万一有什么脏东西想要进来，我躲在洞口或许有偷袭的可能性。

　　“哎哟！”这回我听得清清楚楚，是一阵痛苦的呻吟，非常非常痛苦的呻吟。

　　是女人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夜晚、在野外、在我充满鬼念头的周围，这女人的呻吟，显得尤其的阴森。

　　“哎哟！哎哟！”这下子，我听得清清楚楚了，绝对不是幻觉。

　　是有一个女人在外面痛苦地呻吟，好像很痛的样子。

　　“难道是一个女人摔伤了，走不回家，在外面呻吟？”我心中暗道，但是却紧紧屏住呼吸，一口气也不敢喘。

　　外面的女人依旧在呻吟，显得越来越痛，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她几乎痛得扭曲。

　　“与其这样躲在里面被吓到，还不如出去看个清楚。”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勇气。

　　老实说，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非常胆小，非常怕死。

　　但是与其让我在山洞里面担惊受怕，不知道外面是人是鬼，我还是索性去看个清楚，若是鬼的话，索性死个痛快，也免得在山洞里面受煎熬。

　　于是，我蹑手蹑脚爬出了洞口。

　　越往外爬，我越后悔，想爬回去，又不想爬回去。

　　我爬出三步，却又退后两步，想龟缩在山洞里面等着天亮！猛一咬牙，却又爬出一步，又退回了两步。

　　就这样爬出了几米的距离，已经将我所有的胆气消耗得一干二净，我一转身就要拼命转回身去，爬到山洞里面继续担惊受怕。

　　但是眼前忽然一阵光亮，我睁开眼睛一看，竟然真的是一个女人躺在那里，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

　　她背对着我，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反正，她疼得很痛苦。

　　“喂！”我不知道是不是鬼迷心窍，竟然喊了一声死。

　　然后，我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奇怪的是，那个女人竟然依旧躺在那里呻吟，没有回头看我。

　　好像是她疼得实在不行，充耳不闻了。

　　“应该真的是一个女人山上砍柴摔倒了，或者是被野兽弄伤了，这下子躺在这里呻吟。”我心中暗道。

　　“你怎么了？”我又问了一声。

　　她依旧没有回答，彷佛痛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上前爬了几步，心中竟然涌起了一个恶魔一般的念头。

　　“这个女人身材不错，这里深山老林，想必我做什么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恶魔的念头顿时充斥了我的脑子，然后身体莫名其妙地发热。

　　我又缓缓地朝女人爬去，看着她丰满圆滚的臀部。

　　“喂！”轻轻拍了拍她硕大的屁股，道：“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女人依旧没有回头，依旧在痛苦地呻吟，我不由得探过头去，想要看她的脸，看她是否漂亮。

　　好漂亮的脸！就是有些苍白，有些青，有些眼熟……

　　她手里捂着肚子还是有些大，是怀过孕的，下身正在流着血……

　　“啊！啊！啊！”我惊恐地大叫，我拼命地大叫，全身的恐惧彷佛要化成死亡的分子，拼命地从身体里面迸发而出。

　　那个女人缓缓转过头来，空洞死气的眼睛盯着我，然后微微一笑。

　　她，便是我今天早上在地铁上撞倒的那个孕妇，那个流产后大出血死去的孕妇，那个生了一个死婴的孕妇。

　　“啊！啊！啊！”我继续拼命地大叫。

　　那个女人转过身，又对我微微一笑，然后低头朝怀里望去无比亲昵的一眼。

　　那是一个浑身还沾着血的婴儿，很小，刚生出来的样子。

　　没有穿衣衫，身上黏黏的，带着血，身体发黑。

　　那女人爱怜地血获这个死婴，一边喃喃唱着歌儿，将那婴儿的头按在自己的乳房上。

　　“啊！”忽然，那个女人一阵悲惨的嘶嚎。

　　只见到乳房拼命地渗血，接着便是沙沙的撕咬咀嚼声，瞬间那丰满的乳房只剩下了一半。

　　那个我本来以为死掉的婴儿转过脸来，满口的血肉。他张开嘴巴朝我一笑，露出尖尖的獠牙！

　　……我，不省人事。

　　第四章 恶魔的任务

　　“你是谁？”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全身发黑的小孩站在我的面前，盯着我。

　　“我是地下的恶魔，恰巧从你的手上诞生！”那个小孩张开血红的獠牙说道。

　　我不由地朝四处一看，原来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去地上只剩下一滩血迹。

　　“她呢？那个女人呢？”我不由得惊骇问道。

　　“又死了一遍，被我吃了！”那个尖尖撩牙，尖尖耳朵的小孩说道。

　　“啊！”我顿时飞快地退后数米，恐惧地盯着眼前这个幼小的恶魔。

　　“你不用害怕，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降生，真是多亏了你，所以我不会伤害你的。”小恶魔笑着说道：“当地上一个生命本来可以安全降生，却又因为意外而在没有降生就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恶魔才可以拥有这个名额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世界的恶魔是极少极少的。”

　　“那应该也不少啊！”尽管我害怕，但还是忍不住说道。

　　“你不懂，那个孕妇本来可以安全生下她的孩子的。这个世界上的恶魔是极少极少，甚至无数年都没有降临过的，不过你不懂什么是意外！”小恶魔道：“那些生活看起来的意外，其实不是意外。无论是张三发生车祸死了，还是李四买彩票发了。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都不是意外。”

　　“那为什么说我今天撞到那个孕妇是一场意外？”我不由得问道。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因，就开始酿造今天的这个果，那个因是一个意外所以导致了今天的果，也是一个意外。”小恶魔摆摆手道：“这些事情对于你来说太过于深奥了。你不用管这个意外，总之我因为你而来到了这个泄界上。你听说过恶魔的故事吗？”

　　“听说过，那些恶魔会引诱人类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他们签约。”我说道。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与我签约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是因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要报答你。”小恶魔笑道。

　　我顿时精神一振道：“报答我？怎么报答我？是给我一千万，还是给我超能力？”

　　“我没有金钱给你，也无法给你超能力，准确说是你无法拥有超能力。”小恶魔笑道：“但是，我却能够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一切？什么意思？”我顿时兴奋欲狂道：“那好，我现在立到要一百万！”

　　“可以！”小恶魔道：“这个一百万任务已经启动，你需要立刻去完成！”

　　“什么？”我不由得不解道：“一百万任务？什么意思？”

　　“一百万任务是一个任务，只要你完成了，你就能够得到一百万。”小恶魔道。

　　“还要去完成任务，而且我刚才只是随便说说，未必真的就要一百万。”我不由得解释，以一个恶魔来说，我开口要一百万，胃口实在太小了。

　　“你已经开口启动了这个任务，就必须完成，否则你将受到惩罚！”小恶魔道。

　　“什么惩罚？”我头脑一阵发麻。

　　“活埋死去，然后成为我的晚餐。”小恶魔淡淡道。

　　“那我还不得不完成？”我颤抖道。

　　“没错，你必须完成。”小恶魔凭空拿出一件东西递到我的手中。

　　我拿过来一看，竟然是一个薄如液晶萤幕的东西，上面好像是一幅地图，地图上还有两个点。

　　一个黄色的箭头，一个绿色的点。

　　“黄色的点是你，绿色的点是你即将要赶去的地方，上面会提醒你要完成那些事情。”小恶魔道：“你现在要立刻去，在四个小时内赶到那个绿色的点，否则任务失败，你将受到惩罚……任务成功了，你就会得到一百万。”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啊？”我无比焦急害怕道。

　　“上面有清晰的地图和具体的座标，你第一次用不熟练，以后就会熟练了，无论以什么法子，你会赶到那个绿色的点。只要你移动，这个黄色的点也会跟着你移动，这样你就知道你距离绿色的点还有多远。”小恶魔道：“对于第一次的你来说，时间比较紧迫，你必须赶紧出发了。”

　　说罢，小恶魔拿出一个秒表一按。

　　顿时，我手上的那个液晶萤幕出现了倒计时，一个四个小时的倒计时，一秒一秒飞速地流逝。

　　“见鬼！”我赶紧盯着液晶萤幕，朝着那绿色的点飞快跑去。

　　路上我拼命地跑，盯着那个液晶萤幕一样，就好像网路游敌里面的小地图一般。

　　我是一个黄色的箭头，此时正朝着那个绿色的点跑，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绿色的点代表着什么。

　　处于恐惧和亢奋的我，非常愚蠢地对着那一个绿色的点走直线。遇到两三米的小悬崖，也直接跳了下来，遇到半腰深的池水，也直接游了过去。

　　只一小时功夫，浑身已经鲜血淋漓，全身都已经湿透。不过竟然一点都不感觉到疲倦和疼痛，此时的我正在预支自己的体力，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代价是什么。

　　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已经跑了一个小时了，竟然还没有跑完路程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是直线的距离。

　　也就是说，就算我跑得再快，也不可能在三个小时内跑完这段距离。按照这样跑下去，绝对会任务失败。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手里的液晶萤幕忽然出现了一个小蓝点，而且距离我很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玩过许多游戏的我知道。很多游戏在完成任务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分支任务，虽然不见得要完成，但是完成了后对主线任务是很有好处的。

　　于是，我朝着那个蓝色的点跑去，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我找到了那个蓝点了。

　　一个中年男子正拼命地想要将他的摩托车从烂泥田推上来，想必是因为他的车技很差，将摩托车骑到田里面了。

　　此时这片田，早已经被蹂躏得不成模样了。

　　“难道，是让我抢他的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我心中暗道。

　　肯定是了，否则这么远的距离，我怎么可能在三个小时后赶到。

　　“要帮忙吗？”我偷偷拿起一块石头放在背后，朝那个中年男子走去。

　　“滚开！”那个中年男子狗屁教养都没有，骂了我一句，又用力去推他的摩托车，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偷偷走上前去，盯着他低下的头颅，心中不停地颤抖。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行过凶，我坏固然坏，胆子却很小。

　　“砰！”我心里尚在害怕犹豫间，手里的石头狠狠砸了过去、朝着那个中年男子的后脑勺砸了过去。

　　“啊！”那个男子一阵惨呼，接着飞快捂住后脑，想要转过头来。

　　但是他整个身体好像很沉，拼命地想转过头来看我，转到中间却重重摔了下去。

　　我跑上前去，将他已经推到路上的摩托车扶起，一腿跨了上去，飞快朝那个绿色点所在的方向飞驰而去。

　　“那个倒霉鬼不知道会不会死？他不知道看见了我没有？明天警察会不会沿着摩托车的车轮印追过来？我要不要回去将他藏起来？”骑在摩托车上，我心情极乱，好像什么都在想，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清楚。

　　“先保住小命要紧！”忽然，心中一凛。

　　若是三个小时没赶到那个绿色的点，小命就没了，而且还是那种最惨的死法。还是先将眼前的小命保住，至于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况且，这个任务完成了可能还会有一百万。

　　当然，我并不是非常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我相信那个恶魔曾让人惨死，却不见得它会给人什么好处。

　　谢天谢地，那个绿色的点并不在城市里面，而是在外面另一个小镇上。

　　眼瞧着我已经距离那个绿色的点越来越近了，不过我不能骑车了，因为眼前是一池塘，好像是鱼塘。

　　我走遍了整个鱼塘的周围，整个鱼塘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那个绿色的点指的是什么？

　　我连忙拿出液晶萤幕，看到那个秒表倒数上，距离四个小时的限制时间还有三分钟。

　　而我现在就站在那个绿色的点上，也没见有什么啊？

　　我现在站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这块石板一探进池塘水中，在鱼塘边的地上，是方便人走近鱼塘看清楚水中情况的。

　　石板不怎么大，有一点点滑。我还得小心翼翼的，况且这天这么黑。

　　难道这个绿色的点便是这块大石板吗？那我应该怎么办？

　　接着液晶萤幕忽然多了一个小红点，就在边上。

　　我连忙找去，站在那个小红点的位置，发现那是两片香蕉皮。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小红点是香蕉皮，一百万和香蕉皮有什么关系？那个大石板和香蕉皮又有什么关系？”我心中不由得纳闷。

　　不过立刻想起来，那个青石板那么滑，天这么黑，若是放上香蕉皮岂不是更滑？

　　我这边想着，忽然响起一阵刺耳惊人的嘀嘀声音。

　　虽然不很响，但是很让人心悸。

　　一看，原来是从液晶萤幕上传来的。低头一看，猛地吓了一跳，原来这是时间快到的警示。

　　倒数计时，竟然只有九秒了。

　　顾及不这么多了，瞎猫去碰碰死耗子。

　　我赶紧捡起香蕉皮，飞快跑到青石板边上，将香蕉皮放在上面。

　　“嘀！”液晶萤幕响了最后一声，我连忙闭上眼睛，因为这种情形让我想起那些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感觉。

　　周围一片安静，低头看那萤幕，只看到那个绿色的点消失了，然后出现四个字。

　　“任务完成！”

　　“就这么完成了？”我心中无比郁闷，那我的一百万呢？

　　我正呆滞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

　　我赶紧缩到一边的草丛中躲了起来，黑暗中看不清楚，不过瞧那身影，彷佛跑过来的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浑身曲线窈窕。

　　我心中一热，一个罪恶的念头升起。

　　我在这里将这个女孩强奸了，只怕是人不知鬼不觉的。

　　我正火热中，忽然听到哎呀的一声惨叫，然后是扑通一声，那个女孩直接摔进了鱼塘中。

　　原来天又黑，她又急，刚刚踩到那青石板，就踩到了我放的香蕉皮上，直接摔进了鱼塘里面。

　　接着，她猛地在水里面挣扎，拼命地想要自己爬起来，也不喊救命，彷佛她刚刚工来做的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且刚刚我也彷佛听到她摔进鱼塘的时候，还有瓶子摔碎的声音，然后一股恶臭散发出来，彷佛是农药的气味。

　　这个女人是带着农药来的，好像是要在鱼塘里面投毒。

　　我就在草丛盯着她挣扎。她不会游泳，这鱼塘不深，但是地下都是淤泥，她一摔下去，顿时陷在里面。

　　开始还挣扎得厉害，后来越来越无力，最后几乎无声了。

　　这水里面有农药，她连着喝了几口水，已经中毒了。

　　虽然我看不见，但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边的挣扎越来越微弱，生命的气息也越来越微弱。

　　“难道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让我去救她？”我不由得疑惑，不过这鱼塘里面现在都是农药，我可不怎么敢碰。

　　但是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人在你面前渐渐死去的感觉，而且还是一个年轻苗条的女孩，甚至是因为我而死的。

　　就在我头脑一团乱麻的时候，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一个男人在说话。

　　“我刚刚听到这边传来响声，可能是有人来偷鱼了，快去抓住他！”

　　一会儿工夫，黑暗中跑来三四个高大男人的身影，手里都拿着家伙冲到鱼塘面前。

　　刷的一个手电照在鱼塘上，一个男人大声吼道：“敢偷我疤子的鱼，不想活了？”

　　“疤子哥，疤子哥。不是偷鱼的，不是偷鱼的，是小妮，是小妮！”另外一个男人用手电筒照在一个苍白的小脸，此时正在水里沉浮。

　　“啊！”那个刚才凶恶的疤子一声大叫，猛地跳进水里将那个女孩抄起，用力朝地上的人扔去。

　　岸上的人连忙接住，那个疤子一边惊恐地大叫：“妮子，妮子，你怎么了？”

　　手忙脚乱间，竟然爬不上鱼塘，其他人连忙将他扯了上来。

　　那个疤子又朝那女孩扑来，因为几个大男人挡着，我看不清楚那女孩现在的情形。

　　“不好，疤子哥，有农药的味道，小妮只怕是中毒了。”

　　疤子用力拍着那女孩的脸，仍旧不见醒来，顿时便嚎啕大哭。

　　“不好了，不好了，疤子哥，鱼全部被毒死了，鱼全部死了！！”另外一个细声的男人尖叫道。

　　“啪！”疤子顿时一个耳光搧过去，吼道：“去你娘的鱼，就是你娘全死了又怎么样？我的妮子啊！”

　　“疤子哥别急，妮子还有脉，现在赶紧送医院还有得救。”

　　“对对！”那个疤子性子很急，立刻将那女孩抱起，朝医院的方向狂奔。

　　“疤子哥，疤子哥，那今天晚上国道边上的鱼庄谁去照看？”一个男人远远问道。

　　“去你娘的渔庄，去你娘的鱼庄！你爱看你自己去看。”疤子一边骂，一边哭着跑去医院了。

　　第五章 诡异因果循环

　　“真是奇怪，这个妮子好像是那疤子的女儿，瞧那样子是疼得不得了的。但是那女孩竟然拿着农药要将自己父亲养的鱼全部毒死。”一会儿工夫，人就全走光了，说是一会儿还要回来，处理这些鱼的后事，派其中一人去国道边上的鱼庄看店。

　　瞧这模样，好像这些人全部是那疤子的手下人。那疤子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鱼庄，也就是饭店，招待的都是经过国道的那些司机。

　　“嘀！”忽然，液晶萤幕又响起一声。

　　我拿出一看，只见到液晶萤幕上又出现了一个绿点，不过这次距离得不远。

　　然后又开始倒计时，这次只有半个小时。

　　我不敢骑摩托车，害怕引起了那些人的注意。而且瞧着距离也不怎么远，就用两条腿朝那个绿色的点跑去。

　　果然不是很远，二十多分钟我就跑到了那个绿点了。

　　那个绿点竟然就是那些人说的那个鱼庄，名字叫疤子鱼庄，想必就是刚才那个疤子开的。

　　轻轻摸了摸口袋，没有想到这么一大阵折腾后，身上的那一百多块钱竟然还在。

　　这下心中有了胆量，踏步走进了这家鱼庄。

　　里头生意还不错，摆放的十来张桌子，坐满了大半。不过有七、八个都是装扮火辣的女人，无论是穿着小衣短裤，或者穿着裙子的，通通都是露出大截的白大腿，裸着深深的乳沟，紧身的内衣用力将那白乳勒得鼓起。

　　这些便都是卖身的小姐了，专门在这些国道旁的宾馆饭店里面拉生意。

　　一般走国道线的都是专门开长途车的职业司机，这种司机中不少人都会去嫖，放松自己一直紧绷疲倦的神经。

　　所以，这些小姐在这里出现，也一点都不奇怪。

　　见到我进来后，这些小姐瞟来一眼，用非常露骨的眼神瞧了我全身上下，本能地抛来一记媚眼后，便没有多做理会。

　　她们自然一眼可以看出，哪些人可能是他们的恩客。

　　像我这样狼狈的情形，就算口袋里面有钱，也未必有心思嫖妓。

　　这里头的装修还可以，但是也不怎么考究，反而有些俗气和艳丽。

　　刚刚坐下一会儿，便有一个打扮火辣的女孩上来让我点菜。

　　我接过粗糙的菜单，这里面的东西还真的一点都不便宜。我本来想叫一盘炒饭了事的，但是发现这个点菜的女孩有几分明艳，若是点了份炒饭，岂不是让人看不起，觉得我没钱。

　　于是，头脑发热的我，心里算计着钱，点了百来块的菜，临了还要了一瓶啤酒。

　　百多块虽然不算怎么样阔绰，但是也不算太寒酸了。我瞧见姑娘收回菜单后，朝我抿嘴轻轻一媚笑，那双手差点没有朝她用力翘起的屁股捏一把。

　　就在我点菜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是那种载重量相当大的货车煞车时特有的声音。

　　接着，便听到一粗嗓男子大声吼道：“疤子，老子又来给你送钱来了！”

　　说话时间，一个高大的汉子便大跨步走了进来。

　　顿时，那些正在吃饭的小姐，还有刚刚给我点菜的小女孩同时眼睛一亮，朝门口热切望去。顾盼间，竟然弄得自己风倩极盛。

　　而那个给我点菜的小姑娘，竟然专门跑了出去将他接了来。

　　这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想必是这里的常客，不但是这家饭馆的常客，也是那群小姐的常客。

　　所以他进来后，这些小姐与饭馆的人热情非常，惹得我也一阵子不痛快。

　　这个货车司机虽然长得不算太英俊，但是身材雄壮，四方脸也很有男子气概。那群小姐也自然愿意接这样的客人。

　　这货车司机也不用菜单，熟悉地点了几样不便宜的菜。

　　“至于酒水照旧你家自烧的白酒二两半。”司机最后吩咐了一句，然后便开始应付那些娇声豪气的小姐们。

　　我听得下身勃起得厉害，竟然有了一此尿意；找来服务员问了厕所在哪，便直接朝厕所跑去。

　　这里的厕所也真够简陋，好歹还比较干净。不过厕所不远处就挨着库房，这家饭店可真不讲究。

　　“小灵，你在干嘛呢？”厕所外面传来一阵男人的声音，这声音我刚刚在鱼塘边上还听过，是疤子其中一个手下之一。因为疤子要送女儿去医院，所以他被指派来鱼庄看管一晚上。

　　“给李雄倒酒啊！”这女孩的声音便是刚刚给我点菜的那姑娘。

　　“那怎么往里面掺水啊？”这男人不快道。

　　“常老板都是这样吩咐的啊，一斤掺四两。”那女孩惊讶道。

　　“算了，今天我在这里，就不掺了。”这个男人还有些眼里面揉不下沙子。

　　“恩，那好！”女孩也不计较这几两酒，没有掺水便端了出去。

　　“真是奸商，一斤酒里面竟然掺了四两水。”我心中骂道，又尿了几下，暗道：“还好我是啤酒不能掺水。”

　　接着朝自己的尿望去一眼，暗道：“总不会掺尿吧！这颜色可差不多。”

　　末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恶心，拼命摇头不想，将家伙放回裤裆，拉好裤子走了出去。

　　“结帐！”两个声音同时响起，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便是那司机李雄的。

　　今天他喝的酒没有掺水，所以此时有些面红耳赤，连眼珠子都有些红了，可见酒量真是糟糕透了。

　　“一百六十七。”那个小姑娘甜甜的声音响起，我从口袋里面摸钱。

　　用力数了数，竟然只有一百二十块钱，差了整整快五十块。

　　“会不会算错了？”我面红耳赤问道。

　　那小女孩笑得顿时有些勉强，又重新报帐算了一遍，而且声音还很大，我顿时恨不得钻进地底下。

　　这骚娘们，故意那么大声音，分明想要我出丑。

　　她自然没有算错，算错的是刚刚点菜时候的我。那个时候偷偷摸摸看她胸部，不小心便算错了钱。

　　吃一顿饭区区一百多块钱，竟然没钱给，这脸真的是丢尽了。

　　“今天花钱厉害，没想到口袋里面就剩下一百二十块钱了，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日后我肯定经常光顾这里，下次就把缺的钱补上。”我陪着笑脸道。

　　谁知那女孩脸色一拉道：“不行？下回您会来吗？”

　　这群人眼睛尖得很，一眼就能瞧出我不是开车的，不是开车的也自然不会跑那么远的路来这里吃饭。

　　就在我无计可施间，旁边李雄一边掏钱包一边骂道：“你这小妮子怎么这么不给人脸面，这位哥们的饭钱我给了！”说罢抽了四张百元大钞递给那姑娘。

　　那女孩也不客气，伸手收过那四百块钱，嗔骂李雄一句，道：“就你大方。”

　　说罢，冷眼朝我瞥来一眼，尽是鄙夷。

　　我分外受不了这屋子里面所有人的目光，敷衍朝李雄说了一声谢谢，便匆匆走出门。

　　“真是不知道好歹，雄哥的一百多块钱，算是打水漂了。”一个小姐不忿道，接着幽怨朝李雄望来一眼道：“给他都还不如光顾人家，今天怎么都不让你走，非要留你上了我的床不可。”

　　“今天不行，今天不行。我这车货赶得不得了，片刻也不能歇。”李雄站起身，恋恋不舍地朝其中屁股最大的一个女人望去一眼，那双大手顺着屁股沟连着鼓起的阴户，重重捏了一阵，惹得那女子一阵娇嗔后，豪爽道：“这桌子我也请了。”

　　“真是个傻屌！”我在外面不屑骂道，盯着我那个液晶萤幕，发现刚刚走进疤子鱼庄后便提示任务完成，就没有新任务了，此时依旧没有新任务。

　　在路边一黑暗处坐了下来，一直盯着液晶萤幕看。

　　一会儿工夫，李雄稍稍有点蹒跚走了出来，上了车子。

　　一阵轰鸣声后，那货车便猛地窜了出去，害得我在后面吃了一阵灰。

　　“开车还喝酒，还假大方，活该出车祸撞死你。我心中暗暗诅咒着，就一直坐在一梁树下等新任务。”

　　“该不会那恶魔在耍我吧，明明是给我一百万的任务，却偏偏让我抢人家摩托车，在石板上放香蕉皮，害得人家小姑娘摔进鱼塘吞了一肚子有农药的水。现在又让我进鱼庄丢脸，是不是故意玩我的！那些恶魔专门喜欢玩人的，这些任务哪件和一百万有关啊？”我心中暗骂道。

　　“啊！”接着我一阵痛呼，只觉得胸前一阵剧痛，掀开衣服一瞧。在不远处的路灯照射下，我胸口正在飞快的腐烂，瞬间便鲜血淋漓，露出了肋骨，还有里面的五脏六腑，痛得我几乎背过气去。

　　这肯定是那恶魔的处罚，我心里骂它也知道。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痛得死去活来，连忙拼命求饶。

　　顿时，胸口止住了腐烂，伤口开始渐渐越合，两三分钟后便完好如初。

　　我吓得浑身冰凉，连想事情都不敢想。

　　“滴！”手中液晶萤幕忽然一阵响，我全身猛地一颤，连忙拿起一看。

　　顿时见到，萤幕中多了一个绿点，就在正前面不远处，当然也不近。

　　然后，萤幕又出现了倒计时。竟然只有十五分钟，我连忙折回到鱼塘边上，将摩托车骑来，朝那绿点的方向奔驰而去。

　　“不会吧！”在接近那绿点的时候，我便闻到了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远处天空还有火光。

　　拐了一个路口，顿时见到前面几十米处，两辆大货车正熊熊燃烧。

　　望着冲天的火光，我不敢往前，但是看着液晶萤幕上的倒数，又不敢不往前。

　　我咬了咬牙，骑着摩托车冲了上去。

　　万幸，绿色的点不在正在燃烧的货车上，否则我的任务只怕是完不成了，那大火非烧死人不可。

　　不过绿点距离大火也不远，我靠近的时候，只觉得眉毛都要被烧焦时，终于到了那个绿点。

　　由于我是盯着液晶萤幕走路的，只要小心别撞进火堆里，便也没怎么看路。

　　代表自己的黄色小箭头和那绿点重合的时候，我只觉得脚下一跟跆，原来踩在一东西上，差点摔倒，不由得低头一看。

　　“啊！啊！”头皮一阵发麻，我发出惊恐的大叫。

　　地上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脑袋被一根钢筋穿过后脑从一眼睛插出。

　　一脸扭曲，眼珠爆出，死不瞑目，正是之前帮我结帐的李雄。

　　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死在车里，而是死在距离车有五六米距离的路上，死的时候还保持拼命爬的姿势。

　　想来货车发生车祸的时候他并没有死，拼命地爬出来想要逃出，此时油箱被烧爆炸，一根钢筋激射而出，刺穿了他的脑袋。

　　远处，一阵警笛响起。我双腿发软，呆立不动。

　　接着，飞快朝旁边的树林窜去。

　　在恐惧中，我度过了无眠的一夜。

　　次日一早，液晶显示屏便吵醒了迷糊中的我。

　　上面又出现了一个绿点，距离我这里很远，可能有一百多公里。而任务完成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我骑上摩托车，飞快朝绿色的点赶去。

　　在我身后，出事的国道路段此时已经清理完毕，李雄的尸体想必已经在太平间。

　　一个多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不大的县城。那个绿点还不在县城里面，而是在靠近郊区的地方。

　　站在一个社区的门口，这显然是一个新社区，里面的房子都是新的，不知道恶魔让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是小县城，所以一般社区并没有保安看门，我很顺利便走了进去。

　　朝着绿点所在的方向走去，走进了三号楼。

　　接下来，我纳闷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绿色的点到底是在一楼，还是在二楼或者是其他层，因为这幢楼足足有七层。

　　而且这个点很显然是在人家房屋里面，难不成要每一层都敲门进去查，这样不被警察抓起来才怪。

　　就在此时，社区外面走来了几个人，中间一个年轻的少妇被几个人拥着，哭得凄惨地走了进来。

　　我做贼心虚，连忙找到了一个角落藏了起来。

　　只听到哭声越来越清晰，那个女人哭得实在凄切，彷佛死了男人一般。

　　“儿媳啊，放心吧！大雄不在了，以后我就是你亲娘，以后爹娘死死护着你啊！”这个说话的老太太虽然哭声没有那么大，但是听来却是更加地断肠。

　　大雄？我稍稍一呆，莫非这个少妇便是那个司机李雄的妻子？而这个老太太便是李雄的亲娘。

　　我心中微微一搐，连忙拼命摇头，将这些念头甩了出去。

　　“火化了好，一了百了！”老太太的声音已经嘶哑得如同一滩死水，接着又多了几分怜悯道：“儿媳啊，这几日娘就不回去了，娘陪着你过啊！”

　　“不用娘，我就要一个人过！我听说人死了之后，如果心有牵挂就会回魂看他所牵挂的人，这几日我就要一个人待在家里，我看他到底会不会来！”说罢，少妇又是悲痛又是委屈地大哭起来，好像那个李雄不怎么对得起她的感觉。

　　不过也确实是，李雄开车在外，拈花惹草得厉害。

　　不过这个少妇声音娇媚，就算凄切的哭，也带着勾人的味道，我倒是真想探出头去看清楚她的容貌。

　　几人一直走到了楼下，少妇道：“娘，你们回去吧！我想回去躺在床上去睡觉，我什么也不想去做，什么也不想去想！公公还在病床上，您去照顾他吧！”

　　“你叫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人待在家里哦！”那老太太说着又哭出声音。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坚持与推辞后，老太太一行人终于离开了这个社区。

　　接着，少妇又哭哭啼啼上了楼。

　　上面液晶萤幕上的这个点，只怕便是眼前这个少妇了，我远远地跟在后面。

　　望着少妇走上楼梯的背影，细腰圆臀的，摇曳生姿，实在有些风情。

　　她住在二楼。

　　等着她进门后，我本来想贴着门听里面动静，但是那样太容易被发现了。虽然此时大多人都去上班了，可是万一跑出来一个人，见到我正在这里贴门缝，只怕立刻便报警抓我。

　　于是，我绕到房子后面，趁着没什么人注意，还有那些绿化树的遮掩下，爬上了那个少妇家的后阳台。

　　轻轻推开阳台的门，果然没有锁。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浴室里面沙沙的洗澡声。

　　那个少妇刚刚从火葬场出来，跑去洗澡了。

　　我本来想钻到床底下，但是床压根就没有床底，是实心的。

　　无奈，只有飞快找了一个大衣柜，钻了进去，而且是挑放冬衣的那个大衣柜。

　　因为少妇正在洗澡，只怕一会儿要来衣柜里面找衣衫。

　　果然一会儿后，少妇便从浴室里面出来了，竟然还一边哼着小曲。

　　我心中一阵惊讶：她刚刚死了丈夫，怎么就哼小曲了？刚刚还在下面哭得要死不能活的。

　　可惜，我将大衣柜的门关得有些紧，所以看不见她此时的情景。

　　不过一个身材很好的少妇从浴室里面出来，轻轻披着一条大毛巾，一边走路一边擦头发，走路间，大腿间春光尽现，怎么想怎么过瘾。

　　她歌唱天赋显然一般，一首曲子刚刚哼到一半就走调了，她自己便也不哼了，又换了一首曲子哼。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男人帐……”听着她用稍稍沙哑的声音唱着变了歌词的东北小曲，我下身不由得涌起一阵邪火。

　　“唉！”那个骚女人躺在了床上，彷佛让自己躺得最舒服，然后风情万种地叹了一口气道：“李雄啊，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

　　“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接着，她又说了一遍，说得有些凄婉。

　　“难道这娘们对李雄是有感情的，刚刚唱小曲，只是因为精神刺激过度？”我不田得暗暗懊疑。

　　“我都还没有计画周详该怎么让你去死，你怎么就死了呢？”接着，这个骚女人的话，顿时让我毛骨悚然。

　　不过，我好像有种本能，觉得这个女人接下来的话会很让人吃惊。所以我无声无息地按下了手机录音键。

　　“我本来想在你车上动手脚，谁知道你对车子比女人还要熟悉，稍稍有点动静就知道哪里的毛病，都能修好了！”女人接着又自言自语道：“本来想在你的饭菜里面下毒，但是这样的投毒案太简单了，你被毒死了，第一个查的就是我。那到时候，那三三百万人寿保险赔偿金也到不了我手上。所以我是左思右想，右思左想，怎么能够让你死掉，却不会有人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得到了三百万呢！”

　　我顿时连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我终于知道，这个一百万任务，是找谁去领了！就是眼前这个骚娘们。

　　我知道她想要暗害自己丈夫去得到了三百万的秘密后，就利用这个秘密威胁她。她领到了三百万后，我便敲诈她一百万。

　　而且，我手头还有录音做证据。我要她一百万，她不可能不答应。否则，只要我撕破脸皮，她便一分也得不到。

　　此时的我，心中真是一阵狂喜。

　　原来，这个恶魔真的是万能的，真的是可以帮助实现我的愿望。

　　不过他帮我完成愿望的方式，和想像中完全不一样。

　　它让我去制造一场意外！在鱼塘的青石板上放香蕉皮，这样那个小女孩就会摔进鱼塘。

　　小女孩摔进鱼塘，这样她的父亲疤子就必须带她去医院，不能去管自己的鱼庄，于是，只有让一个比较厚道的手下去管鱼庄。

　　鱼庄的酒都是掺了水的，这个厚道的手下看不过，不许服务员掺水。

　　李雄每次都喝二两半掺水的酒，所以头脑有点晕，却不醉。

　　那天喝了没有掺水的二两半酒后，醉了，晕得很。然后开上大货车，出车祸，死了！

　　这样，李雄妻子的三百万到手了，而我的一百万也到手了。

　　不是抢劫，不是偷窃！是很安全到手的一百万！整个过程，我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我一阵狂喜后，却是一种虚脱的害怕，怕这个恶魔的恐怖。

　　在随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制造一个很小的意外，便改变了所有的事情，达到了所有的目的。

　　一个香蕉皮，就帮助我得到了一百万。当然，还有一条人命，或许不止一条！

　　就这样，我脑子里面乱哄哄，极其兴奋，极其害怕，极其冰冷地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第六章 儿时的诱惑

　　猛然间眼前一亮，面前顿时站着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她打开了大衣柜的门，正要找衣服穿。

　　很白的皮肤，微胖，丰腴。很大的胸，很大的屁股，极媚的大眼睛，一张清纯如同女孩婉君（指的是《婉君》这部电视剧里面，金铭小时候演的那个女孩）的小嘴，与那妖媚的眼很不相称。

　　我本以为她会立刻大声呼叫，那样就麻烦了；将四周邻居引来的话，就没有我的活路了。

　　谁知道她并不是大声喊，而是立刻转身就跑，剩下呆立在大衣柜里面的我。

　　接着，她很侠就回到了我的脆前。不过手中多了一把锋利的菜刀，飞快朝我扑来，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朝我脑袋上劈来。

　　“妈的，最毒妇人心，这心也太毒了！”我心中一寒，想着这会该叫的人是我了。

　　她劈来的势头太猛了，是直接要将我致于死地的，我根本不敢贸然去抓住她的手夺她的刀，只能立刻将大衣柜门关上。

　　“砰！”整个大衣柜一震，那把菜刀狠狠劈在了衣柜门上。

　　砍入极深，若是脑袋被砍实，只怕便死了。

　　“吾命休矣！”我背后一身冷汗，惊恐不已；没想到这一百万还没到手，就先死翘翘了。

　　一个女人杀人不眨眼，手里拿着菜刀乱劈，迟早死在她手里。

　　“嗯！”忽然，我发现女人正在用力地呻吟。

　　立刻明白，她刚才这一刀砍得太狠了，砍入大衣柜门太深，一下子竟然拔不出来。

　　此时不踢，更待何时。

　　对着大衣柜门，猛地踢去。

　　“啊！”那女人一阵凄呼，被大衣柜门狠狠撞到在地上。

　　我趁势冲了出去，一把抓住她的双手，将她死死按在地上。

　　这个女人拼命挣扎，也不出声，就是死了命地挣扎。

　　这个女人挣扎的时候，力气竟然那么大。

　　怎么也扭不住她的双手，眼看就要被她挣脱出去。

　　我无奈，一把将大衣柜门上的刀拽下，对准了她的脖子。

　　她立刻安静了下来，暂时地安静了下来，只是那双极媚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我将刀子往她的脖子压了压，本来只是想稍稍威胁一下她，却没有想到由于过度紧张，竟然将她粉腻的脖子切开了一个小口，顿时血便流了出来。

　　那女人痛得眉头一皱，却也不是非常害怕，反而挑衅地朝我望来一眼道：“你想要多少？五十万？一百万？”

　　这个女人不简单，我还没有开口，她竟然自己说了出来，虫得我气势竟然弱了许多。

　　本来想要开口说一百万，可是话到了嘴里，立刻止住。

　　奶奶的，这个女人可是不费什么事情就得到了三百多万，我只要一百万也太吃亏了。

　　“我要一半！”我咬牙道：“得不到的话，就鱼死网破，你也休相得到一分钱。”

　　“没问题！”女人一声冷笑，接着朝我说道：“现在距离拿到钱至少还有个把月时间，难道你就准备这么用刀压着我的脖子吗？”

　　顿时，我又为难起来。

　　是啊，保险公司那几百万赔偿金，几天内是拿不到手的。

　　那么这段时间内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不天天看着这娘们，说不定她拿到钱后，便偷偷跑了。

　　如果要天天看着，那就要住在这家里面。这个娘们这么歹毒，说不定那天不小心就被她杀了。

　　这个女人厉害得很，跟她在一起，简直防不胜防。

　　但是假如不天天看着她，只怕一不小心，就被她给逃了。

　　“你儿子，或者女儿呢？”我四处看了看，开口问道。

　　要将她儿女带走作为人质，就不怕她不给钱了。她就算再歹毒，总不能不管自己儿女的死活。

　　“我哪有儿子女儿，就算不小心有了，我也会做掉。”女人冷笑道，目中有着无限的恨意。

　　“是不是无法决定？想要在这里时时看着我，又怕我将你暗害了。若不看着我，又怕我跑了。”女人朝我笑了笑，说道。

　　“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晚上什么时候欲念来了，就自己爬我床上来。”女人朝我勃起的下身望来一眼，目光并不挑逗，也不妩媚，却非常直接赤裸，笑道：“在拿到钱之前，你随时可以跟我上床。”

　　我呼吸顿时粗重起来，但是她越是这么说，我反而越是不敢碰她；此时在我眼中，她就像一只浑身都是毒的蝎子一般。

　　不小心碰到了，随时都可能丧命。

　　“我真应该在等到她拿到钱之后，再与她接触的。这样就不用经历拿到钱之前这段难熬的日子了。”我心中无限懊恼，若是刚才不躲在大衣柜里面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横生这么多枝节来的。

　　“你要提防我害你也很简单，只要将家里所有的凶器全部扔掉。这样一来，在白天时候，我一个弱女子肯定打不过你。你要提防的，就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女人手里抱着衣服说道：“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绳子将我绑起来，等白天了再将我解开。”

　　就这样，女人浑身都被绳子紧紧绑着，从头到脚绑得跟粽子一样，她不要说想解开，就算想稍稍动弹一下，也不大可能了。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又用绳子将她和沙发绑在一起。

　　晚上，她就绑坐在沙发上，我躺在她的床上。

　　将她绑好之后，塞住了嘴巴。我去了她家的浴缸，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

　　洗完后，我发现没有换洗的衣衫了。李雄那个死鬼的衣服，我是不穿的，太晦气了。

　　所以没法子，我只能找来这个女人的衣衫穿，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她的床上，翻出来一些吃的东西，当作我的晚餐。

　　为了表现得自己很轻松，我还将电视也打开了，不过却什么也看不进去，心里依旧乱如麻。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女人被绑着也不挣扎，睁着双眼，始终非常安静，也不怎么害怕。

　　身上依旧没有穿上衣衫，只是披着一条浴巾。此时全身被绳子紧紧绑着，一身肉被勒得鼓起，胸部和腰臀更加凸显。

　　这个女人皮肤真的是很白很腻，长长的头发有一些卷，只是现在嘴里被塞着布条，脸有些变形外。

　　那么白的皮肤，那么大的眼睛，看起来实在很具诱惑力，很性感。

　　尤其，她还是一个那么丰满的女人，就连腰部也显得非常丰腴有肉感。

　　我没有看电视，就这么一直看着她。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县城，竟然能出这么美的女人。

　　被一个非法闯入家中的男人这么盯着，女人也不怎么慌乱不安，反而与我对视。

　　渐渐地，我呼吸粗重了起来；这个女人真是要命，我移开了目光。

　　等到再看她的时候，发现她嘴角有一些湿漉漉的，看清楚后，是口水往外流。

　　这么被布条塞住嘴巴，口水是止不住的。

　　我想了想，便起床走过去，将她嘴里的布条扯出来。

　　顿时，晶莹的口水从嘴角溢出，她立刻闭上小巧的嘴巴。但是那些口水还是沿着脖子流了下来。

　　她难受地扭了扭身子。

　　我走到浴室拿来一条毛巾，将她嘴角擦拭干净了，又重新躺到床上。

　　过一会儿，发现她身子有些抖。这才想起来，现在夜里天气有些凉了，她没有穿衣服被绑在沙发上，肯定冻得发抖。

　　拿过一条毛毯，披在她身上。虽然我不想讨好她，但是拿到钱之前，我还是不怎么希望与她发生不愉快，否则女人一疯狂起来，就会失去理智，宁愿自己不要那笔钱，也让我得不到。

　　在昏暗的灯光下，累了一天的我，眼神开始渐渐迷离，却又不放心睡着，拼命睁着眼睛，小又忍不住困意。

　　“楚郁，你这几年都干嘛呢？”女人忽然开口说话，让我躺在床上的身子如同皮筋一般猛地弹起，瞬间僵硬。

　　接着，我立刻想要马上冲出去，跑得远远的。

　　不过，很快又重新躺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平复下无比激荡的心情，结巴问道：“你，你刚才叫我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女人自嘲笑笑，朝我说道：“在你拿刀压着我的脖子的时候，我就将你认出来。你到现在都没有认出我来吗？”

　　我不由得仔细看她的脸，拼命回忆着脑海中的面孔。

　　皮肤尤其白！有点胖！眼睛很大！嘴巴很小！

　　符合这些特点的是谁呢？

　　李慧君！

　　一张女孩的面孔飞快印入脑子，附带的还有她的名字——我初一的同班同学李慧君，接着那些被尘封的记忆汹涌而出。

　　我读初一的时候，还只有十二岁，其他同学也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而李慧君因为什么病休学了几年，当时读初一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她足足比同班的那些女生大了三岁，十六岁的女孩已经发育得比较完好了。挺拔的胸部和浑圆的屁股，都让李慧君相当惹眼，使得班上其他女生如同刚刚长出来的柿子，青涩得不得了。

　　更何况，我读的初级中学，还是一所乡村中学，男女都还很青涩。

　　所以，那个时候的李慧君吸引了全班几乎所有的男生。我和我的那些同学，整天上课都在偷偷看她。那些比较早熟的男生，天天给她写情书，给她送东西。

　　那个时候的李慧君，真是搅得好几个班不得安宁。

　　记得与我同寝室的李俊，用他爸的傻瓜相机偷偷给李慧君照了一张相后，偷偷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对着照片手淫。

　　过了一些日子后，整个寝室人都学会了对着她的照片手淫，包括我在内。

　　其实不但我们，就连我们刚来的那个年轻的体育老师，都在体育课的时候对她动手动脚。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体育课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次盯着她俯下身体时候，露出来那白腻的乳沟。

　　所以，那个时候李慧君还有一个外号，叫狐狸精。

　　这个外号还是我后桌周珍珍取的，然后在班上其他女生对李慧君强烈的妒忌心下，就叫开来了。

　　李慧君为什么有这个外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李慧君读书并不怎么勤奋，有些贪睡，所以经常迟到。有一天她起来得很晚，老心都开始讲课了，她才匆忙跑进教室。头发有一点点乱，还是睡眼朦胧的样子。

　　而那个时候，正好电视正在热播《西游记》其中有一段是一个国王上山打猎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妖精，也是睡觉刚起，睡眼朦胧的媚样勾走了国王的魂。

　　那些女生见到李慧君睡眼朦胧时散发出来的风情，便叫她狐狸精了。

　　李慧君还真有狐狸精味道。

　　初一的时候，我们乡村中学还没有班花这个名词。只不过在所有男生的心中，李慧君是公认的第一美女。

　　一直以来，我的理想便是，等我发达了，便将我记忆中所有的美女全部上掉。无论我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无论是我可望不可及的，无论是让我自卑的，或者是让我拼命意淫的。

　　而李慧君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她是我意淫的第一个女人。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借着拥挤顶她的屁股，也不止一次地想要趁着她上厕所的时候，爬上墙去偷窥。

　　甚至最疯狂的一次是，夏天的我浑身躁热；正处于对异性身体无比狂热的我，无比躁动地想趁黑偷偷摸到女生寝室，去摸李慧君的胸部和屁股，去看她阴户的样子。

　　甚至，我还走出了寝室，蹑手蹑脚做贼一样，走到了女生宿舍前面几十米。

　　最终还是因为胆小，没有真正摸进女生宿舍，我胆子一向就不大的。

　　因为李慧君这个名字，使得我一下子陷入了回忆中不可自拔。

　　其实，跟李慧君做了一年的同学，我没有和她说过几句话，因为她时时刻刻都被许多在当时看来比较潇洒帅气的男生包围，而我那个时候又矮又黑，如同一粒土豆。

　　却没有想到，我再次和李慧君见面，却是在这么一种倩景下。

　　按照我的想法，我应该是穿着世界名牌的衣服，带着金表，开着名车，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她们的面前，让她们觉得当初她们不找我绝对是损失。

　　但是今天这种的见面方式，不得不说，非常龌龊、非常猥琐。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里面做广告企划。”我比较含糊地说了出来。

　　这种说法比较笼统，换成谦虚的人，说不定在国际大公司里面做了总监。换爱吹牛的人嘴里，说不定就是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最低级的职员。反正广告企划这种词语，非常的万精油。

　　李慧君淡淡地笑了笑，便再也没有说话。

　　这个世界看来真的是很小，又或者是那个恶魔无所不知，从这个一百万任务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我的理想。

　　我那个无比伟大的理想，就是将我记忆中，遇过的所有美女，全部上了。

　　“我中学没有念完就不念了，后来被我老爹逼着嫁给了那个短命的王八蛋。”李慧君淡淡说道，目中闪过一丝黯然。

　　“他对你不好吗？”我不由得想起来，很多粗鄙的男人总是喜欢殴打自己的老婆，施行家庭暴力。

　　“他坏了我的梦。”李慧君的声音变得伤感起来，道：“我小时候因为治病在医院里面待了好多年，所以去上学的时候比你们已经大了好几岁。不过那个时候我成绩不差了，我本以为我会上高中上大学，出来后成为社会的上流人。可李雄那王八蛋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盯上了我，为了得到我，就拉着我那不成器的爸爸去赌博，输了便借钱给他，还帮他借高利贷。最后那群流氓找上门来剁了我爸爸的手指头，还要强奸我。李雄答应给钱救我们全家，但是我要立刻离开学校嫁给他，就这样我就成为一个粗鄙开车司机的妻子。”

　　听着她的话，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李雄这样做，其实挺对我胃口的。若是换成我想要让李慧君这样的大美女做我的女人，我差不多也会用类似的法子。

　　不过也正是李雄用的法子和我手段差不多，使得我越发厌恶他，越发觉得他死得活该。

　　“其实，未必读了大学就可以成为上流人的，要成为上流人需要很多的钱，或者很大的权力。”我正色说道。按照我的理解，要成为一个上流人，至少需要有一亿美金以上。

　　李慧君摇了摇头，目中的光芒变得黯淡下来，低声自语道：“你不知道的，你不了解的。有些人再有钱，也会被人瞧不起。别人说那些话，你也接不上，别人说的话也听不懂……”

　　接着，李慧君好像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就这样，我躺在床上，李慧君坐在椅子上睡着。

　　半夜，我给李慧君盖了一条毯子，然后我给她松了绑，不然绳子勒了一晚，全身不畅通，也会出毛病的。

　　接着，我又重新躺在床上，过了十几分钟后便打起呼噜。

　　当然，我并没有睡着。我只是想要试试看，假如我给李慧君机会，帮她松绑了，然后我又装作睡着了，她会不会趁机来杀我。

　　毕竟只要我活着，对她永远都是威胁，而且会分走她一半的钱。

　　不过，命运弄人，我们却又是同学，使得两个人的关系顿时尴尬起来，彷佛稍稍靠近一步，就会变成非常亲密的朋友。若是稍稍疏远一些，为了利益便直接要了对方的性命。

　　半夜中，我打着呼噜，轻轻眯着眼睛。

　　李慧君没有偷偷摸摸过来杀我，反而是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睡熟了，甚至睡得很安稳甜美，一点都不似我这么忐忑。

　　或许，我真的是一个小人，远不如李慧君来得坦荡。

　　第二天早上我便问李慧君，为什么她会如此安心的睡，难道不担心我对她不利吗？

　　“怎么个不利？是杀了我？还是趁机强奸我？”李慧君瞪大那双美丽的眼睛笑道：“杀了我，钱就分不到了。趁机强奸我？我又不是冰清玉洁的小姑娘，那么在乎这身皮肉做什么？”

　　接着李慧君又多添了一句，笑道：“其实上一百万和一百五十万差别不是很大。三百万能做的事情，一百五十万也能做。一百五十万做不到的事倩，三百万也做不了。”

　　是啊！从某种程度说，一百五十万和三百万是没有差别的。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一百五十万放在银行里面，在稍稍小的城市，专门吃利息也可以舒服地活一辈子……若是想要做大事，买超级名车、住豪宅，三百万连个屁都不够。

　　李慧君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话我自然明白，既然三百万和一百五十万差不多，她断然不会为了这中间的差别，冒险与我拼命，那个时候反而可能鱼死网破，什么也得不到。

　　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非常懂得形势。

　　“在得到那笔钱之前，我们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为了这笔利益，我们要一起努力。”李慧君笑着补充道：“等得到那笔钱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我们的同学关系了。”

　　我从床上起来，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衣衫可以穿的。

　　“我下去买一些早餐，顺便给你买一身衣衫。”李慧君漫不经心道，却让我陷入为难。

　　我对她的戒心是淡了不少，但是并不代表我已经信任她了。这次她出门的话，若是一走了之，我该怎么办？甚至她再发狠，偷偷带着几个流氓过来杀了我？又该怎么办？

　　季慧君从椅子上起来伸了伸懒腰，看来在椅子上睡了一夜，实在不怎么舒服。

　　一个丰满的女人，伸懒腰的时候身材真是要命，那胸部鼓得让人恨不得将整个脑袋都埋进去。

　　早起的我，晨勃得厉害。若李慧君不是我同学，只是一般的人质，或许我早冲上强奸她了。

　　接着，李慧君竟然将身上的浴袍脱了下来，露出光溜溜白腻腻的裸体。

　　“吁！”我胯间猛地撑起更多，甚至扯得阴囊一阵痛。

　　奶奶的，这女人真丰满，全身真的跟白馒头一般，腰虽然不是非常细，但是那配上硕大的臀胸，那略显丰腴的腰真是显得无比狂野。

　　她好像并不是故意引诱我，而是非常自然脱光了衣服。不过双腿闭得紧紧，也没有弯腰獗臀的动作，甚至圆满的双臀也夹得紧紧，让我看不清楚阴部的那道缝隙。

　　在我犹豫是否禽兽大发的时候，她已经穿上了衣衫，声音放轻柔了许多道：“距离拿到钱还有很长时间，你不可能总这么一步不离守着我的。这些天我们要吃饭，至找要去保险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才能拿到钱。你可以远远盯着我，但是总不能绑着我的。且不说你信任不信任我的问题，你只需知道一点：我也想要得到那笔钱，不会在没有拿到钱的就逃走。这样好了，我每次出去只要三个小时没有回来，你便拿着那些录音去报警好了。”

　　“是啊！我可以绑住她一天，两天。但是三天，四天呢？我们总不能一直不吃饭吧？总不能我去买菜买饭，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女人家里进进出出，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才怪。况且，去保险公司领钱，终究是要李慧君去的。”我心中一直想着，又看了看自己几乎裸体的身体，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好吧！你出去吧，两个小时内回来吧！”我淡淡说道。

　　“放心！”李慧君走去浴室刷牙洗脸，然后问道：“你要面条还是包子？”

　　“随便！”我回答道。

　　“恩！”李慧君走到门口，从鞋柜里面拿出一双靴子，弯下腰换鞋。

　　顿时，硕大的圆臀在短裙里面撑得紧绷，几乎要裂开。

　　“要是有人敲门，绝对不要理会！装着里面没人，知道吗？”

　　第七章 致命危机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心里充满了不安。

　　之前对李慧君的信任此时在等待中流逝得一干二净。

　　“万一，她真的叫了几个小流氓过来，将我杀了灭口该怎么办？”这个念头反覆在我心中想着，使得我一开始还勃发的性欲顿时消靡了下去。

　　“虽然她是我同学，可是在金钱面前，亲兄弟都可以背叛，何况是同学而已。”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胡乱找了一些衣衫穿了。然后从柜子里面找出几条床单扎好了绑在窗户上，然后自己便躲在阳台上靠近窗户的一组柜子后面。

　　假如，李慧君真的带了人要杀我灭口，我自知不敌，绝不恋战，扯着床单马上从窗户跳下去。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过去了，外面传来开门的声音，我立刻屏住呼吸，两只耳朵紧紧竖起。

　　还好，只听到她一个人的脚步声，而且将房门打开后，又立刻关上了，想必应该没有带人过来。

　　李慧君并没有直接走进房间，而是去了厨房，然后便是一阵碗筷声音。

　　都摆置好了之后，李慧君才走进房间一边走一边笑道：“等急了吧！这附近的人叫能认得我，所以我给你买衣服跑远了一些，耽误了些时候！”

　　接着，李慧君发现床上的我已经不见了，面色轻轻一变，声音也变得焦急起来，叫道：“楚郁？楚郁？”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而是透过窗户的缝隙看着她，看着她焦急的表情、黯然的失落后，我才从阳台里面走出来，朝她笑了笑道：“回来啦！”

　　她显然有些不高兴，随手将买来的衣衫朝床上一丢，道：“这是你的衣服，换好。过来吃早餐吧！”

　　嘿嘿！我心中冷笑一声，光明磊落的君子做起来是够爽，人家夸你多性情多了得，可是死起来也很爽。

　　我一边穿衣衫一边心中数落着，走出了房问，便要朝饭桌上走去。

　　“先去洗脸刷牙吧！”李慧君将一袋豆浆倒进碗里面，一边说道。

　　我走进浴室，顿时看到一支还未开封的牙刷，还有一条崭新的毛巾，不由微微的错愕；见鬼的，心里竟然有那么一丝温暖上来。

　　猛地甩甩头，用清水砸脸，使得自己清醒一些，然后刷好了牙齿，洗好了脸。

　　我好像长得还不错，虽然发育得比较晚，近两年才成熟。望着镜子中的我，心中暗暗这么想着。

　　李慧君给我买的衣服还不错，挺有料子的，还算合身。

　　“你是吃豆浆或面条？我还买了油条和包子。”李慧君已经端着一碗豆浆便要喝了。

　　我不是北方人，不喜欢吃面食，便拿起面前的那碗豆浆。

　　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吃好，已经饿得不行了。其实饿也还好忍，关键是渴，刚刚刷牙的时候，我都渴得差点将牙缸里的水喝进肚子了。

　　此时闻到香喷喷的豆浆，如同在沙漠里面走了好几天看到甘甜的清水，已经忍不住要一口喝完了。

　　但是心中忽然一动，朝李慧君笑笑道：“我和你换一碗。”

　　李慧君眉毛一颤，用力咬了咬嘴巴，没有说话，立刻用力将我面前的豆浆端了过去，将自己的豆浆重重放在我的面前来表达她的不满。

　　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很在意我自己小命的。万一李慧君在我豆浆里面放了毒药该怎么办？

　　一端起豆浆要喝，忽然心中又是一动，将豆浆递到李慧君面前道：“你先喝一口！”

　　此时，李慧君已经是小嘴在颤抖了。

　　我虽然心中有些愧疚，但是依旧坚持。万一，李慧君看准了我会换豆浆，所以在现在这碗豆浆下毒，那该怎么办？

　　李慧君那双很大的眼睛盯着我，然后接过我的那碗豆浆，用力地、狠狠地喝了一口，然后猛地吞了进去。

　　因为太过于激动，还呛了一口，使劲咳嗽。

　　“对不起！”我脸上一红，将那碗豆浆重新端过来，便要一口喝下。

　　中慧君那双美丽的眼睛依旧盯着我，嘴微微一颤道：“不想喝，就不要喝了！”

　　好像，这说话的口气，并不是赌气。

　　我真的很贱，换成我是李慧君，也会看不起自己的。

　　我很窝囊地将豆浆一口喝下，甚至连豆浆是什么味道也没有细细去尝。

　　此时，李慧君反而低下头，轻轻撕着手里的那个大白馒头往嘴里送。

　　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馒头，用力地啃，还开玩笑说：“我就喜欢吃你吃过的东西。”

　　这是一句近似调戏的言语了，李慧君抬头勉强地朝我笑了笑。

　　“你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忽然，李慧君问道。

　　我微微一愕，接着笑道：“一自然是出人头地，有数不清的钱，无尽的权势。”

　　“哦！”李慧君淡淡应了一声，不过好像并没有为我极其远大的理想所触动。

　　“那近期的愿望呢？稍稍小一些的愿望呢？”李慧君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认真。

　　我用力想了想，本来想说和你上床，和其他班花上床，和遇过所有的校花、印象中所有的美女上床。

　　但是眼前就是我要上床的对象，自然不能这么说。

　　“眼前，那就是给我一幢还可以的房子，一辆还不错的车子，然后有些存款，可以吃穿不愁。”我说道，这也差不多是实话。

　　“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吗？”李慧君忽然说道。

　　我心中一凛，冷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吗？”李慧君再次说道。

　　“啊！”我忽然肚子一阵剧痛，四肢一阵抽搐，直接摔倒在地。

　　半慧君飞快退后，手里迅速握了一把菜刀。

　　“豆浆中有毒？”我眼前一黑，浑身冰凉，腹如刀割，喉咙嘶哑，全身无力。

　　“恩！”李慧君点了点头。

　　“不可能，不可能！”我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真的死不瞑目，明明跟她换了一碗豆浆，而且她已经喝了一口了。若是豆浆中有毒，她为什么没中毒？

　　当然，什么她事先喝过解药这种鬼话都是小说里面编造的，这种迅发的毒药，压根就没有解药，中毒后只有立刻去洗胃。

　　李慧君好像知道我心里想要说的什么，嘴唇一咬，低声说道：“毒药不是放在豆浆里面，而是抹在碗沿上。豆浆只倒了半碗多，平放着就构不着毒药。我喝的时候，是对着没有毒药的碗沿。你在我对面，嘴巴自然对着有毒的碗沿。就算没有完全对着也不要紧，你把豆浆往嘴里面倒，豆浆自然会漫过碗沿，沾上了毒药。”

　　好狡猾的女人，好厉害的女人，好狠毒的女人！

　　我本来应该想到的，她昨天拿着刀子毫不犹豫刺过来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的。

　　没想到，我被她的言语及举动所欺骗，竟然信任了她！当然，也不能说信任了她，但是终究着了她的道了。

　　不过，李慧君并没有太多胜利的喜悦。手里拿着菜刀，也没有上来将我分尸的势头。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吗？”李慧君再次问我。

　　“是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倩吗？”几乎已经失去知觉的我，不由得问自己。

　　我身无一物？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

　　我那个女朋友跑了，也自然没有什么牵挂的了。

　　或许，我还真的没什么可以牵挂的了。

　　我缓缓眯上眼睛，口气淡淡，可有可无道：“假如方便的话，给我那两个老不死拿一些钱过去。也不用太多，几万块就够了！”

　　几万块，两个老头老太太，省着花应该够活到进棺材了。

　　我自嘲笑道。

　　而李慧君，竟然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这么盯着我，看着我生机逐渐地流逝。

　　“砰！砰！砰！”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刹那间撕裂了里面可怕的安静。

　　李慧君面容猛地一冷，竖起了耳朵，并没有理会。

　　装着里面没有人在是唯一的法子，若是别人进来发现这里有一个死人，那李慧君也没有活路了。

　　“小君君，小骚货，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是你徐哥哥啊，快让我进来啊。你那短命老公死了，我正好来安慰安慰你啊！”外面男人的声音充满了欲望，很淫荡，很得意。

　　李慧君依旧没有作声，只是竖起了耳朵。

　　“不要装了，你刚刚买油条和豆浆回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我远远跟在后面了。不过害怕别人看到，一直等到这楼里所有的人都上班去了，才过来的。”外面男人尖笑了几声。

　　李慧君知道这会儿装不下去了，面色一冷道：“徐老板，请你自重。我虽然刚刚儿了丈夫，却也不是一个少不得男人的浪货。你赶紧走，我就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然我大叫一声，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哟！我的小君君生气了。”外面男人的声音变得越发淫贱起来道：“我这次来啊，不但是要安慰你那久旷的身体，还要帮你规划那三百多万块钱。”

　　李慧君面色一变，低声道：“徐老板说的什么意思，我听不大明白。”

　　“我的宝贝小骚货，不用揣着明白当糊涂了。”外面那男人道：“你前段时间时时来我修车铺打听刹车啊，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啊？发生了怎么样的故障才会死人啊等等的。接着又鼓吹你那死鬼丈夫投了几百万的人身保险，再来你丈夫就死了。这里面的花招，若不是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另外一个娘们这么干，我还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啊！”

　　李慧君面色顿时变得发青，老实说虽然她打听过这些事情。但也只是打听打听而已，她并不准备用这种方式杀死李雄。因为这样很容易从车上发现故障，接着就会怀疑到李慧君头上，这样危险的计画她是不会做的。

　　而此时李雄这个王八蛋竟然自己喝醉酒发生车祸死了，虽然并不是她杀的，但是外面那个男人假如真的将这些话宣扬出去的话，警察想必也会很乐意抓李慧君归案为保险公司省下那几百万块钱的。

　　甚至在李雄死的当天，警察就找她谈话了，若不是她装得像，还有她婆婆护着，警察说不定已经开始调查她了。

　　“既然我的小君君不开门，那我只好去一趟警察局了，向警察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可是我们市民应尽的义务。”说罢，那个男人假惺惺地便要往外走。

　　李慧君并没有立刻留住他，而是用那双很大的眼睛死死盯着找，目光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然后缓缓地举起了菜刀。

　　我自然明白她的意思，若是要放那个人进来，就留不得我了。只有杀了我然后将我藏起来，才不会被外面的那个男人发现，否则我轻轻碰一样东西，或者叫上一声就会让那个男人发现这屋子里面还有一个垂死的男人——一个被李慧君害死的男人——这会给她带来非常大的麻烦。至少又让那个男人多了一个把柄，可以让那个男人更好地控制李慧君。这个把柄可是杀人罪，足够让李慧君掉脑袋的了。

　　李慧君拿着菜刀对我缓缓走近，美丽的面孔绷得紧紧的。她走到我的跟前蹲下，将菜刀对准我的脖子。

　　此时只要轻轻一划，我便死了，只有死人不会出声。

　　我浑身冰凉，没有丝毫力气，也没什么知觉，可是依旧可以感觉到那菜刀的冰冷和锋利，还有深深的恐担。

　　不过，李慧君的目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然后将菜刀放在一边，将我扶起，塞进房间里面的那个大衣柜里面，就是我昨天晚上躲的那个大衣柜。

　　接着，她直接走过去开门，看着外面那个男人淫贱的嘻皮笑脸，就这么依靠在门上瞪着他。

　　那个男人笑着走进了屋子，然后大剌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不过很快又站了起来，直接走进了房间，坐在床上。

　　“你想要什么？说！”李慧君开门见山道。

　　那个男人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起来，道：“先别说这么见外的话，让我先亲亲。天哪，这个脸蛋、这个嘴巴、这个眼睛、这个屁股、这个奶子。我每天晚上干我老婆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把她当成了你。或者索性在脑子里面把你扒得干净，然后一面搓着我那玩意。那样比干我老婆还带劲，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算你没有害死李雄，我也会弄死他将你夺过来。宝贝快来快来，张开大腿，让我看看你的屄，让我看一你的屁股，和我脑子里面的一样不一样，快、快……”

　　说到最后，这个男人彷佛疯了一般，可见平常时候垂涎李慧君到什么地步。

　　说罢，那个欲火中烧的男人再也忍受不住了，猛地从床上跃起来，一把抱住李慧君便要往下压。

　　“啊！”忽然，那男人一阵惨叫，接着一股鲜血从手指缝中流了出来。

　　“你这个贱人，你这个婊子！”男人一阵怒吼，哆嗦地将腰肋间的刀子拔了出来。

　　“你竟然想要杀我，你竟然杀我。”这个男人又害怕又气愤，看着鲜血不停地从伤口涌出，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他猛地拳头将李慧君打倒在床上，接着凶猛的拳头如同雨点一般砸落下去，然后又颤抖地看着自己的伤口。

　　其实，他狗屎运好。李慧君想要趁他非礼的时候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将刀子藏在腕旁，然后顺着他的腰移动到他胸口，最后一刀扎进去，让这个人渣彻底丧命。

　　却没想到，这个人渣竟然很怕痒，出奇的怕痒。李慧君的手刚刚碰到他的腰，立刻痒得跳了起来，立刻便挥开她的手，却不料抓到了一把刀。

　　李慧君此时无法扎进他胸口心脏，便利用最后机会想要刺入他腰间，却被那男人怕死的本能死死抓住了刀刃，只留了很浅的口子。

　　接着，狂风暴雨一般的拳头，让她一个弱女子浑身剧痛，暂时失去了动弹的能力。

　　那个男人也很快发现自己的伤口其实不深，不由得收起了害怕，撕下一块布条，将伤口绑紧了。

　　他看到地上正好有绳子，正好是昨天晚上我用来绑李慧君的。

　　嘎嘎一笑，男人拿起绳子，趁着李慧君无力要将她绑起。

　　李慧君拼命挣扎，那个男人又是猛地几个拳头揍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李慧君绑得跟粽子一样，只不过这男人又是激动又是情欲勃发，绑得没有什么章法。这又不是绑蝴蝶结，只要逃不掉便可。

　　绑完了之后，男人便躺在床上休息，气喘得跟牛一般。

　　渐渐地，男人的喘息平了下来，目光落在李慧君凹凸有致的肉体曲线上，喉咙一咕噜吞了好大一口口水。

　　接着，呼吸又粗重起来。

　　颤抖地跪在床边，男人目光死死地盯着李慧君的脸，看着这张让中年人会梦遗的面孔，那双眼睛彷佛要喷出火来一般。

　　颤抖地伸出双手，想要去摸李慧君的身体，却又不知道应该先摸哪个部分。

　　之前想方设法只想偷偷摸个白嫩的小手占些便宜，现在整具活色生香的身体就在面前，想要摸哪里就摸哪里，想要怎么摸就怎么摸，实在让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手掠过了胸部，掠过了屁股，接着落在裙子上。

　　猛地要将裙子撕开，用力要翻开她的大腿，用着他颤抖不能发出声音喉咙嘶哑道：“让我看看你的穴，让我看看你的穴……”

　　双手颤抖下，却怎么也撕不开她的裙子，反而裤裆的东西涨得厉害，几乎站也站不廷。

　　索性将手摸进自己的裤裆，目光死死盯着李慧君山峰般耸起的臀峰，一边拼命地佐动自己的那物。

　　怎么搓都不过瘾，但是怎么搓又都销魂。彷佛垂死的人一般，男人喉咙里面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呻吟，哆嗦地将身体压上李慧君。

　　李慧君的身体不是平板，而是高低起伏的。激动紧张下，那个男人竟然滑了下来。他又忍受不住一边呻吟地对这床耸动勃起得几乎要胀裂的下身，一边哆嗦地又妾爬上李慧君的身体。

　　“砰！”彷佛一阵西瓜被砸烂的声音，一阵鲜血飙起。

　　这个男人喉咙里面发出更加怪异的音节，口鼻喷出一阵血污，伴随着高潮时候的战栗，猛地瘫软在床上。

　　脑袋裂开了一个口子，鲜血很快湿透了半张床。

　　我手里沾满血浆的哑铃落在地上，身体也忍不住猛地摔倒下来，压住了李慧君无比性感的躯体。

　　接着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有嘴里不住地涌出白沫，身体不住地抽搐。

　　我没有看见，李慧君嘴里咬着一块锋利的刀片，上面还沾着血。那个人渣男人的脖子裂开了一个细细深深的口子，正在滋滋地拼命冒着血沫。

　　第八章 恩将仇报

　　我没有死！

　　只不过洗胃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尤其是在这种地下的私人诊所里面洗胃。这里的医生如同屠夫一般，好像并不是非常在意病人的死活。

　　不过，我终究是活过来了，面无人色地活了过来。

　　很不干净的病床上，盖着很难闻的被子。

　　很破很小的病房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护士，没有医生。

　　应该是李慧君将我送到地下诊所，让那些密医救活了我。

　　虽然我全部不记得了，但是除了她没有别人。

　　女人本来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费尽心机想毒死我，却又将我救了回来。

　　只不过，或许她现在已经拿到钱了，已经远走高飞了。

　　我那一百万，应该早就泡汤了。

　　我僵硬地躺在床上，目光盯着杂乱的天花板。现在天气还不怎么冷，那些苍蝇便懒了，不爱活动了，索性成群地附在天花板上，厚厚的一层。

　　而蜘蛛忙着做网，并不怎么着急吃掉这些猎物。

　　我盯着这些蜘蛛做网，浑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是立刻从病床上爬起来逃走，还是等着那个可以杀人的医生进来？

　　我眼中那只蜘蛛已经结了一半的网，很快就可以坐镇在网中，等着猎物撞进来。突然，一只凶猛的壁虎横冲直撞过来，尾巴猛地一甩，将那好不容易织好的半张网搅尸个稀巴烂，接着张开大嘴，猛地一咬。便咬到了那蜘蛛三四条腿。蜘蛛拼命逃窜，终于沿着蛛丝，如同空降兵一般下来。

　　只不过，空降到一半，丝便断了。那半只蜘蛛狠狠摔了下来，落在我眼前的被子上。

　　而那只壁虎，摇头摆尾去吞吃那些苍蝇。

　　我目光落在这只剩下大半身体的蜘蛛，它正在拼命地想要逃走。不过伤口流出的黏液拖在被子上，将它困住，让它怎么也走不脱，焦急得越发惨烈。

　　“你都织好半张网了，那些苍蝇还不是你能吃到的。”我心中暗暗说道，伸出虚弱的手指，在那只已经残废的蜘蛛上轻轻一按。

　　那只茫得很痛苦的蜘蛛，顿时支离破碎血肉模糊，死翘翘了。

　　不过，现在的我真的很虚弱，杀一只蜘蛛，都很费力。

　　我正用被单擦恶心的手，忽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猛地想要爬起躲好，却无能为力。

　　一会儿工夫，那个人已经走了进来。

　　不过，不是我想像中那种类似变态杀人狂的黑医生，而是性感美丽的李慧君，而且她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煲。

　　见到我已经醒过来了，她也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打开保温煲，再掏出一个小碗，舀了一碗汤递到我的手里。

　　应该是鸡汤吧，我没有见过鸡汤。小时候也吃过鸡，但是从来都没有墩过汤，主要都是吃肉的。不过电视里面，通常主人公受伤了，女主角都是给他炖鸡汤的。

　　接过勺子，便将那汤舀进嘴里。很鲜，却又不腻。汤也是透明的，却又充满营养的感览。

　　老实说，我还不能确定那就是鸡汤，谁也没有告诉过我鸡汤是什么味道的。

　　不过之前她给我豆浆喝的时候，我试探又试探。喝鸡汤，我竟然那么糊涂，一句话不问直接拿过来喝了。

　　直到喝完后，我都没有提到钱的事情，因为这里是别人的地盘。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喝完了鸡汤后，我问道。

　　“今天半夜。”李慧君的回答吓了我一跳，我好像是刚刚从昏迷中过来，身体还不知道多虚弱，竟然半夜就要出院。

　　就这样，我一直睁着眼睛等到了半夜，没有想到李慧君竟然真的来接我了，而且还骑着一辆三轮车。

　　从我醒来到现在，我连这里的医生都没有见过。

　　我本以为李慧君会将我接到一个旅馆住下，没有想到再次进入的还是她的家门，她直接将我扶到了床上。

　　“他的尸体处理好了吗？”我开口问道。

　　李慧君面色一暗道：“也不知道算不算处理好了。”

　　“如果他偷偷摸摸来我家没有人知道，那么死在哪里都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如果他偷偷摸摸来我家被别人看到，那么死在哪里都会怀疑到我们头上。”李慧君用手揉了揉疲倦的眼睛道：“之前他也三天两头不回家，所以现在没有回去，他老婆孩子也不怎么怀疑。但是再过三四天还是没有回家，就会报警了。等到警察去盘查的时候，说不定就有人见到他前天跟踪我到了家里。那个时候，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我顿时闭口不言，情况很有可能就如同李慧君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小县城，住在同个街道上的人都互相认识，谁也知道谁什么德性。那个修车铺的王八蛋对李慧君垂涎三尺，想必很多人知道。所以那日那王八蛋跟踪李慧君自以为很隐密，其实说不定被很多热爱八卦的人看在眼里。等到那王八蛋死讯传出以后，许多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李慧君这里。

　　“那笔钱呢？”我终于开口问了关于钱的事情。

　　“有点麻烦。”李慧君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含在嘴里，用力吸了两口提神，有些疲倦道：“主管这件事情的人好像并不怎么愿意赔这笔钱。”

　　我大是焦急，因为他们不愿意赔钱，就意味着我那一份也得不到了。

　　“为什么？以什么理由？”我连忙问道。

　　“李雄的死有很大的人为因素，他们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查。”李慧君用力将烟憋嘴里好一会儿才吐出来，道：“负责人说要伙同警察局调查清楚，那个经理甚至运恐吓我，刚投保三个月人就死了，有着明显的企图，非常的不正常，他们会和警察局迫查到底。”

　　说句实在话，投保三个月后就死了确实很不正常，而且保额还那么大。

　　李慧君又猛吸一口烟后，一阵猛烈地咳嗽，我将旁边一杯凉茶递了过去。

　　她豪饮两口后，道：“还有他们会去调查李雄的父母兄妹，而我购买这个人身保险，李雄的家人是不知道的。若是被他们知道了，也会怀疑到我头上。就算日后能够拿到钱，他们至少要分去大半。”

　　“那绝对不可能！”我接过李慧君递还回来的茶杯，狠狠砸在桌子上，道：“没有谁可以动我们的钱！”

　　“那笔钱能不能拿到手都难说。”李慧君嘿嘿冷笑几声道：“以前我生病住院花的那些钱，不过几万块钱，保险公司都拖拖拉拉，我们家又是送礼又是堵门哀求，最后拿到手只不过半数不到。何况这次还是几百万的大数目。”

　　是啊！保险公司的德性我可是太清楚了。钱到了他们手上后，想要从他们头上榨出曲来，自己也至少需要出一半血，还不见得能榨出来。

　　况且，前天刚刚杀了那个修车的中年男人。顿时，我不由得有些打了退堂鼓。

　　“李雄终究不是你杀的，所以就算他们再查，也查不出什么来。”我不由得模糊说道。

　　“哼哼！他们不想赔我们钱，可以轻易找到许多条理由。更何况法医早就证明他死前喝了很多酒才导致车祸的发生。保险公司说这并不能完全算是意外身亡，是咎由自取，酒后驾车本来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李慧君顿时恨得咬牙切齿。

　　“保险公司现在就是想拖，我们只怕拖不起。”我忐忑道：“毕竟前天我们刚刚杀了人，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还有不到三四天的时间，顶多三四天警察就会找到我。”李慧君睁大眼睛周：“我们一定要争取在这三四天内拿到钱。”

　　“若是拿不到呢？”我心中一凉，又是一阵惧怕；毕竟杀死那个王八蛋我是有份的，算来我头上已经有三条人命了，但是拿不到这笔钱，实在让我非常不甘。

　　“拿不到我们也立刻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李慧君喘息道，接着美丽的脸蛋忽然黯淡下来道：“或者我坚持留下来，一直等到拿到这笔保金。等警察查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可以去自首，说他当时要强奸我，我自卫反击，失手将他杀死了。而且李雄刚死，我占理。顶多判个两三年，还有缓刑。”

　　我面沉如水，没有理会她的言语。

　　“杀死那个王八蛋，可能还曾引来警察的盘查，杀死我可不会有任何警察来过问。”我忽然冷笑一声道：“你怎么又会救了我？”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阵气愤，自认为奸猾如鬼的我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女人耍了。

　　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先是骗取了我的信任，然后用极其狡诈的手段下毒要致我于死地。

　　在她要毒害我几个小时前，我还给她松绑，帮她盖被子，还谈了许多同学时候的争，好一派亲热，谁知道那个时候她心底竟然处心积虑想要害死我。

　　真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顿时间，我望着美丽的脸蛋，心中怒火越来越盛，心思也越来越邪恶。

　　奶奶的！真是一个美得要命的女人，这会儿她正疲倦着，反而显得懒散萎靡，丰满的身体越发充满让人蹂躏的欲望。

　　“说，为什么要杀我？说，为什么又要救我？”虚弱的我顿时猛地从床上窜了起来，对着李慧君大声吼道。

　　李慧君转过身，一边弯下腰脱下一只靴子正要换拖鞋，一边淡淡说道：“你如果想要让邻居知道我家里还养着一个野男人，就再大声一些。”

　　她说话的时候也不转身过来，依旧弯腰俯下身。顿时两瓣硕大的圆臀在薄薄的料，裤子下，显得更加诱人，加上丰满的大腿将裤管撑得紧紧的，看得我腹下涌起一阵诂火。

　　“我操你妈了个屄！”我冲下床，粗鲁地扯住她裤腰，猛地便要往下脱。

　　不料那裤腰却是紧得很，怎么也脱不下来。望着面前硕大丰满的屁股，我忍不住就隔着裤子用下身去顶，刹那间胯间一阵哆嗦，几乎便要喷射出来。

　　因为生气，呼吸本来就急促，这会儿差点喘不过气来。一手用力抓住女人裤裆处，也不管那处是臀沟还是阴户，使劲地抓、使劲地去揉。

　　只实隔着裤子也抓不出所以然，只觉得手里满满都是肉，顶多有些毛。只不过抓得越狠，心里邪火越是旺盛。

　　摸了两把手，越发不甘心隔着裤子在瞎弄。绕到裤腰前面去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扣子，却怎么也解不开。

　　心里一火，猛地一扯，将扣子扯断下来，接着对着裤裆使劲一撕，用力一扒。

　　终于，将这条塑臀的裤子扯到了大腿处，只见粉白色的小内裤紧紧包裹着桃子般的臀部。

　　这个女人真她奶奶的白，尤其屁股更是白，还要腻还要细，真是要人命，软得如同面团一般。

　　“啪！啪！啪！”狠狠在上面搧了几个巴掌，将内裤档处束成一条布绳，对着她胯处用力一阵拉扯，使得内裤布条紧紧勒进缝隙中。

　　然后，疯狂地将口鼻蹭到女人胯下，也不管是毛是水，就是用力一阵吸吮。

　　啜了一阵子，又觉得用嘴巴不过瘾，索性又用手。赤裸裸地，肉摸着肉比较直接。

　　用力地抓在手里，用力地扭。几根手指也不管哪个洞穴，就只是往里面刺，扯出来一片火热黏糊糊的水。

　　最后，很没有出息地脱下自己裤子，挺着狰狞的玩意，找着洞口，玩命一般的捅。

　　就一直将这个女人按在地上，一手抓住女人硕大的乳房抓得青紫，一边身衰力竭地死命插。

　　而这个女人就一直趴在地上，一只脚穿着拖鞋，一只脚上的靴子还没有完全脱下来。

　　第九章 记忆中的校花

　　我把李慧君强奸了！我完成我宏伟愿望的第一个了，将我记忆中第一个校花上了。

　　应该是强奸了，虽然她并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反抗。但是，她毕竟不是心甘情愿下被我捅。

　　看着她几乎被撕成布条的衣衫，还有雪白丰满的肉体上带着青紫，胯间一片狼籍。

　　我心中竟然莫名其妙地涌起一阵豪气，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以前邪气很多，淫气也很多，就是没有出现过豪气。

　　豪气是要有胆识，有野性的，才会有豪气。强奸了一个大美人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豪气。

　　书上都说，杀惯了人身上自然有股杀气。做惯了挨枪子的坏事，身上也应该会出现一种豪气吧。

　　尽管，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我心中的豪气完全成反比，还有我心中的亢奋。

　　毕竟，我刚在床上躺了两天，刚刚洗完胃，刚刚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

　　我做完后，李慧君这才扭了扭头，轻轻地晃了晃脑袋，揉眼睛后又揉了揉腰。

　　整个过程，她都被我按在地上，双腿却是站着的，脸就贴在床上，浑身早就酸痛。

　　然后拿过一条雪白的毛巾，稍稍张开大腿，用毛巾擦了擦胯间，然后就直接朝浴室走去。

　　奶奶的，她表现得比我还要有豪气。

　　洗完了澡后，李慧君竟然又去厨房做饭了。

　　给自己做饭，给我熬粥。然后炒了一盘鸡蛋，一盘土豆，一盘辣椒。

　　刚刚我表现得凶猛，饭桌上才显示出身体的不堪。头脑昏眩，端着碗的手不住地发枓。

　　胃里又是虚空，只有拼命地填充食物。但是刚刚被蹂躏后的胃却又不争气，吃下东西后，又拼命地不适。

　　“明天我再去找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李慧君忽然说道。

　　我看着她有些苍白的面孔，这真是一张容易引起男人兽性的脸。

　　很白很腻很美艳，那么大的眼睛、那么小巧精致的嘴，明明是少妇了，还有一点小婴儿肥。

　　我的思维中，男人可都是畜生。她口中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可能更是畜生中的富生。

　　尤其李慧君刚刚死了丈夫，成了小寡妇。

　　小寡妇本身就是一个惹得人浑身冒欲火的名字，更何况是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寡妇。

　　“明天我跟你一同去。”我忽然开口说道。

　　李慧君从饭碗里面抬头看我，大大的眼睛里面没有什么表情。

　　“我扮着律师去。”我说道：“这里应该有办假证的，我扮作律师去。然后进去的时候，就一直不说话，只是盯着他看。”

　　我不是律师，我没学法律。若是开口，会露馅的。

　　当然，假扮成律师之前，我得去上网查一下有没有我的通缉令。

　　竟然没有！不过扮个假的律师执照，花了李慧君三百块钱。

　　第二天我还很虚弱，而且假的律师执照也刚刚办好。

　　所以第三天，我才跟着李慧君一起前往保险公司。

　　不过那个经理打电话约的地点，却是一家酒吧。

　　小地方的酒吧就是俗气，名字也很俗，叫钢琴酒吧。不过里面一台钢琴都没有，酒吧吵得不得了。

　　我和李慧君进去的时候，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已经坐在最靠里面的一张桌子了。

　　这人长相和我想像中差干多，西装革履，头发抹得发亮，架着无边眼镜，眼睛不大不小，单眼皮。

　　站起来的时候看着约莫有一米七五的样子，不过那鞋子看着像内增高皮鞋，真人估计也就估计也就一米六七。

　　我们进来之前，他便静静坐在里面，衣冠楚楚的他，为了表现成功人士与周围人的不同，顾得异常多苛库萧。嘴角淡淡抿着，对周围喧闹小青年的不屑，唯有那双狭小的眼睛，不安分地追逐女生的臀部、胸部、乳沟。

　　那双眼睛里面的目光很眼熟，也招人讨厌，跟我的目光一样。

　　“鄙人姓张，张世宏。”和之前李慧君描述的情景不一样，这个经理不是一副准备讹人的冷淡模样，反而显得热情。

　　我和李慧君刚上前，他便站起来迎接，然后各递了一张名片。

　　“姓楚，律师！”我接过名片，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

　　张世宏非常绅士地为李慧君拉了椅子，等到我们都落座之后，自己才坐下。

　　“张经理，我想知道我那笔保金要拿到手，需要什么？”李慧君坐下后，直接进入话题。

　　“很麻烦，很困难。”张世宏一边叫来服务员，一边吞云吐雾。

　　“你知道，你男人出事之前喝了大量的白酒，头脑不清醒就驾驶汽车上路，直接导致了后来车祸的发生。死的不止你丈夫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司机，他们正在想办法找你们的肇事责任。所以你丈夫不仅仅不是意外死亡，甚至是杀人凶手，只不过他自己也死了，不用负法律责任而已。”张世宏点了一根烟，叹息道：“这种情况下，想要拿到保金，是不可能的。”

　　“而且传闻间，你们夫妻关系很不好，甚至刚结婚不久就分居了。那个人身保险是你丈夫死前三个月才买的。”张世宏继续说道：“这点对李小姐尤其不利，相信过不了多久，警察局就会过来查的。”

　　说到这里，张世宏停了下来，因为有服务员过来了。

　　“给我一杯芝华士。”张世宏对服务员说道，接着朝我和李慧君望来，问道：“二位要什么尽管点，今天我买单。”

　　真是奇怪，我们有求于他，他还要买单，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给我一杯果酒。”李慧君道，接着朝我望来。

　　“蒸馏水。”我说道。

　　顿时，张世宏望来诧异的目光。

　　我指了指我的脑子，推了推眼镜道：“工作的时候，要脑子清楚，不能喝酒。”

　　“嗯！”张世宏又朝我望了几眼，目光中反而多了一些戒备。

　　“对于李小姐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但是这件事太为难了，李小姐还是不要抱以希望，并不是我张世宏不帮忙。”张世宏喝了一口酒后，目光就望着李慧君，似乎话并没有说完。

　　什么狗屁话，我心中暗笑。若是完全没有可能拿到保金，这个张世宏在办公室里面冷漠拒绝便可以了，何必要来喧闹的酒吧里面谈。

　　我依旧没有开口，因为李慧君本身就不是省油的灯，这点岂是看不出来。

　　刚刚接到这个张世宏的电话，说是在酒吧里面见面，李慧君脸上就已经露出一丝冷笑了。

　　“完全没有可能？”李慧君语气加重说道。

　　“几乎没有可能。”张世宏道。

　　“那多谢了！”李慧君拿起皮包，站起身。

　　我也将笔记本合上放进皮包里面，跟着站起身。

　　李慧君转身朝我说道：“楚律师多谢您费心了，还要麻烦您专门跑来一趟，律师费一会儿与您结算。”

　　“无妨！”我点点头说道，离开座位便要朝外面走去。

　　李慧君也要跟着我走出去，大有不准备再谈，不愿意再要那几百万的架势。

　　本来，我想要看张世宏焦急狼狈的情景，因为他请李慧君来自然是有得谈，只不迥顺便还要谈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为自己谋取一些私利。总不会是害怕李慧君得不到保金日后投诉他们，所以现在先将她安抚好。

　　不料张世宏却是一阵冷笑，依旧悠闲地喝酒，朝李慧君道：“李小姐就不要做戏了，免得再回头找我的时候，大家尴尬。”

　　我与李慧君顿时站住了脚步，见到那张世宏端着酒杯悠闲地望着我们，目中充满了戏谑，还有些许的嘲讽。

　　真是奸猾似鬼，这个王八蛋不好对付。

　　“那也请张经理不要做戏。”李慧君冷冷说道。

　　我脚步顿了顿，依旧朝外面走去，朝二人道：“我去一趟洗手间。”

　　我在这里的身分是律师，有些私密的话，他们说的时候我最好不在场，否则那个奸猾似鬼的张世宏会很不放心的。

　　我此时也正好要去洗手间，经过酒吧门口的时候，恰巧见到一辆红色的BMW318停在了门口，后面紧随着一辆AUDIA6。

　　赶紧有迎宾上前，替两辆车子开门。

　　只听到前面那辆BMW318的主人刚刚探出头来的时候，周围一阵哗然，然后许多人纷纷涌了出去。

　　小地方的人，真没出息！就算来一个大美人也不必这样，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不过，等看清楚来人长相的时候，我也不由得一惊，脚步一顿，身体一震。

　　奶奶的，真是大明星来着。

　　来的竟然是省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占筱蔓。

　　当然我震的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女人长相，而是因为这个女人的身分。

　　她的身分首先是省台当家花旦，又是全国最漂亮的女主播之一，总共有三个人入选。

　　还有一个身分就是，这个女人高中与我一个学校，这点是最重要的。

　　当时我所在的县很穷，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不过，却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学校。那所中学是整个县的骄傲，是唯一能上台面的招牌。

　　每年高考，升学率全省前茅，名牌大学录取率前茅，出了好几个高考状元。

　　所以我们那个名玉县虽然又穷又破，但是说起我们那所中学，简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样变态的好成绩，直接导致了周围县市，甚至周围省市，许多有钱有势的家长将孩子送到我们学校里面读书，顺便送上许多建校费、借读费。

　　仅仅几年工夫，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就富得流油，当然高考成绩也直线下降。

　　比升学成绩更出名的，便是名玉县中的美女。真是美女如云啊，看得人眼花缭乱。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的漂亮女孩都是从有钱人家生出来的，而有钱人家就千一百计将孩子送到我们中学读书，这就导致了我们中学美女如云。

　　占筱蔓就是从省城来就读的学生之一，我也不知道当时她家庭背景是什么。反正当时她是来借读的，成绩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后来高考的时候，她家人神通广大帮她办理了首都户口，让她在首都参加高考。

　　全国的大学，首都院校最多也最好。一般大学院校，大部分的学生都在本省本地录取，剩余少部分的名额分到其余各个省市。

　　首都的学校那么多，考生却那么少，这就导致了首都的考生考首都的院校超级好考。一般首都的重点院校，在别的省市至少要考六百分才有可能被录取（满分七百五十分）而若是首都的考生，只需要五百来分就可能被录取。

　　也就是这样，在首都参加高考的占筱蔓考了五○三分（这个成绩一点都不算好）进了首都传媒大学。然后凭着家里超硬的关系，进了最好的播音专业。

　　毕业后，就进了省电视台，过了两年不到，就成为最红的女主播。

　　她家里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和她不是同班。不过每到周末，都会有两辆汽车来接她，司机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彪悍男子。

　　所以她从高中到现在，和我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至少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在高中时候，老师和校长就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有拍马屁的嫌疑。

　　在我，甚至在当时所有男生眼中，她都是高高在上的白天鹅，而我们都是癞蛤蟆。

　　还记得她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整个学校的男生都起骚动了。每个寝室里面的男人都在谈论她，都在做梦怎么意淫她。

　　当然，大部分男生都只能在梦里面意淫，并不敢有什么举动，大多数人都是有自一之明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那个长相清秀的班长更是对她痴狂，不过也不敢上前搭话半句，因为他家里也穷。

　　所以，他拼命地读书，拼命地要出人头地，日后好有相匹配的身分去追求占筱蔓。后来他高考以近乎恐怖的分数被香港科技大学抢走，学费全免，还有巨额奖学金。

　　当然，也有一些长相颇帅、家世较好又自命不凡的男生疯狂的追她，结果其中两个被挑断了脚筋接着被勒令退学，而后占筱蔓就再也没有人敢追了。

　　占筱蔓在我印象中，长得很高，很苗条，胸部不大，肤色近乎苍白；很会打扮，冷傲不爱理人等等。

　　当然，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她内在其实是很冶荡的。

　　因为有一天早晨我破天荒去操场跑步，看到她将笔直的腿压在双杠上，用力地压腿。

　　那裤管纯棉的，很薄。

　　内裤粉色的，也很薄。

　　远是高中生的我，看到她小腹下面、双腿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内裤还有一层同样薄薄的薄裤里面，一团惹人疯狂的乌黑。

　　我看到占筱蔓这个超级校花的阴毛了！虽然只是隔着两层裤子看到。

　　那几天，我脑子里面一直想着这团要命的发黑，在厕所自慰到双腿发软，走路都走不动。胯下鸟儿又酸又痛，还经常抽搐，害得我几乎以为我那玩意要废了，担惊受怕几个星期。

　　占筱蔓，比起李慧君来说，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花。

　　奶奶的，这个女人又长高了，现在该有一米七三了。现在还是那么苗条，不过稍稍丰满了一些。前凸后翘的，比起高中来，身材更加惹火要命了。

　　五官虽然没怎么变，但是毕竟长大了，整张脸蛋显得更加艳丽逼人，眉宇闲的傲气也比高中时候更甚。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冷傲面孔下面透露出来的冶荡。

　　一张脸小小的，下巴尖尖的，嘴唇薄薄的。美得让人看一眼，心里就冒酸水己高攀不上，而她肯定归某个短命的男人，顿时妒忌得心里抽搐。

　　第十章 连环计

　　就在我遐思间，一群人拥着占筱蔓已经走了进来，许多人拼命找来纸笔请她签名。

　　而一个浑身名牌的青年男子，如同护花使者一样，挡在她的面前。

　　酒吧的老板顿时从楼上飞快跑了下来，一身的肥肉不住颤动，跑得气喘吁吁。见到二人神情无比恭敬，不住点头哈腰；还不到二人面前，就伸出手要与那青年男子握手。

　　“刘公子今天竟然来了我的小酒吧里面，我真是天大的荣幸，今天刘公子所有的酒水全部免单，我马上去将我的镇店之宝拿来，一九八五年的波尔多红酒。”那酒吧老板见到那青年男子并没有伸出手与他相握，不由得讪讪缩回手，脸上表情越发的巴结。

　　“这小地方没有什么高级的地方，这钢琴酒吧已经是矮子里面挑高个了，我知道这个胖子私底下藏了不少好酒，才带占小姐来这里的。”刘公子朝占筱蔓笑道，一边朝那胖子老板道：“给我找一个安静一些的包厢，然后将最好的酒送来，多少钱不要紧，我一会儿让人送支票过来。”

　　“您能来就是天大的面子，要什么钱，千万别谈钱。”胖子老板笑得满脸灿烂。

　　“你我没什么交情，凭什么不要钱？再说若是我不给钱，回去我爸爸会批死我的。”刘公子眉眼一挑淡淡笑道。

　　“刘书记在我们县里面造福一方，我们都没有机会感激，这会儿要高升市长了，以后更加没有机会了。今天好不容易刘公子来，我怎么可以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孝敬的。”胖子老板一边说一边也不招人烦，赶紧到地下室酒库去。

　　接着，有一个服务员引着二人到包厢中。

　　在无数人的惋惜中，占筱蔓那张艳丽的面孔消失在楼梯拐角处。

　　从头至尾，占筱蔓看都没看我一眼。当然，她肯定不认识我。

　　而我，在她上楼梯的时候，和这里所有的男人一样，死死盯着她挺翘的屁股，目光冒火，一边紧紧按住勃起的裤裆。

　　奶奶的，你高贵，你天鹅。我们不能碰，但是看看总不犯法吧。

　　一边看，一边回忆着高中时候，占筱蔓小腹下面双腿之间隔着裤子的一团乌黑。

　　高中时候阴毛就那么多，现在说不定茂密到什么程度了。

　　这么一回忆，裤裆里面更是坚硬得发痛，小腹那股邪火彷佛要将肚子都烧着了，我赶紧朝厕所跑去。

　　今天这火要是不泄掉，若是硬邦邦顶着裤子半天，到时候小心得了胰腺炎。

　　恰好在这个时候，李慧君竟然跑了过来。

　　她张开嘴，便要和我说话。

　　奶奶的，这个女人真是丰满，屁股真是肥，真是大。今天还穿着短裙，将屁股裹得那么紧。

　　我顿时想起这短裙里面的那堆白玉肉团，男人精虫一上脑子，真是什么也不顾。

　　我此时欲火焚身，见到她没等她说话，一把扯进洗手间。

　　随手打开一个隔间，将她扯进去，关上门后就迫不及待一手抓住她硕大的乳房，一手顺着大腿摸她的胯间。

　　她不敢出声，她不敢出声，只是用大眼睛瞪着我。那双小嘴有些发青，看起来性感极了。

　　我凑上去要亲她小嘴，却被她用力躲开。

　　我一不忿，用力将她压在马桶上，将短裙推到腰上，扯下白色的小内裤，用力掰开两瓣雪圆的臀瓣，掏出老二没头没脑就要捅进去。

　　急色间，捅了好几次都没有进去，直捅得老二生疼。最后猛地一用力，才挤进一个又软又烫，还有些涩的小道中，于是拼命地耸动。

　　刚才欲火实在太旺盛了，拼命耸动没有几下，便喷射得一塌糊涂。

　　然后，身体就压在李慧君丰满的肉体上，几乎动弹不得，等着恢复力气。

　　此时发泄完后，耳边的世界才渐渐清晰起来，否则满耳朵满脑子，都是占筱蔓双腿间的乌黑，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想不进去。

　　耳边传来男人的喘息声，非常急促。还有咕叽咕叽的声音，肯定是某个男人在隔壁间自渎。一边自渎还一边喃喃有声，我倾耳一听，只听他嘴里冒火，低声说道：“占筱蔓，妈的，我捅你屁眼，我舔你的屄，我还要操你妈妈，我操你嘴巴……”

　　就这样，一阵难听的声音支离破碎地发疯，一个男人在厕所里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美女疯狂地意淫。

　　过了好一会儿后，那边安静下来了。

　　接着传来那男人醉醺醺的声音，他彷佛在问另外一个隔间的同伴，道：“小七，刚刚占筱蔓那个台是你服务的。你听清楚她来干嘛吗？”

　　“去白云山里面上坟，给她外公上坟。”那个小七喘息也如同抽风箱一般。

　　“什么时候去？”这个喝醉酒的男人继续问道。

　　“一会儿开车去。”小七不耐烦道：“那个姓刘的王八蛋要陪她去，不过被拒绝了。黑炮你问这个干嘛？这样的女人你可别痴心妄想，再过三辈子，也没有你摸一下小手的份。”

　　“没什么？”这边喝醉酒的黑炮安静下来，忽然喘息声又重了起来，问道：“外面两辆宝马一模一样，哪辆是她的？”

　　“靠近大门那辆！”那个服务员小七显然也到了顶点，说话也有些嘶哑了。

　　这个黑炮不要命了，他想要对占筱蔓下手了！

　　趁着这个时候，我赶紧穿好了裤子走出来。

　　此时厕所门外都没有人，两个人渣在隔间里面没有一会儿是出不来的了。

　　我朝李慧君招了招手，催她赶紧出来。

　　李慧君正用卫生纸擦拭胯间，然后穿好了内裤和裙子，鬼祟而又镇定地从厕所跑了出去。

　　然后，对着镜子仔细地整理衣衫，梳理头发。

　　不过，她洗了又洗那双手，没有看我，背对着我冷冷说道：“那个姓张的要二百万。”

　　“什么？”我倒抽一口凉气，顿时差点破口大骂，几乎要冲上前去抽打那个王八蛋。

　　这三百多万保金可是要缴税的，剩下不到三百万。

　　那个王八蛋自己要二百万，剩下几十万还要我和李慧君两个人分。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胃口太大了。

　　“而且，他要我今天晚上去他家详谈。”李慧君缓慢说话时，忽然咯的一声，彷佛是牙齿相撞的声音，接着轻轻一声痛呼，好像不小心咬住了舌头。

　　唉牙切齿过头了，嚼了自己的舌头。

　　“意思非常坚决，要么一分钱得不到，他还要让警察清查我。要么他分二百万，还有跟他上床。”李慧君转过头了来，轻轻用纸巾抹了抹流出嘴角的血丝。

　　接着，那双大眼睛死死盯着我，苍白冷青的面孔一脸坚强，问道：“你说呢？我要不要去？要不要答应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涌起一阵怜意，忍不住要上前将她拥进怀里。

　　李慧君飞快后退一步，避开了我的怀抱，然后依旧睁大那双眼睛瞪着我。

　　“你去拖着他，我来处理。”我静静说道，心里竟然莫名其妙涌起一阵男子汉气观。

　　李慧君一言不发转身，朝张世宏所在的桌子走去。

　　我拿出那个恶魔给我液晶显示器，几乎是以悲壮的心情对它说道：“我要接一个新任务，让那个王八蛋张世宏一分不剩将那三百多万保金拿出来。”

　　轻轻一声响，液晶萤幕一闪，出现一个一个画面。

　　“新任务：让张世宏答应付出三百五十万赔偿金。”

　　我的心情真的是悲壮的！这个恶魔的东西好像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一旦领了新任务，就必须完成，否则后果简直太可怕了，是我无法承受的。

　　而我不见得都能完成那些任务，这里面的任务有些简单之极，有的却非常变态。

　　我要冒极大的危险，而且每次任务几乎都是噩梦。因为，要死一些人、要伤一些人。

　　“滴！”液晶萤幕一声轻响，萤幕上出现了一个平面地图，依稀就是这间酒吧，外面就是大马路。

　　接着，酒吧外面有一个绿色的点，正在移动。

　　叫萤幕上那个黄色的点则代表我，我必须在最快时间赶到那个绿色的点；时间开始倒计时，竟然是三十秒。

　　“真是要命！”我赶紧朝那个绿色的点冲了过去，冲出了酒吧大门。

　　我只顾盯着液晶萤幕，看着自己所代表的黄点和绿点很快接近，接着便要和对方撞在一起。

　　“嘎吱！”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耳边传来一声怒吼骂叱。

　　“操你妈，不要命了！”抬头一看，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在要撞到我的时候，赶紧刹车。

　　然后摩托车斜着滑出几米，眼看就要撞在其中一辆宝马车上，在距离宝马车还有几厘米的时候倒了下来。

　　那个男人早就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看到自己的摩托车要撞上宝马车，面色吓得发青。

　　若真的撞上了，甚至只是刮了一下，至少也要赔个好几万。

　　此时见到自己的摩托车在距离宝马车还有几厘米处停了下来，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狠狠瞪了我一眼，抡起拳头正要上来。

　　接着，他赶紧收起拳头，骑上自己的摩托车，飞快逃窜。

　　因为，他害怕宝马车的主人跑出来找自己；开宝马车的人一般都有些钱势，自己可惹不起。

　　接着，张世宏飞快地跑出来，也没顾忌站在外面的我，赶紧在自己车子面前蹲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查看。

　　直到确认自己爱车没有被蹭到，方才放心地站起来。

　　接着看了看自己的爱车，距离马路太近了，实在不放心。然后目光又落在另外一辆宝马车上，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不由得微微一阵愕住。

　　张世宏随即钻进自己的BMW318，发动引擎，慢慢开到距离马路远一些的地方，更加靠近大门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样，他的爱车就不容易被马路上行驶的车辆碰到了。

　　不过这样一来，本来是占筱蔓的车子靠近酒吧大门，现在却是张世宏的宝马车更加靠近酒吧大门了。

　　这便是新任务的第一步了？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针对大门的距离，张世宏的车子和占筱蔓的车子等于换了一个位置。原先占筱蔓较接近大门，现在张世宏的车子更加接近了。

　　张世宏从车子里面出来后见到站在门外的我，不由得微微一愕，接着点了点头，再朝里面走去。

　　我站在外面不停地思索，忽然见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光头男鬼鬼祟祟走了出来，手里彷佛还拿着一支瑞士军刀。

　　莫非他就是刚才厕所里面疯狂意淫占筱蔓的黑炮？此时双眼迷离，显然还醉着泄。身体削瘦，却很有肌肉。

　　此时天不热，还裸露着胳膊，上面纹身，一道道伤疤纵横。

　　“叮！”忽然，黑炮从口袋掏出一把硬币，假装失手掉在地上，其中几个便滚到车子底下。

　　黑炮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蹲下身子装成去捡那些硬币。目光四处一歪斜，亮出手里的瑞士军刀伸到张世宏那辆BMW318的车盘底下动起手脚。

　　本来他要动手的是占筱蔓的车子，现在也一直认为自己动手的是占筱蔓的车子。

　　我装成没看见重新走进了酒吧，又望见厕所的门，方才发现自己刚才忙着泄欲，竟然还没有撒尿，此时憋得很，不由得再次走进厕所撒尿放水。竟然还没有撒尿，此时憋得很，不由得再次走进厕所撒尿放水。

　　忽然，液晶萤幕又一声轻响。

　　我一边放水一边拿出液晶萤幕，只见到上面出现了一组电话号码，接着便没有任何提示。

　　我百思不得其解，顿时尿到中间便停了。接着，那该死要命的倒计时又开始了。

　　而且，只有两分钟！

　　妈的！狗屎！狗屁！竟然只有两分钟，我自己倒是带有手机。而且这种电话怎么能用手机打，只能用公用电话打。我顾不得只尿了一半，赶紧将那玩意塞回裤裆，连拉链都没拉，直接飞快跑了出去。

　　飞快冲进一间电话亭，塞了一个硬币，拨通了液晶萤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

　　“喂！哪里找？”接电话的，彷佛是一个刻薄跋扈的妇女。

　　我顿时变哑巴了，因为液晶萤幕上也没有提示我拨通了这个电话后，应该说些什么啊。

　　“喂？你是谁啊？快说话！”那边的妇女变得不耐烦起来道：“你这神经病打我家电话又不说话，想要闹事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儿子可是总经理，随便找个警察就把你抓起来了。”

　　这难道是张世宏的妈妈？

　　“请问您是张世宏母亲吗？”我问道。

　　“是啊！”这个妇女显得极其自豪，接着不快问道：“你到底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想要求他办事啊，那自己到我们家来谈，打电话算什么意思？”

　　刚刚那个恶魔让张世宏与占筱蔓的车子换了一个方位，然后黑炮那家伙以为张世宏那辆车是占筱蔓的，在车子底下做了手脚。

　　莫非这个任务第二步，就是让张世宏开车回家，然后在路上发生一些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您家在哪里啊？”我问道。

　　“我们家在白云山，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老妇人不耐烦道。

　　白云山？我顿时呆了，占筱蔓便是要开车去白云山上坟的。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张世宏开车回家一趟呢？说是老父老母病了，可是张世宏打电话一问就清楚了。

　　那边老妇人等得越发不耐烦，正噗嗤噗嗤地喘长气。喘气显得不正常，而且好像有拳头轻捶胸口的声音，似乎是有心脏病的感觉。

　　“你儿子张世宏贪污被抓，等下警察就会去你们家调查情况，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开口说道。

　　“呃！”顿时，电话那边一声响，接着砰的一声，电话砸在地上，没有了声音。

　　显然，这个老妇人心脏病发。

　　我内心一阵抽搐不忍，却又心中不由得暗暗安慰自己念道：“这个老妇人那么刻薄，那么势利，还显得恶毒。跟着她的儿子，不知道吞了百姓的多少民脂民膏，发病了也活该！”

　　我不停地催眠自己，一边又朝酒吧洗手间走去，尿只撒了一半，现在接着去撒剩下的一半。

　　甫走进酒吧，我特别注意了张世宏，只听到他手机响起。

　　他拿起手机到耳边听，忽然面色一变、眉头一皱，应该是接到家人的来电，说他母亲病发了。

　　不过他神情间好像未必有多么焦急，反而是一阵烦躁。

　　然后站起身，朝李慧君说了几句话，便走出酒吧，钻进车子里面开车走了。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洗手间，却见到洗手间门口放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洗手间正在清洗，暂停使用。”

　　然后见到一个女清洁工提着水桶和抹布骂道：“这群人渣，不射自己床上，射在厕所墙壁上，害我一阵恶心去清理。”

　　而此时，艳丽无比的占筱蔓从包厢下来，又引起一群人追逐的目光。

　　我忍不住望向她的胯间，想起高中时候两腿间的那团乌黑，刚刚发泄完的老二又猛地涨烈起来。

　　不过可借的是，今天她穿着紧身裹臀的裙子，不透明，看不到阴毛。

　　她好像是要来上洗手间，脚步有些急。不过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厕所门外的牌字，不快地皱了皱眉头，又见到众多人色眯眯地盯着她，一咬牙忍住了便意，烦躁不快地朝门外走去。

　　后面是不停讨好的刘公子。

　　占筱蔓直接钻进了自己的车子，发动汽车离开酒吧门。

　　从头至尾，还是没有看我一眼。

　　这个在清理厕所的大婶依旧在里面骂骂咧咧，害得我也进不了厕所，只能憋着尿。

　　第十一章 把柄

　　“走吧！”此时，李慧君走到我身后淡淡说道。

　　“滴！”的一声，伙赶紧拿出液晶萤幕，只见到地图一变，不再是酒吧的方位地图。

　　地图上，有一角大约是县城的部分，黄色的箭头代表我所在的方位。

　　而另外亮起的绿色点则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已经出了县城范围。周围都是山林，那个绿色的点在一条马路中间。

　　接着，倒计时又开始了，这次有一个小时，不过距离实在好远。

　　我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那个绿点所在的地方。

　　我就要冲出去的时候，忽然看到我与绿点目的地之间，除了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连接外，竟然还有一条比较狭窄的小路。

　　这条狭窄的小路很直，近了许多。不像是那条宽阔的马路，几乎绕了县城半周。

　　若是我走这条更近许多的小路，肯定会快许多。

　　“家里有摩托车吗？”我问道。

　　“有，不过是女士的轻骑。”李慧君回答道。

　　“赶紧回去将摩托车骑出来，我在外面路上等你。”

　　我骑着李慧君的女士摩托车，飞快上路。

　　摩托车的速度是很快的，就算是女士轻骑，速度也很快。

　　我走的是那条更近一些的小路，在地图上画得很小，其实这条路并不怎么小。

　　大约三米左右，至少可以让摩托车轻易通过，而且上面也铺着沥青，非常平整。两边都是树林，骑在上面有意思得很。

　　当然，我是一个俗人，领会不到这些风雅，就只是一个劲的风驰电掣，赶紧到达那个绿点目的地。

　　我听到前面也有马达声，赶紧加快了速度。

　　几分钟后，在我前面大约半公里处，见到了另外一辆摩托车。从背影看不到那个样，不过那个硕大的光头清晰无比。

　　竟然是那个拼命意淫占筱蔓的黑炮，从洗手间里面的对白看来，他是准备对占筱蔓有所举动的，甚至在车子上做了手脚。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做手脚的那辆车子，并不是占筱蔓的，而是张世宏的。

　　之前，我便只是低着头赶路，此时不由得开始注意前面不远处的黑炮。

　　忽然，他转过头来，吓了我一跳。

　　难道他发现我了？这个人可是流氓，身上的那些伤疤还有那充满欲望的目光都说明了，这不是一个善类。

　　而且此时他要做的可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若是被他注意到我在后面跟着，我可没有好果子吃。

　　这种人杀人都敢。

　　于是，我赶紧放慢了速度，靠向路旁，让茂密的树林遮挡一下。

　　不过好像我多虑了，因为他只是侧头，而不是转过头看我。

　　我不由得朝他侧头的方向望去，原来到了此处，那边宽阔的大马路和这条小路已经很近了，而且几乎是平行的。

　　此时，宽阔的马路上，一辆红色的BMW318正畅快地行驶着。

　　这里壤境优美、空气清新，所以，车子的窗户打开，露出那张艳丽无比的面孔。正是无数男人绝佳的性幻想对象占筱蔓。

　　接着，前面的那个黑炮忽然加快了速度，脱缰野马一般朝前面奔驰，好像要赶紧到占筱蔓的前面去，而不是与她平行。

　　再过十来公里，这条小路就会和那边的大路交集，想必黑炮就是要赶紧赶到交集虐去。

　　我时间也比较紧迫了，而且黑炮的摩托车一溜烟就不见了影子，也不担心会被他发现，于是我也赶紧加快了速度，顿时将占筱蔓的BMW在身后。

　　“黑炮会在那里做什么呢？”我在车上想着。劫色是肯定的了，这个醉酒的流氓色欲冲昏了头。

　　“奶奶的，活人真要被尿憋死了！”没有想到占筱蔓还好，一想到，顿时胯下的老二又膨胀起来，加上原先在洗手间的那泡尿还没有撒完，顿时膀胱惩得难受死了。

　　“等到了目的地再撒，还是赶路要紧。”拼命安慰自己，谁知尿这东西也恶心。你不想还好，你一想顿时憋得更加厉害，给人感觉膀胱要涨裂了一般。

　　“妈的！”无奈下，我将摩托车停住，飞快地钻进左边的小树林，扯开拉链，对着草地一阵大放水。

　　如同开闸泄洪一般，足足好几分钟，可撒得爽死我了。

　　结束后身体轻轻一个战栗，我恋恋不舍地将老二放了进去，拉上了拉链，便要回到小路上重新赶路。

　　忽然，树林外面的大马路上传来一阵引擎熄火声，似乎是车子停了下来。

　　然后车门打开，一串飞快的脚步声敲打着地面。是高跟鞋，是个女人，而且脚步很急很急。

　　透过茂密的树林，我蹲了下来，顿时见到一个穿着裹身裙的女人飞快地跑进树秣。

　　树林的地面不平整，她跑得歪歪斜斜，我都担心她鞋跟断掉，然后摔个大跟头。

　　“竟然是这个惹人强奸的祸水。”看清楚了之后，我几乎叫出声来；这么慌忙跑进树林的，竟然是占筱蔓这个眼睛高过头顶的女人。

　　跑到一个大树后面，她停了下来，双手放在裙摆上往腰上拉，顿时露出两条雪白浑圆的大腿，还有被内裤包裹的浑圆屁股。

　　我胯间坚硬如铁，顿时站也站不住，几乎要趴了下来。

　　奶奶的，奶奶的。我怎么那么好命啊！在钢琴酒吧的洗手间，我尿没有撒完；占彼蔓内急要上厕所的时候，也正好遇到清洁工在清洗厕所。

　　“感谢上帝，感谢我的膀胱，感谢黑炮那堆垃圾乱射的精液，不然清洁工也不会封闭厕所去清理。还感谢我自己的精……哦，不对，我射到李慧君身体里面了。”我浑身颤抖呼吸急促，心里胡言乱语，就如同疯了一般。

　　他奶奶的，他奶奶的。当年穿着裤子让我看到小腹下面的乌黑，足足让我做春梦做了几年，足足让我勃起一个多星期，老二几乎坏死。

　　现在，这个美丽得吓人的婊子竟然在我面前拉起裙子、在我面前撒尿。

　　唐棠那个婊子撒尿，我是居高临下地看，其实没看到什么。

　　这个婊子，可是正对着我啊。

　　我老二涨得太痛了，赶紧用手捣住。眼睛瞪得如同金鱼眼一般，此时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是畜生。

　　好像，我真的是畜生。

　　“女入我上得不少，可是也没碰过这样的女人。两条腿怎么那么长，腰怎么那么细，屁股怎么那么圆。还是黑色的内裤，我就知道这个贱人内骚得很。哎呀，脱了脱了……”

　　只可惜，眼前这个艳美的女人并不是如同情色电影里面缓缓脱下内裤，而是飞快地脱下内裤，然后飞快地蹲了下来。

　　“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大爷！为什么要背对着我，为什么女人无论是洗澡还是撒尿都要背着我。十岁从墙壁洞上偷窥邻居二十三岁堂姐洗澡，她也背对着我，只看到屁股，而且还夹得紧紧的！”我内心疯狂地咒骂，差点忍不住跑到她的面前去，蹲下来对她胯间看个清楚。

　　“呼！背对着我蹲下来，其实也很美，也很骚！”我死死盯着面前两瓣雪白的屁股，女人蹲下来，屁股真大。

　　而且这个女人屁股真他妈白腻，奶油做的吗？而且这么一张开，从后面看去，那处毛茸茸的蜜桃，也隐约看到一些。

　　不过，正是隐约看到一些，才使得我心急火燎。

　　“奶奶的，什么东西挤得我老二那么痛？”我在裤袋中一掏，是一支手机。

　　“此时不拍更待何时啊？”我大骂自己太傻，就算上黄色论坛找色情图片夫大部分都是很丑的，而且故意张开大腿让人拍个清楚，看了没有胃口。

　　此时可以完全正宗的偷拍，而且是我从小意淫到大的女人，还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女主播。

　　于是，我狂按手机拍着面前的无上美景，日后拿出来自慰，也销魂死人了。

　　“咦！这个女人蹲半天，怎么也不撒尿？”我不由惊讶道，顿时朝她美丽的脸蛋望去。

　　哈哈，这张本来不可一世的漂亮面孔此时狼狈极了。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样子，只有拼命地焦急。

　　我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女人就是臭讲究。一定要在非常干净华丽的洗手问才能撒出尿来，在野外就撒不出来了。

　　她越是想撒，就越是撒不出来。我几乎想要哈哈大笑，然后跑过去，伸出手指在她尿道上捅捅，算是帮老同学一个忙。

　　最后，占筱蔓竟然连眼泪都怂出来了，还是撒不出来，便痛苦地呻吟。

　　我在旁边笑得几乎滚在地上。

　　“啊！”忽然，占筱蔓一阵惊呼，接着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光着屁股飞快地半蹲着，叉着大腿跑开。

　　原来，地上有一只蜈蚣游了过去，吓得她一大跳。

　　“哎呀！”接着，她又是一阵惊呼，原来尿憋得太狠，又是一阵惊吓，一路的病态精神一松，竟然尿了出来。

　　太他妈刺激，太他妈搞笑，太他妈受不了了！

　　串串晶莹的液体，随着她跑动间，从腿间滴落在地。

　　她连忙就地蹲下来，如同决堤一般，喷泄出来。

　　“啊！”我内心一阵凄呼，扑倒在地。

　　她是爽了，但是，我受不了了！

　　因为她转过身来了，在我面前四米处。大腿张得大开，我看得多么清楚啊！

　　水是从哪个口子喷出来的，冲歪了哪根毛，哪条褶皱舒展开了，我都他妈看得清一楚楚；。

　　天那！我怎么受得了啊！她的内裤本来就已经很黑了，没想到她的毛更黑。

　　足足五分钟后，她舒服地呻吟一声后，用纸巾擦拭好，正要穿内裤，发现内裤已缍湿了。

　　于是，就光着屁股站在那里犹豫好一阵子，接着将内裤脱下来，两只手指拈着，唯恐沾湿了手。

　　随手甩在一边，然后将裙子拉了下来，接着一个劲看自己的下身，想要看清楚从外观上到底能不能看出自己没穿内裤。

　　面红耳赤整理好一阵裙子后，她心虚无比地跑了出去。

　　而我，死狗一样瘫在地上，两条腿一个劲的发麻颤抖。

　　裤裆湿漉漉的，泄出来的东西跟撒尿的量有得一拼，难怪全身几乎衰竭了一般。

　　颤抖着酸软无力的右手，将占筱蔓扔在一旁的黑色小内裤捡起，上面其实只湿了小点，这个女人就扔了，宁愿不穿内裤，真是瞎讲究。

　　我非常变态地用鼻子闻了闻，将拍满艳照的手机塞进裤袋里面。勉力地站起身子，脱下外裤，望着我自己内裤上从未有过那么大面积的湿斑。

　　学着占筱蔓的样子，将我自己的内裤脱了下来，恶心地扔在一边。

　　望着占筱蔓的黑色小内裤，用它擦了擦老二，擦干净后，将小内裤反过来一面，盯着性感的小内裤，心里开始了无比激烈的斗争。

　　第十二章 恶魔又伸出镰刀

　　我再次骑上了摩托车。

　　加速，加速，再加速！

　　我很兴奋，又疲倦又兴奋，好像神经病一样，飞快地加速。

　　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后退，只几分钟时间，便看到了前面的大路与小路交叉。

　　我这才从无比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拿出恶魔给的液晶萤幕。

　　“九秒！”

　　真他妈要命！我心中一凉，惊恐一声，赶紧将摩托车速度加到最后，地地冲到了小路与大陆交叉。

　　“滴！”最后在还有三秒钟的时候，液晶萤幕停止了倒计时，我也猛地冲到了马路中间。

　　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抬头，面对的是杀人的目光。

　　因为，我摩托车轮子距离黑炮那个流氓，只有几厘米。他和他的车子，都横在马路中小。

　　这条马路是双车道，他站在马路左边的车道，摩托车横在马路的右车道。

　　而我的摩托车轮子差点就撞在他老二上！

　　他黑色的面皮气得发青，吓得发青。

　　他死死盯着我，我头皮发麻。

　　“你他妈找死！”黑炮猛地一声大吼，从腰间抽出一尺长的砍刀，猛地便朝我头上劈来。

　　“啊！”我惊呼一声，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力，双脚支地，胯骑摩托，很快地后退七步，竟然躲过了黑炮的那一刀。

　　“我砍死你，你敢抢我生意，你敢跟我抢着强奸占筱蔓！”黑炮一声怒骂，又一刀劈来。

　　而且是跑着劈过来，我无法躲避。

　　“轰！”汽车引擎声响起，汽车开过来了。

　　黑炮长刀劈来的动作瞬间定格，接着飞快将握刀的手藏在身后，狠狠瞪我一眼。

　　“你要是想死，你就开口提醒占筱蔓试试看！”我读出了黑炮话里的意思，如果找敢破坏他好事，他就直接砍死我。

　　露出一张无比仰慕的笑脸，黑炮望着马路拐弯处。

　　我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里了，因为这里既是小路与大路的交叉处，又有一个非常急的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陡的坡。那个急弯，就在最高的坡顶。

　　这种路段，简直是为了强烈车祸发生而造出来的。

　　车子没有拐到弯口，根本看不见前面路上有什么东西。

　　黑炮阴冷的目光中，我双腿不支地一直后退，一直后退，重新退到与大路交叉一路上，完全退出了大马路，然后也盯着前面的坡顶拐弯处。

　　一辆红色的BMW318露出了美丽的身影，还有车子里面那张艳丽无比的面孔。

　　撒完尿后的占筱蔓，重新恢复了不可一世的傲慢。

　　一张小脸绷得紧紧！

　　“小心啊！”黑炮忽然无比关切地一声大喊。

　　占筱蔓顿时看到了前面路中间横躺的摩托车，目中露出不快，想要拐到另外一边车道，却又见到黑炮站在路中，只有猛踩刹车。

　　此时，黑炮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因为刹车已经刹不住了，被他动过手脚了。

　　宝马车会撞在摩托车上，然后不能开了。里面的女人会受一点点的轻伤，最好是昏迷，反正不会死人。

　　然后，他就可以脱光自己的裤子，支起已经僵硬的东西，对着前面这个只能在性幻想里面出现的女人，为所欲为了。

　　“嘎吱！”没有想到的是，在占筱蔓苍白的小脸无比愤怒时，车子一阵激烈的尖叫声中，竟然停了下来。

　　黑炮面色一垮：刹车明明坏了，竟然能够停下来！黑炮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黑炮目光猛地望向占筱蔓苍白美丽的小脸，目光一狞，火光冒出。

　　“呼！”又一阵引擎轰鸣声，一辆红色的BMW318，在坡顶露出猥琐的身形，还有里面喋喋骂声的张世宏。

　　他见到前面路上站着一个人，一惊，便要打转方向盘拐到另外车道上，却发现车道横着另外一辆一模一样的BMW318。

　　“嘎吱！”不能转向另外车道，只能猛踩刹车。

　　“快走啊，你他妈找死啊！”张世宏一边踩刹车，一边大骂，却发现刹车没用了，车子怎么也停不下来，越来越快，吓得面色铁青。

　　“我他妈砍死你，你有胆不要踩刹车，朝老子胸口撞过来！”黑炮挺起胸膛，对着张世宏不屑骂道。

　　“砰！”红色BMW318猛地撞上黑炮挺起胸膛的身体，接着卷到车轮地下，碾了过去。

　　一阵血污瓢泼洒出一地，洒在张世宏的半辆车子、占筱蔓的车子、我的摩托车还有我的裤子上。

　　“轰！”张世宏胡乱拧着方向盘，车子冲进右边树林中，撞在一棵树上，歪了车头，停了下来。

　　地上，嚣张跋扈的黑炮，看不清楚脸，看不清楚身形，看不清楚四肢。

　　乱七八糟的，一堆碎肉。

　　马路顿时陷入寂静之中，灌木丛中的。BMW还在轰鸣。

　　占筱蔓在车内，目光呆呆地望着自己沾血的车子。

　　我脑袋也几乎一片空白，一阵轰鸣——

　　我知道怎么从张世宏那里得到三百多万的保金了，无所不能的恶魔又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死了一个人，逼迫张世宏交出三百五十万乞半点刑事责任都没有，这就是无所不能的恶魔。

　　“啊！啊！啊！”许久后，占筱蔓才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张世宏面眼神滞地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面无血色。

　　张世宏蹲在地上看了半个小时的尸体，然后又吐了十五分钟后，我点了一口烟，对着他的背影道：“我可以什么都没有看到。”

　　“嗯？”张世宏不明所以地转过身，这时才看清楚我的脸，先是一喜，再是一惊。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是不是？”我再次说道。

　　“恩！”张世宏好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一直点头。

　　“像他这种流氓垃圾，死了也没人管。不管是仇杀还是报复，还是群殴都有可能死去。警察也不会花费很大力气去查，只要我肯隐瞒，这件事情肯定会不了了之，这种人渣警察也恨不得多死几个，你说是不是？”我再次道。

　　“恩！恩！”张世宏哆哆嗦嗦点了一根烟，费了好大力气才抽到嘴里，然后呛住i气管，猛地好一阵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点头，如同应声虫一般。

　　“放心吧，这种人死了就死了，我高兴都还来不及，不会装作正义去警察局多事的。”我又说道。

　　“恩！恩！”张世宏一个劲的点头。

　　“所以，我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办好呢？”我笑着问道。

　　“恩！恩！”张世宏又是一个劲的点头，接着猛地一抬头，道：“事情？什么事情？哦，那件事情？明天办，明天办，大后天就会好！大后天就会好！”

　　“你确定你不会说？”张世宏忽然盯着我问道。

　　“恩！”我点头。

　　“那万一我给你办好事后，你还是说了今天的事呢？”张世宏又问道。

　　“这样钻牛角尖就没意思了。”我摇摇头道：“再说，日后不重要，关键的是今天，是今天。你不答应我你今天就完蛋，这交易你做不做？这生意你做不做？你怕我万一以后会再去揭发你，那万一我日后不揭发你呢？你赌不赌？你赌不赌？”

　　张世宏夹烟的手一直发抖，不小心烧到了手指头，赶紧将烟扔掉，点头道：“赌，我赌，我只有赌。”

　　整个过程中，美丽的占筱蔓就在她的车子里面，一直盯着我们，彷佛在看电视剧。

　　张世宏搓了搓手，忽然朝占筱蔓望去道：“那她呢？那她呢？不行，不能留，不能留！”

　　我心中一惊，地奶奶的，这张世宏够狠，竟然想要杀人灭口。

　　白筱蔓见到灾难竟然降落在自己头上，面色一冷一惊，赶紧发动汽车，便要冲开前面的摩托车，赶紧逃开。

　　刚刚一直颤抖的张世宏竟然如同豹子一般猛地冲到占筱蔓面前，在她还来不及发动汽车的时候，那只大手死死抓住点燃引擎的钥匙，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靠！真她奶奶美，真她奶奶美！我做梦都他妈意淫她。”张世宏面孔流露出一丝疯狂的热情道：“一不做二不休，反正都要杀人灭口。不如我们两人轮奸了她，然后做出一个假象。那个被我撞死的流氓在半路拦截这个女人并强奸了她，她事后报复开车撞死了那个流氓，然后自己车子也撞在大树上，发生车祸死掉了。”

　　“而且我随时都带了很多避孕套！”

　　我顿时遍体生寒，这个张世宏太歹毒了。

　　不过轮奸占筱蔓，确实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想法，我不由得朝车内的占筱蔓望去一眼。

　　想着她没有穿内裤的下体……小腹顿时又猛地烧起一阵火焰。

　　强奸我喜欢，但不是轮奸。轮奸我就不愿意了，这是我意淫了几年的女人，轮不到你这恶棍沾染。

　　“不行！”就在占筱蔓满脸惊恐间，我大声喝道。

　　顿时，她眼睛一亮，朝我望来。

　　“你赶紧离她远一点，我警告你！”我冷冷说道。

　　张世宏依旧站在占筱蔓面前，手里牢牢抓住车内的钥匙，道：“我一松手，她就跑了。她跑去报警，我就死定了。”

　　我朝占筱蔓望去，问道：“占主播，你会去报警吗？你告诉这位老兄。”

　　“不会！”占筱蔓颤抖的声音依旧冷傲，道：“你们谁死都与我无关，那个流氓被撞死，也与我无关。”

　　“我凭什么相信！我凭什么相信！”张世宏大声吼道：“只有死人才能不说话。只有死人才能保密。”

　　“我保证她不会说出去，我敢保证。”我笑着说道。

　　“凭什么保证？你凭什么保证？”紧张无比的张世宏几乎嘶声叫道，火般的目死死盯着占筱蔓漂亮的面孔道：“你知道她什么身分吗？你知道她什么背景吗？就算她不将我撞死人的事情说出去，刚刚我说过要杀她，要轮奸她，早就将她得罪了。她回去之后，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能放过她，我不能放过她！”

　　听着张世宏疯狂的言语，占筱蔓面色煞白，几乎认定今天已经没有了活路。

　　“放心，她不敢，我甚至可以让她日后还要照顾你。”我一句话，又将占筱蔓从地狱边缘拉了回来。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张世宏大叫道。

　　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机，道：“就凭我手里的这个，里面的照片只要放出来，保证疋再一次的艳照事件，彻底轰动全国。而这些艳照的主人，就是美丽的占主播。”

　　“你胡说，你胡说。”没有等到张世宏表示怀疑，占筱蔓这个三八就大声叫起。

　　我打开手机一张张浏览一边说着：“这张是背面的，蹲下来屁股好大。这张很奇怪，占主播脸怎么憋得那么狠，眼泪都出来了。哇这张更夸张，三峡大坝泄洪也没有那么夸张。天那，这张最了不得，贴身的小东西沾了些水就不穿了，我只好拿过来了……”

　　“啊！”没有等到说完，占筱蔓大声叫出来，似乎要从车子里面冲出来抢我的手农：“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我一定要挖了你的眼睛，我一定要叫人杀了你……”

　　张世宏反而拦着占筱蔓，有些相信我的话了。

　　“你手机里面都是什么照片？”张世宏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刚刚酒吧洗手间在清扫，我一泡尿憋到路上才忍不住钻进树林里面撒了。我撒完后正要离开，谁知道占主播匆匆忙忙跑了进来，原来她也憋尿，于是接下来的情景，我就半点不老实地拍了下来了。”我胆颤心惊地笑道，因为占筱蔓的目光足够杀人了。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占筱蔓美丽的眼睛睁得大大，拼命地对我大叫。

　　张世宏此时没有了半点怀疑，反而裤裆竟然高高鼓起，然后充满欲望地望着占筱蔓。

　　占筱蔓依旧在那里大声骂我，要过来抢我的手机。

　　“住嘴。”我对着占筱蔓大声喝道：“你他妈的看看你身边那个男人的眼光！”

　　占筱蔓一口噎住，下意识朝张世宏望去，顿时见到他充满欲望的目光。

　　身体飞快往后一尺，闭嘴不语。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我对着占筱蔓狠狠说道：“第一，你一句话不说，立刻发动汽车离开，回去之后，依旧一句话不说，否则后果你可以想像。第二个选择，你依旧对我大吵大叫，过来抢我手机。惹起我的怒火和欲火，跟眼前的这个张世宏经理将你裙子扒掉，掰开没有穿内裤的大腿。轮奸，强奸，然后杀，再奸再杀，奸奸杀杀，杀杀奸奸。让你比那个被车撞死的流氓还要惨，你选，你选！”

　　占筱蔓面色发青，忽然一把将张世宏抓住车钥匙的手推开，猛地发动汽车，将面前的摩托车冲出几米远。

　　一阵轰鸣，占筱蔓驾车走得无影无踪。那好看的BMW318车头，狠狠地瘪了下去。

　　“唉！这还是我第一次和占筱蔓说话啊！”我心中叹息。

　　张世宏目光朝我望来，正要开口。

　　我猛地朝小路跑去，骑上我的轻骑摩托车，飞快奔驰离去。

　　“记得明天给我办事。”我大声对着后面的张世宏吼道。

　　这个王八蛋太狠了，多待一会儿，只怕又起了杀人灭口的心思。

　　至于他怎么善后、怎么处理黑炮的尸体，我就管不着了。

　　请续看《堕落之王》2

　　下集预告：天堂与地狱

　　就在我以为诸事大吉的时候，修车铺老板的死终于引来了员警上门，我怎么利用恶魔显示器摆平？

　　我终于从张世宏手里拿到了那笔三百万的赔偿金。

　　我分到了一半，而李慧君却带着她的那一半去了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地方，去做我怎么也想不到，想不通的事情。

　　给我留下的是，复杂莫名的情感，还有一次她对我的强奸。（没错，她强奸我）

　　就在我开始过有钱人的舒服生活时，发现钱还远远不够。而且，我要开始理想的第二步，美女主播占筱蔓。

　　而去省城的路上，我却遇见了另外一个校花，我暗恋许多年的天使章允，她的身边还有一个英俊的护花使者，是占筱蔓的哥哥……

　　堕落之王第2集01章01章野外草合我骑着摩托车很快回到了县城，拐进李慧君所住的社区门口时，却发现李慧君所住的那栋楼下二见然停着两辆灯光闪烁的警车，不过却没有开警笛。

　　我心中一惊，这些警察是专门过来抓我的，还是来查那个修车铺老板的下落的？？

　　没有时间多做考虑，我立刻贴着围墙后退，然后发动了摩托车，跑得远远的。

　　就这样，我一直在县城偏僻的地方瞎逛。到了天黑，还没有回去李慧君家里的勇气。

　　真是见鬼，这样黑灯瞎火的，我身上又没有钱，推着摩托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偏僻小巷里面转来转去。

　　本来我也不想这么走来走去的，万一碰到巡逻的夜警怎么办呢？？可是让我待在一个地方，黑漆漆的，又实在闷得慌。

　　就这样一直乱转，转到了凌晨一两点，脑子里一直想着应该如何解决修车铺老板的事情。

　　其实，我可以直接打开恶魔留下的这个机器，布置新人物，解决修车铺老板的问题. 但是自从今天解决了张世宏的保险金问题后，我内心深处忽然觉得很爽。

　　这种精妙加巧合的算计，竟然可以不费任何代价让张世宏这个老狐狸答应拿出那几百万的保险金，这种精妙绝伦的算计与陷阱，简直太神了，使得我变得对阴谋算计无比热衷起来。在我内心的黑暗之处，隐隐有算计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冲动。

　　恶魔留下的这个液晶荧屏，自然是一个超级利器，但是我有点害怕它。

　　于是，在我脑子里面，浮现了多条计划，帮助我与李慧君从修车铺老板的死亡疑点中脱身。其中有几条，甚至到了极其胆大妄为、极其邪恶的地步……比如，如同《斗阵俱乐部》里面，利用一些仇视社会的流氓混混，闹出很大的事端，使得警察分身乏术，顾不得修车铺老板的死。

　　还有其他更加恶毒的计划！

　　但是这些计划中，都缺乏一个条件。

　　那就是我的力量太过于薄弱了。只有我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够运转整个阴谋。

　　我太弱小了，所以唐棠不正眼瞧我一眼，所以占筱蔓这种好几年的同学，见面后根本就不认识我，也不跟我说半句话。

　　有力量，我就可以算计一切，我就可以呼风唤雨，我就不用在这黑暗的小巷里面躲躲藏藏。

　　我可以住最好的别墅，我可以把玩着占筱蔓、唐棠这种绝色美女。“要强大！”

　　顿时我心中涌起一蓬勃欲望，对着远处的路灯，张开双臂大吼。

　　接着，我竟然听到了一串非常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心中一惊，连忙推着摩托车，飞快地朝旁边更加黑暗狭窄的小巷跑去。

　　但是，后面那个脚步声竟然紧紧跟了上来。

　　我不敢回头，脚下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头皮发麻，后背冒汗。目光开始四处搜寻，寻找一个可以伏击的地方，另外一只手哆嗦地摸向腰见一直揣着的一把匕首。

　　“喂！”就在我拔出匕首的时候，后面的脚步声，忽然发出一阵低低的声音，仿佛有些熟悉。

　　“是我！”这回我听清楚了，是李慧君的声音。

　　顿时，心中猛地一松将匕首放回原处，脚步也停了下来。

　　李慧君越过我，一直朝前面走。

　　我便跟着上去，因为这两边都是民宅。虽然现在屋子里面的人都睡了，但是万一被听见，就大大不妙了。

　　李慧君对这个小城市很熟悉，一直朝着前面走。

　　渐渐的，路不好走了，因为路上有许多废弃的砖头水泥块，显然这是一片拆迁地。而且，越走过去越荒凉，路两边的野草都有人那么高。四周很黑，前面的李慧君隐隐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但是这个轮廓加上我的想像，前面的背影尤其显得细腰肥臀、丰满火辣。加上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脑子里面忽然涌现出来许多网上看到的强奸案发现场，心中顿时一股邪火涌了起来。

　　接着，目光顿时盯着李慧君走路时扭腰摆臀的样子，喉咙一阵咕噜动，猛地冲了上去，两只巴掌抓住厂李慧君硕大的臀部，死命的揉。

　　李慧君冷不防被我袭击，一个踉枪，差点摔倒在地。

　　没有等她反应过来，我一手沿着她屁股往下滑，伸到她大腿之间，用力揉搓。

　　“你干嘛？？你干嘛？？你放开我！”李慧君两条大腿用力将我的手夹住，不让我继续动作。

　　那两条大腿真丰满，真他妈有劲。

　　我另外摸她屁股的手，索性摸到她前腰，插进裤缝中，便要往下挤. 「你干嘛？？你放开我！“李慧君一只手抓住我伸进她裤裆的手，不让我继续深入。

　　我一手一边继续往下伸，另外一手用力揉搓她裆处，然后将我已经怒火冲天的下身顶上她硕大圆滚的屁股，用力摩擦。

　　“你这个王八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李慧君一边叫骂，一边低声呜咽。

　　我一边粗重地呼吸，一边笑，一边回答道：“我把你当作女人了！”

　　“你是把我当妓女。”李慧君低声怒道，依旧死命抓住我伸向她阴户的手。

　　我忽然将那手一缩回，不再继续往下，但是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飞快伸向她的胸脯。

　　将她胸罩往上一掀，一把抓住了硕大柔软的乳房，真是沉甸甸、滑腻腻的。

　　我顿时心满意足地呼了一口气，然后勃起的下身对准她裆处，摩擦得更加厉害。

　　李慧君另外一手便过来抓我揉她胸部的手，我却一把拧住她的乳头不放。她扯我的手，我便扯她娇嫩的乳头. 一会儿功夫，她本来比乳房还要软几分的娇嫩乳头，变得又硬又胀。

　　我依旧用力地捏，用力地搓，痛得她低呼出声。

　　趁着这个机会，我飞快抽出被她大腿夹住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进她的裤缝，直插到底，整个巴掌直接覆盖她整个下身，从长毛的下腹一直到会阴，中指甚至点到了菊花处。

　　顿时，整个巴掌火热热，湿漉漉，毛扎扎，黏糊糊的。

　　李慧君立刻要过来拔我的手，我巴掌一紧，将手头的肉用力抓住。

　　很肥，很紮实。

　　我很用力，李慧君又痛又刺激，顿时整个人半蹲了下去。我趁势一把将她推向路边的草丛，用力将她压倒在草丛上。左手将她上衣掀起，一嘴叼住她的乳头，空出来的手，去解她的裤带。李慧君奸像非常排斥在这种场合发生这种事情，死活拽住裤裆不让我解开. 一阵拉锯战后，我还没有解开，下身顶得都要痛死了，顿时欲火冒出三丈。

　　一把用力抓住她的两只手，猛地抬起压在她脑袋上方，右手拚命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左手去解她裤腰带。

　　她很丰满，裤子紧得很，一阵不耐烦后，我连撕带扯，终於将裤子脱了下来。

　　外裤脱了下来，她还用屁股死命压住内裤，我一把将内裤扯断，痛得她一声轻呼。

　　顿时，热气腾腾的下身骚气扑面而来。

　　我迫不及待脱下裤子，露出早已经狰狞的家伙，对准那个火热、湿漉漉的地方，没头没脑地乱捅。

　　好在这个女人丰满，而且湿漉得厉害，没费多大力气，就插了进去。

　　「呼！」我爽得无边，长长吁了一口气，双手一把抓住她硕大的乳房，满头满脸地扎进她的胸乳之间. 下身拚命地捅，脑子里却想起了占筱蔓那张骄傲冶艳的脸，还有穿着透明裤子。

　　露出黑漆漆的私处。

　　顿时，我全身都要烧了起来。

　　内心的欲望，升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

　　闭上眼睛，开始想着，现在身下插的女人就是占筱蔓。插的地方，就是高中时看到的那个黑漆漆的下身。

　　刚刚才想到这里，下身竟然就开始战栗，一股怎么也压抑不住的狂潮汹涌而起。

　　我可不想这么快，於是我拚命压抑，拚命地憋着。

　　但是脑子里面，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高中时候占筱蔓白裤子透着的黑漆漆的下身。

　　我忍，我忍！

　　「呃！」喉咙发出一阵嘶号，我没有忍住，喷涌而出。

　　时间是成熟后历来最短的，但却也是最爽的一次。

　　然后，整个四肢都在抽搐，酥麻无力。

　　若是强奸犯也像我这样，那么肯定很危险. 因为现在无论是精神或身体，都处在一个非常松懈的状态. 就这样，我趴在李慧君丰满雪白的肉体上，一动也不想动。

　　大概几分钟后，才觉得卵蛋又酸又痛二苋然有些受不了。

　　此时，我才记起去看李慧君的脸，刚刚一直把她想像成占筱蔓。

　　本来想像中，李慧君应该是泪流满面的，但是没想到，她的睑上没有泪水。

　　她也在喘息，微微闭着眼睛。

　　也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过这张脸不怎么像是鱼水之欢后的表情，反而像是一个人自慰完后空虚的陶醉。

　　「张世宏那边搞定了，后天拿钱. 」我就这样压着李慧君说道。

　　「嗯！」李慧君应了一声，声音中有欢喜，但是没有释放出来。

　　我凑了上去。看着她明艳的面孔，弯弯的小嘴，忍不住要亲上一口。

　　她用力地挣扎躲开，我双手捧住她的面孔，使劲固定住，然后亲了一口。

　　「今天警察去找你了？？」我问道。

　　「嗯！」李慧君应道。

　　「是因为修车铺老板的事情吗？？」我问道。

　　「嗯！」李慧君道：「他的妻子去警局举报他失踪，而且说那畜生会时不时去我家里，甚至隐晦地说出了那畜生对我的野心。所以，警察把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那警察局有没有派人监视你，你出来找我，有没有被警察发现？？」我不由得立刻问道。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他们还不知道那个畜生已经死了。」李慧君道……「不过可能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开始对我进行监视了。」「不行，绝对不行。」我心急如焚道：「后天就要拿到钱了，这个时候警察绝对不能插进去，会让我们前功尽弃的。」「不行，不行！」这个时候，我也顾不得大爽后的酥麻与余韵了，站起来，用纸擦了擦后穿上裤子，开始四处走动，烦躁不安。

　　「不行，一定要解决那个修车铺老板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解决，否则后患无穷.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出了恶魔留下的液晶萤幕，便要开启新任务。

　　不过在即将要开启新任务的时候，我又稍稍停了停。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是有些害怕这个鬼玩意了。虽然每次都很有效，都能达到目的，但是每次都要死人。

　　「开启新任务，我要彻底解决修车铺老板的问题，天亮之前解决，让警察不再怀疑李慧君与我。」我对着液晶萤幕开口道。

　　液晶萤幕立型亮起，萤幕上出现：「新任务启动成功。」「要一千块钱.L任务的第一个信息二苋然是这个。

　　「你身上带钱了吗？？」我焦急地问道：「马上给我一千块钱. 」李慧君从口袋里面轻轻掏了一会儿，递给我一叠钱. 我一把抓过之后，萤幕上的画面立刻变了。

　　萤幕上出现了一个绿点，一个黄点. 绿点是即将要赶去的目的地，黄点是代表我所在的方位。现在，我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开始倒数计时，见鬼的这次倒数计时，只有两分钟。

　　我立刻转身就跑，朝着绿色的点跑去。不过跑到中途又停了下来，转身朝李慧君望去。

　　李慧君刚刚从草丛中站起，正在清理下身，想必还要一会儿。

　　「你在这里等我！」我朝她说道，接着飞快朝绿色点的方向跑去。

　　地上有很多的砖头和水泥板，好多次我都差点摔倒。

　　不过，扦在这次距离很近，就在这附近，在一栋废弃大楼的后面。

　　我跑到绿色点目的地的时候，时间还有十几秒。

　　但是我跑到目的地后，画面还是没有变化。我有点不解，不过液晶萤幕，从未出错过. 我忽然听到一阵说话声，还有走路声。

　　好像是两个男人，匪气十足。

　　「妈的，黑鸟的赌场里面肯定出老千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把把都输，他妈的邪门. 」其中一个声音道……「不行，我得回去立刻向老不死要钱. 把我输掉的钱赢回来。」「你家哪里有钱？？」另外一个声音道：「再说，万一你再输掉呢？？」「他妈的，我要是再输掉，我立刻提上一桶汽油，将他的地下赌场烧掉，把里面的人全部烧死。」这个年轻的声音恶狠狠道，然后狠狠吐了一口唾沫。

　　「那要是你家没钱呢？？」年长的声音道。

　　「没钱！没钱！没钱我能怎么办？？没钱难道我去抢银行啊？？」年轻的声音顿时大骂。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逃离这个地方，但是想想那个恶魔，不由得强忍着不安站在原地。

　　按照对液晶萤幕的理解，这两个人说不定便是任务的开键人物，顿时我将液晶萤幕藏好。

　　身上是不能藏的，我找了一个废墟堆，埋了起来。

　　「谁？？L 谁知刚刚弄出一点声音，立刻被那两人发现，一声断暍后，立刻飞快朝我这边跑来。

　　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多远，那两人就先后将我堵住。

　　我这下看清楚，一个是十几岁的小青年，一个是壮汉. 壮汉平头，小青年长头发。

　　小青年看了我一眼，忽然亮出一把刀，目光露出一丝狰狞道……「有钱没有？？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我立刻想到了液晶萤幕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要一千块钱. 於是我不由得装出非常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从门袋里面掏出一张一百块，又哆哆嗦嗦地递了过去。

　　「就，就这么一百块！」我哆嗦变声道。

　　「别他妈给我装，想吃刀子是不是？？」那小青年将刀子在我眼前扬了扬，吓我一大眺。

　　接着，小青年冲过来，把手伸进我口袋，把里面所有的钱全部抢走。

　　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我道：呷你要是敢报案的话，我立刻提着汽油，将你们家的人全部烧死。」我立刻挡住面孔道：「我不会的，我不会的。」接着，那个小青年显得非常兴奋，拉着那个壮汉道：「走，走，跟着我去翻本！」那个壮汉一边后退一边道：「不去了，不去了。那个地下室又窄又小，几十个人挤在那里，就那么一扇小门还关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而且那么多人抽菸……不去了，不去了。」平头壮汉说什么也不去，於是小青年骂骂咧咧地，一个人朝着不远处堆满废弃木料的报废楼房跑去。

　　等着二人都不见了之后，我连忙挖出那个液晶萤幕。

　　果然，画面已经变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绿点，一个新的目的地。

　　然后，开始倒数计时，为时二十分钟。

　　我赶紧朝着绿色点的方向跑去。

　　没想到竟然经过刚才和李慧君野战的地方。

　　此时，李慧君已经穿好衣服了。

　　我没有多耽搁，依旧朝着绿点跑去，李慧君没有说什么，也跟在我的后面。

　　走了大概十来分钟后，李慧君忽然咦地一声，然后飞快赶上来，抓住我的手。

　　我趁机也抓住她柔软的小手，却发现她小手冰凉，全部是冷汗。

　　「怎么了？？」我间道，朝她的脸蛋望去，只见她有些惊惶。

　　「你走的这条路，走的方向，就是……就是我埋屍体的地方。」李慧君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堕落之王 第2集02章

　　「谁的屍体？？」我问道，接着身上汗毛一竖，问道：「他的屍体？？那个畜生的屍体？？」李慧君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接下来的任务，不会是将屍体挖出来吧。

　　话说，害怕归害怕，任务还是要完成的。

　　我咬着牙，拉着李慧君的手，朝那个绿色的点跑去。

　　大概十来分钟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从李慧君苍白的面孔中，我知道这就是她埋那个修车铺老板屍体的地方。

　　她也真不容易，竟然将屍体埋在了这里，这里距离她家远得很。她一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将屍体运到这个地方再埋掉，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接下来更加不容易，因为我们要将屍体挖出来。液晶萤幕已经明显地提供了最新任务，那就是挖屍体. 这里是一处垃圾堆放地，在河旁边，有着一股恶臭。

　　看着李慧君几次要呕吐的样子，我让她指明了屍体掩埋的地方後，便挥手让她离开了。

　　好在这里破旧的工具有不少，找了一会儿後，我便找到了一把破铲子。

　　这里实在很臭，很恶心。

　　到处都是散发恶臭的垃圾，堆得跟山一样，前面那条河，水里全部是污染物。

　　又浓又稠，散发出来的味道，比垃圾堆更加恶心。

　　也真亏得李慧君会挑地方，在这种地方埋屍体，倒不用担心会被人挖出来。

　　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这麽随心的事情，本来以为自己肯定干不了，但没想到被逼到了分上，往鼻孔里面塞两团卫生纸，我竟然热火朝天干起来了。

　　李慧君埋得很深，不过好在土质松软湿润。

　　只挖了半个小时，便挖到了几尺下面的屍体，用编织袋装着。

　　我用塑胶袋包手，将装有屍体的编织袋提了上来。

　　虽然用纸团塞住鼻孔，但是这股特殊的恶臭，竟然还是钻进了鼻孔，差点让我窒息。

　　赶紧找来了一个更大的编织袋，套住已经沾满泥土和污秽的屍体编织袋。

　　虽不应该，但是我见鬼的脑子里面，竟然忍不住去想像编织袋里面屍体的样子，然後胃里面一阵翻滚，几乎要俯下身体大吐。

　　不过，紧接着液晶萤幕又一阵响，表示有新任务了。

　　画面上又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点，代表我要赶去的目的地，倒数计时是一个小时. 我强忍着恶心，背着那玩意，飞快地朝绿色点跑去。

　　真他妈的重，真他妈重。

　　大概跑了四十多分钟，我便赶到了目的地。而这个地方，正是刚才抢我钱那个小青年钻进的地方一座废弃的楼房，里面堆满了废弃的木料。

　　液晶萤幕上绿色的点，在废弃木料的中央。

　　我示意李慧君在外面等，然後提着编织袋，朝废弃木料的中央走去。

　　走到中间我才发现这里面竟然有一个非常隐密的入口，是用许多门板和桌子搭起来的，大概有半人多高。

　　入口是一处大概三、四公尺的通道，隐藏在小山一样的废弃木料中，从外面根本无法发通道的尽头有一扇门，透出一丝丝灯光，里面传来压抑的喧闹声。

　　我想起刚才那个长发小青年说的地下睹场，想必就是这里了。

　　地下赌场是警方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难怪这麽隐密。

　　恶魔的液晶萤幕为何要让我把屍体运到这里来呢？？我心中隐隐有了答案。

　　继续提着屍体往里面走。睹场里的人如痴如醉，疯了似的，就算我有点声音，他们也不会听见。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地下室，正如那个壮汉所说，整个地下室就只有一扇门.

　　那门的旁边，就是一堆废弃木料，还有一些木屑。

　　我小心翼翼地将装有屍体的编织袋塞进木料堆里面，那里就是液晶萤幕上的那个绿点. 然後，我飞快地退了出去。

　　「走！」朝李慧君叫了一声，我迅速地朝远处跑去。

　　我没有去拉李慧君的手，因为我的手碰过那编织袋，但是李慧君反而抓住了我的手。

　　我微微一愕，带着她跑到另外一幢废弃楼那里蹲了下来，也就是我被小青年抢钱的那栋楼。

　　然後，我们不说话，盯着地下赌场的方向，轻轻压抑住自己的呼吸。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以後，从旁边的废墟钻出一个人影。依稀便是之前抢我钱的那个长发青年。

　　此时，他好像非常紧张，而且激动。

　　他的呼吸声，隔着十几公尺，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

　　而且，他手上好像提着一件东西，奸像是一个塑胶壶，约莫有十几二十斤的样子，他提着跑时，脚步有一点踉跄。

　　走到废弃木料堆面前，他稍稍停了停，仿佛有一点点犹豫。

　　此时，我清晰地感觉到，李慧君的手微微紧了紧，死命盯着那个长发青年。

　　我轻轻捏了一下李慧君的手。其实我心里也非常紧张，对接下来的情景，也说不出是期待还是害怕。

　　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个长发青年，看着他消失在地下赌场的通道里面。

　　觉. 过了一会儿，空气中便传来一股刺鼻的汽油味。

　　我的心跳猛地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努力憋着不喘气。

　　「轰！」终於，在我度日如年的等待中，火苗猛地升起。

　　瞬间功夫，火势便飞快蔓延开来，火苗腾起数公尺高。

　　然後，那个长发青年嗷嗷大叫地从大火中冲了出来，一口气冲出了几十公尺，站在废弃木料外边，破口大骂：「操你妈的黑鸟！出老千赢光了老子的钱，还取笑老子，让人揍我，将我轰出来！老子将你们全部烧死，老子将你们全部烧死！」接着，那小子拍灭了衣服的火苗，跌跌撞撞地逃走，摔倒四、五次後，瘦弱凶残的身影才消失不见。

　　目光重新回到火场上的时候，那里已经是火光冲天。

　　那个小子泼了很多汽油，加上这堆废弃的木料乾燥之极，一点就着，此时，整个废墟已经全部是大火。烤得十几公尺外的我们都浑身发热。

　　劈里啪啦的火烧声，和映红了天空的大火，让我一下子呆立不动，脑子也顿时停止了思考。

　　我也清晰地感觉到，身边的李慧君正在瑟瑟发抖，手里全部都是汗水。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见了从地下室传来的凄厉惨号声，此起彼伏。

　　在黑夜中，眼前的火光，顿时如同血一般的鲜红：眼前的情景，便如同地狱一般。

　　「走！」好一会儿我才恢复了理智，拉着李慧君飞快地逃跑，再不跑火势就要蔓延过来了，我觉得自己的头发都有些被烤卷了。

　　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後，李慧君忽然又要往回跑。

　　「你疯了？？」我大骂道。

　　「我要回去救人。」李慧君嚷道。

　　「你嚷嚷什麽，你嚷嚷什麽？？」我听到她大声囔，不由得低声喝道。

　　李慧君还是拚命要往火场跑，我一把将她拦腰抱起，扛在肩膀上，在她硕大的屁股上狠狠扇了一巴掌骂道：「你救人，你怎麽救？？你怎麽救？？现在里面的人早死光了，别说是你，就是消防队来了，也灭不了这火，救不出里面的人了，火是从地下室里面烧起来的。」然後，我扛着李慧君朝摩托车停放的地方跑，将她放在摩托车後座上，骑车逃之夭夭。

　　片刻後，耳边便传来刺耳的警笛声。

　　一直骑着摩托车跑出了十几公里俊，我才停了下来。

　　「没事了，没事了！」我拉着李慧君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喃喃自语道：「没事了，没事了！」「这下修车铺的那个畜生的屍体，恐怕被烧成焦炭了。警方首先就是要对屍体进行辨认，虽然这些屍体肯定都被烧成焦炭了，但是利用现代科技，还是能还原死者的面目。然後对照警方最近的失踪名单，就会对上修车铺老板的名字。他们会认为修车铺老板是在地下赌场赌博，一直没有回家。地下赌场被人放火烧掉，修车铺老板也被人烧死，这样一来，我们什麽事情都没有了。」我轻轻拍着李慧君的後背；李慧君只是一直哭泣。

　　「你知道那里有个地下睹场？？你知道那个小子要去放火烧赌场，是不是？？」李慧君忽然转过头来，满验泪水质问我。

　　我顿时不知道怎麽回答！

　　首先，对於这场大火，我仅仅只是有一点点猜测，我并不知道会发生这件惨案。

　　但是，虽然说我不知道，对于恶魔给的这个液晶萤幕，我又有一点点的了解。

　　无论是李雄，还是张世宏，只要我给了新任务，液晶萤幕就会替我完成。

　　但是完成的代价，便是死人。

　　我想对李慧君回答说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件惨案，但是那样我就无法解释，为什麽要将屍体挖出来，放在地下赌场的入口处；而假如我说知道，便显得我有多麽的狠毒冷血，但实际上我现在也心痛如绞，毕竟那是许多条活生生的人命，尽管大多数都是恶贯满盈的人渣。

　　毕竟，仍是许多条人命。

　　「你是一个魔鬼！」李慧君忽然说道。

　　「确实有一个魔鬼，但是那个魔鬼不是我！」我心中暗道。

　　我站起身，朝李慧君道。。「走吧，回去吧：」然後，我送她回家，向她要了一点点钱，找了一间非法的小旅馆住了进去。

　　小旅馆条件不是很好，不过有一台电视和电扇。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要睡着，但是怎麽都睡不着。

　　因为我一闭上眼睛，就听到一阵阵凄厉的惨号声，还出现熊熊的火焰。

　　就算脑子拚命去想其他事情，还是睡不着觉. 没法子，我只有跑到一个通宵营业的小店中，买了几瓶啤酒，一瓶白酒，一袋花生米，然後将白酒兑着啤酒喝。

　　这样喝容易醉，但是醉得不狠，如果光暍白酒的话，暍醉了呕吐太难受了，第二天醒来头也仿佛要裂开一般。

　　果然，喝了两杯白酒兑啤酒後，头就开始发闷，就开始昏昏欲睡。

　　用力往床上一砸，便呼呼睡了过去。

　　这一睡，便睡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 还好昨天晚上喝的是白酒兑啤酒，现在醒来头虽然还有一点闷，有一点点痛，却也不会非常难受。

　　迷迷糊糊地用清水拍了拍脑袋，顺便冲了下头，让自己稍稍清醒一些，然後飞快跑回房间，打开电视机，切换到本地的有线电视台。

　　果然，电视节目里面播报的，正是凌晨的那场大火。

　　新闻说地下室里面十二人全部被烧死，大火被扑灭的时候，屍体只剩下一团团人形焦炭，惨不忍睹，不过，并没有说那是地下赌场。

　　警方也宣布，这是一场人为纵火，因为现场发现了汽油痕迹. 所以，警方悬赏十万，让市民踊跃举报纵火犯的线索。另外，警方也根据屍体的形状，开始复原死者生前的相貌。

　　听到这十万元，连我都有些蠢蠢欲动，毕竟我知道是谁纵火。若是去举报，这十万块铁定落在我手里. 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警察对我来说，实在太危险了。而且，我很快就有几百万了，哪里还需要把这十万块放在眼里. 我想要得到的讯息都已经得到了，看着画面上大火後的残迹，我又忍不住想起昨天晚上的情形，耳边又响起了一群人的惨叫呼救声。

　　身上冒了一个寒颤，我立刻拿起遥控器准备换台，想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节目，把脑子里面恐怖的情景排挤出去。

　　就在我准备换台的时候，电视的画面忽然猛地一转，出现了一个端庄的主持人，不过长相不怎麽样，毕苋是小地方的主持人。

　　「下面播报纵火案最新进展，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已经成功抓获纵火嫌疑人。

　　此男子王某系无业游民，四年前曾经因打架斗殴被判刑两午。出狱後仍旧游手好闲，与本地流氓团体有勾结，被拘留多次。据举报人造露，该嫌犯此次纵火是因为赌博与章姓男子结仇，昨日曾有斗殴行为，失去理智的王某决心报复，於凌晨四点钟左右偷得十五公斤汽油，将章姓男子等十余人，烧死在废弃的地下室中。

　　目前，此案正在进初步审理中。另外，三名死者被怀疑与最近几宗失踪案有关」尽管是一闪而过，但我还是认出来了，那个举报人是一个平头的壮汉，正是昨天晚上与放火的长发青年一同出现的那人。

　　根据昨天晚上的情形来看，这个平头壮汉与纵火犯是朋友，但是为了这十万块的悬赏金，他还是出卖了自己的好友。

　　我立刻换台，心中暗道：「没事了，这回是真的没事了！」然後，疲倦而又轻松地躺在床上，伸手摸了摸恶魔的那个液晶萤幕，依旧有些不寒而栗。

　　如果那个王姓长发青年没有抢我的一千块钱，他就不会跑去赌博，就不会再次输得乾乾净净，就不会与睹场老板闹翻被殴打，就不会有那麽大的仇恨，就不会去伦汽油，就不会去放火将地下赌场的人全部烧死。

　　如果没有我的那一千块钱，他说不定垂头丧气跑回家睡觉去了。

　　但是这些，我都不愿意多想，努力让自己去看电视节目。

　　电视台演的是台湾节目，吴宗宪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为了不去想我不愿意想的事情，我努力盯着杨丞琳的娃娃脸，用力地意淫她。

　　正意淫间，外面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身子猛地一紧；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接着怦怦跳得飞快。

　　「不会是警察吧？？这个时候又有谁会来找我？？」我拚命地捣住胸部，努力地平下急促的呼吸。

　　闭着眼睛做深呼吸，想要让自己安静下来，谁知道敲门声越发的急。

　　「冷静，冷静. 」我一边警告自己，一边走过去开门，目光却盯在窗户上，若是真的有危险，就立刻跑到窗户旁边，从窗户跳下去。

　　打开门後，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全身几乎脱力了一般。

　　门外站的是李慧君，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盒。她戴着帽子和墨镜，若不是我对她非常熟悉，差点还认不出来。

　　「我给你送饭。」李慧君走进了房间.

　　\*\*\*\*\*\*\*\*\*\*\*\*\*\*\*\*\*\*\*\*\*\*\*\*\*\*\*\*\*\*\*\*\*\*\*\*\*\*\*\*\*\*\*\*\*\*\*\*\*\*\*\*\*\*\*\*\*\*\*\*\*\*\*\*\*\*\*\*\*\*\*\*\*\*

　　堕落之王 第2集03章

　　我微微一愕，然後关上了门. 李慧君打开保温盒，端出了里面的饭。

　　是排骨炒饭，还是热的，很香。

　　我接了过来，打开一瓶昨天晚上买来的啤酒，一阵狼吞虎咽，便将一大碗的排骨炒饭全部吃了下去。

　　「警察今天有没有过来找你？？」我问道。

　　李慧君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那个畜生的老婆二下天早上被警察带去辨认屍体了。不过已经被烧得认不出来了，警察正在复原面孔，说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画像出来。」「那就没事了！」我勉强露出一丝笑容说道。

　　李慧君坐在床旁边低头不语. 「不过钱一天没有拿到手上，就一天不能放松。」我接着说道：「张世宏那边应该是没有什麽问题了，他今天联系过你吗？？」李慧君点了点头道，「他刚刚打电话给我说，事情正在处理中，最晚到明天，便可以拿到钱了，现在正在抓紧办一些手续. 」「那就等吧！」我叹息道。

　　「你要不要回我家里住？？」忽然，李慧君问道。

　　我微微一愕，心中倒是一动，接着摇了摇头道：「我还是住在这里吧，你家里说不定什麽时候警察会过去，太危险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我们就要拿到钱了。」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朝李慧君问道：「拿到钱後，你准备怎麽做？？」「把房子卖掉，离开这里. 」李慧君说道：「至於具体做什麽，明天再告诉你。」「你呢？？」李慧君转头过来，朝我问道。

　　「我？？」我脑子转了好几个念头，然後道：去省城买房子，然後继续拚命赚钱，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我没有告诉李慧君我的理想：把我遇过所有的美女，班花、校花、系花全部都弄到手。

　　目前看来，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李慧君没有回应我，而是将头转向窗外，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间道：「就像现在这样赚钱吗？？」我现在是怎麽赚钱的？？诈骗？？恐吓？？还是其他？？

　　「这次是意外。」我解释道：「准确地说这次的钱，我不得不赚，下次赚钱，就会有目的有计画地赚了。」李慧君再也没有回话，又坐了一会儿後，便起身把饭碗和保温盒收拾好，然後向我告别，转身便要离开. 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李慧君忽然又转身过来，问道：「楚郁，我丈夫的死，和你有关系吗？？」我身躯微微一颤，面色一变，她怎麽会想到这上面！

　　难道，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心思可以敏锐到这个地步？？

　　就好像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团里面藏着一条带血的丝，根本看都看不见，只是露出了一撮比汗毛还要细的小头. 这个女人，竟然可以一把拈住线头，然後将带血的丝线扯了出来。只不过，血已经乾涸，她还不能确定，这个丝线本来就是红的，还是被血染红的。

　　「我只是很奇怪，你会找到我。而且你先前并不认识我。你为什麽会钻进我的家里，是偶然还是别有目的？？」李慧君关上了门，低声道：「本来这个念头很模糊，而且我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拿到钱，也没有考虑太多，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太蹊跷了。你为了洗刷我们杀人的嫌疑，竟然去将那个混蛋的屍体挖出来，然後放在地下赌场的门口，然後恰好地卜赌场被烧掉。那混蛋的屍体自然被烧成焦炭，警察自然会认为他失踪是因为去睹博，会认为他也是被烧死的，而不是被我们杀死的。甚至，你之前向我要了一千块钱也非常蹊跷. 总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非常巧合，非常可怕，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去安排，一环扣一环，没有丝毫破绽. 你，仿佛可以知道会发生什麽……「而且张世宏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人。我怎麽也想不到你能用什麽办法可以迫使他拿出那几百万的保金。」李慧君补充道。

　　「你为什麽不等拿到钱之後，再问我这些问题？？」我低声问道。

　　她把这些问题问出来，是有风险的。毕竟像我这种人，绝对不愿意被人猜测到这麽隐密的秘密。按照她聪明的性子，完全会憋在心中，烂在肚子里面，等拿到保险金後，立刻和我离得远远的，老死不再相见。

　　李慧君安静了一会儿没有回答，片刻後低声说道：「毕竟，你和我在一张床上睡过，我不想藏在心里. 」我心中轻轻一麻，竟然涌起了些许的感动。

　　「你见过我丈夫吗？？」李慧君问道，接着又换了一种语气问道：「你见过李雄吗？？」我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就见过他一面，我完全不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在一间路边餐厅吃饭，喝了不少酒。」我自然还有很多话没有说，比如李雄的死和我有没有关系，我为什麽会找到李雄家等等……「我回去了，晚点再给你送晚饭，然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保险公司拿钱. 」李慧君重新打开了门，朝我说道。

　　接着，她关上门，转身离去。

　　顿时，我心中不由得有一丝薄薄的隔阂. 但是，一想到我明天就要拥有一百五十万，我就把一切烦恼抛之脑後。

　　剩下的，只有浑身的兴奋，还有说不出来的烦躁。

　　我从小就虚荣，喜欢花钱，但是却穷得一塌糊涂. 所以只能买假名牌，把自己打扮得白认为潇洒，去勾引女生。

　　其实，那些真正漂亮的女生，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装腔作势，一眼就看出了我全身上下全部是地摊货。亏得我还和别人吹牛，衣服是专卖店买的，花了一千多。

　　裤子也是专卖店买的，花了四、五百。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我，在那些有钱又漂亮的女孩眼中，真是一个可笑虚荣的小丑。

　　而且就算我再装腔作势，内心深处总是隐藏着一股深深的自卑。平时还不觉得，但是碰到占筱蔓这样的女孩，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远远避开. ，而碰到章允这样天使般青春完美的女孩，我总觉得背後一直冒着凉气，觉得自己在不停地缩小，脖子越缩越短，总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癞蛤蟆。

　　我把这一切归咎於我穷，我没钱. 穷人，是没有骨气的。或许，历史上有些人非常穷，但是他们的思想非常的丰富、纯粹，甚至高尚，所以他们顶天立地。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也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真的存在，但至少我不是那种人。

　　所以，我一定要有钱，我从来都没有有钱过. 老实说，我最有钱的时候，身上不会超过二千块钱. 而我明天就要有钱了，而且是一百多万. 我现在已经开始幻想，明天拿到那笔巨款後，我应该怎麽花。

　　我到底应该怎麽花呢？？

　　当一个没钱的人，去想有钱应该怎麽花时，通常是想怎麽在酒吧里面摆阔吸引女人，怎麽买名牌衣服，怎麽买好车子，怎麽在同学聚会上享受我混得比你们好的那种快感。这些都是白日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这种幻想，不如梦境中的梦来得逼真，却有着美梦醒来後的痛苦、遗憾和饥饿感，一直处於自我幻想中的人，是可怜的。

　　但是，明天真的就要有钱了，这些美梦马上都要实现，不是幻想。这种美妙，是没人可以体会的。

　　时间过得好慢啊！什麽时候才能到明天啊？？

　　我开始坐立不安，想要上床继续睡觉，直接睡到明天醒来去拿钱，但是怎麽就睡不着。

　　於是，我又接着幻想，明天有钱後，我到底应该怎麽花呢？？

　　不，不是幻想，是设想，是计划！

　　我以前也天天沉浸在幻想中，自己编故事，把自己当作主角，当然是发达後的我做主角，然後我身边那些落魄或者半落魄的人作配角，那些混得不错就趾高气扬，但又不是混得很好的熟人做反派。我在里面装酷，在里面扮猪吃老虎，拚命享受他们的妒忌……这种幻想会让时间过得非常快，等到我的白日梦到达尾声的时候，我已经装阔许多次，优越感已经淡而无味的时候，我才醒了过来。

　　而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

　　又无所事事的我，从房间里面走出去，在旅馆的院子里面找人聊天。我明天就要有钱了，我完全可以带着充实的心态舆人聊天了，毕竟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人，都是混得不太如意的人。

　　「兄弟哪里人，姓什麽？？」「我姓楚，江邮人！」「兄弟做什麽的？？在哪里发财？？」「做企划！」「做那玩意赚钱吧？？我不行，我做销售，卖椅子的。就是大会堂里面，电影院里面，那种需求量很多很多的椅子。」「哦！那玩意能赚不少吧！」「不行，累死累活的，一个月也就五、六千块吧！L 这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嘴角抿着得意与优越感道：「不过出差每天有一百五十块补助，我就来住这里，好歹省些钱. 」靠，我撇了撇嘴，我原来还想来你头上找优越感，没想到你反而来我头上找优越感了。

　　「我身分证没带，星级酒店不让住，只能来这里了。」我笑笑道：「明天就有人把证件给我送来了，到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地方了，也不用晚上睡不着觉了。」「楚兄弟，干那能玩意，挣不少钱吧！」我皱皱眉头，道：「不好说，平时懒的时候，几个月一分钱都没有，就要去找活，干完一件案子大概花个七、八天时间，差不多够我花一阵子了，就这麽没心没肺地混着罗。」「那你一件企划至少得有一两万块吧，可真不得了。」「唉！也就一百多万吧！」顿时，院子里面哑口无言、静寂无声，我大爽。

　　回到房间後，我开始後悔与院子这群人的对话了。

　　深深感觉到自己刚才太轻浮、太得意忘形，装酷的水平太差了。

　　而且，万一人家听财起意，过来抢劫我、绑架我，那该怎麽办？？

　　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担心，不由得跑过去，把门又好好锁了一遍，然後用凳子把门顶住，接着又去看窗户关好了没有。

　　然後贴着墙，想要听隔壁房间的人有没有在算计我。

　　我就这麽又陷入了坐立不安中，一直到两个小时後，外面的脚步声，让我陷入了更加的不安中。

　　连忙将眼睛凑到门缝中，看到来的是李慧君，才放下心来，打开门让她进来。

　　晚上的饭菜比较丰盛，有一碟辣椒炒肉，一碟西红柿炒鸡蛋，一碟孜然排骨，但是米饭很少，好在，我这里准备了不少啤酒。李慧君的菜做得很好吃，很够味，非常辣，咸味还挺重。我吃得很快，也很容易口乾，就不停地暍啤酒。李慧君也陪我吃菜，暍了一小杯啤酒，算是提前庆祝。

　　我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盯着李慧君漂亮的面孔，高耸的胸部，肥美的屁股。

　　一开始，还因为下午的隔阂，看得躲闪. 後来酒暍得越多，脑子变得迷糊，索性直截了当，赤裸裸地看。

　　「吃完饭後，一定要压着李慧君这具又软又香的身体奸好干一炮。」我一边想着，一边燃烧起下身的慾望，一边喝酒。

　　喝完了二瓶啤酒兑白酒後，菜已经吃完了，我眼睛已经死死盯住了李慧君身体上的一个部位了。

　　李慧君穿着薄薄的裤子，坐在椅子上，两条丰满的大腿，还有微微隆起的小腹，挤出了无比肥美的三角。

　　鼓鼓的，撑得裤子很紧，那里便是李慧君的阴部了。

　　这个女人很丰满，一坐下，把阴户的三角地带，挤得越发饱胀。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三角地带，然後忘记自己曾经干过她的事实，就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的阴部。我盯着她裤子鼓鼓的痕迹，拚命去想像她阴部的样子，去想像目己用手摸上去的情景，那种鼓鼓的触感。

　　於是，我的手伸了出去，直接挤进李慧君夹得紧紧的裤裆中，隔着裤子去摸她鼓起的阴部，顿时全身的火都冒了起来。

　　不过，酒暍多了，实在有些晕、有些困。

　　没有来得及多想，我直接软倒在床上。

　　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有双小手伸进我的裤裆，抓住我巨大的肉枪，用力地撸动。

　　然後，我发热的下身，挤进了一个更热的腔内，被又吸又舔的。

　　然後脸上一烫，一团软软的肉，坐在我的脸上，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刚刚张开嘴巴想要喘息，嘴唇却碰到了一个热乎乎、湿漉漉的裂缝，还有一股成熟女人特有的骚气冲鼻而入。

　　然後那团软肉拚命地蠕动，仿佛要将我的脑袋坐扁了，然後我索性将整个鼻子完全陷入湿漉漉的肉缝中，拚命地用我的鼻子蹂躏她的肉缝. 几乎在我要窒息的时候，那团硕大的肉团和肉缝离开了。然後，下身那火红几乎涨裂的枪，猛地刺入那道肥美拥挤的洞穴中。

　　疯狂的进出，疯狂的扭动，疯狂的左插右刺。

　　有点痛，未几，後背开始发麻，下身开始发麻，然後双腿开始发麻。

　　最後，疯狂泄出，脚趾头、头皮发麻。

　　然後，什麽都不知道了。

　　\*\*\*\*\*\*\*\*\*\*\*\*\*\*\*\*\*\*\*\*\*\*\*\*\*\*\*\*\*\*\*\*\*\*\*\*\*\*\*\*\*\*\*\*\*\*\*\*\*\*\*\*\*\*\*\*\*\*\*\*\*\*\*\*\*\*\*\*\*\*\*\*\*\*\*\*\*

　　堕落之王 第2集04章

　　头好昏。

　　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

　　也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

　　说是在梦中，却又感觉到破旧旅馆灰暗天空的颓废. 说是在现实中，憋尿到极点，拚命地想要去厕所撒尿。明明厕所很近，明明只要起身，就可以轻易走过去，然後非常爽快地撤尿。

　　但是偏偏身子重得不得了，怎麽也起不来。思想早巳经迫不及待地飞向厕所。

　　身体却动也不动，快走啊，快走啊！不然膀胱就要爆炸了。

　　小腹好涨！

　　忽然，睾丸猛地一阵抽搐刺痛！仿佛被针猛地扎了一下。我汗毛一竖，眉毛一颤，瞬间睁开眼睛。

　　天，膀胱就要裂开了，尿已经挤到了尿道口了。

　　我来不及想任何事情。猛地从床上蹦起，仿佛被跺住尾巴的猫似地飞冲进厕所。

　　老二还没完全掏出来，也没有跑到马桶前，尿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喷出这便是尿崩了！足足射出两公尺多，这是我告别处男後，从未有过的数字。

　　好爽啊：爽得卵蛋都有些痛，爽得想停都停不下来，龇牙咧嘴地一边痛苦地享受着。

　　还一边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老二，发现上面竟然有点红紫斑点，好像受创过. 脑子渐渐恢复了作用，开始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夜的情形。

　　「对了，今天要和李慧君一起去拿钱. 」第一件事，就想到了这个，顿时整个人都兴奋起来，连带着老二也猛地扬起，结果厕所的墙壁湿了一块. 「现在时间估计不早了，刚刚迷迷糊糊中，窗户外面好像都暗了。」我一边想着一边解着尿。

　　「什麽？？很晚了，外面天都暗了？？」我身体掹地一阵颤抖，就如同那天晚上见到那个已经死去的孕妇，抱着那个浑身带血的死婴恶魔一般。

　　浑身的冰冷，战栗，满头皮的发麻，麻木！

　　本来喷涌的尿，怎麽也止不住的尿，猛地一战栗，缩回去一截，硬生生止住了水流，结果是睾丸的一阵剧痛。

　　来不及看镜子里面如同死人一般铁青的面孔，来不及将老二放进裤裆里面，我猛地转身朝窗户跑去。

　　盯着外面的天空！

　　是阴天，漫天的乌云！是最压抑的空气，是最灰暗的天气。

　　若是正午时候，堆满乌云的天空，也不会显得非常灰暗。因为那代表会带来一场雷阵雨，汹涌的暴雨下得又快又急，但是去得也快。

　　很快，就会万里无云、艳阳高照。甚至，上天还会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安慰一下。

　　但是傍晚的乌云，却是灰暗的。

　　天会一直黑下去，而且会越来越黑，一直到真正的黑夜来临。

　　会下讨厌的大雨，会打让人害怕的雷，会劈刺目狰狞的闪电。

　　傍晚的乌云，会失去阳光灿烂的希望。

　　而此时，窗外的天空，正是傍晚。

　　没错，正是傍晚。

　　压抑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憋闷之极。

　　我拿出手机一看，已经五点了，傍晚五点了。

　　李慧君说的是早上去保险公司拿钱，她说会来叫醒我，会来找我的。

　　而此时，已经傍晚了，这意味着什麽？？

　　我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李慧君的手机号码！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经关机！」我全身开始发抖，天气很闷，很热。

　　我全身的汗，如同爆浆一样涌出，每一颗都如同黄豆般大小。

　　此时我应该很热的，但是却觉得好冷，四肢冰凉，连五脏六腑都冰凉。

　　内心充满了绝望，却又充满了希望。

　　希望是李慧君的手机没电了，期望她之所以没有找我一起去要钱，是因为见我睡得太热了。

　　我的双手都在颤抖，几乎拿不住手机. 右手用力打了一下左手，然後用石头一般僵硬的手指急促地拨了张世宏的手机号吗。

　　「喂。是张世宏吗？？我是楚郁，李慧君今天早上找过你没有？？」「来过了啊，她已经拿到那三百多万赔偿金了。我已经实践了楚先生的要求了哦！」接下来，张世宏说什麽话，我都没有听见。

　　手里一软，手机掉落在地上。昨天晚上，李慧君在我吃的东西里面下药了，否则我也不会睡到现在。

　　就这样呆立了很久，浑身都仿佛失去了知觉，感觉不到手脚，脑中一片空白。

　　乐极生悲的当下，只有麻木，还有彻底的灰暗。

　　真正的痛苦和悲凄到今天半夜才会袭击我，肯定会让我痛得半死。

　　呆立了很久後，外面猛地响起一个霹雳大雷，震得我一阵颤抖。

　　我掹地摇了摇头，然後面无表情地打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支匕首藏在袖子里面。

　　然後打开门，走了出去。

　　「楚先生，要下雨了您还出去啊！」「是啊！」我竟然朝旅馆老板笑了一下，然後钻进了外面压抑黑暗的大空下。

　　走在赤裸的街道上，天上的乌云越压越低，天越来越黑！

　　「轰！」雷声震耳欲聋！

　　「卡嚓！」闪电触目惊心，仿佛随时都会将身体劈成两半：但是，天上的雨，就是下不下来。

　　我就这样麻木地走着，没有看路，双脚却又不需要引导。

　　走进了李慧君的社区，走上了楼梯，没有丝毫的躲躲闪闪. 一直走到了李慧君的门口：望着熟悉的门口，脑于里面污现李慧君的笑脸，冷冷的脸，倔强的脸，狡猾的睑，深沉的脸。

　　美丽的脸。

　　心中莫名地涌起一阵温情，涌起一丝希望，或许，她正在里面等我，已经做好了饭菜！

　　我伸出手，敲门！

　　本来害怕会没人在里面，但是门却很快被打开. 不过，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警戒地望着我，手依旧搭在门上，确保随时可以关门锁上。

　　「你找谁？？」「李慧君，我找李慧君！」「我不认识这个人！L 中年妇女便要猛地关门，接着忽然说道：「哦，李慧君，是不是这幢房子原来的主人？？」我点了点头，「她已经搬走了，不住在这里了。她的房子几天前就已经卖给我了，不过今天才搬走。」中年妇女说道。

　　「你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吗F.」「不知道！」中年妇女回答完後，便关上门. 我本想再敲门，但是浑身提不起一丝力气。一会儿後，才机械地朝外面走去。

　　望了望外面的天空，已经黑得如同锅底一般，乌云彷佛要淹没了这个城市一般。

　　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忽然後面又响起了开门声，接着一个温和的中年人声音响起。

　　「小伙子，你是不是姓楚？？」我转身，见到了中年人探出一个头来。

　　我点了点头，从脚底好像涌起了一丝力气。

　　中年男人没有回话，探出来的头也直接缩了回去，但是门却没关。

　　过了一会儿，那个中年男人的头又探了出来，伸出一只手。

　　手上，有一个信封！

　　「这是之前屋主留下的，让我转交给一个姓楚的人，应该就是你了。L 中年男人说道，目中闪现着八卦的光芒。

　　我匆匆上前两步，拿过信，用力地一把撕开，抽出里面的信纸，纸上娟秀的字迹只有短短的一行。

　　「旅馆房间的枕头下，我留给你一封信！」顿时，我飞一般地冲下了楼梯，疯一般冲向旅馆. 天空，依旧电闪雷鸣. 「楚先生有什麽事情吗？？」见到我冲进旅馆，老板问道。

　　我充耳不闻，迳自冲进了自己的房间，猛地掀开枕头！

　　上面有一张写满字的纸，上面的字微微有一些凌乱 .「楚郁，我走了！我拿到了三百多万的赔偿金了，房子也卖了三十多万. 这几年，我一直觉得过着如同噩梦一般的生活。但是现在想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悲惨. 老实说，找一直想害死李雄，但是听到他的消息後，我有的却是悲伤，尽管我强迫自己装出欢喜。

　　我是一个自卑的女人！我羡慕那些上班的女人，我羡慕那些不用上班，但是却有内涵的女人。

　　我学她们，但是和她们却说不上话。我之前问过你的理想，你没有告诉我实话。

　　你也问过我的想法，我没有回答！

　　我回家了，回老家了！是我的家乡，应该也是你的家乡. 那里很穷，但是城市的气息其实让我有些害怕，尤其现在看到警察，看到公公婆婆，我都会害怕。

　　还记得我们的初中学校吗？很破，很旧！学校连食堂都没有，教室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危楼了，我们在上面跑得狠了，就感觉整栋楼都在摇晃。

　　学生寝室全部是土房子，一间寝室住二十多个人！

　　所以，我要带着钱回家，盖一所学校。不用多好，但是要很乾净. 然後，我想在学校里面，我应该能做副校长吧。校长找谁我也想好了，就是我们读书时候的张校长，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我昨天晚上，整整憧憬了一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幻想着我当上副校长的样子，孩子看我的目光，我爸爸妈妈看我的目光，别人看我的目光。

　　我很高兴，很兴奋，很幸福，尽管有一点点遗憾，另外，枕头底下还有一张卡，里面的钱是属於你那份的。」看到这里，我立刻掀开枕头，果然看到一张银行卡躺在上面。我飞快将银行卡拿起，便要贴在胸口，但是动作到中途中，又悄悄地放下！

　　继续看信！

　　「密码是你的生日，我本来不知道，是去查毕业纪念册时查到的。」没了，信结束了！

　　我欣喜若狂，却怅然若失！

　　之前的感觉是绝望麻木，现在的感觉，却是心酸，一丝丝的麻，一丝丝的苦涩！

　　眼角很酸，有流泪的慾望！

　　我昨天也整整幻想了一下午有钱的情景，李慧君也遐想了一个晚上，只不过我们想的内容并不一样。

　　我走到厕所里面，将剩余没尿完的尿继续撒完。

　　尿也不喷射了，软绵绵地洒着，却源源不绝. 撒好後，又继续躺在床上，将那封信蒙在脸上。

　　闭上眼睛，拚命地想要呼吸李慧君留下的气息。

　　隐约看到，信的背面，也有字！

　　翻转过白纸！

　　背面的字很少。

　　「如果，假如你能收心，我在家乡等你。假如你不能收心，千万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没有恋爱过的我，脆弱得无法想像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父母的！」我将信小心冀冀地叠成了小方块，放在贴心的胸前口袋，然後拿起银行卡，看了好一会儿。

　　走到窗口，顿时觉得一阵清凉的风吹过，钻进我的鼻孔、嘴巴！

　　顿时，全身清澈舒爽，凉沁心扉。

　　雷停了。

　　天上的乌云，被吹得越来越淡。

　　尽管吹淡後的天空，没有出现太阳和光亮，但是却出现了星星和月亮，乾净美丽得吓人。、我足足站在窗户前一个多小时，就盯着天上皎洁的月亮。那张银行卡在手指间灵巧地转动着，心乱如潮。

　　挣扎，徘徊！

　　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的月亮，皎洁的月亮虽然非常美，但是看了半个多小时後，我也不觉得它耐看了。

　　我眼珠子轻轻一转，目光往下移动了半寸。

　　那是街道对面一间很一般的夜总会，门面也有些俗气，但是站在门口的那两个女孩，竟然是不多见的漂亮女孩。

　　穿着清凉性感的超短裙，细细的腰，翘翘的臀，看起来非常诱人。

　　就这麽一个夜总会的门口，也停放着不少车子，最好的车子竟然还有audi奥迪。

　　隐隐间，只隔着一条街，还能够听见夜总会里面传来女孩的嬉笑声，以及脂粉的香味。

　　天上的明月，固然皎洁漂亮，但是未免太清淡孤单了，还是下面的风景比较丰富多彩。

　　「喂！」忽然，我听到隔壁窗户有人招呼我。

　　转头望去一眼，发现竟然是昨天傍晚和我在院子里面吹牛的那个男的，就是那个推销椅子的男人。

　　他比我更加过分，竟然用望远镜看对面的夜总会。

　　「兄弟，你那麽有钱，怎麽不过去玩玩啊？？」他目光中带着嘲笑问道。

　　显然，他是认为我昨天傍晚在吹牛，觉得我根本去不起对面的夜总会，所以在这里嘲笑我。

　　而对面站门的那个小妞，隔着一条街也能够听见那人说话，不由得朝我望来一眼，看着我身上便宜的衣服，那娇俏的小嘴，竟然微微撇了撇，露出一丝鄙夷的笑。

　　「我先去买几件衣服，找一个好的酒店住下，再去干对面那里的小姐！」我大声说道。

　　顿时，那个小妞厌恶地白了我一眼。而隔壁窗户的椅子推销男，撇了撇嘴，嘀咕了一句穷疯了，再没有理会我，继续拿起望远镜看对面小妞的胸部和屁股。

　　我将卡揣好放在口袋里面，朝旅馆老板打了一声招呼後，便离开了这家非法小旅馆，因为之前已经有人结过帐了。

　　我一路走下去，终於在一家超市前面找到了一台自动提款机，迫不及待跑过去。

　　然後一阵深呼吸，将卡塞进机器里面，按了我的生日密码，然後点查询余额. 机器处理期间，我竟然心跳加速到有些痛，然後闭上眼睛不敢去看提款机的萤幕。

　　害怕上面的余额，会是一个零字，害怕美梦会在这个时候破灭。

　　我实在穷得太久了，穷怕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憋着气睁开了双眼。

　　哇！好长的一串零啊，我数了又数，小数点面前，足足有六个零，而开头的数字竟然是二。

　　也就是说，这张卡里面有二百万，李慧君竟然给我留下了二百万. 我顿时头脑发闷，整个身心欢喜得好像要炸开了一般。

　　\*\*\*\*\*\*\*\*\*\*\*\*\*\*\*\*\*\*\*\*\*\*\*\*\*\*\*\*\*\*\*\*\*\*\*\*\*\*\*\*\*\*\*\*\*\*\*\*\*\*\*\*\*\*\*\*\*\*\*\*\*\*\*\*\*\*\*\*\*\*\*\*\*\*\*\*\*\*\*\*\*\*\*\*\*\*\*\*\*\*\*\*\*\*

　　堕落之王 第2集05章

　　「我要花钱，我要花钱，我要吃最好的，我要穿最好的，我要住最好的，我要摆阔……」顿时，一阵阵念头涌上我的头脑，竟然痴了。

　　「滴！」因为我太久没有操作了，自动提款机叫了一声，把卡吐了出来，才让我醒了过来。

　　我连忙又将卡插了进去，然後按了密码，准备取两万块钱出来，因为两万块钱是提款机每天可以提的最大数字了。

　　而就在机器开始数钞票的时候，那种沙沙的声音，还让我担心，会不会取不出钱来。一直等到分几次取出来的那厚厚的一叠钱拿在手里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虚假。

　　直接将两万块钱塞进裤子口袋的时候，我又後悔领得太多了，因为两万块有二百张，实在太厚了，而且还挺沉的。

　　不过，这种钱放在口袋里面的沉甸甸感觉，很爽！

　　路上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上车後第一句话就问道：「今天晚上包你的车，多少钱？？」那个司机微微一愕，先是朝我看了一眼。然後试探性地问道：三百！」我抽出一张一百的递给他道：「给你五百，先给你一百，等不需要你的时候，再结算剩下的部分。」那司机没有想到从我这种穿着落魄的人身上，还能小赚一笔，不由得大喜，脸色也生动了许多。

　　「哎！好，我的车开得又稳又舒服，保证让您服服贴贴的！您先去哪？？」「这个小县城里面，哪里有卖比较好一些的衣服？？」我淡淡问道。

　　「东方商厦，没话说的！像我这种人，压根不敢进去，里面一件衣服的钱，就让我一个月白干了。」司机啧啧有声。

　　「那就去东方商厦吧！」我说道。

　　「好！」那司机发动汽车。

　　一路上，这司机显然想讨好我，与我多说话，我都没有多理会，後来他也讪讪闭嘴了，专心地开车。

　　县城很小，所以很快就到了东方商厦. 东方商厦，在这个县城里面，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了。

　　整个大厦灯火通明。霓虹灯闪烁，竟然还有透明的观光电梯。

　　「在下面等我！」我朝司机说了一声，便迈进了东方商厦里面。

　　我以前没钱的时候，进这种地方都是充满派头的，何况现在是有钱的。

　　直接找到一个女服务员问道：「最好的衣服，在哪里卖？？」这种地方的女服务员，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脸蛋好，身材奸。

　　曼妙的身躯，裹着粉红色的套装，高跟鞋，一字步。

　　重点还要年轻，完全是整个商厦的门面和花瓶！至於文化素养，那是不重要的。

　　相信眼前这个不超过十九岁的女孩，学历不会超过高中。

　　妆画得有点浓，但是本来年纪就小、皮肤也水。我不由得多瞧了几眼，顺便瞥了瞥她的胸部，还有下腹，顿时，胯下竟然又蠢蠢欲动起来。

　　那个女服务员上上下下看了我几眼，瞧我的打扮，根本不像是进入名牌服饰店的人。

　　可是，瞧我脸上的气势，又不像是进来瞎逛长见识的。

　　一阵狐疑的目光後，她还是朝我娇声说道：「八楼有名牌服饰，您要去吗？？」我点点头，道：「带路！」女孩稍稍犹豫一阵後，便走在前面带路，朝观光电梯走去。

　　我故意落在後面一些，就盯着她挺翘浑圆的屁股。

　　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衣服紧身，青春动人，也真是撩人。害得我两只手总想猛地抓上去。

　　很快就到了六楼，女孩把我带到了nike专卖店面，我顿时皱了皱眉头，没有跟着走进去！

　　虽然我之前穷，但是假名牌买了无数，为了装有钱人，还查了不少资料，清楚知道nike都是一些什麽人穿的。

　　女孩看清楚我的脸色，又带着我进了一家国内顶尖时装品牌的专柜。

　　这下子，我完全铁青着睑，直接走开. 女孩慌乱了起来，连忙追了上来，道：「先生，先生！这里面有一家，肯定能让你满意的！」接着，她便带着我走到商场最里头的一家，看着门前的招牌，倒使我吓了一跳。

　　竟然是亚曼尼，这种小地方，也有亚曼尼。

　　见到我进来，亚曼尼里面的店员，虽然有些惊讶，但依旧笑容满面的上前来。

　　然後接着热情地为我挑衣服，另外一个店员，已经打开了试衣间，表示我随时可以进去试衣。

　　本来这个时候，我应该试了又试，一直试到最好看最合算的一件衣服。

　　但是我只将店里面的衣服略略看了一眼，然後手指指着一件T 恤，道：「要那件，至於大小，你应该看得出我的身材！」没等到店员将衣服拿下，我又指着一件衬衫，道。。「那件也包了！还有裤子，就那条，还有你右边那条，还有你身後的皮带。你这里有眼镜吗？？没有，那算了！」接着，我朝其中一个店员道：「麻烦你去给我挑一双鞋，皮凉鞋。我穿四十码的，样子你看着挑，我相信的你眼光，反正也穿不久，等下你拿帐单过来，我一起去结账。

　　「好！」其中一个店员飞快跑了出去。

　　「先生，您在亚曼尼的消费，一共是一万六千元，请您到隔壁收银处结帐，谢谢！」我接过那些单据，连同另外一个店员拿过来的鞋子，迳自走到收银处，拿出卡划了帐。

　　後面那个漂亮的女服务员，眼睛已经亮晶晶了。

　　最後，我拿着衣服和鞋子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店员一直送我到电梯门口。

　　整个购买过程，没有超过三分钟。

　　观光电梯里面，这个漂亮年轻的女服务员，脸蛋开始潮红，有一点点不安。

　　「有什麽地方可以让我换衣服，不要更衣室这种小地方。」我忽然朝小女服务员问道。

　　「啊！」女服务员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後才回答道：「您说什麽？？」「我要找一个换衣服的地方！」我重复道。

　　女服务员想了好一会儿後，才道：「我有一间休息室，如果您不嫌弃，可以去那里换！」「不过，您要远远跟着我，不要让人看见！」女孩话刚说完，电梯已经到了底层，她猫一样窜了出去，朝一个地方跑去。

　　然後，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朝我招手，我就这样远远跟着她，到了她的休息室里. 这间休息室比较简单，只有一张椅子，一张小床。不过，倒也整洁乾净. 女孩在门外，我在里面换上了衣服。

　　老实说，换上了全套的亚曼尼，还真的很帅。

　　「好了吗？先生。」外面的女孩低声打断了我在镜子里面的孤芳自赏. 「好了，进来吧！」我说道。

　　女孩低着头，看着地上走了进来，然後脸红红的说不出话。

　　「帮我系一下鞋带！」我开口说道。

　　女孩便在我的脚下蹲了下来，帮找系鞋带。

　　这样，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着她蹲下的腰臀。

　　女人蹲下来的屁股，都会很圆很大。这个女孩也不例外，而且她还故意挺直了上身，使得腰尤其的细，胸部尤其的挺。

　　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她衣服里面的乳沟。

　　白花花的乳沟，被胸围挤得非常诱人。

　　我伸手，朝她的胸部摸去！

　　「啊！」女孩低呼一声，飞快捣住了胸口，低声叫道。。「不要！」趁着她还蹲在地上，我将勃起的下身老二，往前一坩，便顶在她脸上。

　　「啊！」女孩又惊呼一声，然後飞快後退，一不小心，圆圆的臀部坐倒在地。

　　两条大腿顿时分开，我趁机看见了里面粉红色的小内裤。

　　我直接上前，分开她两条雪白的大腿！

　　「不要，不要！」女孩拚命夹住大腿，夹住了我的手。

　　我就这麽看着她，皱眉道：「真的不要？？」女孩胸口飞快地起伏，挣扎了很久道：「不要在这里. 」「我喜欢在这里！」我笑着说道，然後猛地分开她的大腿，隔着内裤揉搓她的阴部，中指把住她菊花，用力地转. 另外一手，直接将老二从裤子里面掏出来，贴向女孩的脸。

　　女孩想要躲闪，我左手捏住她下巴，一阵用力，便将她嘴巴捏开，然後将老二插进她嘴里. 接着抓住她後脑的头发，往後拉，往前推！

　　女孩顿时呜呜作响，口水从嘴角流出，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我用力往前一挺，她眼睛一白，差不多直接插到了她的喉咙。

　　她并不是太有口交经验，进她嘴巴也就图个新鲜，一会儿我就将老二从她嘴里抽出。

　　让她背过身躯，将她上身往椅子上一按，一把将她裙子掀了上去。

　　也不脱掉内裤，直接将阴部处的布条往旁边一扯，对准湿漉漉的洞口，猛地刺了进去。

　　不用怜悯，不用讲究情调，就猛地横冲直撞。

　　一手抓住她的臀球，一手抓住她的乳房，拚命地扭。

　　只四、五分钟，便感觉到高潮袭来，将老二抽出，对准她的整个雪白屁股，喷洒了一堆。

　　然後从桌子上扯下一大团卫生纸，将老二擦乾净，随便从裤子里面抓住一叠钱，放在桌子上。

　　女孩正在用卫生纸擦屁股，见到我要走，上前抱住我的腰，另外一手伸进我裤裆，轻轻摸着我的老二，娇声道：「你把人家当鸡了吗？？」我摇了摇头道。。「怎麽会。」「把你的电话留给我好吗？？」女孩轻轻吻住我的耳垂，呢喃道：「我想要和你交往，你无聊的时候，就找我！」「嗯！」我接过她拿过来的彩色笔，掀开她上衣，在雪白的乳房上，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 然後，在她脖子上亲了一口，便提着我的东西，走出了她的休息室。

　　我出去的时候，司机还在那里等我。

　　见到我换了一身衣服，他笑道：「我也看不出这衣服是什麽牌子，不过穿上去确实精神。」我微微一笑，钻进车里，朝司机道：「把车子开到我第一次上你车子的地方！」「好的！」大约十五分钟後，计程车便停在了那间夜总会前面。

　　门口站着迎宾的还是那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尤其苗条的女孩，嘴唇下面还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显得非常的厉害泼辣。

　　住在我旁边的那个色狼，还在用望远镜看这女孩，见到出现在望远镜中的我，微微一愕，然後放下了望远镜. 我直接走到那个小妞面前，盯着她的嘴唇道……「出不出？？」女孩脸色微微一变，朝我全身看了一眼，认出了我就是刚才被她鄙夷的人。

　　但此时我全身上下的行头，让她完全收回了之前鄙夷的目光。

　　「我只迎宾，不出台的！」女孩犹豫了好一会儿，倔强说道。

　　顿时，我目光落在另外一个迎宾女人身上。

　　显然，这个女的风尘味道比较浓，年纪比较大。身材比较丰满. 见到我朝她望去，这个女人顿时目光火辣辣地回应我，娇声道：「先生，她确实没出过台，刚来上班不久，做迎宾的。」「处女？？」我问道，目光朝她胯下望去。

　　「哼！」女孩脸红地转开目光，显然不是处女了。

　　「我虽然不是处女，但是只跟我前男友发生过关系，所以我出台费很贵的。

　　L 女孩接着转头过来朝我冷笑道：气不是你这种穿着假冒名牌的男人点得起的。

　　L 我点上一根菸，转身朝对面那个破旧的私人小旅馆走去，背对着那女孩招了招手道：「来吧，价钱随便你说！」「你变态啊，我不要趴在窗户上，你关上窗户。L 女孩赤裸着身体被我从背後压在窗户上飞快地进出。

　　「我喜欢！」我手指沾了些黏糊糊的液体，抹在她後庭花上，然後整个手指挤了进去。

　　「嗯！」女孩喉咙里面发出压抑的呻吟声。

　　我手指猛地往里面一插，她顿时痛得大声呻吟。

　　「这就对了，隔壁房间里面那个用望远镜看你的男人，正贴着墙壁拚命想要听你叫床呐！」我一边动作一边笑着说道。

　　插在她菊花的手指，用力地扩张，然後就这麽湿漉漉地将手指抽出来，塞进她的嘴里. 她呜呜地想要避开，却被我强硬的塞进嘴里搅动。趁着她想躲开的功夫，我掰开她两边嫩臀，将怒挺的老二猛地朝她已经张开的菊花刺进去。

　　「啊！」女孩一阵惨叫，身体一弓，菊花顿时绷得紧紧的，夹得我那玩意一动也不能动。

　　「你，你混蛋，你怎麽搞我後面？？」女孩痛过之後，满脸泪痕骂我道。

　　我又开始进出，捏着她的脸笑道：「不要说你干这行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後，硕大的老二又开始冲刺。

　　「痛，痛，你快点，你快点！」女孩痛得哆嗦，凄声求道。

　　「好，我快一点！」顿时，我下身彷佛装了一个马达一般，拚命地进出着她矫俏雪白的屁股。

　　「不，不，慢点，慢点，痛！我是让你快点射啊……」女孩哭泣道。

　　「我吃过你给的伟哥了，怎麽可能快点射！」我一边笑着，一边猛地将六寸长的老二几乎完全抽出，然後猛地全部插进去。

　　每刺进去一下，她的身体都会猛地一阵哆嗦，然後夹得紧紧的。

　　我每次都这样，她每次也都那样：：忽然，隔壁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奸像是有人从桌子上摔下去，还一边嗷嗷大叫的男人颤抖的声音……

　　堕落之王第2集06章06章我的天使，天使「叮玲铃！」我的手机闹钟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眼前一切如梦。

　　软绵绵的大床，躺在上面仿佛全身都要陷了下去。

　　软绵绵的羊毛地毯，温馨昏暗的灯光。

　　装修考究的墙壁，雕琢精致的天花板，没有点亮就已经璀璨迷人的水晶灯。

　　空调还在呼呼地吹着凉气，使得我可以在夏天的夜里盖着被子睡觉. 我想起来了，和夜总会迎宾的那个小妞在小旅馆折腾完了之後，我就带着她来到本地最有名的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最贵的房间. 此时大床上除了我之外，怀里还多了一个赤裸的小妞。她两条大腿紧紧地缠住我，我一手覆盖在她雪白的臀上，一手搂着她的小腰。

　　被子里面带着熏香和女人香，外面凉飕飕的冷气，让我尤其感觉到被窝里面的温暖和舒适. 「真舒服啊，真想一直不起来！」我心中暗暗叹道。

　　接着，我的手机闹钟又开始准确地响起，我今天要早起，要赶上午去省城的火车。

　　这次，怀中的小姐被我的手机铃声吵醒，不由得伸手过去抓起我的手机按掉闹钟，然後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腻声道：「你那麽有钱，怎麽还用那麽破旧的手机啊！」我不屑一笑，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走进洗漱间. 正在刷牙时，小妞从背後搂住了我，用胸部磨蹭我的後背，道：「你包了我吧！」我继续刷牙没有理会！心中却噗嗤一笑。

　　眼前这女孩漂亮还算漂亮，可是比起占筱蔓、章允来说差得太远了，而且还离不开化妆品，比起李慧君都大大不如。

　　而且还是风尘女子，我会看得上才怪！

　　也就是昨天晚上心情太过於激动，有点饥不择食才找她的。

　　现在我要征服的对象，可是占筱蔓、唐棠这个级别的。

　　见到我的反应，女孩面色微微一暗，一阵隐隐的羞恼，接着很快又消失不见，换上甜美的笑容。

　　我只在镜子里面淡淡地瞥了一眼，就不想再多看。

　　因为早上刚刚起来，她还没来得及化妆. 眼睛也没有昨天晚上大了，鼻子也没昨天晚上挺了，嘴巴也没有昨天晚上翘了。

　　藉着漱口的机会，用力地甩了甩头，努力不将心中的鄙夷显在脸上。

　　「我今天早上要赶着去省城，下次再见吧！」我一边洗脸一边说道：「床头柜上有个皮夹子，里面还有些钱，你随便拿多少，去买一些小玩意吧！」我没有看她的脸，只觉得她身体微微一僵，然後低声地自嘲一笑，便松开了抱住我腰的双手。

　　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刚出道的雏儿，所以听到我的话才会有此反应。寻常红尘女子，此时哪有什麽感慨，一边腻笑一边拿钱，顺便给你留一张名片便是了。

　　接着，我便竖着耳朵，听到她穿好衣服，然後打开房门，离开了房间. 我走到床头柜前，打开放在上面的皮夹子，里头我放着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千块钱，本以为她会全部拿完，没想到她竟然给我留了一千块钱. 随手拨了酒店的服务电话，让他们给我送来早餐，然後顺便派人去给我买一张上午九点前往省城的火车票。

　　吃完早餐後，我便叫车去火车站，一会儿便搭乘火车赶往省城。

　　毕竟，县城实在是太小了。连看到一间亚曼尼专卖店都值得那麽惊喜，窝在这种地方，实在很难找到感觉.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我的校花攻坚战中，第二个目标是占筱蔓，她家是在省城，人也在省城工作。

　　从县城去省城只有二百多公里，这种短途车是没有卧铺的，最好的就是软座，所以我买了一张软座票。

　　这种子弹头的火车速度很快。从这里到省城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我还能赶到省城江州吃中饭。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很小的提包，还有一瓶饮料而已。

　　寻了位置坐下，心中盘算着到了省城以後的生活。

　　首先需要找到一个长期的住处，毕竟不能天天住在酒店。之前我还想着买一间房子，但是现在想来却没有多大必要。

　　首先，二百来万买不了非常好的房子。而且若是买了房子，剩下的钱就不多了，我想要过的美好生活也就过不上了。

　　所以，去租那种豪华的酒店式公寓，是我最好的选择。

　　另外，我还有必要买一辆车。想要泡之前的校花，一辆好车是必不可少的，至少要比占筱蔓的BMW318要好。

　　正在遐想间，忽然鼻孔嗅到一股非常清新的香味，不像是香水。

　　不是李慧君那种成熟女人的体香，也不是占筱蔓那种高级香水的味道，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香味，一种充满青春气息的香味。

　　这种味道，使得我内心深处，忍不住一阵蠢动。

　　「您好，能借过一下吗？？」一阵百灵鸟似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使得我本能地慌忙站起。

　　然後才抬头看到，一个穿着雪白连身裙的女孩，从我身边钻过，坐到我右边靠窗的位置上。

　　见到我正望着她发呆，朝我甜甜一笑，露出两个迷人的小酒窝. 就这麽一笑，顿时使得我觉得，周围都变得阳光灿烂起来。

　　然而，我的表情却变得强硬起来，本来想回一个笑容，却怎麽都笑不出来，索性依旧淡漠着面孔，心乱如麻地坐回到我的位置上。

　　这个世界太小了！小得你几年前魂牵梦萦的人，说不定在某一个瞬间，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她就是章允。那个让我觉得自己像丑小鸭，觉得自己像癞蛤蟆的章允！

　　她是我们高中真正的梦中情人！

　　占筱蔓容貌和章允不相上下，但是在我们高中所有同学的心目中，占筱蔓并不是真正的校花，真正的校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章允。

　　占筱蔓太高傲了，平常走路的时候，两只眼睛都不会看任何人，也不会招呼任何人。

　　她的家世，她的冷傲，让绝大多数男生都望之却步、敬而远之。因为她平时对人说话，都是冷冰冰的，不是很有礼貌，导致大多数同学并不爱和她接触. 但是章允不一样，她几乎是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

　　因为她几乎永远都在笑，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你成绩好还是成绩差，不管你是长得帅还是长得丑，不管你是长得高还是长得矮，不管你是乡下来的还是城里人，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她对你的笑宁水远都是灿烂的，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她可以没有任何的美女架子，与你聊她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她很乐意帮助任何人，哪怕你几乎不认识她，只要她能够做得到。

　　她的家世一般，母亲是一般的银行职员，父亲是公务员，属於比较富裕的小康家庭，但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

　　当然，她也永远微笑地拒绝所有人的追求。理由足她年纪还小，父母不喜欢她谈恋爱。

　　这麽一大群暗恋她的名单中，也自然有我一个。

　　其实，在暗恋她的时候，我已经和许多女生上过床了。所以当面对占筱蔓这种绝美女孩的时候，看到她黑漆漆的下腹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反应，那就是躲在被窝里面自慰，一遍又一遍，直到连路都走不大动，连老二都软不下来。

　　我丝毫不觉得这是对占筱蔓的一种亵渎，尽管它确实就是一种亵渎，而且是非常淫秽的亵渎. 但是对於章允，我却保留着少年时代最纯洁的暗恋，甚至是初恋。

　　懵懂、青涩、纯洁等等：：在我无数次幻想中，我最多与她亲嘴，结婚！

　　结婚後，就直接有了小孩，不会有脱衣服，不会有上床。

　　然後想像着和她白头到老。甚至到了几年後，在梦里面竟然梦到我亲到了她，然後心里甜得发腻，发酸，那感觉整整一天都不会退却，整整一天都会处於发呆中。

　　我和占筱蔓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我和章允，却说过不少话。

　　尽管每次都强装潇洒，硬着头皮上前跟她说话，但是确确实实说过不少话。

　　我从来没有想像过她的裸体，因为她皮肤很白，还喜欢穿白衣服。

　　我总觉得，脱掉衣服的女人，总会有一种色情味道。穿着白衣服的她，非常完美，有种天使的味道。

　　她的头发，总是非常随兴的紮成一束，但是漆黑的头发。衬着她雪白的肌肤，越发显得洁净如云。

　　李慧君的皮肤很好，很白，也挺丰满，但是却有一种苍白的味道，并不是非常健康。

　　因为李慧君年纪小的时候得过肝炎，所以皮肤变得很嫩，很白。

　　虽然後来肝炎治癒了，但是肌肤还是有种婴儿眫，有些微微病态的白。

　　章允的皮肤也很白，也很嫩！但却是非常健康的那种白，尽管你不怎麽看得出白里透红，但是总觉得她雪白的肌肤下面，是健康的粉红. 她身高大约有一百六十六公分左右，不怎麽显得瘦，却也不会显得胖，说苗条也说不上，因为她不爱穿那种特别显曲线的衣服。

　　她的身体充满了活力，却不会显得健美。给人感觉她的身体总是软软的，带着弹性，却又蕴含着无尽的活力。

　　她的身材，和李慧君、唐棠、占筱蔓都不同。她身材非常青春，有种不风骚、不刻意的性感。尽管我知道她身材很好，但是说句实在话，并没有太注意过她的身材。

　　只记得她的眼睛很黑，很大，睫毛很弯，鼻子很小巧，尤其的粉嫩精致，嘴巴弯弯的，如同含着什麽一般。那张脸蛋总给人朦朦咙陇，画一般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不是脸蛋皮肤太好了，还是因为眼睛太洁净黑亮了，总感觉有股水蒙蒙的气笼罩在脸蛋上。

　　我开始想我曾经为章允做过什麽傻事！

　　好像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後吞到肚子里面，足足吃了一年多的纸。

　　圣诞节的时候，用透明的玻璃纸折了九百九十九只千纸鹤想要送给她当作表白的礼物。但是圣诞夜那晚，不要说表白，就连干纸鹤也没敢拿出来。

　　我还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精心地用胶水和木板搭成一幢小宫殿。

　　里面用棒棒糖做守卫宫殿的卫兵手中的兵器，用巧克力铺成地板，用蛋糕雕刻成宝座，然後用橡皮糖捏成一个公主，坐在宝座上，住在宫殿中。

　　而这个公主，便是章允。

　　找还不敢公开做，不敢让别人知道。最後在大冬天里面忙乎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做好。

　　等到熬夜躲在路灯底下做出大概的雏形时，她的生日已经过了。我本来就不敢送出去，就刚好找了一个理由，将那幢宫殿放了起来，任由巧克力和橡皮糖化掉。

　　就在我遐想时，身边的章允忽然朝着我看。那双眼睛看得直接，而又不让人产生歪念邪想。

　　想必她是看我有些眼熟，但是时间过去好几年了，我的变化又挺大，而且那个时候我和她并不是一个班的，所以她终究没有认出我来。

　　「你好，我认识你吗？？我觉得有些眼熟哦！」章允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麽，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谁. 按说，我摇头後，她应该就要放弃，偏偏她的好奇心非常强，索性用手撑着下巴，睁大着眼睛想。

　　顿时，我心脏又跳得厉害！

　　「对了，你以前是不是读名苑中学的？？」章允忽然欢喜问道。

　　我呆了一会儿，没有想到她真的想了起来，不由得点了点头. 「我是八班的章允啊，你认识吗？？我是见过你的，可是不记得你叫什麽了，我们不在同一班。」章允道：「你是几班的？？」三班的，班主任叫作赖民华！」我内心不由得微微有些沮丧。

　　「我知道他，你和我一个年级的，你叫什麽名字？？」章允直接问道。

　　「楚郁！」我回答道。

　　「你去江州做什麽呢？？我现在在江州读书哦。」章允很高兴遇到高中同学. 「也说不来去做什麽.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然後问道：「你应该毕业很多年了，怎麽还在读书呢？？」「我在江大读博士班，还要好几年呢！」章允轻轻皱起鼻子，显然觉得读书的日子有一些些苦闷。

　　没错，章允的成绩一向很好，虽然并不是非常勤奋，但是她非常聪明。

　　她高考分数完全能上国内最顶级的大学，不过她却填了首都另外一所重点大学，没想到现在又跑到江州大学读博士了。江州大学最近几年因为江南省经济突飞猛进，也成为国内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而且章允虽然和我同年级，但是足足小我三岁，小时候书读得好，还因为成绩太好，跳了两次级。

　　所以现在她虽然读研究所了，其实才刚过二十岁. 接下来，章允便与我聊了许多高中时候的趣事，却不打听我现在正在做什麽，什麽学校毕业等等，显然非常体贴. 就在火车快要开的时候，一个身影飞快地冲上了火车，手里还提着牛奶、小笼包和蛋糕。

　　「允允，你又不吃早餐！」那人一边要跑得快，一边还要小心不让牛奶从吸管洒出来，奸不容易跑到章允面前，不由得又是怜爱又是埋怨。

　　「我又不想吃早餐，我坐车都不吃早餐的。」章允微微噘起了小嘴道：「你刚才让我先来车上看座，自己就跑去买早餐了，要是耽误了火车怎麽办？？」「耽误了火车也不能不吃早餐！」那人轻轻皱起剑眉，直接将牛奶递到章允小嘴面前，用半命令半讨好的口气道：「暍掉它！L 「哦！」章允咬了咬嘴唇，将他手上的牛奶接了过来，放进小嘴里面吸。

　　此时，那个买早餐的人，这才注意到我，将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此时，我心中一直往下沉，往下沉！

　　堕落之王第2集07章07章 我的豪宅首先，眼前这个男生很高，足足一百八十多公分。

　　其次，眼前这个男生很帅，不知道是他妈妈的基因，还是他爸爸的基因，总之很帅，长得很乾净俊美。

　　然後，眼前这个男生很有钱，至少他全身上下的行头比我身上的要贵，光他手上的手表，就要十几万．最後，眼前这个男生的气质很好，受过良好的教养，带着自然而然的优越感。这是从小到大在家世很好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也是因为从小自身的优秀，而衍生出来的自信。

　　白马王子啊，和章允一样，也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占，我今天碰到了我高中同学哦!」章允一边吃东西，一边嘴巴也不闲着，朝那个白马王子说道。

　　我注意到章允叫他占，或许是他的姓氏。

　　白马王子淡淡一笑，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就是我身边这个，他叫楚郁。」章允高兴地把我介绍给了那个白马王子。

　　这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并不喜欢和不相干的人攀谈，但是表情却又不倨傲，很难让人反感。不过，我却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我能不能和你换个位置，我的位置在那边。」白马王子忽然朝我说道，然後指走道另一边的位置。

　　「我们还有一部电影没有看完，想在火车上接着看完，如果您方便的话！」白马王子再次说道。

　　我点了点头，拿着我的提包和我的饮料，离开了章允的身边，来到了走道另外一边的位置上。昨天那二百万给我带来的趾高气扬，此时消失得乾乾净净，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的失落。因为脑子里面一团混乱，所以好像一会儿的功夫，火车便已经停了下来，我还是被章允叫醒了才发现原来车厢里面大半的人都已经下车了。

　　「你在省城有住的地方吗？？你住在哪里？？」章允见到我没有下车，便也没有下车，而是一直问我话。

　　很显然，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老同学，而且省城她待了两三年，也算是她的地盘了。很显然是一定要帮忙的了。

　　那个白马王子显然很了解她的个性，无奈的站在一旁等着，也不搭话。

　　「我一下车就去找。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先住酒店。」我回答道。

　　「那我陪你找，好歹省城我熟悉得很。」章允自告奋勇。

　　我心中自然有些发热，自然不会拒绝。

　　「你要找什麽样的房子？？是长住吗？？是租的对不对？？」章允又接着问道。

　　「允允，火车上的人都走完了，我们边走边说吧？？」白马王子忍不住说道。

　　章允轻轻瞪了他一眼，然後朝我说道：「我们先下车，你大概可以承受什麽样的价钱呢！」我便也提着东西下车，一边走着一边说道：「价格无所谓，不过要舒适一些，安全设施也要好一些，距离市中心近一些，最好是酒店式公寓。」「你很有钱吗？？L 章允轻轻看了我一眼道：「那种房子很贵的，有些不值啊！」那里配套设施比较齐全，而且不用自己跟房东打交道。」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你们真浪费. 」章允轻轻瞪了我一眼道：「我住学校宿舍，一个月算下来，才不到三十块钱呢。」「姑奶奶，那是外面好的房子你不住。」白马王子忍不住插嘴道。

　　「我们家虽然是小康家庭，但是花几千块去租房子，我还没那麽败家。」章允道。

　　「又不需要你家掏钱，只要你答应让我给你找一个好房子住下来，我保证高兴半个月合不拢嘴巴。」白马王子翻了翻眼睛道。

　　章允面色严肃道：「女孩子没嫁人就花别人钱算怎麽回事？？」「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L 白马王子立刻举双手表示投降状，目中的神情却是对章允溺爱，这种目光让我很不舒服。

　　「对了，你想要的房子我倒是知道一处哦，我一会儿就带你过去看。」章允接着朝我说道。

　　「允允，待会儿你不是要一同去我家做客的吗？？」白马王子急道。

　　章允天使般的脸蛋露出一丝迷茫，然後问道：「我有答应过吗？」「有！」白马王子焦急道：F 刚才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问你说，一会儿跟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我妈妈非常想见你，你嗯了一声答应了！」章允顿时瞪大了眼睛，想了好一会儿才朝白马王子说道：「那个时候我正专心看电影，我以为你是问我电影上的问题，不想被你打断看电影，就直接嗯了一声啊。那个时候，你是在问我要不要去你家吗？？」白马王子一脸的无奈，然後讨好道：「允允，既然答应了，就跟我着去一趟好不好？？我爸爸妈妈、姐姐妹妹、爷爷奶奶都非常非常想要见你。」章允沉默了下来，然後摇了摇头道：「现在去我会很不自然，而且我还要帮楚郁找房子。他一个人来省城，认识的就我一个人。」白马王子望向我的目光顿时有些不善，对章允的声音越发变得温柔道：「这样好不好，我让林叔派人帮他找房子，保证找到最合适的房子，好吗？？」接着，白马王子望向我，问道：「你说是不是？？」「若是章允没空，我就自己找。」我变相地回绝了白马王子的话，因为我很讨厌他的态度，刚才他是第一次和我说话，而且没有叫名字。

　　白马王子顿时面色一变，便又要去哄章允。

　　「占，你不用说了。」章允柔声道：「我不会去的，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白马王子脸上拂过一丝失望，接着朝我望来一眼，又道：「既然这样，我也帮忙一起找房子吧。」显然，他非常不放心章允与我独处，这是一个占有慾非常强烈的人。

　　「不用了，谢谢. 」我又直接回绝了白马王子，没有等到他变脸，便出了火车站。

　　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江州的繁华，一辆奥迪迎面而来，打开了车门，走下一个身材彪悍，满睑煞气的中年壮汉，直接走到白马王子面前恭谨道：「老首长刚从首都回来，非常想念您，让您立刻回家，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爷爷已经到了？？」白马王子面上露出一丝喜色。

　　「是的，他老人家还吩咐，最好能将章小姐也带回家，让老首长看看。」中年壮汉望向章允，目光露出一丝赞美，直接而不轻挑。

　　而我，则注意到了这辆奥迪的车牌。车牌的数字很好记，因为前面都是一串零，後面是一个三字。车牌的第一个字母，是红色的。

　　也就是说这个白马王子的家里是做官的，所以用红色车牌。而且，这个白马王子家里做的官很大，至少在这个城市里是举足轻重的。

　　「你看！」白马王子做出一派可怜的姿势朝章允摊了摊手道：「允允你看，我爷爷好不容易才来一趟，而且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见到你。你若是不去，我便有苦头吃了。他带了几十年的兵，可是说一不二的。」「对不起。」章允面色微微一黯，朝白马王子道。

　　白马王子脸上露出失落，然後又不放心地朝我望来一眼，显然非常不愿意离开章允，但是却又非回家不可。

　　最後白马王子在依依不舍中，说了好一番话，才上了那辆奥迪，还透过车窗一直望着章允，一直到车子消失。

　　他对章允的迷恋，简直是无以复加。

　　章允很快收掉了失落的神情，朝我露出了阳光灿烂一般的笑容，道：「走，我们找房子去。」我连忙去拦一辆计程车，因为刚才章允拒绝了那个白马王子给我们配一辆车的建议. 「你男朋友吗？？」上车後，我第一句话就问道。

　　章允侧过脸来看了我一眼，目光微微有些复杂，没有否认，却也没有承认.

　　过了一会儿後，章允忽然说道：「你还记得占筱蔓吗？？」我微微一愕，脑中顿时浮现出占筱蔓下腹黑漆漆的诱惑之地，然後点了点头道：「记得。」「他是占筱蔓的哥哥，也是占筱蔓介绍认识的，认识一年多了。」章允说道。

　　我心情顿时变得越发复杂起来，本来我到省城有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占筱蔓，她是我攻占校花理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她的哥哥，竟然是我最实实在在的一个情敌，这个世界简直太小了。

　　「他对你很好。」我有意无意试探道。

　　「嗯！」章允点头道：「这一年多，他花了很多心血，连工作都耽误了，让我非常内疚。我也没想到，一个男人竟然有那么大的耐心。」「我本不应该这麽对待他的。」章允好像非常信任我这个不熟悉的老同学，轻轻皱眉道：「可是有一关我心里实在过不去，我非常希望我未来的丈夫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甚至是贫困的家庭。我不想进那些豪门大族，我也不喜欢我的丈夫去做政治工作，尽管那样前程会非常远大。」看着她皱眉的样子，我非常的心疼；听着她的话，我又非常惊讶与震惊. 现在的女孩子，就算再漂亮也想着嫁入豪门，更希望自己的丈夫非富即贵，而章允在这个社会里面，竟然还能坚持自己那麽纯洁美丽的心境。

　　「你希望你的理想对象是什麽样子的？？」我间道。

　　章允睁大双眼，一个劲的转，显然是在遐想中。

　　「最好是一个作家，可以安静地生活，安静地写东西。赚来的稿费，足够维持我们一家人的吃穿住行，也不用太好。」章允声音带着一些羞涩，继续道：十也可以是低调的音乐家，最好不是那种满世界开音乐会忙得不得了的那种. 还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电脑工程师。画家最好不要，因为画家会画别的女人的裸体，我会吃醋的。」这话一说完，不但我心中暗暗发麻，便是前面的计程车司机，也发出善意甚至带着一丝疼爱的笑声。

　　这让章允脸蛋微微有些红，不过她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女孩，没有发出娇嗔的撒娇声。

　　她真是一个娇憨的女孩，车子很快停在一座大门前，我付了钱，下了车。

　　「雅致酒店公寓」。这大门是罗马风格的，上面的题字者，似乎还是一个名人。

　　门口站着四位穿着风衣带着对讲机的高大警卫，每一个气势都非常挺拔强悍，显然都是从军队退伍的精英。我们刚刚到门门，便被拦在外面。

　　「您好，这里只对住客开放。若您是来拜访，请将拜访的对象告诉我，我们经过确认後才能放行。」警卫先行了一礼，接着不卑不亢道。

　　「我们是来找房子的。」我上前说道。

　　「请您稍等！」警卫拿出对讲机道：「营业部，有客人前来租房，请出来接待。」大约过了两分钟後，便有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白领女子上来，热情地将我们领了进去。

　　章允的容貌和气质比较无敌，这个白领女子过来第一眼就朝她看去，露出无比羡慕的神情，尽管她自己也是一个美女。

　　「两位请问哪位租房？？」这位女子将我们带进了晶莹剔透的营业厅，热情地朝我们问道。

　　她的目光非常敏锐，看出我与章允之间并不是情人关系，所以问哪位租房，知道不是两个人同居租房。

　　而且，这里的营业厅与其他营业厅也不大相同，更像是一个咖啡厅. 里面竟然有吧台，上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饮料酒水。透明的落地玻璃墙，花纹精致的大理石地板，高档的真皮沙发，都显示这里条件的优越和未来租金的不菲。

　　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白领小姐打开了桌子上的电脑. 电脑主机在桌子底下，是看不见的。桌面上，却有两台一模一样的二十二寸液晶萤幕。当然，两台萤幕显示的画面内容，也一模一样。这是为了方便客户能够清楚地看到萤幕上房间的内容，而不用去和工作人员凑着看一台电脑，真是财大气粗。

　　「先生小姐暍点什麽？？」白领小姐并没有先开头谈生意，而是问我们需要什麽饮料。

　　「我要茶！」章允道。

　　「我也要茶」我跟着章允要了一杯茶，尽管我更加喜欢咖啡。

　　白领小姐将我们的需求，通过电脑讯息发送到吧台上，接着便见到吧台上的女孩，开始为我们泡茶。

　　「是我找房子。」我回答了白领小姐之前的问题. 「您真有眼光。L 白领小姐笑道：「我们是全市最舒适最专业最高档的酒店公寓，我们的占地面积有二十一亩，却只建了六幢房子。绿化面积达到近百分之七十，移植过来的名贵花卉数百种，名贵树木上千棵。整个城市中，我们这里的空气品质或许是最好的。

　　「另外，我们的公寓也是最专业、配备最齐全的。有最专业的酒吧、中西餐厅、舞厅、高档会所、中型商场、地下停车场等等一应俱全，我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图书馆. 」白领女子接着介绍道：「我们提供各式风格的套房，有欧式风格、美式风格、日式风格、中式风格、简洁风格、贵族风格。我们总共有五幢大楼，每一幢大楼都有数十个房间可以供您选择。当然，大部分都已经租出去了。」白领小姐一边介绍，一边打开电脑画面，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酒店公寓的全景。我清楚地看到纯净的音乐喷泉，鲜艳争奇的花卉，琳琅满目的商场，绿油油的起伏草地。

　　最後出现的画面，则是诸多套房的内景照片。

　　我忽然指着一处道：「我就要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别的，也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而是我看到章允见到这个房间的时候，眼睛一亮，我便果断开口。

　　而章允却以为我与她品味相同，脸上带有惊喜。

　　「先生您真有眼光。嗱白领小姐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道：「这间套房是纯洁完美风格的，里面的色调以纯净的粉白色为主色调，装饰简洁却又优雅，内敛而又贵气，是有非常品味的人才会选择的套房。」「这个套房有四十三坪，拥有三个房间，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书房，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台四十寸的高解析度液晶电视，四台小型液晶电视，安装了高解析度数位频道，可以接收上百个频道的节目。吧台在客厅角落，有专业的酒柜。套房配有一台柜式空调，四台壁式空调. 两台冰箱，一台大容量双开式，一台小型冰箱。

　　另外书房和房间内，还配又一台电脑，都是刚刚升级到最新的高级配备，安装了高速无线网路，可以在房间内任何地方上网，而不需要接网路线，没有任何流量限制。」「真他奶奶的奢侈，真他奶奶的享受。」我内心一边惊叹，一边努力控制让自己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租金多少？？」我直接问道。

　　二万五千圆一个月。」白领小姐道。

　　「哇！」章允在旁边轻呼一声，就连我的心里，也震撼不已。

　　这个房租，简直高得恐怖了。不行了，我要马上赚钱，否则这种生活我靠着这二百万过不了多久的。而且更加关键的是，我有将这二百万还给李慧君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我自己都没有和自己提出来过. 我们去看看房子，你顺便进备好合约，没有什麽问题，就在房间里面把合约签了吧。」我直接站起身子说道。

　　「是！」那位白领小姐脸上露出非常欣喜的笑容，显然我的这笔生意，可以给她每个月带来不少的抽成。

　　到了现场，实际的套房比电脑图片中的更加漂亮。

　　脚上的地毯，真的如同踩在云朵上一般。套房内的每一处，都让人有立刻躺下来的慾望。

　　很显然，章允也非常喜欢.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书房里面还真的有书，而且有数百本书，都是新的，不过全部都是大部头的世界名着。

　　专门的光碟架子上，竟然也摆放着数百种光碟，都是各式经典电影，还有游戏光碟。不过我看了一下，是盗版的。尽管伪造得非常高级，非常逼真，不过还是盗版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有不少是所谓的艺术情色片，至於日本的AV 和美国的黄色电影，倒没有准备。

　　而且，这里的浴室很大，简直可以在浴缸里面游泳。

　　房间里面也一应俱全。高档的衣橱，女人的化妆台等等。其中一个房间的床很大，足足有两公尺多宽。

　　客厅的椅子星高档真皮沙发，餐厅的椅子是红木制的，房间里面的椅子，则是轻巧温馨的小型沙发，在书房里面，甚至还有一张藤椅，一张可以摇晃的摇椅，阳台上还有可收放的吊床。

　　这房间的设计，简直细致到了极点，让人明明知道这里的租金非常的昂贵，但是心里却觉得花得很值。

　　这种房间在星级酒店里面，至少要两千块一天，而在这里只需要五百块一天。

　　我当场就在房间里面签了合约，预付了二个月的租金。

　　然後我正想在这里的餐厅请章允吃饭的时候，她却提出要回学校去了，而且非常坚决，无奈我只有离开我舍不得离开的新家，送她去江大。

　　堕落之王第2集08章08章我的名车「我请你去我们学校食堂吃饭，好吗？？」到了江大後，章允侧过头来道。

　　我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她一同朝食堂走去。

　　一路走过去，一路的视线都是朝着我看的，而且无论男女都朝着我看，看得我发虚。等到我们在餐桌坐下来的时候，这些目光就变得更加的直接。

　　我还没有帅到这个地步吧？？不过很奇怪的是，男生的眼光大多是失落和妒忌，女生的眼光大多是惊讶和欣喜。

　　很快，我大约明白了这些目光的意思了。

　　「他每次来你们学校和你走在一起，这些人的目光也是相今天差不多吗？？」我不由得问道。

　　「谁？？」章允问道。

　　「今天火车上的那个。」我甚至不愿意说他的名字。

　　「他没来过我们学校啊！」章允的声音忽然变得低了下来。

　　我顿时一阵欣喜，那个白马王子都没有跟着她来过学校，而我来了，甚至还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了。

　　不过紧接着，我的这股欣喜就无影无踪了，变成了深深的失落。

　　因为，她的脸蛋变得有些红红的了。

　　她之所以带着我来她的学校，之所以请我在食堂吃饭，恰恰是因为她的光明磊落。而那个白马王子因为与她有着暧昧的关系，使得她反而不敢让他出现在众多同学的面前。

　　之前在中学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只要大胆地找她说话，她绝对不会对人退避三舍，不管这个人有多麽的烂。所以，在她的心目中，我和那个白马王子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她心目中的分量，绝对轻如鸿毛。

　　因为这个想法，所以接下来的点菜，我也变得心不在焉，点了几个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的菜。

　　菜还没有上来之前，一人要了一杯可乐先暍。

　　「你们学校的食堂，无论价钱还是水准，都比我之前的学校好太多了。」我没话找话。

　　章允抿了抿小嘴没有说话，而是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说道：「接下来的几天中，你有时间吗？」我心中猛地一跳，用力点头道：「自然是有时间的。」「你懂音乐吗？？」章允接着问道。

　　「我？？」我挠了挠头，皱眉道：「也不是很懂，但是至少能听！J 我没有撒谎，之前为了泡女孩子，我在音乐上下了不少功夫，一些名曲都听了个遍，甚至还试着学弹吉他，不过学了半个月左右，就放弃了。

　　「过段时间，我们学校八十年校庆，有一个晚会。」章允道：「学校要我表演个节目，我歌唱得不大好，所以也不知道该表演什麽？？」这个时候我想到之前中学的时候，白发苍苍的音乐老师挑选学生进校乐队，我和章允都参加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章允面前，我连自己唱什麽都不知道。只觉得在她纯洁的目光下，自己越来越寒酸，越来越矮小，唱的歌越来越像乌鸦叫。

　　也正是因为那一天，使得我深深暗恋上了她，也开始了在她面前抬不起头的历史。

　　「你不是会萨克斯风吗？？」我不由得说道。

　　「咦？？你怎麽知道？？」章允惊讶问道。

　　「那个时候学校招校乐队成员，我们都去报名了。我还没有唱完就被刷下来了，你还没有开始唱，就被老师要走了，还和蔼无比的问你，喜欢什么乐器。我缩了缩脖子道。「你当时选的是萨克斯风啊。」章允顿时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後睁大两只美丽的眼睛问道：「那天你也有在吗？？」我失落而又庆幸地点点头. 我失落，因为她不记得我了。我庆幸，也是她不记得我了，不记得那只丑小鸭了。

　　「我後来不吹萨克斯风了。」章允道：「我妈妈觉得女孩吹萨克斯风不好，说会把下巴和脖子吹大。後来，我改拉小提琴了。」二这次的校庆晚会，本来校方是准被让我做主持人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不赞同，他们说主持人太抛头露面了，也不许我参加跳舞这类节目，说太轻佻了。说只有表演乐器或者唱美声，才会让一个女孩子显得有涵养. 」章允眉头轻轻颦了颦道：「而我只会小提琴了，但我好几年都不拉了，也不知道拉得怎麽样。」「对了，到时候主持人会请占筱蔓来。」章允忽然补充了一句道。

　　我心脏又猛地一跳！

　　接着，她的脸蛋露出一丝不好意思，低声道：「我想藉着这段时间练习一下，假如练习的效果还不错，我就去参加晚会，如果效果不好，我就不参加了。不过，我又不好意思在公开的场合拉，万一拉得不好，被人听见多不好意思。而且我希望到晚会上，再给人一个惊喜，所以我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练琴，假如你有时间的话，帮我听听，我是拉得好，还是拉得不好。」「那你就不怕让我听见你拉得不好听吗？？」我不由得郁闷问道，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问出来，她跟白马王子的开系亲近一些，为什麽不让白马王子听她练琴。

　　「你是老同学啊，又怕什麽了。」章允非常自然道。

　　我微微愕然，然後点了点头道：「那好吧，你假如找不到单独拉琴的地方，就去我那里. 」「谢谢你啊！」章允非常欣喜，举起可乐杯子，跟我碰了一下。

　　「章允！」忽然，我背後传来一阵充满磁性的男中音。

　　「李老师好。」章允连忙站起来，礼貌地朝我背後那个男人问好。

　　我转过头去，顿时见到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儒雅中年。

　　他穿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戴着眼睛，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面目俊雅，有着知识分子典型的特徵，智慧而又清高。

　　他望向章允的目光，非常温和与喜悦。显然，章允是他非常喜欢的学生。

　　见到这个李老师的目光朝我望来，章允连忙介绍道：「这位是我高中同学楚郁。」接着又对着我介绍这个中年男子道：「这位是我的导师，他可是我们全国最年轻最有风度的教授哦！」「假期过得快乐吗？？L 年轻的教授充满磁性的声音问章允道：「你这孩子贪玩，可有把老师交代的作业完成了吗？？」章允点了点头，道：「自然是完成了的。」「那老师就等着看了。L 李教授温柔笑道：「对了，过段时间有一个课题，你要过来帮我的忙。」再攀谈了一会儿後，那位年轻的教授便离开去吃饭了。

　　「我们的导师可是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哦。」见我依旧望着那位儒雅男子的背影，章允骄傲道：「他的夫人，是我们省最有名的一个美人，在嫁给他之前，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为了嫁他，甘愿放弃了自己锦绣的演艺前程，做了他背後默默无闻的全职太太，当时不知道伤了多少人的心。这段佳缘轶事，我们学校里面每个人都知道，到现在学校的男生，还都非常迫切地想要见我们师母的花容月貌。」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内心很不愉快，不想听这些。我个人不喜欢听太优秀男人的故事，对太优秀的男人，有着一股本能的敌意，和最龌龊的猜测. 章允并不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并没有发现我的这些阴暗心理，依旧兴奋地说着她的这位年轻俊雅的教授。言语中，非常的孺慕钦佩。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不知道为什麽，总觉得背後有一双眼睛，始终盯着我……从章允的学校离开後，我搭车回到我的公寓。

　　然後，如同乡巴佬一般，在我梦幻一般的套房里面撒欢. 一会儿躺在地板上，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躺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放色情片。

　　打开电脑，上纲，玩游戏，泡女网友。

　　然後，勾引一个女网友和我视讯。勾引她让我看乳沟，挑逗她张开大腿，让我看她内裤。奶奶的，等到我继续勾引她脱掉胸罩让我看乳房，脱掉内裤让我看阴户的时候，她偏偏不了。害得我老二勃起，却不得发泄。於是猛地脱掉裤子，突然地将勃起的老二向镜头冲去。

　　想必和我视讯的女孩，此时会看到一条本来已经硕大的老二，忽然变得无比的巨大、变形。只听到她轻轻惊呼一声後，便又开始咯咯地笑。然後，竟然一只手伸进她裙子里面，两条大腿根处之间. 虽然看不见动作，却见到裙子不停地鼓起。

　　这个骚娘皮，两条大腿还高高举起，却又夹得紧紧的。

　　我一不做、二不休，对着镜头，开始做一些亵渎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人干得多了，盯着视讯里的女人，足够让我有性慾，足够让让我勃起，却不够让我泄欲。

　　於是，我用不层地眼神望了一眼视讯里面在裙子里揉阴部的女人，转身便朝浴室走去。

　　「看着你，没性慾了。」转身给她留了一句，「放屁，你这个臭流氓。」这个女人顿时怒气冲天，声音大得电脑的音箱都开始颤抖。

　　「你这个死变态！」视讯里面的女人一拳朝她的网路摄影机打去，顿时摄影机摔倒在地，我这边看到的，也只有不停移动的地面。

　　我将电脑设为静音，任由这女人去骂. 到了浴室後，我打开水龙头，把浴池里面灌满了水。

　　然後将我自己脱得乾乾净净，耸立着二十多公分的那玩意，对着镜子。

　　拿出我的手机，翻出占筱蔓的录影。

　　占筱蔓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背对着我脱下了裤子，露出雪白的屁股：：最私密的风景，隐隐约约，隐隐约约. 然後一声惊呼，光着屁股跑开了几公尺，又光着屁股蹲下。我一边自己亵渎. 一边迫切地等待着她转身过来，好让我看清楚她胯间的风景。尽管我知道她会转过身来，但还焦急担心地等待着。

　　她要转过来了，不知道为什麽，我脑子里面又浮现出高中时候的占筱蔓。在对着双杆压腿，裤子很薄，有些透明，下腹黑漆漆的一片。

　　她转过来了，她转过来了，我要看到她下身了。

　　「噢！他奶奶的，我太没出息了。」还没有看清楚我期待已久的占筱蔓下身，满浴缸绿油油的清水上，漂浮了几道乳白色，半浮沉在水中。

　　我身体发软地坐倒，心中暗骂道：靠，什麽时候才可以把真的占筱蔓弄上床去。一次日，从两公尺多宽的柔软大床起来後，我一下子竟然不知道我身在何方。

　　那种茫然和失落感，竟然让我觉得有些昏暗。

　　我不知道是为什麽，後来想了好一会儿，我归咎为我钱不够多，我的钱还没有让我有安全感。

　　才一百万，而且将坐吃山空。

　　重点，今天我还要去买车。作为一个有钱人，怎麽可以不买车。

　　昨天晚上，我逛了一晚上的汽车论坛，挑中了BMW 的Z4跑车。

　　这款跑车太拉风，太漂亮了，尤其是硬顶的。而且价钱也不贵，八缸引擎的，只需要六十多万而已，大约相当於九万美金。

　　不过缺点是，这款跑车太小了，而且马力也不足。

　　骗骗普通的女孩还可以，却骗不了那些眼光高的女生，Z4跑车毕竟不是真正的跑车。

　　不过，谁叫我的钱不多呢。

　　匆匆地吃完了早餐，便叫了一辆计程车，兴匆匆地跑去宝马4S店。

　　店面很大，里面大约有十来个员工，还有两个看车的。

　　进门後，一个业务先朝我全身看了一眼，估算我身上穿戴的价值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欢迎光临，先生。」业务连忙迎了上来道：「有什麽可以为您效劳的。LBMW 买得很好，所以4S店里面的业务都不会太过於热情，甚至可以用冷淡来形容。

　　因为他们的车子不愁卖，想要买他们的车子，还要等上几个月，才能领车。

　　只有遇到了他们认为一定会买车的人，或者有能力买车的人，他们的脸上才会多出一些热情。

　　而显然我在他们眼中，是会买车的那类人。

　　因为我看到店里面其他人在看车，业务并不怎麽理会，也不怎麽去招待。很显然，是觉得他们并不具备购买的能力。

　　「先生想看什麽车？？是普通轿车，还是SUV ，又或者是跑车？？」业务先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後热情问道。

　　「跑车。」我回答道。

　　「跑车有Z4、Z8和M6. 乙业务介绍道：「当然BMW 公司还有其他款跑车，只不过我们暂时只能出售这二款。相信先生您来之前，也对我们的车子进行充分的了解，您看中了哪款跑车？？」我目光落在不远处的银色Z4，真的很漂亮，比照片中的还要漂亮。

　　「Z4. 」我回答道。

　　「噢！」业务转过身去，笑道：「先生真是好眼光。」但是他嘴里却撇了撇，他以为我没有发现. 他显得依旧热情地介绍Z4，但是我内心知道他肯定有些不层。

　　「这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肯定在取笑我装大爷，肯定在笑我没什麽钱，才来买Z 4 这种华而不实的跑车。」我一边看着Z4，一边心里胡乱想着，眼前漂亮的Z4也顿时变得刺眼起来。

　　Z4的跑车性能确实差一些，或许日後我要泡的女生也会这麽想，认为我为了拉风，却没有多少钱，才咬牙买Z4.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我将目光转向了另外一边银色的M6. 然後鬼一样狡猾的业务发现了我的目光，开始大赞特赞M6，说它是真正的跑车，有意无意地打压Z4，说开着Z4并不能进入名车阶层等等。

　　最後，见鬼似的，我在业务无比热情敬仰的目光中、在旁观者无比羡慕的目光中，选择了M6. M6确实比Z4好很多，拉风很多，档次高很多。

　　但是，也贵很多，足足近一百八十万. 加上牌照，加上保险，林林总总二百来万. 而我现在全部身家，只不过一百九十来万. 本来以为能挥霍很久，但是买一辆车子都不够。

　　於是，我和银行工作人员签订了贷款协议. 付款百分之六十，另外贷款百分之四十，接着，又懵懵懂懂地签了保险合约，还有其他一堆东西。

　　然後，将牌照委托相关人员办理，被通知六天後过去取车，然後又浑浑沌沌地从4S店走出来，钻进了计程车中。

　　堕落之王第2集09章09章赚钱，赚钱「我现在成负资产了。」躺在床上後，我一直在回味着这个命题. 而且，撇开银行每个月的还贷不说，付完百分之六十的车款，还有保险等等一系列金额後，我只剩下五十万左右了。

　　我以後每个月要负担一万五千块的租金，还有银行方面近两万块的还贷，还有养这辆车子，每个月至少要一万多块钱，另外还有生活费. 这五十万块钱，最多只能维持半年多。而且，不能在女人面前要阔。

　　二百万实在太不经花了，没有了钱，我就没有了任何底气了。

　　不行，我要开始赚钱了，我要开始赚大量的钱. 我立刻将恶魔给我的液晶萤幕拿了出来，有一个冲动，想立刻设定一个新任务，让我马上拥有五百万，不，一千万. 然而，我制止了我自己的冲动。

　　之前那个一百万的任务，就已经让我险象环生了。现在金额是上次的十倍，那危险岂不是也是以前的十倍。

　　而且上次那一百万，已经让几十个人死去。那这次的一千万，岂不是要死几百上千人。

　　没错，我是自私，我是爱钱。

　　但是，我还没有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从李慧君丈夫的死，到光头流氓的死，最後到地下睹场几十人的死。

　　每一次都让我战栗，每一次都让我寝食难安。

　　而且关键是，这种任务充满的未知数太大了。

　　在我启动新任务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麽事情。

　　比如，在设定一百万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怎麽去拥有这一百万. 这种不能掌握的感觉，让我非常恐惧，非常的不舒服。

　　关键是之前的那种任务太危险了，就举上一次的例子来说，我至少差点被李慧君毒死，我也差点因为杀了修车铺的老板被警察抓住。而且那个光头流氓和张世宏，想必都有杀我的想法。

　　甚至我现在还处於某种危险之中，因为我手头拥有占筱蔓的艳照和视讯。难保她不会派人来杀人灭口，她家可是有权有势的。

　　我希望有种一切事情掌握在手中的感觉，我只希望这个恶魔显示器能够成为我的工具，而不是我的全部。我不想成为它的工具，我不想沦为这个显示器的奴仆. 但是，我不直接设定我要多少钱的新任务，又怎麽想办法赚钱呢？？

　　有什麽办法可以稳妥地赚钱呢？？不用死那麽多人，不会让我掌握不了局面，不会让我如同这个显示器的奴仆一样，最重要的是，可以安全地赚钱呢？？

　　我怎麽利用这个显示器去赚钱呢？？

　　我可以启动新任务，但是这个任务至少要让我知道，我即将要做什麽，而不是恐惧的茫然不知。

　　「对了，我可以这样。」我很快想出了一个点子。

　　我可以成立一个事务所，或者说是工作室，甚至可以是公司。

　　专门帮人解决问题. 比如说，某位富豪想要找到失散已久的亲生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人，却怎麽都找不到。比如，某位富翁的妻子想要与丈夫离婚分到大量的财产等等。

　　我完全可以选择一些有没有生命危险的项目操作，然後从当事人那里获得大量的报酬。

　　决定了做什麽赚钱後，接下来是具体的操作过程了。

　　我还不确定，我是不是需要去租一个办公室，然後雇几个漂亮性感的女孩做秘书，这样会显得我事业有成一些。而且，有几个性感女孩坐在办公室里面任由我调戏蹂躏，肯定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不过很快，我就将这个诱人的念头打消了。

　　毕竟，假如我真的接来业务，也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完成。这个恶魔显示器是绝顶秘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甚至，我觉得我必须要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这样才能让人敬畏，让人信任，而且，这样我也不会有曝光的危险. 最好，要让人不知道我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或者是一个非常强大而又神秘的组织。

　　所以，我最好不要和客户见面。甚至打电话的时候，也要用假音。

　　谈业务，也要用MSN 和E-MAIL. 而且还要用代理伺服器上网，不能让人知道我电脑的IP地址。

　　然後，我有必要用假身分证开一个银行帐户。每当事情做成功了之後，就让客户将钱汇进这个帐户里面。

　　当然，也要保证我办完事後，人家不敢不给钱. 这就需要让他们恐惧，假如不给钱的话，就要让他们得到可怕的报复，然後再付出双倍的钱. 而且，我最好做周期比较短的任务。最好是几天内就可以完成，就可以拿钱的任务。

　　这样，就可以让人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强大，无所不能的组织，这样他们也不敢不付钱. 就妤像小说里面的杀手网站一样。客户可以在网站上留下要杀人的名单、信息和报酬，然後由世界各地的杀手去接任务。

　　我也可以租用一个国外伺服器，也做一个网站，让客户留下想要委托我完成的事情，还有愿意提供的报酬。

　　然後从这些委托中，我可以选择那些危险度低的，报酬高的任务去完成。

　　而且，任务完成後再收钱，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

　　不过我得定下一个规矩，先办事後付钱的业务，委托人就必须要留下姓名和身分讯息。

　　想要匿名发布任务，就必须先付钱. 说干就干，足足想了三四个小时後，我意识到我首先要去办一个假身分证，然後去银行开一个假户头. 接着，我必须去买一台笔记型电脑，网站必须在我自己的笔记型电脑上做。若是在房间的电脑上做，这电脑毕竟是别人的电脑，万一留下什麽痕迹就不妙了。

　　而且，我还必须用身分证去申请无线上网. 不是利用公寓无线环境上网，而是重新申请一个CDMA的无线上网服务。而且，最好做好伪装后，再用假身份证让此项服务的业务员跑过来办，而不是我去营业所办，毕竟那里会有摄影机. 办好了无线网路後，找还需要用代理购买国外的虚拟伺服器空间，用假身分信息的网路银行购买空间. 然後在我的笔记型电脑做好网站，上传到国外空间. 网站做完後，我就需要开始宣传。可以在GOOGLE上、或者其他网站上做广告，也可以在纸面媒体做广告。

　　另外，我必须另外租用一间房子，最好到贫民区去租。那里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隐蔽性比较高。

　　我将整件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没有什麽差错之後，便开始行动。

　　走出公寓的时候，发现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假身分证. 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太容易了，我事先在网上查了如何办到最真的假身分证. 在一个小巷里面，花了我两干块钱，就办好了。

　　第二天同样是晚上，我就拿到了假身分证. 果然很真，真得我看不出任何假来。

　　而那个办证的人直接白了我一眼道：「这就是真的，只不过你的人不真而已。」第二天白天，我去买了一台一万五千块钱的华硕笔记型电脑. 用这个假身分证办理了一个银行帐户，最后让一个业务员上门，为我办理了无线上网. 晚上回到公寓，我就办理了虚假信息的网路银行，购买了国外的伺服器空间和域名。

　　同样是在晚上，我做好了网站，将网站上传到国外空间中。

　　因为这个网站实在太简单了！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ASP 程序。

　　首页就一个黑色的底板，什麽图画也没有，中间就一行字。

　　天使事务所！

　　这是我取的名字，本来想叫恶魔事务所的，但是听起来比较非法，就改叫天使事务所。

　　点击天使事务所後，就会看到业务须知。

　　一：你可以委托任何任务，我们有完成任何任务的能力，不过我们有选择任务的权力。

　　二：委托人必须出示完整的身分信息，假如你想匿名发布委托任务，就必须先付款。反之，你可以等到你的委托任务完成之後，再付款到我们的银行帐户。

　　三：说清楚你的委托任务，并且附上你愿意为此次任务提供的报酬。

　　四：为你的一切信息保密。

　　这些须知的下面，是确认按钮，点了确认按钮後，就会进入下一页。

　　这是一个表格，上面需要填写委托人姓名、身分、性别、年龄、具体委托任务、委托金额、联系方式（MSN 、E-MAIL）。

　　填写完毕後，点发送，就会进入最後一个页面。

　　这是一个白色底板的页面，只有一行黑字。

　　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你是否接下了任务，一旦接下，就等於完成。

　　做完了这些後，我就开始联系本地的报纸，是那些不是非常出名，审核不严格的报纸，上面连卖淫广告都可以登。

　　我临时买了一张电话卡和新手机，然後用这支手机联系那此报刊的广告业务负责人。我一口气买下了四份报纸的广告，不与他们见面，直接汇款过去，一共花了十六万，连续登四天。

　　广告内容很简单，十几平方公分的版面上，只有一个网址。

　　就是我那个网站的域名。

　　其实，我以後的广告方向是那些在富豪中传阅的内部杂志，不过我目前街没有办法找到这些杂志的负责人去购买他们的广告。

　　所以，我先在大众报纸试验。

　　而这些大众报纸的读者，就算有委托任务，想必也比较简单一些，安全一些，大众一些，报酬当然也低一些。

　　做完这些後，我呼呼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才醒过来。

　　然後，我搭车去城市边缘，靠近郊区的地方。

　　那里是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房子破旧，出入份子复杂. 比如，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社区. 房子至少是二十年前的了，密密麻麻堆在一起，都是四层的旧楼。

　　墙壁都已经变色，墙体还是赤裸的砖头，没有刷漆贴磁砖，和我所住的公寓简直是天坏之别. 房子的内部，也潮湿斑驳，一眼看过去，全部是灰色的水泥。

　　我一路走过去，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两边还有郊区的农民正在卖菜，或者摆着一些便宜廉价的小摊。

　　水泥路不怎麽乾净，走过几十公尺，裤腿上便全部是土灰。

　　这旁边应该有很多工厂，路上遇见的，也都是一些在附近打工的外地人。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有少部分是中年人。

　　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都是从各地农村出来打工的，因为江州的经济发达，所以外来打工人口尤其的多。

　　一路走过去，我至少听了十几种不同的方言口音了。

　　这些男孩女孩通常穿着看上去时髦，其实带着一些不协调的廉价衣服，不过发型却比较讲究。

　　尤其是这些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女孩，不舍得花多少钱买衣服，却舍得花一两百块钱，去发型店做一个好看时髦的发型。

　　不过，就算她们的发型再时尚，她们的气质、举止、言语，都会带有乡村特有的拘谨、纯朴和泥土气息。

　　老实说，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息。而且，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女孩打扮虽然不是很得体，但是有的长相竟然非常的水灵，尤其因为从事手工劳动，身躯显得尤其的苗条有力。

　　路上遇到的几个，竟然让我咽了几次口水，翘起了老二。

　　二这里的女孩，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好上手一些。」我赶紧先打消了这个龌龊的念头. 除此之外这些年轻的少年，若是老实纯朴的还好，看着尤其顺眼。但那些向往城市，打扮时髦的少年，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夸张，别扭和乖张。尤其当他们学习电视剧男主角说话语气的时候。

　　不过，这些都不是我应该注意的。我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些，那是因为从他们身上，看到之前装潇洒、装有钱的我。

　　我并没有先急着找房子，而是在一间早餐店先坐了下来。

　　要了一碗豆浆，一笼小笼包，然後拿起桌子上的报纸。

　　这种小饭馆、早餐店为了招揽生意，通常会买一两份报纸放在桌子上，任由吃客无聊时候浏览. 而我手头上的这份报纸，恰好是我买过广告的报纸。

　　我的广告版面比较大，所以翻到广告版面的时候一眼就找到了。

　　雪白的十多平方公分里面，只有一串简短好记的网址。

　　在我广告的上面，是一则徵婚广告：陈小姐，女，今年三十岁，身高一百六十六公分。身材性感，性格温柔。从父母继承了一套别墅，自己拥有两辆高档轿车，正经营一家服装公司。因为事业而忘记了感情，回首已经三十年华. 寻觅真爱男子共度余生，我不求你的相貌，只求你的品德，不求学历与财产，只求一颗爱我的心。有缘人，请拨打：三四五六七八九。

　　在我广告的左边，是一个壮阳药物广告，还有明星照片，是一个男主人公的现身说法。

　　「我平时工作太忙了，回家就呼呼大睡。面对老婆的媚眼，虽然知道老婆想要，但是我却有心无力，只能装着睡着的样子，在老婆气呼呼地转过身去的时候，谁知道我的心里正在流血。半个月前，如狼似虎的老婆已经饥渴到极点，不顾装睡的我，脱光了趴在我身上，将我那玩意套进她的洞里拚命的摇晃，然而仅仅一分钟我就一泄千里，当时我就恨不得死去。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婆开始对我冷淡了，老婆的目光开始停留在那些年轻壮男的身上，面对我的只有鄙夷的目光，我简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就在我陷入黑暗的时刻，是蟑力神让我见到了光明。

　　这是美国高科技产品，蟑螂的性能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所以有小强的俗称. 蟑力神提取蟑螂雄性激素精华，我仅仅只服用了两瓶，从当天中午开始，我的那玩意就一直处於勃起状态，而且比之前长了三公分，粗了一公分。回到家後，老婆刚刚冷着面孔进门，我就脱掉了裤子，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强壮的我。我冲上去，将她压倒在沙发，直捣黄龙，整整将她弄了一个小时，死去活来四五次，最後腻声向我求饶，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了男人的尊严。从那天开始，我们每天都要在床上折腾一个小时，老婆越来越爱我了，也越来越年轻漂亮了。甚至有一天在公司，老总的秘书小静在电梯里面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裤裆後，就开始频频朝我抛媚眼了，甚至故意在我面前张开大腿，让我看到她……」在我那个广告的右边是一则购物广告：本秘笈是少林僧人不小心流传而出，练习一个月者，可以劈砖断木，练习三个月者，可以刀枪不入，练习一年者，可以蹬萍渡水、踏雪无痕。练习三年有大成者，可以得道登虚，享受灵魂出窍、游荡宇宙的美妙快感。为了弘扬中华武术，现在将此秘籍特价出售，每份一百二十元，只限购一百本。若练功失败，十倍赔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我那则广告的下面是一则手机问答题：请问刘德华姓什麽A ：刘B ：德C ：华请将正确答案编写为短信，移动用户发送到四三八九四三八。联通用户发送到五四三八九五四三八，小灵通用户发送到三八三八六四三八。回答正确者，将能得到价值八千元的礼品。

　　堕落之王第2集10章10章意外的委托有这样的广告在周围，我登的广告还算是非法的吗？？简直纯洁得如同没有长毛的处女。

　　快乐地将报纸扔在一边，三下两下就暍完了豆浆，吃完了小笼包，顿时都忘记了我在公寓的餐厅里面吃那些高档西餐的滋味。

　　这一顿早餐，总共才花了我不到二块钱. 按照这种消费，我那二百万真是一辈子都花不完。

　　找房子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社区的电线杆上、墙壁上、公告栏上，到处都贴满了出租的广告。

　　随便挑了一则广告，房子在二楼，最不起眼，一房一厅，面积只有十五坪，有厨房厕所。粗坯房，没装修，有少量家俱，有一台十七寸彩色电视机. 租金四百五十块一个月，算是相当便宜的了，上面留有电话号码，落款是刘女士。

　　拨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一会儿电话就接听了，是一个声音非常娇脆的女人，不过口气有些不耐烦。

　　「你要找哪位？？」「我租房。」「你是干嘛的？？」「上班的。」「你几个人住？」「一人住。」「你准备还价？？」「不还价.L「什麽时候住？？」「现在住。」我们约好了见面地点，大约半个小时後，就见到一个女子匆匆而来。

　　有些姿色，化了妆，大概二十六、七岁. 眼睛不大，鼻子有点尖，嘴巴小，也有点尖。

　　大约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穿着牛仔裤和丝绸衬衫，衬衫紮进牛仔裤里面。

　　骨架小，肉不少。胸部尤其硕大，一路跑过来，胸前的两个肉球拚命地摇晃，让人担心她随时会因为重心失调而摔倒。

　　娇小的身躯，胸部真的很大。

　　今天我故意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所以她看我的目光，有一些鄙夷。

　　「是你要租房子？？」上前瞥了我一眼问道。

　　「是的。」「跟我来吧，来看房子。」女房东风风火火地朝一幢楼走去，脚步很急，但是步子不大。

　　「从农村来的？？」她问道。

　　「嗯！」我含糊应道。

　　「我的房子很多人租的，我并不是很想租给农村来的人。所以你住我房子的时候尽量乾净一些，我会过来检查的。还有，不要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去我的房子。你说好只有你一个人住，就不要趁着我不在偷偷摸摸带着你农村的夥伴去偷住。这幢楼很多人我都很熟的，假如你明明交一个人的房租，却故意让许多人来住，然後收他们的钱，这楼上的住客都会告诉我的，到时候我朋友是警察，会直接将你带走，罚款不说，搞不好还拘留你，知道吗？？L 女人走路的时候，胸部摇晃得真厉害，嘴巴也厉害。

　　「房租不能拖欠知道吗？？押一个月，交三个月。垃圾要经常倒，用完厕所一定要冲. 还有不要在我房子里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弄脏我的床和我的墙壁。知道吗？？」女房东说这话的时候，瞥了我下身一眼。

　　走进楼房的楼梯，楼梯很陡，很窄。灯坏了，很黑。扶着扶手往上爬，却沾了一手的铁锈. 到了三楼的房子三O 一，打开门. 外面的防盗门，也已经生锈了。

　　走进房子里面，一股尘土的气息。

　　水泥地还算乾净，不过石灰刷的墙壁，已经黑了。厨房很小，厕所很小。水槽是水泥做的，厕所也是水泥浇筑的一个槽，非常粗糙。

　　女人经过厕所的时候，忽然眉毛轻轻一抖，然後朝我说道：「你等一下。」接着，她便钻进厕所，将门关紧顶上。

　　过一会儿，就传来淅淅的女人撒尿声。我身上一热，下身挺起。

　　弯下腰，发现厕所的门不是密封的，距离地面有一个缝，不过是很小的一道缝隙。

　　趴下身子，睁大眼睛往里面瞧。

　　看到了两条雪白的大腿，还有激流的尿柱，还有两只脚. 没有看到屁股，也没有看到要紧部位。因为缝隙太小了，而且里面那个女人，抬高着屁股撒尿，显然是防了一手。

　　女房东走了，收了一千八百块钱走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电脑，拨通无线网路，通过国外代理伺服器进入天使事务所网站的後台管理。

　　广告已经登出去半天了，应该已经有信息进来了。

　　打开信息管理器後，果然密密麻麻的信息，足足几百页之多，顿时让我欣喜若狂，看来生意实在好得很。

　　但是接下来看了几条信息後，我的欣喜彷佛被冲到了下水道中。

　　第一条信息是这样的：姓名：万天才家庭地址：江州市船桥县白湖镇铁门村二十二号身分证号。三六五一五三八四九二九八四三四委托内容：您好，我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学生。今天高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成大，但是巨额的学费让我和我的家人夜不能眠。我想要圆我的大学梦，请您帮我筹集到三万块钱作为我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报酬：一辈子的感激我当场就差点破口大骂，他妈的老子又不是做慈善的。

　　第二条信息是这样的：姓名：司么迁（我差点看成了司马迁）家庭地址：淮海省串连市人民大道七十五号身分证号。三五二七六三O 九三九三三一二三委托内容：给我一亿美金。

　　报酬：一万块读到这条，我差点喷血。我要是能给你一亿美金。我登这个广告做什麽，而且花一亿美金给你就为了赚一万块，我到底是贱还是神经病啊。

　　至於第三条，我差点从床上猛地摔下来，浑身汗毛都竖起。

　　姓名：宋子文家庭地址：江州巾百名县河边镇六十五号身分证号：1624929291018929委托内容：陈小姐您好，原谅我的冒昧，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今年二十八岁.

　　从小博览群书，着作百万. 因为鄙弃教育制度，我未能考上高中。至今在家从事文学创作，曾在本县大型刊物发表过诗歌。我曾经有过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都因为女方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使的我魂断神伤，对爱情开始绝望。但是，在看到你在报纸上的信息时，我那一颗已经尘封十几年的心开始萌动了，我深深地被你打动了。我没有钱，但是我有渊博的知识. 我没有身高和长相，但是我拥有崇高真挚的品德。我不为了你的别墅，不为了你的轿车，不为了你的公司，不为了你的钱. 我只为了你的心，我的心要与你永远跳动。

　　报酬：对您终身不悔的爱另注：假如我与您结合，希望您能帮我解决江州市户口问题. 我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电脑，猛地冲到厕所里面呕吐。

　　吐得上气不接下气後，我双腿发软回到房间，终於知道为什麽会有第三条委托信息了。

　　因为在我刊登的广告上面，还有一则是徵婚广告。我的广告除了一个网址外什麽都没有，那些想吃软饭的家伙以为这个网址是和徵婚广告在一起的，於是上我的网站，去应徵那个陈小姐的对象了。

　　接下来，我便不抱什麽希望地开始浏览剩下的信息，真是五花八门. 其空竟然有几十条全部是要我想办法帮助他们把占筱蔓弄上床的，我当时就狠狠删掉了。

　　看来，整个城市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占筱蔓当作性幻想对象了。

　　就这样一边看一边删，有的甚至看也不看，就直接删除。

　　尽管这样，这些信息还没有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头昏脑胀了。

　　不过忽然有一个名字映入我的眼帘，让我烦躁沉闷的心情，一下子清爽凉快了下来，就彷佛沉闷的夏天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忽然见到一个绿油油的小水潭，然後猛地扎了进去一样舒服。

　　因为这个名字是章允。

　　地址和身分证号，都没有填写。

　　委托内容是：过几天我可能要参加一次晚会，我表演的节目是拉小提琴，但是我已经荒废好几年了。我知道小提琴王子罗戈先生最近在江州演出，我梦想着能够受到他的指点，谢谢您。报酬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是我能够付出的最大金额了。

　　报酬：三千元另外，她还给我留下了MSN 作为联系方式。

　　我浑身冰凉清爽，顿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了接受委托。

　　然後登录我的MSN ，昵称是：黑翼天使。

　　将章允的ID加入我的联系人中，发现她的昵称，就叫作章允，真是一个坦诚的人。

　　而且，她竟然还在线，我很努力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你在天使事务所留下了委托信息？？」章允很快回覆了，给了一个惊讶又欢喜的笑脸表情，回覆道：「是的，是的。

　　然後，我一直在线等着，没想到您真的那麽快就回覆我的信息了。」我顿时微微一阵诧异，一般人进入我的网站，填写委托信息都是带着随便，写着好玩的心态，并不是真的相信我可以为他们办到事情的。

　　而章允竟然很自然地对我抱有希望。

　　「您希望我多长时间之内，完成您的委托任务？」我问道。

　　「距离晚会还有半个多月，所以拜托您越快越好。当然，罗戈是世界着名的音乐家，他非常忙的。我非常非常崇拜他，所以才提出了这个委托任务。但是我也知道，想要跟他见上一面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更别说指点我的小提琴技艺了。

　　我当时看到您的广告，登录您的网站後，一冲动就填写了委托内容，事後才想到这件事情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就算您没有办到，我也会付给您一部分酬劳的。」这个时候，我也才想起了罗戈的身分。瘦瘦的俄罗斯人，得过无数大奖。每年近百场世界巡回演奏会，身价高得可怕，为多国皇室演奏过，进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音乐厅，不知道是多少少女的梦中情人，岂是那麽好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麽，在章允面前，我特别想要表现得无所不能的样子。

　　下意识地挺起胸膛，发出信息道：「我能办到，没有完成委托任务，不收任何费用」「真的？？」章允的反应非常惊喜，透过电脑我也能感觉得到。

　　接着，她兴奋地发信息过来道：「真是抱歉，我明天还要去买小提琴，在马华路看到一把非常非常漂亮的手工小提琴，非常与众不同。我去买下来，就要花掉我大部分的钱，所以给您的报酬就只有三千块钱了。」我本来想用温柔的言语，但是想到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天使工作室，应该显得神秘而又冷酷，便没有回覆她的话，而是直接送出了告别语：「我立刻会去办理你的委托任务，完成後再联系你。」接着，章允好一会儿才发来小一个失落的表情，然后礼貌地和我告别。

　　我又一阵窝心。

　　我又接着浏览下面的信息。在删除了大部分信息後，又留下了两条. 其中一条，姓名是匿名的，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但是委托任务上却写道：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我觉得神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体.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相信你，我有个委托任务给你，委托报酬超过一百万，但是现在不能交给你。我要先考验你，先提出一个小小的委托任务考验你，假如你能够完成，那麽後面的百万酬金任务，便归你。

　　然後，同样给我留下了一个MSN 的帐号，是HOTMAIL 的一个电子邮箱。

　　我加他进联系名单，看到他的昵称叫作患者。

　　他主动和我联系. 「我知道我的举动非常可笑与疯狂，竟然会委托一个不知道是人是鬼还是骗子的MSN 帐号。」「假如下一句话还是废话，你就永远失去委托资格。」我冶冰冰回覆道。

　　那边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所反应。

　　「我选择相信你一次，先用一个小的委托来确认你有没有完成的能力。」「请下单子。」我表演得尽量像一个机器人。

　　「我的这个委托涉及到一个人，他叫作楚郁，为了确认你们有实力完成我的委托，请在二十四个小时内，让我看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就在江州市。」对方发来我的信息，让我一惊，头皮一阵发麻。

　　没有想到，竟然弄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想要对我做什麽？？

　　我顿时感觉到危险. 很用力地平息下来，然後机械地发出信息：= 请提供楚郁的相关资料，或者相关照片。L 一会儿，对方的信息就发过来了。

　　「楚郁，一九八一年出生，一九九七年毕业於名苑一中。」而且，对方还提供了一幅我的相片。相片很模糊，是从我高中毕业照上截取下来的。

　　我强忍住发抖的双手，发出信息。

　　；诅提供你的姓名，以及身分信息。」「抱歉，我的姓名和身分不能提供给你。」「那就是匿名委托，需要先付款後完成委托。」这个时候，我脑中浮现出一个面孔。

　　就是占筱蔓那张骄傲冷漠的瓜子脸。

　　「我可以先付钱，你需要多少？？」对方显然非常迫切。

　　「你自己根据委托的难易，自己决定报酬金额. 而一旦我觉得不满意，就会拒绝这个委托，不得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过程。」我回覆道。

　　「十万块，只要在二十四个小时内让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可以了。你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简讯给我，我立刻赶过去，只要看到他的人便可。但是最好在公众场合，我不希望你们见到我。」对方的信息，让我越发确认，她便是占筱蔓。

　　她找我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拿回她的艳照。

　　其实，她有几种办法。其中最直接的一种，就是买凶杀人。

　　然而，这种买凶杀人的违法事情，最好不要让任何第三方知道，所以就必须自己亲自去找杀手，不能委托任何第三人，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 然而她自己去找杀手，假如需要当面接触的话，她实在太有名了，就算成功杀掉我，消灭了艳照曝光的危险，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恐怕是前门刚赶走一条狼，後面就进来了一只更加凶恶的老虎。

　　只怕那杀手会利用她的身分、她的杀人罪敲诈她更多。

　　所以，当她看到我的广告後，偶然地进了我的网站，便抱着病急乱投医的想法给我发了委托书。反正只要不暴露身分，她就不会有危险. 此时，我也在犹豫我要不要接这个单子。

　　我要是接下来，就必须在占筱蔓面前出现，那样会不会给我带来危险？？

　　当然我也可以接下她的单子，但是不和她见面，想必她也只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但是不知道为什麽，这个天使事务所挂出去以後，我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想法。那就是完成顾客委托的任何一件任务，假如不想做，就直接拒绝，但是一旦接受了，就一定要做到。

　　当然，我也可以拒绝这个单子。

　　但是万一我拒绝了，占筱蔓发起疯来，真的去找来杀手干掉了我，那不更加可怕。

　　更何况，她找到了我真算是一种天意了。到时候，她想要怎麽对付我，都会委托天使事务所去做，那我算是知己知彼，那样才会游刀有余. 一阵权衡後，我决定接下这个单子。

　　「请付款，开户银行：XX银行，帐户：XXXXXXXXXXXXXXXX. 」我给她我利用假身分证办理的银行帐户。

　　我立刻通过网路银行转帐。L 占筱蔓发来信息道，彷佛对那十万块钱没有任何犹豫，就算是遇到骗子也无所谓，可见真的没有将十万块钱放在眼里. 又过了一会儿，她发来信息道：「已经转帐成功，请查收。」我登录网路银行一查帐，真的看到十万块已经到帐。尽管我之前收到过二百万，但是见到这十万块，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

　　这算是天使事务所的第一笔任务收入了。

　　接着，占筱蔓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让我一旦找到楚郁（也就是我自己）就立刻发信息给她，而且这个手机只收发信息，不接听任何电话。

　　很显然这个手机号码，也是占筱蔓刚刚办理的，专门和天使事务所联系用的。

　　就在我赚到了业务的第一桶金後，我变得有些兴致勃勃起来，接着往下看後台的信息。

　　虽然那种恶搞类的信息还是很多，但是我已经能够当成笑话一样，看到也不生气，只是单纯轻巧地删除掉。

　　尽管这样，一直看到了下午两点钟都还没有看完，因为这些信息都在不停地增加。

　　不过大多都没有什麽价值，里面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信息是恶搞的。剩下百分之十都是单纯要求帮忙，而没有要付出报酬的意思，准确说是反过来希望我给他们钱. 最後剩下的百分之五虽然是正经委托，也提出了报酬，但要麽是报酬很低，要麽是委托的任务很非法。

　　就在我犹豫是要接着看下去，还是去吃饭的时候，电话声响起，而且是我自己用的那一支正常的手机。

　　堕落之王第2集11章11章 第一美腿「楚先生您好，您的车子已经到了，而且相关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您要是有空的话，可以过来试车。」是宝马4S店打来的电话。

　　我心中一热，这些信息便看不下去了，换上了一身亚曼尼，装好电脑，锁好门便跑下楼去。

　　没有想到竟然这麽快，之前说六天，现在才四天左右，车子就到了。

　　要是说前几天，我还因为买了这辆二百来万的M6感到不安，现在却没有这种想法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上这辆跑车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这辆名车了，而且这只是我第一辆名车，日後我还要有保时捷，还要有法拉利等等。

　　一直跑到外面的大马路上，我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

　　「去市中海路的宝马4S店。」朝司机说道。

　　那司机眼睛一亮，道：n 先生去看车？？」「去取。」我简单回答道。

　　司机目中流露出一道艳慕道：「那先生今後都不坐我们的计程车了。」我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司机便也专心开他的车子。

　　来到4S店门口，我头一眼就看到了那辆属於我的爱车。虽然之前，我就在店里面近距离见过样车了，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车。此时见到完全属於我自己的车子，真的觉得尤其的英俊，尤其的漂亮。通体的银色，车灯如同鹰的眼睛一般，漂亮的流线型，实在太拉风了。

　　「楚先生，这就是您的新车，您可以仔细检查下。」那个热情的业务上前道。

　　之前载我来这里的计程车司机见到我的M6後，张大了嘴巴，一会儿方才道：

　　「乖乖，这车不得了，一辆买我这十几辆. 」我并不是很懂车子，只不过在买车之前，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所以此时也像模像样地观察了一下引擎，还有相关编号，还有生产日期。看车身的漆有没有刮痕，观察轮胎的磨损情况. 一切都证明，这是一辆刚出厂不久的新车，行驶不会超过二十公里。

　　幸好之前为了追求时髦，虽然知道明明不可能买得起车，但是还是花了两千多块钱学了驾驶，并且考了驾照。

　　大概两个小时後，我就开着新车，行驶在江州市的马路上。

　　这车子，真是比我以前在驾训班的桑塔那（santana ）酷多了，尽管我一开始小心翼翼地并不敢开快。

　　就这样一直在路上瞎开一个多小时後，我才发现对江州的路况一点都不熟悉，於是又找了一家店买了一份江州的地图，又顺便买了一张罗戈的演奏会专辑。然後又找了一家店，买了一个GPS 定位的导航器，专门用来认路的。将光碟放进车载CD音响中，整个车厢顿时响起悠扬的音乐声，效果棒极了。

　　不过等我拿起这张CD的包装盒，看到这个小提琴王子优雅俊美的面孔，我的脸就垮了下来。这厮长得太帅了，而且专门玩音乐的，尤其招惹女孩子。

　　章允不是说过麽，她最想找的就是搞文学的，或者搞音乐方面的丈夫。而且，从她的口气看来，对这个小白脸是非常倾慕的。

　　想到这里，我立刻关掉了音乐，将CD盒子也扔在一边。

　　一边认路，一边开回我住的公寓，天色都快黑下来了。

　　车子驶入公寓的时候，顿时引来了门口警卫一阵艳慕的目光。我正要问地下车库怎麽走，恰好前面有一辆小轿车，是一辆BORA. 这辆车子的价格十来万，一般很少有男人开这车，都是女性白领开的小车。我便跟着它一同行驶到地下车库，在它的旁边停了下来。

　　这边地下车库的车子很多，名车也不少，但是还没有达到M6这种等级的车子。

　　我粗略看了一下，里头最好的也就是X5之类的。

　　「哇！M6呀！L 从BORA车下来两个女孩，头一眼便见到我这辆银色的M 6 ，顿时双眼一亮，惊艳低呼道。

　　接着，第二眼便朝我望来。

　　「楚先生。」其中一名女孩认出了我。

　　我抬头望去，微微一阵惊愕，其中一名女孩竟然是接待我，并且与我签订合约的那个白领小姐。当然，我惊愕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孩，我有些眼熟。

　　「还没有下班？？」我笑着打招呼，一边想另外一个眼熟的女孩，我到底哪里见过. 「已经下班了，我住在这里面的公司宿舍呀。」这位白领小姐朝我露出明艳的笑容，并没有介绍旁边女孩的意思，而是继续跟我说话。

　　「楚先生吃过饭了吗？？公寓外面马路旁边，有一家法国餐馆很不错哦。」白领小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有意无意望着我。

　　她旁边的女孩长得比她漂亮得多，非常明艳，而且很高，足足一百七十多公分。

　　身材超级好，丰乳、肥臀、细腰，非常惹火的S 形曲线，而且身躯给人充满了健美弹力的感觉. 「白慧，不给我介绍一下吗？？二这个女孩对着白领小姐打趣道。

　　白慧轻轻白了她一眼，道：「这是刚刚住进我们公寓的楚先生。」然後，她又指着身边身材惹火的性感女郎道：「这位是我们公寓健身俱乐部请来的健身教练宁紫小姐。」我恍然大悟，试探着问道：「名苑一中的宁紫？？」「楚先生认得我？？」宁紫又惊又喜问道。

　　我自然认得她，这个宁紫简直是艳名远播。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她当时是特长生招进我们学校的，我也不知道是健美操特长生，还是舞蹈特长生，又或者是其他体育类别特长生。当时她的美貌虽然要比占筱蔓和章允逊色一些，但是由於她是练习舞蹈和健美操的，所以身材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好得不得了。

　　而且，还经常穿着紧身短裤在学校跑来跑去，简直要人性命。

　　当时所有的男人，没有一个不被她两条白花花的大腿诱惑到的。她也知道自己的两条腿尤其的长，尤其的直，而且因为跳舞的原因，两条腿充满了弹性的美感。所以，一旦碰到有跳舞的课程或者跳健美操的课程，就一整天穿着紧身的短裤。那两条饱满有力的美褪，简直是杀精利器。

　　老师就算想管也没有理由，毕竟人家是体育特长生，学校还靠着她拿奖，三天两头都会有健美操课或者舞蹈课. 其实，当时的男老师又哪个不是看着暗自流口水。

　　在没有看到占筱蔓下腹黑漆漆的体毛阴影的时候，我之前的性幻想对象便是这个宁紫。或者躲在被窝里面，或者躲在厕所里面，脑子想着宁紫的两条大美腿做自我亵渎的事情。

　　相信，当时有很多男生做着和我一样的事情。所以宁紫的那两条经常赤裸的大美腿，足足使得我们学校男生自慰的次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整个高中三年中，宁紫是整个学校绋闻最多的女生，简直是艳名远扬，连社会上的人都知道。平时寝室熄灯後没事，也爱谈她的八卦。说她今天又穿着紧身短裤，绷得屁股那叫一个圆. 又说她没有穿胸罩，两只奶子又圆又挺，看得人路都走不动了。不过，大多都是在谈她和哪个哪个男生谈恋爱了，和哪个哪个男生上床了等等。

　　其中男主角换过很多个，但是每一个都是长得呈高又帅，家里有钱的。甚至听说外面黑社会的流氓头子，也和她有一腿。但总之在所有的传言中，这个女生是很骚的。所以当时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目光也尤其的大胆。都是直接盯着她的大腿看，有时候上楼梯的时候，还故意走在她的後面，盯着她两办颤动的圆臀看，还拚命盯着她紧绷的短裤，是不是把阴部的形状勒出来了。

　　尽管我知道，这个美女找的男生都是非常有钱非常帅的那种，是不可能看上我这种穷男生的，但是我也知道，她并不忌讳人看，相反还非常喜欢男生盯着她看。虽然没和你说话，但是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却总爱不经意地瞟你几眼，让你心跳大乱. 那些纯洁的男生，就因为被她瞟过几眼，就开始朝思暮想、茶饭不思。

　　她自然不会接受这些男生的感情，却乐此不疲地玩这种游戏，勾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纯洁男生。

　　「楚先生也是从名苑一中出来的？」宁紫两只眼睛变得更加有杀伤力，大大方方地盯着我说话，吱吱地放电。

　　「是啊！」我非常有兴趣地看着旁边白慧漂亮的脸蛋拉了下来。

　　「那我怎麽没见过楚先生呢？？」宁紫依旧盯着我说话。

　　「我当时太不起眼了吧！」我笑着说道。

　　「走了，」健美操课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要让会员等久了。」白慧拉着宁紫道，然後朝我道：「楚先生我们先赶着去上课了，再见。」说罢，便拉着宁紫朝车库外面跑去。

　　「楚先生，把你的电话留给我！」被拉出去一段後，宁紫忽然又跑了回来，要走我的电话号码後，才跟着白慧跑出车库。

　　宁紫的那两条腿真长啊，我盯着她们的背影，暗暗吞了一口口水。

　　等到迈开脚步的时候，发现下面老二勃起了，被裤子压着不舒服，便伸手拨了拨，然後朝外面走去。

　　回到房间後，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然後一身清爽地下楼吃饭。

　　刚刚白慧说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国餐厅，我今天晚上便去试试看。虽然我不知道法国菜的味道怎麽样，内心也觉得肯定不如水煮鱼好吃，但是在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美女看。

　　「楚先生，您真的来了？？」我刚刚走进路旁的餐厅，便听到了白慧惊喜的声音。

　　我放眼望去。见到白慧正一个人坐在双人餐桌的一边，对面的位置是空着的，而且她只要了一杯水。

　　此时，她换下了工作装，穿了一套连身裙，此时站起来，显得尤其的高挑，腰际尤其的细，胸部尤其的挺。

　　而且我还看出来，她还稍稍用力撅着屁股，使得自己的曲线颤得更加漂亮一些。

　　「你在等人？？」我问道。

　　「没有。」白慧脸蛋一红，稍稍有些紧张道：「这里的菜尤其好吃，前几天签了您一个单子，所以今天晚上来这里犒劳自己。」「要是楚先生不介意的话，今天晚上我请客。」白慧接着低声道。

　　我没有拒绝，直接在她对面坐了下来，然後便有服务员拿菜单过来。

　　「楚先生您吃什麽？？L 白慧殷切问道。

　　「你做主，你点什麽，我吃什麽. 」我回答道。

　　白慧脸上不由得涌起一丝喜色，然後煞有介事地开始点菜。

　　我轻轻抿着嘴含着笑，看着她点菜。

　　尽管她装出大方得体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发现她额头上冒出的小汗珠，还有脸上露出的一丝红霞。

　　她特别化妆过了，还喷过香水了。

　　而且，她点最後两个菜和那瓶酒的时候，牙齿轻轻咬了咬。

　　很显然，对於上面的价格，她是心痛的，但是她说过要请客的。

　　「楚先生住得还舒服吗？？」白慧轻轻挺直了腰际，顿时胸部更加挺拔，腰下的臀部显得更加地圆滚. 「嗯！」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便陷入冷场中！

　　当然，并不是我找不到话说. 我之前玩的女生虽然都不怎麽样，但是怎麽油嘴滑舌还是知道的。

　　只不过现在的冷场是我故意的。

　　「楚先生平常都喜欢做些什麽呢？？」白慧找到一个话题. 「也没什麽，有些时候看看书，有些时候去人群中走走。」我回答道。

　　显然，我的回答和她想像中的不怎麽一样，她应该觉得我会去打打高尔夫之类的。

　　「楚先生不打高尔夫吗？？」白慧间道。

　　很显然，这个社会有一些人把打高尔夫球当作上流社会的活动标志. 「不打，不爱打。」我淡淡说道。

　　「那生意场上，还是要陪人打的吧？？J 白慧间道。

　　「我的生意，说做就做，说不做就不做。不会为了谈生意，去做不爱做的事情。」我的口气很冲，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谎，我的天使事务所确实就是这样的。

　　「那真好，不像我们。有些客户是外国人，去一些场合，他们有的不会中文，我也要跟着去出席那些场合，要帮他们翻译. 」白慧做出无奈的表情，眼角却透着得意。

　　我只是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她，使得她的神情又微微有些不安，不知道自己是否哪句话轻浮了，惹得我的轻视。

　　就在这时，我发现餐厅里面许多人忽然抬起头，朝门口处望去，里头甚至有许多外国人。

　　我真的很想回头，但是我忍着没有回头. 不过从白慧暗暗撇嘴中，我知道来的人是谁了。

　　「你们也在？？」这是宁紫的声音。

　　堕落之王第2集12章12章 摆阔抬头一看，果然是宁紫。

　　但是我看了一眼她後，连忙将目光转向她身边的那个男的身上，不然怀疑鼻血会当场喷出来。因为她上完健美课後，没有换衣服，依旧穿着运动内衣就来餐厅了，这种风格还是和以前高中的时候一样。只不过，这种运动内衣更加暴露了。

　　和电视里面健身操节目的美女穿得一样，这种运动内衣比泳装稍稍好一些，但是也仅仅只是好一些！

　　今天宁紫的运动内衣是连身的，但是腰部位置又是弧形的镂空，显得腰如同蛇一般细，然後往下臀胯急剧丰满，两办圆臀显得又圆又挺。两条大腿还是那白，还是那麽充满力量的弹性美。不过比高中的时候更长了，要是被夹一下，保证销魂得很。

　　胸部也明显比高中大多了，而且是又挺圆又大。在我印象中，仅次於我今天那个姓刘的房东. 那个房东，简直是有些不正常的豪乳了。

　　我淡淡瞥了一眼宁紫身边的那个男士，同样穿着运动服。尽管他很用力地掩饰和控制，但我还是看到他勃起的胯间. 不过站在这样风骚惹火的女人旁边，没有直接将她按在地上强奸，就算是有控制力的了。

　　「宁小姐认识这两位？？」这位男士问道。

　　他应该有二十来岁了，只不过剪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发型，显得年轻不少。而且长相也挺英俊，重点是因为一直练健身，所以身材不错，显得挺拔帅气。

　　「是啊，一个是我闺中好姐妹白慧，一个是我高中的同学楚郁。」宁紫火辣辣盯着我笑道，一点都不避讳旁边的那个男士。

　　「那正好，一起吃。」那位男士显得非常有绅士风度，伸出手与我相握。

　　「在下任少安。」他自我介绍，与我握手後，递来一张名片。

　　我瞅了那名片一眼，眼前这男人混得下错，是一家投资公司营销总监，属于高级白领. 「抱歉，我没有名片。」我老实说道。

　　任少安微微一愕，接着摆手笑了笑，然後招呼着服务生过来，将我们安置到四人餐桌上。

　　宁紫和任少安二人另外点餐。

　　「楚先生怎麽不戴表？？」任少安看了一下时间，然後发现了我手腕上没有手表，便惊讶问道。

　　我看清楚了，他手腕上带着一支名表，当然也不是很贵的那种，大概不到十万块左右。

　　「有表，但是不经常戴。」我回答道。

　　「还是戴一支吧，毕竟是现代经济社会，争分夺杪的时效经济。像我就要时时刻刻戴着手表，任何时候都要把握好时间，几点钟开会，几点钟上飞机等等。

　　若是没有把握好时间，说不定几十万几百万的生意便流失了。」任少安叹息道。

　　白慧顿时露出一丝钦佩，在她印象中，成功人士就是这样的。

　　宁紫却是笑嘻嘻地看。

　　「我时间多得很，想干什麽就干什麽，不需要把握时间. 」我微微一笑道。

　　任少安面色一松，因为时间多的人，通常都是不务正业的，事业往往是不成功的。而且连名片都没有，更加说明了这点. 所以这样的人，尽管是宁紫的老同学，但是对他却构不成威胁，不会成为他的情敌，相反还能够帮上一些忙。

　　「楚先生在江州定居买房子了吗？？」任少安想了一会儿又问道。

　　我点了点头. 宁紫在一边也插嘴道：「我也还租房子住呢，一间一室一厅小得要命，还要两千多块钱一个月，我一个月才不到七八千块钱. 」「租的房子毕竟是租的，还是买一间方便。」任少安道：「我那间房子三房一厅，每个月向银行还贷也只不回三四千块钱而已，跟租一间房子差不多了，而且那房子还是自己的。」白慧道：「江州的房子市内一万五千块一坪，哪有那麽容易。三房一厅的房子不是谁都买得起的，任总年薪四五十万，像我们年薪十万左右，一房一厅的房子都不容易买. 」「呵呵！」任少安谦虚笑笑，然後有意无意地朝宁紫一笑道：「我父亲上次来我家里的时候就骂我，买那麽大的房子，连个媳妇都没有，贾房子来做什麽？？」「是啊！」宁紫娇媚一笑道：「现在没房子的想找女人结婚没得结，有大房子的男人能找到女人结婚，却不想结. 」任少安喝了一口水，道：「主要是太忙了，公司上上下下一堆事都要归我管，实在忙不过来。不过养女人倒是简单，什麽都不用做，零花钱每个月给足，想做什麽做什麽. 」「所以，我们的任总都挑花眼了吧！」白慧和宁紫，都望着任少安嘻笑说话。

　　「是啊，追逐的女人多是多，可是没有缘分啊！L 任少安叹息道，在两个美女挑逗勾引下，一步一步掀开年少得志的形态. 「对了，楚先生喜爱开车吗？？」任少安问道。

　　「怎麽？？」我问道。

　　「这周末我想带着宁紫小姐去横城的度假山庄避暑，若是白慧小姐和楚先生有兴趣的话，便也一同跟着去。我那辆三菱跑车只能坐两个人，但是我朋友圈子里的都是有车的，随意借一辆过来，楚先生会开车吧？？」任少安问道。

　　「会，不熟练。」我努力绷着脸，奇怪今天晚上我怎麽尽在说实话了。

　　「那好，那就我一辆车子载着宁紫小姐，借楚先生一辆，载着白慧小姐。我们一同去避暑山庄，我这样安排，楚先生没有异议吧。」任少安看了一眼白慧，然後朝我眨了眨眼睛。那意思非常明白，既然我那麽费力撮合你和白慧，你也要藉着老同学的关系，撮合我与宁紫。

　　白慧脸蛋微微一红，白了任少安一眼道：「任总可不要瞎说，我和楚先生什麽关系都没有。」任少安哈哈大笑，然後语重心长对我道：「楚先生，你可要努力了哦。白小姐条件那麽奸，年薪十万的高级白领，追求者肯定很多的，你要想办法买得房子做爱巢，才能引得凤凰归哦，然後还要买车做名驹，才能让她和你双宿双飞啊。」「扯得太远了！」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後专心对付桌上的美味菜肴. 我发现法国菜没中国菜好吃，但是也不错，而且很好看。

　　「这怎麽算扯远了？？」任少安道：「男人爱面子没什麽，可是像白小姐这样优秀漂亮的女子，追求者真的是非常多，竞争非常激烈的，楚先生若不加油，只怕下回吃饭，这桌子上便没有你了，白小姐的对面就要换上别人了。」我张口大嚼，一会儿就将桌面上的食物吃了二分之一，将白酒暍了半瓶，最後抹了抹嘴道：二这桌子上很快就没我了。L 说罢，我朝服务员招了招手，道：

　　「结帐。」我没钱的时候喜欢说买单，有钱的时候，反而换成了结帐。

　　「我请客的，我请客的。」任少安道：「年轻人赚钱不容易，我请客的。」「您好，一共是两千六百元。」女服务生柔软的声音好听得很。

　　我掏出钱包，开始数钱，数到第八张的时候，便显得微微有些不耐烦，直接将一叠钱交到她手中道：「你自己数，多了给你做小费，少了找他要。」我指了一下任少安。

　　其实很显然，那叠钱肯定超过三千块. 服务员捏过之後，面上露出惊喜，朝我鞠了一躬，也不在我面前数。

　　我转身离开餐桌，白慧面色微微一变，连忙追了上来。

　　宁紫不慌不忙地暍完最後一口红酒道：「我吃饱了，也要回家了。」说罢，也起身离开. 任少安正在吃，此时见到宁紫起身离开了，连忙也跟着起来道：「我开车送你回家。」白慧跟在我的身後，神情不安，想要说什麽，但是宁紫紧跟其後，她也没有机会说. 离开餐厅後，宁紫忽然说道：「你们谁送我回家呢？？卜水汪汪的眼睛直盯着我。

　　「自然是我。L 任少安道：「白小姐的BORA排气量太小了，飙不起来。我正好可以带宁紫小姐飙一段，宁小姐肯定不会错过吧！」「老同学，你都不说送我的吗？？L 宁紫噘起小嘴娇声道。

　　「我暍了至少半瓶酒，不能开车了。L 说罢我随手将车钥匙拿出递给宁紫道。

　　「你若能开，就开我的车回去吧，明天记得开回来。」宁紫马上接过钥匙，欢呼道：「哇，M6跑车，我终於能够过一把瘾了！L 任少安面孔顿时定格在那里，难看尴尬得扭曲，我打了一个呵欠，朝我的房间走去。

　　而白慧的脸色，也不是那麽好看，眼睛死死盯着宁紫娇媚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电话铃声吵醒，打开手机一看，竟然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听後，竟然是宁紫的声音。

　　「喂，我在你楼下。」「我立刻起来。」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朝窗口位置望去，在楼下果然停着我的那辆银色的M6.

　　宁紫穿着一条紧身的牛仔短裤，正半躺半坐在车头上。两条大腿又长又白又结实，就算隔得那麽远，也看得人下身勃起。而从她身边路过的男人，每一个都在鬼鬼祟祟地盯着她的大腿，走路踉踉跄跄，显然是老二绷紧了，走路都不利索了。

　　还是和高中一样，喜欢炫耀她的大腿，来勾引每一个男人的目光。

　　不过她猛地这麽一个姿势，加上性感惹火的身材，还真的如同BMW 的车模一样。

　　我洗漱完了之後，带上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两支手机. 一只是正常使用的，另外一只则是天使工作室专用的，今天就专门用来和占筱蔓联系的。等我下楼的时候，宁紫已经在车里面了，不过没有坐在驾驶座内。

　　而且，车内还放着音乐，是她带来的CD. 是一个女歌手，声音很风骚很暧昧，歌声伴随着喘息声。

　　我坐进驾驶座的时候，副驾驶的位置上，宁紫正好在用力地伸直大腿，彷佛在做伸展运动。用她高耸的胸部，去压她的大腿，他奶奶的，这个女人太骚了。

　　我恨不得立刻扑过去，把她紧身的短裤脱下来，露出白花花的大屁股，然後掏出老二，凶猛地捅进她的屁股。

　　但是我知道这样是不行的，是会输的。

　　因为这个女人是情场老手，在她手头上不知道栽了多少男人，不知道多少男人被她玩弄股掌，我若这麽急色，只怕反而吃不到嘴。

　　「车子已经还给你了。」宁紫转过身来道：十现在本姑娘要去上班了。」说罢，她竟然真的推车门出去了。

　　她这麽直接离去，便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由得间道：「需要送吗？？」宁紫摇了摇头，然後朝我说道：「要是让同事们看到有一个开着M6的男人送我上班，他们会以为我名花有主了。到时候，我眼馋的那个帅哥，只怕会退缩，然後被公司别的女人抢去了。」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手段了得。

　　「嘀嘀！」忽然，我的手机响起。

　　是天使事务所专用的那支手机，我打开一看，果然是占筱蔓发来的信息，她已经等不及了。

　　「你找到他了吗？？记得，从昨天开始算的二十四小时内，你必须找到他，现在你还有六个小时. 」「两个小时内，你可以见到他！」我回了一条信息过去，然後直接开车朝章允的学校驶去，而後面，宁紫正晃着雪白的大腿。伸手拦路上的计程车。

　　「章允，我在你学校外面。」我没有将车开进江大，而是停在了学校的外面，主要是怕引起章允的情绪反弹。

　　「真的？？我马上出来。」章允听到我的声音有些惊喜。

　　过了几分钟时间，天使般美丽的章允便匆匆从学校里面跑了出来。

　　她今天穿着薄薄的棉质白上衣，白裤子。这种布料其实不透明，但是轻飘飘的，总给人透明的感觉. 穿在章允的身上，越发让人觉得她全身上下软绵绵的，都是淡淡的青春气息。而且白色的衣服，越发映得她肌肤如雪，眉目如昼，双眸如水。

　　「你怎麽找我来了，我正好要出去呢。」章允跑到我面前，高耸的胸口因为呼吸而上下起伏，雪白的脸蛋因为跑得急，红扑扑的。

　　我知道她要去买小提琴，连忙在她之前说道：「你前几天说要重新学拉小提琴，昨天我恰好在一处地方看到了一把很稀罕的手工小提琴，所以今天想带着你去买下来。L 章允变得有些兴奋起来，两只眼睛有些期待地望着我道：「你说的那个地方是哪里，你快说，你快说. 」「在马华路上。」我说道。

　　「真的！」章允变得非常兴奋激动，竟然忘情地拉着我的手蹦跳道：「你知道吗？？我也看中了那把琴，所以你开始说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该不会是和我心灵相通看中同一把琴了吧，没有想到我们真的看中了同一把琴。L 而我却微微一阵错愕，因为章允柔软的小手正拉着我的手。

　　这就足够让我发呆，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她，连一丝头发都没有碰过. 而此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背後。仿佛被毒蛇的眼睛盯到一般，那种刺刺、冰冷的感觉. 请续看《堕落之王》3下集预告：

　　天使事务所正式运营，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占莜蔓的第一个委托，而她的第二个委托，竟然是要我的性命。

　　新的委托者竟然是李教授的妻子，委托我找到李教授外遇的证据、同时李教授似乎也成了我的委托顾客，委托我让她美丽的妻子人间消失、委托我帮他取得章允的欢心。

　　藉着自己的双面身份，我继续和章允上演心有灵犀，终于令她的心境产生变化，但也因此引起了白马王子的仇恨；而至于答应章允的委托，我打算利用照片打动小提琴王子罗戈，让他指导章允琴艺，但没想到在偷拍的过程中，我见到了无比诱人的场面，引发体内的欲望，而我泄欲的丑态竟然落入他人手中成为把柄。

　　我必须找到那个人，让他彻底闭嘴……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乎我的意料！

　　第三集

　　第一章　心有灵犀

　　我不由得飞快转过身去，想要寻找那道冰冷的日光，但是等我转过身去的时候，那道目光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接着过了一会儿，一个英俊儒雅的中年男子从树荫小道转了少出来，朝我们所站的地方望来，就算戴着眼镜，也清晰地射出一道欣喜，还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

　　「李老师。」章允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中年男子，欢快地跑了上去招呼。

　　「章允那篇论文写得真好。」李教授柔声笑道：「我一个字都改不动，我们的章允了不得了。」

　　章允脸上闪过一丝不好意思的红霞，娇声道：「老师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接着，那位李教授竟然溺爱地抚摸着章允的角头发，让我看了非常不舒服。

　　而章允也微微有些不自然，好在李教授沉迷的眼神很快就恢复过来，让自己的手离开章允云一般的秀发。

　　「又准备要去哪里啊？」李教授笑着问道。

　　「我约我同学去买小提琴呢。」章允道。

　　「哦？」李教授目光顿时朝我望来，但是很快就移开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矫傲的男人，对于我简直不屑一顾。

　　他看不起我。在他眼里，我就如同路边的垃圾桶一般。

　　「那去吧，自己路上小心啊！」李教授细心吩咐道。

　　「好的，老师拜拜。」章允挥了挥手，朝我跑来。

　　「我们老师帅吧，你看好多女生都在偷偷看他呢。」章允朝我低声说道，然后指指周围的女生。

　　我朝她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许多女生，正在偷偷用爱慕的目光去看那位成熟儒雅的李教授。而当事人，此时完全没有了面对章允时候的温和，虽然带着笑容，依然可以让人感觉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骄傲。

　　「凡是这样的男人都是虚伪的。」我心里暗暗踩踏那位俊雅的李教授，「现在装着目不斜视的样子，说不定脑子里面，正在拚命地强奸那些正在看他的女生，说不定还一次搞三、四个，比日本Ａ片还要淫荡。」

　　「你脸色干嘛那么奇怪？」正在我拚命恶意猜测的时候，章允忽然皱着眉头、皱着小鼻子，装厉害问道：「你是不是心里在说我们老师坏话？」

　　「没有、没有。」我连忙矢口否认，然后道：「快走吧！」

　　章允脑子单纯，便也没有再问，跟着我往外走。

　　一直走到校门口看不到的拐弯处，我拿出车钥匙，打开了停在旁边的那辆崭新Ｍ６。

　　「这辆车子是你的？」章允问道。

　　我笑着点了点头，为她开了车门。她的脸上顿时稍稍有点不自然，然后速度很快地坐了进去。

　　我能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因为若是被学校的人看到的话，说不定又有谣言传出来江大的第一校花被人包养了，有宝马Ｍ６偷偷摸摸地过来接送。

　　我很快发动了汽车，一直等到完全行驶出学校的视野范围后，朝她微微一笑道：「这下不要紧了，不会有人看到的。我之所以将车子停在远处，就是担心被你同学看到了误会。」

　　章允脸蛋微微一红，低声道：「谢谢你。」

　　确认安全后，她明显欢快起来，好奇地摸着座椅道：「这车子是你刚买的呀！很贵吗？」

　　很显然，她的世界里面没有名车，所以认不出这辆车子，也不知道这辆车子的价钱。

　　「还好。」我微微笑道：「昨天刚刚拿到车，路况还不是非常熟悉，所以等我无法确定的时候，你要指路喔。」

　　「哇，你很有钱吗？」章允眯着眼睛笑道：「我现在还是米虫呢，每个月还要爸爸妈妈寄生活费给我。」

　　换成别人这么说，我会非常得意。但是章允这么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忽然想到占筱蔓委托的事情，便拿出天使事务所专门的手机，给占筱蔓发简讯。

　　「半个小时后，马华路！」

　　之前，占筱蔓就委托天使事务一所帮忙找我，所以，我准备半个小时后在马华路让她看到我，天使事务所便是完成了委委托。

　　这条讯息，我是当着章允的面发的，因为她肯定不会凑过来看，反而还坐得非常正经，双目直视前方，表示不窥视我的隐私。

　　接着，我又给占筱蔓发了一条讯息。

　　「你不要试图打电话给我，我不会接的。你打一次，我会装作没有听见，你若打第二次，我立刻关机，然后我们的交易彻底结束，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会立刻退钱给你！」

　　「小心！」

　　我正写完简讯，还没有发过去的时候，旁边的章允轻呼一声，我顿时吓了一跳，连忙将目光离开了手机萤幕。

　　原来有一只小狗飞快穿过马路，就在我车前几公尺。

　　我赶紧将车子紧急煞住，等到那小狗过去之后，我才发动汽车。

　　「开车要专心哦。」章允小脸有点苍白，笑着劝我道。

　　我顿时一阵心疼，道：「对不起。」然后，也顾不得发简讯，直接将手机塞进口袋里面，专心致志开车。

　　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到了马华路。

　　这是一条不宽的街道，两边都是卖书卖文艺品的商店。

　　乐器店就在街尾，非常好找，只不过店面有些小。

　　我们走进乐器店的时候，那老板表情本来是严肃的，见到天使一般的章允进来后，脸顿时笑得如同花一般迎了上来，热情道：「小妹妹，今天带钱来了？我昨天都一说过了，没钱不要紧，把你学生证留下来，就直接把琴拿走，省得昨天一晚上睡不着。你这小姑娘真是的，难道我还会不信任你吗？昨天劝了半天，都不肯拿回去。」

　　找顿时无比郁闷，这个老板从我们进来后，所有的注意意力和热情全部放在章允身工，对我完全无视，彷佛发现不了我的存在。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特意来过一趟，想要找到章允看中的那把琴。

　　章允不好意思朝乐器店老板笑了笑，露出了两个小酒窝，顿时让那老板心花怒放。道：「小妹妹，大哥我决定了，那把琴给你算两千块，零头全部不要了。」

　　「啧啧！」我顿时无奈，今天大早上我过来问的时候，老板直接说这琴有人要了，不卖。我纠缠问这琴多少钱的时候，老板直接开口五千。

　　看来，章允的杀伤力真是强大，尤其她笑起来的时候，那两个小酒窝，简直要娶人性命。

　　「不行的，不行的。」章允摆摆手道：「按照昨天说好的价钱，不能让您不赚钱的。」

　　那老板却硬要算两千块的价格，而章允硬是要按照昨天说的价格。

　　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卖家嫌价格太高硬要降价，买家则嫌价格太低，硬要加价。真是人漂亮可爱了，什么都可以。

　　后来两个人谈好，折中，以两千两百块成交。

　　然后章允歪着脑袋朝我问道：「我倒要看看，你看中的是哪一把琴，到底和我看中的是不是同一把？」

　　「你啊！」看着她侧着脑袋装狡猾的样子，我心中爱煞，微笑着走了上去，直接取下了一把不显眼的琴，然后把琴翻转过来，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自然的蝴蝶形疤痕，这是树木自然长出来的，非常栩栩如生，这就是章允爱极了这把琴的原因。

　　「真的是这把呀！」章允顿时拍手道：「你怎么知道的？」

　　此时，乐器店的老板才发现了我，然后用一种非常挑剔而又苛刻的目光从上而下看了我一眼，然后从下而上又看了一眼。然后集中再看了我的脸一眼，接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叹息一声。

　　喂！他这是什么意思？我顿时恨不得上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质问，他那神情分明是觉得一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甚至我还没有到牛粪这个等级。

　　然后，老板的目光便是深深的失落，他肯定是在为章允而失落。

　　「真他奶奶的欺人太甚，别说我和章允还没什么，就算真的有了什么，也轮不到你来管。反正你这大叔是没有机会了，回家抱你的黄脸婆去吧！」我心中暗暗地诅咒一一但是章允就在旁边，我只能按捺住心中的不爽，从口袋里面拿出钱包，掏出两千两百块现金想要付钱。

　　「不要！」章允却一把拦住了我，非常坚决。然后，她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叠钱，数出来四张，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了乐器店老板。

　　顿时，乐器店老板的表情立刻亮了起来，笑容也变得更加灿斓。因为买小提琴是章允自己付钱，可见我们的关系很浅。所以，他才表现得幸灾乐祸，摇头摆尾。

　　找大是不爽，心中诅咒得越发狠，暗道：「操你娘个王八蛋，哪天非要操了你家娘们不可，就算是黄脸婆我也认了，就当挖了一块肥肉报仇。」

　　此时，我觉得街道外面有一道风刮过，转身一看。

　　顿时看到了一辆保时捷９１１的车尾闪过不见，同时还有两道非常强烈的目光。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是彷佛在空中留下了痕迹。

　　一道恨意，一道怒意。

　　那应该是占筱蔓的目光吧，我心中暗道。

　　她果然来了，应该已经看到我了，所以天使事务所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她应该不会停留，至少不会让我看到她。

　　但我想错了，因为那辆保时捷９１１又倒回来了，我从车窗里面看到了两个人。

　　白筱蔓，旁边坐着开车的，竟然是那个白马王子，也就是占筱蔓的哥哥。

　　「允允。」白马王子从车上冲了下来，朝着章允射来丝毫不掩饰的痴情目光。

　　接着，乐器店的老板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从上而下、下而上地看白马王子，最后细细地看他的面孔。就好像章允是他女儿一般，目光彷佛是在挑女婿。

　　我正等着这个老王八蛋撇撇嘴，然后摇摇头。

　　没想到，这个王八蛋竟然笑着点了点头，彷佛觉得白马王子和章允挺配。

　　顿时，我怒了。

　　「你这个王八蛋，你一要鄙夷就鄙夷到底好不好？你鄙夷我，却不去鄙夷这个小白脸，你他妈的什么意思？难道垣他比我帅吗？难道他比我帅吗？好吧，就算他比我帅。他有我有才华吗？他有我有有才华吗？好吧，他比我有才华。那他有我对章允感情深吗？他有我体贴吗？好吧，我承认他对章允感情也很深，他也温柔体贴。去他妈的比较，去他妈的比较！」我一边暗暗念着，一边狂躁起来，因为章允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大方的，偏偏在面对这个小白脸的时候，有些忸怩。

　　「操，总有一天，我非要烧掉你这家破乐器店。」我将愤怒转嫁到乐器店老板身上，脸土的神情也顿时变得扭曲曲起来。

　　接着，我发现旁边的占筱蔓一直在看我。她在车里面没有出来，但她一直在看我。一边看我，一边还带着嘲讽。好像在耻笑我，有他哥哥这个白马王子在，我还凑什么热闹，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就好像我和她哥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还要以卵击石。

　　占筱蔓的目光比乐器店老板还要恶毒，还要让我不舒服，我心中诅咒得更加厉害。

　　「操你娘个小娘皮，惹恼了我，我非要将你的裸体照片公布在网上，然后让全地球的人都看到，全地球的男人，全部对着你的裸体照片手淫，非要让精子淹没了你不可。」

　　我本来还要诅咒下去，但是很快她的目光一变，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她的目光忽然变成了深深的怀疑，然后死死地盯住我。

　　「坏了。」我心中暗道：「她肯定怀疑我就是那个天使事务所的人了。否则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她通过天使事务所的人找我，前半个小时我发简讯过去让她来马华路就看到我。他们赶过来了，果然就看到我了，这不让人怀疑都难。」

　　「那么，她接下来会做什么呢？」我心中暗道，接着背后汗毛一竖，暗地惊呼道：「不好，她肯定要打天使事务所的专用手机了。若是此时我电话铃响了，我就露馅了。」

　　果然，她真的拿出手机，死死盯着我，然后果断地拨了电话。我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我顿时浑身冰凉。

　　第二章　惊魂一刻

　　「叮叮当，叮叮当……」顿时，吵杂的街道上，响起了手机铃声。

　　这铃声正是我设定的，是我最爱的曲子〈星空〉的高潮部分。

　　我头皮发麻，背后一阵阵冷汗。我天使事务所的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没想到那么快，就要暴露了。

　　我不敢想像，接下来占筱蔓会如何对付我。

　　整条街道非常吵杂，但是手机铃声在我耳中，显得尤其的飨旦见，就好像整个世界就这么一种声音存在，以前觉得无比的悦耳，现在却觉得无比的刺耳。

　　紧接着，我眼前忽然一亮，心中涌起一阵狂喜，因为我听到的手机铃声有两层，两种一模一样的铃声响起。而且，另一个铃声好像是从章允的包包里面传出来的。

　　因为我心虚，所以我将手机铃声调得很小。在寂静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听到很响的手机铃声，我总觉得会出事。

　　授着，我将身子躲在门侧，露出半边身子，然后我大摇大摆将我自己用的手机从口袋里面掏出来，而不是拿出天使事务所的专用手机，然后装出要接听的样子。

　　「咦？好像不是我的电话。」我一边说道，另外一只手藉着门的掩护，神不知鬼：觉地伸进口袋，手指放在另外一支手机『天使事务所专用』的挂断键上。

　　然后，我还技巧性地将手机萤幕翻转过去，面对着占筱蔓，让她能看清楚，我手机上的画面是待机画面。

　　「好像是我的。」章允这这个时候才恍悟过来，连忙翻开包包，拿出正在响的手机。我趁机按了天使事务所专用手机的挂断键。

　　然后我想起来，我之前在车上，正在给占筱蔓发简讯，内容是：「你不要试图给找打电话，我不会接的。你打一次，我会装作没有听见，你若打第二次，我立刻关机，然后我们的交易彻底结束，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会立刻退钱给你！」

　　真是天助我也，应该是我写完简讯，正要发送的时候，正好章允惊呼一声，前面有一条小狗经过，我立刻煞车了，然后没有发出讯息，就将手机放进口袋里面。

　　此时，按了挂断键后，回到的是写完简讯后正要发送的页面。

　　我的手隐藏在口袋里面，顿时按了左边的发送键，三秒后，立刻关掉了手机。因为我简讯说得很清楚了，我生气了，所以要关掉手机，不再联系了。

　　「喂！是李老师啊！」章允那边已经接听了电话，竟然是那个俊雅教授来的电话，不知道有什么企图。

　　「嘀嘀！」接着，我听到了另外一声短促的手机铃声，应该是简讯的提示音。

　　果然见到占筱蔓拿出手机，按了接收键。

　　我装着漫不经心地看着她的脸色，果然收到我的简讯后，她面色微微一变，然后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接着，她好像在发简讯解释。可惜，我暂时是收不到了。不过，她现在再也不会怀疑我就是那个天使事务所的人了。

　　此时，章允已经听完电话了。我拿着我的手机，朝章允笑道：「刚才〈星空〉响起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的电话呢。」

　　章允顿时有些惊喜道：「难道你用的手机铃声也是〈星空〉？」

　　我微微一笑道：「不信，你打我电话试试。」

　　章允立刻便拨，拨的是我的号码。

　　片刻后，我普通用途的手机顿时响了起来，声音正是钢琴名曲〈星空〉的高潮部分。

　　章允非常高兴，不过高兴过后，神情忽然变得微微有些奇怪起来。

　　我也忽然能够解读这种心情，因为在她的心中，我们两个人看中了同一款小提琴，也用了同一首乐曲作为手机铃声。

　　这或许，就不能当作偶然了，或许可以解释为——心有灵犀。

　　只不过这种心有灵犀好像并没有让她单纯地感到快乐，反而让她的心情有一些古怪。

　　这让我的心情有些酸涩。因为我知道她这种古怪心情，所代表的涵义。

　　「我要回去了。」接着，章允朝我笑了笑说道：「刚才李老师打电话过来，说有个课题，要我立刻回去。」

　　「明明是害怕你和我在一起。」本来这个时候，我心里肯定要大骂那个老白脸几句，但是此时也没有了心情。

　　「你今天专门过来买琴吗？」白马王子温柔问道。

　　章允点了点头道：「嗯！」

　　「准备校庆的时候表演？」白马王子笑着问道。

　　章允的脸蛋红了红，然后低声说道：「还没有想好，如果拉得不好，就不表演了。」

　　「怎么会拉得不好？」白马王子笑道：「允允肯定拉得好。」接着，白马王子高兴道：「最近小提琴王子在江州演出，我去争取一下，看能不能求他帮忙，让他帮助你学琴，甚至那天晚上，带着你演出，你们合奏。」

　　我听了顿时火冒三丈，心中怒道：「操你娘，这本来是章允给我天使事务所委托的任务，你这狗东西竟然抢着去做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不过，此时我却是只能憋在肚子里面生气，而不能说出来。毕竟，章允委托的是天使事务所，而不是我，她并不知道天使事务所的负责人就是我。

　　「你不要为我花钱。」章允坚决的朝白马王子说道。

　　白马王子笑着模棱两可地摇摇头，他家里有权又有势，不花钱才怪哩。

　　「那我回去了。」章允说道，然后依恋地将小提琴放进盒子里面，提在手上便朝外面走去。

　　「我送你回去。」白马王子立刻说道。

　　我没有和白马王子说话，我也不想和他说话，而是直接朝他的保时捷９１１望去。

　　车子里面坐着占筱蔓。他的保时捷就两个座位，难不成让占筱蔓下来走路，他送章允回去不成？

　　然后，我直接走到我车子旁边，打开了车门。

　　章允看了占筱蔓一眼，招呼道：「你不要下来了，会被人认出来的，有时间我去找你玩，再把以前高中的同学请来聚聚。」

　　占筱蔓和章允很熟了，所以之前不下车，只是戏谑地望着章允和她哥哥两人，也不算失礼。此时见到章允要走了，便要下车让出座位，好让她哥哥白马王子送章允回学校。但是见到章允已经朝我的车子走去了，便也作罢。她见到我的车子后，先是微微一阵惊讶，然后嘴角微微一撇。

　　很显然，这部两百来万的跑车，还没放在他们这种人家眼里。

　　「对了，过段时间，我们办一个聚会吧，把以前的老同学都邀请过来。」占筱蔓瑷着想到了什么朝章允道：「刚好三班的卫筠从美国读完哈佛回来了，我们办个聚会，刚好给他接风。」

　　「哦？」章允一直娇憨清纯的脸蛋，忽然变得微微有些戏谑和狡猾地望着占筱蔓，缓缓拖着声音道：「卫筠终于舍得回来了吗？」然后，用暧昧的眼神望着占筱蔓，占筱蔓很难得地脸红了，然后瞪了章允一眼道：「你瞎说什么，操心你自己吧。我可随时都想着换称呼了啊，嫂子！」

　　怪声叫完了章允后，占筱蔓挑衅地望了我一眼，撇了撇小嘴。而章允脸蛋一红，瞪了占筱蔓一眼，钻进我的车内。

　　顿时，我的心里更加不舒服了。不单单是占筱蔓的这声嫂子，还因为占筱蔓话里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

　　卫筠要从美国回来了！

　　卫筠是我的同班同学，正经八百的同班同学。但是，我从高中就很讨厌他，很敌视他。没有其他原因为就因为他聪明，他读书成绩超级超级好，他用功，老师非常喜欢他，女生也非常喜欢他。

　　优等生和劣等生之间本来在心理上就会有一场战争，一直都是互相看不惯的。而且，他当时爱慕的对象和我们都不一样，他爱慕占筱蔓。

　　这点，我很奇怪，他爱慕的竟然不是章允。那个时候，几乎全校的男生，都在暗恋章允，偏偏他爱慕的是占筱蔓。而且，是一进学校，第一眼看到占筱蔓的时候，就立刻爱上了。

　　他是高二的时候才转到我们学校来的，从很远的外地转学过来，而占筱蔓高一就在我们学校就读了。而他几乎是在见到占筱蔓的第一眼，回到寝室后，就立刻宣布了自己爱上占筱蔓的这件事情。

　　当时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因为占筱蔓的家庭背景非常可怕，而当时的卫筠瘦瘦弱弱的，穿的衣服也比较旧，很显然家庭条件不好，竟然敢去喜欢占筱蔓。

　　本来我们都以为卫筠马上要大势进攻，疯狂追求占筱蔓的时候，他却没有再做任何的表示。在寝室宣布过他的一见钟情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我还清楚记得他当时宣布的内容，好像是他第一眼见到占筱蔓，不知道她的名子，不知道她的年龄，不知道她的性格，不知道她的成绩，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但是他全然不管，就爱上了她。而且，他宣布从那一天开始，他会开始最努力的奋斗，去取得最优异的成绩。他要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专业，做最优秀的人才。然后，等到他觉得自己最优秀，已经配得起占筱蔓的时候，才会正式追求占筱蔓，然后与她结婚，呵护她一辈子。

　　说句实在话，尽管我当时很讨厌他，但是也被他的誓言惊呆了，甚至可说是被鼓动和震撼了。也暗暗告诫自己，要好好学习，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这样才有资格喜欢章允，才有资格嬴得她的芳心。尽管，我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星期。但是对于我这种几乎无药可救的人，竟然可以坚持两个星期，可见当时卫筠誓言的鼓动性有多大。

　　卫筠是这么发誓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成为学校里最勤奋的人，不但是学习方面，还有各项兴趣活动上，包括体育篮球上。他当时个子不高，高二的时候才一六二公分。他觉得这个身高不可能配得上高挑的占筱蔓，于是他天天打篮球，天天弹跳，甚至学乔丹，天天把腿绑着倒吊。

　　见鬼的是，一年以后，他竟然长到了一七二公分，高三毕业的时候，他长到了一七七公分。

　　就好像拉长的一般，也不知道真的是倒吊拉长的，还是他本来就要长高。

　　而且这小子，就算天天打篮球，也一副瘦瘦弱弱的样子。皮肤白白的，脸蛋秀气得很，如同女生一样，还戴着眼镜。本来这种面孔是十足的娘娘腔，可是偏偏他又有两道非常霸道漂亮的剑眉，使得他柔弱中透着阳刚。瘦瘦瘦弱弱的身躯，脱掉衣服后，一身都是好看的肌肉，穿上衣服之后，又是让女生着迷心疼的不得了的秀弱美男子。所以，尽管他穷，但是当时迷他的女生真的多的不得了。明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的是占筱蔓，但还是如同飞蛾扑火地迎上去。甚至有一个女生为他吞了安眠药自杀。所以，他绝对是我高中时代最最痛恨的人之一，厌恶痛恨妒忌，都不足以表达我复杂的心理。

　　在我的幻想中，竟然出现这么一个画面，那就是等到有一天卫筠向占筱蔓表白的时候，占筱蔓一个耳光搧过去，然后将花直接扔在他的脸上。

　　每次幻想完之后，我都会如同自己打了他耳光一样，爽得不得了。而且，我一直都恶意揣测他对占筱蔓的感情，什么一见钟情，骗鬼啊！

　　伪君子，十足的伪君子！

　　他绝对是我最最讨厌的男生，不过现在要加上一个，就是眼前这个阳光稳重潇洒骄傲的白马王子。

　　我顿时牙齿都嚼得嘎嘎作响。

　　而卫筠竟然要回来了，你回来就回来吧，你要是落魄回来，我绝对给你接风洗尘，给你好吃好喝的。偏偏还风光八面地衣锦还乡，回来炫耀的吗？炫耀你的两个国外名校硕士学位吗？什么狗屁名校，说不定跟《围城》里面的方鸿渐一样，都是从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学历证书都是花两千块钱办的，和我的假身份证一个价格。

　　第三章　小土狗

　　当然，我也知道这仅仅只是我的污蔑，我的理智这样告诉我，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

　　他高考是以理科状元的身份被香港科技大学，以四十八万奖学金网罗，然后又被哈佛大学用全额奖学金邀去就读硕士学业。

　　这些我都知道，总有那么几个讨厌的人在耳边提到他，想不知道都困难，毕竟卫筠是我们整个高中时代的风云人物。

　　我本来以为他会读完博士再回来的，那个时候，占筱蔓说不定早就嫁人了（那个时候还没得到恶魔显示器，对占筱蔓有性欲没信心），等到卫筠回国，占筱蔓的儿子都会打手枪了。

　　这种情况是最爽的。但是很显然，卫筠智商不比我低，他也想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读完硕士就回来了。

　　真他奶奶的贼，真他奶奶的狡猾。

　　我拚命地咬牙切齿，接着耳边又传来章允的一声轻呼：「小心！」

　　原来，我不知不觉间，一边咬牙切齿，一边钻进车子里面，发动了汽车，转了方向盘，连自己都没有发觉。而且，也没有注意到，我离开时那个恶心白马王子的反应。

　　我连忙下意识地踩住煞车。

　　「嘎吱！」轻轻一声，车子停了下来。

　　然后，看到一条小狗蹦跳着从我车子前几公尺跑了过去，四条小腿很短，本来就跑得慢，偏偏还不慌不忙，还用牠的小眼睛瞅了车子里的我们一眼。

　　「有些眼熟！」我心中暗道，接着立刻想起来了，之前我们赶往马华路，章允叫小心的时候，也是这条小狗在过马路。

　　「喂，小东西，你一天到晚没事过马路干嘛？学人家假车祸真诈财吗？」我顿时朝小狗喊道。

　　小狗在路边坐了下来，两只眼睛无辜地望着我。这个时候我发现，牠是一条小土狗，身上有一点点泥土，脚好像受伤了，有一点点瘸，所以走得慢。

　　「汪汪！」叫了两声。

　　「噗嗤！」章允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然后娇声叫道：「好可爱。」然后，转头朝我看来，大眼睛望着我。

　　「下去吧！」我为她开了车门，我竟然读懂了她的意思。

　　她欢呼地跑了下去，然后直接朝旁边的小商店跑去。

　　那小土狗依旧坐在马路旁边，见到章允跑出来，便立刻站起来，好像要迎上去。但是见到章允竟然是跑向小店，不是跑向牠，于是又可怜地坐了下来，舔了舔小舌头，用爪子拨弄拨弄地上的泥土，然后又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

　　那单纯而又充满期待的目光，竟然让我心里猛地一动，然后全身发酸。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的人。我不能破坏这点，于是我立刻转头移开目光。

　　「呜！」小土狗轻轻一声呜咽，又可怜地低下头。

　　这应该是一条被人抛弃的小土狗，因为有一点点瘦，有一点点脏。而且，望向人的目光，都很期待，好像一个迷路却还不懂事的小孩，看到哪个人都觉得像自己的爸爸妈妈。

　　很快，章允跑了过来，不过手里多了几条火腿肠，然后蹲在小土狗面前，剥开火腿肠的肠衣，伸到牠嘴前。然后，另外一只小手，温柔地抚摸牠的后背。

　　那条小土狗可能饿很久了，见到火腿肠，眼睛一亮，彷佛连站都站不稳了　…飞快凑上来，但是张开嘴后又停住了，只是盯着章允看，一会儿又盯着我看。

　　我不知道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我似乎猜得出来。

　　「这真的是给我吃的吗？我吃了以后，你们不会打我吗？」

　　解读完后，我眼眶竟然猛地一酸。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可不像小土狗这么穷，我有几十万，我住着最好的公寓，我开着最好的车。

　　牠小心翼翼地望着食物，牠没友有安全感，牠被主人抛弃，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想起，但是我怎么都忍不住想起，那一封信。

　　我私立大学毕业后，我父母留下的一封信，哦，准确说是养父、养母，我没有看完，就撕掉了，因为看了一半，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然后，我再也没有回家，没有见过他们两个。

　　虽然造成这种结果是我自己活该，但若不是我小学毕业那年偷听到养父母的一番话，我也不至于那样。尽管，我已经忘记那一番私语了，我听过之后，就立刻想办法忘记，当作没有听过，虽然我只记得那一夜全身的冰凉和刺骨的寒冷。

　　我用力地摇脑袋，用力地摇，然后皱着眉头，朝章允望去。

　　章允依旧蹲在地上，俯下身子，将小土狗抱起，然后开始走向旁边的店铺，不知追是要做什么？

　　不过，那条小土狗，显得微微有些不安，睁大眼四处张望，最后又朝我望来。

　　「哇！」我突然朝牠做了一个鬼脸，牠吓得微微一颤，我顿时哈哈大笑。

　　过了一会儿，章允就抱着小土狗进了车子，眼圈红红的朝我说道：「这条小狗太可怜了，我刚才问了店主人，她说小狗被牠主人抛弃半个多月了。说牠的主人不是本地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年女人，养过牠一段时间，半个多月前不想要牠了，就带着牠来这里散步，然后故意走得很快，小狗才几个月大，走不快，趁着小狗找不到她，就钻进车子里走了。然后这半个多月，小狗都在这条路上找。而且她说那个女人走的时候坐的车子和我们的车差不多，所以每当有类似车子经过的时候，小狗都会追上来看个清楚。」

　　我一边听着，一边拿着刷子刷前面的玻璃，没有太认真听。

　　「所以，我们刚才去马华路的时候牠就凑上来，我们回来的时候，牠也凑上来，就是为了看清楚车子里有没有牠的主人。」章允此时已经哭出声来了，抽泣道：「牠刚生出来不久，就被抛弃扔在路边。那个漂亮的中年女人刚好经过，看着可怜就捡了起来，喂了几天。没想到牠被人养才刚刚一个多月，又被抛弃了……才不到两三个月，就被抛弃过两次，牠的主人也太狠心了。」说罢，章允已经是哇哇大哭，将小土狗紧紧抱在怀里。

　　我紧闭眼睛，咧开嘴无良一笑，然后伸出云手要去抚摸章允的后背，省得她抽泣得太厉害，但是伸出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发动汽车，继续朝前面的方向行驶。

　　看得出来，从马华路回来的时候，章允心境有些不平静，有些不自然。而这条小土狗的出现，大大地冲淡了这种气氛妣。

　　车子很快就停在了距离江大更远的街口上，这里距离江州大学的校门更远。

　　章允没有下车，而是依旧抱着小土狗轻轻地抚摸，沉浸在难过与怜爱中，还有一丝轻轻的犹豫。

　　假如我收养这条小狗，那么疼爱牠的章允就会经常去看牠了，这样一来章允就会机常到我住的地方，那么接触的机会就会多了很多。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面涌动了很久。

　　「你在学校，应该有规定不许养宠物，所以这条小狗还是我带去养，你什么时候想牠了，就去看牠。」我朝章允笑道。

　　章允脸上的犹豫神色更浓，看了一眼怀中的小狗，又看了我一眼。

　　「你会好好照顾牠吗？」章允问道。

　　「你经常来检查好了。」我笑着说道。

　　章允又重新望着小狗，想了好一会儿，咬了咬小嘴，道：「好吧！你一定要好好养牠啊，要记得按时喂东西给牠吃，要记得按时给牠洗澡，还要经常陪牠玩游戏，不要把牠一个人关在家里，那样牠会很可怜的……」

　　接下来，章允又絮絮叨叨论说了好一堆，接着又忽然说道：「对了，我们应该先去给牠买狗粮和罐头，不应该先来学校的，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宠物商店吗？」

　　我自然是不知道的，便摇了摇头。

　　「哎呀！」章允拍了拍自己的脑医袋，道：「当时我光顾着难过，都忘记给牠买吃的了。老师又让我在十点半之前赶到教室，现在时间又来不及了。」

　　「那你先去上课，我一个人去买狗粮就可以了。」我嘴里随便说道，心里却在拚命诅咒那个李教授，这个王八蛋肯定是故意的，不让我和章允有多待在一起的时间。

　　「嗯！」章允用额头蹭着小小土狗小小的身子，娇声道：「小乖乖，你乖乖跟着这位哥哥回去。姐姐以后天天去看你，好不好？」

　　小土狗用力睁大着眼睛，开始不安地张望，一会儿望望章允，一会儿望望我，彷佛担心牠会再一次被人抛弃在街上。

　　然后，章允打开了车门，轻轻将小土狗放在椅子上，弯下腰娇声道：「姐姐走了哦！」

　　此时，小土狗轻轻地叫唤两声，章允伸出手，牠便伸出小舌头，在她手上轻轻舔了舔。

　　章允又忍不住将牠抱在怀里，害得我在旁边妒忌得吐血，恨不得我自己就是那条拘，当然仅仅只是在这个时候。

　　＊＊＊＊＊＊＊＊＊＊

　　章允回学校了，我开车回自己的公寓。

　　小土狗就蹲坐在章允坐过的位置上，很乖，不叫也不闹，只是偶尔用一种微微有些不安的眼神看我。没有等到我和牠对视，牠又立刻低下脑袋。

　　车子径自开进了公寓的大门，我才不会去买什么狗粮，等什么时候章允来了再说。

　　将车子开进地下停车场后，我朝小土狗喊了喊：「到了，快下来！」

　　小土狗先是不安地四处望了望，然后飞快从车上冲了下来，几乎贴在我的脚边。

　　我关上门，直接朝我的房间走去。

　　小土狗紧紧跟上来，一直努力想要贴着我的脚走，好像这样才能给牠安全感。不过牠太小了，而且一条腿受伤了丁，所以跑得不快。一会儿，便让我落了一段距离。

　　顿时，牠开始轻轻地叫唤，用一种非常害怕的声音叫唤。

　　我皱了皱眉头，站在原地等了牠一会儿，牠赶紧冲过来，眼看就要撞到我的脚后跟，连忙煞住，小小的身躯一骨碌翻了个跟头。

　　我哈哈大笑，小土狗重新爬起，又贴着我的脚走。

　　「楚先生，这是您的狗吗？」前面的白慧见到我，顿时眼睛一亮，然后目光又落在我脚下的那条小土狗上，露出一丝惊讶，眉头轻轻皱了皱。

　　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她顿时露出一丝温柔的神情，道：「好可爱的小狗狗啊！」接着，便在小土狗的身前蹲下来，轻轻地伸出手要去抚摸小土狗的背部。

　　土狗连连后退几步，缩到我另外一只脚后面。而白慧也趁机缩回了手，小土狗的身上沾有尘土，她也不是真的想摸。

　　我从上而下地望着蹲在我面前的白慧，一字裙下的屁股，显得尤其硕大。而且，她的这个姿势，很像蹲下来给我口交的感觉。

　　想着想着，我老二顿时翘起，而且下意识地往前耸动。

　　白慧敏锐地发现了我裤裆的勃起，连忙站起身子，脸红地白了我一眼，然后连忙向我告辞，朝她的工作场所走去。不过，走路的时候，细腰扭得尤其厉害，屁股也跟着一扭一扭。

　　「这个骚娘们，在装什么装？」我撇了一下嘴，接着朝脚下的小土狗狠狠瞪了一眼道：「让你给我丢人，小心我扔掉你，去买一条贵族犬才有派头。」

　　小土狗让我的目光瞪得缩了缩，使得小小瘦弱的身躯越发的小，然后又贴在我的脚后跟土。

　　带着小土狗走到房间门口，我没有让小土狗立刻进去，而是如同拎小猫一样拎着小土狗的脖子，然后打开门换上拖鞋。

　　找家的地毯一尘不染，我连自己都舍不得踩，要是让这小土狗跑进去，粉白色的地毯还不变成灰色。

　　小土狗真的很小，也跟一只小猫差不多。被我这么一提，全身都垂着，彷佛没什么力气。

　　瘦瘦的身体，看上去都是骨头，提在手上几乎没有分量。

　　我直接将小土狗提进了浴室，没有将牠放在我的浴缸里，而是拿来一个脚盆，然后将牠放在里面。

　　第四章　杀人委托

　　我打开莲蓬头，对着小土狗的身上冲。

　　小土狗猝不及防，小小的身躯硬是被冲得一个跟跆跌倒在脚盆里面，然后浑身一个战栗。

　　现在是夏末，天气应该还是热的，这小狗竟然连凉水都受不了。

　　「就你问题多。」我在小土狗的脑袋上拍了一下，然后调好水温，用四十度的温水。然后，又对着小土狗的身上浇。

　　牠不叫也不闹，趴在盆子上，只是闭着眼睛。

　　然后，我随便拿来一瓶沐浴乳，挤得牠满身都是。接着大手在牠小小的身体土用力地搓动，顿时满手的泡沫，将小土狗全身都淹没了，变成了一堆白泡泡。

　　我顿时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小土狗忽然一个喷嚏，喷得我一脸的泡沫。

　　「你干什么？」我顿时喝道，在牠身上拍了一掌。

　　小土狗全身都是泡沫，唯独脸上没有，此时两只眼睛充满恐惧地望着我，连连后退。因为脚下有泡沫，退了两步便摔倒。

　　刚才牠应该是被泡沫蒙住了眼睛和口鼻，呼吸不畅，而且泡沫挤进了鼻子里面，痒得受不了才打了喷嚏。

　　「退什么退？说都不能说了？」我骂道，一把将牠提着脖子抓回来，将喷头对进牠身体冲洗。顿时，所有的泡沫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浑身短短的毛，都贴在身体上。

　　真是越发显得小，越发显得瘦，看上去简直是皮包骨。只不过牠实在太小，比例上让人只感觉牠的小而不是瘦。

　　扯过一条毛巾将牠身体包起，用力地擦拭牠身上的水，顿时牠全身的毛被擦得竖ｒ起来，惹得我哈哈大笑。

　　将水倒掉，想找吹风机给牠吹一吹毛，但是一时间又找不到，便懒得找。直接拎着牠到阳台上，让牠自动晾干。

　　顺手关上了阳台的玻璃门，我舒服地躺在大沙发上。然后，将天使事务所的手机开机。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马上听到一连串的简讯声响。

　　我不慌不忙，让自己换了一个位置躺下来，因为手机萤幕对着阳台外的阳光，会看不清楚。

　　换好位置后，我正要打开这些简讯，不经意地一眼，瞥到了阳台外面的那条小土狗。

　　寻常的狗天气冷的时候，喜欢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而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则会趴在阴凉的地方吐舌头。但是这只小土狗，却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地上，任由还有些火烫的太阳晒在身上。没有多余的动作，就只是隔着玻璃门，盯着里面的我。

　　我不是非常能够了解狗的肢体语言，不过牠的目光里好像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一好像不是很确定阳台到底算不算家里面。

　　我让牠待在阳台上，是不是意味着，将牠赶出家门？或许小狗没那么敏感，敏感的是我自己。

　　找对着小土狗拍了拍手，叫道：「进来！」

　　小土狗立刻站起，好像要跑进来的样子，但是望了一眼关着的玻璃门，又望了一眼我夫然后失落地坐在地上，先是垂着头，然后又抬起头看我。

　　我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玻璃门顿时打开，再朝小土狗招了招手，道：「进来。」

　　小土狗立刻跑了进来，在我面前两尺处停了下来，又坐在我的地毯上，抬头看着我。

　　我本来是懒洋洋躺在沙发上，此时坐起身子，又朝牠招了招手道：「上来。」

　　小土狗站起，走到我的脚下，开始围绕着我的腿转，牠太小，还跳不上来。

　　我伸直了腿，牠前掌搭上我的脚准备爬上来，但是犹豫着又下去，又坐在我的面前，抬头看我。

　　若是一只猫，肯定会立刻沿着我的腿爬上来黏着我。

　　我弯腰，拎着牠的脖子提上来，然后仔细看牠受伤的那只脚。

　　伤口刚刚结疤。当时应该伤得很重，因为伤疤比较明显，此时结疤处的肉还非常脆弱。轻轻地捏了捏牠的伤口，牠小小的身躯一阵战栗。

　　很显然，当时受伤的情景，是牠心中最可怕的空幕。我碰到牠的伤口，不但碰倒牠的疼处，也碰到了牠心里的噩梦。

　　脚骨好像断过？我摸出来了，正常的骨头应该是平滑的，除了关节处，没有什么凹凸感。而小土狗这只受伤的腿，骨头上有一处隆起，摸上去还有凹凸感。应该腿骨断过，而且没有经过任何治疗，是自己好的，断掉的骨头也是自己愈合的。

　　牠这么小，很难想像受了那么重的伤，没有任何治疗，甚至没有一个住所，每天在街上流浪，躲避来来往往的汽车和行人，没有什么吃的东西，牠竟然能够活下来。

　　「嘀嘀！」手机又响了，依旧是占筱蔓发来的讯息，她非常的急。

　　我随手将手机仍在一边，走到电话前，拨了公寓的服务电话。

　　「公寓里面有宠物医院吗？」我问道。

　　「有的！」服务人员的回答倒是让我吓一跳，没有想到这个公寓连宠物医院都有。

　　「让医生来我家里一趟，检查一下一条小狗的腿骨问题。」我说道。

　　「是！我马上请医生过去。」

　　大概六七分钟后，便有人按门铃。

　　我从门上的萤幕土看到，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没想到兽医也穿白袍。

　　打开门，让医生进来。

　　「您好，我是这里的兽医，我姓刘。」医生很有经验地在鞋上套了鞋套后，才踩上我柔软洁净的地毯。

　　我将小狗往他面前一递，道：「就是这条小土狗。」没有多余的客套招呼。

　　刘医生微微惊讶，彷佛不敢相信，我的宠物竟然是一条小土狗。

　　住在这里的人，虽然没有几十万等级的名犬，但是基本土每一条狗的价钱都是上万的。而我手上的这条小土狗，市价不会超过十五块。

　　「街上捡来的。」我加了一句。

　　刘医生望向我的目光，顿时变得柔和许多，不再那么客套。然后戴上手套，将我手里的小土狗抱过去，动作非常轻柔，日光也非常轻柔。

　　他日是一个真正的兽医，因为他对动物很温柔，尽管是不到十五块钱的土狗。

　　先让小土狗张开嘴巴吐了吐舌头，然后轻轻皱眉道：「牠应该在街上流浪不短时问了，而且年纪太小。所以现在严重的营养不良，比同龄的小狗小了至少一半。」接着，目光落在小土狗的伤口上，顿时眉毛微微一抽搐，显然也是被小土狗腿上的伤触动。

　　「真是可怜的小东西。」刘医生眼睛用力眨了眨道：「牠的腿断过，而且是严重的骨折。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骨头自己开始变形地愈合。想要完全恢复正常很难，端要进行手术，将骨头重新弄断，然后矫正接上。不过，牠现在太虚弱了。建议先养一段时间，等牠身体状况稍稍好一点的时候，再进行手术。」

　　我点了点头。

　　「至于牠其他方面的身体状况，需要去我们宠物医院仔细检查才能得出结论，要是您有空的话，请您和我一起到宠物医院走一趟。」刘医生建议道。

　　我点了点头，换上鞋和他一同出门。

　　＊＊＊＊＊＊＊＊＊＊

　　最后，从宠物医院出来的时，我提了一大包东西，里面大豁分是狗粮，还有一些药品，甚至还有一些奶粉。

　　土狗被打了两针，伤口也做了消炎处理。然后，就跟着我回家了。

　　很奇怪的是，别的小狗打针，都大闹大叫的，小土狗打针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也不挣扎。只是打完针下地后，稍稍用力地哆嗦了一阵。

　　给牠泡了一小碗奶，开了一个罐头，放在专用的塑胶盘子上，端到牠面前，道：「喝奶的时候小心，不要弄脏地毯。弄脏了，小心挨揍。」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做我自己的事情。

　　小土狗尽管对食物充满了渴望，但是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坐在地上看着我坐上沙发，拿出笔记型电脑的时候，才凑到食盘面前喝奶吃罐头。

　　我打开手机的收信匣，里面清一色全部都是占筱蔓发来的讯息。一。而佣且内容都差不多，全部都是道歉的讯息。

　　我看了前面几条后，就全部删除了，后面的讯息不看也罢。然后，我打开笔记型电脑，便要登录ＭＳＮ。

　　「不在公寓里面处理天使事务所的事情。」我立刻想到自己的这条规定，又立刻将笔记型电脑关机。然后，将电脑装进包包里面，手机揣进口袋，便准备出门到我另外一处租来的房子。

　　低头看了一眼小土狗，牠竟然已经吃完了，奶也喝完了。此时，正伸出舌头，仔细地舔碗沿上的奶，舔得干干净净。不要说没有弄脏地毯，就连塑胶盘也没有弄脏。吃完后，牠竟然用嘴巴叼着吃完的罐头包装盒，跑向墙角的垃圾桶。

　　不过垃圾桶太高，牠构不着，就放在垃圾桶的下面。赤后又用嘴巴咬着塑胶盘子，倒退着往洗手间里拖。

　　当然，牠不可能自己洗。拖到洗手间后，牠跑出来，来到我面前一尺处，又坐下来，抬头看我。

　　我走到洗手间，将牠的奶碗和塑胶盘子清洗干净，然后将罐头盒子扔进垃圾桶。接着来到客厅，打开电视机，换到一个幼儿频道。

　　背上包包，打开门，朝外面走去。

　　土狗贴着我的脚后跟，要跟上来。

　　「在家里看电视，不要跟上来。」我朝牠一指，命令道。

　　小土狗顿时停了下来，又在门后坐下，抬头看我。

　　我关上门离开公寓。

　　＊＊＊＊＊＊＊＊＊＊＊

　　「对不起，我对我的行为表示非常的抱歉，并且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为了表达我旳歉意，我已经往您的帐户尸上汇了十万块钱，表示对您的补偿。」我登入ＭＳＮ后，很快就收到了占筱蔓的讯息。

　　「把你的银行帐号给我。」我发出讯息。

　　占筱蔓回复了一个问号。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我脸上的表情，也配合我发出的讯息。

　　很快，占筱蔓传来了一个银行帐户。

　　「帐户姓名。」我问道。

　　「张士！」占筱蔓回复道，很显然她是用假名。

　　我登录网路银行，发现我帐户内果然多了十万块钱，是半个多小时前汇进来的款项。我立即将这十万块钱汇了回去。我也不是非常理解我这样做的原因，好像很不愿意将天使事务所的牌子砸掉的感觉，要将天使事务所做成金字招牌。

　　「我将你补偿的十万块钱汇回你的帐户，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做第二遍，我不会接文任何额外的补偿。另外，我们的合作可以继续。」我回复道。

　　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占筱蔓发来讯息道：「谢谢您，今天我见到了我想要找的那个人了。」

　　我没有回答。

　　接着，占筱蔓又发来一条讯息：「您看到我了吗？您当时在场吗？」

　　此刻，她才想起来，她当时打电话给天使事务所的专用手机，有可能会暴露自己，所以忐忑不安地问我。

　　「我不屑知道你的身份，我当时不在场，我在你要找的人身上，装有追踪器。」我回复道。

　　我知道，我这种回答，给她一种强大的信心，让她放心地觉得她的身份没有暴露。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占筱蔓回复道：「我现在想继续委托您。」

　　「说！」

　　「……我想杀了我委托您找的那个人，不过请您不要问我为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占筱蔓发来讯贝息。

　　「操！」我顿时差点摔开电脑，浑身上下冰凉一片。

　　这个娘们也太狠毒了，我只不过拍了她几张照片，只不过偷窥她撒尿，她竟然要杀人灭口。

　　我真他奶奶的应该下一个新任务，把这个臭婊子先奸后杀，杀完又奸，奸完再杀。

　　我一边咬牙切齿，一边回复讯息道：「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以后类似的废话不要说。」

　　「那这个任务，您能完成吗？」占筱蔓显然很紧张。

　　「天使事务所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需要较长时间的布置，因为我们不会直接动手，我们要绕开所有的法律刑责，布置一个完全的意外死亡，需要等机会，等时间。」我发过去的也差不多都是实话。

　　「那需要多久？」占筱蔓问道。

　　「不超过二十天。」我回复道，有二十天，也差不多足够我布置一切了。

　　「那假如您接这个任务的话，需要多少报酬？」占筱蔓问道。

　　「我们从来不开口提报酬，全部由你们提。可以接受，我们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直接拒绝，并且再不谈及此项任务。」我斩钉截铁回复道。

　　「我愿意为此付出一百五十万！」占筱蔓激动起来。

　　老实说，假如她面对的是艳照发布者这样的危险分子的话，那这一百五十万一点都不算多。假如这组照片真的发布出来的话，对她来说，有形的损失就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十倍。

　　我先将电脑放在一边，因为我此时气得浑身发抖，几乎不能打字。接着脑子一热，自己对着空气一阵冷笑，又抱起笔记型电脑放在膝盖上。

　　「你去网站填写委托单。」我冷笑着发出讯息。

　　「好！」占筱蔓回复道。

　　接着一会儿后，占筱蔓又发过来一条讯息。

　　「等等！」然后，她又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她又发讯息过来道：「对不起，我的念头有一点摇摆，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对付他，请您给我一段时间，等我决定了，再给您下委托单，好吗？」

　　「可以！」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个臭婊子也不是真的那么狠毒。

　　「那打扰您了，拜拜！」

　　我没有回答，占筱蔓等了一会儿，便下线了。

　　第五章　重逢前女友

　　而接着，章允竟然上线了，而且立刻给我发了一条讯息。

　　「您竟然在啊？」

　　「？」我打过去一个问号。

　　「我的委托您完成了吗？」章允很快发过来一条讯息。

　　我还没有回复，她又发过来一条道：「要是很难的话就算了，现在想想，我的委托内容比较天真。」

　　「没有我们完成不了的事情。」在章允面前，我竟然有一股气，一股表现欲。

　　「你的委托正在处理中，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看到结果。」我破天荒又补发了一条讯息。

　　「太好了，谢谢您哦！」

　　我强忍着不理她，因为作为神秘的天使事务所负责人，是不应该跟客户聊天的。

　　我打开了网站的后台，看相关的委托单。然有六百多张单子。

　　很显然，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超级鸟的单子。不过这么多单子里面，应该有百分之一是正经委托的吧。

　　果然，前面七八十张全部是胡闹的，我直接删除。现在我已经能够熟练地看一眼，就知道这张单子有没有搞头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钟。

　　不过在第两百条讯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单子。也是匿名的，没有给出地址，只有委托的内容。

　　「您好，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中年男人，一直以来我们也非常恩爱，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但是最近半年来，我发现他变得非常不正常。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人，尽管我的丈夫表现得和以前一样，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冷落，甚至更加温柔体贴，但是我还是能够觉察到异样，我觉得他心里已经爱上了其他的女人，而且程度非常疯狂。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但是我还要在丈夫和女儿面前做出完全不知情的样子，这种痛苦几乎折磨得我都要疯掉了。所以，我想委托您帮找查清楚，我老公到底有没有外遇，到底是哪个女人？」

　　在联系方式上，她给我留了一个ＭＳＮ。

　　而委托的金额，竟然是二十万，很显然这垣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这还不是我兴奋的原因，我兴奋是因为她说的这个丈夫，在我脑子里面浮现出一个对应人影，那个我非常讨厌的人。

　　我立刻将她给的ＭＳＮ帐号加入联系名单，她的昵称叫作镜子。

　　「你好！」我发过去讯息。

　　镜子：「您好，我应该信任您吗？」

　　「那等你觉得我足够信任，再来找我。」

　　镜子：「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您将我们的事情公开，给我的家庭带来伤害。」

　　「那建议你去找私人侦探，他们会签订保密协议。」我回复道。

　　镜子：「我不敢去，我只有在网上才敢跟您说。」

　　我：「那等你考虑清楚后再来找我。」说罢，我便不再理会她，而是接着看接下来的单子。

　　大概在三百张委托单后，又看到一条我感兴趣的。

　　同样匿名，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地址。

　　委托内容上写着：「我有一个任务想要委托你，但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职业操守。」

　　委托报酬上写着：五十万。

　　最后留下了一个ＭＳＮ帐号。

　　我将他加入联系名单，此时镜子的头像正在跳动，不过我没有管她的讯息。

　　新加入这个人的昵称，叫作桃李子。

　　这个昵称，真的让我有很多的遐想，脑子里面又浮现出来一个人的身影。

　　「你是吹牛的，还是瞎玩的？」桃李子首先发过来一条很轻佻的讯息。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冷冰冰回复道。

　　桃李子：「我委托的内容很大，你可不见得能够完成。」

　　我恨不得一个巴掌过去，回复道：「天使事务所无所不能！」

　　桃李子：「你就吹牛吧，反正吹牛不用缴税！」

　　我再次回复道：「天使事务所无所不能。」

　　桃李子：「那我想要一辆坦克，你能给我弄来吗？一天之内！」

　　这就纯属讹诈人了。

　　我没有理会他。

　　桃李子：「我就说你在吹牛吧，操你娘的，吹牛吹到老子头上，耽误老子的正经事，老子泡老子的学生妞去了！」

　　我顿时肺都要气炸了，本来因为他的昵称，我已经先入为主把他当成了某人，此时他这条讯息的最后一句话，我越发觉得他就是我特别厌恶的一个人，只不过他和我一目中那人说话口气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桃李子说话的口气，让我非常的厌恶和愤怒。

　　不争口气，要是这样就被难倒，还搞他妈的什么天使事务所。

　　「请给出你愿意为此项业务付出的报酬金额。」我回复道。

　　桃李子：「五十万。」

　　「请给出你的地址和身份讯息。」我发出讯息道。

　　桃李子：「操，自己明明没有办法做到，吹牛就吹牛，非要我给出我身份讯息，你当我是傻子啊，明明知道我不会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可以选择匿名委托，需要先付报酬。」我尽量装得冷冰冰地回复道，然后给出了我的银行帐户。

　　桃李子：「操，还想骗钱，你当我是凯子啊，我给完钱后，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发出讯息道：「那我们无法合作，再见。」

　　桃李子：「操，唬不了老子，逃跑了？」

　　桃李子：「出来啊，继续陪你老子玩玩！」

　　桃李子：「喂！孙子。」

　　桃李子一直在挑衅，我都没有理会。

　　桃李子：「要不这样，你在ＥＢＡＹ开一个店铺，标价为五十万人民币，相当于七万两千美金左右。我先付款到ＥＢＡＹ的支付平台ＰａｙＰａｌ，若是你将坦克车弄到了，我就点确认收货，然后钱就会汇到你的帐户上。若是没有完成任务，那么你只能干瞧着眼馋，我会申请退款。」

　　我冷笑一声发出讯息道：「请问你需要的坦克型号要求。」

　　桃李子：「装，继续装。只要是真的坦克车就行。」

　　我冷冰冰发送讯息道：「请去填写委托单，我在ＥＢＡＹ有店铺，每件商品一万美金，你购买七件，并且付款到ＰａｙＰａｌ平台。」

　　在ＥＢＡＹ上开店铺，也是当时灵机一动，没有指望有太大用场，没有想到真的有用处了。

　　佻李子：「已经支付到ＰａｙＰａｌ平台，孙子你可以看那七万美金眼馋了。」

　　我打开ＥＢＡＹ，没有想到他真的购买并且付款到ＥＢＡＹ平台上了，真他妈有钱。

　　「请去填写委托单。」

　　片刻后，我立刻接到了一张委托单，上面写着需要一辆坦克车，不过是用拼音写的。后面再加了一句：「孙子，本来想用英语的，但是考虑到你这孙子可能没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就用汉语拼音了。」

　　「真是狗眼看人低！」我顿时大怒。

　　不过，还真让他说对了，要是他用英语，我还真的不见得能够读懂。

　　关掉电脑，将电脑放进背包里面。背包里面，还有我另外一件利器，那才是我的命根子，那个恶魔显示器。趁着现在被那个桃李子气得热血沸腾，我得先下一个任务，省得等下心虚不敢下任务。

　　就在我刚要下坦克车任务的时候，想到章允的那个委托，心中一阵温柔。

　　「还是章允的委托比较重要，可舍不得让她多等。」

　　我对着恶魔显一不器下达新任务：「建立新任务，让小提琴王子罗戈单独指导章允小提琴技艺。」

　　「嘀」一声，恶魔显示器显示：「新任务启动成功。」然后地图上出现了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黄色点和一个绿色点。

　　我立刻背上背包，对着绿色点出发。

　　走出社区大概四百公尺，便到达了目的地，竟然是一家数位相机专卖店。

　　「难道是让我买一台数位相机？」我惊讶道。

　　我已经站在目的地上，黄色的点和绿色的点已经重迭了，但是恶魔显示器还没有提示第一阶段完成，依旧在倒数计时，时间只有一分钟了。若是没有完成的话，恶魔显示器的惩罚是非常常可怕的，我想想便不寒而栗。

　　「先生，请问您想要找些什么吗？」一个俊俏的服务小姐上来问道。

　　「我需要一台数位相机。」我快速说道。

　　「您需要什么价位，什么功能？我们ＮｉｎＯｎ的拥有……」服务小姐依旧用她甜美的口音继续说道。

　　换成其他时候，我多听半个小时她娇嫩的声音都不腻，最好是叫床的声音，但是我现在非常急切，连忙打断道：「要最好的，你立刻去拿，立刻去拿！」

　　服务小姐被我吓到，立刻转身从柜台拿了一台数位相机交到我手中。

　　「嘀！」一声响后，恶魔显示器上面显示：「第一阶段完成。」

　　此时距离倒数计时结束还有五秒钟，吓得我浑身的冷汗，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多少钱？」我问道。

　　「两万七千块钱。」服务小姐道：「本来还有更好的，但是已经卖出去了，要是您愿意等，我立刻去总店为您调货。」

　　「不用了，就这台。」我随手将数位相机装进背包里面，然后掏出信用卡，让她结帐。

　　「嘀！」恶魔显示器又启动了，出现了任务的第二阶段，又出现了熟悉的黄色点和绿色点。

　　来不及听服务小姐的解说，她刷完卡后，我签字拿卡，直接走人。害得我被那位服务小姐幽怨地看着，想必她对自己的容貌和声音非常有自信，一般男顾客都乐意多看她几眼，多待一会儿，多和她说几句话。

　　「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和你说话，到床上直接交流最好。」我心中暗道，在路上飞快走着。然后又无奈地摇摇头，章允的这个委托任务，总共报酬才三千块，但是为了这个任务买相机就花了两万多块。要是这样的生意做多了，我岂不是赔得裤子都没有了。

　　尽管这样想，但是心里还是甜蜜一片，真是犯贱。

　　盯着恶魔显示器，上面两个点的距离好像有些远，也就是这次的目的地会比较远，然而我自己又没有开车过来。

　　见到路边有一个人，正打开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锁，我立刻土前问道：「你这电动自行车多少钱买的？」

　　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是一名女人，见到我突然问这个问题，立刻下意识地摀住胸口后退了几步，我只看到了她那硕大的胸部。

　　竟然是我那个女房东刘离。

　　「你想要干嘛？」女房东见到是我，顿时放开胸前的两只手，眉毛一竖尖锐的问道。

　　我从口袋里面掏出钱包，数了两千块左右递给她道：「我现在有急事，租你这辆车子用。用完后，今天之内就还给你。这两千块抵押给你，车子还你后，其中两百块当作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租金。」

　　没有等到她点头同意，我立刻骑上她的电动自行车，朝着恶魔显示器上的目的地行驶。

　　「那我今天傍晚过来要车！」刘离在后面喊道。

　　我摆了摆手，便骑出老远。

　　这个电动自行车速度真是不慢，不过稳定性太差，难怪许多城市都准备要禁止这种电动车通行。

　　骑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左右，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距离倒数计时结束还有十分钟左右。这见鬼的天气真是热死了，就算这种自行车不需要踩，在柏油路面上曝晒，也真的热死我了。还好，骑着骑着竟然凉快起来，头顶上都是茂密的大树，抬头一看，竟然到了江州大学的西门。

　　恶魔显示器让我买了一台照相机，还让我来江州大学，难不成是来偷拍章允？

　　我正想着，忽然听到前面啊的一声，好像我撞到人了。

　　抬头一看，原来没有撞到人，倒是遇见一个熟人了。而且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熟人，尽管我超级不想见到她。

　　见鬼的，竟然是我上一个女朋友，叫余鈱来着。

　　此时，她正挽着另外一个男生的手。那位男生挺有书卷气的，戴着眼镜，估计是学校里面的学生。余鈱此时正穿着一件雪白的连身裙，脸上竟然还化着淡妆。她以前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可没化过妆。不过我有些不忍心看她，因为最近看到的都是顶级的美女，余鈱看着实在有点寒酸。

　　她好像很紧张，闪电一般松开所了那位男生的手，平息了好一阵呼吸后道：「你，你怎么来江州了？」

　　「都分手了，还管那么多？」我赶时间，顿时没好气道：「我怎么就不能来江州了？」接着，我马土便要闪人，「对不起，我赶时间。」

　　「来学校宿舍推销东西的？」余鈱旁边那个男生推了推眼镜，抬着下巴瞥了我一眼，冷淡道：「我们学校宿舍，不许闲杂人等出入的。」

　　「靠，我形象有那么差吗？让这个眼镜男用这么高的姿态看我？」我不由纳闷地往旁边的玻璃窗户照了照。

　　为了去破房子那边，特意换上了廉价地摊衣服，加上此时被热得汗流浃背，连花了上千块做的发型都一塌糊涂。

　　别的不说，看上去真像是骑车收破烂的劳工弟兄，难怪让这个眼镜男充满了优越感。

　　「你朋友？」眼镜男朝余鈱问道，没等到余鈱回答，便扶了扶眼镜道：「让他小心，别被警卫抓住了，收缴了东西赶出学校。」

　　我本来已经骑出十几公尺了，听到这个眼镜男的话后，又折回来，惹得余鈱大为紧张。她还是很怕我。

　　「瞧见那没有？」我指着一处大树底下，问那眼镜男。

　　眼镜男不解，点了点头道：「看见了，怎么？」

　　「那里凉快，上那待着去吧！顺便和你的女朋友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说罢，我骑车走人，嘴里大叫倒楣。

　　「这人什么水准啊？」后面传来眼镜男的大叫。

　　我在车上无奈地摇头，余鈱眼光真差。初恋男友，就找了我这么一个不是东西的男人。第二个应该长记性了吧，没想到还是找了一个不怎么样的。

　　你一个粉领族，找什么在校学生啊！

　　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整天就只知道空谈理想，想要出人头地不知道还要多少年。而且等到出人头地了，说不定又被更加年轻漂亮的女人给勾走了。

　　「不过，余鈱这个女的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她终究抛弃过我！」这个念头，竟然鬼使神差地浮了上来。然后，一股火气彷佛从我的尾椎骨冒了上来，使我顿时暴躁起来。

　　「操你奶奶的，你这个娘们竟然抛弃过我！」我猛地一拳砸向车头，顿时拳头一阵剧痛。然后我猛地下车，一把将弄痛我的车子扔到一边，嘴里狠狠道：「操你娘的丑女人，你他妈的竟然抛弃我？你他娘的长那样子，老子肯要你就不错了，你他娘的还抛弃我？老子肯让你给我花钱、肯让你养我是看得起你，你他娘的抛弃我？」

　　不知道为什么，提到抛弃这个词，我从内而外彷佛一下子就被烧了起来，彷佛猴子被踩了尾巴，暴跳如雷。

　　「他妈的，以前和你这个丑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挺穷，但是也挺安逸啊！老子虽然嫌弃你这、嫌弃你那，也老想着要踹掉你，可是老子只是想想啊，想了大半年也没踹你啊。不就是看上你老实，还有不用担心会饿死的安全感吗？」我一边吐着恶言，一边吐着真言。吐着吐着，自己觉得身体一阵发凉，然后猛地甩了甩头，将这些鬼念头抛之脑后。

　　「他奶奶的，老子虽然没爹没娘，老子虽然被你这种丑女人给抛弃了，可是老子现在有钱，过得不知道多潇洒。开名车住豪宅，泡的女人都是万里挑一的。老子过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要个狗屎安全感，有钱就是爷，有钱就是安全感。」我一阵阵冷笑，上去将电动自行车扶起。

　　「见鬼！时间不够了。」我一看恶魔显示器，倒数计时竟然只有三分钟了，顿时破口大骂。

　　「见鬼个余鈱，你他娘去做鸡我都没意见，干嘛好死不死要撞到我面前来，浪费我时间，老子一分钟几万块。」然后，我骑着电动车，向着恶魔显示器上的目的地，横冲直撞而去。

　　我一直低着头看恶魔显示器，并没有去看路，等到我与目的地那个绿点重合的时候，才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幢旧楼房的后面，杂草都快有我人那么高了，一个鬼影都没有，看来是江大学一处僻静的地方，最适合偷情。而此时我正面是一扇窗户。其他的窗户都关着，偏偏这扇窗户开着。里面传来音乐声，我踮起脚一看。

　　「哇！」顿时鼻血差点喷出来。

　　第六章　内裤印迹

　　里面清一色是穿着紧身运动衣的女子，大概有几十个。全部穿着两截式紧身运动衣，露着雪白的胳膊、大腿、粉背，还扈有乳沟。所以一眼望过去，全部是青春性感的躯体。而且，那个教练的声音还非常熟悉，不过此时只看到她的背影。

　　真他奶奶的销魂，不愧是教练，那腰真他奶奶细，屁股真圆，尤其两条腿，笔直、丰满、雪白、性感。不过，瞧着这两条美腿，怎么那么熟悉啊。

　　此时，这个教练正在教学生们压腿。美腿压得那叫一个直，这样一来，胸部便惊一地向前耸立，屁股猛地向后翘。那丰满的美臀，真叫一个大，真叫一个圆。然后往下面望去，清一色是撅起的屁股，看上去真是惊心动魄。然后，教练转过身来露出那张艳丽的面孔，果然是宁紫，她竟然混到江州大学做了教练。

　　她又做了一个俯身半跪后踢腿动作。因为她身材实在太好了，这样跪地踢腿，使得她身体看来真的充满了美感、弹力。

　　不过，我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她的胸部上。

　　她胸部很大，衣服紧身低胸，这么一俯下身来，大半个乳球都映入我的眼帘。

　　我看着一边吞口水，下面已经猛地胀了起来。

　　接下来，她竟然又带着下面的女生做下一个更加惹火的动作。

　　双脚着地，身体后仰做出拱桥状。

　　这是锻炼腰部的柔韧性，两条腿半张，上身慢慢后仰，双手举过头顶，身体一直后仰到双手能够按在地面上，这个动作才算完成。

　　「奶奶的，我不行了。」我眼睛死死盯着宁紫的阴部。

　　因为她要拚命后仰，所以双腿大张，胯部拚命向前耸起。

　　运动内裤太紧身了，这样一来，使得两腿之间拚命鼓起，整个阴部的形状，肥肥厚厚的下阴，将运动内裤鼓起一道清晰的印迹。

　　两边肥肥的唇，中间一道缝隙。

　　我连忙将裤子里面胀得不行的老二拿出来，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用力地橹动，但是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盯着宁紫鼓起的阴部，又盯着其他女学员的阴部印迹。

　　每一个下阴的形状，都不是非常相同，但是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一手橹动，一手拿出刚买的照相机，对着窗户里面，拚命地照。

　　「我不想去看章允的，我不想找人群里面的章允。」我一边这么警告自己，一边却又去追逐章允的身影。

　　我找到了，尽管没有看到她的脸，但是认出她雪白丰满、充满青春弹性的娇躯，还有那一头长发。

　　「我不能看她阴部，我不能亵渎她。」我一边警告自己，一边又朝她下阴望去。

　　靠，真的很肥，比宁紫还要肥。她本来就是丰满的女孩，下阴就彷佛小女孩类型的那种肥。

　　许多演杨贵妃的女演员，下阴就很白，很肥。尤其两瓣唇，又白又肥又嫩，一点都不像成人女子。

　　「呃！」我喉咙底下发出一阵声音。

　　受不了了！脚下一阵酥麻，接着牵动整个后背的酥麻。然后，白色的液体冲出两公尺来高，喷洒在长满杂草的地上，还有一些涂在墙壁上。然后，我全身发软，站都站不住，几乎忍不住要在这草地上躺下来。

　　「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了。」里面的宁紫宣布下课。

　　我这个时候才想起这次来的任务，只怕是拍下章允的照片。

　　于是，我赶紧将镜头对准了章允。

　　此时下课了，章允依旧在教室里自己练习，不过都是一些优美而不暴露的动作。

　　因为我心怀愧疚，所以匆匆拍了几张后，就立刻离开。

　　一直跑出了好远之后，我才停下了脚步，赶紧拿出恶魔显示器。

　　恶魔显示器已经启动了任务的第三阶段，目的地距离此处并不很远，我赶过去之后发现那是一家输出中心。

　　我明白任务的内容，那就是将章允的照片列印出来。

　　那些足够让我自慰的照片自然不能印，所以挑选了最后拍的几张，也就是章允一个人练习时拍下来的优美照片。

　　这几张照片，只显出了章允天使一般的美丽，还有水一般的娇嫩、雪一般的健康气息，并没有多少性的味道掺和其中。

　　列印完这些照片后，恶魔显示器又启动了任务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地有些远，所以我又要骑上电动自行车奔赴目的地了。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我便赶到了目的地，是希尔顿饭店。

　　若是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那位小提琴王子就住在希尔顿饭店里面，只不过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秘密。

　　而我赶到希尔顿饭店的时候，恶魔显示器启动了任务的第五阶段，这次没有提示黄点也没有提示绿点，只有一个数字：３０２。

　　我的劳工打扮，并没有让警卫把我拦在外面，只不过让他们以一种非常戒备的目光盯着我。

　　「给我３０２号房。」我径直走向服务台说道。

　　接待员微微一阵诧异，但是良好的修养让她们不在脸上表示任何异样，而是客气问道：「请问，您准备住几日？」

　　「一天！」我回答道。

　　「请您支付三千两百元。」

　　我直接将卡递了过去。

　　刷完卡后，接待员将卡双手还我，然后叫来一名穿着套装的女服务员带我去房间。

　　机过３０１号房的时候沃，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是占筱蔓的哥哥，那个白马王子。而且，正好３０１房门没有关紧，我微微一瞥，看到两个人坐在酒店套房的沙发上说话，其中一个便是白马王子，另外一个比白马王子还要白马王子。

　　一个瘦瘦的白人，眼眶很深，头发微微散乱，长得非常英俊，他就是小提琴王子罗戈。

　　前面的女服务员帮我开门后，我直接给了她一百块钱小费打发走了，然后站在门口处，听着隔壁的谈话。

　　「ＮＯ，不，用中文说，非常谢谢占先生的抬举。但是我不会为了钱去指导一个不认识的人，而且也不会和她同台演出。我并不知道占先生的身份，但是我想您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或许我明天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但是请您原谅我无无法答应您的要求，就算是五百万，我也不会亵渎我的艺术。」

　　这个人的中文非常生硬，是从罗戈嘴里发出来的。

　　接着，便见到占筱蔓的哥哥站了起来，脸上依旧带着自信的微笑道：「那我就先告辞了，但愿罗戈先生很快就会改变主意。」

　　我闪进房间里面，等着白马王子离开。

　　我还是低估了白马王子想要讨好章允的决心，竟然直接用巨额的钱去请罗戈。而且，这个数字肯定不低，真是煞费苦心了。

　　直到确认白马王子离开后，我才走出房间，敲响了３０１号房的门。

　　＊＊＊＊＊＊＊＊＊＊

　　我吃中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我又启动了新任务，那就是弄来一辆坦克车。

　　上一个任务已经完成，而且简单得不可思议。我一提出来，当然也受到了罗戈的拒绝，然后直接送客。但是当我将章允的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他足足看了几分钟，然后就点头答应了，而且没有要任何报酬。

　　总之，这个任务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章允那天使的容貌和气质，直接征服了罗戈。

　　接下来的任务，显然就不会那么简单了，这让我非常好奇，也非常担心。

　　坦克，是军队里面才拥有的重型杀伤性武器，绝对不是弄来一把枪那么简单的。而且，坦克那么巨大的体积和重量，我根本想不出用什么方法运出来。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任务。但是我对恶魔显示器，却有着极度盲目的信心。

　　我也一直在怀疑，到底有没有让恶魔显示器也拒绝的任务。但是，当我启动这个坦克车任务的时候，恶魔显示器第一时间回应了。和往常一样，给了一个绿色的点，一个黄色的点。

　　黄色的点代表我，绿色的点代表我要赶到目的地。

　　同样，两个点距离非常远。我又骑上那辆电动自行车，赶往目的地。

　　这次的目的地，是在城乡交接处的一座高架桥下。

　　遇常在这种地方，高架桥底下的空间会被很多小摊贩占据做生意。卖卖的东莱西，无非是旧书、廉价衣物等等。

　　我准确的目的地就是在一个小书摊上。这里的管理非常松，至少这个小书摊上，就有许多非法刊物，里面一大半，都是号称人体艺术的半赤裸写真集。

　　「难道，任务的第一阶段，就是让我购买一本裸体写真集？」我惊讶暗道。

　　但是我挑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一本合乎胃口的，因为这鹧一写真集都太模糊了，看得人没有半点性欲。

　　「老板，要不要来一些真惹火的？」小摊的老板忽然猥琐地问道。

　　我点了点头，老板顿时从包里面拿出来一本彩色铜版纸的写真集，封面便是赤裸裸的女人照片。

　　而且这个女人我知道，就是网路上非常有名的张筱雨。

　　我喜欢看她的写真，因为她的写真尺度非常大，每一处要紧的地方，都敢于裸露。比她尺度更大的写真不是没有，要嘛是黄色论坛上的自拍照，要嘛是日本的ＡＶ截图，要嘛就是西方赤裸裸的写真。然而，论坛上的自拍照真实是真实，但是女主角通常不堪入目，而且身材也非常糟糕。关键是拍摄的人不专业，拍摄的相机也不好，灯光也差，通常将女性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些部位拍得非常可怕，看了之后至少七八天没法忘记。而日本的ＡＶ截图，通常都是在性交，不然就是在自慰。

　　总之，赤裸裸的性行为，让人看了也很难热血沸腾。

　　至于西方女郎，要是明星裸露还好，一般的西方女性就算再漂亮，作为东方男人，也很难对她们的器官产生非常大的冲动。

　　所以，张筱雨的写真，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人长得不丑，身材好，拍摄品质好，皮肤好，自然裸露，不遮掩，不剪接。

　　「多少钱？」我问道。

　　「一百块！」这个老板显然是把我当成凯子了，想要狠狠宰我一刀。

　　不过，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他计较，直接递过去一百块钱。

　　「嘀！」果然，恶魔显示器开始启动第二阶段，出现了新的黄点和绿点。

　　这次距离，并没有很远。不过距离市区更远了，应该是在农村。

　　因为出了城市，交通比较顺畅，所以尽管距离比较远，但我还是只花了半个小时不到，就赶到了目的地。

　　这里好像正在制作火药。是一个作坊，但是又不像是生产鞭炮的，规模也不大，里面只有三四个人。

　　此时，他们正在往一个管子里面塞火药。

　　我四处瞧瞧，走到作坊的后门，这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茶水。

　　此时，我已经赶到目的地了，黄点和绿点已经重合了，但是恶魔显示器还没有提示第二阶段结束。

　　显然，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而这件事，肯定和我刚买的情色写真集有关。

　　我脑子一动，将情色写真集放在桌子上。

　　「嘀！」恶魔显示器提示第二阶段结束。

　　我立刻跑到一处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因为作坊里面的人已经拿着茶杯出来倒水喝了。

　　那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农村青年，拿着茶壶正往茶杯里面倒水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桌子上的那本情色写真集。

　　他顿时眼睛都看直了，手一松，茶杯掉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也懒得理会茶杯了，将茶壶放在桌上，拿起写真集一阵翻。

　　「喂，岗子，这黄色书是你买的吗？」农村青年拿着书，对里面的人大嚷。

　　里面一个矮小的青年叫道：「什么黄色书？」

　　外面的农村青年看了一会儿，便已经入了迷，拚命地翻，然后拚命地吞口水，裤裆明显鼓起来一块。

　　「什么黄色书，快拿进来看看。」

　　听到里面的人叫唤，农村青年连忙拿着书进去，一边吞口水一边垂涎三尺道：「奶奶的，真是好东西。看得老子老二翘得很，不行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嫖隔壁村的婆娘了。」

　　「拉倒吧，她都快四十岁了，那屄黑得，你有胃口啊？」

　　接着，一群人便围在一起，看情色写真。

　　一边看着，一边吞着囗水，然后心不在焉地往管子里面塞火药，使劲塞，使劲塞……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后，一个穿着时尚的男人进来，带着墨镜对着里面的这群人大喊道：「火药还没好吗？烟火师都等急了，导演就要开骂了啊，马上就要拍爆炸场面了。」

　　「好了好了！」里面看写真的几个人赶紧散开，将装好火药的筒子装进箱子里面，然后扛在肩膀上，走出了作坊。

　　「嘀！」忽然，恶魔显示器再次响起，启动了第三阶段。

　　这次绿点日的地的距离不远，我骑着车子便赶了过去。

　　离开了公路，拐进了一条狭窄的水泥路，便进了山里面。

　　再骑两三公里的路，见到前面拐弯处有一个大山坳，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

　　数百个人穿着军装，而且是民初时候的军装，少部分人穿着现代服装。隐隐看到了许多器材，大白天还亮着灯光。

　　那应该是一个剧组，而且是一个不小的剧组，正在拍一个军事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前面是拍摄重地，不许进入！」我想要再往前，便被四个穿着军装的警卫拦住了，口气非常严厉，目光非常不友善。

　　我退了回来，实际上我刚才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只不过想要靠近看清楚一些。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离开，而是在警卫看不见的地方拐弯上山。

　　「好了，各小组准备，各就各位！」这个拿着话筒说话的人，应该是导演。

　　「大家不用害怕，等下的爆炸效果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杀伤力。所以爆炸的时候，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跑开。你们扮演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面对敌人的轰炸，应该是非常冷静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军队的精神，不要慌乱！好了，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倒数计时，一切准备就绪！」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轰！」一声巨响，我觉得地面都在摇晃。

　　强大的爆炸，卷起脑袋大小的石头和泥块四处飞射。

　　我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演员因为趴的位置不对，猛地被炸上了天，落在地上，左腿血肉模糊，在地上哀嚎连连。另外两名演员被激射而出的飞石砸中，顿时血肉飞溅，叫得撕心裂肺！

　　不过，还好没有人死亡。

　　顿时，整个剧组宛如炸开了锅！

　　「救火，救火！」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抢救伤员！」

　　我的整个头皮都在发麻，四肢冰凉，连忙拚命朝山下跑去。

　　「嘀！」恶魔显示器再次响起。

　　「第三阶段结束，第四阶段，将在两个小时后启动！」

　　第七章　坦克车攻略

　　我跑下公路，飞快骑到镇上，找了一家旅旅馆，冲了一个凉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看电视！但是，我怎么也看不进去，这两个小时彷佛度日如年一般。几乎是一秒一秒地挨过了两个小时！

　　恶魔显示器终于再次响起，启动了坦克车任务的第四阶段。

　　再次出现了一个黄色点，一个绿色点。

　　这次距离目的地更远，大概骑了二十多分钟，拐进了另外一条小路，两边都是茂密的山林。

　　这里没有人烟，极其偏僻。

　　两面的树林密得人都钻不进去，因为树木和树木之间，都是三四公尺高的灌木。

　　直骑了五、六公里，还是没有见到有任何房子，树林反而越来越茂密，越来越荒凉，而且连水泥路都没有了，全部是泥土路了。

　　我不由得有些心慌，因为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了。但是，此时绿色点目的地还没有到。

　　我正抬头看了看天，发现太阳已经落山的时候，忽然前面传来人说话的声音。我连忙推着车子，钻进附近的灌木丛。

　　这里的灌木太茂密了，不要说一辆自行车，就是一辆卡车进去，也都会被灌木丛淹没。所以，我藏在里面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大概一分钟后，从前面拐弯处出现了三个人影，都骑着摩托车。

　　「你们要记住了，他们剧组就算再有背景，也一定要赔钱。老四的腿骨被炸断了，老七腿骨也被石头砸断了，还至少削掉了一斤多的肉。这次无论如何也要他们赔个十几二十万，不然当我们潘家十虎是好欺负的。」骑在中间的那人，满脸凶相，赤裸的胸膛上还有一条恶龙纹身，想必是混黑社会的。

　　「放心吧，这个剧组肥得很，不宰白不宰。他们不拿出二十万块钱，就休想让我们把坦克车还给他们。这坦克车是他们从军队里面借来的，虽然是以前的旧货，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但是从军队借东西，不还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定要咬死这一点，逼他们拿二十万块出来，只要拿出来，咱们就把坦克还给他们！不过藏坦克克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要让第四个人知道，谁告密，我就就砍断谁的腿……」

　　随着这群人渐渐远去，声音也越来越小，渐渐就听不见了。

　　我顿时大为兴奋，原来这个任务是这么完成的，坦克车是这么来的。

　　我赶紧从灌木丛里面钻出来，骑着车朝前面绿色的目的地赶去。大概再骑了十分钟不到，便已经到了绿色点的附近近。

　　下了电动车，发现左边的灌木丛有断折的痕迹，而且这里的灌木丛尤其茂密，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我钻进灌木丛，见到这里堆满了砍断的灌木，好像盖住了什么东西。

　　把这些灌木移开，便见到一层军绿色的帆布。

　　我猛地掀开帆布！

　　一辆坦克，一辆真正的坦克。一辆重型卡车上，载着一辆真正的坦克。

　　准确说，这辆坦克是我的作品，是我一手操作，它才会出现在这里的。

　　我顿时无比激动，爬上车子，爬上坦克。去摸炮管，去摸履带，我甚至打开坦克的门，钻进了狭窄的驾驶室。

　　闭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应该给桃李子那个ＨＦ八蛋发讯息了。

　　于是，我打开电脑，插进ＣＤＭＡ无线网卡。

　　登录ＭＳＮ，发现那个桃李子竟然真的在线。而且，他立刻给我发了一条讯息过来。

　　「孙子，我的坦克车弄到了吗？我等得焦急啊，我刚包了隔壁的鱼塘，准备去俄罗斯买一艘航空母舰，你的坦克赶快来啊，我还要急着军事训练呐！」

　　桃李子的讯息，还附带着一个恶作剧的笑容，他在展示他恶心的幽默。

　　老实说，我现在有些怀疑他不是那个李教授了。因为这个桃李子说话太轻浮，太下作了。

　　尽管我讨厌那个李教授，但是觉得他在风度上，在虚伪的修养上，还是有相当水准的。

　　「我正在坦克的驾驶室里面，等着你过来收货。」

　　桃李子一下子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发讯息过来。

　　「孙子，你消遣你大爷呐。」

　　我冷冰冰地发送出讯息：「限你一个小时之内赶到这里，我现在就离开，因为我不和委托客户见面。而假如你一个小时之内没有赶到的话，我会视你单方面放弃这个委托任务，而将坦克运走。作为恶意违约的一方，我们会对你进行惩罚，你最好不要尝试。」

　　桃李子：「孙子，你别吓你大爷，你大爷是被吓大的。」

　　「再见，我只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坦克的位置在江州市，华隆镇，花木公路第四公里路牌处右转，进入森林公路，沿着森林公路行驶八公里，右边树林中。」说罢，我立刻下线了！然后，从坦克车里面出来，将帆布盖好，然后重新将灌木堆在上面，做好伪装。最后，骑上电动自行车，飞快朝市区行驶。

　　在电动自行车上，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不停地想像着桃李子见到坦克的那一瞬间，不停地想像他当下的表情，当下的心理，当下的惊骇，当下的恐惧。

　　对我的恐惧，对神秘天使事务所的恐惧，我要的就是这这个效果。

　　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汽车，我怀疑这其中有一辆说不定就是桃李子的。

　　只不过，我看不清楚驾驶人的面孔。当然，就算他们看到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我，也不会知道这个便是天使事务所那个无所不能的恶魔。他们只会以为这是一个落魄的劳工。

　　因为我骑得飞快，所以一个多小时后，我便已经将车子停在我租的旧房子的搂下，不过没有见到刘离。

　　天差不多已经黑下来了，我全身又被汗水湿透了。

　　我赶紧下车，飞快地朝楼上冲去，打开门进屋，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

　　连线网路，登录ＭＳＮ。

　　大失所望，因为桃李子并不在线上。反而，章允正在线上。

　　我不由得有些兴味索然，本来完成了章允的委托，也应该算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连告诉她好消息的兴致都没有。

　　「难道，桃李子根本就是在瞎闹，根本就没有去看坦克？难道，桃李子觉得我让他去看坦克，是为了抢劫杀人，或者绑架，所以，他不敢去了？」

　　我不停地怀疑！

　　「你好！」此时，章允发了讯息过来。

　　「你好！」我有气无力地回复道。

　　章允：「罗戈真的来找我了，我好兴奋，我好激动动。」

　　我不高兴，我不激动，我很郁闷。

　　接着，我忽然想到，章允最喜欢的，便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而罗戈那么帅，那么忧郁，那么有艺术修养，甚至神秘，所以他对女人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我让罗戈给章允指导小提琴，岂不是引狼入室。万一，章允喜欢上罗戈怎么办？

　　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且非常有可能。

　　「已经完成委托任务，请付款。」

　　然后，我给出了银行帐户。

　　那边的章允呆了一会儿，然后发了一个讯息过来。

　　「哦！好的。」

　　好像，她有些不相信是我完成了这个委托，不相信是我请罗戈给她指导琴艺的。

　　「已经汇完款了，请查收，谢谢！」

　　我登录网路银行，看到果然汇进来三千块钱。

　　「款已经收到，欢迎下次合作，拜拜！」

　　章允：「拜拜！」

　　我等了十几分钟，桃李子仍旧没有上线，反倒是镜子上线了

　　镜子：「您好。」

　　「你好。」我冷冰冰回复道。

　　镜子：「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您。」

　　「我不希望接模棱两可的委托任务。」我依旧用非常客观的口气道：「并且，你委托任务，完全可以找私人侦探所的人来完成，他们会给你签订保密协议。」

　　镜子：「非常对不起，我对我之前的失礼表示非常的抱歉……另外，今天我将我的怀疑和打算告诉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竟然也向我推荐了您，而且她对您非常尊敬，我非常信任她！

　　我不由得纳闷，我总共没有几个委托客户，而且目前完成的就只有占筱蔓和章允的委托。桃李子的坦克车委托，目前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章允对于我是否完成委托任务表示怀疑，她应该觉得这个罗戈很可能是白马王子请过来的，因为白马王子曾经跟章允提过这件事情。

　　镜子：「而且，今天我丈夫显得更加的可疑了。他曾经偷偷地在房间闻里面上网，也不知道和谁在聊天。而且就在一个小时前，他的脸色忽然变得非常奇怪，然后立刻驾车出去了。我问他去做什么，他也不肯说，还背着一个包，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种日子我快受不了了，我想要立刻知道我丈夫有没有变心，外面有没有别的女人？」

　　「请你按照正常的程序下委托单。」我回复道。

　　「好的，我的丈夫叫作李博谦，是江州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请您帮我调查他到底有没有变心，假如有的话，他在外面的女人是谁？我愿意为此付出二十万块钱，假如您要求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转帐给您。」镜子非常的迫切。

　　我一阵欣喜！这个李博谦就是章允的年轻教授了，我早就讨厌这个伪君子了。而且听说他老婆非常漂亮，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啊。顿时，我浮想联篇。

　　「？」镜子见我有一阵子没有回复，便打了一个问号过来催。

　　「不用，因为你给出你丈夫的姓名和身份讯息，所以不算匿名委托。我们会完成你的委托，并且出示相关证据后，再让你付款。」我兴奋回复道。

　　每当说到这类的话时，我总是感到一股莫名的骄傲，拒绝别人的金钱原来那么爽，而且那些钱迟早都会到手。而且，本来非常郁闷的心情，现在也好了许多。

　　镜子：「非常谢谢您，非常谢谢您，一拜托了，让您辛苦了。另外……我的丈夫回来了，我要立刻下线了，再见！」

　　过一会儿，镜子马上下线了。然后，我ＭＳＮ联系名单里面一片灰暗，没有一个人在线。

　　于是我打开网站的后台，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委托任务。

　　看来登报广告的效果已经过去了，新增加的委托讯息，只有几十件。

　　我逐件看了下来，竟然全部是胡闹的，没有一条有实质内容。

　　看完这些讯息后，我已经被这些无聊的讯息气得发不出声音了，懒洋洋地半躺在床上，刚刚变好的心情，又变得糟糕了。

　　此时，ＭＳＮ一阵动静，然后见到桃李子的讯息竟然亮了起来。

　　我精神一振，猛地坐起身子，然后就等着他说话。但是，我足足等了三分钟，他依旧没有说话。

　　就在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发来消息了。

　　「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尊敬的阁下，无所不能的阁下，请您原谅我的无知。对于您的冒犯，此时我感到无限的后悔，我愿意用任何形式表达我的歉意，我愿意用任何代价换回您的原谅。请您原谅一个无知的人，请您原谅一个渺小的人。此时的我，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对您的敬仰。」

　　我没有回复。

　　很快，他的第二条讯息发了过来。

　　「在ＥＢＡＹ网站上，我已经将平台上的那七万美金转到您的帐户中了。为了表达对您的歉意和尊敬，我愿意再付出七万美金。」

　　「不用！」我冷冰冰地拒绝道：「你已收到坦克车了？」

　　桃李子：「收到了，收到了。但是请您原谅，我并不敢拥有那辆坦克，所以我并没有运走，而是将它放在原地。」

　　「废话，你要敢收那才奇怪呢，哈哈！」我心中暗道。

　　「那是你的权力，你收到坦克后，立即将它扔进海里，也是你的权力。」

　　桃李子：「接下来，我有三件，或者是四件事情，想要委托您帮忙。」

　　「一件一件谈。」

　　桃李子：「是。首先第一个任务，我想要摆脱我的妻子，但是又不想失去财产请问您有什么办法？」

　　我冷冷一笑，发出讯息道：「你想要离婚，或者是让你妻子人间蒸发？」

　　桃李子很长时间没有回复，过了大概两分钟后，发过来讯息道：「人间蒸发。」

　　「可以，请填写委托单。写出你妻子姓名、身份和你愿意为此付出的金额。」我发出讯息道。

　　桃李子：「请问，您有何没有一种办法，我不用告诉您我的的身份，也不用告诉您我妻子的姓名和身份，您就能够帮我达到？」接着，他又发来讯息道：「我知道我的要求非常无礼，请您原谅一个小人物的心理，我实在害怕曝光自己的身份。」

　　「我对你的身份没有兴趣，你提出的匿名要求，我可以达到。」

　　桃李子：「真的？我可以给您预先付款。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这需要换一种委托方式，因为你不提供你妻子的身份和姓名，我不会知道她是谁，所以人间蒸发便没有了条件，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一条船上有几百个人，忽然发生海啸，整艘船沉没海底，而你妻子就是这几百人中的一个。所以，你的委托就要转变成让这艘船沉没。」我回复道。

　　对方又很长时间没有回复，良久后，发过来讯息道：「您太强大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用哪一种委托方式，因为这要根据我妻子的实际行程决定，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请问，您可以给我手机号码，等我想到而且机会来临的时候，我立刻打电话给您吗？」

　　「可以，不过请用简讯，我不和任何人通电话。」我回复道，然后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就是我天使事务所的电话号码。

　　对方确实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并没有给我他的手机号码。

　　「另外，请你给出你愿意为此次委托付出的报酬。」我直接提醒道。

　　「我愿意付出一百万，不，一百五十万。」桃李子显然已经被我吓破了胆子，认为我无所不能。接着又发过来讯息道：「我现在可以给您汇款。」

　　「不用，等你用手机通知我确实的委托内容，再汇款给我。」我再次拒绝了一百五十万。

　　桃李子：「是，等完成这个委托后，我再跟您进行第三次合作。」

　　「无其他事，勿扰。」我发出讯息。

　　桃李子：「是，再见，期待您的再次教诲。」

　　第八章　喷潮刘离

　　我没有再理会他，而是上ＥＢＡＹ的网站，见到桃李子的那七万块美金，确实窘己经转到了我的ＰａｙＰａｌ帐户上。我马上申请提现到银行帐户上，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明天就会到帐了。

　　到时候，我的银行帐户里面，就会多出近五十万了。

　　这生意还真是好做啊，短短两天内，已经净收入六十多万。而且即将到手的，还有几百万。相信，我以后可以做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委托单。

　　顿时，我兴致又来了，不怕被那些无聊的委托讯息气死，又登录网站的管理后台。

　　果然，又多了一条新的委托讯息。

　　同样是一条匿名委托，委托内容却让我微微一愕，竟然还是有关章允的，让我找罗戈指点章允的小提琴技艺。

　　「难道是那个占姓白马王子的？」我惊讶暗道，按说不可能啊，这种有钱有势的大少爷，不会在这种小事上请我出面的啊，而且他肯定也不相信天使事务所这类东西，至少在没有人介绍的时候，他不会相信，他这种人太骄傲自信了。

　　同样，在后面的联系方式上，对方留下了一个ＭＳＮ帐号。

　　我将它加入联系名单，它的昵称是树人，却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树人：「您好，我委托的事情，您能够完成吗？」

　　「抱歉，我不能完成。」我回复道。

　　对方顿时给了一个非常惊诧的表情，竟然没有翻脸开骂，而是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接到类似的委托。我们不可以同时接来自两个不同人的同一件委托。」我回复道。

　　树人：「那请问，我能不能委托您让罗戈在江大晚会上与章允合奏一曲呢？」

　　「可以！请下具体委托内容，并提出你愿意为此付出的报酬，匿名委托，还是具名委托？」我机械地回答道。

　　树人：「我愿意付出三十万，是匿名委托，我立刻汇款给您。」

　　我给了他银行帐号，两分钟后，便看到了我的帐户上多了三十万块。

　　这人是谁啊？这么信任我？

　　我不由得纳闷不解，难道又是章允的一个痴心暗恋者。

　　我顿时开始在他的昵称上琢磨，树人，树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周树人，周树人，那就是鲁迅了。

　　难道，对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崇拜鲁迅？

　　「鲁迅，鲁迅这个色胚，娶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想到鲁迅，我立刻念叨和女人有关的事情，接着眼睛一亮。

　　「不会吧，又是李博谦这厮？」我惊讶地想道：「这厮也太狡猾了，分两个帐号来下委托单。桃李子是要用来杀人的，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根本不想让我知道桃李子的身份，才会提出这么一个委托任务，让我害死他妻子，却又不让我知道他妻子是谁，提出了这么一个苛刻的委托任务，就是害怕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假如他也用桃李子这个ＩＤ委托我邀请罗戈和章允合奏的话，那么所有和章允有关系的人，全部有可能是桃李子，这样人群范围就小了许多。他显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用另外一个ＩＤ，下了这个新的委托单。」

　　没错，他真的是非常狡猾。我用了ＩＰ追踪器，发现这两个ＩＤ，来自不同的ＩＰ，显然他是在两台电脑上登录两个不同的ＭＳＮ，而且两台电脑都用代理上网。

　　如果天使事务所的负责人不是我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现桃李子和树人是同一个人。也不是我特别聪明，而是情况太凑巧了，偏偏天使事务所的负责人是我。所以他的暴露，便不是人为所能决定的了。不过，我倒是非常的好奇。这个李博谦作为年轻教授非常有钱是不假，但是竟然，舍得为一个美女学生的一次晚会投资三十万块钱，难道他就那么大方？

　　接着，我立刻用邪恶的想法去揣测他。该不会是他又跟江州大学说，学校的校庆晚会，他能够请来世界着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前来表演，可以为江州大学增光添彩，所以藉机向学校申请个五、六十万的经费，除了给我三十万，他自己还赚三十万。

　　我越想越觉得可能。而且江州大学，也应该非常乐意掏这笔钱，毕竟罗戈的出场费，远远超过五、六十万。

　　看了看表，已经晚上九点钟了。

　　我关掉电脑，装进背包，便准备下楼回公寓睡觉。

　　这里的房子太旧太简陋了，我可睡不着。尽管之前我很穷的时候，住的条件不见得比这里好多少。

　　我走下楼梯，正要走出社区的时候叭，忽然见到前面面石凳上坐着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正趴在石桌子上，也不晓得是睡着了还是什么。

　　而在她身后，好像有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

　　我定睛一看，见到在她身后的是一个小青年，此时正伸出手要趁机去摸那女人的屁股。

　　瞧那小青年，瘦瘦小小的，一百六十公分多一点，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性。

　　这样的机会，可不能错过。若是摸那女人的是一群人，或者是一个壮硕大汉，我保证当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喂，你干什么？」我一声断喝，然后从旁边操起一根木棍。

　　那个瘦小的青年吓得浑身一颤，定住了一会儿后，立刻逃跑，连身子都不敢转过来，一路上跌了两个跟头，痛得嗷嗷叫，也不敢停下来，一瘸一拐地跑出了我的视野。

　　刚刚走近，便闻到了一股酒味，然后听到一个女人在那里迷迷糊糊说道：「不就是刚升的破主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跟老娘耍脸色了。惹恼了老娘，立刻跟你分手。想要追老娘的多着呢，那些男人哪个不盯着我奶子流口水。不就是……不就是……就是一个月赚五千块钱吗？神气什么呀……惹恼了我，给你狠狠戴几顶绿帽子。」

　　真是巧了，这个女人就是我这里的女房东刘离，应该是和男朋友吵架后跑去喝酒了，喝得醉醺醺的。

　　有便宜不占，更等到什么时候。

　　我立刻上前，一把环住她的腰，趁机捏了一把。

　　别说，这女人腰虽然不细，但是又滑又腻，肉感十足。

　　「刘离，你怎么坐在这里？」我一边摸她的腰，一边问道。

　　「你谁啊？」刘离醉眼迷离地抬头看了我好一会儿，道：「原来是你啊，电动车呢？」

　　「就在褛下。」我的手渐渐往下移，有意无意地摸着她的臀部。

　　「哦！」刘离醉得迷迷糊糊，也没有怎么发觉我在占她便宜，然后伸手往口袋里面掏钱。

　　我给了她两千块做押金，她应该退还我一千八百块。

　　掏着掏着，她忽然躯体僵硬，一动不动。然后瞬间清醒过来，转过身朝我惊声道：「钱不见了，那两千块钱不见了。」接着，她猛地挣脱我，疯一般地在地上找。

　　找了好一会儿后，没有找到。

　　她身体僵立一会儿后，便双手摀住面孔，痛苦地坐倒在石凳上，发出痛苦颓丧的声音。

　　我就望着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嘴里却焦急不已道：「真的丢了吗？真的丢了吗？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可是我所有的家当啊！」

　　听我的口气，好像那钱比命根子还要重要。

　　「对了。」那女人猛地站立起来，道：「我记起来了，刚才有一个小鬼鬼鬼祟祟在我后面，偷偷地摸我，以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怎么理会。他是一个小偷，他趁机偷走了我的钱。走，去抓他，抓到他，非要将他打个半死不可。」接着，她便跑出去找刚才那个小子。

　　我假惺惺地跟在她后面帮忙找，嘴里也不停地念着那两千块钱，装得比她还要失魂落魄，比她还要晴天霹雳。

　　现在都过那么久了，这里人员又那么复杂，能够找到才奇怪呢。

　　足足找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找到那小偷。报警，警察又推拖，说明天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很显然，报警是没有用的。

　　最后，刘离终于放弃了希望，一声不响地往回走，重新走到楼下的石凳旁发呆。

　　「都怪那个王八蛋跟我吵架，不然我就不会去喝酒，不喝酒，钱也不会被人偷。」顿时，刘离咬牙切齿地埋怨她的男友。

　　接着，她又朝我瞪来道：「还有你，你当时为什么要借我的电动车，我答应你了吗？我没有答应你，你就将车子骑走了，而且硬将钱塞到我手里。现在钱掉了，想要我赔给你，你想都不要想。」

　　我当下立刻朝外面走去，顿时身后传来刘离的脆喝：「你去哪里？」

　　「我去派出所报案。」我回答道。

　　「报案也没用，根本抓不到小偷，这里人那么多。」刘离冷笑道。

　　「我不是报案抓小偷，我是报案让你赔我，我找警察让你赔我。」我一边说，一边朝外面走。

　　刘离立刻追了上来，冷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威胁我吗？」

　　我没有回答。

　　刘离顿时声音变得愤怒道：「我告诉你，你是刚从农村来的，最好不要惹事，我这里熟人多得很，随便叫几个来，都能揍你一顿，到时你报警也没用，你可要想清楚。」

　　「我连这话也跟警察说。」我装着木愣地回答道，然后继续往前走，一边还竖直了耳朵，清楚地听着刘离的呼吸声。

　　十秒钟后，刘离冷声道：「你回来。」

　　我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淫笑，然后转身走了过去。

　　刘离也没有理我，直接朝楼上走去，我紧紧跟在后面。

　　走上楼梯，藉着楼道昏暗的灯光，我看到了刘离硕大的屁股，因为向上爬楼梯而小停地扭动。

　　我顿时扑了上去，一手抓住她的乳房，用勃起的老二去顶她的屁股。

　　她的奶子可真他妈大。我根本抓不满，简直跟木瓜一样。

　　刘离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也不作声，只是用力地挣扎。

　　我一把掀开她裙子，手蛇一般钻进她大腿间，直接摸到她肥沃的裆处。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地从她大腿中间抽出来，然后为了摆脱我的纠缠，飞快地往楼上跑。

　　等我重新追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站在房子前等了。

　　我重新打开旧房间的门，然后一把将她推了进去，用脚将门关上。还在小客厅的时候，就一把扯下她的上衣。

　　她胸前的双丸真是波涛汹涌了，就好像那些专门填充过的巨乳ＡＶ女优一般。那小小的胸罩，根本就包不住她的那对豪乳。

　　双手托着那对巨乳，用手掌秤了秤，沉甸甸的，怕这一对乳都有快十斤了。那乳罩顿时将双乳挤在一起，压出一道深不见底的乳沟。

　　「你走路的时候，可小心摔倒。」我一边调笑着，一边把玩她的双乳。然后，一把扯掉她的裙子，顿时露出白白的大屁股。

　　这个女人骨架子虽然小，但是身上肉真是不少。

　　腰看着挺细，但摸上去满手的肉。那对大屁股，用力一拍，便一直摇晃。没看出来，刘离虽然脸蛋并不是长得出奇的美，但是身上倒有不少妙处。光小腹下面郁郁葱葱的毛，看着就让人迷惘。尽管隔着一层内裤，但是那内裤太薄了。

　　这下阴真他奶奶的茂盛，看上去全部是黑漆漆的，而且还很长、很多毛，竟然从内裤的边缘挤了出来。

　　我一把扯掉内裤，猛地抓住下阴的毛，她顿时痛得弯腰半蹲下。

　　我蹲了下来，用力分开她的大腿。她的妙处，几乎全部淹没在阴毛之中，还要剥开这些毛，才看见中间的溪谷，此时已经露水潺潺，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骚气。

　　我伸出中指，对准那穴，吱溜一声刺了进去。

　　刘离轻轻叫了一声，又獗着屁股要蹲下来。她当然不是处女，不过手指刺进去，也挤得厉害。因为她骨架小，肉多，所以甬道自然就变得狭窄。

　　我缓缓地用中指刺入刺出，一会儿整只手掌便湿漉漉的一片。刘离刚刚酒醒了，现在又好像醉了一般，闭着眼睛，喉咙不住地发出呻吟。

　　凡是阴毛茂盛的女人，大多性欲强烈，看来是不假的。只这么一会儿，她那下面就烫得如同火烧一般。而我的整只手掌，已经湿漉得如同涂了一手的蜜。

　　我将背包甩在一边，脱掉上衣，脱掉裤子。

　　本来正闭目呻吟的刘离忽然睁开眼睛，问道：「你没什么病吧？」

　　我用力在她大屁股上搧了一巴掌，道：「你才有病呢。」

　　接着，她又闭着眼睛呻吟。

　　等到我内裤脱掉的时候，她忽然又睁开眼睛说道：「被你搞过之后，你就要不回那一千八百块钱了。」

　　「靠，你比鸡还要贵啊！」我三指合并，猛地往洞里面一刺。

　　她一声叫，差点跳了起来，然后瞪着眼睛道：「我是良家女子，岂能和那些鸡比？」然后又后退几步，用手掌摀住自己的阴户，道：「你要是不答应，你就休想搞我了。」

　　这个女人真是圆滑，若是没有开始的时候，她这么提出来，或许别人早拍拍屁股走人了，毕竟一个漂亮小姐，也不超过五六百块，而她竟然要一千八百块钱，换成从农村出来的青年，自然不会答应，还不如花三百块钱，出去嫖个高兴。

　　而现在提出来，恰好想要抓住年轻人气血旺盛，情欲一起来就没了理智，为了能够干到穴，什么条件都答应了。

　　「大不了，我让你射在里面。我男朋友都没射过，都是戴套的。」刘离接着说迫。

　　「别那么多废话，干吧！」我上前一把将她上身压在桌子上，让她大屁股高高撅起，对准热气腾腾的洞口，猛地刺了进去。

　　「啊！」刘离顿时抱着屁股猛地跳起，然后逃到房间里面，痛得泪水都几乎出来了，目光死死盯住我下面，道：「你要死啊，你要痛死我，你那么长，还那么用力一下子想要全部进去，子宫会搞坏的。」

　　不过接着，她目光又露出炽热的光芒，自语道：「真有那么长的东西，我男朋友骗我说，他十公分已经算长的了，难怪都搞不爽我。」接着，她又獗起屁股趴在床上，道：「你可以用力一些，但是不要一下子全部进玄，受不了！」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用力分开她两瓣硕大的臀，对准中间的裂缝，又是猛地刺了进去，然后又全部抽出来，接着又猛地刺进去。

　　「啊！啊！」

　　刘离顿时如同被踩住的青蛙一般，每刺一下，都惨叫一声，却不再逃走，每一声惨叫，都带着淫荡的呻吟。

　　「你还爽起来了。」我笑骂道，然后对准她雪白的臀部，猛地一掌拍下去。

　　她顿时越发叫得厉害，然后全身都泛起玫瑰红色。真是一个受虐狂，于是我巴掌搧得越发厉害，下面捅得百更快，更把加用力。

　　她越叫越嘶哑，越叫越高亢，最后全身颤抖地战栗。双臀绷紧，夹得我下面几乎无法动弹。

　　「啊！」一股力竭的声音，底下一股热流冲出，火烫的洞壁挤着我那玩意，不停地收缩，咬得死死的。

　　我也趁机疯一般的冲剌，小腹撞得她的肥臀啪啪作响，如同放鞭炮一般，最后在阵嘶吼中，喷射而出。

　　她如同烂泥一般瘫了下去，我直接压在她肉肉的身体上。

　　好长一段时间，她只会在喉咙底下低低的呻吟，无法动弹。

　　我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力气，感觉到大腿处湿漉漉的，还怪这骚女人流了那么多的水。低头一看，原来全部是尿，这个女人喷潮的时候，失禁了。

　　第九章　可怕的礼物

　　「真他奶奶骚。」我立刻跑进洗手间，用凉水冲洗身体。

　　等我出来的时候，刘离穿着上衣，叉着大腿蹲在装满水的大脸盆上洗下身、大腿。

　　这样蹲着，那屁股真是显得触目惊心的大。

　　洗完后，她背对着我穿上了内裤和裙子。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转过身来，而是直接打开门，朝门外走去。

　　显然，在这种时候她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脸。只不过看到她走路的蹒跚，还有每走一步就皱起的眉头，我还是忍不住想笑。

　　走出去，她关上门，却没有继续离开的脚步声。

　　隔着门，她低声道：「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以后各不相欠。你也休想再有下一次，我还要嫁人的，你不要有多余的念头。」

　　「靠，我还怕你缠土我呢！」我忍不住在里面一边穿衣服，一边鄙夷道。

　　＊＊＊＊＊＊＊＊＊

　　搭车回公寓。

　　打开公寓的门，里面依旧传来电视的声音。

　　挽斟要弯腰换鞋，低头看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双眼睛，充满了不安后的欢喜。

　　就是那条小土狗，坐在地上，抬头看着我。

　　忽然，牠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一直走到我脚前，又坐下来，看着我。

　　牠眼睛里面依旧带着害怕的痕迹，我想牠见到我那么久都没有回来，一定怀疑自巴再次被抛弃了，所以就坐在门口的位置，一直盯着门等着。

　　我换好了拖鞋，看了看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我去泡了一碗奶，又开了一个罐头，放进餐盘里面，推到牠面前。

　　算来，牠已经十来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跟我算牠命苦。

　　牠没有立刻吃，而是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后，确认我不走了，才低下头来喝奶吃东西，显然很饿了。

　　我脱光了衣服，钻进浴室里面洗澡。

　　在大浴缸里面曲放满了凉水，然后舒舒服服地躺了进去去

　　跟那旧房彩比起来，这袜真是天堂啊。那边连洗个澡都不见得能洗干净，这里的浴缸面积，就差不襄多超过那边浴室的面积。

　　我闭着眼睛躺在水里，享受着被水漂浮的感觉，一边感叹着，有钱就是舒服啊。

　　躺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种被窥视的感觉。睁开眼睛，朝旁边地上望去。

　　果然，那条小土狗又坐在地上，看着浴缸里面的我。

　　「哇！你变态，偷窥狂啊！」我捞起一掌水朝牠脸上泼去。

　　牠用力地摇了摇脑袋，又坐着看了我一会儿后，才跑了出去。接着听到哗啦啦的声音，便见到牠用嘴巴叼着餐盘，小心地往浴室里面拖。

　　拖到浴室门口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牠又开始仔细认真地吃饭，喝奶。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用毛巾蒙住脸，依旧躺在浴缸里面，眼不见，心不烦。

　　＊＊＊＊＊＊＊＊＊＊

　　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太累了，我足足睡到快要中午的时候才醒过来。

　　麻利地起床，穿衣服，然后进浴室洗漱。

　　旁边依旧有一只比巴掌大一些的土狗，正坐在地上看着我。

　　不过，我差不多都已经习惯了，几乎可以当牠不存在了。

　　但是等到我洗漱完毕后，牠竟然朝我轻轻叫唤了一下，然后摇晃着尾巴朝一个地方走去。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牠便停下脚步，转身望了我一眼，然后又朝前面走去。

　　牠要去的地方，好像是厕所。

　　我便跟着牠进去，皱着眉头想道：「牠总不会是想让我帮牠拉屎吧？那我非揍牠一顿。」

　　跟进去之后，牠带着我走到厕所的一个角落上，那里有一个扫地用的簸箕，牠对着簸箕轻轻叫了两声。

　　找看到簸箕里面，有两团小小的便便。

　　牠竟然知道跑到厕所里面便便，而且还拉在簸箕上。只不过牠没法将簸箕里面的便便倒掉，所以才带着我过来。

　　我应该说牠聪明呢？还是说牠穷人的小狗早当家呢？

　　不过当家归当家，为仆么牠自己不能去泡奶粉、开罐头吃呢？每次都还要我动手，真是麻烦。

　　我一边埋怨，一边去拿奶粉。

　　这时候，房间里面的电话响了，惹得我微微惊讶，这个房间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谁会打来？除非是公寓的服务人员。

　　「楚先生，您好，服务台这里有两样您的东西。」果然是公寓的服务电话，声音佷甜美。

　　「什么东西？」我问道：「是你们公寓送的吗？」

　　「是两个小包裹，两个陌生人寄放在服务台，让我们转交给楚先生的。您是现在下来拿，还是我派人给您送上去？」甜美的客服人员问道。

　　「你们给我送上来吧。」我说道。

　　「好的，请您稍等三分钟。」

　　果然，三分钟过后，门铃便响了。

　　打开门，一个穿着制服的美眉朝我微笑，手里拿着两件小小的包裹。

　　「这是您的东西，请您签名。」小美眉甜甜道。

　　我接过东西，但是并没有接过她的签名单，而是把单子铺在她手掌上，然后一手抓住她柔软的小手，拿过笔在她手掌上签名。

　　小美眉小脸顿时通红，被我握着小手，也不敢挣扎。

　　签好之后，我拿过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她做小费。

　　小美眉接过之后，脸红红道：「谢谢楚先生。」然后将小费和签好的单子一同塞进挺拔胸部的口袋里面，惹得我吞了一口口水。

　　这个小美眉，不见得特别美，但是年轻啊，如花一般的年龄。而且化妆精致，身材窈窕，看起来实在养眼。

　　「楚先生再见。」小美眉低着头转身离开，知道我在后面盯着她，小耳朵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最后，连走路的姿势也变得不自然起来，因为我一直盯着她圆翘的臀部。

　　一直等到看不见了之后，我才心满意足地关上门，日光落在这两样东西上。

　　两件包裹都很小，而且包装得非常精美，有些像情人节礼物。

　　我实在不知道，有谁会给我送礼物？我想了好一会儿，想到了有可能的三个人。

　　一个是白慧，一个是宁紫，一个是章允。

　　到底是谁的礼物呢？到底是什么礼物呢？我心动不已，急急忙忙拆开。

　　打开粉红色的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精美的硬纸壳包装盒。我满怀期待，没有立即打开包装盒。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真是够失败的。

　　以前搞的女人不少，但都是赤裸裸地直接土床，要不就是在外面野合，摸乳房摸下体，或者偷偷摸摸在人群中逼着她们给我手淫隹。

　　送礼物这么浪漫的事情，还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既没有收到过，也没有送出过，虽然给章允准备了一大堆，但是从来没敢送出去过。

　　闭上眼睛，猛地打开！

　　「咦？」和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会是一个打火机，或者是一条项链。或者是一盒巧克力什么的。但是没想到，里面是一张很小的光碟。

　　「难道是宁紫这个骚女人，拍了一大堆性感写真，然后烧成光碟送给我？」我淫荡地想道。连忙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然后将光碟放进里面。

　　不是宁紫的写真集，画面出来了，不是非常清晰，而且有些晃动，应该是用口Ｖ拍出来的，而且拍摄的距离还满远的。

　　画面中，是一个草丛，杂草丛生。

　　草丛中站着一个青年男子，在他的面前，是一幢很旧的楼。

　　他正面对着窗户！

　　「靠，这个男的好猥琐。」这是我看到画面的第一个反应。

　　因为画面中的这个青年男子，确实很猥琐。

　　眼睛瞪得跟蛤蟆似的，嘴巴张开，不停地喘息。那双眼睛又贪婪、又好色，然后还不停地吞口水，简直就像众多英雄救美小说里面的下流淫贼大反派。

　　接下来，画面里的男子竟然从裤子里面掏出老二，老二尤其尤其的长，然后不停地橹动。

　　「咦？这老二那么长，有些眼熟，这个男人，也有些眼熟，这个画面，也有些眼熟。」我忽然想到，然后笑容瞬间定格。

　　因为，画面里的这个人是我。我当时在偷窥章允她们练健美操，看见她们阴户的形状后，就忍不住掏出老二，在光天化日之下自慰了。

　　那个鬼地方，明明偏僻得要死，连一个鬼影都没有，竟然有人在旁边？而且还将我最下流、最龌龊的画面拍了下来。

　　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一直跟踪我，然后偷拍我？还是他本来也想要去偷窥女生跳健美操，甚至都带着口Ｖ准备拍下来，但是恰好我出现了，占了他的位置。所以，他埋伏在旁边的草丛不敢动，却偷偷将我下流的画面拍了下来？而且，还送到了这里来？知道我住在这里的人，非常非常少。

　　那这个人是知道我住在这里，还是偷拍完我后，一直偷偷跟踪我，一路跟踪到这里，才知道我住在这里？

　　如果是后者的话，事情就变得更加可怕了。

　　因为，我昨天拍完了章允她们跳健美操后，就去将照片列印出来，然后赶到希尔顿饭店，拿出章允的照片去说服小提琴王子罗戈。

　　说服了罗戈之后，我并没有回到公寓，而是去完成下一个坦克车任务了。

　　这个部分是最可怕的，因为我的整个行程，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眼里了，包括我手里不时拿出来的恶魔显示器。

　　那么，我最深，也最要命的秘密，我的最终秘密，就有可能被他发现，这绝对是致命的。

　　这个恶魔显示器可以说是我的身家性命，是我赚钱的Ｈ具，是我过上富贵生活的唯一保证。一旦泄露，我无法想像其后果。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占筱蔓？占筱蔓的哥哥？李博谦？或者是余鈱的那个新男朋友，或者单纯就是一个不认识的路人甲？

　　但，无论是哪一个人，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

　　若是占筱蔓兄妹，又或者是余鈱的新男朋友的话，还稍稍稍好一些。

　　如果是路人甲，那更简单。

　　但假如是李博谦的话，后果就太可怕了。

　　因为别人就算一路跟踪我，就算看到我不时拿出恶魔显示器，就算看到我去买黄色书刊，就算看到我将黄色书刊送到火药工人那边，都没有什么。顶多觉得我的行踪很诡异，行为很奇怪。但是，若是李博谦一路跟踪我的话，那么我天使事务所的秘密，就完全露馅了。因为，桃李子很有可能就是李博谦。

　　昨天晚上，李博谦的妻子与我ＭＳＮ聊天到中途，忽然说她丈夫回来了，要立刻下线。接着没过一会儿，桃李子就上线了。

　　这中间，有巧合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桃李子就是李博谦的可能性更大。

　　假如他一路跟踪我的话，他就会清楚地知道，我是怎么完成那个坦克车委托任务的，那我就完全露馅了。而且假如他非常聪明的话，完全可以猜测到我手上那个恶魔显示器，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而不是ＭＰ４或者ＰＳＰ。

　　这就是最坏最坏的结果了。

　　其实，就算恶魔显示器和天使事务所的秘密没有被人发现，仅仅只是这个偷拍的画面，后果也非常严重。因为一日一公开的话，我的丑态会第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网路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不用一天的时间，我自慰的画面、我的面孔，就会被几亿的网友记住，像是近年来几个非常有名的网路丑闻事件，比如璩美人的光碟，比如某明星的艳照事件等等。

　　到那个时候，我在网路上肯定会有一个非常猥琐的名号，要嘛是自慰男，要嘛是猥琐汉之类的。不要说章允会觉得我恶心，与我绝交，包括我身边所有的漂亮女孩都会诽同避瘟疫一样躲开我，当我走在人群中，所有的人都会指指点点，嘲笑我的丑态。

　　当然，在那之前，警察会以偷窥罪让我吃几个月牢饭。

　　最重要的，我会失去一切的钱，甚至是恶魔显示器，还有我未来的富贵生活。

　　我整个人躺在沙发上，浑身僵硬，通体冰凉。

　　这个时候，我差不多能够体会到艳照事件的主人公，在网路上看到那些照片的第一反应了。

　　昨天，我还大收几十万，春风得意。今天，就陷入如此可怕的困境。

　　「操他娘的老天爷，在玩我吗？」

　　忽然，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面孔变得狰狞，咬牙切齿道：「不行，我一定要将这个人查出来，然后让他永远闭嘴。」「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要将我查出来，然后杀人灭口，让我永远闭嘴啊？」忽然。房间里面响起一阵恶心的声音。

　　「没错！」我下意识恶狠狠说道。

　　接着，立刻站起，目光如电，在房间里面四处巡视。

　　「你在找我吗？」那个恶心的声音再次响起。

　　第十章　幸福的礼物

　　我立刻顺着声音望去，发现声音是从电脑音响里面传出来的。

　　原来是影片里面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此时，我自慰的画面已经结束了，定格在我喷射的瞬间，我脸上的表情尤其的狰狞淫荡。

　　「你不可能查到我的，我想假如我将这段影片发到网路上去，那效果一定会非常轰动，你就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人了，想想都让人激动。」恶心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猛地拿过旁边的烟灰缸，便要砸掉电脑。

　　但是，手举到空中，又慢慢放了下来。

　　现在冲动、发怒是没有用的，冷静，一定要冷静。

　　「但是，那样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我要的是实际ｆ的好处。所以我也不废话了。准备好五十万块钱，交钱的地点时间由我来定，或者是直接汇进我的银行帐户，刽由我来定，在萤幕下方有一个手机号码，你记下来，然后发个简讯给我，在上面写：『我是自慰男』，我就知道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了，到时候我再用手机通知你，怎么把钱给我。」

　　然后，便没有了声音，不过画面依旧定格在我喷射的瞬间。

　　真是狮彩大开口啊，一口气就要五十万，比我还黑啊。而且，我拿别人的钱容易，别人想从我这里拿走钱，比剐了我的心还要痛苦。

　　关键是，我绝对不相信他要了这五十万就会善罢甘休。

　　这种人我太了解了，绝对会贪得无厌，下一回，就是一百万，再下回，说不定就是两百万了。

　　那么，我赚来的钱，全部填进这个无底洞都还不够。

　　不行，我一定要将这个人揪出来。

　　顿时，我变得烦躁不安，在客厅四处走，一边走，一边骂。

　　忽然，觉得脚上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不由得低头一看，发现那条小土狗一直黏着我的脚跟走，还一边抬头看我。

　　「看看看，看你妈的，再看我一脚踢死你。」我恶狠狠道，然后一脚踢了过去。踢过去的瞬间，我看到牠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我。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担心。

　　心里一软，连忙缩回了脚。但还是踢到了牠，牠娇小的身体被翻了一个跟头，轻轻呜咽一声。然后，又翻身站好，接着又坐下，抬头睁大那双纯净的眼睛，看着我。

　　「对不起。」我立刻弯下腰，双手放在牠面前。

　　牠后脚一撑，跳到我手上。然后坐在我手掌土，抬头看着我。

　　「对不起，我不是冲着你发火。」我轻轻揉着刚才踢到牠的地方，一边揉一边说道：「我失去冷静了，不应该这样的。我完全有能力搞定的，因为我有恶魔显示器，搞定他不知道有多么简单，对不对？」

　　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便让我阵脚大乱，实在是不应该。

　　我望着小土狗的眼睛，渐渐变得安静了下来，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冷笑。然后打开一个罐头，泡了一碗奶，将小土狗放了下去。

　　「吃饭吧！」我摸了摸牠的头。

　　小土狗先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到餐盘前吃了起来。

　　此时想起来，我还有一份礼物没有拆开。

　　当然，这个时候我有必要在礼物这两个字上加个引号了。因为上一份礼物的可怕性，让我对下一份礼物不再抱有希望。

　　拆开紫色的包装纸，这个包装盒比上一个更加精美。

　　那说不定里面的东西，比上一份更加有威吓性，更加有杀伤力。

　　我尽管嘴角冷笑，但是心跳却越来越快，背后的冷汗越来越多，就连双手也渐渐地颤抖。

　　「来就来，我怕什么？再可怕的事情，我都敢面对。」我恶狠狠地对自己说了一句，然后猛地打开盒子。然后，我望着里面的东西微微一愕，有些呆住了。

　　因为，里面躺着一支手表，一支很气派漂亮的手表。是一支欧米茄男表，至少要几万块钱。

　　我呆呆地拿起手表，发现盒子底下，还有一张音乐会的票。

　　小提琴罗戈的音乐会门票！

　　顿时，我心脏猛地激烈跳动起来。头脑轰的一声，整个身心彷佛都被快乐轰炸。

　　我太高兴、太激动了。心脏跳得有些发痛，呼吸急促得有些不能喘气，就好像回到了高中时期的初恋时节。就好像我将上千只透明的千纸鹤做好了，将巧克力宫殿搭建好了后，然后在无比忐忑，无比激动，无比紧张的心情下，把它们大瞻地送给了章允。然后，用更加忐忑，更加激动，更加紧张的心情，等着她的回应。然后，她接过去，朝我羞涩一笑。

　　我顿时整颗心欢喜得炸开，全身被粉红色的快乐分子包围，全身上下洋溢在幸福之中。

　　那曾经是我在梦境中才有的情景，而此时出现在我的现实之中。

　　我全身上下都是名牌，但是唯独没有手表，她就买了一只手表。而且章允非常喜欢罗戈，所以看着这张罗戈的音乐会，我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份礼物是章允送的。

　　因为现在罗戈在指导章允拉小提琴，章允向他直接拿两张门票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兴奋，浑身充满了力气。

　　那张光碟给我带来的愤怒、恐惧、不安，完全被冲得干干净净。

　　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实在是太刺激了。

　　操你娘个老天爷，你真是会玩人啊。你给俺关上了通向美女花园的门，却给俺开了一扇直通美女房间的窗。

　　我兴奋了很久很久，然后莫名其妙地从心底涌出这么一丝念头。

　　「章允好像没有什么钱啊？她怎么可能买得起欧米茄？而且，就算她要送人手表，就算她要送人音乐会门票，也轮不到我啊。」

　　欧米茄，便宜的都要几万块钱，章允身上，至多几千块。而且她也说过了，买小提琴花了两千二，剩下的钱不多了，所以给天使事务所的委托报酬，仅仅只有三千块。

　　她不会撒谎的。

　　我仔细看了看手表，心中又道：「说不定这手表是假的呢？？现在市面上欧米茄的假表不知道有多少，章允又不会去关心那些名牌奢侈品，所以说不定去买表的时候，看到这支表好看，就买了下来。而且，我收养了小狗，又和她心灵相通好几次，她送我音乐会的票，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又开始安慰自己，然后翻着这个盒子，想要找到送礼人的蛛丝马迹。但是，我没有找到，因为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来。

　　我又赶紧拨通了服务台的电话。

　　「您好，楚先生，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

　　「刚刚有人委托你们将两件礼物转交给我，那两个人是谁？是男是女？」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服务台的小姐甜美道。

　　「那，那个女的长得什么模样？」我问道。

　　「挺漂亮的，不过好像也不是给您礼物的本人，因为她穿着礼品店的制服，说是有人委托她送过来的。那个男的，是一个路人，说有人给他两百块，让他将东西送到服务台转交给楚先生。」

　　我连忙问道：「那你知道那个女孩是哪个礼品店的吗？」

　　「对不起，我不认识，而且制服上也没有写。应该不是附近礼品店的，从来没见过。」服务台美眉道。

　　尽管她声音很甜美，但是依旧让我感到失望，我意兴阑珊地挂掉电话。然后，我拿出手机，找到章允的号码，想要立刻拨过去问，是不是她送的礼物。但是刚按下拨通，就立刻按了挂断。

　　「一个大男人，这种话怎么问得出口。」我自言自语道，其实我欺骗不了自己，我是害怕得到否定的答案。

　　我看了一眼音乐会的日期。是三天后的音乐会，到时候去演出大厅的门口，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了。她肯定也会拿着音乐会的门票，在大厅门口和我相遇。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浪漫而又带有悬疑色彩的约会。

　　我非常期待，却又非常害怕！

　　我将电脑里面的光碟拿出来，然后走到阳台上，眺望远方。因为，我要逼着自己从兴奋当中安静下来。

　　不管是因为这张光碟带来的危险，还是这支手表和演出门票带来的兴奋和幻想，我都必须立刻安静下来，首先去解决目前面临的困境或者说难题，或者说是险境。

　　我必须将那个偷拍我的人找出来，而且是马上找出来。将欧米茄手表戴上，我直接走进房间里面，拿出恶魔显示器。

　　启动新任务：找出光碟的幕后主使。

　　新任务启动成功！

　　ＭＰ４一样的显示器上，立刻出现了城市的地图，还有一个黄色的点，一个绿色的点。

　　黄色的点代表我所处的位置，绿色的点代表任务第一阶段的目的地。

　　我立刻拿上背包和车钥匙，朝门外冲去。小土狗连忙追了上来，一直追到门口。

　　「在家里看家，我不用多久就回来！」朝牠说了一句，然后将门关紧，立即朝楼下冲去。

　　「楚先生好。」一路上，漂亮的服务员小姐们见到我，纷纷问好。

　　我只能露出一个笑脸回应，来不及看她们的脸蛋、胸部和屁股。跑到车库，打开车门，按照恶魔显示器的地图，朝绿色的点行驶。

　　大约十五分钟后，就赶到了目的地。

　　这里是一处偏僻的小巷，眼前是一扇关闭的铁门。

　　目的地是赶到了，可是眼前的门关着。不过，我知道有些做见不得人生意的店面，通常都关着门做生意。

　　去他们店买东西的人，都是有特殊目的的，或者听人介绍，或者从网上找到具体心址。

　　我上前敲了敲门。

　　好一会儿后，里面才传出声音，问道：「干嘛？」

　　「买东西。」我回答道。

　　又过了好一会儿，门打开，是一个长发男子，用充满警戒的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我。

　　门里面，黑洞洞的一片。

　　我顿时想到了那些买卖毒品时候双方接头的电影画面，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那个长发男子看了一眼我后面的车，脸上反而放松下来，然后朝我说道：「进来吧！」

　　我跟着他进去，这是一间破旧的房子，里面充满了发霉的味道。而且，也没有开灯，非常阴暗。

　　我心里的不安越发浓重，脑子里面越发地想到那些杀人抢劫的画面。

　　那个长发男子走上了楼梯，我犹豫了一阵后，也跟着上去。

　　楼梯又窄又陡。我内心紧张，便扶着扶手，不料抓了满手的铁锈。连忙拍了拍手，在阴暗的屋内，拍手声和前面长发男子的脚步声，尤其的响亮刺耳。

　　跟着长发男人走到了二楼，来到一个房间门口，他拿出钥匙打开门。

　　里面越发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几乎是摸着门边走了进去。

　　「喀嚓！」忽然，头顶上一亮。

　　顿时亮得人受不了，整个房间几乎发白，刺得我眼睛发疼。

　　眯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这里面是一个柜台，里面放满了盒子。

　　「针孔摄影机，顶级春药，微型窃听器外加录音功能，红外透视望远镜，要哪种？」长发男子问道。

　　果然是做非法生意的。

　　不过，我哪知道要买什么鬼东西啊。恶魔显示器只是将我带到这里来，又没有告诉我要买哪些东西。

　　「全部都要。」无奈，我只能全部都买，鬼知道等下要用哪一种。

　　「嗯！」他表现得非常平淡，将我要的东西都取了下来，然后用袋子装起来递给找道：「里面都有说明书。」

　　「多少钱？」我问道。

　　「三万八千块。」长发男子淡淡说道。

　　我顿时惊骇，真他妈贵啊，简直暴利可是，贵我也只能认了。

　　「对了，这顶级春药不要放多，会死人的。一点点就会让人瞬间昏迷，五分钟后醒来，会变成情欲的野兽。」长发男子特别说道。

　　哇！这么可怕。我心中飞快涌过几个罪恶的念头，然后我发现我口袋里面没带那么多钱。

　　「我没带那么多现金。」我为难道。

　　「刷卡！」长发男子从柜台底下拿出了一个刷卡机。

　　我顿时惊讶不已，这种非法商店，还装有刷卡机，真是新奇。

　　「你刚进来的是后门，一楼的正门大厅，我开着一家超市，这个刷卡装置，是用一超市名义办的。」长发男子看出我的疑惑，淡淡说道。

　　我将卡递过去，看清楚上面的数额，刷走了三万八千块，然后签名，拿卡离开。

　　到了车上，我拿出恶魔显示器，上面清楚地显示，第一阶段结束，启动第二阶段。然后，又出现了新的地图，还有黄点和绿点。不过，地图不再是城市的详细平面图，而是比例更大的区域地图。

　　黄点和绿点距离也变得很远，目的地似乎不在江州市，而是在隔壁的明海市。

　　倒数计时是一个小时，可见距离实在不近。

　　立刻驾车，根据地图上的方位，朝明海市驶去。

　　江州市是中心城市，比较大，比较繁忙。而明海市靠近海边，是旅游城市，市景很漂亮，娱乐业非常发达。

　　酒吧、娱乐城、度假别墅、各种俱乐部林立，是一个享受圣地。等我稍稍空闲了，非要好好过来玩几天不可。

　　第十一章　神秘俱乐部

　　我一路上开得很快，所以四十多分钟后，便进了明海市。

　　这座城市真的很悠闲漂亮。车没有江州那么多，没有江州那么繁忙和吵杂，但是路上的美女很多，花花草草很多，房子也比较别致漂亮。往来车辆虽然不多，但却有很多名车，一路上过去，我就看到了Ｎ辆ＢＭＷ和宾士车，甚至还见到了一辆法拉利和蓝宝坚尼。

　　这不，眼前就是一辆宾士。

　　它们比起来，我这辆Ｍ６，也就不算非常惹眼了。

　　我索性不再看这些名车，一边赶路，一边追逐路上穿着清凉的美女。

　　会儿功夫，便赶到了目的地附近。

　　目的地就在眼前，是一栋红色的建筑物。明明很大，却给人小巧的感觉。只有一层，而且位置很偏僻。房子看起来有些教堂的风格，却又不是教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秘密俱乐部」！下面更小的字写道：「你是不是被这个世界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你的心底是不是有许多不能说的秘密，有的丑陋，有的邪恶，有的罪恶，有的阴暗。它们是不是憋在你的心里已经很久了，如同恶魔一般，吞噬你的快乐？那么请进来吧，请把你的秘密说出来吧。你们之间，谁也看不见谁，谁也不认识谁。隔着一堵墙壁，用电话互相倾诉，互相安慰……」

　　我看到这里，顿时心中猛地一动，顿时便有宣泄的冲动，然后心里一下子变得不再平静。

　　「我是有重要事情要办的，我是有重要事情要办的，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倾诉，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宣泄。」我不停地催眠自己，终于使自己安静下来。

　　这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而且不乏名车。可见这家俱乐部的生意有多好，可见有多少人心理扭曲变态，临近崩溃。

　　门口有四个保全，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他们正在搜身！

　　显然，这里面除了钱，不可以带任何东西进去，包括手机、相机等等。

　　这是秘密俱乐部，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保护顾客的秘密，保证不会被人录音，然后被公开到网上去。

　　我顿时明白了刚才去那家秘密店铺买那些非法器材的用处了。

　　现在能派上用场的，应该是带录音功能的窃听器了。

　　我打开包装，发现那个窃听器非常非常小，而且是无线的。整个装置分两个部分，一个窃听器，一个录音器材。

　　窃听器将听到的声音变成波段发射出来后，被录音器接受并且录制下来。

　　我将使用方法弄明白了后，将录音器材放在车子里面，按了启动键。然后，将窃听器拿在手上，琢磨着应该放在哪里。

　　那个牌子说得很清楚，互相倾诉的时候，是用电话的。

　　那么，这个窃听器放在耳朵里面最合适了，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

　　小心翼翼地将窃听器塞进耳朵里面，然后尽量放轻松，停好车子，从车子里走出来。

　　「先生，欢迎光临，为了您和其他人的隐私，俱乐部不允许带任何电子产品进入，假如您有手机、相机等电子商品，我们愿意为您保管。」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孩上前，温柔说道。

　　我没有回答，而是直接举起了手，做出任由搜查的动作。

　　「抱歉，冒犯了。」接着，女孩便伸出那双温柔的手，搜查我全身上下。

　　个俱乐部想得非常周到，无论男女都是用女孩来搜身，而且是漂亮女孩。

　　旁边的男性保全，只是维持秩序用的。

　　被男人搜身，和被女人搜身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尤其被漂亮女孩搜身，若不是心虚的话，我甚至觉得非常享受。

　　那双小手很软，搜得非常仔细。我的上身，下身，甚至胯间，都被摸过。

　　忍不住，我的老二挺了起来。

　　这女孩，竟然也不脸红。

　　搜完后，女孩站起来，伸手道：「先生请进，里面会有人接待您的。」

　　进入大厅之后，一个穿着如同传教士的女子上前，道：「先生请跟我来。」

　　我本以为里面接待的是穿着性感清凉的美少女，没想到全是穿着黑白配的中年女子，就好像修女一般的打扮。

　　不过想了想也明白了，这样的打扮，容易让人觉得安全感。

　　她将我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很小，也很简陋。

　　张桌子靠着墙壁，桌上有一部电话，桌前有张凳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先生，墙壁的另一边，是一个和您一样想要倾诉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知道您的身份。从您进来到离开，我们不会让您做任何记录的动作，这里面也没有摄影机等任何设施。这里的电话您也可以检查清楚，只有一条线路连接到墙壁那边的电话上，再没有第二条线，所以您的声音除了墙壁对面的人，再没有别人能够听见。您离开之后，不会在俱乐部留下任何痕迹。」

　　「请您放心地倾诉，再见。」女子离开，关上了厚厚的门。

　　这里的墙壁同样厚厚的，隔音效果无与伦比。

　　这种地方，真是让人充满倾诉的欲望啊。

　　我坐上凳子，拿起电话，顿时想起了电影里的画面，那些去监狱探望亲友的人－都必须坐在玻璃墙外面，能够看见对方，但是听不见对话的声音，所以都用电话交流。

　　「喂！」我拿起电话，变着声音道。

　　若是寻常的倾诉，我或许不会变声的。

　　「你是来倾听的，还是来倾诉的？」对面的声音传来。

　　「倾诉。」我回答道。

　　对面：「我也是来倾诉的，我快要疯了。以前我都是来倾听的，从来不倾诉，因为我有偷窥欲望，我喜欢去看别人的部落格，试图从里面偷看到什么隐私。我无意中梭现这间俱乐部后，这种嗜好如同毒瘾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我试图想要听出他的声音，但是通过电话后，声音变得很机械，很难听出是谁的声音。

　　我要装得很像倾诉者，所以我回答道：「那这样一来，我怎么放心将秘密倾诉给一个窥私狂？」

　　对面：「你不用说话，你听着我说就可以了，否则我要疯了。」

　　接下来，他好像不想让我有说话的机会，开始喋喋不休。

　　「我是一个事业非常成功的人，我年少得志，我拥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妻子，她被无数人仰慕，却义无反顾地放弃她所有的事业嫁给我。我非常自傲，我非常得意，同时，我也被许多花朵一般的女孩仰慕，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好像高潮一般。在半年之前，我的日子非常幸福，是无比满足而又得意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何事情我都要做到最好。在我的专业领域，我就要做最成功，最有名的一个。同样，娶妻子，我也要娶到一个最温柔，最美丽的一个。我要得到所有人的羡慕和妒忌。我做到了，我的妻子无比的美丽，无比的温柔，无比的痴情。我非常得意，但是在现实中，我必须做得非常的儒雅，非常的谦虚，不允许有任何的放肆，不允许有任何的轻浮。我要做一个完美的男人。所以，我只能把我的得意，我的骄傲，我的虚荣感，带到这家俱乐部里面，向不认识的人炫耀。一直以来，我的生活是完美的。直到有一天，也是在这家俱乐部里，我墙壁的对面是一个女人，她向我倾诉，她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她非常非常的幸福。她的丈夫拥有强烈的完美主义，他们的性生活也非常激情，非常和谐。但是她告诉我，她每次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必须想着别的男人，才会有快感。她必须想着她被别的男人脱光衣服，想着被别的男人摸生殖器，想着被别的男人用生殖器触碰着她的生殖器。她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必须想着这个情景，才能够达到高潮，所以她必须每次都想着这些情景。这些情景，发生在她十岁的时候。她和一群男孩子玩性游戏，最大的十一岁。那一群男孩子看过她的身体，摸过她的生殖器。你知道这个对我倾诉的女人是谁吗？是我的妻子。是我那个完美、纯洁的妻子。她不知道墙壁对面的人是我，将心里所有的秘密都说了出来。我顿时要疯了，觉得她无比的恶心，觉得她美丽的面孔如同魔鬼一般。我极度的厌恶她，对她所有的感情在瞬间崩塌。然后我的幸福，我的完美世界全毁了。我以为我会一直沉沦下去，没有想到，她却出现了。她像一个天使一般，纯洁，美丽。那笑起来的小酒窝，拯救了我要毁灭的灵魂。从那个时候起，我彻底地爱上了她。但是，我不敢让她知道，我害怕她会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鸟飞走了，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我要得到她。我要脱光她的衣服，我要看光她纯洁美丽的胴体，我要抚橱褂呱她每一寸肌肤。我要插她的生殖器，我要占有她的处女。我要和她结婚，我要和我妻子离婚。但是，我不能离婚，我不能破坏我完美男人的形象，那样我会失去我的事业、名声，和那个完美的天使。她被我完美的形象欺骗，她仰慕我。但是还好，我不用离婚了。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强大的魔鬼，无所不能的魔鬼，他能够帮我做到一切。对了，我的天使身边，现在出现了一个恶心的小丑。那个小丑，猥琐、贪婪、好色、卑劣。他竟然也想到得到我的天使，简直笑话。他那种低劣的男人，无论是风度、相貌、才气和智商，完全不在水准上的。但是，他却做了一件让我极度愤怒的事情。最近我得知，我的天使在参加健美操训练，我找到了那间教室，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在前一天晚上，我用锯子将那间教室的窗户锁锯断，将窗户打开，然后第二天，埋伏在窗户的后面草丛里。我非一常激动，因为我很快就可以看到我的天使穿着两截式紧身运动衣的样子了。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她紧绷内衣下的胸部，屁股，还有阴部的形状。跳健美操的时候，有时候动作非常激烈的。就在我拿着ＤＶ要凑近窗户的时候，那个小丑竟然出现了，他竟然在那里偷看。他肯定看到了我天使的胸部形状了，还有屁股的形状，甚至还会看到她阴户的痕迹！那肥肥嫩嫩的阴唇怎么可以让他看到，就算是隔着内裤绷紧出来的形状也不可以。他竟然还掏出恶心的生殖器自慰，我当时恨不得用石头将他砸死。但是我害怕暴露自己，于是我用ＤＶ将整个画面拍摄下来。我要慢慢折磨他，我要将他折磨成疯子，我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听到这里，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尽管那个偷拍我的就是李博谦，但是最坏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最重要的秘密，也没有让人发现。

　　然后接下来，便是赤裸裸的仇恨，恨不得立刻将墙凿穿，然后一拳将对面的李博谦活活打死。

　　我就知道，我看李博谦第一眼，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伪君子，越是表现得完美的人，内心就肯定越发黑暗，性格就越发变态。千过我还是小瞧了李博谦，我本来以为我比较变态，没有想到像他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竟然比我还要变态，比我还要邪恶。不过这一趟下来，我收获非凡。不但找到了拍我下流画面的幕后黑手，还顺便赚到了一笔钱。

　　李博谦妻子的委托任务，便是找到李博谦变心的证据，还有李博谦的外遇对象。

　　我只需要将车子里面的录音带交给她，便算是完成了委托，几十万的报酬又到手了。然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加重要。那就是如何让李博谦彻底闭嘴，让那个偷拍我的ＤＶ影片，彻底消失。

　　不过很显然，这个难度应该非常大。按照李博谦的性格，肯定不止狡兔三窟。

　　单单是光碟，说不定就烧录了许多份。还有存在ＤＶ里面的，而且他肯定将这段影片上传到他的网路信箱，或是网路硬碟了。

　　当然有一个办法，让李博谦彻底失去说话的机会，那就是将他弄死。但是，我却不想那么快弄死他，准确说我不想他那么容易地死掉，那样太便宜他了。

　　刚刚他说要慢慢折磨我，要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么，我也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且，他还有一个任务委托我，报酬有一百多万。我至少等到这笔报酬到手了之后再弄死他。

　　而在这之前，我要做的是，让他手里偷拍我的下流影片彻底失去用处，至少他不能拿着影片来威胁我、讹诈我。

　　「我几乎快要忍不住了，我真的无法在天使面前，继续保持一个为人师表的面￣，我想要流露出对她强烈的爱意，对她强烈的征服欲，但是我知道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失去她的，她肯定会吓跑的。就在我几乎忍不住要撕掉所有的面孔，将她残忍地强暴而得到她的时候，一个代替品出现了，这个女孩竟然和我的天使有六分相像。就连名字也有一些像，叫张茵茵。」

　　「你说，她的名字，是不是和我的天使有些像？」李博谦忽然问道。

　　我此时正听得热血沸腾，听到他的问话，便回答道：「是啊！」

　　「但是她远没有我的天使那么纯洁，那么美丽，那么阳光，反而更多的是虚假的成熟，假装的骄傲，单纯的幼稚。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她迷恋上我，成为我床上的发泄工具。我有一个习惯，我操她的时候喜欢关着灯，因为那样可以不用看她的脸，那样我就可以想像，我身体下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是我的天使。但是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因为往往我越是拚命想像，我最爱的人在脑中的影像越是模糊。于是我拚命地蹂躏她，虐待她，过一会儿我又要去了。你想不想也去操她，去蹂躏她？你想不想去？哈哈，哈哈！」

　　李博谦在电话里面神经质地大笑，比之前更加神经质。

　　「一会儿我要去情趣店买一些好东西，然后再过去情人馆狠狠地操她，哈哈！」

　　情人馆，一个叫张茵茵的女孩，和章允长得有五六分相像，我脑子里面顿时印入这几个关键讯息。

　　第十二章　阉割与勃起

　　十五分钟后，我从秘密俱乐部里面出来了。

　　将录音器里面的小磁带倒带后，播放了一遍，效果相当好，相当清晰，完全可以做证据。

　　将小磁带放在嘴边轻轻地亲了一口，我要开始我的第二步计划了，而且这次，我伏定不用恶魔显示器，而是自己去完成这个计划。

　　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因为这个任务比较简单，我要有自己掌握全局的感觉，所以我想要尝试着不用恶魔显示器去完成任务，来培养自己强大的自信心。

　　我已经在脑子里计划了很多遍，首先我需要去找情人馆这个酒店，这点已经完戌了，我已经打听到了。

　　接下来，我需要在情人馆开一个房间，赶在李博谦到之前，就在那里开一个房间。然后，花一笔钱买通那里的服务员，让他把制服借给我。

　　擭着，找到那个张茵茵开的房间一根据她的名字和长相，我应该可以认出她来。

　　找到她的房间后，我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去敲她的门，假装说是客房服务。然后隹给她铺被单的时候，偷偷装上针孔摄影机。

　　接下来，我就可以回我的房间，或者是车里面，看李博谦的Ａ片现场直播了。然后，我再把这张光碟的备份寄给他，他就会投鼠忌器。同时，他手里的我的偷拍影片，也失去了作用。

　　因为双方都有杀招，而且他的丑闻曝光后，引起的后果比我严重得多。

　　当然，或许我进行计划的时间会非常短，非常急促。因为李博谦只是去情趣用品店买一些成人性用品，不需要很久。

　　＊＊＊＊＊＊＊＊＊＊

　　我来到了情人馆的门口，背着背包。

　　背包里面，都是一些刚刚买来的器材，包括最顶级的春药。

　　情人馆和寻常旅馆有些不一样，好像是专门提供情人幽会的地方，旅馆不大，但是装汉非常典雅、舒适。

　　我进去开了一个房间，用假身份证和假名。

　　进去后，数了数，整个旅馆一共才两层，八个房间。

　　准确说是八个套房，每个套房都比较大，每个房间都有厨房、客厅和卧室，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这样或许会给偷情的人一些安全感，一些人性上的关怀。感觉来旅馆是来过一天丁，来过浪漫的生活，而不是随便开个房间打一炮那么仓促、急色，就彷佛随便找一个鸡开房间一般。且，这个旅馆的服务人员很少，使旅馆显得尤其的幽静。

　　这样也给了偷情的人充分的安全感，不会有时时刻刻都被人用眼睛盯着的感觉这当然也大大地方便了我，因为总共就两层楼八个房间，我比较容易找到张茵茵的房间。

　　这个旅馆很贵，我开的套房，需要两千八百块钱。

　　进了套房之后，我花了八千块钱，成功地得到了一套这里服务员的制服，而且还是全新的。

　　我没有立即穿上，而是依旧穿着我自己的衣服，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假装看风景等人。因为，二楼的楼梯口视野最宽阔，可以看到每一个房间的门口，也可以看到旅馆的大门。

　　二分钟后，我就见到了张茵茵进来了。

　　我之所以能够一眼认出她来，并不是她长得有多么像章允，而是她的打扮，全身Ｃ下都和章允的允的穿衣风格一模一欐。

　　雪白轻便的运动夏装。

　　这显然是在李博谦的要求下做的，李博谦真是一个大变态，我顿时无比的愤怒。

　　这个女孩，其实只有五分像章允。无论长相、气质上都和章允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为这山碟尔一三儡菊只的女孩，尽管不如章允。

　　她皮肤也很白，但不是章允那种健康水嫩、青春自然的白。她皮肤的白，带有化妆品的味道。

　　章允的五官是如此的巧妙精致，然后以不可思议的层次感组合在一起。而这个张茵茵，很努力地用化妆品，画出五官的立体感。所以，五官的精致之间，带着一些演员味道的艳丽。但是叭她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孩，还比较性感。

　　虽然穿着休闲的运动夏装，但是章允是穿着宽松的衣服，她却挑选偏紧的，布料很薄，带有透明感。也不是到处都紧，仅仅是胸部和屁股处比较紧，所以看起来身材曲线尤其的高挑、健美、凹凸。

　　看来她最得意的地方，就是她的屁股。不算很大，但真的很圆、很翘。而且是少见的圆，少见的翘。

　　我仅仅看了一眼，就有将老二插进去的无比冲动。

　　真是便宜了李博谦这个王八蛋了。

　　疱去登记房间，然后朝二楼走来。

　　很幸运，她开的房间也在二楼，我赶紧回房，然后竖起耳朵，听着他们的脚步声。

　　史加幸运的，她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玖者也不能说是幸运，因为这里的房间都差不多。若是顾客没有特殊的要求，两个开房时间接近的顾客，房间总是挨在一起的。

　　等到服务员离开了张茵茵的房问后，我知道我马上就要出场了。

　　这个时候，我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这毕竟是我脱离了恶魔显示器后，第一次单独去完成任务。

　　「你好小姐，我是来换床单的。你好小姐，我是来换床单的。」我不停地练习着。

　　假如她说，不是刚刚换过吗？我就说：「实在抱歉，刚刚给您换的床单虽是洗过的，可是上一位客人在上面留下了难以清除的痕迹，而我的同事不小心，竟然将它铺上了您的床，所以我赶紧过来补救。」

　　然后，我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并仔细检查手上的针孔摄影机。

　　我要在换床单那短短的时间里，将针孔摄影机装好。

　　＊＊＊＊＊＊＊＊＊＊

　　我敲门。

　　「进来吧亲爱的，门没关，等你好久了。」里面传来模糊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房间里面没有见到人。

　　「我在里面洗澡哪。」里面传来张茵茵娇滴滴的声音。

　　「对不起小姐，我是来换床单的。」我尽量用恭谨的职业化口气说道。

　　「啊！」里面传来张茵茵的一声惊呼，然后水流的声音停止。

　　「你快点。」张茵茵有些一不快道。

　　「是！」我将我房里的床单，铺在她房间的床上。

　　她在浴室里面，这太好了。我之前还特别练习怎么快速装好针孔摄影机，害怕时间不够，害怕在她的日光下，动作会暴露。

　　这个时候，我简直可以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装了。

　　装好了针孔摄影机后，我在床头上发现了一瓶红酒。

　　我瞅了一眼，这红酒至少是上万块一瓶的，真是奢侈。

　　「靠，现实比我想像中的还要顺利，这个红酒可以做文章。」我飞快无声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拿出买来的顶级春药，将春药抽进针筒里面，然后将针管刺入红酒的木塞，想要将春药注射进去。

　　但是，这个木塞真他奶奶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刺进去。

　　我还不能拚命用力，因为担心浴室里面的张茵茵会听到。

　　就在我刚刚刺入一半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不好，是李博谦来了。」我心中一惊，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将针管抽出来，马上离开。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心跳的频率快得如同装了马达一般，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爆浆而出。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大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一下将针管扎了进去。

　　「噗嗤！」浴室里面的水龙头重新打开，传来了喷水的声音。

　　我藉机将春药注射进红酒里面，然后抓住酒瓶，猛地将针管拔出。

　　此时，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外，我只是将门虚掩，没有从里面锁上，所以李博谦一推就可以进来。

　　我来不及回房间了，要是我现在出去，保证和李博谦迎面撞上。

　　没有丝毫时间考虑，我直接钻进了床底下。

　　万幸，这床底下是空的。

　　几乎在我钻进床底的一瞬间，门被打开了。

　　「心肝，我来了，还带了一堆很好玩的玩具来了。」然后，我在床底下听到了李博谦恶心的声音。

　　「老公，您今天又想玩什么花样，又想要怎么折磨我呀？」然后，便是张茵茵娇滴滴的声音。

　　靠，她的声音也在扮章允。只不过学不到章允的清纯和自然，变成了尤其清脆骚人的娇滴滴。

　　「有很多很多。」李博谦道：「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就是真假肉棒。我会将茵茵宝贝的眼睛蒙上，然后把我的肉棒和买来的高仿真橡胶肉棒一起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五分钟，然后先后将两根肉棒插进你的嘴里三秒钟，让你猜猜哪一根肉棒是真的，哪一根肉棒是假的。」

　　「哇！这个王八蛋还真有创意，真会玩啊！」尽管我对李博谦充满了生死敌意，但还是忍不住为他的点子感到惊艳，至少我一听，老二就硬了起来。

　　「就只有三秒钟吗？可以用手摸吗？」张茵茵淫荡问道。

　　「自然是不可以的，而且错了要惩罚哦。惩罚的内容便是倒点蜡烛，就是将蜡烛点燃了，插进你的后庭花里面，然后你在地上当狗爬三圈。蜡烛油不许滴在地上，要全部滴在你雪臼的屁股上和美丽风骚的阴户上。」

　　「靠！」我几乎第一时间想去摀住自己的老二——已经坚硬得顶在地上，无比的，字引

　　这个王八蛋，还真他娘的有创意。仇恨归仇恨，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是让我钦佩不已。

　　「假如，将蜡烛油滴在了地上，也是要有惩罚的哦。就要罚你给我喂酒，这瓶红酒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吧，一会儿假如你要受罚了，我就将冰好的酒倒进你的小洞里面，然后洞口用一大块冰块塞住。你要想办法不让红酒从你小洞里面流出来，前进二公尺距离，将洞洞里面的酒喂到我的嘴里面！」

　　「操！我受不了了，我这辈子色狼白当了。」我顿时几乎有拍地狂哭的冲动。

　　「老公，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接着张茵茵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是拚命地喘息，这也是一个淫贱的女人。光听这些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已经开始呻吟了。

　　透过床底的空隙，我看到张茵茵赤着脚猛地朝床上扑来，娇喘吁吁地去解李博谦的裤腰带。

　　「老公，把肉棒拿出来，我要吃，我要吃！」张茵茵几乎是疯狂地喊道，而李博谦奸笑着后退。

　　张茵茵一边呻吟一边娇嗔，从床上跪着朝李博谦追去，就如同狗一般，四肢着地从床上爬了下来。

　　我清楚地看到她爬下床的每一个过程，双手先扑在地上，然后猛地跃了下来，就真的如同小狗一般。

　　然后，我看到了两瓣雪白圆翘的屁股，高高耸起，一扭一扭拚命朝李博谦爬去。

　　我一下子停止了呼吸，这个女人的屁股，真他妈圆，真他妈翘。

　　这么如同狗一般的姿势跪在地上，两瓣雪臀在雪白小内裤的包裹中，简直让人几乎要喷血而亡。

　　至少我暂时呼不出气来了，浑身都憋着一股强烈的欲望，好像要猛地爆炸开了。

　　眠前什么也没有，只有两瓣雪白的屁股，高高獗起，一扭一扭。

　　「哦！」然后，我还看到了按摩棒，一根黑色的按摩棒——应该是按摩棒吧，抓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忽然，按摩棒随着女人挥动的手，猛地碰在我身上。

　　接着，我听到一阵阴冷的奸笑。

　　「喀嚓！」我清楚地看到，按摩棒的顶端，冒出一阵火花。然后，一股强大的电流猛地钻进我的身体，一阵极端的痛苦、麻痹后，我闭上了眼睛。

　　「这他妈的不是按摩棒，这是电击棒。」我最后的意识。

　　＊＊＊＊＊＊＊＊＊＊

　　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已经被绑在一张凳子上了。

　　浑身赤裸，之前还雄风挺拔的老二，此时软趴趴地耷拉着。

　　「老公，他老二好长啊？」张茵茵盯着我的老二，笑着朝李博谦说道。

　　李博谦，此时衣冠楚楚地坐在床边上，笑道：「那等下割下来之后，正好泡酒喝。」接着，李博谦又道：「不过，泡酒喝的老二，可不能这样软绵绵的哦，要在最硬最硬的时候，猛地割下来。」

　　「可是，他现在不硬啊，好像被吓得阳萎了。」张茵茵噘着小嘴道。

　　「那你帮忙帮忙嘛？」李博谦笑道，接着他朝我望来一眼，道：「垃圾，你很害怕，你在颤抖哦！」

　　没错，我是在颤抖，我浑身都冷冰冰的，牙齿不住地打颤，全身的汗毛可怕地炸起。

　　「帅哥，硬起来嘛。」张茵茵上前一步，然后竟然伸出小手，做出要摸我老二的动作，小嘴噘起撒娇道。

　　尽管我现在处在刺骨的冰凉和黑暗中，但是依旧被她的动作挑逗得轻轻勃起一ＴＯ

　　「想得美！」忽然，张茵茵的脸色立刻冷下，然后朝我吐了一口唾沫道：「也不照照镜子，我的手只会碰我老公的老二，才不会碰你恶心的阴茎。」

　　「茵茵，不要这样子。」很显然，李博谦对张茵茵的行为非常得意，然后朝我蔑视一笑道：「垃圾，我始终和你不在一个等级上。你要知道这一点，我拥有的女人都足最漂亮的，而你只有看着她们流口水的资格。」

　　「茵茵，给他一些鼓励，让他老二翘起来。」接着，李博谦命令道。

　　张茵茵委屈地望了李博谦一眼，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忽然，她猛地弯下腰，撅起屁股，将短裙撩起，露出两瓣雪白圆翘的屁股，无比的性感。

　　「呼！」我的老二，猛地抬起头来，瞬间勃起到二十多公分。

　　「快用橡皮筋套住。」李博谦立即命令道。

　　张茵茵飞快从头上扯下扎头发的橡皮筋，猛地扎住我老二的根部，一圈又一圈，扎得很紧，勒进肉里面。

　　顿时，我老二显出稍稍可怕狰狞的颜色，然后再也软不下去。然后，张茵茵拿出一支刀片出来，朝我冷血一笑。

　　我顿时吓了一大跳，她要干什么，难道现在就要一刀阉割下来？

　　见到我的神情，张茵茵鄙夷一笑，然后将刀片竖起，放在我的大腿之间，刀刃向上，距离我的老二只有一公分距离。

　　「你要保持你的老二一直这样高举哦，否则只要软下来一点点，就会被锋利的刀片割掉。」顿时，张茵茵的笑容，如同魔鬼一般残忍。

　　「你这个贱人，要是落在我的手上，我一定让你受到最最残忍，最最屈辱，最最可怕的遭遇。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目光顿时如同一只恶狼一般，死死盯着张茵茵这个漂亮性感的女人，内心的火焰，几乎要将我的身体吞噬。

　　「在秘密俱乐部里面，我是故意说出情人馆，故意说出我要来情人馆和茵茵约会，目的就是为了将你引出来，然后折磨你，阉割你。」李博谦带着得意狰狞的笑容道：「不记得给你的光碟里面的话了？我要让你得到最可怕的蹂躏。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怎么知道，墙壁对面的人是我？」我问道。

　　「开始不知道，但是我渐渐感觉到了你的愤怒、得意等等情绪，于是我在中途说出一句话试探，是关于茵茵名字的，和哪个人像的那句话。」李博谦笑得如同狐狸般道：「你的回答，露出了你的破绽。」

　　我开始回想，我记得当时李博谦在问，张茵茵的名字是不是和他的天使有些像，我回答是。

　　若我不认识章允，怎么知道她名字和张茵茵有些像？他又没说他的天使是谁。所以凭着我的回答，他猜测出我认识章允，然后接着便用诡秘的心思怀疑坐在墙壁另外一边的人是我。虽然不确定，但是已经怀疑，这个怀疑已经足够他采取行动。

　　「啊！」就在我想事情的时候，老二不再高高昂头，稍稍落下来的些许，便砸在刀片上，惹得我一阵痛呼，又猛地勃起。

　　还好还好，只是刚刚碰到一点点而已，连皮都没有破，也没有流血。

　　「放心，放心。」李博谦看到我的情形后哈哈大笑，道：「我不会立刻将你阉割掉的，在阉割你之前，我要让你经历一次噩姜梦争，终身难忘的噩梦。」

　　然后，张茵茵拿走了刀片。

　　此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李博谦走过去开门，然后朝我说道：「垃圾，你的噩梦来了。」

　　然后，一个女人走进了房间。我看了一眼，就立刻拚命闭上嘴巴，闭上眼睛。

　　「这个老妓女生过六个小孩，做了二十多年鸡了，体重一百九十五斤，身高一百六十一公分。现在四十五岁，站在街道旁边拉客，是最便宜的妓女，任何客人都接，她大部分的客户是乞丐，一次十五块钱。在来之前，她刚刚接过六七名肮脏的乞丐，我请客的。接完客后，没有清洗就直接来了。她腰围比胸围大一些，胸围九十五公分，臀围无法计算，简直可怕。脸上化妆品很廉价，现在被汗水和乞丐的口水弄得乱七八糟，如同唱戏的大花脸一样……她就是你的噩梦，你老二被扎起来了，会一直处于勃起状态。我花了五百块钱，让她来强奸你。在你被阉割之前，最后再爽一次吧！」

　　然后，李博谦和张茵茵哈哈大笑，笑滚在床上。

　　接着，闭上眼睛的我，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女人缓缓走来，带着强烈刺鼻的味道。

　　她绝对是一个噩梦，无比可怕的噩梦，生不如死的噩梦。

　　这个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无比的冷静，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等！李老师。」我的声音忽然变得恭敬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让李博谦也秋微一愕。

　　「我妒忌你的风度，我妒忌你的儒雅，我妒忌你的身份，我妒忌你的渊博。」我长叹一口气。「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场景，我很后悔，虽然后悔已经没有用处。」我眼中几乎含着泪光，然后朝那瓶红酒望去道：「我最最诚恳地求您，让我喝酒，喝两杯，求您，让我喝酒，让我喝醉。」

　　「喝醉后，等下来的性爱就感觉不到了啦！」张茵茵嘟着小嘴道。

　　「给他倒酒。」李博谦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失去了之前得意的狞笑。

　　张茵茵微微一愕，然后走过去用开瓶器打开了红酒，倒了两杯。

　　顿时，满屋子都弥漫着红酒的香味。

　　李博谦接过那两杯红酒，面色复杂地走到我的面前，深深地闻了闻，然后闭上双眼，开始品味这浓郁的酒香。然后，朝我淡淡笑了笑，将其中一杯红酒递到我的嘴巴前。

　　「他不会真的请我喝吧，他不会真的请我喝吧？难道我赌错了，难道我计算错了他的性格？」我内心无比焦急，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

　　但晃在李博谦温雅战甘光中，我还是要做出拚命张开嘴巴，要去喝酒的样子。

　　「哈哈，哈哈！」忽然，李博谦哈哈大笑。他将那杯酒猛地缩了回来，然后将其中一杯酒递给了张茵茵，开始拚命地笑。最后笑得几乎蹲在地上，笑得用左手去捂发痛的肚子。

　　「你想要喝酒？你想要喝酒？」李博谦一边笑一边摀住肚子道：「你想要喝醉了，可以失去知觉，可以不用清晰地去感受被噩梦强奸的感觉？你做梦啊？你天真啊？哈哈，哈哈……我不行了，我肚子好痛。刚才看着你真诚的目光，我真的忍不住去配合你，先让你感觉到希望，最后让你狠狠跌落下来，深深的绝望。看着你这样，我好爽啊！哈哈！」接着，李博谦又开始拚命地笑，努力地站起来朝张茵茵举起酒杯，然后猛地停止了笑容，严肃道：「这样的名酒不是你这种垃圾有资格喝的。」

　　「茵茵，来个交杯酒，干！」

　　二人交杯，在情欲的目光中，一饮而尽！

　　我顿时猛地松开一口气，紧绷的身体也猛地放松，几乎虚脱。

　　「你！」李博谦喝完后，立刻觉得不对，面色一变，立刻拿起电击棒，猛地朝我冲来，电击棒对着我的脑袋，就要狠狠砸落。

　　「噗通！」电击棒在空中滑落，李博谦在我面前一公尺处，猛地摔倒在地。

　　张茵茵也猛地软倒在床。

　　那个四十五岁的妓女惊骇地望着这一切，吓得便要冲出房间。

　　「我给你两万块。」我直接说道。

　　她立刻停了下来。她是最贫困的一个阶层，两万块，足够牢牢牵扯住她。

　　「帮我解开，我给你两万块。」我再次说道。

　　中年妓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忽然飞快跑回来，将我的绳子解开。但是接着她又猛地后退，惊道：「糟糕，我先解开你绳子，万一你不给我钱怎么办？你会不会杀我？」

　　「不会的，不会的。」我用最温和的声音道：「我一会儿就给你钱，我一会儿就给你钱。」接着，我拿起电击棒，继续用温柔的声音问道：「你觉得他们刚才那样对我，卑鄙吗？」

　　中年妓女点了点头。

　　「这样，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你到隔壁房问去看电视，等我事情办完后，给你两万块。我保证，我不杀人，也不伤人。」我继续蛊惑道：「二，我再给你两万块，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中年妓女一喜，接着又充满了害怕道：「我不做，你立刻将钱给我，我立刻走，我保证不说的。」

　　「我都还没说什么事……」我上前，轻轻用电击棒挨在她身上。

　　「啪嗒！」一串火花后，她昏倒在地，不停抽垮。

　　我将那瓶混有春药的红酒拿来，倒了半杯，灌进中年妓女的嘴里。然后，将李博谦的身体拖到中年妓女的身边。最后，我抱起张茵茵朝套房的另外一个房间走去。将她放在床上之后，我又折回来，拿了蜡烛、皮鞭、电击棒、冰块、冰冻饮料、假阳具等等东西。

　　望着和中年妓女躺在一起的李博谦，轻轻叹了一口气，轻轻关上房门。然后，目光落在躺在床上的张茵茵，又轻轻叹了一口气。只不过，这口气叹得非常淫荡，非常残忍。

　　（第三集完）

　　堕落之王 第四集

　　失落领地首发出品，由“印度神游”OCR及校对。

　　第一章 虐待方案

　　「嘤!」张茵茵雪白的皮肤，渐渐地泛上了一道道玫瑰红色。

　　趴在地毯上的娇躯，开始渐渐地蠕动，如同正在冬眠的蛇，被火盆烘烤醒了一般。

　　「噢!」张茵茵的声音开始变得混浊起来，仿佛从喉咙底下发出的一般，然后下意识地开始用自己的身体磨蹭粗糙的地毯，以获得快感。

　　然而，却只能越磨越空虚，越摩擦越是火上浇油。片刻之间，张茵茵的躯体已经热气腾腾，全身变成艳丽的绯红色。

　　「噫!」得不到满足的张茵茵，拚命地扭动着蛇一般的娇躯，将短小性感的丝绸短裙赠到了臀部位置，顿时露出了两瓣被小内裤包裹的雪臀，又圆又翘，实在是极品。

　　我拚命地咽着口水，拿来了李博谦准备好的DV，对准了张茵茵性感的臀部，开始拍臀部的特写，便是雪臀扭动时候内裤的皱招，也拍得清清楚楚。

　　「啊!」张茵茵痛苦似地一声呻吟，小手挤进双腿之间，找到阴户的位置，轻轻地揉弄。

　　她下阴早已经是湿漉漉的一片了。此时，用小手一按，下面的水顿时浸透了白色的小内裤，露出了下阴粉红色的痕迹，还有周围笼罩的黑色毛发。

　　一阵揉搓之后，张茵茵体内的慾望，彻底被春药点燃。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淫荡。手指揉搓的动作，越来越大。

　　此时的我，虽然没有吃春药，但是也和吃了春药差不多。

　　手里的DV也拿不稳了，呼吸也不顺畅了，坚挺的老二，已经被裤子压得一阵阵生疼。

　　我将裤子解了下来，将DV放在一边。

　　「小骚货，我不急，我要好好玩，我说过我要报复的，我要好好地蹂躏你，我要让你身上每一寸肌肤，都留下耻辱的痕迹。」我一边狞笑着，一边掏出了老二，盯着她雪白的皮肤开始撸动。

　　张茵茵已经无法忍受隔着一层内裤搔痒了，一只手钻进内裤里面，拇指按着阴蒂的位置，两根手指哧溜一声，如同泥鳅一般钻进洞穴里面，然后拚命地扣弄。

　　「啊!」终於，张茵茵发出了无比舒爽的呻吟。

　　但是我自然不会让她舒爽，一把抓过她的手，用力地从内裤里面抽出来。

　　「哦!不要，不要。」张茵茵好不容易舒爽了，被我抽了出来，顿时哭泣地喊着。

　　「来来来，给你吃这个。」我一把将她扯了过来，捏开她的小嘴，把火热巨大的老二塞了进去。

　　「噢!」张茵茵的小嘴瞬间被塞得满满的，然后竟然无比熟练地吞吐，口技简直可以用高超来形容。

　　而且一边吞吐，还一边发出满足的声音。

　　「你满足是不是？」我狞笑着，猛地往前一捅，七寸左右的老二猛地刺到她的喉咙处。

　　「呜!」张茵茵顿时发出无比痛苦的呜咽，眼泪一下子就挤了出来。

　　我不管不顾，对着她娇嫩的喉咙，死命地捅，捅得她泪流满面，直翻白眼，最后简直将要两个蛋都塞到她嘴里。

　　然后，用力地按住她的脑袋，紧紧贴在我的胯间。

　　张茵茵无比痛苦，简直无法呼吸，开始拚命地挣扎。

　　就在她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弱的时候，我掹地抽了出来，长长的老二对着她的脸蛋，狠狠地抽了一计。

　　「贱人，贱人，你这个婊子。」我用手抓住老二的根部，对着她娇嫩的脸蛋拚命地抽。

　　转眼功夫，便将她的脸蛋抽得通红。

　　不过这个小贱人刚刚被我深喉虐待后，如同死鱼一眼翻着白眼，几乎无法呼吸，这会儿被我狠狠抽了几十下后，竟然又兴奋起来。

　　她一手抓住我的老二，嘴里喃喃道：「老公我还要吃，我还要刚才那样。」

　　「你他妈受虐狂啊？」我大骂，一手抓过旁边的橡胶阳具，猛地插进她的小嘴里面，用力地搅动。

　　张茵茵又痛苦得眼泪横飞，拚命在地上打滚。

　　但是等我抽出来后，她又无比风骚享受地贴上来，腻声道：「这根是假的，我认出来了，老公不能罚我哦!」

　　「那这根呢？」我猛地将老二对准她的小嘴一插到底。一阵蹂躏后，抽出来问道：「这根是真的还是假的？」

　　张茵茵惨惨地张着小嘴呼吸，嘴角流着口水，竟然伸出舌头在我老二上一舔，腻声道：「真的。」

　　「我不信我治不了你。」我先将橡胶阳具塞进她嘴里，然后再将老二塞了进去，两棒在她小嘴里面搅动冲刺，痛得张茵茵眼睛翻白，面色发青，嘴角渗出一丝血迹。

　　等我将两棒抽出后，问她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张茵茵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一下子也没有力气回答，只是张着小嘴，拚命地喘息，还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

　　我将肉棒放在一边，躺在她的身旁，轻轻抱住她的娇躯，然后，用嘴轻轻地吻着她娇嫩的脸蛋，最后吻上她的小嘴。

　　渐渐地，她仿佛活了过来。双臂如蛇，紧紧抱住我，用力地回吻着我。

　　「老公，老公。」一边吻还一边呢喃。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的小嘴，然后在她雪白的臀上狠狠拍了一巴掌。

　　「你刚才回答错了，就要受到惩罚。」说罢，我起身要去拿蜡烛。

　　不枓，张茵茵却紧紧抱住了我的腿，如蛇一般攀了上来，不让我走。

　　我一脚踹开，然后又将脚趾头塞进她小嘴里。

　　张茵茵咬住我的脚趾头，用舌头轻轻地舔舐。

　　我用力拉着身子挨到了桌边，拿来了两寸粗的蜡烛，点燃后插进一个保险套里面。

　　我走到她的后面，一把脱掉她早已经湿漉漉的内裤，望着她雪白娇嫩的美臀，伸出舌头狠狠地舔了两口，然后又狠狠几个巴掌拍下去，顿时两瓣雪臀变得通红。接着，用力掰开她的臀瓣，顿时下阴如同蚌嘴一般张开，还吐着晶莹的白沫。

　　我猛地将插有点燃蜡烛的保险套剌进了穴中。

　　「哦!」张茵茵一声叫唤，也说不出来是痛苦还是快乐。

　　「不行，一根还不够啊!」我看着她因为双臀被撑开而不住张合的菊花，邪恶一笑。

　　又点了一根蜡烛，这次没有套保险套，直接将点燃的蜡烛插了进去。

　　那蜡烛的底部细，上面越来越粗。我猛地将蜡烛插进去，没有任何润滑舒展的前戏，只痛得她一声惨呼，娇躯猛地绷紧，然后全身战栗，几乎瘫了下来。

　　我任由她瘫着，另外找来了绳套，套在她的脖子上，然后找来了一条皮鞭。

　　蜡烛烧到了一定程度，一滴蜡油便滴落下来，落在她最娇嫩的阴处。

　　「啊!」张茵茵一声惨呼，赶紧将屁股高高耸起。

　　「这就对了，要做出最标准的狗爬式啊!」我笑着说道，然后牵着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子，拿起皮鞭，在她的后背上抽了一鞭．

　　「啪!」、「啊!」一道清晰的印痕，一阵清脆的惨叫。

　　「砰!」隔壁忽然传来一声更强的叫声，然后还有床塌下来的声音。

　　我不由得打开门，朝隔壁房间看了一眼。

　　「啊!」惨不忍睹!

　　我立刻关上了门。

　　隔壁的李博谦，比张茵茵悲惨一万倍。

　　我只见到那头母猪一般的老妓女，正在和李博谦六九式。

　　李博谦的头完全不见了，完全陷入老妓女那又黑又无比硕大的臀部内。

　　那个老妓女刚刚接过好几名乞丐，没有任何清洗就过来了，此时她带来的苍蝇和虫子，正在她最湿漉漉、最难闻的地方不停地飞舞着。

　　而那个妓女抓住李博谦的老二，真的就如同狮子爪子抓住小白兔一般，拚命地扯，揉，折……

　　我真的没有勇气看下去。

　　而且刚刚看了那一眼，就让我无比地后悔。

　　我现在开始自我洗脑了，盯着张茵茵美丽的脸蛋。张茵茵细细雪白的腰，又圆又肥嫩的臀。足足看了六、七分钟，才将刚才噩梦一般的情景清理出我的脑海。

　　尽管只隔着一扇门，但真的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啊!

　　「走罗!」我一鞭抽在张茵茵的雪臀上。

　　张茵菌一颤抖，顿时又有蜡油滴落在她的阴处，又是一阵惨号。

　　然后，我便扯着张茵茵脖子上的绳索，如同遛狗一般在房间内转。

　　张茵茵张开大腿，四肢着地，艰难地行走着，努力保持蜡烛的平稳，不让蜡油滴落下来。但是，蜡油越来越多，最后无论她怎麽想平稳，虾油都会滴落下来。很快，她便惨叫连连，最后根本无力行走，直接趴在地上。

　　尽管春药迷失了她所有的理智，但是她依旧本能地哭泣。

　　「这麽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我转过身来，笑着将两根蜡烛拔了出来。

　　顿时，那两个洞竟然很快就合拢了，可见紧窄。

　　只不过，她雪白娇嫩的臀部，被滴满了蜡油，此时赤红赤红的一片，可见其痛苦。臀部上的还好，娇嫩阴部处，还被滴了几滴，此时已经凝结了，沾着阴毛。阴部越发娇嫩敏感，也就越发的疼痛，此刻她下身便如同火烧一般。不过，在蜡油的刺激下，她阴道内的分泌系统疯了一般地流出液体，如同发洪水一般，将整个蜜桃全部浸透。那一团阴毛，全部是湿漉漉的，彷佛从水里面捞出来一般。

　　不过这样一来，有淫液垫底，蜡油滴下来，伤害也小了一些。

　　「你让蜡油滴到了好几下，所以要进行第三项惩罚哦。」我将她臀部和阴户处所有的蜡油全部剥下来，又痛得她全身战栗，几乎虚脱。

　　然后，拿来清水，将她下身清洗乾净。

　　打开冰箱，见到里面还有一瓶红葡萄酒，便拿了出来，然后再拿了一桶冰块。

　　先用冰块抚弄她受伤的臀部，被烫伤的张茵茵顿时发出舒服的呻吟声。待我用冰块抚弄她阴户时，她先是一阵颤抖，然后穴口掹地一阵收缩，便也发出舒服的声音。

　　「来，我们玩倒立。」我将张茵茵翻转过身来，然后让她后背着地，下身提起，双腿下压张开。

　　顿时，张茵茵的胯间和地面呈水平线，我用身子挨着她的后腰，不让她瘫倒下去。

　　为了等一下不让她发出太大声音，我将她的内裤塞进她的小嘴里面，让她呜呜地发不出声音。

　　她的臀部、阴户，就在我面前两三寸处。

　　「我要倒酒了哦!」我笑着打开了酒瓶。

　　张茵茵无力回答，只能低声地嘤了一声。

　　我一手拿着酒瓶，一手翻开她的阴道。

　　被春药浸透的她，在我于刚刚撑开她阴道的瞬间，便又开始兴奋地扭动起来。

　　「骚贷。」我骂了一声，然后将红酒倒进了她的阴道口里。

　　冰凉的红酒猛地刺激她发热的下身，张茵茵的娇躯猛地一弹，顿时差点也将我绊倒了。而那红酒，也全部洒掉了。

　　「别动!」我在她阴处狠狠拧了一计，痛得她一阵哆嗦，一阵惨呼，然后拚命地挣扎要逃开。

　　我双腿紧紧夹住她的身体，不让她动弹。然后，再次撑开她的阴道，将冰凉的红酒倒了进去。

　　这次，她依旧全身颤抖，但是全身被我固定住，所以红酒只洒出来了少许。

　　「呜!呜!」张茵茵不能动弹，只能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呜咽。

　　「舒服的还在后头呢!」我笑着说道。然后抓过来一把冰块，猛地塞进她的穴口。

　　「呜!」只见到那穴口猛地一阵收缩，她的娇躯在我的控制下，竟然还能大力地弹起，几乎要挣脱出去。

　　我更加用力夹住她的娇躯，然后拿来更多的冰块，一块一块地塞了进去。

　　张茵茵的下身，顿时被刺激得阴毛竖起，不由自主地战栗。

　　我依旧不放过，看着她不停收缩的菊花，恶作剧心起，将一块冰块用力塞进她的后庭。

　　「哇!」张茵茵彷佛被射中的大雁一般，娇躯猛地耸起。

　　我接着将越来越多的冰块用力塞进她的后庭中，足足塞了十来块。

　　最后发现她白里透红的臀部，竟然变得青紫了。

　　我正要再塞进一块，不料她下身开始激烈地颤抖。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晶莹的尿液猛地激射而出。

　　她的下身被冰得麻木，顿时失禁了，淋了我一头。

　　「妈的，你让我喝你的尿，我也让你喝。」我将她推倒在地，然后抓着她的头发，将她提起来，拿出她嘴里的内裤，趁着她小嘴张开，猛地将老二塞进她嘴里，开始喷洒!

　　※ ※ ※ ※

　　我在浴室里面放满了热水，将张茵茵抱进去，全身上下洗了个乾净。

　　本来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的张茵茵，被热水一泡，顿时又恢复了活力。

　　发青的娇躯，渐渐又浮现了绯红色，她的春药效果又开始发作了。

　　我轻轻地吻着她的全身，叼着她的乳头，捏着她的耳垂。

　　「嘤!老公，老公!」张茵茵已经伤痕累累的娇躯，再次被点燃起来，小手自然地伸到我的胯间，熟练地撸动，而且拚命地张开大腿，要往我的老二上凑。

　　但是，我始终不让她得逞。顿时，她本来低低呻吟的小嘴，如同疯一般的大呼小叫起来。撸动我老二的小手，用力得我几乎有些疼痛。

　　我一把将她的脑袋压进水里面，然后趁着她张嘴的功夫，又将老二塞进她小嘴里面，用力地抽插。

　　「让你好好学习一下，什麽是水下品箫。」我哈哈大笑。

　　顿时，张茵茵如同落水的母鸡一般，拚命地扑腾。

　　我看着她扑腾够了之后，一把将她翻了个身，掰开她的大腿，就在水中，对准她的穴口，猛地刺了进去。

　　「啊噢!」得到舒爽的张茵茵，还来不及呼吸第一口，便用大腿拚命夹住我的腰，用力挺起身子，双手抱住我的上身，自己拚命地耸动。

　　我抱着她的矫躯走出浴池，来到外面的房间，将她捧在沙发上。

　　她顿时拚命地凑上来，娇呼出声。

　　我又压着她，让她像狗一样趴着，让她双臀高高耸起。

　　掰开她的穴口，隔着很远的距离，然后用尽全力，掹地一刺到底。

　　「啊!」张茵茵一声惨叫，指甲顿时将皮沙发抓破。

　　我又狠狠退了出来，然后又狠狠刺了进去。

　　几下后，她竟然适应了，开始热血沸腾地淫叫。

　　我不忿，在一次全部抽出后，没有再次刺进老地方，而是掰开她的美臀，对准她的菊花，用力刺入，然后拚命地挤了进去。

　　痛苦无比的张茵茵，顿时连叫都叫不出来，只是扭曲着脸蛋，泪水如同泉水一般涌出，娇躯战栗地拚命往前爬，想要逃离。

　　结果，那沙发的真皮，被她指甲抓出一道道裂痕。

　　第二章 李博谦的噩梦

　　最后，不但张茵茵虚脱了，我也虚脱了。

　　张茵茵高潮了不知道多少次药效才退去，然后彻底地如同烂泥一般人事不省。

　　而我，也不知道喷射了多少次。

　　反正最后张茵茵身上、体腔内几乎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我的精华。

　　尽管我很疲倦，但是我并不想睡，反而非常亢奋。

　　瘫在沙发上很长一段时间后，我还勉力起来，帮张茵茵穿好了衣服。

　　然后，用绳子将她紧紧捆住，绑在椅子上，找来毛巾塞住她的小嘴。

　　接着我走到外面的房间。

　　「天!」整个房间真是惨不忍睹，那个年纪很大、非常肥胖的女人，好像有着无限的精力，将战场扩大到整个房间。

　　床也塌了，椅子也折了三把。

　　而且，地毯上沾满了秽迹，还有血迹。

　　此时，二人浑身赤裸，躺在地毯上。

　　不过，我几乎找不到李博谦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几乎全部被那个肥胖的女人压在下面。

　　我撕了一块纱布，倒上一些红酒浸湿了，塞进鼻孔里面。

　　然后，戴上我本来就准备好的手套（为了不留下指纹），几乎是闭着眼睛，将那个肥女人翻开，看到了底下惨不忍睹的李博谦。

　　李博谦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而且滑腻腻的，沾满了不明液体，整张脸青肿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鼻子流血，嘴角也流着血。

　　最惨的还是下身，红肿得吓人。

　　原来，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点都不假。

　　而且这个几百斤的女人，在如同虎狼一样的年纪里面，吃下了可怕的春药，杀伤力自然无比的惊人。

　　我赶紧用被单挡住了这个可怕的女人，然后用毛巾将李博谦身上的不明液体擦掉，抹在他本来就已经黏糊糊的面孔上，然后将这条毛巾塞进他的嘴里。

　　最后，用牛皮绳将他绑起来，绑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将椅子绑在固定的床脚上。

　　接着，我将DV拿了过来，偷偷打开房门，回到隔壁我的房间。

　　针孔摄影机用无线信号连接着我的电脑，此时整段完整的影片，已经存在我的电脑里，只不过针孔摄影机仍旧偷偷藏在那边的房间里面。

　　我开始煞有介事地点了播放，准备看一遍。

　　但是，刚播半分钟后，我就受不了了，忍着胃部的不适，赶紧关掉。

　　这段影片，去除前面的，光李博谦的正戏也足足近两个小时。

　　可见，李博谦也被那个女人蹂躏了足足两个小时，那是地狱一般的两个小时。

　　还是我用DV拍摄的开於张茵茵的画面好看许多，我将那段影片输入到电脑中，忍不住回味了一遍。

　　就仿佛看自己主演的电影一般，果然真是性感无伦。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下身一阵疼痛。

　　原来，看着这性感的画面，我下面又忍不住勃起了。因为之前操弄得太狠了，老二早已经受不住了，这下又勃起，便引起了强烈的不适。

　　我赶紧关掉影片，取出了两张空白的DVD光碟，将这两段影片，烧录了两份。其中一份藏在旅馆厕所的某个角落，另外一份放在身上。

　　然后，又申请了几个国外的信箱，将这些影片分割成几个部分，分别上传存到不同的信箱中。

　　做好了这一切，便万无一失了。

　　我就等着那边三人的醒来了。

　　我一直等到了晚上，已经疲倦不堪的时候，那边才传来了动静。

　　我用冷水扑了扑脸，然后在镜子里面做了几个冷笑，练习好了之后，找就带着笔记型电脑和冷笑，走进了李博谦的房间里面。

　　果然，李博谦已经醒过来了。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那个丑陋肥胖的老妓女，然后双眼露出无比恐惧的目光。

　　接着，便想要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却发现被绑住了，便拚命地挣扎。

　　不料低头却看到红肿不堪的老二。然后加上满脸已乾涸的液体发出臭味，李博谦顿时呕吐起来。

　　但是，他的嘴巴被堵住了，呕吐的东西，只能全部堵在嘴里。

　　无比的痛苦，眼睛几乎发绿。

　　而这个时候，被绑在隔壁的张茵茵也醒了过来，也第一眼看到了李博谦无比可怕狼狈的景象，接着看到了地上那个无比肥胖的女人。

　　然后，张茵茵美丽的眼睛，也流露出无比恐惧的光芒。

　　接着，她凭着记忆还有猜测，联想到李博谦的遭遇，还有自己的遭遇，顿时浑身都开始颤抖，两行泪水，飞快涌出。

　　「我没有猜错的话，吃了这种春药，应该还会有记忆的。」我走了进去，离他们远远的，找了一个乾净的地方坐了下来，微笑着说道。

　　接着，我见到张茵茵流露出恐惧而又充满仇恨的目光，我皱眉道：「不要拿那种目光望着我，你刚才凌辱我的时候，我就发誓，我会用百倍的手段还给你，让你全身上下，都留下无比耻辱的痕迹。」

　　接着，我拍了拍脑袋道：「曾经有段时间，我对刺青充满了兴趣，所以就学了一些。我在你的臀部，还有更加隐密的地方，刺了一些东西，当作烙印，表明你曾经被我上过，还给你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案，你可以回去对着镜子好好看。」

　　没有等到我说完，张茵茵顿时仿佛疯了一般，拚命地挣扎，仿佛要冲上前来和我拚命，但是被绑得紧紧的，始终动弹不得。苍白的脸蛋泪水横流，楚楚可怜。

　　刹那间，她楚楚可怜的样子，竟然更像章允。

　　所以，我微微一阵错愕，目中流露出无比怜惜的神情，缓缓地伸出手，仿佛要去抚摸她的脸蛋。

　　我的样子，让张茵茵微微一诧。

　　这微微一注，让我立刻清醒过来，将目光转向别处。

　　我朝李博谦道：「又聪明又智慧的李教授，我应该说你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说是作茧自缚呢？或者准确地说，我应该算是学会了慕容世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刚才你也吃药了，所以对刚才的情景，很显然不至於知道得那麽清楚。想必，你也会刻意地去忘掉，回到学校后，依旧衣冠楚楚做你的博士生导师，无数女孩仰慕的对象。

　　「我觉得，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有义务让你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以便於你以后好好的回忆。」说罢，我将笔记型电脑放在他们面前，按了播放键，

　　这个影片，是李博谦被蹂躏的过程。

　　李博谦看了第一眼后，就用力地将眼睛闭起。

　　我早想到了这点，取出了一瓶胶水。

　　本来是想要用来黏针孔摄影机的，但是后来用不着了。这种胶水的黏力，是非常可怕的，被黏上之后，除非脱一层皮，否则根本不可能脱落。

　　我走到李博谦身边，用力地翻开他的眼睛。

　　我就不信，他的眼皮还有我手的力气大，而且那不是我的眼睛，弄瞎了也不要紧。

　　弄开了他的眼睛后，我用棉花棒沾了一些胶水，让他的上眼皮和眼眶黏在一起，让眼皮牢牢凝固，这样一来，他的双眼根本不可能闭上。

　　接着，我见到张茵茵充满恐惧地望着我，眼睛再也不敢闭起。

　　很显然，她害怕我也用胶水黏她的眼睛。

　　女人是最爱美的。

　　但是，我依旧冷着面孔走了过去，用棉花棒沾了胶水，放在她的面前。

　　张茵茵立刻紧紧地闭上双眼，怎麽也不睁开。

　　我伸出舌头，轻轻地舔着她的眼皮。

　　顿时，她以为是我用胶水黏她眼皮，吓得拚命挣扎。

　　我往她眼睛吹了一口气，使得她睁开双眼。

　　「你若听话，好好看，我便不用胶水黏你，奸不好？」我笑道：「你若同意，便睁着眼睛，不要眨。」

　　顿时，张茵茵拚命地睁大眼睛，一眨不眨。

　　我就这麽盯着，几乎半分多钟后，她终於忍不住眨了一下。

　　我立刻用棉花棒凑了上去，她顿时吓得满脸发青，眼泪直流。

　　「哈哈!」我哈哈大笑，然后对着她的脸蛋狠狠亲了一口，道：「你若乖巧，我便不弄你。」

　　「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你只要闭一下眼睛，超过两秒钟，我就用胶水黏你的眼皮。」我对着张茵茵笑道，接着不经意看到，李博谦已经是面无血色，不由得朝笔记型电脑萤幕望去。

　　原来，此时老妓女已经和李博谦开始六九式了。我赶紧将目光移开．我虽然喜欢看色情片，但是这口味也太重了。

　　张茵茵看了第一眼就满脸青绿，然后想要闭上眼睛，又想起了我的话，赶紧又睁大眼睛，机械地盯着萤幕，脸蛋露出无比痛苦的神情，仿佛比刚才被我强暴还要痛苦十倍。

　　「你们慢慢看，看得仔细一些，不要管我，我自己忙。」说罢，我从另一个房间拿过来一支针管，然后碾碎了几片安眠药，用水稀释了之后，抽到针管里面。

　　然后，将针管里面的安眠药注射到那个昏迷的老妓女身上。

　　「我怕她醒过来，扰了你们的心情，所以给她打了一针安眠药，让她多睡一会儿，放心，你的老情人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最后，我从另外房间搬了一张椅子过来坐下，随手拿了一本书过来看。

　　第三章 反目

　　足足两个小时过去后。

　　色情小电影好像已经演完了，我再看李博谦，已经面无血色，仿佛死了几百回一般。

　　那双眼睛，如同死鱼一般，没有了任何光芒。

　　而张茵茵，无论是漂亮的脸蛋，还是漂亮的眼睛，都已经被这部电影折磨得失去了任何生气，变得非常呆滞。

　　只不过，她眼睛深处，仿佛有一股极度的厌恶、恶心在翻滚。

　　我能够理解，因为毕苋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曾经和她相好过。

　　「电影怎麽样？还算精彩吗？」我笑着问道：「我承认，这部电影无论是灯光还是摄影，都不大专业，但是贵在写实，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精神。」

　　接着，我凑到李博谦面前道：「那麽，请问李教授，我这部电影，有没有你偷拍我自慰的那段小电影精彩呢？」

　　李博谦听了我的话后，好像渐渐活了过来。

　　「当然，假如这部电影一旦公开，会造成什麽样的轰动，对李教授有什麽影响，我就不说了，」我笑道：「你之前好像想用偷拍我自慰的小短片敲诈我五十万，而且想利用那部小短片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吗？」

　　李博谦呆滞了好一会儿后，无力地摇了摇头。

　　「放心，我不会让你交出偷拍我自慰的小电影的。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早就在网上存了几十处了，根本不可能连根拔起。所以，我们还是互相掌握对方的丑闻吧。」

　　我笑道，接着我的面孔变得严肃起来，道：「不过李教授虽然有把柄在我手里，但是张茵茵小姐算有把柄在我手上，也算没有。」

　　「因为她是受害者，她被我强暴，她完全可以去报警，将我抓起来。」我故意流露出恐惧的表情朝李博谦问道：「那我应该怎麽办呢？」

　　接着，我的面孔开始不停地阴晴变化，一会儿狰狞，一会儿害怕，然后猛地盯着张茵茵和李博谦道：「有了，你们两个只活一个下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无比欢喜道：「而且，有一个想活，另外一个就必须要死，而且要你们亲手杀死对方。这样一来，假如是李教授杀死张茵茵小姐，那就意味着李教授又多了一个把柄在我手里，而且这个把柄是会死人的。

　　「而张茵茵小姐死了，我自然也就没有被举报强奸的危险。假如是张茵茵小姐杀死了李教授，那麽张茵茵小姐的杀人证据掌握在我的手里，张茵茵小姐也就不敢去举报我强奸了，简直是两全齐美。」

　　我非常兴奋，然后望着两人，道：「你们说说，你们其中哪个死比较好？」

　　顿时，张茵茵目光朝李博谦望去，流露出复杂的目光。

　　而李博谦先是和张茵茵对视，最后转开了目光。

　　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做恶人，不愿意决定谁死。

　　「这样吧，我知道恶人难做，你们毕竟是狗男女的关系，不好意思撕破脸皮说让谁死。」我又找来了两根绳子，其中一根打了一个活结，在张茵茵充满恐惧的目光中，套在了她娇嫩的脖子上，然后将绳子的另外一头，放在李博谦的手上。

　　另外一根绳子，也打了一个活结，套在了李博谦的脖子上。绳子的另外一头，则放在了张茵茵的手上。

　　「现在，你们的性命都掌握在对方的手里。你们的手虽然被绑住了，但只是绑在手腕上，所以还是能够用力的。尤其对方还不能挣扎，所以假如想要让对方死，你就用力拉绳子，活活勒死对方。

　　「假如你很爱对方，那麽就松开手不用力，活活让对方勒死。不过男人的力气比女人大，所以李教授只能用一只手拉绳子。张茵茵小姐可以用两只手拉绳子，这样公平！」

　　我冷笑道，接着手高高举起，猛地放下道：「拔河比赛，现在开始!」

　　我顿时见到张茵茵小手一紧，便要用力拉绳子。

　　但是，李博谦却没有动，只是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张茵茵。

　　张茵茵顿时一呆，泪水流下，目光开始迷惘，仿佛陷入回忆之中，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妈的，这个李博谦真是够煽情的。」我望着李博谦的双眼，仿佛射出了千万柔情，让我都觉得，他其实对张茵茵用情至深。

　　而此时，张茵茵几乎完全崩溃了，尽管小嘴被毛巾塞住，依旧泣不成声，但是小手，依旧紧紧拽住套住李博谦脖子的绳子。

　　忽然，只见到李博谦目光一狞，脸上扭曲出一道凶意。

　　手里的绳子猛地一扯!

　　「嘎!」尽管张茵茵嘴巴被塞住，但是依旧发出奇怪的声音，整个脑袋几乎被扯得一晃，椅子差点翻倒。

　　可见李博谦用力之猛。

　　顿时，张茵茵不能呼吸，伸长着脖子，不可置信地望着李博谦。

　　双眼的泪水，更加汹涌，目中露出绝望。

　　很快，张茵茵美丽的脸蛋变得青紫，眼睛睁到最大，已经濒临窒息。

　　而李博谦整张面孔几乎扭曲着，越来越用力。

　　「嗖!」

　　我一刀划过，将绳子从中间割断。

　　张茵茵脑袋猛地一垂，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上前用力按着她的人中，然后掏出塞住她小嘴的毛巾，吻住她的小嘴，为她做人工呼吸。

　　五六分钟后，张茵茵幽幽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面孔。

　　先是微微一呆，然后泪水又忍不住地流下。

　　尽管嘴里的毛巾已经被掏了出来，但是张茵茵依旧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不住低声哭泣。

　　她垂着脑袋，再也不愿抬头，彷佛哀莫大於心死。

　　我用中指鄙夷地指了指李博谦，也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人哪，人哪!」

　　我将张茵茵身上的绳子稍稍松了松，然后拿着电脑，打开房门，便要离去。

　　「我将你的绳子松开了，你只要稍稍用力，大概十分钟以内，你便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我朝张茵茵道：「然后李博谦，放不放随你的便了。」

　　说罢，我关上门，沿着走廊离开。

　　听声音，我仿佛彻底地离开了房间。但是我下了一半楼梯后，又折回来，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就在李博谦他们房间的隔壁，然后打开针孔摄影机的监视程式。

　　我的针孔摄影机仍旧安装在那边，没有卸下来，

　　画面里面，张茵茵发了好一会儿呆后，然后便开始挣扎。

　　绳索已经被我解松了，所以她大概花了五六分钟，就挣脱了出来，然后目光无比复杂地望了李博谦很久。

　　「我会将你解开，但是今后我们恩断义绝，我就当做了一场噩梦。」张茵茵冷冷说道。

　　说罢，她上前解开了李博谦身上的绳子。

　　李博谦绳子被解开后，第一时间就掏出自己嘴里的毛巾，然后趴在地上拚命地呕吐。

　　张茵茵赶紧躲到一边，捂着鼻子。

　　接着，冷冷瞥了一眼房间里面的一切，便要转身离开。

　　不料，此时李博谦一个箭步冲上，扣住张茵茵的脖子，手里多了一把刀，对准了张茵茵的脖子，冷道：「你对我应该充满了仇恨，现在若离去了，只怕会将今天的事情说了出去。」

　　张茵茵美丽的面孔，充满了痛苦与讽刺，道：「我早就想到可能会有这麽个情景，你难道要我发毒誓吗？」

　　「小孩子才相信毒誓。」李博谦冷道：「就算你不揭发，但是你将今天的事情作为把柄，时不时地来敲诈我，今天要五十万，明天要一百万，我如何受得了，我们已经翻脸了，谁知道你会做出什麽事情来？」

　　张茵茵顿时一边大笑一边流泪，颤抖道：「这就是我爱过的男人啊，这就是我爱过的男人!」

　　张茵茵好不容易才安静卜来，冷冷间道：「那你想怎麽样？」

　　李博谦笑道：「很简单，让你也有一个把柄在我手里就可以了。我们互相有把柄，这样才公平，才安全。我，你还有姓楚的那个王八蛋，我们互相都掌握着把柄，这就公平了。以后谁死谁活，就重新斗过，至少现在都安全了。」

　　说罢，李博谦目光落在地上昏迷的老妓女，目中露出无比仇恨恶心的目光。

　　「至於如何让我手里拥有你的把柄，其实很简单。你找来一张纸，用水弄湿了，然后蒙上一个人的脸，就可以了。」李博谦笑道：「你不得不做的，否则我一不做，二不休，将你也杀了!」

　　※ ※ ※ ※

　　晚上十点钟，我返回李博谦的房间，将针孔摄影机挖了出来。

　　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开车回到了江州市。

　　与往常一样，小土狗依旧蹲在门前等我，想来牠已经一天半夜没有吃东西了。

　　尽管我疲劳之极，但依旧给牠弄好了食物，然后连澡都来不及洗，直接把自己扔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这一觉，足足睡到了第二天中午，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是十一点半。

　　睁开眼睛，顿时见到小上狗就睡在我旁边的地上。

　　我醒来的一点点动静，就立即将牠惊醒，牠一骨禄翻起身子，然后又蹲坐在我面前，眨了眨刚睡醒的眼睛。

　　我起来去洗了个澡，然后刷牙洗脸，换上了新衣服。

　　我打算给小土狗弄好食物和牛奶后，便背着包出去。

　　整个过程中，小土狗一直跟在我脚后，距离从不超过半尺。

　　尽管我收养了牠，但是这些天牠在我身边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

　　看着牠黑漆漆的眼睛，充满了瞻怯的依恋，我心中一软，把手往前一伸道：「走，今天带你出去玩，出去吃饭。」

　　小土狗后腿一撑，便跃上我的手掌，头一次表现得有些兴奋，四条小小的腿在我的手掌上打转，仿佛在表演杂技一般。

　　背上我的背包，手里捧着小土狗，我下楼在街上拦了一辆计程车。

　　二十几分钟后，我就到了我另外一处租来的房子。

　　这里的城乡结合处，有着和市内不一样的热闹。

　　市内车水马龙，繁华如织。这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尤其，现在正好是附近大工厂中午吃饭休息的时间。

　　那些工厂虽然大都有食堂，但还是有许多年轻男女到外面的饭馆吃饭。

　　通常这里的饭馆，物美价廉，根本比路边摊贵不了多少，所以生意出奇的好。

　　不过，小饭馆生意实在太好，人太多了。我只好另外找一家稍微高级些，稍微贵一些的餐厅，人比较少一点。

　　瞧着装潢还不错的酒家，也没看店名就钻了进去。

　　里面的人不多也不少，瞧模样大都是附近工厂里面的中级管理人员，收入高些，所以也要吃得体面点。

　　「蒸一条鱼，要辣一些。炒一盘青菜，要炒得清爽。再来一盘苦瓜炒肉丝，不要用勾芡，肉丝少一些。苦瓜要用半红不红的，多放辣椒。」

　　我望了一眼小土狗，继续说道：「给我再来一瓶啤酒，好一点的。给我的小狗要一小碗米饭，用好的猪油拌拌，然后给牠炖一小碗肉骨头，骨头嫩一些，脆一些，否则牠咬不动。」

　　「噗嗤!」那个来点菜的女服务员不由得一笑。

　　我抬起头，顿时看到一对硕大坚挺的豪乳，竟是有些眼熟。

　　再往上一看，一张白白嫩嫩的脸蛋，上面几颗小小的雀斑，也不损其俊俏，竟然是刘离。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前两天晚上与我的疯狂性爱，此时她偏白偏小的脸蛋上，竟然渗透着一道道红晕，两条腿也下意识地绞在一起。

　　「真是个骚货。」我心中暗道，没想到她在这饭店里面做事，也不晓得是老板，还是打工的。

　　「这餐厅是我亲戚的，最近他太忙，我也正好辞了工作，就过来帮忙一段时间。」刘离显然认为在酒家里面做事是不体面的，看到我的脸色后，拥有敏感细胞的她，立刻拉下脸来解释道。

　　接着，她便独自去了。

　　然后，我发现店里大多食客，目光始终追逐着她走路时候扭动的臀部。当然，更多的时候目光还是盯着她高耸豪硕的胸部，那一双双眼睛，都仿佛要掉出眼眶一般。

　　碰到这种情况，刘离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些色狼反而非常受用。

　　像刘离这种骨架小的肉弹型身材，在夏天时节，身材的曲线还真的是招惹人的目光。

　　当然不要说和章允、占筱蔓比较，就算和宁紫、白慧比较，无论是身材曲线，还是相貌气质上，刘离都要差许多。

　　但是，刘离身上的这股野味，惊人胸脯和肥圆屁股带来的赤裸裸女人味，却也是另外一种诱惑。

　　就连我也忍不住多看了好几眼，被刘离不屑冷淡的目光给瞪了回来。

　　很快我的菜都齐了，小土狗的猪油拌饭和肉骨头也齐了。小家伙非常兴奋，小脑袋埋进碗里面，就再也没有抬起来过。不到一会儿，就将小碗的猪油拌饭吃得乾乾净净，然后又满脸幸福地嘎吱嘎吱开始啃骨头。

　　这骨头很嫩，小土狗也能啃得动，而且嚼骨头的声音一点都不刺耳，反而非常清脆。

　　等我半瓶啤酒喝完的时候，小土狗的肉骨头和猪油拌饭也都吃完了　…非常舒适地舔了舔舌头，然后在我的脚边蹲坐下来，依旧和往常一样看着我。

　　「不知道有没有胖上一点点？」我看着小土狗，暗自想道。

　　应该会胖一点点，也不会太多。毕竟这段时间，我成天将牠关在家里，一天只吃一顿，想胖也胖不到哪里去，只不过牠很乖，从来不叫也不闹。

　　不过平场…吃完东西都有牛奶喝的，今天没有东西喝，只怕会很渴。

　　我拿过一个小碗，倒了小半碗啤酒，然后放在小土狗面前，接着便一脸坏笑地看着牠。

　　小土狗欢喜地趴了下来，将头埋进碗里面，用舌头舔着喝。

　　刚喝了一口，小土狗的眉头顿时皱起，眼睛也眯在了一起。

　　啤酒有气，又很苦，显然小土狗是喝不习惯的。

　　下过它竟然没有吐出来，反而是又大口地喝了几下，将碗里面的啤酒都喝得乾乾净净，然后忍不住用力地打了一个喷嚏。

　　接下来，小土狗又蹲坐在我的脚边，不过却将舌头微微吐在外面，想必舌头上的味道实在有些难受。

　　「哈哈！」我没良心一笑，将空碗拿了上来，自己一个人对着三盘菜，啤酒也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口暍。

　　十几分钟的功夫，就将三盘菜吃得乾乾净净，同时还喝完了七瓶啤酒，头有一点发晕。

　　「结帐。」我朝刘离喊道。

　　「一百二十三块。」刘离面无表情道。

　　我掏出一百五十块钱递给刘离，道：「不用找了。」

　　刘离瞪了我一眼道：「你在我面前摆什麽阔，小心几天后没饭吃。」

　　不料刘离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尖叫一声。

　　原来，另外桌子上的一个客人，趁机在刘离肥圆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惹得刘离猛地跳起。

　　那人长相凶猛，价格不菲的衬衫没有扣扣子，就敞着胸膛。脖子上一根粗金链子，手指上戴着方钻戒指，想来有些钱。不过他竟然还戴着一副平光眼镜，假扮斯文人，感觉比较滑稽。

　　刘离面上一怒，但是转过脸去却是变成了嗔闹，一跺脚道：「张经理，你干什麽?」

　　那张经理咧嘴笑开道：「我想吃你那地方的肉，多少钱都愿意，不晓得你卖不卖?」

　　「再耍流氓，小心我告诉你老婆去。」刘离恼道。

　　「你去说啊，你去说啊。」张经理哈哈大笑，便又要伸手去掐刘离的屁股，被刘离飞快跑开。

　　接着，他那桌的三个人便传来放荡淫秽的大笑。

　　片刻后，刘离端着一大碗乳鸽汤过来的时候，也小心翼翼离那张经理远远的，怕被他占了便宜。

　　不料那张经理接过大汤碗后，手又一松，接着一撞。那大碗乳鸽汤顿时洒在刘离胯部，刘离一声尖叫，飞快退后。

　　那张经理趁机而上，伸手便朝刘离胯部摸去道：「有事没事，烫到没有，我给你擦擦，怎麽那麽不小心呀!」

　　「啪!」刘离忍耐不住，一个耳光搧了过去。

　　那张经理顿时一呆，而他身后的两个同夥，顿时从满脸的淫笑变得凶狠起来，随手抄起酒瓶子，便要街上来。

　　张经理捂着被搧耳光的脸，一张脸瞬间垮了下来，接着又露出一道笑容，摸了摸被打的部位，然后用舌头舔了舔手，道：「被美人打的滋味，就是不一样。」

　　这时，在厨房的老板、还有管帐的老板娘飞快冲了出来，吓得面色如土，不住地朝那张经理鞠躬，想必那张经理在这里有些地位。

　　然后，老板老板娘纷纷责怪刘离，让刘离道歉。

　　刘离将手上垫盘子的抹布一甩，怒道：「老娘不侍候了，你们爱怎麽道歉就怎麽道歉。」

　　说罢，刘离直接走了出去，骑上电动车走了。

　　那老板娘立刻冲了出去，刘离是她的亲戚，而且刘离火爆的身材，给她店里带来了很多生意。

　　而老板，仍不住地对那张经理赔礼道歉。

　　那张经理似大方地摆了摆手，眼睛余光却盯着刘离离去的背影，和我一样，目光死死望着刘离骑在车上那肥硕的圆臀，露出残忍而又淫秽的目光。

　　第四章 买酒的乳房

　　这个插曲过后，我带着小土狗来到租来的旧房子里面。

　　小土狗不是嫌贫爱富的虚荣动物，住惯了那边的豪华套房后，来到这边又破又旧的房子，也没什麽不适。

　　等我坐了下来后，牠依旧在我脚边蹲坐，然后静静地望着我。

　　我拿出笔记型电脑，打开了MSN。

　　李博谦的老婆镜子在线。

　　她应该等得非常焦急了，因为她有委托我调查李博谦外遇的事情。

　　果然，见到我上线，她很快发信息过来。

　　镜子：「你好！」

　　我回答道：「你好。」

　　镜子：「非常冒昧问一下，我委托您的事情，您做得怎麽样了？」

　　我：「已经完成。」

　　那边反而平静了下来，没有迫不及待地问我答案。

　　我能够理解此时的镜子，她毕竟不愿意自己丈夫真的有了外遇，所以她此时迫切想要知道答案，却又害怕知道答案。

　　镜子：「那麽，请问他有外遇了吗？」

　　我：「有。」

　　那边又安静了好一会儿，我彷佛能够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泣。

　　镜子：「那个女人是谁？他……他为什麽要有外遇？」

　　我：「不止一个女人。他对一个女人，有了感情出轨，对另外一个女人，有了身体上的出轨。」

　　我：「至於那个女人是谁，还有你的丈夫为什麽出轨，我都有确实的证据，不过，现在不是出具的时候。」

　　镜子：「为什麽呢？是要我付钱后再拿证据吗？没问题，我现在就把钱给您。」

　　我：「不是钱的问题。我再重申一遍，我会等到出示所有的证据之后，再向你要钱，而且说好的价格，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不能现在给你证据的原因，是因为可能给你带来伤害。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把证据给你。」

　　镜子安静了好一会儿，接着又发过来一条信息道：「他昨天打电话回来，说有事在外面，大概有几天不回家了。那他，是不是去和他的外遇对象……」

　　我：「不是，是另有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她的原因，是因为害怕给我带来危险。

　　因为，我偷录李博谦的自白，是要出示给镜子的证据——李博谦移情别恋的证据、外遇的证据，还有变心的原因。

　　但是，万一这段录音被李博谦听到了，他立刻会知道录音的是我，楚郁。他可能会逼问镜子这段录音是哪里来的，那样天使事务所就会暴露，李博谦就可能知道楚郁和天使事务所那个无所不能的恶魔，是同一个人。

　　这是非常致命的。

　　那边顿时安静了下来，一直过了十来分钟，我以为她再也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发过来一条信息。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麽不现在把证据给我，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段日子我已经几乎要被折磨疯了。每天晚上都做可怕的噩梦，梦见他偷偷将我引到一个山崖下面，然后将我杀死。」

　　镜子：「每当我面对他的时候，他总能给我温柔的微笑。但是我每次背对着他的时候，我总感觉到他对着我狞笑，面目阴冷，目光恐怖，但一回过头来，却又见到他满脸温柔的笑容，但是这个温柔的笑容让我感到害怕。」

　　镜子：「久而久之，我以为我有了幻觉，觉得自己精神分裂。甚至许多次晚上睡着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方，做出要掐死我的姿势。那张面孔扭曲着，那双眼睛如同厉鬼一样盯着我、拚命地龇牙，想要掐死我。」

　　镜子：「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必须在她面前装出温柔幸福的样子。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孩，我怀疑我要撑不下去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折磨之中。他在折磨我，我自己也在折磨我自己。」

　　无法想像那种日子，而且她的感受不是幻觉，是真的。虽然她未必亲眼看到，但是他们结婚多年，已经对对方如此熟悉，所以就算背对的时候，李博谦目露杀气，她也能感觉得到。

　　李博谦确实时时刻刻都想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因为心理完美主义到变态的他，完全无法接受妻子童年时候的不纯洁，所以心中涌起要将对方杀死的慾望。

　　本来，像李博谦这种变态有两种选择方式。

　　其一，他可以制造一场事故，用硫酸或者火烧等手段将妻子彻底毁掉，但是不弄死。然而这样一来，爱美的他，时时刻刻得面对一个被毁容的可怕的人，他无法接受。

　　其二，他可以和妻子离婚，彻底地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他是名人，而且是外在口碑几乎完美的男人，若是离婚的话，将会打破自己身上的光环，而且还要分掉一半的家产。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想将痛恨入骨的妻子杀死，但是又害怕被查出来，被警察抓住，被判刑。

　　所以，他委托了天使事务所，将自己的妻子杀死。

　　镜子：「还是非常谢谢您，先生。我给您一个卡号和密码，里面有二十万元，您自己去网路银行将钱转到自己的帐号上。」

　　接着，镜子又发过来一条信息，上面写着一组银行卡帐号和密码。

　　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立刻发过去一条信息。

　　「你要干什麽？」

　　镜子没有回答。

　　我心中一软，顿时将其他担忧抛之脑后，道：「我立刻给你证据，今天晚上就给你，你现在什麽都不要做。」

　　我本来想要直接在MSN上将录音档传过去，但是想起之前章允对李博谦妻子的形容，不由得心中一动，忽然很想见她，看她到底有多美，有多麽地让人怜惜。

　　「今天晚上，我会找一家酒吧，把录音光碟放在其中一张桌子下面，然后用简讯通知你，光碟放在几号桌子下面，你自己去取。你带奸CD随身听，我从头到尾都不会和你见面。

　　「当然和光碟放在一起的，还有我的银行帐号，你听了那段录音后，确认是你要的东西，再付款到我银行帐号里面。」

　　然后，我将天使事务所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她。

　　镜子：「谢谢您，先生。」

　　她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

　　接着，她的MSN立刻下线了。

　　而我却变得担心起来，担心起自己的安危来。

　　刚才担心她会寻短见，所以一冲动，就答应把光碟给她。

　　但是现在，浑身竟然发出一股凉意，实在非常担心，那段录音会让李博谦知道，我天使事务所的秘密身分会被他知道。

　　接下来，我本来还想要去网站的后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业务委托，但是怎麽都静不下心来，索性关了电脑。

　　我必须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尽管我不准备让镜子见到我，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要做一番打扮，至少和现在的我，要完全不一样。

　　当然在这之前，我要先把小土狗送回去。

　　※ ※ ※ ※

　　现在的我，打扮很酷，非常另类。

　　披肩的长发，当然是假的。

　　长发大部分是黑的，不过里头掺着银色，所以看起来非常萧索神秘。

　　衣服是黑色的，裤子也是黑色的。

　　衣服很简单，就是一大块布罩在身上，很长，很宽松，没有一粒扣子，全部都是用缝的，袖子很宽大。

　　裤子同样很宽，很飘逸，看起来就彷佛穿裙子一般，脚上穿着结实的黑布鞋，还戴着银色的墨镜。

　　这套行头，总共花了我近万块钱，看起来实在酷极了，当然也极其不正常。

　　我驾驶着车子，在街上寻找另类的酒吧。

　　此时，天已经黑了，江州市的夜生活开始了。

　　霓虹灯已经迫不及待地亮起，将整个城市照得暧昧迷离。

　　我所在的街道是江州市的娱乐街，街道两边清一色的是酒吧和夜总会。

　　「午夜凶灵!」我发现了一家酒吧，进进出出的人着装都比较奇特。

　　酒吧装潢也非常有特色，就仿佛西方恐怖小说中，住有幽灵鬼怪的城堡一般，整体灰暗、迷离。

　　我下车，停好车子后，取下我的东西．走进酒吧。

　　酒吧里面灯光昏暗。

　　位置摆放得不规则，每张桌子都是用砖头砌的，显得冷冰冰。女服务生穿着黑色的长裙，脸如同石灰一样白，眼影画得很深，睫毛紫色，嘴唇红到发黑。

　　极其妖艳阴冷的装扮，就仿佛电影里面那些古堡中美艳恐怖的女鬼一般。

　　我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用砖头砌成的桌子也不规则，有许多的空隙，我将装有光碟的信封塞进缝隙里面。

　　然后拿出手机，发给镜子一封简讯：「林荫路，午夜凶灵酒吧。」

　　镜子：「我立刻来!」

　　重新检查了一下信封有没有藏好，我离开了这个位置，在其他人群中，找了一个新的位置坐下来，目光却时时刻刻盯着藏信封的位置。

　　当然，就算有人坐那个位置，也不会发现桌子里面藏有信封。

　　接着，我的目光开始追逐酒吧内的美女。

　　很显然，这个酒吧也免不了充斥着身材火辣性感的女人。

　　有少女，有少妇。

　　身材好的较多，面容好的也不在少数。

　　这些女人，大多数都是单独就坐的。努力挺着胸脯，各式各样的乳沟欲露还遮，暗暗缩着小腹，使得自己的腰尤其的细，然后翘着臀部，坐成一个个风情万种的姿态，尽量显得丰满浑圆。

　　我轻轻地舔了舔舌头，若不是今天有要事，我还真的忍不住要去追逐一段艳遇。

　　「来一瓶马爹利XO!」我招了招手。

　　不远处的那名女酒侍眼睛一亮，用最快而又不失优雅的速度走了过来，弯腰脆声问道：「您要的是马爹利XO吗？」

　　这明显是假声，故意装娇嫩的。

　　我抬头一看，顿时映入眼帘的，是两只硕大的豪乳。

　　低胸的上衣根本包不住，露出了大半的乳球，那道乳沟简直深不见底。

　　好熟悉的乳房啊!我再往上看，果然是熟人。

　　竟然是刘离，她竟然来这里卖酒。

　　不过，我现在黏着胡子，戴着墨镜，披着长发，她不可能认出我来，充其量只是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一点点眼熟。

　　我就算目光惊讶，也藏在墨镜里面。

　　不过，刘离的腰可没这麽细，很显然是用力束过的。不过这样一来，显得她的美臀尤其的硕大，简直是圆滚逼人。

　　我顿时想到了前两日在破房子里面蹂躏她的情景，昨天套了半天的老二，竟然又勃起了。

　　显然，此时勃起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因为我同时看到了许多男人，都盯着她惊人的豪乳，还有圆滚的肥臀看。

　　「您好，您要的是马爹利XO吗？」刘离显然知道我在看她的胸部和屁股，脸蛋微微一红，然后再次用假声娇滴滴问道。

　　「嗯，要一瓶。」我说道。

　　「是一千三百元整，谢谢。」刘离道。

　　我掏出一把钱，大概一千五百块左右，本来想塞进她乳沟里面，但是却又觉得太恶俗了，便假装失手掉在地上。

　　「啊!我帮您捡起来。」刘离就这样弯下娇躯去捡钱。顿时，胸前两只巨大的乳球，几乎完全进入我的视野，又白又腻。

　　因为弯腰而耸起的臀部，显得尤其的肥大性感。

　　我几乎忍不住要掀开她裙子，赤裸裸地插进她的屁股。

　　「这是您的钱。」刘离站起身，把钱递给我。

　　「付酒钱，多的给你做小费。」我说道。

　　刘离不是那种随便一摸就知道有多少钱的老手，还偷偷去数了，尽管她觉得数钱的动作非常隐密。

　　「谢谢您。」确认钱数后，她欢喜地鞠躬，转身离开。

　　我目光盯着她走路时摇摆的肥臀，手里做出要去揉捏的动作。

　　过了一会儿，她便给我拿来了一瓶酒，一个杯子，然后打开酒，帮我倒满了一杯。

　　我喝了一口，然后轻轻地皱了皱眉头。

　　我之前虽然很穷，但是摆阔的时候，也偶尔叫上一杯这种酒喝。

　　尽管我喝不出来这酒和十几块钱的干邑白兰地有什麽区别，尤其是好喝难喝上的区别，但是我没钱的时候，一直怀念这酒的味道，有点上瘾了，所以现在迫不及待地喝进嘴里，虽然不至於惊喜，但是也显得舒适过瘾。

　　「小姐，给我们三杯起瓦士和一杯葡萄酒。」旁边的桌子也在招呼刘离。

　　看来，她的大胸脯大屁股，给她带来了不错的生意。

　　刘离赶紧走过去，两只乳房都在摇晃。

　　走到那人桌子面前，却是一脸惊色，然后飞快地想要捂住胸部，化着艳妆的脸蛋，流露出羞愤的表情。

　　又遇上熟人了，那桌子的三人，便是今天中午想要占刘离便宜，结果被搧了一个耳光的张经理。

　　只见到那张经理满脸怪笑地望着刘离，却是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朝两个同伴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麽大的胸部，这麽大的屁股，跑来卖酒也太可惜了吧？」

　　言下之意，要是卖胸卖屁股，就赚得多了。

　　刘离当作没听见一般，赶紧跑去拿酒，但是一张脸确实难堪的红透。

　　将酒放在那位张经理的桌上后，刘离连钱也来不及数清楚，就赶紧跑开躲得远远的。

　　而那位张经理竟然没有追，只不过另外两个人换了坐姿，将里面的张经理遮挡住。那位张经理缩在最里头，好像在做什麽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过被他的两个同夥挡住了，看不见。

　　我稍稍用力地侧过头去，偷窥到了一角，那个张经理正在往一杯葡萄酒里面倒一小袋白色粉末。

　　这些白色粉末肯定不会是面粉，不是迷幻药，就是毒品了。

　　第五章 祸国殃民

　　我依旧不动声色，想着这会儿李博谦的妻子或许就快要到了，便拿出手机发出简讯。

　　「你进入『午夜凶灵』酒吧后，去左边六号台的位置，正前方第七块砖头下面有一个小缝隙，你要的东西就在那里，不要回覆简讯。」

　　简讯发出去之后，我便一边喝酒，左眼盯着门口，仔细看着走进酒吧的每一个人，右眼盯着那边下药的那个张经理，注意他要对刘离做什麽。

　　这时，刘离好像去了酒吧的洗手间了，整个大厅看不见她宏伟的胸部了。

　　「咻!」忽然，门口处一阵口哨声。

　　我立刻望去，只见到一辆漂亮的宾士跑车停在门口，然后从车上走下了一名女子，气质高贵，着装极度讲究。

　　酒吧门口先是一阵安静，众人睁大着双眼，看着那名女子迈向了酒吧大门。

　　一直等到这名女子走进酒吧之后，整个酒吧发出一阵雷鸣一般的欢呼。

　　本来拥挤的人群，纷纷让开通道，好让这名女子经过。

　　酒吧也算是美女如云的地方，这名女子的出现，竟然让酒吧这群久经情场的老手们如此失态。

　　「请问，六号台在哪里？」女子朝一名酒保问道，声音高雅又充满了教养，没有大多数美女目空一切的高傲派头，却又充满让人不敢轻浮的贵气。

　　我已经确信，她就是李博谦的妻子——镜子了。

　　然而此时的我，彻底地陷入一种忌妒的情怀中，强烈的忌妒，无比的忌妒。

　　为什麽李博谦能够拥有这样的女人？而且在拥有了这样的女人之后，他竟然还想杀死这个女人，想要拥有章允。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出色的女人，从未见过。

　　这是一个极致完美的女人，五官是完美的，绝美的鹅蛋脸上，五官惊人的精致。她并不拒绝化妆，但是化妆品完全是点缀作用，很淡。用在她的脸上，竟然使得这个女人的脸，仿佛一幅画一般。

　　这也是一名拥有无限完美慾望的女人，从发型、眉毛修剪、脸蛋的肌肤、小嘴的口红上可以看出，任何一个部分，她都要做到最美。

　　这是一个非常精於化妆、打扮的女人，她完全知道怎麽样将自己打扮到最美。

　　她绝对是一个每天要花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在自己脸上、身上的女人。她那如同凝脂一般滑嫩的肌肤，绝对是花了无数心血、无数贵重物品保养出来的。

　　她的首饰不多，但是每一样都是最适合她的，同样每一样也都非常贵重，极其精致。

　　甚至，她的每一片指甲，都无比仔细地修剪过，保养过。

　　而完美主义，更加可以从她的衣服上展现出来。

　　我不知道她的衣服究竟是哪个牌子的，但是我敢肯定，她那条贴身的裙子，绝对不会少於一万元。

　　还有她手边的柏金包，也绝对不会低於一万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而且她的钱绝对不是来自她的丈夫。李博谦的工作虽然非常体面，但是绝对不会有太多的收入。

　　而且这个女人的举止、气质，完全是世家中熏陶出来的，她的娘家绝对非富即贵。

　　所以，李博谦才不敢离婚。

　　她是我见过最绝顶美丽的第三个女人，另外两个当然是章允和占筱蔓。

　　当然，某些程度上，眼前的这个女人比章允和占筱蔓还要诱人。

　　因为，这是一个成熟透了的女人。而章允和占筱蔓，却还处在青春年华。

　　一个成熟透了的女人，面容肌肤却如同少女一般娇嫩，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致命的诱惑。

　　而且，这个到了一定岁数的女人，经历的事情多了，身上的故事多了，也自然会流露出一股神秘感，引得人去探究。

　　尤其这个女人的脸，经过高明的修饰之后，竟然透出一股魔幻般的美丽。

　　别人形容这种女人，通常用称作为谜一样的女人。这种女人，也是最危险，最有杀伤力的女人。

　　尤其，成熟的不仅仅是她的气质，更是她的身体。

　　很会穿衣服的她，微微紧身的红色连身长裙，将她的娇躯裹得如同山川起伏，凹凸有致。有着成熟女人特有的丰满，又不缺乏少女般的窈窕。

　　微微低胸的连身裙，使得乳沟露出了少许，然而已经让人欣喜若狂，做梦都想要顺着那道乳沟探下去。

　　而且，她的乳房并不会如同少女一般，用紧紧的胸罩箍住，好使得乳房用力的坚挺上翘，而是任其自由地舒缓挺立，给人一种诱人的柔软感，充满了想抚摸的慾望。

　　然而，她的乳房终究是上翘的，不同於少女有些生硬的上翘，而足充满了颤巍巍感的上翘，让人隔着衣服，也能够感觉到那对乳房的硕大、柔软、沉甸甸，还有弹性。

　　老实说，这种女人甚至让我有些畏惧。

　　难怪李博谦全心全意只想杀死她。

　　这样完美的女人，他是绝对不愿意离婚放手的，那样有可能被别的男人得到，只有彻底的摧毁，彻底地让她离开这个世界，才能让他永恒地拥有。

　　我失神了好一会儿，一直到她从缝隙里面拿出了一个信封，取出了里面的光碟。

　　她没有立刻听光碟里面的内容，而是用她鼓惑人心的眼睛，在酒吧内四处搜寻。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要找我，我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依旧盯着她看，因为酒吧内绝大多数男人，都在盯着她看。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人上前搭讪，可能这里的男人也都在胆怯。

　　先不说这种女人绝大部分招惹不得，因为她的背景多半很可怕。而且，就算成功招惹了，那也会如同噩梦一般。

　　拥有这种女人一刻钟，就会如同海洛因一般上瘾，根本无法承受失去的痛苦。

　　完全征服这样的女人，想必这里的男人都还没有这种天真的想法。

　　很显然，她没有找到我。

　　然后，她打开了皮包，拿出了一个CD随身听，正要将光碟放进去。

　　这个时候，三个酒保同时端着满满一拖盘的酒来到她的面前。

　　「您好，这些都是酒吧内的朋友送给您的酒。」其中一个酒保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上前说道。

　　她微微一笑道：「谢谢!」

　　然后，这三个酒保将所有的酒都摆在她面前。足足几十杯，价格从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她拿出了几张钞票，分别礼貌地放在三个酒保的托盘上，当作他们的小费。

　　张经理呆呆地看了她很久，然后用力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慨地收回目光，端起面前的葡萄酒，便要往嘴里送。

　　此时，他旁边的一个小弟赶紧拍了一下他，低声道：「老大，你做什麽？这酒你也喝。」

　　张经理失魂落魄地看了一眼手里的酒，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酒已经被自己下药了。

　　而此时刘离出现了，顿时张经理脸上的神情更加地火热贪婪，甚至疯狂。

　　那个女人，他老张是不敢妄想的，但是眼前这个胸部巨大的女人，他却是可以想办法弄上手的，在床上玩着也肯定销魂。

　　「那位小姐，过来！」老张对刘离招了招手。

　　刘离还沉醉在镜子的美貌与气质中，一边自惭形秽一边暗自仰慕中，被那张经理一叫唤，娇躯一抖，脸上露出犹豫的表情。

　　顿时，张经理手下的一名小弟脸色立刻变得不快，然后将酒杯狠狠往桌子上一顿。

　　酒吧的经理赶紧跑来，朝刘离低声说了几句话。

　　刘离一咬嘴唇，便走了过来。

　　「我对小姐的服务非常满意，所以特意请你喝一杯酒。」张经理将葡萄酒端到了刘离面前。

　　这种事经常在酒吧内发生，而一般情况下，作为卖酒的女招待，都不能违逆顾客的意愿。

　　「我不会喝酒。」刘离道。

　　「这是葡萄酒，喝不醉人的，就和果汁一样。」张经理笑道，笑中带着阴冷道：「刘离小姐，不是准备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刘离死死盯着那杯酒，嘴唇几乎咬出血来。

　　而酒吧的老板，此时也远远地盯着她，目光严厉。

　　「不喝也无所谓。」张经理微笑道：「我听说刘小姐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教非常严格，尽管你成绩不好，但是依旧花钱让你上了昂贵的私立大学。对你的职业也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一定要做非常体面的工作，就连销售工作，也被他们驳斥为小丑。而刘小姐在这里卖酒，也算是体面的工作，如果让令尊知道了，只怕会非常满意的。」

　　顿时，刘离脸色变得煞白，很显然，她非常害怕她的父母，或者说非常在意她的父母。

　　刘离嘴唇几乎咬出血来，然后一手颤抖着，便要伸手去接张经理的酒。

　　「慢着。」我喊道，然后站了起来走到那张经理面前笑道：「喝葡萄酒有什麽意思，喝贵的酒才够劲不是？我就不信卖酒的小姐，还能不会喝酒。」

　　说罢，我对着张经理挤了挤眼睛，端起那杯起瓦士送到刘离面前，道：「那葡萄酒才几十块钱，而这杯酒要几百块，送出去才有面子嘛。」

　　张经理一下子也弄不清楚我的意图，还以为我是在帮他用真酒灌醉刘离，所以一下子也不好发作。

　　刘离显然没有认出我来，不过彷佛赌一口气，便要接过我手里的起瓦士。

　　不料张经理眼睛一转，却将那杯葡萄酒倒进了起瓦士里面道：「索性两杯酒调配一下，这样口感更好。否则四十多度的起瓦士，我还真的担心刘小姐喝不下去。」

　　这位张经理，还真是狡猾到极点，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这位小姐不会喝酒，就算了。」忽然，我身后传来一阵性感柔软的声音，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幽兰一般的香味，让人着迷。

　　竟然是镜子，她从我手上慢慢拿走了那杯混酒放在桌子上，淡淡地望了我一眼。

　　接着，镜子朝刘离道：「你不会喝酒，这四位先生不逼你，不过却要给足了面子，你去拿四瓶最好的酒给这四位先生。」

　　说罢，她掏出了一张信用卡。

　　见到刘离呆在那里，镜子轻轻皱眉道：「还不快去？」

　　刘离顿时接过信用卡，朝镜子鞠了一躬，赶紧朝柜台走去。

　　接着，镜子没有多停留，朝我们四人微微一笑，便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给张经理任何开口的机会。

　　张经理的小弟一直等到她离去之后，才回过神来，自己竟然被女人指使了，不由得一拍桌子，狐假虎威的猛地站起。

　　不料，却被张经理一把拉了下来。

　　「干嘛？」那小弟不忿道：「我们难道还怕一个女人不成……」

　　「闭嘴！」没有等到他说完，张经理在他脸上拍了一巴掌，低声道：「你活腻了，你惹得起她吗？」

　　接着，张经理竟然端起酒，故作风度地朝镜子隔空敬了一杯，露出绅士的笑容。

　　然而等坐下来的时候，却是面色一沉，小眼睛不停地打转，显然在打着什麽主意。

　　很快刘离就提着四瓶酒跑过来，给我们一人分了一瓶。

　　她当然没有拿最贵的酒，而是拿了几百块钱一瓶的酒，显然不愿意让镜子多花钱。

　　然后，她拿着那张信用卡送还给镜子，不住地道谢。

　　镜子只是微微一笑，不再说话。

　　而我提着那瓶酒微微郁闷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心中哭笑不得道：「看来在她眼中，我和张经理那三个王八蛋是一夥的了。」

　　坐回到位置后，我用眼睛的余光注意着镜子。

　　只见她戴上了耳机，按了CD随身听上的启动键。

　　我顿时有些不忍心看，因为她即将听到的消息，对她绝对会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果然，几秒后她脸蛋便一白。

　　再几分钟后，她本来娇嫩健康的脸蛋肤色，变得彻底的苍白。

　　呼吸变得急促，目光开始混乱，娇躯开始颤抖，最后迷幻一般的眼睛，陷入了绝望。

　　她的双眼，开始茫然的盯着一处。

　　很显然，李博谦的录音，刺破了她所有的防线，也出乎了她所有的预料。

　　李博谦变心的原因，不再爱她的原因，是因为她在小时候不懂事，曾经和别的男孩玩过性游戏。

　　这样．李博谦就觉得他的妻子已经不贞洁了。

　　其实，长大后追求完美的镜子，也将童年的那段记忆当成梦魇，这次被李博谦赤裸裸丑陋地提出来，仿佛将她内心最深处的隐私暴露出来，让她变得脆弱、没有任何安全感，甚至羞愤欲死。

　　而接下来，丈夫和张茵茵疠狂丑陋的性游戏，只会让她觉得她理想中的丈夫，她深爱的完美形象，完全破裂、毁灭。

　　她和李博谦的爱情，完全不是正常的爱情，是虚幻带有一点点扭曲变态的爱情。

　　就在她的目光显得空洞的时候，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她的反应。

　　其中包括张经理，死死地盯着她，然后露出一道诡秘的笑容。

　　此时，许多男士无比心疼地便要上前安慰。

　　不料，镜子取下了耳机，将CD随身听放进皮包里，然后提起皮包便要立刻离去。

　　走出两步后，却又回来，拿出厚厚的一叠钱，分成了许多部分，放在她面前的每一杯酒下面。

　　很显然，这些钱是给那些送她酒的男人们的，她不想占别的男人任何便宜，这也是她的完美主义。

　　第六章 午夜惊魂

　　我非常担心她!

　　而且在镜子离开后，张经理一行三人，也偷偷摸摸地尾随出了酒吧。

　　我也赶紧走出酒吧，目光盯着镜子的那辆宾士跑车，还有那辆载有张经理三人的马白达。

　　镜子的宾士跑车行驶到一家无人银行门口面前停了下来，刷卡进了自助银行。

　　张经理的那辆马自达也在后面十几公尺的一处黑暗处无声无息停了下来，我车子也在后面几十公尺处的路口停下，紧张的望着前面的情形。

　　张经理那三人显然不是善类，当然我也不是善类，但是他们的胆子应该比我大了许多，什麽事情都做得出来，甚至是没有底线的一群人。

　　而假如他们三人对镜子做出了什麽事情，我只有一个人，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救镜子。

　　很显然，镜子是到里面给我天使事务所的帐户汇钱的。

　　很快，镜子就从无人银行里面出来了，不过显然有些魂不守舍，双眼空洞地上了车子，开车走了，丝毫没有发现后面有两辆车子在偷偷跟着她。

　　不过，因为她长得太美了，身材太诱人了，使得她的那种魂不守舍，反而有像《聊斋》里头那些失去意识的超级鬼美人一般。

　　前面的那辆马自达跟了上去，我的车子也缓缓地跟了卜去，不过我好像感觉到，前面那辆马自达里而的人，朝我的车子望来了几眼。

　　尽管我看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朝我这边看来了，但是那种被人阴森注视的感觉，非常清晰。

　　於是，三辆车保持着一种微妙诡异的平衡在路上行驶着。

　　很快，路上渐渐荒凉起来，镜子的车子好像正开往郊外，或许她的家住在郊外。

　　此时的马路上，两边都是绿化带，整条马路上几千公尺不见一辆车子。

　　而此时，只见到马自达忽然加速，飞快地超过了镜子的宾士，行驶到宾上的前面，车子一横，拦在宾士跑车面前。

　　「他们终於动手了。」找心中惊骇道。

　　果然，一阵刺耳的煞车声，那辆宾士忽地煞车。

　　然后，从马自达上面下来了四个人，自然是张经理和他的三个同夥。

　　张经理走到那辆宾士面前，敲了敲窗户的玻璃。

　　然后，张经理竟然朝我望来，诡异地笑了一下。

　　接着，我听到后面传来车子行驶的声音，立刻煞车停住，转身一看。

　　果然，两辆越野车在我背后十几公尺处停了下来，而且将整个双线道的马路都拦住了。

　　很显然，那两辆越野车是那个张经理的同夥，他早就发现我了，用电话通知他的同夥来堵住我的后路。

　　而此时我和镜子，就被三辆车子堵在路中了。

　　就在我心乱如麻之时，镜子竟然打开车门，朝那张经理问道：「有什麽事情吗？」

　　「在酒吧中，见到小姐神情痛苦，所以特来安慰。」张经理贪婪地盯着她的脸蛋笑道。

　　镜子轻轻地皱了皱眉头，问道：「什麽意思？」

　　张经理的神情渐渐变得火热起来，道：「之前书上说什麽倾国倾城，说什麽祸国殃民，老子还不信，原来还真有这样的女人啊，我怎麽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跟上来了呢?」

　　「我知道你的身分我惹不起，但是我已经头脑发热跟上来了，所以等下要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阻止了。」

　　「什麽事情?」镜子皱眉问道。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我要把你抓起来，关在一处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然后我大把大把地赚钱，给你吃最好的东西，给你戴最好的首饰，给你买最好的衣服，给你用最好的化妆品。」张经理神情痴狂道：「但是我要将你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只许我一个人看你的脸，只许我一个人享用你的身子。」

　　「喂，老大，你不够意思喔？」顿时，后面一个壮汉走下车子，朝张经理笑道：「难道眼前这个极品尤物就没哥们的分，光让你一个人享用了？」

　　「兄弟们，我不让你们白忙。等下我就给兄弟们转帐，一人十万。」张经理连忙说道。

　　「真是红颜祸水啊，这个姓张的为了女人，还真他妈舍得下血本，一下子五六十万出去了。」我心中暗道。

　　那五六个流氓先是互相望了一言，最终忍不住再朝镜子的脸蛋望去，然后死死盯着她山川起伏的身材曲线，目光也如同那张经理一般，变得狂热起来。

　　其中一个流氓头子垂涎怒道：「钱就算了，但是老大也开开恩，这个女人给兄弟们享用一次。这样的美人在面前不干一次，我就算死了也不会瞑目。在古代，这样的女人只有皇帝睡得。」

　　顿时，其他流氓纷纷呼应。

　　张经理面色微微一变，接着眼睛飞快一转，道：「那好吧。不过此处非久留之地，赶紧将她抓到我的乡下别墅，那里人烟罕至。」

　　「那这玩意呢？」其中一个流氓指着我的车子，准确说他是指着车子里面的我。

　　那张经理面目顿时一阵狰狞，而后冷冷说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接着，他比了一个割脑袋的动作，意思是要将我杀死了事。

　　我顿时浑身一阵冰凉，眼前的这个女人果然是红颜祸水啊，刚刚遇见她，就给我带来了血光之灾。

　　抛开内心所有的恐惧，我握紧方向盘，盯着眼前的马路，想要猛地冲过去，至於可能会撞死人，就管不了那麽多了。

　　但是很快，我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因为前面并不宽敞的马路，也被两辆车子拦住了，一辆马自达，一辆镜子的宾士。

　　我这样冲过去，只怕没有被人杀死，就先发生车祸。

　　接下来一刻，我想到了恶魔显示器，立刻掏了出来。

　　不知道在这麽危急紧张的时候，这个恶魔显示器管不管用。

　　而此时，两个壮汉正朝我缓缓走来，我顿时心脏仿佛都要跳了出来。

　　「启动新任务，帮我解围，并且将镜子也救出去。」

　　然后，我便等着恶魔显示器的反应。

　　阿弥陀佛，恶魔显示器很快就有了反应。

　　只不过，出现在恶魔显示器上的，是两个陌生的号码，好像是两个手机号码。

　　「这麽两个手机号码，怎麽能够帮我解围？」我微微一阵注异，但是后面的两个大汉越来越近，我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拿出手机，我按下了第一个电话号码。

　　「张，张士信吗？老子等得你不耐烦了，赶紧将五十万送到说好的地方，否则就给你儿子收屍吧。现在就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

　　「爸爸救我！」说罢，手机里面传来一阵哭喊声。

　　接着，对方就将电话挂了。

　　我微微一阵惊愕，接着眼睛一亮，差不多明白发生了什麽事情。

　　然后，又拨通了恶魔显示器上的另外一个手机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是荆老大吗？求求您，千万不要伤害我儿子，我正在拚命联络我丈夫，但是他好像鬼混去了，手机也关了。我真的拿不到钱，我一定会尽快联系到他的。」

　　对方，是一个女人。

　　我现在大约知道发生了什麽事情了，好像这个张经理便叫作张士信，他的儿子落在了黑社会手里，想要敲诈他的钱。而张士信此时手机关机了，他老婆怎麽都联络不到他。

　　我壮了壮胆气，将玻璃摇了下来，朝那张经理大声喝道：「张士信。」

　　那张经理微微一愕，接着惊讶朝我望来一眼，显然比较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你找死吗？」然后，张士信面色一怒，便要叫自己的小弟对我下手。

　　「你不要你儿子的性命了吗？」我冷笑道：「你打开手机看看，你老婆快要急疯了。」

　　果然，张士信朝我背后的两个大汉一挥手，让他们停住。

　　然后，他飞快拿出了手机，将手机打开。

　　果然，手机立刻就响了。

　　我就算距离他几十公尺，也几乎听得见他老婆焦急痛哭的声音。

　　张士信面色一变，显然从妻子嘴里得知儿子被绑的消息。

　　「我的儿子在你手上？」张士信缓缓放下手机，朝我问道。

　　「没错。」我微笑说道：「不然，我为什麽一直偷偷跟着你？」

　　张士信盯了一眼我所开的车子，冷冷说道：「你想要干什麽？开的车子至少二百万，我不相信你抓走我儿子，是为了那区区五十万。」

　　我心中一惊，这张士信果然不好对付。

　　我立刻换上一张笑脸，道：「没错，我是受人之托。准确说，你得罪人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本来是想要从你那里敲走几百万，再慢慢弄死你一家子的。」我淡淡说道：「不过，我看上这个女人了。」

　　我一指镜子道：「现在她又在你的手上，所以算你幸运。把那个女人交给我，然后再给我五十万，我就把儿子还你。」

　　张士信面孔变得越来越狰狞，面色阴晴间不住变换。

　　接着，张士信哈哈大笑道：「可不止这个女人在我手上，还有你也在我手上。非常抱歉，女人我不会交给你。我要你立刻把儿子还给我，然后再给我五十万，否则我立刻杀了你。」

　　我顿时倒抽一口凉气，望着张上信张狂的笑脸，心中一阵恐惧。

　　这群人是混黑道的，什麽事情都干得出来。

　　但是，很显然张士信张狂的同时，眼睛里面充满了焦急和担忧，显然是非常疼爱自己儿子的。

　　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来头很大，势力很大。

　　所以，他不但担心我会伤害他儿子，还担心得罪了我背后的势力，日后不得安宁。

　　所以，我的面孔顿时变得鄙夷起来，道：「拜托，张士信，你在明处我在暗处，就算你杀掉我，你儿子凄惨死去不说，就是你自己能活过这个月内，也算你有通天的本事。我的人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呐，你能跑到哪里去？」

　　「再说，你觉得我真的在你手上吗？」说罢，我发动了汽车，道：「我要是觉得危险，立刻冲过去，先撞死你再说。」

　　张士信立刻后退躲开，目光飞快转动，打着不同的主意。

　　「你没有时间。」我冷笑道：「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让我带着这个女人走。然后再给我五十万，我放人。」

　　「你休想，你在我手上，还有这个女人也是!」张士信顿时疯了一般指着镜子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立刻强奸了她，我和我的兄弟，立刻将她轮奸了，你信不信？」

　　张士信一时间仿佛失去了理智，望着镜子的目光，也充满了慾望。

　　「很好很好。」我冷笑道：「正好我也有几个兄弟，最喜欢没有长大的小男孩。你这边的轮奸大戏开始，我那边也同时进行吧。」

　　说罢，我直接拿出手机，假装拨打一个号码，对着手机说道：「用你们最猛的手段，给那个小男孩开开荤吧。」

　　「慢着!」张士信立刻嘶声喊道：「我可以放人，钱我也可以给你，但是我要见到我儿子，我们交换。就在这里交换，你让人带着我儿子来。你把儿子还给我，我立刻放你们走，然后把钱给你们。」

　　没有等到我再次开口，张士信立刻大吼道：「就这麽办!在我见到儿子之前，绝对不可能放你们走。我不是傻子，我放你们走，我儿子就回不来了。你若不同意，我他妈的现在就抓了你，用刀子割掉你的老二，逼你同意!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我儿子是一条命，你的就不是一条命？我不信你那麽有种不怕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此时的张士信，已经有些癫狂，甚至跑过来几步，想砸开我的车窗。

　　我立刻让自己冷静下来，片刻后朝他说道：「好，但是那个女人，必须上我的车。」

　　我指了一下镜子。

　　张士信微微一阵犹豫，然后猛地一挥手。

　　镜子望了望我这边，然后朝我的车子走来。

　　打开车门，她进了我的车子里面。

　　而张士信等人则重新将车子调好位置，彻底堵死马路，将我的车子拦在中间。

　　我望了一眼镜子，她脸上的表情竟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在她的脸上没有看到多少害怕的痕迹。

　　不过，我发现她小手紧紧握成了拳头，里面彷佛抓着什麽东西。

　　我稍稍犹豫一阵，终究没有问她手里是什麽东西。

　　就这样，我和张士信陷入了一种平衡之中。

　　他怕我伤害他儿子，所以不敢上来抓我，但是却不让我离开他的控制范围。

　　我拿出手机，拨打了恶魔显示器的第一个手机号码，也就是绑走张士信儿子的那个绑匪的电话号码。

　　「喂，我是张士信。」我对着绑匪说道，甚至还努力学张士信的声音。只不遇声音很低，除了旁边的镜子，外面的人都听不见。

　　顿时，旁边的镜子微微一阵惊讶。

　　「张先生，考虑清楚了没？」对方冷笑道。

　　「我在通往郊区的花木路上，右边是水库，前面一百公尺，有一座临望亭。」我努力装出担心的语气。

　　「张先生当我是傻子吗？」那绑匪恶狠狠道：「你早就报警，在那边设下了埋伏，想要让我过去自投罗网，我看你是不想要你儿子的命了，交易的地点由我来定。」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道：「我在乎我儿子的性命，更在乎我自己的性命。谁知道你们是真的想要敲诈我的钱，还是想要我的命。我得罪的人太多，万一你说的交易地点，正是你们设下的圈套，我过去也正好自投罗网。」

　　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我接着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要是担心我这里有圈套，你自己可以不要过来。你让你手下过来拿钱，你带着我儿子在暗处，你确认收到钱后，再放我儿子自己走过来。」

　　对方立刻陷入了安静之中，很显然我说的条件对他们都非常有利，他们甚至不清楚我为什麽要提出这样的条件，就好像我压根不在乎是否真的能救回儿子一般。

　　不过，我还真的不是很在乎对方会不会将张士信的儿子带来，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他老子。

　　「好，你等着。」对方恶狠狠说道：「你最好别玩什麽花样，否则我立刻将你儿子活活掐死。」

　　接着，对方便将电话挂断了，车内陷入了安静之中。

　　接下来，便是痛苦不安的等待。

　　不止是我，还有张士信。他几乎已经处於半疯狂状态，不停地走来走去，而且时不时朝我这边射来凶狠的目光，甚至不止一次想要冲上来将我从车子里扯出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面又行驶来几辆车子。

　　我正紧张着，发现这几辆车子都是张士信找来的帮手，这些车子直接停在我这辆M6旁边，将我的车子包围得更加紧密。

　　然后，其中一辆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人。

　　他手里提着两个箱子，想必其中有一箱是钱，另外一箱就不知道是什麽了，说不定是武器之类。

　　接着，我便陷入了更加焦急的等待，彻底地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

　　本来想拿出恶魔显示器，启动新任务，立刻让我突围离开，但是旁边就坐着镜子，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恶魔显示器的存在，它是我最终极的秘密。

　　於是，我只有专心而又痛苦地等待。

　　大约又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张士信几乎都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我的电话响起了。

　　「我看到你们的车队了。」对方说道，让我明白对方的人其实已经来很久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四周观察，看有没有警察的埋伏。

　　看来，对方是老手了。

　　「我马上派人过去拿钱，他把钱拿回来之后，我再放你儿子。」对方没有等我说话，就立刻挂断了电话。

　　又过了几分钟，果然从前面的马路上行驶来一辆普通的车子，等行驶近了才看到，车内仅一人，是一青年。

　　车子停到了张士信等人面前，里面的人下车走出，来到张士信面前，伸出手直接摆出了要钱的姿势。

　　「我儿子呢？」张士信问道。

　　对方没有说话，而是拿来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拿回钱后，再放你儿子自己走过来。」

　　而过来拿钱的这个青年，竟然始终不说话，我不由得有些惊讶。

　　张士信本来想要发飈，但是想到我和镜子还在他手上，便冷笑一声朝那青年道：「我也不怕你赖帐，你们的人可还在我手里，只要你们不放我儿子，我立刻杀了他。不出意外的话，被我抓住的人是你们的头吧。」

　　「坏了。」我心中暗道，顿时惊恐。

　　对方根本没有人在张士信的手上，张士信这样一说，我立刻就露馅了，如此我脱身的计划便会全盘失败。

　　但是，对方过来要钱的那个青年，竟然甩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然后张开嘴巴咿咿呀呀了一阵。

　　我顿时喜出望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过来拿钱的青年，竟然是一个哑巴，不但说不出话，还听不见。

　　对方也真是谨慎之极了，派了一个哑巴过来拿钱。万一要是被抓了，对方要逼供，他一个哑巴也说不出话来，便大大保全了自己。

　　哑巴打开箱子，略略地点了点钱，大致上确认没有错误后，便转身回到自己的车子里面。

　　然后，车子掉头，朝前方开去。

　　这几分钟，不管是我还是张士信都显得焦躁不安，因为我眼看着就要脱身了，而张士信的儿子马上就要被救出了。临末，就越发显得紧张，害怕发生变故。

　　过了五分钟后，对方来电话了。

　　「谢谢您，张先生，您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马上放您儿子回来，而且您放心，我们做这行生意讲究规矩，短时间内绝对不再找您身边的人下手。我将您儿子放了，让他自己跑回去了。」

　　说罢，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打开车灯，照着前面的马路，过了几分镜后，果然看到一个少年没命地朝这边跑来。

　　张士信顿时激动起来，朝身边的人道：「快开车过去接，快开车过去接。」

　　想想不放心，还要钻进车子里接回自己的孩子。

　　「张先生，我这回可以走了吧。」我朝张士信笑着说道。

　　张士信面孔一阵狰狞，开始心痛自己花掉的那五十万。

　　「当然你也可以不放我走，那样的话，且不说有一枝枪始终对准着令郎，我要是再不回去，说不定他们就要开枪了。」

　　我微笑着说道：「再者，今日你痛快给钱，按照我们的行规，几年之内都不会动你身边的人。你若是坏了规矩，我们就也不守着规矩了。」

　　张士信面上一阵不甘，然后猛地一挥手，接着钻进车子里，率先开车去接儿子了。

　　围堵在我面前的车子都离开了，我没有做任何停留，直接发动汽车，飞快地钻了出去。

　　很快，我的车子超过了张士信去接儿子的那辆车。

　　张士信看我的车距离他儿子越来越近，面孔出现一道惊诧。这个时候，我要再抓他儿子，真是易如反掌，他儿子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自然没有那麽下作，朝他拚命逃跑的儿子露出了一个笑脸，车子飞似地离开了。

　　再往前，我看到了黑暗处有三辆车子停着，想必便是那群绑匪。心中一个寒颤，顿时将车子开得更快，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第七章 艳丽的女鬼

　　「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

　　「这条路再往前四千公尺左右。」镜子说道。

　　再往前四千公尺，是一个高级别墅区，不过镜子在别墅区前面的一座桥上叫了停车。

　　这座桥下是一条河，河面颇宽，不知道是为了别墅区特意挖的，还是本来就有的。

　　「谢谢你。」镜子没有立即下去，而是用她特有的那双醉人双眸望着我，片刻后道：「本来我就这样离开是不礼貌的，但确实是心乱如麻，所以抱歉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那您回去吧，路上小心。」镜子挥了挥手。

　　我本来想开口说话，但是却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便发动了汽车，离开这里。

　　不过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她一眼，她并没有走进别墅区，也没有目送我离开，而是站在桥头，痴痴地望着河水。

　　「唉!」我莫名其妙叹了口气，遇到这种事情，我便是连劝慰的话也说不出。

　　车子开出两三千公尺后，早已经见不到那座桥和那片别墅区了。

　　路边风景无比优美，路灯不刺眼，但是却能看清楚路面。

　　只是，路上实在太安静了。我莫名其妙地充满了不安，却不知道不安从哪里来。

　　而且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使得找不得不停车，用力去想到底哪里是我不安的来源。

　　渐渐地脑子里面彷佛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是刚才镜子临水而立的美妙身影。

　　绝美是绝美，不过感觉有点阴冷。那痴痴望水的目光，在夜光下，使得她看来有点像女鬼。

　　「女鬼？」我想到这点，身体打了一个寒颤，然后立刻飞快地转动方向盘朝别墅区的方向行驶，而且将车速加到最快。

　　片刻后，我就回到了镜子下车的地方，那座雪白的石桥。

　　此时，镜子已经不在桥上了，准确的说已经见不到镜子的身影了，她仿佛消失了。

　　不知道是进了别墅区，还是去了其他地方．

　　要是进了别墅区，也应该是刚刚进去，那麽看门的警卫室现在肯定是亮着灯。而此时别墅区的大门关闭，警卫室也漆黑一团。

　　「不好。」我心中暗叫一声，然后藉着不远处的灯光，朝河水望去。

　　这条河水流不急，水面如镜。

　　不过，水面上依稀有缓动的痕迹，而此时无风。

　　桥的栏杆上，有水花溅湿的痕迹。

　　镜子跳河自尽了。

　　我几乎来不及脱衣服，直接踹掉鞋子，跳进了河里。

　　半夜的水还是非常凉快的，我下水后，双手双脚四处乱挥，想要抓住镜子的某一处部位。

　　水里面什麽都看不见，我抓了好久，都没能抓到什麽。而且我游泳的技术很差，在水中这麽片刻，几乎就已经不行了。

　　气憋得久了，便双脚乱踢，身体沉得越发厉害。

　　就这样，我身体渐渐地往下沉，脚不停地踢。本来会一点游泳的我，此时也不得要领。

　　忽然，我踢到了一个柔软的物体，不由得再踢一脚。

　　「是一个人。」我顿时确定我的感觉，紧迫之下，竟然往水底一鑚，双手抓住那个柔软的躯体，然后拚命便要往上划。

　　本来我一个人就已经够呛了，此时还要拖着一个人，而且水里的人尤其的重。这样一来，不但我无法往上浮，反而还有种被她往下拖的感觉。

　　我另外一只手乱抓，猛地抓住河岸边的杂草，然后拚命用力，这才一点一点地爬了上来。

　　最后将她完全拖上桥的时候，我也几乎脱了力气。

　　脸色惨白的女子，果然是镜子，她竟然真的寻了短见。

　　早知道这样，我何必把那段录音给她。没想到因为此事，她竟然会去寻死。

　　尽管我现在累得如同一条死狗，但却不是我休息的时候。

　　弯腰将她拦腰抱起，用力抖了几抖。

　　顿时，她肚子里面的水从嘴里吐出。

　　一直抖了好一会儿后，她肚子里面的水才渐渐吐尽了，但是她仍旧没有苏醒过来。

　　此时应该怎麽做，小学生都知道。

　　我将镜子放平之后，捏住她的鼻子，吻上她的小嘴，为她做人工呼吸。

　　她还没有死透，两分多钟后，便幽幽地醒了过来。

　　先是传来一阵轻轻的咳嗽声，然后她睁开眼睛，首先看到了我。

　　她的目光顿时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她想死，但是被我救了，没有死成。

　　我救了她，她本来应该感谢我，但是我却阻止了她死，所以她没有张嘴说话。

　　「我竟然没有死成。」镜子喃喃自语道，接着她朝我微微一笑道：「我竟然又被你救了。」

　　「我送你回家。」我说道。

　　她用力地摇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害怕，彷佛家里让她害怕。

　　我不能将她丢在这里，万一她再次自尽那该怎麽办。

　　「那我先带你去最近的一家旅馆。」我问道。

　　她没有说话，只是目光有痴的望着天空。

　　可此时天上，什麽都没有。

　　我直接将她抱起，放在狭窄的车后座，然后一路上寻找路边的旅馆。

　　而镜子，没有丝毫的抵抗和异议。

　　旅馆内，她依旧披着我宽大的衣服，手里正端着一杯热咖啡。

　　但是她并没有喝，而是捧在手中。

　　咖啡是饭店预备的，不是非常好，但是至少比即溶要好一些。

　　镜子轻轻瞥了一眼那咖啡后，端起来抿了一小口，然后娇躯轻轻地打了一个寒颤，然后又轻轻地抿了一小口。

　　我此时并不是非常注意镜子，而是在回忆刚才的情景，刚刚将镜子救出水的情景。

　　镜子的娇躯成熟诱人，胸大臀圆，腰既柔软而又纤细。刚刚从水里救出的时候，那长裙就贴在身上，浑身的曲线毕露无遗，仿佛还露了大半的乳房。

　　我那时才看清楚，她的乳房虽然不像刘离那麽大，但是竟然也小不了多少。只不过，她乳房的形状比刘离的要好看很多，更加的圆。而且可能因为保养的关系，她的乳房雪白滑腻，真是人间极品。

　　不但如此，裙子贴在圆隆的肥臀上，竟然连臀沟的痕迹都隐约露了出来。那两瓣臀又圆又满，偏偏裙子还要卷到大腿上，露出了两截雪白浑圆的大腿。

　　这一切的一切，简直蛊惑得人几欲疯狂。

　　然而刚才救人心切，好色如命的我，竟然没来得及看清楚。

　　等我想看清楚的时候，我身上宽大的衣服，已经披在她的身上了。

　　於是，此时我坐在她的对面一言不发，只是在脑子里面拚命回忆刚才性感的画面。

　　然而回忆的效果，和现场的效果就不太一样了。

　　回忆只是脑子里面意淫的影像而已，还比不上看色情电影，更比不上现实情景。

　　喝了一杯咖啡后，镜子朝我望了一眼，见到我仍旧处於神游状态，稍稍犹豫了片刻后，拨通了服务台的电话，向他们要了两条新毛巾。

　　然后，钻进浴室里面洗澡。

　　这个饭店浴室的门并不是玻璃的，所以杜绝了我任何偷窥的念头，我只能根据水流声，判断这个时候镜子洗到了哪个部位，然后对那个部位用力地意淫。

　　大概快一个小时后，她从浴室里面出来了。

　　波浪型的头发已经吹乾了。她依旧穿着我的衣服，不过手里却提着她的长裙、胸罩，还有丁字内裤。

　　也就是说，此时她身体上，除了我的那件衣服，她什麽都没穿，完全是真空的。

　　此时，我非常的后悔，后悔为什麽不买一件透明的衣眼。

　　裙子和胸罩、丁字内裤被她洗了，而且好像用吹风机吹过了，所以现在已经挺乾的了。

　　她此时就是要将裙子和胸罩、丁字内裤放到窗户外面去晾乾。

　　饭店的房间没有阳台，只有窗户。

　　她打开窗户，为了将裙子挂上去，她用力踮着脚，上身前倾，顿时两瓣丰满的圆臀微微向后拱起。

　　「操他娘……」我的老二猛地翘起，太他妈性感了，我几乎忍不住要冲上前去，将老二狠狠捅进她屁股里面，用力地强奸了她，因为我知道此时的她是真空的，薄薄的衣服下面什麽都没有。

　　晾好了衣服后，她返回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坐在床上。

　　而且，她的坐姿非常的端庄。挺胸，直腰，弯臀，这种坐姿显然已经成为了习惯。

　　不过这种坐姿的好处是使得胸部愈发挺，腰部越发细，臀部越发圆。

　　我们只要了一间房，房间内有两张床。

　　我不由得遐想万千，不过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容貌丝毫不亚於章允，贵气、性感犹有过之的女人，竟然很难有真正去犯罪的冲动。

　　「刚刚你怎麽会回来？」镜子问道：「莫非知道我要寻短见吗？」

　　我摇了摇头道：「因为我开车回去的路上，不安的心思越来越浓，脑子里面总是浮现你的身影。」

　　镜子微微愕然道：「这是所谓的第六感吗？你脑子浮现我身影的时候，是什麽感觉？」

　　「就仿佛，看到了一个溺水的女鬼。」我说道。

　　镜子的娇躯顿时清晰地一颤，然后朝窗户外面看了一眼，仿佛有了一丝畏惧。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事物吗？」镜子忽然问道。

　　假如，我不是那麽了解牠的话，一定下知道她为什麽要这麽问。然而，我非常了解她。

　　「没有。」我斩钉截铁道：「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世界，甚至是宇宙。只有平衡，而不会有完美，平衡才是永恒的主题。」

　　「你说说看。」镜子说道。

　　「每当一件极度美丽的事物展现在眼前的时候，它的背后就会有一个极度丑陋的阴影伴随，或许会爆发在世人面前，或许不会。」

　　「就仿佛遇到甚至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越是美丽的女人，就意味着越大的危险，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一个人若是温柔细微，就代表着她敏感难测。一个人若大气豪爽，就代表他粗心不羁。刚则易折，柔则阴妖。所以要追求一种平衡，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我难得地认真说道。

　　镜子眉头微微一皱，道：「那你觉得有没有完美的感情呢？我说的完美的感情，就是纯洁的、贞洁的、坚贞的、永久的。」

　　我顿时沉静了下来，我虽然是一个好色的混蛋，但是我却希望有这样的爱情，我非常希望有。

　　就算不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不知道。」我低头道：「或许有吧，或许又没有。天下间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两个人的结合，如同齿轮的咬合。或许天下间，也没有完全吻合、没有丝毫缝隙的齿轮。」

　　镜子的脸蛋，顿时变得苍白。

　　这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一直在追求完美，尤其是感情上的。尽管她自己的感情已经不完美了，但是她还是希望有完美的感情存在。

　　「或许有这种齿轮的存在。」顿了顿，我又说道：「只不过它们从来没相遇过。但是无论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齿轮的吻合，都是会摩擦的，渐渐地就吻合了。甚至，彼此进入对方，彼此不分。那个时候，就无所谓完美不完美了。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完美的感情，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只不过无法告诉别人。」

　　镜子顿时眼前一亮，问道：「那你觉得，什麽时候会知道？」我回答道：「临死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时候吧。若那个时候对对方的情感，是单纯的，毫无杂质的，那就说明有完美的感情。反之，就是没有。」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将眼前的绝色美女点亮了，她的整张脸蛋都亮起，道：「会有的，肯定会有的。」

　　我却陷入疑惑之中，按照哲学上来说，人是一直在追求完美的，可是我是否会这麽做，实在不敢肯定，因为我目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可以说是恶劣，而且我还没有丝毫反悔的意思。

　　接下来，镜子便一直没有说话。

　　我不由得看了看窗外，当然窗外一直是黑暗的，所以也看不出时间。低头看了看表，发现竟然已经十二点了。已经是凌晨了，应该睡觉了。

　　然而，我们只开了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就算我们一个人睡一张，我的旁边，还是睡着一个超级绝顶美女。

　　顿时，我的心跳不由得加速，喉咙微微有些乾。

　　吞了吞唾沫，然后我装模作样地做出有点困的样子，然后眼睛朝床上望去。

　　本来镜子处於沉思之中，看到我的举止后，先是微微一愕，然后忽然站起身来，飞快朝窗户跑去，吓了我一跳。

　　不过她跑得快，衣服的下摆飘起，然后看见了雪白的两条腿。

　　顿时，心跳如鼓，口乾舌燥。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将晾在外面的裙子、丁字内裤和胸罩都收了进来，然后走进洗手间。

　　我不由得疑惑不解，大约十来分钟后，她从洗手间出来了。

　　不过，已经换上了那条美丽的裙子。

　　红色的裙子，使得眼前的女人看来神秘而又诱人，成熟而又贵气。

　　尤其，胸部那麽大，臀部那麽浑圆饱满。

　　「非常麻烦你，能够送我回家吗？」镜子忽然问道。

　　我大为诧异，惊道：「现在？」

　　镜子点了点头。

　　我的香艳期待顿时完全破灭，虽然本来也没打算要插这个尤物的穴，也没有摸乳摸屁股的罪恶计划。

　　但是，对和这个尤物共处一室，我还是充满向往的。

　　但是，现在她竟然要回家，难怪用吹风机吹乾了衣服。原本这类衣服，是绝对不能用吹风机烘乾的。

　　她从来就没想过要和我住一个房间，在旅馆里面过夜。

　　「好吧。」我无力道。

　　第八章 美腿女王的自白

　　我送镜子回家了，不过只送到了门外，我只看到了她家别墅的大而美，却未能到里面一探究竟。

　　尽管，我看出她对自己家已经有些畏惧了，或者说她畏惧家里关於她丈夫的气息。

　　但是她依旧没有请我进去喝茶，只是用歉意而义犹豫的目光看着我。

　　我能理解这种行为，但还是很失望。

　　这也导致我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

　　来不及洗澡，直接扑到沙发上睡着，甚至没有注意到脚下跟得紧紧的却不作声的小土狗。

　　第二天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我才醒了过来，而且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我也不是那麽贪睡，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在做美梦，准确说是春梦。

　　现在也回忆不大清楚，但是镜子出现在我的梦里了。我的手清晰地摸了她巨大雪白的胸部，还摸了她的屁股，正挺着生殖器磨蹭她臀沟，要挨近她蜜穴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了，我也一阵战栗，裤裆里面一热。

　　见鬼了，我竟然梦遗了。我这麽大的人，而且三天两头搞女人的人，竟然梦遗了。

　　於是，我为难地听着电话铃声，盯着裤裆处渐渐扩大的湿迹，不知道是应该先接电话，还是先去清理裤裆，实在有些难受。

　　还是先接电话。我别扭地拿起了手机一看，竟然是宁紫来的电话，我按了接听键。

　　「快出来，我在下面等你。」宁紫的声音，有点沙哑磁性，又具有柔软的女性特质。

　　「什麽事情？」我问道。

　　「下来你就知道了。」宁紫道，然后挂了电话。

　　我赶紧难过地跑进了洗手间，清理事故现场。

　　等我清清爽爽下楼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分钟后的事情了。

　　宁紫就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我，今天没有再穿紧身短裤裸露美腿了，而是穿着束臀的皮裤。

　　那皮裤上紧下松，将饱满的屁股紧紧绷住，显得圆臀尤其的挺翘。宁紫丰满浑圆的大腿，也将皮裤撑得紧紧的，不过她的腿型完美笔直，合拢起来，大腿间竟然几乎没有缝隙。不过这裤子包臀束腹，在两条大腿夹紧间，便连下腹隆起的痕迹都凹现出来，使得那私密的三角部位尤其诱人。

　　这个女妖精明明知道自己一双美腿有多麽诱人，还偏偏搁在前面的茶几上，硬是让来来往往的男人看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而她偏偏乐不思蜀。

　　远远地见到我下来，宁紫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然后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用力地挺了挺自己坚耸的胸部。

　　她上身，也是穿着一件紧身小衣，使得胸部尤其的怒挺，或者说是坚挺。

　　只不过她的那双长腿太诱人了，反而忽略了她身体的其他部位。

　　「拜托同学，有没有搞错，男人让女人等半个小时？」宁紫夸张道。

　　「想要知道为什麽吗？」我诡异笑道。

　　「为什麽？」宁紫美目中露出一丝好奇。

　　我凑到宁紫的耳边，低声说道：「我梦遗了，总要清理吧。」

　　「呃！」宁紫顿时发出很奇怪的声音，然后脚步也停了下来。

　　最后她发出一阵爆笑声，整个身体抖个不停，最后难忍地蹲了下来，捂着肚子几乎耍断气了。

　　我顿时皱眉，奇怪道：「有那麽好笑吗？很正常的事情啊？」

　　「别，别。你住口。」宁紫连忙摆了摆手，道：「千万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会笑死的。别再提，别再让我笑。」

　　终於，宁紫停止了笑，脸上还挂着泪水，是刚才笑出来的。然后捂着肚子，跟我朝车库走去，步履蹒跚，仿佛在床上被狠狠蹂躏过一般。

　　我发动汽车，却不知道往哪开。

　　而宁紫连忙拿出镜子为自己补妆，因为刚才笑得狠了，流出了泪水。

　　补完妆后，宁紫忽然瞪大眼睛望着我。

　　她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将男生诱惑得神魂颠倒。所以那双眼睛，几乎不用怎麽做表情，就显得非常勾引人。

　　「我忽然觉得，我今天或许不应该带你去。」宁紫忽然说道．

　　「去哪里？为什麽？」我问道。

　　「因为你住在这种公寓，开着几百万的跑车，我以为你是花丛老手。」

　　宁紫抿嘴笑道：「却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梦遗，梦遗是纯洁男人的事情。若你是花丛老手，咱们玩玩男女暧昧，调调情也没什麽，顶多有点玩世不恭。而你是个纯情男生，我真害怕勾引得你上火了无法脱身。」

　　「若是不相干的男人也不要紧，而你是我老同学，多不好意思。」

　　「怕我爱上你，然后为情所困？想得又得不到，为情所伤？」我顿时也几乎要喷笑出来。没错我是梦遗了，可是若我是纯情的男人，天下间就没有淫荡的男人了。

　　「有些这个意思。」宁紫道：「告诉你一个秘密。」

　　宁紫的神情忽然变得神神秘秘的，声音微微邪恶道：「不知道为什麽，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到男人面对我的时候，那种神魂颠倒的眼神。每次看到这种表情，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爽，非常非常过瘾。」感觉，好像毒瘾一样，两三天看不到男人的那种眼神，我就会非常非常难受。」

　　这会儿，轮到我非常惊诧地盯着宁紫了，过了好一会儿后道：「你变态。」

　　接着，我又问道：「我们很熟吗？这种隐私的事情，都能和我说？」

　　宁紫伸了伸舌头道：「憋隐私，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啊。」

　　「最重要的是，你刚刚跟我说了一件关於你的隐私啊？」宁紫狡黠道。

　　「什麽隐私？」我问道，接着恍悟过来道：「哦，是梦遗那件事情啊？」

　　这会，宁紫没有夸张地爆笑，而是吃吃地笑，显得有些淫荡。

　　接着，她又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道：「你知道我高中时候的理想是什麽吗？」

　　我顿时摇摇头。

　　宁紫抿了抿嘴唇，然后用牙齿咬了咬小嘴，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说出来。

　　最终，她还是说了出来，不过用极低的声音道：「我高中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无敌狐狸精，将我见到的任何一个出色男人全部迷住，不管是成绩最好的，还是长得最帅的，又或者是家里最有钱的，球踢得最好的等等，让我遇见的所有出色的男生，全部迷恋上我。」

　　这回，我真的是震惊地望着宁紫了。

　　宁紫瞪大的双眼圆溜溜地盯着我道：「怎麽样？很疯狂吧？」

　　「是非常疯狂。」我心中的惊诧并不是关於她理想的本身，而是她的理想和我的理想，竟然异曲同工。

　　我的理想是，将我遇见的所有美女都上了。

　　而她的理想是，将她遇见的所有男人，全部迷住。

　　「不过，更加疯狂的是，你竟然将这个隐私告诉了我。」我好奇道：「难道我长得很让人信任吗？」

　　宁紫斜着眼睛看我道：「你长得不让人信任，但是你很恰巧地对准了我泄密的慾望。有些话到嘴边，实在很难憋住。」

　　我又笑问道：「既然你要将所有出色的男人都迷住，那为什麽要放过我呢？」

　　「你出色吗？」宁紫单纯地说了一句，然后又赶紧捂着嘴巴，接着又捂住肚子大笑道：「不好意思，说漏嘴了。」

　　然后，她又开始了疯狂的大笑。

　　好一会儿后，她又瞪大着眼睛望着我道：「因为我想和你做朋友来着，就刚刚你和我说你梦遗的那一瞬间，就莫名其妙有了这个念头。」

　　我瞥了一眼她高耸的胸，妩媚的脸，修长的腿，心中暗道：「可是我想上你。」

　　我忽然说了一句：「你这样玩不怕走火吗?」然后瞥了一眼她的小腹。

　　我说的走火，不单纯是怀孕这方面。

　　顺着我的目光，宁紫盯向了自己的小腹，然后一个巴掌拍向我的头道：「你下流啊，我还是处女好不好？」

　　「啊？」我顿时瞠目结舌，宁紫的话，比前面她说出的那个理想，还让我惊诧。

　　宁紫顿时皱起了眉头，不快道：「你这个表情什麽意思？难道我就非要是人尽可夫，放荡淫秽的那种女人吗？」

　　「有点这个意思。」我心中暗道，嘴里却没有回答。

　　「没错，我是勾引男人，我是让男人眼睛吃了很多豆腐，可是我才不会赔上自己的身子。」

　　「当然并不是我多麽的单纯，我也二十来岁了，生理慾火什麽的也很旺盛，可是我很理智，我的理想是迷住我见过所有出色的男人，而我的最终理想是，嫁给一个最最出色的男人，让所有的女人都羡慕我。」

　　「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可是越是优秀的男人心里某处越有洁癖，假如我不是处女，嫁给这种男人的难度就要大许多，男人心里会有根刺。」

　　好一会儿，我没有了言语。

　　「你现在找到了没？」我问道。

　　宁紫摇摇头道：「认识的男人没有五百也有三百了，但是还没找到，还在寻找中。」

　　「真是眼高於顶啊。」我顿时莫名有种失落恼怒的感觉，这种失落源自於我认知上的误差。

　　我本来以为我有了一些钱，开了名贵的跑车，在宁紫眼中就会是可选择的重要勾引对象。

　　却没想到，这些东西在她眼里，或许根本什麽都不是。

　　「我是一个非常俗气的女人。」宁紫仿佛打开了话匣子道：「我要嫁的人，一定要非常高，非常帅，而且不能是单纯小白脸的那种帅，要深幽迷人的帅。要有学识，学历要显赫，最好家世也显赫，要有钱，要健壮，要才华横溢……」

　　说话间，宁紫忽然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朝我吐了吐舌头道：「我是不是很花痴，或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男人。」

　　我忽然问道：「那假如他是一个坏人呢？」

　　宁紫顿时有些惊诧地望着我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坏人之说吗？只要他爱我，我爱他，我哪里管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於这种言论我本来应该非常欣赏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坏人，然而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内心的感觉竟然怪怪的。

　　「好了，进入正题吧。」我开口问道：「到底要我去什麽地方？是什麽事情？」

　　「你还记得占筱蔓吗？」宁紫忽然问道。

　　我点了点头道：「自然记得，那个家世很了不得，很高傲的女生。」

　　宁紫不由自主地撇了撇嘴，然后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口气道：「那你还记得追求她的那个男生吗？」

　　「卫筠？」我说道。

　　宁紫微微惊讶道：「你也记得他？莫非你对占筱蔓也有过什麽非分之想？」

　　「我承认，你说得没错。」我心中暗道，嘴里却笑道：「只要是一中的学生，有哪个不知道卫筠的。」

　　宁紫再次撇了撇嘴，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麽一见锺情的事情．就算要一见锺情，也只会对章允那种纯净如水的女生，而不是一天到晚下巴朝天，装作冷若冰霜的占筱蔓。那个卫筠会对占筱蔓一见钟情，鬼都不信，显然是看中了她的家世另有企图。」

　　我微微张开了嘴巴，一是因为果然如同我所料，这些漂亮女生间的关系并不怎麽和睦，除了章允之外，宁紫和占筱蔓对互相的观感都比较刻薄。

　　而我另外惊讶的就是，对於卫筠的看法，宁紫竟然和我如此的一致，真不晓得是不是可以算作小人所见略同。

　　「卫筠从美国回来了，而且是读完名校的MBA回来的，可以算得上是衣锦还乡。」宁紫表情有点古怪地道：「还记得之前的那个誓言吗？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成功的时候，他才会对占筱蔓发起追求攻势。而现在他回来了，他要回来俘虏占筱蔓这个表面冷淡，内心风骚的女人了。」

　　「然后呢？」我问道。

　　「占筱蔓这个已经风骚得不行的女人，对於卫筠的归来显然非常的激动，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她的熟人看到她在感情上的成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卫筠拿出来炫耀。所以，她举办了一次同学会，而且申明最好携伴参加。」

　　宁紫道：「本来我打算一个人过去的，因为我以为章允也会一个人过去，却没有想到她是有伴的。」

　　「我隐约知道有一个不错的男生在追她，但是从来没见过，也没听她提起过，但是她昨天跟我说，今天的聚会她有伴了。这样一来，名苑三大校花中，占筱蔓和章允都有了伴，就我落单。我自然不愿意，所以就找了你做我的临时男伴。」

　　「你浑身名牌，开着名贵跑车，看起来混得不错的样子，所以应该也比较拿得出手。」宁紫笑道，然后朝我说道：「聚会的地方在滨海会馆，不算非常高档。占筱蔓在跟我们玩低调，不愿意太张扬引别人嫉恨。」

　　我抿了抿嘴并没有说话，因为卫筠这几天回国的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而且还是从章允嘴里知道的。

　　但是事到临头，章允却没有通知我，这就是我不舒服的地方。按照她原来的个性，有这种聚会她肯定会通知我，尽管未必会选择我做她的男伴。

　　甚至这几天，她都没有来找过我。之前她说要来我房里练琴，而实际上她连电话都从未打过。

　　第九章 绿帽子与老情人

　　车子停在了滨海会馆的前面，停车场上没有白马王子家那种车牌的奥迪，也没有占筱蔓的那辆跑车。

　　很显然，他们都还没来，反而有几辆中档的轿车停在外面。

　　我刚刚停好了车，便有一辆本田车驶了进来，那人先将头探出少许，试探性地看了我一眼，过了好一会儿后，才喊出我的名字。

　　「楚郁？」

　　那人只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便死死盯着我旁边的宁紫，几乎呆了。

　　他应该也是我的同学之一，不过我实在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不过瞧他看宁紫的目光实在有些眼熟，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就是这麽看宁紫的。而宁紫现在变得更加性感妖媚了，自然也更加吸引男人的视线。

　　车内的女伴好像推了他一下，他才从失魂落魄的注视中回过神来，然后从车里下来，朝我走过来道：「我是廖立方，不认识啦？」

　　一边说，他一边眉头皱起，表现得非常不快的样子。

　　「没错，我就是在羞辱你啊。」我脑子里面忽然响起了这句话，这句让我充满仇恨的话一直铭记住我的脑子里面，我终於认出他是谁了。

　　他也是我的高中同学，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只不过后来他住到亲戚家去了。

　　整个高中时期，我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在女生身上，对於男生很少往来，所以导致现在记起来的男同学根本没有几个，除非像卫筠这样让我恨之入骨的。

　　不过，廖立方对我说的这句话，我是实实在在地记在心中了，而且无比的仇恨。

　　那个时候，我和寝室里面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至少能够保持表面上的客气，只是互相话比较少而已，而廖立方仗着成绩比较好，有一次与我稍稍有了言语冲突，他似乎说了一句：「穷鬼装什麽有钱人，又黑又矮，还去装阔追女生，一辈子都不会有什麽出息。」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很吃惊，因为当时我是一个穷鬼，我是又黑又矮，我是装阔追女生，我是没什麽出息，但是同学大多友善，不会撕破了脸皮说这种话。

　　我当时惊怒地对他说：「你这是在羞辱我。」

　　他满不在乎地笑，盯着我看，一字一句道：「没错，我就是在羞辱你。」

　　对廖立方的长相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对他说的那几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每次想起，都会涌起极大的仇恨。

　　所以想起这句话话的时候，我内心顿时涌起一股杀意，立刻就有一股冲动，想拿出恶魔显示器，下达一个任务，将眼前这个人害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谁让你变帅了那麽多，我认不出来，能怪我吗？」我笑着埋怨他道，心中却在怀疑：「他到底还记不记得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记不记得和我的过节？」

　　不过，他现在确实人模狗样的。在高中的时候，他成绩就不错，是班上的副班长，后来也考上了重点大学，听说混得很不错，现在看来也是。尽管他的本田车很有可能是公司的，但是能将公司里的车开出来，本来就是一种成就。

　　「你和她好上了？」廖立方藉着和我握手的时候，偷偷凑过来低声问道，用极其火热的目光看了一眼我旁边的宁紫。

　　「我倒是想。」我低声说道。

　　他顿时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仿佛想当然尔。

　　他之前瞧不起我，而宁紫是以前学校最风光的美女，他自己就算构不着宁紫，也不希望我能够把到宁紫。

　　此时听到我的回答，顿时心宽，想要露出得意、鄙夷的笑，却被老练的城府憋住，所以笑容显得有些诡异。

　　「我的名片。」廖立方掏出一张香喷喷的名片。

　　风华集团的广告策划总监。

　　确实是事业有成了，风华集团在全国里名气不大，但是在江州算是有些名气的国有企业了，林林总总近十来亿的资产。

　　而他的职位，也是稳固的中高层了，对於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相当不易。我对国有企业的编制不清楚，不知道他的职位应该算哪一级的国家干部。

　　「我的女朋友，苏舒。」廖立方拉过与他同车的女伴。

　　「你好。」苏舒伸出手来与我相握，第一眼就朝我身上衣服望来。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时尚女孩。

　　这点从她的打扮可以看得出来，时街的墨镜、时尚的上衣、时尚的短裙、时尚的高跟凉鞋。

　　就连项链、耳环，也都是充满时尚的气息。

　　眼睛不是很大，鼻子也不是很高，但是她皮肤不错，也很会化妆，使得她的眼睛很水很传神。

　　不过整张脸都不是非常的亮眼，假如没有她那张嘴巴的话。

　　这个女人，有一张非常性感的嘴巴。

　　本来不是非常艳丽的面孔，因为那枚丰润火辣的嘴唇，使得整张面孔一下子就明艳起来，一般人看她的脸，马上就被她火一般的嘴唇吸引，充满了狂吻和口交的慾望。

　　「类似舒淇的嘴。」我心中暗道，然后内心深处开始想着，假如用这张嘴巴口交的话，该有多爽。

　　至於身材，苏舒的胸部不是很大，典型的丁香乳。臀部也不是非常肥大，不过胜在圆翘。

　　总之，她的身材不是那种非常惹火的类型，却非常的苗条，尤其小蛮腰分外的细。两条美腿，也够长够直。

　　她也显然知道自己的优点，所以小蛮腰遮得不是很严实，举动间会露出雪白晶莹的腰肉。

　　穿着超短裙，也能够敞露她的那双美腿。

　　很显然，寥立方对自己的女友非常的满意，介绍的时候，表情尽管很收敛，但是眉角间却掩饰不住的得意。

　　而苏舒这个时尚女孩，或许是因为家世还有本身的相貌条件，有着典型的城市女孩骄傲症。

　　尽管很礼貌，但是眼睛习惯地往上挑，不会专注地看人，尤其不会专注地看男人。

　　下巴也习惯性往上扬，说出「你好」的时候，声音不冷淡，却短促。

　　握手的时候，也是轻轻一触即松开。

　　不过很显然，苏舒在和宁紫握手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软钉子。

　　宁紫是什麽人啊？从小沐浴在无数男人火热的目光和女人忌妒的目光中，一举一动，足够打消任何女生的气焰。

　　在舆苏舒握手的时候，宁紫只是轻轻看了一眼对方的腿、胸、脸，之后再也不看了。因为无论是胸部的坚挺，还是面貌的妩媚美丽，亦或是腿型的丰满性感，宁紫都比对方要强，尤其是那双超级大美腿。

　　也怪苏舒不知道宁紫的存在，所以觉得自己的美腿够格，穿了超短裙来。若是知道宁紫这个超级美腿女王的存在，她绝对会穿裤子来，而不是超短裙。

　　而后，宁紫便笑嘻嘻地与苏舒谈论衣服首饰的事情，不停地夸奖苏舒的项链和耳环，但是那夸奖的背后，全部是刺。

　　要表达的无非是，这耳环、这项链戴在你身上真叫一个好看啊，戴在我身上就不行了。听着好听，底下的意思就是，这些时街做工的首饰，也就你这样姿色气质的女人戴戴，换我戴，就不搭配了。

　　只一会儿，苏舒便落荒而逃，礼貌地站在一边，然后宁紫偷偷地朝我抛来一道得意的眼神。

　　而这段时间，廖立方低声地和我说了他这新女友的背景。

　　这苏舒，是他所在集团公司第二把交椅的女儿，刚刚从一个普通二流学校毕业进集团公司做事，就被他盯上了，然后用雷霆暴雨的攻势去追求，就真的追上了。

　　「新女友？」我注意到了这个名词，然后坏笑地盯着他道：「那你的旧女友呢？甩了？」

　　廖立方偷偷地看了一眼苏舒，然后用更低的声音道：「非要甩吗？」

　　「脚踏两条船啊。」我心中暗道，见到廖立方立刻捣住嘴巴不说，显然害怕我去和他的新女友高密。刚刚太得意了，所以说了嘴。

　　人是很奇怪的，在陌生人面前，可以表现得非常谨慎，但是在之前熟识却很久未见面的熟人面前，比如老同学面前，就不由自主地会想要炫耀。

　　为了打消他这个念头，我不停地表示羡慕甚至忌妒，然后不停地夸他手段高。

　　晕乎乎中，他便又开始说起他的前女友。

　　「我也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换了你也会舍不得，她的那对豪乳啊，简直前所未见……」廖立方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还吞了一口口水，眼睛中露出狼一样的目光。

　　然后，立刻又闭嘴不说了，稍稍戒备地望着我。

　　「不会是刘离吧。」我心中暗道，因为刘离的胸部是难得一见的巨大，而且最近和男友有了矛盾，男友对她态度不好，而且变冷淡了。而且她好像曾经说过，她的男友是她很费心钓的一个金龟婿，在一个不小的公司里面做主管。

　　廖立方很符合她所说的那个男友的条件。

　　我再夸了他几句，想要让他得意忘形，再多说一些。

　　谁知道恢复了城府的他，再也不肯说了，只是嘻嘻哈哈地说一些不相干的话题，到底有像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中层干部。

　　接着，林林总总又来了几个同学，有男生有女生。

　　男生我自然都不怎麽记得，那几个女生长得不怎麽好看，我自然也不记得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几个女生出社会后，学会打扮了。之前面目非常平凡，现在看起来竟然也有些姿色了。尤其那身段，竟然也有让人想上的冲动。

　　我真他妈有些饥不择食。

　　非常意外的是，在已来的这些男女中，我竟然还算是第三焦点。

　　目前的第一焦点自然是宁紫，有女朋友的男生偷偷的看宁紫，没女友的偷偷打听宁紫有没有男友。

　　没有女友又自认为条件不错的，便开始围绕在宁紫周围。

　　第二焦点自然是廖立方，他本来就是当时班上的第二把交椅，成绩好，人长得不错，现在混得也好。

　　我看到有些女生在看到寥立方身边有了一个明艳女友后，神情中带着失落，甚至望向廖立方的眼神也有些幽怨。

　　这类同学聚会，也是最容易发生男女关系的。

　　到了这个年纪，不管男女也都需要找对象了。之前的同学都知根知底，而且几年不见，变化不小，也能带来新鲜感。所以若是合适的话，春心尤其容易动，男女也容易配对。

　　只不过我瞧那些女生望向廖立方的幽怨目光不处於正常范围之内，让我充分地怀疑，廖立方平时也对这些女人暧昧不已，虽然算不上拈花惹草，但是至少言语撩拨过。

　　当然，不管是忌妒的目光，还是幽怨的目光，都只能让廖立方越发的得意。而他的女友苏舒，终於能够收回在宁紫面前失去的骄傲了，能将她时尚城市女孩持有的骄傲，极其充分地释放出来。

　　看得出来，她现在很爽，鲜红的嘴唇都在放光。

　　至於我能够成为第三焦点，实在有些意外。不过我的原因和宁紫不一样，和廖立方也不一样。

　　因为我是当时着名的坏学生，准确说在着名高中里面，优秀的学生成堆，能够出现我那麽差的学生也是异数。

　　尤其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朴素，我总喜欢花钱买那些鲜艳耀眼又廉价的时尚衣服，搞得尤其的特立独行，想让人不想记住都难。

　　此时又进来一个女孩，人群中竟然出现了微微的骚动，然后所有的目光都望着我。

　　我不由得有些惊讶，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她长得还不错，胸部挺大，穿着牛仔裤，屁股也挺圆。除了那双大眼睛外，皮肤也很好。个子不是很高，大约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算是一个漂亮女孩。

　　我实在没什麽印象啊？

　　「王凝啊，你高中时的女朋友啊!当时你们很过火啊，在班上公然亲热，后来被班主任强制拆散。」旁边的一个同学提醒了我，而且是用一种奇特的口气，类似於鲜花插在牛粪上。

　　「有过吗？哦，好像真的有过。」我顿时恍然大悟。

　　王凝，我高三时候的女友，当时她也是这双大眼睛，皮肤好，长得非常乾净。

　　老实说，我当时交往的女孩，都是坏女孩，而且都不大正经。唯独她学习成绩不错，老师也比较喜欢，除了嘴巴厉害点，为人倔强点，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

　　我自己都很吃惊为什麽当时竟能泡上她，真是奇哉怪哉。

　　「我有没有上过她呢？」我脑中想着，真的有点记不起来了，好像上过又好像没上过。

　　因为我搞的女人实在太多，很难一个一个去回忆。

　　印象中，好像是一个半夜，我带她进了树丛里面，和平常一样亲吻，然后要伸手摸她乳房。她不让，最后被我强摸了。接着，手伸进她阵子，要摸她阴部，她死都不让。最后，我按住她的双手，硬摸了她的阴户，好像还用手指捣过。她叫也不敢叫，最后我脱她裤子，要上她的时候，她就真的开始拚命地挣扎，裤子还被我撕了一截。好像我的老二顶在她阴道门，刚刚捅进去一点点的时候，她狠狠咬了我一口，我立刻就射了。然后她趁着我无力，将我推开，一个人跑回宿舍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处女膜有没有破。

　　接着，她便没有再理我。

　　再后来，班主任知道了她和我恋爱的事情后，大怒。

　　把她叫到房间里面训斥了半天，而且还叫她的父母来学校，最后在班上公开点名，若我再骚扰王凝便让学校开除我。

　　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手了。具体怎麽分手的我也忘记了，好像是她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分手的事情。

　　没几天，我又跟别的学校女生混上了，还搞大了别人肚子，弄得焦头烂额，接着不久就高考了。

　　王凝好像高考时失常，刚到达高标，却没能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重考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刚刚旁边就行人说，她后来被保送上了研究所。

　　她或许就是我泡妞最辉煌的战绩了，不管是成绩上的，还是长相上的。

　　在众人起哄间，王凝落落大方地走向我，伸出雪白小手道：「楚郁，你好。」

　　反而是我，之前对她也算强奸未遂，有点不好意思，伸出手轻握后便松开。

　　「那她还算不算处女?」我忽然升起这个念头，然后眼睛竟然不由自主地朝她下身阴户处望去。

　　找真他妈的不可救药。下流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身边那么多同学。

　　和我客套地招呼后，王凝便走到人群中，立刻被几个男生包围。

　　她的长相和学历，或许也是许多男生心目中极好的配偶人选。当然，假如不是曾经被我泡过，那就更完美了。

　　我当时，毕苋是声名狼籍。

　　看到众多没有对象的男生围着没有对象的漂亮女生，看着众多没有对象的一般女生围着没有对象的优秀男生，我竟然一人独处，实在太他妈的没有面子了。

　　无聊间，我开始透过人群，开始看众多女生的胸部、大腿、还有屁股，心中暗暗研究。

　　江州是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经济发达，所以之前高中的同学，大部分毕业后都留在江州，或者来到江州工作。

　　我没想到竟然有那麽多，当然很多不是同一班的，只是同年级的。

　　至少，还没有赶到的章允、占筱蔓就不是和我同班的。

　　而现在已经站在停车场上的，就足足有二十多人。

　　第十章 我的绝密隐私曝光

　　忽然间，闹哄哄的声音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因为停车场驶进了一轿车，一辆BMW的7系车。

　　当然这辆车不稀罕，稀罕的是车里面的人。

　　占家的车子真他妈的多，至少我目前见过的，就有四辆。

　　贵的有奥迪8，保时捷911，还有现在的BMW7系，最次便是最早看到占筱蔓时开的那辆BMW318。

　　开车的是占筱蔓的哥哥，那个至今我仍不知道名字的白马王子。

　　让我非常不舒服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是章允。

　　而坐在后座上的，肯定是卫筠和占筱蔓了。

　　那两个极品女人，都是我想要的，可是偏偏两人的身旁，都分别坐着一个男人，还他妈的都那麽优秀。

　　车子停了下来，里面四人下了车。

　　我身后不管男生女生，清一色的双眼迷离，清一色的忌妒。

　　刚刚廖立方还算是出色的，可此时在卫筠和白马王子的光芒下，变得黯淡无光。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卫筠，但是我立刻移开了目光，也不愿意去看那个白马王子。

　　很显然，卫筠被洋墨水灌溉得更加出色夺目了，身高竟然长到了惊人的一百八十多公分。

　　卫筠一身黑色，英俊挺拔，说不出的清高。

　　白马王子一身白色，阳光俊雅，说不出的贵气。

　　「打扮得那麽风骚，扮绝代双骄啊？」我心中极酸，大骂道。

　　很意外的，没有女生去围这对绝代双骄，也几乎没有男生去团占筱蔓和章允。

　　好像所有人都很知趣，都很有自知之明。

　　所以使得这四人独立出来，鹤立鸡群，仿若两对璧人。

　　我注意到了三个细节。

　　第一个看到我的竟然是占筱蔓，目光锐利，带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然后是章允，她目光微微一愕，接着微微的躲闪，仿佛想要说什麽，终究没说。

　　第三道目光，是宁紫的，不是看我，是看白马王子的。

　　我站得近，清楚地看到宁紫的眸子猛地一亮，然后牙齿一咬，无论是面孔还是眼神，都充满了野心。

　　而那个白马王子感觉非常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丁宁紫的目光，然后飞快望向宁紫。

　　他的目光清楚透着两字：惊艳!接着飞快敛去，依旧温柔无限地望向章允。

　　这些目光只在顷刻之间，很奇怪，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白马王子包下了整间自助餐厅，还有附近的KTV，以及一个小型酒吧。

　　今天最耀眼的人，无非就是国外归来的卫筠。这个接风聚会，本来就是为了他而办的。

　　白马王子非常清楚主次，完全不去抢卫筠的风头，而是如若春风一般赢得了众多的好感，而且是让人仰望的好感。至少现在就有很多同学争先过去敬酒，甚至是讨好。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他家的背景，所以即使之前有男生对章允抱有幻想，现在这些男生们都充满了理智，望向章允的目光也充满了克制。

　　「喂，楚郁，怎麽也不跟你老情人喝杯酒，太绝情了吧。」忽然，一个戏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女生正拉着王凝往我这边推，脸上的神情非常古怪。

　　王凝狠狠瞪了一眼那名女生，然后索性大方地朝我走了过来，要与我碰杯。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食物，拿起旁边的一杯红酒。

　　白马王子真有钱，几十人的众会，竟然也有几百块钱一瓶的红酒。

　　王凝手里端着的是香槟，和我碰杯后轻轻抿了一口，而我一饮而尽。

　　「这酒贵得很，不喝白不喝哦。」旁边出现了一个聒噪的声音，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他是之前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也是来自农村，对英语的学习抱有可怕的热情。

　　当然，现在好像也因为英语成绩优秀的关系，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对於他的话，我抿抿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英语课代表显然对王凝很有企图，一直在她身旁谈论着他在外商公司的一些趣事，可能是和外国人待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他也学会了幽默，所以竟然也逗笑了王凝许多次。

　　转眼间，二人相谈甚欢，那英语课代表甚至有意无意地朝我望来几眼，竟然有些挑衅的意思。

　　「我和他有过仇吗？」我不由得陷入回忆之中。

　　好像是有那麽一回事，当时英语课代表就曾经给王凝写过情书，而且完全是用英语写的。

　　这封情书我还看过，只不过我英语太烂了，根本看不懂。

　　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还非常不能理解，王凝当时会选择我，而不是选择英语课代表，看起来他比我好许多啊，我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废渣的学生了。

　　「你老情人吗？」宁紫端着一杯酒，笑吟吟地从旁边走来，戏谑地望着我。

　　显然，她也刚刚听说了我和王凝的事情。

　　王凝听了之后，脸色顿时一板，露出了明显的敌意。

　　英语课代表本来想为王凝找回一些场子，结果发现是美艳无比的宁紫，顿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大学毕业后的同学众会，都会变味的。」宁紫挨着我坐下，轻轻抿了一口酒，瞟了一眼远处的章允和白马王子，神情竟然微微有些落寞。

　　「恼怒你那不好听的名声了？」我莫名其妙说了一句，因为她不好的名声，会使得白马王子这样的男人望而却步，尽管她那麽性感艳丽。至少这种男人，会在表面上望而却步。

　　宁紫先是微微一怒，然后又满不在乎地一笑，一抿嘴道：「男人很难说清楚的，很多的时候，男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什麽。一眼能够让人看到底的女人，是缺乏某种魅力的。」

　　我知道她指的是章允，一眼就让人看到底了，因为她单纯。

　　而宁紫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女人，表面放荡不羁，但是内在却坚硬聪慧。

　　「男人很多时候，要的不就是外在吗？很多时候娶老婆回家，不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我笑道。

　　宁紫脸色又微微一变，道：「你真是一个鬼灵精的男人，当时读书也没见你这麽聪明啊。」

　　她只是随便说说的，她根本不知道我读书成绩怎麽样，准确的说在高中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

　　「你看这厅里的女生。」宁紫忽然说道：「章允和占筱蔓两个是顶级的女生，都有人霸占了，也是被两个极品的男人霸占了。再其余的女生，也都被人围绕着追求，唯独我独处一人。」

　　宁紫凑在我的耳边说道：「两个极品的男人都有伴了，而且就算没有伴，或许也不愿意搭上我这个名声不好的女人。看来章允的纯洁，占筱蔓的装纯洁，都是有好处的。而其余男生，我又瞧不上。成熟后的他们或许敢意淫我，却不敢真的追求我，他们太有自知之明了，我的坏名声让他们觉得守不住我，让他们觉得我很危险。」

　　「被两个更加出色的女人压着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我发誓今后有章允、占筱蔓在的聚会，我绝对不参加，我绝对不允许众人的眼光落在别的女人身上。」宁紫仿佛有些喝醉了，声音也变得不太理智。

　　「你好像也没人搭理，要不我们两个凑成堆算了。」宁紫声音轻佻道。

　　我抿了抿嘴，嘲讽一笑，没有回应。

　　宁紫脸色稍稍变化一阵，然后又露出妩媚的笑容，端着酒朝其他地方走去。

　　「楚郁，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就你打扮最潇洒了。」英语课代表正和王凝说笑间，扯到了我。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自习，你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还拿着黑色的马甲，头发向后梳，很像周润发。」英语课代表笑着说道：「那个时候你好像还抹了一种增白霜，乾了之后，脸上好像都是粉，真的变白不少啊。」

　　说着，旁边的王凝显然也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我，忍不住噗嗤一笑。然后脸一红，又板起了脸，恢复成之前严肃的模样。

　　「没错，我用的增白霜和我们英文女老师还是同一个牌子的。」我恬不知耻地笑道。

　　英语课代表见之，更加兴奋道：「我记得那个时候，你非常喜欢穿一件红色的西装，而且好像是在名牌专卖店买的，非常贵，好像要八百多块。后来我经过一条马路的时候，看到了和你那件一模一样的红西装，才三十块钱，那肯定是假货，不过做得真像，和你身上穿的一模一样。」

　　英语课代表脸上露出了奇特的笑容说道。

　　「你看错了，怎麽可能要三十块钱。」我笑着对他说道。

　　顿了片刻后，我笑道：「那件红西装，是我花了二十五块买的。」

　　「我看了一下，你身上的衣服全部是名牌耶，还有你手上的手表竟然是欧米茄，肯定花了不少钱吧。」英语课代表继续说道。

　　我顿时陷入了一种迷茫之中。

　　因为此时的情景，是我以前最期待的，和我设计的剧本一模一样。

　　发达之前的我，总是在幻想着发达之后的我，应该如何如何扮猪吃老虎。

　　扮猪吃老虎，肯定需要一个姿色不错的女人作为矛盾触发点。还有一个混得不错，但又不是真的很不错的同学作为丑角，这个同学必须和我有一定的过节。然后他以为我混得如何如何不好，自己混得如何如何好，於是得意，鄙夷我、嘲笑我。最后我亮出几万块钱的衣服，几百万的名车，他彻底败退，羞愧欲死，我大爽。

　　我之前曾经YY过很多遍这种情形，老实说也发生过同样的剧情。

　　上次和白慧、宁紫一起吃饭的时候，在那个追求宁紫的金领面前，我就扮猪吃过一次老虎。但是吃完老虎后，我发现并不如同想像中的那麽爽。倒也不是无聊，只是有些空虚。所以，这次同学聚会，是最合适扮猪吃老虎的场景，我反而提不起兴致来了。

　　「嗯，花了不少钱。」我漫不经心道，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逐章允的身影，想要从她的身材眼神发现，她和白马王子真正的关系。

　　当然，偶尔也看占筱蔓。

　　可以看得出来，占筱蔓对於卫筠的归来很高兴，所以脸蛋红扑扑的，但是两人并不是非常亲密，想必应该是占筱蔓的个性在作怪，她装高傲装惯了。

　　看我不复高中时候的跋扈轻佻，英语课代表也失去了打击我的慾望。

　　「你硕士毕业后，准备来江州找工作吗？」英语课代表问王凝。

　　王凝点了点头。

　　而我却在想，王凝到底算不算我那个淫荡理想中的女人。

　　我的理想，是将遇到过的所有美女全部上了。

　　王凝自然是算我遇到过的，也算是美女。可是我究竟算不算上过她，却让我有些为难了，说上过也可以，说没上过也可以。

　　「要这麽说，廖立方的那个女人苏舒，也算是我要上的目标之一了。」顿时，我的目光开始在人群中寻找苏舒的身影。

　　此时廖立方正和白马王子搭话，苏舒也拉着占筱蔓说话，占筱蔓是我们众多同学中最出名的人了，苏舒这样的城市女生自然会去追逐。

　　而且廖立方和我有仇，上了他的女人，给他戴一顶绿油油的帽子，也算是报仇了。顿时，我嘴角露出邪恶淫荡的笑容，目光也开始朝苏舒的圆翘的臀部瞥去，

　　「砰！」忽然，旁边的王凝将手中的酒杯重重顿在桌子上，吓了我一跳。

　　我不由得惊讶望去一眼，却见到她面色如常，继续与英语课代表谈笑。

　　英语课代表此时已经殷勤地邀请她去他所在的外商工作了，不停地说他所在的外商的种种优势。

　　「你说是吧？」英语课代表忽然问我。

　　我不知道他话的前面内容是什麽，便胡乱地点了点头，道：「没错。」

　　「那你靠什麽生活？」他问道。

　　「做一单，吃十年，想要钱，就去接个单子。」我回答道。

　　英语课代表撇了撇嘴道：「什麽活那麽好干，也介绍我去做做。」

　　「你？」我瞥了他一眼，摆了摆手道：「你不行。」

　　英语课代表因为我的态度而有些恼羞成怒，冷笑道：「那我倒要问问，什麽事情你能做，我不能做的。」

　　「你要能做，我吃什麽？」我扁了扁嘴道。

　　英语课代表彻底被我激怒，声音高了几度道：「装什麽厉害啊？谁不知道你啊。」

　　「别说，楚郁做的事情，你还真不见得能够做得了。」忽然，旁边响起了廖立方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什麽时候赶过来的。

　　一边说，廖立方还眨了一下眼睛。

　　英语课代表顿时恢复了笑脸，制止了自己的失礼道：「副班长那你赶紧说说，楚郁究竟做了什麽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

　　他声音放高了几度，所以其他人顿时停止了聊天，齐刷刷朝我望来，然后又望向廖立方等着他说出我的壮举。

　　廖立方望了一眼白马王子道：「当然，这都是我们高中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还不成熟，做的事情也算不得数。」

　　「快说，快说。」众人催促，便是宁紫也促狭地望着我。

　　廖立方朝我望来一眼，我也跟着起哄道：「快说，快说。」

　　「把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吃进肚子里面，足足吃了一年，这件事情你们做不到吧。」廖立方笑道。

　　众人譁然，我也惊诧。

　　这件事情我做得非常隐密，怎麽被他知道了？

　　接着，一众女生用暧昧而又八卦的目光望向我旁边的王凝，显然她们认为我纸上写的名字是王凝。

　　女人真是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时我声名狼藉，被我这种人恋上，她们竟然还表示羡慕，我那麽坏，成绩那麽差，她们不觉得丢人吗？

　　王凝一开始还非常镇定，渐渐的有些手足无措，唯有紧紧地板着面孔，表现自己的心情波澜不惊。

　　「用透明的玻璃纸摺了几千只千纸鹤，然后在上面刻上名字，想要作为一个女生的生日礼物，一个人偷偷地在半夜的路灯下，忍受着严寒足足摺了一个月，最后却不敢送出去，你们做得到吗？」廖立方接着说道。

　　众人更加譁然，大部分女生眼中，甚至全部是星星，露出无比羡慕的神情。

　　而我也陷入茫然中，这些最隐密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怎麽会让廖立方这个王八蛋知道了？我又确认了一遍，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用胶水和木板搭成一幢小宫殿，里面用棒棒糖做宫殿卫兵手中的兵器，用巧克力铺成地板，用蛋糕雕刻宝座，然后用橡皮糖捏一个公主坐在宝座上，住在宫殿里。那个公主，便是他痴恋的女生，你们做得到吗?」廖立方接着说道。

　　「哇!」众人已经是惊呼出声了。

　　那些目光里面的炽热，几乎要将我点燃了一般，然后又齐刷刷地望向旁边的王凝。

　　王凝的整张面孔，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一般。

　　「可是，后来这个宫殿做完了，那个女生的生日早过了，他依旧没有敢送出去，只能任由着宫殿融化。」廖立方声音举局了八度，道：「你们想不想知道，那个女生到底足谁？」

　　「想！」众人大呼。

　　廖立方不怀好意。他想要讨好白马王子，想要让白马王子对我产生敌意，甚至对我有所动作。

　　然而，我现在的心情却很奇怪，非常不安。

　　因为我内心最隐密的事情，就要被揭发出来了。

　　但是同时，我却又非常期待。

　　我很紧张，想要盯着章允，看她的反应，却又不敢看。

　　唯有端起一杯酒，杯子没有移动，但是杯子里面的酒，却被震出一圈圈涟漪。

　　我非常勉强地喝了一口酒，然后盯着廖立方诡异的嘴巴张开，叫出了一个名字。

　　第十一章 收获所有的忌妒

　　「章允!」

　　众人惊譁，数人变色。

　　整个大厅，陷入安静之中。

　　接下来，女生们的表情变得非常奇怪。好像我做的那些事情，假如是去追一个其他女生的话，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而去追求章允的话，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男生的表情则稍稍好懂一些，他们透露着一股理解，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暗恋过章允。然后接下来，就全部剩下一种表情。那种表情让我非常不舒服，尽管我之前也一直这样认为。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白马王子色变，目光露出一道不屑鄙夷后，望向我的目光，竟然出现了一道凌厉的杀意。

　　不知是我多想，还是他真的露出了杀意。

　　章允色变，而且神情非常复杂。变换了多次后，却慌乱地低下头来。

　　占筱蔓色变，但是之前面对我的时候，她尽是敌意，而此时竟然参杂了其他东西。

　　最让我看不懂的就是卫筠了，他竟然露出一丝笑意，尽管很快就消失了，但确确实实露出了。

　　一下子有那麽多目光，我并没有完全看清楚，不过最后依旧捕捉到宁紫的脸色，也有了微微的变化，等我朝她看去的时候，她却是朝我露出了一种非常古怪的笑容。

　　当然，我最没有注意的，就是身边王凝的表情。只不过许多人盯着她的目光，提醒了我去看她。

　　她的脸蛋紧紧板着，嘴巴紧紧抿着，显得非常倔强，努力地想要表达一种满不在乎的骄傲。最终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身躯开始微微地颤抖。最后强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飞快地捂住小嘴，只让自己的哭声维持了非常短暂的音节，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我脸皮厚，或许她才是最难堪的。

　　而在她跑出去的瞬间，我的心中竟然微微一软。

　　当然，我没有要追出去，因为已经有几个女生追了出去。

　　接下来宴会的气氛，不由得有些尴尬。

　　因为聚会中最重要的几个人，有了心事。

　　反倒是卫筠竟然端酒过来，朝我露出一丝友好的笑容问道：「你还养鱼吗？」

　　我微微一愕，尽管对他充满了敌意，但是这句问话，使我很难对他产生敌意。

　　「养鱼？我养过鱼？」我惊讶地问道。

　　卫筠点了点头道：「是啊，金鱼，当时一共有四条，中途死了两条。你还养花，养乌龟。」

　　我记起来了，我还真养过这些东西。当时正在看民初一些大家的生活小品散文，学着附庸风雅，开始养鱼养花养乌龟。不过，只坚持了不到半年，就不养了。

　　我自己都记不得了，没想到卫筠这个顶尖好学生，竟然记得那麽清楚。

　　「众多同学中你特立独行，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卫筠朝我笑道，然后抿了一口酒道：「在外面读书的日子非常无聊，所以总是回忆高中的一些琐事打发时间，很多时候，回忆中的内容竟然是你，我也不大清楚是怎麽一回事。」

　　我刚刚要露出的笑容，顿时变得有些不自然并且古怪。

　　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就对卫筠充满了敌意，而且几乎从没说过话。这次是第一次正面的交流，卫筠的态度，让我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就仿佛并没有多少陌生感。而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陌生人。

　　「我的回忆大多不堪，所以甚少去回忆。」我微微感触道。

　　「我也是，所以只回忆琐事。」卫筠忽然说道，神情一阵迷茫，然后立刻恢复了之前从容淡雅的样子，道：「我再去和其他同学打个招呼。今后多多联络，一起吃饭，一起玩吧。」说罢，卫筠掏出纸笔，写了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

　　而我还在奇怪，他那麽优秀，他的回忆有什麽不堪的。

　　占筱蔓在此期间，一直充满戒备地盯着我们二人，显然非常害怕我对卫筠乱说什麽。

　　最后，她非常惊讶地望着我，惊讶卫筠对我的态度。

　　※ ※ ※ ※

　　十几分钟后，王凝终於进来了，雪白的脸蛋恢复了之前的冷淡和严肃，不过眼圈却红红的，眼睛也有一些肿。

　　但是，她却还硬要故作坚强和身旁的人有说有笑，当作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依稀，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明明不成熟，却要装得非常成熟坚强的样子。

　　我现在渐渐想了起来，我当时之所以会去追她，完全是因为她平时对我没声好气的，仿佛压根不会看上我的样子。我气不过，就真的去追她了，也忘记用了什麽手段，没想到还真的追上了。

　　或许在众多同学之中，就只有她依旧保持着高中时候的面目，其余的人都变得圆滑成熟了。

　　当然，还有一个章允，依旧保持着高中时候的性情。只不过此时，我不怎麽愿意想起章允，因为她在白马王子的身边，提起她心中会觉得隐隐作痛。

　　渐渐地，大家将之前的尴尬忘记，恢复了热闹的景象，又凑在一起欢声笑语。

　　只不过作为当事人的我，众多同学不好上前接触，我又一个人独处了。

　　不过中途，又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男生，怂恿着我去搭讪章允。

　　我看了章允一眼，轻轻笑了笑，这个时候我才不会去做这麽没品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你不会怪我吧。」廖立方拉着他的漂亮女友，走过来笑嘻嘻道。

　　「有什麽不好意思的。」我朝廖立方笑了笑，然后狠狠盯了一眼他女友的身体，露出了资深色狼特有的光芒。

　　「放心吧，我肯定会给你一顶绿帽子的，或许是两顶。」我心中笑道，嘴角也没有掩饰内心的邪恶。

　　很显然，我的行为威胁到了廖立方，他强硬地挺了挺胸，拉着自己的女友，做出无比自信的模样。

　　恋爱中的男人，或许真的认为自己魅力无限，认为自己的女友绝对不会背叛。

　　很快，所有人都吃饱喝足了。

　　然后，便有人提议去舞厅跳舞。

　　我顿时觉得不妙，目光开始追逐宁紫。

　　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很难找到舞伴了。若没有舞伴，实在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而此时宁紫接到了一个电话，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匆匆地走了出去，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情。

　　步入舞厅后，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没有舞伴。

　　看着男男女女搭配着跳舞，我一个人端着酒杯喝酒，实在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尽管我端酒杯的姿势已经非常潇洒了，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事实。

　　而宁紫，却偏偏一直都没有进来。

　　更加讨厌的是，这些跳舞的人，一边跳舞还一边朝我这边看。

　　女生瞧过来的目光还顺眼一些，只是抿着嘴，善意的笑。重点是男生望来的目光太让人厌恶了，清一色的得意，清一色的幸灾乐祸，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我内心里面开始大骂宁紫，早知道就不应该跟她来参加这个鬼聚会。

　　忽然，占筱蔓停下了舞步，朝舞伴卫筠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快步跑了出去。

　　「是去换卫生棉了，还是去撒尿呢？」我心中恶意揣测。

　　卫筠的舞伴一走，立刻就有许多双火热的目光望去，显然有不少女生想要成为他的临时舞伴。

　　而卫筠却端着一杯酒，朝我走过来，和我一样随意倚在吧台上，随意地聊着天。

　　「有些尴尬吗？」卫筠笑道。

　　「有点。」我老实回答道。

　　卫筠好看的眉头微微皱了皱道：「所以，这里有不少人我蛮讨厌的。」

　　卫筠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意外的话，而且听起来很真实。

　　接着，卫筠眼睛一直看着我，我被他看得非常不自然，他忽然说道：「你难道不觉得，我们的眉眼有些像吗？」

　　听了这话，我自己都不由得有些脸红。

　　其实，现在的我并不丑，但是远没有卫筠那麽帅，卫筠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帅。而他竟然说，我和他长得像，而且好像非常认真的样子。

　　我仔细看他的眉眼，他的眉眼真的很好看。

　　眉毛很黑很浓，距离眼睛比较近，眼睛很深，所以看起来尤其的有魅力。

　　而我的眉眼，老实说有些忘记了。而且自己看自己的面孔是不真实的，总是会把自己看得尤其帅，至少比真实的自己要帅许多。

　　我不由得想找一面镜子，或者类似镜子一样的东西看自己的眉眼，不过却没有找到，只有作罢。

　　「不是具体的形状，而是感觉，或者说神似。」卫筠说道。

　　他还待再说，却又止住，目光朝门口处望去，突然眼睛一亮，表情无比惊艳。

　　我不由得朝着他的目光望去，进来的是占筱蔓，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接着，全场惊艳。

　　引起惊艳的并不是占筱蔓，而是与她同来的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我认识，竟然是镜子。

　　当然，是她MSN的昵称叫镜子，她真实的名字我并不知道。

　　她一身紫色连身裙，说贴身又不贴身，说不贴身又贴身。微微低胸，却看不见乳沟，唯有觉得胸部高耸。胸前的钻石吊坠，神秘幽雅。长裙如水，衬托娇躯曲线，如同山川起伏。

　　她今天换了一个包包，依旧是柏金包，依旧是至少十几万的货色。

　　从化妆到衣着首饰，从鞋子到走路姿态，依旧考究得完美。

　　甚至是发型，都美得超乎想像。

　　她的出现，让原本姿色处於顶尖位置的占筱蔓和章允，都失去了些许光泽。

　　至於苏舒这个会打扮的时尚女孩，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赶紧躲到人群中，免得自己和镜子成为对比，然后用一种痴迷的目光，望着镜子身上的每一件东西，不管是衣服首饰，还是那个价值惊人的包包。

　　很显然，今天看到镜子一眼，会让她的品味提高许多。

　　而此时刚好从侧门进来的宁紫，看到镜子后，下意识地后退一步，然后再重折走过来。

　　本来艳光四射的她，最会打扮的她，竟然不由自主地有些收敛。

　　或许镜子自从成年之后，其余什麽都没有学会，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化妆、衣服、首饰，甚至言谈举止之上，因为她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所以才造就了今天的镜子。

　　没有想到，镜子和占筱蔓竟然是认识的，而章允和她竟然是不认识的。

　　因为章允并没有上前招呼，看来她并不知道，镜子是她的师母。

　　镜子目光不经意间掠过我身上的时候，停了下来，然后望着我一会儿，接着竟缓缓地走过来问道：「是你？」

　　老实说，她的话问得有些莫名奇妙，不过我却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

　　我点了点头，道：「没想到你竟然认得出来。」

　　昨天晚上，我戴着假发，又贴着胡子，还穿着奇装异服。

　　「你的眉眼很特别。所以我认出来了。」镜子说道。

　　我微微一阵惊讶，刚刚卫筠也说到我的眉眼了，难道我的眉眼真的比较特别？为什麽我就看不出来，而卫筠和镜子却偏偏看得出来。

　　莫非，他们的美学素养比我高，所以才看出来了？

　　美学素养是奇怪的东西。就好比不少人觉得某个人长得挺帅，然而美学家却觉得他一般；而美学家觉得某个人长得有味道、很美，普通人却看不出来。

　　我心中顿时美美地想着。

　　音乐依旧响着，卫筠或许觉得大家盯着镜子看尤其不礼貌，便再次朝占筱蔓发出邀请，接着二人继续翮翮起舞。

　　然后，众人也觉得自己失礼，又重新跳舞，但目光依旧流连在镜子身上。

　　「请我跳支舞吧。」镜子姿势无比优美地朝我伸出手。

　　我轻轻握住，轻轻搂住她柔软的腰，缓缓靠近。

　　幽香扑鼻，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舞厅内的其他人，也吸了一口气。

　　他们第一次将忌妒和惊诧的目光投向了我。

　　而距离如此近的镜子，那张面孔的杀伤力，太过於可怕。

　　眼前这张精致绝美的面孔，完全可以经受得起距离的考验，甚至用放大镜来看，依旧是绝美的。

　　老实说，她美得我几乎有点不敢多看。这在我得到恶魔显示器后，是几乎没有过的事情。

　　而其余男生看着看着，从口鼻喉咙处发出来的呼吸声，也越来越重。

　　这种成熟女子的魅力，实在不是年轻少女所能拥有的。

　　第十二章 和章允的音乐会

　　这场累人的众会，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了，连晚饭都不用吃，直接躺在床上。

　　这房子我花那麽多钱租来的，待在里面的时间却不长，实在有点亏。

　　我拿出电影光碟，挑了几部比较经典的电影，然后舒訏服服地躺在床上看。

　　不过，连刚刚吃完饭的小土狗都看得比我认真得多。我刚刚躺在床上，就已经走神了。

　　脑子不停地想事情，却没有什麽逻辑。想关於章允的事情，关於镜子的事情，关於我本身理想的事情，关於我本身性格和价值观的问题，甚至想关於卫筠的事情。

　　但是却没有一件是想清楚的，模模糊糊仿佛想清楚了，又仿佛没有想清楚。

　　这样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上午，才迷迷糊糊醒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小土狗趴在床下的地毯上也正睡得香甜。不过我稍稍有些声响，牠立刻便醒了过来，竟然非常可爱地打了一个呵欠，用前肢抹了抹脸，然后坐在地上双眼直溜溜地盯着我。

　　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猫才会打呵欠的。

　　今天我不想山门，洗漱完后，我就待在家里上网。

　　这段时间太忙了，一些色情论坛里面想必也累积了个少好图片，还有一些H小说，也应该更新了不少，今天正好趁着有空全部看完。

　　看了那些色情图片还有色情小说后，我慾火焚身，便轻车熟路地上了QQ找裸聊的女子。我的好友名单中，有一个栏里面全部是裸聊的女人，而且是本身有暴露倾向的女人，并不是专门卖淫的。

　　这些QQ名单也是我的财富，是我花了几年功夫，从几千名假裸聊女QQ号中挑选出来的。中间的过程，相当艰辛。

　　一般裸聊，都是双方将摄影机对准各自的性器官，然后互相做猥琐自渎的动作，算是间接影片性爱。不过有相当多数暴露癖非常严重的女人，会将影片对准全身，让人看到她的脸。

　　我今天就碰到了一个，而且长相还不错。

　　看着她疯狂惹火的动作，很快我就进入状态，在她的浪语催促下，我便要解开裤带。

　　不料，一眼看到了蹲在我旁边吃饭的小土狗，见到我朝牠望去，牠停止了津津有味的进食，娇憨地望着我。

　　微微一顿后，我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小上狗年纪还小，我不能教坏了小孩子。

　　带着强大的意志力，我关掉了裸聊，又百无聊赖下，开始打起游戏。

　　帝国时代2，我对电脑一挑七，不作弊，杀得天昏地暗，足足杀了六七个小时，才将对手全部杀败。

　　打到第二阶段，整个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处金矿和石矿。打到最后，整个地图上最后一根木头都被砍完了，最后几乎全部靠种田，用粮食换金子。

　　打完游戏，我随意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快要傍晚五点了。

　　我陷入了犹豫之中。我今天百无聊赖，却又没有出门做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张音乐会的票，我不知道要不要去。

　　之前，我欣喜若狂地觉得，这票是章允送来的，所以无比兴奋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想要和章允一起去听音乐会。

　　然而经过几天的沉淀，尤其是昨天的同学来会后，我内心清晰地觉得，章允送这张票的可能性极低，甚至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我内心又存着希望，哪怕有那麽一点点可能也是好的，所以一整天尽管我在玩游戏，但是脑子里面却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

　　而此时已经五点钟了，需要马上做出决定，因为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这是晚上七点钟的音乐会。

　　当然，假如不是章允的话，我会比较失落，但是还不至於那麽犹豫。

　　就算是其他女孩，比如是白慧的话，我也会很乐意去的，毕竟和一个漂亮女孩一起听音乐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况且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女孩的礼物。

　　可是，万一这支表还有这张音乐会的门票是敌人送的呢？我过去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正是我犹豫的地方。

　　时间一秒一秒地走过，我越发变碍焦躁不安。

　　脑子里面竟然见鬼地浮现一堆情景，无非就是章允在门口却等不到人，最后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旁边的位置是空的，脸上的神情非常失望。

　　尽管我知道这种情景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想着。

　　「去，有什麽不敢去的，不敢去的是孬种。」我心中暗道。

　　仿了决定之后，我立刻冲进浴室洗澡，换上了前几天刚买还没有穿过的笔挺衣服。这身行头足足花了我几万块钱。

　　身上带上钱和音乐会的门票便出门，朝地下车库走去。

　　走到一半我又停住了，音乐会人多混杂，车子万一被刮了怎麽办？

　　而且，假如是敌人的陷阱的话，那麽我花几百万买来的车子就会成为累赘，反正不管是白慧、宁紫或者是章允和我一起听音乐会，她们都知道我有辆跑车，也不用开过去炫耀。

　　想通了之后，我走到马路上招计程车。

　　上车的时候我还特别回头望了一眼，看办公室里面的白慧到底在不在。

　　我希望她在，因为假如她在的话，就说明不是她邀请我听音乐会，那麽邀请者是章允的可能性就稍稍大一些。

　　但是，白慧却不在工作区里面。

　　「江州大剧院。」我朝计程车司机说道。

　　※ ※ ※ ※

　　我并没有立刻走到大门口去，而是远远躲在一个地方，然后盯着门口的通道处。

　　来听音乐会的人很多，不过入口的人却不多，所以我只要盯着入口便行了。

　　假如入口出现章允的话，那自然是我最欣喜的事情。假如是其他熟识的女生的话，也还不错，比如白慧或者宁紫，我都会跑过去赴约。

　　但假如没有这些人的话，我就会立刻转身走开，然后利用恶魔显示器，开始寻找这张票原来的主人。

　　我就这麽一直盯着，盯得眼睛都要痛了，依旧没有出现熟悉的身影。

　　天已经差不多很黑了，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

　　而入口处的人，已经极其稀少了，差不多都进场了。

　　基本上，我想章允不会出现了。尽管这个事实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是仍旧非常失望。

　　我准备要转身离去，却不知道是要回家，还是在外面野一晚上，甚至去酒吧寻找艳遇的好。

　　忽然间，只觉得背后的人群发出骚动的声音，心中一悸，立刻转身。

　　眼前一亮，然后整个身心仿佛都明亮起来，连头顶上的黑暗天空，也变得无比的明快。

　　章允来了。全身雪白，美丽如同天使般的章允来了。

　　此时她正站在门口处，目光四处张望，好像在等什麽人。

　　我心跳如鼓，呼吸急促，怎麽都安静不下来。

　　之前，我可以用非常轻松的姿态和她交往，尽管我心里痴恋她，但是她却不知道。

　　然而昨天的聚会上，她什麽都知道了。或许在这之前，我们之间就稍稍出现了一种微妙的、不自然的变化。那就是我刻意营造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使得她有了心结，所以连续几日都没有来找我。

　　在这之前，她一直是大大方方地找我玩，找我买东西，甚至连白马王子都没找。

　　在自己胸口上捶了两拳后，我走了出去。

　　一直走到她的面前，章允才看到我。

　　她先是睁大眼睛望着我。然后表情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低下头小声道：「音乐会快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老实说，我也很不自然。期间我有想要去拉她的小手，但是做了好几番努力，都没有伸出手，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也很不自然。

　　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地走进了音乐厅，找到了位置坐下。

　　我们的票果然是相连的，所以我们也是坐在一起的。

　　坐下不久后，来不及说话，演出便开始了。

　　俊美的小提琴王子罗戈出现了，剧场内响起了雷鸣一般的掌声。

　　我旁边的章允，看到了罗戈后反而放下了拘束，那股不自然的神情渐渐散去，脸上的神情变得生动，眼中的光芒也热烈起来。

　　等到罗戈开始演奏的时候，她便彻底融入了乐曲中，听得如痴如醉，浑然忘我。

　　我也如痴如醉，浑然忘我。

　　只不过，我不是因为罗戈的琴声，而是因为身边的章允。

　　章允身上的香味非常好闻，我也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回到了纯洁的暗恋时代。

　　满心的兴奋，当然更多的是忐忑。

　　心里酸酸甜甜的，却义心乱如麻。

　　闻着章允的体香，脑子里面开始胡思乱想。

　　一会儿想着，真是欣喜万分，万分没有想到真的是章允，这种感觉仿佛是心想事成，几十年来也都没有遇到过这麽狂喜的事情。

　　一会儿又想着，等到音乐会散场后，怎麽和她说话，怎麽送她回去，怎麽藉着这机会和她亲近。是拉手，还是甚至亲嘴？

　　心里却从来不去想昨天众会的情形，虽然内心深处一直在想，但是却压着让自己不去想。

　　我知道这种情形很丢人，我都搞了几十甚至上百个女人丁，还发生这种初中生才有的紧张和暗恋情结。

　　但是，总是不由自主会这样。

　　然后我发现了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我竟然没有买花，简直不可饶恕。

　　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件更加丢人的事情，我没有买零食。

　　最后我还发现了更更不可饶恕的事情，我没有买水买饮料。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音乐会，不知道要不要买这些东西，而且之前脑子里面一直在想来的会不会是章允，其余一切都已经忘记了。

　　我赶紧看了一眼四周，然后放下心来。虽然有几个女生手上拿着花，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拿。

　　而且这不是看电影，似乎没有人吃零食，所以我没有买零食和花，或许是不丢人的。

　　罗戈应该演奏得非常好听，因为所有的人都很沉醉。中途变换曲目的时候，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

　　尤其是章允，美目灼灼地盯着台上俊美的罗戈，让我充满了醋意。

　　而且我在担心，她的小手是不是都已经拍红了。

　　尽管我没有认真听罗戈的演奏，但是却能感受到这美妙的音乐意境。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音乐意境，挑逗了我内心萌动的情恋因子（不是情慾分子）。

　　在这种环境中，和章允坐在一起，被美妙的音乐环绕在其中，恋爱青涩的甜美气息，竟然越来越浓，越来越美，让人不可自持的迷醉。

　　用金庸经常用的一种描写方式来形容，就是但愿这个音乐会永远不要结束，我和章允永远坐在一起，被美妙飞舞的音乐声环绕。

　　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浑浑噩噩中，彷佛过了很长时间，又仿佛过了超级短的时间，两个多小时的音乐会结束了。

　　所有的人都开始离场了。

　　我看到章允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才恍悟过来，跟着往外走。

　　正想要伸手环绕她，护着她不要被人群挤到时，没想到章允忽然转过身来，朝我笑道：「谢谢你的票，尽管我刚刚才知道这票是你的。」

　　我下意识回答道：「不用谢。」

　　突然一惊：「什麽？谢谢我的票？」

　　我顿时呆立不动。

　　「对呀。」章允笑道。

　　我浑身冰凉，眼前发黑，内心发紧，无比难受。

　　我这辈子还从来部没有那麽难受过，就是上次我误会李慧君迷晕我，独自拿着钱远走高飞时，感觉也没有现在这麽难受。

　　这次也是让我轻飘飘到了云端，然后狠狠地摔了下来。

　　我呆立着，后面的人在催我，我也仿佛没有听见，后来他们从我旁边挤了过去。

　　「这票，不是你送给我的？」我问道。

　　章允摇了摇头道：「不是你偷偷送来给我的吗？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现在不需要知道送你票的人是谁，等到音乐会的那天晚上，转身看你右边位置上的人，将会给你带来惊喜。』。」

　　「那你当时有想到是我吗？」我问道。

　　章允想了一会儿，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你，但又觉得不是你。因为纸条上写着惊喜两个字，假如是你的话，就不符合这两个字的意境。」

　　意思就是说，当她发现和她一起听音乐会的是我，就不会给她带来惊喜，还真是一个让人酸涩的回答。

　　「我是不是需要抛弃这可笑的爱恋，继续我的理想，用恶魔显示器去得到任何一个我想要得到的女人，还有她们的肉体，包括章允？」这个念头猛地弹了出来，还附带着一股强烈的黑暗气息。

　　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腻死人了，玩过一遍就足够了。

　　「那到底会是谁，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们两个人，让我们来听音乐会？」章允忽然问道。

　　「不对，这是一个阴谋!而且是针对我，还有针对章允的一个阴谋。」我立刻想到。

　　「欢迎跟我去一个地方做客。」忽然，我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非常黑暗，非常邪恶，也非常熟悉。

　　然后，我只觉得脖子上一麻，便昏厥过去。

　　章允和我一样，娇躯一软，也昏厥了过去。

　　整个音乐厅人挤人的往外走，根本发现不出异常。

　　他一直坐在我和章允的后面，只不过化过了妆，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发现

　　那是狡猾阴险、危险仇恨的李博谦。

　　请续看《堕落之王》5

　　下集预告：

　　变态的李博谦，给我喂下了春药，让我疯狂的与他的妻子在密室中做爱，让我强奸了章允，然而等到药效过后，他告诉我一件可怕的事情，使得这场激情性爱的代价，是如此的沉重惊人。

　　就在我们即将死去的时候，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救星出现了，如同天使一般，给我送来了甜美的食物，回归现实生活的我，享受到楚楚给我无限的深情与幸福，我决定放弃淫荡的理想。与楚楚双宿双飞，但是……

　　理想依旧继续，我自己也被撤入宿命般的漩涡……

　　第一章 要命的抉择

　　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隐约中觉得有一双手不停地在拍我的脸。

　　彷佛在梦中，又仿佛在真实之中。

　　眼皮好像有千斤之重，缓缓地睁开，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依旧什么都看不见。

　　「我眼睛看不见了，我眼睛看不见了!」我顿时要惊呼出声，却发现喉咙像是被火烤干了一般，一说话声音嘶哑得吓人，一吼之下，疼得似如刀割。

　　便是整个脑袋，也疼得要裂开般，浑身酸软，没有半点力气。

　　我赶紧用手去揉眼睛，却听到旁边一阵虚弱的声音。

　　「谁？」我立刻停止了所有的动作，竖起耳朵，戒备地朝旁边望去。

　　眼前依旧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是我。」声音很近，就在耳边，不过声音却很小，奸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你是谁？」不知道是她声音太小，还是我脑子尚未完全清醒，听不出来那个声音是谁。

　　「楚楚。」和找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女人不是章允，而且还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

　　「镜子。」那个虚弱的声音，接着又说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我立刻将此时她的声音和镜子性感的声音对上了号。

　　我赶紧伸手朝旁边摸去，顿时摸到了一具火一般烫的娇躯，吓得我几乎立刻缩回了手。

　　「你怎么了？你怎么也在？我们现在在哪里？我眼睛怎么看不见了？我眼前一片黑暗，是不是瞎了？」我焦急地问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眼睛没事，是因为这里太黑了，所以才看不见的。」镜子(准确的说应该是楚楚)因为我的醒来，仿佛多了一丝力气，说话声音也稍稍大了一些。

　　「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我也是刚刚痛醒的。我昏倒之前，正好在大剧院听罗戈的演奏会，忽然觉得脖子一麻，就昏过去了。」这段话比较长，楚楚说完后，几乎发不出声音。

　　我脑子开始回忆起，我也是在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脖子被针刺到，然后立刻昏迷了。

　　昏迷之前，在我耳后响起的声音，阴险而又狠毒，正是李博谦嘴里发出的。

　　我本来想要将李博谦这个名字说出来，但是临末又咽了下去，想必楚楚不愿意听见这个名字，便换句话问道：「你怎么了？身体很烫。肯定是发烧了。」

　　楚楚喘息变得艰难起来，低声道：「我小腿刚刚很痛，现在很麻，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头很痛，很难呼吸。」

　　我立刻下意识地伸手朝她的小腿摸去，滑嫩的小腿冰凉一片，手上有些许湿漉，应该是血。

　　不过，这里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我将手伸到鼻子面前轻轻闻了闻，顿时只觉得脑袋一阵摇晃，几乎要昏厥过去，尽管这种味道不是非常难闻，反而是一种奇特的香味。

　　我知道，楚楚肯定是中毒了，而且是被什么咬的。

　　接着，我赶紧伸手摸另外一边，因为章允也中招了，现在却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摸了一会儿后，没有摸到章允。

　　忽然，眼前二兄。尽管光线不强，依旧刺激得我眼睛一痛，眯了好一会儿后，视觉才变得正常。

　　这个发亮的东西，是一台计算机屏幕。

　　计算机屏幕画面里的人是李博谦，此时他那张英俊的面孔，充满了胜利者的残忍和得意。

　　他望向我的目光依旧让我无比厌恶。

　　「贱种，还有我亲爱的妻子，你们好。」李博谦轻轻地皱了皱眉头道：「你们一定非常想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借着计算机屏幕微弱的光线，你们可以看看周围的环境。」李博谦笑着说道。

　　我赶紧借着计算机屏幕的光芒，观察周围的环境。

　　不过在这之前，我先将目光落在了楚楚的睑上，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刺激，她的丈夫对她下手了。

　　楚楚的脸色显得非常苍白，但是依旧绝美。此时竟然在整理头发，因为现在有光线了，她时时刻刻都想要让自己的形象以最美好的一面示人。

　　见到我关切的目光，楚楚朝我凄然一笑道。．「放心，我接受得了的。现在的场景，我在梦里已经发生许多回了。每次的梦境，都比现在还要真，比现在还可怕。」

　　顿时，我内心不由得也跟着有几分凄凉。然后，继续朝周围望去。

　　这仿佛是一个地下室，面积很小，大约只有两、三坪左右。

　　四壁都是巨大的石头迭成，没有任何门窗，地面倒是铺了地砖。

　　角落处有一个水龙头，不过锈迹斑斑，想必是没有水了。

　　水龙头的旁边，有一座马桶，木头的。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任何东西。

　　这个地下室很深，大约有三、四公尺左右，所以显得尤其阴森。

　　我们头顶的那层看不大清楚，因为计算机屏幕的光线实在不强，不过依稀是厚厚的混凝土浇铸的。

　　这个地下室的开口肯定是在顶上，距离地面至少三、四公尺。

　　四边的墙壁，全部是光滑的石头砌成，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

　　这个环境，实在和美国恐怖电影《电锯惊魂》的环境有些像。

　　「贱种，相信你看到这个地下室后，就会放弃任何逃生的念头。」计算机屏幕里面的李博谦笑得很冷，道：「其实上次我落在你的手里，你就应该杀死我的，你竟然让我活了下来。一旦我活了下来，那么等待你的便是比地狱还要痛苦的日子。我保证你受到的痛苦，会比上次我受到的痛苦还要厉害一百倍，我会慢慢玩你，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对了，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李博谦说到楚楚的时候，目光忍不住游离，面孔顿时变得扭曲起来，厉声道：「你这个淫荡的妇人，你在几岁的时候就与男人苟且，却还装作纯洁的样子骗取我的感情，你时时刻刻都在背叛我。就现在，你还在背叛我。你竟然敢叫楚郁这个贱种来调查我，那个贱种将C D光盘交给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当场苟且，他有没有操你的骚厌？是在哪里操你的？在旅馆？车里？还是在家里？哈哈!」

　　接着，李博谦开始歇斯底里地狂笑，儒雅的面孔如同厉鬼一般。

　　楚楚仿佛没有听见，但是整个娇躯在激烈地颤抖，她拚命地想要捣住耳朵，不让自己丈夫那恐怖恶心的笑声钻进耳朵里面，但是双臂却提不起任何力气。

　　突然，李博谦如同神经质一般瞬间停止了笑，目光阴森射来，道：「贱种，我们现在开始游戏的第一步。

　　「告诉你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准确说是两件。那就是，你身边的楚楚小骚货，还有你的梦中情人章允，都被毒蛇咬了。再一个小时她们就会死去，除非立刻注射抗毒血清。」

　　「章允？」我听到这个名字后，身躯顿时一震，赶紧四处望去．

　　果然，在地下室角落阴暗处，我看到了章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背对着我，穿着平常最爱穿的衣衫，梳着平日的发型。

　　我用力起身，谁知刚刚爬起，又掹地摔倒地上，只好手脚并用朝章允处爬去。

　　章允那本来如同天使一般的脸蛋，比楚楚还要苍白，甚至笼罩着一股黑气。而且整张脸蛋显得浮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仅依稀能够看得出之前五官的模样．

　　我心目中的章允是如同天使一般的存在，而眼前的却是睑蛋有些浮肿的章允!我根本不愿意看第二眼，害怕破坏心目中天使的形象。于是，我撕下衣服的一角，将她的睑蛋蒙住。

　　我赶紧在她身上找伤口，不过光线实在太弱，找不到她身上的伤口。

　　忽然，室内一阵大亮。刺得我眼睛一阵剧痛，赶紧闭上了双眼。

　　两根几十瓦的日光灯，将两、三坪的地下室照得雪亮，便是地上的一根头发也看 得清清楚楚。

　　本来灯亮了，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在这环境厂，这种雪白到刺眼的光芒，却使得整个地下室的气息变得越发凌厉可怕。

　　我很快找到了章允手臂上的四个齿印，她竟然被咬了两口。

　　我赶紧把她的脉搏，紧张焦急下，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脉搏。

　　接着，我俯下身子，贴上章允的胸脯，想要听她的心跳。

　　耳朵下一阵柔软，鼻端一阵幽香，我内心不由得一荡。

　　这是我与章允最亲近的一次，我的脸颊几乎隔着衣服贴到了她迷人柔软的乳房了。

　　「王八蛋。」此时，我真恨不得狠狠搧自己一巴掌，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有这些心思。

　　好一阵心乱如麻后，我终于听到了章允的心跳。

　　她此时还活着，但不管是呼吸还是心跳，都非常微弱，仿佛随时都可能死去。

　　我双手用力，要将章允抱到楚楚身边，使得三人再近一些。不料手伸到章允背下的时候，好像碰到了一条又滑又冰凉的东西。

　　我最害怕这种触感了，我最怕蛇了。

　　我飞快地将予抽出来，抓住章允的手臂，将她娇躯扶开。

　　果然，两条色彩鲜艳的小蛇正交缠在一起，亘相撕咬。

　　我顿时惊呼一声，然后退了奸几步，惊得心脏发凉。

　　好一会儿后，我才发现这两条毒蛇已经死了，却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章允和楚楚身上的伤口，便是这两条恐怖的毒蛇留下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两条毒蛇的名字。

　　不过，李博谦出手狠毒。这种毒蛇看着那么鲜艳二日定比那些有各的百步蛇和眼镜蛇要毒许多。

　　用尽了力气，我将章允搬到楚楚的身边，才发现此时楚楚也已经不省人事了。

　　李博谦刚才说她们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命了，我望着这两张绝美无伦的脸蛋，心中一阵绞痛。

　　「贱种，你也是一个薄情之人，我担心我那个骚货老婆的分量还不够重，索性一狠心，便让章允也被咬了。她可是你的初恋情人加梦中情人．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想必你不会见死不救吧。」计算机屏幕里面的李博谦慢悠悠道：「想要救活她们可以，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罢，李博谦慢慢拿出了一件东西。看到这件东西顿时让我浑身一雳，仿佛整个身躯掉进了冰窟窿一般，刺骨冰凉。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加不安绝望。

　　因为，李博谦手里拿着的是我最大的秘密，也是我最重要的武器，仅仅亚于我的生命。

　　他手里拿着的，便是无所不能的恶魔显示器。我往身上一摸，果然摸不着恶魔显示器，就连身上的衣衫也都被换了。

　　「天使事务所，这个名字不错哦，你还骗了我许多钱，也骗了我老婆许多钱。」

　　李博谦此时用最得意的笑容道：「我翻了我妻子的聊天记录，发现她竟然也委托了天使事务所帮忙证实我外遇。最后，天使事务所交给我妻子一张录音C D，正是那天我们在秘密俱乐部的电话通话内容。所以我自然就想到了，你便是天使事务所的主人。这张C D也正是我们在秘密俱乐部，你与我通电话、听我发泄的时候录下来的。

　　「然后，我便想起了你竟然弄到了坦克。你是个贱种，简直不值一提。我想是因为你有什么尤其犀利神秘的东西帮助，于是我翻遍了你全身，找到了一支普通手机，还有这个不普通的机器。

　　「想要救活她们的话，就告诉我，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怎么用?」李博谦淡淡说道：「你只有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想通了，就拿起计算机屏幕上面的那个麦克风告诉我。要嘛告诉我，让两个美丽的女人活下来；要嘛留着你的秘密，看着她们死去，然后过两天你也死去。」

　　「你只有一个小时。」

　　第二章 更要命的高尚

　　我陷入了从活下来到现在，最痛苦的挣扎。

　　比当年决定是否要把千纸鹤送给章允，比当年决定是否要向章允告白，还要痛苦一百倍。

　　恶魔显示器是我最大的秘密，给我无限的安全戚。

　　一旦失去，或者一旦暴露，我便如此虚弱的赤裸在空气中，这种可怕的感觉，光是想象就让我不寒而栗。

　　但假如我不答应李博谦的条件，那么我就任由章允和楚楚死去，在我的眼前死去。

　　我猛一咬牙，将落在她们绝美面孔的目光移到别处，脸上露出一道冷笑，心硬地自言自语道：「严格来说，她们和我无关。我没有趁机强奸她们，已经是我的人品超常发挥了。为了她们的生命而牺牲我自己的秘密，那绝对不是我的作风，绝对不是我的行为，那种行为简直幼稚愚蠢得可笑。

　　「就算我牺牲自己的秘密将她们救活了，那又怎样？还不是出不去!楚楚终究还是会被弄死,章允说不定被李博谦强奸一百遍。现在让她们死了，反而一了百了，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幸福。她们此时要是醒着的话。肯定会支持我的行为的。

　　「李博谦那个恶心的东西，一旦得了恶魔显示器，简直如虎添翼，不知道要嚣张放肆到什么地步？我怎么看得惯!我就算自己过得不好，就算自己不得好死，我绝对不会让李博谦得意的，我绝对不会。」

　　我脑子里面，拚命的搜刮着拒绝李博谦的理由。

　　一条一条的理由，非常的有说服力，我几乎不用说服，就已经说服了自己。

　　于是，我冷笑着躺在地板上，看着计算机屏幕上的噪声，嘴角扬起，嘲讽着李博谦所提建议的幼稚和荒谬性。

　　然后，我百无聊赖下，又转过目光去，落在楚楚的脸蛋上，看了一会儿后，又将目光落在章允的睑蛋上。

　　这样，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

　　「李博谦怎么会那么幼稚，那么可笑。按照他那么卑鄙的思想，肯定以卑鄙的人格来推测我。所以明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一个自私自立、贪婪小气的人，怎么可能答应他的条件。

　　「李博谦这个禽兽，真是一个白痴啊。」我冷笑着摇摇头，无情地嘲笑着李博谦。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伟大？那都是戏文里面的，那都是骗人的，老前辈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伟大，仁义？义气？英雄救美？值多少钱？」我嗤之以鼻。

　　尽管我一直让嘲讽和冷笑挂在脸上，然而痛苦的神情却越来越浓，眼睛彷佛笼罩上一层黑幕，最后嘴唇都青紫地咬在一起。

　　「噗!」吐出一口浊气，我猛地爬起，拿起计算机屏幕上面的麦克风，快速说道：「我答应你的条件。」

　　说罢，仿佛有股东西将我身上所有的力量全部抽走，我一下子就瘫软下来，脑子里面嗡嗡作响。

　　内心里面，说不出是讥讽，是自豪，是痛苦，是快乐。

　　只是用手掌轻轻拍了拍额头，无奈而又无力地摇头。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以后，头顶上一阵响动，是沉重铁门被掀开的声音。

　　我机械地抬头，期待从上面弹出一个头来，正是我欲杀之而后快的李博谦。

　　然而，李博谦的脸没有出现。

　　回答我的，却是一阵刺耳的嘲笑声，是从计算机屏幕上的音响传来的。

　　「贱种，稍稍玩弄一下你，这个铁门掀开的声音，其实是从计算机里传出的，这个密室根本就没有门，全部被我焊死了。而我也根本不在你旁边，我此时距离你们所处的地方有千里之遥．可以说你所在的密室，周围荒无人烟，你们不可能得救的。」

　　计算机屏幕里面的李博谦脸上依旧带着鄙夷和怜悯，手里拿着最刺激我心神的恶魔显示器，先皱着眉头看，然后朝我笑道：「反正你也用不着了，你之所以不想告诉我，是不想看到我好，对你却没有什么损害，来吧，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玩意，是干什么的？」

　　「你先把抗毒血清拿来，我再告诉你。」我抬着头说道。

　　李博谦仿佛看白痴一样的眼光望我，然后皱眉道：「你觉得可能吗？你拿到血清，还会告诉我吗？你觉得可能吗？」

　　他还待再说，我立即道：「这是一个恶魔显示器，拥有它可以达到任何目的，而不用触犯法律。」

　　「包括你之前弄到的那辆坦克，天使事务所的老板？」李博谦问道。

　　我点了点头。

　　「那怎么使用它？」李博谦紧接着问道。

　　「先拿一支抗毒血清来。」我立即说道。

　　李博谦微微一愕，然后点了点头道：「非常公平，我总共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玩意是什么，有什么用途？第二个问题是怎么使用它。而你需要我救两个人，现在你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拿到一支抗毒血清。」

　　接着，他又笑道：「第一支蓝色的抗毒血清，是治楚楚的，因为咬她们的蛇是不一样的，所以血清也不一样。那么，第一支抗毒血清，就在你的口袋里，在你衣服右边的口袋里面。」

　　我赶紧将手伸向衣服的右边口袋，果然血清就放在那里面。然后，我发现李博谦恶作剧似地大笑，脸上的表情充满了嘲讽。

　　我打开柔软的包装，拿出里面的血清针管，套上针头。

　　但是当我盯着这蓝色的液体看时，又陷入挣扎和犹豫。

　　李博谦是个变态，谁都不知道这里面装着的是什么药，万一是毒药呢？

　　屏幕上的李博谦又一阵怪笑，道：「还有什么结果能够比被毒蛇活活咬死更加痛苦的呢？」

　　我望着楚楚，脸上的生机几乎完全失去，死神已经笼罩她的全身。

　　或许，几分钟后，她就会死去了。

　　我立刻一针刺入她的胳膊，将里面的液体全部推进楚楚的体内。

　　楚楚娇躯微微一颤，然后没有了动静，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

　　此时，李博谦道：「你应该已经能够猜到，另外一支抗毒血清也藏在密室里面吧。那么你可以不用再告诉我关于恶魔显示器的秘密，尝试着自己在密室里面寻找另外一支抗毒血清哦。」

　　我先看了自己全身上下，又看了楚楚和章允，本来我也想去寻找，可是我忽然打消了这个念头。

　　拿过计算机屏幕上的麦克风，我说出了恶魔显示器的具体用法。

　　这下，轮到计算机屏幕里面的李博谦微微一愕，然后正色道：「另外一支抗毒血清，在红色毒蛇的肚子里面。」

　　我惊讶了片刻，李博谦果然非常变态，这支血清的藏身之处，我真的很难想到。

　　我在计算机屏幕下面找到了一支小刀，小心翼翼地剖开了红色毒蛇的肚子，果然里面有一团塑料袋包裹的东西。

　　解开一看，又是一支抗毒血清。

　　这次，我几乎没有怎么犹豫，直接将血清注射进章允的体内．

　　因为我最本能的觉得，李博谦非常喜欢章允，他想要拥有章允，所以是不可能让她死的。

　　等我注射完后，计算机屏幕上的画面消失了，变成了WIN-XP系统的待机画面。

　　然后，整个密室安静下来，接着密室又忽然一暗，所有的灯光全部灭掉。

　　「很晚了，该睡觉了，晚安。」计算机响出了最后的声音后，屏幕也跟着灭掉。

　　密室顿时父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彻底的黑暗。

　　我移到两个女人的中间躺了下来，心中暗道：「虽然现在是不幸的，但是能够躺在两个绝色美女的中间，想必旁人也没有这等艳福吧。」

　　我努力想要让自己睡着，但是却怎么都睡不着。

　　伸手轻轻摸向旁边的章允，发现好像之前惊人的高烧有些退了，不知道是不是感觉作祟。

　　不由得立刻坐起，细细摸二人的额头。

　　果然是退烧了，甚至还有一些汗意。

　　没错，李博谦给的确实足抗毒血清。

　　甚至，二人鼻子还传来稍稍平静的呼吸声，我心神有些安定下来，却又觉得肚子实在饥渴难耐，但是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我总不能将那两条蛇给吃下去吧。

　　强忍着饥饿，我数着羊，逼着自己睡着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可能是几个小时，我是被一阵强烈的饥饿所折磨醒的。

　　我都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了，也许有好几天了。

　　尽管没有半点食物，但是胃袋依旧拚命地磨，使得肚子咕咕的响声在黑暗中尤其的清晰．

　　「真的要饿出命来了．肚子痛死了。「我拚命捣住肚子，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就这样，在黑暗中挨着饥渴足足几个小时后，忽然密室内一阵大亮，又将我眼睛刺得生痛。

　　我第一时间去看楚楚和章允。

　　她们的高烧已经完全退下来了，呼吸也变得平稳，我本来要解开章允的蒙面巾，但是看到边缘处依旧有些浮肿，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等到彻底消肿后再打开吧。

　　二人依旧处于昏迷之中。

　　计算机屏幕再次亮起，画面竟是一桌的美食。

　　顿时，我肚子里面一阵绞痛，口水飞快地分泌。

　　然后，李博谦让人厌恶的那张脸出现在屏幕当中，而且开始说话。

　　「瞧瞧，我这餐桌上的美味多极了，我足足花了两千多块钱。有煎蛋、有三文鱼、有烤鸭、有鹅肝、有话梅、有驴肉、有嫩嫩的竹笋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一种，只好买了许许多多的菜。」说罢，李博谦拿起其中一盘菜端到摄影机面前。顿时，那盘菜在计算机屏幕上无限放大靠近，我仿佛触手可及。

　　我肚子的饥饿感像是被放大了一百倍，肚子都要磨穿了一般，

　　「这盘菜，喜不喜欢吃?L李博谦用筷子挑着上面的菜问道。

　　我几乎神识有点恍惚地伸手，要去抓那盘子上的菜。

　　「砰!」李博谦一把将盘子摔掉，连同上面的菜，洒了一地。

　　然后他用非常惋惜愧疚的口气道．．「你不喜欢吃，我就只有扔掉了。」

　　接着，他又端起一盘菜间我喜不喜欢吃，然后又当着我的面摔掉。

　　就这样，他将桌上所有的美食全部砸了，堆满一地。

　　最后对着我耸了耸肩膀，得意地哈哈大笑。

　　第三章 疯狂性行为

　　我在饥饿中又度过了一天一夜。

　　次日，李博谦再次用满桌的美食来刺激我，只不过他换了一种折磨方式．他找来一个电影画面，里面演着十几个饿汉对着桌上的美食大快朵颐，吃得眉飞色舞，大嚼大咽。

　　而我，肚子几乎被饥饿的胃磨穿了。

　　又是一天一夜，挨着可怕的饥饿。尽管小时候我因为虚荣将生活费提前花完了，会饿上两、三顿，但是也从来没有尝过如此痛苦的饥饿滋味。肚子里面，真的有如同打鼓一般的响声。

　　我可以肯定，现在就算给我一头牛，我也能够吃得下去。

　　我甚至已经饿出了幻觉，眼前满满一桌都是美食，但是等到我伸出手，却又空空如也。

　　我脑子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李博谦是下是正在引诱我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身边还躺着两个女人．李博谦是不是想让我饿到极点，然后做出吃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我顿时打了两个寒颤，自己都觉得恐怖。

　　「下行了，不行了，我挨不住了。」黑暗中，也不知道几点了，或许距离再次天亮已经没有多久了，或许我马上又要接受李博谦的美食折磨了。

　　我猛地窜起，口里喋喋念叨:「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吃了!再恐怖也要吃了!」

　　接着，飞快抓起角落的两条蛇，猛地撕掉外皮，露出赤裸裸的蛇肉，一口猛地咬了下去。

　　「哇!好舒服，好美味啊。」我顿时幸福得几乎昏厌过去。

　　没多久工夫，我便将两条蛇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头颅。

　　肚子里面，难以书明的舒坦。

　　然后我半躺下来，轻轻抚摸着肚子，眯着眼睛沉醉在半吃饱的韵味之中。

　　忽然，头顶上猛地大亮。

　　「嘤!」强烈的灯光不但剠得我眼睛疼，也将楚楚刺醒了。

　　她终于醒了过来，穿着红色长裙的她，娇躯也仿佛蛇一般的蠕动，渐渐地睁开了迷人的眼睛。

　　找了好一会儿，她奸像才找到我的身影，然后低声问道．「我已经死了吗?」

　　「你捉摸到真爱的痕迹了吗？确定这世上是否有纯真的爱了吗?确定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感情吗?」我笑着问道。

　　这是我在旅馆的时候，曾经和她说过的话题。我说过，一个人或许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是否拥有完美的感情。

　　楚楚先是呆了一小会儿，然后半闭上眼睛，接着轻轻地摇摇头，痛苦道:「没有。」

　　「那很好，那就说明你没有死。」我笑着说道，然后走过去，搂着她滑嫩柔软的腰，便要将她扶起。

　　谁知，我的手刚刚碰到她的腰，心中一荡，一股欲火猛地冒了出来。

　　我顺势望向楚楚绝美的脸，又望向她柔麸高耸的乳房，睁大眼睛，拚命地想要沿着她低胸裙子上的乳沟，用力往下探。

　　最后，呼吸粗重地将目光射向她圆滚肥满的肉臀。

　　束腰的长裙，将腰臀裹得紧紧，此时楚楚半坐，越发显得臀部的硕大圆满，便是小腹下面的：一角部位，也微微有些鼓起。

　　「我受不了了。」下腹深处的一团烈火猛地燃烧，不可阻挡地撕毁了我全部的理智。

　　「知道我那两条蛇是怎么死的吗?是我给牠们喂下了你买的那份强烈春药，牠们交尾过多，力衰而死的。我那天吃下的，也是这份春药，然后我经历了这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而你的噩梦，将比我的更加可怕。」李博谦疯狂大笑。

　　我的大手猛地摸向楚楚硕大的臀部，然后一阵欲火冲上脑门，顿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浑身已经如同火烧着一般通红，下体阳物也几乎要撑破裤子，顶起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我强烈的觉得下身阳物要爆炸开来一般，拚命地想要找到一个肉洞狠狠捅进去。

　　接着，感觉到嘴里一阵冰凉，竟然是楚楚在给我喂水!

　　我也没有精神去问她哪里来的水，只是如饥似渴地拚命喝。

　　一边喝水，我的手也没有闲着，攀上楚楚丰满高挺的胸部，用力地揉捏，几乎要将她两只乳房捏爆了一般。

　　乳房还没有捏多久，下腹的那股火焰并没有因为摸到美肉而有所减轻，反而使得我下身的阳物开始拚命颤抖，仿佛要撕破裤子钻出来一般。

　　我双手一阵用力，猛地便要撕开楚楚的裙子。

　　不料脸上一凉，顿时恢复了些许的神智。原来是楚楚用水泼我的脸，然后她双手捧着我的面孔，温柔而又郑重道：「阿郁，你先停片刻。我不要搞得仿佛你强奸我的样子，我要的是我们的情投意合，是我自愿的，是我主动的。是的，我主动和你做爱，我主动让你占有我的身体。」

　　说罢，楚楚柔软的嘴唇轻轻吻上我的嘴，轻轻地吻，然后微微用力的吮吸，吐出柔软的小舌头，舔舐着我嘴里的每一寸。

　　柔软极了，香甜极了。

　　也怪，原先被欲火烧得失去理智的我，现在尽管还欲火焚身，而且情欲一点也没有降低，反而还升高了。但是已经不是之前那种，要挺起超强大鸡巴，找到一个阴道，往死里捅的那种猛烈的兽欲。

　　此时，已经是缠绵的情欲。

　　吻到几乎无法呼吸的时候，我终于松开她的小嘴，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鼻尖。

　　我还从来都没有和这么美丽的女人亲近过，从来都没有。

　　尽管我见过唐棠，见过章允，见过占筱蔓，但是从来没有亲近过，甚至连小手都没有拉过。

　　现在，我的怀里正抱着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而且我正在吻她。

　　想到这里，我顿时幸福得要背过气去。

　　「对，没错。小老公吻我的耳朵，我耳垂很敏感的，好温柔的小老公。」楚楚柔软的小手，非常成熟妩媚地钻进我的衣服里面，忽轻忽重地抚摸着我的胸膛。

　　听了她的话，我轻轻咬上晶莹剔透的小耳垂，只感觉她鼻端一阵呻吟，娇躯轻轻一缩，按住我乳头的手指也跟着一紧。

　　感觉到她的反应，我内心也一阵欣喜，一反之前自私的性态度。用牙齿，轻轻地噬咬她的耳垂，用舌头舔，将耳垂含在嘴里用力地吸．

　　「噢!」女人娇躯一颤，两条长腿紧紧夹住，微微用自己的下腹磨蹭我勃起的阳物。

　　然后，她的小手蛇一般往下，直冲我的胯下。

　　我的老二兴奋地挺着，期待着那双美丽小手的抚摸。

　　谁知道，她的小手滑到老二上方却又忽然停住，反而朝左边大腿摸去。

　　我不满，用坚挺的老二，隔着裤子和裙子，对准她的下阴，用力顶去。

　　「噢!」女人嘴里又一声轻叫，在我大腿游走的小手，忽然钻进裤子的裤裆开口，从内裤细缝钻了进去，直接抓住了我的老二。

　　「很粗，很长很长呢，姐姐从来没有摸过这么长，这么粗，这么凶的阴茎呢。」女人在我耳边呢喃道。

　　接着，女人就只是在裤裆里面揉搓我的老二。

　　我再也无法将精力放在她艳绝人寰的睑蛋上，沿着她雪腻的颈部一路往下吻，最后在她的乳沟处停了下来。

　　很深的乳沟，我多少次想要探究下去，我多少次想要从这条乳沟伸进一个手指，去感觉她娇嫩雪腻的乳房。

　　如今，我可以这么做了。

　　女人的乳沟实在很深，我的手只是在她乳房的边缘游动，那羊脂一般的滑腻感，怎么摸也摸不够。

　　然后，我伸手到她背后，想要将她的胸罩脱下来。

　　楚楚阻止了我，低声说道：「有些时候，女人不脱光比脱光了更有味道。」

　　说罢，她将肩带从右肩扯下，顿时右边的大半个雪乳露在外面，左边的乳房露了小半。

　　右边的乳房，连同乳头也跟着露在空气中。

　　像楚楚这样年龄的女人，还能够有这么粉嫩的乳头真是难得。

　　我的手立刻抓上她的右乳，太软了，太滑了，太结实了，沉甸甸的，还舒服极了。

　　然后，我立刻张大嘴巴，一口咬住乳头。

　　另外一手，将另外一边的肩带也扯了下来，使得左乳也裸露出来。

　　我的嘴巴和双手，足足在她的乳房上停留了好几分钟后，终于恋恋不舍地一路往下，一边将她的裙子往下撸，一边一路亲吻下来。

　　最后，吻到肚脐处，甚至伸出舌头舔了数十秒，然后在下腹发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痕迹，细微到几乎发现不了。

　　我之所以能够发现，实在是因为她的皮肤太细腻了，使得尽管那道刀痕如此细微，依旧能够被我看到。

　　见我反复亲吻那道刀痕，楚楚柔声道：「因为有了这个刀痕，所以我的阴道，还是保持非常紧凑的状态，我经常做相关的活动。」

　　一句话说得我火冒起，立刻便要摸向她的阴部。

　　女人微微一阵挣脱，道：「我非常满意我的臀部，老公，你要先爱抚我的屁股吗？」

　　说罢，女人轻轻趴着躺下，然后撅起臀部。

　　顿时．肥臀如同拱桥一般拱起，配着细腰，形成一个完美的弧度。

　　没有等到我动手，楚楚自己将裙子拉了上去，将雪白肥圆的屁股，显露在我的面

　　她穿着红色的内裤，很小，半透明的，显得屁股越发的雪白。

　　真的是好白好嫩的屁股，之前我上过屁股最美的女人，便是张茵茵。

　　张茵茵的臀形一流，非常的圆翘。

　　但是也没有楚楚近乎奇迹的白腻，轻轻一推动，那团美肉甚至如同水波一样微微晃动。

　　可以肯定的是，楚楚用在臀部上的护肤品，一点都不比用在脸上的少。

　　楚楚的屁股真的很肥、很大，充满了肉欲感。只不过平常在她完美的打扮之下，使得这种肥大臀部的肉欲感隐藏了起来，只觉得这个女人拥有一个完美的曲线。

　　我呼吸已经重到不行了，我非常惊诧，我这个时候竟然还能够欣赏这份美丽，而不是如同野兽一般，掏出自己的老二，对准眼前这个绝美的屁股狠狠地插进去。

　　或许，那强烈的毒药已经被那两条蛇消化完了，我吃下去只是带有春药气息的蛇。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这具充满情色和肉欲味道的艺术品，轻轻地将两办肉臀分开，没有脱下内裤，仅仅只是想要透过薄薄的内裤去观察她的臀缝，她的菊花。

　　由于她的臀部吧圆丰满，所以臀沟也尤其的深。

　　将内裤勒成一条线，顿时露出了臀缝深处的后庭花。

　　后庭花没有毛，肯定被处理过了。

　　菊花周围的褶皱，非常清晰美丽，竟然是一种非常鲜艳的红色。

　　在雪白的双臀中间，拥有一朵鲜艳的菊花，看起来实在艳丽非常。

　　「现在该看姐姐的阴部了..」女人转过脸蛋，媚眼如丝道。然后又将臀部抬高，分开了大腿，凭着两条腿用力，将内裤磨蹭下来。

　　渐渐地，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女人的阴部，这个女人的下体，这个女人的屄。

　　有阴毛，但是不多，比较稀疏，而且经过了修整。

　　但是到了明显的阴唇处，却又没有毛了，显然被处理了。

　　大阴唇偏厚，粉红色，小阴唇偏小。

　　阴蒂如同小拇指一般大小，已经探出头来。

　　阴道口的小阴唇已经张开，红艳艳的阴道，正吐着晶莹的水。

　　真美，太美了!

　　我双手捧着两办白腻的雪臀，将脸凑上，轻轻吻着她艺术品一般的臀部。

　　舌头沿着臀沟往下，在她菊花处打了几个转，微微用力顶了顶。

　　然后，舌头经过阴道口的时候，轻轻掠过，直接达到阴蒂，轻轻地舔，若有若无地舔。

　　「哦!」女人一声淫叫，抬着屁股，让阴蒂追逐我的舌头。

　　娇躯，如同蛇一般的蠕动。

　　我的舌头，就只是在她阴蒂旁边打着转，无比的轻柔。

　　我的双手，轻轻地抚摸她的雪臀，无比的温柔。

　　我轻轻地舔，舌头轻轻地勾。

　　以前我干女人，都很自私，都是以满足自己的性欲为主，所以几乎都不玩什么前戏。自己干完了了事。

　　而今天，我却尤其的温柔，尤其的调情。

　　楚楚呻吟声越来越淫荡，娇驱扭动得越来越厉害。

　　我的手已经不再抚摸她的雪臀，而是轻轻地拍打。

　　舌头。也顶在她的阴蒂上，微微用力地研磨。

　　「哦!用力，快，用力！」女人难耐地磨着地面。

　　我拍打她肥大屁股的手掌越来越用力，磨她阴蒂的舌头也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用力，越来越用力。

　　「啪!」

　　「啪!」

　　「啪!」

　　最后，完全是粗暴的巴掌．狠狠地搧在她完美的肥臀上。

　　「哦!」

　　「哦!」

　　「哦!」

　　楚楚的呻吟越来越大，最后已经变成了淫叫。

　　「啊!啊!啊!」

　　「用力，用力!」

　　我一边狠狠搧她的屁股，一边几乎用牙齿，粗暴地抿咬她的阴蒂。

　　女人淫叫越发高昂，娇躯如同发青的毒蛇一般，拚命地扭曲成各式各样的形状。

　　「啊!啊，干我．．干我，操我..操我，用大鸡巴操我，快操我的屄，狠狠地插进去...」最后，女人几乎用变了音质的嘶喊，转过头淫荡地望着我，一边用力分开自己的屁股，让自己的阴道张得更开。

　　「啪!」我最后用力狠狠地在女人的阴部拍了一计，然后猛地掏出早已经火红流潺的老二，对准洞口，掹地插了进去。

　　足足七寸，几乎没根。

　　女人脖子猛地一扬，一声长嘶，几乎无法出声。

　　我又在她雪臀上一个巴掌，她这才大叫出声。

　　一把将她臀腰提起，让她跪成一个完整的狗趴式。

　　然后，抱着硕大绝美的屁股，飞快地将粗长的老二，狠狠地在流水紧凑的阴道里面疯狂进出。

　　女人安静的气质荡然无存，如同狂野的荡妇一般，疯狂地摇动着屁股，让自己的阴道追逐我的老二，好去摩擦能够让她产生快感的地方。

　　甚至还空出一手，伸到自己胯下，疯狂地揉按自己的阴蒂。

　　「干我..干我....好爽..好爽..之前的假正经都是骗人的，传教士的性交方式是最不爽的。」

　　「插我，快，用力插，用力插!」

　　「插!插!插!继续打我，继续打我，对对，挖我屁眼，挖我屁眼。我洗得很干净的，还有香水。」

　　「肏屄，肏屄，我们在肏屄....我已经很久没被人肏过了，我们在肏屄，快..快...用力肏!用手指挖我尿道。」

　　听着她前所未有的淫荡和疯狂，我体内好像全部充满了岩浆，随时都可能爆炸。

　　为了不让自己爆炸，我只能将前面的肥臀、将前面的女人，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我的老二就是我的武器，疯狂地、暴虐地，狂风暴雨一般，干这个女人，肏这个女人的屄。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李博谦的妻子。

　　我肏．我肏，我肏死你，我往死肏你。

　　我的腰臀，仿佛安了马达一般，对着女人肥臀中央肉洞玩命一般的捅。

　　手指找到她的尿道处，用力地刺，用力地揉。

　　另外的手指，也借着滑腻，插进了女人的屁眼，插入了两根指节，近乎虐待地玩弄她的屁眼。

　　此时的我和楚楚，已经如同疯了一般。

　　「快，快!」忽然，楚楚用嘶哑的声音恐怖喊道，仿佛天要塌下来一般。

　　「按住我的膀胱，按住我的膀胱。继续插我的屄，继续挖我的屁眼..啊..啊....我要死了....用力，用力..」

　　「我死了...我死了..啊...」

　　几乎一阵抂吼之后，楚楚的阴道和屁眼猛地变得无比的紧，将我的老二和手指用力箍住。

　　「啊!」一声长嘶后，「嘶!」 一道又急又粗的水箭，掹地从她的尿道口喷出，将地面打出一串激烈的声音，反射到满地的水雾。

　　足足喷射了数秒后，她嘴里发出哭泣的声音，然后又喷射出一股。

　　喷射完三、四股之后，她的娇躯如同烂泥一般，再也支撑不住，摇晃颤抖地翻倒在一边，瘫软过去。

　　她是舒服了，但是我体内的火，已经快要将我的身体烧着了。

　　我双眼赤红望着胯间的老二，呼吸粗重得如同风箱一般。

　　「啊!」

　　「啊!」

　　没有发泄的兽欲，让我发出一阵阵狂吼。

　　目光猛地落在旁边的章允。

　　不知道为什么，章允这个名字刚刚印入脑子，我本来已经烧到极点的欲火，顿时

　　变成了冲天的大火，比大兴安岭的大火还要凶猛。

　　瞬间失去了所有的理智，掹地扑到章允的身后．一把撕掉她的裤子，抓住她丰满的臀部，用力分开。

　　找到她的阴部，手指在老二摸了摸，让食指相中指沾满了淫液，然后双指猛地刺进章允的阴道。

　　昏迷中的章允娇躯微微一颤，我双指足足在她阴道抽插十几下后，用力掰开她的臀部，然后将烧火棍般的鸡巴对准她的阴道口。

　　「啊!」一声大叫，粗大硕长的阴茎，猛地插了进去。

　　第四章 恶毒李博谦

　　我不知道干了几次。

　　那疯狂的春药，最后在我的体内发挥了最大的功效．

　　我不知道干了几次章允，也不知道干了几次楚楚。我只记得，我一直疯狂地干，疯狂地肏屄。

　　然后，疯扛地将精子射进她们的阴道，她们的子宫。

　　接着又很快地硬起，又拚命地干，拚命地肏。

　　不知道干了多久，只记得最后一次射精的时候，不但睾丸剧痛，就连两条腿也被扯得生疼，然后昏迷了过去。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睡了多久，我醒来的时候，依旧是天亮。

　　浑身酸痛，仿佛最后一丝体力都被榨干了。肚子的饥饿感，又疯狂地袭来。

　　不过，我顾及不到这么多了，因为我脑子里面，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轰鸣。

　　「我干了章允了，我把章允干了，我把章允肏了。」这个声音在脑子里面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

　　最后，几乎要将我的脑子炸开了一般。

　　我本来应该非常高兴的，我肏了章允的屄，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她是我的梦中情人。

　　但是我的心情却很怪，我很不舒服，我非常不舒服。

　　我是希望肏章允的屄，准确说我不喜欢这么赤裸的说法。

　　我是非常希望拥有章允，再露骨一些是，我是希望和章允做爱，而且是非常浪漫的、温柔的，洞房花烛的那种。

　　然而，我却近似野兽一般，疯狂地将她奸污了。

　　我猛地坐起身子，将睡着，或者说是昏迷的楚楚弄醒了。

　　她微微地睁开眼睛，那迷人的眼睛，依旧缠绵，但是已经不复之前的水灵灵了。

　　「天啊，楚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惊讶地看着怀里的美人，美丽得如同花瓣的小嘴，此时已经完全干涸，还裂开了好几道口子，甚至起了很多个干泡。

　　本来水嫩的脸蛋上，此时也变得可怜的干燥，也有裂开的迹象。

　　那场疯狂的性爱，不但透支了楚楚的体力，而且她疯狂的喷潮，也将体内不多的水分喷射出来。

　　此时的她，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了。

　　「宝贝，你怎么了?」我立刻将楚楚抱起，去亲吻她的小嘴，想要用我的嘴巴滋润她。

　　没想到，我的嘴唇也是干燥得几乎裂开，相她小嘴摩擦下，割破皮肤一般的痛。

　　我想要咽一口唾沫，发现喉咙也如同刀割一般。

　　楚楚无力地睁开双眼后，却说不出话来，双手想要伸出来抚摸我的脸，也使不出力气。

　　或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死去了。

　　「李博谦!李博谦!L我在密室中大吼，尽管大吼的同时，我的喉咙也仿佛要被撕裂了一般。

　　计算机屏幕上，没有任何影子。

　　我又大吼了几句，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就在我几乎喊不出任何声音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叹息声，但是计算机屏幕上，再也没有出现李博谦的身影。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计算机的音响传来了李博谦的声音。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讨厌了楚楚。所以看着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做爱，会很过瘾的，我非常乐意见到你们做爱。我以为我会非常鄙夷冷淡地看你们做爱的过程，但是没想到我做不到。」

　　李博谦用尤其阴冷的口气道：「我刚看了几秒钟，就暴怒得失去理智，将我面前的摄影机，还有连接你密室所在的监视器线路都砸了，连另外二口桌上型计算机也砸了。否则，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跑去将你们立即杀了。

　　「你干了我的老婆，觉得滋味怎么样?我虽然没有看到过程，但是肯定很精彩吧，你们真是很温柔啊，我本以为你会变成禽兽的。L李博谦的声音近乎扭曲道：「干得爽不爽?爽不爽啊?爽就对了，爽就好了，用那么大的代价换来的这一炮，要是不爽，才不值得。」

　　「很大的代价让你干楚楚那个贱人一炮?什么代价?为什么是很大的代价呢?」

　　李博谦用变态的声音自言自语道：「究竟是什么代价呢?什么代价呢?」

　　李博谦的声音显得非常诡秘。

　　接着，他用说鬼故事的声音低声道：「因为，在给楚楚准备的那针抗毒血清里面说到这里，李博谦停了停，用近乎巫师的口气道：「那里面，我放了艾滋病病毒!」

　　「哈哈!哈哈!哈哈!L然后，李博谦疯狂的大笑，癫狂的大笑，神经病一般的大笑。

　　一直笑，笑得声嘶力竭。

　　而我呆住了，楚楚也呆住了。

　　两行泪水，从她眼睛流出。

　　或许,这是她眼睛里面最后的泪水，她体内的水分，早已经枯竭了。

　　李博谦笑到最后，便开始痛苦的咳嗽，而且止不住笑了。

　　他拚命地想要止笑，却怎么也止不住。最后捣住肚子，半笑道:「你上次让我中春药，干了一个老妓女，成为我这辈子最可怕的经历。我也让你中春药，让你干一个绝色美女，我用自己的老婆做诱饵。

　　「你让我被老妓女干，我让你中爱滋。怎么样?怎么样?爽不爽?我说过，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要让你一辈子沦落到可怕的地狱。」

　　「哈哈!哈哈!」李博谦又一阵疯狂的大笑。

　　是啊，这次疯狂的性爱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见到楚楚用凄绝的目光望着我，我温柔地将她抱进怀里，依旧温柔地吻着她的小嘴道：「我很幸福，我不后悔，就算这么大的代价，我也不后悔。」

　　顿时，楚楚的美眸二兄，涌起无限的幸福。竟然仿佛体内充满了水分，之前的干涸完全消失了一般。

　　而如同星星般的这一亮后，她眼中望向我的目光，也瞬间变得截然不同。

　　充满了坚定的、真实的，温柔、缠绵的柔情。

　　也正是这种目光，让我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我本来想说，就算是有艾滋病毒也不怕。我会想尽办法夺回恶魔显示器，然后立刻开启任务，将我们二人彻底治愈，根除那个见鬼的艾滋病。

　　恶魔显示器无所不能，不能以人类常规科学解释，所以应该是可以治愈我们的。

　　但是此时，我没有那么笨，不会说出那么煞风景的话。否则，我刚才对她说我和她做爱不后悔、我很幸福的那些情话，会大打折扣的。

　　「按照本来的打算，我是准备让你得艾滋病后，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再活几年，然后全身溃烂，长脓包，最丑陋、最痛苦地死去。」李博谦终于安静了下来，道:「但是我等不及了，我实在等不及了。」

　　「当我想起你们昨天曾经做爱，曾经偷情苟且，我的胸脯就仿佛要爆炸，我仿佛要疯狂，要撕裂这个世界!我等不及了，我不会再让你们活几年的。我会让你们活活的饿死，不，是活活的渴死!两天之后，我过来收尸。L李博谦嘿嘿一笑道：「现在，我要利用这个恶魔显示器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你猜是什么？」

　　接着，计算机的音响安静下来。

　　「我不能就这么死去，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死去。」我一边对自己说，一边要站起身来。

　　楚楚似乎恢复了不少活力，深情地抱着我的腰，依靠在我怀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感，仿佛并不担心死亡的到来。

　　我目光开始在密室里面寻找，在墙壁的角落上，那座木头马桶翻到在地，里面装了好几瓶矿泉水，有一半是空的，还有一半是满的。

　　我顿时欣喜若狂，拉着楚楚起身，跑到木头马桶旁边，拿起两瓶矿泉水便要往嘴里面灌」

　　尽管这些水不多，但是也够我们喝两天的，至少我们可以晚两天死，只要多活两天，就多无数的希望。

　　我拧开了瓶口，闻到水的清凉气息，几乎幸福得要昏厥过去。

　　我刚要自己喝，又停了动作，望着楚楚干裂的小嘴，心中一痛，便将瓶口对准了她的小嘴。

　　楚楚笑得无限幸福，温柔听话地将水喝下。

　　待等到我要对准瓶口喝的时候，她却拉住了我。

　　我不由得笑道：「难不成，你要用小嘴喂我喝水不成?」

　　楚楚轻轻地摇摇头，难过地说道:「这不是水，这是双氧水，越喝越渴，最后连肠胃都会烧掉。」

　　我顿时大惊，将手里的水飞快扔出，然后抓住她的下巴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暍，快吐出来!」

　　楚楚痴痴地望着我，柔声道：「已经咽下去了，这是你喂我的，我自然要暍。」

　　顿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狠狠被戳痛了，泛起了无限的柔情。

　　紧紧地将楚楚抱进怀里，双臂无比用力，像是要将楚楚揉进我的身体里面。

　　接着，我感觉到楚楚的矫躯，开始有些颤抖，彷佛身体里面非常难受。

　　这是因为她暍了双氧水，尽管这双氧水浓度歪局，但是在身体缺失水分的情况下，它也开始灼烧楚楚的肠胃。

　　楚楚颤抖得越发厉害，我心痛得扭曲，只有轻轻地吻着她，抚摸着她。

　　吻到最后，抚摸到最后，看着她痛苦的小脸，还有干裂得越发厉害，又新起了几个泡的小嘴，我的身体也开始发抖。

　　「我操你妈!我一定会杀了你，我一定会让你最痛苦地死去!李博谦。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我对着密室的上空，嘶声大吼。

　　过了好一会儿，楚楚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张开小嘴想要说话，却已经说不出口，唯有用手微弱地指了指躺在角落的章允。

　　意思是让我去看看她。

　　我此时的内心，又是一刺。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此刻是将章允放在内心最深处，还是将楚楚放在内心最深处。

　　我轻轻地将楚楚扶到墙角坐下，走到章允身边，先看到的是她腿边的血迹，尤其的刺眼。

　　彷佛提醒我，刚刚不久之前，我正用粗暴的手段，强行占有了纯洁无瑕的章允，破了她的处女之身。

　　对着血迹看了好一会儿，我才走到她的面前蹲下，轻轻地解下她脸上的蒙面巾，想要采她的呼吸。

　　但是看到她的脸时，我顿时呆住了，彻底的呆住了。

　　她的脸已经不肿了，恢复了美丽的容颜，但是这张脸却不属于章允，而是属于另外一个女陔，叫作张茵茵。

　　「原来是她，原来是她。L我内心苦笑，心中恍然若失。

　　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还是苦涩。

　　我终究没有干到章允，我还好没有奸污了章允。

　　我呆呆地望着张茵茵的脸，过了很久，才苦笑出声。

　　就在此时，忽然啪的一声，整个密室陷入了黑暗，灯灭了，伸手不见五指。

　　去探张茵茵的呼吸，非常微弱。而且她好像从来都没有醒来过，和楚楚一样，她也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

　　李博谦之所以弄肿了张茵茵的睑，让她穿上和章允一样的衣衫，和章允梳着一样的发型，为的就是让我觉得她就是章允。

　　因为我非常在意章允的生命，所以他才能逼迫我用恶魔显示器的秘密换取抗毒血清，还救章允的性命。

　　而真正的章允，李博谦显然是心疼的，是舍不得让蛇咬，更不舍得让章允和我这个大色狼、大淫棍放在一起的。

　　「那么章允在哪里呢」她在哪里呢?刚刚李博谦说要利用恶魔显示器做一件事情，会不会和章允有关？」这些念头如同潮水一般涌了上来，我顿时焦急万分。

　　「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找到出去的方法。」我立刻站起身子，睁大了眼睛，细细地盯着墙壁的每一寸地方，尽管在黑暗中，我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用串头去捶，用手掌去拍，用耳朵去听。

　　「我一定要找到出口!」我嘴里念念有词，尽管这不是武侠小说，所以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关和出口。

　　我拍了每一块地砖，我砸了每一块墙壁上的石块，没有发现任何开阴，也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我一定要出去，我肯定能出去。」我一边坚定说道，一边将眼睛瞪大出了血丝。

　　等我探到楚楚旁边的时候，惊恐地发现，楚楚没有发出任何气息。

　　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是我可以肯定，她睑上的表情依旧温柔幸福，仿佛在她睁开眼的最后一刻，依旧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的身影。

　　「楚楚，宝贝。」我赶紧上前抱住她，去探她的呼吸。

　　没有呼吸了，我心里猛地一绞，几欲疯狂。

　　但是细探下，又仿佛有呼吸。

　　我用力摇晃，她又怎么都不醒。

　　我顿时失去了理智，心神俱裂。

　　彻底的黑暗，更加让我陷入疯狂，我如同黑夜中的困兽一般。

　　「啊!」大吼一声后，猛地站起身体，不知道疼痛，不知道疲倦，猛地用拳头砸墙壁，用脚踢墙壁。

　　一尺一尺地砸过去，一会儿便鲜血淋漓，却也不觉得痛，仿佛没有了知觉一般。

　　一面墙壁砸完，刚刚要砸最后一面墙壁的时候，我已经浑身都溅满了血。

　　「啊：L我一边大叫，一边用脚对着最后一面墙壁拚命地踢，死命地踢。

　　「卡嚓!」忽然，一阵裂开的声音，让我惊讶地立刻停了下来。

　　仿佛是幻觉一般。

　　我呆立了一会儿后，又拚命地踢，一直旸。

　　「喀嚓，喀嚓!」

　　在黑夜中，这裂开的声音尤其的明显。

　　我越发拚命地踢，忽然墙壁裂开一道缝隙，一道光亮猛地射进密室，撕裂了让人害怕的黑暗。

　　「宝贝，宝贝快看，快看!L我欣喜若狂，瞬间彷佛有了千斤的力气，对着这面墙壁拳打脚踢。

　　终于二坦面墙壁轰然塌了下来。

　　然而，我又呆住了。

　　因为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间密室!

　　这间密室有柔软的床，铺着舒服的地毯，有大冰箱和空调，桌子上摆满了饮料和

　　食物，甚至还有红酒，应有尽有。

　　我也知道章允在哪里了，她就在这间舒服密室的床上，柔软的床上，睡得彷佛一个公主。

　　她所在的密室是天堂，而我所在的密室，却是地狱。

　　中间，有一道玻璃，或者两道玻璃相隔。

　　是防弹玻璃!

　　我拚命砸，却丝毫不动。

　　而玻璃的另外一边，李博谦站在那里，对着我诡异的笑，讥讽地笑。

　　不过，他目光望着的却不是我的位置，仿佛望着空处。

　　他好像只是感觉到我在踢墙，却下知道我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好像看不到我。

　　接着，计算机的音响响起了声音。

　　「贱种，你终于砸墙了，比我想象中慢了很久。在墙裂开，和发现中间有道玻璃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从惊喜到绝望的感觉怎么样？」

　　李博谦得意大笑道：「这面玻璃，是防弹单向玻璃。你能看到我，我却不能看到你。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们的丑态，但是我却想让你看到我，看到我是怎么上你的梦中情人的，我会让你看到，我是如何利用恶魔显示器，让章允乖乖地献上她纯洁的肉体，然而我却不能让她看到你们那边，所以防弹玻璃必须是单向的。」

　　说完后，李博谦再也没有理会我们，而是通过扶梯爬出了密室。

　　片刻后，我觉得头顶上微微一亮，地下室顶上的铁盖子被掀开，露出了李博谦那张我恨不得千刀万剐的脸。

　　不过我没有把多余的目光望向他的脸，而是看向了这个出口。

　　大约有零点五平方公尺大小，不过除了李博谦掀开的这个铁盖子之外，出口处还焊着数根钢条，两根钢条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十来公分。

　　这个密室可以说是插翅难飞。

　　「贱种，你饿坏了吧，我现在就给你送吃的了」说罢，李博谦一手捣着鼻子，一手将一包塑料袋的东西倒进密室。

　　一股极度隐心的恶臭扑鼻而来，尽管光线很弱，但是依稀能够看出是极度腐烂的动物肠胃．一眼看去，已经没有了形状，只是黏糊糊的几团。

　　「呕!」瞬间我被臭得头昏目眩，几个干呕后，却吐下出任何东西，只吐出来了一点点的酸水，甚至酸水都吐不出来了。

　　而肠胃内脏，如同撕扯一般的剧痛，真是恨不得立刻死去。

　　我尽管全身乏力，仍依旧飞快后退，抱着楚楚和张茵茵躲到最角落，距离那堆恶心的东西越远越好。

　　但是整个密室只有两、三坪，就算躲在最角落，那种极度恶心的恶臭还是钻进鼻孔里面，我几乎想一脑袋撞在墙壁上，好让自己立刻昏过去。

　　「不用客气啊，慢慢吃，吃完了我这里还有许多。「李博谦大笑着走开，却也不将铁盖子关上。

　　我不由得有些不解，李博谦有那么好心。

　　片刻后，我就明白李博谦为什么不关铁盖子了。因为无数的蚊子和苍蝇闻到密室内的恶臭后，蜂瘫而来。短短一小会儿时间，整个密室内至少聚了上千只蚊子，苍蝇。

　　嗡嗡的叫声，还有飞来飞去的声音，让我几乎要疯狂了。

　　真是羡慕已经昏厥过去的楚楚和张茵茵。

　　就在我已经有些渐渐习惯恶臭和嗡嗡声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此蚊子和苍蝇，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换口味，竟然发现了我们几个活体，然后纷纷朝我们飞来。

　　几千只蚊子和苍蝇，几乎可以将我们覆盖。

　　我恶心至极，但是再也吐不出什么来。

　　苍蝇还稍稍好一些，只是恶心，只是脏。蚊子则会刺人体内吸血，几千只蚊子在人身上吸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架势。

　　李博谦好像杀了许多动物，将附近所有的蚊子和苍蝇都吸引过来。

　　我此时如此虚弱，被几千只蚊子吸血，只怕活活给吸死了。

　　就算没有立刻被吸死，身体也会中毒。

　　最糟糕的是，楚楚这么娇嫩虚弱的身体，挨了这么隐心的毒蚊子后，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只怕立刻死去，而且死状极惨。

　　「啊!」我刚想着，又有几只蚊子叮入我的身体，一阵刺痛，不知道是否因为心理作用，只觉得头脑一阵昏眩。

　　而且，大量蚊子在耳边飞舞盘旋的声音，如同战斗机一般轰鸣　…们似乎正在试探着如何下口。

　　来不及多想，一把将楚楚抱住，飞快压在身下。

　　目光飞快栘向旁边的张茵茵，尽管我也想要护住她，但是我的身体实在压不住两个人，便将她翻了下身体，使得头朝下，然后用她的面巾将脸和脖子包紧。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然后我牢牢将楚楚护在身下，尽量护住绝大部分面积。

　　紧接着，无数的蚊子齐齐下口，刺入我的身体吸血。

　　我顿时觉得浑身一阵战栗，然后是一阵抽搐感，剧痛后遍体冰凉，一阵阵可怕的干呕涌上，却又连干呕的力气都没有。

　　一阵阵麻痹袭上身体，我头脑渐渐也变得麻木，心底也越来越凉，越来越黑。

　　尽管此时我看不见在我身上吸血的毒蚊子，但是我感觉到每一只蚊子都畅快地吸血，每一张睑都舒爽而又狰狞，就仿佛李博谦的脸。

　　「我和你拚了!」我猛地爬起身，拉过张茵茵的身体，让她盖住楚楚。

　　然后我伸出巴掌，对着空气猛拍。

　　密室里面的蚊子实在太多了，尽管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每拍一次，巴掌中至少会死十几只蚊子。

　　片刻后，整个手掌都是湿漉漉的，全部是蚊子的尸体和鲜血。

　　我越拍越亢奋，仿佛每一只蚊子都是李博谦，我狠狠一巴掌将他拍得粉身碎骨。

　　不过，我体内脱水，足足几天几夜没有吃东西。疯狂一小会儿后，背后一凉，心底一阵抽搐，猛地摔倒在地，昏厥过去。

　　顿时，数千只蚊子如同乌云一般，黑压压朝我覆盖。

　　此时，我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真的触手可及。

　　第五章 可爱的天使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仿佛真的死了。

　　身体有千斤之重，眼睛不能睁开，手不能抬起。

　　隐隐约约的余丝感觉，仿佛死亡期间，灵魂即将离开的藕断丝连一般。

　　依稀，有什么东西在动，在轻轻咬我，在拨弄我的睑，在哭。

　　一缕神识晃过，像是马上就要睡着的人被旁边的事情牵引到了，勉强凝聚起精

　　渐渐地，旁边的感觉变得清晰起来。

　　妤像有舌头在舔我的睑，一边舔，一边咬我的衣服用力拖，还一边呜咽一边哭。

　　「是谁?是楚楚吗?」我浑浑噩噩想着．

　　然后，感觉到那个东西越哭越大声，最后一边大叫，仿佛要与人拚命的犬吠。

　　「我的小土拘!」我终于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顿时，一阵暖意从心底涌起，精力似乎也因此凝聚起来，撑着我睁开眼睛，动了动。

　　小土狗立刻发现了，刚刚牠以为我死了，正要冲出去咬死仇人。

　　此时感觉到我动了，牠生生上住了脚步，然后一阵呜咽，飞快折身回来接近我的脖子间，拚命地舔我的脸，用牠的爪子挠我的脸。

　　我一下子仿佛恢复了些许的力气，双手将牠抱住。

　　此时天已经有些亮了，所以密室内也有了光线，尽管很弱。

　　是我的小土拘，不过牠更加瘦小了，而且浑身都是土，毛发凝结，甚至还有好几处伤痕。

　　就和我刚刚捡到牠的时候一样。

　　真不知道牠是怎么样找到我的，我被关在这地下室，已经好几天了。

　　之前，我最晚到凌晨三、四点也会赶到房间。小土狗一直在家里等我回去，可能是等到第二天、笔二天都没有等到我，于是牠心焦害怕起来，就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一路闻着我的气息，一路找。

　　真不知道牠小小的个子，要躲多少车轮，要走多少路，要受多少条其它狗的欺负，还有一些淘气小孩的弹弓气枪，甚至成人的棍棒。

　　牠不知道受了多大的惊吓，鼓起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意志，才能在毫无头绪之中将我找到，牠才那么小。

　　尽管我已经脱水，但是随着心里一阵阵酸麻，眼眶一阵阵酸涩，我顿时泪流满画。

　　将小小的土狗抱在怀里，无限的心疼，无限的怜惜．

　　不顾牠身上的污泥，我将牠紧紧贴在脸上，尽管深陷囹圄(ling二声，yu二声，牢笼或困境)，但是心空竟然有无限的幸福感。

　　因为自从小时候偷听到父母的话后，一直到长大，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而且被许多人抛弃。

　　被父母抛弃，被养父母抛弃，然后被老师抛弃，被同学抛弃，被情人抛弃。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不层我。我本以为有了钱后，这种可怕的孤独感就会消失，就会有安全感。

　　但是有了钱后，带来的只有不愁吃饭的感觉。孤独寂寞感，依旧厉害，甚至更多了一些空虚感。

　　李慧君曾经温暖过我的心，但是我不确定，我不敢百分之百的相信。

　　因为我尝试着相信她的时候，就差点死在她的手里。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理想是将我遇到的美女全部上了，全部干了。但是却不是想要拥有她们，也不是想要和她们结婚。

　　因为我对人心、人性、情感充满了悲观，只有自己才是真的，没有别人会为我流泪。

　　书中痴情万种，男女宁愿殉情也不愿意苟活。

　　而我一路见来，丈夫入土不过几曰，女人便有了新欢入门，眉眼间的凄凄感，即将要绽开的笑颜，遮遮掩掩，假假真真。

　　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自己是真的。

　　然而，小土狗一下子窜了进来!

　　它毫无保留地依赖我，信任我。就算我对牠不算太好，尽管章允对牠更加温柔，但是牠也不会想要去跟章允，而是跟着我。

　　而此时，牠也成为我心灵上的依赖、慰藉，让我灰暗的心境，有了一些光亮。

　　我将牠抱在面前，望着牠那依旧无比依恋，却又害怕恐惧的眼睛，牠害怕失去我。

　　「路上有没有拘欺负你?有没有人打你?你吃了什么?多少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柔声问着，尽管牠听不懂。

　　接着，我感觉我手里有点湿，不由得伸出手一看，却发现手里竟然有血迹，连忙朝小土狗身上望去。

　　果然，在小土狗那条受伤的腿上，看到了一道伤口，此时正留着血，一条绳子紧紧勒在牠细细的后腿上，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肯定是有人抓住小土狗绑住牠的后腿，或者吊牠，或者想要打死牠吃肉。

　　「我一定要杀了他!」我顿时怒吼道。

　　然后，轻轻解开绳子，小土狗顿时痛得一阵哆嗦。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伤口，然后轻轻扭着牠的后腿，害怕骨头折了，小土狗其中一只后腿已经骨头受挫了，这条千万不要再折了。

　　还好，骨头没有断，我松了一口气，顿时想要去揉牠的伤口，包扎一下。但是自己的手更脏，而且有许多死蚊子，只怕有毒，不好去触碰伤口。

　　接着，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满室乱飞的蚊子，此时连半只都没有了。

　　「难道吸饱飞走了?」我心中道，不过想想也不可能，要是被牠们吸饱，我早就成为干尸了。

　　就在我惊愕间，小土狗在我怀里微微挣扎。

　　我不解地望牠，却见牠朝我轻轻叫了两声，然后从我手里跃下，一瘸一拐跑到密室顶端的出口底下，对着出口轻轻叫唤。

　　然后，牠拚命往墙壁上窜，想要爬上墙壁，显然是要出去。

　　但爬了好几次后，发现怎么都爬不上去，牠焦急地回头望我，想要我帮忙。

　　我勉强栘到洞口下面，颤颤巍巍站起，几下摇晃，几乎要摔倒在地。

　　小土狗顿时紧张地望着我。

　　我仰头看着出口处，距离脚底至少三、四公尺，我只不过一百七十五公分，就算举起手才两公尺。

　　即使我将小土拘举在手里，小土狗距离洞口还有近两公尺，如果大狗还能够跃上去，可小土狗那么小，肯定跳不上去。而且上面还是用铁条焊着，往上跳说不定会撞到脑袋，尤其小土拘两条后腿都有伤。

　　忽然，我目中余光看到了手里的绳子，顿时有了主意。

　　这条绳子尽管很细，不可能支撑住我的重量，但是小土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整条绳子，大约有四公尺来长。

　　我赶紧在地上找到了注射完血清的没用针管，绑在绳子的一头，然后瞧准头顶上出口两道铁条的缝隙，用力往上一扔。

　　没有扔准，掉了下来。

　　又扔，又没准，掉了卜来。

　　我越来越紧张，因为天越来越亮，往常这个时候李博谦就要回来了．

　　而且扔了几下后，我头脑昏眩，全身酸软，几乎马上要瘫软下去，嘴唇已经完全裂开，甚至嘴巴内壁都已经变得干烁不堪了。

　　想必，楚楚的情形更严重。

　　「我非扔准不可。」我低声一暍，猛地一扔。

　　成了!绳子绕过了其中一条铁条，有针管的一头因为重量而垂落下来，整条绳子悬挂在铁条上。

　　我将绳子的两头并在一处，然后把小土狗抱起，将其中没有绑针管的绳头放在小土狗面前，道：「紧紧咬住绳子。」

　　小土狗不但用嘴巴紧紧咬住绳头，还用两条前腿紧紧抱住，尽管不起什么作用。

　　然后，以上面的铁条为支点，我将绑针管的绳头往下拉，此下彼上，小土狗便缓缓上升。

　　等到了洞口处，小土狗两条前腿往铁条上一抱，小身子一扭，松开嘴，身子顿时站在铁条上，出了密室。

　　牠朝我望来一眼，轻轻叫唤了一声，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我也没有离开，就站在底下等着。

　　大概过了几分钟后，我看到了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洞口上，只不过嘴里多了一颗香瓜。

　　而且还是一颗很大的香瓜，牠身子那么小，比香瓜大不了多少，所以牠咬着藤，几乎是拖着来的。

　　拖到密室洞口处，小土狗松开嘴，想要让香瓜从铁条缝中落下。

　　但是那香瓜有点大，铁条缝隙有些小，刚好夹住掉不下来。

　　小土狗顿时急得团团转，一边轻轻叫唤，看得我忍不住笑。

　　最后，小土狗竟然身子索性站在香瓜上，用力的跳，用力的踩。

　　「啪!」香瓜终于受不了牠的踩踏掉了下来，牠还来不及欢呼，也跟着掉了下来。

　　我一手抱住香瓜，一手抱住小土狗，顿时哈哈大笑。

　　将手使劲在衣服上擦了擦后，我把香瓜往墙壁上一砸。

　　这香瓜熟透了，顿时裂开几办，一阵香味飘来，我肚子猛地抽搐，张开大嘴，便要将香瓜吞进肚子里面。

　　我都不知道多少时间没暍过水，没吃过东西了，此时这个香瓜在我面前，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美味，比百万千万都要值钱。

　　它是救命的。

　　不过我最终忍住了，来到楚楚身边，将楚楚娇躯翻过来。

　　望着楚楚干裂起皮的嘴唇，赶紧伸手去探她的呼吸。

　　呼吸还有，不过气若游丝，随时都会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轻轻捏开她的小嘴，也不用挤，直接将香瓜里面的汁液往她嘴里倒。

　　这个香瓜真的很大，小上狗这个宝贝，看来是挑了最大的一颗咬过来的，足足有一、两斤。

　　不过，光凭着香瓜里面的汁液还是不够，毕竟楚楚已经脱水了很长时间了。

　　我猛地咬下一大口香瓜，顿时嘴里汁液横溅，满嘴香甜，一股甘甜凉飕飕地从嘴里滑落喉咙，

　　仿佛枯裂的田地受到雨水滋润，真是神仙一般的享受。

　　我也不敢多咽，将大口的汁液含在嘴里，然后渡入楚楚的小嘴里面。

　　转头看最大的功臣，小土狗斯文地蹲坐在我旁边，眼睛瞪大地望着我手里的香瓜，还有我嘴里嚼动的痕迹。

　　想必小东西为了找我，也很久没有吃东西，馋饿得不得了了。

　　这颗香瓜还是牠摘来的，但是却不吃一口，只是乖乖地坐在旁边看。

　　我一阵窝心，随手拿过一大块，放在小土拘嘴前，道:「吃。」

　　小土狗还犹豫地望着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该吃。

　　「又不是为了吃饱，只要够救命就行了。」我笑道，然后将香瓜放进牠嘴里。

　　小土狗方才幸福地咬着香瓜，满口汁液地嚼。

　　大概将三分之一的香瓜全部嚼成汁液喂到楚楚嘴里后，楚楚的小嘴才有了一些湿意，脸色也好看了许多，呼吸也沉稳了一些，只不过依旧没有醒来。

　　又按照同样的办法，将另丝二分之一颗的香瓜喂到了张茵茵的嘴里。

　　最后不到三分之一，我一个人独食，只几口便吃完了。

　　尽管没有吃饱，但是肚子舒坦多了，仿佛吃了人参果一般舒坦。

　　而之前的香瓜虽然是嚼给楚楚和张茵茵吃了，但是也只是给她们吃汁液，那些过咀嚼后的渣子，还是被我吞进肚子里面了。

　　小土狗肚子小，吃了一块后，也舒坦地躺在我怀里。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可以做的是让小土狗跑出去找人求救。

　　但是我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我舍不得。而且外面的人也听不懂，非但不会来救，说不定遇到嘴馋心狠的，还想将牠杀了吃肉，尽管牠那么小，但是就有人喜欢吃小狗。

　　小土狗在我怀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忽然又微微地挣扎，要跳出去。

　　我不解地望着牠，只见牠走到一小块瓜皮旁边，伸出前爪去挠那瓜皮，想必是想多摘一些瓜来。

　　我有些犹豫，因为说不定李博谦就要回来了。

　　但是小土拘已经跑到出口下方了，然后转身催促我。

　　总不能让小土拘一直待在密室里面，可不能被李博谦发现。

　　尽管舍不得，我还是要将小土拘弄到外面去，至多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等我。

　　于是，又按照老办法，将小土拘弄出了密室。

　　果然过了一会儿，小土狗就咬着一颗香瓜过来，直接将香瓜扔下了密室，我在下面接住。

　　这次小土拘聪明了，不摘太大的，所以这些个香瓜也没有被卡在铁条缝隙里。而且小土狗发了狠，足足摘了十来颗之后，还要跑过去摘，乐此不疲。

　　「够了，够了!」我赶紧在下面摆手，看着小土狗听话地站住了，然后俯下身子朝我看。

　　「宝贝，你赶紧躲远一些，躲在草丛里面，不要发出声音，要小心蛇..」没有等我说完，小土狗后退轻轻一跃，直接从铁条缝隙间跳了下来。

　　牠直接跳进我怀里，然后不管我再怎么说，都不肯出去了，要在密室里面陪着我。

　　「陪着便陪着吧，反正我也好舍不得你走。」我心里暗道，然后一边抱着小土狗依靠在墙角想着如何脱逃，一边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又过了十几分钟，还没有听到李博谦回来的声音，但是心里总觉得不妥。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从现在开始装死。因为假如没有小土狗的话，我也距离死不远了，或许现在已经死了。

　　这里有十来颗香瓜，足够支撑我几天吃的了。我就等着李博谦下来收尸，或者下来虐尸。

　　我要找个最好的机会，将他一击而倒。

　　将香瓜和小土狗都放进木头马桶里面，然后盖上盖子，没有盖严实，留给小土狗喘气。

　　「不要发出声音，知道吗?」尽管我知道小土狗不会发出声音，但还是吩咐道。

　　然后，我就直接趴在地上，仿佛死去一般，一动不动。

　　老实说二逼个装死计还有两个下确定因素，那就是楚楚和张茵茵，因为她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醒过来。但愿她们醒过来的时候，李博谦没有躲在上面。

　　第六章 逃脱计划

　　果然，过了几分钟后，李博谦没有任何声息地出现在洞口上，装死的人自然看不见。

　　因为我听到他一声惊呼，还有一声冷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惊讶。

　　然后，他竟然将洞口外的铁盖子也锁上了。幸好小土狗后来有摘了许多香瓜，否则小土狗再也没法出去，若李博谦忍着几天不来收尸，只怕我们真的饿死在里面了．

　　接着，李博谦卜到隔壁那间舒服的密室里面。

　　他先是用最恶毒的语气骂了我，仿佛想要试探我的反应，我自然不会有任何反应。

　　「我就要开始搞你的梦中情人了。」李博谦得意道。

　　我心中猛地一跳，但是依旧一动不动，目光却轻轻开了一道缝，透过玻璃望着另外那间密室的情形。

　　李博谦果然朝章允的床前走文，无限痴迷地望着章允绝美的面孔。

　　接下来的事情，顿时变得有些诡异。

　　李博谦仿佛神棍一般，比划着非常奇怪诡异的动作，就像巫师一般。

　　然后，他手指按着章允的头上，而且手指的姿势非常讲究。

　　接着，嘴里在章允的耳朵飞快地说着什么，只不过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只见他不停地说、不停地说，看着他的口型，说得很快，仿佛在叙述某一件事情。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表情凶狠、狰狞、淫荡。

　　足足说了半个多小时后，李博谦才停止，然后手指松开了章允的脑袋，又用痴迷的目光看着章允。

　　整个过程中，章允彷佛处于昏迷之中，但是随着李博谦的动作还有言语，章允那绝美脱俗的面孔，也跟着变幻出各式各样的表情。

　　先是痛苦，无比的痛苦与耻辱。这种表情只有在爱惜清白、视贞节如命的女子在被人奸污了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痛苦和仇恨。

　　而且，她脸上的表情一直在抗拒、在挣扎，虽然她的娇躯一动不动。

　　挣扎与痛苦过后，她绝美的脸蛋陷入了麻木，脸上没有了丝毫表情，仿佛因为之前的痛苦和屈辱，而对外界的任何事情变得无动于衷。

　　此时，李博谦又伸手按住她的脑袋，脸上的表情变得无比的温柔。在她的耳边喃喃细语，像是一个慈父在安慰受伤的女儿，又像足一个温柔的丈夫，在怜惜在外游荡犯错的妻子。

　　李博谦足足在章允耳边说了近一个多小时的甜言蜜语之后章允睑上的表情慢慢平静下来，变得平和。

　　而李博谦面色忽然一变，变得尤其的邪恶与淫秽，面孔变幻着邪恶与嘲笑的表情，在她耳边调笑着，仿佛说着各样的淫言秽语。

　　只见章允的脸蛋越来越红，越来越红，神情变得忸怩、惭愧、自责。

　　最后，随着李博谦面孔几乎狰狞的时候章允的脸上已经娇艳欲滴，妩媚得近似有股淫荡。

　　就彷佛一个自慰被偷偷抓住的女孩，被人拚命挖掘出内心中的淫荡，然后一直告诉她，你有多么淫荡，你一切表现出来的纯真都是假的，你的本质是淫荡的。

　　最后，就在章允睑上的表情，已经妖媚得如同桃花一般，鼻翼呼吸越来越急促。

　　李博谦拿出一瓶药物，放在章允的鼻子面前，使得在章允急促的呼吸下，那药物被吸进体内。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那瓶药物应该足一种特殊的春药，甚至能够长期改变人体质的春药。

　　另外，李博谦还将这种药物抹在章允的太阳穴上、手腕脉搏上。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章允流露出这种表情，章允从来都是阳光的、纯洁的，仿佛与春情无关。

　　而此时，春情勃发的睑蛋，让我热血沸腾、下身勃起，也同时让我觉得非常陌生。

　　李博谦顿时无比兴奋而又紧张地盯着章允的脸蛋，嘴里淫荡的言语，越发快速而又喋喋不休。

　　两只眼睛，射出狼一样的光芒。

　　就在我觉得章允在昏迷中会呻吟出声，会自己脱掉衣衫找男人交媾的时候，章允脸蛋神情忽然一变，仿佛回忆到什么。

　　然后，整张睑蛋的表情又陷入挣扎、惶恐之中。

　　她的表情越来越痛苦，忽而淫荡，忽而惊恐，最后脸上表情的争斗激烈到彷佛随时都要崩溃的地步，验蛋上已经露出一种不健康的酡红。

　　李博谦顿时惊慌，惋惜地叹息后，拿来一支针管，将一种药剂注射进章允的体内。

　　章允立刻安静了下来，似乎陷入了沉睡。

　　这药剂，想必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

　　而李博谦的表情也变得有些烦躁，找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用力地揉着自己的眉头。

　　他的表情告诉我，对于章允的试验再次宣告失败了。

　　然后，他拿起一本破旧枯黄的册子，半躺在椅子上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陷入沉思。

　　我趴在地上装死，内心却无比震撼。

　　很显然，李博谦在对章允施术，还是一种淫荡邪恶的邪术。类似于巫术和催眠的东西，能够通过改变激发人的梦境，从而将有些事情刻骨铭心地烙印在对方的心中，从而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内心世界，使得纯洁的人变得淫荡，使得高尚的人变得邪恶，使得光明的人变得黑暗。

　　不过我并不知道，李博谦针对章允的这种行为，是已经进行了很久，还是从绑架她的那天开始进行。

　　但是，好像一直到现在，李博谦都没有成功，在昏迷与睡梦中，章允总是能够守住自己的心智。

　　由于距离我的视野实在是近，所以章允最后脸上的表情我几乎看的清清楚楚。

　　就在她几乎要滑入李博谦的心灵陷阱时，好像忽然有一件事情猛地钻进她的脑海，使得她立刻恢复了清醒，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

　　不过，这些都只是我自己的猜测罢了。但是我知道，章允此时已经摇摇欲坠，或许下一次，或许下下次，从心神上就要落入李博谦的魔爪了。

　　所以，我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必须立刻出去。

　　李博谦足足在拿着那本书看了几个小时后，才暂时离开，想必是去吃午饭。

　　这次李博谦离开，我并个敢轻举妄动，没有起来吃东西，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装死。

　　楚楚相张茵茵也依旧没有醒过来，小土狗仍待在桶里面乖乖地没有发出响声。

　　果然，仅仅半个多小时后，密室里面忽然灯光大亮，然后计算机屏幕上的音响又开始响起李博谦那让人厌恶的声音。

　　只不过这次李博谦发出声音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试探性，试探我这边可有反应。

　　结果，他足足辱骂了我半个下午，也没有得到我这边的任何响应。

　　「总算是死了吧。」末了，李博谦的这一句让我欣喜若狂。

　　只要他相信我死了就好，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过来收尸的。

　　但是，我就这么等着等着，等到密室灯光再次熄灭的时候，李博谦依旧没有过来收尸的意思。

　　我一直保持相同的姿势一动不动，浑身都已经僵硬了，有着说不出的难受。

　　依稀是吃过晚饭后，李博谦又过来待了几个小时，差不多到了深夜，才离开隔壁去睡觉，想必他并不在密室里面睡觉。

　　就在他爬上梯子离开隔壁密室的时候，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离开，我就可以好好做一下肢体的伸张，还可以吃些东西了。

　　我正准备从地上跃起之时，直觉得不太对劲，仿佛黑暗中有人在窥视着，不由得依旧一动不动。

　　果然，过了十几分钟后，头顶上响起了脚步声，刚才李博谦一直趴在铁盖子上偷听下面的动静。

　　尽管有了他离开的脚步声，但是我依旧不敢轻举妄动，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下动。

　　还没一会儿，小土狗飞快地从木桶里面窜了出来，钻进了我怀里。

　　这个时候我差不多算是完全放心了，因为狗的嗅觉非常敏锐，李博谦是否真的离开，牠是可以知道的。

　　就在我准备与小土狗说几句亲近话时，忽然旁边传来一阵嘤咛声，然后是衣衫的簌簌声。

　　「莫非楚楚醒过来了?」我顿时心中狂喜，也暗自庆幸，好在楚楚没有在李博谦离开之前醒过来。

　　「楚!」果然是楚楚醒了过来了，醒来的第一句就喊了一个字。

　　我顿时笑道：「你是在叫我，还是在叫你自己啊?」

　　那边的楚楚尽管刚刚醒过来，虚弱得很。但听到我的话后，轻轻地张了张嘴，想要笑出来，然而虚弱的她并无法笑出。

　　我欢喜地过去，将楚楚柔软的娇躯抱在怀里。

　　「我们这是死了吗?」楚楚第一句话问道，接着又摇了摇头道：「应该是没有，地狱里面也没有这么臭的。不知道是不是太渴了，我在梦里还梦到吃喝香瓜果汁了，甜得很，真是馋死了。」

　　我顿时笑出声来道：「没错，你梦中的那香瓜汁还是从我嘴里嚼出来，喂到你嘴里的，但愿你不要嫌弃。」

　　「我永远都不会。」楚楚柔声说道。她下意识地舔了舔舌头，顿时呆住，惊讶自己嘴唇竟然不是那么干了，而且喉咙也没有之前那么火烧火燎了。

　　我忽然拿来一颗香瓜放在楚楚的鼻子面前。闻到香瓜的味道，楚楚顿时伸出手一抓，果然抓到了一颗圆圆的香瓜。

　　她惊喜莫名道：「哪里来的？哪里来的？」

　　我将一边的小土狗放在楚楚的面前道：「是我们的小宝贝摘来的，我们的命都是这只小宝贝救的。」

　　接着，我将小土狗的事情告诉她，一直讲到小土狗千辛万苦找到我，又摘了香瓜救了我们的性命。

　　楚楚大是心疼，立即将小土狗抱进怀里怜悯，另外小手小心翼翼地要去抚摸牠后腿上的伤口。

　　尽管又饿又渴，但是因为小土狗的关系，我和楚楚都暂时忘掉饥渴。

　　「假如我们能够出去的话，让牠经常在我家住好不好？」楚楚温柔地抚摸着小土狗的后腿朝我说道。

　　「只要牠愿意。」我笑着说道，接着补充了一句：「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都是我钟爱的宝贝。」

　　「该吃晚饭了，今天最好吃得饱一些，然后我们就要长时间装死，直到将李博谦骗过来。「我找不到工具，依旧将香瓜砸制一道缝，然后从中分开二块。

　　我一块，楚楚一块，小土狗一块。

　　然后两个人和一条小狗无比幸福地享用香瓜大餐，吃得嘴角都湿透了。要说，还是小土狗的吃相最文雅。

　　两个人和一条小拘，足足吃了五颗香瓜，肚子填饱了，身体的水分也得到了补充。甚至觉得浑身也充满了力气，楚楚说话的声音，也明显大了一些。

　　不过嗅觉也灵敏了不少，这密室里面的恶臭，让她极其难受。

　　「这是李博谦那个变态，把烂掉的动物阳胃扔下来。」我并没有告诉她我替她挡无数毒蚊子的事情，我心里到现在都还奇怪，怎么蚊子全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过亏得这些东西，否则我们在下面装死，却没有尸体腐烂的臭味，狡猾如鬼的李博谦足不会相信的。」我接着说道。

　　「她还没有醒来呢。「楚楚靠在我的怀里，指着那边的张茵茵道，她仿佛不愿意提到李博谦这三个字。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张茵茵气色一直都比楚楚要好，现在呼吸也比较沉稳，但是就一直没有醒来过，不知道是不是被喂了什么药物。

　　「但愿她在出去之前都不要醒过来吧。」我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进了楚楚的胸部，揉捏着她圆挺柔软的胸部。

　　真是饱暖思淫欲，才刚刚吃饱，美人在怀，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地下的老二也挺直得老高。

　　楚楚的呼吸也顿时变得急促起来，但是强忍着在我耳边低声说道：「牠在旁边，牠太小了，不好看到这些场面的。」

　　我的动作也不由得停了下来。之前我和一个裸女玩视讯，正要苟且的时候，也想到小土狗在旁边，硬是忍着没有做那些淫秽的事情。

　　「还有，我被那混蛋注射了艾滋病毒。上次我们的性事说不定没有让你染上，但是做那种事情一多了，肯定就会染上了。」楚楚哀怨道。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要是我们出不去，那么艾滋病不艾滋病也无所谓，根本活不到艾滋病发作的那一天。」就算在黑暗中，我也紧紧盯着她的双眼，坚定道：「只要我们能够出去，我绝对百分之一百能够治好这个见鬼的艾滋病。尽管这有所违背现在的医疗条件，但是我绝对保证，我可以做到。」

　　楚楚小嘴微微张了张，仿佛想耍说什么，但是却没有说出来，而是换成另外一句，温柔的一句。

　　「我相信你。」接着楚楚又道：「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一些的好。以后假如能够出去了，做好最保险的防护措施，我们才..」

　　楚楚尽管说得非常温柔，但是意思却非常坚定，我便打消与她大干一场的念头。

　　于是，二人拥抱着，说着各式的言语，聊天，逗弄小土狗。

　　到了后半夜，我们才保持之前的姿势趴在地上睡觉，或者说是装死。准确说是一边睡觉，一边装死。

　　过了一会儿后，我又想起了一个念头，于是手指找到一处干涸的血迹，用口水吐湿了后，手指蘸着在地上写了几个字。

　　然后身体压在上面挡住这些字，只留下一半的字在外面。

　　或许哪天李博谦发现了这些字后，会忍不住好奇想要知道下面写的是什么，但是只有移动我的身体，才可以看到下面的字。

　　第七章 「腐烂」的身体

　　就在我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之际，密室中忽然灯光大亮，如同白昼。

　　顿时，我睡意全消，心神一下子猛地提了起来。

　　李博谦又准时来了，我清晰地感觉到楚楚也醒了过来，但是依旧一动不动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我轻轻眯着眼睛，看着李博谦从梯子下到隔壁的密室里面，他的手里提着一台笔记型计算机，之前好像这台笔记型计算机他是从来都不离身的，只不过今天手里多拿了一些电线。

　　到了隔壁的密室之后，他没有立刻说那些刻薄的言语来骂我，而是将之前被他砸碎的计算机碎片收拾好，以及把扯断的监视器线拔掉之后，重新换上新的电路，然后给笔记型计算机通上电，又将视讯线路接在计算机上。

　　就在他将计算机打开之时，我立刻将脑袋垂下去，紧紧贴着地面。

　　因为我知道，李博谦已经将之前毁坏的监视器电路重新修好了，他又能够清楚地从计算机里面看到我这边的情景了。

　　接着，我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恶心的事情，我此时脸贴着地面，在亮得发白的灯光下，我看清楚了地上密密麻麻全部是蚊子的尸体，几乎铺了一层。

　　我终于知道之前我醒过来的时候，蚊子为何会全部不见，原来是死满了一地，只不过之前并没有发现。

　　「坏了。」我心中暗道，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要一直保持纹丝不动的姿态，好表示自己已经死去。

　　否则只要动了一下被李博谦发现，那我的逃出计划便泡汤了。

　　而且只要李博谦一天不来收尸，我就一天不能吃东西，还奸昨天晚上有先见之明，吃了很多香瓜。

　　或许到晚上的时候，李博谦熄灯之后，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可以偷偷吃东西。

　　好像没有听说买来的摄影机会有红外线夜间拍摄的功能，或许有，但是至少我在电子市场没有看到过。

　　果然，那边的李博谦重新在计算机上看到我了，然后用非常厌恶的口气道：「贱种，别以为我下知道你在装死。」

　　我心中一跳，依旧一动不动。

　　「你的血都带满了艾滋病毒，那些蚊子吸了你的血后，全部死干净了....咦？」

　　李博谦好像在计算机屏幕里面发现了我身下压着的血字，但是看不怎么清楚，便在嘴里猜测着各个字，接着又鄙夷一笑道：「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贱种的伎俩，想要用这些字勾引起我的好奇心，想让我过去看清楚，以便你趁机攻击我，然后脱身？你做梦吧!」

　　尽管我知道李博谦是在试探，但是心中依旧在担忧，因为李博谦实在太狡猾多疑了。

　　按说，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还活着，所以按照猜测，我现在都已经活活渴死了，且日不说还被几千只蚊子吸血。

　　应该是早就死了，但是他依旧不愿意上当过来看上一眼。

　　李博谦叫骂了一阵之后停住，然后淫笑地说了一句道：「贱种，我又要开始搞你的梦中情人了。或许今天，或许明天，她看到我就会如同飞蛾见到灯火一般扑上来。让我摸她的乳房，让我摸她的阴道，给我口交，让我肏屄了!哈哈!不过假如你死了的话，或许就看不到了，真是没有艳福。」

　　尽管我看不到，但是我明白，李博谦又要对章允施用邪术了。

　　「章介，你又在偷看你父母做爱了!」李博谦忽然一声丈喝。

　　听到这句话，我差点立刻跳了起来，却不知道李博谦为什么这么叫。

　　但是接下来，李博谦嘴里就开始念念叨叨，由于声音很小，我也听不清楚。

　　我不能抬头看，但是也清楚，李博谦是在重复昨天的事情．按住章允头上的某些位置，然后在她耳边说着神秘而又诡异的言语，去渗透章允的心灵，改变她的身心。

　　效果也和昨天一样。章允的脸蛋神情先是在拚命地抗拒挣扎，然后渐渐变得麻木，最后化为淫荡。

　　就在几乎淫荡到极点，身心与思想要被淫秽事物占领的时候，好像某样回忆，又挽救了她近乎崩溃的心智防线。

　　这次足足二个小时，最后我只听到李博谦疲倦地一声叹息，充满了懊恼和惋惜，然后嘴里念叨：「只剩下一点点啊，就那么一点点啊!」

　　李博谦懊恼地叹了一口气，我却是暗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就这样一动不动，开始真的很难受，浑身如同僵硬了一般，又仿佛有无数的蚂蚁在咬，痛苦得真要让人疯了。

　　我垂着头，硬死死咬着牙坚持着一动不动。到后来，竟然如同石雕似的，不用努力就真的一动不动，彷佛本身就不会动一般。

　　就这样，一直挨到了天黑，李博谦离开回去过夜后，灯全部熄灭了。整个密室又陷入了彻底的黑暗，我才轻轻地动了动。

　　一开始身体还不听使唤，渐渐地才恢复了正常。

　　尽管黑灯瞎火的，但是我依旧不敢发出声音，哪怕是一点点声音。

　　小土狗本来要活跃地跳出来，但是看到我的姿势后，也懂得不发出丝毫声息。

　　我轻轻抱着小土拘，另外一手拉着楚楚。

　　蹑手蹑脚地拿来一颗香瓜，再也不敢砸裂，只能由我来轻轻无声地咬下一口后，分给小土狗，分给楚楚。

　　然后，再无比轻微地嚼动，吞到肚子里面去。最后，弄一些汁液，滴到张茵茵的嘴里。

　　就这样，一颗香瓜我猜测我们吃了有一个小时吧。

　　然后整个夜晚，我们也不能说话，只能握着手，安静地躺在一起。

　　到了下半夜，小土狗回到木头马桶里面。我和楚楚按照之前的姿势趴着开始睡觉，还不能睡死。

　　因为，睡死了，说不定在睡梦中就会翻身，就会动弹。到时候动静要是太大的话，会让李博谦看出端倪，发现我的姿态和昨天的不一样。

　　次日，李博谦又恢复了之前每天的工作。

　　先对我辱骂了一番，然后非常绝对地说，我是在装死．

　　接着，又开始对章允进行邪术．

　　几个小时后，依旧没有成功，依旧在最后一刻失败。

　　不过整个下午的时间，李博谦又开始叫骂，然后对着计算机视讯，对我趴着的姿态指指点点，他应该是在看监视器的录像，听监视器这边的声音。

　　他是个比狐狸还要狡猾的对手，竟然花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对着计算机屏幕的监视器看。就是想要知道，我究竟动了没有，我发出声音没有，我是不是在装死．

　　但是，一直到李博谦晚上离开，都没有半点要到这边密室过来看一下的想法。

　　好不容易挨到了夜里熄灯，我一边运动着身体，一边去摸木桶里面的香瓜，还剩下四个。

　　只剩下四个，之前吃得太狠了。

　　就算我们每天只吃一个，也只够吃四天。

　　而且，小土狗再也不能上去摘香瓜下来了，因为那样会有动静、会有声音，之前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李博谦等得及，但是我却等不及，我一定要想办法。

　　我趴在地上，绞尽脑汁。

　　老实说，这实在不是一个想办法的妤地方。地上无数的蚊子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就贴着我的脸。

　　而且不远处，那些早已经腐烂的动物内脏，发出更加可怕的恶臭。

　　好在，蚊子全部死在我身边，楚楚被张茵茵挡着，身边身下都没有什么死蚊子。

　　而且为了不让她闻到这么恶心的臭味，我专门挖了凉快清香的香瓜肉囊，放在她的鼻子里面，可以过滤这可怕的臭味。

　　「有了!」想到了臭，想到了恶心，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想要让李博谦相信我已经死掉，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开始腐烂。

　　现在天气热了，按说死了几天后，尸体就会腐烂了．我若是不腐烂，就会露馅，但是假如我腐烂了，那就绝对有真实感。

　　楚楚可以不腐烂，因为她被张茵茵挡着。张茵茵可以不腐烂，因为她的手被身体压着，她的脸被蒙着面巾，脖子被长发盖着。

　　而我，两只手和半边脸，还有脖子都露在李博谦的视野下。所以，我必须要有腐烂的效果。

　　我又没有死，自然不会真的腐烂，但是我有让自己看来好像腐烂了的方法。

　　那就是，将腐烂的动物内脏一点点涂在脸上，涂在手背上。

　　现在是第一天，腐烂的效果不明显，不能涂很多。

　　于是，我渐渐爬到之前那堆晒心的腐烂内脏处，伸出手..

　　真的很恶心，极度恶心，我从来没有这么恶心过。

　　那种东西，连闻到就恶心，且不说用手去抓，更不用说涂在睑上。

　　涂上后，我恶心得不但刚吃的东西要吐掉，就连几年前吃的所有东西，彷佛都要吐出来一般。

　　但是我死命咬牙顶住了，就这样涂好后，重新趴在原先的位置上，依旧做出已经死了的姿态。

　　不过明天的香瓜，要让楚楚喂我了，我这个手在逃出去之前，不会再碰香瓜，不会再碰楚楚，甚至不会再碰小土狗。

　　因为实在太恶心了，仿佛有种比死去还要恶心的感觉。

　　只不过极致的恶心之后，涌上来的竟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还有自我虐待的隐隐快感。

　　又一天的到来。

　　李博谦依旧先对我破门大骂，不过他看到我化妆出来的腐烂效果后，骂我的声音微微顿了顿，然后继续大骂。

　　接着，又大喝一声：「章允，你又偷看你父母做爱!」

　　于是，便又开始了对章允的邪术施为。

　　和往常一样，前面非常顺利，但还是在最后一刻失败了，李博谦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下午，整整一个下午，他又开始检查监视录像和声音，想要发现这边密室有没有任何端倪。

　　但是，根本没有过来探个究竟的意思，一直到天黑他离开。

　　夜里，楚楚知道了我的举动，楚楚哭了，然后在我的嘴上吻了一口。

　　今天晚饭，由她来喂。然后，她用布将我脸上擦得干干净净之后，用香瓜的浓汁在我脸上、手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等风干后，又涂了厚厚的一层。

　　我知道，她是害怕那些脏东西毁坏我的肌肤，所以用香瓜的浓汁涂在脸上，形成一个保护层，香瓜汁本身甚至还有面膜美容的效果。

　　到了凌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又忍着无限的恶心，开始了进一步的化妆，我的腐烂效果又严重一分了。

　　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我睑上和手上的腐烂效果越来越明显，最后几乎烂肉都黏在脸上，整张脸看起来已经如同烂泥一般了。

　　但是，李博谦依旧重复做着每天的事情:大骂我，对章允进行邪术，检查监视录像。

　　我们就这样耗着，就这样僵持着。只不过他游刀有余，我度日如年，时时刻刻都在煎熬。

　　第五天，我脸上已经腐烂得不能再腐烂了。

　　香瓜吃完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李博谦依旧没有过来。

　　第六天，第七天..

　　李博谦依旧没有过来。

　　这个时候，我都不用装死，不用强忍着一动不动，因为我确实不能动了。

　　或许用不了多久，我都不用装，就要死了，就要真的腐烂了。

　　第八天，

　　我感觉不到密室灯光大亮，也听不见李博谦骂我的声音，更听不见李博谦在对章允施行邪术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

　　「章允，你又在偷看你父母做爱!」

　　我就这样没有知觉的趴着，渐渐地越来越冷，脑子里、心灵里越来越黑暗。

　　想要伸出手最后去摸一下楚楚的手，却怎么也无法动弹。

　　内心一声叹息，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软，好香，好甜，好美味，好温馨，好温暖...

　　这种感觉，竟然渐渐汇聚而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股已经从我身体流逝的能量，竟然又回到我的体内。

　　我缓缓地睁开双眼。

　　是柔软的灯光，是在一个装修得温馨的房间里面，我躺在一张雪白柔软的床上。

　　此时竟然不是在密室里面，而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之中。

　　我最先看到的，是楚楚那张绝美的脸。

　　她正无限温柔地笑，用勺子喂找吃东西，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有迷人的甜，很香。

　　「我们死了吗?」这次轮到我问道。

　　楚楚摇了摇头。

　　「那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哪里?」我接着问道。

　　楚楚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迷迷糊糊觉得，李博谦好像打开了密室的铁盖子和铁栅栏，伸了梯子爬下来，还拿着一把锯子，要过来将我们分尸!

　　「他来到你面前，先骂了你，然后用脚将你踢开，想看被你胸口压住的那些血字。这个时候，你猛地跳起来，仿佛凶猛的豹子一般，直接将李博谦扑倒在地，几下就将他捶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

　　「李博谦先是大骂，然后嚎叫、痛苦，最后跪地求饶，说了许多很谄媚恶心的话...我听了这些话，就又昏厥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而你，昏倒在一边，我就将你送到医院来了。」

　　我目瞪口杲，发不出任何声音。

　　楚楚肯定是不会说谎的!但是她说的这些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好像已经不省人事了。

　　她说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压根一点都不记得。而且我当时虚弱得连想要拉楚楚的手都做不到，更何况如同豹子一般猛地跳起来，将李博谦扑倒在地，然后将他打成血肉模糊，最后还抱着楚楚回到了家里。

　　我哪来的力气?我哪来的精力?

　　「那张茵茵和章允呢?小土狗呢?」我连忙间道。

　　「她们也都在这家医院里面，小宝贝就在你的床下睡觉，怎么都不走。」楚楚怜爱说道，小手摸着我的脸，脸蛋微微红了红，接着低声朝我说道：「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医院检查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艾滋病毒，你身上也没有。」

　　「难道是李博谦在撒谎?在吓唬人?」我充满疑惑道，按说是不可能的，李博谦绝对是一个非常狠毒的人，他的那支艾滋病毒也应该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身体里面都没有携带这病毒，那就真的很意外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小土狗我听到我的声音，顿时无比欢快地从床底下钻了出来，猛地跳上我的床。

　　牠没有立刻钻进我的怀里，而是和之前一样，蹲坐在我的枕头旁边，骨碌禄的眼睛无限依恋地望着我。

　　我轻轻地抚摸牠的头，问道：「那李博谦死了没有?」

　　楚楚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我想要重新去那个关我们的密室，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该怎么走，不知道那间地下密室究竟是在哪里。」

　　那应该是很近，还是很远？我暗自想着，应该不会很近，小土狗足足找了好几天才找到我。

　　假如是很远的话，我竟然在奄奄一息间，能够将三个女人还有一条小土狗带回到楚楚的房间里面?那、那也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这个天方夜谭好像是个事实。

　　接着，楚楚拿了两张血液检验单子，虽然我看不懂上面的数据，但是这两张单子上明白写着，都没有感染上那该死的艾滋病毒。

　　不管如何，没有那个该死的艾滋病毒，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

　　轻轻抚摸着小土狗，我环顾四周细细地看，不由得惊讶问道：「这里是病房?」

　　楚楚点了点头。

　　我很少光顾医院，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么豪华的病房，一点都不亚于我住的酒店公寓。整个房间内，除了床边的一些仪器有病房的痕迹外，其余高档家具、电器等等，都让人觉得更像是酒店，外面还行硕大的客厅。

　　「妈妈!」外面传来一声轻轻的叫唤声，然后一个美丽的小脑袋探了进来。

　　「哇!」我心底下惊愕一声，这个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女孩了，真是天使一般。

　　尤其，她那张小睑与楚楚真的很像，理着乖巧的学生齐耳短发，简直是败类人渣、杀人狂魔见了也疼爱的水晶娃娃。

　　她大约十二、三岁的模样，穿着中学女生制服，还背着书包。

　　「叔叔醒啦!」小女孩过来，乖巧地朝我笑了笑，带着惊喜，彬彬有礼的招呼。

　　「这个或许，便是萝莉的极致了吧。」不知不觉间，心底下一个邪恶的念头涌起，赶紧将它拍死。

　　不过，我的小土狗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么漂亮美丽的小女孩，竟然用力往我怀里缩了缩，难道是害羞了？

　　「这是女儿，叫可可。」楚楚温柔地向我介绍她的女儿，不过细致的我听出来些许的不对，因为她并不是说，这是我的女儿，叫可可。而是说，这是女儿，叫可可。

　　听着，就好像可可是我和她的女儿一般。

　　「这段时间，她见过你很多次了，只不过你是第一次见她。」楚楚抓着可可的小手，娇声道：「可可在上初二，刚刚放学就过来了，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可可点了点头。

　　接着，楚楚一直在我面前说可可的趣事，大多是可可成绩优异，而且乖巧懂事之类。总之，对可可疼爱到极致。

　　可可在旁边听着，静静地也不插话，只是妈妈在夸她好的时候，脸蛋还是会红。

　　「可可，你陪着叔叔。不要说太多话，但是也不要不说话，知道吗L．我去给叔叔做饭。」楚楚看了一下表，然后起身要朝外面走。

　　接着，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惊异的事情。

　　确信楚楚已经完全离开了之后，坐得端庄的可可，立刻变得懒散。松松垮垮的半躺在椅子上，那张漂亮乖巧的小脸，顿时用一种略带嘲讽的眼神望着我。

　　然后，丝毫不顾及可能会走光，大方地张开大腿，将脚搭在我的床上，然后掏出一根细细的女士雪茄，点燃后优雅地吸了一口。

　　我看得目瞪口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可可一把将小土狗从我怀里抱过去，然后用小手捧着牠的脸，捏着牠脸上的肉，扭来扭去让牠做鬼脸。

　　长长吸了一口烟后，然后又将烟吐在小土狗的鼻孔前，引得小土狗一个动地喷嚏。

　　我终于知道，小土狗为什么一看到可可就要躲了。

　　可可在她妈妈面前的乖巧，全部是装出来的。

　　「你上过我妈妈吗？」可可问道。

　　我嘴巴微张，一下子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有人都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无比恩爱，只有我知道，他们俩感情虚伪得不得了，早晚都要分。」可可小嘴露出一道怜悯的苦笑道：「我妈看书看傻了，天天去追求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我爸爸整一个岳不群，他俩能好才怪呢!」

　　「你有钱吗？」可可忽然问道。

　　我点了点头，道：「有些。」

　　「有多少?」可可问道。

　　「反正够花够用够挥霍。」老实说，若真的面对一个乖乖女，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用哪种语气和她说话，可是乖乖女变成丫不良女，我就如鱼得水多了，若不是因为她是楚楚的女儿，我说不定早就言语调戏了。

　　「那你找我妈，可能不像为了钱。估计也不是看上了我外公的背景，你这人不像是有上进心往上爬的人。」可可就这样瞥着眼睛望我，接着笑道:「就算你看上了我外公的背景，我外公也看不上你，没等你进门，就将你扫出门去。」

　　「你那张脸，老实说并不是一张看了会让人太尊重的脸。」可可撇了撇嘴说道。

　　她真的是李博谦的女儿，这撇嘴的动作，外带略微嘲讽的笑容，真的是太像了。

　　顿时，我内心涌起一股厌恶。

　　「你可能会来做我的继父，尽管你年纪比我妈小不少。你若来我家的话，不如我们来一个君子约定。」可可还在玩着小土狗，正用小手扯着一把小土狗的睫毛，害得小土狗一动不敢动，唯恐睫毛被扯下来，眼睛痛。

　　「把狗放下。」我说道。

　　仿佛我冷淡的语气，让可可有些惊讶，她用研究琢磨的眼神望着我。

　　「把狗放下。」我皱着眉头，重复说道。

　　没有等我们僵持一会儿，小土狗趁着她不注意，飞快跳回我怀里。

　　「你要到我家里的话，在我妈妈面前我可以作戏，装着和你开系还不错的样子。」

　　可可继续道：「可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是我继父，从而愚蠢地去执行继父的权利和义务，那会让我们非常难堪。我想，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最好形同陌路。你最好不要靠近我两公尺之内，也不要靠近我的房门。我真的不习惯在私人空间内与别人相处，不习惯身边有个陌生人。」

　　「我对你没有太多的恶意，只是单纯的不欣赏与不喜欢而已。」可可轻轻地拢了拢头发。

　　这回轮到我撇了撇嘴，没有理会她，只是温柔地抚摸着小土狗的脖子，亲昵道：「我只和你一块住。」

　　「你和我妈勾搭上了，那我爸呢？他们什么时候离婚?那房子归我妈吗?」可可问道。

　　「你爸死了。」我淡淡说道。

　　这回，可可微微一愕，大大的眼睛闪了闪，一下子忘记了抽烟，问道：「真的?」

　　「大约是真的。」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可可轻轻地抿了抿嘴唇，然后将脚放了下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说难过又不完全是难过，说害怕又不完全是害怕。

　　「难怪，难怪我外公不让警察过问任何事情。」可可喃喃自语。

　　「你知道我妈妈家是干嘛的吗？」可可又问道。

　　我摇了摇头，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楚楚家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楚楚很有钱。

　　「我外公是人民公仆，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民公仆。」

　　可可撇了撇嘴，有着说不出的嘲讽，道：「只不过我妈妈是他的私生女，平时见个面都遮遮掩掩，唯恐别人知道了。对我们，只会给予廉价的开心，好来欺骗自己的良心，没见过这么虚伪和恶心的。」

　　「所以，你想要从我妈妈娘家捞到好处，纯属做梦，她连娘家都没有。我奶奶当年也是一个明星，被我外公看上之后，在外面包养了几年生下我妈，后来又莫名其妙死了。」可可这些话，仿佛不说出来很不舒服。

　　我心中顿时一动，楚楚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

　　「也就我爸傻，当年费尽心机娶我妈，为了让我外公提携好搏个富贵，所以装了几年的孝顺女婿，结果死了人家都不理会。」

　　可可用力地抬头，对着灯用力地眨眼睛，不让泪水流下，嘴角的鄙夷更浓：「若是他没娶我妈，说不定拍拍我外公马屁，还会被提携，真娶了我妈，那老东西躲都来不及躲，怎么可能还提携他!李博谦真是笨，混那么大年纪都看不透，真是活到狗身了。」

　　没错，眼前这个女孩真是说得极有道理。不过听到她称呼自己父亲为李博谦，我的额头也不由得出现一道道黑线。

　　她真的是早熟得吓人，而她的妈妈，却偏偏如此的单纯。

　　「所以，你想从我妈妈身上捞到好处，纯属做梦。」

　　可可直白道：「她就两栋房子，两辆车子，还都是官方的走私车，不值什么钱的，然后每个月十五万生活费。若我爸在，他偷偷摸摸、搞东搞西，每个月还能捞个几十万。只不过他死了，他的银行账号和密码，鬼都不知道。

　　「我妈妈在经济方面的处理能力好像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小孩，不但不知道我爸爸的钱在哪，连她自己的钱，都被我爸爸偷偷转走了不少。

　　「按说，假如他挂了的话，他这几年攒下来的钱，都会归了我妈。但是我外公怕出丑，整个案子不会有人理。我爸算人间蒸发了，就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个人。所以，连同他的钱和账户也人间蒸发了，没有哪家法院会判给我妈的。而那千把万块钱，在我外公眼里，九牛一毛都不如，他也不会专门去管这些事情。」

　　「你不愿意我与你妈好上吗?」我直接说道。

　　可可说了那么多话，就是为了说明，我从楚楚身上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最好放弃，不要耽误了大好的青春年华，找下一家真正有钱有势的富婆骗去。

　　这个小女孩阴暗的心理，和我几乎都快有一比了。

　　「没错。」可可盯着我的眼睛道：「我妈妈有我照顾就可以了，不需要别人的多余管事。」

　　我安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摆了摆手道：「你先走吧，等你妈妈回来，我就说你回去做功课了。」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可可提着书包站起身来，朝我道：「假如你答应我的提议，我会有一张卡给你。这几年我从外公那家人得到的廉价关心加起来，大概也有百来万。」

　　说罢，可可转身走了。

　　我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

　　我在想，我和楚楚今后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当然不是因为可可，且不说这个女孩是李博谦的女儿，而且继承了李博谦不少东西。

　　关键是，这个女孩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也不会白痴到想办法与她搞好关系，或者愚蠢的想要尽一个后爹的责任。

　　我为难的是，楚楚和我理想的冲突。

　　这段时间来，我干过李慧君。李慧君独自去乡下开学校了，没有在感情上给我太多的困扰和牵绊。

　　我干过刘离，那性质上仅仅与嫖妓不一样而已，不要说负责任，干完了之后连屌都不用洗，直接提着裤子走人。

　　我还干过张茵茵，只不过是强奸，或者说是迷奸．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迷奸过后，还要对受害人负感情责任的。

　　然而，楚楚不是，我和楚楚之前，是有感情的，我无线仰慕她的美丽，怜惜她的纯洁，热爱她的完美。

　　不过，为了她，我放弃我的理想?老老实实和她结婚，组成家庭，然后还有一个我很讨厌的漂亮女儿。

　　想想，我顿时身体打了一个寒颤。

　　我还没干过占筱蔓，我还没干过宁紫，我也还没有..没有那个过章允．．．

　　若真的和楚楚好上了，以楚楚的单纯，我还想出去祸害别的女人，继续我淫荡的理想，那纯属做梦。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我仍旧可以和楚楚好，但是也不耽误继续搞占筱蔓。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楚楚是一个绝对传统的女人，越是单纯的女人越是执着。

　　但问题是，假如不愿意与楚楚发展到家庭关系，那我该如何开口L．她那么纯洁，那么美丽，那么让人怜惜。

　　她已经可怜至此了，或许除了拥有美丽之外，她几乎没有其它什么东西了。

　　她的女儿，只是在她面前装乖巧听话，其实根本不像是她女儿，而是她的监护人。

　　或许此时，她已经觉得她拥有我了，我是一个温暖的依靠。

　　若失去我这个被她错爱的依靠，那是如何的残忍．从一开始与她的接触，我就装得深沉儒雅，谈论的都是一些生命啊，爱情之永恒、真挚等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我本身，却是卑劣低俗得不得了的人。

　　正想着，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就见到，楚楚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硕大的锅子，一步一步轻轻的挪了进来，眼睛始终盯着手里的锅子。

　　一直等到锅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整个过程，我看得有些窝心，心底越发变得温柔怜惜。

　　楚楚真的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之前初识，她完美的美丽，绝顶优雅的举止，让人觉得她是天上明月，可望不可及，高不可攀。

　　可眼前的楚楚，却如此的真实。

　　「这是鸡汤，我也不大会做，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做的。」楚楚望我一眼，无限温柔道。

　　我温柔一笑，心中更加迷茫。

　　第九章 病房的春宫演义

　　暍着楚楚做的鸡汤，老实说味道不算很好，不过我喝得非常美味。

　　一边暍着，一边聊天。想着刚才可可说她妈妈的身世，我脑子里面模模糊糊有个概念。

　　「你如何与占筱蔓认识的？」我不知道为何，开口问道。

　　楚楚喂我喝汤的手轻轻地停了停，然后柔声说道：「其实，她叫我姑姑的。」

　　我顿时一呆，少许汤进了气管里面，咳了好一阵，神情痛苦。

　　借着咳嗽，我才可以让心中的感觉在睑上表现出来，而显得不会尤其突兀。

　　怎么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和占筱蔓家里扯断过关系，就一直纠缠着。

　　我要上占筱蔓，占筱蔓是占家的人。

　　我的梦中情人是章允，章允却被占筱蔓的哥哥追求着，而且有金男玉女的架势，我就算再自欺欺人，也差不多知道，章允对占筱蔓哥哥，是有纠葛的。

　　而此时的楚楚，又是占筱蔓的姑姑。也就是说，楚楚是占筱蔓爷爷的私生女。

　　占筱蔓的爷爷是做什么的我不清楚，但是模糊了解了一些。

　　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占筱蔓的爷爷是这个家族所有权势的根基。

　　上次，占家的司机过来接白马王子，就提到过占家的老太爷从北京过来，而且很难得过来一趟。

　　从北京过来，这句话就带着极其强烈的权力感。

　　我此时心中纠结的奇怪感觉，并不只是单纯因为这几个女人与占家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以后和占家还会发生什么纠葛？

　　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占家的纠缠，那日后的局面说不定越发震撼。

　　这只是我模糊的感觉，我很隐约的感觉到，我和占家的纠葛绝对不会仅仅只是现在那么简单。

　　「占筱蔓的哥哥我也见过。」我莫名其妙说了这句话，因为我之前见到，白马王子对楚楚彷佛不是那么熟悉。

　　「筱蔓知道我是她姑姑，所以经常与我亲近。」楚楚说道：「她哥哥却是不知道的，也不认识我。」

　　我调笑一句道：「不认识更好，否则让他知道那么美丽的姑娘，竟然是他姑姑，他会发狂的。」

　　楚楚羞赧的笑笑，柔声道：「我不是他姑姑，我只是占筱蔓的姑姑。我嫂子在嫁给筱蔓的爸爸之前，就生了筱蔓的哥哥了。是后来改嫁给我哥哥，才生了筱蔓。」

　　我顿时惊愕不已，像占家那么显赫的家族，怎么会娶一个生过小孩的女人?

　　我不由得将心中的疑问说出来。

　　楚楚道：「那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占家被殃及，老爷子被红卫兵软禁，我哥哥被抓去坐牢。我哥哥的前妻害怕被株连，离开了我哥哥。我现在的嫂子，那时刚死了丈夫，曾经照料过我狱中的哥哥，两人后来奉子成婚。」

　　楚楚说得模糊，不过我却听出来了。想必是占筱蔓的老爹刚刚跑了老婆，所以心情纠结痛苦。而此时，占筱蔓的妈妈见占筱蔓的老爹长得俊俏，而且她刚死了丈夫，寡妇耐小住寂寞，就跑去勾搭占筱蔓的老爹。

　　二人干柴烈火，干得热火朝天。监狱里面，想必也不会发放什么避孕套，结果就怀上孩子了。

　　占筱蔓老爹就算不想娶这个寡妇，但是孩子都怀上了，也只有认命，而且当时正落魄，有个女人睡就不错了，也没有资格多挑剔。

　　不过，占筱蔓老爹的前妻，也真是傻，没福气。

　　她刚抛弃丈夫没多久，丈夫就脱罪了，然后占家更是成了极其显赫的望族。那些富贵生活，她也没了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遭罪，过得落魄。

　　不过，像她这么现实的女人，想要过得多么落魄，是不至于的。现实的女人都很精明，靠着自己算计，就算过得不富贵，想必也会殷实，想来真是不忿。

　　「那你哥哥的前妻，长得好看吗?」我不由得问道。

　　楚楚点了点头道：「很好看的，不亚于我现在这个嫂子。」

　　那就更加不会过得差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可能会穷，但是一个漂亮而且现实的女人，就不会穷了。

　　「有你好看吗?」我有些轻佻道。

　　楚楚面孔红了红，一下子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很美的，不愿意违心说旁人有自己那么漂亮，但是若说没有自己好看，又显得不够谦虚。

　　「我也不好说。」楚楚不好意思笑笑，还微微吐了吐小舌头，真的仿佛一个小姑娘一般。

　　在她如此童真的表情下，却又是一具成熟透了的躯体。坐在床边，轻薄裤子下的肉臀，显得尤其的圆滚丰满。

　　我看着心里真是爱煞，左右看着没人，不由得将她拉进怀中轻薄。

　　「这里是医院，而且你身体还没有好。」楚楚怔了片刻后，便开始轻轻地挣扎。

　　她还没有说完，我便含住了她的小嘴深吻，其中一只手直接在她衣内游走，抓住她一只圆乳把玩。

　　另外一只手，先是隔着裤子抚摩她的丰满肉臀，用手指刮着她的臀沟，每次到阴部的位置，便如同蜻蜓点水一般划过。

　　楚楚娇躯瞬间就软了下来，我沿着裤缝钻进她裤子里面，捏着肥嫩滑腻的圆臀过虑极了。

　　楚楚的小嘴一边迎合我的亲吻，一边在床上扭着娇躯。

　　待我手指要戳到她阴道的时候，她竟然如同触电一般，飞快地躲开，然后离得我远远的。

　　「不可以的，你大病未愈，做这种事情非常伤身体的。」楚楚斩钉截铁道。

　　「真的不行?」我掀开被子，让她看到我胯间高高耸立的帐篷。

　　楚楚睑蛋红了红，然后点了点头道：「真的不行。」

　　「不干也可以。」我说道，但没有等到楚楚松口气，又接着说道：「但是我有个要求，我要好好看你的身体，我还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

　　「你那么美的娇躯，不知道花了多少金钱和精力去呵护，而我却没有真正好好看过，不是暴殄天物吗?」我懊恼道：「就两个选择，一个让我看身体，一个我要做那事情。」

　　楚楚顿时有些无奈地望着我，面孔通红到极致，显然极其羞赧。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后，赶紧跑到门口，打算将房门销上，但却似乎想到了什么，跑回来将小土狗抱出去，对牠温柔道：「你乖乖在外面待一会儿。」接着又进来，将房门锁上。

　　「你要怎么看?」楚楚问道。

　　我微微一愕，怎么那么顺利，我以为楚楚定要推托一番的。

　　「先不用脱衣服，只是俯下腰，让我通过衣衫缝隙，看看你的乳沟。」我说道。

　　楚楚按照我的要求，在我面前一公尺处，俯下了娇躯。

　　顿时，深幽的乳沟露在我的面前，我轻轻地舔了舔嘴唇。

　　「还是不用脱衣服，你走到那张椅子前面，将上身趴在椅子上，将你的肥臀用力撅起。」我有些忐忑地说道，楚楚那么风姿高绝的女人，未必会受得了我的轻薄，但是我又实在想看。

　　楚楚只是白了我一眼，然后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将上身趴在椅子上，将两办肉臀撅得高高的。

　　顿时，我裤裆里面的老二猛地一跳，一阵胀痛。

　　成熟女人的屁股和女孩的屁股真是下一样，那叫一个大屁股啊，

　　尤其，楚楚的屁股，还那般圆翘肥美。

　　「好，现在将你的上衣脱下来，戴着胸罩，让我看看乳房被包着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两只眼睛瞪得如同灯泡一样，心里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第一次看黄片的感觉。

　　楚楚按照我说的话做了，不过仍旧微微有些不自然地用手捣着自己的胸罩。

　　楚楚的乳房本来就很大，被胸罩包裹的时候，显得越发圆、越发大，但是却又没有感觉到半分累赘。

　　刘离的乳房比楚楚还大，但是她的乳房更加合适称作为乳瓜。

　　「现在把你的裤子脱下，留一条内裤。」我已经觉得有口干舌燥了。

　　楚楚转身过去，背着我脱下了裤子。

　　红色的小内裤，雪白的长腿，丰满而又结实。

　　两办屁股，内裤根本包裹不住，肥肥的屁股蛋露在外面。

　　「将你的内裤用力往上提，让内裤裆处勒紧你的屄，让你大阴唇的外缘部分，露在外面。」我呼吸急促道。

　　楚楚依旧照做了，此时我也来不及惊讶她为什么能够忍受我这么无礼淫荡的要求。

　　我只看到，楚楚用力地将内裤往上提。整个阴部的形状，被紧紧地勒了出来，鼓鼓地凸显着。

　　裆处边缘露出的美肉，暧昧地展露了女人阴户外边的轮廓。中间的一道缝隙，深深地被内裤勒出一道痕迹。

　　「现在把内裤和胸罩都脱掉，正面对着我，并拢双腿站直，我看能不能看到阴唇，能不能看到阴部沟壑？」我这个想法来源自不少的三级片，里面女人的下身，大多只是看到黑漆漆的一团毛。

　　楚楚依言做了。和三级片不同的是，我看到了一小半的大阴唇，还有中间的一小道缝隙。但是这已经是属于阴部的真正内容了，而不仅仅只是黑乎乎的一团阴毛。

　　楚楚的阴毛是不多的，而且被修理过，所以整个阴部看着显得尤其的清爽。

　　「现在，宝贝在房间里面随意走两圈，不要刻意去做什么姿势，就只是普通的行走。」我呼吸已经不畅了，下身的内裤都被我弄湿了一团。

　　楚楚在房间内走了几圈，尽管我说的是让她用最平凡的姿势走，但是一开始她还是走得很害羞，后来反而走得越来越优美，仿佛不再是赤身裸体一般。

　　不过，俗气的我，在她走路的时候，目光只是盯在她的胸部颤抖上，盯着她屁股的扭动，盯着她阴部的张合。

　　「过来，过来，宝贝快过来。」我疯一般地朝她招手道：「你就坐在床上，然后将两条大腿用力分开。」

　　楚楚依旧按照我说的，走到我的面前，爬上床坐下，然后用力地分开大腿。

　　顿时，整个阴部最露骨、最清楚地层露在我面前。

　　「现在是它最美丽的时刻，我生可可都是剖腹产的。」楚楚仿佛意有所指。

　　「现在是最美，难道以后就不美了吗?」我随意笑道，目光盯着她的屄，将手伸进裤裆里面，揉搓我已经胀大到极致的老二。

　　「现在，你转身过去，用狗趴式。整个上身都趴贴在床上，唯有两办大屁股高高耸立着，两条大腿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合拢。」我手里的动作越来越快，急促说道。

　　楚楚转身过去背对着我，先跪了下去，然后将上半身全部趴在床上，唯有两办硕大的屁股高高抬着，两条丰满的大腿用力分开。

　　之前她的小阴唇是合拢的，此时忍不住张开，将那红艳艳的洞穴展露无遗，此时正潺潺地往外流水，便是娇嫩粉艳的肛门，也一张一合。

　　「我受不了了!」仙女一般、皇后一般端庄的楚楚，此时正用最淫荡最下流的姿势摆在我的面前，我要崩溃了。

　　这还不止，楚楚就这样撅着肥臀，张着艳屄，在窄窄的床上爬行。

　　就看到阴道一张一合，两办肥臀一扭一扭!

　　我吼地一声，猛地从床上爬起，一把拔掉点滴的针头，褪下裤子，掏出七寸多长的阳物，对准楚楚的穴口，便要掹地捅进去。

　　「不可以!」楚楚一声惊呼，竟然用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逃开。

　　之前她也是迷离的，也是动情得一塌糊涂的，怎么现在仿佛要被强奸的女孩，拚命的躲开色狼的阳物。

　　我真是大为不解。

　　「我们刚刚说好，不可以做的。」楚楚再次强调道：「你久病未愈，做这个会使你的病症越难治愈。」

　　「若不做，我只怕会被精子活活憋死．现在不管是荷尔蒙还是精子，都顶到枪口上了，若硬憋回去，只怕身体都要着火了。」我可怜兮兮地望着楚楚的阴部，长度惊人的老二也跟着一耸一耸。

　　「做是肯定不能做的。」楚楚坚决说道。

　　我的目光，不由得瞥向楚楚坚挺硕大的胸部，道：「那乳交好吗?」

　　「什么是乳交?」楚楚脸红问道。

　　「你过来，用手将你的两只乳房紧紧挤在一起。」我向她招手道。

　　楚楚防备地走了过来，然后用双手将乳房挤着。

　　楚楚的乳房大，这么一挤，中间顿时有一道极深的沟壑。

　　我站起身来，用力将凶猛狰狞的老二刺进楚楚的双乳之中，然后用力地耸动。

　　「真的是很爽，很紧．」我粗喘着，赞美道。

　　我的老二很长，每次往上刺的时候，都能刺到楚楚的下巴之上，差不多顶到楚楚的小嘴上。

　　「宝贝，你想吃吗?」我淫荡地问道。

　　楚楚望着我狰狞紫红的龟头，竟然轻轻地舔丁舔舌头，然后低下头，伸出娇嫩的小舌头，趁着我每次老二刺上来的时候，舔上几下。

　　禁不起这番刺激，我老二几乎要胀裂开来一般。欲火焚身下，几乎失去了理智，再也不去干她的乳沟，而是捧着她的脸蛋，就这么在床上，将我又粗又长的老二，直接插到楚楚的小最里面。

　　然后，用力地在楚楚的小嘴里面冲刺。尽管，经常会划到楚楚的牙齿，会很痛。

　　「把....你的小嘴用力噘....噘起来。」我吩咐道。

　　楚楚媚眼如丝瞟着我，将我的话照办了。

　　顿时，她的小嘴越发的紧凑。

　　我几乎疯一般地肏她的小嘴，拚命地刺，拚命地插。

　　百多下后，后脊椎处渐渐发麻，一直传到老二根部。但是我拚命忍着，屏住呼吸，抽插的动作却越来越快。

　　「十下，十一下....十九下!」我拚命地刺，最后因为屏住呼吸太久，几乎要窒息了一般，我多干了十九次。

　　被我憋在老二里的酥麻快感，如同百年大洪水越积越高的可怕潮位，随时都要如同山洪海啸一般的爆发。

　　「啊!」我一声大吼，积累到最可怕的高潮，让我整个身体都在战栗，酸麻的腿颤抖得站立不住。

　　然后，精液如同泄洪一般，激射进楚楚的小嘴里面，足足喷发了近十下，我怀疑我库存的精子，这次都射得衰竭了。

　　然后，我全身软得没有一丝力气，甚至有些头眩眼花，直挺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

　　楚楚也累得瘫软在床上，捣作小嘴，用鼻孔呼吸。

　　绝美的睑蛋，潮红得仿佛要滴下水来，闭着双眼，不让我看到她目光的表情。

　　然后，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咕噜的吞咽声。楚楚不敢看我，轻轻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就这样光着屁股走进了浴室。

　　而我却在想：「若是等下楚楚出来说要结婚，或者要生活在一起，我若是推托，若是不答应，只怕是连畜生都不如了。」

　　于是，我忐忑不安地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着，也害怕楚楚接下来会与我说什么。

　　很快，楚楚就出来了，好像只是刷了牙齿，依旧没有穿衣衫。

　　就这么光着屁股，楚楚爬上我的床，躺在我的怀里。

　　这个时候，或许是最合适谈论结婚，或者是未来感情安排的时机了。

　　我真的很害怕听到，我暂时还不想放弃找那淫荡的理想，

　　于是，接下来我的心就一直提着。

　　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楚楚始终没有提结婚，也没有提未来的感情安排，而是说着许多情意绵绵的甜蜜言语。

　　说着说着，我也忘记了之前的害怕和担心，彻底投入深情的海洋。

　　第十章 密室的秘密

　　一周过去了!

　　我几乎是在泡在蜜罐里面，过着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这些天，我依旧住在医院的高级病房里面。

　　尽管章允和张茵茵都在这家医院里面看病，但是人家都有人照顾着，我索性也不去看她们了，只是经常会听楚楚说二人恢复得多快，在两天之前她们二人齐齐出院了。

　　而这段时间里，我完全沉醉在楚楚的柔情中，连时间天数都忘记了。

　　尽管我以前也有过女朋友，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朋友，那么温柔、那么深情地对待我。

　　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长得如此的完美。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楚楚是怎么对待我的，仿佛古代三从四德的妻子。但是比古代的妻子多了一分主动，多了一丝自然。

　　出乎于情，而不是责任。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幸福过，也从来没有那么性福过。

　　尽管，楚楚还是不准我干她的阴道。但是整个绝美的肉体，随意我用任何方式去摆弄。

　　她可以用任何方式满足我，我真的一步都舍不得离开她。

　　她帮我剪指甲，洗澡，刮胡子，剪头。

　　帮我按摩，情色按摩和非情色按摩。

　　她帮我洗衣服，帮我把小土狗喂得长了不少肉。

　　她努力学习厨艺，做我最喜欢吃的菜!

　　当然，也有调皮的。

　　她会帮我化妆，在我屁股上写字。然后让我猜那是什么字。

　　总之，这一个星期内，她彻底征服了我，让我觉得，或许已经找不到比这更加幸福的生活了。

　　我几乎放弃了我那个淫荡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我要将我遇到的所有美女都上过一遍。

　　而此时，我甚至觉得，就算将这些美女都上过一遍，味道也未必如同干楚楚那么爽。

　　楚楚比她们所有的女人都要美，而且美了许多。楚楚比她们都温柔，都可爱。

　　唯一有那么一点不和谐的是，楚楚的女儿，可可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浓。

　　不过我不在乎，她是一个早熟懂事的女孩。所以，尽管对我敌意很大，但是却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破坏。

　　在她妈妈的面前，她总是要装得乖巧，要装得和我相处得尤其亲近。

　　我的雄心壮志，一点点地退却。

　　我的阴暗思想，一天天被漂白。

　　美人深情，足够让硬钢化成绕指柔。

　　我今天出院了，我第一次和楚楚分开一小会儿。

　　因为，我要去采购许多东西。比如鲜花，比如巧克力，比如首饰等等。

　　还有，我需要一套很帅的衣服，一对很美的戒指。

　　我让楚楚在她的家里等我，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正式向她求爱!对，是求爱，假如可以的话，也可以说是求婚。

　　足足花了我一天的工夫，我将要买的东西全都买齐了，给自己换上了一套三万美金的西服。

　　甚至，小土狗的脖子上，还套着一圈帅气的领结。

　　牠是我的家人，也会是今天浪漫晚餐的主要参与者，牠的地位至少不会比可可低，在牠的面前必须也摆着餐盘，还有餐巾，不过没有刀叉。

　　此时快接近傍晚了，我买好了一切东西，装上了车子后，便要赶往楚楚的大屋。

　　我的脚步非常轻快，感觉有点奇怪，说不来是紧张还是兴奋，又或者是忘忑不安。

　　我一会儿将小土狗抱在手里，一会儿旦让牠自己在地上走。

　　「小土拘是今天晚上的重要参与者，那恶魔显示器不知道该算什么？」我自言自语道。

　　「等等!」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恶魔显示器？这个对我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东西，这几天竟然被我抛之脑后。

　　先是从长期的昏迷中清醒过来，还来不及记起。接下来，如同梦幻般的甜蜜生活，让我几乎没有闲暇去顾及额外的一些事情。

　　现在突然想起，恶魔显示器落入李博谦的手里。

　　我惊出一身冷汗，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后眼。

　　尽管我知道不可能在口袋里面，但是还是将口袋翻了个透。

　　「难道还在李博谦的那个密室里面? 或者在李博谦的身体上?」我惊诧道。

　　我是如何离开李博谦的密室，我是如何打倒李博谦的?在打倒李博谦的时候，我有没有将恶魔显示器拿回来?

　　我统统下知道，但是从醒来之后，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恶魔显示器的踪影，想必是没有拿回来。击倒李博谦，回到城市的时候，我神智全无，说不定并不知道将恶魔显示器拿回来。

　　或许，此时恶魔显示器还在李博谦的口袋里，准确的说是在李博谦尸体的口袋里。

　　我看了看天，然后再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半钟，不知道去一趟密室还来不来得及。

　　但问题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密室，或许小土狗知道。

　　我此时坐在车子里面，小土狗就蹲坐在我的旁边椅子上。

　　我问道：「小乖，你还知道怎么去吃瓜的地方吗？」

　　小土狗侧着头望我，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

　　于是，我做出吃瓜的动作。

　　小土狗依旧侧着头看我。

　　我便开车到一条小巷里面，买了一颗香瓜，然后在车里面砸碎。

　　和小土狗一人一半吃完，小土狗彷佛明白了，跳下椅子，要跑出车子。

　　我连忙打开车门，小土狗跑下车，一路嗅着一路跑。跑完一段路后，转身朝我叫唤，然后将头对准一条通向郊区的马路，又转过头朝我叫唤。

　　我开车过去，将小土狗抱了上来，然后朝那条马路开去。

　　小土狗不再蹲坐在椅子上，而是站在C D音响上方，眼睛仔细盯着前方的路，想必是在认路。

　　足足开了半个小时后，大约离开市区已经三、四十公里，前面有了一条分岔路。

　　小土狗顿时朝找叫唤一声，然后从C D音响上跳了下去。

　　我打开车门，小土狗窜了出去，跑到分岔路口上，仔细嗅嗅，然后又朝着小路叫唤。

　　我开车过去，将小土狗抱上车，开上了这条偏僻的小路。

　　这条小路总共二十多公里，路边少有人家，显得非常荒凉。

　　又到了一条分岔口，小土狗再次下车探路，然后我们的车子又拐向了右边的山路，通往非常幽深的山林。

　　继续往前开了数十公里，路况非常不好，是泥土石头路。我的BMW-M6开在上面，让我尤其的心疼，但是此时已经顾及不到了。

　　不过，前面已经差不多没路了，车子开不了。

　　我顿时有些犹豫起来。楚楚还等着我的晚餐，今天的求爱晚餐太重要了，可不好耽搁。而且此时是在深山之中，天也已经要黑了，显得尤其的阴森恐怖。

　　但是小土狗却着急的要下车，我一打开门，牠飞快地钻了下去，开始用鼻子四处嗅，然后转身朝我叫唤。

　　我跟着下了车，这里完全是荒山野岭。

　　而小土狗此时指的方向，是一条两尺宽的上山的路，陡峭难走。

　　「难道李博谦抓我们来的密室，就在山上?又或者是小土狗认错了路？」我心中暗道。

　　接着，我猛地发现路边隐蔽处有东西，可是半暗中又看不大清楚。背后一寒，连忙侧身蹲在车后。

　　待看清楚了，仿佛是—辆车子。

　　走过去一看，果然是一辆车子。而且这辆车子我见过，是一辆AUDI A6，是李博谦的座驾。

　　很显然，小土狗没有认错路，那个可怕的密室就在这山上，难怪半个人烟都没有，难怪一直都没有人发现。

　　小土狗又叫唤我过去，我回车上，想找手电筒，却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个打火机，是今天晚上要点蜡烛用的。

　　于是，拿着打火机，我跟在小土狗身后朝上山的小路爬去。

　　我们爬了半个多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是还没有到目的地。

　　路越来越难走，路旁的芦苇和灌木，总是将手划破。我身上花了三万美金买的西服也被划破了好几道，真是可惜了。

　　这都没什么，关键是这深山老林里的气息实在太阴森了，尤其我们中途还经过几个墓地。

　　路边，始终有沙沙的声音。偶尔，还有古怪的叫唤声，甚至听来还有人走过的脚步声。

　　我顿时毛骨悚然，点开打火机。

　　却发现，这么一点火光，看来更像是鬼片里面的一些景象，显得越发吓人。而且打火机一会儿就烧得火烫，我连忙关上打火机。

　　最后，我浑身都被冷汗打湿了，头皮一阵阵发麻，头发几乎都要竖起。

　　「呜!呜!」耳边，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啼哭!

　　还没有到，我们好像都快爬到山顶了，甚至月亮都出来了。

　　月亮出来也好，至少能够看到一些路了。不过，月光寒意逼人，有月亮就有影子，一路上影子斑驳，显得更加鬼影幢幢。

　　已经爬了一个小时了，感觉上就要到达山顶了，但是依旧还没有到。

　　我拚命地想着乱七八糟的趣事，想要忘记周围的环境，只是低头的猛爬山。

　　不料，之前看过的那些鬼片情节总是在脑子里面浮现，然后觉得树林中、路边的坟地上，总是有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在瞪着我，正朝我阴森的笑。

　　若不是得救，我或许也成了这里的孤魂野鬼了!我顿时又打了一个寒颤，赶紧低着头走路，下朝两边乱看。

　　「汪!」就在我安静爬山时，忽然一声响，让我猛地一颤，全身的汗毛都竖起。

　　我们到了!

　　山顶上有一块平地，平地上有一片菜园，菜园已经荒废没人种了，只不过之前的一些种子掉在地上，长出了不少东西。

　　其中，之前救我们性命的香瓜我也看到了，小土狗摘了十来颗后，这里至少还有好几十颗。

　　菜园的中央，有一座小木屋。

　　这里应该是守山人的住所，后来没有人守山，便荒废了。想必李博谦发现这里后，好好经营了一番，重新修整地下室，使得这里变成他的私人领地，让他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望着孤零零的小木屋，我脚步停了下来，总觉得小木屋里面隐约的有鬼影，或许李博谦就死在里面，然后一直埋伏在某处。

　　我就这么过去的话，或许有一双冰凉的手，会掐住我的脖子。

　　这类深山老林中的小屋，可是在众多鬼片中出现过最多次的场景之一。

　　我没有立刻进小屋，而是在外面趴了下来，想要先看看里面的动静。

　　等了好一会儿，我才渐渐地爬起来，慢慢地朝小木屋里面走去。毕竟，恶魔显示器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势在必得。

　　小木屋里有两间房，门都没有锁。

　　我走了进去，用力屏住呼吸，然后拧开打火机。

　　一道火苗窜起。

　　「噗!」一道黑影猛地窜了上来，我顿时一阵哆嗉。

　　后来看清楚，只是一只大鸟而已，虚惊一场。

　　然后，我看到墙壁上有一条绳索，好像是电灯的开关，不由得过去一扯。

　　瞬间，眼前一阵大亮。这小木屋还通了电。

　　电灯亮了之后，那些阴森可怕的气息顿时消失不少，可见光真是好东西。

　　小木屋里面很简陋，只有一张木头床，两张简陋的凳子，还有不少农具。

　　我之前可是被关在地下密室里的，这里应该有通向地下密室的入口。我在地面上仔细的找，果然，很快就找到了。

　　因为小木屋的地板都是木头的，唯有中央的一块是铁板。

　　拿来工具将铁盖子掀开，借着屋里的灯光，看到下面果然是一间地下室，只不过并不是关我的地下室，而是之前李博谦对章允进行邪术的那间无比舒适的地下室。

　　我没有立刻下去，而是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确认下面是安全的之后，才沿着梯子爬下去。

　　顺利的找到了地下室的电灯开关，我将灯打开，地下室是日光灯，整个地下室顿时雪白一片。

　　上面如此简陋，而地下室里面，却都是高档对象。

　　柔软的床，舒适的沙发，精巧的台灯，昂贵的桌子，很大的液晶电视，一人高的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小型酒柜。

　　李博谦这厮可真会享受啊。

　　不过，我现在可没有心思享受这里的东西，我开始大力地翻找，找我的那只恶魔显示器。

　　短短时间内，我将整个地下房间翻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找到恶魔显示器。

　　「应该还是在李博谦身上吧。」我心中暗道，而按照楚楚的说法，李博谦在那边的密室就被我打得半死，想必现在早就死透了。

　　我应该去隔壁的那个地下密室，从李博谦的尸体上将恶魔显示器找回来。

　　只不过这个念头刚刚起来，我身体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因为，去翻李博谦尸体本身就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李博谦的尸体不知道烂成什么样子了。

　　最重要的是，我之前在那间地狱一般的密室里面，过着生不如死的那段日子，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可怕的烙印，我实在不愿意再进去了。

　　而且，万一要是李博谦没死，我莽撞进去，他给我来那么一下，那就太恶心了。

　　尽管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我还是半点风险都不想冒，我必须先确定李博谦已经死了。

　　我突然想起，李博谦安装了一个监视系统，可以从计算机屏幕上看到那边的情形。

　　笔记型计算机就在桌子上，我直接按下计算机开关。

　　因为强烈的好奇心，我浏览起李博谦的计算机来。

　　这部计算机里面，大多都是各样的书籍，其中心理题材的书籍居多，还有一些涉及到神秘宗教学、部落巫术、降头术之类的诡异书籍。

　　当然和我邪恶猜测差不多的是，我在这台计算机上找到了许多色情图片，还有色情录像，而且口味都非常重。

　　我非常无聊的一个个点开来看。

　　第十一章 人不人，鬼不鬼

　　「啊，呕!」点开最后一个影像档案，我胃里面顿时一阵翻滚，几乎要吐了出来，我立刻关掉档案。

　　录像的场景，是李博谦被我陷害的那间酒店的房间里面。录像的内容，绝对是任何血腥电影都没有的情景--李博谦在杀人!

　　我拚命地摇脑袋，想要将刚才看到的那个画面忘记掉。然后，赶紧点开其它文件夹。

　　「猎物!」我找到了这个活页夹，不由得立刻点开。

　　这个活页夹里面，有十几个子活页夹，每个活页夹都是一个名字，都是女人的名字。

　　而且，其中一些名字竟然有些眼熟，最后一个名字便是章允。

　　我点击章允这个活页夹，里面有许多文件档案、照片、影像档案等等。

　　我随便点开一篇文件档案，上面记载着章允的家庭背景、人物性格，以及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事情。还有章允最喜欢什么，最恐惧什么，经常做什么样的噩梦，记录的非常非常的细致，真不知道李博谦是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这些内容，几乎都是章允最隐私的东西，我看得心脏乱跳。

　　假如是在我公寓的床上，我肯定非常乐意一字一字地看，只不过此时的环境，让我实在有些不能入神。

　　又找到一篇名为「狩猎方法」的文件档案，打开一看，密密麻麻超长的一篇，竟然有五万多字。

　　我几乎屏住呼吸在看这篇文件档案，心脏跳得飞快。因为章允是我的梦中情人，而这篇文件档案，便写着如何能够上了章允，而且不是强奸。

　　我粗略一看，顿时明白了之前李博谦对章允进行的邪术，是完全按照这篇文件档案执行的。

　　只不过该篇资料里面涉及到许多术语，都是来源于许多心理学专业的术语，甚至还有许多邪术的术语，我不能完全看懂。

　　我大致查找一下，硬盘里面关于邪术方面的数据和书籍，足足有数百种，达数百万字。

　　全世界各式各样的邪术，都有记录。光催眠术，就记载着几十种。

　　尽管我好奇得要命，兴奋得要命，但是现在不是细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又粗略地浏览了其它活页夹，竟然看到了占筱蔓这个名字。

　　很显然，李博谦也认识占筱蔓，把占筱蔓也列为了自己的猎物。

　　不过，关于占筱蔓的资料，显然还在收集中，没有章允的资料那么丰富，狩猎的方法也写得比较粗糙。

　　又点开了其它一些不认识的名字，里面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然后浑身燥热。

　　影像档案里面，一个容貌无比纯美的女孩正赤裸着身体，在用力地哭喊：「饿死了，饿死了，我要饿死了!求求你快给我食物!」

　　然后一个男人出现了，戴着面具，看不出是谁。

　　「想要吃饭，就给主人表演一段节目。」他的声音也经过处理了，听不出是谁。

　　李博谦这厮还真是谨慎。

　　然后，女孩就趴在地上学狗叫，又学着狗的样子在地上爬了两圈，然后在桌子角上跟狗一样，抬起一条腿撒尿。

　　我朝旁边看了看，片中场景就是在这个密室里面。而她撒尿的地方，奸像就在我右边。

　　接下来的内容越发的让人热血沸腾，这个女孩竟然将大腿张开，掰开自己的阴道，然后骑在桌角上，让桌角插在自己阴道里面，屁股使劲地摇。

　　她一边摇，一边学着狗叫声，还哭道：「快给我吃!否则我会立刻饿死的，我会立刻饿死的!」

　　「好，给你吃，给你吃。」那个男人走了过来，女孩立刻跪在他面前，掏出他长长的老二，开始为他进行口交。

　　我看着这男人又粗又长的生殖器，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自己裤裆里面已经勃起的玩意，这个男人竟然拥有和我一样的尺寸，真是惊讶，印象中李博谦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大。

　　整个口交的过程，是非常狂虐的，男人的阴茎几乎全部捅进女孩的喉咙里面，最后连睾丸都已经塞到女孩的嘴里。

　　女孩的眼泪横流，连面孔都在变形。

　　最隆，那男人一声吼叫，将精液全部射进女孩的嘴里。

　　然后，女孩脸上露出了无限幸福的表情。她无比饥渴地吞吃着，仿佛无上的美食一般，而且脸上也充满了饱食的满足。

　　「正餐吃完了，该喝茶了。」男人邪笑道。

　　女孩立刻仰起头，张大小嘴，满脸期待。

　　男人把着自己的老二对准女孩纯美的脸，嘘嘘一声，尿液顿时喷射而出，淋了女孩一头一脸。

　　这段影片拨放完了，但是我依旧呆呆地捧着计算机。

　　这、这也太邪恶了!和他比起来，我简直是一个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的处男。

　　「汪!」小土狗在旁边轻轻叫了一声。

　　我身躯猛地一跳，才想起正事还没有做。

　　我打开计算机屏幕上的监视程序，只见到监视的画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下到。

　　想必是那边的灯没有开，于是我在墙壁上找灯的开关，然后发现在我的右边有个开关，我用力一按。

　　「啊!」我顿时吓了一跳，计算机差点摔到地上。

　　计算机的监视画面上，是一张无限放大的脸，还有一双死鱼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

　　没错，正在瞪着我，因为那双眼睛正瞪着摄影机。

　　这张脸，已经小部分溃烂了，分不出是青是紫，布满了血迹，比任何鬼都要可怕。

　　他正是李博谦，而且，他还活着，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睛竟然会动。

　　这么多天过去了，他竟然还活着。

　　我突然想起，两个密室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他能够透过玻璃墙看到我，显然刚才我的所作所为，都被他看到了。

　　看着李博谦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顿时一阵毛骨悚然。

　　「你怎么还活着？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恶魔显示器在哪里？」我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

　　接着，我才想到，我在这边说话，他听不见。

　　「我还活着，对，对我还活着。」我竟然听到了李博谦的回答!他能够听到我的话。

　　我低头一看，在桌子上看到了一个麦克风，很显然这个麦克风连接着那边密室的音响。而李博谦的声音，也是从我面前桌子上的音响响起，表示那边密室也有一个麦克风。

　　「我喝自己的尿，我吃那些烂掉的内脏，所以我还活着..」李博谦的第一句话，几乎让我呕吐。

　　「行了，你别说了。」尽管我心里非常痛快，因为李博谦此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我什么仇都报了。

　　「你说说，当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逃出去的?」我立即问道。

　　李博谦此时正摇摇欲坠、奄奄一息，勉强吱声道：「当天，当天，我看到你都已经烂掉了，便下去要羞辱你的尸体，要在你尸体上撒尿。我就拿出恶魔显示器对着你的尸体说，我已经给恶魔显示器下了一个任务，要让你遭遇最最痛苦、最最可怕的事情。然后我拚命地骂你，羞辱你，用恶魔显示器砸你的头！」

　　「操你大爷!」我忍不住破口大骂，李博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

　　「谁知道，我砸得太兴奋，恶魔显示器冒了一阵电光后，竟然碎了。过了一会儿，你猛地跳了起来，凶猛无比地对我一阵狠揍，将我鼻子砸塌，肋骨砸断，然后带着那几个女人出去了。临走时，还朝我冷笑，从上面给我扔了两颗香瓜，我就凭着这两颗香瓜还有其它东西，活到了现在。」

　　李博谦说完这些后，已经无力再坐着，瘫软地躺下，裂开数道血口的嘴巴，悲惨地张合，仿佛随时都可能死去。

　　「恶魔显示器砸裂了?」我顿时呆了，那这样一来，我第二个问题就不用问了。

　　「哼，你休想骗我，明明是你将恶魔显示器藏起来了。」我接着冷冷说道：「要不要我在密室里面扔几十条毒蛇，你才肯说实话?」

　　李博谦没有力气回答我，只是朝身边不远处指了指。

　　我看清楚了，那正是恶魔显示器的碎片，我吃惊不已，恍然若失。

　　「难道，我就这样失去恶魔显示器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那我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我今后怎么赚钱?

　　我心乱如麻，浑身冰凉!

　　「给我吃的，求求你给我吃的。」李博谦如同呓语一般不停念着。

　　我无比狂躁地吼道：「吃你妈的屁!吃你妈屄去!我巴不得你活活饿死!」

　　「我给你钱，我用钱买，一百万一颗香瓜，一百万一颗，两百万一颗，三百万，四百万...」李博谦的声音仿佛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我顿时眼前一亮，问道：「多少钱一颗香瓜?」

　　李博谦顿时恢复了不少力气，道：「五百万，五百万，我给你五百万一颗。」

　　「钱呢?拿来!」我伸出手道。

　　「钱在我家里，银行卡藏在我家里。我告诉你在哪里，我告诉你密码，总共有好几张。第一张总共有一千万，你给我两颗香瓜，我就告诉你密码。过几天你再来，我再告诉你其它几张卡在哪里。」李博谦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无比紧张道，仿佛我会拒绝，立刻走开。

　　「一千万，你还真他妈有钱!你老实告诉找，你总共有多少钱?」我问道。

　　「有三千多万，有三千多万。」李博谦赶紧说道。

　　「好，我答应你。」说罢，我爬上楼梯，出了密室，来到小木屋外面，摘了两颗香瓜。

　　然后，我回到密室中，将香瓜拿在手里晃了晃。

　　李博谦显然看到了香瓜，那本来已经黯淡下来的目光，顿时亮得吓人，喉咙不停地在蠕动。

　　「现在，你应该告诉我银行卡和密码了。」我笑着说道．

　　「第一张银行卡在我房间那张奔马图画框里面，密码是：564379。」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李博谦说得非常干脆。

　　「那你的第二张卡呢?」我问道：「反正第一张我已经拿到了，若是你不说出第二张卡在哪里，还有密码是什么，我是不会将香瓜给你的。」

　　李博谦的睑仿佛被拳头狠狠捶了一拳，目光又黯淡下来，道：「那等一下，你又会问第三张、第四张，到最后我都吃不到香瓜。」

　　我望着他的面孔，反而哈哈大笑，然后拿着香瓜爬上楼梯，走到小木屋的另外一间。

　　我拉亮这间小木屋的灯，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厨房，还有不少农具，大多已经生锈了。

　　很快的我也找到了中央的铁盖子，大锁只是扭在那里，并没有锁上。

　　我猛地掀开铁盖子!

　　「呕!」顿时一股无比的恶臭扑鼻而入，足足将我往后熏退了好几步。

　　我捣着鼻子，将香瓜通过铁条缝隙往密室底下扔去。

　　然后，也懒得多理会，直接将铁盖子盖上，再将那个大锁牢牢锁上。

　　这还不算，我找来了许多杂物堆在铁盖子上面，这样一来就算真的有人会来这个地方，也不会发现密室口的这个铁盖子。

　　之后，我又回到那间舒适的地下室里面，看着李博谦正捧着一颗香瓜，疯似地啃。

　　「好叫你明白，我这样做并不是真的被你的话唬到了，而是我不愿意你就这么被渴死了、饿死了，我绝对不会那么便宜你的。」我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那只已经被砸碎的恶魔显示器，心乱如麻。

　　本想依靠着这恶魔显示器做好一些事情，没想到这玩意刚在自己身上待几天，还没赚多少钱，就碎了。

　　「不过好在我马上要和楚楚过幸福日子去了，现在只要不过得奢侈，也不大为吃穿住行担忧了，大不了去找一份薪水不太高的正当职业。」我心中安慰自己道，目光却落在我面前的笔记型计算机上。

　　我想要得到章允，得到占筱蔓，甚至得到宁紫，我想要完成我那淫荡的理想，这台笔记型计算机可是一件利器。

　　「我手里的这台笔记型计算机，真是你的一件利器啊，你祸害了多少女人了?」我终究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饿得太久了，还是因为正沉浸在进食的绝顶享受中，李博谦的反应好像慢了许多，对于我的问话，似乎没有听见。

　　待我再要问第二遍的时候，李博谦忽然说道：「就两个。章允是我准备下手的第三个，前面两个是我用来做试验看灵不灵的。」

　　「你他妈骗谁啊!我明明在计算机活页夹里面看到了许多女孩子。」我大骂道。

　　「这台计算机不是我的，这个地方也不是我的。你看到档案里面调教那些女孩的蒙面人也不是我。」李博谦说道：「只不过，那个人已经死了，这个地方和他的东西，包括给楚楚注射的那剂艾滋病毒，也全部都归了我。」

　　说到这里，李博谦顿时疯狂地大笑，接着又黯淡下来道：「只不过，现在这些东西都归了你。」

　　我没有说话，望了状似厉鬼的李博谦，说了一句：「我明天再来看你，届时再来好好侍候你。」

　　说罢，我便出了地下室。然后将小木屋里面做了一番布置，将木床移到这个密室出口的铁盖子上，还往上面堆了不少杂物。

　　然后，带着小土狗，我一路小跑下了山。

　　第十二章 生死一刻

　　下了山后，我立刻发动汽车，一路狂飙，往楚楚的家里开去。

　　三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市内。

　　低头看了一眼已经有些脏了的西服，不由得无奈，不过好在给楚楚的那些礼物都还安好。本想进入市里之后，再去买一套新的西服穿上，但是等进入市里之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我总觉得，要去晚餐之前临时换了衣衫，有种不好的感觉，仿佛始乱终弃一般。

　　想到这个词，我不由得一阵恶寒，我还不够始乱终弃的吗?此时竟然有了这样的忌讳。

　　于是，只是将西服上面沾的尘土拍干净了一些，然后继续开车穿过了整个江州市区，朝楚楚的别墅方向驶去。

　　楚楚的别墅在郊外，出了西边城区之后，整条道路明显变得清爽起来，车子也少了，旁边尽是花草树木。

　　惹得我心情也大好起来，然后我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后还要不要住在楚楚现在的别墅里面。

　　按说，她现在住的别墅，环境是极好的，只不过那个地方李博谦曾经住过，实在太恶心了。

　　所以，我有必要买一栋新房子了。

　　假如李博谦没有撒谎的话，我今天晚上会得到他的第一张卡．里面有一千万，差不多可以买一栋比较好的房子了。

　　当然，想要住更好一些的别墅，就将楚楚现在的房子卖掉，买一栋更大更好的别墅。用李博谦的钱，我是没有半点愧疚之心的。

　　我正遐想间，忽然觉得眼前猛地一亮，顿时刺得我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

　　「嘎吱!」我赶紧将车刹住，否则很容易出车祸。

　　用手捂住眼睛，待看清楚了，不由得长长吸了一口凉气。

　　前面足足有十几辆车子堵着，而且一起亮灯。接着，后面又有几辆车子缓缓行驶上来，将退路也堵住了。

　　「妈的，黑社会吗?」我心中猛跳，死死抓着身边的小土狗。

　　今天晚上，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善罢罢休了，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有个非常彪悍的壮汉走了过来，走路的姿态，充满了气势，浑身都是笔直的。

　　再笨的人也一眼能够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人。

　　来人瞧了瞧我的车窗，我发现竟然是一个熟人，是我见过的人。

　　前段时间刚来江州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开着AUDI来火车站接白马王子，顺便接章允去占家，便是眼前这个壮汉。

　　所以很显然，眼前给我摆下这个阵势的是占家的人，而且是占家的大豪，至少是占筱蔓父亲等级的。

　　「你过去一趟。」那中年壮汉朝我淡淡说道，听来仿佛礼貌，但是却充满了让人不可抗拒的意味。

　　「他奶奶的，要是十来个流氓说下定我还怕一些，但是摆下这么大阵势，我只剩下震撼了，害怕反而淡了一些。「我有心躲在车子里面，但是这样不见得安全，而且不敢出去，反而丢人。

　　此时，我不如大方一些。因为我知道这个占家大豪来这里堵我的目的，若是我显得窝囊了，楚楚这个美人我就更加不要指望了。

　　我打开车门，小土狗汪汪一声，便要跟着我下来。

　　「你待在车里面不要动。」我用安全带将牠草草捆住．

　　我下了车，跟着壮汉走到一辆加长轿车面前，壮汉打开车门，朝我说道：「进去。」

　　我坐了进去，却依旧瞧不见正主，整排椅子上就我一个人。前面是一面大黑玻璃，什么都看不见。

　　「你叫楚郁，三流民办大学毕业，被十三家公司解雇，拿过的最高薪水是一个月两千块。自卑，虚荣，胆小，阴狠，好色，懒惰。曾经换过二、三十个女人，有迷奸、强奸的嫌疑史，不过所交往的女人大多品行不堪。」 一阵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是一个充满压迫的男中音，上了年纪了。

　　我一点都不惊讶，以他的力量，想要查清楚我的背景，易如反掌。

　　「你头上至少有三项罪证，会让你永远都翻不了身，而且我们没有冤枉你。」上了年纪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心里飞快想着到底是什么事情。偷窥女上司上厕所?将孕妇撞倒导致流产死去?还是自己放火烧死了几十人？又或者是连同李慧君诈骗保险公司的高额保金?

　　这里面的罪名，除了偷窥女上司上厕所不严重之外，其余每件事情都足够我吃子弹的了，就算不吃子弹，也要坐一辈子牢。

　　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反正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现在恐怕还要加一条了。」想着没有退路，我顿时胆气横生道：「我砸倒了李博谦，救下你的私生女了。」

　　不过，我依旧谨慎地用砸倒这个词，而不是用杀死。

　　「李博谦就算不死，我也会让他死的，从今天开始，他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就算日后他会再出现，也必须最快地消失。」老者淡淡说道:「我们要说的是你。」

　　「我?无非就是让我离楚楚远点，不要纠缠她。」我笑了笑道:「为这件事情，你愿意给我多少好处呢?」

　　「一个无比怕死的人，也能够装得视死如归的模样。」那老者呵呵一笑。

　　接着，老者淡淡说道：「这些天，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毕竟我的女儿，或者说是私生女，仿佛对你钟情，她实在是一个比较痴傻的女孩。

　　「按说，除了给个月寄十几万块过去，我完全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有不少的熟人、老朋友、老敌人知道我有这么个私生女，之前嫁给李博谦的时候，李博谦不管内在如何卑劣，表面上还是体面的。可是你，实在太不体面了。让那些老友知道我私生女跟了你，我所有的面子都丢尽了。」

　　老者淡淡说道：「我也不愿意以私生女的幸福作为借口，或许我有在想她的幸福。或许没有在想。」

　　我浑身刺骨冰凉，我从他极其淡漠的口气中听出来了许多。

　　对方根本没有任何收买我的意思，若是人家开个一千万，我要嘛很神气地甩门而出，做出富贵不能淫的样子。要嘛，我会非常理智嘲讽地答应他的条件。

　　但是，人家根本连条件都不屑开。

　　「你要杀我，就如同李博谦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牙齿打着寒颤，几乎语不成声道：「那你的女儿怎么想你这个父亲?怎么认你这个父亲?」

　　「我不是很疼这个女儿，她总是让我想起很多不好的事情，包括我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老者淡淡说道：「再说，你死了，是死于江湖仇杀。还记得前段时间，也是在这里，也是在这个时候，你同样被几辆车子前后堵着，只不过那次是黑社会。」

　　我当然记得住，那次也是因为张经理和一群流氓垂涎楚楚、一路跟踪，我也跟着深陷其中，遭遇生命危险，后来还是借着恶魔显示器脱救。

　　而我今天若死在这里，再死伤几个张经理手下的流氓，毁几辆他们的车子，整个杀人现场就做得天衣无缝，然后将张经理抓起来，直接枪毙，整个案子就完事了。

　　我白死，倒霉的张经理也白死。

　　而且对于这个布局，楚楚基本上是会相信的。因为，上一次张经理要杀我，要绑架强奸她，是她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个亡命之徒找我报复，太正常了，而且我的底子也不是非常干净。

　　我想要说话，但是牙齿颤抖得厉害，说不出话来。

　　我拚命地想要停止双脚双手的发抖，但是怎么都控制不住，浑身冷得无法忍受。

　　「而且谁知道，你靠近楚楚，对占家有什么阴谋。」老者轻轻叹息道：「你安心去吧，不要说任何多余的话了，你父母我费心安置好。你也知道，到了我这个层面，要嘛大度示恩于人，要嘛彻底毁灭。」

　　接着，是老者打开车门下车的声音，末了还说一句:「我让他们快点，让你不受多少痛苦。」

　　「我必须要自救，我必须要自救，我必须要自救!」

　　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汪!汪!汪!」那只小土狗，正在疯狂地怒吼，拚命地用身体砸玻璃窗，想要出来救我。

　　我浑身都在激烈地颤抖，目光越来越凝结，然后闭着眼睛，心里疯狂自语道：「恶魔显示器，我知道你已经碎了。我不管你还在不在，恶魔，我不管你还在不在，但是我现在必须活下来．我必须活下来，给我一个活下来的任务!」

　　「滴！」我脑子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让我活下来，任务启动成功。」

　　和之前的恶魔显示器一模一样，只不过不在手上，而是在脑子里面出现了影像。

　　同样的，恶魔显示器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救命方法，依旧给了一个箭头，一个目的地。

　　而且箭头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很短。

　　此时，已经有四个超级大汉荷枪实弹走了过来，要对我下手了。

　　「让我出去!我只要两分钟，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大声吼道。

　　没有人响应我，四个大汉打开了车门，直接将枪口对准我，利索的将子弹上膛，没有丝毫犹豫，要直接杀死我。

　　「若你杀死我，不远的将来，你占家举族死绝，断子绝孙，祖坟被掘，祖宗被人挫骨扬灰!」我顿时大声吼道。

　　我的这段话太恶毒了。

　　「砰！」只听到枪声响起，我浑身一个战栗，好一会儿才观察身上到底有没有弹孔。

　　很显然，那名占家的大豪忍不住愤怒，开枪随便打在一个地方泄愤了。

　　「给他两分钟，若我还没有改变主意的话，就将他挫骨扬灰，碎尸万段!」老者狠狠说道。

　　那个黑洞洞的枪口终于暂时离开了我的额头，我立刻根据脑子里面恶魔显示器的箭头，飞快地朝一个地方跑去。

　　众人以为我要逃跑，便要上来拦截，却被人止住。

　　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跑，直接按照显示器的箭头跑，也没有看路。

　　「砰！」箭头和目的地重合，我的鼻子顿时狠狠地撞在一个坚硬的铁板上，鼻血瞬间喷出，一阵剧痛，几乎整张脸都没了感觉，头脑一阵阵昏眩。

　　霎时间，我除了眼冒金星之外，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就连小土狗的狂吠也停了下来。

　　我看到，我撞到一块广告牌上了，而这个目的地好像就是这个广告牌。

　　「两分钟结束了，将他碎尸...」

　　「不要伤我的狗!」没有等到我说完，那个老者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在车子里面，我看不见他的脸。

　　但是，找能够感觉到他的目光，死死盯在广告牌上，然后仿佛要冲出车门，却强行忍住了。

　　而那双眼睛射出的光芒，却是有些吓人。

　　我不由得朝广告睥望去。

　　这个广告牌是王中王火腿肠的广告，只不过长年风吹雨打，第一个「王」字全部不见了，「中」字也丢了口，只剩下一竖，只有最后一个「王」字还是完整的。

　　所以，乍看上去还以为是「I王」两个字。

　　但是我撞上去之后，鼻血溅在了那一竖，还有后面那个王字上面。

　　那一竖的右边，被血溅多了一点，变成了卜。那个「王」字，右下角被鲜血溅了一点，变成了玉字。合起来，变成了「卜玉」。

　　然后，我清楚地看到，车内的那个老者身躯开始拚命地颤抖，比我刚才颤抖得更加厉害。

　　之后，他掹地往后躺倒。

　　众人匆忙围上前去，惊呼不已。

　　我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激动。

　　一阵手忙脚乱后，老头子方才渐渐平静下来，两道目光剑一般射在我的脸上。

　　我觉得，那两道目光非常的复杂，最后变得凌厉。

　　他冷冷说道：「恭喜你，你可以多活一段日子，不过我会再来找你的，而我下次来找你的时候，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局面了。

　　「当然，假如你还对楚楚痴心妄想的话，我丝毫不介意将你阉割，反正我留下了你的性命，不算违约。」老头子说完后，便闭目半躺在椅子上，淡淡地说了一句：「走！」

　　转眼间，数十辆车子走得干干净净，整条马路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依旧盯着这个广告牌，百思不得其解。

　　就这样，他们全部走人了。我的性命救得如此简单，如此稀里胡涂，我甚至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让那个占家老爷子改变了主意。

　　只不过，后来他的口气更加凌厉森严，更加充满了杀气。

　　但是，我已经不怎么在乎了。因为我重新得到了恶魔显示器，而且不是在手里，是在脑子里面，这次谁也拿不走了。

　　我猛地挺直了腰板，拥有了恶魔显示器，我顿时觉得我可以摆平任何事情，我可以打倒任何敌人。

　　而且刚刚，恶魔显示器就再一次展示了它的无所不能，这一刻，我充满了无限的自信。

　　占家的嘴脸，我算是看穿了。他们比可可嘴里的更加不堪，更加高高在上，更加无情无义，更加视人命如同草芥。

　　在刚刚那个老头子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直接说要杀死我时，他的口气就好像辗死一只蚂蚁一般。我他妈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尽管生我的人将我扔了，养我的人将我丢了。

　　那一瞬间，我充满了无比的愤怒，还有狂虐的报复欲望。

　　我要将占筱蔓奸成一只母狗般的浪货，我要将章允从白马王子身边抢走!

　　我开着车子，飞快地朝楚楚家里赶去，浑身仿佛暍醉酒一般轻飘飘的，便是连鼻子上的血迹也顾不得去擦。

　　「等下，你又要贴几个OK绷了。」我将小土狗抱在怀里，用脸磨蹭着牠的小脑袋道：「但愿刚才别被撞儍了。」

　　小土狗只是呜呜地低叫。

　　半个小时后，车子驶进了一座别墅区，我在楚楚家的车库面前停了下来，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我依旧提着礼物，抱着小土狗，带着满怀的心思，踏进了楚楚的家门。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餐厅，上面点燃的蜡烛已经烧掉了一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没有动一下，刀叉摆得整整齐齐。用来浸香槟的冰块早已经融化。

　　烛火的后面，坐着一个天使一般的小孩，正是可可。

　　她呆呆地望着摇摆不定的烛火，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到来。

　　屋内没有开灯，只有烛火的光芒，使得整个餐厅显得尤其的阴暗。

　　「你妈妈呢?」我朝可可问道。

　　请续看《堕落之王》6

　　下集预告：

　　楚楚没有屈服于父亲的压力，坚决要与我相好。然而，她彷佛发现了一件极其震憾惊人的事情，此事与我有关，而不得不离开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却将那个早熟、讨厌的女儿托付给我。

　　我继续我淫荡的理想，给我最讨厌的同学廖立方戴了第二顶绿帽子。

　　一个神秘中年美妇的到来，使得故事进入了最高潮。

　　第一章 惊骇秘密的理由

　　可可淡淡的指了指桌面上的一封信，道：「这是她留给你的。」

　　我看到了，在烛台下面，压着一封信。

　　我顿时笑了笑：心里猜测着信里面的内容。

　　无非是家族不准楚楚与我来往，否则便要我性命，所以楚楚不得不离开我的内容。

　　在做这个揣测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由得浮起了楚楚倔强而又近乎完美的面孔，便将信抽了出来。

　　打开信封，抽出信纸，只见上面写道：

　　「小丈夫，我的家人不准我们在一起，我的父亲以你的性命来威胁我。」

　　我嘴角一翘，心中不由得又多了几分失落，果然和我想象中的内容一般无二。

　　接着看下去，后面的内容却让我惊愕，还有无限的怜惜，甚至敬佩。

　　「但是，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受任何人的操纵。我坚决要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我告诉我父亲，假如他对你动手的话，我一定将所有的事情都登上报纸，曝光到网络上去。包括我是他的私生女，包括我和你的相爱，包括你被他所害。他的名字举国皆知，绝对不会冒这个险。」

　　老实说，我有点觉得楚楚会这么做，但是我没有想到楚楚真的会这么做，这么决然。

　　不过，她还是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又会是什么其它的原因?接着往下看信。

　　「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这件可怕的事情或许将导致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我必须去求证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到答案。原谅我没有告诉你这究竟是什么事情，等我找到答案之后，我会告诉你，否则会给你带来祸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落款是：爱你的楚楚。

　　看完后，我顿时脑袋有点闷，虽然说事情的开头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事情的结尾却和我想的一样，楚楚还是离开了。

　　而且，原因带有一定的惊悚性和悬疑性。

　　我想了很久关于她提到的那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怎么都无法想到，甚至连边际都没办法摸到。

　　她连占家老爷子的威胁都不在乎，又能够有哪件事情会让她离开我?而且定位为可怕的事情，还是一件没有求证的事情，甚至会给我带来祸事。

　　我怎么都想不透，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

　　接着，我看到信笺的背面写道：「我不想让女儿进入占家生活，所以让她跟着你。这栋房子是李博谦曾经住过的，我委托你卖掉。另外，房间抽屉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我大部分的积蓄，大约五、六百万。你让可可跟着你住酒店公寓也可以，你另外买房子也可以，每次不要给可可太多钱。」

　　我大为头疼，不由得望了一眼面前的可可，我实在非常不喜欢这个女孩。

　　然而，楚楚直接将她托付给了我，我根本无法拒绝。

　　此时我的情绪并不在可可以后跟我生活的这件事情上，而是在楚楚离开的这件事情上。

　　说实在话，我并没有非常难过，只是有点茫然、有点失落，还有刚刚建立起来的依赖感、温暖感，又渐渐的流逝了。

　　刹那间，陷入一种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境界。

　　「你妈妈没有跟你说，她要去哪里?」我问道。

　　其实，我完全可以知道楚楚去了哪里，只要我启动一个任务。

　　可可摇了摇头。

　　「你妈妈离开的时候，是害怕的，还是痛苦的?」我问道。

　　可可轻轻摆弄着手里的戒指，道：「是惊诧的，不可置信的。」

　　「那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多久?会不会有危险?」我问道。

　　「没有告诉我要去多久，只说去拜访几个人，弄清楚一些事情，不会有危险。」可可望了我一眼，加上一句道：「还有让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找她，那样会带来难以预见的后果。总之，就是你们俩没戏了。」

　　我没有理会可可那让人讨厌的表情，而是望着烛火在那里发呆，因为我之前曾经想着，要放弃我那淫荡的理想，与楚楚双宿双飞。然而现在楚楚已经走了，我淫荡的理想还要不要继续？

　　假如我决定继续过着淫荡的生活，老实说条件比之前充分许多，因为我拥有更多的钱了。

　　楚楚交给我一笔钱，我还拥有李博谦的一笔钱。

　　我忽然坐在餐桌面前，拿起刀叉，对着眼前的美食大快朵颐，还一连喝了三、四杯红酒。

　　「李博谦的房间在哪里?」我直接问道。

　　可可微微一愣，便朝楼上一指。

　　我直接上楼，进了李博谦的房间，可可并没有跟上来的意思。

　　根据李博谦提供的秘密之处，我果然找到了一张银行卡，居然是一张等级普通的银行卡，只不过开户行是一家国外的银行。

　　李博谦藏东西真是有一套，要不是他跟我说银行卡藏在哪里，我根本就找不到，即使我把整个房子翻过来也找不到。

　　藏的地方本来不算刁钻，但是掩饰得非常好，而且有好几层掩饰。估计就算有人来找，翻到了这张卡的藏身之处，也会错过。

　　本来喝了酒之后头有些昏昏的，但是拿到银行卡的时候，内心顿时又充满了兴奋和紧张。

　　假如李博谦说的是真话，那这笔钱将是我得到最大的一笔财富。

　　感到紧张则是因为，万一李博谦撒谎，岂不是空欢喜一场。

　　不知道是否因为楚楚的离去，使得我此时内心的忐忑不如从李慧君那里弄到一百五十万的那次。我永远都记得，当我拿着卡塞进提款机的时候，心脏彷佛要跳出胸腔一般。

　　眼睛望着眼前的银行卡，我用手机拨打了银行的电话号码，根据流程输入账号和密码，然后听着计算机的机械声报出卡里面的存款数。

　　两百九十九万!

　　单位是美金，而且户名并不是李博谦。

　　一个足够让我震撼的数字，比我想象中多了许多，李博谦真他妈有钱。

　　别看我现在表面活得滋润，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快要是负资产了。而此时，有一笔相当于两千多万人民币的钱将属于我。

　　我头脑真的有些发闷，不由得用银行卡狠狠拍了脑袋一记。

　　而且，李博谦根本就不只这些钱，过几天我要再去敲诈一次，一定要让李博谦把所有的钱都吐出来。

　　这里是李博谦和楚楚的房间，刚刚楚楚也给我留了一张卡，让我照顾她的女儿，竟然是要将女儿暂时托付给我的意思。

　　我从抽屉里面找到了楚楚给我留下的这张卡，这反而是XX银行的一张白金卡。用手机向银行一查，只有五百多万元。

　　不过楚楚还说过，现在我脚下的这栋别墅也任由我处理。

　　「楚楚去调查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竟然将女儿和房子，全部都托付给我?」我不由得又沉下心来，想着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接着，仿佛旁边有一双目光在盯着我，转过头去一看。

　　见到可可站在门口处，那张美丽的脸蛋充满了嘲讽，嘴角的笑容也充满了鄙夷。

　　也就是这个笑容，像李博谦，让我非常讨厌。

　　很显然，她看着我手里拿着她妈妈的银行卡，把我当成了贪婪金钱的小人。

　　尽管她对我的判断没有错，我是超级爱钱的，而且还非常不要脸，千方百计的、违法的要钱。

　　但是，楚楚的钱我是不会耍的。尽管我要过李慧君的钱，但那是我应该得的，因为没有我的话，李慧君根本拿不到那笔巨额的保险金。

　　楚楚的钱，我绝对不会拿。

　　我直接将楚楚的那张白金卡扔在可可的脸蛋上，道:「你妈妈说让我照顾你，把这栋房子和所有的积蓄都交给我打理。」

　　「若按照你母亲所说，你应该来与我同住。但是想来你讨厌我，不见得愿意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也不见得喜欢你。」我找了一张沙发坐下来，朝可可道：「所以由你自己决定，你要是想跟我一起住，让我管教你，你就搬来与我住，我会将这房子卖掉，然后买一栋更大的别墅。你假如不愿意和我一起住的话，你就继续留在这房子里面，你妈妈有钱的卡也由你自己收留着，只不过你不知道密码，我知道密码。每当你需要钱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我去取来给你，卡依旧放在你身上。

　　「当然，情况或许有变化，假如我决定去找你妈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我还没有决定好是否要去找你妈妈之前，先这样安排。」我盯着可可的眼睛道：「现在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跟我一起住，还是自己住?」

　　可可的选择非常直接，大概只稍梢犹豫了三秒钟而已，就回答道：「我自己住。」

　　我点了点头，然后问她身上有没有钱。

　　可可摇了摇头，我在口袋使劲掏了一阵，在口袋角落找到了一千多块钱，是今天买东西剩下的。

　　我全部掏出来，放在桌面上道：「现在天色晚了，我不愿意去取钱。先拿这些花着，不够了再打电话给我。」

　　说罢我拍了拍有点醉酒头晕的脑袋，道：「就这样了，我先回去了。在我决定去找你妈妈之前，就先这么办了。」

　　我直接下了楼，看着已经被我吃得有些狼籍的餐桌，朝楼梯上的可可道：「餐桌你自己收拾。」

　　接着想到小土狗待在我的车里面还没有吃饭，便拿着一个小碟子挑了几份美食，然后又去找了一杯奶茶饮料，直接朝门外走去。

　　第二章 廖立方的绿帽子（上）

　　在车子里面，我并没有立即开车离开，而是坐在车子里面发呆，望着小土拘吃香肠和鹅肝。

　　接着，我拿出计算机，登录网络银行，将李博谦的那一笔钱，在E-BAY网站上分几批转到我在国外银行的一个空白账户上。

　　尽管这种转钱方式实际上是非常的拙劣，但是占家的老头子说了，李博谦已经消失在人间，不论是真实世界中，还是各处的档案上。

　　所以，警察也根本不会去调查李博谦到底哪里去了，所以我这笔钱，是无比的安全。

　　我现在脑子很乱，刚才匆匆忙忙离开李博谦的别墅，实在不想在里面多待。

　　我此时本来应该想楚楚的事情，但是完全不想去想，只知道自己多了许多钱，拚命的想要找一个地方花。

　　发动了汽车，朝市区驶去。

　　在车水马龙的市区街道上，我睁大双眼挑着可以让我花钱的地方，突然瞧见前面有一间璀璨华丽的夜总会，也没有看名字便钻了进去。

　　将车子钥匙给外面的泊车小弟，等他停好车交给我钥匙的时候，随手给了一百块的小费，在他千恩万谢中步入了夜总会。

　　性感的女招待引我到一处位置正要坐下，忽然前面有人喊道：「楚郁，在这里。」

　　我非常惊讶，居然有人认识我，举目望去，竟然是我中学时候的死敌廖立方，以及他那个时尚都会女友苏舒，在长沙发围坐的甚至还有王凝，以及一路我早已经忘记名字的同学。

　　仿佛，他们在这里众会?

　　刚走过去，廖立方立即上前拍了一记我的肩膀，道：「今天祝贺我升职，聚会我还说要叫你来，但是又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没想到你还是来了，是谁通知你的?王凝?」

　　我随便挑了一个位置坐下，摇头道：「没有人叫我过来，只是我想过来喝酒，就跑过来了。」

　　廖立方看了我一眼，道：「那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啊!」

　　因为没有宁紫、占筱蔓和章允这类太过于夺目的美女在，所以苏舒这个时尚女孩显得自信多了，如同花蝴蝶般，以女主人的姿态招呼众人。

　　我刚坐下，她便给我倒了一杯啤酒，百威的。我正口渴，便一口气喝干。

　　招呼完我后，廖立方显然有些神不守舍，频频朝门外望去，好像在等什么人。

　　「时间早就过了，卫筠他们应该不会来了。」苏舒说道，口气中带着庆幸和失落。

　　庆幸是因为占筱蔓和章允不会来了，就不会压过她的风头；失落是因为卫筠和白马王子也不会来了，她少了一次接触的机会。

　　苏舒是一个还算白嫩的女生，今天晚上又穿得非常性感，上衣露着雪白的胳膊和些微乳沟，下身又是短裙，裹得臀部挺翘，大腿圆满，看得我腹下邪火顿生。

　　廖立方正期待着，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接听后脸上顿时露出失望的神色，不过面色依旧恭谨，口气依旧讨好。

　　接着，合上手机后，他朝我们说道：「因为章允身体不舒服，所以卫筠和占筱蔓都过去看望，自然就来不了了。本来他们肯定会过来捧场的，但是章允身体不舒服，那也没有办法。」

　　然后，廖立方神情古怪朝我说道：「章允身体不舒服，你怎么不知道，怎么不去探望?」

　　「你当还是高中时候啊!人家楚郁早已经移情别恋了，还记得前几天聚会的时候，和他跳舞的那个女人吗?」一阵让我讨厌的声音从黑暗角落响起，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对我一直冷嘲热讽的英语小老师，他依旧坐在王凝身边，追求之意非常明显。

　　「对了，那个女人是谁啊?」廖立方眼睛发亮，问道。

　　我微微犹豫了一阵，回答道：「客户。」

　　他们松了一口气后，露出了想当然耳的目光。楚楚那种美女，他们是得不到，但是也绝对不想见到楚楚和我有任何的男女纠葛，否则他们的世界观会崩塌许多的，像我这种垃圾拥有楚楚那样极品的女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廖立方拿起酒杯，挨个将每个人的杯子倒满，最后轮到我的时候，酒倒完了，他朝我笑笑道：「刚好倒完了，楚郁你自己倒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要不，拿着酒瓶子吹也行。」英语小老师笑道。

　　我笑嘻嘻的随手拿过一瓶百威，撬开了盖子后，廖立方站起身道：「今天我升职，非常高兴，谢谢大家来捧场，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都越混越好，干!」

　　众人一起站起，我就真的用嘴对着瓶子，别人都只是随意喝一大口，我却是将一整瓶喝得干干净净。

　　众人不由得有些惊讶，英语小老师笑道：「看来今天廖立方要多花一些酒钱了。」

　　王凝偷偷瞧了我一眼，表情微微一动，可能我今天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怕什么!楚郁就算再喜欢喝酒，今天也喝不穷我，明天是周末，我们一定要狂欢一夜。」廖立方大笑道。

　　我喝完一瓶啤酒后，觉得不过瘾，用力的摇了摇头，道：「这酒劲头太小了。」

　　接着，我朝旁边不远处的性感女招待招了招手，伸出手指比划数字道：「给我来一瓶轩尼诗，不，两瓶，不，三瓶，四瓶!」

　　女招待面色二号道：「您要多大的?」

　　「七百毫升的。」我道。

　　那边廖立方的脸色都有些白了，勉强保持着平淡的面孔道：「我们就那么几个人还有女生，哪里要得了那么多瓶，来一瓶就差不多了。」

　　「我结帐。」我竖起手指，双眼盯着他道：「今天统统我结帐，算是祝贺你升职。」

　　「另外，还是搞你女朋友的嫖资，你的绿帽子钱。」我在心里加了一句。

　　「有饭吃吗?」那性感女招待正要离去，我一句话让她有些惊愕。

　　「我们有专门的餐厅，您可以去餐厅吃。」女招待依旧礼貌回答我。

　　「我就在这吃，吃什么随便你自己叫，你给什么我吃什么。」我说道。

　　女招待看了我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穿着裙子的背臀曲线尤其丰满，一扭一扭的走了。

　　「跑了半夜，有些饿了。」看着廖立方等人不可思议的表情，我不好意思笑笑，解释道。

　　气氛因为我的存在，冷场了好一会儿，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回暖过来。

　　廖立方等人开始正常的聊天，而我神游天外，脑子里面充斥着楚楚的残影，不知道要去往何方。

　　「楚郁，我们明天要去买房，你要不要陪着我们一同去看房?」廖立方忽然道。

　　「买房?买房干嘛?」我惊讶道。

　　「买房结婚啊!」廖立方笑道：「你呢?你买了吗?」

　　「要结婚了更好，绿帽子戴起来更爽。」我望着苏舒俏丽的脸蛋，心中邪恶道，然后朝廖立方摇了摇头道：「我不买房，我又不结婚，买什么房?」

　　又闲聊片刻后，我要的酒水和吃食都端了上来。

　　那个性感的女招待想占我便宜，我让她来一份吃食，就我一个人吃，没想到她给每个人都来了一份。

　　每人一碗鱼翅羹，每人一碗面条，浇着蟹粉。食物连同酒水、酒杯，几乎摆满了大半张桌子。

　　「请问酒要打开吗?」女招待间道。

　　「全部打开。」我饥肠辘辘，已经迫不及待的吃起饭来。

　　那鱼翅羹也太少，我仅仅三、四口就吃完了，面条也少，几秒钟工夫就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我拿过一瓶打开的轩尼诗，直接往嘴里面灌。

　　酒水冲进喉咙，一会儿工夫浑身就热气腾腾，彷佛要烧开了一般。

　　其余人见到如此美食，也顾不上什么风度，开始太快朵颐。唯有王凝，轻轻皱眉的望着桌面，面前的食物一动不动。

　　「你不吃?」我问王凝，而且是第一次和她说话。

　　她微微一愣，点了点头道：「我不吃。」

　　「那我吃了。」我将她面前的鱼翅羹和面条都端了过来，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终于，肚子里面有了一些饱意，开始惬意的就着瓶子喝酒，喝着高酒精浓度的白兰地。

　　这派作风，倒引得廖立方的女友苏舒频频侧目。

　　我从小到大别的没有学会，但是花天酒地却是在阴毛还没有长齐的时候就会了，所以酒量早早锻炼了起来。

　　此时眼看着半瓶多，差不多五百毫升的白兰地下肚，只是觉得头脑有点昏，神经非常兴奋而已，并没有真正醉倒。

　　「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内容是跳舞，胜出者将获得一瓶价值五万块钱的名酒。什么舞蹈都可以，探戈、恰恰、扭扭都可以。」司仪站在中央舞台大声宣布。

　　刹那间，许多男男女女都围站在中央舞台周围，跃跃欲试。

　　苏舒显得尤其兴奋，化着浓妆的双眼睁大，盯着中央舞台，雪白的脸蛋兴奋得潮红。

　　等到第一队选手上场、音乐响起时，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在位置上扭起自己的娇躯。

　　很显然，苏舒这种时尚的都会女孩，从小就泡在舞厅里面，浑身长满了舞蹈细胞，只需要轻轻一扭，时尚的舞蹈韵味便出来了。惹得她那本身不是非常魔鬼的身材，竟然变得尤其的妖媚，那张不是绝美的面孔，竟然也多了几许迷离。

　　灯光底下，极是勾人。看得周围众人目光都有些呆了。

　　廖立方见之，神情中顿时多了几分得意和担忧。

　　自己的女友惹人注目自然是值得得意的，但是周围的男人都如狼似虎，别下小心过来招惹了苏舒，占了她的便宜。

　　不过，王凝仿佛看不惯苏舒扭动如蛇的娇躯，轻轻的皱了皱眉，便将目光垂到别处。

　　英语小老师见之，拚命忍着瞧向苏舒的目光，低声陪着王凝说话。

　　等到了第三曲，苏舒实在忍不住了，从位置上站起，随着音乐的节拍用力的扭动。

　　她裙子短，扭动间，雪嫩的大腿深处总是若隐若现，挺拔的胸部也随着轻轻摆动。扭动间，挺翘的臀部也变得尤其的圆滚。

　　如此细腰丰臀的扭动，别说是我，便是周围的男人也纷纷吹着口哨，目光贪婪地落在苏舒的圆臀和大腿。

　　廖立方已经呼吸粗重，面红耳赤的盯着自己女友的下体，咽了几口口水后，拿起白兰地，用力的灌了好几口。

　　彷佛此时如此性感的苏舒，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一般。

　　跳了几曲后，苏舒终于忍不住，朝周围道：「你们谁会跳舞的?随便什么舞蹈，给我做舞伴，我们去比赛。」

　　廖立方顿时面色一变，凑上前道：「亲爱的，我陪你去，我们跳交际舞。」

　　苏舒仿佛陷入了自己的世界，娴熟性感的舞蹈让她自傲，对男友似乎也不亲近了，听到廖立方说跳交际舞，顿时望去一道鄙夷的目光，也没有理会。

　　「我来吧!」我灌了一口酒，朝苏舒道。

　　「你会跳什么?」苏舒眼睛一亮，朝我问道。

　　「什么都会。」我没有撒谎，我为了泡妞，天天也泡在舞厅、酒吧里面，确实什么舞蹈都会跳。

　　而且为了泡妞，我跳舞的水平实在是不错，尤其是那种又痞又惹女人目光的。

　　「好，我们快去。」苏舒此时顾及不了廖立方，拉着我的手直接朝中央舞台跑去。

　　廖立方面色大变，想要追上来，追了几步却又退了回去，怕丢了面子，朝旁边的王凝和英语小老师道：「快要结婚了，让她最后玩几次，结婚后足不许跳这些舞了。」

　　舞台上的两人刚刚跳完，苏舒便朝我说道：「快，我们快上去，你抱我上去。」

　　舞台的高度有六十几公分，苏舒穿着紧身裹臀的短裙，确实上不去。

　　我一把抱住她的腰，另外一手托着她火辣的臀部，轻飘飘的便将她抱到舞台上去。

　　苏舒此时极度兴奋，也没有理会我占她便宜，兴匆匆的跑到舞台中央。

　　我轻轻一跃，也跳上了舞台。

　　我将酒瓶摆在一边，因为喝了不少酒的关系，脚步有些迷离。我脱掉了皮靴，踩在干净的舞台上，后朝DJ道：「<YOU NEVER CAN TELL>。」

　　第三章 廖立方的绿帽子（中）

　　曲子响起，热情、明快、又带着暧昧迷离。

　　对面的苏舒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我轻轻的摇摆身体，轻轻眯着双眼。

　　根本不用跳，光我醉酒的步伐，就已经进入了舞蹈。

　　醉酒之下，我根本不用去记什么舞步，跟着暧昧的节奏，踏着调戏的脚步，眯着撩拨的目光，痞子绅士一般朝眼前的美女仿佛要靠近，却在原地摇摆。

　　苏舒也不看我，半曲着腿，撅着圆滚的美臀，不层而又浪荡的扭动。

　　而后，她火辣的目光直射而来，两只光脚拖动着前行，诱人的小腹随着挺动，充满了蛊惑。

　　我贼兮兮的脚步，不正经的前行，一边扭动着身躯，耍去贴近眼前活色生香的娇躯。

　　两人微微一接触，又露着玩世不恭的笑容退开。

　　然后，两人间隔一小段距离，分别做着神经质一般的手舞足蹈。

　　透着迷离的目光，我盯着她叉开的大腿深处，那薄薄的内裤，还有黑漆漆的阴部位置。

　　下腹欲望勃发，身体却彷佛不是自己的，跳着浪荡而又轻狂的舞步。

　　我们忘情的舞蹈，无视台下任何惊艳的目光。

　　我们独舞，却又互相挑逗。我们暧昧，却又互相排斥。

　　（此处向昆汀塔伦提诺的《黑色追缉令》致敬。）

　　我跳舞水平本来就不错，这是我跳得最好的一次，酒醉的我，轻浮的脚步，使得超常发挥百分之两百。

　　结束之时，周围响起如雷掌声，还有无数的口啃声。

　　跳完这段扭扭舞后，苏舒仿佛把自己的狂热完全散发了出来，但她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拉着我的手站在舞台下面，等看其它人跳。

　　因为我们跳得实在太出色了，以至于后面没有人再上场了。

　　王持人懊恼的宣布，因为我们的出现，使得比赛不得不提早结束。

　　苏舒听到后顿时一阵欢呼，竟然跳起来抱住我的脖子，双腿盘在我的腰上。

　　又结实又柔软的大腿夹住我的胯部，我勃起的下身钉在某处柔软的地方，差点使得我当场掀掉她的裙子、扒下她的内裤。

　　仿佛，廖立方的头顶，有一点点绿了。

　　而此时处于兴奋的苏舒完全没有觉察到我的性欲，反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又兴冲冲的爬上舞台，丝毫不顾忌裙子太短会露出小小的内裤，以及只能包住一半的雪臀，还有能够完全包裹却露出轮廓的阴部。

　　平时的苏舒是个比较俗气的都市女孩，但是此时的苏舒，竟是显得尤其的可爱有味。

　　让她跟廖立方，实在是有点鲜花插在牛粪上。

　　等我和苏舒两人领回那瓶价值五万块钱的名酒回到座位的时候，廖立方的脸已经阴沉得可以滴出水来了。

　　但是因为苏舒父亲的关系他又不敢发火，一直以来他在苏舒的面前，如同小绵羊一样乖巧。

　　可是在这么多同学面前，脸面确实遮不过去，他勉强鼓起了勇气道：「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孟浪，算什么样子?」

　　孟浪这个词，大多出现于古代小说之中。廖立方不敢用过于刺激性的词语骂苏舒，但是也不愿意示弱，估摸着苏舒不懂孟浪这个词语，所以急智之下想到了这个词。

　　老实说，苏舒还真的没有听过这个词语。也不明白这词具体的意思。

　　但是她听清楚了啊!这里面有一个浪字。

　　浪这个字，绝对是骂人的。

　　顿时，苏舒秀气的脸蛋一寒，眉头一皱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娇生惯养的她，向来受不了别人的一丝刺耳言语，何况是要依靠她家的廖立方。

　　与此同时，苏舒觉得眼前的廖立方真的非常刺眼，尤其的土气。

　　苏舒之所以会同意嫁给廖立方，首先是因为女生耳根子软，受不得哄。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推崇一句名言，那就是找一个自己所爱的，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的。

　　在她的追求者中，廖立方正有些出息的人当中是最乖巧的，在乖巧的人当中是最有出息的。所以苏舒选择了廖立方，而且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她觉得廖立方配不上自己。

　　此时的苏舒，仿佛还沉浸在刚刚与我默契搭配的舞蹈中，再看着廖立方的时，目光竟不住朝我望来，像是暗暗做着比较，而且细细的将目光落在我的衣衫、手表和鞋了上。

　　这些时尚女孩对名牌最是眼尖，一下子就瞧出我身上这些衣物的价值。

　　我身上这身打扮，是今天刚刚花了几十万买的，都是一流的世界名牌，瞧得苏舒眼神下由得有些摇曳。

　　廖立方本来被苏舒的眼神吓得退了一步，但是看到她望向我的眼神竟然有些暧昧，不由得怒气横生，一股愤怒便要冲口而出。

　　但是未到喉咙处，又有些气弱，他便用力灌了一大口酒，借着酒疯壮壮胆气。

　　「什么意思?我有什么意思?我就是让你检点一些，别让爸爸妈妈听闲话!」廖立方窝囊悲愤道。

　　「谁让你喊的爸爸妈妈?我同意和你结婚了吗?别死皮赖脸的，你说我不检点是吧?」苏舒顿时如同骄傲的公主一般，撇了撇嘴道：「那分手好了。」

　　廖立方一惊，面色惨白，道：「什么?」

　　「分手!」苏舒正言道：「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我们俩完了，从今天开始一刀两断。」

　　说罢，大小姐脾气正盛的苏舒拿起皮包，转身朝外面走去，小腰和屁股也扭得尤其厉害，竟是连头也不回。

　　英语小老师会做人，看了一眼廖立方，觉得这是一个卖对方面子的机会，便跑了出去要为两人劝解。

　　廖立方本想摆摆架子，但终究怕失去了美人和前途，怨毒的瞪了我一眼，冷冷道：「楚郁，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好看的。」说罢，也跑了出去。

　　其余两个女生瞧着气氛有些冷落，也微微尴尬的告别离开。

　　刹那间，座位上就只剩下我与王凝两人。

　　王凝本来站起身子也准备要走的，但是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坐了下来。

　　「你就不劝他们两个吗?这事可和你有关系。」王凝忽然开口道，却是第一次和我说话。

　　我一边喝酒一边撇了撇嘴道：「我厌恶廖立方得很，巴不得他们俩掰了。」

　　王凝倒是有些惊讶我的直白，或者惊讶我已经这个岁数了，还是如同高中一般对讨厌的人咬牙切齿。

　　「廖立方高中羞辱你的话，你还没忘记吗?」王凝说道。

　　我不由得有些惊讶，我有将廖立方与我的恩怨告诉她吗?她竟然知道，而且记到现在。

　　血液被酒精充斥的我，显然放松了许多。尽管会被认为是睚皆必报、心胸狭窄，但我还是点了点头，道：「我自然不会忘记，也会回报于他。」

　　「你还真的是和以前一样。」王凝望着桌面，目光一片茫然。

　　接着，她抬起头问道：「罗行在追求我，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罗行?谁是罗行?」我惊讶问道，仿佛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王凝本来是强装着自然说出这句话，被我一打岔，底气不由得泄下去不少，垂下头低声不快道：「就是英语小老师。」

　　我想部不想，直接摆摆手道：「不行，那小子窝囊得很，没什么出息，跟着他只有吃苦。」

　　王凝睁大眼睛看我，惊讶的觉得我嘴巴怎么如此刻薄。

　　王凝个子不高，眼睛大，皮肤尤其白，鼻子小巧好看，嘴巴不大也不小。老实说五官都长得非常好看，组合起来虽然也漂亮，但是却配不上那秀挺的鼻子，还有大大水汪汪的眼睛。

　　此时，她惊讶的望着我，倒使得我脑子里面多了几分开于她的回忆。

　　高中的时候，依稀她对自己的相貌尤其自得。总之她对自己脸蛋判定的漂亮程度，超过真实的长相。

　　某曰在寝室的时候，众多男生无聊，便评选班上哪个女生最好看。

　　英语小老师喜欢王凝，自然提了王凝的名字。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竟然就把王凝评到了第一位。

　　老实说，这个评判是不客观的。王凝的眼睛和鼻子，还有皮肤的白嫩程度，是可以排到班上第一漂亮，但是综合起来她顶多是前三，甚至名次还要模糊一些。

　　郡段时间，我好像正要追求王凝，所以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说我们寝室评她为第一美女。

　　结果，她那双大眼睛尤其的亮，却冷不防的说了我一句：「无聊……」

　　但是接下来，她足足兴奋了好几天，也拐弯抹角的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女生，结果反而使得她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那些女生没少在我面前说王凝的坏话，一直到我和王凝确定恋爱关系之前。

　　或许，王凝在美貌上的信心，有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的那句话。

　　「不过高中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刻薄的，不但有说同学，还有说我们的班主任。」王凝一直板着的面孔，此时有了一些松动。

　　「脸蛋精巧，却弯鼻阴森，个子极矮。嘴巴虽小，却又口臭的女班主任?」我嘴巴自然而然的说出了高中时给班主任下的评语。

　　而且，我的评语还流进她的耳朵。所以，这个贪婪的班主任在高中后面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对我放任自流，直接无视。

　　听到这个熟悉的评语，王凝忍不住白了我一眼，又有了高中时期的风情。除了个子高了一些，胸部大了，屁股圆了，她竟仿佛没有长大似的。

　　「整个高中，没有比你更坏的男生了。」王凝道，然后望着我手里的酒瓶，道「你天天都来这种地方?」

　　我摇了摇头，接着加了一句，道：「不过以后说不定会很常来。」

　　「为什么?」王凝问道。

　　「无聊。」我回答道。

　　「那为什么不交个女朋友?」王凝拢了拢头发，目光朝边上望去。

　　「跑了。」我直截了当说道，接着添了一句道：「就是你上次见到的那一个。」

　　「极美极美的?」王凝面色微微变化问道。

　　我点了点头。

　　「你很喜欢她?」王凝忽然问道。

　　我摇了摇头道：「说不来，不过是挺窝心的。」

　　望着王凝的衣装，她依旧不太会打扮自己。简便的上衣，薄薄的棉质休闲裤，白白的，倒是把大腿撑得圆圆的。

　　看着浑圆的大腿，还真有一些馋意。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我开口道。

　　「什么问题?」王凝问道。

　　「高中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到底算搞过没有?」我借着酒气，冲口而出。

　　王凝的面孔先是变红，接着变得煞白，然后猛地站起，便要一个耳光汤过来。

　　手迅速举起后重重落下，只见她一脸的眼泪，哭叫道：「你这是在羞辱我，你凭什么羞辱我?你王八蛋!」说罢，匆匆的转身跑出。

　　我轻轻的摸了一把自己的脸颊，苦笑了一下。

　　换成清醒的时候我绝对不会问这句话，可是现在喝醉了，嘴里的闸门实在把不牢，就如同憋在屁眼口的屁一样。

　　我又坐了一会儿，便叫了结帐，一共花了三万多块钱。然后一手提着两瓶酒，走出夜总会，被风一吹，不由得精神了许多。

　　我拿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将酒塞了进去。

　　本来已经在旁边睡着的小土狗忽然坐起，然后睁大眼睛望着我。见我坐下绑了安全带后，牠又躺下来睡觉。

　　我就这样，稍稍有点麻木的将车子开上了马路。

　　此时已经差不多是午夜，街道上车子很少，我也不用担心将车子开翻了，就这么一直往公寓的方向开去。

　　第四章 廖立方的绿帽子（下）

　　酒后驾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神经反应比较迟钝，各项感觉也不是那么灵敏，极容易出现事故。

　　尤其今天我喝了那么多酒，所以开车的状态与跳舞的时候差不多，完全凭着感觉走。那么瞻小的我竟然敢做这么疯狂的事情，可见我已经很深程度的酒精上脑了。

　　而且我竟然还认得路!人说老马识途，那也得是回家的路，可是酒店公寓算不得我的家吧。

　　「啊!」

　　迷糊间开车的我，忽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声，迷迷糊糊的眯着眼睛朝边上望去。

　　这条马路沿着河边，是一条典型的堤岸道路。靠着河的那一侧，大约有十几、二十公尺左右的绿化道，贴着草皮，稀疏的种着几棵树，摆放着几张石头凳子，供人休闲散步时候走的。

　　尖叫声就来自于左边的绿化休闲道，依稀有几个青年正在追着一个女孩，说着性交范围内的言语。

　　那女孩穿着裙子，光着脚，鞋子大概跑丢了，衣服被人扯破了好几处，露出了雪嫩的肌肤。

　　见到有车子靠近，女孩连忙光脚朝我的车子跑来，一边喊一边大叫道：「先生救命，救命!求您停车，求您停车!他们糟蹋完我后，会杀了我的，求您……」

　　女孩一边跑一边哭叫，当看见了她的脸蛋时，我立刻酒醒了一半。

　　这个女孩竟然是苏舒。

　　酒醉的我，竟然比平时勇敢了许多，没有做丝毫的考虑，直接打开了车门，不过车子却没有停下。

　　苏舒见之，身子仿佛一下子充满了力气，飞快的朝我的车子冲来，距离还有两公尺的时候，她发挥出惊人的爆发力，将身子猛地跳进了我的车子。

　　后面的一个流氓跑得飞快，竟然身子也跟着钻进了车子，而且手直接朝我抓来，确实要我停下车子。

　　没想到醉酒的我，身子反应竟然如此灵敏，随手捞起一只酒瓶子，对准他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

　　这是一只很厚很结实的酒瓶子，里面还装满了酒，这砸下去，酒瓶立刻四下炸裂，那流氓顿时一滞。

　　我手里光剩下一个酒瓶柄，顶端处是尖尖锋利的玻璃刺。

　　我接着又将这锋利的酒瓶柄猛地往他脸上戳去，顿时鲜血飙射而出。

　　而苏舒两条雪白的美腿，用力往外一踹，便将那流氓踹了出去，然后飞快关上门，我趁机加快了速度，瞬间将那群流氓甩得无影无踪。

　　苏舒缩在车子角落好一会儿，仿佛在哭泣。直到发现自己很不礼貌的时候，才拾起头朝我说道：「先生，真是谢谢您了」

　　「啊!」苏舒接着惊呼一声道：「是你?」

　　我点了点头道：「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

　　苏舒轻轻抹了抹眼泪道：「想一个人静静想一些问题，就走到这里来了，谁知道有一群流氓在草地上睡觉。」

　　看着她蜷缩在座位上，身上的衣衫早就被撕烂了，穿着短裙，白花花的大褪也露在外面。

　　此时已经是半夜了，天气凉下来了，我把车子停下，将自己的外衣脱了下来递给她，然后问道：「怎么送你回家?」

　　苏舒披着我的衣服，将脸蛋埋在衣服里面，仿佛嗅着上面的气息，然后摇了摇头道：「我不想回家。」

　　接着，那双眼睛竟然露出了野性的光芒道:「去你家。」

　　我们仍然在喝酒，喝那瓶五万块钱的名酒，我们跳舞比赛赢回来的。

　　小土狗早就被我安排到里面睡觉了。

　　而且我们没有用杯子，两个人都是嘴巴对着瓶口喝，却也不嫌弃对方。

　　苏舒酒量毕竟不行，喝了几口后，渐渐就醉了，嘴巴也开始胡说起来。

　　这个心机浅得甚至有些浅薄的女孩，内心里面根本藏不住任何秘密，什么都说了出来。

　　「你知道吗?其实我小时候长得很丑。」苏舒捧着被酒气蒸红的脸蛋，道：「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男孩子喜欢我，还总是欺负我。漂亮的女孩，在我面前神气得不得了。一直到十七岁的时候，我才越长越好看，后来我想让自己更加好看，索性跑去整容了。」

　　接着，苏舒将俏丽的脸蛋凑到我的面前道：「你知道我哪里整容了吗?猜得出来算你厉害。」

　　我仔细的端详着她的脸蛋，伸出手在她的鼻子上点了一下，然后又在她的小嘴上点了一下。

　　「哇!你真厉害。」苏舒惊讶道。

　　此时她已经醉倒，坐没坐姿。

　　身上的衣衫照样破了许多处，穿着短裙的大腿，盘坐在地毯上。

　　短裙根本遮盖不住，不但露出了大腿，便是胯间风景也若隐若现，而她本身丝毫未觉。

　　「好无聊啊!咱们看A片怎么样?」苏舒竟然如此提议，接着吃吃笑道：「我不相信你这里没有这东西哦!」

　　说罢，她在地上爬向电视机前的CD盒，圆滚的臀部一扭一扭，显得尤其的肥大。

　　随着大腿移动间，被小内裤包裹的两腿缝隙，也鼓得尤其的厉害。

　　「哇!想不到你的收藏那么丰富。」苏舒就这样跪在地上挑选片子，一边挑还一边啧啧有声。

　　「就看这个吧!喷精大赛，潮吹众女王。」然后她打开电视和DVD，将光盘片放进DVD里面。

　　屏幕出现的是十几个身材火辣的西方女郎，主持人正在用英语讲解，想必是说一些比赛规则。

　　第一场，比的是潮吹的次数。规则是在规定时间内，谁潮吹的次数最多，她们可以自慰，可以和擂台上的壮男性交，也可以和同场比赛的女郎互相搞。

　　霎时间，场面变得无比的火爆。

　　众多女郎爽快的脱掉了自己的衣衫和内裤，露出极其惹眼的乳房和阴部。

　　环吧燕瘦，有乳房大得如同排球的，有异常丰满到小腹隆起的，有无比挺翘肥臀的，有白人，有黑人，有雪白没有长毛的阴部，有如同原始森林一般茂密的阴部，有肥厚无比的肥屄，也有平平一抹的一线天屄。

　　然后，所有的女郎都开始了极其荒淫的比赛。

　　有的用橡胶阴茎捅自己的阴道和肛门，或者直接用手揉自己的阴蒂，或者五指齐齐插进自己的阴道，甚至有的只需要对着自己的阴部微微用力的拍打。

　　有两女人，彪悍的张开自己的肥臀，将屄缝坐在男人脸上拚命的摩擦。只有一个女人，将男人粗大的阴茎捅进自己的屄洞里面。

　　仅仅两、三分钟工夫，这十几个女人便纷纷潮吹。

　　只见她们的下阴如同喷泉一般，喷出一股透明的液体，最高的竟然达到两、三公尺。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疯狂喷潮的时间，十几个女人此起彼伏、争先恐后的从阴道喷出液体，洒在别人的嘴里、头上、身体上。

　　苏舒看得目瞪口呆，舔了舔自己的嘴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真的会这样吗?」

　　我点了点头。

　　苏舒接着又道：「怎么我从来没有过，看她们的样子好像很爽，非常爽吗?有多么爽?」

　　「你高潮过吗?」我问道。

　　「很常。」苏舒道：「自己用手的话，很容易高潮的，只需一直揉阴蒂就可以了。」

　　「那种感觉爽吗?」我问道。

　　「非常爽，很爽，飘飘欲仙。」苏舒道。

　　「那喷潮的快感，是你说那种快感的十倍，几乎让人虚脱的爽，爽过之后，保证十几天都不想做爱了。」我说道。

　　「真的?」苏舒无比好奇和向往，将我手里的酒瓶拿过去，狠狠的灌了自己一口酒后，坐在地毯上张开大腿，将手伸进大腿之间，就在我的面前公然的自慰，一边自慰一边盯着电视屏幕。

　　只不过，她背对着我，我只能看见她的动作，却看不见具体。

　　即使如此，我也欲火焚身，老二硬得如同铁棒一般。

　　我也不再矜持，从裤档里面掏出七寸多长的老二，望着前面的苏舒，用力的撸动着我惊人的肉棒。

　　苏舒跟着屏幕上的学，却怎么都潮吹不了，不由得转过身子要与我说话，却见到我正在做着和她一样的动作。

　　然后，她的目光就死死的盯在我的肉棒上，好一会儿才说道：「好大，好粗，好长。」

　　而她的手依旧在大腿之间，揉了几下后伸出来，手指湿漉漉的一片。

　　「我怎么就潮吹不了，你会吗?」苏舒问道。

　　我点了点头道：「不过有的女人体质不会潮吹。」

　　「那你帮我。」苏舒说罢，朝后面走了几步，和我并列。

　　她脱掉了自己的内裤，在我的面前将大腿大大分开，露出了她阴毛不密、颜色不浓的阴部。

　　有着很长的小阴唇，有着很厚的大阴唇。

　　此时，小阴唇张开，小指头大的阴蒂探出头，阴道口微微张合，露出里面红艳艳的肉花，还有缓缓流出的淫水。

　　「过来。」我将她娇躯抱了过来，也不脱她裙子，让她躺在我的腿上，两条腿高高抬起，依旧大大张开。

　　我伸出食指和中指，仲进她热乎乎、湿漉漉的阴道，依旧紧凑的阴道。

　　很快，在阴道入口内六公分左右处，摸到了一个似软还硬的小块。

　　这便是她的G点，我将两根手指按在她的G点上，拇指压在外面，另外一只手压住她小腹膀胱的位置。

　　忽然觉得我龟头一痒，却是苏舒正在伸出小舌头轻轻舔舐我的龟头马口处。

　　我食指相中指用力一颤，只清晰感觉到苏舒娇躯一颤，两条腿猛地合拢。

　　「张开。」我说道，然后两根手指按紧她的G点，开始做着顺时针旋转，力气用得中等。

　　「咦!」苏舒惊讶一声，然后道：「好舒服。」

　　然后她神色一动，像是片刻间就有了感觉，却是再也不叫了，而是闭紧嘴巴，闭上眼睛，彷佛在追逐其中的快感。

　　我的手力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几乎是用狂暴一般的力气。

　　另外一只手，也微微用力拍打她的膀胱位置。

　　她的阴道里面，如同打了一个泉眼一样，使劲往外流着淫水，我的整只手都湿漉漉的。

　　几分钟后，苏舒的身体开始颤抖，牙齿咬得紧紧，眼睛却拚命的睁大，脸蛋红通通得彷佛要滴出血来。

　　接着，她身体的颤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眼睛已经睁大到极限。尽管还是没有出声，但是牙齿正咬得格格作响，呼吸越来越急促。

　　等到我力气用到最大的时候，苏舒阴道里面忽然开始涌动，先是一层一层往外张开，接着又紧紧的缩紧，缩得我手指都很难动弹。

　　然后她一双手掹地抓住我的肉棒，整个身体如同羊癫疯一样的抽搐，拚命的颤抖，上下牙齿拚命的撞击出响声。

　　「啊!」终于，苏舒忍不住大叫出声，抓住我肉棒的手也掹地一紧。

　　我的手连忙抽出，她的小腹掹地一抬。

　　「哗!」顿时，一道水箭猛地从她的阴部喷射而出，画出一道抛物线，直接击打在客厅的窗户上。

　　「啊!好爽!操，操，爽死了，爽死了!我的屄要裂了，我的屄要裂了。我的屄要喷血了，我要射血了!爽死了……」

　　一股、两股、三股……苏舒足足射了六、七股后，声音也越来越小，娇躯颤抖得瘫软下来，在我的腿上躺不住，直接摔倒在地毯上，然后一个劲儿的微微抽搐。

　　然而此时，我邪恶的笑了笑，又将两根手指插进她依旧在收缩的阴道，又开始新的一轮G点蹂躏。

　　苏舒有气无力的问道：「还、还要吗?」

　　「让你一次爽个够。」我一边笑，一边用力的揉弄。

　　十分钟后，苏舒又开始颤抖大叫，又猛地抬起小腹，喷射出一道水箭。

　　只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远，射出的股数也没上次那么多，叫的声音，也没上次那么响。

　　但是，依旧爽得声嘶力竭。

　　爽完之后，她瘫在地毯上，一动都不能动。

　　我却又将手指重新插入了她的阴道，这会儿她的声音如同蚊子一样小。

　　「还、还……还要吗?」

　　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尽管苏舒已经没有了任何精力，但是她的G点仍旧忠诚的实施它的功能。

　　一次次的喷潮，一次次的爽。

　　足足五次之后，她的身体里面再也喷不出任何东西了，甚至阴道开始红肿，显得越发的紧挤。

　　「你爽完了，便要轮到我了。」我抓住她的头发，捏着她的下巴，让她的小嘴张开。

　　其实不用我捏，她嘴巴连合起的力气都没有了，始终微微张着，嘴角流着口水。

　　我将粗大的肉棒插进她的小嘴，一下子将她的嘴巴撑开，使得整张小巧的脸蛋也都跟着变形。

　　我就这样双手捧着她的脑袋，摇动着胯部，让硕大的鸡巴在她嘴里进进出出。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疯狂的进出，越插越深，越插越深。

　　最后，几乎是狂暴的在肏干她的小嘴。她只是呜呜作响，没有丝毫力气。

　　电视屏幕上，有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正在被四个男人干。

　　有两根鸡巴插她的嘴巴，两根鸡巴插她的阴道，还有四根手指插她的屁眼，直将这女人干得鬼哭狼嚎。

　　下意识间，我用力压紧她的小嘴，让她的小嘴变得更加的紧缩，然后让我的鸡巴更加玩命的在她小嘴里面进出。

　　「啊!」电视画面里的四个男人同时一阵大叫，齐齐抽出四根鸡巴，在女人的脸上、屄上喷洒精子。

　　我也后背一麻，两条腿一阵颤抖。

　　「啊!」我一阵长吼，在她的嘴中先射了一股精子，然后飞快将鸡巴抽出来，带出一口的口水。

　　先对准她的眼睛射出一管精子，然后对准她的脸蛋又射出一管精子，最后几管力道弱了，就漫无目的地喷射在她的鼻子上、耳朵上、头发上。

　　我这一管精子，比A片里面四个男人加起来的还要多，直射得她满头满脸都是精液。

　　然后我手松开，苏舒的娇躯猛地砸倒在地，满脸的精液都没有力气擦一下。

　　我并没有放过眼前的美肉，望着她红肿的厌，我轻轻的晃动着鸡巴。

　　一边看着电视里淫秽的画面，一边盯着苏舒的屄，几分钟过后，我的鸡巴又重新硬了起来。

　　我双手将苏舒的双腿抬高，用力分开，差点要分成一字型。

　　然后用力的压了下去，她的双腿紧贴着她的胸部，几乎将她整个身体折迭了起来，顿时整个阴部成为身体的最高点，拚命的鼓起。

　　这个时候，阴道会尤其的浅，也会绷得紧紧的。

　　对准这个红艳艳的洞口，我粗大的鸡巴，猛地一插。

　　就算没有力气的苏舒，也猛地一颤，然后发出一声痛呼。

　　「肏!肏!肏!我肏，我肏，我肏……」

　　我整个人像疯了一般，嘴里的声音彷佛西方的死金主唱，歇斯底里的喊。

　　胯间，马达一般，飞快的插着苏舒的肥屄。

　　仿佛打桩机一般，彷佛水动机一般。

　　「操，操，操，我操，我操，我操……」

　　「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操，操……」

　　「啊!吼!肏，肏，肏，肏，肏..」

　　我身下的女人仿佛不是苏舒，仿佛变成了楚楚，变成了章允，变成了占筱蔓，变成了……

　　「啊……」我沙哑的嘶吼一声，没有将鸡巴拔出来，而是在她阴道深处喷洒。然后，就让鸡巴一直停留在她的阴道里面，整个身体压在她的身上。

　　苏舒满脸的精液，眼睛半翻白，嘴巴张开，嘴角留着口水，舌头微微吐出，在向外吐着气。

　　此时电视画面上，正在进行的是喷潮数量比赛，看谁喷得最多。

　　几个女子手里拿着刻着毫升数的大玻璃杯，另外一手正在熟练的手淫。

　　几下之后，身躯颤抖着喷射出一股又一股的潮水，大部分喷进杯子里面，少部分洒在外面。

　　第一名的女子，是一个看来尤其丰满，甚至有些肥胖的女人，近一公升的大杯子她几乎喷满了，震撼了主持人。

　　我就这么看着，意淫着。

　　足足一个小时后，我的鸡巴才又在她的阴道里面硬起来。

　　我将鸡巴拔出来，将她放倒在地，背朝上的躺在地毯上。然后，将她的臀部抬起，想让她跪着撅起屁股。

　　但是她嘤嘤几声，刚跪下去，上半身就瘫软下去。

　　无奈，我只有将她抱在沙发上，让她的上身挨在沙发上，然后将她的翘臀高高抬起，短裙卷了上去，露出了白腻肥大的臀部。

　　用力分开臀瓣，中间深红色的菊花红艳艳的绽开。

　　我手指插进苏舒的阴道，沾满了滑漉漉的淫水，然后用中指缓缓剌进她的肛门。

　　「嗯!」她觉得难受，开始扭动。

　　不过，刚开始进入括约肌的时候痛得很、胀得很，到了后面反而好一些。

　　接着，我又挤进去一根手指，她痛呼得更加大声，两办雪臀也微微的颤抖。

　　就这样，我用两根手指缓缓的抽插，不停的做扩张动作。

　　渐渐的，苏舒的后庭甬道有点舒展了。

　　但是实在是非常的紧，我的手指甚至有点痛。

　　足足用两根手指捅了五分钟后，我才将手指抽出。将鸡巴插进已经红肿不堪的阴道中，沾满了一鸡巴的精子和淫水，然后我双手用力分开女人白腻腻的臀球，将龟头顶在菊花口上。

　　「喝!」我猛吸一口气，用力的、用力的、用力的挤进去。

　　「啊!」苏舒感觉到强烈的痛感，开始痛得大叫悲鸣，却无力反抗。

　　进去一公分，进去两公分，进去三公分……

　　苏舒白腻的臀部，仿佛要被撕成两瓣一般，硬生生被撕分成一种变态的美感。

　　白嫩的臀肉，也变得有些发青。

　　「呼!」终于全部进去了，却紧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动弹，仿佛粗大的鸡巴要被夹断了一般。

　　女人的屁眼我也干得不少了，但是每次都是这么爽。

　　鸡巴不是很硬的时候，根本不敢插入屁眼，更不敢抽插。因为屁眼太紧了，很容易撕裂没有完全展开的包皮。

　　我开始渐渐的、缓缓的抽插，一次抽插一点点，后来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开始整根整根的抽插。

　　不过，终究因为屁眼太紧，没办法玩一下子全部抽出来，然后又猛地全部插进去的把戏。

　　不过屁眼比阴道强一点的是，我的鸡巴长，插她阴道的时候根本不用全部进去，就会顶到子宫口，而插她屁眼，我完全可以一插到底，理论上甚至可以将阴囊都插进去。

　　不知道是太难受还是太爽，苏舒竟然在地毯上扭动，呻吟起来。

　　我插，我插，我想要玩命的插，但是终究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缓慢的插，插……

　　二十多分钟后，再缓慢的射精，全部射在苏舒的屁眼深处。

　　射得不多，力道也不强，然后猛地跌在她的身上，两个人歪倒在一边，沉沉睡去。

　　第五章 滴血蝙蝠

　　我醒来的时候，仿佛依旧是天黑。

　　不过，却是睡在了床上。

　　身上，依稀是一具白腻的肉体。

　　蒙蒙胧胧睁开眼睛一看，依旧是苏舒那张俏丽的脸蛋，不过全身上下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

　　我全身上下也洗得干干净净，还脱得干干净净。

　　她就赤裸裸的压在赤裸裸的我身上。

　　「小土狗!」我猛地便要爬起。

　　「养狗狗吗?」苏舒忽然问道。

　　「嗯。」我回答道。

　　苏舒重新用身体将我压回了床上，道：「我已经喂过了，喂了三顿，连晚上这顿也喂过了。」

　　「嗯。」我心中不由得一软，接着惊讶道：「已经晚上了吗?」

　　苏舒看了一下钟道：「晚上九点多，快要十点了。」

　　我微微惊愕，没想到睡了那么久。

　　苏舒小手轻轻的抓住了我的鸡巴，慢慢的揉搓，然后伸出舌头，轻轻的舔舐我的脸，最后含上我的嘴，将舌头伸进我嘴里，来了一记深吻。

　　然后一路吻下来，轻轻的含住了我的乳头道：「昨天你干了我一夜，你把我肛门干出血了，我今天只敢吃流食，在肛门没好之前，我是不敢吃干的了。」

　　「你还把我的屄干肿了。」接着，苏舒翻身起来，双腿分开横跨在我的脑袋上，然后蹲下。

　　顿时，她的阴部飞快放大，最后她红肿的屄，距离我的眼睛只有一公分，阴毛甚至扎痒了我。

　　「舔我屄」苏舒直接将屄坐在我的嘴上，然后转了一个方向，趴了下去。

　　顿时，雪白的臀部，变得无比的圆滚肥大。

　　她一手握住我的鸡巴，伸出舌头轻轻的舔，然后含进了嘴里，温柔的吞吐。

　　我用舌头舔她红肿的屄，一股香气混着骚气扑鼻而来。

　　苏舒的舌头沿着鸡巴，一直舔到我的会阴，然后用舌头轻轻顶开我的菊花，轻轻的舔。

　　「昨天的时间是你的，你用鸡巴干了我的嘴巴，我就用屄干你的嘴巴。你用鸡巴干了我的屄，我就用舌头和小拇指干你的马口。你用鸡巴干了我的肛门，我也只能用舌头和手指干你的肛门。我还专门为你洗过后面了。」苏舒温柔的言语，让我顿时有些毛骨悚然。

　　身躯猛地一缩，顿时膀胱猛地一痛，尿几乎猛地射了出来。

　　原来，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到现在都没有尿过。

　　我完全是凭着成人身体器官的高强度控制力才没有尿出来，可是此时的膀胱几乎已经胀到了极限。

　　苏舒完全掌握我的尿急，感觉到我要翻身起来，屁股用力一坐，将我重新压了下去。然后，对着我的老二开始嘘嘘的吹。

　　我老二顿时猛地一跳，防御能力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喷射出来。

　　接着，她竟然开始学我昨天的动作，手轻轻压住我的膀胱位置，然后轻轻的拍打。

　　我的身体立即抽搐战栗，痛得老二猛地打了一个转。

　　这轻轻的拍打，对我已经撑到极限就快要爆掉的膀胱来说，仿佛每一记都有千斤之力，而不仅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简单。

　　「你想尿，你就尿啊!你就尿啊!」苏舒一边拍打我的膀胱一边温柔的说，最后索性用力对我的膀胱一压。

　　「啊!我忍不住啦!」我老二猛地一挺，一股强大无比的尿液猛地喷出，如同泄洪的大坝一般。

　　撒尿的同时，爽得老二都在发抖。

　　「啊!」苏舒竟然兴奋得大叫，然后将脸蛋迎了上去，让我的尿液直接喷洒在她的脸上、胸前。

　　我顿时惊诧得尿生生止住，苏舒却一口咬住我的鸡巴，含进嘴里，用力一吸。

　　我尿关顿时失守，滚烫的尿液全部撒在苏舒的小嘴里面……

　　尽管这很爽，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转头一看，电视的画面已经换了。原来，苏舒今天看了A片里面的撒尿系列，而且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所有的撒尿桥段都看过了。

　　然后，我发现我的床单竟然都换成了防水的特殊布，看来她一切都准备完毕了。

　　「我对女人，真的还只是了解到皮毛而已。」我一边撒尿，一边感叹道。

　　接着，我忽然觉得满头满脸一热一湿，彷佛一股热水浇在脸上。

　　原来，苏舒的尿道也竟然开始喷洒。

　　我赶紧躲开，不料苏舒飞快转过身来，横跨坐在我的胯上，上身俯下舔我脸上的尿液，还是她自己留下的。

　　她又反手抓住我还在撒尿的硬鸡巴，用力一捏，将我的尿道捏得死紧，顿时尿不出来。

　　接着，她做了一件让我无比震骇的事情，她抓着我的鸡巴，直接往自己兴奋得大张的阴道里面塞，然后手一松，我没有喷洒完的尿液全部射进她的阴道里面，而她的尿道也一起在喷尿。

　　「不要!会得妇科病的!」我连忙叫道。

　　「我早有准备，不会的。」说罢，这个变态的女人猛地一坐，将找还在撒尿的老二吃进了阴道里面，然后疯狂的抽动。

　　我的尿，随着她的抽动，不断的从她的阴道涌出。她自己的尿，也如同泉水一般喷洒。

　　两股尿液混合在一起，将我们两人的性器淹没。

　　而这种奇异的感觉，竟然使得我刚刚撒完尿后，又有一股尿意，然后一股精子猛地喷射而出，尽管肯定很稀，尽管我的阴囊很痛。

　　而她，也进入了变态绮丽的高潮。

　　次日的白天，这次我们两人七点钟就醒过来了，也刚好是周一的上班时间。

　　我们将地毯洗干净了，拿到阳台外面去晒，虽然床单其实并不脏，但是依旧拆下来洗。

　　我开车送苏舒去上班，一直送到她的公司门口。

　　恰好，廖立方那个人渣正得意洋洋的和同事们打招呼，尤其是女同事。不过，一边招呼中又一边四处张望，显然是为了找苏舒的身影。

　　苏舒凑过来亲我一口，然后打开车门下车去了。

　　廖立方眼睛贼，很快就看到了苏舒的身影，先是面色一变，接着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过来，一边笑着和苏舒亲热的招呼，一边眼角朝我的车内望来。

　　在见到我的一瞬间，我清楚看到廖立方脸上的神情猛地一垮，然后变得无比惊愕，最后才变得无比的愤恨。

　　「你这两天都跟他在一起吗?」廖立方怕丢人，低声朝苏舒问道。

　　「是啊!」苏舒点了点头，满不在乎道。

　　「你、你、你不要脸!」廖立方指着苏舒，颤抖着声音道。

　　「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苏舒眉毛一挑，顿时变得厉声起来。

　　廖立方和苏舒在一起的时候，被压迫得厉害了，尽管此时本应该是苏舒理亏，偏偏他被苏舒这么一指，气势立即弱了不少，只不过胸前的一股愤怒始终无法发泄。

　　「我们都快结婚了，还说好了过两天去看房子的，你怎么可以这样? 」廖立方痛苦的皱眉，接着长长叹一口气道：「算了，前天晚上是我态度不好，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报复了我，咱们互相抵销。我日后依旧对你好，你也静下心来，好不好?」

　　「没有以后了，我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了。」苏舒撇了撇嘴道：「说起去看房子我就气愤，你有多少钱买房子?还不都是要我家出钱。」

　　廖立方被戳到痛处，眉毛使劲跳，眼睛竟然渐渐红了，整张面孔出现了一股凶意，仿佛要当街行凶一般。

　　终于，廖立方闭上眼睛喘息几下后，面色重新变得平静下来，走到我的车窗前，双目如同毒蛇一般盯着我道：「楚郁，你给我听着。我不知道你这个废物凭什么有了这辆车，凭什么有了装阔的钱，但是我发誓，你对我的侮辱，我会十倍百倍还给你的!从今天开始，我时时刻刻都会盯着你，想着任何方法报复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得到最痛苦的结局。」

　　「看看，这样咬牙切齿的说话多好?撕破了脸皮多好?以前那副虚伪的样子，讨厌极了。」我淡淡笑道。

　　接着，我朝苏舒道别，直接开车离去。

　　我开车去了李博谦家里，本想去看楚楚回来了没有。

　　楚楚没有回来，但是可可却还在家里，并没有去上学，今天已经是周一了。

　　此时，她正躺在沙发上看电影。

　　那沙发很大，她一个人蜷缩在最里头，显得比较小。

　　见到我进来，她淡淡瞥来一眼，接着又将目光转向电视屏幕上，彷佛没有看见我一般。

　　「你妈妈没有回来?」我问道。

　　「没有。」可可淡淡说道。

　　「也没有打电话回来?」我继续问道。

　　「没有。」可可回答道。

　　我到另外一边的沙发坐下来，目光也落在屏幕上，可可此时在看的是梅尔吉勃逊的《绑票通缉令》。

　　我目光盯着屏幕，心思却在别处。

　　楚楚离开之后，我本来是要继续我淫荡的理想的，但是现在我好像进入不了状况，甚至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多大的劲头，有种百无聊赖的感觉。

　　脑子里面时不时会想，楚楚究竟是去调查什么事情?总觉得应该和自己切身相关，甚至足以改变命运。

　　想着想着，就钻进了牛角尖不可自拔，光想着这些事情都让人头疼。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忽然，可可问道。

　　我抬头一看，可可的眼睛依旧盯着屏幕，嘴巴也轻轻闭着，好像从来没有开过口一般。

　　「不知道，还可以，我不是非常喜欢。」我给了一个摸棱两可的答案。

　　「为什么?」可可问道。

　　「故事不是很精彩，拍得讨巧，绑架主题。」我随口说道。

　　「那你喜欢什么电影?」可可问道。

　　「《人皮客栈》、《精神病患者》、《瓦力》、《黑色追缉令》……很多很多，只要好看的，我都喜欢。」我随口说了几部电影的名字。

　　「怎么没去上学?」我问道。

　　可可用力的皱了皱眉头，本想表现出不快、不想回答的样子，然后面孔的神情又平静下来道：「无聊，课堂的内容太白痴。

　　「老师一直都说，人的智力其实都差不多，为什么班上其它人比我蠢那么多?」可可忽然问道。

　　「因为你其它方面比别人差很多。」我淡淡说道。

　　可可并没有否认，而是转过头淡淡看我一眼，接着又看她的电影。

　　「你看过《下水道美人鱼》吗?」可可又问道。

　　「看过。」我回答道。

　　「你觉得怎么样?」可可问道。

　　「不好看。」我又不死心再问一次：「你妈妈真的没有来过电话?」

　　「没有。」可可道。

　　「那你觉得，你妈妈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去?」我内心的好奇越来越重，甚至超过了楚楚离开我这件事情的本身。

　　「不知道。」可可接着又问我道：「你看过哪些色情片?」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问这个问题，尽管我已经是一个坏得全身流脓的家伙，脑袋上还是忍不住出现了几条黑线。

　　「很多，很多，不计其数。」我说道。

　　「那好看吗?」可可又问道。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挠着脑袋道：「饥渴的时候，比任何电影都要好看。饱贪的时候，越看越恶心，比任何电影都要难看。」

　　可可摇了摇头道：「我觉得非常难看，所以再也懒得看了。」

　　我微微一愣，可可的话表现出来了两个意思。首先，她已经看过色情片了，其次我以为类似叛逆的女孩，都会说色情片还不错，会一直看下去之类云云。

　　「男人的器官让我呕吐。」可可说了这一句，让我忍不住要往沙发里面缩一缩，尽管她看不到我的性器官，但是我还是将它藏得好一些。

　　「色情片里面，女人的性器官也很恶心。完全颠覆了我的对女性性器官美丽的认知，我以为性器官都是非常美丽鲜艳的，谁知道那东西，像每一片肉都在下水道里面浸了好几年一般，恶心死了。我看过之后，不但要花好几天将她们的样子从脑子里面驱逐出去，还要深刻的将她们和美丽的女性生殖器区别开来。」可可按下来的话，已经几乎让我要吐血而亡了。

　　我实在不愿意在这么个小姑娘的面前落了下风，硬着脖子道：「和什么美丽的女生殖器官区别开来?」

　　「在看色情电影之前我只看过两个女人的性器官，你说和谁的性器官区别开来?」可可说道。

　　我听懂她的话，她只看过两个女人的性器官，一个是她妈妈，另外一个就是她自己的了。

　　但是就算如此流氓的我，也无法将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

　　「按照你的理解，你觉得你妈妈是去调查什么事情?为什么去?」我问道。

　　「那天下午她还好好的在厨房里面准备，要和你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甚至还在计算机上设计婚纱。后来老头子来家里，她和老头子吵了一架，老头子气得浑身发抖。」可可淡淡回忆道：「本来妈妈跟老头子吵完架后，依旧唱着小曲在厨房准备，下一分钟却忽然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指着老头子脖子上的一个红色斑痕，非常惊骇，然后一直盯着老头子的脸，把老头子都盯得有些害怕起来，以为妈妈得了神经病。过了很久，妈妈才问道:『你脖子上怎么会有这个?』。」

　　「什么形状的斑痕?」我问道。

　　「像一只蝙蝠，很恶心的图案，老头子每次生气激动的时候，就会浮现，平常是没有的。」可可说起老爷子的时候，脸上出现了明显的厌恶表情。

　　「老头子是姓占的吗?」我问道。

　　「可不就是那个厌恶得不得了的老头子。」可可难得白了一眼。

　　我顿时陷入了沉思，可可嘴里说的那个蠕蝠斑痕，我好像有印象，依稀在哪里见过，只不过很长时间了，实在记不起来。

　　可可继续说道：「然后妈妈就发呆的望着桌面上的红酒，嘴里一直在说怎么会、怎么会?老头子走了之后，她忽然回房间整理了行李，一边整理一边告诉我，假如你来家里找她的时候，让我劝你，不要让你难受，然后把家里的一切交给你，让你照顾我的生活。尽管一切都很多余。」

　　我不由得在一边绞尽脑汁的想，回忆到底在哪里见过那个红色的蝙蝠，想着为什么楚楚见到这个红色的蝙蝠后会如此惊骇，以至于放下女儿，独自一个人去调查什么事情。

　　其实在楚楚离开之后，我心里想着我可以名正言顺继续我淫荡的理想了。这几天我也过得非常放荡，但是心中始终有一股别扭。在和苏舒鬼混的时候还不觉得，独自一个人清醒了之后，这种别扭的感觉就变得更加清晰。

　　楚楚是离开我了，但却是为了我而离开的，尽管我是一个超级坏蛋，也不能心安理得的立刻去搞别的女人。

　　想着想着，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起了那只血红的蠕蝠，脑子里面仿佛有道闪电劈下，顿时将整个身子都震晕了。我拚命的告诉自己：「不会的，不会是这样子的!绝对不可能的!」

　　可可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却也不过来理会我。

　　「不行，我一定要去将事情弄清楚，否则我接下来的日子都会寝食难安。」我立刻下了决心，刚才的那个猜测确实让我心惊肉跳。

　　我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只西式信封，里面装了一万块钱，递给可可道：「这里面有一万块钱，应该够你花一阵子。我去找你妈妈了，你不要告诉别人。」

　　可可接过钱，淡淡的点了点头，并没有多余的表示。

　　我直接走出楚楚的房子，钻进了车子里面，小土狗正蹲坐在位置上看电影，我用笔记型计算机播放的电影。

　　「我们要出一趟远门了。」我朝小土狗笑道，接着心中暗暗念道：「去找楚楚。」

　　顿时，脑子里面出现一幅画面，新任务启动成功，寻找楚楚。

　　然后，脑子里面出现一张地图，相之前一样，箭头代表我，黄色的圆点代表目的地。

　　地图上，两地的距离不算近，倒数计时也足足有七个多小时。

　　我发动汽车，朝着目的地的方向行驶而去。

　　第六章 衣锦还乡？

　　车子已经出了江州市，我沿着脑子里面的地图，竟然将车子驶进了名玉县的范围。

　　我内心隐隐的开始担心。身子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的颤抖，又似乎非常期待我内心的猜测成真。

　　出了县城之后依旧是水泥路，由于这些路是通往乡镇的，所以显得比较窄。

　　虽然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过这里了，虽然我内心深处刻意的将它忘记，但是我依旧能够记得，眼前的这条小路就是我回家的路。

　　上高中的时候，这条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从上了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这条路在我脑子里面也变得陌生起来。

　　或者说，是我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对这条路陌生了。但事实证明，我对这条路的记忆，依旧无比的清晰。

　　路越发的狭窄了，我的车子勉强能够通过。

　　路边的房子变得越来越简陋，这里已经是彻底的农村，而不是城乡混杂的那种带着伪城市面孔的郊区农村，是道地道地的农村。

　　车子外面的行人、站在门口的女人，都用艳羡的目光望着我的车子。

　　彷佛，依稀，此时的我也算是一种衣锦还乡了。

　　但是我不是存心回家的，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只是跟着脑子里面的地图提示，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而且我丝毫没有找到衣锦还乡的成就感。

　　我的家在一条小巷子里面，车子是开不进去的，我找到一个宽阔的地方把车子停了下来。

　　周围正在聊天的男女顿时全部停止了说话，目光注视着我的车门。他们迫切想要看看从车子里面钻出来的是谁。

　　当我下车后，围上来的所有人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我。

　　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学会向家里骗钱买那些假名牌，那个时候就已经穿得很洋气了。所以尽管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比中学时候贵了几万倍，但是在他们眼里却没有多大的区别。

　　不过，给他们带来震撼的却是这辆车子。在他们眼中，衣服是非常不值钱的，但是车子肯定值钱。

　　当然，在我乡的村，轿车已经不算非常稀罕了，因为我在路上就看过几辆。

　　稀罕的是开车的人竟然是我，在他们眼里能够买轿车的，都是他们从小就看好的那些人，有出息的那些人。

　　而我从小臭名远扬，几乎是所有家长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断定，我肯定会是村里面下一个娶不上老婆、天天靠父母养的懒汉光棍。

　　我这么些年没有回家，指不定他们都如此编排我的，大多数人肯定认为我已经因为偷盗抢劫被抓进监狱。倒不是我的乡亲们心怀恶意，老实说他们对我没有恶意，只不过我看来确实像是他们所预料的那种人。

　　不过他们应该庆幸，我出门到大城市祸害别人去了，若真的如同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我要是赖在家里，只怕村子里面一半的年轻女孩、女人、少妇，都要被我给干了，半个村子的男人都会顶着我送的绿帽子。

　　没有耐心听这些二大叔、五大婶带着意外和惊诧的、言不由衷的赞美，不理会他们会编排我什么坏话，我直接朝家里面走去。

　　我家还是之前的那间瓦房，但是好像刚刚修缮过一次，真没有想到老头子还有这个兴致。

　　我家住在一个山脚下，和其它房子距离得比较远。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度过了还不错的童年，和不怎么好的少年时光。

　　我没有立即进去，而是随意走到一扇窗户下面，听着里面的说话声。

　　而我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画面也叮的一声，表示完成了任务。

　　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此刻窗口传来了无比熟悉的声音。

　　「这么说来，楚郁并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楚楚的声音充满了怜惜，还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疼痛感。

　　「不是。」老头子的声音显得老了很多，但是口气却还不差，总给人一种别人亏欠他的感觉。

　　「那是您捡来的吗?您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吗?」楚楚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

　　「他不是我捡来的，是他亲生母亲抱来我家，求我收养的。」老头子说道。

　　楚楚的声音显得有难受，道：「那她有说为什么吗?」

　　「说孩子他亲爹被打成反革命，和她也没有结婚，算是野种，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娘家人要溺死这孩子，所以她抱着孩子逃出来。在远处又找了一个男人，改名换姓，装成姑娘嫁过去，这样一来，儿子就不能要了，一直找到了我家，看我们没有孩子，就求我们收养这个孩子，并且每年会送生活费过来。小子读书之后，她每年会再送学费过来，一直到大学毕业。」老头子开始抽旱烟。

　　「本来我还想着养个儿子防老，日后会养我们、孝顺我们，谁知道她的种不好，从小就坏，我开始还想着教好，后来越发看得不顺眼，根本就不愿意和他说话。这小子也是个白眼狼，上了大学后除了要钱，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两个老人，算是白养了，我们也都当没有养这个儿子。」老汉越说越气，最后开始骂社会、骂执政党，说让他好好的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一直窝在了农村，娶了一个农村媳妇，养了一个白眼狼儿子，老天待他怎么如此不公之类。

　　外面一阵风过，天上的太阳也被云盖住了，明明还是夏末的时节，我却感觉到身上一阵阵寒意。

　　脑子也想起了八岁那年，不小心听到老头子和他老婆说的那句话。

　　「那女人怎么还不送钱过来?再不送钱过来，小崽子可没饭吃了啊!一火起来，我把他送回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坏得流脓的坏人。

　　而此时，里面楚楚的声音也变得冷冽了起来：「那你现在只要告诉我，楚郁的亲生母亲在哪里?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就记得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头几年还自己过来送钱，后来就打发人过来送钱。那小子大学毕业后，她就再也没有送钱过来，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也没有打过。」老头子说道。

　　「电话号码在哪里?」楚楚赶紧问道。

　　「早不知道扔哪里去了，谁知道在哪里?」老头子道。

　　「那麻烦您去找找，一定要找到。」说罢，楚楚好像从钱包里面拿一迭钱递了出去。

　　老头子絮絮叨叨的走进房间，开始翻箱倒柜。

　　足足找了二十多分钟，整值过程中，楚楚就这么坐着，也没有老太婆说话的声音。

　　终于，老头子找到了纸条，交给楚楚，一边还嘟囔道：「算你运气好，竟然还能找到。」

　　楚楚拿过号码，好像立刻拿出手机，便要拨打纸片上的号码，因为我听到了手机的按键声。

　　但是，楚楚却很快的合上了手机，仿佛顾忌什么，不愿意在两个老人面前拨打这个号码。

　　楚楚站起身似乎想要离开，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道：「您就不问问，楚郁目前在哪里，过得怎么样吗?」

　　「问他干什么?他要是没有出息，我也养不了他了。他若是发达了，也不会来孝顺我们，问他干什么?」说到这里，老头子像吃了炸药一般。

　　楚楚再也没有说话，又从钱包里面翻出一笔钱，好像放在桌子上用杯子盖住，然后说道：「我身上没有带多少钱，等回去之后，我会再给你们汇一笔款，算是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是我代楚郁给的。」

　　说罢，楚楚直接走了出来，好像一口水都没有喝。

　　老头子是读书人，礼貌的将楚楚送了出来。

　　楚楚出门之后，虽然没有马上看到我，但是依旧感觉到了什么，转头一看，见到站在窗户下面的我。

　　她的眼圈一红，无限的爱怜涌起，赶紧加快了几步上前。

　　老头子没有想到我竟然就在眼前，先是一呆，然后可能是想到了刚才自己说的话，拉不下脸皮，索性面孔一板，做出无情神色。

　　我微微张了张嘴，然后搓了搓手，上前两步，却又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在口袋里面掏了好一阵，钱却在车子里面，便又停下了脚步，然后朝老头子道：「两位老人保重身体。」

　　然后，两片嘴唇发麻，说不出什么话来，站在那里。尽管眼前就是我生活了好几年的家门，但是一步也迈不过去。

　　楚楚轻轻的挽着我的胳膊，柔声道：「走吧，等没有了心结再过来探望。」

　　我轻轻的点了点头，然后朝对面的老人尴尬一笑，随着楚楚一起离开。

　　自始至终，老头子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的车子呢?」我问道。

　　「停在县城的旅馆了，这里的路我也不认识，刚好在旅馆遇到了一个贴心的姐妹，她是这四个村子的中学校长，她正好回城里买教科书，买好了准备要回学校，我就搭着她的顺风车过来了。」楚楚说道。

　　我顿时一呆，脑子里面浮现出李慧君丰满的脸蛋，心中又是一阵柔软。

　　「她叫李慧君，可真是了不起。这四个村子太偏僻，距离镇上的中学太远，她便花了所有的积蓄，在村子里面办了一个中学...」楚楚的言语中，对李慧君充满了亲近，接着忽然指着窗户外面道：「喏，就是那间学校，很漂亮吧....」

　　顺着楚楚的手指看去，我看到了一所在山脚下的小学校。

　　那里之前是一个不小的仓库，凄凄凉凉的，适合拍鬼片。只不过现在灰色的墙壁刚了白石灰，周围种了树，操场整理干净了，竖着一杆红旗。

　　竟然味道全部变了，变得充满了朝气。

　　一群不大不小的初中生，正在操场上打篮球。

　　然后，我见到穿着端庄的李慧君，抱着几本书从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她仿佛有所感觉，居然朝我们的方向望来。

　　我们之间的距离，足足有近百公尺远，她肯定看不到车子里面的我。

　　「就是她，我们去看看她的学校好吗?」楚楚转过头来，柔声道。

　　「呃!不了，下次吧!」我笑着说道，车子加速。

　　顿时，将那所山下的学校越抛越远，站在办公室前面的李慧君也越来越小，转了一个弯，被山挡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一直将车子开出了村子的范围之后，才将速度慢下来，然后一把将楚楚抱进怀里，咬上她红艳艳的小嘴，死命的深吻，仿佛要将她吻到断气一般。

　　「打那张纸上的电话号码吧!」我朝楚楚说道。

　　楚楚拿出那张纸片，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之后，拨了上面的号码，然后静静的等待。

　　「喂，您好。」楚楚神情紧张接通了电话。

　　但是很快，她绝美的脸蛋上浮现出一道失望，问道：「请问这间公司已经成立多久了?那么在这之前，使用这个号码的人是谁呢?

　　「不知道?那谢谢您。」

　　楚楚挂掉电话，朝我说道：「这个号码的原主人注销了这个号码，现在这个号码是一间水产公司，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号码的前主人是谁。」

　　而且，这还是一个手机号码，就算是去电信公司查询，也可能查不到任何号码主人的讯息，因为只要到路边的一个小店就可以买到手机易付卡，根本不需要身分登记。

　　「唯一能够做的是，去电信公司查询这个电话的通话记录，想办法知道她与什么人联系过，通过这些人找到她本人。」我朝楚楚说道。

　　于是，楚楚打了本地电信公司的服务热线，查到了这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然后开车直奔县城的电信公司。

　　等到了县城，已经晚上八点钟了，手机电信公司营业厅早就关门了，所以我和楚楚只得寻了一间宾馆住下来。

　　「除非提供机主的身分证件，否则不能查询通话记录。」公司的主管斩钉截铁道，目光却痴痴的望着我背后的楚楚，神魂颠倒。

　　我直接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一行字：五千块，要查就查。

　　这个主管甚至连架子都没有摆，直接答应了。

　　不过结果仍旧让我非常失望，因为这个手机号码只跟一个电话号码联系过，那就是养我的那个老头子家里的电话号码。

　　也就是说，为了保密，这个女人特地弄了一支手机号码，与养我的老头子单独联系。而等到我毕业，去社会上混了之后，她便将这个手机号码取消了。

　　我和楚楚坐在车子里面，我忽然对楚楚说道：「我能够找到那个女人。但是，接下来你只管跟着我走，对于发生的事情不要惊讶，不要惊讶我为什么能够直接找到那个女人。」

　　楚楚点了点头。

　　「寻找那个女人。」我对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发出了指令。

　　我说的是那个女人，没有说名字，也没有说身分。

　　但是，恶魔显示器接受了这个任务。

　　给出了目的地，给出了地图，而我依旧是那个绿色的箭头。

　　我发动汽车，朝目的地开去。

　　我只是随着脑子里面的地图开车，几个小时之后，车子外面的景致竟然越来越熟悉，原来是回到了江州市。

　　在外面转了好大一圈，竟然又回到了江州市。

　　又开了一阵，居然来到楚楚所在别墅区外面的那条马路，我不由得朝楚楚望去一眼道：「可可这几天都没有去上学，现在应该还在家里看光盘片，你要不要回家看一下?」

　　楚楚仿佛不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女儿没有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看光盘片，摇了摇头道：「等事情完了之后再回家吧!」

　　我依言，将车子朝江州市区开去。

　　第七章 我们在乱伦

　　江州市区被一条美丽的江水环绕，沿江的大马路建得非常漂亮，缘草鲜花、各式各样的名贵树种应有尽有，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人过来游玩散心。

　　在这种马路上开车是非常舒服的，不过我此时却没有这种心情了。

　　「看!」忽然楚楚一指外面。

　　我不由得朝绿草茵茵的江边望去，看到了四个人。

　　卫筠和占筱蔓，章允和白马王子。

　　都是背影，不过我和楚楚轻易就能认出来。

　　他们的关系似乎有了一定的突破。因为占筱蔓挽着卫筠的胳膊行走，白马王子环着章允的腰，很明显是两对情侣出来散步的模样。

　　我内心一沉，朝楚楚微微一笑，然后转过目光，不再看他们的背影，直接朝市区里面开去。

　　差不多快到市区的时候，车子显示没有油了。

　　花了十几分钟找了一家加油站加满油后，又朝脑子里面的那个目的地驶去。

　　车子横穿了整个市区，来到西边的郊区，同样也非常眼熟，竟然是我天使事务所的租屋地区。更巧的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正是我去刘离那间房子的必经之路。

　　我正惊讶间，忽然见到一辆车子从我旁边经过，是一辆普通的丰田车，不过开车的人让我非常惊讶，竟然是卫筠!刚刚我还在江边看到的卫筠，不久前他还挽着占筱蔓甜蜜漫步。

　　他好像比我还要急，从我边上超了过去，拐进了第二条小巷。

　　我心中微微一愣，放慢了速度，过了几分钟之后，才跟着拐进了第二条小巷。

　　车子在一幢很旧的大楼前停了下来，这幢楼便是我向刘离租房子的那幢楼。

　　卫筠的丰田车就停在旁边，他也来这里。而且，我脑子里恶魔显示器所标的目的地，也在前面的这幢旧楼。

　　我和楚楚下了车子，本来我想让小土狗待在车子里面，但是想想，还是将牠抱了下来。

　　进了旧楼，爬上楼梯，我渐渐靠近恶魔显示器上的黄点，走着走着，竟然到了我所租的房子面前，也就是刘离的那间房子面前。

　　上楼梯的时候我们蹑手蹑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砰!」忽然，我背后的那道门被用力的关上了，门里面的人还紧紧的压了一下。

　　这户是我的邻居、我的对门，只不过我很少来这里，印象中从来没有见过对门打开过。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隔壁传来了电视声音，我才掏出钥匙，用最轻的动作打开门走进我租的旧房子，依旧没有发出声音。

　　「叮!」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响了一声，任务竟然结束了。

　　我惊愕的站在狭窄的客厅里面，这个任务是要寻找我的亲生母亲，然而恶魔显示器将我带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总不会我亲生母亲是刘离吧!她还不见得比我年纪大。

　　「不行!」我尚处于惊愕状态，忽然从隔壁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这房子很旧，墙壁本来就很薄，而且还因为装修、掏壁橱，所以使得墙只剩下薄得可邻的一层，隔音效果非常差。

　　然后，那个女人的声音继续响起。

　　「占家现在没有后代了，现在的那个占诚逸根本就不是占家的子孙，是苏怀谨嫁给占国栋之前就生下来的儿子。你现在必须去接近占筱蔓，等到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你在适当的时机，让占家的老不死知道你的身分，让他知道你才是占家的亲生骨肉，你才是占家的合法继承人。」那个女人的声音低了一些，但还是能够被听见。

　　「问题是我根本就不是占家的亲生儿子。」这个声音我听出来了，是卫筠。

　　「我叫卫筠，我的亲生父亲叫卫芩。」卫筠压低喉咙说道。

　　「谁知道?」那个女人冷冷说道：「我和占国栋离婚之前确实是有一个儿子，离开他的时候我也确实将孩子抱走了，但是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占家的人却不知道。我只要一口认定占卜玉就是你，谁能知道你是我和你父亲结婚后才生的。而且你那个哥哥占卜玉，有一个很明显的特霉，只要哭得厉害了，脖子上会有一个蝠蝠一样的胎记。你在美国的时候，不是已经偷偷用药做过一个嘛!只要一激动，血气上涌，那个蝠蝠的斑痕就会涌现出来。」

　　顿时，我的身体如同筛糠一般的颤抖，后面的话也渐渐的听不下去了。

　　我边上就立着一面镜子，我侧过脸，望着镜子里面的我。

　　面色苍白如鬼，脖子上，一只血红色的蝙蝠，几乎要从肌肤里面飞出来。

　　再看旁边的楚楚，脸色比我更加苍白，娇躯颤抖得比我还要厉害，几乎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到我望向她，楚楚咬着嘴唇，两行泪水缓缓留下，轻轻的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说的意思，她也听出来了，隔壁那人的声音正是她的嫂子，也正是我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说，楚楚是我的亲姑姑。

　　让她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的话，隔壁会不会有人听见?」」忽然，那边的卫筠警觉问道。

　　「不会的，隔壁的房子没有人住，这几天从来没有人来过。」那个女人说道。

　　「不行，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出去，另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说话。」

　　接着，两个人便出了门，在我的门前站住听了一会儿，仿佛要听里面有什么声音。

　　我和楚楚，本来就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好一会儿，他们才离开我的门前，下楼去了。

　　我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昏目眩，不愿意再听任何内容，看着楚楚也站立不住，便拉着楚楚到了隔壁的房间，然后两个人并躺在床上，一丝力气也没有，脑子里面蒙蒙的。

　　楚楚信里面说，她发现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会使得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而且她不得有任何耽搁，要立刻出门去调查这件事情。

　　我一直不解，有什么事情能够将我和楚楚拆开，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她如此惊骇。

　　这下子，什么谜底都解开了。

　　她是我的亲姑姑，我们这是在乱伦，而且已经乱伦过很多次了。

　　可可说过，楚楚的父亲在发怒的时候，在硬要拆散我和楚楚的时候，脖子上出现了红蝙蝠。楚楚看见后，顿时仿佛见到鬼一般魂飞魄散。

　　很显然，她也曾经在我的脖子上见过这只红蝠蝠。

　　我自己也见过这只红蝠蝠，在我的脖子上，在镜子里面看到的。若没有记错的话，还是高中的时候和廖立方吵架的那次，他将我说得一无是处，而且嘲笑我根本一点都不帅气。

　　于是，我气愤无比的拿出镜子偷偷照，结果看到脖子上一只鲜红的蝠蝠，正在渐渐的褪去。

　　可可说起占老头子脖子上有红蝠蝠的时候，我脑子还一蒙，隐约觉得自己也见过，却不知道在哪里见过，因为时间实在过得太久了，我已经忘记了那只蝠蝠是我在镜子里面见到的。

　　「你什么时候见到我脖子上这只蝙蝠的?」我抱着楚楚轻轻说道。

　　「密室里面。」楚楚柔声说道：「当时，我还亲了好几下。」

　　接着，楚楚终于哭了出来，抱着我哭道：「罪孽，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的罪孽，为什么耍我们两个人来承担?」

　　我眼睛酸酸涩涩，强忍着不让眼泪留下，喃喃自语道：「什么罪孽?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就当不知道好了，就当没有听说过好了，就当我们依旧是普通男女好了。」

　　我轻轻的抚摸着楚楚圆滚丰满的臀部，内心渐渐变得疯狂，道：「反正，在她的嘴里，我已经死了，就当我已经死了好了。古代的时候，侄子和姑姑乱伦这种事情，又哪里少过?杨过不就是叫小龙女姑姑的吗?哈哈!」

　　我一边说一边笑，突然觉得嘴巴有点咸，用手指一抹，一手的血，竟是不知不觉间将牙齿咬得出了血。

　　「可是、可是我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啊!」楚楚泣不成声。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我的眼珠子顿时都红了起来道：「这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吗？你能决定你老爹不强奸你妈生出你?你能决定那个女人会和那个男人离婚，并且抛弃我?我们什么都不能决定!我们甚至不能阻止我们的相爱!是谁让我们承受这种罪过?是占家的那些王八蛋?是老天爷?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觉得罪孽，那才是罪孽，我们自己不觉得罪孽，那什么都不是。」

　　我望着她绝美绝望的脸蛋，道：「你得知我是你的亲侄子之后，你会觉得抱着我很恶心吗?」

　　楚楚摇了摇头。

　　「你会觉得和我接吻恶心吗?」我继续问道。

　　楚楚依旧摇了摇头。

　　我从裤子里面掏出鸡巴，比以往都要硬挺，比以往都要挣拧粗壮，仿佛一把要杀人的凶器，仿佛要撕裂面前所有的阴霾。

　　「你知道我是你亲侄子之后，你觉得我的鸡巴恶心吗?」我问道。

　　楚楚摇了摇头。

　　我直接将鸡巴伸到她的小嘴面前，狞笑道：「你给我口交，你舔我的鸡巴，觉得恶心吗?」

　　没有等到楚楚回答，我直接捏开楚楚的小嘴，然后将粗大的鸡巴插进她的小嘴里面。

　　楚楚的小嘴一下子变得鼓鼓的，目光落在我的鸡巴上，渐渐由绝望变得疯狂。

　　然后她用力的摇了摇头，开始晃动她美丽的头颅，吞吃我的鸡巴，舔舐我的龟头。美丽的双眼，泪水一行行落在我的鸡巴上，再吃进她的嘴里。

　　我直接扒下楚楚的裤子，脱掉她的内裤，狠狠的在她丰满肥大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分开她娇嫩的臀办，露出了红艳的菊花和更加红艳的阴部。

　　楚楚的阴部，正在潺潺滴水。

　　「那你会因为我是你的侄子，我正在看你的屄，而觉得恶心吗?」我继续问道。

　　楚楚不能说话，只是用力的摇摇头。

　　「我是你的侄子，你的侄子正在用嘴巴、用舌头舔你的大骚屄，你会觉得恶心吗?」我声嘶力竭的问道。

　　楚楚更加用力的摇头，疯狂的吞吐我的阴茎。她的阴道听到我淫荡的话后，显得无比饥渴的张合。

　　我伸出长长的舌头，如同狗一般舔上楚楚的屄。

　　不但舔，还用牙齿撕咬她的阴唇，长长的舌头用力顶进她的阴道。

　　中指没有任何前戏、没有任何温柔的狠狠插进楚楚的肛门，痛得楚楚浑身颤抖，爽得楚楚淫水横流。

　　「谁说姑姑是不可以用来肏的?是谁说的?那个最早说不许肏姑姑的人，他自己有没有肏过?是哪个皇帝说的?他自己肯定肏了又肏。」我一边骂，一边揉搓着楚楚的阴部，然后将鸡巴从她的小嘴里面抽出来，将她摆成母狗一般的姿态跪在床上。

　　然后，腰部用力一沉，顿时将粗大火红的鸡巴狠狠插进了楚楚的阴道里面，揉捏着楚楚肥大的臀部，腰部拚命的摆动，鸡巴疯扛的抽插，在楚楚的红屄里面进进出出。

　　「姑姑，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姑姑长得漂亮，不就是让侄子操的吗?」我一边插一边问道。

　　「是，是!我就是让你肏的。」楚楚一边呻吟一边回答：「噢!哦!肏得非常舒服，肏得非常爽!我侄子的鸡巴很强，我侄子的鸡巴很大，肏得姑姑的骚屄爽得不得了!」

　　听了这话，我仿佛吃了最强的春药一般，腰部彷佛装了马达一般，没有任何技巧，就只是飞快的用最原始的冲动，将大鸡巴狠狠插进前面这个绝美女人的绝美的屄里面，然后抽出来，又狠狠插进去。

　　享受女人的颤抖，享受女人的浪叫。

　　我是楚楚的亲侄子这个事实，更是让楚楚仿佛吃了更强烈的春药，只一会儿她的娇躯便激烈的抖动，小嘴里面各种淫荡言语、呻吟浪叫，更加歇斯底里。

　　最后她尖叫一声，娇躯猛地一瘫，跪不住，直接瘫倒在床上。

　　我只觉得鸡巴被包裹得紧紧，然后一股热流朝龟头涌去。

　　我将楚楚的娇躯翻转过来，望着她绝美的面孔，又将鸡巴插进她白沫阴精横流的屄洞，就只是望着她的脸，拚命的插，拚命的告诉自己，眼前这张绝美的脸，就是我的亲姑姑。

　　楚楚忍不住，双手环着我的脖子将我拉下来，和我深深吻在一起。

　　恢复了力气之后，楚楚更疯狂的晃动腰胯迎合，让我插得更深，让我插得更爽。

　　我想射精了，我的后背、脚底已经很麻了。

　　但是我屏住呼吸，我忍住，我不射。

　　我正在肏我的姑姑，我还要更爽，我不射。

　　我更想射精了，我几乎忍不住了，快感酥麻已经要将我击碎了。

　　我还是不射，我肏的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女人，我正在肏她。

　　「给我精子，给我精子!把你的精液狠狠射进姑姑的子宫里面，任由你的精子流遍我每一处骚屄!」楚楚用力的盘着我的腰部，嘶声喊道。

　　我终于忍不住海啸一般的快感，将滚烫滚烫的精子狠狠射进了楚楚的屄，射进我姑姑的子宫里面。

　　第八章 酒吧聚会

　　「我们就这样过了，我不稀罕做占家的人，除了做爱的时候调剂，我们就当你的侄子占卜玉已经死了。」我躺在楚楚的怀里，手里把玩着楚楚的阴毛。

　　此时，我们两人身上已经洗干净了。

　　「可是..可是我本来想要给你生孩子的。」楚楚柔声说道。

　　我本来想说我们有可可就可以了，但是想到可可是李博谦的女儿，便将这话咽下。

　　「你和别人生孩子，然后我就当成是我们的孩子来疼。」楚楚忽然说道。

　　「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没有孩子的爱情，也是不完美的。」楚楚轻轻抚摸着我的阴囊，亲吻着我的头发。

　　「走吧，我们回去吧!」我朝楚楚柔声说道。

　　「你心里好些了吗?」楚楚问道。

　　「其实就找个机会发泄而已，未必觉得有多么委屈，那都是装的。」我笑笑说道。

　　从床上爬起来，发现外面淅沥啦啦下雨了，在屋子里面找了一阵，还真找到了两把雨伞，一把是本来就在屋子里面的，一把是我自己后来买的。

　　小土狗依旧在一开始进来的地方一动不动，蹲在墙角发呆，竖直着耳朵。

　　我从来没有见过牠这个样子，类似惶恐的表情，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牠脸上看到。

　　我们刚才癫狂也没有来得及注意牠，小土狗好像从进来这房子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牠表现得非常不安，仿佛勾引起了什么回忆一般，两只眼睛呆呆的望着墙壁。

　　「走了，回家了。」我朝小土狗叫了一声。

　　小土狗见到我，那些不安的表情才抛在一边，非常少见的朝我冲来，在我的脚下时竟然用力想要跳到我的怀里。

　　牠从来不会撒娇，也从来不会主动让人宠爱，今天则显得有些迫不及待要感觉我对牠的疼爱。

　　我望着牠的眼睛，心理充满了疑问，轻轻抚摸着牠的脑袋，和楚楚一起出门，锁好门，然后下了楼。

　　我们撑着伞到车边上的时候，不远处的那辆丰田车打开门，一个女人钻了出来。

　　这是一个很美的妇人，打扮非常考究。尽管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皮肤非常白嫩，眼角也没有皱纹。

　　她穿着非常时尚的套装，丰乳吧臀的身材，连年轻女孩也比不上她的性感。

　　不过，她终究还是有一定年纪了。虽然她依旧美丽性感，但是浑身上下的气质仍透露出她年纪不小了。

　　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尽管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脚底下一个寒颤，双腿不由得有些麻木，脸上也迅速变得不自然起来。

　　她第一眼也看到了我，我清晰的感觉到她眼角一颤，顿时一条鱼尾纹显现，接着嘴角也跟着一颤，然后就这么呆立着，忘记了头顶上正在下雨。

　　不是她认出我来了，而是我们毕竟是亲生母子，她第一眼看到我，油然而生异样的感觉。

　　我以为我能够坦然，但是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怪异，即将要把我自己的心思出卖。

　　还是怀里的小土狗把我拉了回来，因为我感觉到牠不停的颤抖，低头一看。

　　小土狗竟然是眼泪汪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可怜，就算在大马路上没有东西吃、腿受伤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过牠那么可怜、那么无助。

　　接着，牠就在我的怀里，对着这个女人大声的叫。

　　我分不出这种叫声是在哭，还是在声讨。

　　我想起捡到小土狗的那天，街道上的人说抛弃小土狗的是一个中年美妇。

　　我顿时知道了，抛弃小土狗的就是眼前这个女人。就和许多年前抛弃我一样，她将小土狗也抛弃了。

　　她抛弃我的时候，我不到两岁：她抛弃小土狗的时候，牠刚刚几个月大。

　　难怪，我看着小土狗会那么的怜惜，那么的充满保护欲，原来牠和我一样。

　　女人的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小狗，终于认出来了，脸上露出一丝内疚，然后伸出双手要抱小土狗，嘴里叫道：「挠挠!」

　　这想必是她取的名字。

　　小土狗哭得越发厉害，越发大声的叫，然后用力的往我怀里缩，我立刻将牠抱得更紧了一些。

　　「先生，这条小狗是你捡的吗?」女人朝我说道。

　　「是我养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话。

　　她因为我怕她将小土狗要回去，张了张嘴，便没有说话。

　　「你快回去吧!」卫筠探出头来，朝女人说道。

　　接着，他一眼看到了我和楚楚，面孔猛地一变，却很快恢复了正常，微微犹豫后便从车里面下来，道：「楚郁，你怎么在这里?」

　　「找一个姓张的流氓有事。」我面不改色的编造。

　　卫筠面色微微一松，然后朝我说道：「我的一个长辈住在这里，我过来探望。」

　　「下着雨，你进车里面吧!」女人看到卫筠头淋着雨，关切说道。

　　「我们两个还没有好好聊过，要不找一个地方，好好喝酒聊聊。」卫筠显然还没有死心，要确认我确实没有听到他们的半点机密才放心。

　　「不了，我要送她回家了。」我朝卫筠说道：「以后吧!我请你。」

　　「嗯，那就再见了。」说罢，卫筠钻进车子里面，朝女人道：「你快回去吧!」然后发动汽车走了。

　　女人望着卫筠离去，神情中充满了不舍，一直到看不见，还呆呆站立。

　　这个时候，她身上性感的气质才淡去不少，完完全全是一个母亲，连一直精美的发型淋湿了，也没有发觉。

　　我将手里的伞递到楚楚的手上，然后打开了另外一把伞，递给了这个在淋雨的女人 。

　　她微微一愣，接过我的伞，细细的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道：「谢谢。」

　　我礼貌的一笑，打开车门，同楚楚一道钻进车子，开车离开。

　　后视镜里面，女人撑着我的伞，朝旧楼走去。

　　我并没有直接送楚楚回家，而是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楚楚紧紧的将小土狗抱在怀里，彷佛把牠当成了我，用力的怜爱。

　　话说，这个小土狗还是章允救下来的，她一直说想照顾小土狗，一直说要过来看小土狗，然而自从第一次过后，她就再也没有抱过小土狗，这或许和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发善心给了十块钱是差不多的吧。

　　表现得善良，却不长情。

　　楚楚每次出现在别人面前，都是冷冷清清、完美得让人不敢靠近，心底下却如此单纯执着，已经脱离了善恶的范围。

　　开着开着，我不知道将车子开到了哪里，只觉得鼻子底下都是酒香，转头一看，确实是一家比较有规模的酒吧。

　　停下车，我朝楚楚道：「喝一些酒再回去吧!姑姑。」

　　楚楚的脸蛋红了红，然后白了我一眼，便抱着小土狗下车了。

　　我们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了下来，等着侍者上酒。

　　「想让我给你做情人?你休想。」忽然，我背后座位上，传来一个女子又高又尖的声音。

　　竟然是刘离，我脸上露出一道诡异笑容，将耳朵贴在隔板上。

　　对面的楚楚见到我这八卦模样，只是轻轻的笑笑，依旧抱着小土狗，喝着淡淡的果酒，对我注意的八卦并不太关心。

　　「小声点，小声点。」我听出了这个声音，是廖立方的声音。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廖立方赶紧低声道：「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仇人，我侮辱过他，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报仇，不但要毁掉我的工作，还要毁掉我的前程。只要是我的女朋友，他都千方百计要给我戴绿帽子。我必须要报复他，我想请你重新做我一段时间的女朋友让我那个仇人看到，他看你那么性感漂亮，肯定会妒忌得发狂，一定又会想办法给我戴绿帽子。就在他想要弄你的时候，你就拚命的挣扎大叫，然后报警说他强奸你，我会找法院和警察部门的熟人，让他赔上一大笔钱外，还坐几年牢。」

　　「你他妈的把老娘当成什么了!你干嘛不去找一个妓女来替你办事?」刘离大骂。

　　「你不是想出国吗?你只要答应帮忙，除了讹到他的钱之外，我另外给你两万美金。」廖立方咬着牙狠狠说道。

　　刘离安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本来也没什么，可是看着你那么得意洋洋的样子，老娘不干!老娘想出国，去依附有钱的老头，也不愿意帮你这忙，收你这垃圾钱。」刘离狠狠说道。

　　「是吗?」廖立方的声音顿时变得阴冷下来道：「那我有几样好东西给你看看。」

　　接着，廖立方好像拿出了什么东西给刘离看。

　　「王八蛋!你这个卑鄙的人渣不得好死!」刘离惊地一声，然后咬牙切齿道。

　　「我也不想这样，这些都是趁着你睡觉的时候拍的。你看这张，你的屄洞还张开着没有合拢，还有这张，跪在床上，屁眼上的毛都清清楚楚，还有这张，奶子真他妈大，真他妈跟木瓜一样。」

　　廖立方的声音，淫荡得如同女人阴道的分泌物一般。

　　「你要不答应的话，我把这些照片往网上一贴，印它个四、五千张往大街上那么一扔，保证你一下子就变成这个城市最大的名人，保证有几千个民工、几万个流氓对着你的照片手淫，你家老爷子老太太我也不会忘记的，我会送好多张给他们开开眼界的。我猜你老爹只看过你小时候的裸体吧!现在那么大的，那么丰满的身体，那么大的奶子，他保证也想看得要命..」

　　「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拚了!」刘离顿时扑了上去。

　　「啪!」想必廖立方挨了一巴掌。

　　「嘿嘿!」廖立方没有还手，只是冷冷的笑道：「那我就先造福这间酒吧了，每个人都有一张。」

　　说罢，廖立方可能做出往天空抛洒的姿势，刘离立刻扑上去，惊道：「不要!我答应你。」

　　接着，刘离冷冷的说了一句：「廖立方，你会不得好死的。」

　　「那我也会让你们死在我的前面。」廖立方冷冷说道，接着说道：「我的目的达成了，那个人渣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要好好庆贺一下，小姐来两杯芝华士。」

　　廖立方的芝华士酒端来了，他嘿嘿的诡笑两声。

　　「啊!」只听到一声女孩的惊呼。

　　然后廖立方愤怒的呵斥声响起：「你怎么端酒的?你怎么走路的?现在我的酒洒了，我的衣服也毁了，你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那个酒侍女孩一下子就哭了，道：「可是、可是是您..您先把胳膊举起来，撞到我的盘子，酒才洒的。」

　　我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呆了呆，她怎么会跑到酒吧工作?她不是最纯朴的吗?

　　真是见鬼了，这个老实的酒侍女孩，竟然是我的前女友。

　　她之前可是连酒吧都不去的人，但是现在居然会在酒吧工作，难道跟着那个狗屎研究生男友，就豁出去了?

　　「你他妈还顶嘴!」廖立方一声大吼，然后大喝道：「把你们经理叫来。」

　　很快，酒吧经理就过来了。

　　这个酒吧经理还算是护短，先是说好话，替前女友赔不是。

　　但是廖立方死活不答应，硬是要前女友赔两杯酒和衣服的钱。

　　两方谈不拢，廖立方拿起电话，找了一个叫张哥的朋友过来。

　　这个张哥应该是个黑社会，酒吧经理的口气顿时软化了不少。倒不是他真的有那么畏惧那个张哥，一般开那么大间的酒吧，黑白两道都有打理过。

　　只不过这个酒吧经理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酒侍女孩得罪人，所以两个人便商定了下来，由前女友赔两杯芝华士的钱，加上他衣服的价钱，总共九千块钱。

　　这当然是讹人的，两杯酒顶多一千多块钱，廖立方的那件衣服顶多两千块钱。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声音大了一些，所以将楚楚的注意力也吸引了过去。

　　我在口袋里面找了找，林林总总只有两、三千块钱，钱那么重，谁也不会没事带着几万块在身上。

　　楚楚看到我的动作，便也在旁边的小皮包上找，也只找到了两千多块钱。

　　两个人只凑了五千块钱，我们自己喝酒还要结帐。

　　我凑近了楚楚，朝她说道：「你叫那个女孩过来，那是我前女友，以前跟着我受了不少罪。」

　　「嗯!」听到她是我的前女友，楚楚脸上竟然出现了不少怜惜。

　　前女友正哭着对廖立方说她没有钱，刚刚来酒吧上班，弟弟上学需要钱。

　　她倒是没有撒谎，她有个弟弟，应该是刚好要上大学的年纪。之前我和她恋爱的时候，她弟弟还来我们家玩过，对我非常不友好，甚至有些鄙夷，属于学习成绩好、心地正直，性格有些迂腐的青少年。

　　「没钱?那倒是有个法子。」廖立方笑着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好像是楚郁那个人渣的女朋友吧?我他娘想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

　　「这厮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我和前女友恋爱几年，倒也有几个同学知道，甚至还在校友录里面传过照片，难怪廖立方立刻认出来。」我心中顿时无奈，前女友都已经和我分手了，还要遭我的祸害。

　　「张哥，这里。」廖立方忽然大叫了一声，然后迎了出去，想必是他找的那个黑社会的帮手到了。

　　我趁机朝那边瞄了一眼，见到前女友穿着酒侍的制服，俏生生的站在前面。

　　之前和我恋爱的时候，她一直穿得很朴素，不怎么显身材，也从来不化妆。现在穿上性感的制服之后，竟然胸部凸显，腰臀诱人。

　　那张脸蛋白花花的，哭得梨花带雨，竟然还比较漂亮。

　　那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就觉得她长相如此普通呢?

　　「奶奶的，不打扮给老子看，却打扮给买酒的垃圾看，真是活该。」我心里不由得尖酸了几句。

　　接着，看到了廖立方找来的那个张哥，发现还真是巧巧的妈妈生了一个女儿叫巧巧，真是巧了。

　　和这个张哥真是冤家路窄，这厮竟然就是那个张经理。

　　就是那天晚上在路上堵我、堵楚楚的那个流氓。这次跟着他过来的，依旧是那几个小弟。

　　第九章 惨绝人寰的蹂躏

　　「哟，刘离。」张哥第一眼看到刘离后，就暧昧的叫了一声，然后朝廖立方道：「小廖，你刚搭上的，了不得啊!有艳福了，那对肉丸子晚上都将你压塌了。」

　　「前女友，前女友。」廖立方讪讪道。

　　「前女友好，前女友好。」张经理哈哈大笑。

　　廖立方赶紧跟他说刚才的事情。

　　张经理鄙夷道：「小廖，不是我说你，你就为了这么个小姑娘把我叫过来，难道我的能力就只够治这么个没权没势，小手没有半斤力气的小姑娘?」

　　廖立方立刻解释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说来这个小娘儿们是我一个对头的女人，我与他的仇恨大了去了，我怎么着也要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把他玩到残疾，我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那么大的仇恨，莫非那小子上了你的马子，给你戴了绿帽子?」张经理顿时暧昧的笑。

　　廖立方连连否认，不过越是解释，那几个流氓越是笑得张狂。

　　「没有问题，这么个小姑娘，就是你玩完后弄到鸡撩去做妓女我也帮你罩住。」张经理笑完后道:「另外跟你结怨的那个小子，有什么背景没有?」

　　「有个屁的背景，家里都是臭农民，四、五流的野鸡大学毕业，连自己都养不活，最近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大奖。」廖立方用尽所有的不屑口气。

　　张哥顿时贪婪的吸了一口气，然后朝廖立方道:「你把这个小子的住址和姓名照片交给我，我去办他。这种肥羊不宰没有天理了，不榨干了最后一滴油水，不让他的屁眼被人玩残，不让他手脚被人弄残、光着屁股爬回家去，我就不姓张。」

　　张经理的声音很大，连这边的楚楚都听见了，当然我也听见了。

　　我顿时整张面孔发白，说不出来是愤怒还是害怕。

　　「操你大爷!我他娘的让你灭族!」我心中顿时恶狠狠说道。

　　「滴!」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响了一声，然后显示：任务启动成功。

　　我一阵惊骇，我并没有下这个任务啊，我只是这么想，我只是在说气话而已，尽管我很想这么做，但是我确实没有启动这个任务啊!

　　而且任务启动之后，没有倒数计时，没有绿色的箭头，也没有黄色的目的地，恶魔显示器的屏幕依旧一片黑暗。

　　接着，恶魔显示器显示：任务已经完成。

　　我越发惊骇，张经理这个流氓不是好好站在这里吗?难道恶魔显示器已经失去效果了?钻进我的脑子之后，就报废了?

　　「那好，那好，谢谢张哥了。最后从那个人渣手里榨来的钱，我一分钱也不要。」廖立方惊喜道：「他还有一辆BMW的M6跑车，也归了张哥，只要让我亲手将他阉了，然后打断他的双手双腿，我就满意了。」

　　「废话，难道我给你办事，还要拿钱给你?」张哥大笑道：「而且让我帮你的忙，说不定还有其它条件。」

　　「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刘离想必是感觉到张经理目光的危险，立刻便要离开。

　　「且慢。」张经理道：「为了让那个小子不敢报警，还是需要你出马。你去勾引他，让他戴上一个强奸未遂的罪名我们才好办事，他有了什么苦头也只敢往肚子里面咽，下敢声张。

　　「小廖，你真了不起啊!都是前女友了，还那么听你的话，你这个控制女人的法子得跟哥哥好好的说一下，我也好好的学一学。」张经理笑道。

　　廖立方连说没有、没有。

　　那张经理立刻翻脸，冷冷道：「那你的事情你自己解决吧!而且你他妈自己也给我小心点。」

　　威胁之意，非常明显。

　　廖立方胆小如鼠，立刻招供道：「只不过以前和她相好的时候，我拍了不少照片。」

　　接着，想必递了几张照片给张经理。

　　「廖立方，你这个畜生!」刘离冲上前去想抢照片。

　　张经理等人一声怪叫后，开始传阅照片，然后发出狼一样的叫声，显然欲火彻底被那些照片点燃了。

　　连我也非常好奇的想要看看，那些照片究竟是如何的惹火。

　　当然，对廖立方的垃圾人品也叹为观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渣已经不可救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没有想到地狱早就被廖立方这种人住满了。

　　像我这样的人渣，都很有可能被挤上天堂，真是恶搞。

　　「你们说的那个人是楚郁吗?」忽然，一直站在那里哭泣的前女友问道。

　　张经理点了点头道：「没错，你这个小姑娘做过他的女朋友算是倒霉。你让小廖睡几个晚上，给你那倒霉男友戴了绿帽子之后，便算是没事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前女友惊声道：「虽然他看起来很坏，但是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坏啊!他连杀一只鸡、一只蟑螂都不舍。」

　　前女友的话，让我惊骇莫名。

　　「难道我还不够坏?」我不停的回忆，一桩桩，一件件。

　　我背着她去乱搞女人，她赔尽脸面给我找的工作，我随意上了两天班就赚累跑了。她赚的那一点工资，不但要交房租，要负担我的吃穿，甚至还要供我泡妞。我还天天骂她做饭难吃，长得难看，土里土气。

　　我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都向她发泄，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好脸色，都是尖酸刻薄的话，就只差没有动手揍她了。因为一骂她，她就哭，从来不会回嘴，想揍她都没有机会下手。

　　古代贤良淑德、受尽窝囊气的三从四德女子，指的便是我的前女友。

　　她现在经济的潦倒和我有着最直接的开系，她省吃俭用几年的钱，都让我挥霍光了。每次给她家里寄钱，都是背着我偷偷摸摸才能够寄出去一些。

　　然而，她却是这么看我。看起来很坏，实际上却没那么坏。

　　不过，她终究还是觉得和我过不下去，还是抛弃了我。

　　楚楚招手叫来另外一个酒侍，然后拿了这五千块钱给她，道：「等一会儿把钱给那个小姑娘。」

　　那个酒侍羡慕的点了点头。

　　楚楚接着拿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哥哥，是我。」楚楚说道。

　　「楚楚!」那边的声音非常惊喜，提高了几度，连我也能够听见。

　　我心中猛地一动，因为我知道电话那一边的人是谁，是我的亲生老子。

　　「怎么现在舍得给哥哥打电话了，你恨我们家，怎么连哥哥也恨上了?哥哥从小就很疼你的啊!从来都不联系哥哥，哥哥去看你，连门都不让我进。」那边的声音显得低落下来，我也渐渐有些听不见了。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事情。」楚楚说道。

　　「说，快说!楚楚有什么事情让哥哥做，快点说!」电话那边的人显然很兴奋能够为妹妹做些什么事情。

　　「有一个流氓想要对我不利..」楚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是谁，是谁?我灭了他全家，我灭他全家!」那边的声音顿时变得非常愤怒。

　　楚楚稍梢探出身子，拿出手机对着张经理的方向，照了一张照片，然后用邮件的形式，将这张照片发送出去。

　　我终于知道，刚才恶魔显示器为什么会说任务已经结束了。

　　此刻，我望向张经理的目光，仿佛看到一个死人一般。

　　「你们要对付的人叫楚郁?」刘离好像终于想起我来了，顿时微微有些惊诧道。

　　「怎么?你认识?」廖立方惊讶道：「莫非，你和他有一腿?」

　　刘离稍稍停了停，想必这个时候有些脸红了，然后说道：「现在租我房子的那个人，也叫做楚郁。」

　　廖立方立时惊道：「你说的那个楚郁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开着一辆BMW的M6车子?」

　　刘离摇了摇头道：「租我的房子是一个穷乡下人，别说BMW，连摩托车都没有。」

　　廖立方想必还不放心，好像掏出了一张我的照片问道：「看，是不是这个人?」

　　「真的是他!」刘离惊声道：「不过在我的面前，他一直装得很穷很土的样子。」

　　「那正好，我们马上就动手，你立刻将他叫过来。」张经理兴奋道：「今天可宰到一条大鱼了，非要将那小子活活给玩残了。」

　　接着，张经理朝刘离道：「你现在立刻打电话给他，让他来这个酒吧，然后你就勾引他，给他喝混有春药的酒，带着他回他租房子那里，他欲火大发准备上你的时候，你拚命挣扎，我们立刻冲出去逮个正着。

　　「快，快，现在就布置，我正好有春药，你马上打电话给那小子。」张经理兴奋得声音都开始发颤。

　　刘离正犹豫间，张经理顿时一个耳光扬了过去，然后怒骂道：「你他娘的快点!不然我立刻将你的这些露屄照片洒出去!」

　　刘离似乎没有办法，只能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叮铃铃!」我的手机铃声瞬间响起。

　　而且我的手机铃声还很大声，将小土狗都吓了一跳。

　　那边的刘离也吓了一跳，立刻关掉。廖立方和张经理也都有些呆了。

　　刘离再次拨打我的号码。

　　「叮铃铃!」我响亮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他们终于确定了声音的来源，互相望了一眼后，张经理和廖立方走了过来，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位置上、贴着板壁偷听的我。

　　我口袋里面的手机铃声，还在忠诚的响着。

　　双方的人都有些呆了，廖立方面色尤其复杂，尽管他对我恨之入骨，尽管他无耻至极，但是背着我用卑鄙的办法算计我却恰巧被我偷听到了，他的脸色终究难免尴尬。

　　刘离跑过来先看到我，然后再看到绝美的楚楚，面色变了几变后，沮丧的垂下头，望着地面。

　　不知道是因为她被拍了裸照的丑闻，还是因为她答应了廖立方陷害我。

　　最古怪的是张经理，呆呆的望着我，又望着楚楚。

　　渐渐的，张经理的目光变得狰狞起来，仿佛毒蛇一般盯着我道：「竟然是你们，上次绑架我儿子捞了我几十万块钱，可花得爽吗?今天不将你阉割掉，不将你的皮活生生剥下来，我就不姓张。」

　　听到张经理充满杀气和仇恨的话，廖立方顿时惊喜道：「张哥，您认识这个人渣?」

　　张经理阴冷的笑了笑，道：「何止认识，简直有很深很深的交情。当时我看上了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却被他插了一脚，不但我没有尝到那个女人的滋味，反而花了几十万块钱。我当时就发誓，要是再让我看到他，一定将他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烤着吃掉。」

　　「这段时间我天天都在找这个王八蛋，谁知道上天真是照顾我，竟然让我得来全不费功夫。」张经理死死的盯着我道：「小子，今天我先当着你的面上了这个女人，然后再活生生将你玩个半死，你好好享受吧!这是我们的缘分。」

　　「今天，我的儿子总不在你手里吧?」张经理哈哈笑道。

　　接着，张经理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迭钱，足足有好几万，交给其中一个小弟道：「去告诉老王，说今天他的酒吧我包了，一直到营业时间结束。」

　　张经理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望着我道：「我们有好几个小时，时间非常充裕，我们可以好好的玩，非常非常有耐心的玩。」

　　过了一会儿，酒吧的经理走了过来，朝张经理道：「老板说让你包场五个小时，不过不要玩出人命。」

　　「知道了，你告诉老王，我承他的情分了。」张经理道。

　　然后，酒吧的DJ宣布，酒吧要进行消防检查，所以今天只营业到此。

　　接着，酒吧的服务生和张经理的几个小弟开始清场，将客人们劝出酒吧。

　　张经理望着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离开，酒吧里面每少一个人，他脸上残忍的笑意就多了几分，彷佛我距离地狱也近了几分。

　　几分钟后，酒吧里面所有的客人全部走得干干净净，就连服务生也不见了。

　　这个时候呆立在一旁的前女友走到我这边，在看到我的第一眼时，立刻惊愕的捣住嘴道：「你怎么在这里?」然后，脸上充满了怯意道：「我是第一天来这里做事，因为弟弟上大学没有钱了。」

　　听到她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向我解释这种事情，我不由得无奈笑笑，然后朝她说道：「你那个读研究所的男朋友呢?」

　　前女友低下头道：「在学校里面。」

　　「那你出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我朝她说道。

　　「慢。」廖立方看着酒吧里面全部是张经理的人，顿时胆气壮了起来，望向前女友的目光也变得尤其的赤裸裸，道：「楚郁，在你死之前看到你的前女友被我骑，这顶绿帽子肯定戴得很爽。」

　　「楚郁，我早就说过我会报复的，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廖立方望着我的目光，全部是仇恨和怨毒道：「你没有想到这个报复会来得那么快吧?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我会千百倍的还给你的。」

　　「而且我告诉你，你是个人渣，在高中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如我，到现在你还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渣，你现在还是不如我!等一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蹂躏你，张哥手下有一群喜欢干男人的兄弟，我会让几个男人强奸你，我会让你想不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屈辱。」廖立方整张面孔都变得扭曲，张开的嘴巴仿佛要将我吞噬了一般。

　　「好了，闭嘴。」张经理见到酒吧的大门关上，朝着廖立方大喝一声。

　　然后，他朝我望来道：「派对开始了。」

　　张经理朝几个小弟道：「你们先在这里侍候楚兄弟，我带着这个女人进包厢里面侍候。」

　　廖立方一边望着我，一边望着前女友，却是好生为难，不知道是先折磨我，还是先上我前女友。

　　「算了。」我望着张经理和廖立方，道：「在剩下来不多的日子里面，你们最好还是好好的坐下来，喝一杯酒，想想还有什么心事没有了，什么事情没有做完，还有什么遗憾，需要赎什么罪过?」

　　张经理顿时一愣道：「什么意思?」

　　「喏!」我手指着他胸前。

　　张经理低头一看，发现胸部位置有个红点。

　　不管是混过黑社会的人，还是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这是被枪瞄准上了。

　　接着，在场所有的人，除了楚楚之外，每个人的胸口都被数个红点瞄准了，甚至包括我。也就是说，这里每一个人都被几枝枪瞄准着，随时随地都可能丧命。

　　楚楚缓缓的走到我的身边，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顿时，我胸前的红点不见了。

　　楚楚低声说道：「我不想看到这些场面，所以先带着狗狗出去了。」

　　接着，楚楚走到前女友身边，柔声道：「你也跟我出去吧!这里面等一下的事情，不适合我们女人看。」

　　前女友呆呆的柔顺跟着楚楚离去，低声道：「楚郁不会有事吗?」

　　「他是我最亲近的人，自然不会有事。」楚楚柔声说道。

　　然后，楚楚和前女友打开酒吧的大门，走了出去。

　　整个过程，不管是张经理还是廖立方，甚至是那些流氓，都不敢有丝毫的阻拦。

　　不过在酒吧大门打开的一刹那，他们清楚的看到，十几个黑西装大汉守在门口，外面几十辆的黑色轿车将整间酒吧围得水泄不通，整条街道已经交通管制。

　　张经理绝望了，廖立方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神情中却充满了恐惧。

　　我缓缓的坐了下来，端着没有喝完的酒，慢慢饮着。

　　张经理直挺挺跪了下来，跪在我的面前，什么也不说，就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他的那班小弟也只能跟着磕头。廖立方面上惊骇不已，却不肯对我服软。

　　「这是我的银行卡，家里我抽屉还有两张，总共有七百多万，是我所有的资产，密码是989899。」张经理道：「请您饶我一命，我张世有眼不识泰山。」

　　见到我无动于衷，张经理将银行卡放在桌面上，然后拚命摄自己的耳光。他的那些小弟也赶紧跟着搧耳光。

　　足足几十下，将自己打得鼻青脸肿，口鼻流血。

　　我依旧没有作声，只不过喝了一杯酒后，将目光望向了廖立方。

　　我清楚的看到，在我目光注视下，廖立方浑身猛地一阵哆嗦，充满了无限的恐惧。

　　我残忍一笑。

　　张经理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站了起来，朝众多小弟使去一道眼色，立刻将廖立方围在中央。

　　而瞄准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红点，也跟着他们移动，始终指着他们身上的要害之处。

　　只不过，这些人一直都不现身，彷佛也等着看戏。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廖立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眼睛睁到最大，不住的后退。

　　「兄弟，最多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张经理朝廖立方怜悯道：「谁让你不长眼睛，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兄弟们为了活命，也只能拿你来折磨，换取人家的一乐，兴许人家这么一乐，就饶了我们这群不值钱的小命了。」

　　说罢，张经理一挥手，几个小弟顿时牢牢将廖立方抓住。

　　张经理献媚的朝我道：「刚刚他对您说过的话，要对您如何如何，我现在全部让他自己尝试，算是现世报来得快，来博得您的一乐。」

　　说罢，几个流氓将廖立方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廖立方拚命哭叫挣扎，拚命的向我求情，拚命的骂自己。

　　然后，却被一个粗大的肉棒给堵住了嘴巴。

　　我立刻闭上了眼睛。我喜欢看色情片，但是之前李博谦被那个巨肥女人强奸的色情片我都看不下去，更别说眼前这么重口味的。

　　我不看，我只喝酒，但是我不阻止他们。

　　张经理这个流氓头显然有着七窍玲珑心，所以没有让手下的流氓停止，反而变本加厉。

　　我轻轻张开左眼的一缝，只看了一眼便赶紧闭上。

　　因为，四个赤裸的男人正在蹂躏廖立方一个人，廖立方同样是赤裸的。

　　而那个主力的男人，差不多有欧尼尔那么壮，也有着欧尼尔差不多的阳物，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东方男人那玩意儿长得如此粗巨，简直不像人有的。

　　不过，这人貌似是新疆那边来的，有着斯拉夫人的血统。

　　「啊!」廖立方一声凄厉的惨叫，仿佛野猪被猎狗活生生将大肠从肛门里面扯出来一般，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叫。

　　然后，立刻被堵住了，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接着，四个人干一个人的交合声响起，让我几乎想闭上耳朵，我就算在色情变态片里面，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血淋淋的戏码。

　　而那些举枪瞄准的人，仿佛也看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现身的意思。

　　我不想去描述整个过程，反正只要人脑子能够想到的姿势，能够想到的蹂躏方法，能够想到的性虐待方式，全部都在廖立方身上上演了。

　　他从一开始的嚎叫、凄厉的惨叫，到最后变成无声。

　　整个蹂躏的过程大概维持了二十来分钟，四个男人干吼高潮了好几回。

　　张经理笑着媚道：「您说，被人蹂躏得那么厉害，偏偏他老二却硬挺挺的，倒是很有兴致，仿佛被干得很爽的样子。」

　　「下面，我开始阉割他了，也就为了博您的一乐，您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声音有点响。」张经理接着说道。

　　「不要，不要，不要..」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廖立方立刻清醒过来。开始哭泣哀求，在地上不停的爬行道：「楚郁，求求您，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刘离和苏舒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算我孝敬您的..我是一个畜生，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虫，我真的后悔了，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放过我，我这一辈子都给您做奴才，做您最卑贱听话的奴才..」

　　见到我没有反应，张经理朝手下道：「大家用脚跺，将他的那根玩意儿连同蛋蛋活生生跺下来，没有跺下来，就接着给我跺。」

　　「不要，不要，不要..」处于地狱边缘的廖立方，发出了最可怕的能量，早已经被蹂躏过的喉咙，发出如同临死的哀鸣一般，精力无比充沛的求饶。

　　「啪!」不知道是谁，猛地一脚跺了下去。

　　「啊!」廖立方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凄叫声，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厚厚气球爆炸的声音，使得廖立方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啪!」又是一脚跺了下去。

　　「啪!」又是一脚跺了下去。

　　「噗!」仿佛两个肉丸子激射而出，砸在一只酒瓶上，将酒瓶砸倒了，我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啪!」又是一脚跺了下去。

　　一共几十脚，廖立方再没发出任何声息。

　　「事情办完了，他死了，鸟根也断了。」张经理过来，献媚道。

　　「嗯!」我应了一声，拿起桌子上的银行卡，直接朝外面走去。

　　至于廖立方变成什么模样，我一眼都没有看，我只是朝边上的刘离望了一眼，发现她竟然看得目光四射，面红耳赤，极其兴奋，甚至嘴唇都咬破了，想必廖立方如此下场，她非常的痛快。

　　见到我离去，她呆了一下，也赶紧跟着我跑了出来，未了还恋恋不舍的朝廖立方的惨状望去。

　　我依旧没有看廖立方成了什么样子，也没有看跪倒一地的张经理他们，直接走出了酒吧。

　　楚楚在我车子里面招了招手，我赶紧走过去，钻进车子里面，开车离开，尽管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心、我的全身、我的嘴唇都一直在发抖。

　　若不是我的身心被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所充斥得麻木，只怕我刚才已经吓得尿出来了。

　　一直等到开出了好几公里后，我才发现前女友也在车后座上，本来想要问她在哪里下车，但是想了想。还是将车子朝楚楚家开去。

　　第十章 温馨温暖的夜晚

　　可可竟然不在家里，楚楚给她打了一通电话，她竟然乖乖的在学校里面夜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可可在电话里面告诉楚楚，说我曾经找过楚楚许多回，要楚楚假如不是非常顾忌的话，就跟我联系。

　　楚楚笑着说，可可仿佛和我还有不少的共同语言。还说可可像是一个不需要任何人的天才少女，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甚至是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极度的独立。

　　由于成绩太好，为人过于冷淡，导致她学校的老师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可可来不来学校随她高兴，上课的时候可可是看课外书、是发呆，甚至是睡觉，都随她高兴。

　　久而久之，可可除了在妈妈面前装成小孩的模样，对其他人越来越冷淡，到了几乎不与人说话的地步。

　　「阿郁，那天见到卫筠的时候，我内心隐隐有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你们有些相像，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人的面孔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们两个人的眉眼很像，都非常有神韵。」楚楚喝了一口咖啡后说道。

　　「卫筠也说过差不多的话，说与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而且身上好像有些相似的地方。」我自嘲笑笑道：「难怪，能不像吗?两个是同一个母亲生的，自然会有相像的地方，只不过我长得那么不帅气，他长得那么夺目而已。」

　　这个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拘谨的前女友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欺负得厉害了，还是因为出身于农村，或者是毕业于三、四流大学的缘故，女友总是表现得非常自卑，在光鲜的人面前尤甚。

　　而楚楚这般绝美无双，前女友脸上的表情更加如同是被胶水黏住了一般，动弹一下都觉得不自然。

　　「你和那个江大的研究生男友怎么样了?」我一下子也找不到话说，不由得问道。

　　她摇了摇头，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那他对你好吗?」我问道。

　　她依旧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那就是不太好了。」我说道：「如果不是非常舍不得，就分掉吧!」

　　楚楚在旁边听着，不由得扑哧一笑。

　　她的性子也是偏向冷淡的，对于不亲近的人，也几乎不说话，从前女友进家门开始，她还从未主动与前女友说过一句话，并不是她故意冷淡，也不是她瞧不起人，而是她性子本来就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前女友有些坐不住，便要告辞离开。

　　「阿郁，我去买菜。」楚楚精细打扮了好一会儿后，拿着一只非常考究的袋子和车钥匙，要出去买菜。

　　我点了点头，然后朝前女友道：「这里连出租车都见不到一辆，等吃了饭，我送你回去。」

　　然后。我们两个人干坐在沙发上，她依旧僵硬坐着一动不动。

　　之前她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的骂声和怒目下，变得越来越拘束，越来越瞻怯。

　　按说，我吃她的、穿她的、用她的，应该是我看着她的脸色才对，不料她太老实了，倒是反了过来。

　　仿佛她养我是天经地义的，是欠了我的，反而要看着我的脸色。

　　也真难为她了，竟然能够跟我过好几年，要是我，早就朝对方脸上泼硫酸了。

　　想到这里，我回忆起前女友胆怯受气的样子，嘴角不由得一扯，一笑。

　　看到我的笑，毕竟是和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前女友脸蛋微微一红，更加低下去头去。

　　「你怎么会来江州?你原来的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我问道。

　　前女友抬头望我一眼，仿佛有些难以启齿，好一会儿终于道:「你做的事情在我们公司也传开了，同事都在笑我，我做不下去了..」

　　我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烧。我上一份工作，也是前女友托关系找的。我偷窥上司唐棠撒尿的丑闻，自然可以轻易传到前女友的公司。

　　我真是一个祸害，前女友都和我分手了，还因为我而丢了工作。

　　我轻轻的咳嗽了几下后，尴尬的转移话题道：「接下来，你想要干什么?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做?」

　　前女友眼睛闪过一丝光华，显然她也是有理想的。刚刚抬起头正要说话，她又垂下头去，没有打算开口。

　　「一会儿回去，我给你一笔钱，给你弟弟上大学用，剩下来的钱你去开一家小咖啡店。」我笑着说道。

　　前女友猛地抬头，那张本来就漂亮的脸蛋上，刹那像花朵绽放开了一般，目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

　　她肯定想问，我怎么会知道她的理想。

　　她是一个非常安分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大富大贵，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开一间小咖啡店，可以不愁衣食，做的事情也简单，清闲些也可以，忙碌些也可以。

　　这个理想，是她和我谈恋爱不久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现在这么自卑老实。虽然非常单纯，但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活泼也是有的，被我花言巧语骗上手之后，无比憧憬未来的爱情生活，对我也充满了幻想，经常和我说话，谈内心最隐秘的事情。

　　等到我的新鲜感过去了之后，渐渐对她冷落了、不耐烦了、暴躁了，使得她慢慢成熟了，也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算来，我真的是亏欠她良多。

　　「郁，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她..她是你什么人啊?」前女友忍了这么久，终于开口问道。

　　「她?楚楚?」我问道。

　　前女友点了点头。

　　「她是我姑姑。」我说道：「当然，也是我的女人。」

　　前女友嘴巴微微张开，再也合不上。不过接着，她脸上的表情只剩下羡慕，然后低头说了一声：「难怪。」

　　「难怪什么?」我问道。

　　「难怪她对你好像是对小辈的疼爱，又好像是女人对男人的甜腻和暧昧。」前女友低声说道：「她真漂亮，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了。而且、而且你在她面前，好像之前的那此毛病都不见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前女友好像也发觉现在的我，不如以前那么无礼暴躁了，忍不住问道。

　　「那么八卦做什么?」我说了一句后，她立刻闭上了嘴巴，我果然是余威犹在。

　　我开车送前女友回住处。

　　前女友住在市区里面，房子还可以，也有些装修。不过非常拥挤，一间大的二十坪的房子，足足住了八个人，共享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另外一对年轻夫妻住一间房间，一对情侣在另外一个小间同居。

　　前女友和三个女孩挤在一个六坪多的大房间，放着两张床，还要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样，每个月的房租要三百块钱。

　　像前女友这种情形的女孩子，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很多。

　　据前女友说，她同寝的一个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偶尔那男友会过来住一晚，那时这对窘迫的鸳鸯就要到客厅的沙发睡一夜。

　　前女友带着我踏进她们房间的时候，另外三个女孩，还有其中一女孩的男友正在吃饭。

　　前女友挨个为我介绍。丰满的女孩，叫吕燕；那个苗条的单眼皮女孩，叫李秋萍；另外一个比前女友还要老实、还要朴素的女孩叫杨晴。

　　正在光吃饭、不吃菜，戴着眼镜的男生叫范均，是李秋萍的男友。

　　前女友介绍我的时候，他朝我憨憨笑了笑。

　　李秋萍比较外向，也比较厉害一些，听前女友说，她一贯把男友管得死死的，听话得很。

　　我走进去的时候，分明感觉到三双仔细考究的目光，仿佛是在给亲姐妹挑夫婿一般。

　　前女友也说过，她们同寝的四个女孩关系好得很。

　　「还没吃吧?赶紧坐下来吃饭，范均你少吃点菜。」李秋萍风风火火道。

　　我不由得噗哧一笑，这个李秋萍对男友还真够厉害的，这个男生都已经光吃饭不吃菜了，李秋萍还让他不要吃菜。

　　「不用了，我们已经吃过了。」我赶紧说道。

　　那个叫杨晴的女孩，长得还比较秀气，相我只是说了一句你好之后，便埋头吃饭。

　　李秋萍邀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杨晴立刻放下饭碗，要给我们装饭。前女友说已经吃过了，李秋萍说好歹喝碗排骨汤。于是，杨晴给我和前女友都装了一碗排骨汤。

　　吃完之后，几个女孩利落的将碗筷收拾好，将饭桌收了起来，然后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

　　尽管很挤，但是女孩子的房间总是要干净一些。书架、计算机桌、电视、椅子都摆得井井有条，并不会觉得压迫。

　　然后，几个女孩便开始夸前女友，说她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贤慧，总之，就是努力撮合我们。

　　我心底下难免感觉温馨而又古怪，我和前女友明明都好了几年了，不管是对她的身体还是性情，我都熟悉得不得了。但是在她们嘴里我却有种错觉，我与前女友只是初见。

　　「范均，你怎么呆在那里啊?陪楚郁说话啊!」李秋萍看到男友只会听他们说话，便瞪了他一眼。

　　范均便问我道：「兄弟，你在哪里工作?」

　　我挠了挠头道：「应该算是事务所吧!」

　　「律师事务所?」范均脸上露出羡慕问道。

　　「不是律师事务所，是那种专门帮忙解决一些麻烦事情的事务所，在国内还比较少见。」我费劲的解释。

　　「那不难赚钱吧?」李秋萍问道。

　　「我也不知道应该算是多还是少。」我说道。

　　「最好赚多一些，像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每个月加起来才六千多块钱，不吃不喝刚好可以在江州买一间厕所，等到攒够头期款的钱，我们孩子都会帮忙跑腿买酱油了，还买个屁房子!而且到时候房价肯定涨得更加厉害，我看我们是不可能在江州买房子了。再过两年，范均还没有发达的话，我们打道回府，灰溜溜回我们县城去。」李秋萍说话速度极快。

　　「你们有孩子了?」我问道。

　　李秋萍脸红的点了点头。然后狠狠白了一眼她的男友，道：「都怪范均，别等到时候孩子掉下来了，还没有结婚，腿都会被我爸妈打断掉。」

　　范均就只会讪讪的跟着笑，接着几人便谈论世道艰辛，尤其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我虽然也跟着附和，但是心神早已经飘掉了。

　　因为在不久之前，我的生活状态相他们一样窘迫，甚至还不如他们。

　　只不过，他们生活得充实、努力，我生活得虚荣、懒惰。

　　仿佛，像他们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竟然在前女友的房间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好像我还比较喜欢待在那里，听他们说话。

　　前女友送我下来的时候，眼睛不住地瞟向我，眼神非常复杂。

　　「看什么?」我瞪了她一眼。

　　她赶紧躲开了目光，然后望向别处。

　　在黑暗中，她的胆子像是大了一些，道：「你送我回来的时候，我还害怕你会因为有钱了，看不起和我住的那些姐妹们，会爱现自己有钱，让她们难堪。」

　　「在你心目中，我就这德性啊?」我懊恼着声音道。

　　「但是今天晚上，你真的是一个谦谦君子，我走在你后面，离开的时候我还听到李秋萍她们在夸你，说是斯文有礼，很有涵养。」前女友道：「以前你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对于混得窘迫的人，你会充满优越感的抬高下巴，对于比你混得好的，你会吹牛，仿佛比他们还混得好，越发的装着看不起人。」

　　「要是你之前就这样子，那该有多好。」前女友仿佛梦呓道。

　　「受我欺负还不够啊!」我不由得笑道。

　　「郁，你肯定以为我当时是受不了你的甜言蜜语才跟你的。」前女友说道：「不是的，其实我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前，你的名声就不好；我身边的人都对你有看法，说了你很多坏话，我也知道你虚荣、你爱吹牛，你还很好色。但是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为了让别人看高你，为了面子，用力的吹牛，当时在座的人都知道你在吹牛，却不愿意揭破你，只是背着你的面偷偷的笑你、刻薄的说你，当面还迎合你的话。我看到他们的神情，看你的目光好像在看小丑一样，在你身上取乐，每次说起你，都用非常夸张的语调调笑；而你却很认真的、一本正经的吹牛，想要把自己装扮得非常强大，唯恐人家瞧不起你、取笑你。我当时心中一酸，一直很心疼你。后来你来追我，我没有谈过恋爱，开始牵挂你，然后我们就恋爱了。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呵护你，不让你再那么可怜，不再那么无依无靠，那么自卑...」

　　说到这里，前女友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我轻轻的拍了拍她的背，然后拿出一张银行卡，是前女友以前给我办的，放在她的口袋里面，道:「我在里面存了点钱，密码你知道的。」

　　然后，我钻进车子里面，开车离开了。

　　小土狗不在车上，被楚楚留了一夜。

　　楚楚说可可虽然一直装可爱、和她亲近，但是这个天才少女太不像一个小孩了，反而小土狗更像是一个值得人无限怜惜的小孩。

　　楚楚还说，我和小土狗像极了。明明自己都是小孩子，和小土狗一样都是小孩子，却强装着强大，用保护的姿态去养小土狗，却还养得一塌糊涂，搞得现在小土狗差不多天天都吃饲料罐头，而且还饱一顿、饿一顿的。

　　我依旧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马路上。

　　前女友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感触，我一直以为前女友是因为过于单纯，被我花言巧语、胆大心细、脸皮厚等因素弄到手的，却没有想到是这个原因。

　　而且以前我一直觉得，想要上女人，想要让美丽的女人依恋上，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钱。

　　只要有钱，就能够拥有一切。

　　没错，我这里用的是依恋，不是爱。因为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相信爱。

　　但是现在，我不能否认，楚楚对我的感情是爱，尽管是一种非常奇特，甚至是畸形的爱。

　　我们的感情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产生的。然而有一点，和钱并没有太大关系。

　　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楚楚这样完美的女人凭什么会爱上我。

　　车子经过了一条小巷，我继续朝前开去。

　　不过，刚才好像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但是没有认真看。

　　朝后视镜看去，看到了一男一女。

　　男的是白马王子，女的是宁紫。

　　宁紫很激动，还在哭。白马王子手里拿着一条漂亮的钻石项链，正在努力抚慰她，然而宁紫好像哭得更加厉害，两个人仿佛在争执着什么。

　　白马王子想要将宁紫抱在怀里，宁紫不住的挣扎，不住的哭泣，满脸的哀怨。

　　我并没有停下车子看清楚，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开走，后视镜里面的两个人越来越小。

　　最后，白马王子彷佛抱到了宁紫，又仿佛没有抱到，不过我已经看不见了。

　　在以前，我装修豪华的公寓仿佛天堂一般，不管是很大的浴缸，还是很软的床，但是现在，那里仿佛是一座冰窖，很不想回去。

　　我开始绕着江边的马路开，一圈又一圈，一直等到路上的车子、路上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已经差不多午夜十二点了。

　　「砰!」我正在开车之际，忽然眼前一阵大响，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

　　见到一团焰火在天上爆炸开来，形成一个心形。

　　接着，又爆起一团烟花，在空中排成一行字。

　　MY BABY，章允。

　　第十一章 刺骨冰寒的夜晚

　　我顿时一颤，尽管这个焰火组成的字并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我依旧认出来了，最后的那两个字是章允。

　　没错，今天晚上是章允的生日。

　　几年以前，我就是这样每天在宿舍走廊的灯光下，偷偷折着透明纸的千纸鹤，整整折了一千只。

　　每一只千纸鹤的翅膀上，都写着章允的名字。

　　在课堂上，将手伸进课桌的抽屉里面，偷偷摸摸做着巧克力宫殿。

　　整整半个月的半夜，我都在偷偷摸摸为章允做生日礼物，唯恐被人知道了，尽管已经被人知道了。

　　也就是在几年前的今天夜里，也是这个时候。我仍旧在灯光下走来走去，不停的犹豫，不停的自我折磨，不停的做斗争，到底要不要将礼物送出去。

　　此时，前面整条马路被打扮得火树银花，整间酒吧的霓虹灯闪烁着，门口的玫瑰花整整摆出了几百公尺。

　　无数气球在空中飘荡，每个气球上，都写着对章允的甜言蜜语。

　　不远处，数十辆名牌轿车停了百公尺长。

　　门口处，占筱曼和宁紫穿着美丽的裙子，欢迎进去酒吧为章允庆祝生日的客人。

　　我的车子刚刚行驶到门口，便有服务生过来请我下车，然后帮我将车子开到停车处停好，引领我到酒吧的门口。

　　他以为我是来参加生日晚会的客人。

　　占筱曼和宁紫看到我都一呆，显然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来，想必章允邀请的名单里面并没有我。

　　占筱曼的面色依旧僵硬，反而我好好看了她一眼。

　　眼前这个女人，便是我的妹妹?只不过在她眼里，我相路边的乞丐没有什么区别。

　　宁紫目中的神情反而有些复杂和期待，此时的她笑颜如花，穿着裹身的长裙，将她修长火爆的身材衬托得如同魔鬼一般。

　　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看到的她，还是激动的、哀怨的哭泣着，此时却是落落大方，笑得如同鲜花绽开一般，仿佛不是同一个人。不过她复杂和期待的目光，显示出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知道我曾经超级暗恋过章允，所以期待我来大闹生日晚会，最后把白马王子和章允的关系也搅乱了。

　　「楚郁，来参加生日宴会怎么连礼物也不带?」宁紫媚笑道，因为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有点累了，臀部微微往后撅了撅，改变一下重心。

　　顿时，她魔鬼般的曲线越发起伏有致，看得人眼球都要掉了下来。

　　「生日礼物在几年前就坏了。」我笑着说道，便走进了酒吧。

　　酒吧里面没有点灯，只点了无数的蜡烛，显得非常的浪漫。

　　大厅已经站满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做官的，没有达到处级以上的，根本连门坎都进不来；做生意的，身价没有一亿以上的，也连门坎都摸不到。

　　这些人，都是来拍占家马屁的。

　　此时的占家，已经成为国内有数的富贵人家。

　　远远的，我看到了卫筠正游走众人之间，以半个主人的姿态接待各个客人。

　　占家，想必也把他当成女婿了。而在场众多上流社会的人显然也接纳，甚至献媚的看着卫筠的加入。

　　卫筠就这样以优秀的姿态，自然的进了上流社会。而我，尽管手头有千把万，但是这里面的人，只怕连正眼都不会瞧来一眼。

　　单纯从阶级上说，我就是来蹭饭的，来沾光了。

　　只不过，卫筠未必把自己当成女婿，卫筠或许把自己当成占家的主人，或者是窃贼。

　　卫筠眼尖，一下子就看到我了，然后从酒侍的托盘上拿了一杯酒朝我走来。

　　「你也来了。」卫筠将其中一杯酒递给我，道：「我以为你不会来的，我也不是很想你过来的。」

　　他说话倒是不客气。

　　「你来了也好，我正好借着和你说话的时候歇歜，和这里面的人接触太累了，不舒服。」卫筠轻轻的松了松领结，喝了半杯香槟下去。

　　此时，占筱曼见到卫筠又过来和我亲近，瞪了卫筠一眼，朝他猛使脸色，显然是不愿意卫筠和我这等人多接触，免得丢人。

　　「你和筱曼有仇?」卫筠在与占筱曼的关系上，显然占了不少的主动，并没有因为占家势大而处于弱势，尽管占筱曼不停的使眼色，但是卫筠没有太理会，反而笑着问我占筱曼为何对我这样态度。

　　「她一直就是这样高傲得很，看不起底下的同学。」我丝毫不介意说占筱曼的坏话。

　　「那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说你卑鄙得很，让我离你这种人远点。」卫筠笑着说道。

　　「你倒不和我见外，连这种话都和我说。」我笑道。

　　「我可是一厢情愿的把你当成我极少极少的朋友啊。」卫筠声音温柔道。

　　「我和占筱曼倒是有段怨恨，不过有些下流，就不和你说了。」我坏笑着说道。

　　「你是想让我吃醋吗?」卫筠笑着说道。

　　正说话间，忽然响起了钟声，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了。

　　依稀，这是章允的确实生辰时间。现在人过生日，已经不是在过日，都是在过秒了。

　　酒吧里响起了生日快乐的钢琴曲子，然后众多宾客一边鼓掌，一边跟着和唱。

　　我顿时有些毛骨悚然起来，倒不是我刻薄，而是我听见有真人唱生日快乐歌就会起鸡皮疙瘩。

　　然后，通体雪白、裙摆曳地的章允，在白马王子的陪同下，推着一个巨大的蛋糕缓缓步人大厅。

　　众多绅士淑女们纷纷让开一条道路，用无比艳羡的目光望着这一对璧人。

　　「楚郁兄，你羡慕他的那个位置吗?」卫筠忽然问道，语调不由得有些飘幽。

　　「你指的是因为他边上的女人，还是因为周围讨好的目光呢?」我问道。

　　「都有。」卫筠道。

　　我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要是你之前问我，我肯定会说我非常羡慕，但是你现在问我，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没有钱的时候，我虚荣，我吹牛，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钱，然而现在想来依稀不是。

　　白马王子有权有势，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如同宁紫做梦也想嫁给他；如同章允，尽管做了许多姿态，但依旧乖乖的待在白马王子的身边。

　　而这些东西，本来应该统统属于我的。但是问我是否羡慕白马王子，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就连对章允的感情，也模模糊糊的有了变化。

　　之前因为章允和白马王子的关系没有捅破窗户纸，所以我一直自欺欺人的觉得我还有机会，说不定章允会选择我，而不会选择白马王子。

　　然而，今天他们明明白白的站在一起，以金童玉女的姿态站在了一起。我本来以为会心如刀割的，然而我却没有，甚至没有太多的感触，仿佛是理所当然。

　　并不是我装洒脱，而是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感情，不知不觉有了质的变化。

　　或许，我所爱的章允只是一个意念。那个时候堕落的我，非常期待绝对的单纯和美好，而章允无非是最符合这个形象的。

　　我朝卫筠望去道：「不过我知道有人肯定很想取代他们的位置。」

　　卫筠面孔微微一呆，我的目光立刻绕过他，朝他后面望去。

　　卫筠转过头，寻找我注视的对象，很快就落在丁宁紫的脸上。

　　有些小说上讲明明在笑，却像是哭。应该就是形容此刻的宁紫。

　　「噢!」卫筠怪笑一声，然后朝我挤了挤眼睛道：「原来你也知道了?」

　　「你待在这里做什么?」占筱曼过来，紧紧挽住了卫筠的手腕道：「哥哥嫂嫂让我们过去那边呢!」

　　卫筠笑了笑道：「我过去干嘛?要过去也应该是宁紫过去。」

　　接着，卫筠还朝我怪笑。

　　我倒没有发现，卫筠竟然这么有趣。

　　占筱曼白了卫筠一眼道：「你胡说些什么，可不要在章允面前说。」

　　章允已经开始闭上眼睛许愿了。然后，往蛋糕上吹蜡烛，她一口气吹出。

　　顿时，整个大厅一阵醉人芳香的风吹过，大厅里的蜡烛全部吹灭了。

　　大厅陷入黑暗几秒钟后，忽然灯光大亮。

　　我也发现，我身边忽然多了两个女人，一个是苏舒，一个是宁紫。

　　「我爸爸工作的集团公司，也在占家的庇护之下。」苏舒撇了撇嘴说道，然后挽着我的胳膊道：「要不要去见我爸爸?我直接跟他说我踹掉廖立方，跟你好上，要嫁给你了。你说他会不会在宴会上直接翻脸?」

　　宁紫见到我和苏舒的样子，不由得白了我一眼道：「朋友妻，不可欺啊!」

　　「朋友夫，就可以上了?」我取笑道，接着道：「廖立方那死货，我厌恶得很，恨不得一巴掌抽死。」

　　前面的那句话顿时让宁紫面孔发白，竖眉道：「楚郁，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你长了一张妃子脸，而不足皇后的脸，皇后是不可以这么妖娆的。」我笑道。

　　我说的并没有错，占家现在已经差不多是顶尖的极贵人家。白马王子作为占家的继承人，选的原配妻子，绝对不可以有一张妖娆的狐狸精脸。

　　宁紫眼睛一瞪便要翻脸，但是美丽的面孔又黯然下来，接着抬起下巴，骄傲道：「就算做皇帝的妃子，也比做你们的原配强。」

　　此时，白马王子和章允推着蛋糕已经过来了。

　　然后，白马王子竟然亲手切了一块冰淇淋蛋糕放在盘子上，笑意吟吟的朝我递来道：「那个叫..」

　　他一下子仿佛记不起我的名字了，接着索性称呼为允允的同学。

　　「因为顾忌到之前的事情，担心你会想不开，所以也没有邀请你过来，没想到你自己过来了。」白马王子笑道：「既然来了，就玩得痛快一些。」

　　章允在一边，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连忙朝我笑了笑，使得脸上的僵硬化去。

　　我接过蛋糕，朝他笑了笑，然后一口咬掉半块蛋糕，吞吃下去。

　　这冰淇淋蛋糕实在很凉，我一下子又吞吃得太多，那奶油又很黏，一下子噎住了，顿时难受得不得了，眼泪都挤了出来，面孔被涨红得仿佛要满出血来一般。

　　苏舒难过得都要哭了出来，赶紧拍我的后背。

　　这种上流社会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丑事的，我这涨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一下子成了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占筱曼站在边上，冷冷笑了一声后，别过脸去。

　　白马王子嘴角淡淡一笑，抿着高傲的嘲讽，没有多理会我，和章允直接将蛋糕朝前面推去。

　　章允面色变得越发不自然，被白马王子带着，只能将蛋糕往前推，脸上面对着众多宾客露出了亲切的微笑。

　　卫筠赶紧给我端来了一杯酒，我接过之后一下子喝完，猛地往下咽。

　　酒水猛冲堵在食道的奶油蛋糕，这下子是最痛苦，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死去了一

　　一时间，泪水流了一脸。

　　用尽所有力气，往喉咙里面一挤，喉咙一痛，终于将堵在食道的蛋糕吞了下去。

　　真的如同劫后余生一般，不过喉咙被烈酒激得猛烈的咳嗽。

　　章允听到我的咳嗽声，不由得转头过来望了我一眼。

　　白马王子转过头，朝她低低说了一句话，目光不经意瞥到我的脸上，然后瞬间呆了。

　　卫筠本来正帮着苏舒为我抚着后背，目光带着开切，不经意的看向我的脖子上，动作也停了，眼神也呆了。

　　占筱曼本来也冷冷的斜视着我，仿佛我的出丑让她尤其的痛快。然而，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脖子上时也呆了，就彷佛见到鬼一般。

　　我拿过酒杆，对着的我脖子，里面映着我的倒影，我咳嗽得满脸通红的脸。只不过在酒杯里面已经变形了，使得脖子上的那只蝙蝠也变形了。

　　尽管变形了，那还是一只清晰的蝙蝠，血红血红的，像是要从脖子里面飞出来一般。

　　「哇，好酷!」苏舒小手抚摸上我脖子上的那只蝠蝠，兴奋说道。

　　白马王子发现了自己的表情僵硬，脸上一阵颤抖，又赶紧浮上一个贵公子应该有的矜持笑容，依旧笑意吟吟的往前推着蛋糕。然而，把手上的手指末梢却都在不停的颤抖，眼球底处，一把充满杀气的剑横射而出。

　　占筱曼立刻转过身，垂下头，将自己所有的眼神和表情，全部隐藏起来。

　　卫筠抬头望着我，嘴巴张合着，又闭上，又张开，又闭上。想要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

　　「你这纹身，妤酷。」他最后说了一句。

　　宴会散了。

　　我又开车行驶在马路上。

　　将章允生日宴会抛在后面，车子开到前面的一个路口的灯光下，一具身材魔鬼的女子正在灯光下跳舞。

　　细腰丰臀，尤其是两条绝美的大长腿，足够扼杀任何男人的精子。

　　她跳的不是飘逸的舞蹈，而是将路灯的灯杆当成了钢管，在跳钢管舞。

　　扭着腰，蹬着高跟鞋，摆着翘臀。

　　见到我车子行驶过来，她缓缓将裙子往上拉，即将快拉到阴部的位置时停止，然后伸出曲线绝美的大长腿，拦我的汽车。

　　她是宁紫。

　　我微微低下头，透过她的裙子，看到了黑色的内裤，还有一团黑漆漆的鼓起。

　　我停下车，宁紫走了过来，道：「搭个便车。」

　　她喝了很多酒，眼睛是迷离的，面孔是红彤彤的。

　　我打开了右边的车门，她提着裙子，跨着性感绝伦的大长腿就进来了。

　　我立刻发动汽车，也没有问宁紫要去哪里，直接朝我的住处开去。

　　宁紫坐上了我旁边的位置，斜着半躺在椅子上，然后将两条大长腿搁在车子的仪表板上。接着，又突然朝我张开大腿，我转过头去，顿时看得更加清楚了。

　　黑色的丁字裤，包不完整个阴部，修剪得精细的阴毛，都探头探脑的。

　　「楚郁，你说句实在话，你有见过第二个女人比我更加性感的吗?」宁紫喷着酒气问道。

　　「单纯论下半身，没有。」我说道。

　　「我这双大美腿，不要说你没有见过，就连电视上的女人也没有比得上我的。」宁紫道：「你知道吗?为了这双大美腿，我跳了多少绳，做了多少瑜伽，跳了多少舞。连每一处的曲线，都花了我不知道多少钱、多少精力、多少时间。

　　「章允只有一张脸比我长得漂亮一些，她胸部不如我，腰不如我好看，屁股不如我好看，两条腿不要说更赶不上我了。」宁紫忽然用力将裙子卷上去，扯开了丁字裤裆，露出了红艳艳的阴唇。

　　「你再看看我的屄，我看过无数的A片，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我的屄。我每次洗，都恨不得用牛奶。我的阴毛修剪得是最漂亮的。我阴部的形状是最漂亮了，一道缝隙很窄，小阴唇很小，却狭长，大阴唇不厚，仿佛比目鱼的嘴一样。你说我的屄红艳艳的，看上去是不是就像一朵花，一朵还没有完全绽开的花。你说我屄的色泽，好不好看?你看过像我这样年纪的，还能有这么鲜艳红粉的屄嘛?

　　「我看过章允的屄，就如同小女孩一般，毛发少得可怜，如同馒头一样，阴阜肥鼓得很，阴唇更加肥，整个屄就仿佛馒头一样，哪有我的屄那么性感?」宁紫疯狂一般的哭道：「我从懂事起，为了嫁一个英俊、富有、权势的男人，精心养护我身体的每一处，锻炼我的美腿，塑造我的臀形，揉摸我的乳房，养护我的阴部，甚至想尽办法使得我的屁眼不会有色素沉淀。难道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做二奶的吗?难道我就他妈的是做二奶的命吗?

　　「肏她章允的骚屄，肏她章允妈妈的骚屄，凭什么让我做二奶!还让我以处女之身去做二奶!」接着宁紫用力掰开她红艳艳的阴道，用力挺起阴部道：「楚郁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处女膜是不是还在?我的处女膜不是假的吧?凭什么让我做二奶，找比她章允骚屄干净多了!

　　「想让我做处女二奶?想得美，想得美!楚郁，你来你的鸡巴过来，把我的处女屄给肏了，把我的处女膜给捅破了!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没有醉!」

　　接着，宁紫伸长手一把摸着我的胯间，啧啧道：「好粗好大的鸡巴，快来肏了我的屄吧!」

　　说罢，宁紫将我的阴茎掏出来，俯下头用火热的小嘴含着我的龟头，疯狂的舔吞。

　　「肏她奶奶!我用橡胶阴茎学会了口交技术，就是为了给人做二奶的吗?」宁紫娴熟的吞吃我的阴茎，一边骂道。

　　下集预告

　　我在车里面狠狠的干了宁紫，干得椅子上溅了不少处女血，然而她却说 对不起。

　　爽过之后，迎接我的是地狱。只想包宁紫当二奶的自马王子，却看不得我得到她的处女，要将我，和宁紫杀死，设计下了地狱陷阱。

　　我要报复!对白马王子、对占筱曼、对占家，进行了血腥疯狂的报复。

　　我要残忍的上了占筱曼，我要用邪术让章允沉沦于我的胯下...

　　堕落之王 第七集 恶魔的战栗 作者：说剑

　　第一章 在市政府广场上肏屄

　　尽管宁紫将我的鸡巴舔得很爽，但是我依旧开着车子，甚至速度都没有慢下来多少。我比较恶作剧，并没有将车子开到偏僻的公园深处，而是开到市政府面前的广场，然后将车子停了下来。

　　宁紫依旧忘我的在为我口交，虽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将我的鸡巴当成了白马王子的鸡巴。

　　「等等，我先问你一句话。」我抓着宁紫的头发，将她在我胯间起伏的脑袋提了起来，间道：「你确认你现在舔的这根鸡巴是我楚郁的，而不足那个白马王子的？」

　　宁紫一阵媚笑，舔了一口嘴角，浪荡道：「怎麽还给我装正人君子，搞那种我心不在你那里就不碰我的身体等等故作骄傲矜持的把戏？」

　　宁紫就算在说话的时候，也忍不住地摇晃脑袋，神情有些迷离。

　　她是嗑了摇头丸来的。

　　「嗯，这麽说你还知道你舔的鸡巴是楚郁的，那你继续吧!我是怕你明天醒来告我强奸你。」说罢，我又将宁紫的脑袋按在我胯上，让她的小嘴重新含住了我的鸡

　　「怎麽样？舒服吧？比起A片里面那些AV女优的技术怎麽样？」宁紫吞吐完一阵后，拾起头好好喘一阵气，然后问道。

　　「尚可。」我说道。

　　宁紫伸出红艳艳的舌头，卷着我的龟头，用舌尖顶着我的马眼。

　　「车子里面也太挤了，要不要出去干？」我问道。

　　「在哪里？」宁紫问道。

　　「在车外面，就在市政府的广场面前，在市政府的大厦面前。在广场雕塑面前，在广场周围垃圾桶面前，在广场周围的大楼面前，我们来禽屄，我们来干穴，我们来捅肉洞。」我赤裸裸道。

　　宁紫醉眼迷离的双眼射出疯狂的目光，朝我说道：「你真浪。那周围会不会有监视器呢？」

　　「有可能。」

　　「那会不会有人在站暗岗呢？」宁紫继续问道。

　　「也有可能。」我说道。

　　「那会不会前面路上有车子经过会看到呢？」宁紫又问道。

　　「非常有可能。」我说道。

　　「那我们出去吧，我们出去肏。」说罢，宁紫立刻打开车门，直接爬到车顶上站着，面对着市政府大厦，将裙子卷了上去，用力将胯部往前耸，用双手分开自己的阴唇。拚命地猥亵着前面庞大庄严的建筑。

　　「楚郁。快来，快来给我舔屄。」宁紫兴奋道。

　　「那你先告诉我，你那骚屄有没有被别的男人舔过，要是舔过就算了。」我也不拉上拉链，就这样顶着长硕的阳具出了车子。

　　「梦里被别的男人舔过算不算？」宁紫说道。

　　「那你坐在车顶上，你站着我的嘴巴构不着你的屄。」我说道。

　　宁紫就这样分开大腿坐在车顶上，我嘴巴凑上了热气哄哄、湿漉漉的屄，顿时女性特有的骚气冲进我的鼻孔。

　　「操!有你这样的处女，屄比生过孩子的少妇还要骚。」我一边舔着屄一边骂道。

　　「你找一个十五岁的小妮子，屄都没有发育完全，你让她和找一样一个星期自慰八次，你看她屄骚不骚？」宁紫说着，手指熟练地揉上自己的阴蒂。

　　「真是难为你这种性慾旺盛的浪女了，为了嫁好，硬是不让男人碰。」我看着宁紫露出的阴蒂红艳艳的，足足有小指头那麽大，不由得用舌头猛地一卷。然后用嘴唇含住，猛地一阵吸吮。

　　「啊!」宁紫一阵浪叫，双腿一夹，双手死死抱住我的脑袋，按在她的屄上。

　　我不管不顾。用舌头猛地磨，甚至用牙齿咬，直让宁紫又痛又爽，淫叫一浪高过一浪，渐渐的甚至坐不稳，身躯朝后躺倒。

　　这样一来，红艳艳的屁眼也露了出来，我手指沾了一些淫水，硬生生地插进她的屁眼。

　　「啊!」宁紫一声嘶叫，浑身开始激烈地颤抖，两条大腿都要将我夹扁了。

　　然后，整个屄一阵一阵地收缩后，便已经高潮了。

　　我的手在她屄洞捞了一团液体，然后伸进了她的嘴里道：「靠，我算是把你这个骚屄舔爽了，你也把我舔射了吧!」

　　说罢，我也爬上车顶躺下，一根七寸的鸡巴，竖直顶天。

　　宁紫哆嗦着下车，张开了小嘴又重新含入我的鸡巴，刚刚高潮过的她并没有多少力气吞吐我的鸡巴。

　　不过舔着舔着，这个还是处女的骚妇性慾又起来了，舔得渐渐疯狂起来，将小嘴缩得紧紧的，一下比一下深，时不时还用舌头横扫我的龟头，手指还轻轻揉弄我的睾丸。

　　宁紫已经进入半疯狂状态了，因为她一边口交，一边嘴里含含糊糊地骂，却不知道是在骂白马王子还足在骂章允。

　　最后，索性就是没有花样技巧性的口交，而是赤裸裸地快、深，差不多将龟头捅进了她的喉咙，这个骚女人八成用橡胶鸡巴练了无数次，竟然也不会呕。

　　吞吐的速度越来越快，手搓动阴茎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最后，我感觉我的整根鸡巴因为摩擦生热，火烫火烫的仿佛被烧红的铁棍一般。

　　而宁紫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像有意志的机械一般，近乎暴力的为我口交。

　　我被动地感到快感越来越强，只是拚命憋着，屏住呼吸，不让精子射出来。

　　最后实在有些憋不住的时候，赶紧将鸡巴从她嘴里抽出来，然后跳下车，憋着一股气，猛地抱着她的双臀，将她放在引擎盖上，分开她的双腿，对准她流水红艳艳的阴道口，通红通红的大鸡巴猛地捅了进去。

　　「啊！」宁紫一阵惨呼，接着叫了一句：「爽!」

　　不愧是处女，真他奶奶的紧，我用力地捅进去。

　　在捅破了那层明显的处女膜之后，竟然有些寸步难行了，很大原因是因为宁紫太痛，所以阴道紧紧缩在了一起．

　　不过这便宜我了，龟头为先锋，整根阴茎紧随其后，拚命地挤了进去，那种紧凑的爽，不亚於搞女人的屁眼。

　　我好不容易用鸡巴将她的阴道打通了，直接捅到了子宫口，然后丝毫没有惜香怜玉的心情，简直把胯下的处女当妓女一样插、狠命插。

　　在无比紧凑、泥泞火热的阴道里面，我的鸡巴飞快地抽插，使得本来就是憋着不射的我终於忍不住了，最后捅到她子宫口的时候，猛地将精子射了出去。

　　「哦！」想必我射精的力度很强，宁紫将脖子仰起，长长地呼了一声。

　　射完精之后，我并没有将鸡巴抽出来，因为我的阴茎依旧保持坚硬的姿态，并没有立刻软下来。

　　我又开始在她的阴道里面缓缓地抽动进出，这次的抽插就显得非常温柔。

　　像宁紫这样的极品美女，干一次又哪里够？

　　再说她全身上下最漂亮的美腿，甚至挺翘的臀部、挺拔的胸部、柔细的腰部，刚才因为色慾熏心并没有来得及细细体会，只是猛地抱着狂干，有点暴殄天物了。

　　这次，我慢慢地插屄，一边细细享受她身体的性感部位，也让高潮后的那话儿继续燃烧起性慾。

　　「靠，我干了那麽多的女人，还真属你的这两条大长腿最带劲了。」我一边摇动着腰胯，让粗大的鸡巴在宁紫依旧带血的屄洞里面进进出出，一边把玩着她两条无与伦比的大长腿。

　　她的舞还真的不是白跳的，她的健美操还真的不是白练的，这两条腿弹性惊人，笔直丰满，摸上去都是肉，却异常结实，我刚细细看了一会儿，性慾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索性先不操她的屄，她的屄还不是身上最性感的，我俯下头开始舔她的大美腿。

　　从小腿一直舔到了大腿根，每一处都没有放过，屄被我干得红肿湿漉，一片血红，我就懒得去舔了。

　　接着，将她翻过身去，开始舔她的屁股。

　　在众多女人中，张茵茵的屁股是最美的，又圆又翘，不是非常的大，但是真的很圆翘，站立的时候臀部圆圆地隆起，诱惑死人了。

　　宁紫的臀型不如张茵茵完美，但是配上她的两条超级美腿，实在惹火。甚至在引起男人的性慾方面，宁紫的屁股越发杀精。因为她的屁股实在很大，骨盆比较宽。

　　而且，宁紫的腰从小就被她刻意束过，显得非常细。甚至她的那小蛇腰，还是我干过女人中最最妖媚的。

　　配上细细的腰，那对屁股显得尤其的大。这一身曲线，实在像极了欧美的大洋马。只不过，宁紫没有西方女人大得惊人的乳房，若是配上刘离那骚货的两只超级大乳，那就真的是极品的丰乳肥臀大长腿了。

　　宁紫的胸部不知道有没有D罩杯，或许有。

　　我用力挤了挤，反正一只手是抓不住的。将两只乳房往中央挤，那道乳沟也深得吓人。

　　我将大鸡巴插进她的乳沟，抽动了十几下。

　　当然，快感比较弱，只是心理上比较爽而已。

　　目光回到宁紫的脸，真的是一张妃子脸，妖媚极了，难怪是做二奶的命。

　　两只眼睛不是桃花眼，但却往上挑。鼻子有些钩，嘴巴抿起来显得小，但是总给人不闭拢、仿佛经常被人用鸡巴插过的感觉，真是天生的口交嘴。

　　亲了她脸蛋两口，不亲她的嘴，却重新将鸡巴插进了她性感的口交嘴里面。

　　粗大的鸡巴插进去一半，立刻让她嘴里含得满满的，整个脸蛋都变了形。

　　在她小嘴里面插了十几下后，将大鸡巴抽了出来，在她脸上狠狠抽了两下，使得她娇嫩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两道红斑。

　　然后，又将精力回归到她的下半身。

　　开始啃她的腰，啃她的屁股，啃她的大长腿。

　　真他妈性感，这个女人绝对是狐狸精。虽然在我认识的众多女人中，她不是最漂亮的，但是脱了衣服后，她绝对最勾人、最狐狸精。

　　我不但用嘴啃，还慾火焚身似地用鸡巴捅。

　　操她奶奶的，上天把女人性感部位长在脸上，长在胸部、长在腰上、长在屁股上、长在腿上。

　　身材的曲线，全部是奶子、腰、臀部、大腿提供的，可是却只是用来看，不能用来肏，不能用鸡巴肏，仅让男人的鸡巴去肏椅角旮旯里面的屄洞，顶多加上屁眼和嘴巴。

　　可是他娘的用唯物主义的话说，世界上大多数女人的屄都他妈的差不多，尽管有的粉嫩点，有的比较黑，有的比较细，有的比较肥，有的比较紧，有的比较松。

　　可是说句老实话，男人之所以觉得屄诱人，还是因为女人的脸相身材。觉得美女的屄才比较诱人，要是一个丑得像如花、肥得像猪一样的女人，就算她的屄跟花瓣一般诱人，男人也没有什麽胃口去肏。

　　所以，脸、胸部、腰、屁股、大腿都是中看不中肏的，总不可能在上面挖一个洞肏进去，那样不但不会变得中肏，连中看都没了。

　　所以，我鸡巴捅在宁紫的屁股蛋上、大腿上，除了在她白嫩结实的肌肤上抹了一层马眼分泌的淫水外，什麽也没肏到，反而越肏虚火越加旺盛。

　　「肏你妈的屄!」我大骂一句，然后用力分开她的两瓣肥臀，让红艳艳的屄洞大大张开，然后我的鸡巴离阴道口约三公分，咬紧牙关，绷紧腰肌。

　　「肏!」我猛地捅了进去。

　　「肏．真他妈爽，真他妈痛!」我整根粗大的鸡巴全部插了进去，龟头狠狠撞上了子宫口。

　　「痛死大爷了!」

　　「啊!痛死我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喊痛。

　　痛归痛，肏屄不能停。

　　我又开始用力地抽插，一边插一边拍着她的屁股道：「还是肏屄起来爽，逛了一大圈，还是屄实用。」

　　「咕叽咕叽!」鸡巴抽插间，好像光脚踩进了烂泥田里面，发出了腻人下流的声音。

　　「啊，哦……真他妈的爽，真他妈的爽！章允那个贱货日后的性生活肯定不会这麽爽，那个贱货太装模作样了，连手淫都不会的女人，破鸡巴肏也不会爽，肏，这个骚屄，这个虚伪的骚屄!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丢进一群发情的野狗圈里面，让野狗的红鸡巴插死你的大肥屄，让几十条野狗轮奸你!让你的骚屄里面、子宫里面，全部灌满野狗的精子！」

　　宁紫很快又被干得爽了，拚命地淫叫，拚命地摇头甩发，彷佛吃了摇头丸，一边淫叫还一边大骂章允。

　　「操!我真他娘的不知道楚郁的鸡巴有那麽大、有那麽长，真的跟有些畜生的鸡巴一样长!有种的话你去强奸章允，不要做准备，就让章允那骚屄乾涩着，我帮你掰开她肥大的阴唇，你间隔十几公尺，将你的超级大鸡巴对准了洞口，然后用一百公尺快跑的速度猛地冲过来，将你的大鸡巴死命插进章允装纯洁的骚屄洞里面，不要命地捅，将她子宫口捅穿。插进胃里面……

　　「楚郁，你肏她，你肏章允这骚屄，对，用力地肏……」嗑药后神情恍惚的宁紫，把我正在肏她当成了我正在肏章允，拚命地耸动屁股迎合我。

　　每一次狠狠的撞击，我都觉得疼，她自然更疼。

　　可是她浑然未知，仿佛这些痛苦都在章允身上一般，她只是痛快地笑。

　　「章允，你这个贱货装什麽清纯，装什麽纯洁？肏你娘的屄，他娘你的屄就不撒尿，你的屄就不流经血，你的屄就不流淫水．你他娘也是一个大骚屄，装什麽乾净，装什麽单纯？凭什麽你就是狗屎的皇后命?装什麽矜持?还让男人去追逐?还推推拖拖几个月?

　　「你有种，你他妈的别答应占诚逸那个王八蛋啊！你这个骚屄还不是看上他的长相？他身分？他的钱?他的背景？他的家庭?难道你他娘的还是因为性生活，看上那个王八蛋的鸡巴了?靠！那个王八蛋的鸡巴尽管会不小，但是让他跟楚郁比比，你怎麽不嫁给楚郁这个大鸡巴?

　　「章允，你这个婊子，你这个贱得浑身流淫水的婊子，你这个卖屄还要立牌坊的婊子!」

　　宁紫一边骂，我一边在后面肏，用最经典的老汉推车式，大鸡巴如同钝刀一般，一下一下地往她的屄里面捅。

　　最后，也不知道她是骂得高潮了，还是被我肏得高潮了，屄开始用力地绷紧。

　　两瓣屁股夹得紧紧，两条腿拚命地哆嗦。

　　我他娘的最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肏屄就如同肏屁眼一样。

　　准确地说，这个时候肏屄，能有肏屄的爽，外加上肏屁眼的爽。

　　「噢!完了，完了!」宁紫一声大叫后，一泄如注。

　　「啊!」我随之合唱，一声长吼，一阵快得我自己都没法计数的抽插之后，我的精子又一次喷洒在宁紫的阴道深处。

　　第二章 人皮客栈

　　真是扫兴，我们在市政府广场干得惊天动地，前面的大厦没有半点反应。

　　就好像跑到伟人雕像前撒尿亵渎的时候，却在旁边瞧见了一坨大便。

　　我颇有些讪讪地抱着赤裸裸的宁紫进了车子里面，最后不甘心，对准市政府大厦的方向，撒了一泡尿。

　　本来想用高射炮的方式，直接意淫着射到市政府大厦的顶端。只不过射了两次精子的鸡巴实在有心无力，不但没有射出去，反而尿了一鞋。

　　而且，刚射完精子的尿道还紧绷着，撒尿的时候，真他娘火辣辣的疼。

　　於是，我又讪讪地回到车子里面，就是不拉上拉链，把已经半软下来的大鸡巴露在外面。

　　进到车子里面。看到龟头和尿道口还有尿，顺便在宁紫的阴毛处擦乾净，再掐了一把宁紫的奶子，开车走了。

　　我是准备要回自己的房子，不料宁紫却淫荡地说：「去我住处。」

　　尽管我刚才射了两次精子，但是听到这话，鸡巴还是有些蠢蠢欲动，心里某处也有些蠢蠢欲动。

　　这个骚货经过长达近两个小时的疯狂后，从醉酒和摇头丸清醒过来，竟然提出她要开车。

　　我没有去过宁紫的住处，但是瞧着汽车朝城外开去，还是能够感觉到尽管宁紫性感美艳，但是正经济上却不是非常的富裕，买完了高档化妆品和衣裳后剩下来的钱，或许只够她住在距离市区比较偏远的房子了。

　　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后，车子才在一栋偏僻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和我想像不一样的是，宁紫住的地方并不寒酸，反而是一幢独栋的小别墅，只不过实在偏远了一些。

　　宁紫看出了我的脸色道：「我和你不能比，我是打肿脸充胖子。这里的小别墅价格还比不上市区里面两房一厅的价格，是我一个远房亲戚被人哄着买下来的。我正好在江州，就给我住了，等於帮忙照看，每个月还要交房租的，当然房租很少。」

　　进了房子之后，我发现宁紫所言不虚。整个房子的装修相当简单，只是贴了地板，还有少量的几样家具。可见房主买了房子之后不久就后悔了，所以也没有用心装修。

　　进了宁紫的房间后，情况才好一些。宁紫说她为了住得舒服，花钱买了沙发、床等等，使得整个房间的气息才暖和一些，尤其是粉红色的墙壁上挂着宁紫放大的性感写真。

　　我一边看写真一边脱光了衣服，宁紫微微显得萎蘼，嗑药加强烈的性刺激后，使得她的头有些痛。

　　我帮她脱光衣服，然后两个人赤条条地跳进了大浴缸，胡乱在水里浸泡了几下，用大毛巾擦拭后，尽管宁紫这麽一个尤物送到我面前不多干几次很吃亏，但是我实在困得干不动了，就抱着赤裸的宁紫，缩到床上睡觉。

　　※　　※　　※　　※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宁紫的眼。

　　她一直都在看着我，不知道看了多久，里面仿佛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

　　我手掌紧了紧，想要感觉她的细腰和肥臀。

　　我睡觉的时候，一手抱着她的腰，一手抱着她的臀，中指扣在她的屁眼上。

　　可是，我现在手里却摸到了一层布。这个骚货穿上裤子了，紧身的牛仔裤。

　　可以想像，她的大长腿、笔直丰满的大美腿、肥大圆滚滚的大屁股、细细的蛇腰，穿着紧身牛仔裤会是什麽样子，屁股和大腿，想必将紧身牛仔裤挤得肉都要爆出来一般的性感。

　　露出来的一截小细腰，却又让人觉得手顺着肚脐眼往下摸一会儿，就能摸到屄缝。

　　「很高兴你在理智的情况下，还没有大叫强奸!」我朝她说道。我浑身赤裸。

　　「昨天晚上快乐吗？」宁紫说道。

　　「快活。」我回答道。

　　「那就好。」宁紫低声凑在我的耳边道：「我是抱着以身饲虎的想法去找你的，谁知道我也挺快活。抛弃爱情的专注性不说，我他娘还真的是一个骚货。」

　　接着，宁紫从我怀里钻了出来。

　　没错，她穿着紧身低腰牛仔裤的样子，就和我刚才的形容一样。

　　然后她弯下腰，使得两瓣肥臀惊人的圆滚肥大，在我耳边低声道：「楚郁，我对不起你。昨天晚上是我对你的补偿，你这人好色，我就让你做一个饱死鬼。不枉我们同学一场，你一路走好。」

　　我脑袋顿时一懵，没来得及做什麽反应，只见宁紫飞快地跑了出去，然后四、五个穿着黑西装的人冲了进来。

　　肏她娘，宁紫这个骚货害我!

　　全副武装，瞧装备和气势，是兵；瞧打扮和杀气，是匪。

　　他们直接将赤条条的我抓了出来，对我长长的鸡巴视而不见，难道他们不会因为我的鸡巴而自卑甚至愤怒？

　　就在我担心鸡巴会被踩的时候，我已经被塞进一只铁笼子，然后十几个人无比俐落地推着铁笼走出去了。

　　然后，我被抬上了车子，车子开始行驶。

　　※　　※　　※　　※

　　我在笼子里面摇摇晃晃，一开始我还想学小说里面的男主角，记住汽车每次转弯的方向，每个方向行驶了多长距离，好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车子要载我去哪里。

　　但是还没记住三、四个路口，我的脑袋就已经开始发懵了，渐渐的连左右都不大清楚了。

　　而且他娘的我连江州市的地形和路况都不知道，我记得这些玩意儿有什麽用？

　　不过，这地方非常荒凉，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江州市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车子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倒也不是山区，只不过两边的建筑非常破旧，而且不住人，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想必是一处即将开发的地盘，所有的人都迁移走了。但是不知道什麽原因，又或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使得这块地闲置了下来。

　　这种地方，真的最适合拍鬼片，太凄凉了。方圆几十里，连一个人影都不见。

　　车上这些黑衣大汉一声不响，面孔好像扑克牌一般。而且我发现，这群人中竟然有两个是外国人。真是见了鬼了，这群人到底是黑社会，还是某些大人物的保镖？

　　事情来得过於突然，我光顾着书怕，但暂时冷静下来后，我立刻涌起了无限的愤怒。

　　肏她娘的宁紫，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竟然来害我!

　　我就说嘛，宁紫这个骚屄，就算再骚，就算再暍醉酒，就算再大受刺激，就算嗑了摇头丸，也不至於贱到跑来被我肏的地步。

　　而且她还是一个处女，有什麽理由能够让她牺牲处女身来便宜我？

　　或者说，有什麽东西可以抵得上宁紫的处女红?

　　况且今天早上临走的时候，宁紫依稀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是说她对不起我，昨天晚上让我肏她的处女屄是对我的补偿，让我做个饱死鬼，还让我一路走好。

　　操她宁紫的大骚屄!这明明是对死刑犯人临刑时候说的话。这个骚货在害我，这个骚货的处女屄，换的是我的命。

　　「肯定是白马王子那个杂种。」我脑子里面立刻浮现出白马王子充满杀气的那一道目光。按照楚楚的说法，占家的老爷子脖子上有蝙蝠的图案，他儿子占国栋--也就是我老子，脖子上也有蝙蝠的图案，那说明只要是占家的男人，都会有这个蝙蝠的图案，只不过图案是天生长的、还是生下来就用针刺上去的，就不知道了。

　　白马王子看见了我脖子上的蝙蝠，自然就认出了我是占国栋真正的儿子，也是占家真正的继承人。

　　所以，白马王子自然要将我杀之而后快。

　　只不过，他实力那麽强，想要杀我，有必要赔上一个宁紫吗？随便找一夥手下或者亡命之徒，在路上堵住我的车子便是了，根本没有必要让宁紫活生生被我肏两个小时后，才引我到偏僻的别墅让人将我抓走，这完全是画蛇添足。

　　「到底是谁他妈的想要害我？」我内心愤怒吼道。

　　紧接着，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一个声响，接着出现了一行字：新任务启动成功，找出设下陷阱谋害楚郁的黑手。

　　见鬼，自从恶魔显示器进入我的脑子以后，就开始变得不那麽好控制了。

　　之前还是一台PSP形状的时候，尽管害怕掉了，害怕被人发现。但是至少很听话，只有我嘴巴开始正式说出新任务的时候，它才会启动新任务。

　　现在这玩意儿进了我的脑子里，不怕掉了，也不怕被人发现，可是也几乎不受控制了，竟然会自己启动任务，而且是根据我最强烈的欲念去启动新任务。

　　不过当务之急，是要从这个见鬼的笼子里面，从这群扑克脸的手里逃脱出去。於是，我又匆匆忙忙在脑子里面下达新命令，开启新任务：让我立刻从这个笼子里面逃脱出去。

　　要命的是，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出现了一声警报声，然后阴森森的声音响起。

　　「之前任务尚未完结，不许开启新的任务，否则你将受到惩罚。」

　　「干!」我心里大骂一句，然后浑身打了一个哆嗦。对於恶魔的惩罚，我可是不寒而栗，记忆犹新。

　　「这下真的要被害死了，真的要被害死了。」我遍体发凉，因为谁知道在找出害我的那个幕后黑手之前。我是否还活着？说不定在野外就被人一枪崩了脑袋。

　　恶魔显示器可从来没有怜惜过我的性命，它也不会怜惜我的性命。

　　现在，我只能祈祷那个想要害死我的黑手，如同很多电视、电影或者小说里面的情节一样，先不杀我，在我面前侮辱我几句，得意地大笑几声，甚至踩我几脚、搧我几个耳光也行。

　　那样，在完成了找出幕后黑手的任务后，我至少还有时间下达新命令，好保全我的小命。

　　在刚被抓的时候，我只是一般的害怕，毕竟到刚才我还有恶魔显示器可以保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让我逃生。而现在，我真的害怕到快要尿裤子了。

　　眼睛开始不安地望着看守我的四个壮汉，面孔依旧如同扑克牌一般，一点点表情和笑容都没有，而且一眼都不朝我望来。

　　接着，我开始观察关我的笼子。有哪个黑社会抓人是用笼子的?我又他妈的不是猎物。

　　我心跳得越来越快，一直跳到心痛，甚至有些呼吸不过来。

　　睁大着双眼，我望着窗户外面，只见到车子开始拐进了一条幽静的小路，这条小路连水泥路都不是，还是泥土路。

　　小路大约有两公里，路的尽头，是一堆几乎望不到边的废墟。

　　四周都用围墙围着，想必是废弃了多年的厂房，而且这麽偏僻的，说不定是私密的兵工厂。

　　车子驶进了大门，大门两边也有四个黑衣大汉看守着。

　　在一处平地上，车子停了下来。这里停了十几辆汽车，而且全部都是名贵的轿车，BMW在里面还只算是次等的。车子里面都没有人。

　　关我的笼子被四个大汉抬了下车，我的视野也顿时广阔了起来。

　　周围的景色看得清楚了，这里应该就是废弃的兵工厂，因为我看到许多处啃塔，高高的哨塔。

　　此时哨塔上竟然还有人，而且拿着长长的狙击枪。

　　整个废弃的厂房都被高高的围墙围着，唯一的大门有四条狼狗和四个大汉看守。

　　十来处高高的哨塔，监视着方圆几千公尺内的每一处角落。厂房内的每一条通道，都有带着狼狗的壮汉巡逻。

　　我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这里到底是他妈的什麽地方？若是黑社会的巢穴，那这组织也太强大了。

　　整个兵工厂简直就是一个军事要塞，进了这里的人想要逃出去，几乎完全不可能。

　　四个大汉抬着笼子往前走，穿过一栋巨大无比的建筑物后，经过一道桥，只不过桥下没有水，反而是一堆黏稠恶心的泥泞，而且是红色的，仿佛血浆一般。

　　「啊!」忽然，耳边一阵凄凉的号叫声吓得我一阵哆嗦，然后见到一只乌鸦盘旋而下，站在泥泞河床上，嘴巴开始往泥泞里面啄，啄起一团团血红色的烂浆，恶心极了。

　　空气中，也带来一阵阵恶臭，直让我作呕。

　　忽然，我眼睛猛地一睁，我能够清晰感觉到我瞳孔的收缩。

　　因为那乌鸦爪子一扒，一颗头颅从血红的烂浆里面露出了一截。

　　这个头颅还没有完全腐烂，还黏着浊浆一般的烂肉，一群蛆虫正吃得欢快，被乌鸦打扰后，肥滚滚地从眼孔处钻了出来。

　　乌鸦欢快一声，飞快地朝那些蛆虫啄去。

　　「真他妈的是血，真他妈的是人!那一河床都是死人的尸体，都是死人的骨头，都是死人的血浆！」我嘴巴拚命地颤抖，呼吸急促地四处张望，想要在河床上看个清楚。

　　可惜，四个壮汉一直提着笼子往前走，很快我就看不见了。

　　我想要大声地喊叫，喉咙却彷佛堵住一般，怎麽都叫不出来。紧接着，头脑开始一阵阵地昏眩，整个心窝感到彻底的冰寒，彷佛立刻要死了一般。

　　「这里到底他妈的是什麽地方？」我拚命的在笼子里面挣扎，拚命的用拳头捶打笼子。

　　四个壮汉置若罔闻，一直抬着我往前走。

　　我觉得周围越来越黑，越来越阴森，原来他们将我抬进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道。

　　这条地下道很长，好像直接通向地狱一般。

　　我感觉都走了半天，还没有到头。而且，地下道还有积水，那些壮汉踩上去之后，脏脏的积水溅得我一身．

　　「汪!」

　　「汪!」

　　「呜!」

　　接着，一连串的狗叫声，甚至是狼狗学着狼一般的嚎叫声，此起彼伏，便仿佛是要吃人一般。

　　然后，一阵腥风扑来，这群狗竟然疯一般地朝我冲来。

　　光线太暗，我看不见牠们的身影，只能看见一只只绿油油的眼睛，还有长长的牙齿，接着便是可怕恶心的恶臭，从牠们的身上、嘴里散发出来。

　　这是一群野狗，而且是吃惯了人肉的凶残野狗，缘油油的眼睛都带着血色。

　　这群狗不敢碰四个壮汉，却拚命地伸出爪子来抓我，张开血盆大口来咬我。

　　四个大汉仿佛没有看见一般，依旧抬着笼子往前走。十几只凶残的野狗就对着笼子上窜下跳。

　　「啊!」忽然我腿上一痛，却是被野狗的爪子抓了长长的一道血口，火辣辣的痛。

　　好在笼子缝隙不是很大，这群野狗的嘴巴还伸不进来。

　　「啊!」接着，我又一声惨叫，原来还真的有畜生将长长的嘴巴伸进来，在我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紧接着，这群畜生此起彼伏地抓我、咬我。

　　一会儿工夫，我全身被抓了无数道血口，被咬了四、五处，鲜血淋漓，痛得我几乎没了知觉。关键是这群野狗是吃人肉的，是有毒的，是有狂犬病的。

　　这条地下道真他妈的长，一群畜生追逐着我咬了一路，一路的狂吼几乎让我的耳朵都要炸开。

　　就在我全身都鲜血淋漓，感觉自己几乎要被咬烂的时候，这群恶心的畜生忽然从笼子上跳了下来，飞快地转身逃跑，仿佛前面有鬼一般。

　　第三章 智力游戏

　　地下道终於到头了，有一道厚厚的铁门。

　　我浑身痛得颤抖，血流得浑身忽冷忽热，甚至额头上都被抓了一道血口，血流到眼睛上，眼前的世界都是红色的。

　　大门上还有一道小门。

　　「吱嘎!」一阵刺耳的声响，小门打开了，射出了昏暗的灯光，门已经生锈了。

　　四个壮汉抬着我进了小门，看来这是一处地下堡垒，长长的通道无比幽深，通道两边都是门，不知道有多少房间。

　　只不过，房门很破旧，通道也很破旧，带着一股腐朽的气息。

　　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许多，过道上的灯光也是昏暗的，甚至还坏了一盏，所以一亮一灭的。

　　从第一个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因为视线的开系，我先看到的是她的下半身，笔直雪白的超级大长腿。

　　「操!还有比宁紫更加魔鬼的下半身！」我一时间忘记了身处的环境，双目猛地睁大，甚至老二也猛地挺起。

　　这两条腿真他妈长，比宁紫还长，和宁紫的腿一样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跟鞋的缘故，让人觉得这个女人的大长腿比宁紫还要结实，还要充满弹性和力量。

　　因为这个女人的高跟鞋高得吓人，鞋跟尖得吓人。足有十五公分高，钉子一般尖，这麽一脚跺下去，只怕整个人都会被踩穿了。

　　女人穿着比内裤长不了多少的裙子，黑色皮裙，很紧，显得臀部惊人的圆，惊人的大，惊人的翘。

　　那圆滚滚的屁股，几乎要将裙子挤爆了一般，将整个屁股的沟壑都勒了出来。

　　操!这麽圆、这麽翘的屁股，我只他妈的在一部A片里见过，而且还是一个黑人女人。

　　我大约看过几千部A片，印象中，只有黑人和巴西人的屁股才会这麽圆、这麽翘、这麽肥。

　　而眼前这个女人，肤色雪白如霜。

　　我呼吸粗重，贪婪的将目光移上。

　　肥滚滚的圆翘屁股上，曲线猛地下陷。

　　真的是蛇一样的小腰，被一件黑色的小胸衣紧紧裹着，让人充满了将其掐断的冲动．

　　我可以想像到她的胸部了，肯定是一对非常非常大的胸部，非常非常惊耸的乳房。

　　果然，一对比刘离还要大的乳房，白得真的如同奶油一般。

　　胸衣连小半个乳球都包不住，大半个惊人的雪球露在外面，深深的乳沟仿佛隧道一般，似乎整个人都可以吞没。

　　这不是一个东方女人能够长出的乳房，这也肯定不是一个东方女人能够长出的曲线。

　　我再往上一看，果然是一个西方女人，一个白种人。

　　蓝眼睛，高鼻子的白种人，一头蓝紫色的头发，无限妖媚。

　　而且不是美洲人，是欧洲人，依稀是斯拉夫人种。

　　一个超级性感、超级火爆、超级魔鬼、超级丰乳肥臀细腰的大洋马。

　　那张脸，尤其的白，五官分明精致得仿佛用玉石雕琢的一般，真当如同天使一般的长相。

　　难怪成功的雕塑作品不是大卫就是维纳斯，因为他们面孔太有棱角了，太凹凸分明了。

　　在这麽一个地狱魔鬼的地方，竟然冒出一个美艳超过章允，性感超过宁紫的女人。

　　她是外国的白骨精吗？靠喝人血长大的吗？

　　这个女人丝毫不介意我赤裸裸的色慾目光，也不在乎我的眼睛拚命往她的大腿间扫。

　　她仿佛挑牲口般的看着我，在我周围打转，然后在我的面前蹲了下来。

　　「呼!」我要窒息了，我浑身的血液都要飙射出来了。

　　这麽腰细的女人、这麽肥臀的女人、这麽大长腿的女人、裙子这麽短的女人蹲了下来，在我的面前蹲了下来。

　　这麽细的腰，真的仿佛要折断了。

　　这麽大的屁股，蹲下来，真是壮观，正是圆滚而又巨大啊!

　　我的鸡巴在鲜血中，勃起到最惊人的地步。

　　尤其，我还是裸体的。

　　她的眼睛瞥了一眼我巨大的鸡巴，竟然闪过一道厌恶凶狠的表情，使得我鸡巴一缩。

　　她的目光，彷佛要将我阉割掉一般。

　　难道这是一个讨厌鸡巴的女人？

　　女人站了起来，两条长长的玉褪，就在我眼前。

　　这双美褪太长了，太高了，我蹲在笼子里面，仿佛看着两根玉柱通向天一般。

　　我眼睛钻着两条腿的缝隙，射进她的大腿根处。

　　可惜，这女人两条腿并在一起的时候，并拢得几乎没有缝隙，我看不见裙子里面的春光。

　　只不过这麽性感的女人，这四个壮汉竟然一眼都不敢看，低着头仿佛老鼠见了猫一般。

　　女人摆了摆手，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话，说的是英文，我英文太烂听不懂。

　　壮汉温顺得如同绵羊般低头答应，然后抬着我往里面走。

　　到了一个电梯，是那种非常古老的电梯，铁笼子一般的电梯。

　　顾电梯的也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黑人，比大猩猩还要壮的黑人，眼睛铜铃一般大，嘴巴戽斗一般，仿佛要吃人。

　　这个情景我仿佛有些熟悉，我在脑子里面拚命地想。

　　进了电俤，一直往下好几层。

　　等到电梯停了我才想起来，这个情景我在《人皮客栈》里面见过。

　　《人皮客栈》里面，就是一个强大神秘的组织，在斯洛伐克的一处偏僻废弃的厂房里建了一座杀人乐园。

　　强大的武装看守着厂房的每一处，这个组织通过线人、美色、猎奇，将外国游客骗到一间酒店里面，将他们的护照资料扫瞄下来，发布到专门的网站上。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富豪看到网站上的照片和资料后开始竞价，出价最高的人，便可以来到这个建立在废弃工厂的杀人乐园里面，以任何手段杀掉你所选中的人。

　　而被骗到酒店的外国猎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艳遇，男的可以干到许多美女，女的可以被许多帅男干。但是一觉醒来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处昏暗的牢房里，被紧紧捆在铁椅子上，身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子、斧头、电锯、枪枝、剪刀、锤子等等，一切杀人的工具应有尽有。

　　出钱的富豪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将猎物杀死，或者爆头，或者剥皮，或者烧死，或者割肉吃。

　　而我，彷佛就身处在这个杀人乐园里面。

　　比起《人皮客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是地下兵工厂，我此时身处地下十几公尺，外面有一群可怕的野狗和无数的武装大汉，简直插翅难飞。

　　我的猜测没错，因为我见到了和《人皮客栈》里面一样的画面了。

　　四个壮汉抬着我走出电梯，走到昏暗的通道上，两边是一道道的门，有的关紧，有的没关，有的门严严实实，有的门有一道道缝隙。

　　我的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嚎叫声，无比凄厉。

　　鼻孔里面，闻到的全部是热腾腾的血腥气。

　　透过一道缝隙，我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正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切下一个活人的脚掌，然后放在盘子上，倒上芥末、蜂蜜、辣椒、胡椒、孜然，然后放在火上面烤，旁边摆着刀叉，衣冠楚楚的人流着口水，正准备大快朵颐。

　　那是一只秀气的脚，不过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娘娘腔的男人。

　　地上一堆的血，那个娘娘腔凄厉的惨叫，比女人还耍尖。衣冠楚楚者随手用烧红的铁片，直接封上了娘娘腔不住尖叫的嘴。

　　我还没有看真切，就被关进了一间牢房里面。

　　一个壮汉拿过一支电击棒，往我身上一捅。

　　电光一闪，我浑身一麻，刚刚感到痛不欲生，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　　※　　※　　※

　　我渐渐地醒了过来，浑身麻痹得没有了知觉。

　　睁开双眼，和电影里面一样，我被铁链捆在椅子上，脸上被罩了一层黑布面罩。

　　旁边的桌子上，冷森森的全部是杀人的工具，几十、上百种。

　　距离我最近的，便是一个电钻。

　　我看电影的口味不算轻的，但是在看《人皮客栈》里面的富豪们用这些杀人工具，活生生在人的身上钻一个孔，或者割半边脸、切一层肉的时候，我全身还是有些发麻，甚至有闭上眼睛的冲动。

　　而此时，之前连看都不敢看的场景，可能就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人，但是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受到这些杀人工具的折磨。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嘎吱!」然后是铁门重重打开的声音。

　　两个大汉，送着一名穿着西装、戴着面具的男人进来，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显然是来消费的富豪。

　　他们有着严重的心理变态，以伤人、杀人取乐，见到血腥的场面就尤其的亢奋。

　　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都有非常显赫的身分，有可能是慈善家，有可能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有可能是政要显贵。他们担心在这里遇到熟人，所以都戴上面具。

　　两个大汉将面具男人送进来之后，立刻将铁门锁上，然后离去。

　　面具男子并没有将目光立刻落在那些杀人工具上，也没有立刻露出残忍的笑容，反而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戴着面罩的我。

　　然后，他想要找一个板凳坐在我的面前，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

　　他就拿了一根硕大的锤子横在地上，然后丝毫不在乎他身上昂贵的西装，就这麽坐了下来。

　　「你是怎麽被弄到这里来的？」面具男子问道，声音有些沙哑。

　　「被婊子害了。」我开口说道，心中顿时涌起了对宁紫充满先奸后杀的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流血而有些脱水，我喉咙极乾，说话也沙哑了，完全不是原来的声音。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之前我无意中启动的那个任务，找出害我的幕后黑手，现在竟然没有完成。

　　前来猎杀我的富豪已经来了，但是任务却还没有完成，那就意味着我不能新启动保命的任务，也就是说，接下来我的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恶魔显示器是不会怜惜我的性命的，我想要活命，接下来就要完全看自己了。

　　然而，在《人皮客栈》这部电影里面，前来取乐的富豪，必须将自己的猎物杀死，否则便被视为犯规，就有可能被主办方杀死。因为只要将猎物杀死，这位富豪便犯了杀人罪，就不敢将这个组织出卖给警方，否则自己也会玩完；杀了猎物之后，就等於将自己和组织绑在同一辆黑车上。

　　也就是说，眼前的这名面具男子，必须将我杀死。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假如你输了第一次，我就在你的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假如你输了第二次，我就切掉你四肢之一，让你自己选择哪一肢；假如你输掉第三次，我就挖掉你的眼睛；假如你输掉第四次，我就当着你的面将你阉割；假如你输掉第五次，我就挖出你的五脏六腑之一，随便你挑一样。当然，每次我从你身上卸下一种东西，我也不占你便宜，重新让你再吃回去。」面具男子的声音充满了磁性。

　　「你有什麽异议吗？」他问道。

　　我没有立刻回答，因为我一直在听眼前这个面具男人的声音是不是白马王子的。因为身材上有一些像。

　　但因为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顿时变得阴冷下来。

　　「那我要是赢了，有什麽好处？」我问道。

　　「你现在身上被四个铁铐锁住了，你每回答完一次，我就帮你解开一处，假如你赢了五次，那麽当你羸第五次的时候，我会将门也帮你打开。」面具男子沙哑地笑道：「怎麽样，这个奖励足够丰厚的吧！对於目前的你来说。」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我心中暗道，尽管我对赢游戏没有丝毫把握，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拖得越长，说不定之前那个找出害我的黑手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再立刻启动保命任务，就能够活下来。

　　他奶奶的，自从得到这个恶魔显示器后，我已经有了几次心惊胆颤的经历，最严重的便是上次被李博谦关在地下室差点挂掉，受到了可怕的伤害。

　　但是比起这次的恐怖血腥，上次的恐怖密室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挨饿、关在地下室不能动弹虽然可怕，但是比起血淋淋的被刀子割身体、被电钻钻，简直太温柔了。

　　「好的，我同意。」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五脏六腑都在颤抖，因为每输掉一次，迎接我的都是比死亡更加恐怖的刑罚。

　　「我们现在玩第一个游戏。」面具男子舆冲冲的从后面拿出一个箱子，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他拿出一块木板，就摆放在我所在的铁椅手把上，然后将其他东西一一摆放在木板上。

　　其中有一个天平，还有十二颗做了标记的乒乓球，从1标到12。

　　「这十二颗乒乓球都是我特制的，其中十一颗的重量一模一样，只有一颗的重量不同。你可以利用天平秤，我让你秤三次，你给我找出那颗重量不一样的乒乓球。当然有倒数计时，你总共有五十五秒时间，只要过了五十五秒，或者秤完三次你还没有找到那颗乒乓球的话，你就算输了，我就会从你的身体上挖出一块骨头。」面具男子无比兴奋道。

　　「见鬼，这个题目我在网上见了很多次，也尝试着做过很多次，但是每次不到五分钟就放弃了。现在又哪里想得到解法？别说给我五十五秒。就是给我五十五分钟，都不见得能够找到那颗重量不同的乒乓球。」我内心顿时又焦急又懊悔。

　　「开始倒数计时。」说罢，面具男子按下码表，囚室里面开始响起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虽然手被锁住，但是铁链有一定的长度，操作天平和这些乒乓球，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我只能呆呆地望着这些乒乓球，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脑子想要去想该如何秤，整个脑袋却如同一堆浆糊一般。

　　「十秒过去了。」面具男子冷笑着提醒道。

　　我这个时候才回神过来，赶紧伸手抓住这些乒乓球就要往天平上放，然后却又不知道怎麽放。

　　「二十五秒过去了，你还有三十秒。」

　　一边抓着两颗乒乓球在这里发呆，然后随便放在两边的天平上。

　　「一次机会用完了。」面具男子冷冷道。

　　我看了一下天平，左边三颗乒乓球，右边四颗乒乓球，自然不会平衡，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浪费掉了一次。於是，我赶紧又拿起一颗乒乓球往天平的左边放，让天平的两边都是四颗乒乓球。

　　「两次机会用完了。」面具男子阴冷笑道，目光中透着残忍。

　　「靠！这样也算?」我顿时几乎破口大骂。

　　「现在还剩下十秒钟，还剩下一次机会。」面具男子道：「看来，你身上的骨头被我挖定了，这一次机会一次都错不得，你轮定了。

　　「十、九、八……

　　「三!

　　「二!

　　「一!」

　　「你输了。」面具男子残忍地拿起电钻，便要朝我身体钻，却见到我手里拿着一颗乒乓球，不由皱眉道：「你这是什麽意思？」

　　「我找出这颗乒乓球和其余十一颗不一样啊!」我说道。

　　「你步骤完全不对，真正的方法是非常严谨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秤法，才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颗重量不一样的乒乓球。你这是靠什麽方法找的?」面具男子问道。

　　「我随便挑一个的。」我说道：「按照你的游戏规则，只要找出那个乒乓球就可以，不一定要按照你说的办法找吧？没有谁规定不能随便找一颗出来吧?」

　　我接着说道：「想要证明我手里这颗乒乓球是不是与其他十一颗重量不一样非常简单，只要把这颗乒乓球放在天平的左边，然后随便拿一颗乒乓球放在天平的右边，若是天平平衡，就说明我找出的那个乒乓球是错的，我就轮了。如果不平衡的话，那再换一颗乒乓球放在天平的右边，若天平还是不平衡，就说明我找对了，我就赢了。」

　　接着，我不管他的反应，直接将我挑中的乒乓球放在天平的左边，然后随便拿起一颗乒乓球放在右边。

　　果然，天平不平衡。我将天平右边的乒乓球拿下，随便又拿了一颗乒乓球换上。

　　天平仍旧不平衡，我顿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整个人都要虚脱了，然后虚弱道：「我赢了。」

　　第四章 善恶都不彻底的宁紫

　　那人的目光不停变换，在凌厉和阴冷中交替，他眼神的每一次变化，就相当於我过了一次鬼门关。

　　最后，他终於冷笑一声道：「你狗屎运好，被你蒙到了一次。」

　　我当然不是狗屎运好，当然也不是蒙到了。

　　这十二颗乒乓球里面的每一颗重量都不一样，所以若是按照正经的办法秤，不管用什麽方法，都只能掉进面具人的陷阱，都只能是轮。

　　也就是说，这个面具男绝对是个变态，绝对是来玩弄人的。

　　我之所以能赢，那是因为我看到这些乒乓球和普通的乒乓球并没有什麽不同，仿佛也不是特制的。最关键的是，乒乓球上的字似乎是用水彩笔刚写上不久的，还带着湿气。

　　所以其实这十二颗乒乓球每一颗的重量都不一样，都会有误差，毕竟只是市场上普通的乒乓球。

　　「不过，我不觉得你接下来还能够蒙对。」接着，他解开了我手腕上的镣铐，然后道：「希望你这次有好的运气。

　　「第二个游戏是一道智力题。你听好了，这道题目有下面几个条件。

　　「第一条：在一条街上，有五座房子，漆了五种颜色。每个房里住着不同国籍的人，每个人喝不同的饮料，抽不同品牌的香菸，养不同的宠物。

　　「第二条：英国人住红色房子，瑞典人养狗，丹麦人喝茶，绿色房子在白色房子左边，绿色房子主人喝咖啡，抽PALLMALL香菸的人养鸟，黄色房子主人抽DUNHILL香菸，住在中间房子的人喝牛奶，挪威人住第一间房，抽BLENDS香菸的人住在养猫的人隔壁，养马的人住抽DUNHILL香菸的人隔壁，抽BLUEMASTER的人喝啤酒，德国人抽PRINCE香菸，挪威人住蓝色房子隔壁，抽BLENDS香菸的人有一个喝水的邻居。

　　「请问，谁养鱼？」

　　说完后，面具男子甚至点了一根菸，接着发现自己嘴巴也被面具封住了，便索性将香菸放在鼻子底下闻。

　　而这道题目，我连听都听不清楚，也记不住。就算记住了，我也回答不出来。

　　我刚刚顺着想一会儿，就头昏脑胀的，一会儿之后，眼前这个面具男子就开始倒数计时了。

　　「第三间房子的人。」我随口回答道。

　　面具男子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站起身子，然后不声不响地朝桌子走去，目光落在一大堆杀人工具上，开始挑选哪件最为合适。

　　找到了一支锤子，还找到了一支凿子，他正打算用锤子敲打凿子试试看，发现另外一只手上夹着菸，不由得漫不经心的将菸头按在我的胸前。

　　「兹！」烧红的菸头烧得我胸前吱吱作响，痛得我几乎背过气去，然后一阵焦臭味起。

　　「操!你他娘被我看到面孔，我绝对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痛得拚命挣扎跺脚，嘴里大叫。

　　接着，我立刻又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个王八蛋将锋利的凿子放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淡淡说道：「我就从这里下去，将你一根肋骨挖出来。」

　　我顿时倒抽一口凉气，连痛都忘记了，后背爆起无数冷汗，心脏怕得几乎抽筋。

　　「不要这样子，你会……后悔的，你绝对会后悔的……」我口不择言道。

　　「叮铃铃！」

　　一阵电话铃声救了我，面具男放下了让我胆颤的凿子，拿出手机，然后按了声音外放，随手放在桌面上。

　　「喂！」从手机里面传出性感的声音，我非常的熟悉，竟是宁紫。

　　「男人，我送给你的礼物怎麽样?」宁紫妩媚说道。

　　「你送给我的礼物？什麽礼物？」面具男人恢复了正常的声音。

　　他说了一句错句，这个声音就算化成灰我也认识，正是白马王子的声音。

　　「就是你面前的这个男人啊!正在被你猎杀的这个人啊!」宁紫懒洋洋道。

　　白马王子一呆，然后上前两步扯下我的面罩，接着又摘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那张英俊骄傲的脸。

　　他望了我好一会儿，接着哈哈大笑，然后指着我说道：「原来是你!你、你就是那个叫什麽，什麽来着?」

　　我也顿时冷静了下来，道：「楚郁。」

　　白马王子在我面前坐了下来道：「应该也叫占卜玉，占家的真正继承人，我这个继承人是水货，你才是真的。」

　　我笑笑，没有说话。

　　白马王子接着皱起眉头道：「可是你说为什麽，你在我面前，真的就彷佛乌鸦站在凤凰面前，你说这是为什麽呢？昨天你露出脖子上的蝙蝠后，我还费了好大一阵脑筋不知道怎麽做，谁知道今天我来这里消遣，猎物竟然是你。」

　　接着白马王子对着桌面上的手机道：「阿紫，你真是我的知己，贴心，将我想到的事情都办妥了。」

　　电话里面，宁紫道：「我当时就想着，他可能会给我男人带来祸事的，所以喝了一瓶酒，脑子也迷糊了，心也狠了，竟然就将他送到这里来了，还收到杀人俱乐部的一笔钱。」

　　宁紫的声音仿佛很低落，越发表达出她明明不愿意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为了白马王子却也做了。

　　「我的好阿紫!」白马王子柔声说道，随手挂了手机。

　　「女人，女人!」我此时脑子里面浮现出我蹂躏宁紫的样子，只不过画面变得残忍了许多，仿佛此时宁紫就在我的面前，我活生生的几乎将她蹂躏致死。

　　好歹我也是宁紫的同学，她为了获得白马王子的宠爱，竟然来害我的性命，竟然让我成为猎物让白马王子杀着玩。

　　顿时。我几乎连牙齿都要咬碎了。

　　「你看，连这样的女人都在帮我，而且她还算是你同学，却和我没有关系。」白马王子皱着眉头道：「还有章允，也乖乖投进我的怀抱，看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是非常惊人。」

　　「所以，你安息吧……」白马王子浮现出温柔的笑容，开始拿起桌面上的那支电锯，猛地一拉。

　　「呜兹……」电锯开始疯狂的转动，这麽一切下来，可以轻松将人体切开，粉身碎骨，血肉飞溅。

　　「若是普通的猎物，我还会跟他玩游戏。我们之间那麽熟，就免了这一套，还是来一些比较直接的吧!」白马王子道：「谁叫你是占家的人呢？你活下来，我继承人的位置就危险了。」

　　「我先卸掉你的胳膊。」白马王子狞笑道，说罢电锯猛地朝我的手臂上劈来。

　　「靠！这回真的死定了。之前那个找出幕后黑手的任务怎麽还没有完成啊？按照刚才的电话看来，明明就是宁紫想要讨白马王子的欢心，陷害我，所以想要害我的人就是宁紫，为什麽恶魔显示器没有显示任务已经完成?难道是害我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或者说是恶魔显示器坏掉了?」我无比惊骇地望着逐渐接近的电锯。

　　「章允是不是有怪病，而且不让你真的占便宜？不让你深吻，不让你摸奶子，不让你摸屄，不让你肏屄?」我忽然说道。

　　白马王子一呆，然后将电锯放了下来，问道：「你怎麽知道？」

　　「她睡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的辗转哭泣叫唤，仿佛梦游一般。」我接着说道：「我知道怎麽回事，我能够帮她。」

　　白马王子顿时眼睛一亮，接着朝我冷笑道：「条件，是不是让我放了你?你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占家继承人身分对我来说是最致命的、是最重要的，其余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我没有那麽幼稚，我的条件只是让你给我一段时间。或者这麽说吧!章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中了一种巫术与催眠结合的邪恶手段，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来唤醒她，勾起她的性慾，那时她会如同荡妇一样对你一个人付出一切，甚至最最淫荡的事情都会义无反顾地做。」我尽量用非常煽动的言语。

　　「我知道她是在哪里中的巫术，我也知道记录整个巫术的资料在哪里，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马上去找，在你去找的这段时间内，你可以依旧将我关在这里。等你找到资料，学会了如何将章允从邪术中脱离，或者索性利用邪术把章允变成你自己享用的淫娃荡妇之后，你要将我碎尸万段，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想要的，无非就是多活那麽一会儿。」我说道。

　　「你认为你多活一会儿，就能够从这里逃脱出去?」白马王子冷笑道：「我为什麽不可以在你告诉我巫术资料的地址后，就立刻杀了你?」

　　「多活一段时间总是好的，说不定有转机呢，」我笑道：「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我说的东西是真的，我说的地点能不能找到巫术资料。若将我杀了，就彻底拿不到资料、治不好章允了。最关键的是，你应该对那份秘术非常非常地感兴趣，甚至是志在必得。」

　　白马王子站着想了一会儿，然后朝我笑道：「恭喜你，你可以多活一阵子了，你说的那东西在哪里？」

　　我也没有做丝毫的隐瞒，将李博谦关押我们的密室地址说了出来，将那份巫术材料在地下室的具体位置也都说了。

　　白马王子拿起旁边的枪枝，将子弹上膛，枪口对准了我。

　　「砰!」他扣动扳机。

　　子弹从我的耳边飞过，一阵可怕的巨烫将我的耳朵灼伤。

　　白马王子哈哈大笑道：「就先留你一会儿。想要从这里逃出去?这种事情在电影情节里面都不会发生。」

　　说罢，白马王子转身出去。

　　「昨天晚上，我和宁紫肏得好爽，我精液射了她一子宫。你若不信，去她郊区别墅里面找我手机，还有一小段影片哦!」我对着他的背影说道。

　　瞬间，我仿佛觉得他的头发立即竖了起来，整个人顿时充满了阴森的杀气。

　　然后，他转过身来，朝我咧开嘴。

　　「嘿嘿!」说罢，他走出门去，将铁门重重锁上，总共两道铁门。

　　※　　※　　※　　※

　　接下来的时间，再也没有人进来我的这间囚室，我也不知道自己待了多久。

　　因为我没有带手表，隔壁无比凄厉的惨号声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我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惨叫的时候，身上的哪一部分遭到了最残忍血腥的伤害。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度日如年，甚至觉得死也就是那麽一回事，总比现在这种充满恐惧的痛苦强多了。

　　就在我几乎要发狂的时候，外面的铁门竟然打开了，不过进来的不是白马王子，竟然是两个大汉押着宁紫进来了，我顿时一阵惊诧。

　　这到底是唱哪一出啊？宁紫小脸惨白，如同死灰。眼神里充满了仇恨，更充满了恐惧。

　　将宁紫锁在了另外一张铁椅子上，两个壮汉开门出去。

　　「是你的白马王子?」我问道。

　　宁紫没有先回答我，而是反问我道：「你把我们昨天晚上的事情告诉他了?」

　　我顿时一呆，然后大笑道：「没错啊!我是跟他说我把你给肏了，肏了整整一夜。这小子狠啊！竟然这样就下了杀心，这小子了不起……」

　　我不是在说反话，我此时心里确实在佩服白马王子，这小子是个人物。

　　宁紫被我上了，他的骄傲受挫了，立刻翻脸，对曾经爱过的情人痛下杀手。

　　接着我无奈地摇摇头道：「宁紫啊，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这人为了讨情郎的开心，而要引我上钩，要祸害我生命，你稍微牺牲那麽一点点色相不就够了？偏偏牺牲那麽大，屄都让我肏了，这下惹恼了你那自认天下第一的情郎，坏了自己性命。女人终归是女人，就算再狠毒，再坏也不彻底，偏偏留个尾巴把自己也害了。

　　「要害人性命，就要心安理得的害，你心里过意不去，就把屄送来让我肏了。认为你的屄就值我一条命，心里就不愧疚了，真是搞笑、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通常在小说、电影里面，我看到女人狠毒起来，害人乾脆俐落，我心里都会暗赞一句是个人物。像你这样，害个人还求心安，还自欺欺人地伪善，做婊子还立牌坊的。在小说和电影里面，这种人我都恨不得一把给活活捏死，先奸后杀，再奸再杀，然后剁成了肉泥去喂狗。」

　　我说完后，宁紫的脸只是更白了一此，并没有任何反应。

　　「另外还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美艳无比、性感无比，是个超级尤物，你的屄就值钱得很？你让我肏了，我就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我就应该死而无憾了？或者还应该陶醉地呻吟上一句，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我用力皱起眉道：「呀呸！你这种女人怎麽老爱自以为是啊?说句难听话，你也就是一个屄。和大街上那些屄，不管是路上走的、宾馆里面卖的、站街的，甚至是刚刚变性的，又索性是在厕所里面蹲坑尿湿了一阴道的，没有什麽太大的区别。

　　「说句最最俗气的话，女人要内在美才值钱懂吗？别他妈扯你的屄值我一条命，在我眼中，你的屄至多也就值个几万块，还是瞧在你是处女的分上，还要加上你曾经是我同学，干起来尤其有成就感。就好比别人的老婆虽然不见得很美，但是尤其有成就感一样。」

　　我刚才有些被惊吓过度，所以此时的嘴巴尤其碎，也尤其歹。

　　宁紫本来死灰一样的脸蛋被我恶毒的话激起了怒气，顿时冷冷反击道：「不管值不值，你终究还是被我送上了死路，你终究还是死在了姓占的手里。没错，我是也把自己害了进去，但是我终究还是害死了你，我的屄就是值你的命。没错，我也即将要死在我情人的手里，但是我为了讨好他，就是愿意来害你，就是愿意让你变成一只牲畜一样，让他杀着玩、杀着取乐。

　　「不得不说，你们两个一个贵一个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的性命，只值得我对他的讨好的价钱。他心里一不舒服，立刻就有我这样的绝色美女帮忙他去解决烦恼，就算杀死你这样的老同学也在所不辞，因为你这样的生命确实微不足道。讨好这样的男人我乐意，就算死我也乐意，总好过亲近你这样低下没用的男人。」

　　「哇!」我顿时吐了吐舌头，道：「你这女人的嘴，也真够他妈毒的。骂人也捏七寸，尽朝我心底要害招呼啊!」

　　宁紫撇了撇嘴道：「老娘从小到大就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别以为你有那麽几个钱，你依旧是没品的下等男人。」

　　我顿时笑道：「你昨天晚上要有这样的豪气，也不至於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没错，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做坏人就耍做得彻底，别人怎麽痛，你就怎麽戳。做坏人就要坏得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像你昨天晚上，要害个人还窝窝囊囊，运赔上一身好皮肉，真是让人腻味。我得了便宜也不说你好，还说你恶心。

　　「人有几个很爽的时候，射精、撒尿、发怒、骂人、揍人、虐待或者自虐、破坏、杀戮。这些统统被称为发泄，只要是憋得久的东西，发泄出来都很爽。尤其当恨一个人入骨却得不到发泄，而后终於等到机会，可以痛快淋漓地发泄，那简直是太爽了……」我闭上眼睛道：「就仿佛现在，我恨你入骨。假如现在解放我的双手的话，我不把你肏得惨不忍睹，我不把你虐得没有人样，我不把你先奸后杀，我就是孙子……」

　　说罢，我闭上双眼开始YY那时的情景，真的是非常爽。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就算被虐，也是被姓占的虐，你这种低等男人，省省吧……」宁紫顿时闭上眼睛，不屑道。

　　「他有这个机会。」忽然，外面响起一阵脆耳的声音，不是非常标准的中文。

　　然后门被打开了，整个囚室顿时一亮。

　　第五章 绝顶西洋尤物

　　我刚才正说得热血沸腾，她一进来，我的鸡巴瞬间猛地勃起。

　　进来的正是这个杀人俱乐部的女主人，那个身材比宁紫还要魔鬼。脸蛋比章允还要天使的白人女子。

　　穿着可怕的高跟鞋，穿着又短又紧的超短裙；有着可怕长度和弹性的美腿，有着圆滚肥翘的大屁股，有着惊耸硕大的乳房。

　　这类女人，本来最应该去拍A片杀尽天下男人的精子，却来这里开杀人俱乐部。

　　这个杀精的大洋马走到宁紫面前，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两遍道：「我听说来了一个身材和容貌都快赶上我的女人，所以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百中无一。」

　　接着，杀精尤物转过头来朝我说道：「你刚才说的话很对我的胃口，对你说的场面，我也非常期待，所以我想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蹂躏她、摧残她，把她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我非常期待那个场面，我想那一定会热血沸腾的。你刚才还说过先杀后奸，那就是奸尸了，你一定要好好表演，我真的非常期待……」

　　说着，这个白人娇娃整张脸都兴奋得发光。

　　说罢，这个大洋马真的把我身上的锁铐全部解开，然后又将囚室的大门关上，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就等着看接下来的虐待大戏。

　　她好像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身边连半个保镖都没有。

　　手脚终於被松开，但是被锁得久了，四肢有些发麻，不由得活动了一下手脚。

　　我马上就可以发泄了，我不用顾忌法律，可以尽情发泄、尽情蹂躏，眼前的宁紫让我恨之入骨，又是这样一个性感绝伦的女人，想想都让人鸡巴颤抖。

　　不过让我别扭的是，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换来的局面，而是靠一个女人赐予的，这真是非常伤害骄傲和自尊的事情，尤其我的发泄，是为了让这个女人能够看戏。

　　可以看出来，宁紫很害怕，尽管一开始她努力想要装出不屑、鄙夷、冷漠的表情，但是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害怕所击败，所以现在她的脸上只剩下害怕。

　　靠!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局面，要是现在宁紫依旧一副鄙夷我的样子，就能够更加激发我的怒气，我就会血红着眼睛冲上前去将她蹂躏得半死。

　　可是，现在她这副样子，确实有够打击积极性的，而且我之前的愤怒和血性，好像有直线下降的意思。

　　「为什麽不开始?」大洋马不快道。

　　我将我的想法说了出来，尽管我的措辞不够精确。

　　大洋马非常不快，皱着眉头道：「没用的男人，男人都是窝囊废!」

　　说罢，她竟然直接掏出别在大腿上的小手枪。

　　我一惊，正要喊话，不料她直接了当地扣动了扳机。

　　我只觉得胸口一麻，就被射中了。

　　他奶奶的，这个女人还真的是乾脆啊!要动手杀人，直截了当开枪了，连个狠话悼词都不说的。

　　老子这回是真要挂了！

　　於是，我闭上眼睛等待地狱的到来，结果发现痛一会儿就消失了，身体反而越来越热。

　　然后听到大洋马一阵嘲讽的冷笑，不由得低头一看。

　　她射来的不是子弹，而是一支针管，里面的药水全部注射到我的体内了。

　　「这种药会让人变成畜生，混合了最强烈的春药、威而刚、兴奋剂和海洛因。可以在短时间将人的性慾、爆发力提高数十倍，若是之前一次可以干一个女人，用了这种药后可以干十个女人。也可以使人精神变得无比亢奋，感觉自己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可以使懦弱者变得无比疯狂，可以使得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活活将人的脑袋击爆，白人女子一边说，一边给手枪换上了另外一支针管，朝宁紫扣动扳机。

　　宁紫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直接被射中。

　　「她的那一针非常简单，类似於清醒剂、神经敏感之类的药物，注射后。可以使人变得非常清醒，神经变得无比敏感。这样接下来，她可以无比清晰地感觉到发生了什麽事情，就算想要昏倒也不可能。当然，神经敏感度提高了数倍后，不管是舒爽还是剧痛，也都提高了数倍……」

　　接着，大洋马仿佛有些犹豫，最终她还是咬了咬牙，拿出最后一支针管，朝自己的胳膊注射下去。

　　她朝我疯狂一笑道：「我注射的药物和你的是一模一样，我也加入你们，和你们一起玩。只不过我不敢保证，等一下虐待完她之后．会不会连你一同虐待。谁能保证自己吸毒后会做出什麽疯狂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之前已经玩死许多婊子了。

　　说罢，大洋马用力地舔了舔嘴唇，想必非常回味。

　　接着，她拿出一个通讯器。用我听不懂的鸟语对手下吩咐了几句后，就走到宁紫的面前。

　　她将小手伸近宁紫的胸前，用力抓了抓宁紫的乳房，用力掂了掂量，甚至还将鼻子伸近去闻了闻。

　　她闻的时候必然要弯下腰，圆滚的吧臀顿时向后撅起，皮质的超短裙根本遮不住，顿时露出里面挟窄的黑色内裤。

　　在两条玉柱一般的美腿衬托下，这个女人穿着内裤的下体，真是太诱人。

　　「呼!」原本就性慾勃发的我，加上被注射了那高科技药物，本来就粗大的鸡巴，顿时又胀了一圈。

　　※　　※　　※　　※

　　这个时候，门铃声响起。

　　「进来。」大洋马站直了娇躯道。

　　铁门被打开，一个黑人壮汉推着一辆车子进来。车子上面满满当当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器物，甚至还有一个大罐子，不知道里头装着什麽。

　　「OUT!」这句话我听懂了。

　　那个黑人壮汉转身出去，又将门关上。

　　大洋马从推车上拿过一把手枪，对准墙壁上的监视器。

　　「砰!砰．砰!」三枪过后，那些监视器全部被击毁了，也就没有人看得见这间囚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

　　期间，满屋乱飞的跳弹也让我心惊肉跳，这些子弹都不长眼睛的，射中了人后，可是很有可能要人性命的。

　　大洋马开完枪后．就随意将手枪扔在一边，朝我说道：「你把衣服全部脱乾净。」

　　其实，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也是裸体被带进来的，只不过被电击棒击晕之后，被穿上了衣服。

　　而这个大洋马的目光也始终盯在我的裤档处，我此时鸡巴眼大了几圈，将裤子顶起了一个惊人的帐篷。

　　大洋马丝毫没有遮挡的目光，使得刚注射完春药的我，鸡巴又猛胀了一下。

　　我几下工夫就浑身脱得乾乾净净。低头看了一眼鸡巴，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我鸡巴可从来都没有勃起到这个程度，看来这个药物实在霸道。好像将体内的那一截阴茎也全部扯了出来，也粗了几圈，整根鸡巴，就彷佛烧红的铁棍子一样，杀气腾腾。

　　老实说，这个时候我特别的自大、特别的豪气。仿佛觉得我这根鸡巴插遍天下无敌手，觉得白马王子这个男人不过尔尔，有胆量就和老子比比鸡巴。找来一个屄深如海的女人，老子一屌足够捅到她子宫去，白马王子顶多剌进女人阴道的一半。连A片的男主角，都比不上老子的鸡巴威风。

　　这个性感绝伦的大洋马看到我的鸡巴，也一阵惊诧道：「没想到东方人，也有这麽雄伟的生殖器。」

　　我本来以为这个性感的大洋马也会脱光衣服的，没想到她没有丝毫的举动，而是站住宁紫面前，直接扯下她的上衣，在宁紫的惊呼声中，露出她两只丰挺的乳房。

　　宁紫本来用屈辱的目光望着我的大鸡巴，上衣被脱去后，这才惊恐地望向大洋马，此时最可怕的人，是眼前这个美得如同天使一般的外国女人。

　　「你挺起胸膛，用力挺起，我看你的乳房能不能比得上我？」大洋马道。

　　宁紫尽管害怕，却也不顾意这麽直接接受屈辱，便装作没有听见一般。

　　「啪!」大洋马猛地一个耳光搧过去，然后伸出长长的指甲，猛地朝宁紫的耳孔里面捅，愤怒道：「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见是不是？那你耳朵，索性聋了吧!」

　　宁紫痛得大叫，连忙说道：「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求求你住手……」

　　大洋马仿佛没有听见，尖尖的手指一直戳了好一会儿，直到宁紫右耳血流不止方才住手，然后从推车上找来纱布将宁紫耳朵流下的血擦乾净，再拿来一瓶喷雾剂，对着宁紫的耳孔一喷。

　　宁紫一阵痛呼后，痛苦的表情才缓解下来，耳朵里面伤口也止住了血。

　　我真好奇那是一瓶什麽玩意儿，竟然那麽神奇。

　　大洋马看到我浑身布满了伤口，其中最深的一道开始流血。这些伤口还是先前被狗抓出来的。

　　大洋马对着我流血的伤口一喷。

　　我顿时也一阵大叫，然后只觉得被喷的部分刺骨冰凉，仿佛被生生冻住了一般，接着便没有了感觉，也没有了之前火辣辣的疼。

　　此时，宁紫正努力提抬起胸脯，那对浑圆耸立的乳房，变得更加诱人。

　　「你站起来。」大洋马开了宁紫的锁，命令道。

　　此时，宁紫也不敢有任何的违背，乖乖地站起，依旧挺着胸膛。

　　大洋马和她并列站在一起，也挺起乳房。

　　宁紫虽然高，但是比大洋马还是矮了不少。宁紫的乳房虽然挺、虽然也不小，但是比起大洋马却还是小许多。

　　比乳房上面，大洋马是完胜了。

　　大洋马用力挺起胸膛的时候，紧身的皮质上衣顿时像要被撑破了一般。两人的两对乳房，就彷佛两座顶尖的山峰一般，看着确实惊心动魄。

　　「你用力提臀，想办法让腰最细、最细，屁股不要往后翘!」大洋马接着命令道。

　　宁紫做这种动作自然得心应手，在高中的时候就学得炉火纯青，勾引一众刚刚发育的男生。

　　宁紫知道怎麽做，可以使得腰臀的曲线最性感，知道怎麽做可以使得自己屁股最翘最浑圆。

　　她按照要求做了，顿时显得腰更加细，腿更加直，屁股更加圆翘。

　　大洋马转着圈看，然后站在宁紫旁边，也微微弯腰、撅臀，挺胸!

　　「呼!」顿时我的胸口仿佛被火烧一般，呼出来的每一口气，都是混浊而又火烫。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麽火辣的身材，偶尔在美国的非A片里面见过，但是也没有这麽魔鬼的。

　　之前仿佛在一部美国片子里面，见过有这麽魔鬼的身材，只是惊鸿一瞥，之后忘记了这部片名，想找也找不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曲线了。在看到宁紫的身材后，曾经认为又再次见到了这种魔鬼的曲线，也以为宁紫拥有的便是这种曲线。

　　但是今天见到大洋马后，才惊觉之前的感觉．都是错觉。

　　这种身材曲线，真是太他妈火爆，太他妈夸张了。

　　老子受不了了!我赤裸裸地，双目放光地盯着大洋马的屁股和大腿，然后一手飞快地撸动我的鸡巴，直接对着大洋马手淫，连恐惧也被抛之脑后。

　　大洋马对此没有任何的恼怒，反而显得非常得意，和不在意。

　　接着，大洋马指着椅子对宁紫道：「坐在椅子上，把内裤脱下来，留着短裙，然后用力张开你的大腿，双手抱腿，腿要保持很直的姿势。」

　　宁紫顿时泪水流下，想要朝大洋马望去哀求的一眼，反应便稍稍慢了少许。

　　大洋马美眸一凶，直接上前一把抓住宁紫的头发，死命往反方向一扯。

　　「啊!」宁紫一身惨号。顿时被扯下一把长发，整个人痛得瘫在地上抽搐。

　　她注射的药物里面，可是有让神经敏感度加强数倍的。

　　小时候和夥伴们玩闹，只要被抓住头发稍稍往反方向一扯，力道尽管很轻，也会痛得眼泪鼻涕直流，痛得直钻头骨，恨不得立刻朝夥伴跪下。

　　而此时，宁紫活生生被反方向扯下一把头发，剧痛程度可见。

　　大洋马随手将带血的长发扔在一边，又拿起冰冻喷雾剂朝宁紫头上伤口一喷。

　　那种几乎无法忍耐的剧痛立刻被止住了，变成了冰冻的麻。

　　宁紫很快恢复过来，赶紧脱下红色的小内裤，低着头坐在椅子上，用力地分开大腿，双腿笔直，露出了裙子里面红艳艳的屄。

　　「操!我的鸡巴要爆炸了!」我浑身都要被烧着了。

　　偏偏，大洋马蹲了下来，往宁紫的裙子里面看她的屄。

　　然后，她竟然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和宁紫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动作，

　　「啊!」我一声长吼。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整个人要爆炸了!

　　这个大洋马穿着尖得可怕的高跟鞋。显得真他妈性感，真他妈火爆。她的裙子那麽窄、那麽短，两条腿抖着往上伸得笔直，比起宁紫的大长腿，足足长出一截。

　　褪型，几乎完美，也比宁紫还要丰满结实。

　　两条大美褪就这样在我面前张开，尽管没有脱下内裤。但是里面的屄将内裤挤得无比饱满，整个屄的形状都凸显出来。尤其还穿着超短裙，遮遮掩掩，给人偷窥的快感，没有完全的赤裸，真他娘的性感，真他娘的喷血。

　　所以，尽管宁紫此时大屄敞开，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大洋马的大腿缝，盯着她裙子里面的黑色小内裤，盯着她的大长腿，疯狂的自慰。

　　淫水源源不竭地从马眼里面流出，在地上流了一滩。

　　大洋马显然非常得意，而宁紫尽管有所掩饰，却清晰地表现出失落，她所有的优点都被大洋马比了下去。

　　大洋马从椅子上起来，朝宁紫道：「现在，你跪在椅子上，屁股用力往后撅起来，就跟一条母狗一样，屁股能撅多高，就撅多高。」

　　宁紫这会儿不敢再耽误，唯恐又受到非人的虐待，赶紧在椅子上跪下，如同母狗一样，拚命的将臀部撅起，整个屁股顿时显得有平时站立时的两倍大。

　　裙子不够长，所以大半个肉屁股落在外面。屁眼清晰可见，红艳艳的屄缝也如同花瓣一般，赤裸裸地展现在空气中。

　　而且，此时宁紫的阴道竟然湿漉漉的在流淫水。

　　大洋马走到宁紫的屁股面前，伸出手狠狠地拍了两记肉臀，然后将修长的手指刺进了宁紫的屄洞。

　　宁紫的敏感度比之前高了数倍，顿时呻吟出声，也痛呼出声，因为大洋马的指甲很长。

　　大洋马将手指全部插进了宁紫的屄洞后抽出来，带出了一手的淫水，然后将带有淫水的手伸进了宁紫的嘴里。

　　尽管这段情景非常火爆，但是我却始终盯着大洋马，因为大洋马之前将所有的动作都模仿过了，我等着她做一模一样的动作，所以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大洋马的屁股，连眨一眼都舍不得。

　　果然，大洋马也跪在了椅子上，俯下身子，用力地将她无比圆滚肥硕的美臀撅了起来。

　　「啊!」我一声惨叫，只觉得一股滚烫的血猛地冲上脸孔，冲上眼球，然后头脑一阵昏眩，竟然要摇摇欲坠，要昏倒在地。

　　而鸡巴胀得仿佛要裂开，一阵阵生痛，右手撸动得无比快速，仿佛皮都要破开一般。

　　此时魔鬼一样的女人，穿的并不是丁字裤，而是一条很狭窄的三角裤。

　　撅起后，内裤挡住了屁眼和阴部，却挡不住绝大部分雪白的臀部。

　　这两瓣大屁股太他妈圆了，太他妈翘了，太他妈肥了，太他妈大了!

　　白花花的在眼前，视觉效果太惊人了。

　　我闭上一会儿眼睛，使得脑袋昏眩缓过去。然后大声嘶吼一声，对着眼前的大屁股猛地冲去！巨大无比的鸡巴，对准这个雪白的大屁股便要猛地插去，也不管会不会因为插不到洞而折断，因为这一插去的力气，实在如同猛虎扑贪一般。

　　这个女魔鬼一闪，我的鸡巴插了一个空。

　　然后，这个大洋马直接抓着宁紫的头发，将她的头扭转过来对准我的鸡巴，冷喝道：「张开嘴给他口交，你要是敢咬下去，我就将你乳房割下来，煮熟了再喂你自己吃下去。」

　　有洞插总比没洞插好，我将硕大火红的鸡巴猛地插进宁紫的小嘴。

　　宁紫果真不敢咬下去。

　　大洋马抓住宁紫的头发，不停的往上提、往下压，让宁紫的嘴巴配合着给我口交。

　　「你自己来，一定要将你的鸡巴全部插进她的嘴巴，否则我阐割掉你。」大洋马对我命令道。

　　我一把拽住宁紫的头发，胯部拚命地耸动，让粗大的鸡巴死命的在宁紫的嘴巴里面冲刺。

　　一会儿工夫，宁紫就泛着白眼，口水流了一地。

　　接着，我试探性的将鸡巴插进宁紫的喉咙，刚刚进去一点。宁紫就仿佛溺水一般，无比痛苦地扑腾着双手，双眼翻白，脖子红通通地，整张脸都涨得血红血红。

　　而此时，大洋马伸直中指，朝宁紫的屁眼插去。

　　也没有任何温柔，直接用蛮力将手指刺进丁宁紫的屁眼。

　　宁紫胀痛得想要叫出声来，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唯有整个身体在不停地抽搐。

　　「呃!」我低吼着，就这样捧着宁紫的脑袋，拚命的将粗大无比的鸡巴往宁紫的喉咙深处挤。

　　「啊!快给我进去。」我大声喊着，鸡巴一公分一公分的挤了进去。

　　宁紫的嘴巴被撑到了最开，整张脸都因为痛苦而扭曲，满脸都是口水和泪水，没有了任何美感。

　　而这个时候，大洋马已经将两根拇指插进了宁紫的屁眼，然后双指用力往外掰。仿佛要将宁紫的屁股撕成两瓣。

　　「啊!」我一声长吼，双手死死抓住宁紫的头发，膀部极其疯狂的往前一捅，终於整根无比硕大的鸡巴全部插进了宁紫的嘴里、喉咙里。

　　齐根而没，只剩下睾丸挨在宁紫的嘴唇上。

　　宁紫的眼睛使劲一翻，跪着的娇躯猛地瘫倒，一股尿液失禁喷洒而出。

　　我也将鸡巴猛地从宁紫喉咙深处抽了出来。

　　宁紫如同烂泥一般，瘫在椅子上抽搐，嘴巴也合不拢，满脸的眼泪、口水，嘴巴不停地乾呕，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又捧着宁紫的脑袋，将鸡巴插进了她的小嘴里面进进出出。不过这次温柔多了。

　　大洋马看着宁紫尿了一身，皱了皱眉头道：「弄脏了啊，而且你肚子里面有没有粪便呢？等一下要玩屁眼了，有肮脏物实在不好，我来为你清洗清洗。」

　　说罢，大洋马从推车拿下了一根水管，水管头是尖尖的高压水枪，水管连着那个钢罐，里面想必装满了水。

　　大洋马打开高压水枪，对着宁紫的胯部一射。

　　第六章 惨无人道的3P

　　宁紫顿时娇躯一颤，猛地一阵哆嗦，牙齿磕得我鸡巴一阵痛。我不由得用力反扯她的头发，剧痛下宁紫唯有张大嘴巴，方便我鸡巴的抽插。

　　「你可以先停下来，不然我不能保证她会不会失去控制，将你的生殖器咬下来。」大洋马忽然对我说道。

　　尽管我现在性慾冲天，但是依旧只能将鸡巴从宁紫的嘴里拔出来。

　　大洋马将高压水枪对准宁紫的脸喷射，宁紫赶紧用力闭上眼睛，那水力道之大，将宁紫的脸都冲射得变了形，一会儿就将宁紫的脸冲得乾乾净净。

　　可能因为水有些冰凉，所以宁紫现在恢复了些力气，眼神也渐渐恢复过来。

　　之前给宁紫注射的药物里面，就是强健提神的用处，也是立竿见影的激素类药物。

　　「保持刚才的姿势，跪在椅子上，将屁股用力撅起来。」大洋马下令道。

　　宁紫大概知道大洋马要做什麽，不肯那麽做，想要求饶。

　　大洋马目光一冷，顿时打开高压水枪，直接插进宁紫的嘴巴深处，对准她的喉咙往下插。

　　宁紫顿时猛地一弹，如同一只虾一般，无比痛苦地挣扎。

　　大洋马将高压水枪抽出，宁紫立刻乖乖跪在椅子上，将雪白的屁股高高撅起。

　　大洋马重新将宁紫的双手靠在椅子上，然后在椅子上倒插上一把军用刺刀，锋利的刃尖对准了宁紫的阴道口，距离只有两公分。

　　意思非常清楚，宁紫要时时刻刻都抬高屁股，拚命撅起屁股，只要稍稍放下来一点，她的阴道就会被锋利的刺刀刺中。

　　然后大洋马用手指捅开宁紫的屁眼，用手指用力抽插一会儿，忽然抽开手指，猛地将高压水枪头塞进丁宁紫的屁眼，然后扣下出水的开关。

　　「啊！」宁紫一声无比痛苦的惨号，娇躯被高压水柱猛地冲得向前一冲，脑袋顿时撞在椅子上。

　　而刺刀的刀尖，也划破宁紫大腿内侧，顿时鲜血如注，差点刺上丁宁紫的阴道。

　　我拿过冰冻喷雾剂，先擦乾净了宁紫大褪内侧的血迹，然后对准伤口一喷。

　　顿时止血，连伤口都被冻住，只留下淡淡的一道小红痕。

　　这种情景，我看得都胆颤心惊又带着不忍。但是大洋马脸上的表情却冰冰冷冷，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两只碧绿的美眸中射出兴奋而又疯狂的光芒。

　　「你可以叫出声。」大洋马道。

　　顿时，宁紫开始歇斯底里地惨叫。

　　我之前是听过旁边房间不同人的惨叫，那些人或者被割下肉，或者被电钻钻身体，但是没有一个人，叫得像宁紫那麽痛苦。

　　只一会儿工夫，宁紫的肚子便如同吹气球一般大了起来，最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宁紫的惨叫声也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害怕，越来越绝望。

　　比孕妇的肚子都要大了，而且将雪白的肚皮撑得一条条血丝都清晰起来，青筋迸现。

　　宁紫已经不敢叫了，因为只要她稍稍用一些力，整个肚子恐怕会立刻爆炸。

　　看着宁紫越来越大的肚子，我不由得稍稍站远了一些，因为这麽大的肚子，真的仿佛随时都会爆炸。

　　而大洋马的神情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兴奋，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

　　她竟然一边拚命扣着高压水枪的开关，一边朝我说道：「我之前将三个婊子的肚子灌爆了，那种场景非常非常刺激，你想看到吗？」

　　老实说，宁紫如此害我，就算肚子被灌爆炸了也是活该。

　　但是我却说了一句：「若是灌爆炸了，刺激是刺激了，但是接下来的戏就没法继续下去了。」

　　大洋马想了一会儿道：「没错，若是爆炸了，连阴道都没有，等下奸尸也没法儿进行了。」

　　说罢，她将高压水枪关掉，却没有拔出。因为一拔出。宁紫肚子里面的水绝对会从屁眼激射而出。

　　大洋马将高压水枪的枪头卸了下来，然后关好阀门，就这样用水枪头堵住了宁紫的屁眼，使得肚子里面的水射不出来。

　　我以为灌水就要结束的时候，大洋马竟然又另外装上了一个新的高压水枪头，这个水枪头很长。

　　然后，大洋马走到宁紫的面前命令道：「张开嘴巴。」

　　宁紫此时有些奄奄一息，但是对大洋马还是恐惧到几点，听到后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立刻将嘴巴张大。

　　大洋马直接将长长的水枪头插进宁紫的嘴里，捅进她的食道里面，然后命令道：「用力闭上嘴巴。」

　　宁紫一听，紧紧闭上了嘴巴。

　　大洋马打开水枪的开关，顿时高压水柱猛地冲进宁紫的食道，射进她的胃里面。

　　本来奄奄一息的宁紫眼睛猛地一睁，尽管发不出声音，但是那猛地一阵痛苦，仿佛整个眼珠都要跳出来一般。

　　宁紫的肚子又更大了，整个肚皮仿佛越来越薄，最后看着彷佛一层薄膜一般，泛着滑溜溜的光泽，看着确实惊骇。

　　接着，宁紫的脖子开始粗了起来，最后嘴巴开始鼓起，然后鼻孔拚命地喷水，眼睛无比痛苦地鼓起。

　　鼻子被水占据，嘴巴闭着，她很快就要窒息了。

　　大洋马将水枪头从宁紫的嘴里拔出，然后走到宁紫的背后，对着宁紫的屁股猛地一拍。

　　「啊！」只见宁紫猛地一声尖叫。

　　嘴巴张开，喷出一股水柱。

　　最夸张的还是屁眼，宁紫白臀猛地一阵收缩，塞在屁眼的水枪头如同子弹一般激射而出，然后一道水柱比高压水枪还要惊人，直接射出十几公尺，击打在墙壁上。

　　宁紫一阵无比舒爽的呻吟，证明了我之前说的话，人最爽的莫过於发泄。

　　从她屁眼射出的水柱，在很长时间力道都没有减弱，她的肚子也在飞快地变小。

　　直到肚子小了大半后，从她屁眼射出的水柱开始渐渐弱了下来，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到了最后，她的肚子完全恢复了正常，她的肛门颤抖着，一会儿、一会儿地排出一些清水。

　　数十下之后，她的娇躯终於彻底瘫倒，没有丝毫知觉。

　　但是因为阴道下面有一根刺刀竖立着，所以就算昏倒的时候，她也拚命保持着屁股撅起的姿势。

　　「这下乾净了。」大洋马说道，将暨立的刺刀取走，然后又拿来一支针管，将药物注射进宁紫的体内。

　　一会儿，宁紫竟然醒了过来，而且体力和精神都开始恢复。

　　她不但给宁紫注射了一支针管，也给我注射了一支针管，甚至也给自己注射了一支针管。

　　「你的这一针，是最单纯的发情药剂，会让你变成最狂掹的雄狮，等一下你的眼里就只会剩下性慾。至於性慾会不会将你身体和精神理智摧毁，我不知道，情慾消退后，你会变成什麽模样，我也不知道。」大洋马道：「而我的这一针，是单纯的兴奋剂，会让一个温和的人变成一个极度的暴力狂人，而我本身就很狂暴变态，注射这药之后会变成什麽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清洗乾净了，我们的好戏真正上演了。」

　　「这才刚刚开始？」我立刻感觉到发情药剂的威力了，我只感觉到我所有多余的感觉全部在褪去，而情慾却无比凶猛的开始占据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

　　只一会儿，这种药剂就使我成为一头彻底发情的公牛，不但鸡巴是火红火红的，就连全身的皮肤也仿佛被火烤过一般，看起来实在骇人。

　　那股无比强烈的火焰从鸡巴开始烧起，接着将全身上下都烧着，最后所有冲天的火焰又全部集中在鸡巴上。

　　我一把将赤裸裸的宁紫抱起，自己坐在椅子上，然后双手捧着她的屁股，拿我火红火红的鸡巴对准，猛地插了下去。

　　「啊，真爽！」我长呼一声，宁紫也痛呼一声。

　　我粗大的鸡巴狠狠剌进了宁紫的阴道最深处。接着我便捧着宁紫的屁股用力地摇，我的腰胯也拚命地耸动，确保鸡巴每一下都刺到最深。

　　此时，我惊骇地看到，大洋马竟然脱下了皮质超短裙。

　　「呼！快脱，快脱！」我的眼睛仿佛都要爆了出来，顿时忘记享受宁紫这团美肉了，反而拚命地盯着大洋马的动作。

　　大洋马真的将超短裙全部脱了下来，只留下那条黑色的小内裤，根本就包不住她肥大的美臀。

　　「啊！我受不了了！」我大吼一声，胯下更是疯狂的耸动，拚命地插着宁紫的肥屄，但是体内的火焰越烧越旺，望向大洋马的目光也越来越疯狂。

　　「快脱，快继续脱！快让我看币。快让我看屄！」我喘着粗气大声吼道。

　　不料大洋马不但没有接着脱裤子，反而穿上了一条鸡巴。没错，穿上了一根几乎以假乱真的鸡巴。一根足足有一尺长的橡胶鸡巴固定在皮内裤上，大洋马穿上了这条内裤，她的胯部便像顶着一条无比长硕的鸡巴。

　　接着，大洋马走到宁紫的背后，用力分开宁紫的雪臀，掰开她的菊花，然后将胯间这根粗大的假鸡巴缓慢而又坚挺地插了进去。

　　宁紫顿时伸直了脖子，彷佛被捏住喉咙的天鹅一般，嘴巴张大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睛睁到最大。

　　过了许久，宁紫的喉咙方才呜咽出声。

　　因为那根假鸡巴实在太长太粗了，大洋马竟然将它完全插进了宁紫的屁眼里面。刚才仅仅只是插进去一根手指，宁紫就胀痛得不得了，何况这根假雄巴如同小孩子的手臂一样粗？

　　这个女人真他妈的疯狂，竟然戴着一根假鸡巴和我干同一个女人，我干屄她干屁

　　我实在被这火辣的场景刺激到每根汗毛都在勃起，大洋马干得很认真，就仿佛她真的长了一根鸡巴一样。

　　她个子太高，为了能够干到宁紫的屁眼，她不得不半蹲着，屁股用力地撅起。

　　随着她的假鸡巴干宁紫的过程中，她两只惊耸的乳房也随着上下摇晃，真的仿佛要将宁紫的后背砸塌了一般。

　　我猛地伸出手，便去摸大洋马的乳房，她的那对乳房实在太他妈销魂了。

　　不料她飞快闪了开去，然后冷冷地瞪了我一眼，接着一把将宁紫扯了起来，让她脱离了我的鸡巴。

　　然后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尽管我的真鸡巴不如她的假鸡巴长得那麽夸张，但是无论从威风上还是从形状上，我的真鸡巴都不亚於她的假鸡巴。

　　「跪下。」大洋马对宁紫命令道。

　　宁紫以狗爬式的姿态跪在她的面前，将屁股用力地撅起。

　　我便跪在宁紫的屁股后面，端着她的两瓣肥屁股，将龟头对准宁紫的屁眼，然后猛地插了进去。

　　「哇！好爽，好爽！」

　　人家说三扁不如一圆，屁眼真的是比屄紧凑很多啊！干得实在爽了很多啊！

　　而且，不要说屁眼，宁紫连肚子里面都被洗得乾乾净净，所以此时可以放心大胆地干宁紫的屁眼，也不用担心不乾净，宁紫此时的肛门只怕比屄还要乾净。

　　在前面，大洋马将那根粗大的假鸡巴插进了宁紫的小嘴里面，让宁紫为她的假鸡巴口交。

　　让宁紫舔了一会儿假鸡巴后，她忽然一把将假鸡巴推开，将宁紫的小嘴按在自己的阴唇上，拚命地磨蹭。

　　尽管宁紫是隔着内裤舔她的屄，但我的口水还是流了下来，别的不能做，只有更加拚命地插宁紫的屄、插宁紫的屁眼。

　　宁紫嘴巴被堵住发不出声音，但是喉咙里面、鼻孔里面的呻吟声还是越来越大，想必也渐渐爽了。

　　大洋马被舔了一会儿，仿佛虚火越发茂盛，双眼迷离的也开始大口喘着气，竖起长长的中指，挤进内裤缝、插进自己的阴道里面开始自慰。

　　宁紫被我干得越来越没力气，整个娇躯渐渐塌了下来。

　　大洋马也渐渐地蹲了下来，两条超级大美腿张得开开的，肥臀显得越发夸张的巨大。

　　她依旧穿着尖得可怕的高跟鞋，依旧穿着小内裤，却将手指插进自己的屄里面，拚命地自慰。

　　我看不清楚她的屄，因为她的屄面前不但有宁紫的嘴。还有她自己的手。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的淫水，早已沾得内裤湿漉漉了。

　　我还可以看见她金黄色的阴毛，本来修剪得非常华丽的，现在被淫水打乱得一片狼藉。

　　好像自慰得还不够爽，又伸出了无名指，接着淫水的滑腻，钻进了自己的屁眼。

　　然后，两根手指插着自己下体的两个不同的洞，一边抽插。一边耸动着自己圆滚挺翘的肥臀。

　　这样，她仿佛觉得还是不爽，眼睛里面的慾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忽然，她站起身子，走真我的面前，一把将我的鸡巴从宁紫的阴道里面抽出来。一把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我顿时呼吸都屏住了，我做梦都想干这个绝世的尤物，此时的她竟然主动跑来舔我鸡巴，给我口交，还那麽饥渴，比我见过所有的怨妇都要饥渴。

　　她修得无比精致的小手，飞快地撸动我鸡巴的下半部分，她的舌头疯狂地舔着我鸡巴的上半部分。

　　她口交的姿态，是我见过所有女人中最最狂野的。

　　就仿佛一个在沙漠被太阳烤了一个星期，没有喝过水的人，嗓子眼都开始冒烟的人，连最臭的尿都能喝下来的人，忽然得到了一根冰凉冰凉的冰棒，不是奶油的，是甜甜爽爽的盐水冰棒。

　　那种疯狂死命的舔，甚至撕咬。

　　尽管我鸡巴现在因为情慾胀大到极致，几乎失去了痛感，但是我仍旧能够感觉到痛。

　　尤其当眼前这个有着天使面孔的白种美人，尝试着将我的鸡巴插进她自己的喉咙里面，直到觉得难受的时候，她终於用牙齿咬。

　　胡乱舔了一阵后，她跪在我的面前，背对着我。用力地撅起她两瓣雪白巨大的肥臀，我觉得世界上最性感的臀部就在我面前。

　　那麽的巨大，在细细的腰衬托下，圆滚的肥臀显得那麽的夸张。

　　尤其，她还穿着内裤，我能够看到她屄的轮廓，却还看不见她的屄。

　　「兹！」她用戒指在自己的内裤划了一道口子，在自己屁眼的方位上，顿时红艳艳的屁眼露在我的面前。

　　然后她的右手抓着我的鸡巴，引导着我鸡巴缓缓插进她的屁眼里面。

　　竟然让我插的是她的屁眼，而不是阴道。

　　很显然，她也很疼，却非常坚定的将自己的肥臀向后顶，使得我的鸡巴慢慢地挤进她的肛门里面。

　　尽管很疼，但是她不发出丝毫的声音，她只会喘息，只是从鼻孔和嘴巴里面呼气，却不叫出声来。

　　终于，我的鸡巴完全插进了她的屁眼，而她也开始摇动着屁股，让我的鸡巴在她的屁眼里面冲刺。

　　她自己却将胯间的假虽巴扶正，然后对准前面宁紫的屁眼，狠狠地插了进去。

　　於是就成了非常诡异的昼面，大洋马戴着假鸡巴插宁紫的屁眼，我用真鸡巴插着大洋马的屁眼。

　　我们三个人都跪着，仿佛连体的一般，连接体则是两根既长又粗的鸡巴。

　　我插着眼前这个尤物的屁眼，眼睛拚命鼓出，望着她无比性感的屁眼，盯着她屄的轮廓，伸出手便要去扣她的屄，便要去摸她的阴唇。

　　谁知，我的手刚刚伸出，便一阵剧痛。

　　大洋马锋利的戒指，在我的手背上留下一道深得吓人的血口。

　　她在警告，绝对不要碰她的阴部。她在告诉我，现在她只是在干我，不是我在干她，我没有资格碰她高贵的身体，她只是在利用我的鸡巴满足她的性慾。

　　而且，她只用我的鸡巴，却不想和我身体其余地方有任何接触。

　　摸不到屄，摸屁股也好，像这样世界极品的肥圆屁股，能摸一次，真是不知道积了多少德，上辈子吃了多少亏。

　　我刚将手放在她的屁股上，顿时右手又多了一道血口，鲜血汹涌而出。

　　「再碰我一下，五指全断。」西洋尤物道。

　　「操！」我望着火辣辣的手背，连忙抓过冰冻喷雾器止住了血，封住了伤口。

　　靠，她不但是不想和我鸡巴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做接触，还不愿意除了她自己屁眼外的任何身体部分和我有所接触。

　　我暗骂一声后，便疯狂地耸动着腰胯，用鸡巴狠狠捅这个大洋马的屁眼，用我的鸡巴为我的手报仇。

　　宁紫显然被这淫荡的画面刺激到了，淫荡的呻吟声越来越大了，但是很快就被痛苦的呜咽声取代。

　　因为大洋马的动作渐渐地变得残忍起来，她胯闻的假鸡巴在宁紫的屁眼里下再只是进进出出，而是横冲直撞。上搅下转，齐根拔出，齐根插进。

　　最后，几乎像是无比疯狂的用一根粗大钝器，在拚命地搅动着宁紫的屁眼。

　　宁紫无比剧痛，开始放声大哭，拚命地想要求饶，浑身颤抖着要往前爬。

　　她的肛门，鲜血也缓缓地渗出。

　　我也学着大洋马那麽做，她对宁紫做什麽，我也对她做什麽。

　　只不过，她用的是假鸡巴，我用的是真鸡巴。

　　我也齐根抽出，齐根再插进去。

　　我也在她肥美的屁股里面横冲直撞，我也乱搅乱捣。

　　她的屁眼里面，也渗透出血液来。

　　但是她不哭，她也不叫，依旧只是喘气。然后对宁紫的动作，更加地残忍。

　　宁紫最后痛得在长嘶尖嚎，但是根本逃脱不了。

　　看着血液不停流出。大洋马无比的兴奋，长长的指甲猛地划过宁紫的后背，在她雪白的粉背上留下一道约三十公分的血口。

　　宁紫瘫在地上抽搐，声音越来越低，脸色越来越惨白。

　　我的鸡巴在大洋马的屁眼里面也越插越快，拚命地抽插，拚命地抽插。

　　我也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精子开始汹涌而动，开始朝着一个方向聚集。

　　我四肢开始麻痹，脑子开始渐渐被最后的慾火吞噬，渐渐失去了理智，我的动作也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狂野。

　　「我要爆发，我要被烧着了，我要爆炸啊！」所有的精子，无数的精子，无穷无尽的精子涌出我的鸡巴，拚命地往前挤，仿佛即将喷发的火山一般。

　　「啊！」一股熊熊的火焰猛地涌上脑子。

　　我猛地将大鸡巴从大洋马的屁眼里面拔出来，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分开她的两片阴唇，用最大的力气、最疯狂的速度，猛地插进了大洋马精致艳红的屄洞里面。

　　然后开始发射，如同火山喷发一样的发射，将所有的精子，全部射进了大洋马的屄里面，射进了她的子宫里面。

　　「你他妈再厉害也是一个女人，还他妈威胁我不许碰你屁眼外的任何地方。老子就用鸡巴插你的屄，还将老子的精子全部射进你的屄里面、射进你的子宫里面，瞧你再高贵，你的子宫还不是要装满我的精液？」

　　「哇，好爽！我终於看到她的屄了！」然后我歪头倒下，昏迷过去。

　　「我会让你嚐到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折磨的，你在十八层地狱，都不会受到这样可怕的刑罚的。」大洋马不太标准的中国话，阴冷得让人战栗。

　　第七章 最真实的噩梦

　　很快，我为我的行为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大洋马为了惩罚我将精子射进了她的阴道里面，利用这房间的刑具，对我进行了惨不忍睹的虐待。

　　手指甲、脚趾甲被一一拔掉了，每拔掉一片，我痛得浑身都在战栗。

　　然后，电钻飞快地靠近我的眼珠子，我一动都不能动。

　　在电影、电视里面，通常都会有人来救男主角。

　　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电钻无限接近，然后右眼一黑，鲜血溅了一脸，只感觉电钻仿佛钻进了脑子里面，眼睛就被电钻钻掉了一只。

　　接着，四肢被电锯割得半断不断，胸口的肉被锋利的刨刀刮掉，只剩下一层肋骨。脸皮也被手术刀掀掉大半，只留下可以说话的嘴巴。

　　而放在旁边的摄影机，忠诚的将所有的一切记录下来。

　　就在我以为地狱般的痛苦已经过去的时候，大洋马忽然望着我粗大无比的鸡巴，然后朝瘫在地上的宁紫道：「他刚才强奸了你，你恨不恨他？现在就让你报复他，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阉割掉他！」

　　宁紫所在的地板上有一滩尿，也不晓得是刚才被我强奸时拉出来的，还是看到我被虐待的可怕情景给吓出来的。此时听到了大洋马的话。竟然眼睛一亮，犹豫了好一阵子。

　　整张面孔阴晴不定，应该是在考虑我刚才对她的照顾。

　　大洋马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的阴冷。拿起电钻打开开关，电钻开始疯狂地转动。

　　大洋马将电钻朝宁紫的阴道指去道：「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要是你不去做，我就将电钻钻进你的生殖器里面。而假如你等一下做的事情很有创意的话，我会考虑放你出去。」

　　宁紫顿时仿佛充满了力气，飞快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冲到我的面前。

　　我的血肉模糊让她吓得非常厉害，但是她依旧抓起我唯一没有受伤的阴茎，竟然用嘴巴含了进去。

　　住这种关头，她竟然为我口交，非常主动、非常认真的口交。

　　在被无数刑具折磨的时候，我的阴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或者因为害怕，始终处於起状态。

　　这个时候宁紫为我口交，我竟然有了感觉。

　　就在我浑身无比剧痛却又非常舒爽的时候，从鸡巴处顿时傅来一阵揪心的剧痛，然后觉得整根鸡巴顿时缺掉了一截。

　　用仅余的一只眼睛往下瞟去，只见到又长又大的鸡巴正在拚命地喷血，却不见了龟头。

　　宁紫的小嘴也鲜血淋漓，叼着一只硕大的龟头。

　　「啊！」好久之后，我被这个惨状惊骇到尖声惨嚎。

　　接着，宁紫吐掉嘴里的玩意儿，又一口咬上我的鸡巴，口交了几口，又猛地咬下了一截。

　　「啊！」我又一阵大叫，望着鸡巴拚命地喷血，尖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我痛不欲生，被这无数的刑具蹂躏过后，整个人比厉鬼还要恐怖，恨不得立刻自杀死去，但是却连死都死不了。

　　我浑身开始冰凉，眼睛也看不清楚东西了。

　　最后隐约见到宁紫竟然张开大腿，自己掰开早被肏肿的阴唇，翻开屄洞，然后朝我喷血的鸡巴坐了下去，屁股拚命地耸动。

　　她竟然反过来强奸我了，不得不说真的很有创意。

　　「你震惊了我，我本来想要看到你死，他奸尸。但是现在却是他死了，你奸尸。」大洋马用无比兴奋和惊讶的口气道：「你们东方人真是太恐怖了，你赢了，你可以活下来了，东方的女人。」

　　神识和感觉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浑身越来越冷。

　　而宁紫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激情，最后竟然很快就到了高潮。

　　她开始大叫呻吟，已经被强奸得出血的下体开始喷潮，然后她俯下身体朝我低声说道：「你不要死不瞑目，我告诉你让我害你的人是谁……是卫筠……」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脑袋朝旁边一歪，什麽也不知道了。

　　而宁紫，仿佛依旧在奸尸。

　　※　　※　　※　　※

　　我浑身倒在血泊里面，虽然一动都不能动，也没有感觉。

　　但是在我灵魂深处仿佛正拼命的喊，却怎麽都喊不出声来。

　　我越来越急，越来越急，急得整个肉体要爆炸开来。

　　喊着，喊着！

　　我忽然猛地睁开双眼，然后爬起。

　　我的手脚都好好的，我的身体都好好的，我又摸了我的脸，同样是好好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摸了一下我的屌。

　　很大，还保持勃起，非常强健，连一根阴毛都没有损坏。

　　原来，刚才那可怕的情景只是一个梦。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种梦要是做第二遍，真的会活生生的在梦里被吓死。

　　我后背渗出一道道冷汗，想要站起来都没有力气。

　　那个大洋马给我注射的发情药剂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到底睡了多久。而且加上之前的海洛因，让我在睡觉中竟然出现可怕的梦境。

　　警察叔叔说远离毒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积攒了好一会儿力气后，我才站了起来，整个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看来吸毒的后遗症真的是非常强烈。

　　只不过人家吸食海洛因都飘飘欲仙，而我竟然做这麽地狱般可怕的梦境。

　　我浑身酸软地挪动着，扶着桌子往椅子的方向走，想要好好坐下来。

　　「咦？」我手摸在桌子上，觉得有点怪，不由得低头一看。

　　整个桌面上、整个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只不过早已经乾涸了。

　　接着，我目光落在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刑具上。

　　电锯上、刨刀上、电钻上、手术刀上、铁锤上，全部都沾满了血迹。

　　我朝身上看看，身体依旧赤裸着，身上充满了斑驳的血迹，但是却一点伤口也没有。

　　而整个囚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宁紫已经不在了。

　　我顿时想到了大洋马说过的话，要让宁紫受尽折磨虐待而死。那这些血想必就是宁紫的了，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还好我昏迷过去，不然看到这样的情景，以后就都吃不下饭了，想一次就吐一次。

　　尽管宁紫害过我，但毕竟是我的同学，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毕竟是一个性感无比的大美女。

　　那麽一具火辣美妙的娇躯，就这样变成了碎肉，实在太可惜了。

　　我找到椅子坐了下来，忽然觉得囚室里面有股恶臭，让人无法忍受的臭，就和死老鼠同一种味道，不过要浓了百倍。

　　先闻了闻自己，然后在囚室里面四处搜寻一下。

　　「哇！呕！」我立刻捣住了嘴巴，拚命的往外翻涌苦水。

　　因为，摆放刑具的桌子下面，有一具早已经碎斓的尸体。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血肉模糊的一堆，不要说看不见脸，就连四肢都分不清楚了。只有一头长发没有烂，表明了这堆碎尸的主人是宁紫。

　　这个洋女人真他妈狠毒啊！还真的是碎尸万段。宁紫没有招惹过她，甚至还被她强奸蹂躏了好长时间。

　　都烂成这个样子了，我真的不知道昏迷几了天。

　　接着，我想起来，我刚刚爬起来的地方，就在这堆碎尸旁边。

　　顿时，我胃里又是一阵翻涌，几乎连整个苦胆都要吐了出来。

　　然后我转过方向，不要说看一眼都不敢，就连想都不敢想，就那麽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心中不忍，勉强站起身来，想了想还是跪了下去，朝着碎尸的方向跪下道：「宁紫，我知道你死得惨，但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真正害过你，还偷偷地帮助过你。反倒是你，为了你的情人而要置我於死地。你死了之后，化成鬼魂就安静下来，去找你应该找的人，千万不要来找我。」

　　接着，我非常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

　　不过接下来，我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命运了。

　　宁紫已经惨遭这样的厄运，而这个杀人俱乐部的主人又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将鸡巴插进了她的屄里面，而且射了一大堆精子。

　　我还记得我昏迷之际，大洋马对我说的那句话，她要让我嚐到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折磨，连在十八层地狱也比不上的痛苦。

　　她说话的那声音，仿佛漆黑的寒冬夜里，刺骨的北风吹过山洞的回响一般，冷得深入骨髓。

　　这个比宁紫还要性感火辣的女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算数。

　　而且，我绝对不会奢望因为我干过她，我朝她的屄里面射过精子，她就对我有些情意，舍不得对我下手。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女人不会有丝毫的感情。既然能够开这种惨绝人寰的杀人俱乐部，就不会有任何一点点情感，甚至人性。

　　她之所以不对我动手，让我待在尸体旁边昏迷了好几天，一定是因为她要在我清醒的时候折磨我，否则我对痛苦的感觉就不够强烈。

　　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不能坐以待毙。

　　她必定正算着时间，在我醒过来之后，绝对会过来对我动手。

　　我必须现在就打算，尤其我现在手脚都没有被捆住。

　　尽管我逃脱的希望极其渺茫，但是即将面对的折磨实在太恶心可怕了，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会想尽办法去努力。

　　就在这时，外面的脚步声忽然响了起来。

　　我顿时惊得一跳，立刻想要找一个地方先躲起来。

　　尽管刚才全身都软绵绵的，但是突然之间，我又仿佛充满了力气。

　　我在囚室里面找了好一会儿，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而且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紧接着，马上就是开门的声音，我四处再飞快看了看，迅速钻进了桌子底下。

　　老实说，这张桌子底下并不是非常适合藏人的地方，因为桌子下方只有四支脚，并不是封闭的，只要稍稍注意一些就能够看到。

　　接着，我随手抄起了一支大锤子。

　　尽管这样做的意义不大，他们只要进来，眼睛稍稍瞄几眼就能够找到我了。而且可怕的是，那堆恶臭无比的碎尸就在我面前一点点的距离。

　　很快，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身穿白褂子的男人，仿佛是个医生。而且他走进来的速度很慢，几乎是踮着脚尖走的，脸上甚至还戴着口罩，手上戴着手套，推着一辆推车进来。

　　他似乎很怕房间里的东西，而且他进来后，并没有立刻找我，而是皱着眉头，无比厌恶地望着地上的那堆碎尸，接着忽然捂住了嘴巴，仿佛要吐出来一般。

　　他收慑心神，拿出一个很大的塑胶袋，站得远远的，然后一手拿夹子、一手捏着鼻子，将这碎尸一块块夹到袋子里面，每夹几块就要休息一会儿，看着倒像是极其的受罪。

　　他整整夹了十几分钟，始终没有发现躲在桌子下面的我。其实他连蹲下来都不用，只要眼睛稍稍往下一瞥就能看见我了。

　　等到所有的碎尸都夹完了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将袋子口系牢，又拿来一瓶消毒液喷在碎尸污染过的地面，喷过一遍后，再拿铁刷子用力地刷了几遍地。

　　有些血迹刷不掉，他忽然蹲下来刷。

　　「不好！」我心中顿时暗道。我朝后面缩了缩，连忙用手捣住鼻口，屏住呼吸。

　　他蹲在地上刷了好一会儿后，竟然眼睛一直望着地面，没有发现我。

　　等他终於刷好了地板，我偷偷地舒了一口气。这样都能躲过，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麽好了。

　　他敲了敲后腰，便要站起来，也顺便拾起了头。

　　乐极生悲了！他终於看见了我。

　　然而，他的表情比我还要惊、还要恐怖。

　　只见他眼睛猛地睁大，一手捂住嘴巴，一手指着我，喉咙发出荷荷的声音，竟然一下子叫不出声来。

　　见到我，倒仿佛见到鬼一般。

　　我本来还觉得这下完了，只要他一叫，顿时会围上一堆人将我逮个正着，我就要承受和宁紫一样碎尸的折磨了。

　　哪知道他一直瞪大着眼睛，一直指着我，却叫不出声音来，足足好几秒。

　　我将铁锤伸出去，对着他的脑袋砰地敲了下去。

　　他依旧没有发出声来，眼睛一翻白，就倒了下去。

　　「这也可以？太夸张了吧，太容易了吧？」这回不由得轮到我惊诧了，本来以为生死难逃的囚笼，仿佛马上就能出去了。

　　我发呆了一小会儿，忽然猛地跳起来，迅速将门关上，把这人的衣衫全部脱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连同他的手套、帽子和口罩。

　　然后，我将这个似乎哑了的昏迷男塞到推车里面，爲了保险，我又用锤子在他脑袋上敲了几下，担心他会提前醒过来。

　　接着。我将装碎尸的袋子搁在他的身体上。

　　就这样，我推着车子出去了，甚至还没有忘记锁上囚室的门。

　　※　　※　　※　　※

　　我推着车子走出了囚室，朝着走道的尽头走去，那里有电梯。

　　电梯的门口有四个武装大汉守着，我顿时心头一紧，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过去。

　　守电梯的两个壮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就这样推着车进了电梯，升到了地下室的最上面一层。

　　我先前进来的时候，那个狠毒可怕的大洋马就在过道尽头的小屋子里面，但愿这次她不要在里面，这个女人非常精明，我很担心会被她认出来。

　　我内心一边祈祷一边推车过去，不过顾然上帝跟我不是一班的，性感绝伦的大洋马就在里面。

　　上身只穿着短短的牛仔胸衣，下身穿着裹身的牛仔裤，性感到爆了。

　　可惜，我一眼都不敢看，我怕被她看出端倪，她此时好像正在看录影，那些囚室里面的杀人录影。

　　「站住。」忽然，她叫住了我。

　　我顿时脑袋一闷，浑身僵硬，浑身冰凉一片，心中只是暗道完了。

　　大洋马走过来，轻轻地掀开了推车上面的盖子，往下探了探视。

　　一股恶臭顿时扑面而来，她立刻捂住鼻子，然后将盖子盖上，叫道：「快走快走，拖到门外面去埋掉。」

　　「是！」我忙变声应道，推了出去。

　　「我有那麽吓人吗？声音都变了。」大洋马说道，显然听出了我声音和之前派去那人声音不一样，不过也没多少留意，挥挥手便让我走了。

　　我顿时如蒙大赦，赶紧推车出去了，进了一条漆黑潮湿的甬道。

　　「汪！」忽然传来一群恶犬的抂吼声，然后无数绿油油的眼睛冲了上来。

　　我顿时大惊，暗道不好。

　　这些狗应该只咬生人，凡是这设施里面的人牠们都不咬，若是牠们扑上来咬，我不就被人识破了吗？最重要的是，这群畜生如同狼一般，被这麽一大群拥上来，只怕会被活活咬死！

　　就在我准备拔腿狂奔的时候，那群狗掹地冲到了面前，我都能看到牠们白森森的牙齿和血红的舌头了。

　　还有一股腥臭气。

　　然而，就在牠们要扑上来的时候，忽然如同见到鬼一般，低鸣一声，飞快转身跑开，仿佛怕极了什麽，瞬间便逃得无影无踪。

　　我不由得大是庆幸，想必我推车里面的碎尸臭味，连这些野狗都受不了了。

　　不过管不了这麽多，我就这麽一直推着车，出了厂房。

　　路上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批荷枪实弹的大汉，甚至出了大门也没有人阻拦，显然他们都已经接到上头的命令，所以放行让我出去埋了这些脏东西。

　　只是我之前进这设施的时候，看到那条断流的河里面尽是腐烂的尸体，明明扔在那里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我跑出门外去埋？

　　我出了大门之后，紧蹦的神经顿时松懈不少，只不过另外一种紧张感也跟着起来。我每离开大门一步，就觉得背后高哨上面的人随时都会开枪，子弹随时都会钻进我的身体里面。

　　害怕间，我不由得脚步越来越快，拚命地想要脱离啃塔的监视范围。

　　「站住！」忽然，后面一声冷喝，差点将我吓得趴下。

　　「再走就开枪了。」背后的声音非常冷酷，我丝毫不怀疑，只要再走一步，他就会开枪。

　　我立刻站住了，后面又传来声音，大喝道：「就在这附近埋。」

　　我是无法动弹了，后面的那枝枪随时可能开火，只不过我应该如何脱身啊？

　　「恶魔显示器，立刻让我脱身。」我心下暗道。

　　接着又想到，自己真是被吓得糊涂了，上一个找到陷害我的幕后黑手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新任务又怎麽能够启动？

　　「新任务启动成功。」谁知道，我脑子里面的恶魔顾示器滴的一声后，竟然显出这个画面。

　　接着，非常熟悉的绿色箭头，还有黄色目的地又出现了，看着真是无比的亲切啊！

　　我不由得纳闷起来，之前的任务明明没有完成，怎麽又能够启动新任务了？难道恶魔显示器失灵了？又或者是之前模模糊糊完成了任务，但是我却不知道？

　　不过现在顾不得这麽多了，赶紧跟着恶魔显示器走才是首要之事。

　　为了不刺激我背后的人开枪，我随手拿起推车上的铁锹，然后跟着脑子里面恶魔显示器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边走，我还一边朝哨塔上望。他用枪死死地瞄准我，神情间充满了戒备。

　　「这该如何是好？我要是走远了，尽管拿着铁锹，哨塔上的王八蛋还是会开枪的。」我心中惊慌着，脚下却只能相信恶魔显示器。

　　「滴！」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竟然响了一声，好像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果然已经到了目的地，这次箭头和黄色目的地之间几乎重叠。

　　接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做了，而且恶魔显示器也没有提醒我应该做什麽。不过哨塔上的枪手正对我虎视眈眈，我只有硬着头皮，拿起铁锹挖地。

　　我一直这样麻木地挖啊挖，脑子里面一堆乱麻，也隐隐知道恶魔显示器不会无缘无故让我来这里，便只好一直用力的往下挖。

　　足足挖了将近两、三公尺，最后我整个人都跳进洞里面挖了，这让啃塔上的人非常警戒，目光始终盯着我，而且招呼了其他夥伴，仿佛要立刻过来将我抓走。

　　不过，他看到我从洞里一铁锹一铁锹的往上扬土，便也放下心来。只不过心中肯定在骂我，埋个人还那麽费劲，挖那麽深的坑。

　　「咦？这里竟然是一条下水道。而且是很原始。不是水泥管的下水道，真是臭不可闻。」

　　我总算知道恶魔显示器为什麽让我到这里了，我可以沿着下水道逃脱。

　　第八章 亡命

　　我顿时大为兴奋，但是却不敢马上鑚了下水道逃走，因为只要我不再住上扬土，他们立刻就会追过来。

　　我又爬了上来，想要把尸体埋进坑里面，奸藉机跟着下坑。

　　但是推车里面，还有一个真正的白大挂。我想了想，便将整个车子一起推了下去，然后人也跟着下去，便要钻进下水道逃跑。

　　谁知我刚刚逃出两步，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就开始尖叫，而且闪着红光，显然在提醒我此时的行为是错误的。

　　我先是不解，接着便明白了。啃塔上的人只要见到我没有上来，只怕一会儿便追了过来，在下水道中我肯定逃不了多远，不用多久就会被抓住。

　　我脑子拚命地转，一边还要用铁锹往上扬土，好让他们不起疑心。

　　我脑袋都想得疼了，终於想出了一个法子。

　　我把那个真正的白大褂拖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脱下我身上的白大褂和口罩，穿戴在他的身上，然后抱着白大褂跳下下水道，一直拚命沿着下水道往前跑，尽管要弯着腰跑，但是爲了活命，我的速度竟然也极快。

　　果真，只跑了不到一会儿，上面便傅来刺耳的枪声，很显然他们已经追过来了。

　　我又跑了几十公尺，便将真的白大褂丢下，让他的脑袋狠狠撞在石头上，然后俯面躺在水中，几乎半个身子都被水淹没，整个口鼻都被水浸着。

　　我依旧飞快的往前跑，一边跑一边找。我在找一处水尤其深的地方，能够将人的整个身体都淹住的。

　　终於，在两百多公尺前有一处水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整个身体全部滑进水里面。

　　「真的很恶心。」我几乎要呕吐出来，下水道本来就是最脏的地方了，这里的下水道尤其的脏，红通通的都是血水，还有一些腐烂后变质的红水，但是为了活命也顾不了那麽多。

　　我踩过的水刚刚安静下来，下水道又吵杂起来。一群人踩着水飞快地跑了过来，整个下水道都是水溅的声音，听得人心惊胆颤。

　　他们追上来了。

　　这群人很快就发现躺在水里的白大挂，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英文。

　　然后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砰！砰！砰！」这群人竟然问都不问，直接开枪射杀，而且足足开了好几枪，只怕人都打烂了。

　　那个白大褂本来也不知道有死没死，这会儿肯定真的死透了。

　　「老板对新来的人就不应该信任，尤其还是一个胆小的医生。」其中一个人说的是中文，然后吐了一口痰，道：「带他回去向老板报告，这个鬼地方我可不愿意多待。」

　　接着，几个人拖着白大褂的尸体往回走。

　　一直等到没有丝毫脚步声之后，我才敢从脏水里面出来，尽管我差不多都快窒息了。

　　坐起身子后，我也没有立刻逃跑，而是休息了一会儿，因为我不敢保证他们是不是就在洞口处，万一跑的时候发出声音惊动他们就不妙了。

　　足足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我才开始沿着下水道的方向，一直往外跑。

　　也不知道跑了几千公尺，我看见一些光亮，不由得加快了速度，猛地冲了过去。

　　「扑通！」我脚下一空，身体顿时往下摔，竟然整个人从半空中掉了下去。

　　顿时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往下一看。

　　还好，下面是一条河，还顶深的。

　　我猛地掉进河里，也不忙上岸，先将全身上下洗得乾乾净净。

　　老子终於逃出来了！我立刻想要大声喊叫发泄。

　　声音刚刚到了喉咙口又赶紧咽了下去，说不定杀人俱乐部的人就在不远处，我叫得大声了，只怕将他们招惹来了，坏了自己的性命。

　　於是，我又赶紧钻下水底，往河的下游划水，内心中愤怒道：「他奶奶的！总有一天我会来端了这个变态的俱乐部，那个性戚发骚的大洋马，我一定先奸后杀，再奸再杀！」

　　一直沿着河往下游的过程中，我开始想我接下来应该去哪里。因为大洋马只要一去囚室就会发现我不见了，也肯定会通知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已经与我撕破脸皮，一定会想尽办法置我於死地，他在得到我逃脱的消息后，肯定会大肆搜捕。

　　那麽我之前的住处、楚楚家里，都变得非常的不安全了，就算是我向刘离租的那间旧房子，卫筠也是知道的。

　　尽管卫筠看来好像和我比较投缘，然而他未必不会将我那处藏身之地告诉白马王子。在梦中宁紫最后说的话，到现在都还让我有些心寒，因为卫筠毕竟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

　　就连李博谦囚禁我的那个荒山密室，也不是安全的了，我已经将地址告诉了白马王子。

　　我就算狡兔三窟，现在也没有了去处，关键是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几乎寸步难行。

　　想了好一会儿，我脑子里面顿时浮现前女友的身影，或许我可以去找她。

　　差不多游出了好几公里后，我又弯着腰，在河边的芦苇丛走了两个多小时，河岸上人烟渐渐多了起来，彷佛已经靠近城市的郊乡了。

　　我找了一个不是很陡的地方上了岸，此时身上的衣服在太阳的热晒下也差不多乾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穿着这身衣服非常不保险，目光四处一搜寻，想要找到一处没有人的人家，去拿几件衣服换上，最好是人家晒在外面的衣服。

　　眼前就有一个庭院，距离我几公尺处便是一堵围墙。

　　围墙不是很高，但是我翻不过去，还要去别处搬来一块大石头垫脚。

　　跳进的是这户人家的后院，我静静地听一会儿，没有听见人说话，也没有听见有看电视的声音。最好是没人，方便我进去拿衣衫穿。

　　从后院转到前院的时候，我也大致看了一下这幢房子，是一处建造得很一般的别墅。

　　不过好像还挺有钱，院子里面停着一辆好车，竟然是一辆宝马M6。

　　宝马M6？我顿时一惊，赶紧靠近了看，果然是宝马M6，和我的那辆样式一模一样，再看车牌，也一摸一样。

　　我浑身惊出冷汗，莫非这里便是我被抓的那栋房子？那天晚上和宁紫来这里的时候，天早已经黑了，也看不清楚。

　　再说，我上了宁紫后，还被她带回来过夜，根本没有闲工夫观察这里的环境，所以刚刚翻墙进来的时候，一点都没觉得不对劲。

　　此时再细细地看，真的有几分眼熟，可不就是那天宁紫骗我来的地方？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转身，赶紧跑。

　　白马王子要抓我，这里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盯防的地方。

　　於是，我赶紧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并不立即离开，而是躲在草丛里面观察，看这里有没有埋伏。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依旧没有听见任何声音，想必真的是没人了。

　　於是，我飞一般地跑进房子里面，上楼去宁紫的房间。

　　门竟然是锁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提心吊瞻的将门撬开了之后进入房间。我本来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已经下见了，连同里面的钱包、信用卡等等都不见了，但是在抽屉里面，我找到了我车子的钥匙。

　　接着我便在宁紫的房间四处找，在衣柜里面找到一套女用衣衫，我索性换上了女人的衣衫，然后戴上墨镜，蒙上丝绸面纱。

　　我身材本来就偏瘦，只要遮上了脸，穿上女人的衣服也不显得非常的突兀，只是身材有些平板，不过东方女性身材平板的可多了。

　　停在院子里面的宝马车烬管让我很舍不得，但是我咬了咬牙，还是决定不开M6走，毕竟目标比人要大。

　　而且刚才在园子里面，我好像还看到了一辆女用的轻型摩托车，不知道是不是宁紫的。也可能不是，因为我从来都没见她骑过，她可能觉得以她的身材相貌，不屑於骑这样的轻型摩托车，所以我不敢保证这摩托车是不是她的。

　　四处翻找，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一把钥匙，正是摩托车的钥匙。

　　不过，钥匙旁边还有一片光碟，我好奇之下，便连光碟也一起拿走。

　　我本来还想找些钱在路上用，结果整个房间里面一毛钱都找不到。

　　回到院子，我发动了摩托车，朝前女友的住处骑去。

　　※　　※　　※　　※

　　先将摩托车藏了起来后，我并没有直接上门找前女友，而是在她所住楼房前面的小树林里躲了起来。

　　因为，我看见了一样东西贴任墙上，是一张通缉令。

　　通缉令上的照片是我，罪名是杀人罪。那上面写着被杀的人正是李博谦，当然他还可以写上廖立方，不过杀一个人就足够判死罪了。

　　通缉令上对我的愚赏金额是三十万。而且把我形容成一价极度变态、极度危险的人物，让广大百姓发现后不要轻举妄动，而是通知警察部门。

　　不用说，这肯定是白马王子的手笔了，真是好快的动作啊！

　　不过，瞧这纸张的颜色，这通缉令应该贴了有几天了，可是我今天才刚刚从杀人俱乐部的囚室里面逃出来啊？

　　接着又想了想，我便明白了。这通缉令想必是几天之前就贴出来的，白马王子决定要杀死我。尽管他家权势极大，杀个普通人如同踩死蚂蚁一般，但是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还是做出了一份通缉令掩入耳目，日后就算占家的政敌想要利用我的死做文章，这份通缉令也有个说法，证明并不是占家草菅人命，而是我本身就犯了杀人罪。

　　我正冷笑间，忽然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快步走了过来，我顿时一惊，连忙躲好。

　　这群警察四处搜索一番后，又掏出一张崭新的通缉令，覆盖在原来的旧通缉令上，上面的名字仍旧是我，但是悬赏金额提高到了三十五万。

　　这会儿，他们是真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抓我了，已经开始在整个城市布网。

　　一直到晚上，前女友的室友都回来了，而且一边走还一边聊着天：「我看老三的男朋友根本不像一个杀人犯，说不定又是一桩冤假错案，老三今天晚上还出去找吗？」

　　「肯定还要出去找的，老三那麽死心眼。要嘛楚郁被抓住了，要嘛被杀了，要嘛被找到了，否则老三一定会一直找下去的，今天晚上轮到你和男友陪她出去找了，记得十一点之前，怎麽都要拉她回来。」

　　我听明白了，她们在说我。她们住在一起感情好，便用年龄排了大小，前女友排行老三。

　　「呼！」我心中憋得有些难受，又有些热，便吐出一口气来。

　　在小树林里面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第九圈的时候，我直接走出小树林，朝外面走去。

　　我决定离开了，倒不是我有多麽伟大。而是之前刚刚脱身的时候，我心中缺乏安全感，所以才想要找一个人依赖，听了前女友室友的话后，我感动了，也理智了。

　　我想来依赖前女友，但是她本身就很柔弱，我只会连累她。

　　我一直垂着头往外走，此时已经天黑了，所以也没有人看得出我的异常。

　　「啊！对不起！」我忽然撞在一具柔软的身体上，对方低呼一声，然后赶紧道歉。

　　我本想说没关系，但是想到自己是男的，却穿着女装，便不说话，继续往前走。

　　接着，我的脚步又停了片刻，因为我听出这声音是前女友的。

　　我只犹豫了几秒钟，又继续朝前走。

　　然而，此时在我身后的前女友反而停下了脚步，她犹豫一下，然后飞快地从后面追了上来。

　　她没有叫出声，只是跑到我的面前看了一眼后，还是没有出声，立即拉着我的手，飞快地朝旁边的小巷跑去。

　　走到小巷深处后，她先飞快的四处张望着，然后跑到小巷的各处角落看有没有人，接着跑回来，抬头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似乎想要哭，但是眼泪却不流下来。

　　「我终於见到你了，你竟然是来找我……」前女友语不成调，后面那半句话还流露出尤其的激动。我是来找她，而不是去找楚楚，或者其他女人。

　　当然，我并不是不想去找楚楚，是因为楚楚那里肯定早就被监视了，我过去只是自投罗网。

　　接着，我们两人竟然有些相对无语，不知道从哪句话说起。

　　她忽然又拉起我的手，道：「走，快跟我走。」

　　我被她拉着走，不由得问道：「去哪里？」

　　「我刚租下来的房子。」前女友道。

　　「你准备搬出去住？」我问道。

　　「不是，看到你的通缉令后，我立刻就去租了一处偏僻的房子，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要你一来、就可以住进去。」前女友解释道。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之前总觉得前女友脑筋笨，现在看来大错特错了。她只是一看到我的通缉令，就立刻去租了房子做准备，免得我来找她的时候没有地方住。

　　顿时，我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她脸微微一红，侧了过去，道：「干什麽？」

　　「你其实很聪明，或许你做什麽事情都能做得好。」我忽然说道。

　　难得被我夸奖，前女友显得越发忸怩，拉着我的手，走路的速度又快了些。

　　第九章 不是旧爱

　　她新租的地方果然非常偏僻，房子不大，但是被收拾得妥帖，里面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少，看在眼里就非常舒适。

　　我都不知道多少天没有吃东西了，之前不觉得，现在安定下来后，肚子极其饥饿，胃都快磨破了。

　　她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下了一大碗面，打了两个鸡蛋，用素油拌着一点荤油做的，吃着既香又不腻。

　　「你手艺长进了好多啊！」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说道。

　　她稍稍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骂她做饭太难吃。

　　不过，她在厨艺上确实规规矩矩，不算非常出色。

　　几乎一口气吃完面后，我舒服地呵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肚子，道：「都不知道多少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这话听得她眼圈又一红，然后垂下头去，不知道在想什麽。

　　这也是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被我压迫惯了的表现，於是有什麽话都不敢说出来，只敢藏在心里。

　　「我没有杀人，只不过因为不可逆转的某些原因，使得某一位大人物要除掉我。」我不想她有心理负担，便说道：「而这些不可逆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身世。我也没有办法决定谁是我的父母，所以这件事情扯到我，甚至冤枉得很。」

　　「是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很有钱有势吗？」她间道。

　　我点了点头，也惊讶此时她的脑子怎麽那麽灵活。

　　「然后怕你回去继承财产？抢了别人的东西？」她认真地问道。

　　我又点了点头。

　　她突然显得很兴奋，我不由得感到不解。

　　看到我的神情，她赶紧收起雀跃，怯怯道：「我就说你不会杀人的，你胆子那麽小……」

　　「嗯？」我顿时威胁地发出鼻音。

　　她立即条件反射的往回缩了缩，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脑袋能被我骂垂到胸口里去。

　　「那你准备怎麽办？」她充满担忧问道。

　　「不管他，先好好地睡一觉，有什麽事情都明天早上起床后再说。」接着，我朝她招了招手道：「你坐近一些。」

　　她依言，稍稍地坐近了一些，尽管不知道我要做什麽，但是和我生活了那麽长时间，还是能够感觉到我想做什麽，所以她脸蛋又红了。

　　我真的有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看过她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看过。因为我总觉得她不漂亮，尤其当她是我女朋友的时候，更加觉得她不美艳、不性感，反而觉得大街上的许多女生都比她漂亮火辣得多。这使得我当时非常恼怒，对她的态度也日渐不好。

　　其实天地良心，只不过是她不爱过分打扮而已。她总是穿着朴素却又不土气的衣衫，不爱穿尤其显露身材的，或者露胳膊、大腿的衣衫，也不怎麽化妆，所以看起来就觉得不性感艳丽。

　　其实，她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都是好的。

　　脸小小的，五官也小巧。但是人却不矮。胸部也不顶大，屁股也不顶大，但是很苗条，曲线玲珑，甚至腿也挺长挺直。

　　尤其一头长发，天生的黑、天生的亮，只不过她不爱去做各种发型，只是随便紮着，或者散披着。

　　皮肤也尤其的白腻！

　　「你弟弟要是知道你又和我在一起，肯定很恼怒。」我笑着说道，一边拉着她的手，一扯将她拉进我的怀里。

　　她相当轻，坐在我大腿上，软绵绵的，也不会觉得有多大分量。

　　「他找到女朋友了吗？他那麽愤世，鼻孔朝天的，肯定找不到。」我又取笑道，一只手顺着衣服的下摆摸上她的胸部。

　　「我该回去了。」她按住我的手，低声道。

　　我无视她按住我的手，用力挤过去，握住了她的乳房。

　　她是B罩杯，所以乳房不会很大，却也有手感。

　　她开始有些用力地挣扎，显然是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而我好像已经有了其他的女人。

　　她本来应该推开我，或者喝止我的。但是从她跟了我的那一刻起，她就习惯了服从不反抗，所以只能挣扎，而不会推开或者喝斥。

　　甚至要和我分手也不敢当面说，只留下了一封书信。

　　「回去做什麽？」我笑着说道，然后嘴唇轻轻吻上她的耳垂。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麽女人的耳垂那麽敏感，男人的却不敏感？

　　而她的耳垂，更是敏感中的敏感。用手轻轻一碰，就痒得受不了，用嘴唇亲的话，立刻全身酸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这点在刚和她谈恋爱的时候，我还有耐心做，屡试不爽。后来不耐烦了，也就不经常做了。

　　现在一亲，果然比之前更加不堪，挣扎的力气变得没有了几分，只是身体不停地颤抖，在我大腿上有些坐不住，想要让耳垂离开我的嘴巴，却又被我紧紧按住头。

　　我的手顺利地钻进了她的胸罩，摸着柔软白腻的乳房，两根指头调戏着她娇嫩的乳头。

　　这下不用亲耳垂了，她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一口吻上她的嘴唇，轻轻地吻，轻轻地咬。

　　咬了一会儿，离开她的嘴唇，又轻轻地咬她的鼻尖。

　　她反而将小嘴凑上来吻我，我手绕到她背后，解掉她胸罩的钩子，然后又开始解她上衣的钩子。

　　一会儿。她的上身便赤裸了，娇小玲珑，雪白滑腻。

　　我身上的女人衣服早就穿得恶心了，用力一扯，便赤裸了自己的上身，贴上了娇小的乳房。

　　我以前一直嫌弃她乳房小，贴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不到肉球的弹性和分量。

　　但是现在贴着、磨蹭着，还真有味道。

　　她两条胳膊柔软地环了上来，贪恋地深吻着我，舌头舔着我嘴巴里的每一处地方。

　　她的腰细，所以裤腰总是有些松，我的手轻易挤进了她的臀部，一根手指陷入臀沟之中，然后轻轻地按在她的菊花上，又绕到前面，先摸着柔软弹性的小腹，然后滑落下去，摸上阴毛，在不是非常浓密的阴毛中寻找肉缝，在渐渐露头的阴蒂上稍稍做了停留后，便一直往下，摸到了阴道口，是湿的。

　　解开她裤子上的扣子。然后双手把住她的两边臀瓣，就这样捧着将她从裤子里面剥出来。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在性事上，其实有不少时候是她在主动，尽管她都是在性事的中期，被挑逗得入味了后才开始主动。只不过后来我渐渐表现得不耐烦了她，她的主动让我皱眉，她就再也不敢主动了，反而我有需要的时候，直接扯下她裤子到臀腿处，直接将阴茎塞进去，然后一阵捅，射精了事，连裤子和衣服都不用脱下来。

　　此时，她主动了，主动拉下我的裤子，然后移开，小手却握在我的阴茎上。

　　这条阴茎她熟悉而又陌生，上下轻轻地撸动，找回之前对它的记忆。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阴茎，鼻息急促了许多，喷在我的脸上。

　　「你自己来。」我说道。

　　她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将下巴搁在我的脸上，让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是下身却轻轻地转动，变成背对着我，然后一手扶着我的阴茎，一手掰开自己的阴唇，对准我的鸡巴，缓缓地坐了下去。

　　「噢！」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这麽久了，这根久违的大鸡巴重新插进她闭了很久的阴道，让她暂时有些不适应。

　　她轻轻地坐了下去，一边轻轻地转动着臀部，最后将我的鸡巴吞进了大半，让我的龟头顶到了子宫口。

　　然后，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停了好一会儿，让阴道充分感觉大阴茎带来的充实，接着她渐渐地摆动臀部，让阴茎缓缓地在她阴道里面进出。

　　「嗯！」她的呻吟声通常都很短促，也很低。

　　十几下后，她没了力气，先张开一条大腿，跨在我的腿上，然后转个方向，面对着我，又抬起另外一条大腿跨在我的大腿上，整个过程中，我的鸡巴始终没有离开她的阴道。

　　这个动作以前她经常做，一开始鸡巴还总掉出来，后来就不掉了，她能够以我的鸡巴为中心轴，身体转动一百八十度。

　　而且这个时候，她都会非常舒服，非常爽。

　　又重新环上我的胳赙，吻上我的嘴唇，摇动着屁股，却只在打转，而不抬臀起落。

　　我双手捧着她的小屁股，腰胯用力，筛动着她的屁股。

　　仿佛听到了阴道传来咕叽咕叽的交合声，她有些下好意思，把脸躲得更加严实了一心。

　　我抱起她的双臀，将她放在床上，然后结结实实地压上去，用最传统的方法性交。

　　因为，她很喜欢这样。

　　老实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心细的人，她的一些爱好我都能够记住，只不过后来渐渐懒得去实施这些细节，来换取她的幸福感而已。

　　这是我这段时间来，最温柔的一次做爱，也不仅仅只是将鸡巴在她的阴道里面冲刺，而是全身都温柔地挤压。

　　没有口交，没有肛交。

　　然而，高潮却来得挺快，在她战栗颤抖后两分钟，我也一泄如注。

　　我本来要抽出来射，她却紧紧缠住我的腰，没有让我拔出来。

　　然后，我们就这样相拥着不说话。

　　「我应该回去了，不然室友们会担心的。」过了很久，她柔声说道。

　　「嗯！」我应道。

　　她轻轻磨蹭着我的脸，道：「明天我过来做早餐。」

　　然后，她起来进浴室洗了一会儿，又端着一盆温水帮我洗了阴茎。

　　穿上衣服要离开的时候，她满脸的不舍，好几次想要张开嘴说要留下，但是见到我没有开口，便也没有开口。

　　不是我不让她留下来，因为一旦留她下来，她就必须打电话回去向她的室友解释，就必须说已经找到了我。

　　尽管我很相信她和室友的感情，但是我不顾意冒这个险，所以我还是让她回去。

　　她走出门的时候，我嘴巴张了张，又合上没有说出来。

　　「我知道，我不会告诉她们我已经找到你了。」她低声说道，然后转身下了楼。

　　※　　※　　※　　※

　　前女友走了之后，我本来想要好好睡一觉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囚室里面已经睡了太长的时间，所以躺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这间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东西相当齐全，有电视，甚至还有电脑。

　　电脑是新的，是一台非常廉价的笔记型电脑，应该是前女友刚买不久的。

　　我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脑，没想到竟然还能上网。

　　先上了一些网站，看着一些同样无聊的讯息后，我看到桌面上的MSN程式，心中不由得一动。

　　自从李博谦那件事情之后，我几乎忘记了天使事务所这回事了。

　　找到了代理伺服器，登上网路。

　　无聊下，我不由得打开天使事务所网站的后台，主要带着看戏的心态，看有什麽稀奇古怪的任务。

　　可能广告的周期已经过了，所以下任务的单子少了许多，只有九十多份。

　　我看一条删一条，明明一些很恶搞的任务请求，我看着也笑不出来了。

　　本来我准备将接下来的所有信件全部删掉，但是一看标题，有几十封全部是一个标题。

　　「快救命，快救命，我是镜子！」

　　「楚楚！」我内心一揪，赶紧点开第一封。

　　「我是镜子，曾经让您帮忙过的镜子，我求您救一个人，他叫楚郁，下面是他的照片，请您救他，并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要多少钱都可以，多少钱都可以……」

　　然后，下面整整几十封，都是楚楚写的。

　　每一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求天使事务所救楚郁，而开出的价码也越来越高，语气也越来越哀求，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恐惧。

　　偶尔，会疯狂地骂天使事务所，为什麽应该出现的时候又不在。之前帮她找丈夫外遇证据的小事情时就在，现在要紧一万倍的时候，却又不在。

　　接着，她又拚命地诅咒天使事务所，说假如我不帮忙，就不得好死。

　　楚楚永远都是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就算和李博谦完全交恶的时候，也没有出过恶言。她永远都是最优雅的、最蜿约的。

　　然而，此时她如同泼妇一样的歇斯底里，却让我心中爱意浓烈无比。

　　然后接下来几封信，她又开始求饶、开始道歉，拼命地骂自己，求天使事务所原谅，并帮她救回楚郁。还说，天使事务所无论开什麽条件都可以，任何条件都可以。

　　接下来的信件，全部是楚楚说已经汇款到天使事务所的讯息，从一开始的两百万到五百万，到最后的一笔一千八百万。

　　在没有取得任何回应的情况下，楚楚将所有的钱汇进了天使事务所，只求天使事务所救楚郁。

　　我轻轻地咳嗽一声，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衫，所以有些冷了，不由得用手搓了搓手臂，转过脸去，却在镜子上看到泪流满面的我。

　　我从来没有和楚楚说过我是天使事务所的事情，但是有不少事情我都没有刻意避开她，所以我一直以为她可能知道我就是天使事务所，尽管她从来都不说。

　　但是，她此时却依旧这样的哀求天使事务所救我。

　　或许她是知道天使事务所就是我，但是此时却假装着不知道。因为她想要救我，她知道占家的人想要杀我。她把天使事务所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失去任何理智的把所有的钱，全部汇进了一个未知的帐户之中。

　　她已经没有那麽多钱了，她身上的钱只有几百万，她却足足给我汇了几千万。

　　我点开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标题也是「救救我，求求你」。

　　我以为是楚楚的，原来却不是，而是另外一个人。我本来要直接关掉后台，登绿MSN找楚楚，然而信上的内容却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听说你无所不能，求你救救我，不然我马上就会死了。我一个非常熟悉的人，我的一个同学死了，死得很惨很惨，而且他的死和我有最直接的关系。他只是一个不相干、对我没有任何价值的男人。我本来以为，我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但是，我内心的恐惧和痛苦越来越浓，越来越重。每次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他的样子，我发呆的时候也会看到他的样子，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无数个噩梦，每一个噩梦的主角都是他。那梦无比的真实，每次在梦里，我都会被吓得肝瞻俱裂，每次起床之后，我就会发现我满脸都被黑气笼罩。我现在已经憔悴得如同鬼一般，之前我很渴望的东西，现在忽然变得一文不值；之前我非常期待的情人，此时也如同泥沙，之前我无比珍爱的美腿，此时如同不是我的一般，彷佛猪圈里面的猪腿，被人砍去吃了也无所谓。我每天都伥害怕，每一时刻都很害怕，我感觉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不敢睡觉，但是醒来的时候却彷佛在睡觉，睡觉的时候却彷佛是醒着。我要死了，求你救我，救我……」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内心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宁紫。

　　这里面的人很像是她，难道是她在出卖了我、我被杀人俱乐部抓走之后，她感觉到恐怖、感觉到愧疚才写的？

　　奇怪的是，信里面的她，仿佛被折磨了很久了。但是，在我被抓后的十来个小时内，她也被抓到杀人俱乐部去了，被我和大洋马轮奸，然后被以非常恐怖的手段虐杀掉了，现在早变成一堆腐斓的碎尸。

　　顿时，我不由得看了看这封信的时间。

　　竟然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电脑上的日期，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封信竟然是今天写的，今天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而我被抓进杀人俱乐部的那天，是十一月二十日。

　　也就是，已经过去九天了。我竟然在囚室里面昏迷了九天，真是一点都不觉得啊！不过在昏迷的这段时间内，大洋马应该给我注射了盐水和葡萄糖，否则我早就脱水挂掉了。

　　大洋马给我注射的发情药剂后遗症实在是太厉害了，让我昏迷了那麽多天，难怪宁紫的尸体会烂臭成那个样子。

　　这麽说来，这封信就不是宁紫写的了，宁紫早就死绝了，尸体都烂掉了，自然不会写这封信。

　　不过这个女人也做着和宁紫差不多的事情，实在是最可恶的女人，被恶梦吓死也是活该的。

　　这封信上留下了她MSN的ID。

　　我打开MSN，目光非常锐利地朝楚楚的ID望去，果然在线。

　　尽管我内心澎湃，我很想说，宝贝、姑姑，我在这里，我好好的在这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现在就想窒息在你的怀里，溺毙在你的眼泪和阴道里。

　　但是，我现在是以天使事务所的面孔出现，只能淡淡地发出去一条讯息。

　　「这几日不在，你的任务我已经接下，至於钱数，可以退还部分，退额你自己来订。」

　　接着，又忍不住发出去一条。

　　「你也保重，天使事务所无所不能，会帮你完成你的要求，你等着消息便是，不用过於担心。」

　　这言语已经超过了天使事务所的本分了，只不过我实在忍不住关切。

　　但是，楚楚竟然没有回覆，我心中不由得担心。

　　接着，MSN上另外一个人的ID竟然亮了起来，正在跳动着，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ID。

　　这个ID的昵称竟然叫紫宁，和宁紫的名字正好相反。

　　我心中一惊，点开她的讯息。

　　「救我，快救救我，我真的要死了，我害死了我的同学，我感觉到他就要来找我了，他死的很惨很惨，我的身边彷佛到处都堆着他尸体的碎片……」

　　我身体猛地一阵战栗，这确实与刚才求救信最后一封的内容一样。

　　我浑身都在颤抖着，双手哆嗦着打下了几个字。

　　「你是谁？说出你要委托的任务。」

　　然后，我的牙齿打着寒颤，下由自主地捂住嘴巴，等着萤幕上的讯息。

　　「我叫宁紫，下面是我身分证的截图。我想让您救救我，让我忘记这件事情，彻底忘记这件事情。我可以给您八十万，这是我所有的资产了，我把情人送给我的首饰和衣服都变卖了。」

　　我顿时脑袋一懵，浑身变得无比的冰凉，就这麽呆呆地望着电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她竟然说她是宁紫，她竟然说她是宁紫。

　　那囚室里面死的人是谁，死成一堆烂肉的是谁？

　　接着，我浑身又一阵颤抖和战栗，脑中一个念头闪过，然后这个念头无比的清晰起来。

　　这是一个阴谋，这绝对是一个阴谋！没错，这是一个阴谋。

　　是白马王子知道我逃脱之后，想要引我出洞，他用宁紫的ID登上MSN勾引我出现。

　　他完全可能知道我的MSN，因为他去荒山地下室找巫术资料的时候，肯定看到李博谦的尸体了。

　　李博谦临死的时候，肯定对我充满了仇恨，肯定留下了一堆讯息，全部是关於我的讯息，其中一定包括天使事务所和恶魔显示器的事情。

　　而占筱蔓是委托过天使事务所一些事情的，她知道我的MSN，这个圈套是他们两个人一起设下的，为了就是要引我出来后除掉。

　　我猛地跳起来，就要逃走。接着又稍稍安下心来，我是用代理伺服器上网的，他们通过MSN看到的IP位址是在很远的地方。

　　不过，要是一个电脑高手的话，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透过代理伺服器找到我这台电脑真正的IP位址。

　　一旦找到IP位址，再去调查提供ADS」服务的通信公司数据库，就可以找到我的真实地址。

　　当然，对於普通人来说这些都很难，但是对於占家的势力来说，却是轻而易举。他们需要的只是透过代理伺服器追踪到真实讯息的来源地，也就是我这台电脑的IP位址。

　　这对於电脑高手来说，仅仅需要时间。

　　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立刻关掉MSN，立刻下线，那样他便来不及追踪到我。

　　我正要关掉MSN的时候，忽然楚楚的头像开始闪动，我的手顿时僵住了。

　　我不立即关掉MSN，我就会有危险。

　　但是我关掉MSN，就不能看到楚楚的讯息了。

　　我咬咬牙，用最快的速度点开楚楚的讯息。

　　「我是可可，我妈妈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心中一惊，也忘记了伪装自己的身分，问道：「你妈妈去哪里了？」

　　「她去找那个王八蛋占诚逸了，她约好了去谈判，她去恶心死人的占家了。她知道是占诚逸要害楚郁，所以去拚命，去翻脸，或者去找死了。她要去谈判，假如占诚逸不放过楚郁的话，她就把楚郁是占家亲生骨肉的消息大白於天下，把占家害死自己亲生子孙的消息大白於天下。」

　　我顿时心脏都要猛地跳了出来，楚楚这样做和找死没有任何区别，占家的人心肠最歹毒了。

　　「我那个王八蛋外公已经说过了，因为楚郁的事情和我妈妈断绝一切关系，若是妈妈做出不该做的事情，他不介意再让自己一个私生女人间蒸发。所以就算占诚逸害了妈妈，他也不会多说半句话的，而且占诚逸那个王八蛋，绝对不会让妈妈说出这些话的，他不会让占家的人知道楚郁是占家的子孙，他肯定会想尽办法害死妈妈的。但是我怎麽都拉不住妈妈，叔叔，你无所不能是吗？」

　　我双手颤抖着，打出一行字道：「是的，叔叔我无所不能。」

　　「那我求你，假如我妈妈真的没有回来，真的被占家害了的话。我求你帮我，帮我把占家的人，把我的王八蛋外公、王八蛋舅舅、王八蛋哥哥、王八蛋姐姐全部弄死，全部碎尸万段……」

　　我的双手仿佛成了利刃，目光血红打出一行行字，嘴里也跟着念道：「放心，假如你妈妈没有回去的话，我一定将占家所有的人，和占家有关系的人，占家的一草一木，占家的远亲近戚，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杀得乾乾净净，寸草不生，我让占家灭门绝口……」

　　那边紫宁的头像也闪动着，我整个脑子被愤怒充斥着，一下子竟然忘记了害怕，一边点开她的头像，一边冷笑道：「那个叫占什麽，你要玩把戏是吧？我们就开始玩吧！」

　　我不是故意的，楚楚曾经跟我说过白马王子的名字，但是我从来都记不住。

　　就好像他也记不住我的名字，叫我的时候都叫楚什麽的。

　　「快来救我，求你快来救我，快，快……」

　　「好的，我马上就来救你了，你在哪里啊？」我冷笑着问道。

　　「我不敢回家，我在香江大桥上，我不敢回家……」

　　接着，我点开楚楚的头像，问可可道：「你妈妈已经出发多久了？」

　　「十来分钟了，她坐计程车去的，身上什麽也没有带，她只告诉我，假如她回不来了，就立即将她电子邮箱里面的一封邮件在网上大肆发布出去。」

　　才走了十分钟，那说不定还来得及，我要赶紧去截住她。

　　我准备关掉MSN，赶紧要找衣服穿。但是末了，我忍不住问道：「可可，你在哪里，你那里安全吗？」

　　「妈妈把我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立刻关掉了MSN。

　　但是，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衣服在哪里。

　　将地上已经扯掉的女士内衣、内裤穿起。然后看到眼前的黑色窗廉，猛地扯下窗帘，连头带脸披在身上。

　　不经意的在镜子里面看到此时的自己，全身都罩在黑色的大布里面，看着好像是《星际大战前傅》里面的黑暗西斯武士。

　　拿起摩托车的钥匙猛地冲下楼，找到摩托车骑上去，我飞快地朝路上冲出去。

　　「用最快的时间找到楚楚。」我给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下达了命令。

　　第十章 恶魔的战栗

　　脑子里面顿时出现了熟悉的画面，是江州市的地图，依旧出现了绿色的箭头，还有黄色的目的地。

　　黄色的目的地也在移动着，那便是楚楚，她此时应该坐在计程车上。

　　我调转方向，朝着楚楚的位置飞快追去。

　　我仿佛在玩极品飞车的游戏，因为我完全不看路，只是盯着脑子里面的地图还有绿色箭头的方向，朝左转、朝右转。我也几乎不管路上的车子，也不管红灯绿灯。

　　路上的人、路上的车辆，也没有一个人敢管我。可能是因为我的打扮完全不似一个正常的人，我飞快地飙在城市的高架桥上、街道上，所过之处，行人和车辆无不避让。

　　此时夜深，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少，但是我接连闯了许许多多的红灯后，终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后面响起了警笛声，已经有警察骑着摩托车来追我了。

　　尽管我的速度很快，但是楚楚所坐的计程车速度也很快，想必她用了很多钱，让计程车司机拚命地加速。

　　我后面的警笛声已经越来越响了，甚至前面也有警笛声，左右两边也有。

　　已经有五辆警用摩托车来追找了，从前后左右围堵我。

　　我浑身的血几乎都要飙射出来，在车辆中央左穿右钻，五辆警用摩托车始终抓不住我，而且瞧我拚命的样子，他们也不敢面对面的堵我，唯恐我直接撞了上去。

　　我将速度加到最快，朝楚楚的方向飙射而去，后面的警用摩托车始终紧紧尾随。

　　终於。我离楚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　　※　　※　　※

　　速度狂飙，没一会儿就出了江州市区。

　　而周围，除了来追我的五辆警用摩托车之外，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了。因为此时已经出了江州市，这条路通向江州一处很有名的寺庙，是佛教圣地。

　　我脑子里恶魔显示器的画面上，代表楚楚的那个黄点忽然停了下来，她已经到了目的地。

　　我心中顿时一紧，因为我还是没有在她到达目的地之前拦住她。她到了目的地，就意味着她的性命已经危险了，而且我再去的话。就要直接面对白马王子可怕的力量了，和自投罗网没有什麽区别。

　　猛地咬了咬牙，我依旧超速飙车，若是我此时停下来，或者回头，我宁愿死去。

　　望了望不远处，我已经能够看见楚楚的计程车了。

　　在一座桥上，我看见笔直地站着几十个穿着黑色西装的汉子，戴着墨镜，堵住了桥的两端。

　　又长又宽的大桥中央，只有孤零零的两辆车。一辆是楚楚坐的计程车，另外一辆是凯迪拉克，想必是占家的车子。

　　占家已经将这座大桥封锁了，接着我记起这座大桥的名字，叫香江大桥。

　　而刚才在MSN上，紫宁就说她在香江大桥上等我。或者该说是白马王子说，他在香江大桥上等我。

　　我本来是不屑的，我本来是不会来这座大桥的，但是我现在却来了。

　　我被恶魔显示器牵引着来了，我被楚楚牵引着来了。就这样，我不由自主，又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了。

　　我后面的警笛忽然不响了，齐齐地停在路边，互相看了一眼后，又转身离去。

　　他们得到命令了，不敢再追上来。

　　我放慢了速度，望着桥头排得整整齐齐的穿西装戴墨镜的汉子们，如同柱子一般，他们每个人的手都放在腰间，因为那里有枪。

　　我望着他们，摩托车缓缓而又坚定地行驶过去。

　　我觉得时间忽然变得很慢，很像是电影里面的慢镜头。

　　他们就仿佛没有看见我一般，目不斜视。

　　我从两个大汉中央穿过，然后看到楚楚从计程车里面下来，接着从凯迪拉克里面也下来一个人。

　　一个女人，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但是长得很美，很知性，很高贵，很优雅，很像占筱蔓。

　　我猜也能猜到，她是占筱蔓的母亲，也是白马王子的母亲。尽管隔得很远，我依旧能够看出她嘴里的冷笑，遗有一丝残忍。

　　这是一个见血很多的女人。

　　穿着优雅的皮草，腰臀的曲线极其诱人，手里拿着名贵的皮包。

　　一个无比诱人、无比性感，熟透了的少妇，尽管年纪已经不是少妇。

　　这是一个成熟版的占筱蔓，这是一个丰满版的占筱蔓，这是一个大乳丰臀版的占筱蔓。

　　我看过占筱蔓的屁股、胸部和阴部，应该没有眼前这个贵妇来得诱人。

　　眼前的贵妇从头到脚的贵，所以才使得人尤其想要让她跪下，张开她高贵的小嘴为你口交。或者在她面前跪下来，为地高贵的阴部口交。

　　算来，她还算是我后妈呢！我几乎没有想到这点。

　　「楚楚，你真的来了，我们找了你很久，你既然来了，就安心地去吧！就如同你另外一些哥哥妹妹们一样，他们也都是老头子的私生子女，有将近一半死在我的手里，因为他们都想着来抢占家的东西。当年儿子太小不会干这些见血的事，等到他大了，自己能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做这些事情上瘾了。老头子那麽多的私生子女，就只剩下你一个，你长得漂亮，老头子尤其宠爱，所以一直留到了现在，今天终於不用留了……」

　　我的摩托车缓缓的靠近，却没有人理会我，楚楚也因为太过於专注，而没有发现我。

　　「啊！」忽然，桥面右边石碑下传来一声惊呼，然后冲出了一个身影。

　　仿佛是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穿着已经破了的裙子，直接冲到我的摩托车面前。

　　我立即煞车，身子猛地摔出了摩托车，摔在地上无比剧痛。

　　这个光脚破裙的女人猛地冲到我的面前，拉起我头上的黑布，用无比恐惧的声音道：「是你，你是来救我的是不是？我刚刚用手机发MSN发讯息给你，让你来救我，你是来救我的是不是？我感觉被我害死的同学就在周围，他要来了，他要来害死我了，快救我……」

　　那个紫宁竟然不是占诚逸，竟然真的有人向我求救。

　　接着，这个女人像疯子般的抱着我，浑身冰凉颤抖，急促呼吸和牙齿撞击的声音使得周围的空气也阴冷许多，她几乎要被恐惧折磨疯了。

　　那边占筱蔓的母亲终於看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女人一眼，皱了皱眉头。她着装最是优雅高贵，最见不得女人狼狈邋遢。但是，她只是轻轻地皱了皱眉头，便再也没有理会我们，依旧去和楚楚说话。因为杀了楚楚之后，她也会顺便杀掉我们的。所以，她旁若无人的说着一些无比隐秘的事情。

　　不过，我开始觉得怀里女人的声音有点熟悉，身体莫名其妙的一个寒颤。

　　我渐渐的将她的脑袋扶起来，剥开她遮住脸蛋的散发。露出了她本来应该妩媚的眼睛，此时却惊恐无神；露出了她性感妖艳的脸蛋，此时却消瘦苍白，然而，五官还是不会变，脸依旧认得出来。

　　我浑身僵硬着，颤抖着，心中麻木着，冰凉无比。

　　她的双眼，仿佛两个可怕的枯井。

　　她也望着我的脸，那双枯井一般的眼睛越变越大，越变越深，绝望、黑暗、恐惧、解脱、痛苦的神情从眼眸深处涌现。她险些惊厥地望着我，整张脸因为惊骇和恐惧而开始变形。

　　良久后，她发出了无比尖嘶惊恐的尖叫，想要用来发泄她内心所有的害怕，就好像见到了鬼一般。

　　和囚室里面那个白大褂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表情很像。非常惊骇，非常震惊，非常恐惧，非常不可思议，就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她尖叫了很长时间，尖叫的过程中，似乎整个生机也迅速地萎缩消退。

　　然后，她望着我，低声道：「你终於来找我偿命了，你终於来找我偿命了，我这就死了来陪你……」

　　说罢，她闭上了眼睛，瘫软下去，那张依旧恐惧的脸渐渐变得灰暗。

　　我的五官四肢，浑然没了知觉。

　　她是宁紫！真的是宁紫，在囚室里面早应该被杀死的宁紫，早就应该变成一堆腐烂臭肉的宁紫。

　　「你们放过楚郁，他绝对不会来争占家的家产，我会带着他走得远远的，再也下会见占家的人。我们会躲在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只求你放过他。」楚楚跪在了占筱蔓母亲面前。

　　楚楚的一跪，把我的知觉恢复了，我将不知道死活的宁紫放下。

　　占筱蔓的母亲冷笑着道：「还是死人比较保险。」

　　「那你就不怕我将占家的所有丑闻公布於众吗？」楚楚道。

　　「你也会死，等一下。尽管我的儿子一直说过。他有一个那麽美丽的姑姑，却不能弄上床很是可惜，所以我可能会满足他的心愿后，再让你死。至於占家的丑闻，你没有机会公布，因为你的女儿刚刚被追踪到了，现在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了。」占筱蔓母亲道：「另外，为了让你安心，我特地告诉你，楚郁已经死了。」

　　楚楚呆住了，接着又歇斯底里喊道：「下可能，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们都还在通缉他！」

　　占筱蔓的母亲招了招手，旁人拿来了一个大型白幕立在桥中央，然后又搬来投影机放在车子上。

　　打开车子里面的DVD，投影机立刻亮起，非常清晰的图像。

　　图像上的人，差不多有真人那么大。

　　投影机正在播放的内容我很熟悉，一个无比性感火爆的西方女郎，穿着皮短裙、皮胸衣，手里拿着电钻，猛地钻进了一个男人的眼球里面。

　　那个男人躺在桌子上，拚命地惨号，拚命地挣扎。

　　接着，白人女郎用电锯将那个男人的两条腿、两只手锯得半断不断，将男人的面皮削掉，将男人胸口的肉剔掉。她旁边有一个东方女孩，浑身赤裸，在旁边观看整个过程，吓得尿了出来，不停地尖叫。

　　白人女郎将电钻朝东方女孩的阴道指去道：「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要是你不去做，我就将电钻钻进你的生殖器里面。而假如你等一下做的事情很有创意的话，我会考虑放你出去。」

　　东方女孩顿时仿佛充满了力气，飞快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冲到男人的面前，抓起他唯一没有受伤的阴茎，竟然用嘴巴含了进去。

　　在这种关头，她竟然为他口交了，非常主动，非常认真的口交。接着，东方女孩的嘴里忽然冒出了鲜血。只见到男人那又长又大的鸡巴正在拚命地喷血，却不见了龟头。东方女孩的小嘴也鲜血淋漓，叼着一只硕大的龟头。

　　「啊！」好久之后，男人被这个惨状惊骇到尖声惨嚎。

　　接着，女孩吐掉嘴里的玩意儿，又一口咬上他的鸡巴，口交了几口，又猛地咬下了一载。

　　「啊！」男人又一阵大叫，望着鸡巴拚命地喷血，尖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男人痛不欲生，被这无数的刑具蹂躏过后，整个人比厉鬼还要恐怖。

　　他迷离着双眼，生命在飞速流逝。

　　最后隐约见到女孩竟然张开大腿，自己掰开早被肏肿的阴唇，翻开屄洞，然后朝男人喷血的鸡巴坐了下去，屁股拚命地耸动。

　　她竟然反过来强奸男人了，不得不说真的很有创意。

　　「你震惊了我，我本来想要看到你死，他奸尸。但是现在却是他死，你奸尸。」西方女郎用无比兴奋和惊讶的口气道：「你们东方人真是太恐怖了，你赢了，你可以活下来了，东方的女人。」

　　东方女孩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激情，最后竟然很快就到了高潮，开始大叫呻吟，已经被强奸得出血的下体开始喷潮，然后她俯下身体朝男人低声说道：「你不要死不瞑目，我告诉你让我害你的人是谁？是卫筠……」

　　男人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脑袋朝旁边一歪，什麽也不知道了。

　　而东方女孩，仿佛依旧在奸尸。

　　这个情景我很熟悉，无比清晰。只不过现在看的是第三人称的，而我脑子里面却是第一人称的。

　　萤幕里面的那个男人自然是我，女人自然是宁紫。

　　只不过，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梦，尽管那麽真实、那麽可怕，没有想到，却是真的。但是画面接下来的内容我就看不见了，因为依稀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白人女郎很兴奋，情慾高涨，竟然将宁紫猛地扯了起来，就穿着裙子，掰开自己的阴道，对准我在喷血的鸡巴坐了下去，然后疯狂的耸动，一会儿工夫，她的屁股上、大腿上全部是鲜血。

　　然后她弯腰俯下身体，一口咬住我的脖子，撕下了一块肉。肥硕的臀部拚命地耸动着，浪叫着，呻吟着。无比兴奋高潮之际，拿起手里的电锯，对着我的身体疯狂地飞舞。顿时，整个萤幕鲜血四溅，碎肉横飞，沾满了整个摄影机的镜头。鲜血将镜头遮住了，顿时整个萤幕只剩下一片血红。

　　透过血红，镜头已经一片模糊了。萤幕上的画面也变得模糊了，我化成了一堆碎肉。我死了，我变成了一堆碎肉，隐约中，我好像看到变成碎肉的我，头发忽然猛地变长，无比诡异。

　　我呆住了，我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旋转，我觉得脚下的桥在扭曲，我觉得桥下的河流开始倒流，我仿佛要昏厥过去，却又不能昏厥过去。

　　我在囚室里面看到那堆发臭的尸体，原来就是我自己的。

　　那，现在的我，究竟是什麽？究竟是什麽！

　　「啊！」楚楚忽然一声啼哭，然后如同一只母狮子一般，张开嘴巴，猛地朝占筱蔓母亲扑去，彷佛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将占筱蔓母亲撕碎。

　　「啪！」那个卖妇一个耳光甩过，顿时将楚楚打飞出去，然后将皮包扔在一边，抬起裙子，露出尖尖的高跟鞋和一条丰满结实的大美褪，一个甩腿，将右腿笔直踢向空中。

　　这是一个武术高手。

　　她走到楚楚面前，单手将楚楚提上半空，然后猛地一甩腿，高跟鞋闪电一般扫过楚楚的胸口，要将楚楚的胸部撕开。

　　「呜！」我喉咙底下发出一阵阵低鸣，呼吸着冰冷灰暗的死气。

　　我浑身都在战栗，一股冰冷混着火烫，搅拌着无比黑暗的气息，从脑子里面飞速蔓延到全身。

　　「吼！」一声狂吼，我猛地抬头，罩在头上的窗帘垂了下去，露出可怕的面容。

　　我眼前尽灰，眼球露出了死人才有的阴寒，苍白的面孔，黑乱的头发，散发着一阵阵黑气。

　　贵妇停住了，目光望向我，看到了我的脸，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呆住了，一动不动。明明死掉的人，明明变成一堆烂肉的人，现在就站在她的面前。面色苍白无血，眼睛泛着可怕的黑暗，头发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速度下，飞快地变长。

　　她想要跑，身体却僵硬，想要叫，喉咙却僵硬。

　　我缓缓地走上前去，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她美丽的眼睛、雪白的脸蛋，顿时蔓延上一股黑气。

　　无比的惊恐，无比的害怕。

　　「快杀了他，快杀了他……」她惊骇尖叫道。

　　「吼！」我张开嘴巴，对准她的脖子，猛地咬了下去。

　　后面几十枝枪同时响起，子弹咻咻地鑚进了我的身体、我的脑袋，带着火烫的气息，将我体内冰凉的血肉撕裂。

　　全章玩

　　请续看《堕落之王》8

　　下集预告：

　　我变成了什么？

　　我对占筱蔓的母亲，我名义上的后母，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

　　可可在哪里？

　　所有的敌人，在我的黑暗下战栗。

　　章允、占筱蔓，被我充满黑暗的鸡巴残暴地肏干，变成了精美无知的性奴。

　　然而，最后我要面对的是亲生母亲？曾经小土狗的主人？

　　还有父亲！

　　是我吞噬了所有的敌人，还是恶魔吞噬了我？

　　堕落之王 8 作者：说剑

　　第一章 野草莓

　　我很痛，子弹咻咻地钻进我的身体，把筋脉和血肉活活撕开，痛得我几乎灵魂出窍。

　　我只是能够重新活过来而已，身体和普通人一模一样，我也不是吸血鬼。

　　我龇牙咧嘴，满口鲜血，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舔了舔牙齿，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如同电影里面的吸血鬼长出长长的撩牙。

　　没有，我的牙齿，依旧是普通的牙齿。

　　而我怀里的后母，雪白的颈部被我咬出十个深深的牙印，血流不止，面色苍白，不省人事。

　　“噗！噗！”有两颗子弹打进我的身体里面，其中有一颗擦过心脏，我顿时一阵绞痛，眼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迷离。

　　我挨子弹的感觉，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一样会剧痛，一样会火辣，流血后一样会觉得浑身冰凉。

　　在楚楚的一阵阵惊呼声中，我抱着昏迷的后母，让她的身体拦在我的面前，面对着占家的数十名枪手。

　　果然，他们再也不敢开枪。

　　他们应该都是身经百战的，但是此时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刚才大投影上的画面他们也看到了，我明明已经被锯成碎片，此时竟然能够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

　　我彻底颠覆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他们的眼中，我确实如同鬼神一般的存在。

　　随后，我指了指前面十几公尺处一个拿着长长冲锋枪的大汉，向他招了招手。

　　他壮硕的身体一阵哆嗦，差点让枪枝掉落地下，犹豫了好一会儿后，终于朝我走来。

　　他走到我前面一公尺处时，全身已经软得如同面条一般，眼神也因为恐惧而有些涣散。

　　我一把抓住他的枪，微微一阵用力，便将他的冲锋枪抢了过来，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几乎受不住我的一扯之力，竟然也倒了过来。

　　我空出一只手，猛地掐住他的脖子。

　　他浑身一阵颤栗，目光透露出绝望，然后身体开始抽搐，嘴角吐出白沫。

　　我双手猛地一紧，五指顿时刺入他柔软的脖子里面，鲜血狂飙而出。

　　五指一缩，顿时没入他的颈部，然后将他往前一推。

　　他轰然倒地，粗壮的脖子上，阴森森的五个指孔正如同喷泉一般往外冒血。

　　不知道是血流得太多，还是太痛了，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全身都没有知觉。

　　我举起冲锋枪，眯着眼睛对准前面排得整整齐齐的占家保镖。

　　“砰！”一枪过去，其中一个保镖被爆头。

　　“砰！”又一个保镖被爆头。

　　而其他保镖却不敢开枪，因为他们杀不死我，因为占家的女主人在我手上。

　　他们想要逃跑，却又不敢逃跑。我并没有变得强大，也没有超能力，只不过他们被我吓坏了。

　　我爆了第五个保镖的头后，感到全身的知觉仿佛要离我而去，立刻拖着后母进入占家的凯迪拉克。

　　我只是会重生而已，我没有超能力。所以我必须立刻逃走，不然等这些保镖回过神来，被擒住的就应该是我了，若被占诚逸的人抓住，将会面临可怕的折磨。

　　楚楚连忙钻进驾驶座，发动汽车，朝前面驶去。

　　而我刚刚钻进车子的后座，？紫竟然如影随形也钻了进来。

　　不过，我也没有任何力气阻止了，我甚至连说话的力气、睁开眼睛的精力都没有了。

　　只觉得眼前一阵阵黑暗袭来，身上一阵阵冰凉袭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连呼吸也都停止。

　　准确来说，除了能够再活过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一张床上了。

　　这是一问木头房子，墙壁是木头的，天花板也是木头的。

　　就是用整根的树干，劈成四方体，然后一根一根紧紧地钉在一起。

　　房子造得非常非常精致，两根木料之间连一丝缝隙都没有，而且每一根木料的直径都超过十几公分。

　　木头的表面都涂了桐油，这样就算风吹日晒，木头也不会变形腐烂，甚至不会变色。

　　整个房子干净整洁极了。

　　造一幢这样的房子，其实比造一幢钢筋混凝土的别墅要贵，甚至要贵很多，因为这些木头每一立方公尺可能都要上万块钱。

　　房子里面的装修却是一应俱全，很大的液晶电视，漂亮的笔记型电脑，还有冰箱、空调等等。

　　此时，空气中传来鸡汤的香味，从厨房传来的。

　　我想要微微动弹一下，仿佛有心电感应一般，一个差丽的身影从厨房里面冲了出来，无比惊喜的望着我，泪眼朦胧。

　　下一刻，我被楚楚抱在怀里。

　　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抱着我哭。

　　“多长时间了？”我问道。

　　“半个月了。”楚楚说道。

　　她的意思是，我已经躺在这里睡了半个月了。

　　我本来想要问我是怎么醒过来的，或者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我却不想破坏气氛，只是用力的抱着楚楚柔软的娇躯。

　　=这里是你的世外桃源？“我问道。

　　楚楚点了点头道：”年多前我就想逃离城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于是我偷偷在这盖了房子，找的都是本地的农村劳力，外人都不知道有这幢房子存在。“

　　我不知道那天楚楚是怎么开车逃脱占家的追捕，我也不想问。

　　”总共花了多少钱盖的？“我问道。

　　二百多万。”楚楚说道。

　　我不由得惊呼一声，道：“那么贵。”

　　楚楚道：“点都不贵，连同外面的草地，甚至还有果园。来这里干活的人，每天的工钱才三十块钱而已。”

　　我道：“我家乡下那边，盖一幢漂亮的小别墅，也只不过二、三十万而已。”

　　“可可呢？”我问道。

　　我感觉到楚楚娇躯微微一僵，没有说话。

　　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好让心里稍稍舒服一些。

　　“可可和狗狗，都不见了。”楚楚说道，口气显得压抑的安静。

　　“她呢？”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道，我问的是占筱蔓的母亲。

　　“在地下室里关着。”楚楚说道。接着她捧着我的脸，在我嘴上吻了一口：“先吃饭，我也不知道你哪天会醒过来，所以每天都炖了一只鸡，结果每天都只能给她喝了。”

　　“你自己怎么不喝？”我问道。

　　“我怕胖。”楚楚道，站起身去端鸡汤：“你什么都不要说不要管，好好吃东西，看看电视，或者上上网。果园里面的许多果子都熟了，我们下午去摘果子吃。”

　　“嗯！”我应道。

　　楚楚朝厨房走去，给我递来了电视的遥控器。

　　我打开电视，无聊的一个台一个台转换。

　　很快，楚楚就端来了鸡汤。清澈见底，半点不见油腻，却又芳香扑鼻。

　　我要自己喝，楚楚却坚持喂我。

　　就这样，我嘴里喝着鸡汤，眼睛看着电视，心里却如同一团乱麻。

　　忽然，电视画面一转。

　　“通缉令！”电视里面的声音拔高几个调，声音也洪亮穿透，威严杀气。

　　“楚郁，男，二十六岁，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体重五十九公斤。十月二十五日江州市特大杀人罪的犯罪嫌疑人，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杀害无辜市民九人。手段残忍，性质极其恶劣。于二十六日杀死五名警察后逃窜，省公安厅悬赏一百万向全国通缉该犯，有线索请直接拨打报警电话。”

　　然后，整个电视萤幕中央，便是我的照片。有生活照，有证件照，总共十张照片，如同幻灯片一样放过。

　　“真舍得下血本啊！”我不由得冷笑道，接着便用遥控换了电视台。

　　接下来十几个台，竟然全都是我的通缉令。

　　楚楚漫不经心道：“已经播了半个月了。”

　　我喝鸡汤的嘴巴顿时张开着忘记了合上，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全国皆知、家喻户晓了，或者说只要走出去，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就会被认出来。

　　“我就是想要跑到韩国整容也不可能了。”我不由得自嘲笑笑，然后用调侃的目光看着可笑的通缉令。

　　不知不觉间，鸡汤竟然喝完了。

　　十几个台关于我的通缉令也播完了。

　　接下来电视里面传来的是更加有穿透力的声音。

　　二下天侯总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手表劳斯丹顿，表中的劳斯莱斯……

　　“看看这个钻石的光泽，有没有？有没有？

　　”只要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就可以得到一款瑞士名表。没错，瑞士的红宝石机芯，九十九颗奥地利的水晶钻石，表中的劳斯莱斯、劳斯丹顿，只要九千九百九十九一元！

　　“不要讲了啊！我告诉你，总共只卖三十九只，如果你错过了，那么恭喜你，你买不到。

　　”我跟你们说过，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这么好的东西拿到国外十倍的价格早就被抢光了，早就跟你们说！根本不需要做广告！

　　“我知道很多客人买不到，一直骂一直骂。我不是最厉害的广告人，我是用生命在经营品牌的人！

　　”不要再讲了，没时间了，快卖完了。“

　　电视购物里面侯总声嘶力竭的推销，让我和楚楚同时笑出声来。而且，播完我的通缉令后，立即播这个电视购物广告，真的很有戏剧性。

　　=这个更久，已经播了一个多月了。”楚楚笑道，然后跑去打开抽屉拿来一只手表。

　　竟然和电视里面的劳斯丹顿一模一样！她替我戴上，笑道：“送给你，表中的劳斯莱斯，花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块哦！而且还是全球限量款的，只有三十九只。”

　　她自己都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捂着肚子笑得蹲在地上。

　　我这个姑姑真是有些匪夷所思，竟然真的买了。她明明知道，这款号称十几万、标价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的手表，成本价只不过一百块钱不到而已。

　　笑过之后，因为刚刚喝完鸡汤，我又有些昏昏欲睡。

　　楚楚将电视关掉，帮我盖好了被子，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道：“睡吧！”

　　我迷迷糊糊间，便睡着了。

　　不过我没有睡太久，因为刚刚喝了一大碗鸡汤，所以尿憋得极其狠，不由得挣扎着起床，身子还是有点虚，脚下有点飘。

　　我看了看胸前，光滑细腻，没有半点伤痕。

　　在半个月前，我胸前大概挨了五颗子弹，但是现在连一点点疤痕都没有。

　　这其中的意思，我自然再清楚不过了。

　　轻轻叹息，挪动着脚步找厕所。楚楚好像不在房子里面，我经过窗户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树底下，楚楚正在挖坑。

　　她的旁边，坐着一个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再准确说是一具躯体。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得整整齐齐，但不知道是冰冻得太久还是其他原因，这具躯体已经有些变形了，不过因为时时刻刻保持冰冻状态，所以还没有烂。

　　躯体的面部五官也还清晰，我当然认出来是谁了。

　　那个人，就是我。

　　楚楚看到我醒了过来，才敢将冰冻的躯体拿出去埋掉。

　　我一天不醒来，她就一直让那具躯体放在冰箱里面冻着。

　　坑挖好了，楚楚过去将那具躯体抱起，脸蛋贴着他的脸蛋，万分的不舍。

　　十分钟后，她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口，然后将他放进坑里面，埋掉。

　　我没有再去找厕所，而是重新回到床上躺好，装做睡觉。

　　我不希望楚楚知道我看到了这一幕。

　　哇，这片果园真是了得啊！

　　楚楚的睑很骄傲，挽着我，走在柔软的草地上。

　　我才知道，原来楚楚把房子盖在了两座山腰之间。

　　这里有好大一块平地，大约有好几十亩。不过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平地，还是有高低起伏的，中间最低，越往两边山腰越高。

　　整块地上都长着自然的草皮，平整漂亮得很，一点都不亚于高尔夫球场。

　　草坪上也长有树木，不过很稀疏。大约十几公尺才有一棵，长得不大，却很笔直，树下偶尔有灌木，也极其稀疏。

　　楚楚从别处移植了好几株桂花树，所以走在草地上，芳香沁人。

　　最值得骄傲的是，楚楚近年来让人从山上陆续移植了许多野果下来，或许这里也是山地的原因，竟然绝大部分都存活了下来。

　　使得这处好几亩宽阔的野果园兴盛得很，一株株野果树上，挂满了红通通、黄澄澄的果实，长得热闹极了。

　　当然，也有一半没有长果子。因为野果分年的，今年长得好了，明年就未必长得好，或者索性不长。

　　一会儿卫夫，我手里分了格的篮子就装满了野山楂、桑葚、野枸杞、小酸果等等，林林总总十来种。

　　野生水果和种植水果，有两种味道差别最大。

　　一种是山楂，一种是草莓，简直天地之别。

　　种植的山楂，很大，很粉，很酸。

　　野生的山楂，只要是红通通的，便甜丝丝的，带着一点点酸味点缀。

　　在我小时候，童心犹存的时候，上山摘山楂从来都摘不足。因为摘得再多，也不够吃。

　　实在是好吃到极点的东西。

　　和山楂一样，种植的单莓很大，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吃在嘴里，甜不算甜，酸不算酸，挺腻味的。

　　野生的草莓分两种，一种是灌木上长的，一种是草本植物。

　　灌木科的草莓，高的有将近一人长，有的只有一枝，有的分许多枝，横向生长，枝上有刺。这种草莓，果子稍小，拇指头那么大，如同桃子形状，实心。成熟后是纯红色，亮堂堂的大红色，味道很足，偏酸，却不讨厌，因为有多酸，就有更多的甜。虽然也是酸甜，但是和山楂完全不是同一个味道，闻起来不怎么香，但是吃起来实在、味道足够。

　　草本的野草莓，很矮，三十几公分。草莓是扁圆形，空心。这种草莓几乎没有酸味，就只剩下甜，而且是半点都不腻的甜。

　　我们俩摘了一、两斤，终于不忍心摘了。

　　因为一地过去，全是红通通的草莓，点缀在绿叶之间，好看极了。

　　比花还好看，因为花这种东西很空虚，很炫耀。

　　这种差丽，很扎实，很诱人。野生的草莓除了好吃之外，本身也是观赏用。

　　我们躺在地上吃野果，就算放开了肚子猛吃，也只吃了一半，因为摘得实在太多了。

　　而且，灌木类的草莓吃得多了，容易上火，舌头容易起泡。

　　桑椹倒不起泡，只不过吃得我们两个人牙齿都是紫黑色的，嘴角也都是紫黑色的，看起来尤其惨烈吓人。

　　吃得一肚子野果之后，我们躺在一棵柿子树下面消化。

　　不料来了一只马蜂，吓得楚楚四处躲，我将楚楚护在身下。

　　本来要挥赶开，但是又担心马蜂着急了蛰我一下，不但我得了痛，它自己也活不了；便只是护着楚楚，自己一丝不动，等它离开。不料吃了太多的野果，嘴角甜丝丝的竟然引得它来舔，我痒得不行，伸手去挠。此举立即惊了马蜂，我只觉得嘴角一痛，它却是蛰了我一下便飞走。我顿时忘记了疼，只是盯着远去的马蜂，有些走神。

　　哦，对了！我刚刚想起，好像恶魔显示器已经失灵了。

　　我刚刚在床上的时候，就想要启动一个新任务——可可被抓到哪里了？

　　恶魔显示器没有反应。

　　我换了一个任务，我要去找一杯水喝，恶魔显示器没有反应。

　　我又换了一个任务，我要去找马桶，我要撒尿，恶魔显示器还是没有反应。

　　恶魔显示器只有在前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才会这样，然而我敢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我的上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在那座大桥上完成的。

　　难道，每次重生都要花费恶魔显示器许多能量，现在恶魔显示器在休眠积累能量中？

　　那它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的时间非常紧迫，等下及了。

　　或者是，恶魔显示器再也不会出现了？第二章 淫辱继母

　　我要去救可可，我要报复占家，我要报复占诚逸。

　　我要将占筱蔓抓来蹂躏，我要将章允抓来蹂躏。

　　因为一个是占诚逸的妹妹，一个是占诚逸的女人。

　　换作之前，我只要在恶魔显示器上启动一个任务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只能从占筱蔓的母亲嘴里撬出我想要的讯息。

　　占筱蔓的母亲被绑在一张椅子上。

　　脖子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留下了疤痕。

　　看到我过来，她有些怕，却里让自己显得非常平静。

　　但是她已经没有像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怕我了，想必是这几天被关得神经有点麻木了。

　　她穿着连身的裙子，被捆在椅于上后，丰满成熟的肉体显得越发的凹凸诱人、活色生香。

　　我拿起手机，对着她照了几张相，然后问道：“除了抓可可，你们还抓了谁？”

　　女人闭着嘴巴不说话，她是军方出身的，在反逼供上，是非常老练的。

　　我拿出一只瓶子，放在她面前。

　　里面是蚯蚓、娱蚣、还有一些思心的爬虫。

　　“说。”我下令道。

　　她尽管面色苍白，却依旧；口不发。

　　我直接捏开她的嘴巴，将瓶子往她嘴里倒。

　　她猛地一阵战栗，拼命的挣扎，无比的恐惧。

　　我顿时摸了摸后脑杓道：“不好意思，忘记打开瓶盖了。”

　　接着，我将瓶子从她的嘴巴拿开，果然没有拧开瓶盖。

　　“现在可以说了吗？”我问道。

　　“我们之前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所以暂时还没有去抓任何人。抓可可只是为了让楚楚就范。”她说道。

　　“那现在呢？抓了吗？换句话说，我在意哪些人，你们家知道吗？”我问道。

　　“我们调查过你的身世，知道你的养父养母在哪里，也知道李慧君这个人，知道你曾经和她合伙从保险公司里弄到了一笔钱。”女人说道。

　　李慧君这个名字，顿时让我眉毛一跳。

　　“那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去抓李慧君？”我问道。

　　女人点了点头道：“会。”

　　我的眉毛又一跳，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李慧君的？”

　　“筱蔓说的，筱蔓说你和那个女人有过接触。”女人说道。

　　“又毒又贱，不愧是从你厌里面生出来的。”我顿时咬牙切齿道。

　　“还有谁？”我问道。

　　“其余就不知了，因为当时筱蔓几乎不理会身边的同学，根本就不认识你。”女人道。

　　“除了家里和电视台之外，占筱蔓还会去哪些地方，或者说她还有哪些秘密的住处，她一定会去哪些地方？”我问道：“不怕直接告诉你，我要抓占筱蔓。我手头上只有你一个人质，而占诚逸手上有我的许多人质，这对我很不利。而且我要战胜他，要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全部抓走，我要折辱他。”

　　女人面色顿时一变，紧紧闭上了嘴巴，一句话都不说。

　　我一把分开她的大腿，右手钻进她的双腿之间，直接扯开她的内裤，女人双腿顿时猛地夹紧。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畜生，我可是你的继母。”女人惊呼道。

　　“继母搞起来才爽。”我手里毛茸茸的一团肥肉，这个女人阴唇真他妈肥，阴毛真他妈多。

　　我手指在她厌缝上抠了几下，便一指钻进了她的阴道里面。

　　这个女人应该有四十多了吧！可是因为出身军方常年练武，使得大腿上的肉摸上去，都还是充满弹性的，而不是如同普通妇人般松软。

　　=这个畜生！你真是个畜生！“女人大声嘶骂、拼命挣扎。

　　我揪住一把阴毛，倒着方向猛地往上一扯。

　　”啊！“女人一声惨叫，身体痛得一阵哆嗦。

　　我将手从她大腿上抽出来，手指上一团阴毛，又黑又亮，还打着卷。

　　当然，还带着血。我一把将阴毛塞进她嘴里，道：”现在就骂我畜生了，那过两天应该骂我什么好啊？“

　　”说吧！占筱蔓还有什么其他隐私去处？甚至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我笑着说道：”我手头至少要有两个人质才好安排啊！就你一个人质抓在手上，你那畜生儿子不愿意放人，我若放你，你畜生儿子立刻翻脸。有两个人质的话，一个留在手头上威胁你儿子不要轻举妄动，另外一个拿出去换人。

　　“我不但要抓占筱蔓，还要抓章允，反正和占诚逸有关系的女人，我全部都要抓来！占诚逸凭着强大的势力抓走了我在乎的女人和狗，我就凭我的脑子，将他在乎的所有女人抓来，我要证明我比他强多了。”我笑着说道。当然我还要透过蹂躏占诚逸的母亲、妹妹和女人，来污辱占诚逸。

　　“你还想祸害我女儿？你休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女人好像暂时忘记了对我的恐惧，声音刻薄不层道：“凭你也想要和我儿子比？呸、呸！”

　　“对了，就是这样，这才是合格的后母嘴脸。”我笑着说道，然后一把抓住她的两条大腿，猛地分开，用绳子分别绑在椅子上。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你父亲的妻子，你这是要被天打雷劈的……”女人惊惶的嘶叫。

　　但是，双腿还是被我分得很开，大张着绑在椅子上。

　　然后我将她的裙一撕，露出了里面黑色的小内裤。

　　“你很骚啊！穿那么小的内裤。”我冷笑道。

　　女人终归是成熟妇人了，腰胯部实在丰满，被小小的内裤包裹着，雪白的美肉鼓鼓的，仿佛剥了壳的荔枝一般。

　　我没有直接撕掉她的内裤，而是将它勒成了一条缝，顿时露出了她浓密的阴毛，内裤陷到厌缝里面。

　　我轻轻提着内裤在她厌缝里面摩擦，啧啧道：“继母，你的厌实在不赖啊！一点都不像是四十岁的女人啊！倒仿佛是二十八岁的。”

　　“看看，看看，厌缝里面还红艳艳的。”我又将手指插进她的阴道里面，先是一根，然后是两根、三根。

　　“嗯，紧凑度也还很不错，经常练习提肛和缩厌运动吧！”我一边调笑着，一边看着女人的反应。

　　她紧紧闭着眼睛，咬紧牙关，闭紧嘴巴。

　　“啪！”忽然，我猛地用力，硬生生将她内裤扯断。

　　她痛得一阵惊呼，眼泪顿时流出来。

　　“你不是练武的吗？怎么还会怕痛？”我手指勾着她的内裤，另外一只手用力拍打她的脸蛋：“我瞧你也是胡乱练练，顶多是三脚猫功夫，只不过把柔软性练得好一些，被禽的时候，好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接着，我转身拿了一只烛台过来，是点燃的烛台。而且我的左手，还多了一架拍摄的D V。

　　她看着烛台上的火苗，隐约对S M之类有所了解，面色发青，惊骇道：“你要干什么？”

　　“占筱蔓有什么特殊的去处，我要去抓她来和你作伴。”我笑着说道：“我再问你一遍。”

　　她仍旧不说。

　　我没有将蜡烛油滴在她的阴部上，而是直接拿着烛火靠近了她的阴部。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

　　这个女人还真不像是真正的练武之人，没有什么吃苦的精神，这么一点点折磨就大呼小叫。

　　我让烛火靠近她阴部，大约几公分处。

　　她拼命的往后退，后面却是椅背，退不了了，只能带动着阴道不停的收缩。

　　那红艳艳的厌洞，淫水汹涌而至，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爽的。

　　我将烛火又靠近了一公分，顿时最靠近的那把阴毛卷了起来，空气中传来一阵焦味。

　　“你在干什么？什么烧着了，什么烧着了？”女人大呼小叫，拼命挣扎。

　　“你快说啊！你要是不说，所有的阴毛都要被烧了。”我笑着说道。

　　她没有说出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劲儿的说不要不要。

　　我干脆把烛火凑了上去，直接将浓密的阴毛点燃了。

　　她的阴毛实在很浓密，瞬间她的胯间阴部猛地燃起一团火焰。

　　“啊！”她大叫一声，眼睛一阵翻白，立刻晕了过去。

　　应该不是痛的，是活生生吓晕过去的。

　　我飞快放下烛台，端起脚边的水泼向她的阴部。

　　火立刻灭了，阴毛竟然还没有烧完，大约还剩下一公分左右，而且阴部的肌肤，除了有点红之外，其实没有什么烧伤。

　　我这冷水一泼过去，她一激之下又醒了过来。

　　“你这个畜生对我做了什么？你这个畜生对我做了什么？”女人一醒来，便伸手想要去摸自己的阴部，却因被捆着摸不到。

　　我将D V对准了她的阴部，然后慢慢往上栘道：“没做什么，你阴毛还留下一公分多，性感得很，骚样也没有烧坏。”

　　然后我将D V收了起来，转身朝外面走去。

　　过了一会儿，我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二口笔记型电脑。

　　用网路线连接上笔记型电脑，将刚才拍的那段录影下载到电脑硬碟里面。

　　然后我打开Y。亡叫CBE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影片网站，选择上传新影片，新影片的标题上面写着：“一品高官夫人，绝色美妇，张开大腿，露厌烧阴毛自拍。”

　　“怎么样，这个标题很火爆吧！”然后，我选择了影片档案，将滑鼠游标放在上传按钮上，转过脸朝她望去道：“你说，我是要点，还是不要点啊？”

　　妇人眼睛睁大到极致，面色苍白到极点，拼命的喘气。

　　我不用任何威胁的言语，身处高位的她自然知道，假如我点击上传的话，即将迎接她的是比地狱还要可怕的局面。

　　假如说艳照对张柏芝、阿娇的伤害是一个炸药的话，那么这段影片对这个女人的伤害，就是一颗原子弹。

　　她呆滞了，甚王来不及反应。

　　“对了，我还可以买一送一。”我笑着说道：“关于你女儿的，我还有一段影片。”

　　说罢，我点开电脑里面的另外一个影片档案，这是满久以前我用手机偷拍占筱蔓撒尿的影片。

　　尽管已经不知道第几次看这段影片了，我仍旧性欲勃发，鸡巴胀大，浑身冒火。

　　“你看看，你女儿的厌比你白多了，也没有你那么肥，毛也没有你那么多，白嫩白嫩的，很馋吧？是不是你自己都想要尝尝看？”我笑着说道：“看来标题还要改，还要加上一句，附送该贵妇女儿自拍影片一个，翻厌撒尿中。

　　”我敢肯定，不超过一个小时，不，不超过十分钟，你和你女儿的影片会被十万人看到。不超过一天，你和你女儿的厌会被三十亿人看到，至少会有二十亿的男人对着你的厌手淫至少一百次。“我望着她道：”我开始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数得很快，没有丝毫停留。

　　她仿佛在睡梦中被惊醒过来一般道：”停、停！我说、我说！“

　　”她会去Y S俱乐部，每次心情不好、烦躁的时候，都会去Y S俱乐部，这个秘密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也是无意中才发现的。“女人说道。

　　”Y S俱乐部，那是什么俱乐部？干什么的？为什么只有你才知道？“我问道。

　　”全称叫淫水俱乐部，是一个地下俱乐部。“女人道，面红如赤。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你是不是也去过，或者是俱乐部的常客？“我问道。

　　女人的脸更红了，但是闭紧了嘴巴没有说话。

　　”我数三、二、一，上传……“我威胁道。

　　”不要！“女人连忙惊呼道：”我、我也去过……无意中看到筱蔓了。“

　　”就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反正你虱子多了也不怕头痒。你连厌毛都被我烧了，厌洞都被我手指抠了，还被我拍下来纪念了，还能有什么丢人隐私的事情不可以让我知道的。“我顿时舔了舔舌头，道：”淫妇、淫妇啊！那是一间乱交俱乐部？SM俱乐部？还是一间血腥暴力俱乐部？“

　　女人道：”都不是，那里一般不会发生性行为。去那里的人，都戴着面具或头套。假如对自己乳房很满意的，可以专门去比乳房，然后由俱乐部会员评分，评出第一美乳。中途都不会出声，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假如你屁股最大，可以参加屁股的比赛。假如你阴蒂最大，或者淫水最多，或者喷精最远，都可以比赛。“

　　我猛吞几口口水道：”那你去参加的是什么比赛？“

　　女人没有说话，我又将滑鼠游标放在上传按钮上。

　　她立刻说话了：”我去参加的是阴毛比赛。“

　　”怪不得，怪不得。“我目光露在她被烧掉阴毛的厌上。

　　”男的可以进去吗？男的有什么比赛？“我离题问道。

　　”男的有比阴茎长，也有的比阴茎短，有比自慰时间、射精距离等等，俱乐部不分男女，都在一起，有时候男女一起参加同一样比赛。“女人道。

　　我顿时惊骇道：”还有这回事！比如哪些比赛？“

　　”有些男人的胸部，比女人还大……“

　　”停，这些就别说了，太思心了。“我说道。

　　”那我要如何才能进去？“我问道：”用会员卡？“

　　”不是。每次活动之前，组织都会给每一个会员发来一封简讯，上面有一句暗语，只要到了俱乐部外围，看到一个穿着Y S字母样式上衣、裤子和鞋子的人，上前说出暗语后，他们就会领你到在地下第三层的俱乐部。“女人说道。

　　”最近一次的活动在什么时候？“我问道。

　　”明天。“女人道。

　　”你的手机呢？“我问道。

　　”被楚楚收起来了。“女人道。

　　我连忙上去，果然在房间里面找到了女人的提包，里面有一支手机。

　　已经关机了，甚至连电池、手机零件都被拆解了。

　　楚楚很谨慎，害怕女人的手机上有追踪系统。

　　我立刻拿出她的S：M卡，拿出我自己的手机，将女人的S：M卡放进我的手机里面。

　　我没有立刻打开手机，而是换了衣裳，戴上安全帽盖住头脸，朝外面正在喂养小兔的楚楚道：”我出去两个多小时，立刻回来。“

　　楚楚先是望我，以为我立刻要走。

　　”你不会走？“楚楚问我。

　　我点了点头道：”我只是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开手机，收一封简讯，立刻回来。我怕那个女人的号码一直被监视着，所以跑得远远的，收了简讯后就回来。“

　　楚楚终于放心的点了点头，道：寻我等你吃晚饭啊！”

　　我过去，亲了她一口，便跨上摩托车朝着狭窄的山路走了。

　　这里的山路都被楚楚铺上了水泥。第三章 狗男女

　　到了临近的村庄我才知道，这里已经出了省，不在江州市所在的省分，足足距离百多公里。我朝着江州市的方向骑了两个小时，出了近百多公里，我才拿出手机。

　　开机，果然收到一封简讯。

　　上面写着：有关法律旱地拔葱否认德川家康！

　　是一串没有任何意思的字，因为就是那个淫水俱乐部的暗号了。

　　我看完后正要关机，手机响了。我看了号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盯着号码发了五秒钟的呆，然后立刻按了接听键。

　　“楚郁！”声音是白马王子的。

　　我没有说话，占诚逸继续说道：“我知道我母亲在你手里，当然你也知道可可和李慧君在我手里。

　　”当然，还不止，远远不止。还有刘离、你的前女友、你的养父养母、王凝、苏舒等等全都在我手里，抓这些人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知道，这所有的事情都得瞒着远在北京的爷爷，还有出国考察的父亲。我不能动用他们官方的力量，而你又太过不出色，所以除了李慧君和你养父养母外，我们实在很难知道你还有其他亲近的人物。亏得章允，她告诉我说你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叫王凝，然后透过王凝，挖出了苏舒和你的前女友，至于刘离那个大胸的女人，则是我们找到你另外一间住处，找到房子原来的主人，索性连她也一同抓了过来了。“白马王子淡淡说道：”那个王凝还不错，先前一直都不说，我们折磨了三个小时才说出来，你要知道，对付女人的手段总是会多很多，除了闱割这一条威胁比较小之外。

　　“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非常诡异，或者说是灵异的东西。我去杀人俱乐部找到在囚室里面最隐秘的监视录影，看了整整三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从一堆碎尸中重生出一个新的你。说句实在话，我们并不觉得非常恐惧，也不觉得非常害怕，我可以看到数百年来最隐秘、最灵异的档案，关于不死族，我看过五个案例，其中四个都在国家监狱里面关着，你是第五个。老实说，你们跟普通人差不多，唯一的能力就是重生和不死。我们只要将你关起来就是了，关在地下几千公尺的牢房里面，吃喝拉撒就在一平方公尺的地盘上，天天折磨你，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你为什么是不死之人。而且我们要抓你，也跟抓一般人差不多，很容易。

　　”你要知道，我亲手折磨过两个不死之人。你知道，不死重生这种事情第一次看到挺震撼的，但是第二次再拿出来显摆，就愚蠢了。你又没有变强，也没有变聪明，也没有什么狗屁超能力，我随便一个手下，足够干倒五个像你这样的废物。我已经下令，只要见到你，当场射杀也可以，抓到也可以，没有人会怕你，所以你重生的技能，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已经被抓起来的四个不死之人中，有一个我们拿来做实验，在百万高温下，他化为了空气，不见了，不死之人还是会挂。另外三个没有挂，实在是我们舍不得，我们要留下做实验。”白马王子恶作剧的笑了一声道：“毕竟，长生不死对握有权势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而又向往的。对于你们这群蝼蚁来说，反而是一种痛苦。

　　”现在你唯一掌握的筹码，就是我的母亲。这样吧！你放掉我的母亲，我放掉手上所有人。你知道，我身边有狼狗、有藏獒，有禽兽一般的男人、猩猩一般的黑人，他们统统都非常好色。从现在开始，我一天看不到母亲，我就让他们轮奸我抓来的其中一个女人，而且轮奸的影片还会发送到你的邮箱上，供你欣赏。记住，不是强奸，是轮奸；记住，不只是男人，还有野兽。甚王遇到很绝色的，或者你很在意的，我自己也会第一个上马。“

　　我一直静静地听着，然后挂掉了电话，将S，M 下拿出来，将手机肢解扔掉。

　　发动摩托车，走人。

　　中途，换了三辆摩托车，都是偷的。

　　其实他说的没错，我仅仅只是能够重生而已。我没有超能力，我没有变得强大。

　　我上次能够借助重生逃脱，那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可能借助重生逃脱了。

　　所以，我绝对不能被占诚逸抓到，但是我又要去抓占筱蔓和章允，我又要去救李慧君她们。

　　晚餐，四菜一汤。我吃得很爽口。

　　”我凌晨就去江州市。“我忽然说道。

　　”嗯！“楚楚点了点头，然后问道：”定要去吗？“

　　”是的，我要去抓占筱蔓和章允，还要想办法救出可可和小狗。“我吃了一口苦瓜道：”你留在这里，因为这边可能需要你配合。“

　　楚楚呆了一会儿后，点点头。

　　”有春药吗？“我问道。

　　楚楚点了点头道：”有。“说罢，转身朝房间走去，拿来好大一瓶。

　　我喂了楚楚一点点春药，也不知道是春药发作，还是她自己发作，眼睛立刻火了起来。她立刻伸手到我胯间，掏出我的鸡巴，跪下来，吃进嘴里，舔我的龟头。

　　”走，我们下去，在你的嫂子、我的继母面前玩。“我笑道。

　　然后，楚楚就拉着我的鸡巴，到了地下室。

　　苏怀谨本来正迷离着双眼，听到声音后，立刻睁开双眼，待看到我们的情景后，惊叫出声，嘴巴好久都合不上。

　　我立刻将满满的一瓶子药倒进她嘴里，她顿时咳嗽着要吐出来，我用水往下灌，然后捣住她的嘴巴。

　　”你给我吃的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她是你的姑姑，你们这两个不知伦常廉耻的畜生！“苏怀谨大声叫骂。

　　”是啊！他是我的侄子，还是亲侄子。怎么了，嫂子？“楚楚娇声说道，眼睛望着苏怀谨，在我的面前跪了下来，捧起我硕长的鸡巴，伸出小舌头一点点的舔，然后一寸一寸的吞进嘴里。

　　楚楚先是很温柔的旦父，然后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火爆。

　　一边吞吐着我的鸡巴，一边还盯着苏怀谨，眼神纯洁而又妩媚。

　　苏怀谨面红耳赤，用恶毒的言语大骂。

　　楚楚一边听着，一边帮我脱光了衣服，自己也脱光了衣衫。笑道：”嫂子，你不无耻，你别看我侄儿的身体啊！你眼睛怎么老往那里瞧，是不是没有见过那么长的，没有见过那么粗的？“

　　”不要脸的贱货！占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苏怀谨气喘吁吁，立刻将目光栘开。

　　”我就是一个不要脸的贱货，我就是我侄儿胯下最不要脸的贱货。“楚楚抓着我的鸡巴，拍打着自己的脸蛋娇声说道。

　　接着，她贴上我的身子，什么也不做，就只是紧紧和我贴身相抱，腻声道：”宝贝儿，这些日子姑姑不见你，真的是想得慌了，每一寸肌肤都又饥又渴的，现在贴着，一分钟也不愿意离开。“

　　”来，姑姑用大腿夹着你的大鸡巴，让你的大鸡巴从我的大腿缝中穿过去。“楚楚一边说，一边做。

　　我的鸡巴很长，穿过她的大腿之间后，还从臀后露出长长的一截，楚楚小手抓住，轻轻地撸动。

　　另外一只手则捧着我的脸，伸出柔软的舌头，舔舐着我面孔的每一处地方。

　　”那些人都说我家宝贝儿长得不好看，她们都知道什么啊？我家侄儿最帅了。“楚楚腻声道。

　　苏怀谨在后面骂道：”你家侄儿和我儿子比起来，丑得无以复加。我的儿子是凤凰，你的侄子连野鸡都不如。不然，章允也不会选择跟我儿子，而不跟他；要不，？紫会为了做我儿子的情妇，而去陷害楚郁的性命？哈哈……“

　　”你儿子的脸和你一样浅薄，而我侄儿的脸，足够印入我的心里。“楚楚舔完我的嘴唇后，将舌头伸进我嘴里，勾出我的舌头。

　　在苏怀谨面前，我们两条舌头，嬉戏缠绵。

　　接着，楚楚舌头一路滑下，舔到了我的阴茎，绕到背后，舔了我的屁眼。

　　那里还是她洗的，洗得干干净净。

　　舔完后，楚楚朝苏怀谨道：”你儿子，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我侄儿，我愿意舔他身上任何一处地方。在我心里，他身上最秽的地方，也比你儿子的脸面干净一万倍，高贵一万倍。“

　　苏怀谨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尖声道：弓那是因为你是一个贱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淫荡风骚的贱货！”

　　“没错，我就是一个贱货，是我侄儿的贱货。”说罢，楚楚俯身趴了下来，上身挨在苏怀谨的椅子上，丰满肥腻的臀部高高举起。

　　两办雪臀巨大圆隆，中间一道缝隙，毛发茸茸、红艳粉粉，淫水潺潺，反射出淫靡的光芒。

　　不知道该叫水蜜桃，还是应该叫鲍鱼。

　　“嫂于，你不骚，你的阴道湿漉漉的做什么？”楚楚腻声道。

　　我朝苏怀谨胯间望去，果然她肥肥的厌上已经成了湿漉漉的一团，连椅子上都流了一滩淫水。

　　那么多的春药开始发生作用了。

　　苏怀谨嘴里仍旧刻薄的攻击，但是身体早已经背叛了。

　　急促的喘息，迷离的双眼，粉红的皮肤，张合的阴唇。

　　“来吧！宝贝，来干姑姑的厌吧上让我嫂子看看，我们有多么恩爱。”楚楚摇动着肥臀，就如同母狗一般的求欢。

　　我端着她的肥臀，腰间一沉，硕大的鸡巴缓缓地插了进去。

　　“哦！”楚楚一声淫叫，长长呼出无比满足的一口气。

　　苏怀谨也忘记了骂，睁大着眼睛，紧紧盯着我的大鸡巴消失在楚楚的双臀之间。

　　她明显的咽了一口口水，她的阴道也吐了一口口水。

　　我不急，腰胯慢慢地动；但是楚楚急了，她用力的往后耸动臀部。

　　我猛地一用力，鸡巴顿时狠狠插了进去。

　　楚楚的娇躯被我一推，顿时往前冲出，头挨在苏怀谨的小腹上。

　　“啊！”楚楚一声大叫。

　　“啊！”苏怀谨也一声大叫，然后娇躯开始难耐的扭动，春药已经开始强烈的作

　　“宝贝，用力插，用力插！”楚楚抱着苏怀谨的腰，将臀部耸到最高，一手撕掉苏怀谨的衣衫，露出她丰肥圆挺的乳房。

　　“啪！” 一个巴掌狠狠地煽了过去，煽在苏怀谨的乳房上。

　　“啊！”苏怀谨无比畅快的叫出声，双手想要抱住楚楚的脖子，但被绑住的手动弹不得。

　　我伸出一只手，摸上苏怀谨的另外一只乳房。

　　真是很大的乳房，虽然没有刘离那么大，但是摸在手里，仿佛比刘离还要壮观。

　　我将楚楚的臀部用力托起，几乎使得她的双腿和胸腹折叠在一起，然后鸡巴几乎垂直往下地，狠插楚楚火热流水的厌。

　　“啪！啪！啪……”我插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如同打桩机一般。

　　“啊！啊！啊……”楚楚的喉咙放到最大，疯狂的淫叫，随着我鸡巴脔她的频率，用力拍打苏怀谨的乳房和面孔。

　　楚楚捣打右边，我煽打左边。

　　一开始，楚楚叫得更响，到了后来，却又被苏怀谨赛了过去。

　　因为苏怀谨的浪叫如同女高音一般，甚至如同在唱军歌一般。

　　“啊！啊！哦！插我，插我，插我……”被春药彻底摧毁了本来就剩余不多的理智，苏怀谨疯狂地扭动着娇躯，拼命地想要伸手去揉自己的阴道。

　　她那只剩下一公分阴毛的厌，火红火红的，却不是因为烧的，是因为骚的，厌洞如同打了一口井一般，淫水汹涌不绝。

　　我往手里吐了一口口水，然后四根手指猛地插进了苏怀谨的阴道里面。

　　“啊！”苏怀谨的尖叫，几乎震破了我的喉咙。

　　“快进去，快进去，挖，用力揞，用力挖我的厌，好狗狗，好狗狗……”

　　楚楚不甘心浪叫低于她，也放开喉咙，更加大声地浪叫。

　　“快进去，快进去，南，用力禽，用力禽我的厌，好宝贝，好宝贝……”

　　我不用吃春药，身体内的欲火都被这两个女人点燃了。

　　尤其，我鸡巴底下是我的姑姑，前面赤身裸体的女人、被我抠厌的女人，是我的继母。

　　那么丰满，那么肥腻，甚至是那么艳光逼人、成熟绝美得滴汁的妇人。

　　“好，我抠，我抠穿你的厌，我抠穿你的子宫，让你生出占诚逸那个贱种……”我拼命的插着楚楚的美厌，将楚楚的肥臀撞出一波波肉浪，左手几乎是残忍的挖着苏怀谨的大肥骚民。

　　“啊！”我的姑姑，屁股忽然掉了下去，支撑不住了。

　　我的鸡巴也跟着往下，看着好像是我用鸡巴将她的腰臀槌垮下去一般。

　　“啊！” 一声长长的嘶叫，姑姑一口咬在苏怀谨的乳房上，她高潮了，阴道深处涌出一股热流，甬道不停的收缩。

　　“啊！”更高一声长长的嘶叫，苏怀谨在剧痛中也高潮了，拼命的抬起腰胯，从阴道和尿道猛地喷出一股股淫液，击打楚楚一身。

　　唯独，我还没有爽，我还没有射。

　　楚楚的娇躯没有力气了，软绵绵地伸出手，从背后抓住我的鸡巴，用手指沾了淫水，然后缓缓刺进了自己的屁眼。

　　楚楚用手指插自己的屁眼，红艳艳的屁眼渐渐的被她捅得舒展开了。

　　一根、两根……

　　“宝贝，插我屁眼，插姑姑的屁眼……”楚楚拉着我的鸡巴，往她的屁眼里面塞。

　　“插我屁眼，快来插我屁眼……”苏怀谨也迷迷糊糊的跟着念道。

　　“好，我来插你屁眼。”我用力分开楚楚的屁眼，将粗大的鸡巴一寸一寸，慢慢、慢慢地插了进去。

　　“啊！”我狼嚎出声。

　　太紧了，太热了，几乎将我的鸡巴都要挤断了。

　　苏怀谨的屁眼不用沾淫水，因为已经完全被淫水浸透了，我粗暴的用两根手指头猛地剌了进去。

　　“啊！”苏怀谨一声剧痛的惨叫，空气中仿佛多了一丝血腥的味道。

　　“好爽，好爽！”我鸡巴被挤得仿佛随时都要射精，被挤得在屁眼甬道里面已经待不住了，唯有抽插……

　　抽出来，插进去，这是鸡巴。

　　抽出来，插进去，这是三根手指。

　　“啪！啪！啪！”屁眼里面没有子宫口拦着，所以几乎可以插到底，我胯间每一次都狠狠撞在楚楚的肥臀上，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咕唧！咕唧！”这是我手插入苏怀谨屁眼的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啊！啊！啊……”楚楚的浪叫。

　　“啊！啊！啊……”苏怀谨的浪叫。

　　“啊！啊！啊！哦！哦！”这是我的浪叫……

　　三重唱，越插越快，越插越猛，越叫越浪，越叫越响……

　　DV始终用它冷漠的眼睛，关注着这一切。

　　而墙壁上的一个洞孔，那里也有一双眼睛，拼命的盯着我的鸡巴。

　　她的手，三根手指在阴道，两根手指在屁眼，拼命的自慰，拼命的手淫……

　　“啊！啊！啊！楚郁，快来插我，快来脔我！”第四章 淫水俱乐部

　　我仍旧骑着摩托车，不但戴着安全帽，还有楚楚花了两个多小时帮我画的妆。

　　楚楚爱美，擅长打扮，所以有最专业的化妆材料。他让我的眼睛变小了，让我留了络腮胡，让我的皮肤变皱了一些，头发由原来的长直变成了现在的平头。

　　此时的我，明显变老了，甚至长相都有了不少的变化。当然，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易容，也达不到人皮面具的标准，仅仅只是达到电视剧里面的化妆标准。防止的，也仅仅是被路上的陌生人认出来。因为，现在不但大街小巷，网路上、电视上、报纸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贴着我的通缉令。而假如真正面对占诚逸、占筱蔓，或者是章允以及其他非常熟识的人，我和楚楚都没有把握不被认出。

　　我的摩托车尽量不走高速公路，也不走省道。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关卡，警察时时刻刻都盯在那里。我走的，都是一些较偏僻的路，各个县、镇之间的公路。为此，我还专门绕了好几百里，过了许多县，然后通过郊区的一条路，进了江州市区。

　　我到达江州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

　　我骑着摩托车赶往苏怀谨说的那个秘密俱乐部所在之处。

　　这里，仿佛是一处学院区，甚至江州大学就在旁边不远处。也正是因为学院区，所以来来往往的车辆、人流颇多。一直拐了好几条路之后，人流才少了，耳边也才安静了一些。这边的路比较窄，只容得下一辆车子进出，各个路口都安排了监视器，当然也少不了把风的眼睛。

　　我旁若无人的一直骑着摩托车到最深处，那里是一家很普通的娱乐场所。里面有酒吧，也有网咖。外面的招牌，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客人。

　　网咖上网，每五十块一个小时，酒吧翠人最低消费一千元。

　　或许，整个江州市都没有五十块一个小时的网咖，基本上所有的网咖都不会超过两块钱一个小时，尤其这家娱乐场所的门面实在够呛，房子也极其破旧。

　　我刚停下摩托车，便有两个大汉迎了上来，拦住了我道：“对不起先生，我们今天不营业。”

　　一路上，我都将那条暗号牢牢记在心里，默念了不知道多少遍。

　　“有关法律旱地拔葱否认德川家康！”

　　我念出来后，他们没有任何反应，直接转身朝里面走去。我将安全帽摘去，跟着走了进去。

　　里面真的有酒吧，也有网咖，只不过，一个客人都没有。两个大汉将我引到一个房间面前，打开门，然后便守在门外，一句话都不说。

　　我进去后，见到满满当当的一屋子衣服，还有挂了一墙壁的面具。我拿了一套动感超人的衣服和面具穿戴上，打开门。

　　两个大汉二刚一后夹着我，从后门走了出去。

　　又经过了一条长长的小巷，小巷两边的围墙很高很高，围墙那边是一片很老很旧的住宅区，都是很矮很破旧的房子，没有一间房子高过围墙，所以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也看不到这边小巷。

　　终于在一个小院面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破旧的小院，石头堆彻的，歪歪斜斜的，上面甚至长满了青苔。大门口站着两个大汉，对我们三个人的到来，同样没有丝毫反应，连看都没看一眼。进了小院，这间房子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是那种很薄很宽的青砖。一股潮臭扑面而来。

　　我顿时不由得怀疑，这里真的是江州市最富贵的秘密俱乐部之一吗？

　　房子里面的摆设也很破旧，所有的家具都用了几十年，连地面都还是泥土的。走到后厅的楼梯下，开了一道暗门，两个大汉便止步了。

　　我长长吸了一口气，朝下面走去。脚下一软，原来已经踩在了柔软的丰毛地毯上，如同踩在云端一般。这是一条长长往下的楼梯，铺着华贵的地毯，两边都是名贵的实木板壁，上面的壁灯泛着淡淡昏暗的光芒。我还没有走下去，便已经闻到了一股混合的香味，里面有酒香、食物的香味、花香、薰香，当然更多的是女人的香味。

　　长长的甬道，一直往下深约十公尺，尽头是两扇华贵古朴的大门，上面是精美艳丽的浮雕，都是裸体男女的交合。

　　两个门童帮我打开门，眼前顿时二兄，那股混合的香味，还有里面的人气，几乎薰得我往后退了好几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奢华的地方，电视中没有见过，电影里也没有见过。与上面破旧的房子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

　　若不是清楚知道自己在江州市，我还以为刚刚通过这条长长的楼梯，我走到了欧洲某个国王的宫殿。

　　长长的桌子上，堆着无数美味佳肴、全世界各地的瓜果美酒。里面，穿着奇装怪服、戴着面具的，竟然有百多人。还有不戴面具，穿着火爆性感制服的女侍。这些女侍，仿佛没有一个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金发碧眼，少部分是惊胸怒臀的黑人美女。

　　我刚刚要走出门，便有两个女侍过来搜身，将我全身上下搜得仔仔细细。

　　然后，她们从我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机。

　　这支手机是全新的，女侍叽里呱啦说了一通英语，我也听不仅。

　　然后，她将我手机里面的SIM卡取了出来，当着我的面，将我的手机锁进一个柜子，将钥匙交给了我。接着，又取了一支很古朴的手机，帮我将SIM卡放进这支古朴的手机上，然后将手机交给我。

　　我一看，这支手机除了打电话、接电话之外，连简讯都不能发。

　　我立刻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允许这里的任何图片信息流传出去，所以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还有照相机等等，全部都要收缴。

　　望着满大厅密密麻麻的人群，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是来抓占筱蔓的，可是眼前哪个女人是占筱蔓？

　　这里的女人超过半数，她们统统戴着面具，奇装异服，也就是说，这些女人里面，随便哪个女人都可能是占筱蔓。

　　那我该怎么做？怎么抓？

　　想要以身材来识别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占筱蔓的身材虽然很好，但确实是配上她的长相和气质，才使得她的身材更为诱人。若单纯以身材曲线而论，她是不如？紫的，更加不如杀人俱乐部里面那个大洋马。有不少女人都拥有这样的身材，甚至章允的身材都比较好辨识，因为她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模式：青春，而且丰满。没有夸张的胸部，没有夸张的小腰，也没有夸张的臀腿。

　　我放眼望去，满目都是身材很好的女人，而且至少有几十个身材和占筱蔓相似，完全分辨不出来。

　　此时，俱乐部的活动好像还没有真正开始。所有的人都端着饮料与人交谈。

　　当然，交谈都是在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下进行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暴露自己的长相和声音，所以交谈都足在手机中进行，而且手机里面的声音都是经过处理的，手机装有先进的变声器，可以变幻出你想要的声音。

　　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电话号码清单，上面的号码从1到299，每一个号码代表着在场的一个会员。每一个号码都绑定一支手机，我的这个手机号码是199号，而我的会员编码也是199号。

　　清单上有明文规定，不许任何人不利用手机私下交谈与接触，除非双方都愿意。如果强行接触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人有权力让警卫前来将接触的人抓走，严重的话可以进行人间蒸发。

　　这个俱乐部几乎严苛的保护着所有人的隐私，谁也不用担心有人觉得你像某一个人而凑上来验证接触。当然，我也不能看到哪一个像占筱蔓就凑上去辨认，那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况且，我现在看谁都像占筱蔓，看谁都不像占筱蔓。

　　每一个号码后面，有的有简单的介绍，有的没有介绍。

　　有的介绍比较直白，比如9号后面的介绍就写着：“我拥有一根无以伦比的阴茎。”

　　第99号后面的介绍则写着：“我的厌是世界上最紧的，就算被大象禽过之后半个小时，你想要伸进两根手指头都会觉得困难。”

　　反正都是类似的介绍，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又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我此时的会员编号是19 9号，我手上内置的手机号码是工9 9号，我不由得去找199号的介绍。

　　“我拥有世界上最浓密的阴毛，你简直找不到我的生殖器。”

　　果然是苏怀谨，这个女人的阴毛浓密得很，不过倒也没有她自己介绍得那么夸张。可见这个名单上的自我介绍，也是比较夸张的。

　　在这个俱乐部里面，这些手机就相当于一个对讲机，只不过有数百个号码可以拨打。

　　我努力的回想占筱蔓有什么身体特征，然后再对照这张单子上的介绍，看能否找到占筱蔓。

　　乳房？乳房不行，要是刘离的乳房还差不多可以拿出来炫耀。占筱蔓的乳房虽然比较挺，但是可算不上怎么大。屁股也不行，占筱蔓的屁股也不算顶肥顶大。厌？厌也不行。占筱蔓既没有她母亲那么夸张的阴毛，也不是光洁无瑕的白虎，也不足肥得发腻，更不是那种如同雕琢出来一般的精致。

　　我真的找不到占筱蔓有什么明显的特点了，或许人家有，我却没有发现。

　　不过接着，我发现了一个办法能找到占筱蔓，就是使用排除法。

　　既然占筱蔓胸部、阴部、臀部等等都不是非常独特，那么我就用排除法。先把有男性特征的排除掉，然后再将阴部、胸部、臀部等独特的女人排除掉，在剩下的女人中找占筱蔓。不料，这些都排除了之后，剩下的还是不少。

　　而且，她们的个性都非常的匪夷所思，甚至是变态。

　　有的说自己屁眼非常非常的红艳；有的说自己屁股沟依旧粉嫩，没有一丝阴影；有的说自己射出的尿可以比男人还要高；有的甚至说自己屁眼可以含住一个男人的阴茎，而那个男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拔出之类。

　　总之，这些特点也太隐蔽了，或者说表面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我正在绞尽脑汁找哪个比较像是占筱蔓的特征，谁知我的手机竟然响了。

　　我停顿了片刻后，便按了接听键。

　　手机传出来的声音非常有磁性，非常性感，仿佛是一个佣懒成熟的女性，至少有三、四十岁了。

　　当然，这很有可能不是对方的真实声音，或许对方是一个男的也说不定。

　　因为我在接听的时候，就被提示选择哪种声音。

　　可供选择的有数十种，从清纯型到淫荡型，从尖嘶型到浑厚型，可以是男声，也可以是女声。

　　我选择了普通的男中音。

　　“听说你的阴毛非常非常浓密？”对方说道。

　　显然，对方是看到我的介绍后，才找到我的。

　　“没错！”我回答道，然后看了手机的萤幕，看到上面标着来电的是2 5 5号。

　　这个号码对自己的介绍是：“我拥有世界上膨胀率最大的阴蒂，小的时候可以看不见，大的时候用来堵住你的屁眼。”

　　“没错，浓密得每次撒尿不得不用梳子将我的阴毛朝两边梳开。”我笑着说道，一边想着法子看能不能打探对方的身份出来。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对方忽然问道。

　　我稍稍停了一会儿没有回答，因为我在想，对方会不会是占筱蔓。因为她是主动来找我的，而占筱蔓对于自己母亲阴毛浓密这件事情或许是知道的吧！我在找占筱蔓的特征，而占筱蔓又何尝不会试着去挑选她母亲的特征？

　　甚至，她也知道她的母亲在我的手里，也可能会想到，我会冒名顶替她的母亲来这个俱乐部。

　　尽管，占筱蔓不见得知道她的母亲也在这个俱乐部，但是苏怀谨能够知道占筱蔓在这个俱乐部，可见她们母女间是非常熟悉的，有一种气息能够感应。

　　所以，占筱蔓还真的有可能知道，她的母亲也在这个俱乐部，只不过这个地方实在太过于淫秽和隐私，两人心照不宣罢了。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一些危险了，因为占筱蔓想要抓到我。

　　不过比较乐观一点是，占筱蔓肯定不敢让父兄知道她在这个俱乐部，所以是只身前来的。

　　我稍稍地犹豫了一会儿后，便回答道：“我是男的。”

　　“你的鸡巴很大，很长吗？”她直接问道。

　　“非常大，非常长。”我回答道，我也接着问道：“你的阴道是否也跟你的阴蒂一样，可大可小，可深可浅？”

　　“我的阴道紧凑到你一根手指头插进来，都觉得挤。弹性却又大到像你二根鸡巴插进来，也不会裂口。我的阴道很深很深，在你的鸡巴前绑根三寸的橡胶棒来插我的阴道，依旧探不到我的子宫口。”对方的回答非常辣，非常淫，简直像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

　　“切！吹牛谁不会，或许你的阴蒂连瓜子仁都不如，你的阴道浅得自己自慰都要小心，弯着手指还担心指甲刮破了子宫口。”我讥笑道。

　　“那谁又知道，你的鸡巴是不是还不如我的手指，所以还是顶不到我的子宫口。”对方丝毫不落下风。

　　“那就来试试啊！”我不由得笑道。

　　“好啊！第十九室等一下就要进行阴茎比赛，我会过去观赛，有本钱的话就去比。你要是第一名，我就主动站出来，让你插进我的阴道，让你揉我的阴蒂，看我的阴蒂是不是很大，看我的阴道是不是很深。”

　　我顿时开始回忆，占筱蔓是不是看过我的鸡巴，或者她是不是知道我鸡巴很大的这件事情。

　　想了好一会儿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占筱蔓应该不知道我鸡巴的大小吧！

　　除非，她去向刘离、李慧君等人逼问，不过作为一个女人，会去逼问类似的事情吗？

　　“生殖器组的队员，请您进入十九室，生殖器类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厅里传来温柔欲醉的声音，而且接连播放了两遍。

　　顿时，大厅内便有一群人涌进了十九室。

　　“十九室见，等一下我不管你会不会参加比赛，我会挑选那个鸡巴最长最大的人，让他来测量我阴道的深度。”说罢，她便没有再说话。

　　我想要找哪个是她，可是几乎大多数人都一边走路，一边将手机放在耳边。想要看她们说话的嘴型都不行，因为都戴着面具。

　　十九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没有座位，中央有一个大舞台。

　　所有的人都围着舞台席地而坐。

　　这里，女的比男的多，而且要多很多。

　　很显然，这些女的都是来看生殖器的。

　　而男的却不是很多，因为这个俱乐部里的人非富即贵，但是富贵的人却未必有一根牛鸡巴，所以他们也不敢献丑。

　　数十个女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衫，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坐在地上。

　　有的如同观音一般的坐姿，有的大大叉开大腿，露出里面的内裤，有的只是普通坐姿，大腿内侧若隐若现，却没有穿内裤，连同阴部都隐隐约约。

　　有的穿着透明装，有的穿着普通装，却用水将全身浇透，顿时成了湿身装。

　　而有的，穿着比内裤还短的裙子坐在地上，里面却穿着一件铁裤裆。

　　很显然，这些形形色色的女人让我眼花缭乱，让我呼吸粗重，让我欲火焚身，让我鸡巴勃起。

　　王持人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孩，戴着猫咪面具，却戴着兔子的耳朵。

　　“生殖器组比赛正式开始，谁都可以参赛，以上场顺序为编号，谁愿意上场做一号选手？”第五章 生殖器组

　　女主持人的话尚且没有说完，立刻跳上一个非常强壮、非常高大的男人。

　　不知道是不是这屋子里面众多的妖艳尤物惹火了他，他的裤裆隆起了一个可怕的帐篷。

　　我也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厮的家伙可不小，我还真的未必有多少胜算，而且我自己也纳闷，我这样的鸡巴按说是极少见了，怎么立刻就出现了一个。

　　场下，数十个女的眼神火辣辣地落在此男的裤裆上，仿佛要冲上去将他裤子扯下来，将他的鸡巴吃掉一般。

　　所有的人都等着他脱掉裤子，捞出无比巨长的生殖器。

　　“我现在向大家展示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殖器。”此壮男一开口，顿时让所有人惊绝，因为声音尖细，如同女性。

　　当然，很有可能是这个男的在恶作剧，因为都戴着变声器，而他说话的声音，也透过手机传到房间里的喇叭上。

　　他猛地脱下裤子，然后所有的人都惊绝了，包括我。

　　眼睛几乎都掉了下来，整个十九室鸦雀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后，猛地响起潮水一般的掌声，几乎要将大门给掀了。

　　此人的生殖器确实非常壮大、壮硕，非常雄伟，非常壮观，非常具有冲击力。

　　只不过，是女的。

　　没错，是一个女的生殖器，眼前这个强壮的人，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阴户，穿上内裤之后，可以比男的还要鼓。毛发稀疏，阴户无比肥大隆起，中间的缝隙深得如同峡谷，掉进去便找不到人。她要是夹紧了厌缝，大多数人的鸡巴捅进去，连她的阴道口都构不着。

　　我立刻闭上眼睛，我实在不忍心看，因为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阴户，真的非常影响阴户在我心目中的美艳形象。但是恶心的是，我的鸡巴竟然猛地一翘，仿佛真的要去量这个女人厌缝的深浅一般。

　　紧接着，我只觉得后背一凉，顿时毛骨悚然。不会刚才和我打电话的就是眼前这位吧？她说过，她拥有世界上最深的阴道。没错，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她的阴道足够深到用手臂才能探到底。此时我虽然看不到她的阴蒂，但是这样的阴部，拥有一个什么样的阴蒂，都不会让人惊讶。而且，她还说过要让我的鸡巴去探她的阴道。假如是眼前这位，那我实在会面如土色，我的口味还没有重到这个地步。

　　因为怀着这样的担心，我已经准备不参加十九室的任何比赛了。

　　“下面，我们为一号选手评分。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评分器。”主持人宣布道。

　　顿时，墙上液晶萤幕上的分数不住飙升，最后停在二千分上。

　　“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高分了，要知道，获得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可以向十九室的每一个人提出一个要求哦！当然，这个要求只在俱乐部内生效。”

　　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我顿时心动了。

　　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如何找出占筱蔓的办法了。

　　假如我获得第一名的话，我就会问所有人一个问题：你印象最深的，最难堪，最丢人，最囧，最隐私的一件往事、丑事，一定要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内心阴暗和丑恶的想法。

　　我曾经偷看过占筱蔓撒尿，这对于占筱蔓来说，应该是最私密的一件事情。

　　如果哪个女人说出这个，她十有八九就是占筱蔓。

　　我正犹豫间，第二位选手上场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女性。

　　她的身材非常完美，甚至是魔鬼。穿着连身长裙，丰乳翘臀，性感极了，完全不亚于？紫。

　　“音乐！”她的声音很性感，而且很像是真的声音，不似假声。

　　十九室顿时响起了动感的音乐。

　　这个性感女郎，便开始在音乐中跳舞。她的舞跳得很好，很火辣，身躯如同蛇一般的扭动，又如同火焰一般炽热。扭动的臀胯，一次次击打在我心上，丰满修长的大腿，蛇一般的细腰，让我呼吸不畅，让我浑身火烫，让我鸡巴冲天欲裂。不只是我，舞台周围的男人、女人眼睛里面，全部冒出火一般的光芒。

　　不只是男的，女的也盯着她的胸部，盯着她的臀部，射出狼一般的光芒，仿佛要冲上去将这个尤物撕碎。

　　这个场合，不需要做任何的掩饰。

　　“我需要一个舞伴。”尤物声音落下，诱惑的眼神如同火苗一般飘落在每一个人拘身上。

　　每一个人都觉得她在看自己。

　　顿时，所有的人都举手，甚至直接想要冲上去，将这个尤物抱在怀里把玩。

　　女人钩子一般的眼神在人群中一瞥，顿时落在我的脸上，然后朝我勾了勾手指头。

　　=I位先生，借助一下您伟岸笔直的身躯。“女人沙哑道。

　　顿时，无数道目光朝我剌来，他们和她们都非常妒己i。

　　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她们却又不妒忌了，而是将所有的目光都射向我的裤裆。因为我的裤裆此时一柱擎天，比一柱擎天还要一柱擎天。一根鸡巴能够将裤裆撑到这个惊人的高度，确实非常有冲击力、震撼力。尤其我的裤子还很薄，更突显出如此长矛一般的鸡巴。

　　女人的手直接隔着裤子抓上了我的鸡巴。

　　”噢！“我大叫一声，鸡巴猛地一扬起，给人一种要喷射而出的感觉。

　　女人的手如此柔软，如此火烫。

　　女人渐渐地靠近我，最后用她迷人深幽的三角阴处顶上了我的鸡巴，让我的鸡巴稍稍弯了少许。

　　”哦！“她无比诱惑的呻吟了一声，然后开始扭动腰臀。圆滚磨盘一般的臀部，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蛇腰的带动下，画着魔鬼的轨迹。扭动，扭动。隔着裤子，磨赠我的龟头，磨赠我的阴茎。

　　”哦！噢！“女人的呻吟，一声比一声诱惑。

　　我的裤子湿了，没错，是龟头的位置湿了，因为马口流了太多的淫水。

　　下面的男女没有发出任何说话声，却呼吸如鸣，咽口水的声音如同冲厕所时的下水道一般响亮。他们有的目光紧紧盯着我的鸡巴，有的眼睛紧紧盯着女人的阴部和臀部。

　　女人轻轻地转弯，一边扭动，一边用胯骨磨赠我的阴茎，最后背对着我。用圆滚的臀部，用臀沟磨赠我的阴茎。

　　我更受不了了，甚至比她用阴部磨赠的时候更加受不了。因为她的屁股很滑，滑腻滑腻的，尽管隔着一层裙子，却依旧很滑，奶油一般的滑。很软，我鸡巴顶上去，她的圆臀顿时凹陷了下去。她的屁股真的很软，很弹。

　　我看着她圆滚的臀部扭动的曲线，只想猛地撕掉她的裙子，分开她肥圆的臀部，猛地将粗大的鸡巴狠狠地插进去。但是我不能，我不忍心破坏眼前的性感、眼前的美丽籼享受。

　　”啊！“忽然，女人转过身来，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鸡巴，火辣辣的眼神也盯在我的鸡巴上。她的娇躯猛地一矮，笔直的一个劈叉，两条无比修长的腿猛地笔直分开，横叉在舞台上。紧紧的连身裙子撕裂成两条布片，一直撕到胯部，露出了两条结实丰满笔直圆润完美的美腿。

　　她的额头抵在我的鸡巴上，双手依旧紧握着我的鸡巴。

　　真是性感绝伦。

　　然后，她依旧紧紧抓住我的鸡巴，两条美腿依旧笔直，两条美腿仿佛有弹簧一般，渐渐地合拢，渐渐地站起，一寸一寸的升高。我的鸡巴划过了她的额头，划过了她的鼻尖，划过她的嘴巴，划过她的胸部，最后她完全笔直站立，裙子成了旗袍，我的鸡巴依旧顶在她的阴部上。

　　这是霹雳舞里面一个很经典的动作。

　　音乐一变，她忽然抱上我的脖子，左边长腿猛地抬起，笔直架在我的肩膀上，右边单腿立地。

　　性感的高跟鞋，性感的腿。

　　所有的人低头，因为她双腿叉开，裙子撕开，露出了胯间的内裤。她没有挡，也没有故意露。撕开两半的裙子，依旧把守着她美丽的下身。我的鸡巴伸进了她的裙子，直接顶在她的大腿上，她的内裤上。她磨蹭着，让鸡巴稍稍探进她内裤的缝隙，从上到下划过她的阴部。

　　磨蹭了数下，她右手撕开面具的下半部分，露出了尖尖的下巴，绝美的小嘴。丰润含珠，性感无论的嘴。她伸出红嫩的小舌头，舔着我的面具，舔着我的脖子和耳根。她架在我肩膀上的左腿放下，整个娇躯开始蛇一般的激烈扭动。

　　激烈的音乐。

　　她开始在我身边转弯，忽然，跪在我的胯间，耸起性感圆滚的美臀，拼命的摇晃着她长发的脑袋，扭动着蛇一般的腰际，在我的胯下钻进钻出。

　　这不是一个女人在我的胯下，而是活生生的一条美女咜。

　　一条裙子已经撕成两半的美女蛇，露出性感美腿，圆隆翘臀的美女蛇。她将我当成了钢管，贴着我的身体，跳起了钢管舞。而且还是脱衣钢管舞。

　　她腿下了裙子的上半身，捂着丰满挺拔的酥胸，磨赠着我的阴茎。场面被点爆了，她忽然松开了双手，让两只完美的乳房赤裸裸地、颤巍巍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刚。

　　下面无数男女爆炸了，几乎一半的女人都脱掉了上衣，露出白花花的乳房。几个男人掏出了生殖器，拼命的自慰。

　　她重新跪在我面前，用力撅起了圆滚的美臀，掀开了裙子。她穿的不是丁字裤，却将内裤卷成一条布条，勒进自己的臀沟。顿时，圆如满月一般的白臀，饱满的显露在所有人的面前。雪白的臀，白脂一般的臀。在扭动着，翻滚着，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下面一半的女人，掀起自己的裙子，脱下自己的裤子，拼命扭动着白花花的臀部。

　　下面的男人，传出狼嚎一般的声音，长嘶不绝。

　　”嘶啦！“舞台上的尤物拉下我的裤拉链，掏出我的鸡巴。

　　”哇！“所有人一声惊哗。

　　所有人的目光注视在我的鸡巴上，几乎要将我的鸡巴点燃。

　　尽管他们已经猜到我鸡巴的长度和粗度，但是他们还是震惊了，震惊我的长度和粗度。

　　我的鸡巴变长了，我的鸡巴变粗了。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的鸡巴变长了，我的鸡巴变粗了。

　　那么狰狞，那么可怕，那么气宇轩昂，那么豪气冲天的鸡巴。

　　几乎比女人的手臂还要粗，几乎比女人的手臂还要长。

　　如此凶物，仿佛要吃人一般的兽欲。

　　女人伸出尖尖小舌，如此温柔，如此娇小，如此恬静，如此灵便。

　　只轻轻地一舔，便画出了旦父至高的美学痕迹。

　　比蜻蜓点水要深，比风卷残云要浅。

　　她一舔，我鸡巴一个战栗。

　　还未来得及享受这温柔、甜美，眼前妖艳性感尤物的花办小嘴，仿佛从娇嫩的桃花，变成了一个旦父怪兽。

　　猛地一口，将我鸡巴含进去大半。

　　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旦父，疯狂的吞吐，疯狂的舔鸡巴，疯狂的吸吮鸡巴。

　　啧啧作响，口水盈盈。

　　恍若最狂野的妓女遇上了最淫荡的嫖客。

　　吮得我鸡巴痛，舔得我鸡巴麻，吃得我鸡巴爽。

　　这个女人疯了，发出了母兽一般的声音。

　　不要命一般将我的鸡巴越吞越深，越吞越深。

　　另外一只手，伸到自己的胯间疯狂的自慰。

　　我看着胯下妖艳的女人胯间，看着台下无数白花花的屁股，无数黑漆漆的阴毛，红艳艳的阴部。

　　一群女人在自慰，一群男人躺在地上没用的喘息。

　　我后背开始发麻，发麻。

　　我双脚开始战栗，开始颤抖。

　　所谓的快感洪水一般涌向臀尖，汹涌的，拼命的，疯狂的朝鸡巴口冲击。

　　胯下的女人一声尖叫，忽然张开大腿，扯开内裤。

　　我看不大见，舞台下所有人部看得见。

　　她将自己的胯间，自己的阴部位置，赤裸裸地层露在所有人面前。

　　湿漉漉的小穴，用小拇指和无名指插着捅着。

　　拇指、食指相中指在仿着其他事情，在狂弄着自己的生殖器官，撸动着，不是在揉……

　　”啊！不要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惊恐的大叫，眼前一阵阵发黑，头皮一阵阵发麻，面如土色，体如筛糠，就算见到厉鬼，也没有我此时的恐惧。

　　”啊！“我几乎绝望的长吼一声，无数的精子喷射而出，射了胯下尤物一嘴、一脸……

　　而胯下尤物，也射了。没错，是射了，不是喷了……

　　下面的众人更加无比的疯狂，仿佛见到了百年不过的奇景。第六章 乱交大会

　　我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女人跳钢管舞那么简单。

　　我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女人跳脱衣舞那么简单。

　　我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女人露厌自慰那么简单。

　　我就知道会有大杀器，在第一个女人那么惊骇的大厌表演后，一个人假如没有尤其特殊、尤其独特、尤其个性、尤其惊绝、尤其劲爆的生殖器，绝对不会上舞台来献丑。

　　只不过，为什么挑我来做舞伴？为什么挑我来做自慰伴侣？

　　尽管前一分钟，我觉得艳福无边，但是这个时候，我恍若在地狱。

　　我很好色，但是我口味不重，我只喜欢女人。

　　尽管有的人比女人漂亮得多，性感得多，美艳得多，妖媚得多。

　　尽管每次举行类似人妖比赛的时候，我会惊叹这些尤物的美丽，但从来都只是远观，不会近玩。

　　尽管，胯下的尤物已经准备了一个女人的生殖器，可是既然变了，为什么不变得彻底一点呢？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条小尾巴呢？

　　我瘫倒在舞台上，眼前依旧一阵阵昏眩，呼吸都不顺，仿佛射精过度产生了战栗。

　　尤物紧紧盯着我，没有了之前的妖艳，没有了之前的火辣。

　　眼睛紧紧盯着我的每一丝反应，将我的反应尽收眼底。

　　美丽在暗淡，开始自卑，无限的自卑。

　　自哀自怨，开始哭泣，比女人还要缠绵，楚楚可怜的哭泣。

　　之前的美丽，让尤物艳光照人，精神到达峰顶，而此时我的反应，让她沦入地狱，灭掉了她积攒了无数时日的自信。

　　这是一个可怜的心理疾病者。

　　我心中一软，轻轻地拍了拍她手臂道：”你没有错，你比我见过所有的女人都要性感，都要美丽。“

　　尤物摘掉了面具，将绝美柔媚的脸蛋露在我面前，梨花带雨。

　　竟然美丽王靳。

　　我想拥之入怀，却仿佛眼前胴体长满了蜇人的刺……

　　我恍惚了很久，几乎将今天来的正事抛之脑后。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身上爬满了肉虫。白花花的女人，她们的身体有的雪白，有的黝黑，有的丰满，有的苗条。但是，都很不错。赤裸裸地趴在我的身上，十几个女人，重重叠叠围住我。

　　无数条舌头在舔我的全身，三条舌头追逐我的鸡巴，舔同一根鸡巴。两条舌头舔我的屁眼。我的脸上，挤着四只乳房，五个肥臀在磨赠我的上身。我的左边手指，全部刺在女人湿漉漉火烫的阴道里面、屁眼里面。两具肥臀，在我两只手上耸动。二个女人，摘掉了一半面具为我旦父。一个女人猛地将这二个女人拉开，分开双臀，裂开火热湿漉漉的厌缝，对着我的鸡巴坐了下去，然后疯狂的摇动起来。

　　这是我最荒淫的时候，相信也是许多女人最荒淫的时候。

　　我操了许多许多女人的厌，我禽了很多很多女人的屁眼，我南了很多很多女人的嘴巴。

　　一场上百人的大乱交，其他男人早已不行，被拖出场外。

　　只有我一根有用的、粗大的、长硕的、强壮的、变态的鸡巴。

　　我还操了性感娇嫩的女主持人，竟然是一个处女。

　　我没有动，是十几个女人抓住她的四肢，分开她的嫩厌。

　　十几个人抓住我的四肢，扶住我的鸡巴。

　　然后，让女主持人的嫩厌，猛地坐下我的鸡巴。

　　不过，这应该不算强奸，我也很爽，她也很爽。

　　我不知道有没有操完所有的女人，胡天胡地一段时间后，所有的人都赤裸裸的，我也是赤裸裸的。

　　我怀里坐着青春娇嫩的女主持人，她拿着话筒。

　　我的鸡巴还硬着，插在她的厌里面。

　　我摸着她娇嫩硬挺的乳房，不是很大，很结实。

　　”下面，为今天比赛的第二号选手和第三号选手评分。“女主持人娇声道。

　　第二号，那个美丽的尤物此时穿好了衣服，缩在房间的角落里面，如同一只鹌鹑一般，没有了半丝豪放。

　　但是评分的人依旧兴高采烈，最后总分是三千五百五十五分，比第一号巨厌女郎还要高。

　　”下面，为我们最爱的第三号评分。“女主持人一边说，一边摇动屁股，让我的鸡巴在她的厌里面耸动。

　　顿时一阵爽呼，一阵痛呼。

　　”第三个选手是谁？难道有人在我昏迷的时候，上台比赛了？“我问道。

　　女主持人转过身亲了我一口，道：”第三个人就是你啊！“

　　我忽然下意识的摸自己的面具，幸好面具还在，不过就算被摘下了也不要紧，楚楚已经为我化妆过了。

　　我始终都用变声器说话。

　　然后，所有的女人尖叫着评分。

　　”无比惊人的五千分，在场所有人，都打了满分。“

　　此时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和我南厌，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脱光了衣服，如同肉虫一般。

　　就有一个女人，依旧穿着衣服，坐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不过却饶有兴趣的，甚至是风骚发浪的看着这一切，只不过自己没有来参与。

　　这个女人我仿佛很熟悉，又仿佛很陌生，身形和气质上。

　　”难道她就是占筱蔓？“我暗道，不过我很快就被另外一个更加可怕的念头占据了头脑。

　　因为，在穿衣服的女人中，我没有看到那个巨厌一号选手，也就是说她现在肯定全裸着。

　　身上顿时一阵颤抖，后背顿时无比的寒冷。

　　”不会……她……她也是刚才和我狂欢的一员吧？“然后我觉得后背的肉垫特别软，特别庞大。

　　转过身去，果然，一对无比硕大的乳房。

　　我又昏厥了……

　　”今天生殖器组的第一名，便是我们的最爱，巨屌郎君。“女主持人兴奋道：”我们的郎君，有权力在这个房间内，让我们答应一个条件。当然仅仅只是在这个房间内，外面的事物，不管是生意上的、情仇上的，还是金钱上、政治上、家庭上，都不在这个范围内。“

　　我顿时惊喜莫名，连忙说道：”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你们告诉我，这辈子你们印象最深的，最难堪、最丢人、最囧、最隐私的一件往事、丑事。一定要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内心阴暗和丑恶的想法。“

　　”我先说！“女主持人连忙举手道：”我最糗的事情是在小时候，我是一个漂亮的小公主，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家里有很多客人，我吃了很多零食和水果，闹了肚子，放了几个屁，没想到便便也跟着屁放了出来，很臭很臭，我也不敢说，只敢偷偷地拿沙发上的垫子拼命的擦，拼命的擦屁股……“

　　”换我说、换我说！“

　　本来还担心得不出我想要的答案，但是目前看来，这些女人真的是争先恐后说出自己最丢人的事情。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我十五岁的时候，他十三岁。有一次，他正在睡觉，我就把他的鸡鸡拿出来玩，他的鸡鸡不知不觉竟然变大了，而且还长了毛。玩着玩着，我弟弟的鸡鸡就硬了，我脱光了裤子，将阴部对准弟弟的鸡鸡磨赠，没有进去。磨着磨着，装睡的弟弟射了，将精子直接射到床头柜上。弟弟刚刚将鸡鸡往裤子里面塞，我爸爸妈妈忽然走进了房间，他们充满怀疑和警惕的问怎么回事，弟弟半句话都说不出来，脸涨得通红，我就说弟弟把鼻涕摔在了床头柜上，我的爸爸妈妈尽管不相信，但是也说不出什么来……“

　　这个女人刚说完，自然被人一阵起哄，便是我也听得头皮发麻。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注意那个穿戴整齐，我怀疑是占筱蔓的女人。但是我的眼睛尽量不朝她望去，因为我担心被她察觉出来。

　　这群女人兴高采烈的说了自己最丢人的事情，也真的让我大开眼界。这种最隐私最丑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这些女人做不到的。

　　我发现，便是穿戴整齐的那个女人，也听得尤其兴奋入神，也有些蠢蠢欲动。

　　等到所有的女人差不多都说完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望向那个穿戴整齐的女人。没有等到我开口，所有的女人便上前起哄，纷纷让她说自己最丢人最隐私的事情，一边起哄，一边挠痒痒威胁，甚至威胁要摘掉她的面具。

　　一半是被众多女人威胁的，一半也是她自己兴致来了，她开口了。

　　当然是用假声了，我没有表现的尤其关注，也没有表现得尤其满不在乎，但是暗里两只耳朵却竖起。

　　”我最丢人尴尬的事情，是有一天，我喝了不少酒，尿憋得狠，但是厕所却正在清理，我又有急事离开。但是等到半路荒山野岭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膀胱好像随时要炸掉一样，我赶紧找了一个小树林，看着周围没有人，便脱下裤子开始撒尿。谁知道，有一个猥琐的男人，一直在旁边偷看，他眼睛盯着我的屁股、我的厌，还有我的尿液，正在拼命的手淫……“

　　”我终于找到占筱蔓了！“我心中暗道，尽管眼神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身体还是微微颤抖了一下。眼睛仍尽量忍着，不朝她看去。

　　=这位美女说得最晚，而且还推推迟迟的不愿意说，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在狂欢的时候，她始终在旁边冷眼旁观。你们说她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女主持的眼睛一转，顿时狡黠道。

　　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所有女人的赞同，便开始商量起惩罚的措施。

　　占筱蔓的眼神里面虽然充满了担心，但是也有一丝叛逆的蠢蠢欲动。

　　“既然她撒尿的时候被人偷看过了，而且她把这件事情当成最丢人尴尬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就惩罚她当众脱掉裤子撒尿，露着雪白的大屁股，分开阴道，敞露尿道，公开撒尿！”

　　最后主持人的处罚意见，得到了在场所有女子的同意，除了占筱蔓。她赶紧抓住自己的衣衫，嘴里一直叫道：“不要不要！”扭身便要逃跑出去。

　　众多女人哪里会给她这个机会，女人疯狂起来是非常彻底的。

　　几下之间，竟然将占筱蔓脱得只剩下胸罩和内裤。占筱蔓一边大叫不要，一边紧紧拽住自己的内裤和胸罩。

　　后来她发现胸罩再怎么也拽不住，便索性全力拽住内裤。上身的胸罩被扯下，露出挺拔白腻的乳房。

　　尽管她两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内裤，但是这群疯狂的女人竟然直接将她的内裤撕碎，所以转眼之间，占筱蔓全裸了。

　　不过，仍旧没有人去揭开她的面具，因为这是俱乐部的规矩，尽管现在这群女人已经彻底疯狂了，但是依旧没有人违规。

　　“不行，刚才巨屌已经把我们全部禽过了，就剩下你一个在旁边看热闹，大家有福同享！”忽然有个疯狂的女人提出了一个让我无比心动的提议。

　　“姐妹们，抓住她的四肢，分开她的大腿，掰开她的阴唇，让巨同将她也操了。”

　　这话音一落，从者如云。

　　占筱蔓听了，顿时疯狂的挣扎，但是这几十个女人，如同吃了春药一般的亢奋，又哪里会去理会。

　　只一会儿工夫，占筱蔓的四肢被几十双手紧紧抓住，摆成一个大字，双腿用力叉开。

　　丰满红润的厌，清清楚楚的展现在我面前。

　　尽管刚才操那么多的女人花了好大一番精力，但毕竟这是占筱蔓的屄，顿时之间，我的征服欲伴随着熊熊的欲火不可阻挡的燃起，刚刚软下去的鸡巴，立刻又铁一般的硬、无比的粗大，看得一众女人又气喘吁吁。

　　说句老实话，占筱蔓的厌并不是非常嫩，还是比较成熟的。

　　因为整个大阴唇、小阴唇的颜色并不是红粉透明，而是艳丽的紫红色。

　　当然，这和占筱蔓是否是处女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些处女的厌已经黑红黑红了，也有些女人二、四十岁了，有过许多男人，厌却还是粉嫩粉嫩的。

　　在我的印象中，占筱蔓应该还是一个处女吧！至少在卫筠回来之前。

　　竟然还真有女人去分开占筱蔓的阴唇，露出流着水红艳艳的阴道，好方便我的鸡巴插进去。

　　我当然不会拒绝，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是占筱蔓啊！她和我有极大的仇怨，我很多时候就算在梦里，也都想着要将她蹂躏、强奸。

　　“嘿嘿，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将占筱蔓也干了厌。”我一边冷笑着，一边搓着自己巨大的鸡巴，隔着老远，对准占筱蔓的厌洞，然后猛地冲了过去。

　　“啊！”占筱蔓一声凄厉的惨呼。第七章 俱乐部之变

　　我粗大的鸡巴，插进去了大半。

　　对于她，我可没有什么惜香怜玉之心。这一鸡巴猛插进去，倒是将我爽得一阵哆嗦。

　　这个厌洞已经没有处女膜守着了，但是却非常非常的紧窄。阴道内箍着我粗大的鸡巴，竟然仿佛要将肉棒挤了出来一般。

　　我一把端起她的肥臀，用力将她翻了身，使得她雪白肥满的臀部对准了我。

　　然后用力将她细细的腰部往下一压，顿时两办圆臀耸立着，使得本来也不算非常肥的屁股，显得尤为壮观。

　　臀缝中间，菊花颤颤，紧闭着。阴道流水潺潺，被我插得尚且没有合拢。

　　我趁着阴道口还张着，又将粗大的鸡巴猛地插了进去，然后疯狂摇动着我的腰胯，清楚看着我粗大的鸡巴在红艳艳的厌洞里面进进出出，带出了一股股白色的淫汁。

　　或许因为我胯下是占筱蔓，我觉得今天这场厌南得尤其的爽，甚至我隐隐有些控制不住，有种想要射出来约感觉。

　　我可担不起这个早泄的名，于是拼命的屏住呼吸，抽插的速度不敢减慢，却用力拍打占筱蔓的白臀，来转移自己鸡巴上的快感和注意力。

　　旁边有两个疯狂的女人，先将手指插进自己的阴道沾满了淫液之后，然后用力刺进占筱蔓的屁眼。

　　接着，两个女人的手指用力朝两边一掰。

　　“啊！”占筱蔓顿时一声惨叫，她的处女屁眼活生生被拉开一个洞。

　　然后，那个年轻的主持人俯下身子，对准她的屁眼里面吐了一口口水，然后将我的鸡巴从她的阴道里面拔出来，用力插进占筱蔓的屁眼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女人将面具掀开一半露出自己的小嘴，趴到我的胯间，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睾丸，舔着我露在外面的鸡巴，舔着占筱蔓的厌。

　　我看着这张小嘴小巧诱人，不由得将沾满淫液的鸡巴从占筱蔓的屁眼里面抽了出来，然后插进了她的小嘴里面。

　　这张小嘴立刻贪婪的舔舐着，顿时满嘴角的淫水和口水。

　　这个时候，不知道哪个女人竟然掏出了一些助兴的药物放进占筱蔓的小嘴里面。

　　一会儿之后，占筱蔓的眼神顿时迷离起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药物，占筱蔓仿佛失去了神智。

　　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旦父淫兽，小嘴缩得紧紧的，小手还飞快的撸动，我好不容易憋住的精意又涌了上来。

　　赶紧将鸡巴从她小嘴里面抽了出来，重新插进占筱蔓的厌中。

　　缓缓地抽插，这才将精意慢慢地憋了回去。

　　“妈的，占筱蔓这个骚货终究不是处女啊？第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被卫筠那家伙得去了。”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不甘，不过马上我又心平气和了，因为我现在算是给卫筠戴了一顶绿油油的绿帽子。

　　不过在这里干占筱蔓尽管很爽，但是时间紧迫，我需要赶紧带着占筱蔓离开这里。

　　忽然，房间里面猛地响起了警笛声。

　　持续不断的警笛声，伴随着还有不断闪烁的红灯。

　　无比的剌耳，竟然仿佛是空袭警报一般。

　　“啊！”我的鸡巴被一惊，顿时射了。

　　精子全部喷在占筱蔓的阴道里面，而占筱蔓阴道抽搐着，竟然也高潮了。

　　“紧急通知，俱乐部遭遇到不可抗拒的原因，请所有会员立刻离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领会员从各个密道离开，请不要发生骚乱……”

　　众女人先是被这警报声惊了一下，但是很快又恢复了浪荡，把这警报声当成是俱乐部的一场恶作剧。

　　毕竟，这个地下俱乐部的会员非富即贵，这个俱乐部的背景通天，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事情会发生。

　　“警告，这绝对不是玩笑，这绝对不是玩笑。”警报器里面的声音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这下众人才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不由得面面相觑，却不知道该流露出什么神情。

　　很快，房间里面闯进了几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朝里面的众多女人道：“尊贵的客人们，非常抱歉打扰你们的玩兴，请你们立刻穿好衣衫，我们要立即从密道里面逃离了。”

　　漂亮的女主持人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首的一个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会儿，淡然道：“有大人物要来俱乐部抓一个人，俱乐部的会长不愿意。于是，大人物派人包围了俱乐部周围数百公尺的任何地方，并且强行冲入俱乐部，外面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俱乐部里的守卫们已经抵挡不住了。”

　　这下子，房间里面的众多女人开始惊慌起来，连衣服都不穿，便直接要朝门外冲出去。

　　“占诚逸那个杂种的动作这么快？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在这俱乐部中？”我心中也不由得跟着惊骇。

　　“不要急，就算俱乐部要亡了，也要等我做完最后的善后工作。”漂亮的女主持人彻底将面具扔掉，露出了清纯漂亮的脸蛋，然后在我的面前蹲了下来，抓起我的阴茎放进嘴里，用舌头将我阴茎上残留的精子和淫液全部舔舐干净，然后放进我的裤裆里面。

　　她的这一举动倒使得众多女人安静了下来，然后纷纷穿好了自己的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我在众多女人面前强奸了这件事实，占筱蔓神情恍惚着，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就连我草草给她穿上衣衫的时候，她全身都是发软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与众多女人走出了房间，来到外面的大厅。

　　只见本来淫秽无比的大厅，变得无比肃穆。

　　大厅中央，站着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而且他没有戴面具，很多人看到他的脸后都惊呼出声。

　　很显然，他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而他应该就是这间俱乐部的主人，尽管我不认识这个老者是谁，但是其余的人都因为看到这个老者而无比的意外。

　　这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老者，拥有一张让人孺慕而又信任的面孔，非常慈祥，也非常贵气。

　　每一个人经过他的身边，他都向人鞠躬，道歉说：“对不起。”

　　然后，大厅地面上忽然裂开数个开口，工作人员便带着会员们从这些开口离开。

　　“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世界上再也没有淫水俱乐部了。”老者留恋的望着钻进密道的众人道：“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没有看过你们的脸。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以后，遇到困难的事情、遇到要害人的时候、遇到要算计的时候、遇到阴谋的时候，好好想想在淫水俱乐部的样子，你们赤裸的样子，你们无比这荡的样子，诸位保重了！”

　　说罢，老者朝着我们，用力的鞠躬，九十度的鞠躬。

　　众人还礼，然后陆续钻进密道之中。

　　与此同时，老者手一挥。

　　大厅顿时涌出几十人，穿着不是俱乐部工作服，而是会员服装，戴着面具。

　　很显然，老者用他的手下代替了这些会员。

　　接着，我已经听见外面传来的狗叫声，还有人的惨呼声，他们已经快要杀到门口了。

　　我紧紧拉着占筱蔓，在黑暗的密道前行。

　　我尽量不去想，后面的俱乐部里面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只能跟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往前走。

　　密道很长很长，有上千公尺。

　　不过，此时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前面带路的小姑娘已经停了下来了。

　　“诸位，这道石门后面就是地铁站台，下一班车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只要坐上地铁，随便坐到哪一个站下车就安全了。”小姑娘动情道：“我不知道那个大人物要抓的究竟是哪一个人，也不知道那人在不在我们这群人当中。但是俱乐部既然说过要保护你们的安全与隐私，就一定会做到。不过，你们即将要上地铁了，戴着面具反而会引起注意，假如不介意的话，你们可以摘下你们的面具，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

　　众人互相望了几眼，但是一会儿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摘下了面具，包括我。

　　尽管我面具背后，还是一张假的脸，还戴着墨镜。

　　但是其余人真的露出了真面孔，所有人的目光充满了真诚。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此时摘掉面具意味着什么。

　　我眼前的这些面孔，大多数是非常熟悉的。

　　有着名的电视主持人，也有知名的演员，更有女企业家、女官员等等。

　　“<了天的她们算是生死之交吗？不管是不是生死之交，共届之交是真的了。在古代，只有妻子和小妾才有共用一根鸡巴的缘分。”

　　“哥哥，我不是坏女孩，只不过有点不正常，有点疯狂……”那个主持人小女孩凑上前吻了我一口，低声道：“哥哥脸上的妆很精致呢！”

　　“诸位，告辞了，我回去了……”说罢，女孩竟然返身朝俱乐部走去。

　　我顿时拉住她的小手，不想她再回去，女孩转过身来，朝我笑道：“哥哥能拉我的手，真是让我高兴。我很小就被院长收养了，从我爸爸妈妈因为贪污被抓进去之后，就是院长养我了，我要回去陪他了……”

　　说罢，女孩义无反顾的朝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很想上前拦住她，更想跟着她一起往前走，然后走到占诚逸的面前冷笑道：“我就在这里。”

　　但是，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办。

　　尽管我不见得爱身边的每一个生命。

　　但是，看到稚嫩的孩子端着大碗吃饭，我会感觉到暖洋洋的，因为我仿佛可以看得见他在长大。

　　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悠闲的游逛，我也会觉得窝心，因为我仿佛可以看得见，就算他们年长了，他们不能够继续生产了，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依旧在养着他们，并没有很势利的鄙弃他们。

　　在之前，只要我没自怨自艾的时候，只要我暂时忘记口袋没钱的窘迫时，我还是会想起这些对我来说没有用且有点深奥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会阳光一些，觉得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是好的。生命也是美好的，不管它处在哪个阶段。

　　所以，归根结柢，我对身边的生命还是热爱的。

　　尽管，我害了不少人。尽管当涉及到我自己的利益时，我经常出卖我身边各种不亲近的生命。

　　所以，女孩和那个老者即将的遭遇，会让我心痛不舍。

　　我对他们的生命也热爱着，然而我对小土狗、李慧君、前女友的生命更加热爱。

　　真正的爱，足够和自己的生命拥有差不多的分量。

　　然而对一个人来说，这种爱越少越好。

　　“我不会忘记你的这根大鸡巴的，我做梦都会梦到它的。” 一个着名的女主持人上前拥抱我，亲吻我，然后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鸡巴。

　　“我爱你，你让我高潮了两次，你是我最亲密的男人了……”

　　“我？愿忘记我丈夫的生日和面孔，也不愿意忘记在我阴道里面冲剌的力道，我不会忘记你的眼睛，我不会忘记你的……”女学者掏出我的鸡巴，拔走我的一撮阴毛藏起，然后掀起自己的裙子，翻开自己的阴唇，露出红润的阴道，抓着我的鸡巴飞快插了几下，然后飞快放下裙子。

　　所有的女人都相我亲密，无比的亲密，在权势场中打拼的她们，作为成功者，眼神里，把我当作了亲密的爱人。

　　一个女人推开了那道石门，所有的女人抬头挺胸。

　　无比端庄，无比严肃，无比潇洒，无比自信，穿着高跟鞋，轻快的走了出去。

　　仿佛这里本来就是一道门。

　　每个人都目不斜视，仿佛谁也不认识谁，我也仿佛不存在了一般。

　　我也跟着走了上去，跟着其他人一起挤上了地铁，趁着拥挤的时候，我对着本来就昏昏欲睡的占筱蔓后脑一记手刀，她顿时昏了过去。

　　我随便在一个站下了车，然后在非常偏僻的地方，找了一家几乎没有任何执照的黑旅社。

　　旅社的老板看着我抱着软绵绵的占筱蔓，投来了一个非常暧昧的眼神，甚至连身份证都没要。

　　显然，这种情况他看得太多了，甚至他还殷勤的问我要不要保险套等等。

　　就在我抱着占筱蔓要进房间的时候，忽然感觉到旅社老板眼睛一呆，不由得觉得后背一阵发麻，转身望去。

　　竟然看到了那个女人，那个无比雄壮的女人。

　　就是刚才在房间里面生殖器比赛的一号女选手，那个下体无比鼓起的女人。

　　她去男子组参加健美比赛，说不定都能拿冠军。

　　因为有可能她和我发生过某些难忘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故意遗忘她，尽管我知道她在地铁上就开始跟着我。

　　看着她靠近，我立刻冷下面孔道：“干什么？”

　　她只是长得雄壮，人却胆小腼腆。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她不好意思道，尽管已经将声音压在喉咙底下，但是我耳朵还是一阵阵发麻。

　　我不愿意多事，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把钱，也没有看多少，反正厚厚的一叠钱。

　　倒不是我大气，主要是我实在想要快点打发她，随便就拿出了一叠钱，看得旅社老板的眼睛都直了，他的眼睛很长时间落在我的身上。

　　给了钱之后，我再也没有多理会这个雄壮的女人，抱着占筱蔓朝我的房间走去。

　　我将占筱蔓扔在床上，关上房门。

　　然后迫不及待的将占筱蔓的衣服脱了精光，一边摸她的乳房，分开她的大腿，露出湿迹未干的阴部，掏出我的鸡巴顿时压了上去。

　　尽管我射了好几回了，尽管我刚刚仑过占筱蔓。

　　但是那个环境太过于特殊了，此时在偏僻的房间里面，就我们两个人。

　　我想要干占筱蔓的冲动，竟然强烈无比。

　　脱光她衣服的时候，鸡巴就立刻硬了。

　　我用最老套的姿势压在占筱蔓白嫩嫩的身体上，然后将粗大的鸡巴插进占筱蔓的阴道里面，耸动着下身，在占筱蔓的厌里面抽送着我的鸡巴。

　　占筱蔓要害被禽，还是轻轻扭动着娇躯，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好像药效有点过了，她似乎有点要醒来的迹象。

　　我干脆从她身上起来，走进厨房端来一杯凉水，然后抬起她的双腿，又将鸡巴插进了她的厌里面抽插着。

　　然后，将凉水渐渐倒在她的头上。

　　她轻轻一阵哆嗦，我顿时越发的兴奋，胯间耸动得更加厉害，确保我的龟头每一次都能撞击到她的子宫口。

　　我非常期待占筱蔓看到被我南的样子，我非常期待。

　　从第一眼见到她，她就是非常了不起，眼睛仿佛长到额头一样，看谁都看不起，永远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仿佛天地之间就属她最高贵一般。

　　对我，她更是只有赤裸裸的蔑视和鄙夷。尽管我还是她的哥哥，要是有血脉这一说的话，我比她还要高贵。

　　可是，她看到我，就仿佛公主看龟奴一般。

　　现在，骄傲高贵的她，正被我骑着操，我越来越兴奋，禽干的动作越来越大，将床都操得嘎嘎响。

　　“对了，她是我妹妹啊！”我顿时想到这点。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想着要干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血缘上的问题。

　　不是因为我怎么喜欢她，只是看她不爽，就单纯想要糟蹋她、折辱她。

　　可是，现在干了不知道多少次后，我竟然想起了这件事情来。

　　尽管我鸡巴越来越硬，想起她是我妹妹这个事实后，我欲火更加旺盛，下意识禽得更用力了。

　　但是内心还是有那么一丝丝别扭。

　　我可以说，假如早知道楚楚是我姑姑，我应该不会上她。

　　我要上占筱蔓，也是早就不将她当作妹妹了。

　　“你不把我当哥哥，那我就当你是妓女，拼命的南吧！”我开始疯狂，近乎暴虐的用长长粗粗的鸡巴狠狠地捅她的厌。

　　她痛得发出声音来，我将大半杯水猛地泼上她的额头。

　　她一个激灵，睁开眼睛，终于醒了过来。

　　我很得意，我等着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我将手放在她的面具上，我等着看她无比惊恐、耻辱的表情。

　　我嘎嘎地冷笑着，我期待着，我等待着，我缓缓地揭开了她的面具。

　　我以为她会尖叫的，但是我不怕，干个女人，女人尖叫这种事情对于黑旅社老板来说司空见惯，他只会来帮忙按住女人的手脚，而不会去报警。

　　然而，她没有尖叫，没有露出惊骇的表情，只是呆了，彻底的呆了。

　　反而我，几乎要尖叫出声，脸上无比的惊骇。第八章 我的母亲

　　她，她不是占筱蔓，她是卫筠的母亲，是小土狗的原主人，是占国栋的前妻，也，也是我的……亲生母亲。

　　要不是占筱蔓让我无比仇恨，我连这个妹妹都不想干。

　　更加何况，是这个女人……

　　我呆滞的和她对视，然后鸡巴猛地一硬，腰间一麻，射了好一堆精子。

　　尽管已经射了很多次，可是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还能射那么多。

　　我就说，占筱蔓厌的颜色好像没那么深，占筱蔓的厌也应该要紧一些的。

　　可是，她的身段和占筱蔓确实像。

　　最最关键，她说的那件最丢人、最隐私的秘密，和占筱蔓一模一样。

　　撒尿被人偷窥这种事情，而且是在树林里面，难道在很多女人身上发生过吗？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倒想要硬气的继续捅我身下这个女人的厌，但是我胯下那物早已经是软绵绵的。

　　尽管我心中怒气横生，我对这个女人的恨意，绝对比占筱蔓要刻骨铭心许多。

　　但是小上狗只会朝着她叫唤，而不会扑上去咬她。

　　同理，我只会恨她，却不会想要干她，甚王不会想伤她。

　　甚至上次相见的时候，我连刻薄的骂句都说不出半句。

　　最后，反而给了她一把雨伞。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还有，占筱蔓去了哪里？在俱乐部里面第一次和我联系的那个女人，到底会不会是占筱蔓？”我心乱如麻。

　　“啊！”我猛地一拳砸向墙壁。

　　顿时，手背鲜血淋漓，瞬间肿胀起来。

　　然后我闭上眼睛，赶紧为她穿好了衣服，然后将她捆绑起来。

　　最后，塞住她的嘴巴，我直接冲进了浴室里面。

　　整个过程中，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打开喷头，用冷水猛浇猛浇……

　　一直浇了半个多小时，浇得浑身都凉透了，我才穿好衣服走出来，望向眼前这个女人的目光已经冷静了下来。

　　“我必须要抓到占筱蔓，我必须要抓到章允，我必须救出李慧君，我必须救出小土狗，我必须救出前女友……”

　　我直接将刀子横在她的脖子上，递给她一支手机，对她说道：“打电话找你儿子卫筠，让他来这里。”

　　然后，我拿掉她嘴里的布条。

　　她所有的表情和言语都来不及释放，听到我让卫筠过来，她立刻摇头道：“不可能，你别想伤害我儿子。”

　　我眉头顿时微微一抽。

　　“那你就准备死吧！”我自嘲一笑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我是楚郁。我刚才连更加畜生的事情都做出来，你觉得对我来说，将手里的刀子往你脖子上一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吗？我都敢南你，我难道还不敢杀你？”

　　“你动手吧！我不会打这通电话的，你休想害卫筠……”

　　我顿时说不出话来，二十多年前，她可以狠心将自己亲生儿子扔掉，现在却可以为另外一个儿子不惜生命。

　　我应该怎么去想这其中的矛盾？

　　我叹息道：“没错，我和卫筠也有恩怨未了，准确说是我把他当成朋友，而他却害我，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撕破脸皮。我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别人处心积虑害我，我反而不是很恨，但是别人看不起我，折辱我，不给我面子，我却会极度记恨。就好像我同学廖立方，他只不过在高中的时候折辱过我一句，我一直记到现在，然后将他残忍的折磨致死。卫筠虽然在背后害我，但是每次遇到他，都给我不少温暖。他不似占筱蔓和占诚逸那样鄙夷我，那样瞧不起我，所以，就算占筱蔓其实没有真的对不起我，我反而恨之入骨，所以就算我和卫筠有什么恩怨，也不会现在提。我让他来，只不过是想要他打电话给占筱蔓，让占筱蔓过来，我好抓住占筱蔓做人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卫筠听你的话，占筱蔓听卫筠的话……”

　　这一解释，眼前的女人眉头稍稍松开了一些。

　　但是，最终她还是摇了摇头。

　　我很想在她的脖子上划一道口子，看看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怕死。

　　但是，我却不能下手。

　　“我只想救出被占诚逸抓走的那几个人，所以我必须抓住占筱蔓，来换我要救的那几个人。另外，我对占家的财产不感兴趣，我可以帮卫筠杀了占诚逸，可以帮忙卫筠继承占家的一切。”我说道：“但是，假如你不答应的话，我会直接告诉占家的人，卫筠不是占家的子孙，他身怀野心靠近占筱蔓，我只需要告诉占诚逸，占诚逸保证不会让卫筠多活一分钟……”

　　我的这句话，顿时让眼前的女人惧怕起来，她想要开口，但是还是闭上了嘴巴。

　　“我大不了让卫筠赶紧逃，也不会让卫筠过来让你害……”女人在对儿子的安危上，始终无比的倔强。

　　我无语了，开始四处张望想办法，最后眼睛落在未关抽屉的一捆电线上。

　　我拿过电线，剪断成两截，然后到浴室里拆下一个电闸。

　　将第一条电线的一头插进电源插孔上，另外一头缠在电闸上方。再将另外一条电线的一头也接正电闸下方，另外一头裸出的铜丝捆在我的脖子上。

　　然后，我瞧着手里的刀不太锋利，而且连刀柄都是铁的，早被握得都是汗水，手感不舒服。

　　我将手里的刀子随手插进未关紧的抽屉上。

　　在桌子上拿了一支新的水果刀，这把水果刀要稍稍锋利一些。

　　我将刀子横在女人的脖子上，将电闸交到她手上。

　　“只要你看出我有害你儿子的意图，你直接按电闸门，就可以把我电死，我想要害你儿子也害不了。当然，要是被电的话我手一抖，也会把刀子割进你的喉咙，所以你也不要轻易尝试。”然后我将手机交到她的手里，道：“现在打电话吧！不用说什么事情，让他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女人打了电话，而那边的卫筠也很听话，马上就朝这边赶来。

　　很显然，之前他们也经常换着地方碰面。

　　然后，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

　　我害怕她按下电闸，她害怕我的刀子会割进她的喉咙。

　　忽然，隔壁房间传来了男女交欢的声音，我顿时觉得无比的思心。

　　半个多小时后。

　　外面传来了走路声，然后是敲门声。

　　“妈妈，是我。”是卫筠的声音。

　　顿时，眼前的女人浑身一阵颤抖，变得无比的紧张和担心。

　　尽管我将性命交在她的手里，但她还是不放心儿子的安全，害怕卫筠是自投罗网。

　　我真的担心她手一阵颤抖，会将电闸按上。

　　我瞪了她一眼。

　　她缓缓闭上眼睛，一阵长呼吸后，冷静道：“进来，门没锁。”

　　卫筠推门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了床上的情景，面色顿时大变，猛地便要冲过来，却又硬生生止住了身体。

　　“楚郁，你要干什么？你要知道，那、那也是你的母亲……”卫筠无比惊骇的望着我，盯着我手里的刀，仿佛怕我一不小心，手颤抖了一下。

　　“我知道。”我望着卫筠温润俊雅的面孔，皱了皱眉头道：“上次，你为什么让？紫害我？你不是说把我当成朋友……”

　　接着，我用力的摇了摇头，皱眉道：“算了，我提这个做什么？我叫你来，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绑架占筱蔓，但是我却不知道她在哪里，所以只有让你打电话让她过来，她最听你的话……”

　　“不可能！我不会让你害筱蔓……”卫筠下意识道，接着又皱了皱眉头问道：“你为什么要绑筱蔓？”

　　“换人，占诚逸抓了我的人，我就抓他的妹妹换她们……”

　　卫筠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的母亲，然后点了点头道：“我可以打这通电话，但是你必须要放下你手里的刀，别将刀子挨在我母亲的脖子上，否则我绝对不打，至多你杀死母亲后，我与你同归于尽罢了！”

　　“你的意思是，你愿意用占筱蔓换你妈妈了？不错，占筱蔓比不上你母亲的分量，你母亲果真没有白疼你！”我说这话的时候，喉咙不由得有些干涩。

　　卫筠目光又紧紧盯着我，手悄悄伸到背后，握住了插在抽屉里面的那把刀。

　　我假装没有看到，犹豫了好一会儿，放下了手里的刀子，扔到一边道：“我之前也把你当朋友，现在就再信你一次……”

　　没有等到我说完，卫筠眼睛猛地一眨。

　　女人被儿子的眼色一惊，陷入了瞬间的呆滞，然后立刻明白了过来。

　　猛地一咬牙，我不知道一个女人可以露出那么果决狠厉的神情，里面还渗透着一丝痛苦。

　　我牙齿猛地一颤，眼眶一热，眼泪几乎要喷涌而出。

　　然后我闭上双眼，内心一片冰冷，一片黑暗。

　　那个女人望着我，猛地按下电闸。

　　“劈里帕啦！”电火花一阵阵冒出……

　　一阵阵电流，带着冰冷的气息，通过电线渗透到身体的每一处。

　　而人的身体，仿佛羊癫疯一般，拼命的颤抖。

　　这个女人，在她儿子卫筠的示意下，要杀死她另外一个亲生儿子。

　　然而，不是我在拼命颤抖，不是我触电。

　　是卫筠！

　　我刚刚将接正电闸下面的线做了两条，一明一暗，明的那条线缠在我的脖子上，暗的那条线却堆在抽屉里面。

　　明的那条线不通电，暗的那条电线通电。

　　然后，我将那支纯铁的刀子插在抽屉的那捆电线上。

　　她关心则乱，刚才也没看太仔细，而且地上的电线如同乱麻一般，她也看不清楚。

　　卫筠想要杀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找武器，却又不敢明目张瞻的拔出那支刀握在手里，只会暗中偷偷握着。

　　所以女人一按电闸，电流瞬间通了。

　　电流由电线通到刀子上，然后再由刀子通到卫筠的身体上。

　　尽管一连串的设计，我都赢了。

　　但是我不想赢，我不想那个女人按下电闸，我……我再怎么说，也是她的儿子。

　　我睁开眼睛，再也忍不住，泪水不受控制的汹涌而出。

　　女人看到电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卫筠，顿时呆了，一时间忘记将电闸拉开。

　　我一把抢过电闸，拉开闸门，断了电。

　　卫筠顿时颤抖的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着。

　　而她的母亲，依旧呆坐着，仿佛傻了一般。

　　卫筠触电只有一小会儿，所以只是暂时性的昏厥，生命无碍。

　　我过去，将电线缠在他的脖子上。

　　“你干什么？”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猛地惊醒过来，就要扑上来和我拼命。

　　我在她肩头一推，顿时将她撂倒在床上，将她重新捆起。

　　她挣扎得极其厉害，我一记手刀，让她又昏了过去。

　　然后我去倒了一杯水，直接泼在卫筠脸上。

　　他缓缓地醒了过来，发现眼下的情形，露出一丝苦笑。

　　他聪明至极，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手机呢？”卫筠问道。

　　我拿着手机，并不急着扔给他，笑道：“想通了？准备放弃占筱蔓了？你应该知道，就算我以后会放掉占筱蔓，大概她也会受到非人的折磨，会很惨呢！”

　　“给我手机吧！”卫筠道。

　　我摇摇头道：“看来占筱蔓的性命和你自己的性命比起来，真的是一钱不值啊！”

　　然后，我将手机扔了过去，道：“拨通了号码后，立刻将手机给我，我要听到底是不是占筱蔓的电话。”

　　卫筠没有立刻拨打电话，而是笑道：“难道，你会将你女人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

　　我微微呆了一下，因为我还从来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这问题，不过或许吧！不然我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来救她们呢？”我说道。

　　卫筠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拿起手机，拨了号码。

　　“砰！”忽然，隔壁房间猛地一声巨响，好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卫筠顿时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到地上。

　　刚刚隔壁还传来男女禽厌的声音，这回不会是干得太狠，床都塌了吧？

　　我直接将卫筠手里的电话抢了过来，然后开了免持听筒。

　　“喂！”电话里面传出清冷的声音。

　　没错，是占筱蔓的声音，她的声音从来都是这德性的。

　　我呶了呶嘴巴，示意卫筠说话。

　　“筱蔓，是我啊！快来风光路十七号的爱情旅社，我有件很秘密的事情告诉你哦！快来……”

　　卫筠的声音，竟然真的很神秘，很浪漫，很疼爱。

　　我顿时大开眼界，他几乎是让占筱蔓过来送死，竟然可以用这么甜蜜的语调。

　　“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还要跑到那鬼地方去说啊？真讨厌……”占筱蔓难得的会撒娇。

　　“总之你快来就是了。”卫筠道。

　　“讨厌，好，我立刻过去！要没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使坏，我不饶你……”占筱蔓娇瞋道，然后挂上了电话。

　　“叹为观止，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

　　接下来，整个房间又安静了下来。

　　看得出来，卫筠想要和我说话。之前也是这样，他总是喜欢找我说话，使我觉得他尤其的亲近，尽管我没有承认过。

　　但是，我现在确实不想和他说话，我直接将厌恶写在了脸上，他也乖巧的没有说话。

　　在等待中，我只是麻木的坐在床上，一眼也不朝地上的卫筠望去，也不朝床上的女人望去。

　　直到忽然的敲门声惊醒了我！

　　“来了？那么快？”我惊地蹦起来。

　　“谁？”我问道。

　　要是旅社老板的话，就不能让他看到房间里面的情形了。

　　“我！”外面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

　　声音太短，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没有等到我开门，门就被推开了。

　　然后屋子里面一暗，进来的那个人吨位巨大，仿佛一个人形这克一般。

　　竟然是个无比雄壮的女人，那个阴部无比巨大的女人。

　　她进来后，直接鲁莽的朝我道：“我休息够了，我要回去了，来跟你说……”

　　接着，她发现了地上的卫筠，还有床上被捆的女人，顿时惊呆的望着我，便要立刻尖叫出声。

　　我不能让她尖叫出声，因为她的嗓门会让外面街道的人都听见，那我所有的计画就要泡汤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立刻冲了上去，飞快捣住了她的嘴巴，然后立刻用刀子抵住她的脖子，道：“不许出声，想活命就不许出声。”

　　然后，我飞快的用脚将门关上了。

　　她眼睛望着我，用力的点了点头，嘴里却是说道：“要是我偏要出声呢？”

　　我一呆，她怎么说出那么怪的话。

　　不过此时焦急，顾不得许多，我顿时将刀子往下压了压，直接割破了她的脖子，然后冷笑道：“现在还出声吗？”

　　“当然还出声。”雄壮女人冷笑道：“你用刀子割我，我又不疼，你看我肉多厚，割都割不破。”

　　“哈哈！”她接下来的冷笑，变得非常清脆清冷。

　　我低头一看，果然我刀子割开她脖子的地方，下浅的一个口子，连血都没流出来。

　　“不好！”我心中惊道。

　　“帕嗒！”电火花一闪，我只觉得腰间一痛，浑身一麻，顿时昏厥了过去。

　　临昏迷之前，我看见了这个雄壮女人手里的一个防狼电击器。

　　几万伏的电压，足够让我瞬间昏噘。

　　尽管我是不死之身，但是我身体的反应和所有人的身体一模一样。第九章 滑稽的局

　　头顶忽然一凉，我醒了过来。

　　刚睁开眼睛，便见到又一杯水泼了过来。

　　是这个雄壮的女人泼来的水，浇醒了我。

　　我电晕了卫筠，她却电晕了我，真是报应不爽。

　　再看我，此时浑身被五花大绑。

　　卫筠也被五花大绑，他妈妈也被五花大绑。

　　她巨大的吨位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的望着我们，手里拿着用铁丝临时编成的鞭乙：

　　她用鞭子指着我，冷冷说道：“你，想要谋害我，该死！”

　　说罢，她一鞭子抽了过来，我脸上顿时一阵剧痛，然后火辣辣的，半张脸都麻木了。

　　她又用鞭子指着卫筠，目中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冷冷道：“你自己怕死，毫不犹豫将我出卖，也不想想我要是落到楚郁那畜生手里，后果会多么的凄惨！

　　”你们都想害我，都要出卖我。可笑的是，我就在隔壁房间听着你们怎么设计、怎么害我，要怎么将我骗来这里。“她越说越痛苦，声音中冰冷带着凄凉，道：”什么从中学就开始追我，什么在国外等了我几年，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为的就是来窃取我家的财产。刚刚你骗我来的时候，嘴巴多么甜啊，态度多么浪漫温柔啊，多么娇宠啊！“

　　她一边说话，一边流眼泪，用鞭子指着卫筠道：”你知道吗？你在拨通我电话的瞬间，我将椅子都砸了。这个时候，我真恨这间旅社的墙品质为什么那么差，为什么这边说的话，我那边听得一清二楚！卫筠，我曾经怀疑过你对我的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竟然可以笑着让我送死。我躲在浴室接你电话撒娇的时候，你就没有听出不对来吗？你应该知道我从来不撒娇的，今天我撒娇了，你难道没有听出不对吗？“

　　”哈哈！“她又神经质的笑了几声，然后用鞭子对着卫筠满头满脸的抽打，一边打一边骂：”小人，狼子野心，匹夫，姣好面孔，蛇蝎心肠，猪狗不如的东西……“

　　一边骂，一边笑，一边哭，一边打。

　　最后她打得累了，卫筠也满头流血，那张俊脸的模样完全坏了。

　　她目光忽然转向我，冷冷道：”听说你的阴毛非常非常浓密？

　　“你的鸡巴很大，很长吗？

　　”我的阴道紧凑到你一根手指头插进来，都觉得挤。弹性却又大到像你三根鸡巴插进来，也不会裂口。我的阴道很深很深，在你的鸡巴前绑根三寸的橡胶棒来插我的阴道，依旧探不到我的子宫口。

　　“那谁又知道，你的鸡巴是不是还不如我的手指，所以还是顶不到我的子宫口。

　　”好啊！第十九室等一下就要进行阴茎比赛，我会过去观赛，有本钱的话就去比。你要是第一名，我就主动站出来，让你插进我的阴道，让你揉我的阴蒂，看我的阴蒂是不是很大，看我的阴道是不是很深。“

　　她用奇怪的语调，将在淫水俱乐部和我手机联系过的话语重新说了一遍。

　　”怎么样，我一句都没有撒谎吧？你一直想要找占筱蔓，赢了生殖器组的比赛之后，处心积虑的问了那个最隐私、最秘密的问题，却因为嫌我的样子咽心，没有问我。没有想到卫筠这个贱种母亲的回答竟然是在森林里面撒尿被人偷窥，而你竟然将她当成了我，然后在众多女人的帮助下，强奸了她！当然，她也半推半就的。刚才我听了你们一些话，要是没有错的话，你强奸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你的亲生母亲吧？哈哈！哈哈，这个世界太有趣了，这个世界对嗯心人种的报复，实在是太有格调了啊！楚郁，我一句都没有撒谎啊！我用手机和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撒谎啊！我的阴道紧凑到你一根手指插进来都觉得挤，但是这个假的阴道，你一个拳头塞进来都没事。我的假阴道是很深吧？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你的阴茎竟然那么长。我也说过，我会去参加比赛的啊！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你不是要找占筱蔓吗？怎么我一直在你身边，你却发现不了，反而干了你的亲生母亲。“

　　占筱蔓被刺激后，每一句话都如同毒蛇喷出的毒液。

　　显得恶毒，却又显得虚弱。

　　”你就难道没有看过穴瘦身男女）吗？你难道就没有看过穴大只佬）吗？“占筱蔓站起她无比雄壮的身躯道：”难道你就不知道，还有一种化妆术，可以让人往身上堆假肉，让一个人变得无比的巨大，却又可以以假乱真吗？“

　　说罢，占筱蔓开始脱下她的那身肌肉外套。

　　撕下了手臂上的肌肉，大腿一般粗的手臂，变成了藕节一般的玉臂。

　　撕下了双腿上的肌肉，树干一般粗的双腿，变成了玉柱一般的美腿。

　　撕下了胸脯上的肌肉，猩猩一般厚的胸脯，变成了秀挺美妙的双乳。

　　撕下了腰际上的肌肉，水桶一般粗的腰际，顿时变成了蛇般的蛮腰……

　　最后，她撕掉了脸上的肌肉，露出了她秀美绝伦的清冷脸蛋。

　　只不过，满脸都是泪水。

　　我也想哭，却是欲哭无泪。

　　没错，我想抓占筱蔓，她却一直在我身边。

　　在俱乐部的时候，她在我身边；在地铁的时候，她也在我身边；在旅馆的时候，她也在我隔壁，听着我怎么谋害她。

　　我算计赢了卫筠的母亲，我算计赢了卫筠。

　　这两个人都狡猾似狐，我赢了她们，在深海里面赢了，却在小溪里面输了。我赢了狐狸，却被小鸡骗了。

　　我不由得第一次正视眼前这个女人，我一直觉得她都是那种浅薄、骄傲、目空一切，胸不是很大也无脑的女人。

　　然而，正视之后我忽然发现，占筱蔓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

　　在之前，我觉得她没有章允那么美，没有章允那么诱人。

　　但是，我现在忽然觉得她变得很美、很诱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她之前穿上肌肉时候的雄壮样子反差太大了？

　　她现在真是性感，诱惑极了。

　　为了穿肌肉方便，她此时穿着紧身的胸衣和小短裤，如同连身的比基尼。

　　没错，胸部没有？紫那么大，但是却异常的圆，异常的挺拔，仿佛竹笋一般。

　　没错，屁股没有？紫那么肥，但是却很翘。

　　腰和？紫一样细。

　　关键是，她的骨架偏细，却比较高。

　　加上目空一切的骄傲清冷，确实让人充满了征服的欲望。

　　难怪，我之前看？紫的大美腿之后，手淫的次数不算太多。

　　但是，在操场看到占筱蔓压腿，隐约看到她双腿间黑漆漆的一团后，就手淫了好几年。

　　之前偷看到她撒尿后，更是手淫到快要虚脱了。

　　现在想来，高中时候看到占筱蔓穿着薄薄的白裤子下，胯间黑色的一团，或许只是我自己的遐想。我拼命想看占筱蔓的阴部，于是天天遐想她阴毛的样子，就觉得自己真的看到她大腿之间的黑影了。

　　我竟然猛地觉得，她比？紫、比章允还要充满诱惑，还要差丽。

　　尤其，她那么白，欺霜赛雪一般的白，近乎病态的雪白。

　　”你想要害我？“占筱蔓一手指着我。

　　”你想要害我家，抢我家的财产，在父亲落魄的时候离开了他。“占筱蔓一手指着母亲。

　　”你背叛了我。“占筱蔓一手指着卫筠。

　　”你们三个是一家人，贱畜生一般的一家。“占筱蔓鄙夷的撇撇嘴，道：”楚郁已经干过你们的亲生母亲了，剩下卫筠这个畜生还没干过。现在轮到卫筠了。楚郁你连母亲都干了，也不要剩你的弟弟，便连卫筠也干了吧！“

　　我听了，顿时面无人色。

　　卫筠，则如同见到鬼一般。

　　而我们的母亲，更是？愿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般的凄惨。

　　她嘴巴被塞住了，说不出话，但是她的眼睛一直在说，冤孽、冤孽。

　　女人一旦受了刺激，那就如同疯狂的母兽一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占筱蔓说的绝对不是恐吓，她百分之一百会这么做的。

　　之前搞了床上被绑住的那个女人，尽管是乱伦，但毕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成熟诱人的女人。

　　但是，让我搞一个男人，不管多么俊美，我？愿阉割，也不愿意搞男人。

　　之前在淫水俱乐部里和人妖的那次亲密接触，已经成为我的噩梦了，尽管那人比女人还要性感，还要妩媚。

　　”我知道，你们虽然是畜生的心，但是披着人皮，还有面具一般的廉耻，理智之下肯定干不出这样野兽一般的事情，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给你们准备了野兽的药物。“说罢，占筱蔓从皮包里拿出一根针管，看也不看，直接注射进卫筠的体内。

　　我顿时看得咋舌，这架势可看不出来，占筱蔓曾经对卫筠动情过。此时，真的比冰霜还要绝情啊！

　　这个药物，我好像也用过类似的。我就是让这药物，让李博谦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智的野兽，和一个又丑又老又脏又思心的老妓女干了一个多小时。

　　而卫筠被注射了这种药物之后，别说他母亲这个大美女，就连男的他也直接干了。

　　想到这里，我顿时又猛地一阵颤抖。

　　而且，假如占筱蔓也给我注射一针，那么我也失去了理智，把什么都干了，那……那我该如何自处？

　　”你的那一针，先不用注射了。“占筱蔓冷笑道：”我暂时还需要你的理智，用来看你弟弟和你母亲是如何乱伦的。而且还要你清醒的看，我接下来是怎么折磨你的。

　　“我们把外面这间让给这对狗母子，我们到浴室里面玩。”占筱蔓道。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我觉得耳熟。

　　记起来了，在另外一间高级旅馆里。我就是把房间让给李博谦和那个老妓女，自己和美臀张茵茵进入另外一个小房间好好玩的。

　　真的是报应不爽啊！

　　占筱蔓推着绑我的椅子进了浴室，然后拿出两台D V，二台D V拍外面的画面，另外二口D V在对我的折磨进行现场直播。

　　这情景，我也觉得熟。当初我也是一台D V拍李博谦，另外一台D V拍张茵茵的。

　　“听说，你的阴毛很浓，浓密到生殖器都找不到？”占筱蔓忽然说道。

　　我顿时一个寒颤，因为我曾经烧过占筱蔓母亲苏怀谨的阴毛。

　　难道，又要报应不爽了吗？

　　“砰砰！”忽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我听之如同天籁，至少我可以缓刑了。

　　占筱蔓眉头皱了皱，随便找了一件我的外衣穿上去开门。

　　“对不起，锅炉的开水刚刚烧开，你们房间的开水现在才送过来。”我听到旅社老板充满歉意的声音。

　　我没有要过开水，看来这间旅社的服务还真不错。

　　“嗯，那谢谢了，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就不要过来打扰了。”占筱蔓的声音传来，然后她还将门锁上了。

　　接着，占筱蔓提着热水瓶走进了浴室，找了一个杯子，倒满一杯水。

　　刚才她说了那么多话，嘴巴也渴了。

　　但是现在水太烫，她轻轻舔了舔，便将水放下。

　　“我不会问你我母亲在哪里，我会一直折磨你、一直折磨你，一直折磨到你将我母亲交出来为止。而且提前交出来还不行，我也会将你折磨个够的。”占筱蔓冷冷说道。

　　说罢，占筱蔓点燃了一根蜡烛，将DV打开放在一边，然后拿起那支锋利的水果刀。最后，将那个通电的电闸放在一边。

　　我顿时看得心惊胆颤。

　　这个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声野兽般的叫声，然后便是猛烈的挣扎声。

　　我听着，也不由得一阵哆嗦。

　　外面的卫筠已经开始失去理智，开始拼命挣扎了。

　　被注射了那种强力春药后，力气也会变得如同野兽一般大，药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就能挣脱捆绑他的布带子。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件人伦惨剧发生，尽管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就在我担心问，忽然觉得胯间二际。

　　占筱蔓竟然脱下了我的裤子，我的鸡巴因为占筱蔓的性感娇躯，差不多一直保持着勃起的状态。

　　如此的长，如此的粗。所以尽管占筱蔓刚刚看过不久，但是此时看到了，还是忍不住一呆。

　　不过接下来她做的事情，差不多让我立刻阳痿下来了。

　　因为，她竟然用电线一头的铜丝，开始缠在我的鸡巴上。

　　等会只要她一按电闸，我的鸡巴就会通电。

　　我的鸡巴通电，这种情景连想都不敢去想，保证不超过两秒钟，我的鸡巴就会被烧成焦炭。

　　没错，我是不死之身。但是我不觉得我的鸡巴是不死之身，被烧成焦炭之后，还能重新生出一根来。

　　要是让我没有了鸡巴，就如同变成了太监，那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我曾经那么想用鸡巴来亵渎看不起我的占筱蔓，要是真的被烧成焦炭了，那我还怎么亵渎？

　　缠完了铜丝之后，占筱蔓端来烛火，开始烧铜丝的尾巴。

　　铜丝是导热的，渐渐整根铜丝烧热了，烧烫了。

　　我的鸡巴也热了，烫了。

　　我嘴巴被塞住，喊不出声。

　　但是，我的鸡巴很烫，很痛。

　　我真的很痛，我想喊出声来。

　　但是喊不出来。

　　“啊！”外面的卫筠替我大喊一声，然后如同困兽一般的挣扎，他很快就要挣脱出来了。

　　而这一声大叫让占筱蔓微微一呆，目中闪过一丝不忍，手也跟着一抖。

　　看来她对卫筠不是全无感情的，只不过这个人尤其的决绝而已。

　　忽然，我感觉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低头一看。

　　我的整根鸡巴正在燃烧。

　　不对，是我的阴毛正在燃烧。如同火把一般的燃烧，带着剌鼻的焦臭味。

　　真是报应，报应。我刚烧完苏怀谨的阴毛，她的女儿立刻来烧我的阴毛。

　　我还给她剩下了一公分，她却将我的阴毛全部烧光了。

　　一直等到阴毛全部烧光，快要烧到肉的时候，我浑身都开始战栗，目光都快要扭曲了。

　　这个时候，她端起刚刚倒满的开水，猛地往我的鸡巴上一泼。

　　“呜！”比被火烧阴毛还要疼，这水可是刚烧开不久了，放着还没凉一会儿。

　　尽管被绑在椅子上，但是我还是痛得立刻蹦了起来。

　　而外面的卫筠比我更加疯狂，一声大吼之后竟然就挣脱了，发出野兽发情一般的怒吼，开始寻找猎物。

　　我的鸡巴尽管又被火烧，又被水泼。但是却更加的硬，更加的粗大，更加的长。

　　红通通的，铜丝都勒在了里面，几乎比占筱蔓的手臂还要粗。如同一根烧红的铁棍一般。

　　如此的威风，却又如此的痛，如此的痛苦。

　　占筱蔓看得反而咽了一口口水，口干舌燥下，又倒了一杯开水。

　　我以为她又要用开水泼我鸡巴，鸡巴顿时都哆嗦起来。

　　不料，她却是一口饮下，也顾及不得烫了。

　　外面的卫筠反而没有了声音，想必已经开始对床上的女人动手了。

　　占筱蔓望着我的鸡巴，冷笑一声道：“怎么，我给你下的第一道菜怎么样？你这个思心的东西，不是一直想要占有我吗？我现在就废了它，而且在废了它之前，我还要让它受尽无尽的痛苦……”

　　“嗯？”忽然，占筱蔓的娇躯摇晃了一下，仿佛摇摇欲坠的感觉。

　　然后，她眼睛一阵阵迷离，手里拿着的烛火开始抓不住，掉在了地上。

　　而另外一把水果刀却拿在手里，摇摇晃晃的仿佛要落在我的鸡巴上，我心惊瞻颤的挣扎着要躲开。

　　“水里面有药。”占筱蔓说完这句话之后，便直接摔倒在地，昏倒过去。

　　我只觉得鸡巴上一凉，心中一惊，暗道……元了！“

　　我的鸡巴是不是没了？

　　我低头一看，没看到血，还好，还好！

　　接着，看到水果刀横在鸡巴上，幸亏不是刀刀着肉。

　　差不多要活活将我吓掉了半条命啊！

　　这个时候，外面忽然又传来了敲门声。

　　”客人，要给你们准备饭菜吗？“旅社老板大声问道。

　　听到里面没有回应，他又问了一声。

　　里面还是没有声音，他顿时笑了一声道：”一傻子卖的药贵是贵了一些，果然管用。这下，我可要人财两得啊！那么美的女人啊，还两个人呢！我看一眼魂都没了。害得我刚才下去自慰了两管，不行，要吃点药，吃点春药助助兴。“

　　说罢，他好像一边吃药，一边开门。

　　我明白了，我刚才没有要开水，旅社老板却巴巴送开水过来。

　　却是因为刚刚在柜台要入住、占筱蔓扮作雄壮女人向我要钱的时候，我随手给了一叠钱，被旅社老板看到了，他看到我带着钱多，而且满不在乎给了一个丑女许多，便起了贪念，往开水里面下了药，然后把开水送来，想要将我迷昏了，再将我的钱拿走。

　　不料进来时看到绝美如斯的占筱蔓，忍不住又起了色心。

　　旅社老板打开门之后，立刻将门反锁，接着色迷迷地道：”妖精、狐狸精、宝贝儿、美人儿、勾魂的，我来了……“

　　然后，我只听到扑通一声，接着是旅社老板一声惨叫，好像被扑倒在地。

　　接着传来卫筠野兽一般的低吼，然后便是撕裂衣服的声音。

　　”不要，不要！我是男的，不喜欢这调调啊！“老板的求饶声后，是一声撕裂一般的声音，旅社老板好像被捅了一刀，无比剧痛的一声惨嚎。

　　不过这惨嚎又被硬生生咽下，想必嘴巴被塞上了布条。

　　然后便是劈里啪啦的撞击声，然后旅社老板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压抑的哀鸣声……

　　真是悲剧啊……

　　不好，我身上顿时烧着了！

　　刚才的火将我衣服烧了，不过也将捆绑我的布带子烧了。

　　我双手解放后，立刻打开水龙头将身上的火浇灭。

　　望着地上的睡美人，如此的性感，如此的诱惑，如此的雪白，如此的翘臀，如此挺拔的乳房。

　　我一阵阵冷笑。

　　但是听到外面悲惨的声音，我面如上色，直欲呕吐……

　　悲剧啊……第十章 贪心和野心

　　我坐在椅子上，小心翼翼的用凉水泼在我的鸡巴上，依旧是火辣辣的疼。尤其，还要听着外面那可怕的交合惨叫声，我的眉头皱得能够夹死一只苍蝇。

　　占筱蔓的药非常猛，所以卫筠的反应非常疯狂。不过不知道是他还剩下最后的理智，或者是干一个人已经足够了，又或者是他本身性取向有待研究。他母亲的衣服被脱下了一半，但终究没有被干。相对来说，这个女人还算幸运，只被一个儿子干，没有被两个儿子干。

　　足足一个多小时后，外面的声音终于歇了下来。

　　我先在里面将占筱蔓捆好，塞住了嘴巴。

　　尽管我很想干她，但是在短短的一个下午我已经射了三、四回，而且，我的鸡巴被火烧，被开水烫，尽管现在还能硬，但是若要干女人的话，我怀疑真的是痛苦大过于爽。事实上，我希望把占筱蔓绑到苏怀谨的面前，母女两个人一起干。

　　这种事情，想起来几乎要爽得鸡巴抽筋。

　　接下来的事情也很麻烦，我该用什么法子，将卫筠、占筱蔓和我母亲这一个大活人运到楚楚的秘密小别墅去。

　　就在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外面忽然喧闹了起来，仿佛有一群人走进了这间小旅社，我的双耳顿时竖立起来。

　　这问旅社墙壁的品质真的很差，我可以听见楼下的声音。

　　”警察局盘查，抓捕一级逃犯，请你们配合，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当然他可能已经做了化妆，但是身形和气质不会改变。“这个警察的声音很威严，也很疲倦，想必已经不知道盘查了多少间这样的非法旅社了。

　　”没、没有。“ 一个中年女人胆怯道：”我们这是自己家，不是旅社，不接客人的。只是那个招牌还来不及拆掉，我这间房子以前租给了别人……“

　　这应该是老板娘，担心警察封了这间非法旅社，甚至罚她的款，所以赶紧撒谎。

　　”谁耐烦你这些狗屁事情？“那个警察不快喝道：”给我上去搜，每一问房，还有浴室全部要搜，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派五个人在外面盯着，不要让人从窗户逃走。“

　　我顿时心中一寒。

　　占诚逸得知我从淫水俱乐部逃脱后，就立刻动用大量警力盘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正好轮到这间偏僻的非法旅社。

　　窗户不能逃，这个鬼房间里面根本没有可以躲的地方，尤其，我还要带着一个占筱蔓。我好不容易才抓到的占筱蔓，我可不愿意就这么扔掉了。我顿时心急如焚，怎么也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见鬼，见鬼，见鬼……

　　难道，杀光他们？

　　没错，我就算把他们全部杀光，我自己还是能够活。

　　但是，我只是能够重生，该死的时候我还是会死，只不过死了之后还能够活过来。但是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就在占诚逸的监狱里面了，迎接我的将是屈辱和折磨。

　　只是会不死。我没有超能力，我打架的水准还是原来的我。

　　别说干十几个警察，就算打一个警察也打不过，我怎么杀死他们？上回我抓穿了占家保镖的脖子，并且用枪射杀了好几个保镖，那是因为他们看到我竟然不死，他们惊呆了，他们不敢反抗。只要他们稍稍一反抗，保证一拳就能将我撂倒。

　　”见鬼，见鬼，见鬼上让我逃脱，让我逃脱……“

　　”叮！逃脱任务启动……“

　　一个无比悦耳，无比熟悉的声音响起。

　　恶魔显示器，竟然启动了！

　　我太高兴了，我太激动了。

　　恶魔显示器，竟然恢复了……

　　我顿时兴奋得忘记了此时的险境，等到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警察已经在我们房间的门外了。

　　然后，我发现恶魔显示器写了任务启动成功后，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没有绿色的箭头，没有黄色的目的地，没有地图。

　　难道，重生了两回，恶魔显示器就坏掉了？

　　”警察巡检，请开门配合。“

　　”警察巡检，请开门配合。“

　　外面的警察叫了两声之后，发现里面的人依旧没有反应。

　　警察顿时如临大敌，纷纷拿出枪。

　　我顿时头上冷汗冒出。

　　”砰！“警察破门而入。

　　”操！“进门之后，警察们齐齐骂了一句。

　　很显然，他们看到了恶心的一幕。

　　卫筠强奸了旅社老板，非常残忍的强奸，甚至满地的血，两个赤裸的大男人，一堆秽物，谁看了都会恶心至极。

　　”晦气，真他妈的晦气！“为首的警察怒火冲天，大骂道：”把这两个恶心的玻璃给我带到局里去，不脱一层皮就不要想出来了。“

　　”头，床上还有一个女人被绑着，又是一件刑事案件，要不要汇报局里？“

　　”蠢货，现在抓捕楚郁最重要，谁还管这些芝麻小事，全部抓回局里面……“为首的头子嗅了嗅鼻子，大骂道：”真他妈晒心，搞出屎来了，我受不了了！那个谁谁谁，小官，去浴室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有人的话不管是谁，全部抓回去……“

　　说罢，为首的警察受不了房间里面的气味，出去在门口等着。

　　然后又一个脚步声朝浴室走来，应该就是那个不受头头喜欢的小官了。

　　恶魔显示器仍旧没有任何提示，我此时做什么都来不及了，真是见鬼。

　　=异！”我大骂一句，割破手，往脸上抹一脸血，倒在地上装死。

　　希望那个小官不要检查得那么仔细，不要发现我在装死，不要认出我的脸，不过想想也不可能，仅仅一个占筱蔓，就足够让这个警察停留了。

　　没有容许我多做准备，那个警察破门而入，进了浴室。

　　“操！乙他骂了一句，显然看到了满脸血的我，以为晦气的撞了一个死人。

　　接着，他呼吸又立刻粗重起来，显然看到了身材奇好，脸蛋绝美的占筱蔓。

　　然后他呼吸又变得更加粗、更加重了，如同牛肚子响一般。

　　=这个王八蛋该不会是见到占筱蔓绝美又昏倒了，所以动了邪念吧……”

　　但是这个警察竟然朝我蹲了下来，伸手将我脸上的血擦掉。

　　接着，他呼吸都停了，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低声喃喃自语道：“发达了，发达了，发达了，一个分局长的位置到手了，三百万奖金到手了……”

　　他极度的兴奋。

　　“快点，小官，到底他妈的有没有人啊？”外面的警察头子大骂道。

　　我顿时觉得心中一凉，紧接着恶胆横生，便要爆起将这个警察击倒。

　　“没，没人啊！不过这浴室他妈的至少半年多没洗，都是大便，晒心死大爷了……”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顿时打消爆起的念头。

　　不料紧接着，我身上一麻，一阵强电流击打全身，立刻昏厥了过去。

　　靠！这个王八蛋警察用电击棒捅我！

　　他怕功劳被上司抢走，他想要独占功劳。

　　占诚逸为了抓我，给了极大的奖赏，许了一个分局长的位置，还有三百万的奖金。任哪个警察，都会无比的心动。

　　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辆车上了。

　　我被铐着，天已经黑了。

　　前面那个叫小官的警察在开车，他一边开车，一边唱歌。

　　他非常兴奋，不过也非常紧张，开车的时候四处张望着。

　　在我旁边，是占筱蔓，她仍旧昏睡不醒。

　　不知道这个警察会将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换取赏金。不过现在总比刚刚好多了，现在我只需要面对一个警察，而且还是在野外。不过在没想到对策之前，我先假装昏迷。而且，我现在全身都被绑着，手还被铐在车上的栏杆上。

　　“嘎吱！”忽然，车子猛地一个紧急刹车。

　　因为惯性，我的脑袋撞在钢板上，头顿时一阵发晕。

　　悄悄地睁开眼睛，立刻看到前面猛地亮起两道白光。

　　有一辆车子拦在面前。这里好像是一条小路，那辆车子就横在路中央，忽然猛地开灯。

　　所以叫小官的警察赶紧刹车。

　　“小官，哦，不对，应该称你为小官局长了，恭喜你要发财了啊！”外面响起一阵阴冷的声音，约莫是那个搜查旅社的警察头子。

　　“所、所长……”这个叫小官的警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却瞧见他手偷偷摸摸的伸到椅子下面，拿起一把手枪。

　　“搜查完旅社后，我就觉察你的神情不对。还没有收队，你就装着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果然有鬼啊！”那个警察头子大笑道：“你忘记我是做什么的了？我是你们所长，察言观色对我来说，是最擅长了。”

　　“下车！”接着那个所长一声大喝，举起手里的枪，对准了小官。

　　这所长积威之甚，而且被枪口对着，警察小官尽管心有不甘，还是渐渐地下了车。

　　“把手举起来。”所长道。

　　小宫举双手过头。

　　“啊！”那小官一声痛呼，好像被所长砸晕了过去。

　　然后所长上了我所在的这辆车子，手电筒猛地朝我脸上照来。

　　我眼皮一动也不敢动，依旧装着昏迷的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果然是，果然是……我发达了，我发达了……”这个所长兴奋程度还超过刚才的小官，几乎手舞足蹈。

　　他一把将我抱起，便要扛到他的车子上去，却不知我的手被铐在车里的栏杆上。

　　他抱起我就往外面走，顿时扯得我的手腕痛。

　　“干！”他发现了我被铐在栏杆上，骂了一声后，便掏出钥匙，将我手铐解掉了。然后直接将我扛到肩膀上，朝他自己的车子走去。

　　我睁开眼睛，正对我眼前的，就是这个所长的后脑杓。而地上的那个小官虽然躺着一动不动，但是一双眼睛却睁开了，正在飞快的转动。

　　很显然，他是假装被击昏的，他在找机会。

　　我这一睁开眼睛，正好和他双眼对上，两个人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变得有些奇怪。

　　一下子，两个人都呆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也没有出声。

　　我这个时候应该继续假装昏迷的，我不该在这个时候睁开眼睛的，当然小官也是。然后，我又望了那个小官一眼，举起依旧铐在我手里的手铐，对准那所长的后脑杓。

　　用尽所有的力气，猛地砸去，

　　“嗯！”还很压抑的一声痛呼，所长倒地。

　　我飞快抓起他手里的枪，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小官。

　　他动作也很快，手伸进了裤子里面抓枪。

　　不过，好像他腰带太松了，本来卡在裤腰上的枪，掉到裤裆里面了，他正用力的掏。

　　他掏了一下没掏到枪，立刻举起手道：“别杀我，我放你走，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眉头微微皱起，不由得犹豫中。

　　他立刻捕捉到我不忍心的表情，赶紧拼命求情。

　　我将眉头皱得更狠，道：“可是我怕你们警察啊！要不，要不你用那个石头将自己砸晕吧！”

　　小官顿时睁大眼睛道：“你真不杀我？你真不杀我？”

　　“快点砸晕自己，不然我真开枪了。”我的声音不由得有些色厉内荏。

　　“好，好！”小官很干脆，直接拿起石头猛地朝脑袋上一砸，晕倒了过去。

　　我依旧将枪口对准他，怕他使诈，又弯腰捡起一个石头，一块大石头，对准他的脑袋，猛地一扔去。

　　石头狠狠砸在他太阳穴上。就算他刚才是假装昏倒，现在应该也彻底昏倒了。

　　我从他的裤裆里面拿出了手枪，还找到了一支匕首。

　　剥下他的衣服，用刀子在他心脏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扑哧！”猛地扎了进去。

　　他抽搐了一阵后，死透了。

　　我又将所长的衣服脱下，然后也在他心脏画了一个圈。

　　他吃痛下，竟然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到高高举起刀子的我。

　　“不要！”他祈求道。

　　“我也希望不要。”我无奈道。

　　“扑哧！”一刀扎了下去。

　　他也死透了。

　　我抱着一堆衣服，转身正好看到了面目苍白、眼睛睁到最大的占筱蔓。

　　她醒过来了。

　　她看到我杀人的整个过程，面色惊惧，眼睛再也合不上了。

　　我上前捏住她的嘴巴，在她还没有发出声音之前，撕下一团布，塞住了她的嘴巴。然后，我就在她面前脱下衣服。

　　她害怕了，以为我要强奸她。

　　没错，我肯定会强奸她，但不是现在。

　　我换上了警服——那个所长的衣服，将右手上的手铐解开，然后去挖了一个大坑，将两个警察埋了。最后，将小官的那辆车子推到了密林里面。

　　将占筱蔓转移到所长的越野车上，制服笔挺的我，开着警车上路。

　　“叮！”我脑子里面一响，恶魔显示器提示道：“逃脱任务结束！”

　　“靠，见鬼！恶魔显示器，果然没有失效。”我用力摇摇头。

　　“你又落在我的手里了。”我转身朝占筱蔓道，然后扯下她嘴里的布条。

　　“你打一通电话，约章允出来，让我顺便也将章允抓到？”我用商量的口吻道。

　　占筱蔓先是用她鄙夷神情的前奏，撇了撇嘴，挑了挑眉毛。

　　不过很快，她中止了这个表情道：“我倒是想要约她出来，只不过她早就被我哥哥藏起来了，我根本不知道章允在哪里。我哥哥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却知道你暗恋章允的事情，知道你肯定会去找章允，所以对章允的保护非常严密。”

　　“那……那就算了。”我说道，然后重新将她的嘴巴塞上。

　　我掏出电话，拨通了楚楚的号码。

　　“阿郁，你没事吗？”楚楚第一时间接通了电话，想必她一直抱着电话。

　　“我没事，用不了多久就回去。”我说道：“你现在离开家，稍微远一些，大概几十公里左右，找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地方，在那里等我的电话。那个公用电话要很偏僻，夜里没有人过往。”

　　“好，你要小心，我现在就出发。”楚楚道。

　　我不舍的挂掉了电话。

　　我没有回楚楚的别墅，而是转身朝明玉县城开去。

　　“去章允父母家！”我给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下了一道新命令。

　　任务立即启动，脑子里面立即出现了一幅地图，绿色的箭头和黄色的目的地。

　　我没有立即去章允的家，而是将车子停在她家不远处的一条小巷上，可以直接观察章允家的情形。

　　我觉得占诚逸会在章允的家附近派了人手监视，我要是过去，说不定就立刻暴露了。

　　我在车子里面盯了快一个小时，倒是没有发现章允家里有任何异常。

　　旁边的占筱蔓非常不解，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了章允家楼下，却不上去。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楚楚的手机号码。

　　“阿郁，我已经在一个公用电话亭下了。”楚楚的声音传来。

　　“姑姑，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你的手机不要挂掉，把手机的声音设为免持听筒，这样声音大一些，然后用公用电话拨占诚逸的号码，接通以后把你的手机对着公用电话的听筒。就这样，我和占诚逸通话。通完话后，我挂掉电话，你立刻挂掉公用电话。”

　　楚楚照办，拨通了占诚逸的电话号码。

　　将手机声音设为免持听筒，然后将手机挨近公用电话的听筒。

　　“楚郁，没有想到，在淫水俱乐部竟然被你跑掉了。”手机传来占诚逸的声音很小，毕竟中间隔了一层，但好歹能够听见。

　　“不但如此，你妹妹还在我手里。”说罢，我将手机对准了占筱蔓的嘴巴部位，然后拿掉她嘴里的布条。

　　“哥哥，小心章……”占筱蔓最后一个字还没来得及吐出来，我立刻塞住她的嘴巴。

　　“我们交换人质，我放你妹妹，你放掉你手上的所有人，三个半小时后，你把可可、小狗、李慧君等等所有的人，全部送到江州大学门口，然后让他们自己跑，你们的人不许追、不许跟。等到我觉得他们已经全部躲起来了，全部安全了，我就会放掉你的妹妹。我会看着他们跑，等他们安全了之后，让他们给我打一通电话，号码我等一下给你。

　　”你只需要说答应，还是不答应。若是不答应，我们撕破脸，那些女人你随便搞，你的妈妈和妹妹我也随便搞、随便折磨，然后把影片发到网路上。“我说道：”给你两秒钟，答应或者不答应。“

　　”答应！一那边的占诚逸说道。第十章 明修栈道，暗度阴道

　　我立刻挂掉手机，楚楚也立刻挂掉了公用电话。

　　然后，我又重新拨打了楚楚的手机，道：“姑姑，你先回家吧！”

　　“阿郁，不要去，占诚逸不会照办，会设下陷阱抓你的。”楚楚在旁边听清楚了我和占诚逸的对话。

　　“放心，你先回家。”我坚决说道：“你要相信我！”

　　“好，我回家等你。”楚楚想了一会儿道：“我去炖鸡汤。”

　　在车子里面坐五分钟后，我立刻下了一个新命令。

　　“调出章允的父亲。”

　　脑子里面恶魔显示器立刻开启了新任务。

　　“叮！”一个绿色的箭头，一个黄色的目的地。

　　距离不远，我开车朝目的地开去。

　　十分钟后，到达黄色目的地。

　　这已经在县城外面了，路旁的房子不再是商品房，而是独门独户的自建小楼。

　　黄色的目的地，就是眼前的这幢小楼。

　　我将占筱蔓绑好，走到这幢楼的门前。

　　此时已经是晚上，所以门也关了。

　　我按了门铃，响了好几声后才传来脚步声。

　　“谁啊？都睡觉了还来叫门。”声音透着不耐烦，但是声音很诱人，是个成熟的女人。

　　想必她用猫眼看我了，看到我一身警服后，赶紧开门。

　　“警察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女人问道。

　　哇，很丰满、很诱人的一个少妇。

　　很白，很丰满，穿着白色的丝绸睡衣，胸前非常丰挺。

　　脸蛋很媚，弯弯的小嘴，勾人的桃花眼。

　　关键是，这个女人很像章允，虽然没章允那么漂亮精致，但是轮廓像，也比章允成熟妖媚。

　　这应该是章允的亲戚，不是姑姑，就是小姨。

　　“有件案子，找你了解一下。”我冷冰冰道。

　　接着，迳自走进门里。

　　女人赶紧跟了上来，先给我泡了一杯茶，又拿来烟。

　　“不抽，谢谢。”我依旧冷冰冰的，没有理她，直接朝楼上走去问道：“最近有没有出现什么陌生人？”

　　“没有。”女人回答道，赶紧跟在我的后面。

　　“你一个人住？”我问道。

　　“是，我一个人住。”女人回答道，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有一个A级通缉犯流窜到我们县，哦，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掏出那个派出所所长的工作证递过去。

　　那女人接过后，本是随意看一眼，但是发现我的脸和工作证上的照片不一样，不由得惊讶的望向我道：“长官，这证上面的人不是你啊！”

　　“没错，他被我杀了，我就是那个A级通缉犯。”我直接掏出枪，指着她的脑袋。

　　“啊！”她立即要叫出声音，又赶紧捣住嘴巴。

　　“不要杀我，我可以把钱给你，你可以在这里躲，不要杀我，千万不要杀我……”女人一下子哭了出来。

　　“认识章莫吗？”我问道。

　　“认识、认识。”女人赶紧点头回答道。

　　“打电话，让他过来。”我冷冷道。

　　“做什么？”女人问道。

　　我直接将枪顶在她的脑门上。

　　“啊！”她惊得下意识蹲了下来，大哭道：“我立刻打、立刻打！”

　　然后她拿起电话，在我的注视下拨打了章允家的电话号码。

　　“谁啊？”听筒里面传来章莫的男中音。

　　“是我！”女人仍旧带着泣声，道：“你赶紧过来一趟。”

　　“都晚上了，早就睡下了，我明天再去看你行不行？老马。”章莫的声音装着很不耐烦，想必他老婆在旁边。

　　这边女人还没有说话，那边的章莫立刻道：“好，好好，我马上过去，真是烦人。”说罢，挂掉了电话。

　　而女人对章莫的口吻一点都不意外。

　　“你们两个有奸情？”我问道。

　　女人的脸红了红，点了点头。

　　“你是章允的小姨？”我问道。

　　女人又点了点头。

　　“狗男女。”我骂道，然后再也不说话。

　　忽然，我说道：“把你的睡裙拉起来。”

　　女人脸上一惊，道：“不要，他马上就要来了。”

　　我又直接把枪口对准她的脑门，她哆嗦着，把睡裙拉到了腰上。

　　穿着黑色的小内裤，很大很吧很白的屁股，内裤有点透明。

　　胯间黑漆漆的一片。

　　我一把脱下她的小内裤，她身体顿时一颤，低声叫道：“不要，不要……”

　　女人很肥的阴部，阴唇很白。

　　这个年纪还有那么白的阴唇，真是难得。

　　不过，阴唇真的很肥，鼓鼓的，中央一条厌缝微微张开，仿佛小孩的嘴。

　　不赖，这个女人的屄不赖。

　　我将手指伸进女人的阴道，抽插了几下，立刻拖出湿漉漉的一团淫水。

　　“闲着，也是闲着……”我没有脱裤子，直接掏出已经硬起的大鸡巴，对准女人湿漉漉的阴道，插了进去。

　　靠。鸡巴还是有点红肿，所以干的时候有些痛，不过也很爽。

　　“唔！”女人呜咽一声，整个上身瘫倒在床上。

　　我一手扶着女人肥大的屁股，用力的从背后抽插。

　　这个女人有一个好厌，外面看着那么吧，里面其实很窄，也很深。

　　估计，这个女人也没有生过小孩。

　　我越插越快，越插越快。

　　这女人显然没有被那么大的鸡巴操过，很快有了快感，竟然忘记了正在被强奸的事实，耸动着屁股开始迎合我，嘴里思思呀呀的叫着。

　　“真是个骚货。”我用力拍了一记她的肥大屁股，然后手伸到前面，捏着女人肥大的丰乳。

　　这个女人真是个尤物。骨架小，肉丰满，却不觉得胖。

　　但是肉摸在手里，柔软极了。这肥大的白屁股，还有丰挺的乳房，捏在手里如同水一般。

　　“叮咚！”下面传来了敲门声。

　　女人顿时紧张起来，阴道也开始一阵阵收缩。

　　“噢……”她将头埋在床上，娇躯开始抽搐，哆嗦着竟然高潮了。

　　我没有理会下面的敲门声，拼命的摇着屁股，拼命的让鸡巴在女人肥肥火热的阴道里面冲刺。

　　“噢！”一声长吟，我又将一股精子射进了一个女人的阴道里面。

　　我抽出鸡巴，在她肥大的臀上将阴茎上的秽物擦干净了，然后往她后脑杓一砸。

　　“嗯！”一声低响，她晕倒在床上。

　　我下楼，透过猫眼，看到外面一个中年男子。

　　很英俊儒雅的一个男人，是章允的父亲，我见过他。

　　此时的他很兴奋，很期待，甚至说很淫荡。

　　我打开门，然后顺着门躲在门后。

　　“小宝贝，终于忍不住叫我过来，不生我的气了吗？”男人的声音淫荡极了。

　　我关上门，直接将手枪塞进了他的嘴里。

　　他眼睛猛地睁大，脚下一软，竟然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阿允，快回家，赶快回家见你小姨最后一面，你小姨她快不行了……”章莫泣不成声的朝电话里面哭道，我的枪口指着她的后脑杓。

　　“怎么会这样？小姨身体不是很好的吗？怎么会？”章允也哭了。

　　“我也不知道啊！好端端的，忽然就不省人事了……”章莫索性哭了出来，他本来就很害怕。

　　“我……我不能出门啊！我去跟诚逸说一下……不行，他不在，他有事出去了……”章允显得慌不择言：“好，我就过来了。小姨在县医院里面吗？”

　　我本来是打算用章允母亲来引章允过来，谁知道章莫说章允对小姨的感情更深，更加把小姨当成了母亲。于是，便让章莫谎称他小姨子病危了，让章允立刻过来。

　　“不在医院了，医院说可以直接送回家了，还可以在家里待上最后的时刻。你不能出门，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能出门？”章莫问。

　　“我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因为出了一些事情，诚逸将我送到了这里。”章允道：“我马上赶过去，我现在就出门了……”

　　然后，章允挂掉了电话。

　　“她说她马上就赶过来了！”章莫跪在地上，哭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究竟要允允做什么啊？”

　　“你既然自己怕死，给她打了电话骗她过来，就不要问我要对她做什么，假惺惺的。”我不层道，然后看了看表，自言自语道：“差不多了。”

　　然后拿起旁边的矿泉水，将一包药倒了进去，摇晃均匀。

　　我朝章莫道：“张开嘴。”

　　“不要，我不要，不要杀我，求你不要杀我……”章莫立刻吓得跪在地上大哭哀求。

　　我用枪托直接将他砸晕，然后将药灌进他的嘴里。

　　然后，也给床上的女人足足灌了几大口。

　　我分别将章莫，还有章允的小姨抬下楼，塞进楼下的那辆越野车里。

　　发动越野车，朝江州市驶去。

　　车子驶出明玉县城已经一百多公里了。

　　路的两边全部是茂密的树林，开车在这样的夜路，还真的有点凄凉。

　　我没有在章允小姨家里等章允，而是重返江州市。

　　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和占诚逸约定了，让他在三个半小时后，将李慧君、小土狗、可可等人在江州大学门口放掉，他也答应了。

　　然而我虚晃一招，确实抓住了章允的父亲和小姨，让章允的父亲将章允骗出来，好被我擒到。

　　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忽然，前面响起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几道亮硕的车灯，撕破了黑夜。

　　这是一个车队。

　　我赶紧熄灭了车灯，然后沿着旁边的小路，下了这条国道线，将车子开进了茂密的树林里面，关掉了引擎。

　　果然是一个车队，清一色的悍马车。

　　车队的中间，有一辆黑色的宾士。

　　有人下了命令，车队停了下来，然后从中间的宾士下来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化成灰我也认识，就是占诚逸。

　　他好像尿急了，下来撒尿。

　　就算是撒尿，身前身后也有四、五个保镖牢牢保护着。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

　　我躲在树林里面，屏住了呼吸，全身的汗毛都竖立了起来。

　　我有一个冲动，就是拿起枪，对准占诚逸的脑袋，一枪毙了他。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想到，他此时竟然会在我面前，我在暗处，他在明处。

　　我已经举起枪了，但是，我还是放下了枪。

　　距离太远了，几十公尺。

　　而且我手里拿着的是手枪，不是狙击枪。

　　手枪射出几十公尺之后，早就没有了准头，也没有了威力，何况我的枪法极烂，或者说根本没有枪法可言，因为我没有学过开枪。

　　一击不中的话，一切都完了。

　　而此时和占诚逸的对战中，我占了上风，我没有理由去破坏。

　　我要彻底的折损占诚逸的骄傲，我要用智慧折辱他，我要继续折磨他，要将他踩在脚底，要让他生不如死。

　　绝对不是便宜的一枪，何况这一枪，百分之九十九打不中。

　　“卫筠兄，楚郁真是一个低级智商的畜生，还跟我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这个贱种，上的是四流的野鸡大学，竟然跟我斗智，太恶搞了。明里跟我谈判，让我三个半小时后在江州大学门口放掉他的女人，与我交换人质。暗里竟然跑去章允家里威胁他父亲，谎称她小姨病危，让她立刻赶回家去。想利用交换人质吸引我的注意力，暗里却想要抓走章允。你见过那么拙劣的计谋吗？何况刚才筱蔓在电话里面还喊了一句，小心章……”占诚逸一边撒尿一边笑道。

　　卫筠在车里面没有出来，笑道：“他的计谋是高明的，只不过遇到了更加聪明的你。”

　　“允允真是关心则乱，还真的跑出来了，亏得她还记得给我打一通电话，否则真的可能被楚郁这个贱种得逞了。”占诚逸撒好了尿，道：“走，去抓那个下贱的畜生去。我真的很期待，怎么样将他不停的杀死，再看他不停的复活。之前看的是影片，很不过瘾。我倒要看看，阉割了他后，鸡鸡还能不能长出来；将他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还能不能恢复；让一百条狂犬病的疯狗强奸他，他是不是还能活过来……”

　　占诚逸一边笑着说一边上车，接着他挥了挥手道：“九号车，你们返回去。章允小姐那里的守卫力量有些弱，你们回去好好警戒着。”

　　“是。”其中一辆车里面的人应道。

　　接着，车队继续朝明玉县开去。

　　总共数十辆车，剩下的那一辆停着不敢动，为了表示对占诚逸的尊敬，工正要连车队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之后，才可以调头离去。

　　等到占诚逸的车队远去之后，我立刻对恶魔显示器下了一道命令。

　　“制服九号车里的人，代替他们，前往章允的秘密别墅！”

　　“叮！新任务启动成功……”

　　堕落之王9

　　1.抓章允

　　新任务——制服九号车内的人。

　　占诚逸的车队离去之後，九号车停了下来，准备回去保护在秘密别墅处的章允。我脑内的恶魔显示器出现了箭头与目的地。不过目的地并不是刚刚准备往回赶的九号车，而是在十几公里外的马路旁边。

　　我将警车驶上公路，飞快的朝恶魔显示器的目的地驶去。我将车子开得极快，所以很快就追上了九号车。我没有过多理会这辆车，而是飞快的从他们身边经过。

　　「砰！」不小心，我的车子刮到了九号车，甚至差点将他们的车子挤到公路外面。这场小小的车祸，差点让九号车滑下山涧。

　　九号车里面的人跟著占诚逸，有权有势，嚣张惯了，顿时破口大骂，猛地一指我的车，大怒道：「你他妈下车！看我不弄死你！」

　　我的车子在他们面前十几公尺处停下。

　　他们也停下车，手里直接抄著家伙从车上下来。典型的黑社会打扮，黑色的西装、黑色的墨镜。大概有所顾忌，所以他们没有直接掏出枪，而是抄著铁棍过来砸人砸车。尽管他们认出了这是警车，但是他们跟著占诚逸久了，并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

　　就在他们下车走出十几公尺的时候，我猛地发动汽车，飞快窜出，逃之夭夭。

　　两人顿时恼羞成怒，猛地将铁棍朝我的车子扔来。

　　砸不中，其中一人气急败坏的大骂：「追上他！一定要弄死他，我他妈的一定要砍断他的手脚，剁了他的鸡巴！」

　　两人失去理智跑回车上，疯狂的发动汽车要来追我。不料，他们汽车的轮子陷进一个坑里，爬不出来。两人几乎抓狂，我远远看到他们拚命在踢车，若此时我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撕了我。

　　我将车速加到最快，几分钟後便到了目的地，恶魔显示器上显示的目的地。

　　原来，这是路边的一间小店铺，卖香煙和饮料。

　　看店的是一个小地痞流氓。

　　我猛地将车子开进路边的树林，然後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杂货店。

　　我穿著警服，那个看店的地痞流氓本来懒洋洋地躺著看电视，见到我进来，立刻猛地站起。

　　「警官您好，需要什麽尽管拿，我请客。」小流氓接著掏出菸过来孝敬。

　　我接了过来却没有抽，而是冷冰冰道：「抓两名歹徒，需要你的配合。」

　　接著，我拿出警官证在他面前亮一下，没等他看清楚证件上的照片就收了回去，道：「这是我的证件，假如你配合，会有一笔三千元的奖金。」

　　然後，我立即掏出一千块钱递给他道：「先给一千块。」

　　小流氓先是欢喜地接过钱，接著胆怯道：「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我问道：「你这里，只卖饮料和香烟吗？」

　　「是的。」小流氓道：「偶尔、偶尔也介绍人去修车。」

　　我当然知道其中的道理，这小流氓是个小地头蛇，平时在地上洒图钉、扎轮胎，或者碰到外地司机，强买强卖的事情也没少干。

　　我大概知道恶魔显示器任务的意思了，为什麽让我来这间小店铺，想必刚才我将九号车撞到了路外，陷进了坑里。九号车的流氓大怒，一边推车，一边大骂我。推车流汗多，大骂愤怒更是容易口渴，等一下他们会来这里买饮料。

　　我拿出兑了迷药的矿泉水，之前让章莫和章允小姨喝的，还剩下许多。我又从店铺的柜台上拿几瓶饮料，分别拧开，将兑有迷药的矿泉水倒进各瓶饮料里面，然後将其馀剩下没有兑药的正常饮料全部藏起来。

　　「等一下会有一辆车过来，车上有两名戴著墨镜的流氓。他们会过来问你话，问你有没有见过一辆警车，你就说那辆警车刚刚过去三分钟。他们会买饮料，这几瓶兑了药的饮料，你随便拿两瓶给他们。」我掏出手枪道：「你做到了，剩下的两千一会儿给你。而且你不用担心他们报复，他们这一辈子都要把牢底坐穿了。」

　　「我就在你店铺的後间，我的枪始终对著你的背後，所以你最好机灵点。」说罢，我顿时听到路上传来了引擎的轰呜声，还有车灯射过来的光柱。

　　我立刻钻进店铺的後间，将门虚掩上，将枪口对准了小店铺对外买卖的窗户。

　　果然，一分钟左右，九号车便来了，可见他们闲得飞快。

　　车子在小店铺面前停了下来，两个黑社会分子气急败坏的从车上下来，舔著嘴唇怒吼道：「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我不管他是什麽警察，我他妈杀他全家，轮奸他老婆，肏！」

　　「喂，拿两瓶饮料来，渴死了！他妈的你快点，不然老子活撕了你！」其中一名黑社会对店铺小老板道：「喂，傻逼，看到一辆警车经过没有？」

　　「刚、刚过去三分钟左右。」店铺小老板表演得不错，声音颤抖，显得紧张害白。

　　「快拿饮料！肏你妈的！」黑社会大骂道，接著甩出一张百元大钞。

　　小老板拿出两瓶兑了药的矿泉水递过去。

　　两人直接拧開，拚命往嘴里倒，可见是渴坏了。

　　小老板畏畏缩缩地正要找钱，黑社会不屑道：「不用找了，便宜你这傻逼了。」

　　说罢，两人上了汽车，嘴里继续骂道：「快！快追上那个王八蛋……不好，水里有药……」

　　两人疯一般的下了车，狰狞著面孔朝店铺冲来，要将小老板撕碎，不过还是敌不过最强迷药的药力，两人冲到一半就软了下来，躺在路上。

　　我从後面出来，看到吓得面色惨白的小老板，直接将剩下的两千元甩了出去，问道：「有没有胶水？要很黏很黏的，沾上後会撕下一层皮的那种。」

　　「有、有。」小老板被两千块冲淡了恐惧，连忙点头道：「502 胶水，黏得很，黏得很。」

　　「好，你去拿来给我。」我说道。

　　小老板立刻翻开抽屉，里面足足有好几瓶502 ，看来这家伙没少用502 干坏事。

　　我走上前，对著他的後脑杓猛地砸去，直接将他砸晕，然後将几瓶502 胶水全部拿了过来，把他拖进店铺後间。

　　最後关了店铺的灯，关上门。

　　我将九号车的一个黑社会男子甲，拖进车子的驾驶座上坐好，把他的两只手扶在方向盘上，然後往他的手掌上涂满了胶水，顿时他的双手就牢牢黏在方向偿上。

　　脱下他裤子，我忍著噁心，将两瓶502 胶水涂满他的臀部，还有阴囊上……没有用手碰！然後，猛地按著他的屁股坐在椅子上。

　　顿时，他的屁股和阴囊就牢牢地黏在皮椅上。

　　这样一来，他双手被黏在方向候上，屁股被黏在椅子上，除非将皮撕掉，将阴囊扯碎，否则四肢休想解放，也就失去了一切的攻击力。最後，我还将胶水涂在他嘴唇上，然後将两瓣嘴唇紧紧按在一起。顿时，他的上下唇也紧紧黏住，休想说话，休想叫出声来。

　　做完这些後，我将警车上的章莫和章允小姨转移到这辆车上，不过是放进了後车厢内。然後，将两个黑社会的枪缴了。将另外一个黑社会男子乙的衣服扒了，墨镜摘了，给自己换上。

　　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再戴上墨镜。

　　往镜子里面照了照，这样一打扮後，怎麽看怎麽像黑社会，看不出破绽来。

　　我钻进九号车的副驾驶座上，正驾驶座坐著被我用胶水黏住的黑社会男子甲。

　　我拿出强烈刺激性药物，注射进他的脖子。

　　他猛地一阵颤抖，顿时清醒过来。

　　第一时间，他猛地要挥拳揍我，顺便破口大骂，但是因激烈的动作，随之而来的是手掌的一阵疼痛，还有嘴唇的撕痛。

　　他发现，自己的双手被黏在方向盘上，嘴巴也被黏住了。

　　接下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立刻要起来冲出车去。

　　「啊！」就算嘴巴被黏住，我依旧能够听到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他的阴囊被扯住了，撕了一道小口子。

　　他几乎痛晕过去，浑身都在颤抖，冷汗爆出。

　　「我就在你的旁边，你尽管挥拳来打我，用脚来踢我。」我冷笑著说道：「不过你肯定做不到，那麽我们冷静下来谈一谈好吗？」

　　他胸口激烈起伏，但仍旧点了点头。

　　「我要去抓占诚逸的女人，也就是章允。你知道她在哪里，你正要过去保护她，当然我也知道她在哪里。」我笑著说道：「我想跟著你混进去抓住她。你的屁股和双手都被黏住了，但是还能踩刹车，还能握方向盘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还能开车，那就一议你来开车，你送我去章允那里行不行？」

　　黑社会没有反应，他显然很害怕，害怕占诚逸。

　　假如他这麽做，占诚逸不会放过他的。

　　我掏出手枪，这是从他身上缴来的手枪，还装著灭音器。将枪顶在他的脑袋上，

　　我问道：「行不行？」

　　他尽管很害怕，但是依旧不答应。

　　我直接将枪管塞进另外一个昏迷不醒的黑社会男子乙嘴里，斜著往喉咙放下。

　　「砰、砰！」连开两枪。

　　枪的声音很低，那个昏迷的黑社会男子乙身体一阵猛抖，子弹直接穿过他的後脑，在昏迷中死得不明不白。

　　然後，我将他拉出车子，一脚踢下山涧。

　　用毛巾将座位上的血擦乾净，然後回来将沾血的枪再抵著他的头。

　　没有等到我问话，他猛地点头同意。

　　「那就好。」我笑著收回了枪，然後帮他发动了汽车。

　　汽车朝章允的住处驶去。

　　占诚逸果然看重章允，把她藏得非常隐秘。

　　这处别墅和楚楚所在的别墅有点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僻极了，没有来过的人根本找不到。

　　我坐著的九号车开进了别墅的院子，门口的黑社会没有任何怀疑，反而点了点头招呼。

　　大半夜的，我穿著黑西装，戴著墨镜，而且坐著九号车，他们会怀疑才怪。

　　车子在院子停了下来，还是我踩的刹车。

　　「章允的房问在哪里？」我问道。

　　胶水黑社会只能用鼻尖来指。

　　好在别墅不算太大，房问不是太多。

　　正中问那个房间，亮著灯，就是章允的房间。

　　将车子熄火，我朝他说道：「为了以防万一，我会将你砸晕，你忍著点疼。」

　　他尽管害怕，还是很乖巧地点了点头。

　　我用枪托猛地朝他後脑杓一砸，他顿时昏了过去。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注射了一针管的麻药。

　　然後，我拿出刀子，直接将他的手皮从方向然上割了下来。

　　至於他屁股被胶水黏住，我不至於残忍到将他屁股的皮肉和阴囊割掉，而是将座椅上的皮割掉，然後将他塞到车座底下。

　　我下了车，大摇大摆地朝楼上章允的房间走去。

　　但是在楼梯中间，却被两个荷枪实弹的保镖拦住。

　　「主人怕敌人打回头枪，让我回来保护章允小姐，还有话让我带给章允小姐。」我说道。

　　他们看了我几眼，然後点了点头，让我上去。

　　靠近章允房问的地方，反而没有任何保镖。

　　原因很简单，她是一个女孩，需要自己的隐私。

　　占诚逸也不愿意保镖离章允房问太近，万一偷看章允洗澡怎麽办？

　　我走到章允房间门前，先闭上眼睛平静下来，接著伸出手敲门。

　　「谁？」里面传来章允焦急而又充满礼貌的声音。

　　「九号车的，少爷怕这里出意外让我们回来，有话让我带给小姐。」我说道。

　　里面安静了一会儿後，门打开了。

　　我本想猛地冲上去，将她制住。

　　谁知，她是用遥控器打开门，她人离门口远远的，正站在沙发边上。

　　她穿著睡袍，神情有些憔悴，但是皮肤依旧那麽雪白、眉目如画，身材依旧那麽丰满青春。

　　丰乳肥臀，尽管曲线不夸张，但是那种丰润的感觉，确实让人疯狂。

　　望著她清纯绝美的面孔，望著她丰满的娇躯，我心中还是一阵悸动。

　　我强忍下这种悸动！

　　她的手里，还抱著一条小狗，正是我的小土狗。

　　我顿时心中狂喜，强忍著不在脸上表现出来。

　　小土狗一下子闻出了我的味道，眼睛一亮，就要冲上前来。

　　章允并没有怀疑，还以为是小土狗看到生人，要扑上去叫唤，立刻将它抱住，温柔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不会伤害你的。」

　　接著，她抬头望向我道：「你就站在那里说话吧，我的狗怕你。他让你带什麽话？」

　　她没有认出我，甚至她都没有仔细看我。

　　「少爷说这里太危险，说不定对方随时会过来。少爷让我把楚郁的画像给您，然後影印给每个保镖一人一张，让他们小心附近所有人。」我说道。

　　「画像？」章允的眉目顿时露出一丝疑惑，道：「通缉令上不是有他的照片吗？每个保镖都认识楚郁啊……」

　　「不是之前的照片，楚郁前不久刚刚去了您家里，有人看到他的打扮。少爷就让这个人口述，让画家画了下来，我带来一张画像影本，少爷让我交给您，然後请您影印十几份，给每个保镖都发一份。」我说道。

　　然後，我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纸，要递给章允。

　　我的目光紧紧盯著章允，只要她上来拿纸，我就立刻将她砸晕。

　　还好我戴著墨镜，否则我的这种眼神，绝对会被她发现出不对劲。

　　章允果然上前了两步，我心中一喜，另外一手放在背後，准备等到她靠近的时候给予雷霆一击。

　　不料，刚走了两步，她突然停了下来，然後非常谨慎紧张地抬头，望向我。

　　没想到，她竟然那麽多疑。

　　我脸上的装扮过狠，加上戴著墨镜，贴著胡须，她没能认出我来。

　　但是，她依旧无比小心地说道：「你将画像放在桌上，我自己过去拿，你先出去吧！」

　　「肏！」我心中顿时大骂，以前怎麽没有发现原来章允那麽狡猾。

　　紧接著，更加不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响起！

　　是章允身边的手机，她第一时间抓起了手机。

　　我心中顿时暗道：「不好！」

　　这肯定是占诚逸的电话，占诚逸到了章允父母的家里，也肯定去了章允小姨的家里。发现章允的父亲和小姨都不在，他立刻会想到这是一个陷阱，於是马上打电话给章允。

　　我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让章允拿起手机。

　　果然是占诚逸的声音，顿时，章允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温柔。

　　很显然，此时占诚逸是她最大的依靠。

　　「啊？我爸爸和小姨都不见了？被楚郁抓走了？」章允顿时变得无比的焦急，几乎哭出声音道：「你一定要救出他们，你一定要救出他们……」

　　隐隐的，听到手机里面的占诚逸道：「我派了九号车回去保护你，他们到了吗？」

　　章允点了点头道：「到了，他就在我面前。」

　　「他在你面前做什麽？」占诚逸顿时发现不妙，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

　　章允娇躯一颤道：「说你让他带了楚郁的新画像，让我影印十几张发下去……」

　　「不妙！」我顿时心中大叫，然後猛地扑了上去。

　　「允儿快跑！快叫人……己手机里面传来占诚逸无比紧张的声音。

　　章允看到我扑上来，顿时大惊，飞快的後退，不料却被沙发绊倒，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然後，她飞快转身，朝房间的里间逃去，手顺便往左边墙壁的警铃按去。

　　「别动！」我立刻掏出灭音手枪，对准了章允。

　　「你一动，我立刻开枪，不见得打死你，却会打残你……」我冷冷说道，用的是自己的声音。

　　章允被吓到了。

　　「你一发出声音，我也立刻开枪。」我命令道：「现在你转过身来。」

　　章允不敢出声，转过身来，面对向我。

　　「楚郁，你自首，我保证让占诚逸不伤害你。」章允面色煞白，颤抖著说道。

　　我原本也不想用枪口指著她，毕竟我暗恋了她许多年，她做了我梦中情人许多年。

　　我没有回话，而是渐渐地靠近，要上前抓住她。

　　2.鬼神杀人

　　「你要干什麽？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章兀缩著娇躯，道：「你要碰我一下，占诚逸不会放过你的！」

　　「楚郁，求求你不要过来，不要伤害我……」

　　「你不是喜欢我吗？为什麽还要这样对我？」

　　章允终於哭了出来，伤心道：「你不是喜欢我很多年了吗？你吃下写著我名字的纸条……你每次上厕所，都喜欢跑很远到教学楼左边的厕所，明明你教室右边就有一间很近的厕所你不去，你为的就是看我一眼，我都知道。」

　　我顿时心中震动道：「你都知道？你不是根本不认识我吗？离开学校後，我们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你不是不认识我吗？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我……我那是故意的，我记得你的，我一直知道你暗戀我。」章允哭著说道。

　　顿时我心乱如麻，脚步停了下来。

　　我真的以为，章允从来都不认识我。

　　「你做的巧克力公主房，你折叠的玻璃纸千纸鹤，我一直都等著你送给我……己章允继续哭泣说道。

　　她最後的一句话，让我脑子一震，霎时间只有她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面回响。

　　想起我为她做的巧克力公主房，想起我为她折九百九十九只玻璃纸千纸鹤。

　　「她这句话是什麽意思？她一直在等我的礼物，这句话是什麽意思？」

　　我脑子里面轰呜作响，杂乱无章，心乱如潮。

　　我摘下了墨镜，想要将章允绝美的面孔看得更加清楚。

　　猛然间，章允趁著我恍惚，飞快的转身逃跑。

　　「肏！这个贱人在阴我！」我顿时心中大怒，脑中一阵裂痛，直接扣动扳机。

　　「咻！」灭音手枪发出的声音很小，我只看到章允猛地倒地。

　　她被击中了，痛呼出声。

　　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如此好，外面的人竟然还没有听见。

　　想必当初占诚逸就是为了某些目的，把房间装修成如此惊人的隔音效果，没想到此时便宜了我。

　　「别出声，否则我下一枪，直接对著你的下身。」我冷冷说道。

　　我的心，仍旧一阵阵抽痛。

　　这个贱人，为了逃脱，竟然不惜用这种暧昧、让我萌动的言语来骗我，利用我对她几年来的感情。

　　她本来害怕得要尖叫，赶紧咬紧了嘴唇。

　　我这一枪，射穿了她的腿。尽管我是下意识开枪，并没有想著要打伤她。

　　她瘫倒在地，我冷冷地走上前去。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大叫，然後许多人拚命的朝楼上跑来。

　　「不好，那些保镖上来了。」我心中焦急，肯定是这里的保镖接到了占诚逸的电话。

　　我立刻要冲上去抓住章允做人质，否则外面的那群保镖随时可能冲进来将我打成肉酱。

　　不料章允猛地抬起头，含著泪水的眼睛冷冷地望著我道：「不要过来，否则我将你的狗杀死。」

　　此时我才看到，她的一只手掐住小土狗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拿著一根尖尖的银簪子抵在小土狗的喉咙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章允会以眼前的这种面孔出现。

　　阴冷，一点点的扭曲。

　　簪子已经刺进了小土狗的脖子些许，小土狗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很痛苦，脖子被掐住，几乎不能呼吸，吐著红红的小舌头。

　　小土狗还是她之前自己救下来的，就在刚才，她还抱著小土狗亲热。

　　我刚刚是开了一枪，但那是下意识的，我没有想要开枪打伤她，我没有想到我会打中她，我内心深处仍旧是舍不得的。

　　看著小土狗痛苦的神情，我立刻大叫道：「放下它、放下它……」

　　因为疼痛和恐惧，章允已经陷入半疯狂状态，听了我的话後，她非但没有放下小土狗，反而将银簪子刺入更深。

　　一丝血迹顺著银簪子流了下来，我心痛得无法喘气，外面密集的脚步声已经靠近。

　　「你放下枪！放下枪……」章允嘶喊道。

　　「肏！我他妈的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女人！」我扭曲著面孔，就要将手中的枪放下。

　　这个女人已经疯了，她真的会将小土狗刺死。

　　「我放下枪。」我将枪放下，然後朝小土狗猛地一眨眼。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看懂我的眼色，毕竟它是一条狗，尽管它无比的聪明可爱。

　　「汪！」小土狗猛地一叫，小小的身体用尽全力一阵翻滚，猛地从章允的手里挣脱，然後狠狠地在章允的手腕上咬了一口，最後飞快的窜进我的怀里。

　　「啊！」章允一声惨叫，痛得将手里的银簪子丢掉，手腕顿时鲜血淋漓。

　　我立即将小土狗抱紧，然後看见它从脖子到耳後面，长长的一道血痕。这是它刚才挣脱的时候，被章允手里的银簪子划破的，看得我嘴角一阵阵抽搐。

　　它竟然真的能够看懂我的眼色，或者是它本来就打算这麽做。

　　不管怎麽样，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过程，我背後一阵阵冒汗，一阵阵後怕。

　　说不定，它猛地挣脱，银簪子直接划穿了它的脖子，那後果不堪设想。

　　「我肏，你这个贱人！」

　　我上前，对准章允美丽的脸蛋，猛地扇去一道耳光，然後抓住她长发，猛地将她整个人提起来，用手臂扣住她的脖子，直接拿枪顶在她的脑袋上。

　　此时，十几个保镖已经冲到门外，正在踢门，想要破门而入。

　　我将手伸进章允的睡裙，扯住她薄薄的内裤猛地撕开，然後掀开她睡裙的下摆，让她整个丰满的下体赤裸。

　　雪白无比、丰肥无比的阴部，赤裸裸的在空气中。

　　这还不止，我直接用手按住她两瓣阴唇，用力地掰开。

　　鲜红的屄缝，赤裸裸正对著房间的大门。

　　只要外面的保镖踢破门冲进来，就会看到章允赤裸裸的屄缝，这原本只属於占诚逸的东西。

　　「啊！」章允一阵尖叫後拚命的想要蹲下，然後飞快朝外面的保镖道：「不要进来，否则我让占诚逸将你们全部杀掉……」

　　顿时，外面的保镖停止了破门而入，隔著一扇门，将我堵在房间里面，互相对峙著。

　　这是一个困兽的局面。

　　他们不敢进来，我又出不去。

　　忽然，我脑子里面浮起了一个荒诞的念头。

　　「不是说恶魔显示器无所不能吗？那可不可以让我隔著门，将外面的保镖打死？」

　　「新任务启动成功。」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叮的一响，竟然真的启动了这个任务。

　　然後，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

　　隔著一扇门，外头有十几个人拿著枪对准房内。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但是有一个隐隐的线条轮廓。还有一个类似於射击游戏的瞄准准星，一个圆形，里面一个十字。

　　这挺类似三角洲游戏、cs游戏。

　　我握在手里的枪微微一动，恶魔显示器里面的准星也跟著移动。

　　「太诡异了，太神奇了！」我顿时惊呼不已。

　　我一枪砸晕了章允，然後移动枪口的方向，恶魔显示器的准星也跟著移动，瞄准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扣动扳机。

　　「咻！」一枪！

　　恶魔显示器里面血花一溅，一个人倒地。

　　「扑通！」外面又一个人倒地。

　　「咻！己再瞄准一人，开枪。

　　又血花一溅，又一个人倒地。

　　「咻、咻、咻……」

　　片刻工夫，五个人倒地。

　　「外面有敌人埋伏！外面有敌人埋伏！外面有敌人的狙击手！隐蔽、隐蔽……」外面剩下的几个保镖立刻分散开来，大声呼叫道。

　　难怪他们会这麽觉得，若外面没有埋伏，怎麽会那麽准，每个人都是爆头。

　　在房间里面，怎麽可能打中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

　　我继续开枪，然而画面上的人影不见了。

　　因为，外面剩馀的几个保镖已经分散隐蔽。

　　隔著的不仅仅是一道门，而是一道墙壁。我的手枪打不穿墙壁，所以在恶魔显示器里面，也就显示不出人影了。

　　好像，恶魔显示器只显示能够打死的目标。

　　我渐渐移动到门後，然後斜著往左边看，这样视野会宽广一些。

　　果然，在右边走廊的角落，一个保镖蹲在那里，朝著房门瞄准。

　　隔著房门，恶魔显示器又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对准他的脑袋，猛地扣动扳机。

　　「咻！」子弹打穿房门，直接钻进那个保镖的脑袋。

　　那保镖猛地往後一仰，血污喷上墙壁，倒地死去。

　　我彷佛看到，那个保镖临死之前也不能明白，自己明明躲在走廊的墙边，外面的狙击手怎麽还能看到自己，还能打到自己。

　　敌人的狙击手到底在哪里？

　　我朝右边望去，果然有两个保镖躲在右边的走廊墙边。

　　「咻、咻！」瞄准两人的脑袋，飞快开枪。

　　子弹同样神鬼莫测射穿了两个人的脑袋。

　　接著，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剩下的三名保镖终於再也忍不住恐惧，跑下楼去。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麽诡异的枪战、子弹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射来。

　　我心中也忍不住大骂自己，要知道恶魔显示器如此神奇，如此无所不能，自己早在路上杀了占诚逸。

　　不过，那个时候占诚逸身边的保镖实在太多，杀了他，只怕自己也难以逃脱。

　　而且在野外，没有墙壁掩护，树林也挡不住子弹。

　　「乖乖，跟在我後面。」我朝小土狗说道。

　　然後，我将昏迷的章允的裙摆拉好，将她夹在腋下，缓缓地打开门，蹲下身子，往外面走去。

　　走到楼梯口，恶魔显示器里面依旧没有显示人影。

　　我心里无比紧张，这真的像在玩射击游戏。

　　只不过，现在的我只有一个人，只有三支手枪。敌人此时躲在暗处，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只要可以打到我的地方，我也可以打中他，恶魔显示器里面也会显示出人影。

　　一旦恶魔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就代表我是安全的，至少这一秒钟是安全的。

　　我一步一步的挪动，每一秒钟，都彷佛过了一年。

　　无比的紧张，无比的害怕，背後的冷汗爆浆而出。

　　终於走完了楼梯的一半，下面就是面对别墅的院子，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在楼梯中间的拐角处缓缓地露出头，看向院子里我的车，准确说是九号车。

　　然後，我看到车子里面的三个人影，他们躲在车子里面。

　　他们想，躲在车子里面，那位埋伏在隐秘地方的狙击手总看不到他们了吧！

　　但是，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

　　瞄准三个人的脑袋，分别开枪。

　　「咻、咻！」分别有两个人爆头。

　　另外一个人大叫一声：「鬼啊……」便要冲下车。

　　紧接著，第三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

　　「KO，十二个保镖，全部杀完。」我夹著章允的娇躯，飞快跑下楼梯，冲向院子里的九号车。

　　我要赶快逃，因为占诚逸的大夥人马很快就要过来了。

　　我飞快地冲进九号车，将章允扔在椅子上，等小土狗也飞快钻进来的时候，我关上车门。

　　发动汽车，我疯了一般地冲出了院子。

　　3.温柔的对待

　　一直开出了十几公里，我没有继续往前，因为说不定会迎面碰上占诚逸的车队。

　　我直接将车子开进公路右边的树林，然後熄火。

　　接著，我举起枪，对准公路的方向。

　　我等著占诚逸的车队过去，我要瞄准占诚逸的脑袋。

　　不过，有一件麻烦的事情，那就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占诚逸的脑袋，因为在恶魔显示器里面只显示线条，看不出具体长相。

　　而且，我打死了占诚逸，也会暴露自己。

　　除非我能够在敌人冲过来之前，将几十人全部杀死。

　　但是我的速度没有那麽快。我的三支手枪里面，也只剩下十几颗子弹。

　　尽管如此，我的枪口依旧瞄准公路，说不定占诚逸的车子因为他心焦，所以开在最前面，只有孤零零的一辆车。

　　很快，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占诚逸是那麽小心、那麽怕死。

　　大约十五分钟後，大型车队过去了。

　　这次的车辆多了十几辆，多出来的全部是悍马军车，里面全部是荷枪实弹的军方士兵。

　　我也看到了占诚逸的车，位在车队中央，一辆宾士车。

　　然而，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在这辆车子经过的时候，并没有显示任何人影。

　　因为这辆特制宾士车是防弹的，我的枪打不穿，所以恶魔显示器无法显示人影。

　　占诚逸也没有下车撒尿，我只能任由车队过去。

　　我需要从长计议。

　　一间地下室内！

　　占筱蔓、章允、苏怀谨、章允的小姨、宁紫！

　　五个绝色美女，除了章小姨，其馀清一色与占诚逸有关。

　　现在这些女人已经全部落到我的手里了，全部被捆在椅子上。

　　而前女友、李慧君、可可、养父母、王凝、刘离、苏舒等人，都在占诚逸的手上。

　　当然，刘离、苏舒、王凝等三女，在我心中的分量极其有限。

　　但是，毕竟所有与我有关系的人，除了楚楚以外，全部都在占诚逸的手里。

　　现在，我们可以互相制约了，处於一个平衡状态。

　　接下来，就是最直接的战斗了。

　　我骑著摩托车，远远的到一处荒郊野外。

　　我拨通电话，占诚逸的电话。

　　「我们交换人质。」没有等到我开口，占诚逸直接开口道：「你千万别碰章允，否则你的那些女人会被轮奸得不成人形。」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你也别碰我的女人们。」我笑著说道：「我们大家都别碰。刚刚你去章允家里了？看到她娘亲了吗？替我向你丈母娘问好。要替你向老丈人问好吗？章允老爹在我这里，还有她那个丰腴的小姨。」

　　占诚逸没有回答。

　　「对了，刚才你去章允家里的时候，我正好在公路旁边的树林里面，看著你撒尿，很不文雅的姿态。」我接著调侃道。

　　「楚郁，你很得意？」占诚逸淡淡说道：「你觉得在我的头上占了上风，会让你这个自卑的人在我这个天子骄子面前，多那麽一点点可怜的自信？下等人。」

　　「抱歉，别惹我生气。」我说道：「交换人质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再谈。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怕你这个色中恶鬼碰我的女人，你怕我这个恶中淫魔奸你的女人，那麽我们这样做如何？每隔一个小时，你让我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报平安，顺便告诉我，你这个畜生有没有碰她们，一旦你碰了，那不好意思，我也将你的女人奸个乾净。同样的，每隔一个小时，我也会让章允给你报平安，让她告诉你，我有没有干你娘亲，有没有干你妹妹，有没有干你未婚妻。」

　　「可好？」我问道。

　　「善！」占诚逸丢了一句古文。

　　「一个小时後，电话联系。」我说完後，直接将手机拆解，踩碎扔掉。

　　我骑著摩托车回到楚楚的秘密住处。

　　楚楚正在看DVD ，小土狗伤口上的毛刮尽了，贴著○K 绷，被楚楚舒服的抱在怀里。

　　我和楚楚亲吻了半分钟後，独自走到地下室。

　　五个美丽的女人，全部被捆绑在椅子上。

　　其中占筱蔓和苏怀谨的嘴巴，被胶布封住；宁紫与章允的嘴巴，则没有被封住。

　　宁紫从第一眼看到章允被我抓来的时候，便开怀大笑，然後冷言讽刺就从来没有停过，一直用最刻薄恶毒的言语辱骂章允。

　　我原本以为，单纯稚嫩的章允，肯定会被宁紫骂得泪流满面的。

　　没想到面对宁紫的辱骂，她绝美的脸蛋没有丝毫表情，也没有任何回应，彷佛骂的根本就不是她一般。

　　这个女人从来就没有那麽简单、那麽单纯。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直接射穿了她的小腿、直接揪住她的头发、砸晕她的脑袋等等毫不怜惜的行为，打击了她无比的自信心。

　　本来，她觉得我对她的爱超过一切，她一直都有这个信心，对自己的魅力也有最大的自信。然而，我对她的粗暴，打击了她的自信。

　　她此时的神情，显得有些萎靡。

　　我抓她来以後，就没有让她换衣服，依旧是穿著丝绸睡裙，内裤早就被我撕掉。

　　所以，此时她的下身是赤裸的。

　　看到我进来，她拚命合拢著丰满的两条美腿。

　　她左腿的小腿肌肉被子弹射穿了，之前只做过简单的包扎。

　　我拿著一把矮一些的凳子，坐在她的面前。

　　顿时，她脸上的神情开始变得不安，用非常冰冷，又非常警戒、充满敌意的眼神望著我。

　　「张開腿。」我说道。

　　果然，她目中变得无比的恐惧，哀求叫道：「不要，楚郁不要！你不要碰我……楚郁，你不至於畜生到这个地步的，是不是？是不是？」

　　见到我依旧面无表情，她咬紧银牙，换上了一丝冷漠，道：「你要是畜生的话，你就来淫辱我吧！我会强忍著不吐在你身上，我会当作被噁心的狗咬了一口。大不了，我以後将你碰过的下面皮肤全部换掉……」

　　「我会强忍住内心的无比厌恶的！」

　　我嘴角抽搐一下，露出半个冷笑，然後用力强掰开她的双腿。

　　「啊！」章允一声尖叫，道：「不要！你要干什麽？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麽东西我都让占诚逸给你！」

　　掰开的两条大腿之间，因为被睡裙盖住，所以只隐隐约约看到大腿内侧，还看不到最深处的美妙风景。

　　直截了当的说，看不到屄，看不到阴道，看不到阴蒂和屁眼。

　　我解闲她小腿上的绷带，拿出一瓶酒精，一盒棉棒。

　　伤口大约有小拇指般大小，整个小腿肌肉直接射穿，没有射中腿骨。

　　雪白秀丽的小腿上，鲜红的血迹一大片，已经乾涸，伤口也不再流血。

　　「要不要打麻药？」我问道。

　　章允此时有些呆了，过了好一会儿後，才用力的摇了摇头，接著又点了点头。

　　我可以看见，她本来苍白的脸蛋忽然闪过一丝红润，使得她美丽的面孔顿时更加艳光照人。

　　她的眼中，闪过一道失而复得的自信光芒。因为我温柔的表现，使她觉得我依旧爱她、怜惜她。

　　「这是局部麻药，等一下清理伤口才不会痛。」我说道。

　　然後，我在她小腿伤口周围打了一针麻药，等到麻药效果显现後，用棉棒沾上酒精，将伤口周围的血迹擦乾净。

　　伤口内也彻底清洗一遍，然後为伤口缝了两针，再喷上有冷却治愈效果的喷雾药剂。我用乾净的纱布，将章允的小腿重新包扎好。

　　最後，拿来两瓶葡萄糖，兑上三瓶消炎药水。

　　给章允吊点滴，彷佛地下室成了医院。

　　「疼吗？」我问道。

　　章允呆了呆，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然後用力的摇了摇头。

　　「等麻药效果过去後，会有些疼，不过楚楚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朝你的伤口喷冷却药剂，会将你伤口冻住，感觉不到疼痛。」我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拨打了占诚逸的号码。

　　拨通後，我直接将手机放在章允的耳边，道：「你只有三十秒的通话时间：……」

　　「允儿，你怎麽样？你怎麽样？不要害怕，我马上会去救你……」手机里面立即传来占诚逸无比关切焦急的声音。

　　听到占诚逸的声音，章允终於忍不住哭出声来。

　　章允一直过了几秒钟後，才平复下激动的心情，用颤抖的语调哭道：「我、我很好……」

　　「那个下贱的种有没有对你怎麽样？」占诚逸问道。

　　「没有……」章允老实道。

　　「妈妈和筱蔓在不在？」占诚逸问道。

　　「在，她们就在我旁边，她们也很好……」

　　没有等到章允说完，我直接拿过手机道：「第一次通话结束，该你那边了。」

　　说罢，我立刻挂掉手机，不让占诚逸有追踪我的机会。

　　半分钟後，我的手机重新响起。

　　我接听後，是前女友的声音。

　　「这个王八蛋没有将我们怎麽样，他打了苏舒，脱过刘离的衣服……」

　　「嗯，你要好好照顾她们。」我说完一句话，立刻将手机挂掉，然後将手机SIM 卡抽出来扔掉。

　　「以後每隔一个小时，我都会让你打电话给占诚逸，让他知道我没有将你怎麽样。」我朝章允说道。

　　此时，章允才彻底放下心来，低声地说道：「谢谢！」

　　「楚郁，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王八蛋！」宁紫顿时大骂道：「你为什麽不强奸这个贱人？你不是对著她肥肥的白屄自慰吗？你为什麽不强奸她？你不是在梦里都想著肏她吗？你这个时候玩什麽高尚，玩什麽虚伪？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她的好感吗？做你娘的白日大梦！她只会耻笑你，她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你！

　　「章允，你这个虚伪的贱人，你当我不知道吗？你高中的时候就偷偷地列了一个名单，把暗恋你的男生全部写在上面，他们的表现行为、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长相性格等等，对每个人又该用怎样的手段彻底俘虏他们的心……那些名单加上你的那些心得，加起来足足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你当我不知道吗？你这个最虚伪、最做作的女人……己

　　我没有等歇斯底里的宁紫说完，直接撕下胶布黏住她的嘴巴。

　　而此时章允却是脸色苍白道：「没有这回事，她是故意诋毁我的，她在造谣……」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直接朝上面走去。

　　楚楚仍旧在客厅看DVD ，我走过去将她抱在怀里，温存了一会儿後，将手机交给她道：「每隔一个小时，就让章允和占诚逸通话一次，让占诚逸确认我没有强奸章允，没有强奸占筱蔓。让他也不要伤害可可、李慧君她们，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十秒。章允通完电话後，我前女友会打电话过来报平安一次，每次时间不要超过十秒。SIM 卡每用一次便扔掉，你都不要张口说话。」

　　「我知道。」楚楚点了点头，温柔道：「你又要出去吗？」

　　「嗯！」我笑了笑道：「去采购一些东西，大量的东西，与占诚逸彻底做个了断。」

　　「新任务：安全得到大量的军火，启动成功！」

　　我启动了新任务，我要得到一批数量恐怖的军火。

　　脑子里出现一幅新的画面，同样是箭头代表我，圆点代表目的地。

　　不过，这次地图的尺寸非常大，比例也非常大，可见这次距离目的地实在非常远，让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计算了一下。

　　果然非常远。

　　我立刻启动车子，朝著远处的目的地开去。

　　但愿恶魔显示器不会让我去抢劫军方的仓库。

　　我一直按照地图上的路线行驶，汽车已经在国道间穿梭，车速一直保持每小时一百公里左右。

　　四个多小时後，车子拐进一条偏僻的马路。

　　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这条路是通向山区的，但是路面却非常宽，不亚於高速公路，很难想像偏僻的山区里为什麽造这麽一条高品质的公路。

　　偏偏，这条高品质的公路上，我没有看到一辆车经过。

　　4.杀人武器

　　一路上，简直安静得吓人。

　　终於，在中途看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前方五十公里为军事重地，禁止通行。

　　我知道为什麽这麽偏僻的地方，偏偏造这麽好的路了。

　　我已经极为靠近目的地了，此时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画面，顿时放大了几十倍。

　　画面里立即出现一座森林，中央一条高品质的公路，路上一个箭头是我的车子。

　　圆点目的地，就在公路右边的茂密树林中。

　　我将车子调转方向，朝右边的树林開去。

　　将车子熄火，我安静地坐在车子里面。

　　半个小时後，路上传来车子的声音。

　　是一辆军用悍马车，就停在离我不远处的公路上。

　　从车上走下两名军人，还有一个外国人。

　　那个外国人的中文不是很标准，但我还是能够听懂他的意思。

　　「两位军官先生，我什麽时候才能看到我的货？我和你们做生意，应该去你们的仓库提货，而不是在这里等你们开著我的卡车，将货送过来。为什麽不让我去你们的仓库，甚至连基地都不能靠近？你们就这样对待你们的生意夥伴吗？」外国人显然有些不满意。

　　两名军官满不在乎道：「奥洛夫先生，仓库和基地都是军事机密，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大概十五分钟後通知便会来了，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卡车和你要的货。」

　　「军事机密？要知道，十几年前的乌克兰，在最机密的兵工厂里面，我和他们的中将司令官就是在最秘密的办公室里面喝酒谈生意的。」外国军火商奥洛夫不满道。

　　「那是乌克兰，但是这里是中国。」两名中国军人道。

　　接著，军人身上的通讯器响起，他接听後，道：「再往前走十公里，在那里验收货物。不过我需要提醒你的是，一旦货物检验完毕，送到你的手上，我们就会完全离开，一切都与我们无关。」

　　「我知道！」奥洛夫讥笑道：「我只是一个射击爱好者，买这些货回去，就是为了练习射击的。不管是日後的打猎还是参加射击比赛，都会有用。」

　　「上百万发子弹、上千支枪、几十具手控火炮，练习射击？你太有创意了。」一名军人耻笑道。

　　接著，三个人又上了悍马军用车，一阵引擎轰呜後，悍马车离去。

　　我依旧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个小时後，巨大的轰呜声传来，整个地面彷佛都在颤抖。

　　一辆超大的卡车飞驰而来，副驾驶座上的便是刚刚那个外国军火商奥洛夫，卡车上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军火。

　　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此时没有任何提醒，任务也没有完成。

　　我正犹豫要不要对卡车里面的那个外国人和司机开枪时，卡车忽然停了下来。

　　「本，我们还有几千里路要走，这段路我来开，你先休息。」奥洛夫大声喊道，随即下了车。

　　那个叫做本的司机也下了车，两个人要交换座位。

　　此时正是开枪杀死两人的最佳时机，这两人走私军火不知道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早已经恶贯满盈，杀死他们绝对不会有罪恶感。

　　谁知，变故突生！

　　那个叫作本的司机在经过奥洛夫身边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掏出灭音手枪对著奥洛夫的背後连开了五枪。

　　奥洛夫只发出一声低沉的惨叫，便扑倒在地。

　　司机本嘴里冷笑地说了一句英文，我不知道他在说什麽，不过大体上应该是他不甘心做司机了。他一路跟著奥洛夫做生意，早就与买主熟悉了，也建立起自己的人脉，所以才在中国这个陌生的地方杀死自己的雇主，准备私吞这批军火，自己卖钱发财。

　　本俯下身子，伸手去摸奥洛夫的脖子，想要看他死了没有。

　　本的手刚刚摸到奥洛夫，顿时像被蚊子叮了一般，猛地缩回手。

　　但是，整只手立刻发黑，肿大。

　　几秒钟後，司机本倒地而亡。

　　接著，那个应该已经挂掉的奥洛夫从地上艰难地爬起，一阵咳嗽。

　　他的手里捏著一片刀片，上面沾有剧毒，本就是被这刀片割到手指中毒而亡的。

　　奥洛夫将刀片扔掉，痛苦地脱掉衣服，露出里面的防弹背心。

　　防弹背心上，有五个深深的弹孔。

　　奥洛夫的後背上，也有五个血口。多亏穿了防弹背心，否则他早已经死透了。

　　不过尽管穿了防弹背心，他的後背仍旧受了重伤。

　　他很痛苦的将防弹背心脱了下来，拿出纱布绷带，想要捆住伤口。

　　此时，我望著他毫无遮掩的後背。

　　举起枪，对准他心脏的部位，扣动扳机。

　　「咻！」灭音手枪的子弹一声低啸，直接穿过了奥洛夫的心脏。

　　一阵抽搐，他倒毙在地，胸口鲜血喷得很高。

　　「滴！」恶魔显示器一声响，安全得到大量军火的任务结束。

　　我直接将大卡车开了回来，卡车上所有的通行证一应俱全。不过我并没有将卡车停在别墅的庭院里面，而是停在茂密的树林中。

　　打开大卡车的车厢，我被里面的阵仗给吓到了。

　　几十吨级的大卡车上，密密麻麻全部是枪支弹药。

　　少量的手枪，上千支冲锋枪，还有几十支狙击枪；各式各样的子弹，足足近百万发，其中有几箱竟然是钨合金弹，是专门给狙击枪使用的。

　　还有几十具多管发射火箭筒，火箭弹数千枚。

　　剩下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塑胶炸弹，连同遥控引爆装置等等一应俱全。

　　这些军火，将整个车厢装得满满当当。

　　我根本不了解军火，但是也大概估算得出来，这批军火价值至少数百、上千万美金。

　　往裤袋里面藏了几支手枪，我将大卡车的车厢关好，走进了楚楚的别墅。

　　楚楚依旧在看D VD，小土狗在她的脚边吃饭，看到我过来，它和以往一样，停下动作，坐在地上望著我。

　　我上前怜爱地摸了摸它的小脑袋，它才欢快的将脑袋埋进盆里继续吃饭。

　　它的伙食不错，楚楚竟然特别为它炖了猪的软排骨。

　　我上前将楚楚抱在怀里，问道：「怎麽样，有什麽异常吗？」

　　楚楚摇了摇头。

　　「我们下去看看她们。」我说道：「马上就要到打电话报平安的时候。」

　　「每小时报一次平安，刚开始章允非常迫切的想要和占诚逸说话，还因为时间太短而哭。重复八、九遍後，这种通话已经变得痛苦了。每一次都说差不多却不能雷同的话，到後来答应给他们的三十秒时间都用不完了。」楚楚笑道。

　　我嘴巴撇了撇没有说话，没有直接钻到地下室，而是去了隔间，将准备好的DV打開，开始录影。

　　然後，我走进地下室。

　　看到我进来，章允先是呆了呆，然後娇躯轻轻一抖，从瞌睡中清醒一些，然後朝我露出一丝微微有些勉强的笑容。

　　「有些困了吗？那你睡觉吧！」我朝章允说道，声音不乏温柔。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睡觉。

　　「那你看电视吧！不过因为苏怀谨在昏睡，还有你的小姨、父亲也在昏睡，所以电视我就不开声音了。」我道。

　　嗯！己章允低声地应道，目中闪过一丝感激。

　　我去打开电视机，章允又低声说了谢谢。

　　「假如没有发生那些事情，我们还能是很好的朋友的。」章允忽然柔声说道。

　　「这些事情你无法阻止，与你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只要占诚逸将我养父养母等人全部放回来，我就会放你回去。」我道：「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当作在我这里养伤好了，不要害怕什麽。」

　　「嗯。」章允点了点头。

　　「打电话的时间到了。」我将手机拿过来，换上新的卡，拨通了占诚逸的号码，然後将手机放在章允的耳边。

　　很快，电话接通了。

　　没有等到占诚逸开口，章允道：「我没事，我很好的，诚逸，我真希望你们之间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

　　对面的占诚逸言语非常温柔，道：「这些事情你无法阻止，与你也没有关系，我会很快救你出来的，宝贝。」

　　三十秒後，我挂断了电话。

　　很快，我接到了我方阵营打来的报平安电话，不过很意外的是可可打来的。

　　「楚郁，你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王八蛋好像在耍什麽阴……」

　　她话还没说完，直接被占诚逸夺过手机，冷冷道：「楚郁，至少你的女人现在很平安，没有问题……」

　　说罢，他立刻挂掉了电话。

　　我非常生气，可可的话表示，很显然占诚逸正准备耍什麽诡计。

　　「你的未婚夫准备耍计谋。」我朝章允说道。

　　说话的时候，我目光也冷冷地盯著章允绝美的面孔。

　　章允的面色变了几变，接著柔声说道：「假如，他做了什麽对不起你的事情，那……那你就报复在我身上吧……」

　　我的目光也变得温柔起来，叹息道：「与你又没有关系，我报复你做什麽。」

　　接著，我转过头去，望著占筱蔓昏睡的脸蛋。

　　章允低低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以後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五秒，只让你说一句话，我就会立刻挂掉。」我显得很愤怒不快道：「我实在很讨厌听到占诚逸的声音，不过为了补偿，从每隔一个小时通话一次，改成每隔半小时通话一次。」

　　「不用。」章允连忙说道：「一个小时一次就可以了，五秒钟就五秒钟。」

　　接著，我发现章允此时的点滴已经快要滴完了。

　　我将瓶子拔了下来，道：「还有三瓶药，是小瓶的消炎药。假如你嫌麻烦的话，我可以直接用针管打进血管，不用打点滴了，你自己决定。」

　　「针管打哪里的？」章允的脸蛋红了红，问道。

　　与此同时，她的下身娇躯轻轻地扭了扭，两条美腿轻轻地夹了夹。

　　很显然，打了不少点滴的她，此时有些尿急了。想要直接打针管，又担心是打屁股，会让我占便宜。

　　「打手臂的。」我说道。

　　「那就打针管吧，点滴时间太长了。」章允道。

　　我点了点头，从旁边的盒子里面拿出三瓶小瓶的消炎药，混在一起抽进针管里面，然後握住她雪玉一般的手臂，道：「可能会有一点点疼。」

　　章允摇摇头道：「我不怕的。」

　　我没有直接打针，而是拿来冰块，按在她的手臂血管处，等到她那处几乎麻木了之後，将针管刺进她血管，将药水注射进去。

　　「谢谢，真的一点都不疼。」章允温柔道。

　　我轻轻笑了笑。

　　旁边的楚楚一直看著这一切，没有关口说话。

　　替章允打完针後，楚楚方才柔声道：「郁，你该吃饭了。」

　　「嗯。」我随著楚楚上楼去餐厅吃饭。

　　「章允她们吃过了吗？」我问道。

　　「吃过了。」章允和楚楚异口同声道。

　　5.章允的心底！

　　餐桌上，楚楚几次抬头看我，想要说什麽，却没有说出口。

　　「姑姑，你是不是想要和我说什麽？」我问道。

　　「你做的事情，总是有你的理由，我不用多说的。」楚楚温柔道。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麽对章允那麽好？是不是太好了一些？」我问道。

　　楚楚轻轻地点了点头，道：「不过……不过姑姑能够理解。」

　　我放下筷子，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道：「是啊，我对她是多麽好啊！一会儿後，姑姑就会看到，我会对她更好的。」

　　接下来的九个小时内，我每隔半个小时，就让章允与占诚逸通话一次。半点一次，整点一次。

　　每次时间只有五秒，章允只来得及说一句话，没有机会与占诚逸做任何交流言语。

　　因为占诚逸抢了可可的电话，而且他正在策划什麽计谋，我不爽，我完全有理由这麽做。

　　九个小时後，天又黑了下来。

　　在地下室内，章允最後一次与占诚逸通话完後，我接过了电话，朝占诚逸道：「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交换人质，用章允换我的养父和养母。」

　　章允听到我这句话顿时眼睛一亮，她自然不会注意到，我这边通话的一些细节。

　　「要开始交换人质了。」我朝章允望去，神情显得有些落寞道：「尽管我不愿意，但是第一个人质还是你。」

　　章允很努力才克制住狂喜，换上温柔的神情道：「等到时问足够冲淡一切不愉快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酸涩地笑笑，然後递给她手机道：「因为占诚逸力量太过於强大，所以我不得不用非常特殊的手段。我会将你用药迷倒，然後将你送到一处秘密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且那个地方的门会被紧紧锁住，你出不去。外面没有任何人居住，你呼救也没人听得见。」

　　章允顿时面色一变，充满害怕担忧地望著我，也充满了楚楚可怜和期盼，想要我怜惜她从而改变主意。

　　我不忍心看到她这样，将目光移向别处道：「我给你的手机只能接听电话，不能拨出电话，也不能发送简讯，号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等接到我的养父养母，并确定他们安全後，我就会把你这手机号码告诉占诚逸，这样占诚逸就会打电话与你联系，长时间的手机通话足够他用卫星定位你的方位，他会很快找到你，并且救出你。

　　「就算……就算他最终没有去，二十四小时後我也会去接你出来。那个房间我会放上水和食物，你不会有任何危险的。」最後一句话，我的声音已经变得无比的温柔。

　　我递过去一瓶水，道：「你喝下它吧！不会难过，只会睡著，反正你已经很困了。」

　　章允点了点头，接过水道：「记住你高中时候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哦！」

　　说罢，她将水喝了下去。

　　不知道她本来就充满困意，还是迷药发生了作用，她双眼懒洋洋地闭上，睡著了。

　　「我高中说过的话？什麽话？」我不由得钻进高中的牛角尖，我对章允说过的话屈指可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真不知道章允指的是哪一句。彷佛没有一句，是尤其刻骨铭心的。

　　想了几分钟，没有想出头绪，不再继续想，我将章允身上的绳索解＊，直接扛著她丰满的娇躯朝别墅外面走去，将她扔进一辆大商务车。

　　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房间，只有一个门，是铁制的。

　　美丽动人的章允就昏睡在床上，她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觉得做了一个梦，然後就醒来了。

　　在梦里，她大叫著：「楚郁不要、不要！你可以爱我，但是不能碰我，诚逸快来救我……」

　　然後，她就醒了过来。醒来的时候，满脸的惊骇和恐惧，彷佛还沉浸在噩梦中，甚至额头上还有一些细细的汗。

　　她醒过来後，先是飞快地跑到房门处，拚命地推拉门，那门纹丝不动，显然是打不开的。

　　接著，她拚命地大喊救命，接连喊了几分钟都没有人回应。

　　很显然，如同我之前所说，这里非常偏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

　　接著，章允想到了手机。她立刻拿出手机，拨出占诚逸的号码。

　　然而这个手机，只能接听不能拨出。

　　而且，这里的手机讯号只有区区的一格，显然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章允想起我之前说过的话，没有办法，只能等占诚逸打电话进来。

　　好在桌子上有饮料、纯净水喝，有糕点和水果可以吃。

　　她只能期待占诚逸尽快将楚郁的养父母放出来，好让她少受一些罪，在这个鬼地方少待一秒钟都是好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她渐渐显得焦急不安。

　　半个小时後，电话依旧没有打进来，她已经显得狂躁。

　　一个半小时後，电话依旧没有打进来，她已经近乎发疯。

　　两个半小时後，电话依旧没有打进来，她已经完全要发疯。不知道为什麽，体内好像有一股火，她怎麽都压制不住。

　　章允忍不住，开始咒骂。要是有人看到此时的她，肯定不敢相信，反应肯定如同彗星撞地球一般惊骇。

　　她完全没有了一贯以来的亲切，美丽的脸蛋没有了一贯的阳光、清纯。

　　她的那双眼睛，从来都是弯弯的，彷佛弯月一样，就算不笑，也充满了甜甜的笑意。

　　她的脸蛋表情，从来都是乾净的，都是欢喜的，都是与人和睦的。

　　不管你成绩多麽差，不管你家里多麽穷，不管你长得多麽难看，不管你的打扮多麽寒酸，她都会用亲切甜美的笑容面对你，用阳光活泼的言语回应你。

　　她是堕入凡尘的天使，无时无刻都给人阳光的感觉。

　　然而边此时她的眼睛眯成了两道古井，冷冷幽幽。

　　她的脸蛋，如同夏天暴风雨前的乌云压顶，阴霾吓人。

　　她的目光，她的神情，充满了刻薄、怨恨。

　　她美丽的小嘴开始谩骂。

　　「丑不拉叽的东西，竟然喜欢我？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竟然吃写有我名字的纸条，你不怕那个名字太贵气，让你的肚子无福消受，活活绞痛死，你配吗？呸……

　　「竟然用玻璃纸做九百九十九只千纸鹤给我，为什麽没送给我？害得我无法向女生炫耀，有一个又蠢又穷又傻又寒酸的男生，竟然在半夜路灯下为我做千纸鹤，笑死我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那麽单纯白痴的男生，以为花了心思、花了时间就可以感动漂亮的女孩？这些玩意儿，除了让我拿出来炫耀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你以为追女生，痴情就可以了？完全痴痴的暗凭就可以了？做梦吧！要是这样就可以，那麽痴痴暗恋我的九百三十七人应该怎麽办？把我分成九百三十七块吗？

　　「想做我的男人，才华够吗？长相够吗？学历够吗？身高够吗？家世够吗？金钱够吗？温柔够吗？性能力够吗？对付女人的手段够吗？阴茎够吗？想要做我的男人，第一重要就是拿得出手，带出去的时候要让所有的女人都羡慕。你够吗啊？你够吗？

　　「你可以爱我，但是不能碰我，我不是给你碰的。而且你只能爱我，不能亵渎我，不能对我有任何一丝丝不敬。我在你的心目中，永远都是梦中情人，永远都是天使。你应该爱我都爱不及，就算我不爱你，就算我对不起你，就算我根本不准备和你好，你也不能对我有一点不好，你也要一如既往的爱我，你不能爱上其他女人。而你竟然揪我的头发，你竟然开枪打我！你这个下贱的杂种，你竟敢开枪打伤我！不管以後会不会留下伤疤，我都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能，我不能破坏形象。这个下贱的杂种楚郁，後来还不是乖乖地来舔我、来讨好我，对我温柔得不得了，他还是爱我爱到要死。所以，我以後还要用温柔阳光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更加沉迷在我的魅力中无法自拔，一辈子都爱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找女人，一辈子都只疯狂暗恋我一个人！

　　「你、你竟敢开枪打伤我！我表面对你温柔，但是我暗中一定要害你，一定要让占诚逸把你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条狗，我一定要让人活活地弄死，一块皮一块皮撕下来，最後做成香肉吃掉！」

　　接著，章允不知道从哪个角落找到了一枝粉笔，开始在墙上画画。

　　画我，画小土狗。

　　＊

　　然後，画出无数把小刀，插在我和小土狗的身上。

　　再把樱桃挤出鲜红的汁液，涂在我和小土狗的画像上。

　　顿时，我和小土狗鲜血淋淋、血肉模糊，看上去无比的凄厉恐怖。

　　她顿时拍手，哈哈大笑。

　　此时，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猛地一呆，手舞足蹈停止在半空中，然後疯一般的冲向手机，双手颤抖的将手机捧在手心上，彷佛不小心就会摔碎了。

　　接下来，她彷佛会魔法一般，之前所有怨恨的、阴暗的形态完全消失不见，她绝美的脸蛋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完全恢复了清纯、阳光。

　　眼睛又如同弯弯的月一兄一般，她按了电话的接听键。

　　「喂！」她无比温柔、淡定道，彷佛没有一丝焦急的情绪。

　　「允儿，宝贝，你怎麽样？你在哪里？楚郁那个王八蛋有没有对你怎麽样？」手机只有一格讯号，所以通话品质并不好，但还是可以听出占诚逸无比的焦急和担心。

　　「我没事，我很好，你放心。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不过应该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这里连手机讯号都只有一格。楚郁的养父养母，你放了吗？你有没有为难他们老人家？」章允温柔道。

　　「放了，楚郁已经跑去接那两个老不死了。放了这两个老家伙不碍事，还有几个在我手上。宝贝你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确保你没有事。宝贝你不用担心，不用等很久的，用不了多久，我就能透过手机讯号侦测到你的方位，我很快就去救你。」占诚逸的声音还是很模糊。

　　「嗯！那我们在这里随便聊聊天？」章允笑出声道。

　　两人用不太好的手机讯号聊天，大约聊了十几分钟後，占诚逸说已经侦测到讯号了，他立刻赶过来。

　　章允问：「楚郁会不会在这里设埋伏害你？」

　　占诚逸笑著说道：「我带了足足一个连的士兵，而且他现在带著养父母躲都来不及，没有工夫害我。」

　　「那我就放心了。」章允松了一口气道。

　　占诚逸感动得忍不住在手机上亲了一口章允，然後用最温柔的声音道：「宝贝，最多等我一个小时，我就会赶到你的身边。」

　　说罢，占诚逸将手机挂掉了。

　　放下手机，章允疯狂地欢呼，在床上打滚。

　　6.黑暗的崛起

　　章允望著墙壁上我血淋淋的画像，刻薄冷笑道：「贱种，阶级这东西生下来就定了，你好好做你的下贱杂种吧！这是我未婚夫骂你的话，我借过来用，我很快就要回到富丽堂皇的别墅去了，再也不用担心受怕被抓了，你这只癞蛤蟆永远也没有机会碰我一根手指头了。

　　「你真是一个白痴愚蠢的痴情种，在那间地下室内，你将我强奸了我又能怎麽样？我还不敢告诉占诚逸，还要偷偷去做处女膜手术。你把我强奸了，你就占便宜了，而现在，你永远没有机会碰我一根手指头了。痴情种，好可笑啊……哈哈！己

　　章允望著墙壁上的画像片刻，忽然掀起睡裙，然後张开大腿对著画像，露出雪白肥肥的阴部、两片厚厚的阴唇、鲜红的阴缝，以及隐隐可见处女膜的阴道。

　　她还将阴唇掰开，露出里面红艳艳的屄洞，挑逗刻薄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不是想要上我吗？我现在掰开阴道了，你来上我啊！你来上我啊！你竟敢开枪打我，你这个下贱的杂种……」

　　章允掰开屄洞，对著墙壁上我的画像，用力耸动著下阴。

　　接著，她的尿道竟然一张，喷出一道晶莹透亮的尿液，直接喷洒在墙壁上我的画像上。

　　「你没有资格碰我，我便赏赐一些尿给你，哈哈！」章允一边笑，一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的疯狂。

　　「哗！」忽然，她面前的墙壁朝两边分开，惊得她的排尿生生止住。

　　墙壁分开後，章允直接面对的便是几双无比震骇的眼睛。

　　墙壁的另外一边也是一个房间，我，就坐在贴著中间的墙壁下，此时墙壁朝两边分开，我就直接面对著章允红艳艳的屄洞。

　　距离不超过五寸，我的眼睛距离她的屄，不超过一根鸡巴的长度。

　　我的身後，苏怀谨、占筱蔓、章小姨、宁紫都被绑在椅子上，而且都醒著，瞪大了眼睛，彷佛看到鬼一样盯著章允。

　　真的如同见到鬼一般，她们想也想不到，章允会做出如此姿态、会说出如此言语，更加没有想到，她会直接掰开阴道，对著墙壁撒尿。

　　楚楚并不在这里！

　　「忘记告诉你了，这堵墙是单面玻璃做的。从你那边看是结实的墙壁，从我们这′′边看却是透明的玻璃，你刚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在墙壁上画的画，我们也都能看到，只不过我们透过玻璃，看到的画是反的。」

　　我静静地望著她的屄道：「当然，那通电话也是我打的，不是占诚逸打给你的，这里讯号太差了，你听不出声音也无可厚非。本来我是想要让你爸爸亲眼看他女儿的表现，但是想到万一你发狂，脱衣服露屄什麽的，他是个男人，尽管是你父亲，但是我大男人主义作祟，还是不希望属於我的屄被别的男人看去，所以我依旧让他处於昏迷之中。

　　「而且，因为你的阴戾面隐藏得太深，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让你释放，你是不是觉得体内有一股火，让你拚命要发泄出来？那是以海洛因为主要原料的药物。」

　　这一切的刺激太过於猛烈，使得章允的脑袋瞬間进入当机中。

　　好长一段时间後，她忽然一阵尖叫，缩回了腿，然後猛地将脑袋埋在床上，彷佛一只鸵鸟。

　　好长一段时间，她终於从鸵鸟状态钻出。

　　她站在我的面前，冷静地问道：「你之前那样温柔的对待我，又费劲心机的导演了现在这场戏，用迷药弄昏我，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吗？」

　　「当然不是，对你温柔，只是为了麻痹你，从而麻痹占诚逸。」我笑著说道：「之所以骗你喝下迷药，是真的要将你们转移走。」

　　「那我没有每隔半个小时就给占诚逸打一次电话报平安，他难道不会怀疑你虐待我、强奸我？你不怕他杀了你的养父母，让他手下像野兽一般的男人强奸你的女人吗？」章允此时完全冷静下来，理智的和我分析得失利益。

　　「假如你现在仍旧厚待我，不要虐待我，不要猥亵我、占我便宜，而且对刚才的事情保守秘密，然後把宁紫交给我处理，那麽我依旧每隔半个小时打电话给占诚逸报平安，这样他就不会对你的女人和养父母下手。」

　　「非常抱歉的告诉你，事实上占诚逸依旧是每一个小时接到你的报平安电话，就是在每个整点的时候。半点钟的那一次，我将手机放在你耳边时，我并没有拨通占诚逸的电话，而是打开了手机的录音系统，将你每半点钟的那次通话录下来。将你转移到这里来之後，为了让占诚逸安心，我每隔整点就拨打占诚逸的电话，用你的录音向他报平安。」

　　我笑著说道：「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用打电话报平安了，而是直接网路视讯外加电话报平安了，这样占诚逸更加放心，你的一举一动、每一根头发，都即时被占诚逸看见，他就会更加相信我没有伤害你，也自然不会伤害我的人。你不如来看看效果吧！。」

　　说罢，我取来一台笔记型电脑。

　　登录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和另外一台电脑相连接，可以直接显示另外一台电脑的影像画面。

　　而那一台电脑，被我放在原来关押章允的那间地下室里面，此时正在和占诚逸进行网路视讯。

　　画面中有两个视讯视窗，一个是占诚逸那边关於李慧君她们的视讯，她们此时围坐在一个房间内，正在聊天。

　　另外一个视讯视窗里面，画面显示是在之前楚楚别墅的那间地下室。

　　章允、占筱蔓、苏怀谨、宁紫、章小姨等人，全部被绑在椅子上。

　　其他人都在昏睡，唯有章允抬头看电视。在视讯画面里，连远处的电视机都依稀能够看见节目画面一直在动。

　　章允顿时想了起来，道：「这个视讯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即时视讯。是你之前就录好的，现在才播放出来，你骗不到占诚逸的。」

　　「没错，当然是早就录好的。」我笑道：「这个视讯是几个小时前录好的，整个视讯长九个小时，从你点滴打完就开始录了，DV就藏在一处秘密的地方。但是，占诚逸是发现不了的。」

　　接著，我指著视讯道：「你应该不会忘记，你当时看的电视是没有声音的吧？而且是一个电影频道。你看看现在视讯里面的电视节目。」

　　章允仔细看了视讯画面，顿时呆住了。

　　没错，这个视讯画面里，地下室的最角落依旧摆著一台电视，而且正在播放节目。

　　但是电视竟然有了声音，连节目也变了。原先是电影频道，可是现在视讯里的电视竟然在播体育节目。

　　接著，我打开房间里面的电视机，调到体育频道。

　　此时，电视里面正在进行一场英超足球比赛的直播，而且和电脑视讯里的那台电视节目一模一样。

　　电视上还显示著时间，晚上十点五十五分。

　　章允再看了看表，时间正好是晚上十点五十五分。

　　完全是真实的，同步的。

　　章允不可置信的望著我。明明是十几个小时前录的视讯，当时的电视节目明明不是这个，但是为何此时视讯里的电视节目变了，而且还和现实同步？

　　此时，章允终於知道为何我当初那麽体贴的提出开电视给她看，而且还不开声音。

　　为的就是这个视讯！

　　若是直接将录下来的视讯放上去，占诚逸狡猾如鬼，也肯定会怀疑这个视讯是之前录好的。

　　但是，视讯中的密室里面有一台电视，电视播放的直播节目可以证明这个视讯完全是即时的、同步的，也能够证明视讯画面里就是章允等人的现状。这就让占诚逸觉得，章允此时仍旧被关在地下室内，而且很安全。

　　至於这个电视节目是怎麽弄上去的，就非常简单了。

　　除了我现在身边的这台笔记型电脑外，还要准备两台电脑，先将这两台电脑分为A 和B.

　　把之前录好的视讯弄在A 电脑上，做一些则辑删除，然後全萤幕播放这个录影。找一个即时直播的网路电视画面，不要任何边框，用画中画的模式，直接覆盖掉原来录影里面的电视画面，就是地下室角落那台电视的画面。

　　然後，用DV作为视讯摄影机，对著A 电脑全画面拍摄，将DV机连接在B 电脑上与占诚逸进行网路视讯，这样视讯聊天软体上也会显示是即时视讯，而不是播放录影。「占诚逸真的狡猾得如同鬼一样，仅仅靠著视讯里电视画面的即时同步直播，尚不能完全取信於他，还需要接下来的手段。」我笑著说道。

　　接著，我飞快地捂住章允的嘴巴。其馀占筱蔓等人的嘴巴不用捂，因为都塞著毛巾。

　　墙上的钟显示二十三点整了，该给占诚逸打电话报平安了。

　　我拿出手机，插上新的SIM 卡，拨通了占诚逸的手机号码，然後立刻将手机放在一台收音机上。

　　收音机传出了章允的声音：「我正在看电视，我没事的，你放心。」

　　结束，五秒钟时間，占诚逸来不及说话。

　　章允顿时如同见鬼一般的望著我，因为此时视讯聊天的画面上，正好也是我拿著手机放在章允的耳边，章允对著手机说：「我正在看电视，我没事的，你放心。」

　　声音吻合，口型吻合。

　　就算占诚逸上一辈子是狐狸变的，也看不出任何破绽了。

　　因为视讯里面，章允用手机打报平安的电话，现实中，占诚逸就立刻接到了电话。而且通话的内容、口型，和视讯中一摸一样。

　　他还有什麽理由不相信？这就是即时视讯，而不是在播放录影。

　　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让他知道这是真的即时视讯，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章允此时望向我的目光，已经是充满惊恐了。

　　因为我的整个计画丝丝入扣，毫无破绽。在她心目中，占诚逸几乎是最聪明的人，然而我却可以将占诚逸彻底骗倒。

　　难怪我之前会提出，从每个小时打报平安电话改为每半个小时打一次。九个小时就多出九个通话录音，意味从网路视讯开始，有九个小时不会出现破绽。每到整点时候，尽管章允不配合，依旧可以录音给占诚逸打电话报平安，让他不会怀疑。

　　通话时间从三十秒改成五秒，也让占诚逸和章允没有任何机会聊天，因为只有说一句话的机会。每次章允的录音都抢说，没有问答，也就不会有破绽。

　　我正准备将手机里面的SIM 卡扔掉时，忽然手机响了。

　　我接起，手机那端的占诚逸道：「好了，不要做无意义的对峙了，开始交换人质吧！」

　　我笑了笑，道：「好，第一次，用我的养父养母来交换章允一个人。」

　　占诚逸安静了一会儿後道：「好，尽管是两个换一个，你占了便宜，但是允允对我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同意。」

　　我接著说道：「你势力太大我不放心，不能和你当面交换人质。我会将章允用药迷倒，然後关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偏僻地下室里面，锁好门。她不可能出去，也无法呼救，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会给她一支手机，这手机只能接电话，不能拨出电话，等我接到我的养父母，确定他们安全，而且带著他们逃出你的势力范围时，我就会告诉你章允手上那支手机的号码。你只要拨通了这个号码，只需对话连线十几分钟，就可以透过手机讯号找到章允的方位，便能救出她来。

　　「当然，我的养父养母，你让一个手下开车载出来，至於送到哪里去，还要等我的电话。」我将方案说了出来。

　　「你很聪明，我同意这种办汰，尽管那样会显得你尤其的懦弱无能。」占诚逸冷笑道。

　　我放下手机时，在视讯中看到养父养母被占诚逸的一个小弟带了出去。

　　我也随著冷笑了一下。

　　章允不解地望著我的冷笑，问道：「真的换？」

　　「做梦。」我撇了撇嘴，道：「你那个奸猾如鬼的未婚夫这就开车过来灭我了。他找了几个骇客高手，直接透过网路视讯，透过几层代理伺服器找到了和他视讯聊天的电脑IP位址，顺著IP位址和流量数据讯号，找到了那台电脑的实际地址。他这就带著大批人马来抓我，来救你们了。」

　　「可是，你和我们都已经转移了，他会扑个空。」章允道。

　　「没错，会扑个空，他会发现，透过高科技抓到和自己网路视讯的对象是另外一台电脑画面。而且，我还布下了天罗地网等著他，他来了就回不去了，否则我费那麽大的工夫设计这个圈套做什麽，我吃饱了撑著啊？」我鄙夷笑道：「距离你的姘头未婚夫赶过来，还有三个小时左右，最快也要三个小时。」

　　没错，我是故意露出破绽引他追踪而来，然後掉进我设计的陷阱。

　　「还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刚才不是说要我肏你、搞你、强奸你、虐待你的吗？我们有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玩。」我上前，直接将章允抱起。

　　7.調教计划

　　章允拚命的挣扎道：「你要做什麽？你放开我！放开我！」

　　「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你就这麽拚命的挣扎，那等游戏进行到後面，你岂不是要爆炸？要注意循序渐进。」我笑道。

　　然後，我直接将章允放在一张大按摩椅上。

　　并没有趁机揩油，也没有趁机暴力，让她的歇斯底里有些小题大做。

　　我将按摩椅放倒，让她躺在按摩椅上，然後绑住了她的双手。

　　随後取过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拍了拍上面的灰尘，我道：「这是李博谦老师的秘密日记，里面汇总了许多关於巫术、催眠术之类的东西。不过，归根结柢，还是利用药物与心理学。只不过因为李博谦老师的爱好，把整个东西整理成为一个性奴的养成教程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敬爱的李博谦老师对我们可爱的章允同学的评价和描述。

　　「章允，相貌绝美，体态丰腴，皮肤最绝。心理与精神出现两个极端，极端的光明，极端的黑暗。宗教式的教条主义，使得她向往光明；社会人物心理对他人的需求，使得她近乎完美变态地追求光明、表现光明，不容许自己的表现出现任何瑕疵。纽一极限的表现自己的善良清纯，直把自己骗倒。然而，内心深处却有对世俗最趋利的认知，刻意表现出被动的姿态接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对自己的容貌、特质有著无比的自恋，有著极强的控制欲望与掌握欲望。」

　　「胡说！他胡说！」章允彷佛被刺中的鱼一般蹦起，道：「他全部在胡说八道！」

　　接下来的内容，我没有读出声来，而是自己仔细的研究一番，且对李博谦在这一方面的才华叹为观止。

　　他结合心理学与该女性格特徵，做出如下调教计画！

　　第一步，用最惨痛的回忆和最可怕的现实，所有她无比害怕的东西，都在她身边上演，直接在她身上发生，彻底击溃她的理智和思想，让她的脑子痛苦到不再去想任何事情。

　　第二步，挖掘她最美妙的回忆，让她将所有的精神寄托钻进这个回忆，并且在现实中重演这个美妙的回忆，让她已经崩溃空白的思想找到一个寄托。

　　第三步，用海洛因为主体的迷幻药物，将这个美妙的现实与回忆无限的放大，占据她整个身心。

　　第四步，将她脑子整个美好的寄托进行变质，转变成为情欲方向的事物。

　　第五步，用麻药分别麻痹她的四肢、面孔，全身只剩下脑子和阴部等敏感处有知觉，并且用药物无限放大这种知觉。

　　第六步，不停地用春药刺激、刺激、再刺激，却始终不给予满足。

　　第七步，让她对一切都麻木，除了情欲，和能够满足她情欲的主人，培养她对主人的熟悉感。先用主人的手和身体去触碰她，触碰後，给予无与伦比的满足；再用别人的手和身体去触碰她，却给予最可怕＊心的惩罚。周而复始，使得一旦有另外一个人的手碰到她，她立刻会＊心得抽搐、呕吐，完全变成本能反应。

　　第八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视野内只有主人一个人的存在。不允许她睡觉，几天几夜间只面对主人一个人。

　　第九步，假装将她放出去，回归正常人生活，却让手下假装成正常人，欺压她、欺骗她、蹂躏她、折磨她、背叛她。总之，用最彻底的方法伤害她，让她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主人的身边是安全的。情欲是她最大的渴求，能够满足情欲的只有主人一个人。

　　笔记本上还有附注：该女生梦话的时候，通常会用别人的口吻说两句话。

　　一句是：章允，你又在偷看？

　　第二句是：章允，你到底偷看到了什麽？

　　梦话中，她用别人的口气语调说出这句话，有毛骨悚然感。甚至，我觉得这个女生之前的思想曾经崩溃过，所以此时脑子里有两个思想面存在，一个很善良，一个很势利，类似於精神分裂。假如挖掘出这两句话背後的故事，那麽对整个调教计画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两句话的背後到底是什麽意思？是章允偷看她父母做爱？应该不仅仅是这个吧？」我心中暗道，不过确实惊叹，李博谦的确是这方面的天才，竟然能够制定出这麽详尽的计画。

　　而且看来，这个计画彷佛会非常有效。

　　看著惊恐不安的章允，我笑著说道：「现在我们开始调教计画的第一步。」

　　我望著章允精致绝美的面孔，温柔问道：「告诉我，你最害怕什麽？」

　　章允顿时眼球一缩，不知道想到了什麽，虽然紧紧闭著嘴巴，但是目光却瞥向四处。

　　我一边摸著嘴唇一边道：「你这个人超级自恋，连每个暗恋你的人，你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到现在具体的名字已经差不多有一千个了。你平时表现得无比善良、阳光，所以你肯定最害怕自己形象的毁灭吧！那我们就来一次彻底的毁灭。」

　　说罢，我取过一台DV连接到电脑上，播放一段视讯，而且是高清晰版的。

　　然後将笔记型电脑放在章允的面前，让她看个清楚。

　　她只看了一眼便面色大变，惊声嘶喊道：「快关掉它！删掉它、删掉它！不然我杀了你！我将你碎尸万段……」

　　这段视讯，就是刚才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疯狂的骂我，无比恶毒刻薄的咒骂和扭曲的面孔。

　　然後，还掰开肥肥的阴唇，对著我的画像撒尿。

　　这段视讯，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刺激。

　　「假如这个视讯寄给你的老师和同学，你说会怎麽样？不过这个视讯也太短了，还远远不够。来来来，我们再添一些料。」我说道。

　　接著，我端起DV，对准章允拍摄。

　　章允先是拚命的挣扎要躲开DV镜头，後来见实在躲不了，立刻让自己的脸蛋平静下来。就算在这个时候，她依旧要保持最优美的姿态出现在镜头里面。

　　「没错，你非常非常美，但是现在的视讯，你不露点，就算你美到天仙一样也不会有人喜欢的。」说著，我将手伸进章允胸前的睡衣。

　　「啊！」她尖叫一声，拚命想要推拒，挣脱我的手。

　　但是，她的双手被绑住了，怎麽都躲不开我的咸猪手。

　　我慢慢地、慢慢地从睡衣的缝隙伸进去，先是在雪腻的胸脯上缓缓抚摸著。

　　「哇！皮肤好好啊！真的跟奶油一样。」我一边夸奖，一边看著章允雪嫩的皮肤上，涌起一阵阵的鸡皮疙瘩。「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呀！不知道奶头勃起了没有？」我直接将手完全伸进去，捏住了奶头，很用力。

　　「啊！」章允一阵尖叫，想必很疼。

　　「你这个畜生！你放开我！放开我……」

　　「嘶啦！」我猛地将睡衣撕开，顿时两只丰满的乳房在DV镜头面前猛地一阵摇晃，白花花的，让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将DV靠近，给她的乳房来个特写，然後一只大手拚命的揉捏著。

　　很急色、很迫不及待的捏，一会儿捏捏这个，一会儿捏捏那个。

　　捏了乳房，又捏乳头。捏了乳头，又揉乳房。

　　章允娇躯丰满，所以乳房也丰满，很大，一只手根本不能掌握，却因为身体的丰满，使得乳房不似刘离那麽夸张。其实她的乳房不亚於刘离。

　　我忍不住凑上前去，用嘴巴叼住她的乳房，用力的嘬。

　　「啊！」章允大哭出声，挣扎得几乎无力。

　　她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痛苦，接著竟然忍不住要做出呕吐的动作。

　　「肏！你他妈这个表情什麽意思？」我顿时大怒，几乎忍不住要扇过一个耳光。

　　她强忍著，终究没有真的吐。但是面目惨白，眼泪涟涟，真的很痛苦。

　　这是什麽意思，有洁癖？我就那麽恶心，碰一下你，让你到要吐的地步？

　　「操！那占诚逸有没有碰过你？」我怒声问道。

　　我抓著她的一只乳房问道：「占诚逸有没有碰过你？说啊……」

　　「啪！」我对著她雪白的嫩乳，猛地一个巴掌扇过去，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只乳房猛烈的摇晃，然後浮现出一道鲜红的巴掌印。

　　「说啊！他有没有碰过你奶子？」我想起她是占诚逸的未婚妻，这具雪玉一般的娇躯任由他享用，心底一股火气忍不住冒出。

　　「说啊！」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气。

　　手掌拍打她乳房的动作越来越激烈，疼得她哇哇大哭。

　　最後，我索性拿过一只打火机，点著火，然後便要凑上她的奶头烧。

　　「啊！」火舌刚刚舔到她娇嫩无比的奶头，她顿时一声尖叫般的长嘶。

　　「碰过、碰过！」章允大哭道。

　　「肏！肏！」我猛地对她身下的按摩椅狠踢一脚，然後对著屋内的东西一阵猛砸。

　　「还真他妈碰过！我肏你妈屄！你怎麽这麽贱啊？你他妈还真被碰过，你又没有和他结婚，你就让他碰，你他妈贱啊！你这个贱货！」我忍不住揪住她的头发，猛地提著她的脑袋一阵摇晃。

　　我快要气疯了，尽管我之前也曾经想过。占诚逸是色中恶鬼，也和章允这样的绝色美女确定了关系，早就垂涎三尺，哪有便宜不占、奶子不摸、肥屄不扣、屁眼不挖的道理。

　　他又不是柳下惠，他又不是傻子。

　　我忘记我之前准备要做的任务，直接掀开她的睡裙下摆，一把抓住她肥肥的白屄，一只手指几乎扣进她的阴缝。

　　「你的屄，他扣过没有？舔过没有？摸过没有？」我愤怒问道。

　　她拚命的哭，没有回答。

　　我猛地揪起一团阴毛，用力往上提，往毛孔的反方向提。

　　「说，有没有？肏！你他妈快说，有没有？」我拚命扯她的阴毛，大怒问道。

　　「啊！疼，疼……」章允痛得眼泪直流，一阵阵尖叫，拚命要夹住双腿。

　　「没、没！他隔著衣服摸我的胸部，他想要下体隔著裤子顶我，我没让，我生气了，我哭了，他就不敢了……说、说结婚才亲热^ 」章允一边说，一边哭。

　　「哦！没有啊！」我顿时冷静下来，听到章允的答案，心中一阵舒爽，也顿时从疯狂的愤怒中安静下来，想起我要做的事情。

　　我放开了她的下体，不料手上有一团阴毛，还沾著血迹。

　　刚才愤怒之下，确实非常狂暴。

　　章允的下体本来就没有多少根阴毛，这下被我扯掉一团，就更稀疏了。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终究，我是第一个真正摸你奶的，我也是第一个真正摸你屄的，当然我也会是第一个肏你屄的。」我笑道。

　　接著，我望著她娇俏的小嘴，道：「可惜，你这张小嘴肯定被亲过了。」

　　她的小嘴很弯，很巧。真的如同桃花瓣一样，美极了。

　　我一时间意乱情迷，凑上去，想要吻她的嘴。

　　但是她面色惨白，接著面孔又一阵扭曲，竟然又要呕吐出来。

　　「啪！」我甩一个耳光过去。

　　「肏，肏，我肏你这个大贱屄！我有那麽惡心吗？我他妈亲你一口，你都会吐？」我大骂道：「你他妈什麽意思？不让亲嘴，那更加好，调教本来就不合适亲嘴，亲嘴是调情用的。」

　　「你有的受了，告诉你，章允你有得受了，你又污辱我，你有好戏看了。」我气急败坏。

　　我拿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然後指著桌子上十瓶矿泉水道：「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和我亲嘴，一个是把这十瓶水全部喝下去。你选择哪个？

　　「和我亲嘴？，」我冷笑著问道。

　　章允拚命地摇头。

　　「那好，我就知道你想喝水。」我哈哈大笑，将DV架在电视上继续拍摄。

　　然後，一手猛地抓住她的头发，猛地往後一扯，章允的脑袋便後仰，痛得嘴巴张开。

　　我直接将矿泉水往她的小嘴倒，拚命的倒。

　　一开始她还喝了不少，但是後来倒进嘴里的，几乎全涌了出来。

　　「肏！你这是在浪费宝贵的水资源。」我直接将瓶口塞进她的嘴里，然後猛地将她下巴合拢，紧紧压住她的下巴，让她嘴巴紧紧闭著，水涌不出来。

　　就这样，灌了一瓶水下去。

　　我又拿过来一瓶，按照同样的办法，再往下灌。

　　「唔！」章允发不出声音，却拚命的挣扎，无比的痛苦。

　　水从她的鼻孔流出，嘴角溢出，但是大部分还是流进了她的食道，进入她的胃里面。

　　第三瓶、第四瓶、第五瓶、第六瓶……

　　我没有丝毫的惜香怜玉，疯狂暴力的往她嘴里灌水。

　　章允整张面孔全部是泪水，嘴角因为挣扎而被瓶口划破，流出血迹，但是很快又被水冲掉。

　　她的眼睛因为过於痛苦而印满了血丝，现在拚命睁著，彷佛合不拢了，看起来有些恐怖。

　　她的身体先是拚命的挣扎，如同溺死的鱼，整个身体充满了力量，不断的挣扎。但是到了後面，挣扎又弱了下来，变成轻轻地抽，已经挣扎不动。

　　我正往下灌第十瓶。

　　忽然间，她的挣扎变得无比的猛烈，我几乎压制不住。

　　她的喉咙发出一阵阵呜咽声，眼睛猛地睁到最大。

　　我有些被吓住了，手里的水依旧下意识的往她嘴里倒。

　　突然，她双腿猛地抬起，娇躯一阵阵抽搐，面目显得无比痛苦，眼睛露出无限的恐惧和哀求，在哀求我。

　　她窒息了，竟然是要休克，濒临溺死的状态。我心中猛地一痛，立刻将矿泉水扔得远远的。

　　「你怎麽了？怎麽了？」我立刻捏開她的小嘴。

　　她的眼睛依旧睁得很大，身体依旧在抽播，不过抽搐的幅度越来越小，瞳孔也渐渐地放大。

　　她不能呼吸了，她的气管被水堵住了。

　　我赶紧将她从按摩椅上解開.

　　然後，我让她俯身向下，抱著她的腰，猛地一阵摇晃。

　　水从她的口鼻涌出。

　　再去探她的呼吸，已经停了，心脏也渐渐停止了跳动。

　　我将她平放在地上，捏住她的鼻子，吻上她的嘴巴，拚命的吐气，做人工呼吸，然後解开她的睡裙，用力按压她的心脏部位。

　　「快呼吸，快醒来……」我不停的念叨。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我无比痛恨她，此时却心痛如绞。

　　「醒来，醒来……」

　　「快醒来，我不折磨你了，我不让你害怕了，我不打你了，求你，快醒过来……」

　　「宝贝，快醒来，我爱你……」

　　念完这句後，我停止了动作，身体一阵酸麻，头皮一阵发痒。

　　我为什麽会念出这一句？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真面目了吗？不是完全否定了对她的暗恋吗？

　　「我这是犯贱吗？我真的那麽贱吗？」、

　　「咳……」一阵咳嗽後，她终於醒了过来。

　　8.下體噴泉

　　我立刻想要将她抱住，立刻想要亲吻她苍白的脸蛋，去怜惜她，去告诉她我疼她。

　　然而，我没有。我直接扭过身体，不去看她。

　　我脑子里面开始回想，回想她弄伤了小土狗，我视作儿女一般的小土狗。

　　回想她无比恶毒的咒骂我、污辱我。

　　回想占诚逸的得意！

　　回想她的虚伪！

　　回想到我足够的气愤满腔，回想到我足够的身躯冰凉，然後猛地转过身去，对她冷笑道：「还没完呢！」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表情很复杂，她呆呆地望著我。

　　然後，我第二眼看到她的目光很得意，一种胜利的得意。

　　第三眼，我看到了一丝狡猾，一丝算计的狡猾。当然，并不是说之前被水堵住气管窒息了是她的算计，而是她接下来准备的某些算计。

　　我没有理会，直接重新将她捆绑在椅子上。

　　「下面的戏更加紧张。」我冷冷笑道。

　　我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往後一扯，然後俯下头去，和她的眼睛无比的靠近。

　　「你刚才不是对著我的画像撒尿吗？不是没有撒完吗？继续啊！继续撒啊！」我笑著说道。

　　然後，我走到她的身体面前，蹲在她的两条腿前。

　　她的双腿紧紧闭拢，不求饶，不发出声音，只是看著我。

　　「换了策略吗？刚才听到我爱你之类的酸话，所以有恃无恐，就只是盯著我，想融化我的狠心，想要俘虏我吗？」我冷笑道。

　　「爱情诚可贵，A 片价更高。在高中的时候，我最拿得出手的一个女朋友王凝，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候约我去散步，我没有同意，为什麽？因为占筱蔓六点钟准时会去教师办公室的厕所撒尿，我要潜伏在男厕所这边，爬上隔墙偷看。她约我九点钟，我还是没有同意，为什麽？因为宁紫会穿著健美短裤，在体育场的双杆上练瑜伽，会露大美腿、圆屁股，连阴部的轮廓也能从紧绷的健美短裤凸显。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懂得选择了。在爱情和偷窥之间，我选择的是偷窥。尽管那个偷窥的角度实在不好，最多最多只能看到占筱蔓的半边屁股，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不过，在几个月前，我终於正面偷看到占筱蔓蹲下撒尿了。哇，好爽啊！就凭著这个回忆，我自慰得鸡巴都肿了，射得睾丸都痛了，腰都酸了，手都麻了。而且那还是远距离的，占筱蔓也没有你那麽美。」

　　我眼睛盯著她的下体位置道：「现在你就在我面前几寸，我想要看著你喷尿，我想要看到尿从你白胖胖的屄里、从你肥嫩嫩的两瓣阴唇之间、从你红艳艳的尿道里面喷射出来，你说这个无与伦比的诱惑力，我舍得放弃吗？我会为了那可笑的虚无缥缈的爱情，而放弃吗？

　　「当然不会。」我用近乎於红衣大主教的腔调下了结论。

　　「你足足吊了几个小时的点滴，整整四瓶葡萄糖。之前你已经很尿急了，刚才尿了不到十分之一就被吓停了，但是你又喝了十瓶水，尽管漏了很多，可是至少有四、五瓶吧！所以，你现在尿急吗？膀胱紧憋吗？」我用轻浮的语气调侃道。

　　然後，我吹著口哨，用力分开她的双腿。

　　她咬紧牙关，就是不出声，整张脸蛋憋得无比的通红，但是却拚命的要合拢双腿。

　　大腿怎麽扭得过胳膊？我将她两条大腿猛地掰开。

　　没有急色的掀开裙摆，没有急色的摸她的＊，而是将她两条大腿分开绑在椅子上，让她的大腿再也无法合拢。

　　然後，我猛地将她的睡裙撕开。

　　从膝盖处撕到腰间！

　　一阵雪白，她的大腿到肚脐眼，全部赤裸。

　　我的鸡巴，猛地一阵抽搐！

　　好丰满美妙的大腿！

　　好好丰满美妙的阴部！

　　好好好丰满美妙的肥臀！

　　阴毛寥寥几根，阴唇嫩嫩两片，阴道深深一道！

　　我一直知道，不凡的女人都有不凡的屄！

　　我一直都坚信这一点！

　　所以，我看到章允，这麽白嫩嫩的脸，这麽精致的面孔，这麽阳光青春，这麽丰满的体态，这麽雪嫩雪嫩的肌肤。

　　我知道，她肯定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屄。

　　在江州大学的健美操课上，她做後仰拱桥动作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在健美裤上，别的女人屄形印不出来，或者只有一道浅浅的痕迹。

　　唯有她，整个屄用力的鼓起，两瓣阴唇非常分明的嘟著，如同小孩的嘴。

　　这种阴部，在色情论坛偶有看到。

　　简称贵妃屄。

　　杨贵妃的屄，很白，馒头一样的白，不是白虎，胜似白虎。

　　很肥，馒头一样的肥。

　　很鼓，馒头一样的鼓。

　　整个阴部一手抓去，肥美肥美的，整个手掌都是美美肥肥的嫩肉，还要溢出来些许。

　　两瓣阴唇，真的如同小孩的嘴唇一样嫩，只不过是雪白的。

　　整个阴缝，鲜红鲜红的，在阴唇的映衬下，真是白里透红。

　　「好华丽的屄啊！垂涎三尺啊！不过我不会那麽早享用的。」我望著章允同样白嫩的脸蛋道。

　　章允牙齿拚命的颤抖，紧紧咬著牙关，闭上眼睛，彷佛赤裸著下体的人并不是她。

　　「不要假装看不见，你的爸爸在旁边哦，你的小姑在旁边哦，你的小姨、你的婆婆都在旁边哦！还有你的死敌宁紫，她们都在看你的下体、你的阴道哦……」

　　我的话，顿时让章允身体猛地一阵颤抖，身体的汗毛一竖，两片阴唇竟然一张。

　　她的眼睛闭得更紧了，她想逃避眼前的一切。

　　章允的老爹是个男人，没错，他是她老爹。章允的身体早已经被看遍了，但那是五岁前。

　　五岁以後，章允的身体就只能让我来看。所以，他此时依旧昏迷著。

　　但是，占筱蔓、苏怀谨、章小姨、宁紫，大家都是女人，就不要紧了。

　　她们越看我越兴奋。

　　她们无法动弹，无法说话。能够动的，只有她们的眼睛。

　　苏怀谨，愤怒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一直盯著看。一边看，一边彷佛要撕碎我。

　　占筱蔓，拚命闭著眼睛。没有多少仇恨，没有多少愤慨，想要表达对章允的同情，却又怎麽都压制不住对章允情感的不足，以及对比自己更美的女人受到虐待而幸灾乐祸的快感，又隐隐对自己也会受到折磨而担心恐惧。

　　反而应该无比愤怒、无比痛苦的章小姨，目光充满了迷茫、呆滞，彷佛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至於宁紫，她的目光是疯狂的、是狂热的，恨不得我立刻将章允奸得屎尿齐出，恨不得我将章允碎尸万段，恨不得她自己亲自上阵。

　　章允紧紧闭著眼睛，彷佛只要她看不见，那麽眼前发生的一切就不存在。

　　我开始放音乐，音乐里面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撒尿声，我收集了无数种撒尿声。

　　有小男孩站在池塘边上，对著池塘撒尿的，哗啦啦的水声。

　　有男人一边撒尿，一边舒爽地吹著口哨。

　　有憋尿整天，脱下裙子，如同水崩一样的哗哗泄洪声。

　　在撒尿声上，我觉得女人撒尿的声音比男人刺激、紧迫，甚至豪放。

　　当然，或许是因为女人的尿道更短？抑或是女人坐著撒尿，距离马桶壁更近，所以水流击打声更加急促有力？

　　不得而知！

　　但是，听到这种撒尿声都觉得爽啊！听著就觉得爽！

　　人类最爽的事情，其实就是排泄。

　　不管是精子还是尿液，不管是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怒，还是憋了三天的XX.

　　总之，排泄很爽，很直接的爽。

　　不像谈恋爱的爽，朦朦胧胧的，撩拨著，有些甜甜酸酸的味道，想要去追逐，抓在手心看个清楚，却又了无痕迹。

　　妈的！我听著都尿急了，都想撒尿了。

　　何况憋了整整一天，吊了四瓶葡萄糖，实喝了四、五瓶矿泉水的章允。

　　她的膀胱早就要炸了，现在完全是用意志力紧紧憋住，我怀疑她的尿道口都已经僵硬了，近乎麻木地锁住。

　　我盯著章允的阴道，鸡巴早就勃起得如同铁枪一样了。

　　妈的！我自己的膀胱都要爆炸了，鸡巴一抽一抽的，想要喷射出来。

　　只不过喷射出来的，不知道是精液还是尿液。

　　我知道别看我现在憋得很，要真让我撒尿，我还撒不出来，鸡巴硬得太狠了，尿道早就被紧紧绷住了。

　　现在撒尿，简直是折磨受罪，一点一点往外滴，但是膀胱以为可以汹涌而出，於是造成了矛盾，变得比憋尿更痛苦，尿道就如同刀割一样，火烧火燎的。

　　但是，章允不一样。她可以毫无阻拦的喷洒，她可以完全的释放。

　　她可以无上限的爽！

　　我盯著她的阴部，尽管一直在抖，但就是不喷射出来。

　　我拿著DV，对著她的阴部，无比的靠近。

　　趁著她撒尿之前，我对著她的阴道拍特写。

　　阴蒂、阴唇、几乎不存在的小阴唇，我还拍她的阴道，还有处女膜。

　　往下，还有不住收缩的，粉红色的菊花屁眼。

　　这些拍完後，我尽量不手抖，将画面无比的拉近，拍著她的尿道口。

　　我要对世界上最美的阴部，做一次最清晰靠近的，喷尿现场直播。

　　色情网站有不少喷尿的视讯和画面，但那都是妓女，都是AV.

　　那些女人鲜有美丽的，屄也被人干得不能再干，发黑的，整个阴部的肉片不规则地耷拉著、扭著。

　　全部都是下等货色。尽管那样，看著还是挺爽。

　　但是章允不一样，长得如同天使般美丽，皮肤乾净、白得如同天使，也纯净得如同天使，内心不算。

　　她的阴部，从来没有被男人碰过，没有受过精液和唾液的洗礼，纯净得如同婴儿。

　　和那些喷尿的女人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以，章允的喷尿直播视讯，让男人看过了之後，说不定爽到极致，直接溺毙在她同样晶莹剔透的尿液中。

　　我期待著，我无比期待著，我眼睛一眨不眨。

　　我的鸡巴硬到撕裂一般的痛！

　　我等待著，等待著一股晶莹的尿液，从鲜红鲜红的尿道口喷射出来的第一瞬间！

　　「哗啦啦！」一阵女人尿液喷射出来特有的声音响起。

　　终於出来了……我长吁一口气。

　　然而，我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红艳艳的阴部不住地收缩颤抖，然而尿却没有喷出。

　　喷尿的声音，彷佛是从後面传来的。

　　我转身，只看到宁紫的两腿之间，一股喷泉射出，划过一道弧线，喷洒在两公尺外的地面上。

　　她的神情，很疯狂，很爽！

　　「我肏，有那麽爽吗？你憋不住了？你才憋了几天啊？苏怀谨那个老骚货都憋了三天了……」

　　「呜！」没等到我说完，苏怀谨喉咙底下发出一阵无比痛苦的声音，很压抑。

　　「啊！」喉咙底下一声长嘶，她眼睛猛地一闭。

　　她的双腿之间，一股金黄色的尿液喷起一公尺高，如同华丽的喷泉一般，洒落在地。

　　接著，我看到占筱蔓的娇躯开始不停的扭动，脑袋开始用力的摇晃，眼睛也痛苦的流出泪水。

　　接著，她下身猛地一耸动。

　　一道透明纯净水一般的尿液，高高喷出近两公尺，远远地几乎洒落在我的脚下。

　　她在俱乐部喝了许多酒，在小旅馆喝了许多水，然後被关在这里，吃的都是流质食物，她一直憋到现在。

　　难怪，刚才看到我折磨章允，她们不敢挣扎，不敢发声抗议。

　　因为她们用所有的意志力在憋尿。

　　「那你呢，你尿不尿？」接著，我望向章小姨。

　　她本来迷茫的目光中，露出一道疯狂的神色，然後下体用力抬起，也跟著喷出一股尿柱。尿液是黄的，毕竟是少妇。

　　她憋得不是非常厉害，但是她想要疯狂。

　　章允睁大了双眼，无比震骇的望著这一切。

　　太震撼了，太壮观了。

　　人体喷泉，四道齐射。

　　四道水柱直接喷向天空，画著一道圆弧，喷洒向我。

　　但是章允竟然仍旧不喷，不尿。

　　我直接分开她的阴唇，找到她的尿道，拿过一根棉棒，直接捅进她的尿道里面，不停的戳。

　　「呜！呜！」

　　章允疯狂了，她拚命的扭动，她要崩溃了。

　　她紧紧地咬紧牙关，憋住一口气，这股气要是泄了，她的意志力就控制不了她的膀胱。

　　「我他妈就不信了！」我猛地趴下身，如同狗一般的吐出舌头，对著她的阴蒂、对著她的尿道，猛地一阵舔。

　　章允到达了最疯狂的崩溃点，娇躯开始拚命的抽搐。

　　但是还不喷，我手掌直接按住她膀胱的部位，用力一压。

　　「啊！」章允一声无与伦比的尖叫长嘶。

　　我只觉得嘴里一热，一股无比强劲的水流猛地激射而出，击打在我的上颔，隐隐作痛。

　　「啊！」章允叫得更加大声，更加疯狂。

　　反而我呆住了，一下子忘记了反应，顿时就灌了满满的一口，甚至朝喉咙流下。

　　「我肏！」我立刻飞快地移開嘴巴，将嘴里的液体全部吐出来，然後将DV无比靠近章允的阴部，靠近她的尿道口。

　　好激烈的水流啊！怀疑都能将一张厚厚的纸击穿。

　　清澈雪白的水流，从红艳艳的尿道口，充满了能量，如同水崩一样激射而出。

　　很淫秽的视觉冲击啊！

　　顿时，我的鸡巴拚命的抽播，我的小腹拚命的收缩。

　　我的睾丸开始用力的牵扯！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控制不住了！

　　我喝了章允的尿，他妈的！

　　我以牙还牙。

　　我直接掏出无比巨大的鸡巴，对准章允的尿道，对准她的阴部。

　　发射！

　　我的尿，因为欲望，因为情欲，使得无比的力量直接冲击在章允的阴道上、她的尿道口，几乎要重新灌进她的膀胱内一般。

　　很奇怪，我的鸡巴硬到如此地步，然而我却没有射不出尿，尿道也没有如同刀割一般剧痛。

　　反而，我喷射得很爽。

　　我抓著我的鸡巴，渐渐上移。

　　喷过她的肚子，喷过她丰满的乳房，喷上她的脸蛋。

　　她一直在张大嘴巴尖叫，我直接喷在她的嘴里，美妙的嘴里，她依旧叫著，彷佛没有感觉到我喷进她的嘴里。

　　我的尿柱和她的尿柱，交叉著，竟然在空中画出一个不完整却很漂亮的心形。

　　我盯著她疯狂的面孔，盯著她不住收缩的红艳艳的阴道，看著她喷射水流的尿道。

　　我忍不住了，我很爽，我的尾椎骨开始酸麻。

　　「啊！」一声长吼，一股雪白的精液混在尿液中喷射而出，洒在章允的脸上，洒进她的嘴里。

　　「啊！」我吼得比章允更加疯狂，我拚命地橹动著阴茎，不住地喷洒。

　　我第一次在清醒中，没有肏屄、没有手淫、没有口交、没有足交、没有乳交的情况下，就这麽空白挺著鸡巴，射精了，高潮了。

　　让我害怕的是，精液彷佛如同尿液一样，无比的分量，源源不绝。

　　我握著鸡巴，走到苏怀谨的面前，把尿液和精液喷在她的下体上，喷在她的脸上、嘴里。

　　然後，走到占筱蔓面前，把尿液和精液喷在她的下体上，喷在她的脸上、嘴里、全身。

　　接著是章小姨，最後是宁紫。

　　整个房间里面，几道尿柱喷泉一起射上半空。

　　女人的阴道，如同花瓣一般拚命的收缩、收缩。

　　涌动著，一股白腻腻的阴精液体涌出。

　　女人也高潮了！

　　人体喷泉，上喷下涌！

　　华丽吧，淫秽吧，壮观吧，堕落吧，肮脏吧！

　　「砰！」

　　尿停精止！

　　我瘫软倒地。

　　五个女人抽搐著，身体如斓泥一般，瘫软在椅子上，彷佛水一般，要从椅子上流下来。

　　整个房间内，陷入安静之中。

　　9.强大軍隊

　　我将水管接在水龙头上，开始对室内进行清洗，喷洒。

　　刚才太疯狂了，是非常爽，可是战场面积很大，善後工作实在非常麻烦。

　　几个女人，还是一堆斓泥一样软在椅子上。

　　不过应该是故意的，她们应该已经醒了。只不过太难堪，不愿意面对现实，所以假装昏迷著。

　　我没有客气，直接将水柱喷在她们的身上、头上及嘴里进行清洗。

　　将她们每人的身体都浇透，然後直接对著她们的下体，将水管压扁，更加激烈的冲洗。

　　我甚至能够看到，章允的阴唇被强力水柱冲得变形了。

　　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假装昏迷不醒。

　　我强忍著用水柱直接冲破章允处女膜的欲望，将水柱冲向别的女人。

　　我让占筱蔓苗条凹凸的肉体，在湿洒洒的贴身衣服中展露无疑。

　　我让章小姨丰满无比的肉体，在湿洒洒的贴身衣服中展露无疑。

　　我让宁紫魔鬼曲线般的肉体，在湿漉漉的贴身衣服中展露无疑。

　　「非常不错，刚才大家都玩得很爽，很HIGH！」我朝几个女人鞠躬道：「非常谢谢大家，不过接下来的消息，我觉得你们还是醒过来听一下。

　　「第一条，白马王子占诚逸已经来救你们了，他就要到了。

　　「第二条，他已经落入我的陷阱！

　　「第三条，为了彻底毁灭章允外在的美好形象，为了让她的超级自恋彻底崩溃，本人决定将章允对我恶毒大骂、章允对著我画像撒尿、章允阴道的清晰特写、章允尿崩如潮，还有我尿淋章允、我精液尿液灌满章允一嘴的视讯上传到网路上，让所有人看见，让全球几亿人全部记住章允的脸，彻底在章允的老师、母亲、朋友、章允的暗恋对象、章允的同学、章允的闺中姐妹、章允的仰慕者面前，完全颠覆章允之前清纯的天使形象。要让全球十几亿男人，都看清楚章允独一无二的屄，让他们对著章允的阴道自慰，让地球至少多出几吨的精液。」

　　「啊！」章允猛地从椅子上醒过来，睁开双眼尖叫道：「不要、不要！你不会的是不是？你不会的是不是？你那麽爱我，你不会的是不是？你舍不得的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她，而是将电脑摆在她的面前，点开整个完整的视讯，让她确认一下就是这个视讯。

　　没错，就是这个视讯，让她无法呼吸，让她浑身都要燃烧起来的视讯。

　　然後，我打闲全球视讯门户网站YOUTUBE ，点开上传页面。

　　我还给视讯加了标题：江州大学第一天使校花，天下第一贵妃屄，万人心中的梦中情人章允，露屄、喷尿、喝尿、喝精的火爆视讯。高清晰版。

　　然後，我将滑鼠放在上传的按钮上。章允的脸蛋没有一丝血色，开始拚命的颤抖。

　　「不要，阿郁，不要！求你爱我！你爱我，你不要！」章允如同暴风中的小黄花，颤抖著，「且求著。

　　「说你爱我。」我说道。

　　「我爱你，我爱你，阿郁，我爱你。求你不要。」章允哭泣著，柔声说道。

　　「吻我。」我说道，然後将嘴巴靠近。

　　章允的小嘴凑上，印上我的嘴唇。

　　我含住她的小嘴，用力地吮吸，亲吻。

　　将舌头伸进她的小嘴里，搅动著她的小舌头，舔舐著，吞咽著。

　　深深地湿吻，在占筱蔓和苏怀谨面前，我和章允深深地湿吻。

　　松开了章允的小嘴，章允面孔通红，温柔羞涩地说道：「阿郁，你不会传到网上去了，你不会了是不是？」

　　我退後两步，认真地望著章允，馀味未尽，非常陶醉地舔著刚刚被亲吻过的嘴唇。

　　我摇了摇头道：「不，我会的。」

　　说罢，我直接点了上传按钮。

　　章允的脸蛋瞬间陷入完全不可置信的震惊，呆滞。

　　然後，两道目光，整个身体、精神彷佛被猛地撕闲。

　　「啊！」一声惨呼，她眼睛一翻，昏死过去。

　　我上前，直接用毛巾堵住她的小嘴。

　　不管她是否能够听见，我仍开口说道：「好好待著等我回来，我杀占诚逸去了。

　　而且为了不让你们太过无聊，对於猎杀占诚逸的过程，我会为你们做现场直播，你们可以看电视哦！「

　　说罢，我打开电视机，电视萤幕上出现了几个独立的画面，分别是楚楚别墅的外景，还有原先关押章允等人的地下室，以及别墅的几个角落。

　　「等著我回来哦！」我转身而出。

　　我当然没有真的上传，因为章允的阴部、身体，只有我能看，我才不会让别的男人看到，就算是照片、视讯也不行。

　　我打开的YOUTUBE 网站，是暂存页面，我早已经把网路中断了，所以视讯根本就传不上去，只需要让章允崩溃就行了。

　　对章允的性奴调教计画，第一步，完成大半。

　　接下来就要利用占诚逸、她的父母，还有她的小姨。

　　这些是她最亲近的人，拿这些人开刀，让她的精神受到最深层次的痛苦、冲击，

　　直到整个身心世界完全崩溃，使得她自我强迫的将整个脑子记忆全部清洗，使得她整个精神世界完全空白。

　　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去对付占诚逸这个王八蛋了。

　　我埋伏在远处的一座山头上，这里距离楚楚的别墅大约不到一千公尺远。

　　这里全部是茂密的树林和杂乱无章的灌木，躲在这里根本不会被发现。

　　另外，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洞穴，也不知道是谁挖的。

　　这个洞穴简直是天赐的，我立刻决定将这个洞穴当成伏击地点，在里面藏了几十万发子弹、几十支各式各样的枪械。

　　甚至还有一架仿M134的高速机枪，每分钟能够射出几千发子弹。

　　当然，也少不了藏上几百枚火箭弹。

　　这些都是我的秘密武器，占诚逸绝对不可能知道我拥有这些武器，他只知道我永远不死，却不知道我的恶魔显示器无所不能。

　　我故意引诱与他网路视讯聊天，就是知道他背後肯定有专业高手，能够透过无数层代理伺服器追踪到我的电脑，紧接著追踪到电脑所在的具体地址。

　　这样，他就会全副武装过来绞杀我，而我就埋伏在这里，埋伏在挖好的洞穴里面，等著他进入我的视野。

　　占诚逸只让我等了半个多小时。

　　然後，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轰呜声，用望远镜一看，顿时昨舌。

　　远处的公路上，驶来了一道长长的车队。

　　前面清一色全部是悍马军车，足足几十辆。

　　後面还有十几辆大型卡车，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我不由得舔了舔舌头，暗道：「这、这是来剿灭塔利班的吗？需要用这麽多人？」

　　之前，占诚逸只动用黑道的势力，因为他不敢动用军方的力量。

　　现在他好像打通了某些关节，竟然动用了军方的力量，难道他和占家的主人已经达成了什麽共识？

　　似乎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这支车队在远处就停了下来，然後所有的士兵都下了车，步行飞快地朝楚楚的别墅围拢过去。

　　足足有近千人之多，占诚逸竟然叫来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

　　我从山头上望去，密密麻麻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如同蚂蚁一样多。

　　占诚逸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不过，这群士兵身上没有军衔，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军徽。

　　「难道是占家的私军？还是请来的雇佣军？里面竟然还有外国面孔？」我心中暗道：「从来没听说过国内竟然还有雇佣军的存在，尤其一次出动一千人，看来占家还真是权势熏天。」

　　而且，不管是私军还是雇佣军，杀伤力都比正规军队只强不弱，而且他们更加残忍。

　　尽管人多，但是这些人好像都穿著软底鞋，走起路来都没有声音。

　　而且他们都不走大路，直接钻进树林中，从四面八方朝楚楚的别墅合拢、包围。

　　这其中，我没有发现占诚逸。

　　假如占诚逸也打扮成士兵模样的话，我根本无法从这上千人中找到他。

　　不过，我想占诚逸肯定是不会这麽做的，他的骄傲绝对不屑自己扮成士兵的模样，他肯定会大摇大摆的穿著西装革履。

　　很快，上千名士兵已经靠近了楚楚的别墅。

　　大半的士兵都分散埋伏在树林中。

　　几百名士兵围成一个圆形，不停地朝楚楚的别墅靠拢，而且一边走，一边用仪器检查地下有没有埋有炸药、地雷。

　　还好我没有将炸药埋在别墅外面的空地上，这是军方行动的最基础操作。

　　不过，我不由得担心，万一占诚逸不出现，就让这些士兵冲进房子里面救人，那该怎麽办？

　　他们就会发现，别墅的地下室内根本没有人，只有两台正在视讯连接的电脑。

　　而且，他们的仪器会检查出，别墅的地下室内埋有恐怖数量的炸药。

　　占诚逸不出现的话，那我设置的陷阱就完全没有意义，就前功尽弃了。这次没有将占诚逸弄死，那麽就几乎没有下一次了，狡猾如鬼的占诚逸，绝对不会给我下一次的机会。

　　我一切的计画将会失败，我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我绝不能让这些士兵进入别墅，只能让占诚逸进去。

　　我立刻拿出笔记型电脑，开机，萤幕上出现的是和占诚逸视讯连线的画面。

　　我早已用软体将这些电脑全部连接起来，随便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控制其他的电脑。

　　我直接将正在连线的视讯画面一关，果然，占诚逸立刻发来一条讯息。

　　「你这是什麽意思？为什麽关掉视讯？」

　　我立刻回覆道：「你他妈的什麽意思？你外面派来的这近千名士兵是什麽意思？」

　　「既然你知道了，那麽就乖乖投降吧！将章允还有我妈妈等人放出来，那样我就放掉你的女人。当然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就算我说放过你，你也不会相信。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将你抓住後，绝对不会用几百万的高温瞬间将你人间蒸发，我们会养著你，毕竟我们这些上位者都期待一件事情，那就是长生不死。」占诚逸道：「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踪到这里的，你应该感到骄傲。」

　　我重新打开了与占诚逸的视讯连线，不过画面已经变了。

　　画面显示的是苏怀谨的近景，只拍她一个人，没有拍其他任何人。

　　画面中，苏怀谨赤裸著大腿，半赤裸著乳房。她裙子里面没有穿内裤，隐隐可以看得见胯间的黑影，而且有一只手伸进她的大腿之间，在蹂躏她的阴部。

　　这段录影是我很早就拍的，在刚抓来苏怀谨的时候拍的。

　　此时情况危急，为了不让士兵冲进别墅里面，我只得放出这段录影，就是为了让占诚逸觉得我已经恼羞成怒，开始性侵犯他的妈妈。

　　要是士兵现在就冲进别墅里面，肯定会看到苏怀谨全身赤裸的模样，这无非会让他的父亲非常不高兴，也会让占家的面子丢尽。

　　这个时候，占诚逸只能自己进入别墅救苏怀谨等女人，他再也不能躲在别的地方，暗中指挥这一切。

　　这毕竟是赤裸裸的录影，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录影，我害怕占诚逸会看出破绽，所以打开了几十秒後，就立刻关掉了视讯。

　　「楚郁，你他妈的什麽意思？你立刻放掉我的母亲，把她的衣服穿好。你以为只有你会这麽做，我就不会性侵犯吗？」占诚逸发过来的讯息冒著无限杀气。

　　占诚逸这个畜生怕死得很，就算他妈妈被我猥亵，他甚至可以冒著占家名声败坏、他母亲裸体被士兵看见的危险，也不愿意现身。

　　看来，他还不是非常在乎自己的母亲，我必须把火烧得再旺一些。

　　因为，此时包围楚楚别墅的士兵，依旧在朝别墅的大门靠近，眼看就要钻进别墅里面。

　　我没有理会他的怒火，而是冷冰冰地发出讯息道：「下一分钟，我就要猥亵你的女人章允了。」

　　说罢，我又打开视讯几秒钟。画面里，我用力掰开章允的大腿，还没有看到阴部，就立刻关掉了视讯。

　　这也是之前录下来的影像。

　　那边的占诚逸肯定彻底疯了。

　　「住手！你他妈的住手！你他妈的住手！我一定要将你折磨蹂躏得生不如死，我一定用最残忍可怕的手段折磨你！我一定要放出一堆打了春药的野狗轮奸你的女人！我一定会让一百个黑社会分子，将你的女人全身上下轮奸得没有一块好肉！我一定让这些人的精子灌满你女人全身任何一处地方，包括我名义上的妹妹可可……」占诚逸疯狂了，发来的言语也无比的疯狂。

　　接著，他传来的视讯画面也跟著一变。

　　视讯里面，刘离和王凝、苏舒三人，衣服被撕了大半，三条大狼狗猛地往她们身上扑。

　　若不是有人牵著，三条大狼狗会将她们撕成碎片，或者活活强暴。

　　「你他妈的住手！否则我一声令下，我的人就会立刻松手，三条狼狗就会将你的女人先奸後杀。」占诚逸恶狠狠地发来讯息。

　　看来，他为了保险起见，只带了三个人质过来。

　　他对我的私人感情不了解，仅仅只是凭著章允、占筱蔓的言语判断。

　　他觉得我和前女友分手了，所以肯定不会太在意。

　　至於养父养母，他觉得我是狼心狗肺，根本不会在乎养父母的死活。

　　李慧君，占诚逸调查清楚後，发现她是我初中同学，但是我从她身上诈骗了一百多万，所以他觉得我和李慧君甚至有不共戴天之仇。

　　选来选去，他觉得我最在意的人是高中时的恋人王凝，还有不久前搞上床的刘离和苏舒。

　　於是，他将这三个女人带来了。

　　视讯中，画面非常摇晃，而且窗户外面是空荡荡的天空。

　　我可以推断出，占诚逸此时应该在一架飞机上，大型的军用直升机上，因为传来嗡嗡的螺旋桨旋转声。

　　「住手个屁！随便你怎麽做，你尽管放开狗好了。」我发出讯息道：「我现在鸡巴硬得不行，我现在就要强奸你的母亲了。而且，我马上就将你母亲被性虐待的视讯、阴毛被烧光的视讯，放在美国的视讯网站上，我要让占家的名声彻底毁掉，我要让全世界的男人都看到你妈妈的屄、你妹妹的屄、你女人的屄。我不但让你戴绿帽子，还让你爸戴绿帽子。我很乐意搞後母的，我上了你母亲，我就成了你乾爹了，乖儿子……」

　　我敢肯定，那边的占诚逸要彻底发狂了。他发过来的讯息却非常冷静。

　　「停，楚郁，你立刻停下来，我也不动你的女人。」

　　接著，他让我看视讯画面。果然，苏舒、刘离和王凝三人已经安安静静坐在椅子上，尽管目光中充满了恐惧，但是至少暂时是安全的，身上也披了衣服。

　　紧接著，我看到那些本来要冲进别墅的士兵也停了下来，後撒了几十公尺。

　　在别墅外的地面上，空出了一大片面积。

　　「楚郁，你等著我，我马上过去和你谈判。」占诚逸发来最後一条讯息。

　　然後，我觉得头顶上传来一阵轰呜声。

　　抬头一看，果然远处的天边，一架大型军用直升机正飞过来。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终於将占诚逸这个王八蛋勾出来了。

　　下一分钟，我立刻举起火箭筒，瞄准了远处飞来的直升机。

　　直升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这个距离，我只要发射，火箭弹绝对可以将直升机打中，里面的人也绝对会被炸死。

　　只要我一按发射扳。

　　但是，王凝、苏舒和刘离在飞机上。

　　尽管，我不是那麽在意她们。

　　我脑子里面一直在挣扎。

　　不过接著，我不用挣扎了，因为天边又飞来了两架直升机。

　　占诚逸是无比狡猾的，三架一模一样的直升机，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架上。

　　就算知道，只要我发射火箭弹，就算打中其中一架，另外两架保证直接会将导弹发射出来。

　　我放下了火箭筒，还是按照原计画吧！

　　我只要将占诚逸骗进别墅里面，就一切○K 了。

　　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就算占诚逸所乘的直升机降落，那麽还剩下两架直升机在空中。

　　那情况就会非常不妙，一旦我这边开火，在天上的直升机，第一时问就会把导弹射过来。

　　10. 殺戮之王

　　情况很妙！

　　因为三架直升机都先後降落在别墅外的空地上。

　　但是，占诚逸仍旧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下飞机，反而从其他两架直升机上，抬下来两台非常大的机器。

　　占诚逸还是不敢钻进别墅里面。

　　我顿时在电脑上发出讯息：「怎麽还不进来？老子等得你不耐烦了。」

　　「先不用著急，我还没做好准备。」占诚逸回覆道。

　　然後，十几个士兵将别墅的大门关紧，将窗户也关紧。

　　甚至将小型门洞，还有供鸽子进出的洞口，也都用木板钉紧了。

　　他们是要将整个别墅封闭起来，这伸进去的两根管子，肯定是喷射生化毒气的，那种不会让人死，却能让人麻痹或者昏厥的毒气。

　　占诚逸怕我，他不敢独自进去。

　　但是，他的母亲和女人，此时正全身赤裸著，所以他也不能派士兵进去。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他今天失策的是，没有派一队女兵过来。

　　所以，他要先用毒气将别墅里面的人全部麻痹，或者全部弄昏厥过去。

　　这样，我就没有了攻击力，别墅里面也就没有了危险，他便可以安全进入别墅的地下室救人了。

　　「叮咚！」接著，电脑上竟然传来了一条讯息。

　　「我已经干过可可那个小妖精了，处女的阴道就是够紧，我还让你的养父强奸过你的女人……」

　　我顿时怒火暴起，第一时间就想要发射火箭弹，将院子里面的人炸死。

　　然後，想要立刻回覆占诚逸，用最恶毒的语言破口大骂。

　　但是我的手刚刚放在键盘上，就生生止住了。

　　因为，这是一个计谋，占诚逸的一个试探。

　　他已经往别墅里面喷毒气了，我就应该立刻昏厥过去，怎麽还会回覆？

　　於是，我一动不动，没有理会他发过来的讯息。

　　「傻逼，果然昏厥过去了。这个生化毒气果然厉害，无色无味，只需挨到一点点，在三秒钟内立刻将全身神经麻痹，一动不能动。现在你落到我的手里了，接下来的每一天，你会过著地狱一样的日子。」

　　然後我透过望远镜看到，占诚逸正在穿上厚厚的防弹衣，然後又穿上一层防毒盔甲，全身上下都包裹得密不透风，背上还背著一瓶小型氧气。

　　他的手上还端著一台笔记型电脑，想必就是和我视讯连线、网路聊天的那台电脑。

　　他下了直升机。

　　别墅的门打开，他走了进去。

　　我的心脏立刻提了起来，无比的紧张。

　　从旁边拿过一个遥控器，那是高浓缩炸药的遥控器，只需要我一按，就会爆炸。

　　在楚楚别墅的地下室内，我足足埋了上百斤这种高浓缩炸药，我将所有的炸药都埋在里面。

　　士兵们被阻止进入别墅里面，那麽埋在地下室的炸药，也没有被发现。

　　我暗中计算著他迈出脚步的速度，还有别墅大门口与地下室的距离。

　　占诚逸因为怕死，所以进入别墅後脚步会放慢。

　　而且，他不熟悉地下室在哪里，还要找一阵子。

　　我立刻打开电脑另外一个监视程式，在别墅里面我装了许多摄影机。

　　果然，画面上，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的占诚逸非常缓慢地走进了别墅。

　　他走两步，就立刻停下来，然後如同狐狸一样，四处张望。接著，他竟然飞快地转身，就要往外跑。

　　我心中一惊，立刻要按下爆炸按钮。

　　「难道这个王八蛋发现了什麽？」

　　但是，这是虚惊一场。

　　占诚逸什麽也没有发现，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也怀疑自己的行动被监视著，所以做出要逃跑出去的姿态，假如我有什麽阴谋举措的话，会立刻使用出来，那麽就会立刻暴露。

　　这个人，简直比狐狸、比鬼还要狡猾。

　　走进去几步後，他竟然不走了，而是蹲了下来，伏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让我几乎要怀疑摄影机坏掉的时候，他又动了，然後缓缓地朝地下室的方向走去。

　　他走到了地下室的入口楼梯处。

　　我立刻将监视画面调到楼梯处的那个摄影机。

　　他慢慢、慢慢地走下楼梯，尽管他觉得非常安全，他觉得我已经昏厥在里面了。

　　但是，他依旧无比的小心。

　　一步，一步。

　　很快，他走到地下室楼梯的尽头。

　　那里有一扇铁门，是关著的。

　　铁门并不是封闭的，从底下的缝隙，透出地下室的灯光。

　　他上前推动铁门，推不动，铁门被锁住了。

　　他拿出枪，对著门上的锁开了一枪，然後一推开门。

　　地下室内，安静一片。不过也应该是这样，地下室的人早已经被生化毒气麻痹了，不能动弹，不能发出声音。

　　这下子，他没有慢吞吞地进地下室，而是飞快地冲了进去。

　　我立刻转换监视摄影机，摄影机正对著占诚逸。

　　他此时已经知道这是我布置下来的一个陷阱了，他知道他已经落入的我陷阱中。

　　透过玻璃头罩，我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孔。

　　眼睛睁到了最大，里面射出的目光无比惊骇、无比恐惧、无比震惊、无比不安，还有无限地哀求。

　　「占诚逸，你这个傻逼，拜拜……」我对著麦克风说道。

　　我的声音，同样也在地下室内响起。

　　占诚逸望著空空的地下室，没有苏怀谨，没有我，没有章允，没有占筱蔓。

　　只有两台电脑，一台在播放录影，一台在和占诚逸他自己做视讯连接。

　　他上当了，狡猾无比、聪明无比的他上当了。

　　他无比的害怕，他在哀求。

　　然後，他飞快地转身想要跑出去。

　　「你的未婚妻、你的妹妹、你的妈妈，我会调教成为性奴，用鸡巴好好管教的，我会让精子灌满她们每一处器官的，你安心的去吧！对了，从刚才到现在你的一切举止画面，我也在她们面前进行现场直播，我非常好奇她们的反应！」

　　没错，刚才监视画面里所有的一切，也都在章允、苏怀谨、占筱蔓等人面前的电视进行直播。

　　我没有时间去想章允等人的反应，没有等到占诚逸跑出地下室的楼梯口，我猛地一按。

　　「轰！」

　　一声巨响，我的耳膜几乎被震破了，我趴在地上，只感觉地面一阵颤抖。

　　然後，无比美丽的别墅，瞬间被一股巨大的能量撕成碎片，抛向空中。

　　一股无比巨大的冲击气流，猛地朝周围迸发。

　　彷佛海啸一般，这股冲击波直接将别墅外面排得整整齐齐的军队还有三架直升机，全部掀飞。

　　我清楚的看到，最靠近别墅的几十个士兵，猛地飞上天空，然後迸射出去，落地时候已经被活活震死。

　　在近千公尺之外的我，都可以清晰感觉到，一股火烫的劲气猛地扑面而来，刮过我的面孔。

　　然後，一朵无比巨大的蘑菇云，吞并著火焰，冉冉升空。

　　「好壮观的场面！」我惊叹道。

　　「敌人就在附近，用红外能量检测仪扫描直径几公里内的所有地区。」半分钟後，幸存下来的士兵才缓缓从地上爬起，一个军官大声喝令。

　　「不妙！」我心中暗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发现。

　　我猛地升起了一个念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现在，别墅外面密密麻麻都是幸存的士兵＂没有做埋伏，也来不及找掩护。

　　我直接架起高速机枪，对著别墅外面的空地，猛地发射。

　　顿时，子弹如同潮水一般喷射而出，几乎不用瞄准，如同割麦子一般，直接扫掉了一片。

　　我心中一股无比黑暗暴戾的气息涌起，瞬间充斥了全身。

　　「杀！」

　　「杀！」

　　「杀！」「噠噠噠！」高速机枪，每分钟射出几千发子弹。

　　子弹如同雨点一般，倾斜在别墅外面的空地上。

　　瞬间工夫，几万发子弹射出。

　　整个空地，如同雨点沙滩万点坑，一片狼籍。

　　一半的士兵在没有来得及逃跑下，全部被扫死。

　　「找掩护，找掩护，进树林！」剩下的几百名士兵，飞快地钻进树林中。

　　顿时，他们全部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狙击手就位，敌人在十点方向的山头上。其馀人在树林掩护下，慢慢向敌人靠近……」

　　很快，剩下的几百人以扇形向我靠近，只需要十分钟，就会出现在我的身後。

　　而且我不能露头，不能逃跑，一旦我露头逃跑，狙击手就会直接将我击中撂倒。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的敌人是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我必须在他们靠近之前，将他们全部杀死。

　　而他们，躲在各种掩体後面。

　　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开来了防弹的悍马军车，朝我所在的方向行驶过来。

　　大部分士兵都躲在军车的後面，慢慢前进。

　　他们很有耐心，他们不著急，他们渐渐地包围我。

　　「射击游戏开始，杀死眼前所有的人。」我立刻对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下达任务，然後取过狙击枪，里面是钨合金子弹。

　　「任务启动！」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响了一声後，出现了游戏画面。

　　树木被透明了，汽车被透明了，露出一个个人体的轮廓。

　　屠杀游戏开始了！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竟然响起了激烈的摇滚音乐，震得我全身热血沸腾。

　　「砰！」

　　「砰！」

　　「砰！」

　　我瞄准其中一个脑袋，扣动扳机。

　　顿时，子弹直接将一名士兵的脑袋打出一个巨大的洞口，然後射穿了後面的一裸大树。

　　接著，我又射中了一颗脑袋，子弹射穿後，又钻进另外一个人的脑袋，再钻进另外一个人的脑袋。

　　三个人连成一串倒下。

　　又一颗子弹，直接穿过悍马车的防弹玻璃，将车上的士兵脑袋炸开一个大洞。

　　短时间，我弹无虚发，将几十名士兵的脑袋全部打穿。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人非常强大。敌人有无数狙击手，敌人有高科技红外热能瞄准镜，敌人有钨合金弹头……」

　　「所有悍马车叠在一起，所有人都躲在悍马车後面。」

　　「钨合金弹头无法穿透几辆车子。」

　　顿时，士兵们用几十辆悍马车围成一个半圆，这一层半圆的外层，有两辆悍马车，就算是钨合金弹头，也无法穿透两辆车子的装甲打中後面的士兵。

　　我此时的脑子，完全被摇滚音乐和杀戮渗透得无比的疯狂。

　　这种情形下，已经无法杀到敌人的士兵了。

　　士兵肯定很快会叫来支援，会调派直升机还有小型火炮过来。

　　那麽届时，我便躲无可躲。我极度兴奋的脑子里面，忽然出现一个无比诡异的念头。电影《刺客联盟》里面的子弹会转弯，可能太虚了，是假的。但是子弹会跳弹，是真的。

　　假如我换上普通枪和普通子弹，它打不进军车的防弹装甲，就会造成跳弹。

　　那麽，能不能利用这个跳弹将躲在军车後面的敌人杀死？

　　「下达新任务，用跳弹轨迹将敌人杀死。」我顿时向脑子里的恶魔显示器下达新任务。

　　「跳弹轨迹任务启动成功。」恶魔显示器显示道。

　　竟然真的可以！竟然真的可以！那麽恶魔显示器还有什麽不可以？

　　我取过一支冲锋枪，里面是普通的子弹。

　　我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出现了新画面，军车组成的掩护体依旧是透明的，但是却露出了後面密密麻麻的人影。

　　然後，画面里出现一个个的圆圈，这些圆圈都在悍马军车的影像上。

　　我将准星瞄准这些圆圈，猛地扣动扳机。

　　「砰！」一颗子弹射了出去，在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划出长长的一道轨迹线。

　　子弹射在悍马车的一个点上，猛地一弹，拐弯，跳在另外一辆军车的防弹玻璃上，再一跳，再拐弯，钻进了其中一个士兵的脑袋上。

　　顿时，那个士兵的脑袋如同烂西瓜一般裂开，鲜血和脑浆喷得周围人一头一脸。

　　「砰！」

　　「砰！」

　　「砰！」

　　一颗颗子弹，划著无比诡异的痕迹，经过几个弹跳，钻进了士兵的脑袋。

　　所有的士兵都惊呆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这种射击轨迹，竟然用跳弹打死敌人，而且不浪费一颗子弹。

　　每一颗子弹都消灭一个，甚至一个以上的敌人。

　　这简直是魔鬼射出的子弹，这简直是魔鬼的曲线！

　　他们几乎崩溃了。

　　他们崩溃的面孔，我在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接著，我想到了一件很傻的事情。

　　现在两、三百名的士兵密集的躲在军车後面，我为什麽还要用枪杀，而不用火箭筒？

　　顿时，我取过多孔发射火箭筒。

　　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竟然替我标了瞄准的方位，一个大大的瞄准准星。

　　我举起火箭筒，将发射口和瞄准准星吻合，然後猛地一按。

　　所有的火箭弹，一次全部发射出去。

　　不过，是朝天发射的。

　　火箭弹发射到最高处，然後划著圆弧的轨迹，往前落下，全部砸在了敌人的人群中。

　　敌人躲在军车後面，枪支无法瞄准，但是火箭弹却可以用抛物线砸中。

　　「轰！」

　　「轰！」

　　「轰！」

　　几枚火箭弹全部爆炸。

　　军车被掀倒，处於最中心的士兵，猛地被撕成碎片，残肢断肉飞向空中。

　　几百名士兵，炸死了近半。剩下没死的，也有一半是缺胳膊少腿，浑身鲜血模糊，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这下，剩馀的军队终於完全崩溃了，再也不听从长官的指挥，开始拚命的逃跑。

　　他们已经被近乎鬼神一样的对手吓到了，完全颠覆了他们内心的战士尊严，还有

　　对战斗力的认知。

　　不过这样一来，对我大大的不妙。

　　因为剩下的一百多人一哄而散，全部分散逃走。

　　就算我很轻易地瞄准，也只能在他们完全跑出我的射击圈之前杀死一半的人，还是会有一半的人逃出去，然後将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告诉更大的人物。接著，大人物就会开始对我进行全球追杀。

　　我必须将他们全部消灭，然後做出我与他们同归於尽的假象。

　　这样，我就彻底从敌人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甚至，同归於尽的现场我都很容易做。因为别墅的不远处，就埋著我的尸体，我只需要用火烧焦，做出被炸死的假象便可以了。

　　那具尸体根本就是自己，而不是替身。敌人只要拿去做DNA 鉴定，就可以得出尸体的身分。

　　所以，他们一个都不能跑！

　　「有了！」我脑子顿时闪过一道光芒。

　　我的目光落在别墅外面，两台大型机器。

　　那两台机器能够喷出生化毒气，瞬间将人的神经彻底麻痹，一动也不能动。

　　我顿时取过另外一具火箭筒，瞄准那两台机器，一下子将所有的火箭弹发射出去。

　　然後，看也不看，取过狙击枪，装满钨合金弹头，再对准两台机器，飞快将所有的子弹射出去。

　　「砰！砰！砰！」

　　我只管一直射，足足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後发现，原来下面已经连一个活动的人都没有了。

　　所有的人都被麻痹住了神经，直挺挺地站立不动，或者直挺挺地倒地不动。

　　那两台机器先被炸，然後被子弹射穿，所有的毒气全部喷射出来。

　　不过接下来，我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毒气可以麻痹敌人的神经，也可以麻痹我的神经啊？

　　然而，等了很久，我依旧没有任何麻痹的症状。

　　或许，这个生化毒气对我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我顿时大著胆子跑下山去，给每个士兵脑袋补上一枪，不管他有没有死。

　　然後，我站在空地的中央，望著周围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尸体。

　　整整一千人，一千名邪恶的雇佣军，全部是我杀死的。

　　我看清楚了他们的尸体，有一小半是外国人，而且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有一只毒蛇的刺青。

　　难道他们叫毒蛇军团？

　　本著好奇，我搜了一、两名军官的口袋，里面有一搓女人的阴毛，还有几张女人的裸体照片、海洛因。

　　这绝对是一支邪恶的军队。

　　杀死他们，我心里没有任何愧疚，尽管我杀死了足足一千人。

　　按说，这里打得如此热闹，官方早就派人来了。

　　然而，一个人都没有来，一个警察、一个士兵都没有来。

　　尽管这里如此偏僻，尽管这里的周围没有人居住。

　　但肯定是占诚逸动用了某些力量，让官方的人对这里的事情不闻不问。

　　我開始在大量的尸体堆中寻找三个女人，刘离、王凝和苏舒。但愿在乱战中，她们没有死，但愿在刚才的那场大爆炸中，她们没有死。

　　我找了很久，终於在树林中找到了她们。

　　她们一动不动，口鼻出血，没有呼吸。

　　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死，因为我不知道那种生化毒气进入人体後，是不是也是这种现象。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全身一动不动。

　　所以，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死。

　　我将她们搬到远处的汽车上，然後找来一把铁锹，来到当初楚楚埋我尸体的地方，忍著恐惧将尸体挖了出来。

　　恐怖的是，那具本来应该已经腐斓的肉体，此时竟然完好无损，依旧是苍白的、冰凉的，没有一点要腐烂的迹象。

　　看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我的脑袋开始一阵阵昏眩。

　　然後，胃里面一股气猛地涌起，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摔倒在地，用力地呕吐。

　　11. 讓我屏息的神秘莊園

　　做好了同归於尽的假象後，我钻进别墅的废墟中去寻找占诚逸的尸体。

　　我绝对不会那麽轻易放过占诚逸的，哪怕是他的尸体。

　　而且当时他穿著厚厚的铠甲，万一他还活著怎麽办？所以，尽管现在别墅完全成了一堆废墟，我还是要将他挖出来。

　　为此，我往废墟里面发射了五枚火箭弹，就是为了将成山的废墟清空。

　　终於在废墟的底部，我找到了占诚逸。

　　他没有变成碎片，在爆炸的最中央，他竟然没有成为一堆碎肉，尽管血肉模糊，但是身体竟然很完整。

　　虽然外面的衣服被烧得漆黑，但是至少他的身体很完整。

　　我非常惊骇，原来他穿在外面的那一层铠甲类的衣服，那麽强大。

　　当然，此时的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但是眼睛依旧诡异的睁开著。

　　我将他装进了麻袋，扛到汽车上，然後发动汽车，朝远处行驶去。

　　都说坏人不容易死，看来有点像是真的，占诚逸这个王八蛋竟然没有死。

　　我刚刚将他从车子上扛下来，扔进我新巢的时候，麻袋里面的他竟然动弹了一下。

　　这个新巢，也就是刚刚我折磨章允的地方，是我前两天发现的。和李博谦那个秘密巢穴一样，这也是一个守林人的小屋，所以虽然非常偏僻，但是也通了电。

　　然後，我直接去了一趟李博谦的秘密巢穴，把里面的许多装备搬到这边。

　　至於网路，我只能用无线宽频网路了。

　　我扛著占诚逸这个王八蛋，走进了关押章允等人的秘密地下室。

　　她们每一个人都睁大著眼睛，之前喷尿高潮的耻辱，也彷佛全部过去。

　　她们完全被刚才的现场直播惊呆了。当然，她们只能看到爆炸前的那一瞬间。

　　但是她们知道，楚楚的别墅被炸成了碎片，占诚逸就在别墅里面。

　　她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走进来，当然章小姨的反应要淡不少，毕竟占诚逸和她并没有什麽重要的关系。

　　但是其他女人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占诚逸的亲生母亲，一个是占诚逸的亲妹妹，一个是占诚逸的未婚妻，一个是占诚逸的情人二奶。

　　「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占诚逸穿的衣服太强大了，所以他在如此可怕的爆炸中竟然没死，活了下来。」我宣布。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章允并不是显得非常高兴，眼睛只是微微一亮。

　　反而和占诚逸有深仇大恨的宁紫，美－丽的脸蛋非常惊喜，兴奋地冒出逼人的艳丽光芒。

　　而占筱蔓和苏怀谨，当然是又惊又怕。

　　「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尽管占诚逸没有死，但是对他来说还不如刚刚被炸死。他没有死成，那绝对是他的噩梦。」我笑著说道：「而且我可以大方的告诉你们，我绝对不会杀占诚逸，我会饶过他一命，我希望他长命百岁，当然是在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下。」

　　我将占诚逸从麻袋里面提出来。

　　他这身盔甲真是了不起，尽管现在看上去漆黑漆黑的，但硬是没破。

　　不过，他背後的氧气瓶早已经爆炸了，只剩下两条金属管道通向口腔的部位。

　　当然，金属管道也扭曲得不成样子。

　　那种生化毒气早已经透过管道钻进他的身体了，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能够动弹。他本来应该也麻痹昏厥了，但却还能动弹，或许他在之前就往自己体内注射过什麽预防药物。

　　我在准备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又动了一下。

　　看来，他穿著这身盔甲服实在了得。不但有宇航服的防火、防高温，还能防强力撕扯和压力。

　　等到我将他这层衣服费劲努力脱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占诚逸尽管没有死，但是距离死也差不多了。

　　真是极惨。

　　爆炸没有让他丧命，但是巨大的能量，让他的防护盔甲扭曲成各种模样，盔甲内的肉体也跟著扭曲。

　　所以，他此时全身上下，骨折无数处。肌肉和皮肤活活被撕扯拉裂，全身血肉模糊。

　　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部在流血，内脏彷佛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尽管如此，我还是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真是非常的不人道，他现在就算想动一根手指头都非常困难。

　　然後，我将王凝、刘离和苏舒三人扛了进来，放到另外一个房间的床上。

　　她们依旧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但是我不是非常愿意相信她们已经死了。

　　将她们摆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後，我将这个房＊的房门紧紧锁起。

　　然後，我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朝面前的占筱蔓和章允道：「怎麽，你们难道就没有什麽想要告诉我的？比如说，可可在哪里？我的养父养母在哪里？

　　「对了，章允，王凝是你供出来的哦！所以她才被占诚逸抓住的，现在她已经死了。而且王凝还供出了其他人，包括苏舒，现在苏舒也已经死了。你告诉我这笔债应该怎麽算？现在你告诉我，我养父养母到底被关在哪里？」

　　章允没有回答我，而是呆呆望著天花板。

　　之前的调教成功，她最重视天使一般的形象，我刚刚将她最淫荡下流的一面发布到网路上——当然没有真的发，是她自己以为——她一时之间就崩溃了。加上，她依赖的白马王子与我的较量彻底失败，落入我的手中，生不如死。而且整个过程都在她的面前播放。

　　她清楚看到占诚逸是怎麽一步一步踏入陷阱的，但是就算她呼喊得再大声，也阻止不了。所以，她的精神再一次滑入彻底的崩溃，相信我只要再进行一次强烈的刺激，那麽她就会彻底的崩溃。

　　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要赶著去救我的养父、养母。

　　我正要走出门外的时候，忽然後面传来占诚逸极度虚弱的声音。

　　「救我，救我……」

　　我转身看去，他的眼睛睁不开，嘴巴也没法张，只得极度痛苦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呜！」苏怀谨和占筱蔓顿时用力挣扎，嘴里被塞著布条发不出声音，只有呜呜作响。

　　我走了过去，占诚逸立刻感觉到我的气息，连忙道：「楚郁救我，救我……钱，都给你，女人，也给你，救我……」

　　「别让我死，你要怎麽样都可以……别让我死……我输了，我是下贱货色，我是下等人……求你，少爷，救我，别让我死……」

　　顿时，不但占筱蔓和苏怀谨都呆了，睁大著眼睛，望著无比骄傲、无比不可一世的占诚逸，此时居然如此的谄媚卑微。

　　就连已经陷入呆滞的章允，眼球也微微转了转，不可思议的朝占诚逸望来。

　　反而我，此时心中竟然微微有些佩服占诚逸。

　　这个人拿得起放得下，骄傲起来不像人，卑贱起来不是人。这个家伙，绝对是个枭雄。

　　「你的养父、养母，还有可可……还有你的女人……我关在了杀人俱乐部里。」占诚逸没有等到我问，立刻全候托出。

　　「我不求你送我去医院，但是请你绑架一个医生过来治我，内科医生……」占诚逸说了这麽多话，非常的疲倦，拚命地喘息，就彷佛垂死挣扎一般。

　　「杀、杀人俱乐部的人，非常神秘，非常强大……是占家海外的盟友，这次来中国有重大的事务……

　　「楚郁，相信我……杀人俱乐部的人很强大，绝对不是普通人，千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准备好一切再去救人……具体怎麽……怎麽救，我们可以商量……最、最好用上我旗下科学家刚刚……刚刚研制出来的神经学生化麻痹毒气……」

　　这个时候，占诚逸彷佛彻底成为我的奴才一样，全身心的为我考虑。

　　尽管这个变化挺正常，但我还是不得不惊愕。

　　「能、能不能给我水喝？」占诚逸最後说道。

　　我拿起一瓶矿泉水，对著他嘴巴的方位直接倒了下去。

　　他赶紧张开嘴，但是嘴唇扯开，便是一团血肉，痛得他一个抽播。

　　水直接倒了下去，小半进入他嘴里，大半流在他身上，流在他的伤口上，痛得他全身都在战栗，但他硬是一声不哼。

　　「我会给你带一个医生过来。」我说道。

　　放下矿泉水，我拿起一个针管，除了占诚逸和章允之外，挨个注射了迷药，让她们全部昏厥过去。

　　至於章允和占诚逸，此时清醒著比较好玩。

　　我開车前往杀人俱乐部的那块废墟。

　　那里很远，我足足闻了几个小时的车程。

　　汽车上，我准备了冲锋枪和狙击枪，还有一具火箭筒，另外也准备了几千发子弹和几十枚火箭弹，尽管此时我没有准备开战。

　　因为我相信占诚逸的话，杀人俱乐部的人非常诡异，也非常强大。

　　路边越来越荒凉，到处都是房子的废墟，我的车速也越来越慢。

　　最後，我看到了那个废弃厂房，杀人俱乐部的所在。

　　我将车子停了下来，没有贸然上去，先是拿出望远镜。

　　奇怪，本来门口高高的哨塔上，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老外，此时哨塔上却空空如也。

　　往里面看去，不管是大院停车场、更往里面的通道上，还是各个秘密监视点上，一个人都没有。

　　犹豫了许久後，我开车缓缓地前进。

　　到了杀人俱乐部的大门口，果然一个人都没有，寂静无比，荒凉无比。

　　再壮大了胆子，开著车子往前，一直往前，到了停车场，还是没有人。

　　靠近了地下通道，旁边的池塘水已经乾了，之前那里埋了无数的尸体，到处都是鲜红的血浆，无数的乌鸦在这里觅食。

　　然而，现在那些尸体也不见了，鲜红的血浆也不见了，有的只是裂开的泥土，连半只乌鸦也没有。

　　我将车子缓缓开进了地下通道，在这里有许多条吃惯了人肉的野狗，我还曾经被咬过。

　　然而，此时半条野狗也没有。

　　靠近了地下囚室的门口，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因为这个地下囚室，确实给我带来无限的恐惧。

　　铁门有气无力的敞开著，早已经生锈了。

　　再往里面看，原来大洋马所在的那间舒适无比的办公室，此时也一个人都没有。

　　里面的家具依旧华贵，但是蒙著一层厚厚的灰尘，真皮沙发上甚至被老鼠咬了好几个洞。

　　我不敢贸然进去，我害怕自投罗网。

　　我依旧躲在车子里面，举起火箭筒，对著囚室最深处，猛地发射出一枚火箭弹。

　　「轰！」火箭弹在地下囚室通道最深处爆炸，一阵阵回响，还有砖块掉落的声音。

　　但，就是没有半个人的响声、呼吸声。

　　我又射出一枚火箭弹。

　　「轰！」猛地爆炸。

　　终於，我鼓起胆气下了车子，往地下囚室的通道走去。

　　每一间囚室都是空的，铁门也没有锁。

　　地下囚室下面还有两层。

　　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

　　地下第二层，依旧没有半个人。

　　地下第三层，依旧没有半个人。

　　我赶紧跑回地面，看到我的车子还在，不由得暗暗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不是一个陷阱，是真的没有半个人在。

　　「杀人俱乐部，那个大洋马带著人撒离了？」我心中暗道：「难道，占诚逸在骗我？应该不至於啊？」

　　接著，我又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暗中笑话自己。

　　我不是有恶魔显示器吗？直接下达新任务，找到养父养母的关押地便可以了。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一亮。「新任务启动成功。」

　　然後，依旧是一个箭头代表我，一个圆点代表目的地，还有一幅完整的地图。

　　不是很远，也不是很近。

　　我立刻驱车前往。

　　车子所过之处，越来越荒凉，越来越偏僻。

　　刚开始还有一些断壁残垣，到了後来，索性都是茂密的杂草，再之後是直接进了荒山野岭。

　　连水泥路都没有了，只有泥土路，两边都是高山。

　　这里距离刚才的杀人俱乐部，已经一百多公里了。

　　再下去，连泥土路都没有了，根本看不见路，只有杂草和灌木。

　　好在我开的是悍马军车，就算没有路也能够行驶。但是到了最後，我的悍马军车也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前面彻底没有路了，一面高耸峭壁矗立在眼前。

　　很突兀，一段巨大的垂直山壁将两座山之间的所有空隙堵住。

　　几百公尺高的峭壁。

　　峭壁上，也长著藤蔓杂草。

　　我不由得惊愕，按说路没有错啊！我完全是按照恶魔显示器的指示走的。

　　恶魔显示器甚至还清晰的画出了这条路。透过这麽长时间的接触，我知道恶魔显示器是不可能出错的。

　　「难道，这个峭壁是假的，是障眼的？」我不由得升起一个念头。

　　於是，我重新上了车子，发动引擎，依旧朝前开去。

　　速度很慢，一直往前开。

　　「砰！」车子撞在了峭壁上，车子猛地一阵摇晃，峭壁纹丝不动。

　　我将车子後退，又撞了上去。

　　「砰！」撞击得越发激烈，但是峭壁依旧纹丝不动。

　　我又将车子後退，绑好了安全带，猛地往前一撞。「轰！」峭壁顿时被撞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车子就直接从洞口穿了过去。

　　我彻底惊住了，原来这个峭壁还真的是假的。

　　再往前看，峭壁的另外一边。

　　一条笔直、宽敞、整洁、清爽的马路，一直通向远方的山谷深处，四周大山环抱。

　　这马路不是水泥，也不是柏油，竟然是用石块直接铺的，非常美丽奢华的一条路。

　　路的两边，种满了美丽的花草。

　　我内心出现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有一丝猎奇的兴奋，但更多的是恐惧。

　　车子一直往前开，转了几个弯，来到了山谷最深处。

　　越往里面，两边的花草越奇、越美丽。

　　等到了公路的尽头，我惊骇的发现，公路竟然断了！

　　整条公路悬空的断在半山腰，而山脚下有一块大平地，平地上是一座无比美丽的庄园。

　　庄园就在我的脚底下几十、上百公尺，彷佛猛地沉下去的感觉。

　　整个庄园，从平地一直延伸到对面的山顶上。

　　对面整个巨大的山坡到山峰，全部是庄园的所在范围，似乎有上千坪。

　　清一色是柔软的草皮，雪白美丽的房子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一直到山上。

　　高大笔直的树木，累累果实的果树，还有数百亩之巨的花圃。

　　房子，清一色都是雪白的，全部是白玉石筑成的。

　　有小的，有大的，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梦幻的，有现实的。

　　几千亩的巨大庄园，有大大小小、近十来个广场。

　　最大的广场上，矗立著一楝类似於西式宫殿的建筑物，同样是雪白的。

　　我用望远镜看到，广场上竟然有数十个雕像。雕像也是雪白的，栩栩如生，五官雕琢得活灵活现。

　　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黄种人，有白种人；有古代人，有现代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年轻的，也有苍老的。

　　我真的彷佛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世界。

　　「这难道是占家的庄园？」我心中暗道，但是心中又将这个假设否定掉，我觉得占家不会拥有这个庄园。

　　这个庄园，年代已经无比久远了。

　　庄园内，我没有看到汽车，但是在远处的停机坪上，看到了十几架直升机。

　　停机坪不在庄园范围内，而是孤零零的在旁边一处山峰上，削出一块平地作为停机坪。

　　彷佛，这个庄园的主人并不愿意让停机坪这种比较现代的东西，出现在没有时空感的庄园内。

　　对於这个庄园，我内心深处深深地涌起一股敬意，一股荒诞的不真实感。

　　世外桃源？还是天堂？

　　恶魔显示器告诉我，我的养父养母、可可、李慧君、前女友，都在这里？

　　是杀人俱乐部的大洋马带他们来这里的？那麽这座庄园和杀人俱乐部有什麽关系？

　　但是，我用望远镜仔仔细细的看过很多遍。

　　这里，没有人。庄园内，一个人都没有。

　　房子里面也没有人，只有无数的小动物在庄园内嬉戏。

　　我不甘心的望了一眼这无比华丽的庄园，返回到车上，离去。

　　我敬畏这里，我知道这个神秘的庄园不为世人所知，它肯定代表著某种强大的力量。

　　我最後的决战，应该就会在这里发生。

　　我的前女友，我的养父养母、李慧君和可可就在这里，尽管我没有看到。

　　但是恶魔显示器不会错的，此时恶魔显示器表示任务结束，已经找到关押的地方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等到我准备好了，我会来这里进行最後的决战。

　　我赶回到秘密据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真的绑架了一个医生，他此时正在为占诚逸治病。

　　我是在他下班的路上把他劫来的，给了他两个选择，要嘛吃子弹，要嘛随著我去救人，我答应给他一百万。

　　为了他的安全，我蒙住了自己的脸，也蒙住了他的眼睛。

　　到了秘密据点，我给占诚逸换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那个房間里面只有占诚逸和医生。

　　我用监视器监视著他们的任何举动，任何言语。

　　这几天中，我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在网上搜索关於一切神秘庄园的事情，然而没有半点收获。

　　第二件，我把章允的母亲抓过来了，因为调教章允计画的第一步，还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我本来想要等到占诚逸稍稍好一些之後再进行的，但是章允之前几乎崩溃的思维可能随著时问的推移而逐渐恢复，所以我必须赶紧加一把火。

　　章允的母亲果然和她的小姨很像，不愧是姐妹俩。

　　只不过章允母亲没有章小姨那麽丰满，也没有章小姨那麽妖媚。

　　章允的母亲，显得非常知性，非常端庄。

　　问过之後，她竟然是一个检察官，处级的检察官。

　　我是从她下班的路上将她劫来的，所以她现在还穿著检察官的制服套装。

　　这个女人比章小姨大，但是竟然有不输於苏怀谨的保养。

　　不知道她用了什麽手段，她全身的皮肤，竟然尤其的白嫩，甚至是不一般的白嫩。

　　和章允红扑扑、充满阳光的白嫩不一样，她的白嫩，就是单纯作为一个成熟女人的白嫩，豆腐般的白嫩，荔枝般的白嫩。

　　她本来应该是又漂亮又妩媚的，但是她将这些都很好的掩饰起来。

　　戴著紫色边框的眼镜，及肩的头发，类似於宋允儿的发型。

　　脸蛋有化妆，但是化得非常得体。

　　加上检察官的制服套装，外加十几年检察官生涯积累起来的一脸正气，使得她看来真的尤为端正，简直是一个经典的知性美人。

　　此时，章小姨、章父和章允母亲都坐在我的对面，当然还有章允。

　　章允的母亲我没有绑著，她此时依旧保持优雅的坐姿，看到我的目光总是朝她套裙缝隙里面钻，她似不经意的叠起双腿。

　　顿时，丰满圆滚的臀部显得更加巨大，两条美腿的曲线，越发显得玲珑修长感。

　　「你将我们绑到这里来做什麽？要钱？我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并不会有很多钱，不过我愿意将所有的钱都给你，假如你愿意放过我们。」章允母亲没有等到我开口说话，就直接说道。

　　而且，她说话的姿态也彷佛她在工作中的时候一样，不卑不亢，带著一种公务员应该有的真诚，还有骄傲与底气，下巴微微地抬起，让你看到鼻翼优美的弧度，眼睛直接望著你，眼睑却又微微地眯下一点点。

　　「你要知道，我是一个国家公务员，而且是有一定层级的公务员，所以假如我不见的话，保证在明天中午之前，警察机关就会立案。你绑架我的时候尽管非常隐秘，但绝不是没有人看到，而且你的车子也会被人认出来，那麽你将会非常的麻烦，你的画像会立刻上警察部门的通缉目录。」

　　我一把抹掉脸上的装饰，无奈道：「我的通缉令全世界都是，电视台里面还不停的播出。」

　　章允母亲很快认出了我这个杀人狂魔，脸色一变，道：「那你究竟想做什麽？我奉劝你，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问你啊，你或者你的丈夫，有没有对章允说过一句话：章允，你在偷看什麽？或者是，章允，你又在偷看？」我问道。

　　尽管我心中觉得，应该是章允偷看父母做爱之类的小事，但若是这样的小事，为何李博谦又将这句话作为最关键的话，甚至凭著这句话背後的事情，李博谦就可以让章允顿时陷入迷茫之中，处於半崩溃状态。

　　果然，我这话一问，四个人的脸色一变。

　　章允、章允的父亲、章允的小姨，还有章允的母亲。

　　直接可以用面色剧变来形容。

　　章允的父亲充满了痛苦和愤怒，而章允的小姨彷佛要直接陷入疯狂。

　　章允则立刻陷入不安的状态，恐惧、黑暗。

　　我知道，我对章允的调教，进入了最关键的一步。

　　「这件事情，肯定对你特别的不公平，你来说。」我朝几乎要疯狂的章小姨道。

　　章允小姨先是拚命摇头，然後目光陷入回忆中，一会儿痛得撕心裂肺，一会儿甜美无限。

　　我知道，这句话的背後，不仅仅只是章允偷看父母做爱这麽简单的事情，肯定会涉及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秘辛。

　　这个秘辛，甚至直接导致了章允从那以後的性格走向，决定了四人间无比复杂的关系。

　　「我的耐心是非常有限的，说。」我冷冷地说道，然後目光直接看向章允父亲眼底，道：「我隐隐嗅出这件事情的背後，你彷佛造了不少孽，那麽就由你来说。」

　　「不行！我不说、我不说！我绝对不说！」章允父亲如同触碰到鬼一般，拚命摇头，拚命嘶喊。

　　我面色一冷，直接抽过旁边的一根铁棍，那根铁棍早已经被我放在火里烧得通红通红的。

　　我直接将棍尖烧红的部位，朝章允父亲的胯间捅去。

　　他想要躲避，而且他肯定我只是作势而已。

　　不料，我将烧红的铁棍直接捅在他的胯间。

　　「滋滋！」顿时一阵噁心的声音响起，并且冒起一阵阵烟雾，散发出一阵阵焦臭。

　　「啊！」章允父亲拚命的惨嚎，全身痛得都在颤抖。想要用手去捂住受伤处，双手却又被绑住，唯有整个身体拚命的抖。

　　「不要！」惊呼出声的反而是章小姨，她的眼睛紧紧盯著章允父亲受伤的地方，表现得无比的心痛。

　　反观一旁章允的母亲，尽管吓得面色惨白，但是眼睛中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对章允父亲的关切。

　　章允小姨准备说了，忽然她眼睛猛地一抽搐，彷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後全身一阵阵发抖，彷佛觉得非常的冷。

　　她要开始说了，她的眼睛望著天花板，没有任何的焦距。

　　我竖起耳朵，等著听章允小时候最恐怖深刻的秘辛，究竟是什麽事情让她个性产生了分裂。

堕落之王 第十集

目录

　　第一章◆淫荡无奈的往事

　　第二章◆十七、八岁小羊羔

　　第三章◆抓奸记

　　第四章◆天下第一凶物

　　第五章◆虐，蹂躏

　　第六章◆母女虐

　　第七章◆破处，破处

　　第八章◆刑罚逼问

　　第九章◆惊呆的逆转

　　第十章◆堕落之王

　　第十一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淫秽

　“我长得好，心思单纯，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年轻的时候，被人半逼半骗上了床。爸爸妈妈家教极严，知道这件事情后，打了我整整一夜，竹子、尺子打断了十几截，我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好了过来。然后，我爸爸说女人要从一而终，就逼着我嫁给那个流氓。

　　“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幸福不幸福，只是后来那个流氓与人斗殴的时候，伤了下身，再也不能做床上的事情，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只不过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寄托。而且，不能人道的流氓丈夫，性情变得越来越暴戾，越来越变态，他不能和我做爱，就拼命的用其他方式虐待我，每天都虐待我，将我弄得遍骼鳞伤。那段日子，我简直暗无天日，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一直到姐夫的出现。”

　　她说的姐夫，便是章允的父亲了。

　　“姐姐读了大学，所以结婚晚。姐夫来家里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他非常的端正、非常的斯文，和我那个流氓丈夫简直天壤之别。而且他的家世好，修养好。那个时候以我家的条件，姐姐嫁给姐夫算是高攀。但是姐姐非常强势，姐夫爱姐姐，爱得死去活来，不敢有半点违逆，到后来甚至成了严重的惧内，唯唯诺诺，对姐姐不敢说半个不字。姐姐反而觉得他懦弱，但是在我眼里，这种懦弱简直太可爱了、太温柔了，我被迷住了。

　　“我没有勾引姐夫，但是忍不住表露自己的想法，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出轨，甚至没有任何的肌肤触碰。直到有一日，姐夫跑到我面前如同孩童一般的哭泣。因为有流言说姐姐和他年轻的上司不清不白，彷佛姐夫也找到了一些证据。我怎么都无法忘记，一个男人可以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可怜，于是那天，我们上床了。那一天，允允四岁了。”

　　“不要脸，不要脸。你胡说什么？你自己淫荡来勾引我丈夫，还偷偷骗走允允的爱，害得允允爱你胜过她的亲生妈妈，现在却偏偏说我不清不白……”章允的母亲面色铁青，发怒道。

　　“我和姐夫一直暗中偷偷的交往，我们真的非常幸福，尽管一直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直到有一天，终于被我残忍的丈夫发现了。姐夫向他跪着求情，要求他放过我，与我离婚。我的流氓丈夫大怒，开始残忍的殴打姐夫、殴打我，甚至拿出剪刀要剪掉我的阴蒂，要用烧红的铁棍桶进我的阴道，好让我阴道封黏住。姐夫上前阻拦，推揉中，剪刀刺进流氓丈夫的肚子，当时是死不了的，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救他，就缩在一起看着他流血流到死。

　　“这个时候，姐姐跑来我家，看到了一切，那个时候流氓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姐姐是早就来了，还是刚刚来，总之她表现得非常安静，她动用关系和专业技术，让那个流氓的死，变成是与其他黑社会团伙斗殴致死，我和姐夫便脱了法律责任。她没有责骂对我们，但是我看得出她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仇恨，她越是不发火，我们越是害怕，从骨子里面害怕。从那以后，我和姐夫更加怕姐姐，因为有把柄在她的手上，姐夫再也不敢来找我。

　　“但是我忍不住，我全身彷佛着火一般，不见到姐夫，就会活活烧死。我拼命的去找姐夫，拼命的将他压在床上，拼命的强奸他。姐夫是一个斯文柔弱的人，每一次都只能屈服。然后，我竟然怀孕了，我赶紧偷偷地躲起来，将孩子生了下来。那个孩子和允允很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一个男孩长得和允允一样，可见漂亮到什么地步。

　　“我躲在乡下的房子，偷偷地养孩子，准备一直住在乡下，一直到将孩子养大。有一天，我奶水不够，出去买一只猪蹄吃，一会儿就回来，所以将宝宝放在床上，但是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无比惊恐的发现，姐姐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她手里正抱着宝宝。我立刻跪了下来，求她放过我们母子俩，我保证不再去见姐夫一面。而且说允允不是姐夫的亲生女儿，所以我的宝宝是姐夫唯一的骨肉，希望姐姐能够怜借。

　　“姐姐没有理我，她一直抱着宝宝。我一直跪着，一直哭，一直求，最后姐姐叹了一口气，伸出手在宝宝的屁股上摸了一把，然后将宝宝放在了床上，我赶紧感恩涕零的谢谢姐姐。等到我要去抱宝宝的时候，发现他整张漂亮的小脸都变得青紫了，眼睛闭着，也不会哭，也不会笑，也不会喘气了……啊！”

　　没有说话，章小姨就开始拼命的尖叫，杜鹃泣血一样的尖叫，彷佛要将所有的恐惧、所有的仇恨全部叫出来。

　　我拼命的睁着眼睛，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我甚至可以感觉那宝宝的笑，他乌黑乌黑的大眼睛。

　　我上前，将章小姨抱在怀里。

　　“你为什么不救宝宝？你为什么不去救宝宝？”章小姨拼命的哭泣，拼命的质问我，然后猛地一口咬在我的手臂上。

　　我忍着剧痛，伸手轻轻抚慰她的头发。

　　然后，我面目冰冷的转过身去，望着章允的母亲，那个端庄知性的女人。

　　“你起来一下。”我朝她说道。

　　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听着我冰冷的语气，还是忐忑地站了起来。

　　“肏！”我一声怒吼，对准女人的肚子，猛地一脚踢出去。

　　顿时，将女人的身骼整个踢飞了出去。

　　女人一声惨哼，嘴里顿时流出血迹，捂着肚子拼命的抽播。

　　我直接拿过一根棍子，对准地上的那具性感成熟的娇躯，猛地一棍子砸了下去。

　　“啊！”章允母亲惨呼一声，拼命的躲避。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我他妈的杀人无数，但是我他妈杀的至少是坏人，好人我一根毛都没动。我他妈撞过一个孕妇，尽管那他妈的是恶魔故意安排的，那根本不是真的孕妇。但是，我就是他妈的撞过一次孕妇，这已经成为我的梦魇。我一辈子都欠怀着宝宝的妈妈，我一辈子都欠即将要出世的宝宝。

　　“假如可以，用我的命去换一个婴孩的性命都可以，我愿意，我他妈的愿意！假如有那么一个机会，我和一个婴儿两个只能活一个，我会让他活，我会去死。不信的话，让老天给我一个机会，我证明给你们看，我证明给你们看。你这个女人，竟然敢对宝宝下手，我肏，我肏……”

　　我拼命的用棍子狠狠抽打身下的女人，甚至不管的我棍子会砸向哪里，会不会将她砸死，我心中没有半点怜香惜玉。

　　女人拼命的惨呼，拼命的痛哭。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抱着他，我只是让他脸蛋贴着我的胸部，抱紧了，要让他吃奶的样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打得我都累了，地上的女人已经遍骼鳞伤了。

　　我放下棍子，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刚才，我已经忘记问这些话的目的了。

　　“那么，是章允看到这一切了吗？所以你问她∶章允，你究竟看到了什么？”我问道。

　　地上的女人痛得全身护抖，蜷缩在一起，哭泣道∶“是的，我也不知道，章允的学校那天郊游，正好去那个村庄郊游。她应该看到了，也不作声，就偷偷地跟着我，然后看到了一切。”

　　“她为什么会偷偷地跟着你？她完全可以扑上来跟你撒娇，她只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而已。”我接着问道∶“而且还有一句话是∶章允，你又在偷看？这是你对她说的吗？她到底又在偷看什么？”

　　章允的母亲哭泣着不肯说，我猛地几次棍子砸下去，她顿时又撕心裂肺的大哭。

　　“她在偷看我与上司偷情，她偷看过好几次。”说完后，章允的母亲哇哇大哭。

　　“而且，章允根本不是我的女儿。”忽然，旁边的章允父亲说道，声音很淡很淡。

　　“我最爱的人背叛了我，生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我唯一有的一个儿子，却又被她弄死了。我想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但是我很爱她，我也很怕她。所以我要报复在章允头上，她是别人的野种，而且她从小就骄傲得不可一世，和她那个亲爹一模一样，就算在家里，眼睛也望着天花板，看谁都看不起。

　　“在学校里面，章允也学会了她母亲的那一套，好的教养、好的成绩，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要让所有的人都仰视，要让所有的人都仰慕，对人是冷冷淡淡、不可一世。那个时候，她可还只是八、九岁而已，。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报复她，她身上几乎拥有让我讨厌的一切因素。我学着猥亵她、偷窥她，并且威胁她、恐吓她……”

　　章允父亲的话，让我听呆了。

　　章允竟然是骄傲不可一世的，竟然是强势的。而我印象中的章允，确是亲切的、阳光的、清纯的、活泼的，没有半点骄傲的姿态。

　　“谁知她偷看了那可怕的一幕过后，她完全变了。依旧是好的修养，追求好的成绩，一切都要做到最好，对人有礼貌，这些特点都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但是遗传自那个男人的骄傲不可一世、阴险冷惊，完全不见了，代替的是活泼、青春，喜欢笑，善良，对谁都是亲切可人，清纯得彷佛白纸一张。就好像，变成了她的小姨一样，有一半的性情和她的小姨一模一样，另外一半的性情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

　　他望着章允的目光又恢复了怜爱道∶“从那以后，我下不了手了，我不忍心了。我将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我就当成那个夭折的宝宝附身在了章允身上。我开始拼命的疼爱她、关爱她，也就是因为这样，本来破裂的家庭因为有女儿的笑声，渐渐恢复了温暖和幸福，一直到那个王八蛋男人再次回来了，章允即将出嫁，使得家庭的平衡温馨再一次破裂，我心爱的女人，又去和别的男人上床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允父亲的言语里面彷佛没有恨意，只有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一开始我是被强奸的，强奸了我之后，他用前程威胁我、引诱我。我爱的还是你，只不过我真的是爱我的职位、我的权力……”

　　我现在终于知道，八岁之前的章允，完全继承了他亲生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以及特点。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那个王八蛋上司，只是偷看过几次她母亲和上司偷情，所以对母亲有所厌恶。

　　偏偏，她的小姨是如此的温柔善良、单纯可爱，对她的爱也无微不至。所以，在章允心目中更加愿意小姨是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在那一天，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惩死了小姨的亲生儿子，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小弟弟，而且也听到小姨说，自己竟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隐隐懂事的她，自然猜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于是她开始厌恶自己的亲生父亲，甚至是母亲，甚至是自己。

　　她稚嫩的思维承受不住这么多的事情，开始了第一次撕裂。

　　她无法承受这么恐怖的事情，只有逃避，永远不去触碰。让这段事情，在脑子里面失忆。

　　然而，她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带着亲生父母的深刻印记。于是，她本能的将这一切挤走，本能的找到新的来代替。

　　她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小姨，自己最亲最爱的小姨。

　　于是，她开始让自己变得清纯、善良、亲切、阳光，一直这样做，到后来，连她也相信自己是善良而又单纯的。

　　原来，章允的思维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经过一次彻底的清洗和代替。

　　那么现在，或许又要再次面临一次清洗和代替了。

　　她被清洗过的思想已经无比的脆弱，所以每次只要说起她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两句话……

　　“章允，你又在偷看？”

　　“章允，你看到了什么？”

　　她就会彻底地陷入迷茫、痴狂，找不到自己。

　　而现在，她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

　　她坐在椅子上，目光没有焦距，散乱着。看不到悲伤，看不到欢喜，只有彷徨和无助。

　　拼命的想要找到一个依靠，让自己的思想钻进去，好好的休息。

　　面对这样的章允，尽管这也是我的目的，但是我非常的心疼。

　　一切，都是那个王八蛋男人造成的，包括那个宝宝的夭折。

　　“那个男人是谁？”我问道。

　　“现在的江州市市长，占平凉！”章允的父亲道。

　　我望了章允一眼，然后望了一眼地上的女人，将她扶起，绑在椅子上。

　　“我去为你们报仇。”我说道，然后在密室里面挑了几样东西放进背包，开车出去，准备前往江州。

　　我是准备为章允的父母亲报仇，也可以说不是。

　　因为上次跟随着恶魔显示器的指示找到了养父母等人的关押地，是山谷内一处神秘的庄园。

　　我回来后，立刻逼问了占诚逸和占被蔓，甚至动用了可怕的刑罚、喂他们服用迷幻药，都没有问出答案。

　　他们根本不知道那处秘密庄园的存在。

　　占诚逸甚至很哀怨的告诉我，别看他名义上是占家最大的孙子、未来家主的继承人，他身骼里面流的毕竟不是占家的血脉，即使表面上风光、占尽了风头，实际上不管是占家的老爷子还是占国楝，内心里都将他当成是外人，许多秘密也根本不会告诉他。

　　至于占筱蔓和苏怀谨，苏怀谨不姓占，占筱蔓是女儿，更是没有权力得知家族最核心的机密。

　　逼问到最后，占诚逸最后甚至艳羡地跟我说∶“大部分时候，我真的无比妒嫉你。你身上流着占家纯正的血统，不管你过去多低贱，只要家族一需要，你完全可以化身成为最高贵的人。而我，就算再努力，也很难迈过最后的门槛，毕竟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所以，只要在可以的时候，我就会骂你低贱，那样会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想要救回养父养母等人，就必须和占家进行最后一战。

　　我不打无准备之战，但是那个神秘的庄园实在是太诡秘了，我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还牵扯到同样神秘恐怖的杀人俱乐部。

　　这最后的关键一战，我一定要知己知彼。

　　但是从占诚逸嘴里，我得不到有关那个神秘庄园的任何讯息。

　　这个时候，听到章允父母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占平凉，我顿时心中一动。

　　从占诚逸嘴里得不到的讯息，或许可以从占平凉嘴里得到。

　　我查过资料，并且在占诚逸等人的嘴里得到了最终确认，这个占平凉竟然是我的亲叔叔，也是占家的人。这个世界真的很小，章允的亲生父亲竟然是我的亲叔叔。

　　占平凉是占国楝的亲弟弟，是占家第二代的两个标竿之一。年仅四旬的占平凉已经做到这等级别的高官，自然也是占家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所以有关占家的机密占诚逸不知道，占平凉未必不知道。于是，我的绑架名单中，又多出来一位。顺便，也帮章允等人报报仇。

　　江州市经济发达，是极具现代化的都市，所以市里面的高官，也未必都住在大院里面。占平凉就住在一楝环境优美、位置便利的别墅区内，而且是里面最好最大的一楝别墅，反正占家有的是钱。

　　我没有开自己的宝马M6，而是将占诚逸停在某处房产内的一辆宾利换了车牌后开出来。也不用担心路上会有交警拦车查车牌，基本上开着这等个级的车子，路上的交警是不会那么不长眼的。

　　占平凉果然懂得享受，这个别墅区比起楚楚的别墅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这里的房子最便宜的一楝也不会低于几千万。别墅区门口，保全系统也一应俱全，好几个保全人员四处巡逻。

　　我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宾利车甚至没有减速的意思，直接冲进了大门。大门的两名警卫非但没有栏我，反而刷地敬了一个礼。当然，假如我开的是二十万美金以下的车子，那么警卫说不定就要拦下车子盘查一番了。

　　占平凉的别墅非常好找，原谅我出身乡下人，看了好久硬是没找到别墅的门铃在哪里。

　　索性，我猛地一个劲儿按车喇叭。

　　顿时有两个下人上前，有礼貌却又非常严厉地道∶“此处不许停车，不许喧哗。”

　　化妆打扮后的我，直接从车子上下来道∶“我找此间主人有事。”

　　其中一个下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宾利车，道∶“我进去汇报，你在这里等着。”

　　一会儿，那人出来道∶“你进去吧。”

　　占平凉家的客厅看着很简洁，不过从我对奢侈品那点粗浅的了解中，大约也隐隐能够估算出，旁边的这个茶几大约要六位数的价钱。

　　“你有什么事？”占平凉不在家，女主人在问话。

　　占平凉结婚的时候，占家处于低潮期，所以所娶妻子的门户并不显赫，此女名叫朱落，出生于一个生意人家。

　　长相倒是妖媚，今年三十九岁的年纪。属于一个女人最成熟艳丽，也最有欺骗性的年龄。

　　说最有欺骗性，是指这个女人完全可以用肉毒杆菌，还有天价的保养与化妆品，让自己的面孔和身材显得尤其的年轻艳丽。

　　然而，这个女人究竟如何，也只有深入接触后才会知道。

　　比如，需要用手捏捏乳房，看挺拔与否，结实就不要想了，成熟妇人的乳房大多柔软。需要捏捏女人的屁股，看是否光滑细嫩。需要用鸡巴插进女人的阴道，看是否湿润紧凑。

　　不过眼前的女主人一眼看上去，真是非常成熟诱人的。

　　裹身的旗袍，让成熟的娇躯凹凸有致。两侧的开叉，也看得出两条玉腿的光滑雪白。胸前惊耸的曲线，也不像是胸罩顶起来的假象。艳丽精巧的面孔，也又白又腻。

　　只不过，这个女人确实不合适作为一个高门大户的媳妇，那需要一张皇后般端庄的面孔。

　　不过，她也不适合做金屋藏娇的二奶，因为她小小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小巧的鼻子，有着小家碧玉的味道。

　　但是，她又不合适做小家小户的贤妻良母。尽管有小家碧玉的味道，但是她那尖尖的下巴、精巧的瓜子脸，尤其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偏偏又是狐狸精的气质。

　　于是，她确实是一个矛盾的女人。

　　做豪门正妻，显得不够大气。做二奶外室，美色是够了，却又不够浪、不够狐狸精。做中产人家的小妻子吧，又显得不够安分。

　　不过在豪门大户养了这么多年，也养出了贵妇的外表气质。

　　“有几幅字画拿来让占市长帮忙鉴赏鉴赏，大约有八大山人的，有张旭的草书，有王庭坚的，我是粗人，也不知道这么许多，听说占市长是名家。”我当然也是随口那么一说，都挑最有名的说。

　　我确实带来了不少书画，都是从占诚逸的私库拿到的，其中一幅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价值最盛。

　　占家的老爷子最爱宋徽宗的画，占诚逸费尽心血才以数千万的价格得到稀世墨宝，打算献给占老爷子，以讨得老爷子的欢心。

　　占诚逸想讨老爷子欢心，占平凉自然也想讨老爷子欢心，所以占平凉肯定会对这幅画动心。平常，占平凉也没少收集各种书画送去给老爷子。

　　朱落自然知道丈夫的这点事情，于是我才得以在市长家坐下来，没有被请出去。

　　不过，市长夫人也显然没有与我聊天的意图，而是随手拿起了一本书翻看。

　　是张爱玲的小说，倒算得上雅俗共赏的读物。且不知这个市长夫人喜爱穿旗袍，是不是受到张爱玲民国题材小说的影响。

　　当然，我一进来的时候，市长夫人刚刚关掉遥控器，电视里面演的依稀是一部叫《浪漫满屋》的韩剧。由此可见市长夫人尽管高高在上，但是在娱乐品味上还是和广大妇女保持一致的。

　　于是，我就这样干坐着等占平凉回家。

　　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忽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然后一个女孩子娇脆的声音响起∶“妈，这个人是谁？”

　　我转头望去，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站在二楼楼梯口。

　　小背心，超短裙，两条长腿踩着舒适漂亮的凉拖鞋。

　　这个想必就是市长的女儿，我的堂妹了。

　　她继承了母亲又大又黑的眼睛，不过美眸不像其母那样充满了狐狸精的味道，反而有着贵族名媛的贵气和颐指气使。

　　娇俏的鼻子是微微上翘的，又红又湿的小嘴也是上翘的。

　　又是一个高傲得不得了的女孩，眼高于顶，目中无人。

　　这种女孩，我看一眼就觉得讨厌。不过好歹够漂亮，够白，够嫩。

　　小胸脯鼓鼓的，小屁股圆圆的。

　　真是白白嫩嫩的小羊羔，让人充满了一口吞下的欲望。

　　“找你父亲的。”朱落柔声道。

　　小姑娘皱了皱眉头道∶“让他出去，一会儿我英国的同学要来玩。”

　　我更是皱了皱眉头，这个小女孩说话的口气真的很冲，一点都不像是有大家族教养的。

　　小姑娘正眼都没看我一眼，道∶“我那些同学都是来自英国贵族的，我并不希望他们来到家里的时候，有这种人在家里。”

　　彷佛，小姑娘在家里的地位比她母亲还高。用这样的态度对母亲说话，朱落脸色尽管有一点点难堪，却还要陪着小心道∶“他找你父亲可是有重要的事情的。”

　　小姑娘瞪了一眼母亲后，二话不说直接下楼，拿起对讲机道∶“你们进来两个人，把家里的这个人请出去。”

　　说罢，直接转身朝楼上走去，硬是让我看到了红色的内裤，还有大半雪白滚圆的屁股。

　　“我靠！我他妈再也没有见过这么讨人眼厌的小娘皮了。”我顿时心中大怒。

　　不料走到楼梯中央的小姑娘忽然转身又多说了一句，道∶“妈，你不是要去李家打麻将吗？那个女人巴结你很长时间了，虽然是小门小户的，但是好歹她男人是交行行长，重要部门。”

　　朱落听完后，脸色更加掩不住的难堪。但是她也只能起身，朝我道∶“你先回去吧。”

　　接着，她转身去拿皮夹子，换衣服，准备去李家打麻将。

　　看来，这个女人过得并不舒心。

　　接着，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男人，直接请我出去。

　　我起身，望着楼上的方向暗道∶“小贱货，我不将你蹂躏得如同野狗一般，我就不姓楚。”

　　不过，我彷佛不姓楚，我姓占。

　　“小娘皮，不管我姓不姓楚，不把你奸得喷尿流血、屄肿菊裂，我就不是人。”

　　不过，彷佛我也不怎么是人……

　　“新任务，找到朱落的车子。”恶魔显示器启动。

　　我顺利地找到了朱落的座驾，是一辆世爵跑车。看来真是不准备低调了，百多万美金的名车随便开。

　　我钻到车子底下，随便做了几个有限的破坏，然后迅速离去。

　　我并没有走远，而是驾驶着宾利在不远处盯着。果然没过多久，那辆世爵跑车便驶出了别墅园区的大门。

　　我远远地跟着，心中暗暗计算着时间，计算着车子大概在什么时候出问题。

　　车子开始行驶得很慢，渐渐的，车子里面的女人开始疯狂起来，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在市内的干道上，竟然开出了一百多公里的高速。

　　看来，朱落在家中真是被压抑得极狠，一有机会便忍不住疯狂的谈泄出来。

　　不过，这种高速下，我对世爵跑车所做的破坏就要开始显现出来了。

　　果然，不久后，车子的行驶轨迹变得不正常起来，车头的方向隐隐不好把握。接着几声怪叫后，车子如同喝醉酒一样，歪歪斜斜在路上行驶着，引起了极大的交通混乱，甚至差点与周围的几辆车子相撞，马路上传来一阵阵尖叫声。

　　最后，车子索性抛锚，停在马路的绿化带上。而此时周围已经歪歪斜斜停了几十辆车子，被惊吓的车主纷纷下车，大声呵斥质问，甚至冲上前去要强行打开世爵跑车，想要将里面的朱落揪出来，甚至有的人拿出相机，准备对朱落拍照。

　　世爵跑车产量稀少，并不是大众名车，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看到了甚至还认为是杂牌跑车。

　　所以这群愤怒的车主也不认为车子里面的人会非常的难惹。

　　我远远地望去，看到世爵跑车里面的朱落拼命的捂着面孔，唯恐被人看到、被人拍到。

　　若是真的被人拍到照片曝光到网路上，被人认出这是市长夫人，对朱落来说，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市长夫人驾驶千万跑车，在市区干道疯狂飘车；这个新闻一旦上网，无非对江州市长占平凉非常的不利。而朱落本来就是一个被冷落的妻子，一旦出了这档子事，她日后的生活无疑会非常凄惨，她现在在家中的地位已经非常低下了。

　　所以，她此时的慌乱和恐惧可想而知。

　　我驾驶着宾利，直接朝人群中驶去，大声地吼道∶“让开、让开！有什么好看的？”

　　宾利就属于大众名车了，而且是大众名车里面非常贵的一款。大多数开车的人也都认识，所以纷纷认为车子里面的我非常难惹。

　　于是，围拢在世爵跑车周围的人群连忙让开一条道，不过更多的人纷纷拿出手机对着我，对着我的宾利拍照，可以想像几分钟后的网路会非常火爆。

　　不过，我不在乎。

　　我上前打开车门的瞬间，顿时听到里面朱落的一声尖叫。

　　“是我。”我连忙说道，接着脱下上衣，直接包住了朱落的脸，将她从车子里面救出。

　　顿时，众人纷纷上前，想要查探朱落的真面孔，无数的手机、照相机疯狂的拍照。甚至有一个男人直接冲上前来，竟然伸手要去掀开包在朱落脸上的上衣，神色非常疯狂，眼睛发红，面孔狰狞。

　　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如此兴奋。

　　我对准他的裤裆，猛地一脚踢了过去。

　　“嘎吱！”那人一声怪叫凄呼，瞬间捂着裤裆，在地上拼命的打滚哀嚎。

　　“就那么喜欢看女人吗？就那么喜欢拍女明星吗？回家拍你妈屄去吧！”我故意将朱落说成女明星，误导这些充满八卦和怨僧的人群。

　　众人皆呆，我趁着这个机会，拉着朱落飞快地钻进我的宾利，然后发动汽车，逃之夭夭。

　　一直开出十几公里后，朱落方才拿下包住面孔的上衣。

　　她惊得花容失色，面孔苍白，心有余悸地抚着胸口，不安地透过车窗望向外面，唯恐被人认了出来。

　　确认安全后，她长长的呼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睛，感受后怕。

　　很久之后，女人朱落才淡淡地说了一声，道∶“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接着，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了一句∶“在胜华路上，那辆世爵跑车你去处理一下。不要再开回我家，那辆车子我不要了，你去找人卖掉。”

　　好大的气势，上千万的跑车说不要就不要了。

　　“说吧，找我丈夫什么事？我欠你一份人情，可以帮你说说。”女人说道。

　　不过，或许她在撒谎，她对丈夫的影响力应该非常有限。

　　“跟你说没用。”我淡淡说道。

　　朱落先是一呆，彷佛不敢相信我的口气，要先确认一下我冷淡不屑的口气。

　　尽管在家里她地位低下，但是在外面，她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市长夫人，谁见了都要卑躬屈膝阿谀奉承，谁敢用这种口气和她说话。

　　接着，她彷佛被点着火一般，猛地转过身来，冷冷地望着我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替我解围，你不要以为我女儿对我不敬，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钱就可以对我这样说话。你要知道，我随便一通电话，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就可以让你沦落地狱。

　　“我惹不起的人屈指可数，而且每一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面孔也记得清清楚楚；我惹得起，但是没有必要去惹的，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剩下像你这样的人，随意一个指头就可以碾死的。告诉我你是挖煤的，还是炒房的？底子绝对干净不了，轻易就可以让你家破人亡。”朱落眼睛眯起，冷言怒道。

　　“我只说了一句不太恭敬的话，你就要让我家破人亡？”我问道。

　　“那是你自找的。”朱落道。

　　“那我要是这样摸你奶子呢？”我笑着说道。

　　说罢，对着她高高鼓起的胸部，我用力抓了一计。

　　很软，很鼓，果然不是假的。

　　朱落彻底呆住了，不敢置信地望着我，甚至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反应。

　　我接着抢过她的皮包，拿出里面的手机直接关机。

　　然后，对着她迷人的大腿根处摸了一把，道∶“要是我摸你的下阴，你又要让我怎么样呢？”

　　朱落脸蛋猛地一白，接着娇躯一缩，顿时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她没有预想到这种情景的发生，她脑子里面大概正浮现出无数种方案。

　　最后，她选择了最直接最白痴的那种方案。

　　眼睛冷冷地望着我，她用上位者的口气道∶“你死定了，你绝对死定了，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就算你逃到国外，你也死定了。”

　　“是吗？”我狠狠地抓住她的乳房，然后猛地一撕。

　　昂贵的旗袍顿时被我从胸口位置撕裂，露出丝绸胸罩，还有大半个雪白圆腻的乳房。

　　猛地扯掉胸罩，露出又大又圆的乳房，挺拔依旧，入手软绵绵的，极其销魂。

　　乳头肯定做过许多保养，所以颜色还非常鲜艳，尽管已经不是粉红色，而是紫红色。

　　我狠狠地捏住乳头，冷笑道∶“保养这么好有什么用？占平凉又不来摸？难道偷人吗？”

　　“你偷人吗？”我问道。

　　朱落见到她的恐吓丝毫不起作用，一下子不知道做何反应。

　　我猛地用力一捏她的乳头，她痛得惊呼一声。

　　“我问你，你偷人吗？”我冷冷问道，然后用力的揪住她的乳头，拼命往外拉扯。

　　“住手！痛、痛……”朱落先是惊声呼痛，接着唯恐被外面的人听到，顿时又赶紧放低下声音。

　　“我问你，偷人不偷人？”我又问了一遍。

　　手中的力道又增加了一分，一直将她的乳房都拉扯得变形，用力捏着她的乳头，然后朝反方向一扭。

　　顿时，朱落痛得浑身颤抖，泪水横流，用力的摇头道∶“我没有偷人，我没有偷人。”

　　“啪嗒！”我一松手，朱落的乳房又弹了回去，弹性真是不错。

　　“早说嘛？又何必受罪。”我冷笑道。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开车，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不过，朝的是郊区的方向开，总算路上车不多，也没有多少交警。

　　但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已经超过时速一百五十公里。

　　“你刚才说什么？说我对你口齿不敬，你要我家破人亡是不是？”我又找碴道，然后右手直接钻进她旗袍的下摆。

　　旗袍很紧，但是她的双腿很滑。

　　她用力的按住旗袍，拼命的闭紧双腿，不让我的手钻进去。

　　但是，女人的力气怎么有我男人的力气大，尤其我没有任何的惜香怜玉之心。

　　“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的。”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依旧喋喋不休这句话。

　　我用力的钻进她的大腿内侧，最后旗袍实在太紧了，她的大腿和美臀处也太丰满，旗袍竟然紧得我钻不进去。

　　我用力一撕，旗袍的开叉顿时直接到腰上。

　　然后，我顺利地将手钻进了她的裆处，隔着内裤抚摸着她的阴部，肥肥的阴部。

　　“这个地方反正你老公又不用，不如来便宜我。告诉我，你老公已经多久没有用你的骚屄了？”我问道。

　　她咬着牙，拼命的闭紧大腿。

　　我的手如同蛇一样钻进她的内裤里面，顿时摸了一把毛茸茸的下阴。

　　我用手指分辨着，哪里是大阴唇，哪里是小阴唇，哪里是阴缝，哪里是尿道，哪里是阴道。

　　不一会儿，在女人浑身颤抖与哭泣中，整个阴部湿洒洒地。

　　这个女人熟透了，这个女人的阴部，也如同成熟到极点的水蜜桃一样。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这种屄一碰，就湿洒洒地渗水。

　　小指头大的阴蒂，也毫不费劲的勃起。

　　我的两根指头，在女人的呜咽声中，挤进了她火热泥泞的阴道，然后一抽一插，一插一抽，顺便还用力的扣。

　　拇指也按着她的阴蒂，用力的揉。

　　不一会儿，女人的阴部彷佛打了一口井一样，淫水汹涌而出，不但我的整只手，连同她的旗袍和车座都全部打湿了。

　　“靠，对你这种饥渴怨妇来说，我的这种蹂躏简直是福利。”我大骂着抽回了在她阴部抽插的手指，用两根手指按住她的阴蒂，用力一捏。

　　“啊！”不知道是舒爽还是痛苦，朱落娇呼出声，整个身体猛地僵硬。

　　“说，占平凉那个王八蛋多久没有肏过你了？或者多久没有摸过你的屄了？说！”我问道。

　　女人紧紧咬住嘴，骂道∶“畜生，你是个畜生……”

　　“说！”我用尽全力对她的阴蒂猛地一捏。

　　“啊！”她猛地一声惨叫，痛哭道∶“痛、痛……有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了……”

　　“那你平时怎么满足自己？”我问道。

　　女人咬住牙齿不答，我对着她的阴蒂又猛地一捏。女人又一声更加凄惨的痛呼，整个阴蒂几乎被我捏扁了，偏偏她的阴蒂还那么大。

　　“自慰、自慰……”说完后，朱落大哭。

　　“黄片看吗？”我问道。

　　“看、看，什么都看……”这下不用我捏阴蒂，女人就直接回答了。

　　我松开女人的阴蒂，开始轻柔的揉弄。

　　然后，我双手都放开方向盘。空出的左手拉闲裤子的拉链，掏出我早已经勃起的鸡巴。接着，右手从她的阴部抽了出来，沾满了淫水，湿洒洒的。

　　女人惊骇于我鸡巴的长度和粗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我最骄傲的时候。

　　我湿洒洒的右手按住她的后脑，无视她花费天价打理出来的发型，用力将她的脸蛋往我的鸡巴上按道∶“既然看过黄片，就应该学会口交，开着无聊，就替我口交吧！”

　　女人拼死不从，用力的挣扎着，闭紧了嘴巴。

　　我先将车子停了下来，然后拿出一支高压电棒，是弯曲的，成V字型。

　　“这是一根高压电棒，跟我鸡巴差不多粗。而且这支高级电棒，在安静状态下，它是一支疯狂扭动的按摩棒，在狂暴状态下，它会放出几万伏特的高压电流。我会将这根V字电棒一头插进你的阴道，一头插进你的屁眼。我设定的时间是十分钟，你要将我口交到高潮射精。假如你不能让我射精的话，那么十分钟后，这根高压电棒就会进入狂暴状态，猛地放出几万伏特的高压电，到时候你的整个屄、整个屁眼，全部会被烧成焦炭。”说罢，我猛地按住朱落，掀开她的旗袍下摆，撕掉她的内裤。

　　成熟女人的屁股，都他妈的很大啊！

　　这么雪白的屁股，真是如同饱满的水蜜桃一样，又圆又大啊，肥肥嫩嫩的，诱人极了。我他妈的忍不住了，直接用力按住女人的腰臀部，提起大鸡巴，用力分开她的肥臀，对准她中央深红色的屄缝阴道，狠狠地插了进去。

　　女人整个上身被按在椅子上，拼命的挣扎叫唤，但是身子好像没有一点力气一样，怎么也挣扎不起来。

　　我粗大的鸡巴，完全插进她阴道的时候，她顿时一阵长长的凄呼，猛地伸直了双手拍打在车窗上。

　　我按住她肥大的白臀，用力抽插她的屄。

　　“好爽，太他妈的爽了！”我一边肏她的屄，一边用力拍打她巨大的肥臀。

　　然后，用沾满淫水的右手食指，按在她的菊花屁眼处。

　　忽然，我的右手中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插进了她的屁眼。

　　“啊！己女人猛地一声尖叫，娇躯如同充满力道的母狮子一般，猛地往上一窜，巨大的臀部也猛地往上一耸。

　　我巨大的阴茎猛地刺在她的子宫口上，她又是猛地一声痛呼。

　　然后，整个阴道痉挛一样的收缩。

　　“肏，爽，爽死大爷了。”我又将食指插进了她的屁眼。

　　感谢所谓的上流社会生活，女人将自己的屁眼和谷道都洗得干干净净，甚至还涂了香水。

　　等我将三根手指插进女人屁眼的时候，女人的两瓣巨臀已经用力裂开到最大角度，顿时肥臀撑大到让人震惊的地步。

　　我猛地抽出鸡巴，对准还没有合拢的屁眼，猛地插进屁眼。

　　“啊，啊，啊……”长长的一串惊呼，女人的巨臀彷佛被撕裂了一般，雪白得发青。

　　“肏，三扁不如一圆，干屁眼足足比干屄爽十倍，尤其是对你们这种成熟透了的女人来说。”我一边说，一边卖力地插着她的屁眼。

　　实在太紧了，实在太火热了。

　　我的鸡巴都要被夹断了，几乎动弹不得。但是不动弹的话，真的要被活生生的夹断，只有拼命的抽，拼命的插。

　　好在我没有包皮过长，否则这个时候包皮非要被撕裂了不可。

　　“好爽，好爽，太他妈的爽了，不能再肏了，再肏就要射了……”我用无上的意志力将鸡巴抽了出来。

　　然后拿出V字型的电棒，猛地插进女人的阴部和屁眼。

　　一按按钮，整根电棒开始疯狂的颤抖扭动。

　　“啊！”女人又一声尖叫，这根电棒的震动扭动幅度实在太大了，使得她整个巨大的臀部都在发抖。

　　我用力的提着女人坐直起来，顿时，电棒几乎完全插进了她的屄洞和屁眼里面。

　　我看到，女人眼睛泛白，嘴巴张开，嘴角甚至流出晶莹的口水。

　　对于守了十几年活寡却始终不敢出轨的女人，这种性刺激实在太激烈了一些。

　　我直接按住她的脑袋，将沾满了淫水的大鸡巴直接插进了她的嘴里，然后发动了汽车，开始疯狂的加速，很快到达了时速一百八十公里。

　　“快口交，十分钟之内让我射！否则，你的严和屁眼将烧成焦炭。你也可以将我的鸡巴咬下来，不过我现在车速马上要超过两百公里了，你咬痛了我的鸡巴，我痛得握不住方向馁，车子随意撞在哪处地方，你也会跟着粉身碎骨，不怕死的话，尽管咬断我的鸡巴吧……”

　　女人只是呆呆地含着我的鸡巴不动，娇躯因为下身的刺激，拼命的颤抖着。

　　“你他妈的快点。”我一手伸到她的胯问，找准了尿道口，食指用力猛地一刺。

　　女人一声叫，顿时变得无比的疯狂。

　　一手抓住我的大鸡巴，收紧了小嘴，开始疯狂的吞吐我的阴茎。

　　这个女人不简单，简直什么都会。

　　深喉也会，舔马眼也会，含睾丸也会……

　　我只看到一个脑袋飞快地在我的胯间起伏，本来无比精致的盘头发型变得散乱。

　　我的车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超过两百公里……

　　超过两百二十公里……

　　超过两百五十公里……

　　整辆车子几乎都要飘了起来。这个时候，只要路上随便一块大一点的石头，即能引起车子激烈的抖动，那时朱落的牙齿说不定就会切断我的阴茎。

　　但是我已经疯了，在飘车的无比刺激下，在随时可能车毁厉断的恐惧中……

　　朱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刺激，她的口交越来越疯狂，最后几乎是咬着我的鸡巴，拼命的上吃下吐……

　　疯了，都疯了……

　　电棒在她的骚逼里、在她的屁眼内，疯狂的抖动。

　　她浑身战栗，颤抖……

　　“啊！”

　　一男一女，两声野兽一般的嘶吼。

　　女人高潮了，肚子拼命的收缩，阴道涌出一股又一股的液体。

　　尿道猛地喷洒出又骚又烈的水，不知道是喷潮，还是撒尿失禁。

　　我胯下猛地耸起，那种无比的酸麻感从脚后跟升到后脊椎，我右手猛地将女人的脑袋按在胯问，将大鸡巴狠狠插进她的喉咙深处，连睾丸都塞进了她的小嘴。

　　我的鸡巴，可足足八寸。

　　然后，我疯狂的喷洒，疯狂的射精。

　　射了好几股，都直接喷进她的食道。

　　然后抽出鸡巴，对准她的脸蛋、嘴唇、眼睛，射精、射精……

　　射完精子后，没有等到鸡巴软下，借着余势，一把将女人按在车座上，抽出电棒，将沾满精子的鸡巴猛地插进她的阴道，又闻始疯狂的抽插……

　　射精，射在子宫深处。

　　射精，射在屁眼深处。

　　一问秘密旅馆内——

　　朱落瘫软在一边，我取过她的手机，关机查找里面的联系人名单。

　　找到了占平凉的手机号码。

　　然后，掏出一张新的手机SIM卡放进我自己的手机内，拨通了占平凉的号码。

　　“喂！”占平凉的声音传来，典型的不怒而威型，这种腔调只要处级以上的官员都能学得像模像样的。

　　“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我变着声音怪叫道。

　　“放肆，你是谁？”

　　没有等到占平凉说完这句话，我就挂掉了电话号码。接着，把SIM卡从手机里拆下来，再换上一个新的SIM卡。

　　我背包里至少还有几百张SIM卡，大多数都是只用一次的。

　　我又拨通了占平凉的号码，又捏着声音道∶“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对面的占平凉顿时怒了，喝道∶“你到底是谁！谁在指使你这么做……”

　　不愧是政府官员，任何事情都能往政治斗争上想。

　　没等到他说完，我又关掉了手机，再拆下SIM卡，换上了新的SIM卡。

　　半个小时后，我扔掉了十张SIM卡。不但占平凉的手机关机了，连他秘书的手机也关机了。

　　于是，我又换上了一张新卡，不过这次拨通的是占平凉女儿的号码，占筱萌。

　　“是谁？说话！”这位大小姐的口气，一如既往的冲。

　　旁边也传来了许多声音，音乐声、嬉笑声、喧哗尖叫声。看来，她找了一堆外国朋友在家里开派对。

　　“是占筱萌小姐了，我是你父亲秘密雇佣的私家侦探，被委托跟踪你的母亲，看她是否与他人有私情，现在已经追踪到了，但是你父亲的电话一直处在关机中。令尊曾经说过，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万一我联系不到他，就与你联系。”我的声音扮得跟福尔摩斯一样神神秘秘。

　　“你胡说！你是谁？你受谁指使，说？”占筱萌冷喝道。

　　靠，真不愧是父女，说话的语调都一模一样。

　　“我现在就将照片发过去。”我二话不说，直接将照片护了出去。

　　照片是我故意在窗外拍的，给人一种偷拍的感觉，清晰度还不错。

　　照片里面，朱落浑身赤裸，嘴角还残留精斑。

　　四肢大张，肥肥美美的屄还张开着没有合拢，里面精液混合着淫水还在往外流，甚至连屁眼都没有合拢，简直淫秽至极。

　　而且，朱落此时闭着美目在假寐，彷佛疲倦满足到极点，没有半点受强迫的感觉。

　　很快，占被萌手机收到了照片，立刻回拨过来。

　　她声音充满了冰冷和怒气，却压低了许多，冷冷说道∶“地址在哪里？我立刻过去，你待在那里不要动，我会带五十万过去。不用我出言威胁你，假如有关我母亲的任何照片流出去，那么等待你的将是人间蒸发，不管你跑到任何国家。”

　　“南郊的嘉德路，你到了嘉德路，我出去接你，这是一间私人旅馆，连名字都没有，很难找。”我说道。

　　“再见。”占被萌装着很成熟，立刻挂掉了电话，不再多问。

　　很显然，好莱坞电影那些女星干脆冷酷的风格对她影响很大。

　　三十多分钟后，一辆橘黄色的法拉利进入我的视野。

　　靠，这个愚蠢的小妞，出来办这种事情还开着这么拉风的车子，真是愚蠢到家了。

　　我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而是用望远镜观察她的前前后后有没有人秘密跟踪。

　　很显然没有，小妞关着车子在嘉德路附近转了好几圈，焦急如焚，我甚至看到她用手机拨通我的号码好多次，几次都没人接听，她愤怒地将手机砸掉。

　　此时，小妞终于忍不住下车，狠狠一甩车门，站在路上四处张望。

　　顿时，她吸引了无数道男人的目光。

　　单纯论长相，她几乎与占筱蔓相近。但是她更加年轻，那种十七、八岁的青春气息几乎是无敌的。

　　雪白的皮肤，干净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颐指气使的蛮横气质。

　　天气都凉了，她还穿着短裙和小小的上衣，年纪小小就学着露乳沟。

　　两条长腿真是又白又直。

　　真的是让人疯狂的想要一口吃掉。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

“你怎么回事？”电话接通后，占被萌 第一句话 就是冷声质问。

　　“你右边的小路，往里面走两百公尺，再朝左边的小巷走三百公尺，到了河边，往东边的石头路走，一直走三百多公尺，两裸银杏树下，一楝红色的小楼，你母亲就在那间旅馆里。”

　　这个小妞还真是胸大无脑，或者是这几年实在被占平凉保护得太妥贴了，没有半点危机意识。

　　在急躁与愤怒中找到了这楝红色的小楼后，占筏萌直接怒气冲冲地钻进了小楼。

　　“二○一室。”我对着电话说道，然后就听到高跟鞋踩着楼梯的声音。

　　很快，房门发出一阵巨响，二○一房间的大门被一脚踢开。

　　我看到，美丽的占被萌正横眉怒目地盯着床上赤裸的朱落，充满了不可置信，充满了鄙夷，充满了震怒。

　　紧接着，她直接冲到床前，一把扯起浑身赤裸昏睡的朱落尖声喊道∶“你这是在

　　做什么？你这是在做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那个男人是谁？那个男人是谁？”占被萌尖叫着问道。

　　“是我！”我从窗帘后走了出来，冷笑着朝占被萌道。

　　占被萌顿时将眼睛睁到最大，先是惊愕地望着我，大概记得曾经在她家里见过

　　我。接着，她立刻变成愤怒的小老虎猛地冲上前要与我拼命。

　　我任由她的小拳头砸在身上，虽然还是有些疼，我的体格并不是非常强壮，但是

　　我也装着不疼，只是很淫荡的对着她笑。

　　“啊！”忽然，我下身一阵剧痛。

　　那个小娘皮竟然一脚踢在我的胯间，真是痛煞我也，活生生地痛得我身体蜷成一

　　团，如同煮熟的虾一样。

　　痛得我整个肚子都在翻滚，倒抽一口口凉气。

　　我操，我肏！

　　看来最近杀人太多，使得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我自己很牛逼，比史特龙还牛逼。

　　没错，我是牛逼了。但那只是智力上的、逻辑上的、杀伐的气势，还有拥有武器情况下的杀戮力量牛逼了。

　　我真正的搏击能力、身体力量、强壮度上，都处于平均线之下。

　　在上千人的军队搏杀中，我以一敌千，还把他们全部歼灭杀死。

　　此时，对阵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反而被一脚踢中了命根子，真是蛟龙在臭水沟里被四脚蛇破了身。

　　就在我缩成一团的时候，头顶上又是一阵剧痛，却是小娘皮用台灯直接砸在我的头上。

　　没等我反击，小娘皮拿起了桌子上的十四寸小电视机，直接砸在我脑袋上。

　　我眼前一黑，头脑一阵，鼻子一凉，人事不省。

　　救命啊，丢死人了……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刚刚睁开眼睛，就被一阵强光逼退了目光，又闭上了双眼。

　　接着，被下身的剧痛猛地激得要蹦起几尺高。

　　“不会是小娘皮将我阖割了吧，我肏！”赶紧低头一看。

　　还好，还好！

　　超级大鸡鸡还在，不过那玩意儿确实是我的鸡鸡吗？那里怎么没有半点知觉？

　　我确实认不出来那根东西是不是我的鸡鸡了，因为鸡鸡的表面，如同焦炭一样黑漆漆的，还有一股焦味。

　　阴毛全没了，全部被烧完了。

　　整根鸡鸡很可怕的刺上了几百根别针，看着如同一只刺蜻一样。

　　不但如此，还有一根电线直接插进了马口，恐怖的是这根电线接着电源，只要她一按开关，就开始通电。

　　我终于知道，我的鸡巴为什么会烧成如此焦炭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我还看到，这个小娘皮手里拿着一只小碗，碗里面有浓浓的液体。液体里面搅拌着可怕的辣椒粉、芥末粉，而这个液体的味道，隐隐是硫酸。

　　难怪我的鸡鸡表面粗糙磷的，彷佛火星表面。

　　“啊！”我尖叫出声。

　　肏，真是最毒妇人心。这样的折磨，老子都没玩过。

　　这样，还不如阖割掉算了。

　　这还不算，小贱货还一直用那种可怕的液体往我的鸡鸡上刷，然后冒起一阵阵烟雾，发出皮肉被腐蚀的刺鼻味道。

　　“不疼了？”小贱人望着我问道。

　　我确实不疼了，没有知觉了，恐怕鸡巴部位已经坏死了。

　　小贱人非常愤怒，非常失望，对于我不疼了这一事实。

　　接着，她竟然将我马口里面的电线扯了出来，然后直接将硫酸混合辣椒粉、芥末粉一起倒进我的马口里面，然后兴奋地睁大了眼睛，期待看到我痛不欲生的画面。

　　然而，我还是不疼。

　　她显得更加愤怒，更加失望。

　　而我则是显得绝望。老实说，我比她更加希望我的鸡巴会疼，因为那意味着还有，知觉，还有反应。

　　然后，我发觉到，我嘴巴里面好像很臭、很骚。

　　不由得舔了舔舌头，那种臭骚味越发的浓烈。

　　小贱人靠近我的耳朵，低声道∶“我中途撒了尿，全部装起来，倒进你的嘴里让你喝下去了。”

　　“小贱人，只要让我脱身，我一定让你一辈子都做我的尿壶。”我心中恶狠狠地发誓。

　　“说，你和朱落什么时候开始通奸的？”阴暗处，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我努力睁大眼睛看清楚，看到了一个黑暗的人影坐在阴暗处。

　　面目英俊，只微微显得阴惊。

　　西装笔挺，腰直背挺，双目如鹰。

　　他应该就是占平凉了，而此处房间竟然依旧是在这问偏僻的旅馆。

　　“回答问题！”小贱人冷声喝道。

　　我没有立刻回答，想要对脑子里面的恶魔显示器下达新任务，让我脱身。

　　不料，任务还没开启，小贱人手里的开关猛地一按。

　　顿时，一阵电流猛地击穿我的身体。

　　“啊！”我惨嚎一声，顿时整个身体拼命的抽播、战栗，上下牙齿拼命的碰撞，眼睛彷佛要爆出眼眶。

　　如同地狱一般的痛苦，让每一秒钟都彷佛几十年那么长。

　　然后一股股烟雾冒起，浑身的焦味。

　　我的神智模糊，脑子里面彷佛一震，便昏迷过去。

　　但是很快的，我又清醒过来，因为小贱人用冷水把我泼醒了。

　　“你不用回答了，事情已经发生，至于是怎么发生的就不重要了，敢动我占平凉的女人，我就会让他比下地狱还要痛苦。”占平凉淡淡说道。

　　接着，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拿出一颗子弹放进左轮手枪，然后转轴用力一转，将枪合上。

　　“这把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我们玩的是俄罗斯轮盘。我会用这把枪对你开一枪，我只会开一枪。如果刚好这一枪没有子弹，你就该庆幸，因为与此同时我会接通电流。假如这一枪有子弹，你就可以直接被子弹爆头而死。而不用被电死，那种感觉太痛苦，太可怕了。”占平凉淡淡说道。

　　占平凉说完后，占被萌这个贱人顿时冷冷一瞪眼，然后她拿起没有用完的那一盘硫酸混合液，直接猛地泼在我的身上。

　　“啊！”我真他妈的痛得要灵魂出窍了。

　　全身都被腐蚀了，一阵阵刺鼻的浓烟从身体冒起，我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我哪些肉被腐蚀穿了，哪些肉被活生生灼烧了。

　　这只是痛苦的开始，紧接着占被萌猛地一按电闸，冷冷道∶“下辈子投胎别再惹我们占家了，最好做个太监去吧。”

　　“啊，嗷……”我凄厉的声音，几乎将声带撕裂。

　　整个身髁被电流击打的一瞬间，我几乎猛地从地上蹦起几尺，然后像筛糠一样激烈地抖动。

　　上次电击的时候，我昏迷了过去。然而这次却没有昏迷，我清晰地感觉到一切。

　　然而我宁愿昏迷，这样太痛苦，太恐怖了。

　　太痛了，彷佛整个骨架、整个肌肉活生生要被撕开，活生生一寸寸的烧焦。

　　这绝对是地狱，我彷佛看到了地狱，我眼前冒起一阵阵绿光。

　　彷佛，我看到的世界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往是杂色的，但是现在是绿色的。

　　我清晰地感觉到，地底下一股股的黑气冒起。

　　我清晰地感觉到，天空中彷佛有无数幽灵在飘来飘去，所有的幽灵在凝聚，彷佛要钻进这个旅馆的房间。

　　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这种情况，这是不是临死时候的景象？

　　紧接着，最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脑子里面，彷佛有一颗核弹爆炸。

　　将我的灵魂思绪炸得屄飞烟灭。

　　这种痛苦，比硫酸腐蚀和电流击打的痛苦加起来，还要恐怖一万倍。

　　猛然间，我只感觉到脑子里面猛地出现一张恐怖的面孔，张开了可怕的撩牙。

　　“嗷！”与此同时，我吼出一阵不似人类的嚎叫。

　　“砰！”房间里的玻璃碎裂，茶杯炸裂，电视炸裂。

　　“轰隆隆……”旅馆的房间开始激烈的携晃，台灯从桌子上硎卜，吊灯从天花板上砸落，墙壁开始龟裂。

　　而外面，地动山摇，山河变色。大地裂开，山体平移，江水倒流。

　　很巧，无巧不成书，发生了地震，而且还是级数不低的地震。

　　“靠！竟然地震了，我的政府有得忙了，要救灾，要安抚百姓，不知道会不会有伤亡？但愿不要有。”占平凉一边说话，一边扣动了扳机。

　　没有枪声响起。

　　而惊吓中，我的鸡巴猛地喷出一股尿液，被电击到最痛苦处的失禁。

　　尿液直接喷到占平凉的脸上、眼睛上。

　　“啊！”占平凉捂住面孔，因为占被萌将硫酸倒进我的马口，尿液喷出来的同时，硫酸也喷了出来打在占平凉的脸上，顿时灼烧了眼睛。剧痛中，他猛地将手枪扔了出去。

　　“啪咯！”我身上捆着的绳索被硫酸烧断，地震毁掉了电路。

　　我猛地从椅子上窜出，直接接住了坠地的手枪。

　　对准占平凉，直接扣动了扳机。

　　“不要！”占筱萌一阵凄呼。

　　“砰！”枪声响起，一阵火光后，子弹猛地钻进了占平凉的右胸，直接将身体穿

　　透。

　　占平凉立即倒地，我一脚对准占筱萌的肚子，猛地踢出。

　　顿时，一阵惨叫声，占筱萌曼妙的娇躯被我踢飞几公尺，落在床上。

　　我大步上前，一脚踩在她的身上，猛地揪起她头发，道∶“我们的游戏，才刚刚

　　开始。”

　　浑身搔痒难耐，我猛地一抖身体。

　　一团团烧焦的黑炭落满一地，露出了洁白如新的躯体。

　　完好无损，不过身上多了无数狰狞威风的疤痕，使得我看来犹如魔鬼一般。

　　而我的鸡巴，上面的焦炭脱落，露出火红火红的超大鸡巴。

　　整个肉茎表面，凸起的疤痕角质纵横交错，一道道凸起狰狞的坚硬疤痕隆起半公

　　分之多，使得整根鸡巴看起来威风凛凛，狰狞可怖，如同恶魔的长角，如同魔鬼的龙茎。

　　“没错，我们的游戏刚刚开始，不过我带你回去，与你的姐姐、你的阿姨、你的

　　姑姑一起玩，哈哈……”

　　我一把提着她的长发，往外拖。

　　我的秘密驻地内多了三个人，占平凉、占筱萌、朱落。

　　所有的男人，都被我关押在另外一间房内。

　　而这个房间里，就只剩下女人。

　　苏怀谨、占被蔓、章允、章允母亲、章允小姨、朱落、占被萌、宁紫……

　　她们的双手全部捆住，吊在天花板上，脚尖刚刚好能构着地，却不能脚踏实地。

　　她们都穿着衣服。

　　苏怀谨，穿着军装制服。

　　占被蔓，穿着女主播制服。

　　章允，穿着公主裙。

　　章允母亲，穿着检察官制服套裙。

　　章允小姨，穿着女仆制服。

　　朱落，穿着旗袍贵妇制服。

　　占被萌，穿着可爱的学生制服。

　　宁紫，长腿美女穿着皮装SM制服。

　　“欢迎光临今晚的演出，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是几个稚嫩处女的破身仪式，不过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玩一段游戏热热身。”我站在众多美女之间，看着她们艰难的用

　　脚尖踏地，因为娇躯紧绷，所以曼妙性感的曲线展露无疑。

　　“我们这八个美女来一场友谊赛，你们八个人显然都认为自己绝色无双，按说美

　　无第一，骚无第二，但我硬是要让你们比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色迷迷地盯着八个大

　　美女，赤裸裸地吞了一口口水道∶“第一项，我们比的是胸部。我这个人非常恶俗，

　　看胸部就是看大小，所以谁的胸部最小，谁就要受到惩罚。惩罚的内容非常简单，那

　　就是谁的胸围最小，谁的奶头就夹上两只螃蟹。”

　　我的话刚刚落下，八个女人便用力的挣扎叫嚷，只不过嘴里被塞住了东西，至于

　　在叫嚷什么就听不见了。

　　我这个人很变态，喜欢听着女人骂我，于是将八个女人嘴里的毛巾全部扯了出

　　来，顿时怒骂声不绝于耳，我也懒得去分辨。

　　我直接走到苏怀谨的面前。

　　“哇，穿着军装的熟女啊！”我靠在苏怀谨的背后。

　　女式军服真的是非常好看啊，凸胸束腰的。这个女人早就熟透了，加上经常练习

　　拳脚，一身娇躯白腻腻的，真是惹人垂涎。

　　只遮住一半大腿的套裙下，是穿着黑丝袜的美腿，丰满笔直的美腿性感极了。

　　不知道是不是站着太累，所以她用力惦着脚尖的同时，微微向后獗着，使得成熟

　　女人的臀部，在短裙下变得更加圆滚丰满。

　　“走开，你这个畜生，我是你的后母，你会下地狱的……”苏怀谨感觉到我的靠

　　近，拼命大骂着。

　　“地狱早就挤满了，想要进去都需要排队。”我不屑笑道，一把抓住她的军装，

　　猛地一扯。

　　顿时，所有的扣子都被我扯落，露出里面黑色的胸罩，硕大的双乳晃得亮眼。

　　“你这个畜生，我真后悔没有早早找人杀了你！”旁边的占筱蔓嘶声大骂。

　　“不要着急，很快就会轮到你的。”我示威地转动苏怀谨的娇躯，面对占筱蔓，

　　然后在占筱蔓的眼前，直接将两只手插进了苏怀谨的胸罩内，摸着软绵绵的乳房。

　　“畜生！畜生……”苏怀谨拼命的挣扎。

　　我直接将勃起的鸡巴顶在她扭动的臀部上，脸上露出非常淫贱的表情，销魂道∶

　　“继续，继续，用力扭动些。我上公车的时候，就是希望遇到像你这样年纪的成熟美

　　妇，然后将鸡巴顶在她的臀沟上扮演公车色狼，好爽啊，好爽啊……”

　　然后猛地扯掉了苏怀谨胸罩，两只雪白的大乳一阵摇晃。

　　我指甲抓住两只乳房，极度猥琐地用鸡巴狂顶苏怀谨的美臀，享受软绵绵滑腻腻

　　的美妙触感，一边呻吟荡叫。

　　见我淫荡至斯，占筱蔓连怒骂的力气也都没有了。

　　忽然，我离开了苏怀谨的娇躯。裤裆里的鸡巴勃起得惊人，将裤子撑出一个惊人高度的帐篷，然后我面目严肃地拿出皮尺，为苏怀谨量了胸围。

　　“八十八点五公分。”我报了数据后，登记在册，然后走到占筱蔓的面前。

　　还没等到我靠近，占筱蔓便一声尖叫，骂道∶“不要靠近我……”

　　我上前挨近她的娇躯，她顿时拼命的往前拱，拼命不让自己的娇躯贴近我的身

　　体。

　　“你高中的时候胸部很小，经常戴厚厚的海绵胸罩冒充，现在不知道奶子大了没

　　有啊？”我站在边上想了一会儿道∶“还记得当年高中的时候，你穿着薄薄的雪白棉

　　纱裤管在双杆上压腿，恰好内裤也比较透明，于是我看到了双腿之间，一团黑乎乎的

　　影子。我知道那里是屄的位置，黑乎乎的是阴毛。就你他妈的这团黑乎乎的阴毛，让

　　老子足足手淫几百次，两条腿都软了，两颗蛋又酸又痛……”

　　接着，我从箱子里面挑出一条薄薄的棉纱裤管，然后不管占被蔓的拼命挣扎，用

　　力的将裤管往她的双腿上套，也不脱她的裙子。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占筱蔓又惊又怒。

　　等穿好了裤子之后，我直接将她的短裙脱了下来，索性将她的主播制服也脱了下来。

　　顿时，她剩下雪白的丝绸上衣，还有薄薄半透明的白色棉纱裤管。

　　然后我围着她转了好几圈，口中啧啧赞道∶“不赖，硬是不赖。比你那身主播衣

　　衫强多了。”

　　确实强多了，雪白的棉纱裤管笔直贴身。里面圆润的玉腿若隐若现，在美臀的部

　　位上微微束紧，顿时臀部圆圆翘起，再好看没有了。

　　接着，我一把抱起占筱蔓长长的右腿，笔直地抬了起来，顿时吓了占筱蔓一大

　　跳。

　　“你干什么？”占筱蔓惊呼道。

　　我一直将占筱蔓的右腿抬到水平线，和左腿成直角。

　　然后我身子蹲了下来，把占筱蔓的右腿扛在肩膀上。

　　我这是在回忆几年前我看到占被蔓在双杆上压腿的情景，然后我的双眼凑近了占

　　被蔓的胯部，仔细寻找那一团黑影。

　　果然找到了，几乎和回忆中占被蔓的下阴黑影一模一样。

　　薄薄的裤子半透明，恰好又是薄薄的白内裤。这样一来，占掖蔓胯问的阴毛在两

　　层薄布挤压下，显得尤其的惹眼。

　　。真的是黑漆漆的一团，真的是那一团阴毛，甚至阴部鼓起的痕迹都有所显露。

　　这个女人真他妈骚，这个女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很骚。

　　我就不相信了，当年她不知道穿成这个效果后，会让阴毛露出来，她肯定是故意

　　的。

　　和印象中的占筱蔓阴毛结合起来，我的鸡巴顿时硬得已经要裂开一般，恨不得立

　　刻就撕掉占被蔓的裤子，直接用大鸡巴插进去。

　　但是我不能那么急色，我要慢慢品尝。

　　我几乎将眼睛贴在了那一团阴毛上，吓得占筱蔓浑身都在颤抖，拼命想要躲避，

　　但是浑身几乎使不上力气。

　　隔着裤子，在占筱蔓阴毛的位置上吻了一口后，我站起身将她右腿放下，舀过一

　　杯水，对着占筱蔓的下身一泼。

　　“啊！二占筱蔓一声尖叫。

　　顿时，半条裤子都被泼湿了。薄薄的白裤子贴在腿上顿时变得透明，入眼的是一团肉色。

　　甚至，圆臀和臀沟的轨迹都看得一清二楚。接下来的一杯水，我非常赤裸裸地、下流地泼在了占筱蔓的下阴部位。

　　占筱蔓更大的一声尖叫，苏怀谨也更恶毒的咒骂着。

　　占筱蔓下体部位的内裤和外裤都贴在了下阴处，这下子那一团黑漆漆的就太明显了。甚至，不但有黑漆漆的，还有粉红的沟壑状，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像力过于丰

　　富而想出来的。

　　“不过，我对你的奶子抱有的希望就不是那么大了。”在占被蔓的惊骇中，我直接扒了她的上衣，没有等到她尖叫，一把扯了她的胸罩，露出了白嫩粉红的玉乳。

　　超过我的想像。

　　我这个人太下流了，基本上对占筱蔓的关注只在于下阴，而忽略了乳房。只觉得

　　占筱蔓的乳房是小的，所以不会非常精彩的。

　　占筱蔓的乳房是不大，但是形状却真的是极美。

　　真的很难看到那么圆、那么摄拔的乳房，真的彷佛玉碗倒扣一样，红嫩嫩的乳

　　头，真的如同兔子眼睛一样。难怪很多人都把女人的乳房比喻为白兔。

　　忍着馋意，我舔了舔舌头。

　　在挣扎中，替占筱蔓量了胸围。

　　“八十一公分。”

　　我撇了撇嘴，占筱蔓的胸围确实不算非常出色。

　　轮到穿着公主裙的章允了，我靠近她的时候，她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尖叫。

　　甚至，她的母亲和小姨也没有呵斥我。

　　我上上下下望了她一眼，八个女人最漂亮的、我的梦中天使，就是眼前的这个女孩了。

　　不过，我却只是很快量了她的胸围，动作跟体检的医生一样标准，没有占章允的丝毫便宜。

　　“章允，八十九公分。”

　　我啧了啧嘴，丰满的章允在胸围上，真的是非常出色啊！

　　接下来，章允小姨的胸围是八十九点五公分。

　　章允那张天使一样的面孔本来已经有些漠然了，但是在我撕开她小姨上衣和胸罩，露出又白又大的双乳时，她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波斓。

　　接下来，撕开章允母亲检察官制服的时候，我遇到了最强烈的抵抗。

　　这个女人拼命的扭着娇躯，甚至张开嘴巴要来咬我。

　　这使得我对脱她衣服的过程显得非常的享受。

　　黑色的检察官制服脱掉后，雪白的衬衫，还戴着领带，齐耳的知性短发，使得这个女人看来尤其有美感。

　　我没有撕掉章允母亲的衬衣，甚至领带也没有拆下来，而是将扣子解开，然后伸进衣服里面，将红色的胸罩解开。

　　顿时，硕大挺拔的乳房，赤裸裸地顶在白色的衬衣上。

　　衬衣扣子被解开，两个硕大的乳房露出了大半。

　　我直接抓住两只大乳，对着章允的方向，用力的揉捏把玩，章允的母亲大声尖叫，旁边章允的小姨不停地哭泣。

　　章允波澜微起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痛苦，彷佛母亲赤裸裸地在眼前被人把玩，终于将她从麻木的神经中唤醒过来少许。

　　不过，对章允母亲乳房的把玩并没有持续多久，我拿过皮尺，量了章允母亲的胸围。

　　“九十一公分！”我几乎震惊出声，因为看上去章允的母亲没有章小姨那么丰满啊，胸围却比章小姨还要大。

　　接下来，对朱落的脱衣、量乳房行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朱落，八十八公分。”

　　“宁紫，八十八公分。”

　　已经是最后一个女人了，这个应该称作女孩，她只不过才十七、八岁，真是最最

　　娇嫩的年纪。

　　我直接露出了一个狼的笑容，狞笑道∶“我说过，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的。”

　　“你放过她！你想要做什么，你对我做！”朱落在一旁大声喊道。

　　“你闭嘴，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求情，你不配做我的妈妈。”占筱萌反而表现

　　得非常冷漠，对母亲大声呵斥道∶“你无非就是想要强奸！你来啊，来啊！除非你强

　　奸完后杀了我，只要我活下来，我保证将你碎尸万段，我保证杀你全家……”

　　“嘶！”我没有回答眼前这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娇嫩青春美少女，而是直接猛地撕

　　开了她的衣衫，一直冷漠地撕，将她的上衣全部撕成碎条之后，猛地将她粉红色的胸

　　罩扯断，将她的娇躯扯得一阵跟枪。

　　露出了八个女人中最最娇嫩的上半身裸体。

　　整个过程中，占筱萌紧紧咬着小嘴，用冰冷而又充满仇恨的目光望着我。反而她母亲朱落在一旁不停地哀求哭泣；至于苏怀谨和占筱蔓，则将目光扭向别处，不愿意

　　看这一场景。

　　我望着占筱萌半赤裸的上半身，真的是嫩到一掐就会出水的地步，浑身都彷佛是

　　牛奶浸泡出来的一般，真真不愧是青春美少女。

　　十七、八岁的占筱萌，乳房比堂姐占被蔓还要大一些，形状上一样绝美，乳头比

　　占筱蔓还要粉红娇嫩。只不过占筱萌的骨架比占筱蔓还要纤细，双肩比占筱蔓更加狭

　　窄。所以在胸围上，占筱萌未必比占筱蔓多太多。果然，占被萌的胸围也是八十一公

　　分。

　　“占筱蔓和占筱萌两姐妹的胸围，并列倒数第一，所以一起受到惩罚。”我冷冰

　　冰地宣布，然后从装满冰的箱子里面抓出了一只螃蟹。

　　螃蟹都如同手掌那么大，真是的是张牙舞爪，大大的钳子用力的张开着，拼命的

　　想要找到一件东西然后猛地剪住，看着尤其恐怖。

　　我拿着螃蟹来到占筱蔓的面前，占筱蔓此时才感觉到害怕，面色苍白，目中惊

　　恐，张开嘴想要恐吓、想要求饶，最后化作凶狠的目光盯着我……

　　“楚郁，我发誓，我发誓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将你蹂躏致死的……”旁边的苏

　　怀谨恶狠狠地望着我。

　　“能不能换个新鲜一点的？我早就被碎尸万段过了好吗？”我冷笑道∶“不过，

　　从现在开始，不许有人多嘴。只要开口说一句话，那么她将和失败者受到一样的惩

　　罚，所以这只螃蟹归你吧，或许你口味比较重，需要用螃蟹夹乳自慰。”

　　说罢，我真的将大大张开的螃蟹钳子对准了苏怀谨的乳头一按。

　　“啊！”

　　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呼，吓得我尾椎骨一麻，手里一抖，将螃蟹松了手。不过螃蟹

　　没有掉下来，那大大的钳子凶猛地钳住了苏怀谨的左乳头后，再也没有松开，便挂在

　　她的左乳上。

　　苏怀谨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面色发青验紫，可见剧痛。乳头是最娇嫩的地

　　方，用手指轻轻一拈都受不住，何况用螃蟹夹。我无视她痛苦的颤抖，抓住另外一只

　　螃蟹钳子，猛地夹住了她的另外一只乳头。

　　“啊！”苏怀谨又是一声惨呼，双脚再也踏不住地面，荡在空中不住地摇晃，双手被捆得疼痛无比，加上乳头被夹的痛苦，彷佛要昏死过去。

　　我没有理会她的痛苦，而是又抓来一只螃蟹来到占筱蔓的面前。

　　占筱蔓早已经泪流满面，吓得牙齿都在发抖，眼睛盯着苏怀谨的乳头。

　　彷佛有血迹从乳头上流了下来。

　　“我可不敢保证螃蟹会不会将乳头剪断下来啊，毕竟乳头很嫩，我之前也没有玩

　　过这个游戏。”我对她说道，然后无视她颤抖的娇躯，便要将张开的螃蟹钳子往她的

　　乳头上按。

　　“不要，不要，求求你不要，楚郁，求求你……”占筱蔓终于哭出声来。

　　“你求我？我没听错吧，骄傲得如同公主一样的占筱蔓也会求人？”我冷笑道∶

　　“再求一遍我听听。”

　　“楚郁，我求你，求你放过我，求你了……”占筱蔓嚎啕大哭，垂下头大声求

　　饶。

　　“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奶头被螃蟹夹，一个奶头被我舔，你自己选。”我笑着说

　　道。

　　占筱蔓紧紧闭着小嘴，拼命的摇头，就是不说话。

　　“看来是你选择第一个了。”说罢，我便要将螃蟹放上去。

　　“我选第二个！我选第二个！”占筱蔓赶紧说道。

　　“第二个是什么？我不清楚啊！”我说道。

　　“被你舔，被你舔……”占筱蔓一边哭，一边道。

　　“什么被我舔？”我继续问道。

　　“乳头被你舔，乳头被你舔……呜……”

　　“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我直接一口叼住占筱蔓的左乳，用力的舔舐，另外一

　　手抓住占筱蔓的右乳，痛快地把玩。

　　不知道是因为羞愤，还是奶头从来没被人舔过，占筱蔓娇躯颤抖得比她的母亲还

　　要厉害。

　　足足玩弄了占筱蔓的双乳五分钟后，我拿着张牙舞爪的螃蟹来到占筱萌的面前，

　　这个冷酷的要杀我全家的小姑娘面前。

　　“我选第二个，我选第二个……”这个暴力愚蠢自大的女孩，花容失色地喊道。

　　“贱！”我直接叼住女孩的乳房，舌叫用力的舔着她娇嫩的奶头。

　　女孩尊严受辱，气得气喘吁吁，胸大无脑的言语冲口而出。

　　“我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正就当被狗咬过，回去用消毒液洗半个小时后，再

　　恶心的气味也不见了……”小姑娘冷冷说道。

　　我顿时将脑袋从她乳房上抬起，女孩瞥着眼睛道∶“继续舔啊！大家族的千金、

　　高级官员的女儿让你舔奶，足够让你十八辈子的福气全部用尽了，继续舔啊，再不

　　舔，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

　　“贱！”我还是那个字。

　　然后，我猛地捏开她的小嘴，将她花瓣一样的美丽小嘴用力撕开，然后凶猛地将

　　手掌大的螃蟹猛地塞了进去。

　　她的小嘴太小，而螃蟹张牙舞爪的太大了，我不得不将螃蟹所有的脚捏在一起，

　　然后用暴力猛地塞进了她的小嘴。

　　“呜！”女孩顿时垂死一样猛地伸长了脖子，娇躯猛地伸直，彷佛临死前的僵硬

　　一般。

　　与此同时，所有的女人都惊呆了。包括痛不欲生的苏怀谨，她甚至一下子忘记了

　　乳房上火辣的剧痛，惊骇地望着天使一般约美少女小嘴里面，被我塞进了一只凶猛的

　　螃蟹。

　　朱落呆了一下后，一声尖叫，便要猛地扑过来，帮忙女儿将嘴里的螃蟹拿掉，但

　　是她被捆住了手，不能动弹。

　　她大叫着，大哭着向我求饶。

　　“再发出一声，便以同样的刑罚。”我冷冷一声。

　　她呆立着不敢出声，只有无比痛苦地望着女儿，满脸的泪水。

　　占筱萌双手被捆住，根本不能将嘴里的螃蟹拿出来，便拼命的想要吐掉，但是她

　　双脚刚好踏起，想要弯腰都不能，所以只能无比痛苦地作呕。螃蟹如此大，是被我强

　　行塞进去的，伸展后想要掉出来根本不可能。

　　忽然，占筱萌面色一变，美丽的脸蛋忽然扭曲起来，变得无比的痛苦，眼睛睁到

　　最大，四肢拼命的抖动战栗。

　　显然，螃蟹的钳子在她的小嘴里面已经发威了，不知道是夹住了娇嫩的喉咙，还是舌头。

　　就在我也觉得不寒而栗的时候，小女孩目光忽然一凶，竟然猛地将嘴巴合上，然

　　后用力的咀嚼。

　　顿时，她嘴里的螃蟹被嚼成了碎片，然后对着我的脸猛地吐出。

　　吐出的是螃蟹的碎尸，还有血迹。不知道是她被螃蟹夹伤的痕迹，还是咀嚼过程

　　中被刺破了口腔。

　　她望向我的目光，真的是充满了仇恨，彷佛要将我活活杀死一般。

　　我无视这一眼神，反而倒了一杯水让她漱口。

　　“下面开始新一项的比赛，那就是比屁股。这一项分为两种，一种是臀围，也就

　　是屁股的大小；另外一种是屁眼的颜色和形状美丽是否，由我来打分。同样分数最低

　　的人要受到惩罚，惩罚的内容是∶一条蛇，前面顶着一块直径一寸、长三寸的巨寒冰

　　块，零下三十度，蛇尾巴抹了辣椒芥末油，将冰块先塞进失败者的屁眼内，再将蛇塞

　　进去，然后点燃蛇的尾巴，让它顶着冰块拼命往直肠里面钻，这也算是冰火九重天

　　了。”我淡然地宣布着处罚的内容，顿时所有女人的面孔都变了色。

　　就连刚刚将螃蟹嚼碎的占筱萌也失去了所有的豪迈和冰冷，变得无比的恐惧。

　　螃蟹虽然张牙舞爪的，但是却不恶心。而蛇对于女人来说，无非是最最恐怖、最

　　最可怕的东西了。

　　“而且我宣布，我在观看你们屁股和屁眼的过程中，有谁不配合的，比如拼命夹

　　紧臀瓣的，或者拼命挣扎怒骂的，都将受到惩罚。我为你们准备了足够的蛇和冰

　　块。”

　　说罢，我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是冒着蓝色冷气的冰块。

　　再打开另外一个箱子，几十条蛇在里面游动，每一条都有直径三公分左右，一尺

　　多长。蛇群交缠在一起蠕动着，有碧绿色的，有火红色的，看得让人不寒而栗，连鸡

　　皮疙瘩都要掉落下来。

　　八个女人更是看得面色如纸，颤抖着连站都站不住。

　　甚至被螃蟹夹乳的苏怀谨完全忘记了疼痛，陷入了无限的恐惧中。

　　“现在我开始检查你们的屁股和菊花，不配合的尽管可以捣乱。这次反过来，从

　　占屄萌开始。”我说道

　　走到占筏萌背后的时候，我清晰地感觉到她浑身的颤抖和她的恐惧。

　　我取过绳子，将她双脚也捆住了。然后，将捆住她双手的绳子往下放，使得她不

　　再被吊在天花板上，而是可以站在地面上。

　　“跪在地上，用力的将屁股往后撅。”我下令道∶“你可以不这么做，你也可以

　　破口大骂，甚至我很欢迎你那么做。”

　　占屄萌不挣扎也不大骂，只是站着不动，浑身颤抖得更加厉害。

　　旁边的朱落又要求情，想要从她那里开始。

　　“从现在开始没有让你们说话的，你们要是出声说话，就立刻受到惩罚。”我冷

　　冷道。

　　顿时，朱落立刻闭上了嘴巴，不敢再言语。

　　“我开始数数，我数到十，要是还不跪的话，便视作拒绝我的命令，愿意受到惩

　　罚。一、二、三、四、五……”我数得无比飞快。

　　占屄萌猛地往地上一扑，因为动作过大，直接摔倒在地。

　　我上前抱住她的腰，往上一提，让她以老汉推车式跪好，猛地一拍她的屁股，

　　道∶“将屁股用力往上撅，不用我说你们也清楚，撅得越厉害，等一下量出来的臀围

　　也越大，因为我量的不是正常的臀围，而是拼命撅起后的臀围。”

　　顿时，占屄萌赶紧拼命的往上撅起屁股。

　　我一把掀开她的裙子，顿时露出粉红色的棉质内裤。

　　白嫩嫩的圆臀包裹在内裤中，真的显得尤其的嫩，尤其的鲜美。

　　一把扯下她的内裤，两瓣雪嫩的圆臀展露无疑。

　　不但菊花，连屄都看得清清楚楚。

　　十七、八岁的女孩，真的很嫩啊！不但屁股嫩，屁眼也是嫩的，真的是粉红粉红

　　的小菊花，褶皱也细细的，几乎鲜有毛发。

　　这是一个阴毛很少的女孩，两瓣阴唇也是鲜红粉嫩的，阴缝的沟壑里面湿洒洒

　　的，红艳红艳的，惹人极了。

　　我现在就想掏出大鸡巴，狠狠地插进去。

　　但是，定下了游戏规则，就要进行到底。

　　占筱萌肯定觉得很屈辱，她在颤抖，在抽泣，将脸蛋埋进手臂中，不让人看见她

　　的脸。

　　我也不看她的脸，我只看她的屁股，还有屁眼。

　　用皮尺量臀围，獗起后的臀围。

　　“撅起后臀围，九十五公分。屁眼粉红鲜嫩，少毛，褶皱清晰，屁眼分数九十二

　　分，总分一百八十七分。”

　　下一位，轮到朱落。

　　同样，捆住了双脚，将绳子放下，让她跪下，用力獗起屁股。

　　直接将旗袍撩到腰部位置，顿时白腻白腻的圆满大腿露出，活色生香。

　　内裤是黑色蕾丝花边的，扯下后，两瓣圆滚的巨臀甚至猛地一阵摇晃，晃得我几

　　乎睁不闲眼睛。

　　朱落和占筱萌身为母女，但是作为妇人的朱落，屁股真的是大很多，肥很多。

　　占筱萌的屁股是圆翘的，可以成为娇俏小屁股。朱落的屁股就只能称为肥臀的，

　　横跨度真的是十分惊人。两瓣巨臀从中间裂开，露出紫红色的菊花，还有紫红色的屄

　　缝。屄洞也不如女儿娇嫩，她女儿此时的屄缝尽管有些湿，但是小阴唇却紧闭着。

　　而朱落此时的屄洞已经潺潺流水了，小阴唇用力张开着，彷佛馋得不行，就等着

　　鸡巴往里面插，一股骚气也扑面而来。

　　“朱落，撅起后臀围，一百零九公分，屁眼紫红，多毛，褶皱清晰，屁眼分数八

　　十分，总分一百八十九分。”

　　轮到宁紫的时候，这个女人不但很干脆地跪下了，还非常风骚地摇动着屁股，甚

　　至用力的张开双腿，让我看清楚她张合的屄缝，还有收缩的菊花。

　　但是男人就是这么贱，干过的女人，再风骚，也失去了猎奇的兴致。

　　“宁紫，撅起后臀围一百零三公分，屁眼红色，多毛，褶皱普通，屁眼分数八十

　　四分，总分一百八十七分。”

　　轮到章允的母亲了，我刚刚走到她的身后，鸡巴已经疯了一般，拼命的弹跳着。

　　看来，对这个人妻和熟母，我真的是有着无比的乱伦欲望，无比的期待之心。

　　同样捆住她的双脚，让她跪倒后，拼命撅起肥臀。

　　她表现得比占筱萌还要羞愤，整个脑袋都钻进了臂弯里面，但是美臀确实疯一般

　　的撅起，简直疯一般地要被人老汉推车。

　　“巨大，硕大，豪硕，真他妈壮观的肥臀啊……”我望着眼前近乎夸张的撅起肥

　　臀，活生生的圆滚肉墩子啊，活生生的巨大玉蒲团啊。

　　检察官的套裙，真的彷佛要被撕裂了一般。

　　猛地将套裙往上一橹，露出了豪华巨臀的庐山真面目，肉山一样的肥臀用力的裂

　　开，彷佛无比硕大的水蜜桃子。

　　真的很难想像，成熟女人的屁股可以这么大。

　　不行，不行，我要屏住呼吸，我要用力拈住我的阴茎，否则我立刻要射精了，我

　　还没开始干，就要射出来了。

　　我拈住了龟头止住精意，然而性欲如同火一样燃烧全身，我真的彷佛吃了几斤春

　　药一般。

　　我很用力的呼了几口气，才开始观察章允母亲的臀部。

　　屁股很大，很白。不过臀沟稍有色素沉淀，如同一道墨豪，竟也显得性感诱人。屁眼很小，和巨臀比起来，出奇的小。屁眼色泽不算鲜红，多毛。屄洞竟然也出奇的小，色泽也不算鲜红，而是熟妇特有的深红色，阴唇非常肥厚，所以几乎将整个屄洞都挡住了。

　　“章允母亲，撅起后臀围，一百一十九公分，屁眼色泽不算鲜红，但是形状极小，毛发极多，八十八分。总分，两百零七分。”

　　接下来是章允的小姨。

　　“章允小姨，撅起后臀围，一百一十二公分，屁眼色泽竟然还保持鲜嫩，形状同样小，毛发稀少，九十三分，总分两百零五分。”

　　我从章允身边经过，直接轮到占筱蔓。占筱蔓跪下去撅起屁股的时候，就彷佛下

　　一刻就要死去一般的羞辱。

　　女人的臀部撅起后，都不算小。

　　经过了章允母亲的视觉冲击后，再经历占筱蔓撅起后的翘臀，那种刺激感已经弱了不少。但是，我仍旧无比的期待。毕竟占筱蔓在高中的时候，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公主模样，而且是着名的电视台女主播，是无数人的梦中情人。现在，她如同一条母狗一样跪着撅起屁股，是多么的让人兴奋和激动。

　　扒下她的棉质裤管，露出了红色的内裤，脱下内裤。两瓣欺霜赛雪的圆臀刺了我一眼，她的屁股真的不算大，还好够圆。尽管她已经非常拼命的往后撅，甚至类似作弊的分开双腿，好让两瓣屁股也用力分开。如此一来，就连整个屑缝都赤裸裸地用力张开。但是，等一下量出来的数据，绝对不会非常讨喜。

　　她的屁眼颜色是鲜红的，褶皱也不错。但是，毛真的很多很多，而且很长。她的屄缝我看过了，但是从来没有那么近的看过。很鲜红粉嫩的屄缝，小阴唇极小，所以屄洞随着双腿的张开而张开，清晰地看见里面粉红色的处女膜。

　　这个女人的阴毛实在是太茂密了，几乎密布了整个阴部。难怪高中的时候，隔着两层裤子我还能看到胯间黑漆漆的一片。而且，这个女人的屄缝是最细的一个。这个女人的屄不算小，但却是最瘦的一个。

　　“占筱蔓，撅起后臀围九十二公分，屁眼色泽不错，但是毛太长太多，屁眼分数八十八分，总分一百八十分。”

　　宣布完分数后，占筱蔓几乎是瘫了下去，因为没有人比她更低的分数了。

　　轮到苏怀谨了，她非常冷静的跪了下去，用力的獗起了美臀。

　　我直接将她裙子脱下，让她赤裸裸地撅起美臀。

　　她的屁股出乎意料的并不如成熟妇人那么大、那么肥，但是很圆、很翘，甚至有些结实。应该是经常练武的原因，很出乎意料地，竟然让我遇到了一个臀型媲美张茵茵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的腰极其细，竟然和少女有得一拼。所以撅起后，使得她本来不大的屁股，显得很大。但是圆这一字上，她的屁股却是做到了极致，和巴西女人屁股的圆有得一拼。

　　我非常期待和她的性交了，因为这个女人是练武的，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说不定屁眼和屄洞也充满了柔韧力，毕竟她是为了拼命的讨好我的便宜老爹。

　　不过，我比的是臀围和屁眼的颜色。

　　她的屁眼不算出色，比较大，而且色泽也不算优秀。

　　“苏怀谨，撅起后臀围一百零一公分，屁眼分数七十九分，总分一百八十分。”

　　顿时，苏怀谨也瘫了下去。

　　最后，轮到了章允。

　　她竟然也几乎没有反抗就跪了下去，撅起了美臀。

　　我没有脱她的裙子，没有脱她的内裤。只是微微将她的裙子掀起，露出她穿着白色内裤的美臀。真的是如同满月一样的美臀！

　　又柔软，又结实，包裹在小小的内裤中，真是无限的美不胜收。没有一个女人的屁股有这么洁白无瑕，没有一个女人的屁股有这么圆嫩光滑，果冻一样的颤颤巍巍，真的是如同圆月一般的美臀啊！我还是没有脱她的内裤，直接量她獗起后的臀围。

　　“章允，獗起后臀围一百一十九点五公分。”

　　天哪，这个丰满的天使，平常根本看不出来她有这么傲人的臀围，只是因为她穿的都是宽松的衣裤。

　　我轻轻拨开一丝内裤，淡淡地瞥了一眼臀缝中的屁眼。

　　只一眼，不过半秒钟。

　　一阵香气凌人，圆滚臀瓣中，香嫩香嫩的臀沟中，一朵红嫩嫩的花朵点缀着，竟然真的有漫画中女角菊花的效果。真的是雪白如脂中，一朵娇小的鲜红。

　　“章允，屁眼分数一百分。总分，两百二十九点五分。太惊人了，太惊艳了……

　　“第二轮比赛结果，章允顺数第一。占被蔓和苏怀谨二人并列倒数第一。”

　　我面无表情地先拿过一块冰块，我要戴着手套拿，因为零下三十度实在太冷了，会将我的手冻坏，我连一秒钟都拿不住。

　　我走到苏怀谨的身后，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插进了苏怀谨的阴道中。

　　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刺激，她的阴道里面早就充满了湿洒洒的淫水。

　　将食指足够湿润后，我直接将食指刺进她的屁眼里面。

　　“呜！”苏怀谨低呜着，双臀微微颤抖着。

　　我完全将食指插进了她的屁眼里面，很胀，几乎要将我的手指挤出来，看来我的便宜老子对她的屁眼还没有开发过。

　　两根手指插了进去，真的几乎要将手指夹断的感觉。

　　在她痛苦的呜咽声中，我将她的屁眼开发得足够大，然后抓着无比巨寒的冰块，猛地塞了进去。

　　“啊！”苏怀谨的娇躯，真的如同泥鳅一样，猛地一弹跳，然后啪咯摔在地面上。接着，她无比痛苦地弓起娇躯，如同被煮熟的虾一样。

　　两瓣雪白的圆臀，被冻得发紫。她拼命的獗起美臀，想要将冰块挤出来，但是括约肌已经被冻得麻木，完全没有力气。那块一寸粗、三寸长的冰块，完全没入她的屁眼里面，一下子无法化掉。

　　“对了，我要说一下，这冰块的组成成分不是水，所以几乎很难很难化掉的。”我拍打着她的圆臀，发现她的美臀也入手冰凉。

　　望着被挤出一寸大小的屁眼洞口，还有被狠狠撑开的两瓣圆臀，我真的不知道是性感还是吓人了。但是，我的鸡巴显得很兴奋，因为它觉得很刺激。

　　苏怀谨已经痛苦得说不出话了，娇躯拼命的在地上蠕动，想要缓解屁眼处传来的无比痛苦。

　　被一寸粗的东西爆菊已经非常痛苦了，这个东西竟然是零下三十度的冰块，就更加痛苦了，而且这个冰块不怎么会融化，这就是无比的痛苦再加上无比的痛苦了。

　　寻常人，只要到冰箱冷冻库里拿出一支冰棍，然后握在手心十几秒钟，便已经痛苦不堪了，何况这个冰块比普通冰棍冷十倍，而且不是在手心，是在屁眼处。

　　所以，苏怀谨此时的痛苦绝对是地狱级的。

　　我返回去，用手抓住一条蛇，用刷子沾满辣椒芥末油，刷在蛇的尾巴上。

　　“啪咯！”顿时蛇拼命的挣扎，无比的痛苦，蛇尾彷佛鞭子一样扫来扫去，蜷成一团。

　　我拿着蛇蹲在苏怀谨的身后，捏着蛇头对准苏怀谨张开的屁眼，便要钻进去。

　　“啊！”不知道是谁，无法忍受着可怕的刑罚，就算不是在她们的身上，她们光看着就已经无法忍受，恐惧地叫出声来。

　　“不要，不要，求你不要，求你不要……我会死的，我会死的……”苏怀谨感觉到蛇口吐出的死死凉气，拼命的蠕动着娇躯道∶“不要用蛇，不要用蛇，用其他换，用其他换……”

　　“你说用什么换？”我问道。

　　“用什么都可以，用什么都可以。”苏怀谨赶紧说道。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换啊！而且换的肯定不只你一个人，还有占筱蔓的。”我冷笑道。

　　“用鸡巴换，用鸡巴换……”说完，苏怀谨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好，这是你说的。”我将蛇放回箱子里面，扔掉了手套，直接脱下裤子，露出狰狞可怕的鸡巴。

　　这根鸡巴，真的彷佛比刚才的那条蛇还要恐怖。上面布满了伤痕，斑痕累累，显得无比的粗糙，布满了无数的肉冠，活生生一条长满了大鳞甲的蛟龙。众女不由得一阵惊呼，她们不曾想到，我竟然有一条如此恐怖狰狞、威风可怕的鸡巴。

　　用力端起苏怀谨的美臀，用力的分开，挺起狰狞的鸡巴，对准苏怀谨的屄洞，猛地插了进去。

　　“啊！”苏怀谨一声怪叫，头颅猛地昂起，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鸡巴太过于粗大了，还是鸡巴上的鳞片太锋利粗糙了，迅速刮过她阴道壁的嫩肉，让她猛地一阵战栗。

　　“靠，肏继母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一边猛插苏怀谨的屄洞，一边拍打着她的美臀道∶“我比我爸爸怎么样？是我的鸡巴大，还是我便宜老爹的鸡巴大？是他肏你肏得舒服，还是我肏你肏得舒服啊？”

　　苏怀谨不知道是屈辱还是说不出话来，只是趴在地上猛地摇头，喉咙底下却发出一阵阵哼哼声。

　　我中指刺入苏怀谨的屁眼内，顿时一股凉气冒了出来。

　　在她肛门里面的那块冰还没有融化掉，使得她整个肛门谷道都是冰凉凉的。

　　我用力分开她的臀瓣，使得她的屁眼张开到最大，然后将无比粗大的鸡巴用力的挤了进去。

　　“啊！”苏怀谨彷佛想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臀部，但是双手却被捆住，唯有拼命的扭动身躯，痛苦难耐地嘶叫着。

　　我的鸡巴非常艰难地，一寸一寸地插了进去，直到龟头碰到那块冰块的时候，我的鸡巴被冻得一缩，差点飞快抽出来。

　　这真他妈的是冰火九重天啊！从来只有干火烫火烫的屄洞和屁眼，从没干过这样冰冷的后庭花道啊！

　　很紧，紧得差点将我鸡巴都要夹断了。但是，偏偏冰寒得吓人。

　　“啊，不要再插进去了，肠子会冻坏的，我会死的……”苏怀谨面色痛苦得发青

　　发紫，拼命的想要退缩，双臀却被我活活抓住，唯有大哭求饶。

　　本来我的鸡巴被冻得生疼，这屁眼肏起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大于生理上的，但是偏偏胯下这个女人的求饶让我很爽。

　　我猛地拍打她结实的圆臀，用力扣她的屄，道∶“你说，是我老爹肏你肏得爽，还是我肏你肏得爽？”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苏怀谨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只是拼命的摇头大哭。

　　我鸡巴往前用力一推，又将那块冰块往前推了一寸，我的大鸡巴也跟着进去了一寸。

　　顿时，她两瓣圆滚的美臀，彷佛要从中间被撕裂了一般。

　　“你肏得爽，你肏得爽……”苏怀谨尖叫着大哭道。

　　“哦，是我肏得爽啊，那我就多肏一会儿了。”我哈哈大笑，端着她的圆臀，又猛地一阵抽插。

　　“啊，啊……进去了，进去了，我会死的，求你挖出来，求你挖出来……”苏怀

　　谨痛苦尖叫着。

　　“哦，那我换一个洞，重新插你的屄好不好？”我笑着问道。

　　“好，好……”苏怀谨赶紧道。。

　　“那你求我啊，求得我越动听，越动人，我就改肏你的屄，不肏你的屁眼了……”

　　我嘴里说着，但是鸡巴肏得越发猛烈，肏得苏怀谨整个娇躯都在猛地往前推。

　　“求你，我求你肏我的屄，我求你肏我的屄……”苏怀谨哭道。

　　“我？我是谁，你叫我什么啊？”我问道。

　　“老公，达达……”她还没有说完，我鸡巴猛地往前一桶，又将凝固点为零下二

　　十多度的混合液体冰推进她的体内半寸。

　　“儿子，我的亲儿子，宝贝儿子，求你干继母的屄，干继母的屄……”没有等到

　　她说完，一声痛苦的声音，便昏厥过去。

　　“妈妈，妈妈！”旁边的占筱蔓大声叫道∶“妈妈你怎么了？

　　“你把我妈妈怎么了？”占筱蔓惊声质问道。

　　我猛地将鸡巴从苏怀谨的屁眼里面扒出来，她的屁眼被撑到两寸宽，怎么也合拢不了。

　　我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支滴管，往苏怀谨的屁眼里面滴了几滴灼热的液体，加快里

　　面冰块融化的过程。

　　但是苏怀谨的娇躯也只是微微抽播了几下，并没有立即醒来。

　　然后，我挺着巨大的阴茎走到占被蔓面前道∶“你不用管你妈妈怎么了，你现在

　　要想的是，你自己要怎么了？”

　　占筱蔓紧紧咬住嘴唇，冷冷道∶“无非就是被强奸而已，你强奸我一下，我内心

　　厌恶你一千分，恶心你一万分。”

　　“单纯只是对我个人长相和人品上的恶心，还是伦理上的恶心呢？”我皱眉道∶

　　“要知道，我叫你母亲尽管叫作继母，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我和你，确

　　实同父异母的兄妹哦，亲兄妹哦！我强奸你，那就是彻底的乱伦了，很罪恶的……”

　　这话一说完，不但占筱蔓面色一变，就是朱落和占筱萌也一惊，她们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世。

　　“婶婶，在车上我鸡巴干得你可还爽？”我彬彬有礼地朝朱落道，接着朝占被萌道∶“堂妹，不用着急，很快就轮到你了。”

　　这下子，占筱萌已经面无人色了。

　　而占筱蔓更是彻底崩溃，我是她哥哥的这件事情，在章允的生日晚会上那天她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朝我是他哥哥这方面想过半秒钟。

　　她的哥哥只有一个，那就是占诚逸。至于我，每次她想起的时候，应该是极度卑贱猥琐的下等人，根本不会和自己扯上半点关系。

　　然而此时，我竟然要强奸她，被人强奸已经是很痛苦的事情了，更何况是被亲生哥哥强奸，这真的是赤裸裸的乱伦罪恶了。

　　她猛地想到，我强奸她，那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乱伦了。

　　顿时，她脑袋彷佛要炸开了一般。

　　老实说，她虽然是处女，但她并不贞洁。

　　她有性欲，她内在很风骚，她比较喜欢卫筠，但是却没有多少为他守节的意思。

　　她之所以留住了处女身，那是因为她害怕跟某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之后，那个男人会认出她的身份，从而赖上她，拼命想要从她的家世上得到好处，会被人占了便宜。

　　而且，她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配得上她的男人。自己美好的身体，任何男人都不配享有。但是内在风骚的她，偏偏又需要男人来满足性欲。

　　在这种矛盾中，她的处女身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此时，占筱蔓在看到我渐渐靠近的时候，彷佛看到了一个恶魔在一步步逼近，面色大变，惊呼大叫道∶“你走开，你要是碰我，你就是畜生，你会下地狱的，我是你妹妹，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肯承认是我妹妹了？”我大怒道∶“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害死我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是我妹妹吗？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强奸你的。”我温柔笑道。

　　“真的？”占筱蔓面色一喜道∶“真的？那我会向父亲求情，让他认你入门的，真的、真的……”

　　“我会让你求我强奸你的，而且是在理智的情况下。我不会向你注射春药的。”我接下来的话，让她瞳孔猛地睁开。

　　然后她疯了一般的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我死也不会让你碰我，你做梦……”

　　我没有继续理会她，而是拿出了另外一块冰，依旧是一寸多粗、三寸长。不过这冰块是特制的，和其他冰块不一样。

　　我用手套拿着冰块，在她面前晃动着，冻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

　　“看到冰块里面是什么了吗？”我指着冰块里面黑黑的一段。

　　她一脸茫然，却充满恐怖，很显然那里面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里面是水银，十几毫升的水银。”我冷笑道，接着走到她的背后，望着她雪白的翘臀，还有小小娇嫩无比的菊花屁眼。

　　“肏，真是羡慕，开处女菊的竟然不是我的鸡巴，而是你这个死冰块。”说罢，我将冰块对准她的屁眼，然后猛地一插。

　　“啊！”占筱蔓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娇躯战栗地趴在地上。

　　滑滑的冰块插进去了一半，但是占筱蔓的屁眼太嫩太小了，这冰块插进去，直接将她的小屁眼撕裂了一个小口，鲜血刚刚流出，就被冻住了。

　　她屁股如此白嫩，也不算大。弯弯圆圆地，用力翘着，三寸长冰块插在屁眼上，一半露在外面，极有视觉冲击力。

　　“不要，不要！哥哥不要！痛、痛死……”占筱蔓上半身趴在地上，哭泣着求饶。

　　我按着冰块猛地往前一推，顿时将三寸的冰块完全推进了占被蔓的屁眼。

　　“嗷！”占筱蔓脑袋猛地一抬，惨叫声让人阵阵毛骨悚然。

　　接着，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音。

　　转身一看，那个骄横无比的公主占被萌活生生被吓得失禁，尿了出来，噤若寒蝉。

　　“把尿忍住，等一下要你撒尿你撒不出来，你就惨了，你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我冷冷说道。

　　然后，我用手指插进占筱蔓的屁眼，又将冰块推进了少许。

　　再用绳子捆住占筱蔓的胯部，往上一提。让她屁股重新撅好了，屁股向上，身体

　　下趴。

　　我走到占筱蔓的面前，望着她满脸泪冰，痛得发青的面孔。

　　占筱蔓瘦，但是她的脸蛋真的很孤傲艳丽，眼睛出奇的大，鼻子出奇的直翘，嘴

　　唇出奇的小。

　　整张脸蛋，真的如同巴掌一般大小。

　　因为她从来都是孤傲得不得了的样子，永远仰着脸蛋，所以我几乎从来没有好好

　　的细看过她。

　　这下一看，她真的长得非常美丽，非常冷艳，甚至可以成为最绝美的一等美人。

　　我将她脸上的泪水擦拭干净，笑道∶“大家都是同一个爹，为什么你长得那么漂亮，我却长得那么一般呢？

　　“你知道，那冰块里面是水银，一旦冰块全部化完了，水银就会流出来，你现在屁股向上、身体向下，水银往你的体内倒流，你肯定知道会是什么凄惨的情况了，水银会直接穿透你的五脏六腑，不到几分钟内，你就会极度悲惨的死去。”我笑着说道∶“冰块融化大约只需要几分钟，也就是说再过几分钟，你的整个身礼就会千疮百孔而死。”

　　顿时，占筱蔓被这个可怕的信息再次击穿了脑子。无比惊恐地望着我，接着她猛地仰起头，咬紧牙，拼命的甩屁股，肛门用力的想要将冰块挤出来。

　　但是那冰块实在太粗了，她根本挤不动一丝一毫。

　　况且，冰块将她屁眼内的直肠都冻得麻了，根本使不出一点力气。

　　于是，她瞪大了双眼，无比怨毒地望着我，接着立刻换上无限的哀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什么时候把我弄爽弄射了，我就什么时候将你肛门内的冰块取出来，只有几分钟时间，所以你要赶紧哦！我这就解开你的一只手，但是只要你的手往你自己的屁眼上摸一下，我们的约定就立刻解除，我不但立刻将你的手折断，还活生生地看着你被水银坠死。”我一边说，一边解闲占筱蔓其中一只手的绳索。

　　然后，又将她双腿捆在一起的绳子解开，分别用两条绳子各自绑住她的左右腿，好让她的双腿可以张开。

　　占筱蔓的面孔，顿时变得无比的复杂。

　　顿时，十几种神情在面孔和眼神中变换。

　　忽然变得决绝，忽然变得无比的怨恨，忽然又变得恐惧……

　　最后，彷佛怕死和恐惧占据了上风，她缓缓闭上双眼，再等到睁开的时候，双目已经安静了下来。

　　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八寸多长的超级大鸡巴，则挺拔耸立在她的面前一寸处，狰狞恐怖，上面还沾满了和苏怀谨交媾时的黏液。

　　占筱蔓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我的鸡巴时，飞快地后仰了脖子，接着猛地一咬玉齿，被解放出来的左手抚摸上我的超级大鸡巴，缓缓地橹动着，为我手淫。

　　我俯下身，亲吻她的眼睛，亲吻她的鼻子，最后吻上她的小嘴，将舌头钻进她的小嘴内扫荡。

　　奇怪的是，我本以为她会表现得非常恶心，甚至是呕吐。

　　但是除了一开始那种惊恐之外，她接下来的表现，竟然显得非常疯狂。

　　她疯狂的和我深吻，舌头交缠，疯狂的交换着唾液。

　　她是我的妹妹，我正在和她舌吻。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禁忌，非常奇特，浑身都在酥麻着，比性交还要奇特。

　　她一边接吻，小手橹动我鸡巴的速度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从鼻子里面喷出来的气息火热火热的。

　　我离开她的嘴巴一路往下，吻过她的脖子，吻过她的琵琶骨。

　　最后停留在她的乳房上，叼着她的乳头，用力的舔、用力的咬。

　　“噢！”占筱蔓竟然发出一声销魂的呻吟。

　　我没有给她注射过春药，但是她的反应彷佛比吃过春药还要浓烈，竟然非常惹火地伸出小舌头，一路而下，在我的肚脐眼做了一阵停留之后，直接舔上了我的龟头，不熟练，但是非常热情。

　　我的龟头顿时被舔得一阵寒颤，接着她小嘴一张，顿时将我的鸡巴吞进嘴里，小手一边橹动，一边摇晃起伏着脑袋，替我口交。

　　我的鸡巴实在是太大了，而她的脸蛋实在是太小了。

　　她要将嘴巴张到很大，才能将我的鸡巴吞进去，为我口交的时候，一张绝美的小脸都变了形状。

　　“哦！”我忍不住舒爽出声，但还是忍不住提醒道∶“我的鸡巴和睾丸被你的妹妹占筱萌用高压电电过，用火烧过，变成了焦炭，后来重生成现在的样子，你可以试着用最大的力气咬下去看看！”

　　“嗯！”占被蔓喉咙底下应了一声，却没有咬下去。

　　说完后，我依旧舔着她的乳房，然后也一路往下。

　　舔到她的下阴。

　　她的阴毛真的很长，很多。

　　但是偏偏她的屄，真的很瘦长，很艳红。

　　我对准她细细的那条屑缝，用舌头一舔。

　　“鼻！”舌头带着口水舔过鲜红屄缝的声音。

　　“嗷！”占筱蔓阴部猛地一缩，喉咙底下一声无比淫荡的淫叫。

　　接着，一手抓住的我阴茎根处，然后猛地将鸡巴大半都吞吃了进去，龟头几乎插进了她的喉咙。

　　不知道这些都是她从哪里学来的，但是也证明一件嘱情，处女未必都址纯洁的，也有风骚淫荡无比的处女。

　　她用软软的喉咙顶着我的龟头超过一分钟，口水沿着嘴角流了一地。

　　然后，飞快地橹动我的鸡巴，飞快地含紧我的鸡巴，疯狂的吞吐，脑袋疯狂的起伏上下，一头长发乱舞飞扬。

　　而且，她是用牙齿咬着我的鸡巴口交的，牙齿刮过我坚韧的鸡巴鳞片，竟然是从未有过的舒爽。

　　她报之以桃，我投之以李。

　　我的舌头分开她的屄缝，对准她的阴道、对准她的尿道、对准她的阴蒂，疯狂的舔舐。

　　她的处女膜被我的舌头舔得越来越薄，彷佛随时都会裂开。

　　“啊！嗷……”她口交的速度越来越快，淫荡的叫声越来越响。

　　双腿夹住我的脑袋越来越紧，娇躯越来越热，扭动得越来越疯狂。

　　最后，她几乎是疯一般地，彷佛吃了摇头丸一样发疯地吞吃我的鸡巴，为我口交。

　　“啊！”一声长叫后，她猛地起身，将我的鸡巴从嘴里吐出，然后翻身虚空坐在我的胯上。

　　扶住我长矛一般的超级鸡巴，然后用屄洞对准，猛地坐下。

　　我几乎听到了处女膜破裂的声音。

　　“啊！”她一声大叫，不知道是太过于爽，还是太痛，因为她一下子几乎将我的大鸡巴坐进去了，直接顶在子宫口。处女鲜血，直接沿着我的鸡巴流了下来。

　　“啊！”我也一声大叫，我也干过很多处女。但是，我从来没有干过屄洞那么紧、那么狭窄的处女。

　　占筱蔓娇躯苗条，整个屄都是瘦的，屄缝狭窄，屄洞很小，没想到阴道竟然如此之紧，爽得我脚底板都几乎抽筋。

　　“好舒服！”她一声呻吟后，飞快地耸动臀部，让鸡巴在她的屄洞里面飞快地进进出出。

　　这个女人每次坐下的时候，不但让我的鸡巴猛地刺到她的阴道深处，还猛地将我的鸡巴坐弯，彷佛要猛地坐断的感觉，真是爽到眼睛要爆出一般。

　　“哦，哦！好舒服，啊……”占筱蔓很快就变得无比的熟练，这称女上位的肏屄方式，她搞得彷佛比性工作者还要熟练。

　　这个风骚的女人，不知道看了多少部AV黄片，只怕口味比我还要重。

　　“哥哥，爽不爽？肏妹妹的屄爽不爽？妹妹的屄紧不紧？你以后还肏不肏……”占筱蔓俯下娇躯，伸出舌头舔着我的耳垂，风骚地梦呓着，然后张开小嘴，直接吻上我的嘴巴，伸出鲜红娇嫩的小舌头，疯狂的深吻。

　　“嗷！哥哥，好爽，我好爽……我要高潮了，肏屄的高潮就是不一样，和自慰一点都不一样……

　　“子宫里面好麻，好麻，屁眼好紧，好紧，要撒尿，要撒尿……

　　“哥哥，你快射，射进我屄里面，射进我子宫里面，让我怀孕，我要给你生孩子，快射，快射……

　　“啊！嗷……”

　　占筱蔓的动作变得无比的狂野，疯一般地摇动美臀，每一次几乎都让我的鸡巴插进了她的宫颈，随着她撕心裂肺的大叫，她阴道根处开始涌出一股强大的力道，让她

　　的阴道变得无比紧，彷佛要将我的鸡巴夹断，彷佛要将我的鸡巴活生生挤出来一般…

　　“喷了，喷了……啊……”阴道里面的那股力量传到全身，占筱蔓全身僵硬，然后一股热流猛地喷洒而出。

　　别人高潮几秒钟，然后瘫软下来。

　　占筱蔓高潮的时候，阴道紧凑到无比，臀部却彷佛装了大功率马达一般，不要命地飞快耸动，每一次都让鸡巴龟头插进宫颈口内。

　　“肏，肏，真要我的命了……

　　“我不射，我绝对不射……

　　“真他妈紧，真他妈紧，干女人无数，从来没什么爽过，从来没这么爽过，我不射……

　　“啊！”一声大吼后，我的精液猛地射进占筱蔓的阴道深处，猛烈地喷打她的子宫口。

　　这个女人的高潮维持太多时间了，我射了，她还在高潮之中，还在疯狂的耸动，疯狂的让我的鸡巴抽插。

　　“噢！停，停……”我受不了了，我痛苦无比。

　　我的鸡巴每次高潮后，就变得无比的敏感和虚弱，用手橹动几下，全身就酸麻痛苦无比。

　　何况，她用那么紧的屄洞抽插。

　　“啊！停，停，受不了了，啊……”我大呼着。

　　终于，一阵接着一阵的高潮后，占筱蔓娇躯猛地砸了下来，瘫软在我的身上，竟然昏了过去，最后喊了一声∶“哥哥……”

　　这个女人，彷佛鬼上身了一般，彷佛精神分裂了一般……

　　不会、不会是将我当成占诚逸了吧？我操！

　　冰块早就在占筏蔓屁眼内融化了，只不过里面没有包着水银，她依旧瘫软在地上，人事不省。

　　我站起身，将她重新捆好，感叹道∶“要是你每次性交都如此彻底，那有多么伤身啊！”

　　“轮到你了，萌妹妹！”我走到占被萌面前，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望着她身下吓得失禁的尿液。

　　“垂头丧气的干什么，你之前的神气呢？你之前的狠毒呢？”我对着她娇嫩的脸蛋狠狠地褊几个耳光。

　　“你给我神气起来！恢复你颐指气使，恢复你泼辣的样子！”我指着她的脸蛋道。

　　她却是吓得如同鹌鹑一样一动不敢动。

　　我又编了她几个耳光，然后解开她双手双脚的绳子，对她道∶“快来打我，快骂我……”

　　“不要，你不要折磨她，你折磨我好了……”旁边的朱落又出声哀求。

　　我直接拿过一支高压电棒，猛地一按开关，一桶她脖子。

　　“啊！”她顿时昏厥在地，再也没有人求情。

　　“妈妈！”占筱萌哭泣着叫道。

　　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道∶“快骂我，恢复你千金小姐的暴躁，快川指甲抓我，快”

　　我一边骂着，一边为她穿好学生制服，甚至连小皮靴都帮她穿好了，然后站在那里等着她过来攻击我。

　　“啊！”占筱萌却是双手抱头，大哭着蹲了下去。

　　我大怒，之前被这个狠毒泼辣的女孩折磨得那么狠，现在想玩一个比较逼真的强奸游戏都玩不成。

　　强奸游戏、强奸游戏，只有对方非常暴力的反抗，只有对方极度的愤怒和不愿意，用指甲刮、用牙齿咬，玩这种强奸游戏才过瘾。

　　谁知道眼前这个千金大小姐，却是假泼辣、假厉害。

　　遇到事情后，变得如同鹌鹑一样，我大为愤怒和失望。

　　我跑出去在药箱里面翻箱倒柜，找到几种药物，随意地混合在一起，抽了足足一针管。

　　回房间后，占筱萌竟然还蹲在地上。

　　我二话不说，直接将针管里面的药水全部注射进她的体内。

　　我注射的药水里面，许多成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大部分是运动员用的兴奋剂，还有让人变得无比狂躁、无比愤怒，变得大力暴力的狂躁剂。

　　“你给我注射了什么？你给我注射了什么？是不是海洛因？是不是海洛因？”占筱萌尖叫着后退，惊恐的指着我。

　　“比海洛因还要厉害的东西。”我冷笑着说道。

　　“啊！”占筱萌一声尖叫，拼命捏着我注射过的伤口，彷佛想要将药物挤出来。

　　挤出来的只有少许的血液，占筱萌顿时面容岭红，尖叫道∶“你这个贱种！你给我注射毒品！你这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对、对，有点味道了，继续、继续……”我笑着说道。

　　很显然，占筱萌体内的药物开始发生作用了，她的肌肤越来越红，眼睛越来越亮。

　　她以为是毒品开始发生作用了，哭泣无助地跑向妈妈，大叫道∶“爸爸来救我，爸爸来救我……二”

　　接着，她无比愤怒地望向我，大叫一声∶“我要杀了你。”

　　顿时，她飞快地向我扑来，尖尖的指甲猛地朝我脸上抓来。

　　我一把抓住她的双手，猛地将她按在墙上，然后伸出舌头，舔着她的脸蛋。

　　“啊！”她恐惧地大叫，拼命躲避我的舌吻，穿着皮靴的脚凶猛地踢我，我的小腿被踢中了好几下，痛得入骨。

　　她疯狂的挣扎，我张开嘴巴，直接猛地咬住了她的小嘴。

　　“啊！”她痛得一声惊呼，手肘猛地朝我胸口撞来。

　　注射过药物后的她，力气大了许多，我胸口顿时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却更加的兴奋。

　　这才像强奸。

　　直接用大腿顶在她的双腿之间，空出一手，淫笑地伸进她的衣服，抓住她的乳房。

　　“放开我！混蛋，放开我……”占筱萌更加猛烈地挣扎，她力气极大，竟然要被她挣脱的样子。

　　我猛地抓住她挺拔的乳房，用力一捏。

　　“啊！”她痛得惊呼。

　　“嘶！”我猛地将她的校服撕裂，露出白嫩的乳房，五指青紫斑痕，看着真是非常惹眼。

　　“啊！”占筱萌疯一般，十指的指甲疯狂的抓我的脸。

　　我一不小心，只觉得脸上一热，一阵剧痛。

　　确实被占筱萌抓出五道血痕，她抓人极狠，几乎被刚去一条肉，活生生五道深深的血槽。

　　“肏！”我大骂，俯下身子，猛地咬住她另外一只乳房。

　　我真的是猛地下口。

　　“嗷！”占筱萌剧痛得猛地跳起娇躯，然后膝盖猛地一顶在我的胯间。

　　“嗷！”我鸡巴被顶中，剧痛无比，整个小腹都在抽播。

　　弓下身子，我抱住小腹。

　　占筱萌借机抬起边上的箱子，猛地往我背上一砸。

　　“啊！”我的脊椎骨彷佛要被砸断一般，整个人倒在地上抽播。

　　肏，。这场强奸虽然很逼真，但是也太他妈的逼真了一点。

　　接着，我突然发现，占筱萌竟然找到了一把刀子，走到我的身后对准我的脖子，毫不犹豫猛地一刀刺下来。

　　我惊得几乎掉了魂，猛地一躲。

　　刀子刺在我的肩膀上，深入几寸。

　　“啊！”剧痛下，我看着占被萌举着刀子又要插下来。

　　我对准她的胯间，猛地一脚踢出去，将占被萌踢出几尺摔倒在地，然后如饿虎扑食一样猛地扑了上去。

　　如同真正的强奸犯一样，我用力的压着她的双肩，掀开她的裙子。

　　她死死地捂住下阴，痛苦无比，但是见我掀开她裙子，顿时拼命的抓住小内裤，不让我扯下来。

　　我抓住内裤的边缘，拼命的撕扯，小内裤顿时被扯得无比的长。

　　“不要，不要，放过我，放过我……”占筱萌尖叫着，拼命的扭着娇躯，双腿紧紧夹住。

　　“嘶啦！”小内裤尽管材质够好，但还是活生生被撕裂，我淫荡地脱下裤子，露出长长的、巨大的、还沾满精液的鸡巴，便要压上去。

　　“啊！救命，滚开，滚开……”占筱萌声嘶力竭的大叫，死命的挣扎。

　　忽然，她猛地张开小嘴，对准我的喉咙，猛地咬下。

　　我飞快一躲，她一嘴咬在我的肩膀上，而且是被刀刺伤的地方。

　　“啊！”鲜血飘射而出，灌满她一嘴，我真是剧痛得抽播。

　　猛地一拳砸在她的肚子上，她一声惨呼，捂住肚子蜷缩成一团。

　　我借机将她的双腿撕扯到最开，将她娇嫩几乎没有多少毛的民缝也张闭，无比巨大的鸡巴对准小小的屄洞，无比凶猛地插了进去。

　　又是一阵处女膜撕裂的声音，我感觉到火热的处女鲜血，又顺着我的鸡巴流了下来。

　　“啊！”占筱萌彷佛被射中的天拙……般，猛地一声尖叫，甚至忘记了肚子的疼痛，修长的脖子猛地一仰，几乎眼睛一阵翻白。

　　“肏！”我拈住她的脖子，凶猛地将长长的鸡巴一插到底。

　　“啊！”占筱萌又一声无比痛苦的惨呼。

　　“插，插，插……”我无视她是十七、八岁的小处女，凶猛地用巨大的鸡巴插着娇嫩的处女阴道。

　　疯狂的插，拼命的插，飞快的插。

　　我演强奸犯，就要做一个强奸犯应该做的事情。

　　“啊……”要说占筱蔓是处女但是被干得很爽的话，那么占筱萌就被干得无比的惨烈痛苦了。

　　她一直在拼命的惨叫，拼命的挣扎，叫得声音都嘶哑了，痛得泪流满面。

　　白嫩嫩的娇躯，被我抽得浑身青紫；漂亮的脸蛋，被我褊得红肿刺目。

　　她拼命的骂我，拼命的惨叫，最后声音越来越低。

　　娇嫩的娇躯彷佛变得越来越娇小，被我压在身下，彷佛一个随时要被撕裂的雪人

　　一般。

　　我拼命的插，拼命的强奸这个折磨过我的女孩。

　　我疯了一般，彷佛恶魔，彷佛野兽。

　　“痛，痛！肚子痛，好痛……哥哥，哥哥……”占筱萌已经被强奸得半昏半醒，

　　用娇嫩而又可怜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顿时，我安静了下来。

　　我低下头，她睁开漂亮乌黑的大眼睛，朦朦胧胧地，彷佛随时都会闭上，哀求

　　地、订怜地低声道∶“哥哥，疼，轻点，轻点……”

　　我没有丝毫的怜惜，依旧用巨大的鸡巴猛烈地轰击占掖萌稚嫩的处女阴道。

　　鲜血，沿着她嫩白的臀一直流了下来，竟然将她臀下的地面染得鲜红一片，无比

　　的刺眼。

　　忽然间，我觉得有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的背后，我被看得一阵阵发寒。

　　转身一看，发现章允竟然就蹲在我的身后，睁大着眼睛盯着我和占筱萌交媾的胯

　　间。

　　真的如同鬼一般，绝美苍白的脸蛋，竟然用力的凑近我的臀后，然后伸出白嫩嫩的玉手，摸向不住抽插的鸡巴，还有占被萌流血的阴道。

　　她摸了一手的鲜血和淫水，然后放进嘴里吮吸，舔舐。

　　“嘿嘿！”然后，她竟然咧开小嘴，一笑。

　　我顿时被她这一笑吓得魂飞魄散。

　　她两只大大的眼睛，不再是呆呆的木化，而是散乱的，不是没有精神的散乱，而是如同孩子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又什么都不懂的散乱。

　　接着，她望着地上的这滩血迹，竟然蹲在上面，不脱裤子，直接撒尿出来。

　　她嘴里依旧笑个不停。

　　我只觉得毛骨悚然。

　　“啊！”忽然，传来章允母亲的一声凄厉恐怖的尖叫。

　　“我的女儿疯了，我的女儿疯了……”

　　我顿时被吓得一阵咚嗦，又一股火热的精液射进了占筱萌的体内。

　　章允，她……她竟然疯了！我的调教计划全部是针对她的精神和心理的，没有想

　　到第一步刚刚完成，她的精神竟然不堪重负，竟然疯了！

　　我恍惚间，突然看到她转身离开，竟然走到一个箱子面前，好奇地打开箱子，伸手进去玩耍。

　　那里面，密密麻麻的几十条蛇交缠在一起。

　　“允允，不要！”章允小姨一声惊呼。

　　“啊！”章允一声像孩子一般的痛呼，飞快缩回手。

　　只看到她娇嫩雪白的小手上，活生生挂着四、五条蛇紧紧咬着，她痛得大哭。

　　我赶紧冲过去，将蛇拍打下来，将箱子关好，然后飞快地俯下身子，嘴巴含住她小手上的伤口，拼命的往外吸血。

　　望着白嫩嫩的小手上，被咬出十来个洞孔，正流着鲜红的血。还好，这蛇是无毒的。

　　章允她，真的疯了！

　　尽管蛇没有毒，我还是为章允注射了血清，包扎好了伤口，温柔地安抚她睡觉。她一直喊痛，怎么都不肯睡，一会儿要我唱歌，一会儿要我讲故事。

　　我一一照办，都还是哄不住她睡觉，她痛得一会儿哭，一会儿叫。

　　最后，我还是为她注射了少量的镇静剂和一些催眠药物，才让她安静下来，沉沉睡过去。

　　而此时，我身上已经非常狼狈了，裤子都是临时套上的，裤裆湿洒洒的都是占被萌的处女血和我的精液，滑溜溜、黏糊糊的难受极了。

　　浑身大汗淋漓地离开的时候，章允的小姨安静地望着我，忽然道∶“你是爱允允的，允允疯了之后，跟着你说不定更加幸福。”

　　我无奈笑笑，本来今天是要进行调教第二步的。

　　强奸她的小姨，强奸她的母亲，然后再强奸章允本人，给章允破身。章允也算是我的堂妹，这样一来我们的4P，不但是母女共被一个男人肏的乱伦，还是堂兄再肏堂妹的一个乱伦，对调教计划会非常有利的。

　　没有想到，已经精神分裂过一次的章允，竟然疯了。那么我今天的破处计划还有调教计划，都宣布泡汤了。

　　我还需要绑架一个精神科的医生过来为章允看病。

　　不过，审问占平凉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一所以我要收拾好心情。

　　占平凉被绑在左边的椅子上，占筱萌则绑在右边的椅子上。

　　占筱萌穿着衣服，身上绑着五条电线，其中两条，用夹子夹住奶头；一条插进阴道，一条插进尿道，另外一条插进肛门。

　　另外，有一条管子插进她的食道里面，嘴巴被胶布封住，管子不停地往下流水灌进她的食道，流进她的肚子里面。

　　占平凉屁股下的椅子，几十根铁钉倒立，每一根铁钉都磨得尖尖的，无比锋利。

　　每一根铁钉上都涂满了看起来恶心至极的液体，倒不是剧毒，只不过是动物腐斓后的恶臭肉酱。

　　只要他一坐下去，保证屁股、屁眼、卵蛋、鸡巴全部被戳斓，然后保证一天之内，整个下身全部腐烂掉。

　　所以，尽管有椅子，他也不能坐下。

　　但是，他也不能站起来。

　　因为他的鸡巴连同卵蛋，都被锋利长满倒刺的铁丝捆住绑在椅面上，只要一站起来，保证如同小锯一样的铁丝会直接将他整个鸡巴割断。

　　所以，他只能无比辛苦的不能坐下，也不能站起，屁股距离椅子三寸位置上悬空绷着。

　　整个身体不停地颤抖，他已经到了极限。

　　“告诉我，江州市郊的那座神秘庄园，就是在山谷中，没有路可以通向那里，唯一的一条路还藏在假山之后的那座庄园，那座庄园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什么危险？里面有什么人？占家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问道。

　　占平凉紧紧咬住嘴巴不说，我也不理会，摆了摆手道∶“算了，你不要说了。”

　　接着，我转向占被萌道∶“萌妹妹，你刚才被吓得撒尿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尿千万要愍住，不要撒出来。因为等一下我一通电，直接电你的乳头、尿道、阴道和屁眼，所以保证会被电得喷尿的。我给你下一个指标，只要你洒出来的尿将你屁股底下的那个大杯子装满，我就不再折磨你，假如装不满，那就装满为止。”

　　我踢了踢椅子底下的烧杯，是一个容量一两公升的杯子。也就是说，她需要撒四斤的尿才能装满，而且必须全部撒准了。

　　占筱萌嘴巴被封住了说不出话来，只能拼命的摇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全部是哀求和羞愧欲死。

　　她对母亲不敬而且不屑，但是对父亲还是非常崇拜的，在父亲面前失禁撒尿，简直不敢想像。

　　我没空多理解她的眼神，直接一按关关。

　　“呜！”被捆在椅子上的占被萌，娇躯猛地一弹，嘴里的水管竟然一阵倒流。

　　然后，电流击打她的全身，她的整个娇躯发生可怕的颤抖，眼泪瞬间飘了出来，整个头发都倒竖起来。

　　“哗啦啦……”很快，尿道被电流击打过后，尿液开始喷射出来。

　　只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撒准，只有少部分进了那个杯子里面。

　　占平凉身子猛地往上一抬，像一头老虎一样便要冲过来。

　　但是屌被锯子一般的铁丝一割，顿时鲜血流出，他喉咙底下发出一阵极其痛苦的哀嚎，却紧紧咬住牙关，不发出一丝声音。

　　我停了电流。

　　占被萌整个娇躯猛地瘫下，软绵绵的彷佛没有骨头一般，眼神也开始散乱，披头散发，面孔无比苍白。

　　“刚才的电流很弱，现在加强一档。”我淡淡说道∶“每一次的电流都会加强，到后来，会将你女儿的奶头、下馊烧焦，到最后是全身都烧焦，直接死了。”

　　我说完后，直接调强了电流，然后按下闲关。

　　“兹拉拉！”加强的电流猛地击打占被萌的全身。

　　她的娇躯如同第一次一般，彷佛被烧到尾巴的兔子一般，猛地蹦起。

　　然后，嘴里的水管，竟然猛地喷出一条水柱。

　　接着，便是更加强烈的战栗，颤抖。

　　占被萌喉咙底下的惨嚎声，如同鬼哭狼嚎一般恐怖压抑。

　　刚刚停下的尿液也猛地飘射而出，射出几尺之远，同样没有撒准，反而撒在我的身上。

　　我顿时大怒，直接掏出鸡巴，对准占被萌的脸蛋、娇躯，直接撒尿喷洒。

　　顿时，撒满她一头一脸，浑身都是，使得她整个眼眶都是尿。

　　然而她没有丝毫反应，只是在拼命的战栗，拼命的护抖。

　　嘴角流出白沫，瞳孔睁到最大，鼻孔开始流血。

　　占平凉这次没有挣扎，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如同狼一样的盯着我。

　　我没有理会他，关掉开关后，占筱萌的脑袋猛地垂下，已经做不出任何反应了。

　　我直接将电线夹在捆着占平凉鸡巴的铁丝上，然后道∶“估计，你的女儿撑不过这最后一次电击就要挂了，你索性一起尝尝这个滋味吧。不过我想，你的鸡巴会被烧焦，就算不被烧焦，电击的时候你浑身猛地颤抖，那锯条一样的铁丝也会将你的睾丸和阴茎全部割断了。”

　　“好了，开始享受吧！”我二话不说，直接按下开关。

　　“嗷！”顿时，耳边传来一阵压抑的狼嚎声，鬼哭狼嚎，凄厉得让人发抖。

　　然后，一阵烧焦的味道传来。

　　我看到占平凉被电击的时候，竟然可以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只是脑袋不停地颤抖。

　　他紧紧咬住牙齿，不放声惨呼，就算鸡巴表皮被烧焦了，也不大叫出声。

　　即使牙齿要崩，嘴角全部是血，甚至眼眶都睁得裂开，流出了血迹。

　　但是，他就是可以一动不动，也不惨叫出声。

　　我顿时被震撼了，也被惊呆了，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强悍的人，真是不敢让人小瞧了。

　　我心悸下，竟然随手朝边上一靠。

　　不料，我手竟然靠在了占筱萌的肩膀上，顿时电流击打过我的全身。

　　“啊！”我顿时如同杀猪一样惨叫出声，全身彷佛筛糠一般拼命颤抖。

　　想要关掉开关，却怎么都关不掉。

　　“啊！”我猛地一声大叫，脚往总电闸一踢。

　　“呼！”断电了，我终于从被电击无比痛苦的地狱中回到人间。

　　然后，我全身一软，瘫坐在地上，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彷佛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一般。

　　很久过后，我才恢复过来，发现占筱萌已经脑袋软软地垂下，披头散发遮住了面孔，一动不动，也没有声响。

　　而占平凉浑身尽管凄惨无比，但是却死死地盯着我，用一种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我。

　　不是愤怒，也不是仇恨，而是另外一种让我毛骨悚然的目光。

　　我自然不能被他唬住，淡淡说道∶“你们休息一分钟，我们接下来玩更强的电流。”

　　“不用了，我告诉你。”占平凉道∶“那座庄园，在国内是委托占家管理，但它并不属于占家。”

　　“那它属于谁？”我问道。

　　“它的前任主人已经不在了，现任主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去继承那座庄园。不过，那座庄园只不过是那人在世界上几百、上千处庄园中的一处，我们占家这几年帮忙管理。”占平凉道。

　　“那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人物，或者机关？”我问道。

　　占平凉想了一会儿后，摇摇头道∶“那里面甚至没有保镖。”

　　他说归说，但是信不信却由我。

　　我接着问道∶“我叫楚郁，想必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

　　占平凉无奈地点了点头道∶“你之前面容做过改变，我没有认出你来，要是认出你来，也就不用受那么多的罪过了。”

　　这句话我却是更加听不懂了，不过我却没有准备问。

　　“那，我的养父养母，还有我的那些女人呢？”我之前已经用恶魔显示器探出，我的养父养母等人都被关在秘密庄园中。

　　这件事情对于占家来说，应该算是比较隐秘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已经得知养父养母的下落，所以正好可以借这个问题试探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之前占诚逸胡闹，将他们都抓走。而恰好占家的这些大人都不在，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出事了。为了你养父养母等人的安全，我们已经将他们转移到秘密庄园去了。”占平凉道。

　　这样一来，反而显得我惊愕了。他竟然直接承认我的养父养母在庄园中，我一下子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不过，我很快就想到如何回应了。因为之前占诚逸将我的养父养母等人关在杀人俱乐部，所以杀人俱乐部的人现在说不定也在秘密庄园中。

　　“杀人俱乐部的那只波斯猫，现在是不是也在那个秘密庄园中？”我问道。

　　占平凉点了点头。

　　我接着问道∶“那她和占家是什么关系？”

　　“几乎没有关系。”占平凉摇头道∶“占家对她非常反感，占诚逸与他们接触，我们都非常不满。不过，占家和她的长辈有一定的关系。”

　　“我想要回我的养父养母等人。”我直截了当道，然后盯着占平凉的眼睛。

　　“可以。”他几乎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犹豫，直接脱口而出。

　　“阴谋，这绝对是一个阴谋，绝对绝对。”我心中立刻警醒自己。

　　“你只要去那个庄园，就可以领走你的养父养母等人了，没有任何条件，甚至不用交换你手头上的这些人质。”占平凉的话，让我更加怀疑他言语背后浓浓的阴谋气皂。

　　阴谋，绝对是一场阴谋。

　　但是，假如是阴谋的话，又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让我只身前往庄园将养父养母领回来，假如这是阴谋的主题，那么这个阴谋也实在太简单了。

　　“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我问道。

　　占平凉摇头道∶“没有，就算你用再残忍一百倍的方法虐待我们，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庄园领回你的养父养母。”

　　我顿时难办了！

　　“而且就算你不虐待我们，不逼问我们。也还是那个办法，你自己去领回你的养父养母，假如你对我们无比仇恨的话，你可以继续虐待我们。”

　　占平凉的语气竟然变得如此平淡，之前还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因为我虐待了他的女儿，因为我污辱了他。

　　但是，现在这些仇恨和愤怒全部不见了，我真的很难读懂他眼睛后面的故事。

　　“你或许知道我的身世，我和占家的关系对不对？”我鬼使神差的问道，毕竟眼前这个人是我的亲叔叔，是可以代表占家的人物。

　　尽管我一直觉得我不屑成为占家的继承人，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问出来。

　　“我知道。”占平凉点了点头。

　　“那你对我是占家的后人，是占国楝的亲生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你是怎么看的？”我问道。

　　“占家不敢高攀。”占平凉直截了当道。

　　顿时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头脑白光一闪，脚下竟然有一种摇晃的感觉，接着全身的神经彷佛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无喜无悲，木木的，不怎么会思考。

　　过了好久，我才想到我应该愤怒。

　　我顿时怒气勃发，便要按下开关，活活将眼前羞辱我的亲叔叔还有堂妹全部电死。

　　占平凉反而闭上了双眼。

　　我拿起开关摇控器，恶狠狠地望了两人一眼，然后猛地一按开关，活生生要将这对父女电死。

　　望着两人垂死一般的战栗着，我忽然一阵心烦气躁，猛地拔掉开关。

　　但是两人都已经人事不省。

　　“啪！”忽然，我猛地将开关摇控器往地上一砸，摔门而出。占筱萌的死活，我不管了。

　　“砰！”忽然，我觉得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异响，不由得飞快贴上去窃听。

　　那个房间是放刘离、苏舒和王凝的房间，我以为她们都死了，所以将她们锁在里面，门也没有打开过。

　　我打开房门，只见到三个女人依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真的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变成植物人了。

　　但是，肉色依旧红扑扑的，显得非常健康，就彷佛睡着了一般，只不过没有呼吸。

　　凑近一看，苏舒娇嫩的脖子上有鲜红的指印，显然之前被人狠狠拈过脖子。

　　“肏，等一下我会好好踢几下占诚逸那个王八蛋为你报仇的。”我愤怒道。

　　接着，我走了出去，关上门。

　　“寻找占诚逸的神经毒气等秘密武器。”我在脑子里面下达了新任务。

　　“叮！新任务启动成功。”恶魔显示器立刻接受了新任务，彷佛它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拒绝。

　　“手术做得怎么样了？”我坐在占诚逸的对面问道。

　　“还不错，大半的东西都已经从体内取出来了。”失血过多的占诚逸显得非常虚弱，道∶“谢谢你。”

　　我用力摇了摇头道∶“你那个神经毒气，是哪里来的？”

　　占诚逸道∶“很意外，是从一个日本人那里得来的。我在公海招待客人的时候，看到一条残破的船，上面有几十个人，大半已经死了，小半也奄奄一息。他们是一群科学家，我就是从他们手里得到神经毒气。”

　　“我那天看到你用的是那种非常大罐的，有没有其他种类的？”我问道。

　　“有许多类型，比如超微型的，只有一个小型电子管那么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植入到肌肤里面。只要设定时间，或者操作遥控器，微型神经毒气弹都可以在体内爆炸，瞬间冻结一个人的神经无法动弹。”占诚逸道∶“被冻结了柙经后二十个小时内，除非立刻注射缓解剂，否则就算以后活过来，也会成为植物人。”

　　“那些的东西，你都放在哪里？”我问道。

　　我问他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注视着他。

　　“那个地方你知道的，或者说那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占诚逸道。

　　“李博谦山上的那个地下室？”我说道。

　　“是的，在原来的地下室，我又挖了一层地下室，然后放了一个保险箱在里面，密码是6448549867，那里有十个人看守，你过去只要说我是25643，他们就会一切都听从你的命令。”占诚逸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谢谢，你剩下的手术什么时候做？”我问道。

　　“五个小时前，张医生刚刚为我做完手术，今天晚上要进行一些微小的手术。”占诚逸笑着说道。

　　“那祝你好运，我出去一趟，可能做手术的时候我不能赶过来。”我说道，然后走出了占诚逸的囚室，将囚室的铁门紧紧锁上，尽管占诚逸全身都被捆住了，丝毫不能动弹。

　　占平凉伤得并不严重，虽然全身都鲜血淋漓的，看着挺吓人，我只是用酒精擦洗了伤口，然后几处尤其大的伤口缝好后，剩下的都直接用创口贴一贴了事。

　　为占平凉和占被萌都洗干净了身体后，换好了衣衫，两人仍旧处于昏迷之中，不过呼吸绵长，显然生命无碍，尽管占筱被萌几处伤口会非常不雅。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先彻底洗了一个澡，然后在镜子面前，换上了白故衫，系上领带，穿上阿曼尼西服，还有鳄鱼皮质的皮鞋。

　　这套行头我花了三万多美金，还是第一次穿，都是崭新的。

　　然后，戴上了一副很斯文好看的金丝边框眼镜，这副眼镜比较便宜，只三千美金。

　　我几乎是第一次这种打扮，倒不像是出门做事，反而是去参加婚礼，或者是某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一般。

　　镜子里面的我，就连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老实说，我早就应该这样打扮了，长得不出色的我，这样一打扮还真有几分威严。

　　真的还是第一次做这种打扮。

　　打扮完后，我来到关押占筱蔓、苏怀谨的房间。

　　两个女人穿得整整齐齐正在看电视，见到我进来，两人脸上一阵惊慌，然后涌起恐惧。

　　最后看到我的打扮，一丝惊讶。

　　占筱蔓反而脸蛋微微一红，问道∶“你要出去做什么？”

　　“去拿占诚逸的一些东西。”我回答道。

　　占筱蔓第一次以这种口气和我说话，说不上温柔，但却是不跋扈、不高傲。

　　我离开了她们的房间，来到章允、章允小姨、章允母亲、章允父亲的房间。

　　我没有进去，我刚刚踏进去一步，便退了出来。

　　因为，里面章允一个人趴在地上玩耍。章允小姨、母亲和父亲，都跟着趴在地上哄劝。

　　耳朵里面，尽是章允痴痴幼稚的言语，又哭又笑的声音。

　　那张绝美的脸蛋，也透着一丝傻气。

　　我痛苦地摇摇头，没有再去朱落的房间，而是转身离开。

　　经过好几道门之后，我离开了我的秘密屋子，来到一人多高的草丛里面，我的悍马车在那里。

　　我钻进悍马汽车，发动后，朝路上行驶去。

　　我先去李博谦的那个秘密地下室，办完了事情后，立刻下山，开着悍马车进了江州市。

　　我没有立刻回去，而是去了江州市最有名的医院，我拍了章允的许多照片，还有将她的言语记录下来，还拍了视讯，汇总下来，交给精神科的一个教授。

　　教授看完后，回答道∶“她疯了。”

　　“能治好吗？”我问道。

　　“不知道，尽量试试。”教授道。

　　“那我几日后带她过来。”我说道∶“教授什么时候下班？”

　　“五点半，你问这个做什么？”教授道。

　　“没什么，想请您吃顿饭。”我说道。

　　“到时候带病人过来就行了，吃饭就免了。”教授道。

　　我出了大门后，并没有离开医院，而是将车停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坐在车子里面，远远地监视着医院大门的一举一动。

　　此时时间是下午两点半。

　　下午三点，就在我等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忽然，一辆漂亮的保时捷一晃而过，车座上的美女绝美逼人，竟然是我熟悉的唐棠，我的女上司！被我偷窥撒尿的唐棠，她竟然也到了江州。

　　她旁边，竟然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戴着墨镜和帽子，我认不出来他的面孔，但是觉得他的身影实在眼熟，但是怎么都记不起来。

　　唐棠的保时捷很快就远去，我想要再看一眼那男人也看不到了。

　　我正发动汽车要追上去，不料医院里面一阵慌乱。

　　然后，十几辆警车开了过来，如临大敌一样，将医院的大门包围起来，清理了医院大门正对面的马路，使得马路无比畅通。

　　接着，医院的大楼里面一阵轰动，十几个医生大声呼喊地跑下来，后面跟着几十个护士推着车子、拿着各式各样的器具，飞快地往楼下跑。

　　依稀，跑在第一位的，便是这间医院的院长。

　　好像，有什么大人物来了。

　　很快，谜底就揭晓了。

　　几辆黑色防弹的加长、高大的悍马房车驶近了医院的大门，车门推开。

　　一个女孩被抬了下来，医护人员赶紧上前将女孩接上担架，飞快地推进医院。

　　点滴、氧气赶紧供上。

　　我看清楚了那个女孩的面孔，占筱萌。

　　接着，我看到了另外两个男人的面孔。

　　一个是占平凉，一个是占诚逸。

　　我顿时呼吸都停了，眼睛睁到了最大。

　　“一定要用最好的条件治好占筱萌，派武警过来将整间医院保护起来，记住，去治占筱萌的医生，只能是女的。”卫筠用力的朝医院院长命令道，接着一招手道∶“让最好的医生上医务车，叫三辆医务车在我们的车队后面跟着。”

　　院长焦急讨好道∶“可是两位大人的伤非常严重，需要立刻住院，我一定用最好的条件，向全世界调派最好的医生救治……”

　　没有等到他说完，占诚逸挥了挥手，院长立刻闭嘴。

　　接着，房车门关上，房车立刻启动，离去。

　　后面跟着三辆医务车，还有十几辆防弹宾士车，浩浩荡荡朝着一个方向驶去。

　　彷佛，他们有无比紧迫的事情。

　　我似乎这时才恢复了呼吸。

　　隔着远远地，我看到了悍马房车里面不但有占诚逸，还有占筱蔓、苏怀谨。

　　章允、章允小姨、章允母亲、章允父亲。

　　朱落、宁紫。

　　刘离、王凝。

　　我坐在悍马车上一动不动，一直到一阵电话铃声将我惊醒。

　　我接通电话。

　　“是我！”里面传来的不是占诚逸的声音，是章允的声音，很清冷，很理智，没有半点疯掉的味道。

　　“你没有疯？”我的声音很安静，脑子里面回忆着我哄她睡觉、我为她吸蛇咬过后的伤口，还有为她唱歌、为她讲故事的情景。

　　“我还带着你的照片和视讯，去精神病院了。”我一声苦笑道。

　　“我若不装疯，恐怕你就要对我做出肏兽之事了。”章允淡淡说道∶“为了保住我的清白，我只有装疯卖傻了。”

　　装疯卖傻，可以舔处女血和我的精液，可以公开撒尿，可以伸手去玩蛇、被蛇咬，真狠啊！甚至，连她的父母、小姨都被骗住。

　　“允允，为了保住清白你竟然做出如此牺牲，我发誓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的。”旁边，传来占诚逸的声音。

　　“我也是。”一会儿后，章允道。

　　狗男女！

　　接着，占诚逸拿走电话。

　　“贱种，愚蠢的贱种。”占诚逸招牌式的刻薄又响起了。

　　“很意外是吗？我也好意外。之前你算计了我一回，把我抓了。但是，现在我不但逃脱了，还将我的母亲、妹妹、未婚妻，甚至还有宁紫，都全部救了出来，而你的养父养母、还有你的那些女人，都还在我的手上，你输了，贱种，你输了，这就是命，这就是命！你就是一个下贱的命，你本就是一个多余的、下贱的、愚蠢的、可笑的贱种！装什么睿智，装什么智慧……哈哈……贱种，你永远都不可能翻身的，下贱

　　始终是下贱的，等待你的将是地狱一样的日子……

　　“你将每一间囚室都锁得很紧，可是你忘记了刘离和王凝的那一间，你以为她们

　　死了，所以那问门没有锁。但是她们没有死，我骗了你，我告诉你说，中了神经毒气后，二十个小时内不注射缓解剂就会死，至少会变成植物人；但实际上，只要经过四十八小时就会自动苏醒的，所以在夜里，王凝、刘离和苏舒都醒了过来。

　　“你还不知道吧？王凝和刘离早就被我用无数的金钱收买了，她们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依旧恋着你的苏舒活活拈死，然后装着昏迷不醒等着机会的到来，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你以为她们死了，就再也没有将那间房门锁紧，于是她们两个便逃了出来。尽管她们找不到其他房间的钥匙，但是你那里有网路，她们联系到了卫筠，卫筠就派来大批的人马，直接将你那楝秘密别墅拆掉，将我们救了出来……

　　“贱种，你这个又丑又穷、又卑贱、又无能的贱种，你的女人都直接背叛你了，被一千多万收买了，然后推你进地狱。我都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发展，我都没想到刘离和王凝竟然会不死。那天晚上她们醒来的时候发出了响声，你没有听到，但是我听到了，我欣喜若狂，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允允为什么装疯吗？因为有一次你为了刺激她，带着她来见我，拼命的作践我，我使了一道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的眼神，她无比的崇拜我、相信我，知道我另外有暗招，所以宁死不从……哈哈，贱种……

　　“贱种，忘记告诉你了，我说我并不受家族待见，我说爷爷和爸爸都不信任我，那都是假的，其实我的继承人身份早就定了下来。对你进行的一切残忍的行动，也都是经过爸爸和爷爷的同意与帮助的，否则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现在，我就要去那座秘密庄园和爸爸、爷爷会合了，他们看到我救出妈妈和妹妹肯定很高兴，我正要赶过去参加家族大会，我会顺便问候你的养父养母和你的女人的，哈哈……我骗你去李博谦的秘密地下室，那里除了一沱屎什么都没有吧，哈哈……”

　　我挂掉了电话，脑子开始回想苏舒脖子上那道鲜红的手印，她苏醒过来后，被王凝和刘离活活拈死了……

　　我一直坐在车子里面，呆呆地望着挡风玻璃前的一切，整个人彷佛静止了一般，前面的世界也彷佛静止了一般。

　　我一直坐着，整整一个小时，一动不动。

　　全身的血液也彷佛停止了流动，眼球也不会转动。

　　忽然，我动了动，然后发动汽车，朝某个方向驶去。

　　一个小时后，我的车子停在占家秘密庄园外围的一座山上，隐藏在密密麻麻的树林中。

　　很快，我的电话又响了。

　　“贱种，上电脑MsN，我马上就要成为占家的下任继承人了，家族大会马上就会召闲公布这件事情，我宽宏大量，为你视讯转播，我让你看清楚，我是怎么坐上占家继承人的。你很想坐吧？你做梦都想吧？你以为那本应该属于你的吧？占家无比的强大，比你想像中强大一百倍。等一下家族大会上，我就会成为占家的继承人了，哈哈……贱种，这是命中注定的，想都不要想……”

　　我打开电脑，透过几层代理伺服器，打开和占诚逸的视讯连接。

　　顿时，在一间古朴巨大的厅堂中，许多人陆陆续续的前往。

　　这彷佛不像大厅，反而像是一问宫殿。

　　最上方，甚至有一张王座的东西。

　　下方，有几百张座位。

　　人陆陆续续的进来，有中国人，但是更多的竟然是外国人。

　　我看到了许多电视上的面孔，包括震撼全球的金融大鳄，还有许多国家的元首。

　　每一个走进去的人，都是让整个地球为之一震的人物。

　　而偏偏这些人，反而坐在大殿位置的下首。

　　倒是那些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见过的人物，他们坐在整个大殿最显赫的位置上。

　　他们的身份更加隐秘，他们掌握的财富和力量更加强大，只不过他们不爱抛头露面而已。

　　接着，我彷佛见鬼一样看到了几个人，拼命的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们的存在。

　　若是看到他们的存在，保证整个地球的人都会惊厥。

　　然后，我看到了杀人俱乐部的大洋马，我反而不稀罕了。

　　接着，我第一次看到占国楝、我的亲生父亲，正握着占诚逸的手，心痛地、慈爱地与他说话。

　　占诚逸很乖巧地应承，一边朝摄影机的位置、朝我所在的位置，瞥来诡异得意的

　　一眼。

　　然后，我看到了占家的老爷子，他是今天大会的主持人。

　　所有人都坐好了位置，但是大殿上的最上面，那个最高最尊贵的位置始终空着，不知道是留给谁的。

　　占老爷子站在一个麦克风前，用充满磁性和蛊惑力的声音道∶“一百年一次的盛会，今日终于召开，这里的每一个位置都座无虚席，该来的，全部都来了。

　　“在不久之前，我的小儿子失踪了，我的长孙也失踪了，我担心他们参加不了这个盛会，但是感谢上天，他们终于在最后的时刻赶上了这次盛会。”占老爷子一挥手，占国楝和占诚逸立刻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占诚逸朝四方鞠躬，道∶“晚辈在这里谢谢如此多的长辈今日能够到来，这几日我多次从生死线上走过，曾经许多次我都觉得我要死了，但是每一次想起家族大会的今天，每次想起我尚未见过诸多长辈，便凭着最后一丝意志力坚强地活了下来。”

　　说罢，占诚逸顿时流下两行热泪，显得激动失声。

　　顿时，所有的人用力鼓掌。

　　这里有的人是全球巨富，有的人是国家元首；剩下的人，都比国家元首更加强大神秘。

　　他们都在鼓掌，我透过视讯看到占诚逸彷佛整个身子都要飘起来一般，飘飘欲山O

　　他含泪激动道∶“天可怜见，天可怜见……”

　　“没错，天可怜见！”我忽然对着电脑的麦克风说了一句话。

　　那个大殿顿时响起了我的声音，所有的人一阵震动惊讶。

　　占诚逸的面孔无比震惊，先是一阵迷茫，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他面孔瞬间变得无比的苍白，无比的惊恐。

　　接着，他拼命的抚摸身体，拼命的脱衣服，用指甲去挖、去抓自己的皮肉，彷佛身体里面住着鬼一般。

　　“啊！啊！己占诚逸拼命的尖叫着∶“爷爷，救我，救我！楚郁不要！求你，不要，不要……我是贱种，我是贱种……”

　　“没错，你是贱种，你们全家都是贱种，整个占家，全部都是……”

　　“再见！”我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猛地一按。

　　“轰！”顿时，占诚逸的身躯猛地炸开。

　　“轰！”占平凉的身躯也猛地炸开。

　　无数道毒气，猛地从他们的身躯喷射而出。

　　“扑，扑……”瞬间工夫，整个大殿所有的人都倒地，一动不动。

　　神经毒气，占诚逸的秘密武器。

　　整个过程很简单。

　　我很早就用恶魔显示器得到了占诚逸的秘密武器。

　　本来，我是想要直接带着秘密武器，以占平凉和占诚逸为人质冲进秘密庄园的，但是我知道那样的胜算无比的低，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占诚逸的秘密武器很多，除了神经毒气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毒气，包括让人瞬间昏迷，或者让人瞬间失去神识，如同行尸走肉的毒气。

　　在这个期间，我用毒气做了很多实验，将毒气管子通向每一个房间。做了那么多次试验，看到了女人的梦游、梦话、岭癫、发笑。

　　这些过程看得我毛骨悚然，占诚逸的这些秘密毒气实在太邪恶了。

　　没错，我是将生死不明的王凝、苏舒、刘离关在了一个房间里面，毫不理会。

　　但是，始终有一个秘密摄影机一直监控着她们。

　　我也以为她们死了，一直到一天夜里，我惊骇地发现，监控她们的摄影机竟然发出了响声。

　　然后我看到，三个本来应该死掉的女人，竟然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刘离和王凝首先醒来。两人开始说话，然而话语的内容，竟然是如何帮助占诚逸逃出去，否则剩下的那五百万就拿不到手了。

　　原来，这种神经性毒气让人神经麻痹无法动弹，但是该看到的事情、该听到的事

　　情，一件不落。

　　接着，苏舒也幽幽醒来。

　　两个女人互相望了一眼，刘离直接伸鼠手掐住苏舒的脖子，拼命的掐。

　　王凝想要阻止，但是终究将头扭向一旁。

　　我没有让苏舒死，而是直接打开了阀门，让其中一种昏厥毒气钻进她们的房间，

　　让她们暂时昏厥过去。

　　接着，我往苏舒的骼内注射了一毫升的神经麻痹剂，这样她就会再次人事不省四

　　十八小时，就好像死了一般。

　　王凝和刘离再醒过来的时候，也会以为她早已经死了。

　　占诚逸的神经毒气太恐怖了，可以让人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和死去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等着王凝和刘离再次醒来。

　　我最后一次和占诚逸谈话的时候，是问他的那些秘密毒气在哪里，他说在李博谦

　　的秘密地下室。

　　但是在那之前，我早就将他的秘密毒气拿到手了，透过恶魔显示器拿到手了，而李博谦的秘密地下室自然是占诚逸的一个巢穴，只不过那里没有秘密毒气。

　　我曾经问过他，下一次手术什么时候。他说在五个小时之前，刚刚动完一次手术。

　　没错，在那五个时之前，他是动了一次手术，当然是在彻底麻醉后动的手术，没有丝毫感觉。然后，他的那些一个个电子管大小的毒气，连同许多小型炸弹，我都装进他的身体内部，腿上、内脏、肚子里面，到处都有，足足几百个。

　　当然，占平凉的体内也缝制进了不少，不过比占诚逸少多了。

　　做完这一切，等占诚逸醒来后，我装着问出了秘密武器的下落，出门去找那些秘

　　密武器，装着要去李博谦的秘密基地。

　　王凝和刘离借机醒过来，但是她们打不开门，因为钥匙在我身上。

　　偏偏那里有一台电脑，电脑连着网路。于是她们找到了卫筠，卫筠带着大部队前

　　来救援。

　　然后，刚才的一切和现在的一切就发生了……

　　整个秘密庄园，真的连一个保镖都没有，我本以为要大杀一场。

　　我真正踏进了这座秘密庄园。

　　它不算一个庄园，反而像是一个上百年历史的行宫。我看到了巨大的广场，我看到了巨大的宫殿，我看到了几十个雕像。每一个雕像，都彷佛一个王者、一个皇帝，尽管这些皇帝我在历史书上都没有见过。我来不及多看，直接拿着一具带着无数子弹的机枪踏进了议事大殿。

　　几百个人整整齐齐歪倒躺在椅子上，人事不省。

　　对准地上密密麻麻倒地的人群，我猛地扣动机枪扳机。

　　“哒哒哒……”

　　鲜血飞溅，血肉横飞……

　　世界第一首富，脑袋被我打碎。

　　世界第一强国的军方首领，身体被我彻底打碎。

　　“哒哒哒……”

　　杀，杀，杀……

　　我疯狂的对着人群开枪，无数的子弹凶猛地钻进每一个身体。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直接撕成碎片、打成碎片。顿时，整个大殿成为修罗地狱。血雾迷茫了整个宫殿，光滑的大理石上全部都是碎肉鲜血，都是人头残肢。鲜血流了整整一地，如同河水一般，如同烂泥田一般。一踩下去，鲜血没过脚背。

　　“哒哒哒……”我疯狂的杀戮，疯狂的碎尸。

　　机枪上长长的一排子弹，盘在我身上的所有子弹，全部被打得干干净净。

　　整个大殿只剩下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

　　中国人，就是占家的人，我的父亲，我的爷爷。

　　外国人，就是那个性感绝伦、绝美喷火的大洋马，杀人俱乐部的主人。

　　我扔下枪，我将他们搬到我的脚下，然后我看了看，看到了唯一没有人坐过的王座，只有那里没有沾血。

　　我坐上了王座。

　　优雅地擦拭掉眼镜上的血迹，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撑着下巴俯下身子，便对着人事不省的祖父说话。

　　“我告诉你，占家的东西，我不算非常稀罕，我这个人野心极小，我渴望富贵，但是一亿就够了，占家太大了，我不稀罕……”我笑着真诚说道。

　　“我稀罕。”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声响。

　　然后，卫筠缓缓地站了出来，他的怀里夹着占筱蔓。

　　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道∶“占家的一切，我都稀罕，我想要得到。

　　“这里死了那么多人，都是你杀的，你很厉害，我非常崇拜你。”卫筠道，接着猛地一扣扳机。

　　“砰！”枪响。

　　我的身体猛地一震，子弹带着火烫的气息猛地撕开我的血肉，钻进我的身体。

　　我整个身体彷佛被巨大无比的锤子猛地一击，狠狠地砸在王座靠背上。

　　无比的剧痛，撕裂一般的剧痛。

　　“非常感激你，将占家所有人都杀死了。我会娶占筱蔓，我会成为占家合法继承人的。但是很抱歉，我要杀死你，哥哥……”

　　“砰！”又一枪。

　　“够了，子弹是抹了剧毒的，一枪就足够要了你的命。”接着，他吹了吹枪口的烟，抱着占筱蔓扬长而去。

　　我顿时无奈的低声呼道∶“我……我是不死的，我会无数次重生，这件事情那么多人知道，卫筠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再去找你。”我冷笑着。

　　我的眼睛渐渐地迷离，我的身体渐渐地冰冷。

　　我的神经开始麻木，这个时候，就算章允在我面前跳脱衣舞，我也不会有任何感觉，此时眼前发生任何事情，也无法让我有所触动，因为我的神经已经冰凉麻木了。

　　紧接着，我震撼了，我震惊了，我惊骇了，我惊绝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超过我的想像力，超过我的思想所能承受的极限。

　　之前恶魔咬破孕妇肚子钻出来的时候，够惊骇吧？但是，还不足眼前这个场景的百分之一。

　　之前我在萤幕中看到自己被大洋马分尸，但是自己却完好无损地站着时，我知道自己成为不死族了，这够惊骇吧？但是，却不足眼前场景的千分之一。

　　因为，地上本来已经变成碎尸的几百人，死得不能再死的几百人，竟然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来了，从一堆碎肉斓泥里面站起来了。

　　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只有半个身体，没有身子，没有头。但是渐渐地，身子长出来了，头长出来了，脸长出来了。最后，每一个人都变成完好无损的人，每个人都彷佛毫发未伤。

　　地上，依旧是一片碎尸斓肉。

　　几百个残缺不全的人，密密麻麻、咚咚嗦嗦地站立起来，复活了。

　　几百个残缺不全的人，渐渐地长出了肉，长出了身体，变成和原来完好的时候一模一样。

　　大洋马站了起来，占老爷子站了起来，占国楝站了起来，占平凉站了起来。

　　当然，占诚逸没有站起来。

　　眼前所有的人，几百个人，几百个掌握地球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势的人，全部复活了，他们全部都是不死族。然后，他们整整齐齐的跪了下来，包括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所有的人、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这个地球上最强超级大国的元首，全部跪了下来。

　　“拜见堕落之王陛下！”

　　顿时，我眼前一黑，昏厥了过去。

　　再次醒来，我在一张无比巨大的床上。

　　黄金大床，轻如云端的天鹅绒毛锦被，床边整整齐齐几十个美轮美奂的绝色美女。有我不认识的，有我认识的，比如大洋马，杀人俱乐部的领袖。

　　床下，几百个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人，整整齐齐跪伏在地。

　　旁边数十名绝美女子的手上，有的拿着着王袍，有的拿着王冠，有的拿着权杖。

　　“恭请第一百位堕落之王登基！”无数人跪伏。

　　“首席堕落天使侍候陛下更衣。”大洋马上前，跪伏在我的面前。

　　没有丝毫跋扈，没有丝毫霸道，只有无限的恭敬，只有无限的敬仰与胆怯。

　　我伸手，试探地摸了摸她无比硕大的乳房。她脸蛋一红，不敢有丝毫的抗拒。我猛地扯掉她华贵的长裙，露出她无比硕大的乳房。跪伏的所有人立刻低头，不敢偷看一丝一毫。紧接着，我猛地一把抓住大洋马的头发，将她扯上床来。猛地撕掉她的长裙，让她跪在床上，用力獗起绝大无比的肥臀；我扯下裤子，露出可怕巨大的鸡巴，对准她粉红的肛门，猛地插了进去。疯狂的拍打她的巨臀，疯狂的插着她的肛门，插着她的阴道。大洋马无比谄媚地呻吟，用力耸动肥臀配合我。

　　我猛地俯下身，一口咬在她娇嫩的脖子上，狠狠地咬下。

　　“啊！”大洋马痛呼出声，我顿时满口鲜血。

　　与此同时，几十名绝色美女环绕在我的床边，为我挡住床上的一切春光；床下几百名最有权势的人将脑袋贴在地板上，不敢动一丝一毫。

　　我坐在王座上，我登基。

　　小土狗被我抱在膝上，它的小脑袋上甚至还顶着一只小小的王冠，我专门找人为它订做的。

　　我的爷爷，同时也是我的臣子，告诉了我一切的事情。

　　在那个恶魔找上我的瞬间，我就成了堕落之王，我就成为不死族的领袖，我就成了黑暗世界的王者！——当然，没有光明世界。

　　恶魔找上我之后，我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在修习，在增加自己的堕落指数。

　　我几乎做了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最残忍的事情，一切一切黑暗的事情，我全部做了。

　　乱伦、强奸、杀戮等等等等。

　　我乱伦的女人，多得吓人。

　　我强奸的女人，多得吓人。

　　我杀过的人，更是数千人之多。

　　所有一切的一切，让我的堕落指数到了足够成为堕落之王的这一天。

　　占国楝、占老爷子一直等着这一天。

　　所以，送来占诚逸成为我的踏脚石。甚至，送来占平凉让我虐待，送来苏怀谨、占筱蔓、占筱萌等等让我乱伦、强奸。

　　终于，他们等到了这一天，我真正成为新的堕落之王。

　　我是第一百任的堕落之王。

　　堕落之王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有权决定让谁永生、让谁死。

　　不死族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权势多么大，不管力量多么强大，不管掌握多大的财富，堕落之王只需用权杖指着他道∶“我剥夺你永生的权力，你现在就去死吧。”那么，这个人就会立刻死去。

　　堕落之王也可以赐予人永生，过程很简单。

　　某个家族希望有一个永生的继承人，只需将女人送到堕落之王面前，跪着哀求堕落之王的临幸。

　　堕落之王干过这个女人，怀孕生下的那个孩子，直接成为不死族，直接获得永生。

　　被堕落之王碰过的女人，永远不能再被第二个男人触碰，否则会受到最恐怖的诅咒。

　　几年下来，不死族从几个发展到几百个。

　　而这几百个人，掌握着这个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权势和财富。

　　因此，堕落之王便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王者，绝对的皇帝。

　　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人，在堕落之王面前，只可以成为瞻怯卑微的鹌鹑、奴隶。

　　因为，堕落之王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拥有无上权力的堕落之王只有一个制约，那就是，堕落之王不能永生，堕落之王只能坐一百年。

　　一百年后，恶魔离开堕落之王的躯体，寻找下一个堕落之王。

　　这一任堕落之王立刻死去，被刻成雕像，矗立在广场上，供后来者参拜。

　　我终于知道广场外面那几十个雕像是谁了，因为我刚刚去参拜过。

　　一百年后，我也会成为那些雕像中的一员。

　　但是，我愿意，我很爽快……

　　成为堕落之王，简直比梦寐以求还要梦寐以求……

　　一百年，足矣！

　　这座秘密庄园，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千多处行宫中的其中一处。

　　只要我高兴，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撒尿，干女人。

　　可怕的占诚逸，竟然还没死。

　　但是，全身大部分都已经毁了，手是假的，腿是假的，鸡巴不需要就没有了，连心脏都是假的，只剩下半截在轮椅上，成为我的弄臣加小丑。

　　卫筠，我没有阉割他，只不过不停的给他注射雌性激素，让他只要碰一下女人就会呕吐。

　　养父养母去了乡下，住进漂亮的别墅，养父成为当地最大的父母官，他的事业刚刚起步，他真正的青春也刚刚勃发。

　　李慧君身兼一千多所学校的校长，当然这些都是兼职，她的正当职业是不死族领袖堕落之王第五妃。

姑姑是第一妃，苏舒是 第二妃，章 允的小姨是第三妃，可可是第四妃，李慧君是第五妃。

　　不死族的皇后，是我的前女友。

　　我一共就一个皇后，五个妃子。

　　剩下的，除了一百个堕落天使外，占被蔓、占被萌、苏怀谨、朱落、张茵茵等等是性奴。

　　章允、章允母亲、刘离、王凝，被称为性犬。

　　调教完毕后，这些性犬在大部分时候，都只能跪在地上生活了，跪着行走、跪着吃饭、跪着睡觉、跪着被干……

　　好莱坞中国大剧院！

　　由世界最着名导演史蒂芬拍摄的，有史以来投资最大、阵容最大、影响力最大的电影《黑暗帝国》在此首映。

　　整部电影中，好莱坞的一线女星就有九个之多，其中四个是奥斯卡影后。

　　全球两百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世界上千家媒体云集此地，亿万观众翘首以待。

　　红地毯刚刚走完，好莱坞的女明星们纷纷穿出最华丽的服装，摆出最风情万种的仪态崭露在世人面前。

　　随着灯光渐暗，喧闹声终于停止，所有人昂头等待电影的开始。

　　没有人知道，我坐在最尊贵的包厢里面。

　　我躺在宽大的椅子上，眼睛紧紧盯着萤幕。

　　电影还不错，我看电影的口味并不是非常高、也不是非常低，所以看得非常过瘾。

　　影片的主演赫兹，是一个刚刚从艺术片获得奥斯卡影后的女孩，刚刚二十七岁，被称为好莱坞有史以来最美丽、最纯洁、最性感的天使。

　　而此时电影里面，这个天使穿着裹身的长裙，骑在乌黑的骏马上，在哀怨的音乐中，缓缓走向黑暗笼罩的国度。

　　她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作为最美丽的女人，献给黑暗的君王。

　　我没有注意里面的哀怨，我只看到她的娇躯如此修长，身材如此美妙，穿着裹身的长裙骑在马上，越发显得细细的小蛮腰，还有圆滚丰隆的美妙隆臀。

　　“这个女人的屁股不错，适合老汉推车。”

　　“是！”影片的老板站在旁边无比恭敬道。

　　接着，看到一群好莱坞女明星扮演的黑暗王国的妃子们正在水中嬉戏，裙子贴身，玲珑浮凸的娇躯尽显，却不真正露点。

　　“这里脱掉多好，干嘛遮遮掩掩的？穿着薄薄的白裙，然后被水湿透，隐隐约约看到乳头、臀沟还有阴毛和屄缝，多好。”我不快道。

　　“是！”影片老板垂下头。

　　接着，看到黑暗帝国的君王开始强暴美丽的天使，开始撕扯衣服，然后在激烈的音乐声中，美丽的赫兹露出了手臂，然后黑暗的君王压了上去，美丽的天使一行泪水滑下。

　　我伸长了脖子，没有真正看到半点激情镜头，顿时站起身，丧气道∶“不看了，说好强奸的，连一个衣服都不脱，连奶子都看不到。”

　　顿时，影片的老板赶紧跪伏在地，不停地哀求挽留。

　　我离开了电影院。

　　当然我不知道，三分钟后，首映礼强行结束。

　　制片方宣称，影片质量出现问题，需要回炉制作。

　　顿时，全球震惊，这个消息上了几千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为全球最火爆的新闻。

　　第三日，制片方宣布撒换导演，按照原来的阵容，再投入五亿美金拍摄。

　　演员不变，除了黑暗帝国的君王变成是我。导演变成意大利色情电影皇帝丁度巴拉斯（Tinto brass）。

　　电影的级别，也从大众G级，变成了N——17级别。

　　这部电影，也成为世界有史以来，阵容最强大、投资最宏大、票房最高、影响力最高的色情电影。

　　里面的好莱坞一线女影星，裸露一切。

　　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到她们的乳房、她们的臀沟、她们的阴部。

　　里面最宏大的一场戏，黑暗君王大肏数十王国的数百绝色美人。

　　那里面，全球大半的知名女明星全部赤裸上阵，扮演被黑暗君王强奸的角色。

　　当然，很可惜的是，这些知名女明星通常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只有在电影结束后，在友情客串露出一个名字。

　　因为满眼望去，全部是白花花的乳房、黑漆漆的屄毛。

　　眼睛都花了，整个大萤幕要挤下那么多人的裸体，可见每个人有多小。

　　观众只能看到，我挨个在每个女人的身后不停地抽插，运气好的话，可以在一瞬间看到屄缝还有我的鸡巴。

　　而当时在拍这场戏的时候，足足拍了十个小时。

　　我干干停停，停停干干，还是只干了几十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影星，然后我实在干不动了。

　　我不甘心，所以让摄影师为每一个女明星都拍一段色情脱衣舞、叉腿扬屄的色情录影带供我收藏。

　　当然，有夫之妇，我从来不碰。

　　我的高中教室内——

　　章允穿着高中的校服，她妈妈穿着检察官制服，她小姨穿着家居服饰。

　　我找来高中所有的同学，全部坐在教室里面。

　　高中的女老师，认认真真在讲台上讲课。

　　下面所有的学生，认认真真地听讲、做笔记，包括章允和王凝。

　　我坐在章允的前面，忽然我的铅笔掉了。

　　我赶紧弯下腰捡笔，然后借机偷偷往后面一看，章允的校服裙子里面，白嫩嫩的大腿，雪白的小内裤里面，肥鼓鼓地诱人极了。

　　我趁着老师不注意，躲到章允的课桌下，章允立刻飞快地并拢了双腿。

　　我蹲在她的双腿面前，抚摸着她的小腿，然后渐渐往上，摸上她的大腿。

　　“嗯！”章允难受地扭了扭身子。

　　“章允，你做什么？认真听课！”讲台上，老师认真呵斥。

　　章允赶紧坐好，拼命的夹住双腿。

　　我的手猛地往里面钻，钻到她的大腿内侧，用力一捏。

　　“啊！”章允娇呼一声。

　　“章允，你干什么？你不好好听课，你就给我出去！”老师大怒。

　　章允顿时眼圈护红，垂下头来，咬着床齿，拼命忍着大腿内侧的痒。

　　但是，很快我的手按在她阴户上，肥肥鼓鼓的，就算隔着内裤也爽极了。

　　她拼命的咬住牙齿，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我的手并没有钻进她的内裤里面，反而摸上了她的屁股，然后猛地揪住她的阴毛，用力一扯。

　　“啊！”章允大叫出声，猛地站了起来。

　　老师拿着教鞭，在她头顶上抽了一记，道∶“你给我站着听课！”

　　不料，我又猛地撕开她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罩，还有鼓鼓的乳房。

　　“哇！”所有的同学顿时惊呼出声，望着章允的乳房。

　　“啊！”章允大叫，捂住自己的胸部。

　　不料，我却猛地扯掉她的裙子，露出白嫩嫩的内裤。

　　所有的同学立刻站起来，死死地盯着她的内裤，在内裤底下鼓鼓的阴部，还有圆滚肥肥的美臀。

　　“不要，不要！老师救我，老师救我……”章允大哭着，讲台上的老师却仍旧讲着自己的课。

　　我猛地扯下章允的胸罩，露出了两只雪白圆大的玉乳，然后一手钻进她的内裤里面，猥琐地摸着她的阴部、阴唇。

　　章允大声哭着，按住内裤，不让我的手在里面乱动。

　　我蹲在她的身下，用舌头舔着她的臀沟、舔着她的屁眼，用手指在她的屄洞位置划来划去。

　　顿时，整间教室传来咕噜咕噜吞咽口水的声音。

　　章允羞愧得彷佛要死去，因为所有的高中同学，熟悉的面孔都在盯着她。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救我……”

　　“叮铃铃！”下课铃响，几十个教室的人蜂拥而出，整个学校响起集合的大喇叭音乐声。

　　今天是周一，每次周一学校都要在操场上开动员大会，全校师生都要参加。

　　所有的学生都往外走，章允拼命的缩在位置下。

　　我一把拖着章允往外走，其他同学也起哄着一起拖着赤裸的章允往外走。

　　章允拼命哭泣着、挣扎着，被拖出了教室。

　　“看，看！高三二班的校花章允，全身都被脱得干干净净了，裸体出来了，快来看章允的屄！快来看！章允的奶子好大啊！哇，屄好肥啊！好嫩的屄啊……”

　　章允听着无数的声音，无数的目光刺在她的阴部和胸部上，她顿时想要从四楼跳下去，也好过这样可怕的耻辱。

　　但是，我和其他的几个同学拖拽着她，在众目睽睽中，在上千人的目光中，赤身裸体的来到操场上。

　　三千名师生排得整整齐齐，校长在升旗台上训话。

　　章允拼命的蹲在人群中，抽泣着，颤抖着。

　　占筱蔓、王凝，还有我三人，拖着章允赤裸的娇躯往台上走。

　　章允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哭泣，却被拖到校长站立的升旗台上。

　　升旗台几公尺高，全校几千人看章允的裸体看得清清楚楚。

　　占筱蔓和王凝在众目睽睽中，将章允的双腿长到最开，顿时又白又肥的屄缝露在几千人面前。

　　就连尿道、屄缝、屄洞、屁眼都看得清清楚楚，阴毛好少，阴唇真的好白好肥，嫩嫩的彷佛婴儿的皮肤一般。

　　所有的人纷纷拿出手机，对准章允的屄拍照。

　　章允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大哭。

　　我上前，用力研住章允的双臀，伸出舌头，对着章允的屄缝用力一舔。

　　章允的娇躯顿时一颤，我的脑袋猛地一低，顿时将整个面孔都贴进章允的胯问一般，彷佛整张脸都要钻进她的屄里面。

　　舌头，拼命的舔着她的屄，舔着她的屁眼，舔着她的尿道。

　　而此时，穿着检察官制服的章允母亲走上升旗台，跪在我的面前，掏出我巨大狰狞的鸡巴，开始为我口交。

　　章允的小姨则跪在我的身后，为我舔屁眼。

　　“来，来，母女一起争我的鸡巴舔舔。”我笑着说道。

　　顿时，王凝和占被蔓将章允放下，我用长长的鸡巴用力抽打章允娇嫩绝美的面孔，抽得她面孔通红，大声哭泣。

　　然后，趁着她哭泣，猛地将大鸡巴插进她的小嘴中，疯狂的抽插。

　　她的母亲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我的睾丸。

　　“靠，口技太生疏了。”我顿时抽出鸡巴。

　　顿时，王凝、占被蔓用力将章允的娇躯抬起。

　　宁紫也上前帮忙，抬着章允的上半身娇躯。

　　王凝扛着右腿，占被蔓扛着左腿，双腿用力分开，依旧叉开着肥屄，让千人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首席堕落天使大洋马上台，拿着几十种针管，为章允的四肢注射麻药，为上半身注射麻药，为下半身注射麻药，为后腰注射麻药，为脚底板注射麻药，为胳肢窝注射麻药……

　　总之，全身每一处地方都注射了麻药，除了有一处，那就是章允的屄没有注射麻药。

　　全身任何一处都没有了知觉，除了章允的屄。

　　然后，堕落天使为章允的屄注射了三针神经敏感放大剂。

　　接着，又往章允的阴道和屁眼内注射了神经敏感放大剂。

　　最后，往她体内注射了一百毫升的高能量春药。十毫升这样的春药，都足够让一个石女变成荡妇，更何况是一百毫升。

　　“放倒她。”

　　随着我一声令下，宁紫等人将章允放在升旗台的角落。

　　“章允的母亲、章允的小姨，你们两个互相口交，互相磨屄，要磨到整个屄都是水才算。”

　　顿时，章允的母亲，这个性感的女检察官，和章允的小姨，这个贤妻良母，在千多人的目光中，在升旗台的软垫上，疯狂的撕扯着衣服，疯狂的互相接吻，舔着对方的乳房、舔着对方的阴部、舔着对方的屁眼。

　　最后，浑身赤裸地，如同两条肉虫一般交缠在一起。

　　两个女人都非常丰满，尤其是章允的母亲，有着惊人巨大的肥臀。

　　两个人双腿互相夹着对方的胯部，屄缝对着屄缝，疯狂的厮磨，疯狂的淫叫。

　　“咕叽咕叽。”淫荡的阴部厮磨声，不绝于耳。

　　四瓣巨大的肥臀滚动着，四只巨大的乳房滚动着。

　　“哦！哦！啊！啊……”

　　堕落天使大洋马，望着章允母亲、小姨这对姐妹花，不忿地脱下全身衣物，露出更加惊人豪硕的巨乳豪臀、健美性感得可怕的超级大美腿。

　　然后，她用老母狗式的姿态跪在我的面前，用小嘴舔舐着我的鸡巴，为我深喉口交。

　　章允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浑身布满了玫瑰红色，就彷佛要烧着的娇躯一般。

　　她的眼睛，妖媚得彷佛要流出淫水。

　　她呼吸出来的热气，彷佛要将空气点燃。

　　可怕的春药开始发作了，她看着这无以伦比的淫秽大戏，她看着自己母亲和小姨互相磨屄的禁忌大戏。

　　她要疯狂了，她的脑子要爆炸了。

　　她的屄要烧着了，她的屄要爆炸了。

　　她的庾洞和屁眼，还有阴唇都敏感了上百倍。

　　风一吹过，那种痒，彷佛蚂蚁在骨髓里面啃咬似的那么难受。

　　“啊！啊……”她喉咙底下发出无意义的音节。

　　她的屄越来越红，她的屄洞在没有人碰的情况下，用力的张开，一张一合，让人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处女膜。

　　她的屁眼也跟着一张一合，彷佛不住绽放的菊花。

　　她想要有人肏她，她想要有一根鸡巴肏她，她其他什么都不要，伦理也不要，廉耻也不要，道德也不要，尊严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她只要鸡巴，她只要鸡巴肏她的屄。

　　王凝脱得干干净净，宁紫脱得干干净净，占筱蔓脱得干干净净，三女彷佛寄生在我身体上的虫子一般，蠕动着，舔食着。

　　我舔着王凝的阴蒂，摸着占筱蔓的屁眼，用脚趾头插进宁紫的屄洞。

　　我的鸡巴，凶猛地插进了刚刚收到胯下的女老师的喉咙。

　　“所有人，学着母狗，跪成一排。”我命令道。

　　顿时，占筱蔓、宁紫、王凝、章允母亲、章允小姨等所有的人，跪成一排，肥臀高高的獗起，两瓣庆缝用力的张开。

　　我走到她们的身后，挺着巨大的鸡巴，猛地插进章允母亲的屄洞，拼命的插了几十下后，又插进章允小姨的屄洞……

　　一个轮着一个，从第一个屄洞，插到最后一个屄洞。

　　“啊！啊……”十几个女人同时淫叫。

　　章允喉咙底下，几乎发出溺死一般的嘶吼。

　　她的屄洞，拼命的分泌出一股一股的淫水，她的屁眼，竟然也分泌出晶莹剔透的淫水。

　　“啊！嗷！啊！嗷……”

　　下面，上千人同时脱得干干净净，变成上千条白花花、赤裸裸的肉虫，每个人都张开大腿，每个人都敞开着屄洞，拼命的手淫、自慰。

　　顿时，整个操场淫气冲天，全部是女人淫水和屄洞特有的骚味。

　　毕竟，这里只有我一个男人，这些女人，我花了几百万才请来演的戏。

　　我肏，我肏，我插，我插……

　　我巨大的鸡巴，疯狂的在每一个肉洞里面抽插着，鲜红的嫩肉一次次翻出，涌出一阵阵泡沫淫水。

　　“啊！”章允忽然发出一声惨呼。

　　欲火烧身下，竟然吐出一口鲜血。

　　我猛地上前，隔着好几公尺，长长硬硬的超级大鸡巴，对准章允不住张合的屄洞，猛地冲锋。

　　“噗！”

　　“啊！”好爽，好紧。

　　一股血花飘射，我的鸡巴狠狠插在章允的屑洞里面，一直插到宫颈口。

　　章允的整个娇躯，彷佛活过来一般。

　　整个屄洞彷佛活的一般，敏感上百倍的阴道壁，拼命的蠕动着，整个阴道彷佛火烧着一般，火热得彷佛要烧着了一般。

　　我抱着章允雪白巨大的肥臀，拼命的抽插着鸡巴。

　　“插，插，插……”

　　“嗷，好爽，好爽！我终于他妈的得偿所愿了，还是在上千人面前肏章允，真是大场面，超级大场面……”

　　我肏着章允的屄几百下后，竟然控制不住，要射精。

　　顿时赶紧抽出来，对准章允不住收缩的屁眼，猛地插了进去。

　　又一阵血花飘射，屁眼被破。

　　“嗷！嗷……”不行不行，章允的屁眼更火热，更紧。

　　要射，要射，我要射了……

　　我又赶紧抽出来，猛地插进章允的屄洞里，刚刚抽插四、五十下，终于浑身酥麻地射出了十几股精子，全部注射进章允的子宫深处。

　　“好爽，好爽……”我将酸软无力抽播着的鸡巴，塞进章允的小嘴里面。

　　我尿急，哗啦啦的撒在章允的嘴里。

　　章允彷佛被玩坏的玩具，软绵绵地瘫软着。

　　沾血的屄洞里，精液往外流，本来就如同馒头一样的屄，红肿得越发狠。

　　两片阴唇守护下的屄洞，还有菊花肛门，怎么都合不拢。

　　嘴巴也合不拢，尿液从嘴角不停地流出，更多的部分沿着食道流到肚中。

　　就算如此，章允的眼中此时全部都是情欲，全部都是我的鸡巴。

　　第七步调教，成功了一半。

　　我干了章允，我望着操场上一千名女人裸体壮观的场面，脑子里面浮现出唐棠性感绝伦的身影。

　　“我的下一个剧本就是对她的了，不过这次我要正儿八经地玩身心俘虏，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金钱、花多少人力物力去完成……”我的嘴角露出一丝淫荡的笑容。

　　接着，我拿起喇叭，对着下面一千多名女人，大声喊道∶“所有女人排整齐，纵列成一，横列成一。所有的女人臀部着地，双腿笔直向天张关九十度角，开始准备撒尿。

　　“预备起，撒尿……”随着我一声吼叫，操场上的一千多名女人，齐齐撒尿，顿时一千多道人尿喷泉，在阳光下喷洒，水雾形成一道道七色的彩虹。

　　而我的背后，章允、占筱蔓、章允母亲、章允小姨、宁紫等等所有的女人，彷佛也听从我的命令，齐齐撒尿，互相撒在对方的身上、对方的嘴里、对方的屄里……

　　一阵风吹过，方圆五里，骚气冲天……